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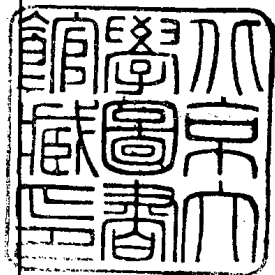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貳拾玖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2

壹輯・貳拾玖冊目錄

河渠紀聞三十卷・之二
〔清〕康基田撰

〔清〕康基田撰

河渠紀聞三十卷·之二

清嘉慶九年霞蔭堂刻本

河渠紀聞卷之九

明武宗正德元年十月濬滄陽河

按滄陽河源出磁州經臨漳邯鄲入永年曲周平

鄉下流合於洛河平鄉縣東漳河故道填淤不能

容水每至漲溢則西入滄陽沙洛諸水匯流與漳

滄合為一壑被害尤烈滄陽有新舊二河舊在順

德府任縣新店東北經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

泉等河北流其由新店西南決出合沙洛等河入

穆家口者新河也河兩岸皆有隄宏治初漳水徙

河渠紀聞卷之九

入御河民棄隄不修至是漳水復入新河民田淪

沒始以穆口為眾河之委首事疏鑿并濬新舊兩

河分流以殺其勢隄防亦加修築元初郭守敬言

磁州東北漳滄二水合流引水由滄陽邯鄲洛州

永年下經雞澤合澧河灌田三千頃然滄可引而

漳水并入漫流則易漲王德完陳漳流北徙云滄

不勝漳而納漳狹小不足以收束巨浪病溢而患

在民故元時雖議行而不終事也

是年侍郎何鑑以河平議停防河夫役

按是時河決入小河口下流不暢洩水壅於豐沛

河漕俱病不得謂之平也陶炎追論荆隆漕河失

利併力修築之弭患而思為預防不輕議革然奉

行不善則有頻擾私役折乾之弊若用於有事之

日河流循軌則善遣之亦不妨廢農業惟日久弊

滋隨時募用公私兩得也

明武宗正德二年復開白塔河建江口四牖

按京口為南漕咽喉之地平江伯開揚州白塔河

以通大江置江口四牖江南運舟由常州西北過

河渠紀聞卷之九

江自運河至江頭入漕河省瓜州盤壩之費後牖

廢壞漕舟不能徑渡必轉孟瀆河沂大江達瓜州

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孟瀆河對江

有夾河可抵白塔河舊設四牖經四十里至宜陵

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舟行甚便請開濬如

舊至是功成人以為便然夾河險遠不若出京口

徑達瓜步之穩順也今則揚帆直上矣

明武宗正德三年大河自小河口北徙三百里至徐

州小浮橋明年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

入漕河豐單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向家口九月又決梁靖口抵單及豐圍豐縣城郭水勢益大漲

按河自引汴入睢掣全河於河未經行之地不能容納下流漫淤壅而四出水橫沛地前時河徙入沛之泡河經單縣至飛雲橋入漕河矣至是決黃陵岡及曹縣溫馮等口溢入賈魯河小浮橋故道非正流也未幾敗張家口樓隄循運隄東南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決楊家口道單縣城下直趨豐沛又徙自沛縣飛雲橋入漕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河決梁靖口直抵單縣圍豐縣城郭兩岸濶百有餘里湍流迴旋於豐沛曹單之境南行故道淤塞水惟北趨漸不可遏再北則入鉅野陽穀之道濟寧安平運河俱不可問不得不籌疏築之宜矣

明武宗正德四年始製水車於南旺激水

按南旺地廣於諸湖水勢寬大惟地形窪下低於漕河數尺不能放水入河前人議築圈隄增高隄岸蓄高水勢束水爲用以地廣工鉅難於防守寢議然當水小漕涸之時南旺通湖之水不可放而

可挽故有屏水一法爲不得已之計王龍水車紀

畧云今之漕河元鑿之於先宋司空濬之於後至陳恭襄排決爲永利何復有事於南旺水車也蓋徂徠諸泉會於汶至是中分之南析百里經鉅野沂嘉祥至濟寧始與沆河諸水會而入淮故決什三爲牖二以緩其流北析三百餘里經東平沂壽張聊城過堂邑爲臨清始與衛河諸水會入於海故決什七爲牖十有六以節其瀾南北盤旋於其中形勢獨高冬春旱涸之時守牖之吏積未盈而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四

豪強撓之涸可立待甚至一船盤剝奔走百人爲費已甚正德己巳春予以水部郎奉使濟上兼督諸泉是時自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舳艫鱗次漕卒蟻屯束手無策乃相視東西湖水滌涸百五十里惟比漕河窪下可挽而不可放乃命漕運官軍置水車每艘以一丁激水激至三日千餘艘可揮而走一艘之中逸者九而勞者一視盤剝之費百計霄壤與其守而待水不如車以激水爰增置車四十輛命兗州濟寧管河通判指揮等官掌其出

納葺其廢壞以爲漕河旱涸之一助漕河自宋尙書分水後每患乾涸開金龍口引黃入張秋濟漕利害參半至是增置南旺水車用以激水有利無害陸朗甫言乾隆甲午汶河水小江南邳宿一帶需水尤急用水車法試行於微山獨山兩湖頗有成效天時亢旱之年汶幾斷流非江南水車斷不濟事如漕船用卒十人以百船論每船止用一人給車二十兩什二守船什八踏車以挽湖水每車用四人二十車用八十八一車加水七寸二十車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五

則加水一丈四尺逮五十里之湖水乾則天雨必至矣前明王廷言河高於湖六七尺各湖原設水車三百五十輛若遇盛旱車水以濟是其法自昔行之以此備非常亦爲得策也

明武宗正德五年九月河自儀封北徙入賈魯河汎濫橫流直抵豐沛命侍郎崔巖治之
按史稱黃河初自原武滎陽分爲三其一自亳州鳳陽通淮入海其一自歸德過了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橋其一名賈魯河自窪泥河過黃陵岡亦抵

小浮橋宏治中河決黃陵岡犯安平大名築隄五十里曹州築隄百三十里翼以小隄患始息至是復北徙議者言河勢趨北隄外水高隄內地下倘北決龍王廟壞安平鎮必爲運河害法當先治上流儀封考城等縣疏濬故道引河南流勢有所分然後築塞決口修復故隄而是時河南上流開祥符董盆口及寧陵五里鋪引水由鳳陽達亳州浚孫家渡故道引水由朱仙鎮入淮以殺水勢而水不能分疏賈魯河通運道而水不能至堵築梁靖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六

諸漫口功未就而驟雨潰隄侍郎李鏗請築隄自大名府地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長三百十里以防河北徙功未就而改築河事至此真無策矣
明武宗正德六年李鏗總理河道是年河復決楊家口淹及曹單築曹縣北大隄自魏家灣至雙堠集八十里又接築三十里與舊老隄接以防北徙
按是時曹單河患連年疏治無策惟恃築垣以禦水治河有疏有防疏以通水而以防束之兼資爲利若下流澀而上崇防水壅而必潰時梁靖未築

榮澤抵永城之水道未通遠興三百里之大工思
運洪水非行所無事之道自古治河之變自劉忠
宣用以黃避運之法使大河分派南行更築大行
長隄荆隆新隄蹙河使南爲運道計此更亟亟於
北岸重防疊障而不言小浮橋濟運之道蓋大河
已分支入小浮橋經流奔注豐沛惟防河之北徒
也舊老隄在縷隄之北白昂築陽武長隄以衛張
秋卽朱裳所云自原武至曹縣築長隄以防東北
入海者至是接築百有十里其後劉天和復築自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與雙堙隄接皆此隄
也蓋自劉忠宣創築新隄以後荆隆迤東則朱衡
接築自茶城屬之曹單縷水舊隄荆隆迤西則劉
天和築梁靖口至岔河壓口縷隄又接築曹縣侯
家林長隄與位家灣雙堙大隄相屬至萬歷十六
年築長隄西極武陟之詹店直抵沁隄而北岸無
不屬之隄矣大行隄起胙城歷長垣東明逾曹單
以東長三百六十里自河南徙東明長垣去河遠
隄廢止存六十九里在單縣二隄北今欲修補浩

大之工誠有所難兼以河身積年壅高古隄皆出
其下遇北岸有事決水奔湧而下所至輒潰竟不
足恃固知行水不貴崇防也

明武宗正德七年增修五堰築壩三丈自是宣歙諸
水不入震澤湖水絕不復東

按五堰居太湖上流在高淳溧陽之間曰銀林曰
分水曰苦李曰何家曰余家所謂魯陽五堰也春
秋時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渠運糧曰胥溪湖流
相通東西連兩浙西入大江唐景福二年楊行密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八

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宋元祐中宜興人單
鏐著吳中水利以爲三江水患由五堰之廢五堰
節宜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
趨太平蕪湖後因宜歙商販運篳木入浙阻於五
堰妄給廢去宜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荆溪下
太湖乃於震澤口開瀆百條曰百瀆又開橫塘貫
百瀆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橫塘直南北爲經百
瀆直東西爲緯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
湖抵淞江入海是以吳中歷無水患震澤亦不爲

吳中患今百瀆橫塘大半堙塞初慶歷中以淞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築淞江長隄界江湖之間橫截江流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過以長隄雖有橋梁流勢不快又淞江至海諸港復多泥沙漲塞蘇湖常秀皆憂瀾漫議治五堰使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蕪湖三州可無水患此通論也洪武初都金陵以蘇浙糧道自東壩入避長江之險浚胥溪治石牖司啓閉至永樂改築土壩壩低薄漏水舟行猶能越之至是增築三丈水勢相懸不能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九

復越嘉靖中復自壩十里許更築一壩曰東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傳同叔云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中有三土高阜苦不甚高遇漲則宣歙金陵之水皆由荆溪入太湖此高阜不足以遏之五堰所由作也蓋五堰爲蘇常湖之一大關鍵王守溪伍餘福皆諄切言之而單氏之論尤爲明晰足以信今傳後三吳水利之最要者故具錄於此明武宗正德八年六月河決黃陵岡地界大名山東河南之間命都御史劉愷兼理河道七月河決曹縣

迤西娘娘廟孫家二口復決焦家口南北滙爲巨浸按是時河復決黃陵岡水溢曹單城武之間南流渦潁諸道皆堙河南蘭陽儀封考城一帶水行不利暴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單彌望浩瀚河澗地高隨濬隨淤水勢無所殺於南遂北入運河塞魚臺魯橋以下諸牖曹單城武南北皆沉於水崔巖修築無功以劉愷代愷不習河事惟曰祀神李鏐奏愷率衆祭告河卽効靈南徙請祭河伯之神史稱愷於修河之役束手無策乃歸功於神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十

鏐從而獻諛皆可罪時帝荒於政而不能究矣是年侍郎趙璜疏汴水須水二河並浚亳州河渠按是時議者皆言黃河變遷有數正統間沙灣之決宏治間黃陵岡之決爲患數年皆至上流水勢稍緩始克成功河勢衝蕩無時宜分殺上流璜乃於榮澤東浚汴水河鄭州西鑿須水河皆引以南下更疏亳州舊渠水漸移於南然第爲治標計而河之患未去也自是之後曹單爲南北首衝十餘年間南道皆淤河盡出豐沛魚臺穀亭而阻運矣

正德中漕督顧仕隆請疏通州通惠河

按通惠河源出昌平至通州與白河合元初郭守敬所鑿十里一廂蓄水濟運名曰通惠亦名潞河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糧運轉輸之通渠也永樂中亦循元故道抵京後漸淤廢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至是請修未及行嗣御史吳仲言郭守敬鑿通惠河通流等八廂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車費銀二十餘萬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十一

外者誠定議修濬令運舟盡抵京倉與利杜患一舉兩得帝然其言命侍郎王軌何詔及仲相度軌等言大通橋高白河六丈濬至七丈引白河達京城諸廂可盡罷然未易議計惟濬治河廂爲便但由通流廂經過闕閘衝市轉輓不便惟自白河濱西至堰水小壩修築之使通普濟廂行轉盤法爲一勞永遺之計定議施工明年河成纂通惠河志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人思仲德祠祀之通惠之繼成始於仕隆而成於仲經國之大計也

明武宗正德十年專設總理侍郎都御史兼軍務命趙璜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梁靖決口不塞濬分水

河
按自崔巖築梁靖口功弗就李堂慮新河不能容受全流汎水迴激黃陵岡遂止不塞逆流曲注於曹單之間衝決益甚璜乃濬分水河於榮澤之東鑿須水河於鄭州之西下疏亳州渠道至是水勢漸殺河患稍定璜劾副使房瑄文皓及通州趙從龍等修河侵帑瑄皓陰爲之地不問御史于鑿言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十一

使執法者沮玩法者縱請從璜奏杜僥倖之門時以株連旣往爲辭已其事時事至此河事可知矣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九月黃河決衝沒城武縣十二月以龔宏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按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水患而河北徐沛等州縣河徙不常宏職河防以黃水入黃陵岡原築三埽已決去其二恐山陝諸水驟發加以淫潦或決二埽徑趨張秋全河湍迅奔騰而下不可復禦先築隄備防起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楊家口延

表二百餘里猶慮黃陵岡復決侵運於前隄後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如之以爲慎守之道至謂水發漫隄流至十里外性緩勢平可無大決而實不然水壅而潰勢如奔馬流至十里外更急無可緩之理非隄所能防下流不洩而築上流以防北徙策之下者然謂重防無益而議分水猶恐散漫而不可收拾河志言以忠宣之善治不能保河安流數年傅澤洪引宋濂治河議及張元禎張鼐霍韜諸說遂以分水勢爲上策不知豐沛稽天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之浸正坐此病也白昂治張秋引河入汴雖出宿遷小河口而小壩決河經流卽由其道徐呂運道阻塞劉大夏開賈魯故道出清河口歸德之決北徙至小河口正德間遞徙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當是時渦白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奔赴徐州泛濫漫更北出飛雲橋豐沛之間河窄水溢容受無地一決黃陵岡再決梁靖口合全河之水以迴激安得不徙而北也再北則安平

可虞再北則臨清諸水相隨入海然幸豐沛迤東地高山障河決至昭陽湖不能復東水悉滯於豐沛故疏運道則梁靖南岸小黃河之故道可復也而時方以功大難成未可輕舉但議築隄障水俾入正河而正河已成陸矣築長隄障北徙而水亦時入北矣至再決黃陵岡曹單豐沛俱沉水底日久無援不特崔巖之求襄助劉愷之祭河神爲無策卽龔宏二百里之長隄亦不濟事自是開封之患移於豐沛而河事日棘矣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四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夏南北大水按是時驟雨連旬不止濃陰密布彌月不見日大學士梁儲言四五月後各處水患非常鳳陽臨淮天長五河盱眙等縣田房禾稼俱湮淮揚自儀徵以北至清河遠近一壑茫無畔岸淮安新舊城內駕船行走居民半棲船上河隄衝決阻壞糧艘後帮不能前進京城內外順天河間眞保等府靈雨彌月通州張家灣一帶彌望皆水時黃陵岡等處尙需修治決河衝沒城武城郭趙璜言曹州當山

東河南北直隸之變盜賊竊發宜留兵備以戒不虞天變於上人困於下陰盛陽伏患氣應之數十年未有之沴戾也

明世宗嘉靖元年開吳淞江濬白茆港

按是時吳郡夏秋苦雨蘇松渺然巨浸民困賦逋廷臣爭言水利以吳淞江白茆爲首謂東江久湮獨婁江尙在吳淞江雖在常苦涸澁白茆入海之道大而且駛近爲海沙淤塞已成平陸夫太湖容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閘也陽城昆承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十五

澱泖諸湖猶脉絡也尾閘不洩腹且脹爲病四肢百脉悉病矣於是集夫治之吳淞上游尙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又濬趙屯大盈道禡等浦使上流下委遞相容洩白茆初自北達於江河形屈曲不可復通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濶三十三丈深一丈五尺又開白茆上流尙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爲塘爲洪爲港爲涇爲澗者凡十有九白茆港口易淤爲石牖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

之流爲堰一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墊淤爲石牖一濬吳淞白茆泄太湖之水入江海而蘇松水患亦可少息矣

明世宗嘉靖二年秋七月南畿大水河復決沛縣壞廬舍田禾

按是時河流變遷日漸北徙大河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入運河自黃陵岡屢決水入河北沛爲受水之藪水壅則決僉謂大河徙決非常恐妨運道督漕高友璣請濬山東賈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十六

魯河河南鴛鴦口分洩水勢恐東豫異議兼理之劉愷工務茫如尙書趙璜言河道患亟請慎選才望專任責成蓋當河運交困之時水官無人而重其事也

明世宗嘉靖三年林文沛開華亭南橋金滙盤龍南嵩米市等塘官路青村等港官莊尹山等涇上海走馬周浦鹽海諸塘瀉當湖三泖澱山諸水使各通黃浦吳淞江以入海

按古人開港浦溪塘漚瀝之水使曲達於江凡以

東南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孟恃有通江之道滙流歸海錢氏時置撈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事疏導華亭上海各港浦皆瀉當湖三泖澱山諸湖之水通吳淞黃浦以入海者必當有事也林文沛請修水利疏略云浙西天目諸山西來之水皆歸太湖并流入陽城昆承澱山三泖等湖其性本皆欲東禹相地分流疏其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淞江爲三江以分洩之自是不聞有水患後世近江淤泥之地悉成土田而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東江之故道塞矣由是欲使東江之水迤邐北旋會入淞江而就下之性遲矣故後人於常熟縣北開二十四浦導入揚子江又於崑山縣東開一十一浦分納入海所以補東江不通之力也又慮潮沙易淤各於浦口置立板牖潮來則扇之以禦泥沙歲旱亦扇之以備灌溉又於牖外或設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皆所以決壅塞而防泛溢也夏原吉引吳淞水入劉河縱浦橫塘多連文沛疏華亭上海之港浦通源導委不獨減洩水勢亦爲澤

國農田之大利潦則歸海車水出田而水有所去旱則通潮車水入田而水不患涸然往往事不易集者何也東坡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中輟不能成久遠之利募夫供役必責成於有司力役需費多取辦於富戶豪猾因緣爲奸無知小民未見日後之利但懼目前之擾所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嘉慶壬戌疏大倉劉河七浦通海之港而於嘉定寶山華亭上海之練祁兩橋盤龍浦滙周浦諸塘以次疏導是年春夏之交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六

大水賴海口暢洩得不爲患夏至後彌月不雨潮洩一日兩至支港皆通車屏易便松太歲獲有秋此則開江通渠之明效大驗前明夏原吉徐貫皆嘗有事於此而後人必當繼事者也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徐沛河水溢以章拯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按是時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沙淤數十里水沒豐縣城

遷縣治於華山之陽又自沛決而南一出小浮橋
一出小河口一出渦河各入清河而由山陽灌裏
河豐沛之患併移於淮安時黃河入淮之道有三
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
壩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曰汴河自小壩經歸
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
拯以渦通鳳陽壽春園寢爲患而亟浚飲馬池趙
皮寨出小河口之渠以殺水勢及水橫沛地分流
南下趨淮之水不止一道匯流出運河運不能受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九

而淮安危矣而時方以荆隆一帶地居上流河向
東行順河築隄堪以保障不虞河之北徙也徐沛
下流不能當全河之勢議築支渠障入正河以紓
民患增築河岸以便牽挽不計河之南下也至發
言盈廷惟以開渦河疏賈魯故道未可輕舉真無
策矣

明世宗嘉靖六年河決徐州及曹單城武楊家梁靖
二口衝入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
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御史吳仲言給事張嵩交劾

章拯治河無能請罷拯拯亦乞休召還以都御史盛
應期總督河道

按是時南流道塞水壅河北徐沛諸州縣淹浸更
甚糧運取道昭陽黃河入運之分支出陽穀出場
場口及出境山溜溝者並皆淤塞滙爲一大支獨
注於沛浩瀚不能容應期濬孫家渡趙皮寨南北
溜溝以殺上流之勢築城武以南廢隄抵豐至沛
以防北潰而於運則請於昭陽湖東別鑿新河明
初宋禮經畫漕河惟用汶泗泲沂諸泉及安山南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旺昭陽諸湖滯蓄之水初不藉資黃流元人所謂
漕以汶不以河者此也景泰中徐有貞塞治沙灣
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以疏殺之而河始合於
漕然其時黃流向微至正德以後水勢浸淫諸牖
沉於深淵二洪泯其險隘一遇溢溢漫散四出決
入魚臺豐沛則漕渠淤塞經由睢宿則二洪壅高
全歸汴水則徐民昏墊是以入漕之道屢徙而北
始由清而遷宿旣自徐而移沛支分之水力不充
下流之淤澱日甚及汎水大至而河身已高河槽

不潤勢無容納之地不得不潰而上溢至上源既
洩二洪愈澗乃更疏支河以濟運而水緩無力隨
疏隨塞既敗於前又踵於後每歲糧艘以四五月
畢運而決溢多在伏秋水發之時待水落圖功而
春初運事已迫河身未及深浚上流之決首及於
魚沛下流之澗不盡乎徐邳河病而漕亦隨之急
則爲引河入漕之計河豈惟不可引且必當避避
之而漕有別出之路河亦有故道可循後之君子
所爲汲汲於賈魯之舊河而不能舍也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是年刑部尙書胡世寧奏開新河於昭陽湖東

按是時河流填運塞沛縣以北三十里水壅流沙
疏浚難施議開河昭陽湖中而河水入湖衝沙如
故胡世寧疏請於昭陽湖東滕沛魚鄉之中創開
新河一道疏畧云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東分
新舊五道今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
大而且急不得不泛濫橫溢於豐沛及徐溢入沛
北之昭陽湖壅淤運道壅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
有山限隔其禍猶小決而東北則往季張秋之流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運道以竭前朱澶州之決灌數十郡縣禍不可言
今當因河故道分疏之前出陽穀魚臺二道勢近
東北不可復開汴西榮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分
濬以疏其上流汴東出懷遠宿遷三道及小浮橋
溜溝二道各擇便濬治一道以疏其下流修城武
以南廢隄至沛縣之北廟道口以防其北徙此治
河急務也而爲目前計開運道尤在所急莫若於
昭陽湖左地名獨山新安等處別開一河南接留
城北接沙口先開濶五六丈通二舟交行冰凍再
加濬濶取土築岸爲湖東隄以防河漫水洩而隔
出昭陽湖在外爲河流散漫之區是則所謂不與
水爭地策之上者時當水橫勢急而獨出高論爲
新河之先聲後宗其說遂成永利眞仁言矣
明世宗嘉靖七年二月總理河道盛應期議濬新河
工已及半以怨謫停罷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
按是時漕道沙壅漕舟取道昭陽湖春夏之交湖
面淺涸滯運應期司河宗世寧前議請於昭陽湖
左別鑿新河自姜家口起南至留城百四十里改

爲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
牖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可利永久奏
上如其策役夫九萬刻期奏功適河決淤廟道口
謬議紛起旋以督役嚴急怨讟上聞罷職停工鄭
曉吾謂新河之役喜功無漸程役大嚴又忤安仁
故爾中止然應期心切於避黃利運之大計急欲
成功以杜衆口亦可原也昭陽以西爲黃運交接
之地濁流勢大刃猛漲發剛衝運於湖水消則停
沙塞道反致河無所歸奔騰極由應期所開之新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河引之高地而河不能侵別以分流而漕不爲害
開後來漕政之先路而時反以謗議去官議者所
爲扼腕於時政之不明也豈成功之遲速有時必
待其人與而其始發端於世寧創見獨出至應期
奪職世寧言僨事必責首議議倡自臣請與同罷
其風力尤有足多者其後策宸濠必反先見類是
而臨難母苟真不愧南都君子矣
是年濬南海東南二濠之水皆滙於西濠合西江以
入海

按方輿紀要廣州城中舊有六渠迴環貫串皆滙
於西澳西澳開於宋景德間亦謂之南濠嘉定三
年陳峴復疏鑿之以通舟楫又於東西雁翅濠口
築兩牖以防溢涸明初改築城垣於東門北城下
置小水關疏城渠之水復於濠南改甃水牖廣狹
僅五尺許皆因鐵石爲柱以間阻內外又有清水
濠在舊子城東古東澳也穴城而達於海後亦注
於南濠又有東濠在府城東其西則在城西四里
東南二濠與西濠分流入江至是改引東南二濠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水滙於西濠合西江入海今西澳已淤柳坡涌又
迂曲難行西濠水滙東南二水俱由稅關出海城
內東西大河曰玉帶河由東水關進出西水關年
久失浚舟楫不通嘉慶壬戌秋余承乏粵藩城中
柴米食飲阻隔不便亟圖開濬三閱月而歲事民
咸利之又以城周三十餘里城中舊有六脈渠迴
繞貫通自明季失濬淤塞每遇霖雨沿街水深三
四五尺不等有長無消往來病涉浸淫日久屋舍
廬室相繼倒坍居民甚以爲苦屢議疏濬而溝上

皆民屋壓占煙火萬家積重難返又塞閉至二百餘年沉埋日久不能得原渠出入道口是以議舉輒止余因濬玉帶河工竣乘舟行河驗收見河北崖遠近有六口詢之土人云此卽六脈渠口也尋求累年不得乃今知之余輾然而喜卽由洞口委官向北開濬尋其脈絡鋤去泥沙溝深丈餘寬六七八尺不等皆大石方砌細密無縫服古人辦事密緻又不敢卽諭居民自辦恐生疑畏書役乘機索詐反致騷擾爲害因籌款分道進開十日後大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五

得要領近溝居民爭請開濬始通諭居民屋下有溝者開通水道便水出入上蓋木板聽其自便不煩書吏傳喚亦不令差役督辦經五閱月三十餘里迴繞貫通之溝道皆通粵民歡聲載道稱便無已甲子粵東淫雨經時自正月至十月大雨不止東西兩江水盛漲出岸而六脈渠水出口如飛瀑懸流湧雪轟雷城中滴水不留溝內未盡沉泥衝洗殆盡子闡曉揭南番獲雉者三十餘人亦可見天時人事之相因會逢其適不偶然也詳舉六渠

脈絡所經分晰開示使後有考六脈者草行頭至大市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一淨慧寺街至觀堂巷擢甲里新店街合同場番塔街通大古渠水出南濠二光孝寺街至詩書街通仁王寺前大古渠水出南濠三大鈞市至鹽倉街及小市至鹽步門通大古渠四按察司至清風橋水出橋下五子城城內出府學前泮池六六脈古渠通濠濠通於海夫水道者地之血脈也古人安城立邑必有河以緯之山川孕育陰陽之所會城河尤起居飲食之所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五

不可離者也余曩浚潮州城內溝道原溝方石細砌寬深如省城年遠沙土淤與地平久雨水壅不下行者背負而趨因隨地疏導亦如治六脈之法兩閱月工竣然其急應疏治之處不過數里有隙地尙易爲力未若廣州省城之地旣廣濶民居比屋相連猝難就理嘗試爲之難者不難實出天幸不敢援以爲功也

是年學士霍韜上治河疏

按是時盛應期疏趙皮寨支河綿亘數百里其地

爲河上流視河高數尺土皆沙鬆久之功弗成日夜止宿水次復益夫數萬治之弗就於時又有引河自蘭陽注於宿遷之議學士霍韜上治河疏畧云前過徐州聞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於宿遷以爲可殺河勢不致汎濫徐沛運道亦免沙淤夫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束悍東北諸山爲之防堰爲患尙有底極若引河自蘭陽駐宿遷則歸德諸處河溢奔潰數郡一壑其患不止在徐邳此卽由碭蕭出小河口白康敏引河入濰之道河流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旁洩正河必淤歸德以下俱當其衝特議及此誠篤論也又云導河入衛河冬春水平則漕舟由江入河沂流至河陰順流至衛河沿流至天津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達天津運舟獲兼濟之益此亦張清恪引沁入衛春啟夏閉之意沁河冬春水微誠可導引然汎時衝刷殊常掣溜引黃關係甚大留此恐開隄隙故前賢不輕議引惟姑存其說耳

明世宗嘉靖八年七月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

行廂面

按自章拯召還潘希曾總理河道至則躬親相度地形水勢推求淤淺衝決之病審修築挑浚之宜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掣廂河之水東入昭陽湖廂水不南下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近時沛漕沙淤旋挑旋塞皆秋水泛漲黃流奔衝所致嘗考黃河故道大而要者有三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宏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淮入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壅塞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廂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計惟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隄雖築而復決趙皮寨開浚未通更疏孫家渡以殺河勢爲今日急務於是大濬孫家渡通流分水設判官駐其地以防復淤乃於濟沛間加築

東隄以過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又築長隄接龔宏黃陵岡迤東舊隄起單歷豐至沛凡百四十里以固北岸邇年岸成水決胡村經單抵魚漫爲坡水滙聚不下洩而單豐沛三縣安然無恙得長隄障禦之力蓋水溢於北非隄限不能過亂流事舉而效立見孫家渡之分流雖未能疏全河之氣而水不東衝北漫隨勢順布爲漕運利當河事孔棘之秋固有因事補苴以濟一時者矣明世宗嘉靖九年河決曹縣胡村寺東南至賈家壩

河渠紀聞

卷之九

无

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抵小浮橋入運河又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隄抵魚臺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

按是時黃流數徙自小浮橋而北迴旋於曹單豐沛二十年穿運梗漕惟庚寅北徙爲大決河分支入北單豐沛長隄障之由魚臺東出爲巨壑連運者河之迴流也其由丁家道口抵小浮橋入運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下徐者河之故道也潘希

會言黃河自宏治以來改由豐縣出飛雲橋而歸德入徐之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然以其出於沛橋亦資以濟淺以其逼近沛漕恒有衝決沙淤之患今全河復其故道支流達於魚臺漕運之利也然嘗考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雖通利數十年而淤塞河道阻隔泉流衝廣河身未有久而不變者明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流勢猛水濁遷徙不常善治河者不資以濟運誠慮淤清引黃壅而爲患也曹縣之決分道入古黃河經蕭碭之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南出小浮橋猶尋故道而支流仍出魚臺滙爲大澤河運得失參半然河事當萬難之時凡事理可據人力可爲者不得不因事補苴以濟一時竹澗再任河防達觀徐沛淤漕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啣奔衝之迹殫慮畢力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乃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使無壅淤不敢求新奇之功惟因舊圖功順水之勢適事所宜劉司空麟遺書云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

不足洩黃河怒漕渠不免復淤公復書言黃河爲
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
導之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以救
患國家漕渠爲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趙
皮寨孫家渡分洩河怒自宏治以來皆行之長隄
抵禦河患已歷有年單豐沛之隄亦可爲恃無事
別求遠圖於是分黃理運不期年功成沛漕流通
歲運如故及河決曹縣得長隄障護之力水退沙
淤平滿民有餘地耕作交口頌之蓋當時所重在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漕治河之機要與漕爲權衡河有積重難返之勢
漕無一息可停之理竹澗言動不苟觀復劉司空
書亦可謂苦心調劑矣

明世宗嘉靖十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橫流
金鄉魚臺衝穀亭三年水不下洩時李緋總理河道
御史詹寬劾緋稱疾杜門坐視河患明年以戴時宗
爲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按是時大河分支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單豐
沛稍得息肩而魚臺瀆而爲澤水不下洩時宗請

疏孫家渡趙皮寨分洩水勢而以魚臺業經殘破
欲委魚臺於水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
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俾易爲力於是議者紛起
或請委魚臺爲受水之地或請塞由魚臺入運之
岔口以捍黃河或請疏魚臺至穀亭之淤繕隄束
河入運或請濬山東諸泉滙汶以益漕渠或請築
城武迤東樓隄以防越濟寧趨安平之漸然塞黃
河之口以開運河而黃流不可塞束黃河之水以
資運河而運河屢受淤諸泉水微不足濟又加以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黃流間隔黃愈入而運愈塞甚或引黃灌湖河湖
高卑之勢不侔益致瀰漫而湖道反阻更恐掣拽
羣流同歸一路魚臺亦非受水之地聚議經年罕
有成績而時宗所議疏浚支河導使分流殺上源
水勢拯魚臺之厄皆不果行上疏自劾乞罷而水
滙魚臺數歲不問矣

是歲保定河間大水命戶部郎中徐元祉往賑之疏
陳順天真定保定河間四府河患疏浚之宜
按直隸河患自黃河南下已遠暴流惟水之自西

來者亦稱九河南滙滹沱等河陡遇急雨連澍漫散四出衝蕩時有元祉疏言水之害有二曰河曰淀河本以洩水今下壅不宜淀本以瀦水今上溢不受宏治正德間嘗築長隄排塞決口水悍土鹵隨卽潰敗因陳疏浚六事一濬本河以開其源九河從西山來南與滹沱合則侵真定諸郡北與白溝合則侵保定諸郡所謂本河也濬之使河身寬達足納衆流爲第一義一濬支河以納細流九河由紫城口入太清河涅槃口入文都村蘭家口入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白洋淀楊村河入章哥窪所謂支河也濬之使河身直達收納細流以分水勢一濬決河以防其漸九河當其安流自成一一道本支二河受之有餘夏秋靈雨水漲岸口四衝所謂決河也宜視水勢所便每衝量留一口深濬順導數處共成一渠以殺湍急且杜滯溢之漸一濬淀河以統其宗九河溢於既滿停於不洩壞田疇爲淵藪所謂淀河也濬之使淀淀相連達於本支等河庶下有所洩不致泛濫一濬淤河以順其性九河東逝原有故道依

故道疏之使高者下下者通占阻作梗者治復一濬下河以接其流九河一自青縣出一自丁字沽出其二流相匝者苑家口尤甚皆所謂下河也濬之使本支等河兩岸不滯直達於海至其施功之序則自苑家口始於此首事專其責任行真定府先濬滹沱河以保障城池要路次晉州東鹿武強等縣於紫城涅槃等口聯絡河間府獻河等縣於寶村單槽淮鎮溯流窮源俾水循滹沱一派以出青縣行保定府先濬楊村河蘭家口白洋淀次安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四

州新雄任邱等縣於呂公月樣等橋聯絡順天府文大等縣於龍灣張青苑家口俾水引沙窪一派出丁字沽斯可以抑九河之患而民害可息先是太僕寺卿何棟相勘河患有二一曰滹沱河發源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衝決紫城口東溢而東鹿深州莽爲巨浸築隄濬河使歸故道一曰鴨河沙河磁河俱發源五臺山會諸支河之水至唐河蘭家圍合流入河間府東南任邱霸州天

津入海此故道也衝決藺家口東北溢而肅寧新安諸邑罹其墊溺宜築決浚河復其故道又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以渾河沙壅阻塞下流平地湮沒至數千頃當亟爲疏浚棟與元祉所奏相爲表裏而元祉立議尤爲詳明水害不除則農田不治收東橫流散漫之水循軌下導斯裕國利民之大計也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陝撫王堯封奏轉河湖水粟以

河渠紀聞 卷之九

裕邊儲

按此因邊儲不裕而思轉河湖之粟也關中自歷朝建都以來艱於轉運自汴城入洛至陝州陸轉數百里復由黃河通渭抵倉雖避三門之險而水陸遞轉勞費已甚金州通襄陽漢江之水而澗道崎嶇歷未轉漕茲欲改立漕卒增置牛車轉河湖臨德二倉米十萬石於金州改陝州等處折糧二十萬石舟浮車轉而達於陝固知其難也部覆言漢唐盛時歲漕關中粟只數十萬石而番係議作

渠田不欲漕張湯議通褒斜不能漕唐褚亮鑿三門山爲梁而功不成楊務廉鑿爲棧以輓舟而輓卒多墜死李齊物鑿底柱以通舟而不能入蓋皆更底柱之險敗亡過半故至呼河中山爲米山成化間轉漕二十萬石至陝有斗錢易斗米之費徒愛獲穀之利而不知利不償害是揚雄所謂耗十而愛一之說也其言通達曉暢毋煩鯁鯁之計矣是年議疏順天保定河間水道六策

按是時畿南水患頻仍工部言良鄉蘆溝河涿州

河渠紀聞 卷之九

美

琉璃胡良二河新城雄縣白溝河河間沙河青縣滹沱河下流皆淤宜以時濬使達於海太僕卿何棟勘畿南河患言真定鴨沙磁三河會諸支水抵藺家園流入河間故道經任邱霸州天津入海河間東南高東北下故水決藺家口肅寧新安罹害宜塞決濬復故道胡良拒馬琉璃諸河皆入渾河渾河塞水溢淹數千頃地請亟治之皆爲恤患言也至是元祉復言畿南水患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於害保定害多於利河間全受其害今惟有

濬本河支河疏決河濬淀河淤河及下流九河六策九河自山西來者濬使河身寬遠南合滹沱而不侵真定諸郡北合白溝而不侵保定諸郡又合九河之流分從紫城涅槃藺家楊村諸口入細流派納水力以分九河決多口僅存一口濬令合一以殺湍水濬淀河令其淀淀相通達於本支二河濬淤河使九河東下悉由故道曲防抵罪再濬下河九河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匯於范家口加濬深濶俾本支等河暢流入海施工必始范家口者通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咽喉之道諸水所由下洩也因地制宜固如是矣明世宗嘉靖十二年以朱裳總理河道

按是時黃河南徙糧運不繼裳相地宜量水勢條上治河事疏趙皮寨孫家渡南下之水導梁靖口迤下達小浮橋入運之道以殺其上流開魚臺至穀亭之淤引水入漕紆魚臺城武之患以殺其下流築城武至濟寧縷隄以防北趨所言皆有條理而大指在分流殺勢運不借黃爲主河自小浮橋北徙逾漕河趨昭陽湖灌魚臺衝穀亭水出曹單

豐沛者二十年於茲矣非疏上流之三大支河水無分洩之路運無可濬之淤然爲祖陵計則孫家渡渦河二支未敢輕議舉事而水聚魚臺穀亭迤南之淤河不得濬漕運有迫不及待之勢智勇俱因此李緋所由斂手戴時宗所爲自陳乞罷也朱裳議開魚臺至穀亭之淤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而修魯橋東隄以防外漫築城武濟寧之隄以防北溢凡以爲運道計久長也然當南流阻塞之時全河東奔漕渠窄隘洪牖束捍不能容納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暴流而請濬梁靖口趙皮寨孫家渡之淤塞挑野雞岡五十里之漫淤引水入渦分流南下以殺其洶湧之勢蓋亦以河之流分而勢自平也當時洩水之路南分二道則渦潁二水也東南分一道則由趙皮寨入宿州之派也入漕之道有五出儀封入小浮橋卽梁靖口入古汴渠之道也出曹州至魚臺入漕卽穀亭迤南之運道也外有出長垣至陽穀入漕出沛之南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從溜溝入漕者而總以疏魚臺穀亭淤

河殺魚臺城武水患爲濟急之先務時議欲塞岔河口以安運道裳以塞岔河可虞者三水勢洶湧遼難堵塞一也縱全塞之勢益流激夏秋水漲兼恐橫崖決北二也決口既塞徐州上至魯橋沉沙滯積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淤三也分流入漕之道既多所謂借河流者平而易爲漕運計岔河口固可不塞此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其類渦二水之會淮流經鳳泗者築土隄砌石岸以護陵寢疏澗河馬邏諸港以殺下流分黃之勢而不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專借黃之利濬山東諸泉以會汶流修湖隄廂壩以通蓄洩使運渠不患乾涸斯持久之至計而非苟圖旦夕之安者史稱裳峻直有清操歷官三十年攻苦食淡常若一日有古名臣風其治河諸論雖未採其本源而所急在漕未嘗不可濟一時惜其不久即去也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河決趙皮寨入淮蘭儀及歸德寧睢夏永等州縣被淹議遷夏邑城以避水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

口出穀亭之流絕自是南徙者十餘年劉天和總理河道陳疏築之宜

按是時職河諸人惟患河趨於北開趙皮寨支河南達白河以殺水勢而水遂自趙皮寨決而東穀亭流絕餽運弗通天和至歷汴及淮浮汶達濟周迴數千里所至採訪備悉中州地平土疎河流易徙時議力主導河天和以今日之河惟恐不南既南而欲其東未達利害之機上疏言國家財賦取給東南建廂設官疏泉積水遇天旱泉微輒形阻

河渠紀聞 卷之九

早

滯自黃河入魚沛數十年廂座不煩啟閉漕舟不苦盤剝直達濟寧但黃河水半泥沙性尤湍悍洪流所經且決且淤如宏治六年決黃陵岡則安平淤嘉靖六年決雞鳴臺入昭陽湖則廟道口淤當時或治舊河或開新河皆竭左藏疲民力或久而成功或卒至中止是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後因梁靖口決分爲三派達漕河而魚臺單沛間悉爲受水之區東奔西突遷徙無常隄防捍禦歲無寧日自魯橋抵徐州爲里二百二十泥沙沉

壅自師家莊至黃家廂爲廂一十四石歎難以啟
閉濟寧以下諸泉又因河底淤高或阻隔於隄外
或漫流於湖坡泉利日微今惟當疏浚淤淺興復
廂座以復舊規又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隄復圯
馬場隄嚙於水者殆絕自沛至濟淺澀蓄洩弗備
應築汶之東西隄各爲減水廂滾水壩凡二築南
旺馬場二湖之隄各爲減水廂南旺十有八馬場
五皆視水盈縮蓄洩之昔人言河流已棄之故道
自古難復淤塞既阜水惟避而就下治河者順河

河渠紀聞

卷之九

望

之性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理漕機要不出於此
此籌濟之大畧也

是年劉天和修濬運河漕道

按是時大河南下支河忽衝東北經蕭縣下徐州
小浮橋此天助其順濟二洪之潤也然榆林侯家
林分流入運之道俱塞濟寧至徐沛數百里運河
悉淤天和博採羣議往復相度趙皮寨東流故道
百二十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
靖谷河口二百七十餘里至穀亭悉爲平陸道遠

費廣河不可復導議濬魚橋至徐州二百里之淤
修復廂壩廂河之廣狹視南旺爲度申令戒期分
土畫地分別淤稀泥陷瓦石沙礮濬深泉湧之工
因利制器事無不舉元明所建魯橋以下諸閘高
低不一下廂過低則上廂易涸乃以廂面至水測
高下一以棗林廂爲準低者培而平之以齊高下
用平準測淺深以利舟行又濬月河以備霖潦建
減廂以司蓄洩築縷隄以防衝決置順壩以束漫
流施植柳六法以護隄岸復以河防北岸爲重築

河渠紀聞

卷之九

望

曹單長隄與雙壩接修北岸已廢舊隄接合侯家
林創築之隄上自原武迄曹單豐沛七八百里間
聯屬高厚以重防守俾河不北入魯橋通漕時治
河惟以漕爲急慮漕之涸引黃濟之慮黃之衝開
黃洩之潘希曾開趙皮寨之河以瀉黃分流入穀
亭濟運頻年施功及至功成方冀少殺東流逾年
河卽由趙皮寨南決而穀亭流亦絕如失所倚昔
所早夜經營而惟恐不達者反似爲決河導其先
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支離爲患然當時若

舍是更無別法者迫東於漕也至孫家渡一河自
宏治至是凡十餘浚費數百萬緡卒莫能通希曾
浚百五十里功已告成終至一淤而平已敗於前
復墮於後天和鑿孫渡新河之覆轍恐與趙皮寨
河合流入渦河二洪涸澁妨及陵寢立議閉寨舍
岔河已棄之故道專浚漕河議亦卓矣魯橋之役
計工定役視徭役成數調發吏胥不能奸力甚簡
而民不擾力役計工不計日完即散遣使人自爲
治且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故人樂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壘

爲之用費既省而成功更速其濬淺深淖泥器具
之用以及築堤平準高下取土用水夯杵之法植
柳分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之宜詳明密
緻皆可以爲後法師承至今異時花馬池之捷威
名震於時總制三邊驅吉囊殲小王子所向克敵
易雙輪爲隻輪置砲槍斧戟狻猊虎盾火器弓弩
之用卽濬河尺計錘計兜杓木笮柳斗鍬鏝鋤齒
鐵叉之心計也振勵將帥拊循士卒三軍用命卽
中令戒期分土畫地廬舍便居處醫藥療疾病之

河渠紀聞 卷之九

罟

精誠也古語禦河如禦敵防河如防敵如公兼之
問水集云凡濬河淤泥深陷不能着足之工則雜
施土草截河爲橫壩壩內縱橫填路如井字下施
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限最深者
則用木笮柳木下取狻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
用鍬鏝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礮石之工則製鋸
齒鐵叉手鑿之兜杓者以鐵爲方口繫布爲兜以
取泥幾至斗許稀泥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爲
平底周遭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杏葉杓製加
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塗泥爲坎自下倒戽於
上出水隄外濬深泉湧之迅先擇泉稍淺者分番
設夫車戽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湧者倒施工濬淤
甫數尺泉卽湧出盡日車戽一夕復滿莫能措手
仍併力番休先將下壩徹夜取水壓數坎而始達
隄水盡卽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急濬
如前法工已垂就而隨濬隨墜者倍值雇夫以重
濬之魯橋以下運河諸壩測其壩面至水面之高
下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壩遂如一水面各以

二尺爲準用平準法測濟之淺深其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兩端各安小橫板置於數尺方棹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廂底高低深淺悉以此度之其立法精密如此是年修復汶漕以濟運

按是時黃流衝運淤河漕不得復由其道河事以漕爲急而漕之本源在汶修汶以利蓄洩而漕可無阻濟運之上計也張治修復汶漕記云甲午之歲中丞劉公督河事以河之阻運專事於汶而爲

河渠紀聞

卷之九

望

言曰古之治河也以衛民今之治河也以行漕藉河流濟漕猶以狼兵止寇利害適均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絕矣舟弗利而害獨存自昔漕所倚以濟者惟汶書曰浮於汶達於濟宋人於堽城作斗門割汶益泗元漕江淮之粟過全汶合泗水而南至南旺分流遂成通川爲之置廂以節宜之築湖以滯滙之國餉自是永賴比歲汶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湍激射濬則流漫旱則易涸河流所經魯橋而下廂廢無完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隄復圯民

且盜而田之馬場隄嚙於水者殆絕葑洩弗備自沛至濟有淺澀之患予惟疏厥淤塞修舉厥廢以復其舊昔人有言河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阜水惟避而就下河所以不北流而南徙也亦惟順導之使不爲漕害若因而利之虞其害已甚也予嘗沿淮及河歷沁衛以還大河入沁水則益其暴導之東下數百里以入於漕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沂淮而河以及於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濡有衣袂之戒與若夫銷患未形

河渠紀聞

卷之九

望

以昌利萬世則又有出於治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乃條上修漕之宜疏入俞允飭工徒勦財用具畚插陳蒞處百廢俱舉分命所屬築汶東西沿海之隄隄各爲減廂滾壩者二又築南旺馬場湖隄各爲減廂南旺十有八馬場五皆視冰盈縮而蓄洩焉工竣千里之內隆岸平流餉艘時繼挽卒愉愉纜而嬉也治復言河之於漕猶敵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敵者不爭其利也備之而已矣冒無窮之害徵難得之利敵所

恃之險貪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誠哉是言
揀困傲於河流散漫之時不問水濱而治水源得
其理矣至引沁入衛常居敬不是其言亦第爲萬
有一然之說耳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重建衛河減水四牖

按衛河減水四牖洩盛漲有餘之水分流東出上
不致爲害山東下亦不有妨直隸以保運衛民法
至善也舊牖創制無考因故蹟修復固防立牖穿
渠引水蓄洩宜便童承敘爲文以紀其事其畧云

河渠紀聞

卷之九

罌

漕渠自臨清而下衛水會漳淇洄滄諸水從西來
注之流七百里逕青縣又滹沱水會濡滄高易諸
水從西來注之合流三百里逕天津入於海伏秋
雨暴川谷沸湧水輒溢決臨清迤北岸高海且遠
水猶停束過德滄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漫羨故
傷運道損漕艘蕩析田廬爲患甚大舊有減水牖
四一距德州南四十里一距滄州南十里一距青
縣北二里入海德距海四百里而遙滄青不及其
半又一相傳在泊頭鎮南湮沒不可識劉公天和

總河事會河徙於徐濟寧迤南道與漕梗與人徒
疏濬之往來魚沛間復規畫北河以修復四牖宜
亟周歷其地指授方畧分任其事泊頭址旣失擇
東光十一淺地而補築之未幾劉公總制西北以
去李公如圭繼至申嚴茲役人吏用命塞者疏溢
者平決者固是役惟東光創爲之其三牖率撤舊
爲新述其事勒之石用垂不朽昔禹平水土釀二
渠播九河順水之性故諸夏又安貢讓以爲大川
無防善爲川者決之使道蓋水盈則溢溢則決殺

河渠紀聞

卷之九

罌

則平平則順其性然也衛滙衆流勢當湍悍而陂
澤崩噴比歲益甚時議方欲培高岸築月隄此讓
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也今復故牖張水門限之
以板使水溢則有所宣洩消則有所蓄蓄卽禹疏
九川陂九澤之意也衛河廣十有八丈牖門各丈
有六尺積四門可視河三之一而牖下視地七尺
有奇上至岸八尺奇水溢寸則洩尺而勢常平故
潦可無決旱可無涸穿渠入海所謂不與水爭咫
尺地而瀕海農民又得引渠溉田不獨便漕也蓋

泉河水微慮水不足而節之以牐北河漲盛患水有餘而洩之以牐德州之哨馬營滄州之甌河青縣之興濟又益之以東光之新牐疏通下流以入於海此所謂統南北而併治也

是年建恩縣四女寺減水牐

按此修天和未竟之功以繼成其事也運河至臨清以北漳衛汶三水並趨洶湧奔湍建甌直瀉以一竅運河而受浩瀚無涯之水勢不能容受泛濫於直東河水經行之地爲患甚鉅必寬留去路此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兗

四女寺減水牐所由設也牐設於靈濂之後疏運河過盛之水使不至盈滿爲患三河並至之暴流從此洩出而直東上下均得無患古制之最善者然以牐爲用而致用在洩水歸海之引河漲水擁挾泥沙水過卽淤淤出之田農民悉皆佃種利其所有不爲長計故建牐不難而挖數百里易淤之河歲勤畚插不易繼事也卽廣求分減之法增建德州哨營滾壩及滄州捷地牐青縣興濟牐開挑支河使由老黃河等處東流入海而各牐河於每

年過水後溜斷沙停旋即淤墊沙泥歲事疏濬所費不支日久河身愈高下壅上淤牐壩虛設此在通全河上下而謀之於豫然後可以計久長也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李如圭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按是時徙河經流由歸德南下別支自夏邑大邱同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入徐州小浮橋水圍夏邑城遷縣城以避之李如圭治河疏略云河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

河渠紀聞

卷之九

辛

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歸德夏邑水患頗大徐沛運道淤阻蓋以河南徙而塞運也劉天和言嘉靖甲午秋河初徙時幸分爲二支一北出魚臺場場口猶賴以濟運如卽南徙則運河淤滿牐座未復糧運立阻矣一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州免北衝濟寧之患如全出場場口則逼近濟寧魯橋以上牐座盡壞矣當糧艘盛行之時適當其用至十月運舟南還全河方南徙二支斷流國計所繫神實相焉天庾正供河伯效靈往往不爽

其期如春前東南風爲送船風入秋起金風爲歸船風氣運流行有默相之者矣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建浙東三江應宿廂

按浙東水利之最大者惟三江聚山陰會稽蕭山

三邑之水筦於應宿廂慎蓄洩節早潦紹守湯紈

恩所創設也郡國書云越之地南盤山谷而高北

抵滄海而下高者水之所出其源三十有六下者

水之所歸海爲越水之壑宋以前鏡湖潴三十六

源之水以溉民田湖水由堰廂達於玉山斗門早

河渠紀聞

卷之九

至

潦不能爲病後鏡湖廢爲田源旣漫流水無所潴兼以浣江水灌於西江玉山斗門不能盡洩水壅於三邑之境爲巨浸復建扁拖諸廂以濟之猶未能殺其暴漲乃爲決塘計塘決而狂湍迅湧勢不得不驟涸然後疲民以築塞功未成而患旱乾矣惟三江地當尾闕爲三邑之水口泄水捷如建甌建應宿廂爲水湯築土塘開新河旣有塘以爲之蓄而以廂時其節宜以內之玉山扁拖涇漢撞塘平水諸廂爲內防以戴琥原定水則爲標準潦不

慮溢旱不患涸故謂前乎漢無海塘則鏡湖不可

不築後乎宋有海塘則鏡湖可以不復蓋昔資湖

潴水山會蕭三縣之水直瀉於海而無停蓄設應

宿廂於三江以節宜之則鏡湖之潴水可緩古今

異勢也陶諧爲之記云紹屬山陰會稽蕭山土田

最下苦潦水直瀉苦旱篤齋湯公來守相視三江

海口山首尾相延數十丈間有石橫亘如甬役夫

輦巨石與山甬石相牝牡賁秣和灰固之其下有

檻上有梁中槽以複板爲洞二十有八長視首尾

河渠紀聞

卷之九

至

之山接以土隄數十丈始苦淖莫測先以鐵繼用箇箬發北山石投之左右亦用石長數百丈廣四十丈有奇功成刻原定水則於石云種高田水宜至中則種中高田水宜至中則下五寸種低田水宜直至下則稍上五寸低田秧已旺及菜麥未收時宜在中則五寸決不可令過中則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楫水在中則上各廂俱用廂至中則下五寸只開玉山扁拖二廂至下則上五寸各廂俱用閉正二三四五八九月十月不用土

築餘月及久旱用土築其非常水旱臨時酌用不在此例法益周詳嘉惠無窮矣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于湛總理河道是年河決金相寺石橋歸德廂方殫爲河二洪填壅漕粟不得上與卒塞之三月河隄成

按是時徙河經流俱入亳州經渦河居鄭家口上流易成淤塞無以接濟二洪湛請於地邱田野鷄岡等口上流鑿河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既可以截渦河之水入河濟洪復可免逼衝王陵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壘

之虞議定施功鑿河自地邱店野雞岡迤下四十餘里截渦水入舊黃河下徐濟洪而河決金相寺二洪壅塞蓋河流初徙之地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議塞孫繼口至清河開封丞孟宣以徒四萬募茭自蹈橈理樾事三月隄成雖旋築塞而方殫爲河固不能持久順下也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以都御史胡纘宗總理河道開考城孫繼口孫祿口黃河支流殺歸睢水患灌徐呂濟漕

按是時歸睢患水方亟徐呂漕澗開二口以爲河漕兩利之道纘宗言新開二口以一分殺上源歸睢水患一分灌下流徐呂二洪以濟官漕另於二口築長隄及堵馬收集等處決口以奠黃流然使黃河南行暢下二洪順受運道亦可無憂無如下壅上潰捐費已竭之財力且以其勞貽後人也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三月起朱裳再理河道五月裳冒暑卒以郭持平總理河道明年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五十里新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壘

濬之河復淤徐呂之流微二洪大澗

按徐呂二洪爲河漕咽喉自陳瑄鑿石疏渠正統初復濬洪西小河漕運資以北上河不復故道引水入漕不逾年而漕舟膠矣是時水道惟渦河孫繼口通流自野鷄岡而下大河溢入於東南之渦河者爲經流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爲支流初由趙皮寨引黃入漕分洩北徙之水河乃益徙而南爲患甚於往時渦河之近陵尤切於孫渡也自十五年以後水官不得其人雖有朱公垂之

清介峻直再任河防而不永其年司河如傳舍惟以河徒而裁北岸備修之夫日引洪河濟運不知經流南去餘流無力刷沙新開之河旋開旋淤孫繼口開後不久卽淤再浚五十里之淤河終歸無益此其驗也治運不治河河壞而運亦塞河運相關之故非深識者不能遠慮矣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濬膠萊河

按海運自成化中邱濬進大學衍義補詳言海運之利請尋元人故道至嘉靖時言者紛起於是王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堯

獻有濬新河之議新河卽膠萊河也南流自膠州麻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縣海倉口入海元至元中開新河鑿地三百餘里起膠西東陳村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謂之膠萊新河尋以勞費無成而罷嘉靖十九年獻言薛島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北卽麻灣又稍北卽新河又西北卽萊州海倉由麻灣抵倉纜三百三十里由淮安踰馬壕抵直沽纜一千五百里可免遼海之險元人嘗鑿此

遇石而止議鑿馬壕以趨麻灣濬新河以出海倉

卽於舊所鑿地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下石頑如鐵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爛化爲燼海波流滙麻灣以通長十四里廣六丈有奇踰年復浚新河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三十餘里挑分水嶺下方廣十丈纜下數尺爲礪礪石又下皆沙又下盡黑沙又下水泉湧出甫挑卽淤沙填滿工未就而罷初王獻開馬壕導張魯白現諸河水益之胡楨言獻所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細流不足貫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堯

注現與張魯諸河皆潢汙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諸水無可資引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建牯障沙築堤約水終歸無用主其議者始於王獻繼之者徐應節獻所開馬壕無泉源可濟應節所開分水嶺沙石難下屢濬屢罷迄無成功崇禎末年夏元璐請截漕糧由膠萊河轉餉自膠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嶺車盤嶺脊四十里達於萊河復用小船出海爲無聊之計亦未及行史稱嘉靖時

廷臣紛紛議浚海運于湛題名記略云海運之法作備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數千人王者以天下爲家河運之費損上益下又奚惜哉今人輒主文莊之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五

論非達於事者也

是歲二洪水涸阻漕時謂黃河改流萬表著論折之按漕河不專用黃避黃爲用前人論之詳著有成籍矣澹園集載表著論尤爲明晰其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運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平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舖轉運無滯今二洪舊隄

宛然可見但經黃水漫後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沿河立隄防河衝入爲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銅瓦廂達陽武去衛河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里宋禮鑿河建廂爲費不貲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蓋以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五

鑿通則黃衛二水合流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會通所以爲永利也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輪於衛輝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離天津不遠若以松太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民望著論大意皆避黃爲用

開會通卽避黃也條議明爽可爲解惑至轉鳳陽粟於衛輝僱船運松太歲糧皆因當時流賊梗運爲不得已之思委曲調劑非常法也姑著而存之明世宗嘉靖中滹沱河暴溢潰河隄害稼興工疏築按河北大川曰滹沱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滹沱漢建安中曹操自饒陽北引滹沱爲平魯渠宋何承矩築隄儲水引滹沱爲塘泊蓋滹沱橫亘河北爲諸水所匯源出繁峙秦戲山循太行而東貫真定諸郡地勢平衍水易滯積夏秋漲發會諸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堯

山之水東趨與浴河合流其勢愈大轉石折樹水高丈餘元時開冶河自作流稍分其勢而滹沱歲有潰決其故道本出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晉州西高南下因衝紫城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爲巨浸至是疏築並治起藁城張家村至晉州故隄築十八里高三丈廣十之植椿榆諸樹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故道以紓順天真保諸郡水患自後數十年無大害至萬歷中給事顧問言滹沱水漲漂沒民田請自饒

陽河間以下水占之地悉捐爲河募夫深濬河身堅築隄岸以圖永久然滹沱遷徙不一西漢置蒲無渠久湮無跡而明初由藁城晉州抵寧晉入衛之故道歲久填淤溢而四出河身不甚深而水勢洪大左右旁近地大率平漫挾衆流奔衝南北水落則因其淺淤以爲功其修隄濬流隨時補救不能大治無一勞永逸之道也

河渠紀聞 卷之九

李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按是時黃河南徙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塞野鷄岡決濬李景高口由蕭縣達小浮橋河之全力皆入於徐又於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八閘月工成未幾李景高口復淤乃亟濬碭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殺南注之勢渠水復通時以旂以河道梗澁言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牖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請尋海運故道議止不行而當漕運艱阻議論紛起有謂引沁水自武

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通陂入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陽武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通州天津者以旂言漕河仰給山東諸泉貴以時疏浚國初清渠惟導徂徠諸泉及汶泗諸水至景泰宏治年間黃河始自至於時督理大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不資以濟運也以其勢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塞且遷徙不常害多而利少今幸黃河南徙諸陂復舊其野雞岡新開河道宜浚山東諸泉入之濟徐呂二洪分隸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奎

各地方官協同主事以時疏導是時河水由孫繼口及考城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呂者僅十之二漸已就淤水歸泗州鳳陽白塔壽春者甚湧於是急求分洩利運之道不得不循經流尋故道鑿野雞岡上流孫繼扈連李景高諸口以疏導矣河防一覽云河決野雞岡水入渦河二洪泗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呂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閱月而成尋淤蓋引黃濟運以病爲醫固不足恃也

嘉靖中沂州牧何格上又沂疏殺之畧

按沂州地鄰淮海其山蒙羽其浸沂沐書曰淮沂其又蒙羽其藝言禹先治水而後治地也今沂地多汙萊亦緣水不疏殺之故何格考據立議以治沐易治沂難蓋沐道直而邇海沂河周折於邳沂邳費間去淮遠去海尤遠故也治沂之難有二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其地多崖石水激之不能達而反壅於山禹治沂疏殺以又之觀石溝以上有防口通溝溢泉入沐之故道廟山以上有馬兒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奎

灣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邳之故道實又沂之迹也今防口既塞每遇霖雨石溝以上不得由長溝入沐決汶口而橫流沂水縣之東南邳沂州之孝感鄉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溢者也今邳之長城卽襄賁故治頃年擅湖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殺泛濫逆行故上自費之未紀等口十二處沂州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見衝決邇河鄉郭轉爲沮洳而邳之港口馬頭等十七處又下於沂費者墊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

不開以疏廟山之隘者也禹之又沂疏殺之方雖不詳於禹貢而備載於水經至今數千餘年馬兒灣與長溝之跡的然猶存詢之父老大夫皆云馬兒灣未塞之先水趨灣者十之七趨馬頭者十之三兩河通則民不勞而利溥一灣塞則民敷受害官益多事惟有循故道毅然行之而已或謂疏馬灣易治長溝難長溝橫亘沂東沐西地勢汗下內通左河黃米堰河之水外當汶沂之交開長溝則自溝以東八湖五湖十二湖之地爲巨浸若是則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壺

預爲巨防以待之遇漲可束流於防中旱乾可以蓄泉資灌溉瀉河居仁黑墩諸湖地皆可反害爲利又謂長溝至沐延袤數十里大爲之坊爲費已甚自古興大役者不計小費矧湯河西崖崇岡天設但反土以培其東較累歲析居蕩稼集工補隙利患相懸幾何或又謂馬兒灣旣塞三湖淤地誰能奪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矧湖地無賦法當歸官興復故道何疑焉夫疏二隘以利民生道固宜然惟相沿日久更張不易錄存其說以備參考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鑿野鷄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濟二洪通運無阻以旂進秩一等持平仍總理河道

按以旂開李景高諸口力挽河流於奔湧南下之時使二洪之潤者復通此以智力成事者也而濟漕惟通諸泉引汶泗爲上黃流勢猛水濁遷徙不常引河權濟一時不能持久乃復濬山東諸泉築長隄聚水如牯河制清舊泉百七十開新泉三十分隸守土官兼理泉事再於境山鎮徐呂二洪之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壺

下各建石牯旁留月河築四木牯於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而置方船於沙坊等淺以備撈濬清查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水櫃豪強侵佔之地歸湖蓄水河溢則懸河入湖河溢則懸湖入河以爲蓄清利運緩急足恃之道所以爲漕計者詳且盡矣而當是時河屢南徙下流出海之澗口安東俱淤塞河流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倒灌裏河水退沙存黃河來源本濁新莊牯上下屢濬屢塞方野鷄岡之決入淮也臨淮當祖陵形勝其孫家渡

渦河二支之出壽州經懷遠入淮者未敢輕議疏濬而趙皮寨諸流之出桃源者水潰沙淤患移淮安亟濬碭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殺水資漕既戒於陵又牽於運而碭蕭一路祇爲接濟徐呂之用河不得復由其道而歸流矣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命周昂以工部尙書督理河道

按是時黃流屢徙河漕俱困用言今之黃河與古無異所以有徙決之變者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奎

也溝洫之用以備旱潦容水而已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治而利自興此與蔡石岡之論相似石岡云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隄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不至流徙已矣劉天和謂石岡雖人雖河患爲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爲心與用之治溝洫以容水同一公天下之心顧寧人嘗言黃河爲中州患其間亦有利存諺云北人水旱

聽命於天使近河之民效南方水車以掣之又分區築港可通百里之遠未必不爲利也無已則做古井田之制每田百畝四隅及中各穿一井每井可灌田二十畝四圍築長隄深澗各丈餘旱以掣井之水以灌田潦則放田之水以入溝余嘗試爲之計穿井築溝費不踰百金即可一勞永逸再鑿井亦有灸法未及泉可預知水味其法先除去浮土二三尺取平地用艾如卵大灼火灸之視煙迹起地上者其色黃則甘黑則苦白則淡屢試不誣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奎

矧穿井灌田利更有大焉者諸說皆通論其理而事勢所值之適用與否有未盡也南方厥土塗泥瀦水不漏田腴宜稻河湖港渚之水匯流頂托水如衡平隨所導引無不適用中州土疏易滲水不能久存黃河急湍未可輕易開放北地土高井深乾隆甲辰中州連年不雨赤地千里所在試挖井泉掘深丈餘多不及泉地勢使然也至周用謂作溝洫備旱潦必先使大河之水有去路而後溝洫有所歸禹決九川距四海濬泲滄距川注云先決

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吠澮之水使各通於川宋人分河則濬川距吠澮矣史氏謂其竭尺寸之力以治河而無益今不能決川距海而修溝洫言大而無實不可爲訓也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韓邦琦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小清河決築長隄禦之

按小清河卽古灤水自華不注山入大清河僞齊劉豫導之東行爲小清河源出歷城之趵突泉漕涓灤濟山孝婦諸水逕章邱鄒平東逕長山新城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高苑博興樂安合時水由馬車瀆入海曲行幾五百里南源溪澗北出之水古入濟者並入小清河而大清河西來諸水滙流歸墟卽東漢以來之大河故瀆河遷濟注其中所謂北濟也嘉靖十二年後小清河淤歷城西北百里間積潦盤迴道多梗塞濬博白以西至於歷下凡三百里至是告決築長隄抵禦青守杜思小清河論云小清河爲高苑博興之害頻年爲患積不治者久矣瀕河居民盜決構訟終歲無已自高苑以上河由地中順受諸

水無害高苑以下地形漸窪築土爲埝地高丈許載河以行始能達下河身既高新城高苑博興之水俱不得入河每遇霖潦水無通洩之所則洶湧泛溢加以隄岸淺薄卽不盜決亦不免漂溺新城在河南岸有清沙麻大二泊週圍各三四十里爲受水之區中生魚藕菰蒲之利民倚爲世業天雨暴漲傍湖民舍被淹每欲橫穿河隄北岸洩水於高博之境高博一帶巨防如城水從脊領而行一有決溢沃壤化爲巨浸故以固隄岸築舖舍防守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爲治標之法而非治之本也漢時武帝欲用博昌習舟之民其時博昌茫然巨浸也歷下之趵突泉章邱之白雲湖清灤沙溝養馬孝婦漢奏七河白條鄭黃二溝盡歸博昌下流入海不入海者注於湖泊所以民習操舟恃水爲險僞齊劉豫時因都大名改趵突泉及章邱諸水爲小清河下與烏河合流濟水勁猛能滌垢濁以故常流無虞而鹽場及州縣之鹽貨皆得達歷下入大清河抵張秋以至大名其後淤廢成化九年叅政唐源循故跡疏

之置牖開支脈溝遇大水開牖分流以殺其勢旱則閉之東方鹽貨仍得抵章邱博興居民半移灣頭今則鈞突及章邱清潔諸水仍入大清而小清上流涸爲平地旱則斷流溢則爲災議杜張莊之口以障其源濬小清孝婦之滯以導其流固南北二岸之隄以陳其潰而地形高下異宜亦不可以計久長杜思言前輩欲開柳塘口以殺上流之勢會省城東北諸流徑入大清河爲順青州迤西諸河亦得殺其滙流湧激之勢是亦因勢利導之一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堯

策也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于湛復任總河河山野鷄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俄忽復決而北至曹縣入穀亭自是河流北趨者四十年
按黃河經流自野鷄岡入渦南行分支由孫家渡口出徐州小浮橋汎濫日久填淤渦河之水漸微自清河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河之出小浮橋者亦淤決水南出不暢散漫於鳳陽沿淮州縣蒙城五河尤當其衝至水噎於南又徙而北復衝

曹州出穀亭之故道運河不淤專穿支河以分水斯時黃河南北橫流豐夏已遷其城沿淮州縣震恐命官相度遷否之宜徙五河蒙城縣治而臨淮未敢輕舉其決入穀亭者又以失守而潰於北河不得復由其道而顧此失彼人事固有難言者矣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詹瀚爲總理河道都御史明年秋七月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單縣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瀚請於趙皮寨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盜起曹單瀚掣河夫與鬪撲滅之而決水橫流

河渠紀聞 卷之九

辛

不止給事劉大直巡按黨承賜交章奏瀚及張九敘隄防失策詔奪瀚俸九敘逮問
按自河道南徙之時給事中趙漢言黃河變遷無常卽橫流南出亦宜防其北徙宜勿廢宏治中故隄時遣習水者相視緩急預加疏塞以爲有備無患之道總河于湛以河南徙奏裁原設修守隄岸河夫一千八百名折銀貯庫以備支用至是河復北徙漢之遠慮湛之薄識度量相越遠矣詹瀚力圖分水且言利不啻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鬪汲汲

惟支河是問皆急於漕而非以河爲事也治河而不以河爲事河在北則思放於南以洩之而已開北出之隙河在南不思河將復入於北而疎其修防之用河自野雞岡南決入淮渦河之水已微淤而後決也決在南而散漫四出淤者益淤焉得不徙而北也河勢變而斯遷忽南忽北皆司河者激之使然其非水性之無常較然可見矣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河流忽東南注淮安厘市幾大決漕督龔輝就決所築隄實土破舟沉之歷以石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圭

決遂塞

按自河流南徙以後徐邳以下俱淤新莊口外塞裳可渡徙河南下之水漫衍滙注於洪湖久而湖水大長小浮橋分流之水合流同注淮上奔湧浩瀚有猝不及防之勢安危分於頃刻少緩則千鈞難迴而輝能迅速奏功得力在沉舟截流當水湧溜急之時柴土不能留鑿舟加石沉之繼以草土石船質重得地而後工可施此卽賈魯沉船法用以濟變也方河流滙注厘市僉議上聞公曰民危

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何以濟急亟就決所築隄不踰旬日轉敗爲功捍災禦患於呼吸異變之時可謂有功德於民矣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以都御史胡松督理河道

按是時河流橫出瀚以不任事謝去松受代松初議開孫渡瀚主開趙寨趙寨自不如孫渡之省而可久也及新城潰版築松謂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後卒用其議以濟惜不及治事而遽罷陳其學疏請久任漕河都御史非無見也前乎松者韓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圭

士英以不逾月而罷後乎松者方純代不逾年以汪宗元代宗元督河有法漕道通流以不附嚴嵩而罷復命何鼂總理旋改漕運司河易置如馳急傳視河事同兒戲河無淤而不決之事亦無決而不治之理時事至此不特河之修廢弗恤併職河之去留亦不計曷與言疏築之宜也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以連鑛總理河道夏秋澍雨邳州運隄衝潰糧艘數千阻止不進

按辛亥邳州運隄之決病在下源鑛自濟趨邳彈

力疏治遲至十一月後帮四千七百餘艘始就下流勞費已甚因言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黃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始可溯流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時皆以爲確論並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挑浚新莊等廂預爲春運地明年改督漕運五月運卽過淮雖未得治運之本抑可謂勤事矣南北運河形勢瞭如早督過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圭

淮爲行運至捷之機要今用其法冬兌冬開至五月卽有抵通者不獨過淮也然古法自不易矣是年大河忽衝開草灣西橋正河遂淤役久不得塞未幾自塞復歸故道

按大河由淮城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由草灣入海此新衝也新衝之渠不敵舊河之寬深久必復故者事勢之常而改流至數年之後正河水涸墊淤不能安其常者亦勢也至萬歷十六年河水仍歸草灣而故河復淤然淮城之民利淮之稍

遠於河苟且以爲安河防一覽云或有問於馴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應之曰河水仍歸草灣淮城之民恃以安枕矣草灣六十里至赤晏廟復歸正河正河面寬三百餘丈草灣濶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狹小吞嚥不及徐邳之水滯消爲可慮耳今欲挽歸正河人力亦有可施惟清江一帶居民方恃正河之塞爲安人情難於重拂而以水勢度之二三年當復歸正前輩慮事當事不可爲亦隱然以須時然其識力所到自不可易厥後議開草灣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圭

開而復塞先後如出一轍蓋斷之於理而知有不能容納之勢非有他異也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河自徐州房村決而北至邳州運道淤阻五十里明年旣浚水湧復淤

按河自決入穀亭洪流旋轉於徐邳下游入海之道旣壅決口自下而上始由房村及邳復決至曲頭凡決四口已築復決官民困敝日甚嚴嵩當國惟遣祭告河神而已時連鎮移調督漕以曾筠總理河道數年之間十易河督其視司河祇備分水

入漕之用而於河事益貴也又以督河而旋改督漕亦視漕重於河而以司河爲借徑也徐邳十七州縣連年被患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凡數見矣房村之決水灌於邳睢不能下流壅塞會筠請濬老河口增高堰長隄而決溢不止至河患既亟別開支河以殺邳睢之勢無異救湯揚沸而患轉劇也時以六月霖雨新安房村復決阻後幫二千餘艘漕督連鑛往來兩地間至十月運事始竣因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請疏治房村淤塞及浚黃河下流使循故道漲水殘傷之後徐邳滙爲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辛亥壬子徐州房村之決河運之一大阨也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侍郎吳鵬來查議趙皮寨孫家渡三支河

按是時河流南北橫出僉議分水以殺其勢各主一說不能定議遣吳鵬往視初曹瀚請開趙皮寨支河胡松請開孫家渡方純采僉論疏稱趙皮寨河性湍悍恐全流南徙患及陵寢宏治迄今凡十

有五浚率莫能成應罷其役至是漕渠水涸議者復申前說鵬至工自蘭陽南抵泗上相其地形水勢上言黃河上流浚趙皮寨三百九十餘里工費鉅大孫家渡淤塞僅六里費省易爲力引水亦足濟用不須再辦宜行令祇取淤土四尺七寸照舊不必開濬其高阜陂沱之處盡爲挑治一槩使平水小則聽歸漕順流水大任其流溢平漫其河北岸劉獸醫口張家灣銅瓦廂崔家壩等處俱應隨宜修築疏入遂寢其議古稱治河在治之以不治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順水性而利導之若一遇衝決不審水勢輒議開支河以殺其怒買魯河之變前車可鑒停趙皮而稍事孫渡擇輕便易行者爲之順事之道也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開桂陽三瀧十二灘

按水爲地之血脈塞則滯不特爲民生日用之需亦一方風氣所關也桂陽之三瀧十二灘塞滯久矣疏而通之利莫善於此會一經記畧云桂陽有河曰三瀧十二灘向皆鬱於荒翳巨石嶄巖水勢奮擊懸崖而下激爲怒波衝爲深潭停爲深淵不

可以舟細民嘗漁於河壘石其中爲利藪而河之塞弗顧也縣令徐子兆先諮詢民瘼募工興作芟其沮洳平其磽确逾年功成於是諭於衆曰川澤天地之血脈也一川一澤之逆其性皆足以積滯元氣而召之災河流險阻疲於轉運今則血脈周流元氣充溢舟楫之利較肩輦陸運奚翅百倍而魚鹽木石土穀日用所必需者移日可至險阻既遠源流既清通商惠工百貨聚集奚翅重闢混沌昔韓公寓昌邑厥有韓瀧宋公主漕河實濬會通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徐子負俗累而遺萬世之安破羣惑而啟千萬人之利繼之者申阻塞之禁無啟稅舟之條雜成積於不敝庶爲永利此楚粵通氣之咽喉功亦偉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黃河連年水溢邳州沙阻運船出小河口

按小河卽符離河也白康敏用以分水者五代時楊行密攻朱全忠之宿州荏葦埋塞巨艦不能行用小舟直達卽宿遷之小河古所名符離河爲灘水之尾別出於大河以南也康敏治張秋引河入

汴汴入灘卽由此道卒不得其用其道由高柵鎮經睢寧之毛竹岡歷孟山諸湖盧子三村灰骨堆入符離徐溪口至蕭縣南下小浮橋入運河然以灘河之故渠分黃河之漲水灘小而河大灘淺而水漫沉沙勢不能行之久遠而分洩正河之水正邳河受病之源運船所由沙阻也顧炎武云嘉靖壬子邳宿淤淺汎舟自徐而下隨決水至鯉魚山舟爲沙阻不可行駕小舸至下邳舟中望黃河在邳山之麓高過於頂數丈所以常決常淤而抑由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七

小河之洩其勢也當黃流方淤之時汎水直達符離南下不知者視爲改河此維遵諸人之所由借口與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以王廷爲都御史總理河道河督自曾筠後胡植任事五月以孫應奎代應奎任事年餘廷卽受代疏請清理水櫃以益漕運

按自壬子房村決後漕運艱阻當道方憂徐邳冀通海運議開膠萊新河以陳茂禮言寢其議專理漕道而廷於是清理水櫃之請疏稱事有煩而

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今日湖地之謂也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有成績乃設水櫃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爲四水櫃卽湖也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牐壩以時啓閉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流入汶河諸泉之委滙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水勢益薄春夏之交天旱水涸阿城七級之間如置水坳堂之上舟膠不

河渠紀聞

卷之九

羌

可行必借諸湖之水以濟緯挽今四湖俱在而昭陽湖因黃水漫淤已議召佃安山南旺二湖盜決盜種認納籽糧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遂致運道枯澁漕輓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黃河南徙二洪水澀謀海運則迷失故道修膠萊又費而不成王以旂經理漕河議復官湖而東平汶上之民垂涎無已若令佔種一遇水發入湖恐傷禾稼必盡決隄防以滿其望水櫃皆變爲禾黍之場今泰兗之間荒地甚多然必舍彼取此者民田納糧當差寧

拋荒而不顧湖地止認納籽期必種而後已籽粒所得無幾而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天庾輕重多寡不侔今之欲種湖地者倡爲水入不能出之說湖高於河春夏水涸原設水車各三百餘輛車戽可濟且湖櫃之設不但利漕兼可利民泰山以西地漸窪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水旣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隄防稍廢水漫衍淹沒嘉祥鉅野以北又成巨浸所利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卒

不過數百家而爲數州縣千百萬家無窮之害矧湖廢河乾漕運不通關係尤重烏可不慮此因漕梗於河反本尋源爲未雨之計其言具詳本末洞悉時弊爲保運第一要着自新河成後南旺已出河西安山沙漏漫淤馬場昭陽及蜀微諸湖灌輸泉流而節蓄之漕輓通行然泉源雜於沙礫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清復爲難地脈疏濬久疎法制因循坐廢陞科納籽之弊未盡絕也備錄於此以見前人苦心調劑舊章不可忘而慎守勿壞則

於漕運良有裨益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河北徙淤新集流經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按是時大河益徙而北新集至小浮橋賈魯河故道皆淤視故道高三尺有奇潘宮保河防一覽云是年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由曹縣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循蕭縣蘆門出小浮橋入洪未幾復淤河北出單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全

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流遂淤分多則勢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河忽東忽西轉徙無常衝決益甚豫東徐邳皆患之河事廢壞至此皆人事爲之也蓋自嚴嵩當國二十年來正士不得久於其職中材惟知趨避擇利而不爲之謀此所以汎濫而至於北徙也其終至

北徙而橫流旁洩者病在開支出小河自殺徐邳之勢而淤新集至小浮橋銅幫鐵底之河也元時賈魯所開黃河故道由虞城入碭南三十里經碭之狐父達扞秋下至蕭縣出徐州小浮橋入漕至是河流變遷將碭南賈魯舊河淤塞北徙直趨東北出碭山之背距縣二十里戎家口達徐州茶城入漕碭山縣志明時大學士沈鯉議將黃河自虞城之黃堍壩堵塞改開新河於碭城之北兩岸築隄河形在碭山鼎新回龍等集南河全考黃堍口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全

乃賈魯舊開處也改河由夏永及蕭碭宿睢地方至小河口入運而新集故道遂淤楊一魁以河雖南出符離而河水分流一半由舊河下徐州遂議不治汎濫無已潘宮保奏復故道云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淤嘉靖年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迹見在可開劉東星謂河自商虞而下至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嘉

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此河遂淤然河雖橫流而故道則依然尚在也河自賈魯治後至嘉靖三十六年北徙中間二百餘歲雖漫溢靡常終歸故道當時往往畏其功鉅役重不專力疏治僅開支河濟運水緩沙沉壅而致溢至徐邳梗噎水無所歸焉得不徙而北也然河流南北變勢雖易故迹而由歸德至徐之道至今不改坐視廢壞而不爲之治至河淤而漕亦塞何菴諸人更番移調若以河無預已事而不思河之足以病

河渠紀聞

卷之九

金

漕也至河不復故更引之他去以厚其敗會廷和不得辭其責矣賈魯河自新集下卽古汴渠道迤下爲商邱之丁家道口再東則虞城之馬牧集再東則礪山之韓司道口牛黃壩今老黃河故跡尙在東南則蕭縣之趙家園薊門集折而北出徐州北門小浮橋卽今所行之河道也其地岸高底深水勢安流河行日久新淤浮沙易治乃以分洩水勢壞歷久不變之河卒至水橫南北而周用方侈爲高論謂治溝洫以容霖潦直以言爲市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濬兗州府城河以利運宜民按志稱兗州府城東有壩曰金口壩之上西偏曰金口牖所謂黑風口也堰沂泗二水導入牖口抵府城東門繞城南復折而北經西門會闕黨諸泉西流七十里抵濟寧東城外遠而南與洸汶水合而東出天井牖者曰府河堰初土築後易以石年久衝激石圯水橫原野爲害民田至是修築舉廢疏壅功成民運兩利王廷濬府河記云嘉靖戊午余承命總河詢知金口堰坍塌狀委官勘辦增高

河渠紀聞

卷之九

金

尺有七寸以次濬渠自黑風口至濟寧馬驛七十餘里集夫興工取河渠挑出之土加築兩岸河隄深廣高厚視昔加倍功成水由河渠行不爲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出亦數倍併利舟楫戴村築壩過汶水分流入會通而濟寧以南河漸行地漸下不得不截沂泗合流濟運而濬防塌拽之具因循毀敗乃溝海陸故道修膠萊廢河亦已左矣昔治水者引漳導汶以利農而轉漕之功弗聞堰洛導渭以利漕而佐農之績罔著茲濬一河而復渠之利

卽去渠之害務一而兩得者是之謂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以林應亮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十月起胡植再任總河四十年四月召植還以王士翹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任事五月坐罷以吳桂芳總理河道甫逾月以李遷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四十三年以陳堯爲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按河自分支北出司河者六易其人束手無策已而北出之六支皆淤河由溜溝入漕淤數十里復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決新集塞龐家屯出飛雲橋漫成巨浸南注秦溝直射茶城出徐州時方議疏上流之淤而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漫淤沛以南運道大爲漕害引漕舟由湖陵城入運始得如期而河橫流如故白莊敏引水由符離出小河口不久卽塞下流平漫填淤黃水不能暢出會廷和開支河出小河口而新集故道遂淤支河不久亦塞南下之道澁勢必漫而歸北出飛雲橋者散爲六支出堅城者分爲五支分多則勢弱勢弱則沙停離爲十一河分流

而淤更甚矣劉松石論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形有云河水至濁下流東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驟退則淤河從高地建甌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則漫溢成淤故河底常高中法冬春僅深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無長江滙流之淵深無湖陂滄蓄之游蕩無羣山高陵之東隘南北橫衝日久悉成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潰一遇異常盛漲水盈隄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淺者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三

淤墊成岸卽幸通流順直成河不久河底兩岸以漸而高遇水驟漲不得不徙流別出此黃河善徙易決一定不之形勢也又言河性湍悍如殺大河水勢必開上流支河支分而流緩必淤支河或不順勢雖開亦淤淤則水滯不行而必變變極而四出則有六支五支十一支之分岐推求其原因由下流壅塞汎水無歸而橫出亦緣上流水勢旁分正河洩氣而受淤故分流北出之支患在堅城飛雲而實在符離之成河至符離亦淤水不得復由

其道豫東徐邳所在瀾滿愈分而愈不可治也是時汴梁河決逼汴城漸成橫溢巡撫章煥議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以暢其流鑑於水分淤停之爲害卒止不行司河大吏遷調無時席不暇煖卽欲圖治而不得矣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十一派之河俱淤全河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湖坡從沙河至二洪十一月以大理寺少

命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全

卿潘季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初陳堯內用以孫慎代慎被命遷延不卽受任劾去因有是

按此季馴督河之始也河自新集淤後奔衝東西靡有定向水得分瀉者數年然分多勢弱淺者僅二尺嗣上六股皆淤統會於秦溝至是大決十一派之河俱淤水汎異常出飛雲橋分爲十三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由沙河達於徐州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全河備考云

終嘉靖之世河之入漕爲梗者六其決口歷歷在穀亭孟陽湖陵廟道口間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爲大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劉天和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爲利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流爲漕利亦垂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縱橫至乙丑之全河逆行爲從來河患所未有事窮則變於是有人思成盛應期新河之績者時朱衡兼理河漕巡行決口舊渠已成平陸應期所鑿新河故跡尙

命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全

在其地本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遂議開新河築隄呂孟湖以防潰決而季馴則以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留城舊河宜濬新集以下故道初淤可復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由是二人有隙當時所急在漕經理漕河率用重臣漕河之費亦極浩繁河出秦溝茶城歲淤濁流灌漕渠入昭陽湖大梗運道急則爲治標計議開南陽新河爲運道以遠河患亦猶劉天和之專濬魯橋急先務也於此而溯源治河持新集之議使由河

及運宜其齟齬不入矣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復遣工科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工還言新集以下黃流已棄之道水淖難復新河開鑿費省利便宜用衡言開新河兼採季馴言不全棄舊河議遂定

按是時季馴復持故道之議廷臣多以為然復勘議上源地衡言河出境山以北則牯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橋四十餘里間兩利無害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淤改從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九

華山分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之南運河可資其利上源河形已淤新淤無可駐足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築壩攔截為力甚難於是悉從衡言築馬家橋隄三萬五千餘丈石隄三十里創利建珠梅夏鎮西柳莊四牯遏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入洪季馴分工受事接前所鑿新河故迹役夫浚之自魚臺南陽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濬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躬行畚鍤間十旬竣事馬家橋土石隄工亦竣沛流斷絕黃水

不東侵漕道以通方工未成河復決沛縣敗馬家橋隄議者紛起至新河成乃止河成於支流散漫之時避黃之侵漕不為害胡世寧之倡議於先盛應期之刻期奏功至是始得底績一成不易而為後利也

是年十一月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憂去仍以朱衡兼理河道遂停議上源

按是時南北支河盡趨秦溝河勢益大漲水聚魚沛衡開新河以便漕而於新集故道之議力陳五

河渠紀聞

卷之九

九

不可賈魯河遂不復矣河自新集匯流入徐據建瓴之勢下游邳雖淤高不能下達始轉而北趨分散各出分久力微水勢游蕩所在沉沙自徐沛而邳雖自宿桃而山安皆其淤漫之所矣衡與季馴同理河事衡意循盛應期之舊跡季馴思復賈魯之故道其說皆是而意各有主衡以治漕為先季馴以治河為急意在治河則以新河水湧土淺勞費不貲為可緩之功而欲移其費於故道也意在治漕則以故道費重難成為河流已棄之土而欲

移其費於新河也明時帑藏空虛一有不繼前功盡隳衡言是矣其時當事諸人所急急求安者惟在於漕從衡之言漕可不爲河侵從季馴之議力將憂其不繼故舍馴而從衡也至權其輕重則河尤重於漕蓋河可以兼漕河循軌而漕不爲患漕不能兼河河橫決而漕亦受衝信如季馴之策開二百餘里之新淤與浚二百餘里之木工孰易孰難也築數里之橫壩與築馬橋四萬丈之土石隄孰省孰費也若大濬新集故道築塞南北之舊渠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全

全力并注於歸徐一道則水力峻利邳雖以下之淤沙可刷海口不浚而自通洩瀉或有不及亦可開徐昇三義等壩以殺其流至衡所隱而不釋者惟以開故道則水不能至茶城新河漕道中隔而不知有小浮橋通微湖之故道可循也小浮橋在徐城東北角古汴泗交流之地唐宋以來運道橋浮水上比舟爲之東岸有舊河形通微湖舊於子房山北建雙牖以時節宣南臨大河東由舊河形入微湖三十里可達既無慮黃水擁入亦無憂湖

水不繼河循故道南下漕從小浮橋北上不相侵奪視衡所築之茶城相去幾何衡以茶城爲受河入運之樞而黃流衝漫多有淤淺新河成後時復爲患竟有人力所不能及者孰若小浮橋依山建牖甕河利運歲守南北之隄東水攻沙而河自安流旁通小浮橋之運通湖濟運而漕不爲害衡言復故道五不可遂停議上源終明之世故道不復至於潰及陵寢運與河終始至我

朝定鼎之初黃河自復故道迄今不改季馴之言信

河渠紀聞

卷之九

全

矣而人事之顛倒亦實有不可解者如衡所開之新河卽前三十年盛應期所開之河而應期以河免官衡以河進階豈成功之遲速有時而事之休咎皆在於人與然衡當橫流奪運之時而能循故迹開後來漕運之先路其功亦偉自有不可少者惟衡所見在近季馴所見在遠治黃而運在其中堅執前議以持大體必求濟事而後已豈不與和衷之常理論也

河道紀聞卷之九



河渠紀聞卷之十

明穆宗隆慶元年夏鎮新河成

按新河自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盛應期於昭陽湖

東別鑿新渠通漕功垂成而中止及此將四十年

矣朱衡以決河潰入昭陽湖淤運仍踵前功議開

新河力排異議懲不用命者濬河自南陽至留城

凡百四十里留城以下仍濬舊河又引鮎魚諸泉

及薛河沙河注之築馬家橋隄遏黃水入秦溝工

未成會河復決論者謂衡故典難成之役以倖功

河渠紀聞 卷之十

給諫吳時來言新河受費嶧鄒滕諸水以一隄捍

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

洩其水入赤山湖而運始安功於是成方施功時

咸懼功大難成或以夏村迤北地高不能接水三

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阻滯馬家橋築隄

五里微山取土不便又水口投埽勢必不堅恐難

經久而公以沛患已極第則變變則通往時舊河

淤塞未深今黃水伏槽無日豈可安土而不為通

變之謀故決計求成于慎行鎮山朱公行狀云公

奉命行至徐方行視河所決道漲為平陸浚之沙

隨水壅淖不可足其旁橫流汗漫舟行樹抄力無

所施遍詢吏民父老得新渠規度焉公念新渠在

昭陽湖東河即橫決得湖而止勢必不來規以為

渠宜無河患上疏得請慮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

交睫手不停書六月正午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

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以

夫役多疾親行厥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戴

其恩義有流涕者聚眾十餘萬竟無他虞明年丙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寅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徒賈販不通

流言新渠不便勘實仍如初議渠成萬艘流通頌

聲大著蓋實錄也三十餘年未竟之功至是底績

人事之奏合亦有因時而起者矣

是年新河決三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發壞運船數

百淹沒田廬命朱衡治之

按是時議新河有三難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

河易衝沙薛二河與趕牛溝之水會於三河口夏

村迤邐數十里地勢居高新河近接青源充以南

設嶧鄒滕之水畢注而止捍以一隄又當大山瀉下之勢不能容受積而潰溢四出者勢也衡乃於東邵開支河三道洩河之暴流於薛河則築王家口壩牙裏溝等壩開支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浜溝於沙河則築皇輔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出滿家湖坡入南陽湖三河口匯流西注湍悍難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甍衝擊彌甚泥沙填壅之區潦則懼衝旱則懼淺既築隄以防馬橋之淺復開支河以分其派而於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口築隄益以啟閉之開治其源疏其委而難者不難矣

明穆宗隆慶二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大立總理河道

按自改鑿新渠遠避河流舍卑就高漕運安利昔測量水平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魯橋以南啟閘立澗舟行半月始達兗民增牖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至是牖不煩啟閉日可行百餘里汰牖官五夫役六千餘以

其儼直爲修渠費河工隄堰牖壩分地程功茶城西岸曹單河隄屬河督經理南直隸淮河口等處山東臨清德州等處河南虞城夏邑等處決口屬各巡撫經理竣事大立又開回回墓河通昭陽湖湖陵城河口以洩坡水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灌湖下腴田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而蓄洩有資又以漕渠視黃河爲通塞請及時疏濬下流建築遙隄以爲備防失時不修隄防者嚴懲怠擊惰之法先事之綢繆通河運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四

無不至矣

明穆宗隆慶三年七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受其害翁大立請於梁山之南別開一河引漕避秦溝濁河之險是爲加河

按自新河既成大開鴻溝廢渠自昭陽湖達鴻溝自留城凡新河餘流舊河積水浸昭陽湖者俱得宣洩而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大漲決沛縣決水橫溢沛地秦溝濁河口淤沙旋疏旋壅山東莒郟諸處水溢從沂河直入邳州復決睢寧之

曲頭集王家口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百
八十里皆淤漕艘二千餘阻邳州不得進大立言
邇來河患不在河南山東專在徐邳欲先開泇河
爲運道以遠河勢俾徐邳勿資河漕且謂權宜之
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
洪水從馬家橋入泇口出邳州則可避秦溝徐呂
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灌河水陸通行徐邳東鄆
之民得漸復業朱衡亦言國家初置漕運悉資泉
流自景泰以後黃河入運奪漕爲河淤沙歲積不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得不藉黃行運歷考往代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
臺而沽頭上下諸牐盡廢趨邳遷則決野雞岡下
毫泗而徐呂二洪頓涸新河旣成魚臺可保無恙
茶城以南之黃河必盡斥遠乞熟計泇河之議旋
以開深鑿石築湖之難寢其議惟趣築茶城南北
長隄爲專事徐邳之道徐邳益不治而是時決水
奔流至淮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
信二壩寶應湖隄崩蓋河病而淮亦病矣

是年七月河決淮安方信二壩清河抵淮安漕道淤

按是時大河溢決黃水倒灌清江一帶填淤漕道
阻滯御史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
河海衝流之會沙泥旋聚日就壅塞宜以時濬治
時朱衡被召將還上疏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
隄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
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黃水與淮水會則在清河
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
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
力也黃河湍悍挾川滌之勢縷隄兩岸築束不使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六

旁潰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
人力勝水性清河之淺應視黃河漲落時輒挑河
潢導令淮水衝刷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清江
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於黃水
盛發時嚴閉各牐使毋得沙淤此清江治淺之大
畧也黃河水勢浩瀚不能禁其不來倒灌勢所不
免惟在馭之有法蓄清禦黃爲不易之定規變通
用之人力可濟水力仍不越以水治水之道耳
是年開湖廣竹筒河以洩漢江

按漢水故道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
江水合三水頂阻迴環滯蓄多填泥沙自古遷徙
不常郟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
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廣故多遷徙潯河之間大
半滙爲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
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分流殺勢湖渚爲
之壑三流爲之瀉故先年安襄一帶雖遷徙而無
大患明自正德以來潯河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
日以壅滯嘉靖初年安陸石城故道既洗沿山灣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七

水壅更甚數決荆門沙洋鎮和廟等隄至四十五
年大決襄陽郡西老龍隄宣城故道改徙鴛鴦新
河而竹筒河淤塞十餘里下流又日澀阻水患多
在荆襄安陸潯河間矣金世隆徐學謨先後條議
估修踰二年功成漢江之水始有所洩而不溢防
患在於修決隄尤在潯支河之淤老龍河爲漢水
所潰則隄之治其標也開竹筒河以洩漢江治其
本也水下澀者上必湧治其本而安流矣

明穆宗隆慶四年六月大水山東沙蘇泗汶諸水驟

溢決仲家淺由梁山出戚家港合於黃河七月黃水
暴至茶城復淤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
十餘里給事宋良佐劾大立治河無功罷去

按是時泗汶山水大盛合黃並漲運奪於黃黃不
可挽運不能待大立言水由梁山下出戚家港合
於黃河宜逐加開濬依山築隄避秦溝濁河歲歲
漲淤之患黃河自漢以來未有能久治不決之術
惟在因勢利導以遠黃保運不與水爭尺寸之地
並以濱河之民重罹水患繪圖陳情爲弭災消患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八

之謀用心良苦然自河分六道更析爲五十一派
之漫流決溢滋甚一變爲溜溝再變爲濁河又變
爲秦溝變愈速而淤愈甚自徐以下河身半爲陸
地乃欲疏上流以求分洩之道而水無所歸別開
一河以求利運之方而功難猝就於是豐沛之患
復移於徐邳茶城旋淤清口並溢而怨尤隨之矣
時議者言治河惟以塞決濬淤紓目前之急無庸
多開故道以殺河勢謂漢武力罷於瓠子之工宋
人禍基於回河之役孫渡趙寨之分流費出不貲

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約束者其言似為近理而河事當糾紛之時亦有知勇俱困者矣明穆宗隆慶四年八月起都御史潘季馴總理河道九月河決邳州自靈璧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散溢睢寧出小河口是頭灣八十里正河悉淤鳩工盡塞決口濬匙頭灣新淤築縷隄三萬餘丈正河故道以復

按此季馴再任總河也是時河變已極前後濬治無功議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之支河而支行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九

六

阻淺又欲棄黃運而從膠河沭河海運入異其說於是起季馴治之季馴治河惟求復故道上言老河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以致本河沙淺漸至河徙故道遂成陸地余河勢直趨潘家口中間止隔丁家道口十餘里迤下河形尚在嫩沙新淤見水即可衝刷修而復之建旣直下河身淘刷深廣曹單虞夏豐沛永無昏墊河從南去離運甚遠無虞秦溝復衝茶城亦免淤塞奏報可役丁夫五萬

先開匙頭灣盡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之淤故道漸復馮敏功記云公至治博訪羣情多以故道不可復有欲因決勢而疏導者公謂河流夾帶泥沙急則沙隨水滾緩則水漫沙停比年因水勢散漫沙底墊高容受漸少每一泛溢輒便為患今舊河廣且百餘丈深且不測若仍復舊河中開小渠引水衝刷兩隄夾束使不散漫則水勢歸漕淤淺漸去河身自可復舊若就新衝水勢散漫湖坡平淺不能復深伏秋水至必壅不下徐邳之間將沉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十

底此必不可羣議乃定於是發淮揚徐及廬鳳山東河南夫分司道官為五工統之公指示方略畫地課工羣工齊奮逾月渠成縱水歸壑淤沙漸刷河流乃通時築決之工張擺渡曹家二口已完曲頭馬淺王家三大口亦已有緒翌日風雨驟作不止兼以黃河桃花水漲會山東諸泉並至水復大溢瀾漫淹浸新舊隄防潰決殆盡復決閻家口油房口曲頭舊口之東王家舊口之西房家青羊白浪淺與諸小口凡四十三羣情大駭役夫懼且潰

公時患背疽乃裏瘡而出撫慰勞來身自督率示以必成衆志復定晝夜率作工料濟用於是諸口漸合而縷水之隄亦漸成四月七日麥黃水又大至狂風挾水勢復衝決閭家口之西及半戈山之左右公督率益勵親守築口六月三日堵築之工成畢先是淤河多淖沙人立輒陷工不得施公命以木橫沙面決半瀝水左右互倒水盡沙乾工乃得施決口懸溜數尺噴沫成雷負土入水輒便消去公命以大埽截流緘以巨纜旁植巨椿其當衝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十一

之處湍猛溜急椿折埽滾勢難猝就乃復相視緩急偃仰合度卒復壓以厚土勢若岡陵衝乃克定築隄捍水浮沙既不能堅而實土又爲比年流沙所壓必深掘至尋丈及遠取民間空基與隔河運取山土往來力役竟日不能數筐公命囊土程衡唱籌課役土功乃集於是兩岸屹然河流受束濬刷淤沙深廣如舊四百萬漕糧飛帆直上雖伏秋水三至懷襄徐城而曲頭以下凡公經理之地皆得安流如故公之隨地制宜實心宣力具詳於記

中而因勢利導之機宜無不曲盡以至竹頭木屑之必親風雨晝夜之不息險阻艱難之備嘗蓋皆能人之所不能忍人之所不忍非有誠心貫注於其間未易言宏濟之略矣

是年廢魯橋牯改月河爲正河

按棗林牯下東岸水口曰魯橋泗水入河之口也明成化中建牯於此以受泗又埽里小牯遏泗入漕凡沂之下流通埽里河鄒之諸泉入白馬河並濟魚二州縣等泉各出魯橋入運爲魯橋派此舊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十一

制也泗源出陪尾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作金口壩於兗城之東遏泗南趨卽隋文帝時薛胄於沂泗之交積石爲堰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者夏秋水長啓牯使南流會沂水由埽里河出師莊牯冬夏水微則閉牯令由黑風口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德水至濟寧出天井牯長編云泗水自魯橋入運濟漕棗林牯爲泗河派棗林迤北六里至魯橋月河長一千一百六十餘丈今改爲正河泗河出魯橋水道

迂遠改入師莊多濟一牖闢白馬上源導入仲家
淺迂直高下之數不侔河之遷改無時牖之興廢
隨之胡渭生言泗水歷曲阜滋陽至濟寧經鄒魚
滕沛徐邳宿桃至清河入淮此禹跡也今其故道
自徐州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
名矣泗由魯橋入運直達於河淮徐州亦不得循
汴泗交流之舊矣豈獨魯橋一牖不復歸流之舊
哉

明穆宗隆慶五年復設遮洋總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十三

按此因徐邳連歲水患而思海運也遮洋總之設
自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罷海運惟存遮洋一總
運遼蘄糧至後遵行不改嘉靖初以漂沒糧運而
停後覆行之尋復革至是從宋良佐言復設存海
運遺意以徐邳運道之時浚時淤也萬肅卿言徐
邳之患由邳河之淤邳河之淤由先年河行房村
口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
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知徐邳之爲患而專治徐
邳惟有束水歸流使復還故道耳未有以海爲安

者也而當時東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
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商賈所出入
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風
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殷
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
保無虞請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
漕督王宗沐力主前議詔如議行自淮入海由雲
梯關東經鷹游山歷安東靈山膠州鰲山大嵩諸
衛皆洋面自海洋所歷竹島靖海東北轉成山威
海寧海諸衛皆海而自福山之罟島至登州城北
新海口歷岬岵島西歷三山島萊州大洋海倉口
自海倉西歷淮河口西北歷侯鎮店自侯鎮西
北大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凡三
千三百餘里嗣於卽墨福山島壞糧運七艘漂米
數千石潮軍丁十五人侍御交章論其失始罷不
行蓋風濤之險固不可測而亦由徐邳患亟爲不
得已之計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十四

是年十二月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冠帶閒住

按是時急於漕而不急於河邳河大工告成又以築隄過早船行新溜爲辭坐季馴以報功邀敘之罪從雜遵言也遵自邳河勘工還言王家口初決時黃水盡從漫坡南流出小河口使季馴稍緩築隄漕船盡出漫坡則可避新生之險乃反驅就新溜劾季馴坐視漂沒騰章報功且謂治河無出朱衡右者於是罷季馴仍以衡總理河道亦如排上源之議矣王錫爵序宮保行狀言公復以故節來蒞事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申時行言公塞決時淫雨連旬水驟至幾沒公趾不爲避萬衆野處公往來拊慰不憚劬勞嘗乘小艇行河風雷大作震撼波濤中幾覆絳樹杪乃脫父老神之爲潘公再生識其處季馴復任年餘塞十一口築隄三萬餘丈大疏匙頭灣八十里之淤使河克復故道迴瀾安流可謂盡瘁不遑著有成績者矣其時民心愛戴道路之口傳聞至今糧艘行黃溜中逆挽而上鮮有不覆沒者我

朝司河諸公開河避溜由泲而皂由皂而中積日累勞始保安全其言逆流挽運之艱耗折之多歷載志傳不獨季馴司河始創有其事也且糧舟逆行洪溜必資風帆風帆轉折變起倉卒若擱淺膠舟司河職咎旣行新溜水深可知終明之世徐州而下皆以黃河爲運河從未聞有以逆流覆舟而重譴者有之自季馴始至從雜遵曲說謂季馴築塞過早以致船行新溜若緩一月漕船可由王家口漫坡南出小河口蓋是時邳州河決舟皆由小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六

行高柵至徐官屯復入黃河故道主是說掩別出小河之失而陰梗復故道之議夫船不行已浚深通之大河而行決口百八十里之漫坡淺深高低篙工無從識別高低則有折裂之患淺深則有膠擱之虞况築塞大事時至不能少停其理淺近易明而反棄回河之大功信師心之曲說使河終不得復由其道論者惜之馴通達河事雙溝之役一試輒效而排擠若此馴與衡不相能馴去而衡來後之人不能無遺憾於當時之秉成者矣

明穆宗隆慶六年復起萬恭總理河道罷泇河之議
專事徐邳

按當時清河至茶城以黃河爲運河築長隄自茶
城至宿遷小河口防黃水之出而正河淤也復自
茶城屬之曹單縷水舊隄并繕豐沛大黃隄防黃
水之入而淤正河也築沛縣窰子頭至秦溝口隄
七十里接古北隄防河水之衝而北徙也恭以東
南貢運全資河道徐州以上河廣廣則水有所匯
而繫迴徐州以下河狹狹則水無所容而汎濫故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七

欲河不爲暴莫若令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若
束水急而驟使由地中行舍隄別無策中畫地之
約下募夫之令六十日工竣河流順軌沿隄分段
修守是年黃水大發三隄竟不敗河泊而運亦治
汪武曹黃河考言翁大立請開泇河避黃全運潘
季馴萬恭尼之而止並以朱衡萬恭專事徐邳舍
泇河良策惟務築垣居水且云明初大河南北分
流及大行隄成盡塞北流猶分南流入淮之道如
榮澤之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寨祥符之董益口寧

陵之五里鋪楊村鋪睢州之地邱店野雞岡分流
從亳壽諸州縣入淮後南流道淤季馴築隄束水
北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道南自虞城以下無
入淮之道大河洶洶盤束迫蹙於一道中隄日加
而河益高盡淮徐之土無益於徐邳適以益其怒
而恣其暴其意以分洩爲主避河爲用而病泇河
之不亟成也大立初議別開一河以避洪流棄故
道就新衝季馴主復故道其時黃水聚於徐邳靈
壁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正河淤八十餘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六

里奔走於疏淤塞決之不暇固難舉未能卽就之
泇河就緩而棄急及疏築工竣河復故道未聞大
河迫蹙而不能容也至朱衡萬恭繼事河已歸故
徐邳隄未完固更加修築自徐以下長隄功成正
河安流漕道大通亦未聞以束水而妨運也開泇
於平成之日保運利於避黃開泇於橫流之時治
河急於治運有明諸人祇知以漕爲事至以運避
黃而得所安則河非所計故視復故道爲迂視開
泇爲急而嘗季馴隄上加隄縷隄外復築遙隄歲

決歲補而決不止也治河考並主其說以分洩可
以紓禍而潘萬諸公束黃歸故之苦心捍黃全運
之大計不可不深思其理而考論其時也
是年始築黃河南岸大隄

按此南岸築隄之始也黃河經行故道出大河南
岸之北河人不呼北隄呼老南隄自陽武大決河
從於南隄出河北卽以舊時之南隄爲北隄而南
岸未設有隄也郡國書云黃河南岸舊隄自開封
境至蘭陽趙皮寨止趙皮寨東經丁家道至茶城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九

五百里未有隄自雒遵奏築始遵言茶城以西至
開封府界爲黃河上源兩岸長隄多缺北徙則張
秋堪虞南徙則二洪告竭北岸築防接窰頭古隄
過北上之衝南岸自趙皮寨續舊隄絕南射之路
鳩工起蘭陽至虞城武家莊二百三十里有奇副
使章時鸞督數萬之夫七十日竣事隄虞城以上
俾上源水有所束得衝刷之宜不隄礪山以下俾
下流水有所容無汎濫之患治水筌蹄云河南上
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水趨其所

下攻其所弱有倡南隄之議者是徧河使北也北
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
壩則徑決魚臺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南決
之禍小北決之禍深權衡於緩急輕重斯爲通論
非偏見也北決穿運爲大患數百萬天庾豈容少
滯患連三省不能久待隄北地低數丈一決則建
瓴下注塞決則急溜難回決水衝出深潭下至水
泉活沙浮動土埽到底難以閉氣往往棘手歷來
銅瓦廂金龍工塞決皆遲至數年之久其明驗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十

然明昌至今大河不北去而南來南岸亦重未有
舍南隄而不設者惟畫地分守修防之功倍嚴於
北隄爲急務耳南隄不可偏廢也
明神宗萬歷元年淮南北大水徐州黃水溢壞房村
隄南下合淮截漕河東出水漲彌月方消河督萬恭
塞之仍列國初以來治河之法及今所採水深淺之
處以聞

按萬恭築沛縣隄至秦溝口接古北隄及徐邳逼
近河身之隄新隄外別築遙隄如重門待暴增續

禦寒用朱衡言也衡覆朱南雍疏言治河之法杜弊銷患者上則隨時補弊或築隄岸以防其奔潰或建牐壩以嚴其蓄洩或導合流以盪其壅滯或採上源以遏其衝突此外更無奇策如徐邳之遙隄豐沛之長隄茶城之合秦溝清江口之合淮水武家口煉城銅瓦廂之預築埽臺河南山東之大黃縷水等隄加培高厚凡皆事於隄也治河考言朱衡築縷水隄自茶城秦溝而西潘季馴增築塔山長隄而鎮口牐以西遂皆有隄衡初議築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自窪子頭至秦溝口七十里接古北隄此隄自秦溝而西者也自茶城至秦溝此隄自秦溝而東者也又於徐邳逼近河身之處皆有隄以防黃流逸入潘季馴復築塔山長隄迄於鎮口以西直達茶城凡以漕去河近多爲之防捍黃流以通運道衡築於前季馴踵於後萬恭更因衡言而繼成之可謂三人同心矣衡覆朱南雍言治河築隄岸建牐壩溢壅滯遏奔衝與季馴固隄束水之道無二當時議者言衡恭繕河工專事徐邳惟務築垣居水

如楊一魁謂季馴築遙隄以束全河牛應元謂徐州河決築長隄以束水者衡恭於季馴亦稍分謗矣至以衡主開新河季馴議復新集故道謂爲各不相能而實非所主之有異也季馴以新集爲先務意在治河以通運衡議開新河欲全運而避黃其意皆主於正而爲用有先後緩急之異賢者之過不可與妨功忌能之輩同類而共道之也是年復設淮南平水諸牐儀徵江都高郵寶應山陽設牐二十三濬淺夫船設有差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按是時高寶諸湖隄歲議加增隄日高而水益漲湖周遭數百里受天長七十餘河之水障以百里長隄舊制設數十牐於隄間日久漸湮恭於沿隄復建平水牐以時蓄洩其言曰祖宗之法但許深湖不許高隄取河之淤厚湖之隄牐多則水易落而隄堅濬勤則湖愈深而隄厚比年每壞一牐卽湮一牐歲月旣久諸牐盡湮而長隄爲死障矣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積久湖水捧起而高寶爲孟城矣湖漕勿隄與無漕同湖隄勿牐與無

隄同牖欲密欲狹欲平水密則水疏無脹悶患狹則勢緩無衝擊患平水則湖溢水從上過湖湖牖底截住無啟閉之勞高寶諸州縣無潰隄昏墊之苦復設淺船淺夫疏淤厚隄河深隄堅久自無患治水筌蹄云萬歷元年治運河測河深四尺餘者止四五處通河三百七十里所淺無幾餘皆五尺至一丈極深至一丈八尺而止淺夫淺船治之月計之工也凡四尺者濬至七尺而止運舟用水三尺高寶諸牖尙可洩水四尺河岸亦高四尺一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固隄一以利田此卽但令深河不令高隄之意也故法曰凡濬法深不得過四尺博不得過四丈過博則水從旁過非惜水之道務令舟底僅餘浮舟之水船旁絕無閒曠之渠所謂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東上水如瓜儀濱江牖春運江湖未盛潮至則通潮落則滯潮帶漕水同落漕渠愈濬愈滯置壩於牖外與江相接之所留舊潮接新潮渠不直洩而濬亦省濬牖漕之法有二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用刮板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用爬杓

此治運河之淺通變咸宜者也肅卿治黃河亦通其用運與黃水性異勢治法亦異用治水筌蹄云治黃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如牆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乘流衝去之效莫覩也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黃流直去不能以人力勝虞城人爲余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也欲深南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則南北隄兩束之衝中堅焉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中自深此借其性以役其力也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爲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爲之固隄令漲可得而踰也漲衝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隄復障急流使之別出而隄外水皆緩則隄之外悉淺爲洲矣余試之爲茶城之洲爲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事處事其理同也其用視濬牖漕之法更多變化河之悍急遷徙無常因其性而爲用也如何勢北來激之使南隄壩激之也浮水去而底溜存水至成淤矣隨宜布置

此又法之通變不窮者也

是年七月霖雨連旬汶暴發丈餘閉柳林寺前二牖
斷南流令全汶上源北歸鹽河入海下源悉北歸張
秋由天津入海

按山東水惟汶最大汶大小有二大汶出泰安仙
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陰至靜封鎮合流遶徂萊
山陽與出新泰之小汶會流抵東平東阿元初畢
輔國堰堽城邊汶入洸南入淮泗猶未分流於北
至元中分流入濟通漳御永樂中會通河成始絕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濟引汶築戴村壩邊令出南旺南北四六分水伏
秋暴漲出南旺奔濟寧者勢盛則衝過沂泗之水
天井牖咽不能下而濟寧東偏膏腴盡淹溢南陽
則斷諸隄左偏獨山湖不得疏洩右奔入昭陽二
湖魚沛騰成淵東南射茶城助黃河暴流故閉柳
林寺前二牖使分由青州天津入海至諸牖漕以
汶爲主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
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
皆輔汶南流者也汶水微於春夏之交而灌輸方

盛湖水溢於夏秋之交而運事已竣故節宣諸湖
爲濟運第一要着秋終悉閉之收蓄以待運春終
漸發之以濟運此定法也而南北分流命左則灌
濟寧命右則灌臨清轉運最靈者惟汶是年臨清
滯運萬恭司河令尾幫入南旺閉南牖邊汶全趨
臨清一旬而六千之艘盡出板牖此所謂役水也
故北運未通之前引洸入濟汶由戴村入海至邊
汶絕濟入會通洸河不再濬懼汶流南下而涸臨
清之運爲因時制宜之道閉柳村寺前二牖卽由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遺法推廣其用以智役水之機括盡於此矣
明神宗萬歷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戌刻怪風猛雨入
夜更厲拔樹撤屋東海大嘯黃淮並溢水淹徐州城
決邳州婁兒莊茶城至邳州運道淤阻

按是時淮揚徐河海並溢給事鄭岳言運道自茶
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茶城有冲淤之患徐州有淹
城之厄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去年奉差過淮正
值水發民居漂蕩父老言自嘉靖四十四五年河
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

自淮而上河流不返泥水愈淤於是邳州淺房村
決徐呂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今不治海口之
沙乃日築徐邳間隄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
爲魚未有已時言者交章劾恭不職罷歸河工畛
域之見最易誤事居於北者惟恐河之不南居於
南者惟恐河之不北故徐邳築隄束水而人卽憂
其以淮安爲壑不問清口之何以淤惟稱海沙之
不能出不問海沙之何以去惟冀黃流之有所分
以爲分之而黃不我侵無慮其他皆畛域之見膠

河渠紀聞

卷之十

毛

於中聞者亦爲所誤羣而和之伐異黨同河患數
十年不息徐邳故道卽今黃河所行之道自賈魯
至今四百餘年不改者不聞爲隄近河深而廢隄
不修亦未聞大濬海沙而河自深海只自通萬恭
陳奏原委鑿鑿可信修守逾年河漕晏然而撫築
垣居水之說以實恭修防不職之咎所謂舛也恭
去而河事勢如亂絲卒未能改絃更張而賡之以
安軍國之大計生民之大命逞其胸臆以亂是非
壞全河傷大體而莫之顧恤明季紀綱不振不獨

治河一事而河尤甚防河守隄尤畏風濤徐邳之
淹決風爲之也肅卿言前時房村之決黃呂梁以
巨舟數十障於決口風濤遠淨然河隄千里舟不
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隄
岸則以秫秸粟藁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細把徧
浮下風之岸爲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擊
細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
內排擊弗及丁夫却於隄外幫工此風防之訣也
然至怪風拔木則又非防所能及矣又言河決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天

患如有決而下無所洩者曰溢決不必鬪水搶
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通
決此不可少需搶奪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成河
身則正河流緩而淤余於房村以搶築法塞之正
河卽安又言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
盛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消長觀
始勢而知全河之高下皆燭於幾先其精敏類如
此著有治水筌蹄一書條理分明多可採用其言
行水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善治者蔽以

二言曰毋借費毋掣肘尤得要領追溯宋禮治河功請諡康惠皆識見之卓卓者史稱恭彊毅敏達一時稱才功未竟罷歸論者惜之

是年四月淮徐等處大水議開草灣潘老黃河及石碓諸口以備分洩

按是時傅希學總理河道淮揚徐邳頻年水害郡邑幾廢僉稱海口淤塞橫絕下流疏通海口以拯淮南北水厄漕督吳桂芳言淮揚水患在下游海口之塞上游河身之高欲浚河身先闢海口開草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灣通入海之道至河身之高止須疏濬積淤依法用混江龍浚河積泥隨起應令一體推洶廷議亦以淮揚屢災在下流壅滯宜開草灣以分河流入海之路開魚溝老黃河以疏淮揚湧激之勢浚新洋石碓諸口以濟興鹽墊溺之危兼築安東縣隄以備水趨縣城並欲先草灣石碓而後魚溝以爲濟急之道然上流溢溢四出墮不下洩其故不在海口之淤塞過絕歸路也測驗海口潮上海舟通行潮退沙面水深並無橫沙堵截如別濬分流

入海之路則正河必淤海無可濬之理豈惟不必濬亦不能濬故發言盈廷而治卒無功也

是年議開梁山新河

按是時茶城歲淤患淺每當漕黃之會培築小隄預作小河寬止數丈以束水茶城一帶爲運道咽喉頻年淤決迄無成功督理河道傅希學議開新河與舊河相須爲用先是議開馬橋至子房新河希學勘稱上段則四十里皆水下段則數十里伏石委難議開惟自梁山以下穿羊山出古洪一帶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便於開濬口向東南形勢頗順新河挑成與茶城交相爲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新舊兩河必有一通築壩斷流通其一以備不虞此亦固圖保運不得已之思也

是年許汝愚上徒陽三湖四廂議

按徒陽爲江南運道門戶地勢漸聳秋冬水涸淺舟洋子江復下丈許易涸難蓄每歲回空過後築壩疏浚浚出之土堆於近岸積壓日久流沙擠出隨挑隨長朱坡灘尤甚前時蓄三湖水節以四廂

故足濟漕河而免海運許汝愚之言曰南運水勢
易澁地勢夾港尤高自丹陽至鎮江蓄爲湖者三
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以濟漕河之用置厝四曰
京口曰丹徒二厝居上蓄水以防其涸曰呂城曰
奔牛二厝居下節水以防其洩歲久延襲居民侵
爲田焦杜二湖俱爲平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
四厝爲虛設矣更易四五月交兌之期爲十月正
當潮小水涸之時不得已而開河之議起岸高河
窄下之開鑿愈深上之坍塌愈速瀕冬役民浚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明年淤塞如故歲興大役苦累無感請修三湖之
故址就四厝之完基蓄洩如期修呂城奔牛二厝
以時糧運之入修京口丹徒二厝以時糧運之出
上下無不通流斯探本窮源言人所不言者矣若
果三湖如法修葺無不可蓄水之理四厝以時啟
閉無不可節蓄之道徐卿伯言丹陽練湖周廣四
十里納長山諸水入十四流爲石厝者七木厝者
十有六糧艘北上遇涸則啟閉以濟近湖民田數
百頃遇旱則啟閘以資灌溉近爲豪民占據所規

者近所失者遠昔人議以沿江新漲常稔之田易
湖蓄水利用以公濟公豁徒陽歲役無休之累然
當侵冒日久佃業屢更輾轉交售昔之公田今皆
爲民產孰肯廢糧田而爲湖也居民雖習見習聞
噤不一發今以傳舍視其官而欲復數百年久涸
之湖紛更爲患訟擾不休亦有積重難返者矣
明神宗萬歷三年五月淮揚大水河決高郵礪山及
邵家曹莊韓登口未幾塞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按是時江浙頻歲水潦爲災入夏淮揚又大水高
郵礪山南北皆決傅希學議急塞高郵決口礪山
決口改築月隄其餘三口留爲洩水之地蓋以決
於北而緩南之急流也當伏秋盛漲時水力正猛
築塞不易權留分洩之路以濟一時然非常道也
給諫蕭彥言近日治河諸議俱在徐邳以下於上
流未之及但以運道爲急不以淮河爲念應上溯
並治部議亦以留三口洩水不得已而爲權宜之
術耳安能必三口之不愈衝愈深引溜奪河宜隨
機相度毋得因循及至秋深水耗支流少緩始築

塞竣事蓋遲回觀望以待事機之可乘不急於河也未幾上源河決曹沛漸及中州彥言豈不信哉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河淮並漲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淮南北共成一湖淮城幾沒居民結筏浮箔採蘆心草根以食徐邳至淮南漂蕩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數年按是時南流衝急留礪山三口分洩於上流以緩南來之勢而高堰又決礪水分道南下不但不能分南流之勢且益洪湖之漲故急塞以止其流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寶運隄衝康濟渠吳桂芳改挑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而於南北決河未展一籌蓋亦無可如何而窮於智計之時矣是年開草灣河按自清河以上受黃河全流匯淮東注繞於新城之東潦水泛漲卽倒灌三城而草灣地卑屢遭潰決安東縣當其下流草灣開安東危矣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衝綠海汭港久堙入海止雲梯關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濫而鹽安高寶屢成巨浸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斷流舟行必沂清江浦盤壩由裏河達淮城西商民鹽運艱阻議挽入西橋故道而分流至赤晏入正河亦有不能久行者矣是年漕督王宗沐修淮安西長隄

按西長隄卽古北神堰吳夫差立堰於此障邗溝水之洩入於淮者唐以前漕船俱度堰入淮至宋始爲直達之法由牐入淮曰平津明爲新城北牐皆仍夫差之舊修治隨時合北神平津爲一今之西長隄也隄外淮黃而內運渠爲防以隄之禦黃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淮之南侵嘉靖癸酉淮水溢平地深三丈餘鞠爲大浸民棲樹巢塚而居溢水合黃河折而經城北下安東洶湧幾嚙西橋長隄一線衝突堪虞宗沐因舊制加修旣築高堰抗淮於西南復築長隄障河於西北自清江浦藥王廟迤東直抵新城至柳浦灣止長六十里隄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七尺餘蜿蜒似長虹屏障淮南三月畢工凡築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夾河東水修工所忌西長隄夾淮黃運河之中基址窄狹逼近河身旣不能

仿河南遠隄之制亦不能如賈讓不與水爭地之議隄能障溢水其從下蓄而崩者不能卻永樂嘉靖間陳平江連河督皆修之水輒敗是以宗沐有開草灣分洩通澗河防溢之說然隄以防決築欲堅堅則可守水不能攻而河自深無俟分洩澗河洩湖河有餘之水而不能用之外河長隄歲時加培防護周密過兩河之水盡趨於海以水治水得東水之力水由地中而隄可保矣是年總河僉都御史傅希摯請開泇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按保運莫要於避黃避黃莫善於開泇泇有二源東西費嶧二泇合流會武河至邳州入泇謂之泇口由直河達駱馬湖經董陳二溝入黃河開泇引泗合沂避黃之險發端於翁大立而暢言於傅希摯其言曰徐邳上下河身淤墊倘決蕭楊之上則泇河中斷兩洪俱涸或衝北岸則不走張秋必射豐沛莫如創開泇河置黃河於度外開泇歷議不決謂有三難反覆核勘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

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陡溝河經郭村西之平坦則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泃口上下湖塘聯絡間有砂礪無碍挑挖自西北至東南長五百三十里較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脈絡貫通天之所以資漕也捐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泃河則黃河無虞壅決茶城無慮填淤二洪無慮艱險運艘無慮漂損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牖坐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馬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之費抵他日所省有餘其言切實詳明如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此而當時卒不能用僅托空言時勢所不屬無如何也然已爲開泃之先聲其言自不可沒錄存以明其志云

明神宗萬歷四年八月河決曹縣韋家樓又決沛縣縷隄豐曹二縣長隄徐豐沛睢金魚曹單八州縣皆淹水灌蕭縣城崩遷縣治於三台山之陽河復南趨自崔家口歷北陳雁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河流蓄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

按是時淮泗之水直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滯高寶邵伯諸湖湖隄盡沒黃河淤塞清口高堰廢壞水從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倒灌於是淮泗之力旁洩黃河得全力以制其敵而下流遂淤上流不得不決橫流南北歲無寧日初河由小浮橋南下後徙由沛縣飛雲橋繼由大小溜溝入牖河至嘉靖四十四年大決改由秦溝出口茶城歲患淤淺至是秦溝復淤河自崔家口歷北陳至九里山南趨出小浮橋其自誼安山歷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符離出小河口者南下不得轉而東衝壞城郭淹田廬水無歸宿之地而四出爲患桂芳矜草灣之開而不知引河南徙淮湖之隄不可保適足爲患於高寶至患已深而草灣亦淤河行生地久而必溢決水壅於下流而不得出漫水積於高寶而不能去進退兩無所據矣又況高堰廢壞淮水大洩力有所分而更弱此所以河強爲患也爲河淮計者惟有疏桃清之淤塞草灣之口使并力以攻沙築塞崔鎮上下新舊決口修清口臨河之隄使由

故道東流入海如是而後可言治否則愈治而愈勞也

是年革河道都御史命巡撫照地分管吳桂芳總督河漕御史陳世寶請復老黃河故道

按是時洪潦奔衝南北俱成巨浸淮奪於黃全淮南徙桂芳欲引黃歸海以沿海多擁橫沙草灣地下挑新口以迎大溜復主陳世寶議仍開三義鎮口引河改趨清河縣南出大河口與淮合流言自河決崔鎮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三

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間水高於隄宜急護湖隄以殺水勢部議謂必淮有所歸而後隄可保此通論也桂芳陰持分黃之議而傅希摯主塞決口居位修職自以希摯塞決之論爲正而桂芳以引黃別趨使淮出河上游始不爲黃流所扼殊不知黃流東去餘溜西迴自淮以下之淤更甚自淮以上之決無時不逾時而壅塞如故然在淮言淮莫不利黃遠去暫免一時之浸溺使淮得避黃獨出故不以高寶受衝謂草灣之不必開反以徐呂墊高

咎希摯之不卽疏而希摯不能力矯其非托疾高臥其失亦正相等邵司諫左桂芳而右希摯至謂工拙以混吹無辨牛驥以並駕俱疲猶未深明事理而識其所重矣

明神宗萬歷五年八月河復決崔鎮清口淤墊全淮南徙瀾漫山陽高寶間決水東衝三義鎮入老黃河故道淮水乘虛入清口老黃河復塞

按是時河復決崔鎮衝三義鎮而東勢分正漕河督傅希摯議堵築決口束水歸漕漕督吳桂芳欲

河渠紀聞

卷之十

早

衝刷成河預爲老黃河入海之地持議各異由是意見不協希摯移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旋以他去桂芳總理時方議導淮入江而黃水向老黃河故道東去下奔如駛淮得乘虛湧出清口上源徐州河淤宿邳清桃兩岸多決淮水爲河所逼徙而南高寶湖隄大壞未幾老黃河復塞淮水仍漲溢噎不下洩於是寢導淮議而濬海口之議起治水筌蹄云淮河水盛時競言濬海有司爲探海口廣三十里望之無際冬間洲渚微見潮長則煙霧迷空

波濤極目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古無濬海者海固無可濬之理也以濬海爲辭者欲卸責於淮口而紓其決河淤淮之咎也鄭岳議治海口之沙而進王令圖濬川爬法襲宋人已覆之轍言之聳聽而行之無效如列舟繫五齒爬使人拽之乘急流衝沙其力甚微沙起旋停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況爬齒入深牽拽不動宋時篙工心知難拽反齒於上而拽之以愚其耳目其明證也夫智者見事於未然凡衆程功於旣效桂芳執老黃

河渠紀聞

卷之十

聖

河之議而不知老黃河引溜東行迴溜旋淤清口淮不能出而黃強爲患老黃河已廢之故渠勢不能容納全黃久而自塞者事勢所必然也治河惟有以水治水之法而隄爲束水攻沙之要防兩岸隄崇如壩束水使不旁洩亂流則力聚於中法而沙隨水走久之未有不深者河深水急奔流入海此爲以河治河以淮治淮河淮合而治海皆有自然之功用不假強爲汲汲以分導爲事者未識河淮之大勢矣

是年議開清河疏水渠自洪河蓮花池下達古黃河按清河當百川匯流漳衛出其南汎時臨冠諸道之水數十里湃聚洪河蓮花池田家窪諸處停蓄如盆盎田廬盡沉水中語云倒坡水滄無底也歷皆開渠疏洩水勢歲久渠淤水橫出爲災上游武城縣於衛河西接一字河橫築隄四十里壅水壑鄰水漲破隄武城被淹更甚始議疏渠注古黃河渠成民得安居向子記畧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止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死可立待也故

河渠紀聞

卷之十

聖

善爲川者導之而已曲防爲戒五霸猶能言之武城築隄上流偏浸清河至水勢壅迫一夕決隄直下武城如建瓴反自貽伊戚矣僉請復浚故渠旣得請相度故道募山東水工與境內耆宿觀地形準高下分部授功察夫役之勤惰而勸戒之逾月告成延袤深廣一如舊制攏蓮花積水行渠中沛然若決江河注古黃河而下涸出腴田數千頃向子曰往時武城以千金築隄隄破害滋甚曷若併力治渠也然至無可奈何而復故猶未晚矣

明神宗萬歷六年二月復起潘季馴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按此季馴三任總河也時有言多濬海口以導眾水之歸有請塞崔鎮決口築桃宿長隄修高加堰並下河臣議會桂芳卒以季馴代季馴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施工甚難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人力不能及惟當導河歸海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卽

河渠紀聞

卷之十

望

姑置草灣河使逕趨雲梯復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末流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强且專積沙自去上流之淤墊亦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也自水決高堰亟開草灣洩水而西橋以上正河淤以濶二十餘丈深丈許之新河容納全黃下壅上潰而崔鎮決此導流分洩前車之明鑒矣通論修廢源流洞達事理知其所以決卽知其所以塞知其所以淤卽知其所以通治黃淮卽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

望

導河之策繕隄之弊有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崔鎮北潰爲無隄也高家堰黃浦口東潰隄弗固也上流旣旁潰又岐下流而分之水勢分則力弱安能導沙注海宜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土必膠結勿雜浮沙築必高厚勿惜鉅費寬留餘步勿與水爭地則隄可固也隄固而塞崔鎮口則黃不旁決而力專築高家堰塞朱家等口則淮不旁決而力專淮黃合流控海暫塞清江浦河嚴啟閉不任外洩

治海治河卽以治運無二道也明時治運而不治河至河事孔棘惟有分水濬海兩議然崔鎮一開而桃源以下皆濬此病在決而非河之不能容草灣開而西橋故道淤水從崔家口出而秦溝爲平陸此病在洩而非水之性不常黃淮之力分不能導沙注海此病在水力不專而非海口之有待於濬其理易見也是時河南趨小浮橋故道小浮橋以上新集之道久塞季馴欲乘勝併舉王道成以動眾八萬費逾八十萬開數百里之河議格不行

其上黃河艱阻疏云黃河來流艱阻後患可虞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惟故道不復爲隱患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隄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

河渠紀聞

卷之十

望

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牯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旣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復故道難仍新衝易舍易趨難預防將來必至之大患此公所不爲身謀竭忠盡智以善事之忱也公嘗云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復買魯之故河所謂師古也順河水自然之性所謂不

鑿也舍古人已行之故道而必求分洩鑿不可爲也初吳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至海湧橫沙河流泛濫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議行未幾而河決曹州時有非之者桂芳言草灣之開因高寶水患衝嚙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山陽以南得策矣徐邳非所屬何預焉當其時徵特新集故道不可議復卽崔鎮決亦不塞聽其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道及季馴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吳

至矢淮黃合流衝海之議前議始息其道亦惟順水性而已導流爲順東流亦爲順也小智或未之知矣

是年六月總理河漕潘季馴上治河六事如議施行按是時黃淮橫出淮以東則有高堰朱家口黃浦口淮水旁決之三曰桃源則有崔鎮等處黃河旁決之二十九口分別築治審定六議曰塞決曰築隄曰復牯壩曰創滾水壩曰止瀋海曰寢開老黃河大要以固隄導河爲主其意謂黃決崔鎮等口

而水多北潰河之病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淮之病也病在淮而黃得奪淮以制敵清口必淤病在河而淮不得不讓黃以南趨海口必塞黃病而淮亦病隄爲之也則務在塞決以導流固隄以束水時當伏秋水相繼而至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決口稍窄者分投興築數十丈以上者相時興舉築隄必等老土基必高厚又必釋賈讓不與水爭地之旨仿河南遠隄之制如徐邳一帶有迫近處所量爲展築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四七

月隄地形最窪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爲淮城北隄原基短促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應再幫築寬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又防外河之衝修五廂復五壩塞黃浦八淺修復寶應土石隄清江四廂遞互啓閉水發廂外暫築土壩遏水水退卽去壩用廂以通運道黃河水濁

固不可分然至伏秋滌潦暴漲兩岸爲隄所束水不能洩亦虞奔潰查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應各建滾水石壩比隄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丈至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海口舊傳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稱潮上之時海舟通行潮退沙面之水尙深二尺橫沙並東西二尖各去海三十餘里豈能阻碍應停工作以節糜費老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四八

黃河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開復已棄之道必加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陰陽等口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無涯築隄費鉅且恐難保況塞崔鎮諸決築高堰遙隄廂壩以次整舉淮安上下自無水患老黃河可不必復此敷治之大略也又以工役繁興官夫蝟集料理均須周備議立章程錢糧交淮安府貯庫一切支放各

該分督司道核實報明關支撥夫辦料責成州縣
正官躬親料理河工事繁道遠多派官分任核其
勤惰以施激勸止息浮言以壹衆志夫役有計工
計日之別貧民衝寒冒暑暴風露日應加優卹量
免丁石規制一定由是塞崔鎮等口諸決固徐邳
桃清沿河之隄束黃南下築高堰朱家黃浦等口
範淮東趨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隄嚴司牘
壩啟閉防兩河內灌以免淮揚昏墊之憂置草灣
老黃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黃淮會其全力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完

趨海沙隨水去不能阻滯河流固隄導河卽所以
通海而導衆水之歸也隄堰廂壩隨地施功兼疏
支導湮以是年六月定議逾年十月兩河工成題
疏云併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得效
芻蕘之言速媮情以警冥頑折滯言以定國事故
得竟胼胝之力公言諒然而凡任艱鉅以成天下
事者孰不由然哉是役也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
築高堰隄六十餘里歸仁隄四十里柳浦灣隄東
西七十餘里築徐邳宿桃清兩岸遙隄五萬六千

餘丈礪豐大壩各一建崔鎮徐昇三義季泰減水
壩四自徐沛至淮揚遙隄縷隄滾水減水壩廂無
不修築而惟新集故道久塞力請修復河南撫按
陳三難兼以時浚時淤爲言寢議則公未竟之志
也申時行作潘公傳云公受事日行兩河間延見
吏民三老周爰咨度具得要領是時廷臣策河事
者以百數言人人殊而公決計固隄導河以濬海
築高堰塞崔鎮束河淮正流使並驅入海且言治
河不難而難衆口河固難治知河亦不易身歷其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卒

地猶苦措置乖舛况自遠遙度焉能曲知形勢勞
民動衆之事怨容易興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
至將迎之間稍涉簡略則以是爲非變白爲黑當
局者意氣消沮官夫遂生觀望請悉心殫力三年
爲期不效治罪而江陵王公議假以便宜事不中
制乃得一意施功築高堰抗淮於西築柳浦長隄
障河於北增築淮東岸洪澤鎮高地民田土堰六
十餘里與大堰相接固淮揚之門戶增築自柳浦
灣以東歷高嶺長七十餘里隱若長虹又築歸仁

隄捍禦黃灘諸湖之水使不得南攻高堰加築四十餘里并及耿車時灘使灘水不能漫入埧子湖小河口得以常通洩歸仁上源之水而歸仁可守又築徐邳宿桃清兩岸遙隄約攔水勢縷隄近河束水太急擁溜傷隄遙隄離河遠至里餘或二三里伏秋出岸之水必淺隄遠勢緩而易守自徐及清築遙隄至五萬六千餘丈而直河至古城一帶不築以內有駱馬侍郎等湖湖外高岡環繞天然遙隄無事於築也猶慮決水順遙而下亦可成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

至

遙隄之內復築格隄使其遇格卽止縷隄拘束河流防其汕刷猶恐縷逼近湍流難免衝決縷隄之內復築月隄使其遇月卽止防禦備極周密堅持固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善策排衆論而伸獨是於是羣力畢奮計日程功逾年功成莫不慮之精處之當矩度可爲後法惟建滾壩以固隄岸一節今昔時勢有不同者初以伏秋暴漲兩岸爲隄所束本不能洩懼有奔潰建壩於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崔鎮三

義徐昇季泰四壩宣洩異漲壩卑隄二三尺濶三十餘丈至水與隄平任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出漕者得洩迨後議拆常居敬舒應龍均以壩外隄岸更高於壩存之未碍宣洩之利拆之反滋汎濫之虞議停其拆其時崔鎮諸口初塞河淤日久凝結一時不能刷淨恐大水驟至滿溢爲患至數年後淘刷旣深壩高於河岸更高於壩故不議去惟黃水變幻異常時日逾久漸致衝激搜後兼防滲漏今河流順軌四壩俱經築塞厚加土堤益資

河渠紀聞

卷之十

至

鞏固亦無憂宣洩不及今昔之情形不同其用亦異也至治運則力圖保運修五湖舊隄開南旺湖中渠道築馬踏蜀山湖隄建馮家壩以障蜀山湖之洩入馬場湖者併建何家口坎水滾壩及五里鋪石壩凡守壩挑河濬泉濟運事宜無不講求精審時行敘公治蹟謂是役築土隄丈以億計石隄以數千計塞決口以百計浚運河以萬計牖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千計而高堰之工最鉅公當河患方劇之時再理河防逾年功成召入後七八年間

河淮安流漕運無阻此其明效大驗也後之論者有謂楊一魁分黃導淮之說猶可拯險危於一時且謂河非昔日之河引明初南流入淮之道并舉嘉靖以來孫家渡等處各支河分流從亳壽諸州縣入淮故迹以證河不兩行之非確而謂季馴盡塞支流操之益亟夫難與言古者以今證之河自本朝復徐邳故道幾二百年專行於一道未嘗迫蹙也崔鎮四壩皆塞無待分洩也前明分導之河俱久淤斷絕無一可用也此不待辨而自明者或又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有以泲不必開之前說爲公之間然當時止就治黃而言治黃而運在其中陸朗甫論之審矣夫治運而黃之害固在黃有剝膚之患而運可徐圖泲非一日可成之功國帑空虛不能舍黃而力竭於泲也卽開泲後仍資黃運者數年自皂河關而泲始大通使潘宮保在今日關皂開中與靳文襄易地皆然是不可以方隅之見論也

是年總河潘季馴上兩河經略疏

按潘宮保通籌兩河全局順黃淮自然之性而節

宣之施功之次第先後不疎不鑿隨宜順施可爲後法者多矣治河樞要備具於此疏略云元時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湖通淮河爲運道慮淮水漲溢東浸淮郡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猶慮河水自牖衝入不免淤泥嚴啓閉之禁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宴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然陳平江之功施於後世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當事未考其故輒謂海口壅塞穿支渠以洩之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淤新開支河澗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淤塞故河漸已通流兩河全下沙隨水刷全復河身不難河身旣復澗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欲別開一

渠恐人力不至非惟不必另鑿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濬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濟東關等淺修五牖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慮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全河之水可歸故道兩岸遙隄葺舊創新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運道無虞淮黃二河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或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壬

有難之者曰治水順水性淮水欲東而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挽之使東無乃水性未適應之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賴在山之水非其性也或又曰禹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塞諸決併二瀆不使少殺滾水壩殺浮面之水烏能分殺其勢應之曰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可想也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郟孟鞏三縣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閿鄉起至虞城止大河全經五府

之地去禹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愈鬆水愈濁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半一入伏秋則居其七八以二升之水載七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水分流緩而沙停勢所必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桃清以下遂澀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平陸其明徵也此疏歷敘圖治之源流本末瞭然在目皆順黃淮故道維持保護使之奔流入海其事易見其理易明非別有智計也鑿以爲智者失之遠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壬

是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築寶應八淺石堤修復淮安新舊牖壩遷通濟牖於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盡復漕運通行按南河全考云潘宮保於淮上築隄修復牖壩改通濟牖專向淮水山寶高鹽興泰沮如之地盡爲稼穡之場下河州縣地形如釜底安危係於上流隄壩之修廢惟明者能見遠識微圖之於豫治之有法則事舉而人安明時運糧自瓜儀至淮安謂之裏河自五壩轉黃河謂之外河內外本不相通

及開清江設牐天妃口春夏之交重運畢則閉之以拒黃歲久法弛牐不能封黃水灌入爲害始塞天妃口於浦南三里溝創開新河設通濟牐以就淮水自仲夏至季秋隔日一放回空漕船旣而啟閉不時淤塞日甚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僅通舟至是改建牐專向淮水使河水不得直射則清不奪於黃而清口無倒灌之虞清黃交滙順流而東刷沙歸海漕道循軌安流下河不憂淹浸矣

明神宗萬歷七年建碭單交界順水斜壩千有餘丈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七

截斷隄河築豐縣邵家大壩千有餘丈遏絕秦溝以爲善後之工

按河防一覽載潘宮保覆議善後疏稱先年碭山隄根水掃順隄成河另築月隄以爲保障又於碭單接界之所創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徑歸大河不迫纓隄爲保障全碭一帶隄防關鍵今閱二百餘年隄壩尙存九十餘丈逐年增培餘址宛然可見近隄有壩子頭村卽其壩也北岸大隄後塘平地矮隄二三丈不等北

接湖河爲漕運之樞稍有疎虞穿運淤湖所關甚鉅隄前舊有順隄河一道東西綿亘二百餘里若灘水漫入隄河卽可束水行溜刷隄搜根勢迫不能久待工長路遙難以兼顧故爲壩以截其流使漫水遇壩而止逐漸停淤不能引溜成河故北岸截斷隄河之挑壩自明以來皆重之歲修無間伏秋汛後以是視其能否課其勤惰不知者以爲與水爭地而去之而隄不能守矣近年來數有北決皆由於此前人立法屢經閱歷而後定師心自用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八

輒棄歷久之成法鮮有不敗者卽如北岸石林一工增築數百丈截水之壩而三百餘丈之掃工全閉茲非其驗與豐縣邵家大壩遏絕秦溝舊口正壩加幫高厚壩東西添築兩翼防其旁衝原壩在豐碭之交用以跨壓溝槽當時善後之工皆爲扼要如此昔人言防北隄急於南岸難於南岸可不慎與

明神宗萬歷八年河工告竣總河潘季馴題報兩河工成

按潘宮保治河以塞決築隄復廂壩止濬海寢老黃河議爲主本至是工成疏略云漕糧轉輸運道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經安東達雲梯關入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墊爲平陸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

河渠紀聞

卷之十

五

海口當另開濬者反復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開支河則河不兩行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殺者無幾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惟有開濬海口一節親至海濱四望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海口故道廣自二三里至十餘里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不能衝沙故致淺

隘若兩河仍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別尋開鑿徒費無益深思切計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以次塞決築隄建減水壩一歲之內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國計民生咸有利賴蓋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水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則沙不滌益之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反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既治之後明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卒

效大驗顯然可見每歲修防不失卽此便爲永圖至於復廂壩嚴啓開疏濬揚河之淺皆尋繹平江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聽聞也蓋公之成功不居故言如此而故河不復五利不舉則其所不慊於心者也復故道與就新衝之難易勞逸相去懸殊然卒不忍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卹將來必致之大患故切切於此而不能忘公之心如皎日矣

是年總河潘季馴議復善後事宜

按潘宮保受任於運道民生敝壞已極之時惟以東水攻沙盡築南北大小決口自徐抵清五百餘里間所以導黃入海爲運道民生計者算無遺策旣築遙隄而猶恐暴漲難容建減水四壩於崔鎮以下開復邳州直河使蒙沂諸水徑出大河復開宿遷南岸小河消靈雖積水定茶城歲挑之例固防徐北築礪單接界之順水斜壩截流捍護以至甃石堰濬牯河借積貯移建河官衙舍添設管隄官夫皆爲保隄利運善後最要之工而大指以久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奎

任專責成爲第一要務當時皆是其言給事張養蒙言二十年來河幾告病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其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患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而弊則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斯言豈不諒哉夫河工之事今昔不同勢人我不同情當局惟懼得過局外恒喜有功閱歷久而甘苦備嘗務求適事更事少而輕銳圖功

多至失機故以傳舍視其官過必思諉諸人功必求歸諸已惟久任而後專責成責成專而後功罪定勸懲明人恒過然後能改一時之偶失異時遇之而怵然矣前事之不忘後事師之而瞭然矣非閱歷旣深者不足以當大事也誠得人而任之又使之久於其職然後不囿於陳言不惑於衆論不搖於物議收放有節疏築以時久安長治之道具在於斯惜乎宮保亦不得久於其任也宮保再起以張江陵及江陵沒家屬幽繫宮保以江陵母逾

河渠紀聞

卷之十

奎

八旬乞恩宥釋會御史李植江東輩與申時行楊巍相訐宮保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者交劾遂以黨庇江陵落職公去而河事日勞矣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明神宗萬歷九年漕督凌雲翼浚永濟河自楊家廟達清河口

按自清江浦黃河嘴隄始開永濟以為避黃之道初漕督凌雲翼言清江浦河隄夾隣黃河水勢南趨運道堪虞欲於城南窰灣自馬家嘴歷龍江至楊家澗出武家墩另開新河以通運道而時議清浦之河其來已久河隄之外一望平田並無岡陵遮蔽雖楊家澗新開河渠相距不遠然必清浦之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隄無虞而後淮安無虞一河兩岸無虞而後楊家澗之新河無虞設清浦一決其害相連並及武墩出口尤為可慮武墩形勝天設之以屏藩淮河墩內地高難為開挖墩外湖濶難以灣泊冬春糧運緊急則苦洩涸伏秋淮水泛溢又苦奔冲無已則通濟膈合流之議為可從耳給事李廷儀吳倌言宜開新河以避黃流守舊隄以固清浦議遂定鳩工興挑三閱月永濟新河成建膈三避黃河嘴隄之險及清江作隄運艘仍由城西故河出清口而

永濟並存資以灌溉民田中有函洞十餘處歷年修浚無廢事亦便民之渠也

明神宗萬歷十年河督凌雲翼以高寶興泰患水議疏上流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

按是時河水倒灌漕渠茶城至留城一帶停淤漫流入淮侵運道運河不能受水歸下河高寶興泰歲有淹浸雲翼欲通江海去水之路分道疏洩沿漕隄一帶之水為上流疏使入江沿范隄一帶之水為下流洩使歸海為採患之計且言引邵伯湖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之水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其直瀉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牛灣姜堰廟灣為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於串場河同入射陽湖歸海則下流洩矣興化之堂子鎮戴家窰海溝白駒三十圍窰則牛灣之支河也黃土溝皂角樹至岡門登瀛橋則姜堰之支河也安豐鎮至清備灌鋪則廟灣之支河也其河梁至白駒阻淺尤甚河東一帶為洪水衝決河身與岸相平秦漳艾陵葑子諸湖之水北淹民田億萬俱

當挑浚先將范隄數十里修築使外潮不得入疏
串場六七道支河使內水有所出如支河既通水
患如故卽并開海口如此籌計不可謂不勤惟是
海岸高於內地必測量形勢如所浚之河分寸與
內外高下相準使內地無盈科之患始足以洩有
餘而安下流否則以下河爲壑猶非策之善者若
浚河不適所事更浚海口海無可濬之理未可侈
口於成事也

是年大挑白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按白河卽通濟河也源出塞地經密雲霧靈山爲
潮河川而富河晉口七渡柔乾三里諸河俱會於
此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至
直沽會衛河入海秦始皇輓粟輸北河唐明皇運
青萊粟浮海給幽并兵宋時通運關南俱資其利
楊村以北勢若建瓴而底多泥沙夏秋苦潦秋冬
苦澀衝潰徒改與黃河同明時作都燕京南來漕
糧不踰春月卽達天津而不能依期抵壩白河沙
淺滯運也至是淤塞如故乃令沿河州縣於糧船

未至之先實力疏濬承辦之員駐宿臨河各分信
地督率隄夫淺夫浚白河一帶平河如官夫不敷
應用雇募民夫協助務期深澗無滯初部議以糧
船自遠而來白河咫尺沙阻不能逕達不得已而
起剝船僅八百每船不過百餘石往返須兩日
三百餘萬之糧必欲盡用剝船剝船已盡河漲無
期比至秋雨時行陸運旣阻於泥潭入倉又難於
晒揚雖捐輕齋而盡用之亦無望米之乾潔甚至
范爛故以大挑白河爲先事之備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四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徐蕭河溢大水衝沒符離橋礪
山知縣劉守謙浚韓家口引渠出徐州濟運論功陞
俸
按此決水由蕭縣之坡河入符離循睢河故道出
小河口卽前時行河之道也大河經流南去徐呂
二洪涸茶城至留城一帶倒灌停淤糧運大阻守
謙能以守土之力浚渠由韓家口引入徐州旣拯
本境之溺復濟徐呂之漕一舉而數善備力少功
多視汲汲以分水爲事而不得其用者相去遠矣

是年凌雲翼以徐州戚港溜急運艘難行開新渠建
廂境山曰梁境新河中廂曰內華外廂曰古洪設官
啟閉又築東邵壩於薛河中過水便盡歸沙河由彭
口入運

按是時黃水倒灌茶城歲淤設廂爲節宜避黃引
清以利行運蓋運道本藉泉流而近黃則有填淤
之患引泉亦有噴沙之虞築廂境山啟閉隨時束
漕漑沙建壩過薛歸彭口匯仰珠雙勝三山龍灣
等泉之水入河濟運由沙河並進挾沙而行彭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噴沙勞費不貲移口門於北岸對岸有渠橫出曰
十字河每遇山水驟發令其直衝橫渠以備囊沙
山河口門斜向渠衝西岸沙岡隨水傾卸復於口
門兩岸加鑲草工水勢取直浮沙入渠餘波屈曲
達微湖然不使水勢徑直與湖相通者懼山水挾
沙淤湖而湖口上下之歲有填淤可以人力治也
亦猶茶城經黃水衝淤移廂就勢外華古黃二廂
遞互啓閉使黃水不入清水得出也茶城歲事畚
插而彭口尤費撈挖每歲至糧船過後卽議興挑

及冬挑浚其法先築壩兩頭以攔河水再逐段築
壩隔兩旁之水又必就岸築龍溝戽浚時流聚之
水工竣起除去之務盡然後水可通行歲以爲常
其勞且費如此近歲委員募夫不假州縣更無從
累及閭閻尤爲盡善而自開泲遠避黃流加以中
河一啓運道不資於黃茶城永閉漕艘揚帆直上
無風阻沙淤之患矣

明神宗萬歷十二年開寶應越河

按漕艘自高寶北出清口之道南則高郵之甓社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六

湖北則寶應之汜光湖水湍險能害漕宏治初白
康敏開康濟河避甓社之險後復加修築補其所
不足人以爲便汜光湖視甓社尤險嘉靖中屢議
修未決緣東地窪下取土難工費煩鉅遂止不治
潘宮保築高堰至阜寧湖捍淮東侵隄清江浦沿
柳浦灣迤東制河南溢築遙隄自淮至徐東水歸
漕河事大定而寶應修越河之議尙寢湖益洶湧
溺舟至是始定議築新隄一道西仍舊隄加厚
南北建石廂二逾年役成賜名宏濟吳敏道越河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七

記云汜光湖西接天長盱泗之水從雲山白水衝
 陽而下勢若建瓴注之湖滂湃洶湧浮空無際而
 槐角樓當湖中央其形如箕兩翼夾擊不風而波
 更值西風暴起驚濤捲雪怒浪如山萬斛巨艦觸
 石立碎越河之修事不可緩給事中陳大科極陳
 利害且言圍田必不可留議始決築新隄於東培
 其西之舊土隄凡為渾者四皆甃以石餘皆護以
 椿笆南北建石橋二通舟航出入南橋外又築欄
 河壩北橋外築東水隄中建滾水壩以疏洩水勢
 壩東開支河導水由射陽廣陽入海河中大植芟
 葦護隄隄上植柳蔭緯夫無不盡善蓋自是運船
 入高郵寶應經兩越河不復苦漂損如異時然後
 知建言者之為利也古人治事精專不畏難而中
 沮可為後法矣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肇慶大水決隄九十餘即塞之
 按西江源自益都經流三千餘里鬱林桂繡臨賀
 之水奔湧西下無支流疏播又經端峽縮轂其口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江流不能遽洩載於高地故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八

有崩隄決岸泮沒田廬之患守土之官亟起揀患
 遣縣人治墉鄉人築隄俟人戒舟援溺館人居溺
 者發倉廩賑饑民工賑並作至竣事而後即安葉
 春及言布氣者天建利者地定傾者人旱而資溉
 水而為防治事之恒也端州自春徂夏淫雨不絕
 及秋西潦大至江水濫溢督府須桴而入賊中水
 從地起漂蕩官室若泛梗天時地勢使然而裁成
 輔相則在審所宜以左右民也農田倚水為命粵
 東西四大江滙於廣州出海皆引以灌溉自南雄
 合郴水北來者曰北江自江西安遠流經惠州者
 曰東江自西寧經連州南來者曰南江惟自肇慶
 西來之水大而陡急滙為巨浸民田下者為基圍
 高者為水車轉輪激水以上高原資水之利尤必
 防水之害歲修隄堰其可忽乎哉

明神宗萬歷十四年五月河決范家口水灌淮城全
 河幾奪又決天妃壩遣常居敬督塞之加築范家口
 石隄全河復故時以鳳陽巡撫王廷瞻兼理河道九
 月復起兵部侍郎楊俊民總督漕河軍務

按河自潘宮保治後安流順軌六七年安東縣治得免於廢徙淮揚徐邳民安樂土繼之者凌雲翼王廷瞻楊俊民治事不及期年至於數月之間輒易其官不特機宜未能深悉卽河勢之曲折地形之高下隄防之緩急皆未能周知而徧歷之已成之功視非已事積微至鉅遂成大患卽如河逼淮城當時皆以爲憂督漕李世達請砌石隄而失時不治至水灌而入幾奪全河蓋亦已危矣河工防守伏秋汎水暴漲不過旬日凡有潰決多由卑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九

虛缺之處浸淫而入或由隄頂漫流其直射掃灣而決者絕少以掃灣之所夫料備防而卑薄虛缺多在無工之處耳目所不及黃流得以乘虛而制其敝也時有言石砌范家口隄工或難猝辦先就卑薄要害處盡行加幫清桃而上河道已成但得秋漲不決則水流愈急刷河愈深河深則海口自濶斯言最爲切要故功立於守成平時一舉手之勞逾時千夫不能治常居敬查理漕河疏云有思患預防之心必爲補偏救弊之謀隆慶以來河決

崔鎮等口淮決高堰等處二瀆漫流水緩沙淤運道艱阻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隄盡塞諸決兩河復合沙刷水深河運賴之其功最著自萬歷十四年以來清河以下一決范家口而全河幾奪一決天妃壩而福興漸淤徐州以上濁河灌注古洪阻塞要害之地委屬可虞故謂上源小浮橋之故道當復也支河當開也下流之老黃河難復三壩當拆也然自河決范家口百餘丈糧運艱阻隄潰於衝激地易於陵谷昏墊之後用力葺塞稍得緩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十

可施排決之力春漲波濤洶湧新塞之口恐復受衝故以加築石隄爲補偏救弊之道而未暇他及蓋在淮言淮而預備之無不周矣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河決祥符劉獸醫口并溢原武封邱及蘭陽銅瓦廂又決荊隆口挾洶北河衝決長垣之大社集以楊一魁總督漕運兼河務
按是時總河廢不設漕督兼理河務河決荊隆衝長垣決水漫散自開封屬及東明長垣所至潰決茶城復淤申時行以地界四省河勢北徙梗運請

急治上流疏稱國家運道賴黃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先年河北決張秋決金龍口等處皆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邳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糧運無阻故近年以來唯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源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懈隄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七

邳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先年舊隄須及時修築期以初春起工入夏畢事至伏秋水發河流不至汎溢徐淮以下自獲安流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旁出爲患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亟爲圖也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曹漢又在山東河漕所經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雖委官相視畫地程功彼此或不相照應易生推諉轉致誤事現在河道未

至大壞但於東豫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遣給事中有風力者一人行河以常居敬往居敬請塞決口復築大社集東至白茅集長隄百餘里隄外築月隄三壩海北河在長東隄外古黃河故道也水決劉獸醫銅瓦廂復由荆隆衝入淘北河決大社長隄而出兩邑昏墊此卽黃河遷變之關也河自塞崔鎮築高堰後六七年無患清桃而上河道已成水流急而河日深下流通暢恃以爲安而不知下游之常安惟在慎守上流嘉靖以來河患多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七

出徐邳故其治專在於北迨徐邳安流上流歷久功懈一魁方謂清河以上隄制無虞緩其修防清河以下陵運所關請濬草灣修崔鎮三壩固高堰而不虞荆隆大社之北決患出於所備之外數年已成之深河一旦廢壞遂至流毒未已是謂失機乃不內咎而反以徐邳加隄爲辭此所以議論日紛而河事益壞也

是年沁河決木欒蓮花口而東水浸獲嘉新鄉至衛輝尋塞之

按武陟東岸蓮花口當黃沁交會之衝沁自西來不南下而東衝出山暴漲之水力大勢猛故易決也沁出沁源之綿山穿太行至武陟與黃會合流達徐州濟漕其支流自武陟紅荊口入衛合御河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跡而非其常道也語其常沁水匯流入河衛水北上入運自古分行衛小沁大其勢難容衛清沁濁未流必淤戊子之決水入獲新圍其城城門用土屯塞延及衛輝民舍盡沒水中楊一魁議引沁入衛而不知衛之不能容沁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之足以淤衛也大河自廣武東下沁河西來逆折入河大溜盤迴曲注東岸湍急視黃流更甚隄踞高勢下視獲新迤東勢如建瓴皆依隄爲命土人名其地爲金屹嘴蓋言重也一魁師劉武功廣濟河之故法而不察形勢沁河乘高而來爲患甚大挾沙入漕更爲漕患常居敬知衛輝府治之卑於河決水奔衝之不可禦也力止其議謀慮深遠金屹嘴爲衝射要害之地歲築埽壩勞費不支潘宮保議堯石四百餘丈幫隄捲埽於大樊村掃灣迎

溜之處未固其防周思宸言前時沁河一決下流臨清東昌遂至淤塞已有明徵正統中河南徙背沁而去開武陟寶家灣引河入沁決馬齒灣黃沁衛三水相通轉輸暫利而范守已遂引胡世寧紅荊口引沁入衛之說欲建廡分流濟運殊不知沁之不入衛正以安河保衛而全運也明神宗萬歷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疏陳查理漕河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古

按是時常給諫查理沁衛二河力言沁不可引其於漕河中言古洪以北資汶泗諸水徐邳以南藉淮黃二瀆理漕必先理河治黃卽所以治漕溯自萬歷十四年以來一決范家口再決天妃壩徐州以上濁河貫注古洪阻塞要害條上十四款皆可施行至是復疏云國計莫重於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自定鼎燕冀輓漕東南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之水濟運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則尙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廡築

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永賴第泉源雜於沙
礫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清復爲難以至事權
間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脈漸
微運艘經行遲滯急須查理臣等周行河上逐一
查勘博採羣策列爲八事一濬泉源以資貫注會
通河南北千里賴十八州縣百二十餘泉之流分
爲五派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
入南旺者爲分水脈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
爲天井派其功最大資運尤切必使泉源充裕如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養身者氣血周流始無患壅過平時疎於疏濬泉
源通流無幾近新濬出泰安謝過城等六泉新泰
劉官莊等五泉萊蕪韓家莊等五泉東平源頭一
處曲阜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
濟但濬泉入汶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潤久渴
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
而盡猶無泉也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
者濬爲河洫俾深五尺濶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
壑易矣一復湖地以預蓄蓄泉源納入諸湖積水

以濟飛輓溢決有禁占種有禁今諸湖始因歲旱
水涸地屬閒曠當事召佃徵租補魚滕二縣之賦
於是湖地平爲禾麥之場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
塞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乘便隱占應將南
旺等湖高阜地令原主佃種納糧其餘專備蓄水
仍築子隄一道以爲封界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汶
合諸泉之水西抵南旺分注南北運道汶蓄則漕
盈汶洩則漕涸冬春後不可涓滴走漏戴村以上
坎河口直趨鹽河爲入海故道地勢建甌迅下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六

河督萬恭堆集石灘溢則縱之平則留之時久坍
廢非歲勤修築亂石數堆走洩甚易萬一泉河盡
趨運道涸可立待今議修築滾水石壩水溢則任
其由頂上宣洩水落則壩內盡資實用且免鹽徒
盜決之弊一建廂座以便節宣廂河水無來源全
賴諸廂節蓄盈科而進故地有高下則廂有疎密
勢相聯絡便於啟閉濟寧寺前廂至天井廂延長
七十里東昌通濟橋廂至梁鄉廂延長五十里廂
啟水洩不能積蓄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時辦木

堵水名爲活牖苟且一時終非長計甚至各幫運軍船到捧土築壩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濬推挽爲難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火頭灣建一牖曰通濟北則博平梭隄建一牖曰永通俱照各牖啟閉則關東有具節宜得宜水有停蓄運艘不致淺涸矣一設牖官以肅漕規運河每牖設官責成啟閉頃緣新河告成棗林上下水平牖而不行啟閉遂將棗林牖官裁去歸南陽牖兼理邇來天時久旱本牖水淺啟閉爲急不能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七

兼顧如一啟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開闔勢如呼吸一不得人直瀉而盡矣若無官付之牖夫官船則莫敢誰何民船則大爲斂弄旣以病商復以弊運國家何惜此五斗而令河道要害之所爲無人之境應於棗林並新添二牖各設一官庶職守得人漕規不廢矣一給關防以重事權河漕關係最重故於泉牖特設部臣經理各管河郎中俱奉有勅印文移稱便惟南旺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督理十六州縣之泉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

移臨之難以昭法守而一衆志且糧船過牖十日一報漕撫相隔千里無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至漕黃二同知職守旣專責任尤重應將管河主事併兩河同知均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一嚴築壩以便挑濬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沍之時將河口築壩遏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俟來春冰泮之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滙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築壩過緩天寒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六

合驅裸體跣足荷插之夫鑿冰施工其勢不能及寒冰初解正宜蓄水啟壩太速洩水過多誤運請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流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刊石於南旺板牖二處明定章程旣便挑河亦足蓄水一舉兩得矣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一汶河衝發淤塞爲多各項夫役俱不可缺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淺鋪隄夫名數不等計夫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

稍願裁減千有一百餘名扣銀備用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僱募起無窮之弊應量爲復還以重要工蓋查理漕河條分縷析以適事所宜如此嗣復請設總理大臣罷老黃河議先後論薦潘尙書帝皆從其言亦可謂有風力者矣

明神宗萬歷十六年正月督漕楊一魁議濬小浮橋故道分黃利運給事中王士性主復老黃河故道議久不決

按是時黃強而淮不出南北橫潰日甚運道沙淤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漕艘阻滯不行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河深近洪刷洪安流南下後徙飛雲橋再轉大小溜溝決邵家口出秦溝由濁河口入運淺迫茶城歲淤害漕補救終無善策楊一魁主分黃導淮之議至是則又欲復故道以定長策蓋河自九里入小浮橋全河雖未歸流而一線通氣正可疏入故道通漕利運併可爲分黃之計故以黃河出小浮橋水勢順利且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來隄上加隄水高凌空濱河城郭決水可灌宜濬河身自歸德

以下由丁家道口仍出小浮橋俾復故道而土性則言河身日高隄以束之隄與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強淮縮啟天妃通濟諸牐灌運如建瓴高寶一梗南運坐廢淮縮則退而侵泗祖陵可虞議復老黃河故道此言之因人而殊者也昔人言天下事議論多者成功或毀支離勝者正道必廢黃河安流數年而壞於封邱蘭陽東明長垣之疊決上源之隄不能守非下游之水不盡洩也一魁士性藉以伸分洩水勢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老黃河故道之議皆潘宮保築隄束水之非而不計銅瓦廂荆隆等工之隄弗固也一魁之意以水高凌空仿邱濬多開水門殺水之意於黃河分流故道量設減水石門宜洩暴漲而不知分流殺勢可行於清水之河非所行於挾泥帶沙之濁河水分則沙沉河飽而奪河也減水石門可設於湖河之平水不可施於萬里之湍流水湧溜急而搜後穿沙也卽議開小浮橋故道亦祇意在分水非欲舉全黃歸故之鉅工也士性之意以束水益急黃

強淮縮搗運如建瓴浸陵若浮孟高寶興鹽數百萬生靈之命托之一泥丸不如浚老黃河故道爲至計然考老黃河自嘉靖初三義鎮口久淤大河口會淮之路溢前時黃水由老黃河奔注不久卽塞淮水漲溢如故而支離其辭以求勝與一魁同持分黃導淮之說不可以口舌爭也

是年五月復設總理河道都御史起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按此季馴四任總河也正德初河道專設憲臣總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理河南之開封歸德山東之曹濮臨沂北直之大名天津南直之淮揚徐穎咸屬節制建牙如督撫至萬歷五年吳桂芳與傅希摯開河築塞意見相左始罷總河不設以督漕兼理河道山東河南北直但令巡撫兼之地界四省轉相牽制河南之令不能行於山東山東之令不能行於淮揚河道變遷常在指顧呼吸之間彼此顧忌則齟齬而敗績稍或猶豫則後時而罔功各撫專制一方分其餘力及於河工修濬之功怠於無事急於臨渴封邱

東明等隄屢有決溢其明驗也公落職後論薦者不已御史李棟上疏訟曰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尙書功也功不在宋禮下而使與編戶同齒失朝廷報功之典御史董子行亦以爲言俱不用至河事自棘運亦不利常居敬請復專設總理大臣給事中梅國樓等交章薦公常居敬蔡宗周亦先後論薦始有是命河漕兼理無專官十餘年至是專設總理河道駐濟寧公抵官罷開復老黃河故道及鑿支渠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合沁衛諸議申明修守事宜疏略云受事以來夙夜靡寧當修防已弛之後值河水暴漲之時東支西吾旣竭心力諏諮荒度治河之法別無奇謀秘計固隄爲防河第一義歲修爲固隄之先務自萬歷七年河工告成後年逾八載並無隻艦漂流粒米狼籍流移之民咸歸故土爲日旣久人情遂弛視兩隄爲贅疣歲剝月蝕殘缺滋多嚴督管河等官分投幫築晝夜修防寢食不遑者三月於茲矣然立法易而守法難守法於一時易而守法於長

久難修守事宜最關河防者有八久任部臣以精
練習責成長令以一事權禁調官夫以期專工預
定工料以便工作立法增築以固隄防添設隄官
以免遙制加幫真土以保護隄接築清河舊隄以
防淤淺敷陳切要舉舊法而重新之以保治安皆
報可而公所切切於心而不忍置者惟銅幫鐵底
之新集故道立議請開以歲儉費繁未能遽行大
河行草灣故河復淤草灣至赤晏廟歸正河河身
窄狹不及正河之半議挽入西橋故道亦以衆論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而止復嚴鎮日牘禁並及內華古洪以遏濁宜清
如清江三牘制汶泗與黃交會於茶城沙隨水去
無憂淺阻黃運之規模已得其要領矣

是年七月工部尚書石星題淮揚山東一帶河道應
修應築事宜

按是時河事方棘新運以旱乾淺澁內外心厘河
運星專主水衡知潘宮保之可任而思分地責成
以程其效上言淮揚一帶河道總河潘季馴所勘
工科常居敬所議添設鎮河牘接築塔山樓隄清

江浦草壩棚築寶應西隄邵伯湖隄疏濬裏河淤
淺增設柳浦灣料廠此當在淮揚興舉者也查復
南旺馬踏蜀山馬廠四湖建坎河濬壩加築通濟
永通二牘復安山湖地此當在山東興舉者也地
里寥遠工程浩大宜分地責成帝是其言時因觀
渾河謂申時行曰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今觀
渾河水勢洶湧如此黃河可知黃河衝決經理須
人時行對曰渾河來自西北古桑乾河至天津直
沽入海泛漲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亦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近城郭猶未足爲深慮也黃河千里來流至淮安
與淮水合當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夕而成平地
及其潰決則數千里之隄一瞬而成洪流湍激洶
湧比渾河不啻十倍前時河工決塞皆命重臣經
理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治河爲祖陵則防其
西侵爲漕運則防其北徙爲淮安數萬生靈則防
其南決功鉅責重未有不得人而成治者時行得
人之論蓋爲季馴進用肅言也季馴恭誦綸音疏
云伏誦綸言因渾思黃有觸卽感知黃河衝決不

常卽思防禦當慎勞民傷財當戒敷治惟在得人
不數言而治河之道盡於此臣謬膺司河自入境
以來延袤千餘里足遍而目及猶以河南爲黃河
上流周歷詢訪北自考城至武陟南自滎澤至虞
城又自河南至長垣東明沿勘黃沁隄河禹跡已
不可考有云自荆隆工經廣大出北海者移淮徐
之患於直隸二洪乾涸運艘難浮有云復賈魯河
自滎澤達渦河者南下祖陵可虞又有云分沁河
合漳衛出臨清殺水勢者沁河之濁不減於黃衝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三

槽非謂隄外卽水旋高旋增也禹導河入海先之
以陂九澤陂卽隄也有謂水欲其洩決以洩水安
用築爲不知濁流易壅洩於決必壅於河無兩全
者昔漢武築瓠子羣臣負薪投馬沉璧方克有濟
治河惟有慎守隄防舍此更無他策舍此與無益
之工卽爲勞民舍此爲無益之費卽爲傷財其要
總在得人載誦龍章益慎防禦蓋其意總以束水
攻沙爲治河運之本北則慮河之外出而戒於隄
南則慮淮之不出而戒於河非兩河之故道不敢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三

尋非已試之成規不敢蹈應修應築無地不慎豈
獨淮揚山東爲然哉
是年奏停營家營支河工程
按河道之患有二曰淤曰溢淤則必溢水無所洩
而旁溢也溢則必淤決水奪河而填淤也至淤不
能下則又多開支河以收分殺之功分之而淤轉
甚溢可待也此營家營支河之工所必當議停與
疏略云論天下之大事者創其始必先究其所終
成天下之大計者圖其利必先慮其所害若漫然

嘗試舉未幾而廢隨之工以十萬計時以年計費以六十萬計勞費重大咎將誰歸訾營與清口相對地平無崎嶇中間黑墩湖羅家口二處水漫難濬由此至顏家口歷赤晏廟復與大河會分大河之流殺泗州水勢於二百里外固不可得原估濬河不及築隄依例興築取土於一二里外視五十餘萬濬河之估又當加倍計土論方濬至一丈下地泉迸出工亦數倍費更不貲姑不具論惟是河喜深廣避淺隘今以濶四十丈深二尺三尺之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毛

不甚高水漲勢必復通淤則平時無奪河之患通則臨漲有分殺之功亦如崔鎮以下之減水四壩也蓋議開訾營支河本欲別求一策以殺泗州水勢爲不得已之計既無益於泗而鮑營新衝入海徑直非若訾營之迂繞不煩工力非若訾營之勞費訾營支河非惟不當開亦不必開矣是年漕渠涸六月大雨連朝諸泉湧出濟運按漕河以泉源爲根本泉源視天時爲盈虛旱則渴而潦則旺天時也然泉以濟運若冬春枯澁夏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天

秋暴長無爲貴泉矣山泉砂積頗多汶河每爲淤墊亦必有資於人力疏濬通達然後源源而來河防一覽云濟兗泉源分五派濟運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甚重是爲分水派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爲天井派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

派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
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於此是爲邳州派然邳河
溢而賴蒙沂之泉猶二洪洞而賴滕嶧魚之泉也
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脈明定章程疏
其壅滯歲必有事而後泉爲我用充濟十六州縣
百八十之泉均入湖河補旱乾之不足不專藉天
時也

明神宗萬歷十七年六月黃水暴漲衝開獸醫口月
隄漫出李景高口新隄入睢陳又衝入夏鎮水橫南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壬
北鳩工疏築至十月盡塞之

按潘宮保言河害河南尤大黃河北岸逼漕南岸
逼省雖非運道所經而水性與淮徐無異固當以
治淮徐之法治之無二用也公自改官南京至是
幾及十年河漕晏然而疏浚之功以時補治之法
亦稍疎矣積至於不可治而後起公田間四領河
事不特公習河河亦習公是以所至輒效數月之
間鉅功告成方漲水之大至也南北橫衝或水與
隄平或隄不沒者尺許公急起治事以次疏築凡

築縷月格隄及長橫守舊寄子各隄三十四萬七
千八百丈有奇礮牯二十有四石土月護壩五十
一濬淺塞決鑿土三十萬丈有奇自始決至築塞
九十日畢工條理粲然河運安流志稱公與役夫
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鰲俾兩
河合軌數萬艘轉運無害緣河之民始見室廬邱
隴煙火彌望而公於是亦瘁甚矣公綜理纖悉先
事預防其預積埽議工食設堡房恤厥夫豁堤糧
任正官定賢否重修守增河防歲加之土固蓮池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辛
當衝之隄經畫詳備大約以時勢稍殊法制不可
不講人心易怠申飭不可不嚴柔土之謀當於未
雨補偏救弊之方毋或後事人欲棄舊以更新而
公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公謂濁
流必不可分斷之於心行之以勇適中當事之忌
以致索垢求癢輾轉不已耳食者從而和之使不
得竟其用功成復敗亦明之氣運使然也
是年給事張養蒙疏請久任總理河道
按季馴三任總河治績彰著河道安危決於一人

之去留當時皆望其復任尤慮其不久養蒙之疏
爲季馴發也上言近視總理河道潘季馴報成敘
功兩疏諸臣勞績瞭然在目極稱工程堅固足保
無虞然成功非難保功爲難淤決委之天災挑塞
歸之人力報成未幾懼有後虞求脫紛紛此其故
皆由於河臣不久任也潘季馴三任河漕熟諳水
道擢起田間固欲責其新功自宜久任以重河務
蓋治河如治邊重鎮有十年不易者矣河道任重
相等責成宜專人臣報君職掌有在豈足言功歲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勤疏築以盡職守惟久任而後可專責成也斯言
信矣語云善作者不必善成河自潘宮保治後垂
十年無事使宮保不去河身不能高清口不能淤
而屢進屢退功敗旣成作之匪難成之爲難豈非
不久任之故哉

是年申明河南修守事宜

按黃河自潼關歷陝洛合伊洛渭沁之水奔湧而
來三門七津以下地皆浮沙東衝西刷遷徙無常
防河難防中州河尤難此河南修守所由申明也

疏略云黃河自漢迄今衝決始自河南去歲河決
劉獸醫荆隆等口勢如飛電呼吸千里分頭督築
幸得歲事然預爲先事之防以善其後不惟四防
二守之法宜講求也河南黃河涓滴皆經徐邳出
清口會淮入海舊由新集歷礪蕭山小浮橋南下
水之道也後因河南水患別開新道出小河口木
河漸淤至嘉靖三十六年河遂北徙一變而爲溜
溝再變而爲濁河又變而爲秦溝今則由胡佃梁
樓北陳雁門石城等處復出濁河矣中間經行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處皆係民間住址陸地較故道河底高出三丈有
餘漫流平地無渠可歸深不過數尺淺則尺餘黃
河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
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患不在徐邳先在
河南山東緣非運道經行之處耳目不及見遂謂
無虞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
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可鑒初以來流艱阻請復
故道旋因勞費不貲而止不得不先事修防北岸
貼近漕河關係甚重修劉大夏曹縣至武陟五百

餘里之長隄南岸直逼省會修虞城至滎澤千有餘里之長隄創築劉獸醫口遙隄三千七百餘丈荆隴口二千餘丈以及于店脾沙堽等處之潭窩殘缺所在修補議築沁河蓮花池石隄清理錢糧慎重官守而勸懲之以治徐淮之法治河南申明事宜用圖永賴時議以中州河防爲要河道總督可設也巡撫兼銜不可去也保定山東巡撫兼銜可去也河南巡撫兼銜不可去也語云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貴專責也而事亦有必須共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者河雖經流數省經中州居半撫駐開封督駐濟寧撫居上流去河近督反在下流去河遠漲時或有潰決數日始到巡撫近駐河干未決先防隨決卽塞至爲捷便故謂兼銜不可去修守之大要在是人有切身之慮事無猝至之虞緩急有恃以輔修守之所不及而河防有神矣

是年建馮家壩於大長溝以障蜀山湖

按全河備考云運河四大水櫃惟蜀山湖蓄水而利用漕河之庾廩也大長溝馮家壩蜀山湖之門

戶也地卑而水易洩築石壩以障之水大則洩入馬場湖水小則蓄以濟運本壩以北別有歲築草壩分道洩瀉接連湖隄蜀山湖甲於東省諸湖臨汶有永定永安永泰三斗門收蓄汶水臨運有金線利運二牖用資蓄洩週圍六十五里在運河之東汶河之南漕運首重宋時南旺湖與梁山灤匯而爲一週圍三百餘里漕渠貫其中跨汶南曰蜀山北曰馬踏其西北曰安山自新河東徒南旺出運河之西地低於河不能上出濟運惟洩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河異漲之水收蓄西來坡水以平泛漲安山久已淤平湖底沙漏不能存水馬場湖局勢窄小亦經淤墊不能多蓄濟寧以上濟運之水惟恃蜀山一湖湖無來源非收蓄汶河伏秋盛長之水不足應用若必俟十一月煞壩始收清水其時汶水歸漕所蓄無多每歲汶水漲發不過三四次旋長旋消三斗門二單牖統計口寬六丈不得不全行開放汎水挾帶泥沙渾濁易淤然由各引渠流入湖中爲清水頂阻蕩漾勢緩力綿散漫於湖難渠道自

不致淤積湖心歷年所挑皆係湖邊引渠並未挖過湖身於湖河全局無碍每年收水率以九尺七八寸爲準多多益善惟慎守隄堰於險要處所分別修砌石工故大長溝障水之壩不可不有事也居濟一得云宜於長溝開一泗水口以濟南運以長溝在運河上流馬場湖專收府河之水不能逆挽入運此又在隨時察視而審用之也

明神宗萬歷十八年河大溢徐州水積城中逾年僉議遷城改河濬魁山支河以通之積水乃消季馴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勞成病上疏乞休不允

按魁山支河起蘇伯湖歷蕭縣楊二莊抵宿州符籬集引積水由湖坡南出宿遷之小河口穿永堦等湖綿亘百六十餘里小舟通行居民得魚蝦之利合其河尚在也黃河自宋熙寧十年南徙會淮徐城始有水患至是秋潦盡後農民開隄放水司事不加督察遂忘築塞消凌水發黃水灌入內濠侵及街衢譁罪歸咎於河妄謂隄與城平泉從地湧紛紛異議請建壩楊山戎家曰分黃河上流爲

保城計併欲移城於三十里之平原改黃河於子房山下出徐洪後給事楊其休亦言徐城河水不落地下之浸灌必深河勢日高城中之宣洩爲難欲開月河以分水勢使徐無衝決之患通蘇伯湖以導積水使徐無停漲之虞及開魁山支河工竣放水勢若建瓴洩旬之間城內積水消洩殆盡轉徙之民還定安集衆議頓息耳食者未悉情形初疑城內之水通於外河而不知內外之不相接二洪湍激息聲石爲沙掩而不知怪石之先已剷去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遠誣以泄泄欺罔出錢一本有力之口何怪徐牧張世美之初任未諳義民盧泰之顛蒙無知也季馴於是有所請勘之疏言垂亡之人憂思轉切摘河工易惑浮言聲請勘議以定久計而其心亦良苦矣蓋其時陰方盛而陽在下際末流壞敗之時診戾積而成患善治不能爲功天行人事相因而併至也

明神宗萬歷十九年總理河道潘季馴議濬徐北鎮口牖河道

按徐州城北古汴泗交流之右有牯曰鎮口爲漕艘入運咽喉初漕從大小溜溝會黃於夾溝驛黃漲漕淤河徙秦溝改從梁山會漕梁山復淤隆慶初改至茶城與漕交會茶城之稱自此始嗣茶城淤淺開河於張孤山東淤亦如之復開茶城正河不久仍淤萬歷十一年漕督凌雲翼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卽今之鎮口牯河也創建內華古洪二牯遞互啟閉以避黃漲至萬歷十五年古洪淤與牯平回空阻誤淤塞甚遠挑濬稱難給事常居敬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建鎮口一牯牯去河八十丈近而易濬轉運數年諸艘通利比因水發浮議復起鎮口牯內爲汶泗清流牯外爲黃沁濁流平時清濁相當內水外出頗順惟黃水一發黃強清弱倒灌成淤牯經屢遷淤均不免運艘全資黃水焉能不與黃會居敬言無往而不會黃卽無往而不淤墊真不易之論鎮口去河不遠疏淤亦易隨濬隨進人力可施別無善地可遷無庸紛更是以會勘定議河防一覽云徐北鎮口牯黃運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發灌入

本口動至淤阻宜如清江裏河制如遇水發下版謹閉俟黃水消落卽啟牯縱水外衝漕河無淤墊之患其鎮口牯外東西兩隄係挑河積土所成修築未堅內水湧出易致剝損伏秋前密護椿笆隄固牯自無虞前人治事周密如此今雖久不行運而牯宛然尙在嘉慶己未於土中掘出加高三層以備黃水盛漲徐城北門外河岸窄狹宜洩不及啟牯由北岸月河遶東門南下則河面寬濶無束水之患仿前人立法遺意變通取用亦未嘗不可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三

爲倉卒備防之一策也

是年編輯河防書成論淮南北東豫險要修守事宜按于慎行敘公治績謂公從事河漕前後二十七禩有大役於河者三其功皆成於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迤東新渠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之役則合河淮之流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則隄大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公自言身已去矣墓木拱矣念念不敢忘公見者言其所見聞者言其所聞用是筆之於書

闡水道慎厥守定章程昭任鑒備考覈檢括奏議
凡所嘉惠後人者無不賅備而於淮南北東豫險
要修守指示尤確其語淮南險要云清江浦內外
河相隔僅一線之隄也捲築鷄嘴六道阻隔來流
復於鷄嘴中間捲埽護岸即可支持清河而下黃
淮二瀆交流注海越五十里一大折於西橋又越
三十餘里大折於徐家壩治者與水爭地屢壩屢
壞今棄舊址營月壩去水稍遠令無湍激外護椿
埽用實壩基始爲得策清江起由柳浦灣至高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堯

又至戴百戶營築隄二萬四千餘丈前時范家口
一決淮城幾爲魚鼈工費不貲復還故物隄岸乃
淮安城北外捍殊爲吃緊伏秋晝地分守預備椿
草繩葦安置要害處以待不時之需其言淮北
險要云礪山舊縷隄原因旁隄取土以致隄根成
河每上流劉香等口漫溢則直灌隄河壅激衝撞
縷隄坐此不支今棄此隄另幫近年所築月隄已
爲得策又慮縷隄決月隄亦危礪山居豐沛上游
礪隄乃豐沛外戶外戶失守則堂輿隨之復仿黃

河順水壩之意於豐礪接界處築斜長大壩一道
長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徑歸大河不得
迫縷隄以危月隄試有成效此保全礪豐沛一帶
隄防關鍵也豐縣邵家大壩乃斷絕秦溝舊路最
爲吃緊今已加培高厚又接長數百丈每歲加幫
加修再於華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溝濁
河二口俱斷則全勝之策也壩須高厚斜向東南
勿令兜水乃可經久徐州東岸南去十餘里有狼
矢溝又東十五里有磨臍溝每歲黃水暴漲從狼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罕

矢溝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螞蚱諸湖駱
馬湖出宿遷董陳二溝嘉靖年間全河俱從此出
兩洪正河爲之奪萬歷七年已於本溝築遙隄一
道而地形甚卑水入囊底隨復衝決議築減水石
壩余郎中勘視不可而止復同沈郎中往視之地
形較河口卑數丈黃河暴漲之時必至逾隄漫流
豈肯循軌入壩徐州之房村牛市口梨林鋪李家
井靈壁之雙溝曲頭集栲栳灣睢寧之馬家淺王
家口白浪淺何家鋪邳州之匙頭灣張林鋪沙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聖

等處皆係埽灣急溜先年歷經衝決最為要害今
 雙溝一帶已議去縷守遙其餘每歲冬春及時詳
 加勘議應護埽者急護應築磯嘴壩者急築水發
 時倍嚴防守濱河田地每利黃河出岸淤填肥美
 往往盜決蓋埽既掃溜止須掘一蟻穴數十丈立
 潰矣夜防尤不可懈雙溝棄縷守遙固為得策但
 恐漲水直至峯山未免分流今於邳州對河羊山
 龜山土山相接處創築橫隄四百八十丈縱有順
 隄之水遇格即止仍歸正漕自無奪河之患防禦
 之法格隄甚妙格即橫也蓋縷隄既不可恃萬一
 決縷而入遇格即止水退本格之水仍復歸漕淤
 滿地高最為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家口雙溝馬
 家淺新安峯山等處俱築格一道併羊山橫隄歲
 增高厚永無分流奪河之患北岸亦仿而行之多
 多益善遙縷來中廬居及濱河居民俱當諭以移
 居高阜處所或即結廬於遙隄之上黃河伏秋盛
 漲縷隄逼水難恃以安此亦徒民當水衝者之
 遺意也晉山東險要云兗州曹單一縣有大行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聖

六十九里創自宏治十年河決黃陵岡衝張秋運
 道劉忠宣公自河南至碭沛築長隄一道即大行
 隄也向來修守止及近水縷隄萬歷四年河決魯
 家口曹單金魚被淹殆盡萬歷八年大加修築吃
 然可恃每二年加幫一次著為例後毋廢格語河
 南險要云河南黃河南岸逼近省城最為吃緊如
 榮澤之小苑村中牟之黃煉集祥符之瓦子坡槐
 疙疸劉駝醫口陶家店張家灣兔伯埽埽頭集陳
 留之王家樓蘭陽之趙皮寨儀封之李景高口普
 家營商工之楊先口俱為要道埽頭趙皮寨李景
 高口皆前時決水趨鳳酒故道俱加築遙隄重門
 待暴北岸貼近漕河關係最重如榮澤之甄家莊
 郭家潭陽武之牌沙埽原武之廟王口封工之于
 家店中樂城荆隆口祥符之黃陵岡陳橋貫臺馬
 家口陳留寨蘭陽之銅瓦廂板廠樊家莊張村集
 馬坊營儀封之宅泥河煉城口榮華樹三家莊考
 城之陳隆莊芝蔴莊孝城口俱為要害創築遙隄
 加修隄壩分撥官夫防守劉忠宣築之大行長隄

自武陟詹家店直抵礪浦千有餘里南岸亦有長隄自虞城起至榮澤止兩隄延亘千五百餘里爲該省屏翰歲加修築責成管河官巡防鄰近直隸長東二縣亦有長隄一道延亘一百三十里東至山東曹單白茅集西至河南封丘縣新豐村隄外有洶北河一道相傳卽黃河故道也萬歷十五年荆隆口決入洶北河衝大社口常居敬塞決築長隄隄外築月隄三壩上流荆隆工堅守則長隄無事三壩不用允宜慎防此通權南北全河之大勢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壘

也而今昔情形則有不同者數百年來河底積漸淤高隄北灘地低縷隄至二三丈不等大行隄反出其下北岸有事往往衝隄而出不足爲恃工費繁重難舉基地亦不得勢迄今停修乾隆辛丑蘭陽北岸青龍岡大決閉而復開改河由南岸李六口開隄轉東創築南隄以南隄爲北隄黃河兩岸隄埽工程修閉時有遷易然其守險之道古今同符其語修防事宜云黃河築隄必遠勿逼水當衝高卑視地勢低昂用水平量準取老土夯杵推試

不漏爲度忌隄旁取土引水刷根隄式貴坡忌陡峻計土論方隄根六丈頂三丈融作四丈折算守隄防盜決盜有數端或決洩坡水或決淤瘠土或仇家決灌相傾或鄰隄經險嫁禍防禦者不可不知凡隄初決時急將兩頭包裹待水勢稍平接築如水湧頭裹不住卽於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裏頭法水刷至必住矣如又不住卽於上首築逼水壩一道分水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塞將完時用鼠頭埽上澗下收俾塞工易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壘

就埽以土勝爲主楸頭繩須緊扯防下洶又須時時打鬆令其深下驗視楸頭寬鬆方爲着地繫繩留楸令人專守略有走動須另下一振楸填記幾埽楸頭滾肚明白以便點查收放此搶築定法必宜詳慎平時於埽灣預下乾埽以衛隄根栽臥柳護隄根外栽長柳捍水備供埽料隄臨水者隄下密栽蘆葦菱草隄根至面採草子密種雨不能淋刷隄土又有晝夜風雨四防官民二守法制尤爲詳備蓋公當去官之時猶惓惓以隄防陳乞謂防

河如防敵防敵則曰邊防防河則曰隄防邊防者防敵之內入也隄防者防水之外出也欲水之無出而不戒於隄是猶欲敵之無入而忘備於邊矣畚土成隄原非鐵石稍不修葺便至傾頽歲歲修之歲歲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故屢爲申明修守之請每歲將各隄加高五寸兩旁卑薄處所一體幫厚五寸以期河防永固國計民生有賴忠愛之忱昭於簡策矣

明神宗萬歷二十年總河潘季馴題稱三疏乞休疾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巽

已帖危河防喫緊請着司道分地巡防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滄三尺浸及祖陵復決山陽江都邵伯湖水下注淹浸田廬

按是時自魚沛至徐邳一帶泛漫淹滋淮流梗塞瀾及祖陵楊一魁倡以疏不以築之說言者皆以分洩爲主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高寶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或欲弛張福隄以洩淮水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撫按以濬周橋在祖陵百里外泗城會勘議旣柄鑿工

亦旁午遂予告以舒應龍代季馴四任總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爲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椿埽綜理纖悉以勞疾乞休不允至泗州大水與撫按議不合始得請歸然自是以分黃導淮爲治河之準的矣凡理河事必順河水自然之性而後不以支離廢正必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不以臆度誤工河利合而不利分其性然也故有以合流而殺其勢者亦有以塞流而疏其淤者因其性以刷沙深河合淮敵海古人成法具在曷可師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巽

心有宋諸人假穿鑿之智回河分水逆水性而弱水力竭天下之財用以事河而國以大敝卒至橫潰決裂不可收拾國亦與爲終始明自萬歷以來分河殺水之說橫據於中如庸醫之因病治病而不尋其標本以至排斥老成謹噉不息踵宋人已覆之轍而又甚之覆敗亦與宋同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徐州以下之故道卽泗沂之故道亦自漢迄宋南清河之故道也賈魯引河入故道始爲賈魯之故道河行其中遠則千年近亦三四

百年迨其湮廢河猶時出其道數百萬漕糧得水可濟使因而濬之沙淤易刷數百丈寬深之河身唾手可成復還百年運道河漕兩益與其開必不可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舊河爲力甚易與其開一二丈之新河財殫力竭而卒不能容孰若浚三四丈之深河事半功倍而祇須由舊季馴才識精敏初至官卽主復故道而局於事勢自朱衡再理河工先後河臣萬恭傳希摯吳桂芳議論經年迄無成績乃復受代而崔鎮屢決黃流內灌侵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聖

淮則南運坐廢淮縮則二陵可虞不得不爲治標之計而築高堰以障淮使之東注增南北兩隄以絕其內淫斷黃浦口築寶應隄修五牖五壩以通淮南之運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使河全歸故道與淮並驅東下以刷沙而敵海至下流旣通始治上源再申新集故道之議阻格不行復任河道仍主前議而以費重不果於行未幾水患益甚加以連年霖雨設法疏洩非竟無效乃舉徐州缺隄入城之水而以爲有心欺罔援泗州大溢未消之

水而以爲其言不驗以致放歸而季馴惓惓忠愛之心將去條上六事辨惑力言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亦可憐已方新集之初淤也黃河已試之道浮沙新沉季馴趨源思復使由原及委次第敷功猶可及時濟事而當事力排不任卒至水橫沛地茶城歲淤妨運病河始而上潰繼而下壅季馴屢遭廢黜至人事已壞而後任之事方有成而亟去之時有可爲而復格之而又假障水曲說亂其謀夫逆水性謂之障順水性謂之防束水攻沙順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聖

水性也惟治有次第需以時日俟水由地中而淫潦自降其時牽於祖陵迫求近效河未衝深而水已大至下流方啟而上源已洩輾轉糾葛如人衣敗絮入荆棘中習望不得自遂一有不效衆論紛起改絃而更張之分河導淮迄用無成至我朝定鼎之初河自復歸故道此可知天心矣此可知水性矣

是年總督河道尙書潘季馴罷將行奏上解惑六議歸里後居三年卒

按是時廷議以河患起於河身淤高水不下洩運道梗塞瀾及祖陵僉議開支分洩季馴時已得請歸里奏稱自嘉靖四十四年至今以河事君父者凡四任矣壯老於斯朝暮於斯稽往驗來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去秋霖淫雨漲物議遂騰因舉人言之惑衆病河者詳解於後人謂多開支河殺水然開支止可行於清水黃水沙居其六分則勢緩沙停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合勢行沙合之所以殺之也又議水漲暫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完

決口水落復塞塞決難而費浩築減水石壩於桃源壩與地平水浮則洩與開決無異水不能嘴石更無塞決之費又謂舊河沙墊底高不若別覓新河河水溜處深緩處淺水合沙刷必無俱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運之事禹治水曰疏濬排決亦第去其壅塞徐邳故泗沂道也禹導淮東會泗沂宋神宗時河決澶州合南清河會於淮南清即泗沂行之六七百年即黃河故道也又謂禹治水以導今治水以障夫逆水性以整隣謂之障順水性

以開溢謂之防水漲隄以束之使入於海禹貢九澤既陂非隄而何又謂徐呂怪石浮水面湍激如雷今皆無聲得非沙堰徐洪爲主事郭昇呂洪爲主事陳洪範剗去若云石平而水不能刷沙河長二千里豈盡二洪激水所刷耶又謂海口沙塞致河蓄不流黃河萬里別無分洩滔滔迅溜何嘗少停若云海口沙塞消於何往實經親往勘視並無淤梗又謂黃高於徐淮高於泗不可不爲之所查開歸至安東地皆卑於河不獨徐泗湯遷亳仲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辛

遷囂賈甲遷相祖乙遷耿以避黃也宋景祐中泗州張守曾築護城隄三丈餘以捍淮矣河之不能使卑自古爲然蓋公當去國而心猶在河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築隄束水借水衝沙爲主廷議季馴言不誣宜行勘河張貞觀勘議以聞貞觀奉命往勘還言泗城如水上浮孟孟中之水復滿祖陵被水高堰危如累卵請開腰鋪使河讓淮東出而安祖陵并開韓莊出隔河之水以保運隄而當時一以開黃家壩洩水爲本始開清口門限沙裁張

福隄疏周橋建滾壩於高澗濬涇河築隄通武墩
之下流由射陽湖入海濬子嬰溝渠築隄分周橋
高澗之下流由廣陽湖入海又於金灣芒稻河闢
一新渠俾之入江凡以爲淮計也然後開黃家壩
以分黃分黃河之流於上源仍於草灣下合流同
注并力衝海而不爲淮城患彼所以急急於此者
謂水之可以分也張兆元言治河之法弱者利用
合強者利用分分其半以殺其力則河患可平引
宋儒言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難以一淮疏其怒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至

襄置浚船之意可用於河平善後之日而不能取
效於黃淮交病之時至貞觀勘還報命復議開渠
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盜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
以紓鎮口之患而終歸無策矣

明神宗萬歷二十一年舒應龍總理河道五月河決
單縣黃堍口分爲二一出小浮橋一北出舊運河達
鎮口插魚臺鉅野汶上濟寧復爲患淮沂沭沭諸水
同時並漲邳州城陷沒淮安決高寶湖隄百十所又
決汶上灌徐邳潰漕隄幾二百里徐邳民居沉水底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至

謂楊一魁分殺河流固非無見且謂開黃壩以分
黃闢清口以縱淮開周橋武墩高澗以消肝泗積
水濬五港灌口以廣下流爲善治之策而其論與
潘宮保條辨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之說相左
至陳邦科謂淮黃必當會高堰不可棄周橋潰處
不可開黃河已棄之道決難復以河分則流緩淮
分則力弱而沙愈壅斯得其理矣惟意在去沙濬
淤議用沿河淺夫不費官錢船尾繫犁鉞搜滌不
動官夫置木機乘水滾盪衝沙不勞人力猶斬文

按是時南北漕河暴流滙衝自汶上逮徐沛汪洋
瀰漫下及袁浦清口以外黃流阻遏清口以內淤
沙橫截黃河倒灌百餘里淮水僅出沙上浮流瀦
蓄於肝泗應龍築堤城插壩以遏汶水之南開馬
踏月河以導汶水之北於淮揚則開通濟甬旁月
河土壩及文華寺前壩以殺水勢又以水橫徐邳
求通洩之途於性義嶺南引湖水由彭口注之泲
開渠四十餘里使不能爲漕害明時治河所急在
運而河躡淮後侵陵急尤在於陵至暴流陷沒城

邑高寶諸隄一日壞百十所濁河灌淤清口阻退
淮流水滯於盱泗運與陵兩失所倚患日亟而始
議分洩疏南北之支河皇皇補救而百無一效所
以治之者非其本也大河北決乘高而來淮固有
不能敵黃之勢淮身高於清江西來易於蓄運黃
又得腫其後灌入浦口截漕河東出而山陽以南
高寶邵伯諸隄皆危矣溢入洪湖滯水於盱泗而
陵園如在孟中矣其故總由黃壅不守改流分出
自濟以南沉淪千里河督舒應龍求洩水之道引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水注洳爲治標計啟開洳之端而卒以高堰及高
郵中隄數決罷去固無如何也

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戶部郎中華存禮請復老黃
河故道並浚草灣

按是時淮流梗塞瀾及泗陵沂沭洳濼諸水滙於
淮上不得已爲分洩之謀俾得暫緩一時此請復
老黃河並浚草灣皆爲淮安計安全也部議以復
者議難輕議浚者似或可從令查與原題腰鋪工
程利害孰多且言疏內稱近來河患在河身日高

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而爲泗陵憂故開腰鋪
使黃讓淮而安泗陵高在鎮口則甬河之水不得
出而爲運道憂故開韓莊以洩甬河之水而保運
道然皆補偏救弊非治本長策議論紛繁多不可
行之事應一切報罷此平心持論實難議行也今
之議分黃者以讓淮爲陵計而淮愈不能出害並
在於陵且以疏黃爲運計而黃已淤河阻淮害並
及於運黃淮病而淮安不能獨全矣其所以治之
者乃其所以爲患也殊不知淮揚之奠定視清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之歸流清淮之暢行視黃流之順軌不揣其本而
日務爲苟且之計任私智而穿鑿圖功是以道謀
多而不潰於成也

明神宗萬歷二十三年二月楊一魁以都御史總督
河道淮決高堰高澗河決高郵中隄水患益急議分
黃導淮

按是時急求治河之人起楊德政擢于若瀛專管
修河而人視河爲陷筭顧養謙擢任未至以一魁
司河河高淮壅起於嘉靖末年久而益甚患急於

淮之不得出而侵陵更急於河之奪淮而限淮至高堰高澗並決高郵中隄亦決而下河危矣淮奪於河而侵陵黃卽乘淮之敝而限淮於此而思分之導之此就病爲醫也而分導之緩急先後河漕各是其說於是淮守陳分黃之難曾令懼周橋之開議論紛起牛應元言黃淮受病之由初因草灣開疏宜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遇漲通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口空隙黃水乘而上演致有門限沙之墊至沙墊隄防淮壅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堯

潰爲患滋甚遂以千百年主受之海口向未告阻數百年交滙之黃淮向未告逆而獨二十年醞釀成患以至於此所言是矣而又爲折衷其說謂欲爲治標之圖則如漕督言導河南下大破曲防諸潰俱洩勢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病根尚在欲爲治本之圖則如河督言分黃他避淮流無侵功大而利遠若水勢易變而歷久不效則受病無已此分別標本而不究病源也曾令之慮開周橋淮守之分黃五難此知病而不得去病之法

也至謂淮猶昔日之淮河非昔日之河導淮固以爲淮分黃亦以爲淮安東五港別開海口廣陽射陽之湖紆迴淺窄不能洩高寶七州縣之水濬官蕩至石碓通海之港開金灣芒稻入江之路非不能洩水也而雲梯出海之故道已淤蓄清敵黃之淮流更弱此所以議論經年而久不決也

是年淮水逆壅至泗城飄泊陵麓以外滙爲巨浸民居田廬蕩析殆盡

按通漕類編載巡按高舉疏黃淮受病之原略云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堯

由徐及泗望淮水見城牆以內積水占之城牆以外淮水環之傾頽民舍淹浸民田淮水高於泗城如此淮之制於黃而不得出爲泗患也徐城隄與城齊水與隄齊由淮安歷揚州隄日加而水日高黃之不順軌而爲河患併及於淮也黃漲而徐城坐困淮漲而泗城告急淮不出此勢必南下故每過夏秋周橋上下四十餘里水漫而南淮揚漕隄決矣於此而按其勢揆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黃之泛濫病在海口疏海

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淮爲今日之首務舉所見如是然此第知已然之大勢而未悉其所從來之源也黃壩不塞垂十年矣決口由虞夏禾碭至睢宿漫流五百里不入泗而何往此泗城被水之根經流由五湖入洪澤餘流出小河淤清口此門限沙之根而淮之所以不得出也當事者不急堵黃壩口俾黃流循軌入徐邳固隄防以刷沙深河而急急於疏海抑黃海不啻疏導淮而淮愈不出黃不可抑分黃而黃日益淤夫事之壞也必以其漸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俟其大壞而後治之難已隄不固則決決則必漫生地漫久而淤又決而之他餘流仍漫棄地淤不平水不息淺者愈淺淤者愈淤海口以上千里同患求淮之不侵泗其可得乎當此時而歸咎海口責以疏導雖神禹不治矣

明神宗萬歷二十四年開黃家壩新河建武墩高澗周橋石牖洩水入海引支流入江工竣泗陵水勢頓減盱泗田廬復見

按當時分黃必由黃家壩者以腰鋪去清口尙近

黃家壩入口順而與鮑王決口下流交會故也導黃由周復莊至五港灌口又因鮑王決口洩入周復莊與黃交會武墩周橋石牖洩淮水三道與黃同入海引支流入江泗陵水減可知然分黃由黃家壩出周復莊則西上十餘里之迴瀆必漫清口以東下流五港等口未刷深濶久亦必淤而黃不能分開周橋高澗武墩等口洩淮水三道入海無論下河州縣沉於釜底淮愈去而黃乘虛內灌清口愈淤顧當竣功啟壩時陵水頓消清口暢出者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何也蓋水壅日久下流尙低是以乍見暢達之勢及久而下河一帶盈科五港以下淤塞黃不能入海淮不能出口上流徐邳淤滿南北橫流而患始無底矣泗州地形如金衆流所匯有浮水有積水浮水易去積水難消若盡去泗之積水下河皆沉於淵矣分黃導淮爲泗陵計圖近效而忘本源其時皆急於功利宜一敗不可復振也然明初水繞泗流明末水衝泗陵其亦有數存與南河考云萬歷二十三年總河楊一魁給事張企程會題分黃

導淮時有爲之說者分黃功成則淮黃不交有傷王氣又有言高堰不拆則淮流泛濫終淹祖陵而一魁等以淮黃由周復莊會合爲合襟開武墩高澗周橋洩水而泗陵安於是定議開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關清口沙建武墩涇河牐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澗周橋及子嬰溝減水牐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河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復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堯

開金灣下芒稻河以疏淮漲然其時黃壩決口仍未塞也黃壩地屬山東單縣南接河南虞城由夏永及蕭碭宿睢至小河口迤南卽泗與洪湖之交全黃下注仍入於淮始議築歸仁隄以障之難已淮水大洩於東黃水橫流自北而曰分之導之真所謂抱火厝積薪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以爲安也

明神宗萬歷二十五年四月河復大決單縣黃壩口決口千餘丈溢夏邑永城由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

河口入大河小浮橋運道阻塞

按是時楊一魁執分淮導黃之議專力於挑清淮泗開而上流單縣黃壩口之決以爲不必塞繪圖說上疏云黃河自古爲中國患近自分黃導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已有明驗矣又自黃壩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濟二洪之涸既有合於決隄放水之議又不足爲運道慮而道旁之議猥云運道有淺涇祖陵有意外地方有淹沒日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卒

理水防川爲上策不知我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壽亳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認容作主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墊河身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壅清淮則退而內滯斯泗爲魚甚至激衝運道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不能却之他徒以致水無所出上浸祖陵因爲改移易輟首開武墩涇河等河大疏具壩周莊等河又大挑小浮橋小河口

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先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船節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塞決以回全河蓋執黃堨不塞之議如此稍斂蔣春芳力言不可會議未定黃堨經流虞夏礪蕭入永堨湖過徐溪符離歷靈睢至宿遷小河口入湖分支由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而小浮橋支河易涸汶泗之水亦微黃堨旁洩日甚李吉口淤填益高徐邳再見清泗至是復大決而黃堨之所以不早塞者以黃堨決而全黃南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全

徙徐邳得免河患餘波出於義安者導入小浮橋足濟二洪遂以增隄塞口爲非計而欲空礪山一縣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在水遊蕩以不治治之引白昂浚河出小河口開符離月河而患始平遂以築垣居水沙壅清口爲辭蓋分黃之見膠於中言之僞而辨者也而俞汝爲乃謂爲碩畫夫便分之而黃竟兩行淮竟獨出運竟得濟則亦已矣乃未幾黃壩新河已塞清淮潰堰東出二洪

水脈微細所爲並存者安在白昂分水而河卒不治病正坐此豈以明初河出壽亳之郊歲不修治爲定衡至河既分由黃壩達五港淮阻於清口之沙而不得出開周橋武墩諸壩瀉淮下灌高寶而黃益得乘虛以奪淮汪武曹黃河考謂淮不可分黃猶可分以拯濟一時援宮保留鮑營支河以爲之說夫鮑營支河之留留於河流歸故之後者也黃壩之分分於黃堨未塞之先者也固難相提並論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全

是年大旱武沂上源水枯義安東水壩復衝二十餘丈小浮橋水涸自桃宿上至鎮口黃幾斷流築義安壩引水入運按是時水由鎮口入漕漕仰泉給泉水盛則由鎮口奔注入漕南與黃會自黃堨復決黃河南徙鎮口裏湖之水亦微鎮口在徐州陡山子房山之間通裏湖出小浮橋天旱裏湖水不足浮送當糧艘盛行之時小浮橋涓流阻運船行探水深處移舟就之或築欄河壩橫亘河中蓄水濟舟以緩須臾

之急或撤去攜帶竹木用小舟撥淺而涸如故潛境山引瀦水入漕開支河導微湖水而涸不解時倭寇且急慮者謂從旅順口直抵廟灣薄淮城據糧爲餉扼吭撫背大可虞當事皆倉皇督運晝夜開挖支河疏導諸水十無一濟張兆言小浮橋河中渾水一綫涓涓不息上源一決黃堨再決義安水既分行下源自溢黃堨未易輕舉義安黃流可引如議調微山夫堵義安口再疏義安至小浮橋之路使黃水盡歸小浮橋沛達正河施工甫五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壹

水勢日漸東趨再五日水深三尺至四日義安口合黃水頓高丈許盡從小浮橋衝入運河前所築攔河壩數十處頃刻衝刷如洗糧艘大進不數日四陌萬漕糧盡入鎮口蓋時當盛夏船米發熱遲則船裂米爛惟急治爲得策然引黃權濟一時分流水緩正河受淤王以旂諸人以此法治運而不及於河所以終日言治而卒未底績也

是年大水衝決堽城石壩

按古堽城壩元畢輔國築以遏汶入洸者初於寧

陽縣北築土壩遏汶後移置青川成化中易以石馬之貞作雙虹門爲沙堰其時元分水在濟故遏汶入洸會沂泗以出天井自宋禮移分水於南旺遏汶之功全在戴村汶遂不通於洸與運道無關涉徒以元人遺跡踵而行之固無庸築以石也先時之貞爲沙堰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汶魯大川底沙深濶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竭瀦水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壹

田缺則補之慮石堰之壅沙也河防一覽云戴村壩所以遏汶歸北者築後水無旁洩歲久復衝坎河口水決入鹽河運河輒淺萬歷中常給事請河口加築石壩水漲任其外洩水平仍復內蓄但石壩可以洩水不可以通沙日久停淤沙填河內則能致水漲漫或沙嘴橫射河灣則能逼水衝決宜隨時挑濬使不東逼逕直南趨此與堽城築沙堰之意略同而其用異也

是年蓋長城侯遷頓莊水道運船始由黃泥灣至宿

遷董口入河

按此劉東星舉韓莊未竟之功也初翁大立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湖口出邳州避秦溝徐呂之險以路遵言寢其議遵言河出馬家橋葛墟嶺高出河底五丈餘侯家灣梁城多伏石周柳諸湖達河口須築隄水中功費浩繁遂止不治嗣河決汶上灌徐沛潰漕隄幾二百里總河舒應龍求通洩之途於微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墟嶺可引湖水由澎湖注之湖乃開支渠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奎

是年侯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奎

按蘆遼節自會通成後海運未停蓋緣登萊至旅順海道徑直順風對渡爲易便也至是備倭廣軍儲于仕廉言節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止五百餘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止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碍難行惟登萊濟遼勢便而事易言者皆以其

議爲然而當時山東多警運道時梗亦有未及行者矣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起劉東星爲工部侍郎總理河漕浚河出小浮橋至宿遷循賈魯故道

按東星受事之初循行泗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言黃河自商虞以下歷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元賈魯所浚故道自元及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二十七年河流北徙遂淤潘季馴屢議開復以費繁而止今河果決黃壩南

徙由韓家道口至趙家園百餘里衝刷成河卽先
年議復之故道也由趙家園尋老黃河道開挑起
曲里鋪至三仙臺出小浮橋又濬漕河自邳州至
宿遷循賈魯故道河漕兩利並存如議行之五閱
月工竣然東星欲復故道而止開濶十丈深一丈
之河是但爲運計而非爲河計格於分黃導淮之
議也張朝瑞言淮與河合自宋熙寧以來五百有
餘歲今以泗州水患而爲分黃導淮之議淮之患
在泗州黃之患在清河分清河之黃以導泗州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奎

言是時黃堦漫流已分出鎮口小浮橋冬春塞之
無難而遲至五六年不塞者懼全河難容而衝運
也然黃堦決口由虞碭至蕭縣之兩河口卽賈魯
河故道張兆元言黃堦決口千有餘丈經虞碭至
王家橋九十餘里河形濶三百餘丈至狐父橋抵
蕭縣界入盤岔河至兩河口濶百餘丈深一二丈
不等自兩河口始橫出由山西坡入永堦湖下達
徐溪出小河口而自兩河口以上皆大河故道也
河旣橫出西山坡卽於其地因山勢築壩回河施
功亦易如徐邳故河日久淤淺或因水勢以刷之
或因人力以浚之夏秋水漲或固隄壩以奠之或
整滾水牯壩以宣之隨時調劑自有前人已成之
法在如崔鎮三義徐昇季太四壩皆可宣也烏用
新河如謂徐邳故道不可用賈魯行之何以安流
數十年不聞淹及泗州一魁居分導之功而固守
前議顛倒甚矣當一魁初至官時河水半由舊河
下徐州以水足濟運而不治又二年河日益南李
吉口淤淤日高北流漸絕乃於冬春水涸時開一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奎

小河引水灌徐呂至秋卽淤若是者三年而彭城
呂梁間古所謂懸水三十仞者可褰裳而涉矣於
是建六牖於河中節宣山東汶濟之水聊以通漕
而漕行不利往往後期東星知徐邳故道可復而
格於前議爲可惜已然蕭縣兩河口距徐甚近小
浮橋以上之河通漕多年河形故在所以不數十
年河自復由其道數百年不改也

明神宗萬歷二十七年趙家圈賈魯故道復淤李吉
口北流漸絕糧運阻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充

按是時李吉口淤墊阻運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
引水至徐入秋卽塞因請事泲河舉韓莊未竟功
鑿侯家灣梁城通泲口使可行舟建鉅梁橋石牖
一德勝萬年萬莊各草牖一漕艘由泲行者十之
三而糧運稽滯如故東星病卒於官史稱莊靖歷
官三十餘年布衣脫粟家人化之其學以清淨爲
宗病革猶牀簀治書經理河事汲汲不遑可謂盡
瘁矣河運兩大事復徐邳故道河之經也開泲行
運運之經也莊靖以一人兼視其成而力顧有所

不及力不能矯一魁之非而河之大事小治矣力
不能任開泲之重而運之善治中止矣當衆論喧
厯之時犁然獨見其大其卓識超越尋常然一魁
居分黃導淮之功明知故道可復而阻抑不行朝
瑞能言人之所不言而不能強之使必行東星能
言之能行之而行又不如其所言一如其未言未
行者其力不果而見義不勇也以復故道之大工
與泲並舉力分而不底於成於審幾致用之道固
有未盡至蓄疑猶豫模稜兩可以卒敗其謀有違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半

心矣然知一魁之抗議居功勢難力矯而姑啟其
端君子傷其遇而原其心矣

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給事王德元條上漳流北徙
三策

按治漳無碩畫利害更端得漳之利遠漳之害者
上也然往往利去而害存天行人事有相因而至
者不可以人力制也德元言河決小屯東經魏縣
元城抵館陶入衛其害小河決高家口廝二流於
臨漳之南至成安縣東合呂彪河經廣平肥鄉永

年至曲州入滄水同流至青縣口入運河其害十
溢水不勝漳而納漳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而
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合漳則細緩不能掃捲
沙泥病涸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
少利多爲上策仍回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
爲中策築呂彪河口岸隄漳水運道固不資利地
方亦不罹害爲下策清濁二漳之合流北出也昔
有引以灌鄴者矣分流由館陶入衛運河之大利
也然其力猛不可以制束其行疾衝刷有力而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圭

遷徙其土疏沙易壅積而去來無常其來也高隄
設牖以節宣之當伏秋盛漲時洪濤無異黃流流
經廣平至曲州會滄合流多至泛濫不可治幸消
退甚速不爲大患隄防之功固不可疎時漳水已
北徙北運告涸故議治漳之策而漳不易治要以
導入小屯抵館陶歸衛濟運而不病民爲費少利
多之上策也

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開歸大水河決商邱蕭家口
全河南注南岸蒙牆寺徙北岸黃堦斷流決水入洪

澤湖爲泗州患治一魁不塞黃堦致衝祖陵之罪斥
爲民

按是時歸永而下通爲巨浸潰沙岡趨固鎮泗野
一望汪洋患及陵麓張問達言蕭口之決因黃堦
不塞又以并力泲河致趙家圈淤塞而上決全河
奔潰入淮勢及陵寢而其故有不止於是者黃堦
決河由兩河口橫出西山坡間勢不能洶深止恃
永姬湖以下之低窪滔滔南下及流行日久窪地
淤平水不能下而徐州正道未濬亦無可歸是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圭

逼入歸德全河南注使如高舉議疏舊河新淤引
黃東注盡塞黃堦諸口而遏其南以次并塞新決
之口則故道可歸乃以費鉅爲辭而內實怵於全
黃之東注姑浚李吉口以救小浮橋上流數十里
之涸至通漕而卽以爲安此所謂以病爲醫而不
圖安全也至一魁不塞黃堦引洪永至成宏正嘉
以來河之由壽州懷遠穎亳鳳泗下溢符離邳宿
者均不爲陵患而惟以淮不敵黃滯而侵陵爲辭
夫淮水之內濬由清口壅淤強河橫截淮流七十

二溪之水灌於泗倒流旁溢侵及陵寢勢固然也而淮所以不能敵黃之故仍在淤黃全河勢大水湧淮不得出壅而上溢開牾壩而力分流弱黃乘之以淤清口塞其入海之路前此河由壽州渦河入淮縱橫於穎亳鳳泗間而不爲陵患者正河渠深岸濶猶分正流其因故渠分流南趨之河尙未受淤隨其就下之性入淮以助淮敵黃黃得淮而濁亦稍澄并力刷沙以深河而敵海河深則容納有地力并則流行迅速此以淮敵河實以河敵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七

合淮河敵海當時之形勢則然至其後有不同矣嘉隆以來南河受淤斷流全河盡出曹單豐沛徐邳遷徙無常所至成陸其改由汴睢入宿南下者皆坡水浸流填湖塞渠而徐邳上下五百里之深河盡爲餘流浮漫日淤日亢清口安得不淤淮安得暢出潯而爲患此今昔之不同一魁安得援以爲例且循賈魯故道河之正也南徙鳳頰入淮河之變也不塞黃壩使清流於後而徵引往事以飾非其謬已甚終正其罪始得其平矣

是年巡按張養志上理黃開加事宜

按是時糧艘抵壩交納逾期回空不能及時治事新運爲難每歲過淮過洪各有定期抵壩抵灣不踰五月回空始無凍阻黃壩濁流南徙浮沙北壅歷徐抵宿幾爲陸地糧艘至宿停擱半月幸霖潦大集始完運事內外皆以歲運爲憂養志言漕河乾涸趙家圈李吉口並淤宜急塞黃壩以杜洩水之源今新口方決黃壩業已半淤乘此半淤濬黃壩以下舊河引黃水注之東塞黃壩過其南俟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七

河衝刷既深并新日塞之歲運庶可有濟趙家圈既淤李吉口尙可導引須大加深濬始得分奪其勢以免邳宿淺澁自邳宿至徐呂地高河淺難以黃水應濬邳睢漕河以爲受水之地再於初冬後北自珠海膺南自邳宿一帶卽以額設撈淺夫大加疏濬務俾深通南岸永夏隄東水歸漕幫修高厚以防決水之虞接築太隄至大石山頭俾有抵禦此理黃之要也又以加河爲濟運之善道邳州沂河口爲入加之門戶湖地淺濶無岸可修開黃

泥灣以通入加之徑於湖之北岸鑿河接加口使
運艘直達又鑿萬家莊以接加口之源萬莊及臺
莊侯灣梁城等處均係山崗高地砂礪難鑿水淺
重載不能通行加鑿三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加
口又濬支河以避微湖之險韓莊之西有湖曰微
山水深難渡今於湖邊開支湖一道下接韓莊上
通西柳挽拽有路不經由湖中以免漂沒復建牖
座爲蓄洩地勢有高下淺深照濟寧在城等處建
牖三五座以時節宣水可常盈無淺澁之患此開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美

加之道也統而論之理黃爲萬世不易之經開加
乃一時濟變之權理黃並理加如用兵之奇正相
生若修加而棄河舍正用奇非師出以律之道時
復有言河漕大臣不能兼領者漕運於江北河決
於中州勢不能騎牆並御前時河漕分曹而理二
百年來鮮有敗事此亦專責成之微意責成專而
後理黃開加可得而治也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始分設河漕專官以會如春爲
都御史總理河道河決蒙牆寺南徙會淮入洪澤道

近陵麓如春議開王家口功未竟放水河復淤決單
縣蘇莊

按當時治河惟求無害於陵運而於地方利害不
卹也至河事決裂陵運貼危爲急不暇擇之計搜
括已匱之財力盡委之洪濤亦可傷已如春治河
力主開虞城王家口自歸徐至宿遷六百餘里工
用浩繁京外度支已竭括發至六十萬之多尅日
計工新河開未及半塞而注之慮不在受獻策者
言河流既回勢若雷霆藉其勢衝之淺者可深也

河渠紀聞卷之十一

美

如春遂令放水河流壅泥沙並下流勢稍緩下已
淤半矣一夕水漲決單縣蘇莊衝魚單豐沛間如
春憂怖卒黃河開渠引水爲全河入門之路而不
可恃也其力全在塞決蓋決口漸收漸窄逼水入
渠以次收束兩壩水遞加長至下流行遠而合之
借水全力衝沙則力專勢猛沙隨水去東星知濬
河而不圖塞決平緩之水豈能分急流之溜況以
十丈之渠而又無壩以逼之淤可立待也至濬渠
欲其深深則能引溜渠底欲其平平則出水迅利

而河濬至底則有流沙稀淤工力倍費承辦之員
弁夫役利其淺而不利其深至將及底灘土未淨
高低不平輒放水掩蓋以希偷減而河流往往不
暢此積弊也如春不知獻策之人卽陰爲偷減之
計使如春墮其術而漁其利以致全河潰敗南北
橫衝悔無及已當蕭口初決如春不知蕭口在黃
堦上流反若商舟能行於黃堦以東者曰此河徒
非決也蒙昧至此而職河防難已初以不塞歸德
決口豫東異議廷推如春定議河道重任而遷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七

以間執齊人之口速之敗也至漕道大壞乃思引
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漕運便宜經久之謀於
是再議開河而泃河之道啟矣

是年二月河州黃河竭

按是時河州蓮花池等處水涸往來寒裳徑渡綽
遜河口流絕見底逾月黃水突大漲衝邊墩房屋
殆盡河水忽竭忽壅史以爲脈竭財壅之象陝督
李汝疏稱本年河州蓮花廳等處黃河涸竭天變
頻仍未有若河之異變者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

周身貨財流布於天下轉運不窮今天下財力匱
詘血氣亦耗矣閭閻貧府庫空獨礦稅監使及叅
隨土客之家擁集厚賞神河天險源涸流徙而中
更挾百川之勢以衝祖陵扼運道非常之變也其
意在罷礦稅撤中使而垂象尤有著明者如春開
王家口聚二十萬衆於左藏空虛之時內帑搜括
無遺盡付東流患及陵運派竭而水壅人事之窮
上應天行矣

是年工部覆沁州知州俞汝爲條議河務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六

按是時河工屢築屢潰河道視爲畏途俞汝爲條
陳數事允議施行其言亦有可採者如沿河責任
宜均一節河東鳳陽巡撫兼管河務恐事權不一
設總河都御史節制顧秦越其心責任獨歸總河
以致物故病廢削奪者後先相繼一年數易總河
遂爲陷穽分防之員弁或以時勢難圖物力匱詘
擇輕避重圖易辭難又或窺矚意嚮以決進止成
則居功敗則追咎應請有河地方大吏分任其責
功罪一體同官治事自不得分藩籬當事著肩自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五

不暇騰口說汎員畫地程功事可共濟又審河工
 緩急之勢治漕治淮原非兩事疏濬築三法本自
 相資淮水氾濫為祖陵患黃水匯入淮水不出湧
 而起耳往時淮安廂口水漲則築水澗則啓年來
 規制廢格黃水倒灌入淮遂成巨浸宜修舊制先
 斷淮安廂次塞蒙牆口使黃水不入再疏下流如
 芒稻射陽湖河引淮出江出海使有所歸而淮泗
 之間安流矣又辨山脈河水之性黃河以南大江
 以北山脈由陝入嵩過曹縣起泰山盡於蓬萊三
 島左一支自桐柏分水曰淮右一支自河南分水
 曰汴黃河北流入天津此禹故道也自宋熙寧間
 引河入汴勢遂入淮貽患迄今然水本就下帶土
 而行急則深緩則淤可合不可分沙尤與土異不
 可聚而可囊揚之則浮刷之則去凝之則堅識沙
 之性借水刷之堅土難立致借囊沙築之識水之
 性欲塞上口必疏下流欲通故道必塞決口因其
 勢而利導之俾全河在目庶不致漫嘗徒費又言
 治河簡便之法決口施工兩岸築入先用柳條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一

六

土隨宜築之次用囊沙之法中流最急處用船各
 處運糧船拆造每拆一船除篷桅外估價不過二
 三十兩宜於糧船回空過淮時查該拆卸者留用
 似省而便囊沙不必用布江南米包用蒲草為之
 價廉可用再加草繩二條即以開河夫裝貯沙土
 每包定以六斗以草塞口以繩緊束一人可負而
 走運至工所俟釘樁一定以掃捲邊運沙連包入
 水時日可集至中流急處方用舊糧船先期令夫
 船運土石或沙草滿載撐駕河濱每船用木椿三
 四根下釘以篾簾相挽以鐵貓扎定然後加土鑿
 沉一時并下水自阻塞更開通水道使黃水湧入
 故道自然深濶費省而事可速成此因蒙牆諸口
 未塞思濟一時之急洋洋灑灑至數千言其均責
 成審緩急辨山脈河水之性審囊沙物土之宜皆
 有條理至中流用船築塞即賈魯沉船法而無魯
 之精思大力固難襲用然亦可存其說視易一
 之修築汴隄徒托空言疏浚小河口終歸於
 固不侔矣

河渠紀聞卷之十二

明神宗萬歷三十一年四月命李

郎總理河道照邊鎮體制江北河南山東等處巡撫

咸聽節制是秋河復大決單縣蘇莊及曹縣縷隄又

決沛縣四鋪口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

按是時方議急塞舊河濬新河而河決蘇莊水淹

豐沛下流壅滯黃水倒灌濟寧魚臺平地成湖加

以狂雨彌旬城門外即成巨浸初給事中鍾兆斗

言河工以下埽塞決使河東注為事然下流未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一

上源已決且下流又多旁溢之水前此集百萬之

生命畢力於新河今又合數省之物力盡用於決

口未塞尚可為也塞者復決何以繼之伏秋水漲

而不及塞猶可託也水退尚不可塞何以禦之給

事宋一韓亦以決口未塞糧運淺阻隄防單薄未

修為辭且言防河如防敵師有三鼓河有三候六

月伏汛水發一鼓作氣時也七月再鼓而盛八月

三鼓而竭河勢虛憊不可擊用李牧急收八保之

法力保埽壩固守諸要害漲水不能持久俟其水

勢消落用張仁愿搶築三城之法即日萬杵齊發

水漲復上至李吉口堅城集以下水勢散漫決口

猝難塞堅城諸處水無所洩迴奔決口其力愈專

用周亞夫以梁委吳楚之法姑少嘗之以殺其勢

若堅城以上深其河徐邳以下高其岸使下有所

洩上不得決而舊河自塞所言皆切中事理而河

復大漲北徙下無所洩決入於北衝運阻漕而患

益急矣夫下流不疏而上未有不決者也水歸一

則流散漫則淤若水勢散漫無所歸上流復奔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二

而下勢不能容而決可待黃堦久不塞而決蒙牆

並決蘇莊者正坐此也時議開泇分黃兩工並舉

泇有遺蹟可因黃亦有故道可循舉泇而黃不可

廢蘇莊之決何減於黃堦哉

明神宗萬歷三十二年開濬泇河功成起直河入泇

口屬於夏鎮

按是時河運俱病運尤急於河於是化龍議開泇

河始不為眾議所尼引泗合沂以避河險六閱月

功成開泇之善有六泇分東西東泇出沂州西北

箕山南流入西泲西泲出嶧縣抱犢山東南流與東泲合貫四湖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泲口流至邳州合沂水入河武河曰小沂上流有故渠曰文河元人謂浚此渠通沛可避徐州二洪之險者是也泲河始自翁大立議於梁山南別開一河以避秦溝濁河之險繼之者傅希摯勘議無成晝舒應龍創開韓莊以引湖水而路始通劉東星大開梁城侯莊以試行運工復中輟至是化龍與淮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上開李港鑿都水石下開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河迄田莊棄王市以下故河徑從王市取直南取當河深處越邳山及周柳湖諸險平大泛之湍溜浚彭口之淺沙使由駱馬湖出董溝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會於董溝其言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維絳是以有水難也泲開而運不借河行二百六十里之泲避三百三十里之河河不得困運乃熟察機宜而治之建牖以資節宣築減壩以遏泛漲次第修舉居然奏績爲漕永利泲成

於梗漕之日天之所以資漕也然漕利而河愈急不可急泲而緩黃夫曹單豐礪之間中原之都會猶人之腹心家之堂除也黃堦十年不塞及化龍時已決蒙牆再決蘇莊何啻潰腹心而疾四支也至蒙牆已塞泲河已成晏然以爲糧運無憂疏朱旺新導之河而不克有終河事益孔棘矣當其併力以事泲也竭公私之費拮据幾二年雖勞費不減猶以二洪淺涸急於漕運而先圖之不逾時全河北徙二洪溢溢向之所急者反緩河之奪兩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四

口也無以異於經二洪也視爲可緩者正急泲雖成而糧艘猶半由河半由泲河不勝徙運無可避緩急利害之衡猶尙有未盡者迨豐單交警濟魚昏墊當時不頌開泲之偉績惟咎導河之失機其亦有由然哉

是年五月曹時聘總督河道奏辦泲河善後事宜按舊萃云潘宮保開南陽河經夏鎮道留城出鎮口以避黃險乃泲河議興則以三難二悔之說進因此去官尋泲河之役亦報罷越三十年李少保

居然奏績事之成功遲速蓋亦有數存焉化龍平溜疏淺建臺莊侯遷頓莊丁家萬年張莊德勝八廂隄壩次第畢舉然必有爲之後者善其後以要其成時聘言洧河一役肇於壬辰之洩河水關於辛丑之達沂河而避河鑿石遂成通津上自李家港下至直河口二百六十餘里盡行開通糧艘由洧而上者業五千餘矣祇緣張村集以下直河三十里水漲沙壅舟行稍滯兼之洧卑於直其水逆流土壩被衝其水旁洩遂不免爲全河之累經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河臣李化龍自張村西南創開支渠一道長三十餘里下接田家口舊河其貓窩一段橫穿浮沙用板廂護內實老土王市口之減水廂臺頓二莊之節水廂與彭口之滾水壩皆易以石又自直河口至劉家莊淺狹之處悉加闢浚工竣放舟而入運船數百艘集口外者不兩日過盡沿途測量水皆深五六尺大泛口有廂節蓄溜勢亦平重船過王市者至三月初已踰二千餘隻運事早往年兩月此皆前河臣李化龍經理就緒臣受事復覩成績

如此時聘不沒前美力圖善後可謂加人一等時議皆以洧黃之役不一勞則不永逸多捐金錢以收萬全而化龍從容奏績時聘拾遺補缺使得爲漕道永利功固不可沒也

是年以洧河告成議濬泉源築隄壩因舊制於沿河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修復斗門

按漕運自徐中山開場場出穀亭通運金純復自荊隆口下塌場導河入淮故道均自雙河口分水由鉅野嘉祥入濟寧者曰牛頭河由定陶城武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六

縣入金鄉者曰浹河三家灣均會於魚臺之塌場入舊運而數爲決河所奪自新洧遞開運道左避不假分流於黃千里長隄足以力制悍湍而避黃就泉則必濬泉運道東徙汶泗沂濬載之高地而行西岸諸湖藉以減水東岸微山湖卽昭陽呂孟鄒山諸湖隨地異名而以微山爲要領淮南濟承荷澤城武曹縣定陶鉅野嘉祥濟寧金鄉等縣坡水及魚滕等縣泉水積爲大瀦自北而南分爲二支一西南出張谷口逕荊山橋入邳濟運一出湖

口插入泃濟運後荆山道塞專濟泃運衆水之尾
間要津之喉吻也南陽之東有獨山其地卑衍舊
爲滕魚諸泉所匯歸於南陽河徙蓄之爲湖馬場
湖一名任湖在南運上流本受汶河之水自築馮
家壩汶水不復入惟泗水會泃入湖蓄水以濟運
然源高易洩壩開立竭非甚旱澁不啟南旺湖本
鉅野澤北濟所經宋禮引汶絕濟區湖爲三一南
旺一蜀山一馬踏蜀山馬踏爲東湖南旺爲西湖
漕河貫於南北汶水東來注之東西湖各爲長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七

設斗門收蓄水漲瀦其溢出者於湖水消決而注
之漕濟南北二運南由十字河入運北由關家廂
五里鋪廂入運昔年運道由牛頭河行舟後漕河
改遷南旺十字河斗門不廢南旺地居水脊可引
以南流亦可導以北注設南北廂權其盈虛而啟
閉之馬踏湖水由新河頭宏仁橋二廂放水入運
蜀山湖水由金線利運二廂入運後以北運易涸
夏秋汶水盛長盡啟八斗門收水入湖閉十字河
廂改關家五里二壩爲廂開通廂內支河使暢洩

入漕專濟北運又以馬踏湖直北無湖渠資運閉
蜀山之金線利運二廂導水出田樓邳林河口出
分水口併水北注以裕其流安山湖自築斷黃陵
岡濟水不至湖底土疏漏洩不可櫃萬恭治水筌
蹄曾言之今昔形勢不同猶馬場納汶而今納泗
南旺瀦濟而今瀦汶也時方博採羣論而河適決
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上灌南陽而
單縣決口復潰魚臺濟寧間爲巨浸所亟當修復
以保湖安運者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八

是年八月河決豐縣朱旺口及太行隄上灌全濟旁
侵運道單縣蘇莊決口復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
全河北注者三年
按襄毅於開泃後切切於河工有時不可失之疏
專意治河言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南
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由徐邳達鎮口爲
運道泃河既成與黃隔絕東充徐邳間河不能制
運道之命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沼單決曹則壑
曹豐沛曹單魚陽皆命懸一線隄防宜急至是果

決朱旺一如所言襄毅之於河慮於幾先而未得盡所事爲可惜也朱旺既決蘇莊決口亦潰全河北注魚臺濟寧間爲魚龍之宮河不得復由其道者數年亦罕有之阨矣大河自開歸下合運河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雖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九

符離河爲南路時聘受事以中路與陵運宜使小浮橋地下勢順易治且言河決行隄下流日淤水出李家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則孫家渡野鷄岡皆入淮故道母謂蒙牆已塞而無憂於陵溢於北則芝麻莊荆隆口皆入張秋故道母謂加役已成而無憂於運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卑挽回不易母謂災止魚濟而無虞於民此大可憂而宜急治者也疏王家口達朱旺新導之河下出小浮橋三百里長河上下條暢可

冀久安此策行而引河南下拯全濟久淹之水阨自徐以下清黃並進沙隨水刷河底日深容受有地數百年未歸之故道至是可復豈非機之不可知者哉

是年參政范守已議引沁入衛由淮潁至朱仙鎮南之賈魯河入於通運

按是時泲河初啟李化龍奏稱泲水河成糧艘由泲河者三歲三由黃河者五之一過洪如期故道漸復而單隄忽潰豐沛蕩離魚濟運道阨塞於是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

守已言國家歲漕四百萬仰給東南以萬有餘之糧艘爭洪流一線之水開泲河自邳州至夏鎮軼出彭城之左謂軸輓可無阻矣而河決單縣復有南陽之淤欲護漕渠不得不急治黃河欲治黃河不得不別求便宜以圖永久溯查嘉靖六年河決豐沛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胡世寧言沁水至武陟紅荆口分流通衛近年始塞議開河一派北達衛水備徐邳之塞時以盛應期主開南陽左新渠議遂不行久之新渠難成復濟故道因仍至今沁

水至武陟東南入河而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乃
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紅荆口之說非竟無
據引漕舟自邳州溯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
東達臨清會通河亦可不用若謂溯河數百里有
灘漕之險無繚道之便別由廣武山南經鄭州中
牟之北祥符之西及朱仙鎮南經尉氏扶溝西華
之東流邱之南土人名爲賈魯河者南至周家口
與潁水合流名爲沙河蓋潁州正陽鎮入淮直抵
淮安自朱仙鎮至鄭州惠濟橋不及二百里河身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一

略窄稍事修浚再於惠濟橋西開渠接入黃河渡
黃不及二十里直入沁口爲道甚便引京索須三
水合鄭水濟漕建牖如會通河制蓄洩以時水自
裕如此道旣通漕舟出天妃牖卽由洪澤湖入淮
溯淮入穎溯潁入鄭牽挽尤穩夏鎮南陽之間仍
加修浚兩利俱存分舟並進可免守牖之困如東
道有梗則專由鄭水無問徐呂計無便於此者此
因洧河未浚深濶黃水衝決無時爲改絃易轍之
計然以數千里之河而輒思更易無論工程浩大

引水與黃通流不能避黃之險淤運更甚於東道
今朱仙鎮南至周家口一百里可通於淮而每爲黃
侵避之不及沁雖有牖節束黃流猛悍豈能約使
就軌至黃運兩病更無可着手非閱歷旣久通達
事變未敢易言引沁矣

是年建牖微山湖口節宣濟運

按微山湖河渠志不載邾山呂孟張莊韓莊統於
一湖界滕嶧徐沛之中週圍百餘里凡鄆城嘉祥
鉅野魚臺金鄉城武曹州定陶壽張曹單各州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一

之水皆南注之充徐間一巨浸也韓莊至夏鎮七
十里逼臨諸湖僅隔土壩一道最稱險要湖口牖
建於韓莊之北加護牖石壩以障諸湖之水上承
昭陽南陽及各縣坡水由湖口節宣濟運每遇大
水之年湖水浩瀚僅恃湖口二丈口門宣洩不及
本朝於湖口迤上加築滾水壩三十丈又挑伊家河
使自江南之梁王城分洩入運惟微湖之水兼濟
東南漕運下灌入牖連及邳宿江南水無來源必
須上源水深乃敷挹注北岸曹單有事決水入微

湖淤墊堪虞張文恪居濟一得云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壩一道上接沛縣大行隄下自徐州荆山口黃水泛漲時使由隄南東行入彭家河至貓兒窩微山湖清水使由舊河出荆山口合彭家河亦至貓兒窩蓋恐黃水灌淤填湖以爲保湖之道然當暴流洶湧而至兩面皆水之土隄難言保固微湖本收蓄散漫之水中隔一隄已難廣儲黃水由隄南衝下直入邳宿境內亦不能就範爲害甚大事有言易而行難者此類是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三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大濬朱旺口至明年四月河垂成隄潰水歸大河決蕭縣郭貫樓按是時黃河北徙南陽運道被灌時聘思挽黃流相度王家口達朱旺新導之河順勢疏通導流出小浮橋復歸大河故道議定奏功度長三萬一千餘丈濶四十丈至二十餘丈深丈有五尺小浮橋當水之衝建滾壩於義安山以分其流加護石隄垂久請帑以八十萬計役山東河南直隸夫五十萬衆州縣分地程功鳩工於是年十一月至明年

四月河垂成徐州上八九里未及濬而蘇莊逼近黃河水忽穿隄入新渠震撼東下汎濫新河之外溢決蕭縣郭貫樓蓋魚沛單濟金鄉之水皆南來也凡挑河首尾固築界壩濬渠務至深透將成時尤須加意防守稍見滲漏卽時築實并收束決口俟有引滿之勢然後開壩放水日夜塞合以足其勢則建甌直下沛然莫禦河工夫役積弊每濬至將深未足之時輒思引水掩蓋盜開頭壩事所常有殊不知渠必濬深而後能引濶必擊大壩而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四

能回河否則引入之水皆浮水餘流平緩無力不能刷底一存阻隔卽停蓄不進轉而旁潰郭樓之決不在郭樓而在徐州以上八九里未及濬之河壅而不下也河未濬訖水已穿渠夫役之弊壞未經抉摘防守之疎虞任其欺蒙固知其無能爲功矣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泛豐沛繼沼單魚陳燦之塞不成南陽之隄盡壞至是更此壅彼塞甘受獻策之愚任聽穿渠之誤奈之何哉小浮橋勢如建甌自徐而下清黃並行已有成謀捐八

十萬國帑於財匱力竭之時發數州丁壯於晨正農殷之日以役二百里就下之河真數十年難遭之機會乃功屆垂成水潰新渠千餘丈未浚之土橫梗中路當春水未盛之時猶循故道順流下行不疾壅於橫梗之地及至汎水大發非郭樓之決而安歸也方豐單初決化龍奉命勘視致決之由南直惟咎守隄不力東人更委濬河不深化龍於豐之失在巡守單之失在誤埽旣見而知之矣而千丈未浚之河獨未聞有舉而入告者恐亦難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五

東人之口矣然郭樓之決故道壞於垂成雖由人事不齊亦積漸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賈魯酌古準今鑿渠入小浮橋以定河流南下之局非獨銅幫鐵底可恃抑地本就下有建瓴之勢也其後河雖改流支流仍出徐州以南爲小黃河初湮於黑洋山橫流再湮於八柳樹之決劉武功引河沁濟漕而支流自蘭陽入徐灌洪者已徵白康敏治荆隆濬汴入睢分徐州之勢築徐集口以束其流而故道不復後乎此者劉忠宣疏賈魯故道築黃陵

岡古隄以障東流使由故道南下徐邳而決口未塞經流南去小黃河不受全黃之水僅能濟運至不塞黃壩而蘇莊蒙牆相繼並決下流淤墊日遠固非畫地分工所能取效也雖以潘宮保終守新集之議而故道淤爲平陸卒以功大難任未能伸獨見而成底績蓋河之成功有時非其時則千鈞難挽當其時則一吸可通朱旺之役雖未竟全功水汎河外然大勢以隄約束魚沛單濟金鄉之水悉南流入河大河形勢已成異時自歸故道先路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六

之導基於此矣
明神宗萬歷三十四年十一月郭貫樓決口塞河工告竣上功請敘
按自埧城放水土壩潰決歸咎叅政責令修築而不問河之何以淤塞決口於潦盡水竭之時未遑他計遷就以畢事倖功邀敘而忘其前功之未竟也特聘開一百五十里小浮橋之道在丁道口以下而迤上至新集之故道仍隔在新河南岸縷隄之外知河之歸於徐力疏下流不能終成其事而

方塞人字之決旋上敘功之疏決不任過塞卽議
功使河再決而再挑再挑而再議治不如式仍爲
郭樓之績歲糜工費敘功轉無已時給事孫善繼
言按臣疏稱徐屬州縣滙爲巨浸隄岸衝決多口
漂沒田廬當事者不知何如責躬而反上敘功之
疏夫豐沛蕭礪死者長爲魚鼈生者又無居食以
昏墊胥溺之危而談地平天成之績無論國典不
可倖邀返之於心當亦未忍二三年來所支吾苟
完漕務者惟泲河一衣帶水耳泲恃泰山諸泉沂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七

直諸河之水稍旱泉涸卽告急若專事泲爲標
而忘治黃爲本非策也今謂徐邳之間水多跌湍
操舟之險比於龍門漕黃故道淤淺隄岸頽傾卒
難整理設泲不足恃漕運告急駭而圖之無能及
已宜乘冬春水涸起古洪牖抵滿家牖大加挑浚
堅築隄岸以備非常今無論黃無完局卽泲亦有
遺策直口湍急一船挽拽常數百人銜尾而上前
船斷纜則後船雷擊軍旂糧石俱委河流至梁城
以上韓莊以下千艘鱗集經月剝淺勞人長奸乍

遇霖潦蒙嶧水出瀾野滔天緯路窮絕糧運稽遲
坐此應於巨梁橋東西開濶丈餘以殺其勢頓家
牖上下浚深數尺以導其流築隄王市口以東使
水歸駱馬湖以避其衝使我欲漕黃則黃欲漕泲
則泲欲互用黃泲則黃泲互爲我用如是功成始
可議敘如竭有限之財驅重勞之民假便宜之權
需歲月之久而東衝西決有如漏卮方飲冰之不
遑而暇告成所言洞中事理河旣橫出小浮橋之
水不可常恃故有開舊運河之議泲河初成牖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六

未備泉河時渴亦不可常恃故有開巨梁浚頓牖
之議駱馬湖口之徐塘未築禹王臺之大壩不備
沂水直衝妨運病民故有築王市之議皆由事勢
所趨急爲治標之計非竟無說也明時科道各立
門戶轉相排擊而此獨申明大義猶存公道非通
達治體者不能如此剴切周摯也科道中未嘗無
可誦法之言故備錄之以爲後戒云
明神宗萬歷三十五年河決單縣東南灌及城北一
望汪洋民舍漂流五月大雷雨黃淮交溢

按是時大河北股至茶城鎮口南股行新河行南
股者十之七行北股者十之三水勢猶未定也疏
朱旺至小浮橋之新渠濶止三四十丈與原行之
舊河廣狹懸殊水至吞吐不及橫溢槽外隄岸衝
決多口分流南潰非盡出於浮橋以下也使於此
深鑿未濬之土再疏新上之淤堅築兩岸隄埽謹
其旁洩然後相機堵合事猶可爲乃不計徐屬之
滙爲巨浸蕭場之沉於深淵而急築決口聊塞郭
樓之責至決口既塞水更壅而北趨朱旺之決豐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九

已爲沼旣由豐而及單單縣之決單亦爲魚將由
單而及豐決水橫衝南北時聘往來其間皇皇補
救疏築之不暇輾轉失機而身亦隨以俱逝亦可
傷也已

明神宗萬歷三十七年總河曹時聘卒以劉士忠總
督河道士忠司河仍時聘之舊徐屬水患未已

按曹時聘開朱旺口復小浮橋以東故道而魚沛
單濟金鄉之流悉由徐州南下不復散漫於北然
其大體雖歸於徐州古汴渠之道而倏南倏北遷

徙不常水聚於徐邳而不能下當此之時入北則
自曹及單百五十里之重門孔固入南則渦河數
十年之受淤已深水不趨徐而安歸也而小浮橋
千有餘丈之陸地橫梗於中浮漫澄淤壅而四出
於是徐之狼矢溝一再決而奪濶南趨矣三四決
而入加同流矣以及雙溝之一決再決徐州三山
之決入白洋祁店青田之淹沒城南靈壁之潰於
陳鋪皆在徐州數十里內滙爲巨浸直至水灌徐
城遷治雲龍與明之氣運爲終始而祇由盜壩成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十

患始於至細成於至鉅初放水時猶以水長不出
隄之南北爲幸夫不能疏浚深通以遂其就下之
性一線新衝之渠焉能久恃固不能善其終矣

明神宗萬歷三十八年巡按蘇惟霖疏陳黃泇利害
請專力於泇河

按是時糧運入泇通行而曠野新闢人跡荒涼萬
艘蟻泊公私旅困徐州貿遷化居者一旦折閱生
怨由是有舍泇由黃之議然黃流迅疾上水難挽
卒致倉皇損傷糧艘失陷淪溺時有牽挽至大浮

橋以闕塞復還由泃者輾轉迴旋抵灣愆期汲汲有守凍之虞惟霖言黃泃東西相對舍此則彼黃河水在三四月則淺與泃同五六月洶流挾沙而來河口日高運舟難行泃河一水安流歲修有例既無溺漚終鮮風波計日可達卽河身稍狹而水不若鋪灘之淺其猫窩諸淺河流至則牖水積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深淺相隨或有稍宜拓浚者但因利乘便補其闕略唯於泃下流諸口謹嚴防禁夏鎮之呂公堂邳州之沂河口築塞堅實則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山東諸水皆得全收加以牖壩隄防泉流不至隨到隨涸蓋意在專意修泃而泃亦有未竟之功也湖泉引水易盈易涸全藉人工深厚使有容受瀦蓄之地若以底澗三丈深丈餘之河身行運伏秋則山水漲溢旱乾則枯竭無餘空重往來遲待迴旋不能相避闕展而疏濬之猶待繼事又以其餘循駱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畚鍤盡避黃河之險然後開泃之事訖此善後工之必不可少者也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六月河決狼矢溝總河劉士

忠同中河郎中吳大山淮徐道袁應泰築塞之

按狼矢溝在徐州東岸南去十餘里又東十五里有磨臍溝決水從狼矢溝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螻蛤諸湖入駱馬湖出宿遷董陳二溝嘉靖間全河盡從此出兩洪正河俱爲所奪蓋險要地也萬曆七年於本溝築遙隄一道而地形窪下水入囊底隨復衝決地形較河口卑數丈暴漲逾隄漫流建甌直衝勢難挽回潘宮保屢議及此其論河北險要以狼矢爲最議築減水壩先後與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沈部郎勘視卒以地卑水湧不能循軌入壩而止河工耳目不經之地險尤可虞三山平流下注旁有深溝伏險所謂徐邳多跌漚此也狼矢溝已奪全河逾年塞之固非人力不至矣
是年總河劉士忠陳泃黃便宜疏
按歲漕由江河抵邳水常慮溢由泃入牖水常慮涸隨宜修治猶必以時節宣調劑如法士忠言泃梁歷春而夏沂武京河水衝發有沙淤潰決當如南旺例修治水無所停勢必塞泃河壩令水復

歸黃議於三月初開泃河壩令糧運官民船由直
河口進至九月初則塞之開呂公壩入黃以便回
空輿官民船往來次年二月中則塞之半年由泃
半年由黃爲兩利之道如議分行由是泃黃並用
春則開直河及彭家壩閉呂公壩俾汶泗諸泉之
水由泃專行秋則開呂公壩閉彭直二壩俾諸泉
河入黃利涉相資兩利以智役水之道也

明神宗萬歷四十年九月河決徐州三山衝縷隄二
百餘丈漫遙隄出白洋小河口入黃梨林鋪以下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河悉爲平陸日久未塞吳大山袁應泰同徐邳睢宿
桃各州縣協力塞之

按泃河衝縷逾遙是縷不能當衝而遙不守也是
時雙溝已棄縷守遙築橫隄於羊龜二山相接之
處使順隄之水仍歸正漕不致奪河而三山決水
破縷遙而直走白洋患出所備之外漕河水洩別
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由壩東通舟楫順入正河
濟運自爲得策士忠連年失守已決狼矢猶不知
戒再決三山於旣創之餘又以地非當衝居民安

恃無恐久不設備河隄夜決迤東一帶田廬民人
蕩析淹沒於昏黑睡夢之中情形較失陷險工尤
爲慘悽士忠以引水通舟自謂無傷於泃無碍於
運詡詡然誇挽回之有機侈韓壩爲天授田生金
効士忠非惟不仁亦不忠不爲過矣是時總河不
設兼辦之陳薦告歸遙縷各隄巨工未竟或欲浚
正河以便水之歸濶下流以便水之出郎中吳大
山河道袁應泰督同府佐州縣正官畫地分工以
次挑濬三山故道剏築遙縷各隄二萬三千餘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不煩內帑不派里甲居然奏績其經始有法其要
終有度回全河於庶事叢勝之日可謂能自樹立
者矣大山忠於所事而應泰尤通達河務濟以忠
勇故能相與有成應泰初令臨漳築長隄四十里
捍禦漳水再移河內穿太行山根引沁水由石洞
進灌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朱旺之役撫卹夫
役治行冠兩河其蓄積有素所至施置有方奏功
於無可施功之時河事之治豈不以人哉

明神宗萬歷四十一年七月議修保定清河二壩

按清河上下二廂泉水匯流四達便民利運廂建於永樂初後加修築至是年久頽弛巡按畢懋康議請修復其略云清河源發於滿城抵府南十里湯家口爲上廂又十里至青陽爲下廂順流而東直抵天津由玉河而北亦入於天津又西三百里至紫潑三岔口其一派道定興易州等處一派通新安雄縣安州等處中流至府清苑完唐滿慶五處皆舟楫所到之地修廂乞運其利有五陸地車牛轉輸船載一可當十滿城完唐等縣出木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柴炭天津河間等處饒蘆葦鹽米百貨河道流通商賈往來有無相濟兼且蓄洩有資濱水斥鹵可爲沃壤往歲疏通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東豫粟米二十萬石贍密雲鎮歲漕江北粳米二十萬石贍昌平鎮若自清河抵河間一帶設廂造船歲漕臨德兩倉粟米內漕二十萬石給保定易州紫荆各關軍士軍用益饒今先建二廂使民知利然後次第議行是疏說多可採國計民生之崇論也是年七月大水河暴溢徐州郝店口決水橫流城南

胥瀾

按是時徐靈邳雖被水日甚河決郝店徐州城南皆瀆水之區矣陳薦言黃河所恃惟遙縷二隄爲束水歸漕之計邇因黃泲役繁徐州以下各隄單薄議動三府正稅佐以采石餘銀責成府佐州縣正官畫地分工期於一勞永逸經始要終均有法度斯爲急則治標安黃保運之道時以工大不能舉惟專力於漕河開寶應縣宏濟河南北月河近湖西隄建滾水壩二先時宏濟河南北二廂遇夏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秋淮水漲發廂口不及吞吐行舟覆溺至是開挑月河初建滾水二壩分殺河怒水瀉遂平而徐州水患如故固不急於河也

明神宗萬歷四十二年總河劉士忠以大理寺卿解任而卒自是總河閱三年不補權以漕督陳薦帶管河道

按自士忠解任葉向高言河道爲南北咽喉漕運命派河務無人料理請卽簡用吳桂芳奉命司河旋乞病歸當時河事日棘司河不黜卽病膺其選

者視爲陷筭避不就職權以漕督陳薦帶管河務因循故事不急於河旋卽致歸時河決靈璧縣陳鋪入冬淤平水壅於徐邳睢靈之間而不得下東衝西潰無寧日上無實政下有玩心所在隳頽決裂有謂自清河口上達濟汶沭黃兩道皆非利涉安瀾者有謂河決清河全河之水盡漫於田疇墟里間者有謂自徐至邳宿險阻艱難舟多滯留者甚至呂梁至深至險之處幾於褰裳可涉運道爲梗實切剝膚當時物議如此而當泯芴胥漸之時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亦有莫知適從者矣

明神宗萬歷四十三年河決狼矢溝工部郎中王命禹督塞之明年五月河復決狼矢溝水由蠓蛤周柳等湖入沭河出直口復與黃會運船入口迎溜稱艱開武河等口洩水平漕

按是時決河入沭害運開武河洩水爲不得已之計治沭必兼治河河潰而沭亦難行御史梁舟彥言開沭避徐沛之險而不虞黃河之近在肘腋河廢不復修漕終以此受病年來一決狼矢再決三

山復決塔山壁馬空沉此塞彼潰今狼矢又見告矣淤流漲發高與隄齊俯欄徐城如累卵決於南則靈睢爲壑而沭虞徑瀉決於北則沭爲尾閭運隄宛在水中漕舟不能飛渡爲經久計使徐城不憂建甌沭岸不爲黃據始爲兩利誠哉是言黃流穿運不但運行迎漕多艱大河水淺停淤久而必塞運隄不能受水勢必潰決水旁洩而運益艱是惟增隄築岸使水不橫出有裨牽挽爲田廬屏障否則濁流歲噴河沭兩病而運道民生俱受其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矣

是年開濬秦淮河道

按東南利便書云三國吳時建康古城近北覆舟山去秦淮五里漕運必資舟楫濠塹須水灌注故孫權引秦淮名運瀆以入倉城今斗門橋以北是也開潮溝以通江水今北門橋至珍珠河是也又開瀆以引後湖六朝因之楊吳改築跨淮立城自今通濟門至石城門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爲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經冬水涸

河流乾淺至是鳩工疏濬秦淮正河自東水關入
經府治自鎮淮新橋入江分派爲青溪穿淮清橋
經四象橋自內橋出橋塞門入江疏正河以通行
舟而青溪運瀆潮溝多爲民侵狹河道湮塞不通
夏秋水漲深水深陽句容諸水皆以秦淮爲尾閭
必資柵塞門河及長干橋下河分洩其勢宋時水
西旱西二門外未有土也石城下卽臨江柵塞門
近地屬有力者築斷青溪水口創爲花園每久雨
暴至正河不能急洩水勢於是泛濫城內居民被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无

害江寧守張孝祥言潮溝青溪運瀆河身皆爲居
民占塞欲復通塞門使青溪徑直入江以甦城內
水患後守汪濂亦言水流天城凡過斜橋皆爲水
石岸堰束扼及居民築土侵狹故水失常橫流惟
資塞門分洩其勢開西園古河道通柵塞門爲便
奏上如議開濬自宋以來皆以開柵塞門爲急至
是復議開河經居民占久清理多不如式能通水
而不能通舟疏通後水微緩力薄不能衝刷沙泥
近河民居貪便取積存穢雜傾入河中不久淤復

如故昔時水由東水關入立廂防護啟閉嚴密今
皆閉塞亦緣柵塞門久閉水無從出之路故不敢
導引入城而封其穴也然古人法良意美引生氣
之水流貫城內消長隨時不特風脈攸關亦大利
民生日用今止由西水關進水聽其自去自來冬
涸下板滯蓄非常道也有心者當由一綫尙存無
忘復古亦地方利病所係也此言城內形勢鄉村
圩田關係尤重顧起元云江寧自秦淮通舟外惟
運瀆與青溪古城濠可容舴艫然青溪自淮清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窗橋
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河身原狹居民侵占者多
易涇塞也頃開青溪運瀆僅及城中若郊外諸湖
涇塞旣多秦淮源遠受諸河之水發源自黃堰壩
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又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
諸水灌注分流一支繞方山東上抵彭城山一支
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
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
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澗子橋南上

至天界寺皆可行舟漸爲民田侵蝕遂多窄狹且易淤墊伏秋水漲處處梗咽經冬水涸如行平地蓋深水漂陽句容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間漲水大至上壅下泛無支流分洩患水尤甚水退不能沾灌上元江寧溧水多圩田每遇水至則舉村合社日夜併力守圩狼狽淤泥中如遇大寇幸而雨不連降風不湧浪猶得少安其或決壞水注圩中良田變爲江湖呼號滿野咎在疏治失時而水不安流也句容之絳巖石埭湖堰下通秦淮灌上元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諸縣之田自赤烏大歷迄於南唐不廢修築宋時尤嚴湖禁湖心立有盤石爲疏閉之節民樂其利今則利亡而害存長民者所當憂民之憂也嘉慶癸亥冬大浚秦淮河舟行至冬不澀甲子初春浚朱家山河道保滌和來全含山六合江浦七州縣之圩不敢以秦淮通流而忘南畝之負耒者然欲舉城鄉內外水利盡復於古竊嘗有志而徐圖也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八月河決開封水由汴城大隄入亳州渦河漕河水涸修浚泉湖

按是時總河闕不設帶管河道之陳薦遣官挑河挽水東歸決口卽於是冬淤塞河漕南徒豈溝水所能牽移漸屆潦盡水涸之時下流水緩貯淤墮不能下非疏浚之力也渦河分行已久填淤益厚勢不能長趨於南轉而歸東而大河南趨已閱數月徐州正河受淤下行益不利時黃泖並運黃屢決徒泖流亦溢堵言河自夏鎮以北別無運道賴廂河利涉初築戴村壩奪二汶入河導洙泗泆沂諸水佐之至南旺分流無崑崙之源多尾閘之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夏秋泛漲冬春則涸沿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水漲聽其溢而瀦之湖水消決其蓄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早潦有恃無恐奈法久弛湖多曠土昭陽一湖已作藩田諸湖稍有高亢半爲勢豪占種所餘窪地蓄水無幾如溝澮之盈涸頃因半年不雨泉流幾斷請將濟運各湖清查歸官隄壩斗門及時修築瀦蓄有餘庶不至遇旱束手此治運之常事不治河而運之常事亦不治難與言河矣

明神宗萬歷四十五年河決狼矢溝淹徐邳田廬呂
梁洪水乾

按潘宮保防河險要內載狼矢溝地形甚卑水入
囊底遙隄尙不足恃議築減水石壩一座不果以
原議尙存爲未了之功載入簡冊公歿後十餘年
間果有狼矢屢決之事益服公慮事之遠見幾之
明今河流外開屢決後內塘淤墊漸高形勢視昔
稍有不同惟屢塞屢決之故責在防守不得藉口
地勢狼矢自三十九年決塞後至四十五年六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之內凡四決矣內地雖窪而土性膠結乃旣塞復
開至再至四其故有三築不堅實龍口塘深水至
輒潰一也善後功疎壩尾收束不緊水從後搜虛
空致潰二也功完之後工料不繼預備不時防守
疎懈三也幸目前之安不爲久遠之計事定輒思
簡省已過不復慮後大水驟至搶護不力一有滲
漏決裂隨之涓涓細流遂成大河當時紀綱不明
賞濫罰疎以致鉅工視同兒戲潰決習爲故常又
或因以爲利皆情事之所必有者亦緣上下內外

所急惟漕不暇計及於河而不虞河之日墜日潰
至再至三而不能止也時巡漕御史梁州彥上漕
河事宜云自泃渠告成歲避徐沛之險而不虞黃
河之近廢不復修廷臣以爲漕利而不知漕終以
此受病也年來一決狼矢再決三山復決塔山壁
馬空沉此塞彼潰今歲狼矢又見告矣以泆流漲
發高與隄齊俯瞰徐城如果卵決於南則靈睢爲
壑而泃虞徑瀉決於北則以泃爲尾閭運隄宛在
水中漕舟不能飛渡也爲今之計宜議經久使徐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城不憂建旣泃岸不爲黃據或於徐睢一帶護城
舊隄增卑培薄繕治堅完庶幾不逢其害或於直
口迤北勑築隄岸迤西縷河而止此隄旣成有裨
牽輓兼足爲田廬屏障不然旋塞旋決民勞已甚
且濁流歲噴泃底告淤將無泃矣此統論河泃久
長之計切中事理蓋河與漕相爲表裏者也狼矢
之決水歸何所歸於運也出蛭蛤諸湖入駱馬湖
而董陳二口皆淤南下之湍流與泃爲難二洪涸
而運危矣而時以通運治泃卽止泄泄視河狼矢

何以決而卽塞抑或流入自淤決不待塞以狼矢之山環土膠塞而不能守無可守之工矣上之人不權輕重以濟急難下之人窺矚意嚮以決進止逡巡待變延緩失機卽有能自奮發者亦限於財匱力詘使枵腹而爲無米之炊徒手而搏負嶠之虎其不至僨事者幾何哉

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以江西巡撫王佐爲河道總督自劉士忠解任至今河督多年未補至是始有是命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按是時黃泖兩道皆不治自徐至邳宿險阻艱難呂梁褰裳可涉河防日以廢壞運道尤切剝膚總河不設至四五年之久則其事之廢壞可知也工部奏稱自劉士忠解任後未奉命輪歷今多年陳薦乞歸致仕河道無主持之人百事有頽墜之漸運道爲梗尤屬至急請卽簡員視事使統馭專而綜理常周則河渠通流輓輸益利矣河道通塞之機所關於國計甚重昔人有以事權不一而求專責成者況舉而空之也先時給事常居敬言大河

分合異形決塞靡定專精致志密速料理尙恐不足濟事蓋其變遷常在指顧呼吸之間非專一則牽制難行非身親則怠緩誤事稍顧忌則齟齬而敗績或猶豫則後時而罔功主治無人則氣脈不貫事體牴牾其害未可一二言也明時紀綱廢弛至河道不能備官積敝日久振興愈難知河者亦窮於智計況其無可藉手而圖功也

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河南脾沙堽水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總河王佐督管河道於本年十一月塞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美

按是時佐以廷推治事莅官之初勤求治理孳孳以河爲事脾沙堽之水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徐邳不能下洩而橫出於上源也若不卽治河勢自高而來縱橫南北莫之能禦矣佐急起塞之三閱月而功成任事之勇成事之速獨出濟時近不多觀也於是以狼矢決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聽久湮思所以治之於運則以直河泛濫可虞泉源微涸當浚加身尙多沙淺水櫃漸作桑田思所

以修而舉之且言治河以無事爲智不求穿鑿深得伯禹行水之要道謂可拭目觀治矣然當時朝政日弛河臣奏報多不省旋有暫止河工俟秋班軍至日挑浚之命雖敷治有方力無可用故於脾沙之決經營數月竭蹶成事知不得有爲於時卽有乞休之請史稱佐拮据漕河進陟司空以疾請告終於里清白大節始終如一士論稱之河道不終所事亦限於無如何也

是年調陶朗先爲登萊道副使總理海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按是時河防日壞當事不能有爲泃河雖開汶不分流力薄夏秋泛漲冬春則涸北漕自衛以上每苦膠淺白河更滯沿途起剝增雇船幫運之費勞敝益甚於是以會通河道迂艱不可專恃一河僉議開膠萊新河以防不虞旋報罷御史顏思忠復言膠萊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倉通北海相距計三百四十里除麻灣南抵淮揚七百里海倉北抵直沽六百里商賈通行無容別議中間河寬水深工力省便者麻灣至抱浪廟等處約共百

九十里河窄水淺及全未挖修者抱浪至陳村牐等處約共計百五十里分水嶺地形頗高尤宜深浚約略其費可不及十五萬大都小沽河可以灌中段大沽河以灌陳村之南白河以灌分水嶺南旺山河以灌新店之北更以中間諸河泊之水濟助之凡有水來必挾沙至黃加二河豈無衝沙焉得一躲避惟當仿臨清濟寧事例建設牐夫時常修浚於大小沽河上源修蓋土壩以障沙來或建造斗門以防水漲因勢利導隨機曲防沿岸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行萬無一失下部議久不決初東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王宗沐亦以爲言萬歷初福山島壞船漂米罷海運嗣倭寇作自登州餉遂言者僉以海運由登萊勢便事易然未卽行至是河徙淤運復理前說東撫畢懋康言國初漕運由海後以漂沒爲虞始開會通河然河徙不定莫若開膠萊新河與會通表裏而行由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口入河由海倉口出海至天津于有餘里沿崖揚帆不涉大洋善風數日可到非若河道迂艱河海並

進遇梗則此滯彼來轉運不匱爲國家無窮之利
或又謂浙江海船松江太倉沙船淮安雕船往來
山東寧海貿易距山海關不遠令南京近海州縣
有糧米者衛所厚僱前船歲運四五萬石熟其路
逕以爲有事之備然風濤阻險與陽侯河伯爭權
恐更生他變何如增舊隄以爲屏障築崖岸以便
牽挽覈泉河之舊迹勿爲豪右所侵疏衛河之淤
塞勿爲沙積所梗更浚白河壅沙勿使淺夫冒破
漕運庶可通行無礙不必問諸海濱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三

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予原任工部尙書潘季馴祭
四壇造墳安墓禮部奏稱卹典宜速故有是命

按是時河運廢壞已極當事者不能有爲朝野無
倚始追念舊助踵尋遺跡公之事蹟彰明功在社
稷者昭昭人耳目矣禮部稱季馴四任總河民
免魚鼈二十年修築國賴轉輸雖有身後之株連
難泯生前之偉伐蒼萃云儀部申請議諡自萬歷
四十五年至崇禎五年諸臣事蹟彙送兩京臺省
覈實於潘宮保名下書的應諡三字又開注云勤

績風餐露臥宏猷地負海涵當橫流衝決之時而
四膺河任胼胝奚啻乎八年迨衆議紛紜之日而
獨莫安瀾籌度更奇於三策以隄束水借水攻沙
鑿鑿真稱碩畫日修繼月月修繼歲彬彬載有成
書元協公許允宜的諡於時國事已非未遑議祀
至

本朝順治三年總河楊方輿始奏請崇祀欽奉

論旨

陳瑄宋禮潘季馴等六人淮黃永奠功在兩河准從
祀禹王廟蓋公之功固難泯至今日而論始定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早

明光宗泰昌元年八月颶風壞海運船

按是時黃流衝運泃泉水竭挽輪維艱始行海運
至是開洋至馬頭嘴停泊守風時聞海鳴如金戈
鐵馬之聲百里間黑氣糾連天海彷彿中見有物
隱顯搏擊波濤潑天所泊糧船盡行拍碎壞運船
三十八漂沒糧米四萬石水手溺死無算自是不
敢復言海運矣於是王佐議復水櫃言蜀山馬場
馬踏南旺諸湖侵盜已復昭陽湖低於新河無庸
修濬安山湖清出之地與各湖歲加修濬又以北

河通漕專藉衛水漳河北徙衛流已塞惟有挽漳引沁闢丹三策然漳不能挽沁亦難用丹水湧溢雖與沁同然丹口既濶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宜定議闢丹通計上下水源籌策不遺餘力然當無可如何之時亦僅托之空言也

明熹宗天啟元年正月以陳道亨爲都御史總理河道疏辭不允五月靈雨連旬黃淮暴漲河決靈璧雙溝黃浦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淮安山陽之裏外河及清河決口甚衆匯成巨浸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聖

水灌淮安新聯二城民皆蟻城而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

按是時塞靈璧雙溝之決而由白洋出小河口之橫流如故塞王公隄之決而裏外河之巨浸依然拆修高堰武墩之浪窩而清口之灌淤未息徐邳正河已淤決於上者必壅於下壅而必潰水聚淮安勢使然也是以屢塞屢決迄無成績熊明遇言河羨溢大決漂流逼陵秋水灌崖徐邳間礮爲河卽負薪沉壁勞逾瓠子費倍宣房而根本之地務

爲軫念根本之在於人事者不待言也黃之根本在攻沙淮之根本在蓄水黃已淤矣青田之塞如不塞也淮已洩矣武墩高堰之修如未修也黃淮交衝而山清危矣塞王公隄如不塞也根本之說信然而當河事孔棘未能舉全局而謀之人事固有未盡者矣

明熹宗天啟二年四月大水決徐州郭家嘴平地水深七尺決水下注圍繞睢寧縣城廬舍漂沒明年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聖

陷沙高平地丈許上下百五十里盡成平陸水漫衍及陵後之集石隄泗陵告警秋七月外河決乾溝新河馬湖月壩等處郎中朱國盛築塞之

按國盛塞新河諸決建清口磯嘴遏上流之勢而青田以下之瀾漫如故呂梁陷沙淤高雙溝決口亦滿水從旁溢逆折而南踰遙縷隄逼近祖陵後障之集石隄不得不爲根本之慮國盛諸人皆就決治決而未窮其源也徐睢之患亟矣正河之變而旁溢亦屢矣始以漫水停淤而河淺繼以浮水

送沙而淤平初淤新沙易治淤久沙結難刷若屢
決屢遷之河支流漫散旁瀉側出至不可收拾非
大挑正河築塞決口堵斷支渠斷不能引歸故道
卽勉塞決口水至決復如故下流之行不疾壅而
自潰也狼矢溝六年四決三山頭易歲始塞決水
東由磨臍至赤龍潭出宿遷之董陳二溝而宿遷
以上之正河淤西由睢寧出白洋小河口而三山
以下之正河堙決至於再三邳睢靈河道不爲陸
者幾何水既東西四出清口必淤高堰必險淮黃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聖

并而攻隄裏外河不數決者幾何而當時未聞有
思復正河而大加疏治者決不塞而待其淤塞不
固而任其決決既久而竟不塞士忠之情工莫逃
於衆口總河之不設直曠以三年遂令執事之人
談河如談虎下皆畏難上復悠悠卽有起而任其
事者如王佐之請塞狼矢議疏故道知不鑿之爲
智而亦限於財用格於勢時睢靈一帶尙在汪洋
洪湖以南近迫陵寢徐州水壅不下孤城受圍奈
之何不崩潰決裂也至人事旣窮而陰盛違經之

應無地不形自潤州迄毘陵河水盡竭至不能漕
此又逆鑑之見於內河者固難問諸水濱也

明熹宗天啟四年房壯麗總理河道六月河決徐州
魁山隄水向東北倒灌州城城內水深一丈三尺一
自南門至天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達小
河出白洋仍與黃會隄決時適當昏夜由東南水門
陷城頃刻丈餘官廨民房盡漂沒居民倉卒不能避
溺死無數至八月大雨河復溢水浸州城三年不洩
遷州治於雲龍山嗣挑復故道築塞決口中沙淤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聖

漸平居民復還舊城

按魁山決水分流爲二西入石狗湖者四山圍繞
不能洩其南由魁河達白洋出小河口者卽潘宮
保所開洩水之故道也徐城地下得舊渠通流洩
入湖河決水始不大壅賢者所爲異世同功至隄
決昏夜其禍尤烈戶部主事張璇專司倉庫錢糧
先期徙至雲龍之戲馬臺典守不失當時百姓必
有相視而隨徙者今山上下民居稠密櫛比如墟
名其地曰戶部山當時服璇之先見痛定回思因

以獲免於難德璇而名其山也時水積城中併去
敗垣之當水衝者使黃流往來進黃出清黃有所
入而填淤清有所出而瀉水異時官民屋舍之陷
泥中者加增舊址取其舊材添新亦易恢復而富
民有蓋藏者洵洵僉議集貲遷城捐貲八萬兩議
移州治於城南三十里之平原給事陸文獻條上
徐城不宜改遷六議遂命停遷其所捐八萬兩留
四萬備修築四萬解進助工夫以難民之脂膏分
其半以充公固於政體有關以有限之貲力取其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餘以助用亦急不暇擇矣徐城阻山臨河南引邳
宿北控兗濟西扼汴泗一瀉千里之勢以障江淮
爲南北咽喉天然重鎮明時設衛所宿重兵貯庫
運倉改兌米一十九萬六千部曹領之豈易言遷
富民便於轉徙負販細民舍廬舍之安又失濱水
魚鹽舟車之利病民生而妨國計文獻仁人之言
體國宜民之通論議略云徐城三面阻山一面臨
河北控兗濟西扼汴泗屏障江淮金陵恃爲南北
咽喉黃河自西而東蒞河自北而南皆合於徐城

之東北城阻河勢河阻城勢居然重鎮近歲蓮妖
發難環攻浹月不得渡河南江北得免於難若道
鎮遠移餘孽竄伏而無扼要以限之無地方官督
率居民以捍之姦宄不測乘舊城之虛而據其內
是又藉寇以窟而自失其天造地設之險也古有
徙民實關中實塞下者明王難之恐其便於富民
而不便於貧民也今徐城之有蓋藏者已他徙其
城外臨河而居者皆負販之細民也舉盈於時謂
而輕徙焉民方失廬舍之安又無濱水魚鹽舟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之利民生無賴而國計妨矣徐淮以險重故有改
州爲府之議若退處平地三十餘里其去邳宿幾
何府屬道里適均輔車相依礪與豐各遠州百八
十里撤府之險阻僻處一隅去屬縣益遠無以成
府之尊其主徙城之說者亦爲城基易陷不可復
居然黃水所灌無不立淤者屏去城中積水使黃
有所容去敗垣之當水衝者使黃有所入愈入愈
淤不久已成平地就此酌量加高凡公廨之陷泥
中者增其舊址取其舊材仍舊添新告成亦易無

已則有雲龍山延亘於城之西南相距二里許其間支河溝澮見漲爲平原卽於府城稍培之以土俾與山相接因高而立之基再建一子城設立郡縣倉庫於其內而以道部統隸之其舊城則設衛驛而以鎮將統隸之以防雀行不測則有突至之水患可無虞矣撮要節錄於此

明熹宗天啟五年以李從心總理河道

按從心未任事之先奉命司河者閩撫南居益不及受職復有是命是時大河壅於徐邳而不能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四

靈睢邳宿之間東衝西潰此塞彼開皇皇奔救之不暇皆以河道爲畏途有能任其事者而擋勢薰灼又從中沮之亦不得安於其位南居益撫閩靖澎湖之患擢任河道人皆仰望丰采冀其有爲於時而魏忠賢銜澎湖敘功不及已旋以黃承吳劾居益倚傍門戶躡躑通顯削職而去河事任其沉淪時事至此雖有智謀亦無能爲役矣明季水聚徐邳不東出海而南入湖直以泗爲壑豈亦有數存其間而非人所能爲與然當時之人事固不可

問矣

明熹宗天啟六年七月雷雨連旬黃河大溢海潮江浪一夜驟湧濱江泰興等縣漂沒無算河決匙頭灣洪流倒入駱馬湖自新安鎮以下邳宿城外週圍皆水蕩然大壑沿河州縣咸遭蕩析

按是時河水不歸東海壅於上流羨溢大決決水衝入駱馬湖自新安以下邳宿數百里間蕩然大壑糧運阻於宿遷運船至劉口磨莊等處牽挽艱辛巡漕徐伯卿言入夏以來北地苦雨淮泗苦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四

於是黃水暴漲淮流淺涸河身日高淮勢益弱而黃竟以淮爲壑逆流倒灌今漕運難前勢在危迫但有撈淺起剝二義請速相機料理此運道之急不待時者也知其急而濬馬頰至陳溝七十里之河避險就夷以安運行而於黃河匙頭灣之決未聞有事蓋黃流倒入駱馬湖衝運漕當左支右訕之時別挑一河以濟目前之急勢不能已於所事邳宿衝蕩日久道遠淤厚驟難措手實有未暇兼及之勢然人民蕩析離居朝暮難保無半粟果

腹一椽棲身田廬陸沉海底有不忍見聞者坐視沉淪而不爲之所河患日棘奈之何矣

是年議濬淮安正河復開通濟新河運船改由陳口按是時重運由清江出口艱難凌雲翼開新河七十里自楊家廟至文華寺行運不久以部稅旋閉劉士忠開壩濟運一年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挑故濬正河自許廂至惠濟祠千四百餘丈運船皆由正河時董口抵泃尙假道於黃河李從心言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漕糈四百萬石藉運河一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兗

線轉輸在邳以南則資淮黃三水在臨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滏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則資汶泗泲沂挾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連年運船到宿遷崔淺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食動以數錢窮丁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簞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碰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議改濬一河通入駱馬湖抵泃六十里遂從馬頰口至陳家溝達宿遷縣北西出

大河以上接泃流下避劉口等險募夫如議加修并塞張家等溝數千道束水歸漕工成名通濟新河卽駱馬湖也復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功運船改由陳口公私幫拽之費可省無漂蕩磕撞之虞風波不能爲之阻凡以爲運計安全也是時海運糧艘抵南海口驟風壞船沉米萬餘石竟何益矣明熹宗天啟七年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按是時河湖連歲決溢水官不得其人輾轉橫潰李從心任事日久未展籌策復以太監總其事魏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辛

忠賢引之也文昇先被廷議已放南京嗣作三朝要典因事召還至是命監督河漕而不及敷治之要惟令將天下地畝額征款項及漕運歲到糧儲出納之本折存發按冊查核振刷夙弊丕變新猷以復京通漕運等倉之舊文昇至官清查河工積逋自天啟元年至六年止爲數二十七萬六千有零勒限嚴追日事搜括而河之塞決不問也運之通澁無聞也河漕大事寄於閹黨一手職河者事權不屬河道廢壞日甚輕朝廷而羞當世直以河

爲戲矣此張九德之疏辭新命避而思去也

明莊烈帝崇禎元年李若星總理河道明年春河決曹縣十四鋪四月決睢寧辛安口大水衝城沒女牆城盡坍官舍民居漂流一空議遷城避之又決徐州郭家嘴灌石狗湖平地水深七尺由下洪入黃河城中水浸不消

按李若星司河之明年河決於上源曹縣之十四鋪河患猶未甚也至入夏決睢寧辛安口衝城沒女牆而河變極矣若星言睢寧水患至於潰城池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淹民人百年未有之奇慘也淤沙壅塞之場根基不固築隄保護隨築隨潰擲金錢於洪波巨浪中徒費無補露鋪決口漸成巨川滂漾澎湃之勢未易堵塞惟有開邳壩復故道沿河築隄以爲補偏救弊之策壩內別有一滋環繞羊山之前濬通洩入故道分正派以殺水勢堵塞曹家口匙頭灣諸處逼水北注則泛濫自消睢患可弭睢寧舊城湮潰已經三次若因循不遷貪沃饒之利忘沉溺之害仍此故墟終爲陷窳請帑疏築遷城定居爲目

前計固云得策是時徐邳決塞無虛日所需埽料柳梢椿草棘麻行水近地採買罄盡樹木凋殘遠購於數百里外價未及半商不能承國帑空虛民力耗竭李若星開壩通渠以球睢患卒未能治其本原至復決郭家嘴徐城再遭淹浸單縣十四鋪之漫漚未謀治安願以歲修二十萬之常經分十餘萬以輸公反指爲河工節省是何異絕乳以視兒斃而轉市乳於人也當水怒告急之時搜括尙不得安有節省決口應築補苴以塗目前淤塞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挑虛役以循故事醞釀至於決裂其所費視節省不啻數十倍而生靈之命付諸東流以此事河撫心難問未幾亦遭罷黜向之所以爲市者乃其所以自蔽也豈以濟睢寧一時之急而道其責哉

明莊烈帝崇禎三年以李若星修濬不力奪職起朱光祚爲兵部尙書總督河道

按河道自南居益削籍後繼之者張九德丁啟睿李從心及內侍崔文昇治理寂然無聞崇禎初擢任李若星開壩分水未盡其事旋以修濬不力去

官易之以朱光祚而愈下矣六年之內六易總河
司河者易歲輒代席不暇煖未能遍歷河干察河
之形練河之事知河之艱而僕僕受代以傳舍視
其官焉望其有實政也職任河防民生休戚所關
視司河若無足重輕之官視河事若盡人可爲之
事知之不審而輒用用之不適而遂黜至黜而更
易其人每況愈下河事至於此時雖有善者無如
之何況所易置皆非其人也朝政紛如亂絲衰竭
之象見於斯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明莊烈帝崇禎四年夏河決原武胡村鋪又決荊隆
口逾大行隄直趨張秋原武陽武封邱延津諸縣盡
成湖沼又決蕭縣西洋廟口及十七鋪口莽爲巨浸
按是時大河雖北決衝塔灣逾大行隄入張秋而
經流仍復南下原陽封延爲沼延及蕭縣南北一
望灌莽荊隆決口日久不塞亦以下流淤墊高仰
徐睢同患若遽塞荊隆全河之水盡出東南勢不
能容爲患滋甚而緩之也給事常自裕言黃河橫
決原陽封延盡成湖沼加以夏旱秋霖河水懷襄

載胥及溺歷來產賦之區荒榛滿目淪陷後災民
大半逃亡詩云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言念及斯能不潛然於此敬天之怒憫民
之艱拯災卹患朝夕皇皇猶慮弗及而尙顧考成
殫力催科此子遺之黎非垂而就斃則挺而走險
耳兩河之間恐又爲秦晉之續矣其言深切有理
而當時原陽封延之決不塞荊隆之塞猶遲以三
年此三年中餘黎之顛連無依幸全其生者蓋已
無幾奈何以塞決爲可緩而又甚之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是年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淮安府山陽縣
建義新溝蘇家嘴三口數百餘丈下灌興化鹽城決
勢懸水千仞建甌直注數日之內水深二丈千村萬
落漂沒一空

按是時黃河上源雖決而淮安患水猶未甚也至
入夏後建義三口連決一望灌莽淪陷之後民皆
逃亡淮揚財賦之區運道咽喉所係乘時塞決使
連歲災傷之民有田可耕復歸盡力於南畝而運
道亦得安流漕艘無阻此兩利並存之道也饒京

言爲淮揚災民計安全惟以亟築決口爲要着淮之鹽城廟灣揚之興化寶應棊布於河海之濱黃水順流入海恃隄岸爲防建義等口之決河水從決口奔迅而下入射陽湖與鹽各州縣俱沉水底民所以無家無室而思盜也塞決雖費工力不塞所失倍多驅此已飢已溺之民爲荷鋤戴畚之舉惟乘時議築爲救災長計吳姓亦以京言深中肯綮且言長隄不塞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興鹽等州縣長爲衆水之壑數百萬鹽課所出漕運經行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地豈容中梗所言俱切實近理然時皆泄泄坐視踰年始議築塞甫完新溝一口蘇嘴建義尙未竟功而大水卽隨其後前功俱委洪流下河州縣沒於深淵矣

是年巡按饒京疏奏江南水利

按是時河運稽阻議者多思海運濟河漕之不及以邊事方嚴而止於是專力於河漕京拯淮揚之溺以通漕兼籌澤國之水以利運南漕以水爲程每歲漕規起運在冬屆水涸之時漕艘牽挽滯滯

舊時蓄水之厝壩斗門荒廢已久京至是上言江南水利河漕爲先灌田次之漕河水利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爲先蘇松常及浙之運船皆取道於此然地形有高下水勢亂流若建甌易淺易涸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冬春幾成陸地丹陽有上下二練湖蓄其水濟運利漕艘之涉湖水汪洋浩瀚無異濟上諸湖又名練塘受長驪諸山八十四溪之水匯而爲湖卽古之曲汲湖也洪武三十四年太祖命鎮江知府劉辰查修練湖始塞上湖三斗門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五

一石礎引水入下湖塞二石礎理廢礎之石先修中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上斗門隨湖勢崇卑板爲五級以洩水年餘工成正統中令耆民築堰植櫛修東堰二斗門成化宏治中復修斗門至嘉靖中丹陽令李道學復治之另開運河引水入漕蓋上練湖在丹徒高下湖數尺下練湖卽仰流焉下練湖在丹陽高運河數尺運河卽承流焉勢亦若建甌上練湖中堰有石厝三蓄水以濟下湖之涸下湖亦有石厝三蓄水以待運河之涸水出丹陽

虞其下洩又於下流四十里呂城立石牐過呂城
二十里奔牛亦立石牐以護其外水滿又恐上洩
於水之上流京口立石牐二規制大備至萬歷年
間漕運移爲夏秋不苦無水故兩湖棄置之地變
爲桑田上下石牐與奔牛呂城京口之石牐俱成
虛設今漕規已復冬運則苦無水臨時勞民費財
挑濬將無已時曷若蓄二湖之水而理既壞之諸
牐也牐能止水涵洞爲尾間之洩傍湖之馬林上
新等處十三涵洞當議也湖水蓄而臨期不過一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委

啓閉之勞浙直漕船無遲悞之慮數萬生民無浚
掘之苦修復天地生成水利暫費而永寧所言洞
中事理前人行之已有規程無難仿照惟估廢已
久不能輕議更張然不可不存其說使後有考也
明莊烈帝崇禎五年七月大水蘇家嘴建義等口復
大決鹽興高寶同時被淹高寶漕隄及淮安二城口
所在告潰數百里內田廬漂蕩一空

按是時建義諸口復大決民田盡沉水底而光祚
方議開高堰三牐其謬已甚御史吳甞上言揚州

府屬興化等州縣自崇禎四年水漲隄壞決新河
蘇家嘴建義等口修葺未成延至今六月決口又
復大潰由鹽城至興化迄寶應高郵均被其害高
寶一帶如金門牐九里七顆柳及淮安三城口等
處在在告潰村舍田廬俱沉老弱飢溺已甚而興
化漕糧止議半折興化受水劇於鹽城神祖時曾
截漕糧數十萬石賑山東飢民今奈何獨吝此數
千石米不以卹災黎也至塞河一事尤屬緊急爲
日已久若長隄不爲速築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委

鹽等州縣長爲衆水之壑兩淮鹽課數百萬何所
取給大盜出沒其間漕運咽喉從此斷絕關係重
大及今冬末春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若明年桃
花水泛瓠子興歌農時一奪終歲失望伏望敕下
漕河諸臣選員卽日確估期限冬月興工春前報
竣更嚴賞罰專責成使在事無委卸之弊金錢不
致委之逝波矣此議主塞決切中事理惜不能用
時鹽城民徐瑜等上訴言淮揚兩郡地形四面皆
高唯興鹽地居窪下濱海一帶鹽竈星列范公隄

障之始免浸沒自四年六月黃淮交漲隄潰河決水不歸海從建義諸決口下灌興鹽等縣懸水數仞勢若建瓴數日之內水深三丈千村萬落漂沒一空至五年四月始議築塞費金錢數萬止完新溝一處延至七月伏秋水發前功盡廢黃淮之水奔流下注皆以興鹽爲壑先時四月三日海潮迅發范公隄衝壞數處狂濤巨浪排空而來近隄鹽場室廬牲畜及軍民商竈漂沒無算失今不治久之興鹽兩縣與大海混合爲一鹽課漕運從此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癸

壞可爲寒心至小民流徙之苦前此兩年尙有稍裕之家儲積餘糧竭貲盡力從事南畝不謂支祈著孽兩肆稽天將垂熟稻田盡付陽侯村舍悉爲蛟窟人財俱盡至今水積不退自去歲七月以來如江如海併往日水澤之利魚蝦荷藻之屬一望茫茫無處尋覓今二麥未種三春不耕欲采樵而無路欲煮海而無鹽欲賣女而無受買之家欲鬻田而無交易之圭衣裳無典質之具富室絕稱貧之門身衣鶉結之衣人食犬彘之食以故老弱僵

臥道殣相望少壯轉徙飛鴻滿路乘桴流丐於江儀通泰之境其力不能移飢不能支者或夫妻引頸雉經樹梢或子母投河葬身魚腹兼水熱交蒸結爲癘疫而死者不可數計以至間左惡少城市不逞之徒莫肯忍飢待斃甘心爲盜東西嘯聚千百成羣以棹楫爲矛戟以帆檣爲戰馬殺人如麻膏血川原如近日沙家莊湖北莊等處所過殘滅其來也千人爲隊勢同席捲其去也湖天爲家任其出沒而海外巨寇以千萬計飄忽無定縱橫任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辛

意新興上岡一帶幾同戰場逃亡之家反作寇盜之寨蛟龍之窟盡爲豺虎之場致河道阻絕糴販不通市無米肆厨絕煙炊比之晉豫慘毒萬倍民死者十三逃散及聚而盜者十四僵臥孤城難保旦夕者十存一二耳雖慈母不能撫斷哺之子循吏不能保垂死之民惟望天憐爲計其言深痛切至此吳侍御所以讀淮安災民徐瑞等奏爲之泣然流涕也夫以災疲病亟之民視同瘼外以捍災禦患之事觀望需時而猶復議開三廂下河諸邑

盡淪於水不能止水而又益之無是理也建義諸口之決塞不待時者也溢者捍之崇隄以固其防瑕者堅之慎修以重其障潰者塞之急築以禦其暴乘隄未全潰水未汎濫之時晝夜拮据人無遺力使無衣無食之民餬口有資及水退地出有地斯有人有人斯有稅利害相關至爲切近乃逡巡踰年高臥於冬深水涸之時而興工於桃盡伏至之日及汎水大發黃淮奔注與鹽蕩爲大壑海潮逆壅而上軍民商竈淹沒流移者不可勝計水盛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空

既難施工前功又復盡棄舉有用之金錢擲之洪流不待知者而知其無能爲役矣方光祚之議開三牖也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盡沉水底三牖一開高寶諸邑蕩爲湖海漕糧鹽課皆無出矣高堰建牖始於萬歷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烏可輕言開濬以是寢其議而光祚惟望洋而歎幾倖於河之再徙司漕之李待問泄泄坐視曰治河非我事也當事所急惟漕自直河改運上下數百里東流之長

隄歲不加修以致決水壅注邳睢宿桃并沂沭漲水滙流入淮淮河湖合而爲患無有能起而任其事者患不獨在洪流之難治矣

是年河決孟津口橫潰數百里徐州以下河漲睢寧邳州宿遷桃源沭陽贛榆海州安東清河虹縣盱眙泗州臨淮等州縣盡淹而天長高郵寶應泰州興化等州縣盜賊公行

按孟津爲黃河上源最高之處決水乘高而來南岸以下州縣橫被衝蕩旣由河而及淮復沿沂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空

衝運大河以南盡爲魚龍之宮矣然徐邳之患方劇而淮揚之害更大下河地窪決水不能驟洩崇禎四年決新河建義蘇嘴等處未葺又復大潰由鹽城而興化而寶應高郵無處不被其害數百里內村廬爲墟窮民計無復之轉死溝壑鄭圖難繪水橫原野無種植之望更復功令嚴切催科急如星火夫以連年迭至之患而坐視沉淪以守死待斃之民而責之輸將奈之何不窮且盜也懦者填溝壑黠者肆縱橫盜賊出沒於江淮湖海間有司

置不敢問通泰之鹽徒蕭徐之妖孽古今竊據之
雄往往出此所係於國計者重且鉅也然宏濟艱
難必有如一之精誠能甘況瘁之精力而又有審
機要分緩急因勢利導之智識調劑於民窮財盡
之日然後可以捍災患而拯時艱否則患至不治
潰敗日甚其不載胥及溺者幾何矣

明莊烈帝崇禎六年八月以劉榮嗣爲工部尙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新河蘇嘴建義三口
日久未塞責令興役越明年堵築諸口完竣荆隆決
河渠紀聞卷之十二
壙

口三年未塞至是始塞之
按是時朱光祚以建義等口未塞建繫而人始知
塞決之務急以次畢塞建義三口并荆隆口亦塞
之慮決河下塞而上潰也建義諸決之下灌興鹽
失時不治流移未復延至汎水大至之時黃淮奔
流下注衝蕩更甚吳振纓言河隄久稽修築加以
霍雨稽天之浸瀕漕州邑胥遭淹溺讀淮安災民
徐瑞等奏爲之泣然流涕司河者坐視昏墊之民
不爲纓冠之救獨何忍於心河決一日不塞害急

於剝膚如愛身者先護咽喉以通五穀而後可講
調理滋益之方且言人之任事視氣與神氣暮者
不再朝神藹者不復旺一人誤則誤千萬人之功
一日誤則害億萬家之命蓋深咎光祚之不早塞
決也帝亦知河漕各官不繕治隄防致茲流離置
光祚於法飭令興工不數月三工並舉并荆隆之
工亦舉遲之數年而不獲一就者至是急起成事
破因循之習鼓舞精力無不可底之績彼坐視而
不一動其心者獨何爲哉

河渠紀聞卷之十二

壙

明莊烈帝崇禎八年九月逮總理河道尙書劉榮嗣
巡漕御史倪于義糾榮嗣欺罔誤工諸狀令所司按
問坐贓庾死獄中郎中胡璉亦置於法
按榮嗣以駱馬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
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
二百餘里估値五十萬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
道濬尺許下皆流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次復
平如此者數四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
下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

平舟人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繩以軍法有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于義及給事曹景參先後劾之遂置於法明史稱榮嗣得罪後駱馬湖復潰淤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榮嗣之功固可見而罪亦有由舊河浮沙淤滿止挑二百里引水之溝工長溝窄挑不至底兩岸流沙仍復啣入淤平如鏡此黃河挑工一定之形勢分是工者人力倍費工無可驗殊爲棘手初放水時一線縈絡不能吸動浮沙高低淺深不一若流行既久水力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奎

漸勻流沙漸刷亦可集事或於上源分水處急做挑壩逼水入新河水稍加長立見通暢然必需之以漸挽之以法未能取效於俄頃至洳河已流行數年與其糜五十萬金錢濬二百里流沙之河何如專治駱馬湖之潰決切近易效長河遇淺軟壩節節可束榮嗣之計既拙而其得罪亦由自取莊烈自淮安災民徐瑞陳情之後憫人民罹困追究河漕各官之情誤赫然震怒有觸卽繩以重法顧其所急仍在於漕告漕之遲而不及計河之壞故

旣行建義之賞必嚴新河之誅以至河督屢易輕銳治事卒鮮權衡如治絲而棼適益之亂而不可收拾也

明莊烈帝崇禎九年以周鼎總理河道河決長山隄叅議徐標率河防同知張俊塞之八月霖雨豐蕭河溢大水以河水潰溢道廳分別降處

按是時豐蕭河溢懼河決入會通北築太行隄西起虞城東抵沛復築縷隄護太行西起虞城東抵徐之張村又上自茶城下歷三山抵雙溝兩岸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奎

隄之上每二里一鋪設夫守之更設游夫巡邏協力防守房村設貯河料厥修守詳慎井井有條不亂河防賴之長山之塞決也決將塞忽有旁潰帝聞嚴旨飭責旋刻期報竣當暴流穿潰之時衆皆愕眙不知所措鼎矢以鎮靜徐理其棼卒至竣事非有深識不能從容奏功鼎任河防於危難之時經營調劑視前有加司河不及十年日以修守爲事其理洳濟運具有條理漕艘安行北上時稱才能故雖有五軍之議終入三宥之條獨捐助一節

不能無賢者之責備矣
是年泃河重濬成

按是時莊烈急於漕運少稽卽子罰謫鼎承榮嗣
被劾後專力於泃河旁及麥支等河築王母山前
後壩以束水挑良城抵徐塘六千餘丈之河又以
東河水淺於徐洪上流創開月河北與舊運河接
連運得無滯舊運河卽汴泗交流所經之故道也
初泗水至徐州城北出鎮口牯受汴水合流歷二
洪下接於淮自泃河復通避黃河衝突由宿遷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李

溝口合大河而徐之舊運道廢專事東河浚劉呂
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以利運行去南旺彭口沙
堰孜孜於通運利漕不遺餘力凡所以爲糧運計
者無不曲至而是時黃淮漲溢日甚倒灌涸漕鼎
在事五年卒以運阻削籍論者惜之然鼎治運不
治黃河道與漕運相表裏漕之遲速視河之安危
河有安流斯漕無滯艘泃雖開而河之倒灌未已
仍病在運也故甫敘開泃利運之功旋治以盜決
河防之罪莊烈於河臣輕進易退水官不得其人

致河事日壞得一稍識事理之人偶不適卽罷去
所以黃流滔滔日下而無善治之期也

明莊烈帝崇禎十年總河周鼎疏進捐助大學士薛
國觀等捐助河工並照數驗收又因河工急需以籍
沒王體乾銀幣發工集夫挑濬

按河工隨事設制常有餘供經費李若星邀捐
助之名以歲修額欸輸進十餘萬借言節省不務
稽覈實修而假恡惜爲樽節塗飾以至決裂所謂
節省者何在而鼎亦爲此何也吳振纓言捐項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李

由天降不從地出非果傾私囊善節省也若浮估
於前實銷於後巧立名色以捐爲市弊尤甚於欺
罔直無異剗肉醫瘡瘡不能愈剗肉之患不可言
而帝當急難之時爲無可如何之計貪涓滴之利
虛善後之策所入不多而困愈甚馴至犯上無等
而不能一展其籌蓋有自來矣

明莊烈帝崇禎十一年以張國維爲工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歲大旱漕流涸濬諸水以通
漕

按是時自夏迄秋三月不雨臨德河流枯澁漕艘阻滯不得已而思挽漳引沁合淇洹諸水至臨清會牖河濟運專設泉司於衛源之輝縣浚衛渠察漳沁之可復可引丹水闢支與滏洹三水之能否入衛又以濟寧運道自棗林溯師莊仲家淺歲苦淤墊引泗河由魯橋入運河水挾沙下注水退沙積上源白馬河與泗合流泗出魯橋水道迂遠河形漸狹白馬力弱泗扼之以噴沙因致下流淤滯導白馬入仲家淺較魯橋師莊迂直高下不侔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充

爲引水濟運之法時洪牖停留則苦搬運黃河衝塞則苦推移臨德屢聞烽警而公調劑其間委曲備至疏京口及江陰漕渠浚汶沂旱涸之山泉以通漕代賑凡皆爲運道圖永利不徒補苴旦夕之計公爲人寬惠得士民心建蘇州九里石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隄並有成績莊烈雖急於漕運有鑄級住俸之罰而終念其治河之功亦其誠之所感者深也

明莊烈帝崇禎十三年濟慶都縣龍泉河以資灌溉

按志稱龍泉河源發房山縣大安山下西南流與琉璃河合經慶都縣北居民股引溉田獲利甚廣歲久砂石彌望高邛之地畝不及三斗民以爲病至是慶令趙季含量度地里經營畚插因舊迹疏之深通如昔設礮碼置斗門啟閉蓄洩合度錢天錫記畧云周禮夏官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千里以外有爲天子備非常者曰侯畿爲天子治國賦者曰甸畿上谷所轄去京師三百里而遙猶然國畿也南郡澤國以土地下平者爲勝而燕冀則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半

以泉流灌注爲沃壤涑易之浸且然况望都尤儲積孕靈之所水泉湊潤上徹安可聽其湮塞而不爲之治管子謂立國都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凡地十仞見水者不大潦五尺見水者不大旱望都地泉湧出龍泉河匯流不止九里之潤子代攝易水憑城四顧黃黑二泉滂然仰出可以導引諸渠瀉溢於溝塍畦畛之間邑令受事決河浚川泄積壅而戒不虞成天塹於活水洗魑豨於重泉均田畫疇墾衍斥澤賈待詔所言冀

州地多穿渠溉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水澍稔稌陸
時稷黍茲非其地與夫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
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以備旱晉羊叔子都督
荊州軍無百日之糧廼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減戍
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及其季年遂有十年之蓄
種世衝城青澗以爲處陰無水泉豈可守鑿地屑
石至一畚酬百錢泉迺沛發建營田千頃歲收其
贏故曰知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平陂不爲世屈
劉定之陳畫境分守之制固其陸地縱橫掘塹爲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圭

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畜爲水糧若是則相地宜
視肥磽決水潦通溝瀆獨司空繇田事哉自昔溉
注填闕之水收皆畝一種穿惡地得水可令畝十
石遂生井渠如鄭莊所爲諒非虛語古所稱疏爲
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長民者所以
封殖嘉種其在於斯後存踵事勿忘前勞安見今
不如古是亦以畿甸之水利爲重而言之深切如
此固不可沒其說也

明莊烈帝崇禎十三年大旱雖寧黃河冰涸臨清運

河涸塞敕封河神金龍四大王加號宏佑感應九龍
神加號翊運

按是時兵荒交侵惟運河爲第一要務雖寧黃水
之涸暴流旁洩而正河涸也臨清運河之涸泉源
不給而早乾也徐州迤南以黃爲運黃涸而運卽
阻國維提調徐臨通津四鎮漕餉值天旱泉枯禱
泰山得雨復搜上下泉源挖浚蓄水以濟不足又
以沂水入運出嶗頭集止濟宿淺而邳不得用改
從徐塘口入運據邳之上游事半功倍併浚盧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圭

及徐塘出水之渠以利運而帝方焦心漕糧不至
仰祈神護糧艘過洪卽封護漕靈應之神茲復加
封河神語云治則聽人亂則聽神莊烈之於河事
芬如亂絲矣雖日崇河神而事之竟何益哉
明莊烈帝崇禎十三年臨清副總兵黃蔭恩上海運

圖
按是時山東多警運道時有梗阻遼餉轉輸不絕
當國用支訕之時不得已而爲走險之計蔭恩言
膠萊故道中分水嶺石骨難施五丁之功嶺脊不

可鑿者約四十里卽留此爲盤剝之地將淮安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萊河其間通濬小河多造脚船飛挽如通州抵壩故事於嶺上接建倉厥留京邊操軍推駕輕車儘足盤剝之用仿古河陰洛口之運待回空受載自淮河抵膠自海倉抵天津計日可到較漕河水程遠近霄壤卽比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河渠有淤淺寇賊之患海洋有風波島嶼之險用海以輔漕用膠萊以輔海一舉而數事得尙書倪元璐亦請截漕糧由膠河轉餉自膠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七

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嶺車盤嶺脊達萊河用小船出海與蔭恩所議略同皆未及行時事已不可爲蓋處極難之時爲萬不得已之策而非常道也明莊烈帝崇禎十四年夏山東盜起命張國維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

按是時莊烈以漕事大壞屈指冬寒漕船不銜尾前進重柁停滯河乾淺阻沿河一帶揭竿之徒猖獗肆行何令路斷人稀一至於此命公督四鎮兵護漕時大盜李青山聚衆數萬據梁山樂分據韓

莊等八廂運道爲梗以計誑周延儒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售其欺言於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橫行八廂大肆焚掠進迫臨清公親統師合所部兵掃除逆氛獻俘闕下漕艘安然北上功亦偉矣方公之以兵解桐圍也一夕鬚髮盡白忠諫發於至性千里赴急實有宏濟艱難之略不獨疏築爲勞矣朱寨之變公適奉詔趨京途次具上其事條防河數策移調官兵扼防決口並請浚故道引歸淮泗以護陵通運而洪流直走睢陽洶洶南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七

下鄆陵鹿邑正當奔囓之衝亳泗昏墊決水盡泄入新河董口至清口所在乾涸邳宿以南舊河塞裳可涉回空糧艘不能飛渡而帝方有暫停河工之諭時事至此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公奔走南北與爲終始亦人傑也哉

是年總督漕運史可法大濬南河疏陳董口新造隄廂事宜舉漕糧遲誤之故以聞按是時漕運愆期孟秋過半糧艘抵津抵通者杳然公代朱大典督漕周咨輿論思救運渠之涸以

淺阻多在南運大濬南河疏陳董口一帶機宜於舊設隄隔外復造兩岸高隄長千丈又於通河溜口做月城創造圓隔長四十丈當河流暴漲之時有此層層攔擋得免衝決又言漕糧遲悞之故由回空未到僱船驛騷年歲災荒米糧踴貴運口淤阻亦由各糧道拘執舊規不思權變因循玩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糧儲道一人理漕數年疏通淤阻慎簡運官漕事大有明效糧運倚以克濟時以賊氛方盛議轉樞府科道競稱漕務方亟宜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美

報竣及督師淮揚邳宿告警尙以公欲敘河防將士之功何其舛也吏稱公短小精悍面黑目燥爍有光持身廉接士信雜處行伍間與下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所向克敵以此臨戎卽以此理河漕所在倚爲干城無往不效惜當流失壞敗之餘所以左右之者無人也

是年總理河道張國維奏疏徐塘盧口以濟漕運按沂水發源蒙陰來流甚大分支濟運則兩利全

注駱馬湖無疏洩之地則衝突無時昔人謂駱馬湖下流淤塞全沂之昏墊彌深者此也國維言行水之道疏其上流則可以并濟下流而去其壅勢使然也邳宿運河原有沂水一支南流入駱馬湖濟運自運道不經駱馬湖猶有一小支從嶗頭集入迨長山口決嶗頭水出之口遂爲黃流倒灌成於全流俱空趨駱馬湖宿遷於薛家口馬胡店兩處引沂入運但濟宿遷而不能挽流溯邳以故邳之梁王城英莊貓兒窩馬莊等處一經曠乾在在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美

報淺疏以入運則運收其利沂不爲害察徐塘一口其流雖細實從沂水分來據邳之上游於此疏濬事半功倍又盧口分流下宮湖橋尙多淤阻徐塘出水之渠亦覺淺窄併濬深濶濟全邳之涸益宿遷之深邳與宿三分其流以殺奔趨駱馬之勢不第漕得其利並可減全沂之害此調劑於盈虛而適得其用爲治運最善之法今皆遵行更於駱馬湖尾間築壩收蓄使水由徐塘濟新運糧艘北上開放入六塘尤有利而無害也

明莊烈帝崇禎十五年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按沈向治河疏云汴梁城後有老隄以障之再後有黃金隄以障之宋建都倚黃河保護東西二京朱寨之變由決水謀洩而賊乘之也初以辛巳七月河從黃金壩朱家寨等處決進衝入土隄周王發銀錢數千夜招人堵塞巡撫高名衡半夜出城率衆修築至十二月賊來攻城圍攻二十晝夜方去始亟繕完城垣至是賊合衆圍攻城下自四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七

圍汴梁也日久不拔欲使坐困城亡恣取金帛子女是以不卽引水灌城遙聞秦兵出關恐盡力迎敵則圍汴必疎又得援兵掘決之信故藉河伯之捲噬當鋒鏑之屠戮而使百萬生靈葬於魚腹亦可哀已時張國維奉詔趨京上言寇乘水漲決河灌汴城別開水道過入城根城內之水幾與城平請浚故道引歸淮泗言者亦稱洪波泄入新河董口濟運之道乾涸無水回空糧艘不能下河水塞裳可渡卽造壩收蓄力難儲備再入深冬下注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七

勢已靜中蓄之漲盡絕惟乘冬令水涸之時繕堵決口逆挽狂瀾使目前回空得行來歲重運亦通失時不治水勢南奔日久益難挽回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至其時已不可爲矣

明莊烈帝崇禎十六年二月漕運總督史可法疏奏決水入淮運河水涸請急塞決口保陵助運

按是時漕事方亟史閣部以重臣督理釐剔蠹弊輓運無愆朱寨之變經流南逝漕道水涸回空不能下疏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

今襄寰可涉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爲害洪武二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穎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正統十三年決於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歷十五年決于單縣之黃垆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七

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椿石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求椿石之需不容時刻緩者也況河并於淮盡由清

口吐出滔滔東注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爲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匪細乞擇重臣經理及早興工庶免震驚漕無昏墊疏至下所司然已不暇及矣是年四月朱寨決口塞築隄四百餘丈停修馬家口俟霜後興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八

按是時河決口二朱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勢緩馬家寨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三十里至汴隄之外合爲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東去入渦入泗入河故道涸爲平地當此危急頃刻之際力圖堵禦而總河黃希憲以身居濟寧不能攝汴爲辭明之綱紀廢弛至此已極周堪賡奉命督修汴河又以河北荒旱兗西竭力供兵火不能應給借撫鎮兵力募人夫尅期興工然修朱寨而遺馬家口之工朱寨之四百餘丈淺水也工省而不勞又上游馬家口分

流宣洩下口不難堵築就理至朱寨斷流水盡歸馬家口力大勢猛築塞不易而中留七十餘丈水深湍急之工請俟霜後再舉避難趨易塞如不塞衝突更甚姑爲遷延時日而不計陵運之隣於佔危明時在事諸臣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室議論風生絕少成事觀朱寨之塞決亦可慨矣

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澗者刷深數丈河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復通疏甫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全

決口再潰帝趨鳩工未奏績而國亡

按明史言崇禎甲申之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壅澗者忽刷數丈河大勢盡歸於東故道復通此卽今日大河所行之道也勝國運終之日卽

本朝

龍興之期黃河爲之應陰消陽長轉於一機太祖以黃河爲天泉觀於斯益信或謂引賊反戈歸罪於嚴雲京之疏請決河此何如重大事而易言易洩固無所辭咎然天命所在若有翼之使行者否則

大溜南趨何以忽轉向東數百年淤塞之道殫力經營早夜孜孜而未得一效者運至則不勞人力無待疏濬而自復其正此可謂之非天與夫其始水之盡出於徐邳者由下流淤積而無所歸下流之淤由上源旁洩而緩其勢治之者先急漕運圖疏近支以致屢疏屢淤迭出爲患迄於明亡故崔鎮之塞非不亟也而無解於故道之不復新河之挑非不便也而無解於黃堍之不塞泲河之開非不利運也而無解於蘇莊之不治且善始匪難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二

全

始而終則有守然後善可終也吾創之而吾不能守之其所創固有不善也吾創之而人不能守之其所守吾不得尸也季馴能築歸仁之隄而不能保陵水之自消東星能通浮橋之路而不能止二洪之告澗化龍能分堅城之渠而不能制穿湖出鎮之潰流及觀於鼎革之交黃河自復其故道而知人事莫非天事矣顧當汴城初決總制黃守志身居濟寧不奉急往捍禦之詔無人臣氣綱維已弛而亡卽隨之豈謂非人事哉

河渠紀聞卷之十三

國朝

章皇帝順治元年夏黃河自復故道河靈效順循軌
安流由開封經蘭儀商虞迄曹單入碭山縣北又東
逕豐縣南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又東逕徐
州府治北又東逕靈璧縣北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
北岸則邳州又東逕宿遷縣又東逕桃源縣北又東
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流又東逕淮安府治北又東
逕安東縣南歷雲梯關東北入海

河渠紀聞卷之十三

一

按此卽老黃河歸海故道也明季河行開歸徐沛
之地遷徙無常潰壞至不可治至是河忽自溫縣
掃北岸衝射直北刷塌三十里改灣東行水勢從
高注下開歸沛諸流俱堙全河悉出徐州合泗同
入於淮京房易傳曰河者經天亘地之水四瀆之
精荷精順布而能化天人交順翁河效靈數百年
未竟之功一旦自復其舊化氣流行天開之以翊
元運有不偶然者矣

是年始設河道總督駐濟寧設管河道分理南北部

司定地分駐協理

按河道總督專設自是始統攝河道漕渠之政令
以平水土通朝貢漕天下利運率以重臣主之權
尊而責亦重元時賈魯爲總治河防使都水分監
司河渠屬飛輓放閉之節他官不得侵越明初
平江伯陳瑄充漕運總兵官經理開河遣侍郎提
督御史錦衣千戶等官巡視正統景泰間總漕兼
理河道設漕運都御史管通州至儀真漕河并令
提督河道專屬都御史至成化七年始設總理河

河渠紀聞卷之十三

二

道侍郎一員嗣復以河道分三節設官理之正德
間專設總理侍郎都御史兼軍務嘉靖初遣都御
史提督河道山東河南直隸巡撫皆受節制萬歷
初年添設河漕總督都御史革河道都御史命巡
撫照地分管山東河南兩直隸巡撫銜內添兼管
河道仍與專勅徐州海防山東河南四道南北中
三郎中南旺夏鎮二主事分地管理至萬歷三十
年復分設河漕二臣明末總河缺數年不補至是
始設河道總督駐濟寧濟寧道管南河駐濟寧充

東道管北河駐張秋淮徐海防歸管河各道分地專管工部督厥分司駐臨清北河分司駐張秋濟寧分司駐濟寧夏鎮分司駐夏鎮分駐協理規制大備矣

是年以兵部尙書楊方興治河初流賊決水灌汴梁決久不治方興至始塞之

按中州志元年夏黃河自復故道河督楊方興盡塞流賊決水之口竊嘗疑之考明末總河周堪賡言河隄決口有二一爲朱家寨寬二里許水濶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緩一爲馬家口寬一里許水勢猛深不可測二水至汴隄外合流決一大口衝汴城以去河故道淤爲平地先分殺水勢後興畚厝施工至四月朱家寨決口塞馬家口工未就水忽衝東岸諸埽盡漂沒乃停東岸專事西岸東撫王永吉言決水衝汴城東門直走睢陽洶洶東南橫下鄆陵鹿邑正當其奔騰之衝邳宿運河必涸毫泗必受其害崇禎長編言原決兩口水已不流又從西二里新決一口濶里許洶湧較前口更急舊河餘水無幾決水

既向東南舊河自涸上流既斷下流自闕涸久漸成平陸而何以倏然自復故道也決口寬深溜湧玉壁難沉焉能取淇園之竹障百川而東之及讀明史藁堪賡築馬家決口中留七十餘丈水深流急難以措手俟霜後再舉忽於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涸者刷深數丈河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大通而是時明已亡矣至大河改流歸東原決之口皆已就涸直以土填之而自塞更不須勞費人力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四

景運方開翁河效順數百萬正供飛輓安流皆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不可以尋常意計測矣順治二年河決考城之流通口隨塞之按自元年河決小宋口及柳河口水泛濟寧州以南漫入河湖侵運道督丁夫漏夜築塞後至是復決流通口河勢北趨水不能下也明時大河自曹單趨豐沛幾及百年至末年河決沛縣之滿壩併陳岸水口逾年不塞及塞決將成水忽旁潰迄未竣功時惟懼河流北徙衝運加築大行隄復築纜

隄護之以防決入會通而於河之變徙橫潰置若
度外豐蕭連年大水漫溢衝沒田廬止降處河官
泄泄從事以致水不歸東壅注於北小宋流通之
決皆由於此而決卽旋塞不可謂人事之不至矣
順治三年河復北徙決水自流通口徙午溝豐縣至
徐州河流涸竭方與會同豫撫吳景道疏築並用導
水東行逾年決口塞敎疏導功飭道府州縣協理河
務明年河復溢水自單入豐注大行隄深丈餘尋築
塞水卽消退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按是時河勢北趨日久渠深溜湧就下之性驟難
舍故道而就新衝而決卽旋塞者外有大行隄爲
擁護二隄重門疊障水有攔蓄不能疾走迅下故
功易成溢者捍之潰者塞之堵築之常事也而乘
隄未全潰水未成槽之時急起圖功料備夫齊無
拘牽稽待之愆則尤利在於速轉敗而爲功大河
泥沙逐水而下河身日高徐邳睢宿間往往水平
於隄下流行不疾壅生潰潰生湮及時治之水勢
紆迴散漫異於荆隆之直抵張秋入得豫撫協力

不岐視河工地方有司兼理河務所以速底於成
而論功請敎也

順治四年六月大雨不止淮揚水漲運隄再決掘高
郵丁溪白駒二厓河隄亦隨就塞自是淮揚無事者
十年

按萬肅卿治運河專令深河不復增隄蓋深知單
隄不足恃而懼捧起河水使高寶爲孟城也然其
要總在上源上源不治沙隨水入隄逐水增自邵
伯而北高寶山陽城低於水丈有四尺沙土作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六

不固勢必多爲旁洩之路加以西水浮漫尤易決
明末漕規久廢屆不時閉淮流常洩河沙歲浸洪
澤湖底日高運河底亦受淤惟有保堰深河之法
揚志稱諸塘旣廢潦水別無所蓄泗州常沉水底
伺間決防爲壑隣計患伏於隱其慮患亦太深矣
知蓄清禦黃刷沙之道而河淮運同時並治淮蓄
全力以禦黃黃沙不倒灌而運道自深黃合淮刷
沙深河淮流不壅遏而高堰自固惟在先事籌備
預爲徹土徙薪之計也

是年分水衝壞洪洞副霍槽南高公三渠旋即疏復
 按霍泉出霍山南麓廣勝寺設渠引溉分爲二名
 北霍南霍北霍溉趙城柴村等二十村田南霍溉
 趙城道覺等四村田下接洪洞縣境洪洞南霍渠
 卽霍水析支出禁口南流者也設渠口引溉馮堡
 等九村地副霍渠源亦出廣勝寺流至縣城北官
 莊設渠口引水入渠溉西關社等五社地通霍渠
 卽南北二渠下流又名小霍土人名北堰導南北
 二霍溢漏溝澗支派上自趙城營田莊下至洪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李衛村崖下置堰沙河內導水至北洞村砌小石
 爲退水口用則閉之用訖西流放入汾小堰西南
 立石水口三澗丈有一尺分七溝槽南槽北高公
 皆分二霍支出南流之水引灌田畝各有水程爲
 度漲水衝丹渠堰開渠官路西以修復之此治霍
 泉之五渠也而發源於岳陽雷鳴山者澗河分澗
 廣利等渠一十有二又引汾疏通利三渠別疏清
 泉三渠計渠二十有三澗村莊地四十有奇設渠
 長公直司其事有廢必舉斯無遺利矣

順治五年塞猗氏崔家灣渠口導流殺勢以護民田
 鹽池

按河東鹽池勢下諸水易入水由地穴伏流入池
 猗氏西南十里地名崔家灣水奔注硝池入於澁
 海不惟池受其害民廬田畝亦蕩然無餘至是築
 塞已決渠口另開渠引流轉曲使不直衝以免嘴
 決張璞濬渠涑水崔家灣記云涑水迤邐東來過
 猗而河身中高漸就平衍夏秋恒雨百里一壑水
 激湍決岸沙善崩河堰西南尤窪下衝斥最劇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八

是水向南去鹽池在下流之左泉源不特則由小
 池而入處必趨之勢矣自改濬而西百年利益當
 時合大河南北三藩人力始告厥成故有隄以障
 故道曰崔家灣水至此方直下迅馳而人力且將
 扼其吭一擲而西浪擲沙飛沮洳鹵損故隄時廢
 時築庚寅秋猗令高君累土塞渠挽南倒之波立
 中流之岸又創鑿上流別爲導引緩其轉曲先水
 勢而殺其力庶永免蓄決矣此得疏築之宜旣築
 而復疏之禦水而不與水爭所以爲得策也

是年河水溢決蘭陽決水下注薄蕭縣城下旋塞之
按是時流通午溝決口俱塞北徙稍定而南來之
道日久生淤徐邳下行不疾而上潰也決而卽塞
者工料備而人力齊卽時舉事決口尙未衝刷深
濶故事易集也堵決於初決之時力少功多若待
至成事則須大舉矣

順治六年河淮並漲決高郵隄數百丈水淹泗州城
按是年南北大水初以北水漲發決高郵隄數百
丈淮水復溢壤息縣民舍田禾平地水深數尺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九

淹泗州城中水深丈餘時歸仁隄久不治高堰防
護亦疏北水逾隄衝入洪澤湖水盛漲不能容故
南淹泗州城漫水東下決高郵隄揚志稱諸塘既
廢潦水別無所瀦而成患亦紀實也

是年修松江滌關塘捍海石塘

按滌關石塘衛田疇通採捕道建自前明順治初
修築外貫以石至是圯於潮復補修之塘長二百
八十九丈後加築二百六十餘丈東西接連疊石
十二層高丈有二尺明時漁舟入海採捕皆由是

進外無護沙漁人緣隄上下如蟻附蹂躪無虛刻
始隄用土築成潮大至輒潰崇禎中海潮湧進與
內河合沿河數千百頃田禾盡遭淹沒遂易石塘
歲修無間茲因故跡修復層層貫石椿木鱗比通
工如一不獨以便採捕亦利益民生之大防也

順治七年河決荆隆朱源寨注沙灣由大清河歸海
旁注曹單兗濟以北皆羅害總河楊方興逾年塞之
按荆隆踞黃河上游據建甌之勢蟻穴不戒溢湧
直下決張秋一帶隄岸挾汶水東奔入海勢不可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十

遇大河自孟津西來荆隆正當南折之初險要受
衝外雖有大行隄爲障任伯雨所謂寬立隄防約
攔水勢者而地遠勢遙大溜跌入垣內氣脈過大
奔衝迴旋難以制束往往不得其用徐武功治張
秋引河沁北出通源以濟漕渠彼時幸河南趨故
得半資其利而爲害滋甚長河萬里入河南以下
土壤旣鬆羣流奔匯沙隨水湧而荆隆至張秋有
行水故渠稍一搖動全溜循渠歸北可爲寒心前
世數開荆隆小河引水入運渠道通流決水從故

渠衝成大河橫潰北出前之引以爲利者乃其引
以爲患也張清恪居濟一得云河決荆隆口趨張
秋城南馬皇海孤瓜日沙灣戴家廟迤西隄岸並
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閭廷謨率捕
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修治至次年辛卯漸有成
緒九年壬辰七月黃水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
停廷謨得代去著決口行漕圖說以貽後官十年
癸巳黃水爲災其杜塞之蹟無文籍可考十一年
河又決十一十二兩年杜塞之蹟無文籍可考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十一

三年荆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並塞是河決至五
六年而後塞就下之勢方盛也又云塞金龍日專
避河書而開封至張秋一帶之河日漸淤塞運河
隨失其利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
能永遠遂溢溢不可治南沿曹鄆而東及江南之
徐沛皆受其害西踰濮范而北及直隸之清豐南
樂故城俱被其災其意在開濬張秋之沙河棗林
爲兩利之道而工繁難舉沙深易潰黃河之奔流
必固其防蓋荆隆至張秋懸流直瀉乘高勢循故

道衝下就下之勢順推排之力亦大塞決尤不易
數年塞之危厲勤苦以迄於成然險固在也明時
添設開封同知專駐荆隆以慎修守潘宮保言北
岸險要荆隆爲最隄之利害全在荆隆一帶預捲
乾埽以防其汕多築磯嘴以遏其衝加培隄工以
固其本截斷溝槽以禦其來無事常爲有事之防
守險之要道也

是年水泛張秋安山湖淤平

按明初安山會通河猶存原武之決河漫安山湖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十二

其道始湮湖地依然自在也自明中葉許民佃種
湖地盡爲田然其低窪之區自東北通湖廂起歷
西天祿莊轉西南至王禹莊又東南至青姑堆復
東北接通湖廂三十八里湖形尙存至是濁水泛
漲入湖四十里湖形淤爲平陸安山湖居四大櫃
之一運河自南旺至衛河四百餘里中間並無湖
河接濟昔人築圍蓄爲水櫃設立斗門漕河水
漲則瀦其溢出者於湖水消則決而注之漕積洩
有法以利北屆潘宮保察復湖地秦昌初王佐復

安山湖五十五里以水櫃廢興爲河官殿最惟湖形如盆磔湖水隨風蕩漾西北風起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水勢散漫消耗過半西北地形稍卑難以收束張清恪謂八里灣地勢猶可過水似蛇溝池益窪下可蓄運河有餘之水宜除糧仍復水櫃然湖地近山多沙土沙底善漏湖形如磔不能多蓄蓄亦不久安湖濟運之水既缺東平迤上別無來源河長需水接濟東岸大清河逼近運河鹽運水大亦資分洩若開河引大清河餘水入運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十三

口立扁節制運河水小卽引以濟運水大卽藉以分洩入大清河就下歸海似亦蓄洩之一道也

順治八年重修張秋城南五空橋

按張秋五空橋始於劉忠宣塞荆隆口黃陵岡復爲善後工於張秋舊決之南築減水壩植木爲杙中實輓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板上漫巨石爲梁梁可引纜竇可洩水通利漕運至河決荆隆水勢溢溢洶激衝張秋河隄兩岸惟此隄歸然獨存由五空洩水殺其威也然竇可通水橋梁已圯土石

相傾壅滯多激有旁衝之患其梁傾路廢牽輓無由竟成一大缺口舟至輒阻北河分司閻廷謨視河安平庀材鳩工閱月告成五空橋西岸承趙王河沙河來水暨范濮等邑窪地坡水由積水橋道人橋分洩入運運河有餘之水由東岸五空橋及景泰所建之三空橋洩入大清河此定制也趙王河自曹縣紙房集至張秋長三百七十八里通聊城曹州等八州縣坡水至鄆城爲古濰河又爲棗林河至濮州雙河集兩岔分流一入小黃河至南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十四

旺入牛頭河一爲東林卽趙王河由濮州鄆城汶上歷壽張陽穀復歷壽張之半邊店經積水廂入運又有自定陶新集來者爲天鵝坡水自鄆城出五岔口來者爲堯邱坡水皆入西裏河匯入運河沙河起東明縣之李連莊至沙灣長三百五里通范濮等五州縣諸窪之水其自黑羊山澶淵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自澶淵青龍等坡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自曹州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匯聚於濮之東南入范縣竹口逕張秋城南過道

人橋達月河入運二河入運溢而東出之水卽由五空三空橋入大清河歸海曹濮諸州其腹也張秋其尾閘也各坡水類皆沙石無滋灌之益有淤澱之虞荆隆屢決後濁流漫衍故渠往往湮塞若疏導不勤必致溢而爲患溢於東則范縣壽張陽穀爲壑溢於北則清豐南樂觀城朝城莘縣爲壑溢於南則鄆城定陶曹縣鉅野爲壑疏上源以下達張秋尾閘之宜洩不可不暢矣況黃陵岡築塞黃水不得漫入尤爲有利而無害也五空橋底高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一丈二尺出水不湧後張愨敬奏明落低五尺三空橋底亦過高李清時奏改爲五空橋落低三尺又於三空迤南五空迤北之八里廟後添建減水牐三座牐底高運河底一丈高鹽河底五尺相機啟閉以資暢洩西下之水無憂壅滯修廢舉墜宣湮導鬱後來者事也

是年大開南北漕河

按此因黃流灌運淤河而大加疏濬也時淮流常洩河沙歲浸辛卯之決壞高郵隄數百丈淮洩而

河尾其後停沙墊運流通午溝數決河流北徙上灌全濟壅沙入運非大加疏治南北運行鮮有不滯者蓋時當海運旣停數百萬漕糧止藉此一線之水幸輓北上河湖牐禁不嚴濁流倒灌無時分流入運者多沙亦隨以俱入高郵運河爲承受黃淮之衝要浚治首事於此通轉運之樞而濟寧以南北徙之水與運爲難運不能避黃而奪於黃水皆自上鋪下濬治稍不如式立見消涸亦必有事也南北並治共保安流承明季漕規久廢之後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六

象一新漕政之大安也

順治九年河復決封邱大王廟衝毀縣城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安平隄北入海大爲漕梗疏築五年始竣按是時荆隆決口甫塞大王廟工又起徐睢水不下洩而成患屢經挫失朝野驚心總河楊方輿集夫築濬結茅廬隄上盛暑隆冬寢食其中會同豫撫亢得時起大名東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治之旋築旋決復決朱源寨全河北徙蓋決口高於安平數十丈大河自西乘高而來建甌直注掣拽

之力大加以連年潰決新衝之渠已刷深通奔流莫禦乃於丁家寨鑿渠自西岸河邊起至八里廟止開引河五百餘丈多浚支河以分殺其勢而一瀉千里之洪濤往而難返河自明之末年縱橫四出黃垆蘇莊不塞淤停於徐邳朱寨之決水向歸亳南下沙壅於蘭儀曹單雖由溫縣改流復其故道而淤深土厚不能遽刷寬深所以數年衝決多在開歸一路況小宋流通蘭陽荆隆連決四年下游更闕其必激而歸北者勢使之然大王廟之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也江南邳州水壞城垣睢寧自鯉魚山南下逼武官營衝刷三十餘里斷遙月隄十餘道而三日後旋即消退者北決下張秋入海而南流自涸也然漲水聚於洪澤淮揚水患未息御史楊世學言治河必兼治淮淮爲河之下流與鹽泰劉莊白駒諸鹽場又淮之下流水暴漲由牯壩宣洩入海聞定鼎初新昌餘賊緣海遁去因塞海口繼而行水之處變爲圩田豪蠹竊其利鹽船送挽費力海口塞則船行安穩所以均不樂開也上源雖有安東廟

灣入海之路而其流不疏則勢不急水壅而致潰遠及開封近在高寶且言海潮原有定時海口亦有防閑耕田煮鹽如故也水所經行之處深濬則無泛溢水勢分散則不致衝漂入海之水甚迅舟難逆行水中設暗樁以斷其舟防守亦易其意欲將海口盡行疏濬上至河身別其淺隘去其淤沙使寬深有容牯壩啟閉以時以爲防護河運之道然海口爲洩水之地而由雲梯入海爲正道其由芒稻入江涇澗入海之路止備分洩沿海內外高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六

低形勢鹹淡往來情形均須親歷其地測量體察期於濟事後已若凡有港渠概行開通海水闌入建甌內灌淮流盈科後進形如釜底之下河危矣大王廟決在上游病在上者下必塞上源治而會淮刷沙入海河之波不及於陸河之委自歸於壑大王廟決塞後順軌東注海口不濬而通未聞凡有海港必待疏使分洩也明時分黃導淮之紛紜曷嘗有濟於毫末哉

是年侍郎王永吉陳導淮入海事宜

按泰興鹽阜近海之地東南高而西北下自丁溪迤南地勢隆起潮不內侵丁溪迤北地形漸下天妃姜堰等口洩水利便時方議導淮入海王永吉疏畧云黃水自邳宿南下淮出清口會黃入海黃強淮弱勢不相敵逼而南趨下流壅塞決隄衝運歲糜修費此必當導流歸海者也查泰興鹽境內河港海口半就填塞水不通行而洩水最捷之海口如鹽城境內東南則有石磯口西北有天妃姜堰等口皆淮揚六州縣倚以爲洩水要道蓋地既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九

就下去海較近疏消莫利於此今石磯藉稱逼近城郭不利風水天妃姜堰二口均被奸民塞實填平滴水不通咽喉重地歲遭陸沉害民病國關係匪輕而未卽舉行者誠慮工料不給民夫不能僉派且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行水河港皆有舊蹟可循開鑿深通還其故道修補廢牖以時啟閉有利無害是時海氛方靖諸務待舉揆度形勢立言期有實用非泛作通海常談也是年汾水大漲衝絳州南門鼓堆泉三渠通流不塞

按志稱汾水衝絳州南城及於門鼓堆泉水載高地三渠激水入田汾不爲害泉流下入於溝溝深水不能上昔人謂水動物也順之則下激之則上因地宜以激水下建木牖激水溉溝東地十餘村至溝漸瀾深於席村建石牖激水東南溉地數十頃又於西莊北建石牖激水經莊東鐵鑄分水口一口溉王馬莊等村地一口注天河建石牖激水溉三林橋東西地顧寧人引喬字鼓堆泉記云曰太原而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晉祠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又莫若鼓堆之泉其泉發源於九原山之西北突有二山高圓如鼓泉以形似名泉上有堆如覆釜形履之聲如鼓泉以聲似名泉有清濁二穴清在北濁在南北穴爲石口尺五許滙而爲池幅員一丈其深稱是池溢而南折而東南穴爲土口尺許亦滙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之西則隆然高厚其南北皆平疇低野亦資泉溉其東則經連絳

通溉田至於絳州方五十里而南并入於汾鼓堆
及龍祠晉祠三泉之利民最久者以泉深水清不
假汾流無沙礫衝塞天然自成碧泚尹仲舒鼓堆
泉記水泉數十環鼓堆屬沸雜發滙於其南容爲
深淵中多魚鼈蟹鮪水極清潔洞鑿毛髮盛寒不
冰大旱不耗滂雨不溢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
餘皆歸於汾喬宇姑射山記姑射自西北蜿蜒而
來平其支石孔其陽三磴其鈎帶泉抱山麓而出
紛紛的的如星拱然予命僕夫穴蓋一石聚石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按巴城陽城諸湖之水入婁江出海劉河卽婁江
入海之口也劉河南北塘浦橫列所以資灌溉洩
靈潦者皆統於劉河順治三年濬鵝鰲浦袁張浜
張家浜陳涇逾年濬東練祁泗塘六年濬新涇陳
華浜雙塘彭越浦七年濬温草浜俞涇浦小練祁
吳塘徐公浦皆劉河左右塘浦之利農田者而劉
河爲三江之大幹尙久未濬也至是給事胡之駿
請浚洩巴陽之水所受之水非一州之水所救之
田非太倉嘉定沿河之田也吳偉業論開劉河云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計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皓然清瑩併歸入渠溉
襄陵西北之田四十餘里東入於汾喬宇晉祠記
泉自懸甕山而出此結二穴以泄穴廣二尺許因
甃石池之溢泛爲溪北折而東瀾漫盈野穿澮引
條經井絡溉田方四十里泉水清澈見底水底芹
藻如淺碧琉璃活活欲動三泉清瑩如一迄今雖
小有變更大勢因之蓋天鍾靈秀之氣蘊結而出
非僅作水田灌溉之用故逾久而不涸不塞也
是年大濬劉河

費度工派夫銷田之難皆準人情時勢而曲導其
款定法以杜賣段緩挑需索科擾之弊爲之算土
以正其界爲之立長以總其成爲之編號椿以量
其淺深爲之打水線以平其濶狹爲之設接挑之
擔以節其勞爲之表堆泥之處以警其惰法綦備
矣而猶以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預定其制錢
糧之支放物料之領辦審擇其人如是用民力以
濬河民無不盡之力盡力以通河而洩巴陽之水
巴陽無不洩之水給諫之請爲不虛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是年大濬吳淞江

按吳淞江正受太湖之水外與渾潮相接近來
源去路徑直三江洩水至捷之道視劉河尤爲重
要濬劉河而並濬吳淞從胡之駿之請也松江自
湖至海有五滙曰安亭白鶴盤龍河沙顧浦江潮
與湖水滙流於此有五大浦曰趙屯大盈顧會崧
子盤龍濶深倍於諸浦而皆滙支港之水入於吳
淞出海昔人謂吳淞故道深廣可敵千浦上源寬
濶清水日盛泥沙不能積錢氏歸土後漸將太湖

東岸出水處釘柵築堰爲橋湖泖港汊攔截私梟
以致清水日弱渾潮日盛吳淞江日就淤塞近地
民人利其淤而圍裹成田江岸窄狹明時夏元吉
周忱徐貫海瑞先後並治之已非曩時之舊矣至
是大濬之不循范浜南倉之舊迹而導水西來通
澱山三泖入江之路會黃浦歸海淺者深之開沙
以通其氣隘者擴之開廣以疏其氣而又令華亭
諸縣濬春申六磊紫岡沙岡竹岡蟠龍蒲滙諸塘
及邱涇橫瀝張涇俞塘沈漕千步南北支河百有
餘條仍每歲加修而於太湖出水要地多置木橋
鑿水洞使其急流衝滌潮泥嚴菱蘆魚鱖障遏之
禁劉河洩巴陽之水吳淞洩西來湖泖之水而水
患可弭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四

是年漳河北徙

按漳水至涉縣清濁合流經臨漳分爲二一北流
入漳泚一東流至館陶入衛濟運明宏治至隆慶
間出沒不常自萬歷中北徙入曲州滏陽河館陶
之流絕至是忽北徙自廣平縣逕元城縣之賈家

莊直注邱縣分爲二道一從縣西逕廣宗縣入滹
沱一從縣東逕青縣北入運河歸海此新衝之支
流非其故道也漳水分流由館陶入衛爲漕道永
利山東直隸隄河有歲修而無大患衛河自臨清
以北無廂壩關東懸水直瀉非清淺衛流所能濟
也衛益以漳則外河水面飽滿廂河之水不致建
旣而下臨清迤北各州縣古淺之處不浚自通其
滙流有餘之水於德州哨馬營建滾壩開河由鈎
盤達老黃河入海又於恩縣四女寺建水廂滄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建捷地廂青縣建興濟廂均開支河使由老黃河
等處東流歸海固自無傷也衛以漳爲用不患漳
之來而在分洩禦防之有道疏減壩而浚分水之
大小支河以洩暴流修臨恩夏武德州之隄以固
崇墉而運道民生俱克有濟漳水北徙山東河北
漕道凡有泉源靡不疏引淺夫隨處排挖不數年
入邱之上流盡塞漳復至館陶與衛合矣

順治十年沁水漲發決武陟沁隄浸及修武

按沁河發源沁源穿大行而南下汛時會山澗之

水奔騰下注湍悍與黃河無異其來源不長長落
甚速不能久停至是決水乘高而來勢甚洶湧幸
水過卽涸至修武而止不爲大患蓮花池隄正當
頂衝形勢險要歸入歲修南北諸隄皆用民力修
守衆力難齊故必官爲經理役均而事易集也
是年復河差舊例定運河大小濬之期

按河差以三年爲度事相習然後功不勞故非久
任不能專責成也河事變遷無常地方有司耳目
最近呼應亦靈便於任事山泉噴沙長河填泥疏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修宜勤至是皆準於法中河差改復三年運河每
年小濬三年大濬以爲例遷鉅野知縣佟養鉅補
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英補黃河同知此知
縣補河廳之始官必久任事不廢時又於河工地
方通遷調之階而鼓舞勸懲之法良而可久皆善
政也

順治十一年奉

上諭東南財賦重地素稱沃壤連年水旱爲災民生重困
皆因失修水利致悞農功該督撫責成地方官悉心

講求疏通水道修築隄防以時蓄洩俾水旱無虞民安樂利欽此欽遵興修水利浙撫趙士麟開杭州城中水道凡河之已塞而當疏及流淺而加濬者一體修治豪右占西湖地爲私產者勒令還官

國初特重水利首及東南然浙中水利之大鑑湖爲最湖分東西在會稽山陰界中周圍三百五十餘里會稽山陰地勢大抵東南高西北低東南皆至山北抵於海凡水源所出多自西東南衆流所聚總三十六源初由西北流入於江以達於海漢馬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臻始築大隄緒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鏡湖灌溉民田九千餘頃其北隄石礎二陰溝九南隄陰溝十四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流爲二門以時視田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三江之口湖高田丈餘田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啟閉有牌以測之故會稽山陰無水旱之患自漢以來更六朝隋唐五代錢氏千有餘年民受其利至宋始有盜湖爲田者政和末州牧廢湖爲田歲輸所入自是好豪公侵強據無復忌

憚雖有曾子固王十朋徐次鐸之大聲疾呼不能抑權貴而反侵地然湖所藉惟在斗門堰廂若塘堰堅固廂啟閉及時無從盜耕惟不能固守縱閉無節湖水盡入江海瀕湖之民益得盜以爲田而異議者始藉口於勞民失官租有科率之擾無積土之地矣王十朋引曾子固湖廢田亦廢墮水使高必敗城郭之言謂湖必當復禁侵耕謹蓄泄復可坐致然未易言也顧寧人言余嘗過鑑湖父老諸生爲余言自禹告成功於會稽南山之下始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土田越人濱江者猶居島中田於沙土是時立國於山南生聚未繁自越范蠡北徙城於臥龍山麓漢馬臻築塘於城南受千巖萬壑之水積水成湖曰鑑湖通二十餘堰慎蓄洩節旱潦灌田九千餘頃遂使沙莽化爲膏腴時尙未有後海北塘唐宋以來後海北塘成蓄水於北塘之南南塘之北者在會稽有三大湖一曰賀家池一曰榆林大板蕩一曰東大池在山陰有三大湖一曰青田一曰瓜滋一曰狹查在蕭山有一大湖曰相湖灌田共數

十萬頃奈滄桑變易湖沙日漲葑泥壅塞西南有富陽江所引五郡十縣之水東南有浦陽江所引五溪七十二湖之流會于沙際齟齬不得入海時或山水旁溢攻潰隄塘遂以蕭山山陰會稽爲壑兼後海風潮三日不退則頓遭淪陷宋都錢塘時凡閩廣漕運入錢塘者必經紹興宣和間因高麗往來改都泗堰置牐啟閉無時湖水失洩此時正宜開通而其勢頗難惟在決去漲沙增高隄防疏築溝洞開壩通牐庶無旱澇之虞矣余謂之曰世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无

無神禹則天下無龍門不然開江固難決沙亦不易也夫湖以溉田而浙東尤資其利滄桑變易漲沙葑泥日漸增長民遂因以爲田有司只欲廢田爲湖而不知泥沙壅遏不能積水雖廢其田無益也其稍低處所就責限爲田得利之人掘去泥沙築成河道俾之通流稍有淤淺卽時挑浚則田不妨而湖不涸兩利俱存矣此切近之要論自昔言水利者以越之鑑湖視離堆芍陂白渠爲尤著今僅存十五里廣不及十丈而欲復數百里之舊誠

知其難也然昔之湖資其利今之湖先去其害三十六源之水汛時霖雨洊至吞納不及陂不任受堰當衝爲潦水所傷嚙滯潰決之害必有資於人力今鑑湖舊制雖不可復而固隄起堰歲必有事就地疏洩近江者歸於江近海者歸於海旁通曲注無壅塞之處卽因利於民之道毋爲必不可成之功也

順治十二年重修壽州安豐塘

按楚令尹作芍陂修屯政以裕國利民越千有餘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年而民不忘其利者澤普而利大也安豐塘卽楚令尹之芍陂也塘周數百里受洙淖泚三水之支流而下蓄洩以時灌田萬有餘頃明季新倉口決引水之河淤民不獲利者數十年州牧李大升鳩工興復疏河道之壅塞者百四十餘丈潛水通流方築新倉棗子二決口高厚十丈有餘長百尺又理其門牐補其塘岸閱月功成環塘之民負耒而耕秧田遍野是歲夏苦旱安豐一帶獨獲有收猶以其餘力卽其功之未竟者更加整頓事詳在李

大升重修安豐塘記中考周定王時楚令尹孫叔敖作勺陂溉田萬頃芍陂在壽州安豐城南以水逕芍渚積而爲湖故謂之芍陂又謂之期思陂與楊泉大業諸陂並楚相孫叔敖所作其水卽六安龍穴山東自濠州橫石東南至龍池山胥注於陂陂原五門後更改三十六門又作減水壩四水漲則開門以疏之水消則閉門以蓄之三百餘里支流分注溉田萬餘頃唐顯慶乾封廣德中屢有修治宋熙寧中劉瑾言壽州安豐塘可興置令轉運

河渠紀聞卷之十三

三

司選官覆按至明永樂間鄺督夫二萬濬之依古以來不廢修築蓋其地大而利廣水盛則易決補苴滯漏疏其壅滯而後蓄洩得宜壽州李牧之繼起有事功而不可沒也是時所在皆以水利爲事池州守梁應元因前明秦懋義馮叔吉先後加築之翠微千柳二隄故蹟重加修治宿松令孫繼文督修潛山蓮花荆橋羅隱諸塘淤淺者浚之曲防者撤之溝引爲民利孽脈分支迴波曲注或遇火雲蒸天順勢導流貫畦浮塍沾溉萬頃留心民

事始終不弛其力斯可謂崇尙實政者矣

順治十二年大王廟決口塞

按大王廟決於荆隆之下游自七年至今已歷五載至是始塞治善後之工修補殘缺隄壩皆必有事也先是河趨陽武縣西南潭口寺勢與隄平畚插逾兩月始息築陽武慕家樓商工夏家樓虞城土樓考城王家道口迎水各樓隄爲備防又築祥符守公寨回龍廟陳橋蘭陽板廠包廠樓月各隄及封正中灤城隄決口皆多爲之防而固其本以

河渠紀聞卷之十三

三

爲大王廟合龍後全河南下禦水之工也
是年太倉州知州白登明開朱涇至茜涇之新塘延袤六十餘里
按朱涇在劉河之東並劉河宣洩江流土人所謂新劉河者也劉河工大不易舉以朱涇代之水利者農田之本開朱涇而劉河可以次舉矣登明當更新之時農政不理深引爲慙溯源導委與民更始召諸生誼之議開朱涇自東濠至和塘起由界涇石婆港湖川塘楊家浜南濬漕東出江口旁及

北澮漕至茜涇之新塘延袤六十餘里廣爲丈者五深一丈有五用民工三十六萬有奇登明單騎周巡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踰月而功成州人德之陳瑚爲之記曰民命至重帝德好生吏能養人謂之勝任野有曠土是爲溺職明之盛也夏忠靖周文襄諸公絡繹道塗問民疾苦疏滌三江百川歸壑及其衰也朝廷以水利爲閒官有司以治農爲迂務災祲疊告膏澤不通烟火蕭條公私交涸俯仰今昔天命人事交通互應頌登明廉而不刻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仁而有體此其徵也親民之官崇尚實政留心民事視民事如己事無不集之事以民心爲己心無不信之民今不異於古所云矣

順治十三年塞河全工告竣黃河復歸故道

按大王廟決塞已逾年而餘工尙未釋手至是通工告竣隄岸種植榆柳鞏固如磐石葉方恒言張秋爲黃河下流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宏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功極艱難至是三歲再見卒用救寧謂其多於前功顧其

所治亦實有不同者大王廟之決近接朱寨自七年至十二年六經伏秋下流之淤日漫而日高北出之河愈洶而愈深迴建甌之勢於涸竭旣久之時欲以一壩遏之使東誠知其難也其疏導有法宣洩多方塞治無異於前惟使河復由其道而絕不外洩徐劉二公均未治及此矣武功南北分疏引黃灌漕不數年遂潰忠宣雖分流歸正而南派未絕病根猶在大王廟塞決後正河依然如故歷久無弊賢者所爲正自不同斯爲得策也楊宮保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司河一十三年河不改治人無異行受任於還居初集之時漕艘北上防禦皆有方略十里一臺三十里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得以通達有事廬居堤上衝寒觸暑爲

國宣力陸朗甫具述遺蹟可爲後法矣

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又南徙決陳留孟家埠以朱之錫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故事節鉞皆由廷推之錫出自

特簡蓋異數也

按朱梅麓受任於河道倥偬之日敷治不容後時上疏云河道修濬在冬月水涸之時料理必當及期近聞槐疙疸小長隄漲溢漫沒孟家埠頂衝崩潰臣身任重責請卽赴任以是年十月至官至則孟埠口隄南纒隄五百丈及續築隄一千二百丈俱已坍塌乃先濬河一道引河折入新河大隄迤南一帶遂免衝決又浚儀封縣三家莊河一千餘丈以殺北來水勢而黃渡河洞爲田水勢旣殺亟築修槐疙疸長堤及孟埠遙月隄併儀封三家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祥符清河集等隄一體加築以固本根槐疙疸孟埠之決決於大王廟塞決之初者也志稱大王廟逼近荆隆口自荆隆決後下流河身已淤及大王廟再決淤墊益甚其後下流之易決實由於此此通達之言正河身深至數丈初淤時不知其害及遲至五六年之久汎水往來逐漸澱高水至容納無地宣洩不及往往爲患槐疙疸諸決卽坐此病凡大隄決後下流未有不淤塞決後汎水初至未

有能暢者惟在加意保護增培堤壩俟水過一二

年後河刷寬深始可無慮此時之防守尤當加慎也

順治十四年開劉河中段起鹽鐵塘屬石家塘用太倉州牧白登明議也

按自劉河塞而太倉東南皆成石田塌身之水倒灌西北高低俱困劉河爲幹港東西支河錯出勢不能不用民力先開劉河中段節民力也貫穿數支河以成河或仍舊跡用疏或創新道用鑿縱橫萬支頭緒紛繁吏得因緣爲奸雖使以佚道而民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不信事不集矣登明立議巨細皆有條理受幹河協濬之規斟酌派段絕泥頭包攬之弊給食佃夫銷各圩實田以杜規避照魚鱗號冊以免賄藏革塘長舊例而私耗可省開新樣河冊而虛冒無庸別難段易段之繁簡均坐區客區之勞逸分督則有層級稽工則有標記以及立限分程賞勤罰惰測量深濶堆築開挑纖悉臚列懸諸國門於是約定力齊負鋤荷鍤役夫四至萬衆齊施長河蜿蜒不日奏功蓋用東南之民疏東南之河又倣范希

文遺意當農隙饑荒田主出粟田夫用力既役既賑兼施並利然非有登明之法不能行登明之意非有登明之人不能行登明之法業佃食力通行久矣而民每不樂從者吏役遇事風生假公斂費及科斂入己工未及半而報竣淤塞如故民屢受其欺故寧甘困敝而不爲所愚豈果因民所利而民不樂從哉有起而任其事者卽知予言之非謬矣

是年始定河工力役之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按力役之征遠調不如近守近地居民終歲于役河干不能自顧身家亦有難以持久之勢更番互調酌盈劑虛使民得共安其業分班自力於工安全之至計也總河朱之錫言豫省派夫應役以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歲修不在大工數內量工酌調每歲調撥皆以本府爲主本府不足然後漸次調協近府俱經調過再間調遠府以寬近河民力部議除衝決大工外歲修分爲三分數年始一輪調民有餘力勞逸得均徭役既平河工亦可

無悞而時復有更番河夫之議運河徭淺等夫終歲畚鍤隨時築護自董口至天津二千餘里之河以不及六千之夫值役勢不能再分兩班此公之所不欲變計也蓋夫有在官在民之不同歲修之夫暫調於民必更番以節勞逸徭淺之夫常役於官必合作以濟漕運湖河淤漲不常夫減力分勢必廢弛有事徵集倉卒呼應不及就誤重計故不能更番而力役之弊不在民而在官有司奉行不善使勢豪有力者分戶避役坐收樂土之利盡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力役委窮民窮民地少差重家貧力單不能不俯首受累於此而更思變法節百易其法而受累如故其本根不治也欲清其弊當自上始矣是年清查募夫辦柳尅扣科斂之弊

按寒香館河防疏略言立法不難行法爲難法本無不善而推行之際易生扞格河工取用夫柳自元年以來南北屢決民受累至再至三築塞後令官自召募殷實農民不肯應募所募皆無賴貧民工食入手難保不逃埽料用柳繁多柳復不產一

處若令官買必假吏胥則包攬冒破之弊益生勢必仍出於里甲惟依規給價按日課程庶民力稍紓奉行不善每有尅折扣乾需索等弊有司借題科斂委員包攬冒破重爲民累民不累於受募辦柳而累於官司之假公苛索至民累已甚更責令官買而弊益滋起不害於民卽侵於官國計益不可節民生國計之得失利病轉樞祇在官司奉行善而派亦不爲累遠亦不爲疲奉行不善而編派則浚民膏以傷國本歸官則糜公帑而損國用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法而得立法之意未有不宛轉通變與之推移者梅麓嚴剔弊源不獨甦民困亦老成謀國之大計也

順治十五年河決山陽之柴溝姚家蕩隨即堵塞總河朱之錫疏報丁艱以河務方殷在任守制

按山陽境內太行老隄延袤三百餘里爲淮揚七州邑保障自前明以來均係民修民守中間頂衝埽灣諸險工鹽城各縣出夫協濟順治九年間黃河北決淮屬士民控免鄉夫因卽沮格數年未修

以致洪流衝漫幾成大患修築完竣至是議定仍照舊例按籍分修惟隄內五險工歲修難緩崇禎年間塞蘇甯建義兩口曾挑宮家營引河十里暫殺水勢於是復有收流之議之錫言宮家營引河久經淤塞河不兩行恐所挑深廣不及正河旋挑旋淤今河身濶者數里狹者亦不下數百丈兩隄去河尙有陸地水長則及隄趾水落仍歸河渠洪流衝蕩不啻奔馬豈俟人力開鑿惟有廣積夫料加意修防收流無庸議事遂寢大哉言乎河防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四

要已具於此蓋收流卽沿明時分黃之說而易其名者也治河搶險重在搶防汛重在守當險而失機不及事也當守而自擾遺所事也宮家營引河用於塞決之時塞蘇甯建義之決暴流激湍人力不能禦開引河以洩其怒然後決可塞也至河平後惟有固守隄防增高培厚廣積土料以備不虞未有先事而爲之擾者也分流固爲殺勢而黃水經行之處開渠分流勢大則奪溜堪虞若挑不深廣數丈之渠勢不能與大河爭流無論水平填淤

新渠不能成河或反以滔滔東下之大河水分流緩而洩其衝沙之力致爲後日隱患靳文襄言順治年間河道未壞之時清江浦以下河身深二三丈至五六丈不等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不等廣大如此是以雖遇伏秋水漲足以有容而不至泛溢卽偶有溢決亦易堵閉自初年以來淮揚運河水漲運隄再決止掘丁溪白駒二牐補還隄決卽安流無事至十年之久再考揚志言荊隆決後大王廟又決自七年至十二年歷五載河身日就淤澱彼時河身尙深數丈人不知其害是南北河道深通顯然可見卽如柴溝姚蕩之決不逾時卽塞非河身寬深有容下流入海迅疾隄不着重不能如是之速而且固也現在河濶數里狹者亦數百丈兩隄去河尙有陸地河之身不及於陸水長僅至隄趾何所迫急而不爲固守之計也上流決口旣塞全黃歸故以一淮受百川之水大行老隄正當其衝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得一隄黃河自清河出口由西射東勢甚湍激埽灣迎溜之工防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望

守尤急數百萬生靈之命繫於泥丸數百里通漕之渠護於一線潘宮保列淮南險要大行老隄爲首重猶恐倉卒難以措備汲汲於冬春捲埽護隄密椿夾笆如防高堰之法正爲此故烏可不按籍分修也治河之道惟疏築二者疏於昏墊之時分其勢而不能與水爭也築於平成之後固其防而不能與水讓也老成謀國惟計其事之有可爲必求濟事而後已梅麓當錢糧支調衆論紛繁之時獨持大計以築不以疏非獨得敷治之本經國體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望

民之功用亦有必出於此者矣是年總河朱之錫定淮工夫役分守之例按何可化言黃河自清口合淮而東至五險爲隄曲折僅百里寬不過四五丈河路狹四五百步以里餘之地收兩河之水其險已甚山陽以東有隄曰大行蜿蜒三百里外蔽全淮民生離課倚爲保障此淮工修守夫役職河者所當急籌也至是上疏略云清河以下黃淮相濟爲暴自陳瑄經理後萬歷三年河決崔鎮淮決高堰昏墊梗運潘季馴

請帑六十萬徵調徭募等夫八萬名經營數載兩河始歸故道未幾十四年外河范家口天妃壩告決二十一年以後高堰裏河連歲報決楊一魁又有分黃導淮減水各廂等工天啟元年高堰並裏外兩河一時決十餘處自後漫決時有難以悉數今距潘季馴時又將七十餘載如淮湖高堰外河南岸柳浦灣隄桃清兩岸遙隄崔鎮四減水壩日漸月累風雨剝蝕廢弛過半卽楊一魁所開分水黃壩新河亦久淤塞先年河決上流南河賴以無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望

事自順治十三年全黃歸故之後去歲水患已見端倪頃者司農告匱搜括爲難無論請太府之金爲未雨之策未敢輕出而歲額河銀昔時二十有七萬近除荒缺額裁減歸併僅十七萬有奇加之通惠河道從不取給河帑者連年撥解動至數萬常例歲修已不勝艱苦五險太行隄及高堰塌卸石隄三工又實難緩蘇背建義隄工前明時民修官修屢經更變

國初猶官出料物山陽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泰

興七州縣協濟人夫赴工修築河帑所費亦自無幾自順治九年該省按臣有題改之議始設募夫歲計工食一萬四千四百兩勘估料物不在此數至於太行老隄民築民修良以前明河帑之設總爲運道起見山清黃河南岸自草灣而下關民生爲多關運道爲少漕運爲供賦計百姓亦自爲身家計今帑訕工繁使盡照估計支給河銀則黃運兩河各數千里顧此失彼萬一運道梗阻所憂不獨在淮揚一隅爲今之計除五險工照舊募夫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望

以餘力幫隄太行老隄仍責山陽莊民若更有應舉緊工山陽獨力難支暫派下河州縣民夫分辦酌給食米以爲保運安民之道經部覆准行寒香館河防疏云河官責任在躬憂心河防恨不得重門待暴投鞭斷流此卽厯念太行老隄之意也公視國事如家事以民心爲己心而時方支訕費繁興築則河帑不繼坐視則民命攸關又以前人題免鄉夫不顧誤河之害惟圖恤民之名更爲掣肘難行公嘗言局外者以省夫爲循良以急公爲苛

刻不知無故而勞民所重在民不得已而治河所重在河無米不能爲炊空拳不能格獸正謂此也是以奏復舊例使衆擎易舉以免七州縣沉淪之患利未嘗不在於民孰重孰輕孰得孰失凡民難與圖始久則自見而感彌深耳當萬難之時工緊役重勢不得不借用民力以濟一時之急若顧惜虛名戒心嫌怨有所牽制而忘空洞無物之初心曷以爲國宣猷爲民立命然非至誠惻怛明事理而識大體者固難語此公愛惜民力沛州之役拯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望

恤夫役數萬人至今不忘其德而於淮工獨反前說蓋亦以民事爲重而時勢使然也然惟愛惜民力者始能用民之力矣

是年豫東河決陽武城南募家樓旋築塞九月蕭縣大水河溢十月淮安大雷雨黃淮交漲漂沒清河縣治南北田舍多淹收流之議復起

按前歲溜擁陽武隄根築隄衛護至是復接築河隄水卽斷流賴以無恙而水聚蕭縣漫水下入於淮河淮交漲清河當衝受淹運河董口淤淺滯運

復從石碑口迤南別開新河二百五十丈接連大河以通飛挽而河淮連歲告警淮南人士無不欲開隄洩水以求安故旣塞柴溝諸決復有收流之議而公於河道情形得諸目擊毅然內斷不撓於衆論黃壩新河導淮保運殺南岸水勢前明紛紛聚訟雖試而不效日久淤廢而大水時至未嘗不思復理前說分洩暴流公以淤久役繁無庸興復惟籌入江入海之道屆壩蓄洩之宜思復舊制已得河防要領惟司農告匱無米爲炊左支右調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吳

於智計貧民困於工役徵斂爲難不得已而計工定役究其事之原委權所宜而輕重布之此公治事之苦心也時當全黃歸故黃淮漲溢日甚淮被黃遏而不得出濁流倒灌害漕開高澗周橋之壩而高寶諸湖入運之水以地高而不能暢洩運河東岸涇河子嬰等溝之下射陽諸湖灣頭芒稻之洩入於江者又以牯壩圯壞而不能修復蓋經明季廢壞之後料物備用之數不足於採辦虛浮粉飾之事習以爲故常官守以瓜代而卸其責夫役

以苦累而避其徭而公內權國計外體人情功罪分明以鼓其氣慈斷兼行以盡其力緩急有備以赴其幾至審節宜之宜通去來之路早爲後來治河者立之鵠矣

順治十六年總河朱之錫疏陳淮揚河防事宜

按河運自宋元以來言漕事者不及河患前明嘉靖初河益徙而南不得不議治河濟運而河之爲漕梗者歲無寧日治河以導淮而運自治河淮交通利運之樞筦於淮揚至是疏陳事宜云自前明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吳

挽河資運閱數百載變故其經營遺跡具在舊貫固有可仍而時宜不得不審淮水自西南來趨東北黃水自西來橫截於清口外淮之支流折而南注入運正流會黃東下入海伏秋之間淮黃交漲淮被黃遏周旋而不得出清口以上滙而爲洪澤等湖則高堰危故堰南有高良澗周家橋兩牐洩水東入高寶白馬等湖高寶湖東通運河南從瓜儀入江水勢宣洩不及則運隄危故運河東岸有涇河子嬰等溝洩水下射陽廣陽等湖入海有灣

頭金灣芒稻牐河洩水南入於江此運河及諸湖之形勢也淮黃交會由清口而東濁流湍悍衝潰易告前明萬歷間於桃源北岸挑黃壩新河二百四十里分黃一支由五港口歸海以導淮保運殺南岸河患至今淤墊已久興復未易且河不兩行亦恐徒費無益今河身濶者數里狹者亦不下數百丈兩隄去河尙有陸地洪流衝蕩不啻奔馬豈俟人力開鑿收流之議毋容再贅此黃河之形勢也大行老隄爲淮揚七邑保障何可化以力役爲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吳

言應照往例且言淮黃會合由安東雲梯關入海乃一定不易之勢黃得淮蕩滌泥沙不至梗運病民淮流分洩入寶應高郵諸湖相聯遞下疏導由邵伯金灣入芒稻河或從瓜儀注江或通廟灣歸海外此更無庸旁瀉河防事宜往復申明已立後來濟變之圭臬今不能易其說矣是年疏陳河工事例應加損益事宜按是時核定河工事例應加損益之要有三別河弊重職守專責成而其大要總在得人專責別河

弊疏略云天下事一事立則一弊生河工亦然斷不能以去弊之故輒變法以誤河如工有石土椿埽笆工法式非宜料物虛浮工之弊也器具有方船活牖刮板戽斗鐵鏈鐵鑊布兜竹筐鐵昏杏葉杓鐵簸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等項儲備不預製不適用器之弊也夫役有厥堡堤牖泉溜淺鋪及應募之夫或食條編或食河銀或依估計則有尅減工食之弊甚則有好豪包估賣富僉貧賄驚私逃等弊物料有椿木柳稍磚石草柴蘆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四九

蘇灰鐵糯米桐油等項則有交收措索扣減價值折乾肥私盜用官物諸弊皆誤工病民然有在官在衙蠹地棍之不同在官者責成司道府廳覺察在衙蠹地棍者責成各屬推官開報力除奸弊慎重河官職守疏略云總河一官轄黃運兩河四千餘里惟恃道府廳縣協力共濟印官未能住辦責在司廳治河之事非淡泊無以耐勞非精細無以察理非慈斷無以用衆非勇決無以赴幾若守繩尺爲無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害故必預選實心得

力之人預選之法一曰薦用一曰儲材歲終題薦循序遷轉使之諳習而後可幹濟其法有二曰久任曰交代久任則不以傳舍視其官而務爲經久之事交代以河事轉相傳告始不至岐悞而得盡其力以是相濟而行人材可以不匱矣申明河工專責疏略云天下事刑名錢穀皆可以理斷臆決文移辦治獨河道一事非足到眼到形勢之委曲工程之堅瑕鮮有不錯施悞事者運河當旱涸之際黃流在暴漲之時各道駐工修守所轄不下千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里州縣佐貳汎地亦不下百里往來協應猶恐不及豈能兼應別差如遇按臣考察亦俟河事稍定再赴補考以專責成三疏大指別弊儲材皆以河事爲重也河工之事大而至於敷土濬川小而至於分工授事細而極於竹頭木屑無不適所宜用用之大小不同其爲用則一也在官則立法以程功在工則因地以善事夫役則計工而授食料物則量值以取材要使官無惰功工無廢事食不虛糜物歸實用而弊自息其原在重職守專責成河

工人材難得當預選儲材必得練習工務之人始可與圖功水性之順逆異致地勢之險夷異形河勢之遷徙不常修防之方略各別以及器具物料之瑣屑百出夫役錢糧之盈縮多端必俟聽訪而後施行機變之來呼吸不及及舉事不當始議更置所損已多惟久任而後能周知能周知而後能應變能應變而後能守常河工移步換形常在指顧呼吸之間非足到眼到形勢之委曲工程之堅瑕無由得其真實足到眼到而心不到或因猶豫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而後時罔功或以顧忌而齟齬敗績鮮有不錯施悞事者人心玩於積習法制廢於因循河官遠離汎地修防付之家丁夫役臨流頓足何濟於事不他委以專責成長吏之事也能得人而俾久任司河之責也夫惟能得人而又使之久於其任然後可以程土石椿埽之工而無虛浮粉飾之弊也而後器必精良可以得斗杓夯杵梯礮之用而無潦草不適用之弊也夫役計估授食及時給散而無尅減工食之弊也準工鳩夫準夫給值而無賣富

僉貧之弊也以至度地取材木石柴草蘆葦灰鐵之值不假手於里胥而無扣減折乾之弊也夫然後以修則得以守則固三汎之水不激萬里之流常安豈不以人哉

是年總河朱之錫疏陳運河牐座漕船定式事宜

按漕河規制自明季相沿弛廢已久牐座船式運事遲速之大關鍵也朱梅麓徵考故籍疏稱順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故糧運率遲自十四年以後無凍阻之虞而規制有須講求者運河臺莊以北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臨清以南千里之內惟恃山東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寸疏導會流南旺分濟南北南旺南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其間或數十里置牐或數里置一牐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送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源枯流細倍費守候以漸積水然後盈漕否則建瓴之勢一瀉無餘查會典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牐須積水至六七尺方開放若公差緊急公務所在驛地給馬傳送不許違例開牐禁令森

嚴順治十三年巡漕侯于庚申嚴廡座等事一疏
開廡座啟閉關係糧務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
邇來官差船隻每到廡口喝令啓板積水既洩廡
內糧船淺擱洩而復蓄倍加擔延甚有隨帶貨船
須水浮送上廡應閉而不閉下廡當開而不容開
如是欲糧運速行無異卻步求前也應遵守定例
運者指叅又漕船向有定式重運過淮後經由黃
運兩河黃河逆水溜急運河源流細微必須船米
輕便一律然後可銜尾連挽是以漕船名曰淺船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各省漕糧計四百萬石各衛所淺船舊額共一萬
二千餘隻查會典開淺船頭稍底棧俱有定式龍
口梁頭濶不過一丈深不過四尺過淮驗烙船不
如式該管軍職有司一體叅處照湖廣江西船式
成造載正耗米不得過五百石底平船濶入水不
深又治河書載運船載正米不得過四百石入水
深不得過六捺六捺者主尺也故船力勝米力水
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徒搭運以省船水力不能
勝而漕大困不能歸咎於無源之河也至新運責

成回空早歸然必自受兌開幫以至過淮一如
期查會典開抵通完糧六月爲期必先於冬兌冬
開二月過淮之限預爲嚴切梅麓力圖振作洞悉
原委後來多師其意運事之機要略具矣
是年河決歸仁隄
按歸仁隄北鄰黃河西接濰湖諸水以一隄爲洪
湖之障決則淤湖衝運爲患下河揚志云歸仁決
水自翟壩古溝下灌諸湖江都瀕河田舍水深六
七尺高寶浸及城市月餘乃潰漕隄而東注興化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墊焉蓋河衝歸仁入淮高堰以下不能守而灌入
於湖湖漲則決漕隄入下河而興鹽爲壑切近之
災也明時潘官保尤重歸仁加修無間爲保陵也
今則專守黃河南岸加格月諸隄以固其防歸仁
止受濰湖西來之漲水厯無大患故不入歲修也
是年蒙沂山水大發衝開廬口八十餘丈淹浸邳州
按是時議將廬口築塞而宿民稱堵塞廬口則沂
河東岸宿桃沐安之田全被淹浸乃築隄於廬口
兩岸束水使不泛濫分流入徐塘濟運民運始安

沂蒙之水經沂郊南流至盧口分爲二派一直趨
盧口東南流由官河出徐塘口入運一東流入隅
頭集歸駱馬湖從西寧橋引河經桃源沐陽安東
入海其入徐塘者七分入隅頭者三分自黃流倒
灌決隅頭出水之口全流俱歸駱馬東岸受淹於
是開宿遷之薛家口馬胡店引沂入運以洩暴流
兼濟宿遷上下之運而邳運自馬莊以上皆涸築
隄東盧口水下官河出徐塘既可濟邳之涸並能
益宿之深邳與宿三分其流以殺奔驅駱馬之勢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而全沂之昏墊可免入伽之輪將亦便盧口自衝
決之後大加收束護其口門惟口內純係沙底不
便建廂用埽裹護兩頭予以限制斯兩利無害之
道也

是年總河朱之錫疏陳兩河夫役事宜

按是時河務旁午河帑缺額苦心調劑常患不及
而有以河南夫多爲疑者因上疏云黃河自入河
南土壤既鬆羣流奔匯代有泛溢至元明南徙藉
河資運夫有歲編銀有額設二百餘年間被大害

興大役者五十餘見徐有貞塞張秋劉大夏塞荆
隆役夫至六萬十二萬之多潘季馴先後行河役
夫以三十萬計河之悍激湍流未易以人力勝今
仍以河資運南北兩岸一隙疏漏卽阻運病漕前
明經營遺績如大行遙隄要工竟以費訕議寢通
河防淤防淺舊制僅存十五河南修防歲用民力
每年五百里內七十三州縣編河夫一萬五千餘
名每名做工三月五百里外二十五州縣編征河
銀一萬一千餘名每名三兩計銀三萬三千餘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一聽候辦料雇夫支用臨河二十七州縣於均徭內
編僉堡夫一千餘名看守隄壩船廠等役嗣於五
百里內亦一例徵銀通省歲徵銀八萬八千餘兩
初年歲修仍沿明制每年估計準工鳩夫計夫給
食隄工以土方論埽工以日期論在官曰募其實
在民不得不計畝而派總以河夫之役倍苦日給
之食本廉憑空號召縱懸金市門誰則肯應若概
從民間平價河帑雖裕勢亦不敷翁大立疏內稱
河夫工食而亦曰編者是募夫之法又必兼派而

行若以黃河已決爲有事歲修爲安瀾衡量夫數則曾如春曹時聘蒙牆之役請帑至二百萬兩用夫至三十萬者一決口也去歲雷家集柴溝姚家蕩用夫不過數百名者亦一決口也前則積數十年歲修有餘後則第較歲修一工不足是未可執一而論卽所云安瀾之義以河未至橫流謂之安然其湍激之性固無分於已決未決也伏秋水漲數里之岸呼吸而至一當掃灣迎溜之所必以埽護一里之隄需工三萬高一丈長十丈之埽需夫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千人今歲之隄歷再歲卽風雨淋漓車道穰穴毀蝕高者已卑厚者已薄加以濁流忽南忽北縷隄不支棄而守月隄月隄之內不得不又議土工官固以愛民節財爲職獨治河一事以勞民者保民費財者經國歲修定有常例非不欲與民休息河勢所在固無如何也潘宮保言河南山東自遙隄成後無復衝決者夫力多也力多則事易舉非用民之力不及此矣明時大河橫潰於豐沛間北築長堤以衛運道二隄之外又作重障皆遠出數百

里南挑引河以分水勢亦至再至三其時之民力可知梅麓承明季荒廢之後力圖修舉揆時度勢有不得與民休息者寒香館河防疏略云邇來姑息之議日多觀望之情滋起河屬各官掣肘難行河官責任在躬惟恐一覆難收局外者絕不知誤河之爲害而意在省夫殊不知保河亦以爲民執佚民之說以佚民爲盡職竊恐藉口遷延戒心瞻顧馴至大敝極壞而不可救藥也其言迫切沉痛亦其時之勢使然也公恤夫役如赤子視河工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剝膚內約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一本忠赤非局外所能識也

是年疏陳河工栽柳事宜

按河工通例歲栽額柳楊方興責成州縣員弁各於河干按汛種植分別勸懲而茲復定地程功以栽柳爲治河第一義而務求實用也疏略云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罔功每捲一埽用柳動以千百計千里長隄歲用柳料不貲伏秋河勢陡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危爲安卽有

不虞埽料充足旋決旋塞不致大費必使生植之數常餘於用數然後可源源相繼否則樹藝不廣卒然有急束手坐困瓠子之歌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蓋言重也惟是黃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偷安澆灌難徧應責令沿河州縣於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安置徭堡夫數名布種澆灌責成道廳親詣稽察秋冬驗明照例勸懲再購柳官給柳價每束五分一工用柳多至數萬轉運爲難斷非一二人所能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堯

辦照例令印官責成里甲均勻採運有柳之家聽其轉售嚴禁包攬扣剋準折等弊兼濟河道民生此公治工之苦心也栽柳一節人視如竹頭木屑瑣細無濟工用而公以爲裕國甦民之大計無踰此者凡以儲工用甦民力而抑爲節帑計其時有不得不然者也當費繁帑誦之日物力艱難民困征輸黃河奔湧如故治之不能後時舉之常恐不勝志在保工徒手爲無米之炊貼危不獨在工志在恤民捉襟有見肘之患迫呼依然在民惟儲柳

料爲能兼濟其艱用之埽則堅重而不易飄洶採之園則叢集而便於取攜上不糜官帑下不勞民運一事而三善備濟時之實用良弼之苦心也然人往往視爲不急者十年之計樹木自我植之未必自我成之前人作之後人未必守之各以傳舍視其官而不能實心將事卽有起而從事者亦嗤其非迂卽愚蓋柳非多不能濟用種非廣不能多得種廣而非閱以歲時渥以雨露則不能茂密而成林王道無近功故視爲迂濶而難爲也然天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卒

易生之物莫如柳仿前人六柳之法整其舊布其新不數年而葱然在望安在自我植之不自我成之也況多一分卽得一分之用工得用而帑可節爲國爲民之盛心固不在責效於旦夕也有濟時之苦心卽有成事之大力梅麓能言而能行之是以近取隄路柳枝卽能築塞非虛語也嘉慶丙辰六月黃河北岸單汛三十堡大隄陡決二十一丈懸流千仞聲聞數里於時青黃不接又當無工之所料無莖束道旁有官柳數十株民間麥已登場

積稽數十堆卽取柳市稽柳重稽柔兼濟爲用先截斷進水溝槽灘上新衝溝四道以次築塞決口斷流越五日堵築工竣蓋柳重而能沉稽柔而善入相叅並用適得其宜故能成大工於指顧然非道旁有柳赴救不及有望洋而嘆耳此栽柳之明效大驗萬目共見近事之可稽者也

是年裁夏鎮分司歸運河廳管理又裁臨清分司併歸北河管理十一月總河朱之錫請假歸葬管河道李昌祥濬河內廣濟渠以分沁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空

按自明以來議引沁者紛如聚訟矣引沁而不得其利害卽隨之至有大利而無小害者無如河內之廣濟渠始於前明袁應泰穴太行山洞吸沁水由洞入開渠導引灌河濟溫孟之田數千頃外有山洞爲節制不虞衝決內隨地疏流曲直輪注有水到渠成之樂懷民安享其利黃河自西而來沁與之合河沁力猛沿河居民未敢輕開引灌懼湍流衝決惟寧夏漢唐諸渠鑿山根爲漕引灌黃流有利無害制稱極善然其形勢顯露鑿治可施

猶不若廣濟渠之穴山通水奇巧天成也惟水入刷沙而行通流日久渠底停沙壅滯必藉當事之力集衆共挑此李觀察之所以因時舉事也乾隆癸卯甲辰間渠內停沙日積水灌無幾乃鳩工疏理舊渠通力合作五閱月功成何撫軍裕成上其事廣濟渠通行如故繼事而不廢是有望於後來者矣

順治十七年苗澄署理河務河決陳州之郭家埠虞城之羅家口本年卽塞之十二月之錫假滿回任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空

塞槐疙疸決口凡三易寒暑乃竣事自是河歸正流按槐疙疸遲至三年而後塞者黃河下流自荆隆決後淤墊經時槐疙疸再決淤益加厚疏浚亦需時日兼大王廟大工之後力有所不及而未能尅期告竣也梅麓自言槐疙疸之塞皆採用近地柳枝不糜官帑自然奏績此固由錢糧支訕節省濟用而當時柳生之繁茂栽柳有實用已可概見郭家埠之決本年卽塞者志稱皆於境內亟採曠地隄路柳枝不動錢糧隨卽堵實此益足見柳之能

濟工用栽柳非迂濶而遠於事情慎毋懷一日之
安忘十年之計也

是年春夏之交衛水微弱糧運澀滯堰分灌民田之
水入衛濟漕

按是時漳已北流不能入衛濟運惟恃衛流灌輸
衛水源出蘇門百泉合滄洹淇三水入運遇春雨
霑足山泉湧發始能暢出平時率涓涓細水平流
糧艘抵臨正在三四五月天晴水涸之時澀流日
多暢流日少雖堰丹河之水嚴封板之令而其源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三

不充長河鋪衍易見淺涸於是有籌引沁入衛者
引明時劉天和胡世寧范守已楊一魁張國維先
後之議以爲其說可行然當立議之始潘宮保持
議衛不可益

本朝晏斯盛作滾壩於武陟境內分沁殺黃白莊恪
力陳不可引張文端西高東下之論而畏其掣沁
引黃皆侃侃正論也張清恪矯矯獨行居濟一得
持引沁議甚堅人皆議其後然亦有說沁河冬春
水弱至伏秋始大冬春水清至伏秋始濁如所云

十月開放五月堵閉此時沁河水清流緩開渠順

勢引水入衛當春夏之交風高日燥船至臨清望
水正殷濟北上之運適得宜便又節之以牖每歲
長水在五月半後至期嚴封牖門臨河大隄用土
夯築堅實再加重堰隄埝如故則伏秋之水不能
爲患此清恪意也然引沁則必建牖豫省沙地難
以立椿牖內外迴溜甚大搜後刷底隄不能守若
輕用其法久必爲患一有疎虞不特沁不能保反
致黃躡其後建甌東下爲患甚烈況沁河出山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四

水終帶泥沙亦恐日久淤衛至欲引沁入荆隆舊
河及曹之雙河東西分支南北順下此言之大而
夸者更不可行也
是年始定歲修之例

按是時河工修築後工員立結保固後任無敢任
其事諉避稽悞朱之錫言歲修之制原防一歲伏
秋濟本年運事一歲之中車道浪窩所在必有徑
寸不修便可成患請歲修工程照舊估修工竣各
官結報保本年伏秋無恙限內衝決叅處例定始

有遵守自是河工無可卸之責遇有損傷立時修補而事易治矣

是年議修海鹽縣塘工隨築致雨等號大坍石塘以固海防

按志稱海鹽塘工形勢與海寧異海寧三面迎海當衝海鹽止一面受敵寧故隄去城根五六十里浮沙潰決驚濤直薄城下木石急切無措鹽塘隄岸城根半里而近隨決隨築辦運易便然當颶風激射無遠近多寡之分同歸淪陷給事張惟赤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捍海事要云沿海郡縣皆有築塘民之田土廬舍不蕩於波臣者恃塘捍其外也塘始築自開元中至明始易以石海鹽臨海立縣兩山夾峙潮勢尤爲洶湧昔之縣治盡沒水中齧而進者已七十餘里明萬歷崇禎間屢次衝決至順治五年築治調陽石塘八年十二等年修月化草木諸塘及張成等號陡門廬舍人民屢遭淹沒旋即估修費已不貲大約逐年修理則費省而易爲力俟其大壞而後修則民受害而爲費滋大前時特編海塘夫銀

以事歲修就海鹽一處之塘歲編銀七千兩分派各縣徵貯府庫以備協濟邇來塘工被水衝蓄其址盡圯縣治百步外已有坍口設遇風濤徑從坍口深入則滔天之勢潰於蟻穴七郡煙火之墟財賦之地盡付浩蕩之鄉伏乞

皇上

嚴察數年額編銀兩勒令補填漏卮立限報竣以除

民患疏上議覆隨於本年修築致雨二號大坍石塘數十丈依程限告竣此猶歲修之常也明時楊瑄因鹽塘屢爲風濤擊坍改舊塘爲坡陀形豎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斜砌磊碎石於內支之先是塘石皆疊砌勢陡楊瑄以潮激之生怒亦潰故稍斜之殺潮勢因石爲坡陀其法仿王安石之鄞縣塘築後十餘年亦竟就圯後改築仍疊石如舊法而畧仿坡陀意內橫外縱以漸減縮令斜用殺潮勢後用王璽縱橫之法前砥方石縱橫交錯爲之其法有一縱一橫二縱二橫者下澗上縮內齊而外陂形勢隆固屹立潮衝不壞斬文襄公治高堰用坦坡法隨水上下而不與水爭其法卽本於此司事者能用古法而

無廢前功歲必有事不特東南士民額手呼祝而國本由是亦固矣

是年部司姜天樞議導衛注河添設衛河主簿著爲令

按是時河北累年亢旱河渠不通山東諸泉亦竭天樞督視北河言昔姜良材欲導河注衛增一運道今借良材之議而反用之導衛以注於河遂從其議良材欲導河注衛引沁也天樞言借良材之議而反用之導衛以注於河濬衛河之淺也濬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例應歲修之事而以云濟運則不可恃也衛水來源不大百泉淇洹之水珠泡細流至春末夏初風清日燥正糧艘抵臨之時易見淺澁自臨清以北無牯壩關束懸流直瀉尤非清淺衛流所能濟用明時漳水分流至館陶入衛外河水面飽滿頂托河流牯河之水不致建瓴直瀉臨清迤北各州縣古淺之處不浚自通萬歷中漳水北徙入滏陽館陶之流絕至是更從邱縣北流逕青縣歸海不能入衛濟運惟恃衛流灌輸不得不勤加疏治終不

能益其來源張伯行議引漳入衛而後有全漳歸衛之慮然館陶之流漕運之所倚以濟事者也引以爲用分洩禦防之有道得其用而不爲患者上也若斤斤浚治衛河猶濟運之末事矣

順治十八年冬十月大挑淮揚運河尅期告竣

按是時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間淤爲平陸阻運病漕歸仁之決黃水挾灘入湖地近涵急淮不能敵黃黃乘之以擁沙淤運淤遠工鉅運事刻難稽待集夫挑濬分給食米役重而人不勞成於不日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爲得策歸仁隄本障灘湖諸水使不得并攻高堰又遏灘湖水由小河口白洋河入河助黃刷沙深河使不得停淤法本至善迨後黃河底日漸淤高灘水不得外出歸河黃反得以高勢侵湖益以虞陳之決皆在南岸其勢更不直衝清口倒灌入運壅沙填淤厚而且長事勢所必然者潘宮保謂歸仁橐籥在小河口小河通則灘水徑入黃河歸仁之水減半自高阜至時灘接築長隄歲加修守使水不能漫入埧子等湖而小河常通靈灘宿遷積

水得洩陳雷等處黃河南岸之決水亦可由小河口徑入大河不至使黃挾以南下壅積清口直灌運河蓋歸仁爲清口之外戶外戶失守則堂奧隨之黃奪淮而滯運欲不大挑而不得矣

是年十月總河朱之錫覆余縉河防六款之議

按余縉以其閱歷於封邱塞決大工者見之敷奏猶未悉其原委覆疏分晰指陳其理易見如疏鑿宜講一節重在疏也河溜所衝無堅不克莫善於挑引河形勢有可挑不可挑之別水性有能成不能成之異在司河者臨時相度修防採青宜禁一節戒擾民也歲修原不採青至河勢驟變爭在呼吸俟料到舉事險者必潰一潰難收不得執一貽悞惟嚴禁滋擾需索使河夫奉法則鄉民不致擾累濱河居民宜卹一節均徭役也兩岸堡夫率皆取之傍河居民既效力河干何堪復充別役所有本身門夫雜差自應量予豁免至劈柴一項嚴禁已久堡夫應辦課程亦經歷陳劇累毋庸再議遠郡夫役宜免一節恤遠役也河夫苦役遠地既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充

宜卹近者又曰河患河事原關通省不宜偏苦近

地前覆李粹然疏河夫徵派豫省分別遠近照地出夫五百里外者間年始一調用未嘗不曲示寬卹隄柳護視宜勤一節勵蓄柳也河防全資柳料若樹藝不敷工用束手無策現准部覆濱河州縣各置柳園數處栽植柳株秋冬驗明行以勸懲應定例能自置柳園栽至二萬株以上者驗明成活具題紀錄其動支官價置買柳園者務至三萬株方准紀錄如有怠裁及枯損不補栽者指名題叅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充

分別議處場廠舊制宜復一節謹防守也建廠貯料設廠書登記廠夫看守原係舊例緣工食除荒裁革已久今議廠書卽於河官書手內選充廠夫卽於河夫正身內選充工食不必別議責成既切稽覈自倍嚴矣梅麓覆疏詳明達於事理至稱河患惟河南爲甚修防之嚴密夫料之繁多較他省更費區畫諒哉其言之也如塞決挑引河有可挑不可挑可成不可成之異此就形勢言之而所難尙不在此河南土疏地平素稱坡河汛時河面有

寬至三四里至十餘里者深不過三四尺中法深不過丈餘河隄一決大溜頃刻奪入新河下游舊河淤爲平陸勢須大挑引河挑必寬深寬至三十餘丈深至二丈餘非此則大壩着重不能堵合至築壩必寬高壩出水二丈四五尺至收束將近水深有七八丈至十餘丈不等者沙潰泉湧埽難立脚坍塌填墊補救不遑每至收口到三四丈時急下纜趕堵兩壩底虛身高懸水湍急輒復塌合人力難施固非謹守疏築之常爲足濟事也江南自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徐州以下稱漕河遇有塞決下游河形猶在無須大挑引河河底多係膠泥亦易堵合與豫河迥不相同梅麓言河南修防較他省更費區畫正謂此也河工頃刻異變事機之來倉猝應急若待議有成規夫料齊足而後舉事險者必潰至既潰而後治之萬夫之力不能迴已覆之車梅麓塞雷家集槐疙疸諸決口亟採曠地隄路柳枝不動錢糧卽得告塞其明驗也河工建議者屢矣議河易防河難前人之章程屢更屢易現行之事例通變隨時

撫已往陳言舉當前事宜撮以爲例論非不正也至執以防河常有方柄圓鑿之患當時惟講疏鑿而不知有以疏爲築者慮築垣居水而保隄也以築爲疏者懼水分流緩而淤河也河無定勢治亦無定法執成法以行之濶遠而不濟事也卽舉向所已試之法而更施之又遷變而無可執法也雖有熟習河事者於此亦無不錯遇於棘手難爲倉皇補苴欲不破格以求事之有濟而不能余縉閱歷於封邱塞決之大工宜知其難也當事肩任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五

重鉅皇皇於裕國甦民之大計徵夫集料自必以遠近荒熟別其施河工夫役之劇累料物之繁難以及勞逸甘苦之宜卹監柳守厥之必嚴皆有一定章程尋常通行之法非必古是而今非亦非必今人之所見遠過於古人惟是同一法而或行之便或行之不便豈法有異行哉抑於所共行者而行之有便有不便也法不變而行法之心變若以咎法更變其法而行法之心不變如法何哉爲政不在多言猶是道矣

是年潛山縣遷吳塘堰於兩河口以利農田

按圖志吳塘始於漢末廬守朱元光建安間劉馥爲揚州刺史興七門吳塘諸隄以利稻田治有先後功不相掩吳塘本潛山故堰因潛水隄灌而渠之以溉田凡三千七百餘頃土疏善崩水行弗利則嚙其隄歲苦決有早潦憂前人鑿石爲渠水入渠安流達於土溝以灌田歲乃大熟至是渠壩缺壞早潦爲災復營新牐遷其堰於兩河口過吳塘五里因勢利導以爲民利金閻吳塘堰記云吳塘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陂起於朱廬江而修於劉刺史偉哉前功弗可沒已陂有石碑載金壩玉渠溉田三千七百餘頃當明之末季水嚙隄頽沙高水壅所謂玉渠金壩者不可復認而告早告潦無虛日潛山令常大忠親歷經營相地宜酌水勢謂不一勞者不永逸非僅依傍前人拘仿成案因陋就簡之可塞責者定議過吳塘五里築新隄起新牐遷其堰於兩河衝口視前甃石成隄因山起牐運用有不同由是蓄洩有防泛濫歸於安瀾與廬守楊刺史爭烈矣

是年川撫佟鳳彩議修都江大堰

按河渠書云蜀守李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引其水溉田疇以億萬計自是分江通北道堰之始也沫蓋江之源云都江一堰利溥功鉅成都稱沃野千里者此也漢唐以後及宋元堰法漸壞元吉當普鑄龜以固堰治堰而不疏灘十餘年淤廢明宏治嘉靖萬歷間屢事築濬兵燹後復塞至是川撫復請修治疏稱成都府灌縣境內舊有都江大堰開鑿於秦守李冰疏引江水灌溉十一州縣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田明末毀廢順治十六年集金洵鑿開壑漸廣水道易爲沙石滯塞難持久蜀省川東川南川北皆崇山峻嶺無應修應築之堰塘惟成都爲平衍大川都江堰灌溉甚廣自明以來隄堰崩頽通渠壅淤雖經修築仍未全復舊制臣已將修濬事宜於條議疏內具奏應請及時興舉以利農田等語部覆如議因故法修復元揭俟斯蜀堰碑云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分其江以灌川蜀歷久衝蕩爲害有

司歲治隄防百三十二所兵民苦役僉事吉當普
巡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又謀甃石
以蘇民困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卽禹鑿之處分水
之源也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避沫水
之害中爲都江堰跨二江爲石門以節北江之水
又東爲利民臺臺東南爲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
離堆分流入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
口過大安橋入於成都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
少東爲鬪鷄臺臺有水則尺爲之畫水沒其則則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壺

民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於石壁其旁爲治
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至三石洞
壘爲二渠東過郫縣入於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
江是也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於成都
古謂之外江卽冰所穿二江也南北自利民臺支
流出萬工堰東爲駱駝爲確石繞青城而東鹿角
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於南江自金
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新津北江三
石洞之東爲外應顏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

流入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馬壩渠外江東至崇寧
亦爲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
清白堰東入於彭漢之間清白堰水潰其南涯疏
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
與成都之九里隄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壩口豐潤
于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皆責長吏爲之諸
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
五陡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確石三利又次之而都
江居大江中流以鐵萬六千觔鑄爲大龜貫以鐵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壺

柱爲鎮而後卽工諸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
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爲絲和石之灰以苴罽漏禦
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
芻荊櫛比鱗次以固其防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
流或鑿新渠而殺其勢遇水之會則爲石洞以時
啟閉而泄蓄之初都江水深廣莫測忽有一大洲
湧出方可數里人始得用事五閱月功成溉六州
十一縣之田視其水之大小而徧給焉古人治事
之勤如此而特畧於深淘灘之古法故未能保其

終也堰之壞者補之而深洶以暢其流因利之道也

是年議奏霸州保定文安一帶水勢情形

按霸州文安保定一帶俱坐落隄外渾河衝隄而出則蕩爲洪波陸侍御疏稱霸州城南之地保定河北之田文安東窪等處俱坐落隄外自順治十年間渾河經從州城下達口頭村所過蕩爲巨津三處之地皆成水壑淵深不測一望汪洋數十里千頃良田問諸水濱此下流不通暢之故也王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靈議云直沽之上有大澗小澗三角澗廣延六七十里深止四五尺若因而加濬又爲固隄停蓄衆水委輸於海水有所受然後濬治舊川爲長隄以束之使水有所行又多開支河使水有所分窪澗深而隄之使水有所積雖有滌潦飛流大川瀉之支河析之諸淀瀦之高隄防之霸州文安保定大成諸處皆用此法可以無橫溢滔天之患矣然此猶就霸州一帶言之也姜揚武推廣其說云水之行地猶血脈之週身欲疏通不欲湮滯玉帶河苑

家口水之咽喉也古鹽河水之脈絡也三家淀與三角淀水之尾間也今桑乾巨馬滙西北洪流而注於八十步之渠噎矣鹽河卽衝漳滹沱之故道歲久湮闕爲桑田秋水灌河餘波橫溢壅滯於下三家淀塞則衝漳滹沱之水不得游衍於濼塘石溝臺山勝芳與三角淀不填於浮沙卽溢於敗葦而滄易桑乾胡梁巨馬諸湖不得奔流於滄海祇聞峻防未聞疏浚若此者塞不能通矣用王司馬展河之策而咽喉之病除用元人疏河許中丞浚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河之策而脈絡尾間之病除以八十步之渠而闢爲三里之渠河身廣濶波流漫衍不惟霸文保大無衝決之患而雄縣新安高陽任丘俱免壅塞之患矣往時滹沱潰而北桑乾潰而南南北交瀆南患更慘於北昔過鹽河見故道空曠漫漶水疏一加挑浚便成寬渠南河通流河由北注則西南之水由真定河間滙於滹沱河者亦可以殺奔騰之勢而文邑免交瀆之苦矣靜海居民塞三家淀者有禁凡滹水經由之故道悉浚之使深廣蘇橋迤

東近爲沙草填淤變爲斷港絕流者亦浚之使深
廣下流一塞則上流必溢下流之趨海者既順則
上流之歸壑者愈疾如是則壅塞之弊撤而九河
之積奏矣夫展北河浚南河疏下流皆相地之脈
順水之道貫惟仍舊費可永寧由是而咽喉而脈
絡而尾間猶閉關格潰爲癰疽無是理也此窮源
及尾權上下宣洩之道而以疏爲主則無不順流
之水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三

七

河渠紀聞卷之十三



河渠紀聞卷之十四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五月河決曹縣

北徙六月河決開封黃練口祥符中半陽武柘縣通
許尉氏扶溝七縣田禾被淹七月決武陟之大村沁
水灌入御河浸沒民田又決睢寧之孟家灣口俱於
本年塞竣

按是時槐疙疽塞未久兼郭埠羅工之繼事塞決
下流積淤衝刷未淨壅而爲患石香告警河有北
入之勢矣至黃練再決決水南下漫祥柘尉扶自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一

陳入淮兼黃沁並漲決武陟大村沁水入衛決睢
寧孟家灣河水入湖南北橫潰有不可支之勢然
黃流北徙闢民運尤重黃練開而決水分流入淮
北入之勢緩始可施工李之芳稱梅麓住宿曹工
晝夜儆辦籌畫夫料手口卒瘠不遺餘力五閱月
塞決告成蓋以北岸重大而先其所急也至石香
爐旣塞而黃練孟埠以次並塞沁河水過消落甚
速祇須柴土填塞尤易竣事奔走南北補救略有
成模而入湖之水溢溢下注患又移於淮揚矣

是年重築眉州障江隄堰引灌農田

按此卽章仇兼瓊魏了翁所築之墓頤堰也堰在墓頤山下障蜀江之水以灌眉山青神之田墓頤山連峯壁立五十餘里至此磅礴踳踳形類墓頤山腹有穴曰龍洞其下爲瓌江卽岷江也一名慕頤津其西松江會醴泉江合入大江衆水所聚由此分流灌田江水高而田下有建甌之勢一吸數百里惟江流浩瀚堰立中流障水怒激衝蕩震撼歲修必以時也眉州牧趙蕙芽重事修築益加堅固民安其利眉州隄堰自唐開元中益州刺史章仇兼瓊迎江築堰障江水入田灌眉山青神田畝七萬二千有奇又開彭山興通濟堰大堰一小堰十自修覺山下引水下注分四筒穿渠灌溉彭山眉州青神新津等處二百餘里復引萬年池水溉成都田蜀人廟祀至今厥後修廢不常自宋嘉定中殘缺日甚魏了翁至眉力圖修舉畚武陽石壘築成隄復墓頤之舊其利尤普皆表表人寰於今不亡者至青神之鴻化堰分陂五十餘鴻化爲最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二

大彭山之馨堰擁江水爲大堰開六水以灌郡田皆支分江流與墓頤同源自唐迄宋墓頤堰歲修不廢及今繼美前賢使惠澤常留江干綿引弗替始可安利而成民也

是年重修夾江縣龍興堰以利民田又鑿大渠以廣灌溉

按此亦引青衣江之水以利民也青衣水濯衣卽青故名江在縣西南一里自洪雅縣流入東至嘉定界入江元和志青衣水經縣西過南安故城亦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謂之南安峽口其分流至城南注爲潭土人呼曰縣沱下流卽爲三大堰繞城而東又有八小堰每一里許築土爲牖擁水上田年遠沙衝水潰漸失其故至是際亨重加築治堅整如舊又以水小難周更於其南五里開鑿大渠分流散布沾潤益廣民利賴之更名曰劉公渠夾江在嘉定屬內均沾青衣之潤役水爲用志稱際亨治夾江開新堰裨有循聲是其設施雖不及都江之功大而普而倦倦爲民之實心流澤孔長與青衣江並永矣

是年總河朱之錫開芒稻月河改深，插底以利宣洩。按此因上游決水入湖，開周橋洩淮東下而籌歸江之路也。志稱芒稻插建於萬歷時，二插六門插底深下，應運鹽河底故水發，啟插則邵伯湖水驟消。漕隄保固後，以運鹽不便，天啟六年改造增高。插底六尺，湖水難消，至是籌議於對插開挑月河一道行鹽，以免插口吸溜，令將芒稻插底改深如舊，後止改下尺有五寸，尙未復舊。王鐵山新河水勢三阻，議云新開河水橋之南有舊河直對芒稻。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四

河東西兩插之口，人字河是也。此河有數箭地淺，洄水勢不能直射插口。若挑深此地，則順下無阻。芒稻河插金灣新河之下口也。兩插六門計十一丈，金灣上口三插六門止八九丈，入不敷出。若於插南再開數口，則可無阻。插下河路有濶二十丈，至十餘丈者，惟孔家渡南濶止五六丈，水深二三尺，水至此中阻，應改深濶如舊制十五丈。此篤論也。嘉慶丙寅，大開芒稻河尾濶二十五丈，浚寬新河口三十餘丈，並及董家石羊廖家三溝加深展。

寬保護下河如鐵山原議而更過之，誠盛事也。是年歸仁隄再決，分司吳煒開周橋插淮水大洩，黃流挾灘湖等水，從歸仁決口入洪湖，直逼高堰衝決。翟壩流成大濶，九道東注諸湖，淹下河淮揚，自是歲以災告。

按是時黃練口決水南下入淮，洪湖之勢已盈，然其來猶緩，至睢寧孟灣再決，水聚歸仁去湖更近。歸仁勢不能支，河與湖連而高堰於是岌岌之勢，啟壩洩水，勢使之然。當時皆咎分司開插成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五

既開之後，水大湍湧，清水淘刷更深，不能亟堵，以禦患亦勢也。而當時謂泗人利水洩，奸民私販互爲掩覆，而不早治，亦不盡然。高橋之開，自占戒之地處極高，下視諸湖如井底，一啟則淮水大洩，黃尾其後全黃，業已入湖，而又與淮并力，踞建甌之勢，排山倒海，此翟壩之所以大決而橫成九濶也。懸水千仞，禦之不能洩之不及，所過無不橫潰。四出滔滔，日下洶愈深，決愈濶，淹愈廣，淮揚如漏卮，不可塞治矣。凡事貴謹於當事，治於未然，河工。

積習事未來不加慎修水至輒思開壩分洩殊不思前人所以慎重周橋者蓋有道矣翟壩之失亦由隄堰不固也平時固守隄防偶有疎失羣力並赴有可藉手之地猶得轉敗爲功否則隄堰惰修臨事無所憑藉力無可用而張皇脅亂壞前人固有之防使水橫大地貽害無窮謂之何哉

康熙二年河決睢寧之武官營口旋塞之
按睢寧自明季以來水患塞決無時至壞城垣淹民人爲患尤烈孟灣決水入淮雖志稱築塞而善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六

後無聞茲復決武官營卽決孟灣之水而易其地也逾年又決朱官營連年爲患豈水必聚此抑塞決之法有未盡也凡塞決後必將黃水經行所歷之隄加培高厚以備初塞後水未暢行壅高爲患而峻其防也孟灣塞決後卽置不問如河南祥符之狼城馬店陽武之姜莊原武之趙莊商邱之高莊虞城之侍賓寺等隄皆嘗有事而孟灣上下之隄修防無聞武官決後河南祥符築單寨青谷堆瓦子坡又與中陽二縣會築大隄陳留蘭陽築常

樓五樓原武趙莊等隄而睢寧無功以至決朱官隄不守而決決不已而至再至三終無有起而大舉修防者邳睢之患久矣此猶患之餘者然人事固不可不盡矣

是年九月朱之錫疏陳河漕事宜

按漕運自梅麓任事之後以時浚治轉運如期回空無凍阻之苦而飛輓大計有宜隨時審定者河漕疏略云臺莊以北臨清州南千里之內惟恃山泉從石罅泥穴中導流分濟南北或數十里一牖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七

數里一牖上啟下閉互相灌輸浮運不容走洩乃差船一到卽令啟板輕洩積水旣洩復蓄已多航延甚或隨帶貨物須水浮送上牖應閉而不聽閉下牖當開而不容開以致水洩累運定例官民船到牖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請照例嚴禁違抗以重漕法又請糧船照式成造龍口梁澗不過一丈深不過四尺底平船澗入水不深正耗米不得過五百石入水深不得過六捺六捺者三尺也使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往回如期以副冬兌冬

開二月過淮之例。屆禁船式二者皆漕政機要。調濟有法。施行合宜。運事遲速之關鍵。握樞於此。又疏稱黃運兩河漕運民生安危所係。其間節序流轉。修防異致。明敏之官亦必身親歷練。然後當機應變。施措咸宜。前明潘季馴以管河分司三年一換。恐不能觀成。改定六年九年為滿。更有考滿加銜。任事破格超遷之議。以專責成。今議一年一換。初易生手。諸多未諳。請仍復河差三年舊例。差滿考覆敘陞。均經部覆准行。此卽前疏重職守之意。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八

惟久任而後可以明。屆禁一船式。理運之良謨也。康熙二年修和州銅城堰築永盛土旺兩圩。

按志稱和州西南九十里其鄉曰銅城濱大江江口暴溢民不得田昔人築土爲長堰以捍其衝鑿石作牐門貫以木礎視歲之旱潦而閘開之田得以常稔環二百里皆爲沃壤考明史洪武元年修和州銅城牐周迴二百餘里永樂二年和州民言銅城牐上抵巢湖下通揚子江決圩岸七十餘處吏目張良興言水滄麻漣二湖田五萬餘頃並乞

修治築圩埂起桃花橋訖含山界三十里蓋以麻漣湖通大江築圩埂防湖水瀉入大江民田不得沾利也至是年久圩壞水無所蓄修築以復其利宋濂銅城牐記云和州銅城鄉環二百里皆沃壤比年兵興往來爭戰牐毀堰崩沃土化爲蕪穢四明李相守是州明立條教先築郭公壩以決水源然後集衆工役之不日而成牐高廣如式疊石爲臺以禦迅湍補築東西堰七百丈有奇凡以爲民計也民以食爲命水洩田荒兩圩之築曷可少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九

是年交城縣磁瓦河漲水侵城趙吉士築隄障之按志稱磁窰瓦窰二河在城北近河居民疏引汾水溉田水漲衝城北門圯於水縣尹趙吉士築隄障水南流丁世淳記畧云塔莎水出磁瓦河盛夏怒濤橫流入峪水以匯於汾勢稍平民蓄其餘以灌地步渾水出瓦窰河繇縣城西北迤邐而東注於關上決必下衝不塞不禦城田兩廢也趙大尹臨磁窰河曰用水以溉田利也利之所在必有兼之者乃以地多寡定水盈縮俾高下胥達步渾水

泛漲衝城急築隄石堅其外柳護其內引水南下
濬城壕取壕中土築道運石爲橋水可通南北因
以爲利山右水利多用汾水汾源雖出靜樂而水
急山隘時患衝決河行山澗中無地可引古無渠
道至出陽曲之烈石口始見平地然出山之水剽
疾難用河西河東雖有引灌而時患衝蕩至交城
之鄭連郭賈諸寨迄文水石堠率皆地高河低不
能引灌胥無渠道下流至汾平而後有可引之水
亦祇利及一隅不及江湖之充裕河勢自高而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如引磁瓦二水必去害而後利可興也

康熙三年河決杞縣復決祥符冢家寨均塞之淮溢
武墩高澗旋用土石築塞

按豫東自北岸屢決開封以東歲有潰溢祥杞之
決而卽塞者塞不待時而決未甚也決水下注於
淮高堰受衝武墩高澗之溢勢所必至淮自高橋
大洩黃流尾後奪淮過淮清口必淤淮流不得暢
出抵黃黃水漫入挾淮壅水衝堰也捍災禦患思
爲曲突徙薪之計兩利無害而人情隨所居之地

各異其說泗州志言武墩高澗旋衝旋塞而病翟
壩周橋之加土增高其意以開堰壩而利泗也揚
志稱興泰海口盡塞鹽城石礎天妃姜堰不開啟
高堰而注之湖易由湖注之江難其意以閉堰壩
而利江淮也有明分淮導黃之聚訟其原皆由於
此然天下理無兩是得其道則均利失其道則同
患但使淮不輕洩黃不內灌下有寬深有容之河
道上自無壅遏不行之水勢通南北河淮之形勢
權其受病之原而善治之自無此疆彼界之分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是年重修長安之龍首通濟二渠以疏地脈利民用
按此陝撫賈漢修復通城之渠也西安爲西北雄
藩龍首渠一名漑水渠自東南龍首堰下支分漑
水東入於城通濟渠引漑皂二河之水通渭水由
丈八溝西入於城環城交流爲永利日久更加修
治溯昔陳堯咨知永興軍以城內井泉大半鹹苦
相度城東二里之龍首渠其水清冷甘冽自城東
開引入城散流塵閉以便民用渠初引漑水經九
龍池至長樂門入城分作三渠東折向南西流轉

北入蓮花池俱用磚砌城外造橋梁架槽引水入渠土渠加浚深濶築岸高厚以防走泄通濟渠水出咸寧之大義峪正派合小義峪炭峪之水爲瀆河卽交河支派第一派東北流爲龍首渠第二派無名第三派爲胡公堰水流經義峪與阿峪泉合流爲皂河經流韋兆等里至丈八頭作厝入府城西壕自西關入城初因龍首渠水不足用義峪等水經杜曲御宿川等處至丈八頭入皂河乃於丈八頭造厝穿渠引水西流轉東築隄爲渠其渠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入城用磚甃砌千五百餘丈城外土渠亦疏修二十五里茲復增修地之高者掘而成渠地之卑者築而成堰磚石之缺壞者補之土渠之堙塞者疏之渠水流通利益無方矣

是年八月颶風衝潰海寧縣塘二千餘丈發帑修築按范驥議云寧邑海患與海鹽同而鹽塘止一面受敵寧則三面受衝其潮患之在東南者潮水朝夕至怒如震雷渴如建瓴水患之在西南者江水出歙縣之玉山東北經建德新城至富陽過錢塘

反濤奔軼故云浙江至是怒濤乘風衝入潮患起於東南正木華所云天輪輻戾而激轉地軸提拔而爭迥者非土石塘所能禦矣塘潰二千餘丈勢大水湧下迄嘉湖蘇常急治年餘乃成寧塘歷唐宋元明一罹屢災淪山陷城崩地數十里漂禾稼數郡費金錢或百萬繇役連十餘郡歷十年或二十年猶未盡底所謂難與鉅與勞今且什百倍昔而上不靡帑下無困氓鉅功不日告竣然則常變係乎勢安危係乎人被難與鉅與勞之倍昔勢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其事半功倍則人也魚腹之遺黎得安堵而康令井耕而土貢者伊誰之力故志其事如此語云知難不難知其難而畏事所在矢以實心難者不難役舉而功成豈獨海塘一工爲然哉

是年重修嘉定之楠木堰以爲民利

按川志楠木堰在嘉定西十五里起安谷鄉宋家場至馬落濠穿洞引沫水灌田又名牛特堰沫水自峨眉縣流入烏牛山下合青衣水入江故堰亦曰牛特一統志陽江在州治西一名沫水又名泆

水卽大渡河合青衣水東北流十五里至州東南合岷江水南舊有楠木堰障陽江之水以益田疇堰必固其防至是叅政張能鱗施工重修又築蘇稽大堰以當其衝而水爲人役矣蜀中諸水咸出岷山江源在羗地之列鸞村分流爲二南流歷灌縣與湔水合西南流爲大渡河合諸水會於嘉定其穿山爲洞引綿竹青衣水起風洞至白巖壩者永豐堰也壅水入田大爲之防得水之利而祛其害與民宜之循良之績也能鱗於軍務倥傯輸將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西

絡繹之時不忘民事嘉惠農田民懷其德尊其名曰張公堰與章仇兼瓊之墓頤爭烈矣

康熙四年河決安東茆良口復決虞城永城夏邑決水入淮高郵湖水大漲決運隄入城淹沒民居塵市按是時塞茆良口而未竣事者非人力不勝茆良決在北岸利水之北出而殺其勢也河南虞夏永潰在南岸全黃俱入於淮又值淮水盛漲之時黃淮並漲水聚於高郵而不能下滿而必溢潰隄四出南北莽爲巨浸矣志稱是年七月颶風大作水

湧湏急風水搏擊有聲水中恍惚有物色白長丈餘東去懸水千仞想見浩浩滔天之勢時以南北橫決令督撫責成各州縣專以修護隄防爲急年終報部以有無衝決定考成而高郵當黃淮下流之衝橫潰無已猶恃茆良分流稍疏其氣決口固有不能卽塞者矣

是年春夏大旱水涸糧船載多起剝輾轉稽遲入冬始得回空南下

按張清恪言善治水者水小能治之使大張秋東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圭

昌一帶運河每苦水小開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由沙河入運濟漕此以水濟水者也來水無多建牖節蓄閉板浮送此以板濟水者也南旺至臨清四百餘里地勢建瓴北下惟恃汶分流濟運上下二十一牖層次灌輸霖雨水盛之時通漕行舟每歲不過數日過此則必閉板梅麓言閉下牖啟上牖水微亦深閉上牖啟下牖水旺亦淺船米一律啟閉隨漕重運北上板不輕啟回空南下板不久閉使過淮過董如限而無相妨相值皆有

自然之機宜漕運窳要已盡數語然當天旱水淺重運必須積水浮送爲艱時至九月初南漕尾幫始得過濟二十二日過臨而河冰漸至矣梅麓冬初兼程至臨令各屆勤啟接濟下流拮据設法回空以次南下無悞新漕蓋有行法之人而法無不可行茲非其明驗與

康熙五年春南河總督朱之錫抱病赴工閱視大挑至邳宿病劇而卒

按李清芳撰宮保尙書梅麓朱公誌銘云公於乙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六

已冬督催空艘抵臨清夕處兩牖間風露浩浩夜以繼日不少休息及東旋形神顛賴入春後閱視大挑奔馳東臨邳宿間積勞日甚未及拜疏而薨公以河淮並漲黃運兩隄均有溢決奔走南北無虛日茆良旣未竣事糧運又不可稽料理重運過濟過臨催饋回空倍費精力疾視事盡瘁而歿歿之日家無餘貲歷年節帑甚裕不以餘羨邀功至是督撫會疏陳公勤事狀言歲額節省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卽此一節可槩官守公承揚宮保後

益加戒慎不遑寧處凡爲修守綱繆計者惟圖永入其言河淮交會強弱順逆之形節宣蓄洩之法入江入海之道以及順黃導淮通漕利運因革損益之宜全河大局瞭如指掌治河之圭臬具備於斯至興利除弊節帑甦民慎重官守防奸摘伏之用見於寒香館河防疏中委曲周至條理井然志稱公才識精敏風度端醇先後在事十年河政煥然改觀未嘗有大工巨役皆先事預備數省之民獲免昏墊公嘗言河勢驟變搶塞決工事機之來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七

爭在呼吸若有期待險者必潰潰者不易收拾如塞羅家集槐疙疸諸決口皆就近於境內曠地隄路採取柳枝不動錢糧旋即告塞公之神勇已可概見且言黃河入河南以下土鬆流急時有泛濫自元以來議塞議防民困征徭不可悉數前明二百餘年間河患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水能臣如徐有貞劉大夏諸人皆費極浩繁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以三十萬計河之悍激湍流漫淹不息數百萬漕艘中斷早夜驚心今當財匱民疲惟有

內約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以爲治標計用心亦良苦矣王漁洋池北偶談載徐允淮揚間人盛傳公死爲河神總河王光裕議建祠濟寧不果而豫河兩岸往往私自肖像立廟稱爲大王至乾隆四十五年大學士阿文成公桂壘次築塞蘭陽李六口睢州二堡漫口稔悉河工艱難思公遺績從民所欲 奏請封號得

旨封助順永寧侯今豐碭曹單間皆有祠廟歲修祀事不

衰竊謂公之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愚氓習近忘遠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六

何以至今思慕不置奔走承祀恐後也及讀李之芳撰梅麓朱公誌銘言公治河著有成效而惠民莫如軫恤夫役沛州路當子午挽舟之夫動以萬計偃臥於道者不可勝數公具疏陳其苦累曲加調劑民困少甦會歲葭山左中州淮南道疆相望公設法倡賑全活者衆奸民朱明量誣胡守法不逞事株連數十家公親讞欵伏良善獲安其他慈祥惠養未易更僕數以是知公入人之深也聰明正直而爲神人心卽天心矣公經營河上什一在

署什九在外兼以雨暘不時非旱憂淺卽潦憂衝每當各工並急南北交馳寢食俱廢盛夏曝烈日中隆冬冒霜雪勞不乘暑不葢以致盡瘁而卒駸駸有古大臣風其言治河預選人材非澹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幾徒事繩尺以爲無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害得用人治事之大要永爲後法矣

康熙六年二月以楊茂勳總理河道河決蕭縣之石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九

將軍廟復決桃源之烟墩水漫清河決水由清口南下決江都運河之露筋廟隄均於次年築塞按上源決蕭縣之石將軍廟決水由南岸經白洋河衝烟墩烟墩不能守而入洪湖漫清河灌高郵諸湖湖不能容決露筋隄水淹下河此決之相因而至者患在烟墩諸決尤患在洪湖地近易淤也黃河決入洪湖灌淤以遠近爲差等毛城鋪減水由淮河歷五湖紆迴六百餘里而後至湖平漫之水沙隨水沉入湖水清不淤路遙水緩而自澄也

能淤湖爲湖患者莫甚於桃源桃源諸工皆然烟墩尤甚烟墩負河面湖近在咫尺一有不戒濁流攔入直趨噴沙灌淤決雖塞而淤沙不去日久成洲起清口南迄高堰以北塞淮門戶使清不能出運口陸平又居淮揚上游勢必潰堰盱之隄牽淮東瀉衝漕河隄岸淮揚州縣如在水孟中矣是時烟墩決水漫清河由清口南下決運隄而東平地成湖與鹽爲壑張文端搶烟墩險觸暑冒雨河隄隨堵隨拆而公以烟墩失守淮揚一路皆成巨浸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親督員弁負薪畚土卒克底績葢怵於烟墩之關繫湖河者重也今桃源王莊在烟墩稍南工險不殊於昔上提下坐衝激無時埽底兼有游沙立脚不定必多鑲重壓加功修守嘉慶己未加築月隄格隄以資重障鑒前人守險之意大爲之防然當益慎所守而不可恃也

康熙七年河決桃源之黃家嘴復決邳州城郭廬舍俱陷於水已塞又決決水南下橫衝清河入運決江都運河之崇灣隄注下河又決三義壩水繞清河治

後衝沒田廬邑治幾廢

按自烟墩南決入湖而黃家嘴三義以下之正河皆淤是以黃家嘴先決三義尾後亦決也決水南下橫衝清河西北數十里水聚於上而不得下異時陳家樓七里溝新莊口以次迭決糜金錢數年而後塞決水塞其門戶而患不息皆以此也時高郵環城水高二丈城門堵塞鄉村淹沒清河水決入縣治深三尺餘三汊以下水不沒胥涉者褰裳而行黃水倒灌清口淤沙亦滿淮不能出口刷黃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而黃之下流既阻上流奔注洪澤其勢甚湧遣明珠馬齊等相視海口開天妃石碓白駒等厓又請開白駒四厓濬石碓天妃口由新洋港入海之處並勘視高堰天然減水壩水漲聽其漫溢填平衡開決口概不加增以宣異漲當時近地居民以海口爲勢家占種稻田不利開厓過水待下河水聚漫范隄然後開放至淤淺之處卽滯而不流以爲隱患然此非旦夕之故也潮汐一日兩至通塞隨勢轉移水灘涸出成田久而佈種亦事勢所必然

惟在隨時疏築。廂河測量水平。因地爲利。廂河在興化鹽城之間。東由興化之白駒劉莊下海。南由興化之草堰小海。丁溪入海。北由鹽城之石礎天妃廟灣入海。寬不過數丈。焉能敵海。刷沙導河至此。興化已沉。釜底雲梯海口。濶數百丈。至于丈汪。汪洪波容納有餘。不蓄淮禦黃以攻海口之沙。而任其滔滔下洩。是雲梯海口。非不能容河。淮河淮自失其入海之本體。而不能以水力治也。語云。西來切莫放周橋。周橋不閉。洩淮淤海。患無已時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康熙七年。開天妃石礎白駒等廂洩水入海。

按是時。淮揚患水下。河水不能洩。議開海口。洩下河之水。溯前明萬歷中。黃淮漲溢。淮揚昏墊。寶應知縣陳燧。入爲御史。請自興鹽。迤東疏白塗石礎。廖家港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而上。濬清水子嬰二溝。以洩水。時楊一魁司河。言黃水倒灌。正以海口爲阻。分黃工。就則開石礎口。廖家港。白駒場海口。通入海之道。再引金灣。苻諸河入江。此開廂洩水入海。前時已有行之者。海潮壅沙。日進。

年久失濬。遂至阻塞。至是定議疏修。蓋泰興鹽一帶瀕海之地。南高北下。丁溪以南地勢高。隆水不洩。丁溪以北漸下。疏消既易。出海亦近。故議及之。昔人言鹽城之石礎天妃二口。乃高寶興泰山鹽六邑洩水入海尾閘。因鹽城上四十里。土人蓄水。溉田。遂將二口閉塞。六邑民田積水。無出歲有水患。後水侵興鹽。邑民將二口挖開。月水盡消。落由新洋河歸海。白駒場之北。廂波流湍急。下水最爲順利。廂上口水深六尺五寸。下口則深一丈三尺。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尺矣。蓋緣廂建在牛灣河去海僅三十里。地勢以漸而下。故其流最利。此天生形勢。非人力所能爲。不可不急濬者。其東北有草堰海口。地勢尤下。與青龍廂外之七灶河。大團廂外之大團河。同歸牛灣河入海。牛灣河卽鬪龍港也。河名牛灣者。多爲曲折。以防潮患。溉田畝也。若廣求宣洩之路。東北則廟灣。新豐市二口。最利。淮安澗河至廟灣。百八十里。出海。近捷。丁溪下海。廂合小海。河流出王家港。洩溱潼西溪。寧鄉及東臺。何梁。申場河之水入。

於海揚州守吳秀云朱家港壩斷之水與海高低一丈有餘勢若建瓴洩水之路莫捷於此惟下河七邑四高中窪地形如釜水由釜邊而出釜底之田廬已入深淵矣河防議云沿隄三十餘減廬之水滔滔東注非民田受之而焉往也不得已洩之下河則當準漕隄廬口之水與各場海口之數相等俾來源去路足以相當其中行水河道年久積淤亦皆疏浚深通導引暢出斯透宗之論無有易其說者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五

康熙八年以羅多總理河道塞黃家嘴決口清水潭復決沉淪下河

按清水潭之決自楊茂勳築塞後桃源邳州決下之水倒灌入湖天然減壩聽其隨漲漫溢周橋未閉廬水盡歸下河而黃河由黃家嘴決去入老黃河故道高堰上下之隄依然無恙也至塞黃家嘴黃水南下乘虛入淮挾淮東趨東衝西擊清水潭當衝地窪又當新築之後水土不能十分融結高寶州縣晝夜巡警防隄以數十里奔悍之水攻一

線孤高之隄隨風而潰瀉如奔馬水瀦於高寶以東六百里間無涸地清水潭已經再決衝刷寬深周橋之水乘高下洩分淮之力益以助黃之強引黃入湖而逞其橫決之勢山湧而下驚濤怒波一瀉萬頃人力不能制束此所以一決再決不踰年而復決也時復決清河之三汊口宿遷之蔡家樓淤而後決皆所以助清水之暴雖旋築塞衝蕩已甚計十五載中隄決者八爲患亦烈矣西來之水不絕東下之勢日盛使下河常受減水之害豈計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五

之得哉

康熙九年五月暴風雨淮黃並漲高堰大決風浪衝決五丈有餘塌卸石工六十餘段又漫翟壩而下直注高寶湖風大水湧隄崩如雷高寶泰田廬俱淹興化以北城郭傾圮河復決清河王家營二堡先後決盧家渡文華寺至永興集境內百里皆水

按是時高堰翟壩之水排山而下衝倒烏沙河西隄一瀉萬頃高寶興泰千里一壑隄東下河自明隆慶間黃流入墊射陽其他淶陽平望諸湖淺狹

不能受水水至輒漫各河港淤塞范公隄下諸牐久廢水迂迴從東北至廟灣口入河七邑田舍沉水底幾閱歲時清河水患之烈自天啟元年決入治於茲五十年再見大隄決時衆見大火如毬旋轉隄上火饑蓬勃少頃雨雹疾擊人畜號聲震野是夜永興集亦大風雨火光灼然著人如蒸當是時海口壅塞水屯清江不下浸淫高寶決高郵運河之茶菴清水潭江都運河之東隄四淺桃清邳宿之間塞決不已高堰東清淮趨運口會黃入海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毛

分流濟運環數百里巨浸約以一綫之隄自越城至武墩石岸壁立如墉清水括而不出使之併力敵黃刷沙高堰數十年前堰岸猶有墉地十里許秋冬水落居人耕作其中潘宮保言唐堰周橋間地亢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涸仍爲陸地今大溜直薄隄根周旋不舍吳煒開周橋之牐淮水大洩黃流逆入日引月長高堰不能守而下河危矣古人設壩原以洩溢漕之水非以洩平漕之水淮南古澤國地多沮洳爲水所宅自泰州新城河至

高寶興鹽之間爲湖五十有七地形如釜底民生墊隘上河堵築堅固下河不治而自治洪湖隄岸不戒運隄卽壞江興泰高寶山鹽七州縣濱海之民如魚遊釜其勢使然也運河溢出之水自高堰而來高堰東下之水由暴黃奪流而來螻蟻之穴足以成川况開門揖敵至於爲日既久而不知戒何異引之入室也海口沙淤黃淮不能下迴注於清河滯而不去水患之烈頃刻異變水火交戰駭聞怵聽復浸淫高寶決高郵運河之茶菴江都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毛

河之東隄四淺清水潭已塞復決桃清邳宿間塞決不已漫水之自西來者汜光諸湖不能容運河不能洩蓄注於下河動閎歲時及宿水方消橫流又已踵至廟灣石礎串場芒稻諸河能消游至之水而不能消涖洞無涯之暴流七州縣地形如釜西近運河固西高而東下東近海濱又東高而西下此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爲也惟有消患於未萌使黃淮各安其流障淮以禦黃又使黃得順其性海口不濬而下河自安若治不以時變而四出貽

患日深及患已深乃視患所在而制之以力有非人力所能制者而實非河淮之不可治也

是年修郟縣金渠甯曲水利

按志稱金渠在郟縣東南二十里引紅溝河水至甯曲堡甯曲河一名洪河自赤谷發源甯曲俱係砂石不能鑿井至是鑿石開喇以通水路自甯曲以上爲居民食水甯曲而下灌坂下田數百頃甯曲民居成集遂與市集名曰金渠郟地北鄰渭岸南接山麓田園借谷水灌溉赤谷水尤居民所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壬

以生活者春秋齊相甯威僑寓於此見土厚沙深不能鑿井創開泉源接濟其流逮金興定明成化嘉靖間屢勤疏浚渠隘流緩食德者少引水祇至甯曲而止不能下注茲乃直達河底入渭非復神水之舊矣杜多珽金渠甯曲水利記云赤谷河流甚大折入甯曲金渠者僅衣帶水耳水之來徑率爲山石所梗夏旱則竭視其險隘烈而鑿之未幾洪流湧入引用不涸利益者千餘家是水之流也始上下營頭歷洪水磨以下十三村資灌溉焉又

溯流窮源尋橫渠故道廣爲溝洫並復東西二渠溉地數百頃蓋皆人力所致爲民利也

是年豫東大修河隄復築芝蔴莊隄河決曹縣之牛市屯又決單縣之熊龍寺隨塞之

按是時黃淮南決日甚水橫於淮揚北出之勢緩故易塞也大修河隄併復築芝蔴莊之隄知有隄而不知河患所由也揚志稱總河羅多一以隄堙爲事築宿遷桃源清河臨河隄岸請自九年後黃運等河並歸仁隄翟家壩白洋河等工俱用正賦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壬

塞決用柳栽柳各官咨部錄用而河患日甚蓋以謹尋常之修守塞其責而不知怨有所歸也康熙十年羅多調任以王光裕總理河道蕭縣河水大溢高下淪沒河決桃源之陳家樓卽塞之又決清河之五堡桃源之七里溝淮水漲十餘日清水潭復決田廬盡沉入水

按自蕭縣河水大溢水仍從白洋河下注桃源由陳家樓下及七里溝入清河五堡皆決水衝蕩之所潰也三義以下淤塞如故水不能下達盡入洪

湖泗州志自黃水徒蕭縣義安山合永堦湖水流入宿州之符離集歷邳州之濰河與宿虹白鹿埭子藕湖等水匯爲巨浸南入泗境安河橫濶四十里奔法而下會淮爲患洪湖不能受而漲溢水橫淮揚是時高橋未閉淮流方洩黃河之勢益張清水潭新塞之口自不能保固下河沉淪無已時矣是年補修歸仁隄以下石隄

按黃河徒從蕭縣義安山合永堦湖歷濰河經宿虹埭子湖等水其勢甚大無隄以障之水勢衝突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直逼泗境泗州志云三牖閉既無所疏歸仁推復有所入彈丸尺土水上浮漚三板孤城中流一葉泗幾何不爲魚也嗣築歸仁石隄三千餘丈始得稍安年久隄傾至是補修先時御史徐越亦以爲言且言黃河與濰水匯諸湖水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亦半趨而南其北趨無全力則爲黃所阻而不能入河以濟運南趨併河湖之水漫溢於周橋一帶爲高寶各邑淪胥之患此因黃河改流而權其大勢如此今河底墊高湖水不能

入河黃歸故道不匯入濰河埭子等湖亦多淤平漲水直出清口助淮亦無壅積之患惟冬春偶遇洪湖水微開祥符玉瑞等牖助淮洩黃以利運亦不以爲常歸仁隄不復歲修今昔之形勢不同也是年八月始塞安東茆良諸決口

按是時移建季太壩近下使黃水出茆良下游分洩茆良水勢以爲築塞之地然後塞決茆良決已七年遲之又久而始奏功意別有在也賈魯言治決河北岸之功視南岸難此大概言之茆良雖決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在北岸內外高下不甚相懸異於豫東北岸之地高數丈難以施工而又分流由季壩出茆良下游故一築卽塞也朱宮保已築未竣至楊茂勳羅多王光裕歷久不治者時當淮揚受水利黃之北出而避衝更理分黃之故說交訟於前適以便其畏難苟安之計而俟其自定夫使分之而慮狃定猶可爲也乃分之而患益急三經伏秋大汛浮泥漫沙噴湧日積七州縣沉浸水底黃無可去之路淮有難出之憂屢變愈深卒至迷復無歸而知勇俱

困也故知圖其難則易矣力能乘時而勿爲羣言所奪則不畏惜而得策矣茆良雖塞何濟於淮揚水患之毫末哉

是年清口沙淤天妃牐底墊高回空漕船不能進口疏清河縣南腰鋪支河之連張福口者舟由周家牐行總河王光裕請復福興牐舊制

按是時黃河故道淤久雲梯關海口積沙成灘亘三十餘里黃河迂迴從東北入海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悉起油沙舟行周牐不得已出此非常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法也總河王光裕始有復建福興牐之請自平江伯導淮入運創築四牐河淮運通流無阻以牐節宣近口天妃牐爲第一門戶當黃淮交會之衝黃流擁逼淮泗之水合併南下力猛勢重水漲時上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高低懸絕飛瀑奔湍難以收束必須上有擎托下有攔蓄灌滿一塘再放一塘層層關鎖始得平坦安穩迨後舊牐漸廢僅存其二黃流灌入運河天妃一牐孤單不能下板沙隨水漫清河淤墊兩岸潰決王鐵山疏議云黃水

擁逼淮泗之水合併南下每當漲發天妃牐水高

六七尺不等飛瀑怒濤驚魂奪魄下水放牐之船

疾如飛鳥若墜深淵浮沉難定一入迴溜人船兩

傷上水打牐之船頭梢倒豎難若登天水石相搏

中流斷纜孟賁烏獲力無所施牐夫熟知水性巧

弄機關勒取錢財凡賸削之脂膏皆挂欠之實數

良爲可憫請因舊基添復二牐以利運行至是王

光裕請復建福興一牐啟一閉二始得前人制作

之意嗣後更增重重草壩制益加詳以水制水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莫善於此王明德請復漕規閉天妃牐胡越亦疏言之知閉天妃而不知天妃之不可閉也閉天妃開支河行周牐此以人治之也關清口復舊牐此以水治之也以人治者逆而難行不若以水治者順而可守移步換形智以役水天妃可得而閉亦可得而啟漕運之樞要在是矣

康熙十一年河南虞城縣黃水大溢決水下注蕭縣兩河口隄決漫山西坡大下村落爲墟復決邳州塘池高郵清水潭復決逾年始塞

按是時上源虞城水溢水由南岸下注直衝蕭縣漫山西坡四出邳州久淹之後城郭蕭然雖有艾山之議尙未遷居茲更加蕩析災重患深民弗堪已志稱塘池之決舊城居民烏棲隄上兩夜啼號聲聞數里亦可哀已淮不能出而流注於下河黃無所歸而爲壑於邳睢至再至三使民無一椽之安南北沉淪至斯爲已極矣是年奉

上諭河道屢年衝決民生困苦差往看視決口繪圖進呈

朕觀黃河自宿遷至清江皆關緊要應否於遙隄外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再築遙隄令河道漕運總督會同勘議施行

是年給事胡之駿請浚劉河通婁江入海之口

按是時講求水利塘浦溝洫之淤者疏之宜其湮

鬱分導股引先於順治二年濬嘉定之鶴橋浦袁

張濱明年濬東練祁新涇泗塘又次及陳華濱小

練祁雙塘吳塘而內水滯積不消巴城陽澄諸湖

之水盛滿爲患由其所疏者皆劉河以南之支港

而劉河通海之大幹阻塞不行也至是請浚婁江

入海要道策之最上者吳偉業論開劉河云禹貢

三江淞江婁江東江也三江入而震澤底定以東

南之水太湖不足以受之而引入大海爲壑也案

令甲三江淤塞起六郡人夫挑濬以三江所受之

水非一郡之水所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近時

崑常腹田瀦爲巨浸隄堰圩捍之防塘浦涇瀝之

疏非不力也而害彌甚則以劉河扼之於口而數

郡之水不下洩也今連年大水冬月不涸湖沈溪

泖泛漲之勢日增民不得已爭尺寸之地晝夜與

水相持萬一澤腹太滿挾滌潦衝蓄奔潰則漕賦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民生無可補救此劉河之開不待再計者也然開

之難有五一日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人工物

價又倍於往年捐數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此非

常之大謀非草野所得盡悉也工費責之六郡用

力於數十里至三四百里之外又未易併心而合

力也愚民可興樂成難與慮始爲此者於紛紜異

論之時直以身當之而不顧則費集而易辦矣一

日度工地方興大役須其工力寬然自有餘俾公

私繁費咸出其事乃可就河面狹則易塞海忠介

以十五丈爲率至省亦須十丈準七十五里一萬三千五百丈之長河計河身土方加深一丈五尺是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方也河口尙有陰沙爲梗渾潮往來水必緩弱停淤則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鐵齒櫛爬澇掃隨風潮上下非全藉人力者若避漲口別鑿一道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隄岸不敢輕議也一日派夫約就一里計之廣十丈深丈有五尺得二千五百方則四萬五百丁也每夫分三十工計一千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若開十里當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戽有夫楮壩有夫搭廠主爨有夫一切轉移執事需夫聚數萬人沿河之地物價騰踊口食難支惟有貯粟數百石官爲主糶準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一日銷田向者以河爲田而民受無窮之累今又以田爲河而民失有形之利然民之有蘆蕩者必有老田開河則老田皆熟蘆稅可不計也所患丈量不清查勘無度是又一重糧矣且以七十餘里之河開二十萬方之土積土愈廣壞

田更多卽就岡身播種收成亦在三四年後銷田良不易也一日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尙有賣段緩挑需索科擾之弊矧在大工爲之算土以正其界立長以總其成編號椿以定其深淺打水線以平其濶狹設節挑之擔以節其勞表堆泥之處以警其惰猶必於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預定其制錢糧之支放物料之領辦審擇其人如此層層籌濟法無不備然必有實心貫注而後有實效否則易一法生一弊而况劉河大工非大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力通達事理者行之未必無弊而爲永利也是年修築望江縣西圩以衛民田按民生以田爲命田以圩爲防田之有圩與水爭地者也涸則瀦之盈則瀉之資圩爲蓄洩各有時宜望江西圩之修以洩而利其蓄者也龍巖修築西圩記云邑東北有西圩者居民數千家衣冠世族多萃於此計田三萬七千餘畝地勢卑下潛太之山洪注焉京皖之江漲滙焉民居國賦惟隄是賴先年立十三甲照畝編冊照冊分隄內有上下

二坂三湖蓄水惟下坂水歸之壑遇澇爲災當水湧漲盛之時開牖洩水下坂乃蒙利焉順治四年水壅隄潰集衆協力築之迄今二十餘年累潰累修亦旋旋潰非功實難成所以經理之法有未善也壬子春劉君天維至官留念圩隄且曰淮揚之被水患者數年矣未可坐視也進圩中父老商確相度形勢而畢力焉畚插雲集不日事竣由是水不能災農穫有秋古有爲爲歌馮鹵生稻梁者是之謂矣夫以萬人之性命繫於一圩一舉手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足之勞而澤在生民待人而後行也

康熙十二年桃源七里溝決口塞又決桃源之新莊口閱四載乃塞之又決清河之王家營洪澤湖高良澗高郵清水潭復決河決山東曹州之新村三築三決三載乃成功

按自桃源屢決洪流下注清河爲衆水奔衝之地自新河口北決隄內外皆水田無立苗水漫入諸湖加以高澗清水潭之復決下河沉於釜底未有之大患也自高良七年不塞山安一帶所在衝缺

黃水漫散四出海口流緩沙停雲梯關積沙成灘大河迂迴入海濁流灌清口裴家場沙淤淮不能出浸淫於高寶瀕而生涇橫決於邵宿桃清而日築宿桃之隄以束其流是謂築垣居水愈築而愈潰也迨後茆良雖塞而河流旁趨日久正河填積已高下流停淤亦厚塞決不易善後良難是以邳州疊決復衝旣壞之城清潭旋開再沉已覆之舟以至陳家樓七里溝兩河口之一決再決王營新莊之南北皆決至淮復決於高良澗淮病而黃亦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三

病十數年來無歲不決胥以此也雖改芒稻牖門順金灣之河建滾壩於邵伯治子嬰黃浦永安等七牖水未見消壅於下者必決於上延及曹之新村三築三決至三載乃克底績而全河亦受其淤不獨下游之壅積也治河有豫道焉豫防者力少而功多後時者效寡而費鉅至不可收拾思問諸海濱猶治絲而棼之益之亂矣

是年豫撫佟鳳彩請免派夫之累按豫省派夫雖經朱宮保定地分派遠近均役而

遞年不息奔走妨農吏得因事勒索鄉農受累勢所不免至是請免疏稱每歲修築黃河用夫或萬餘七八千名自二三月至十月止俱按地畝起派而在官在民弊竇百出愚懦受累無窮請照河工舊例每歲豫估用夫若干需夫價若干官爲僱募所需夫價通省均攤俾民得安心畝無河夫之累部議派夫仍屬累民豫省河夫停其僉派歲修動帑公僱夫役自此民得安心於隴畝矣是年重修城固縣五門堰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單

按城固北有堰水河障石爲堰鑿渠引水百丈堰之東卽五門堰也堰分割堰水下抵斗山之麓中抱石嘴上流橫溝有五門洩山水堰以此得名溉田四萬八千餘畝然每當霖雨堰必洩發隄輒盡去歲用木石施治漂流如故至加以錐擊火爍石嘴始去而利存至是更加修築以補其缺郭愷五門石硤記云城固西北有堰曰五門爲田幾五萬頃激堰水以灌堰抵牛山之麓中抱石嘴水弗可通民始剗木爲槽集木跨石於門以引水水若泛

溢槽木輒漂去民不堪其苦元時鑿石爲渠深廣纔以尺計大水瀾漫始得一二及窪地高壤不能及遇早輒爲焦土明宏治間力求疏導之法儲薪集工匠積薪石間燥火燒之俟石爆裂以水沃之石皆融潰督工悉力椎鑿應手崩摧渠深二丈廣倍之延袤七里工成峽開渠水充盈高下咸沾利益嗣以渠岸不固水旋入河時加石砌以禦衝決自是重修築堰固隄堰水泛漲而不爲害與百丈堰同功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望

康熙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凡三載乃塞之按清水潭自前朝以來每有決溢潭深則椿不能固濕重則隄底必虛況經屢決下跌深塘水湧無底捲埽鑲壓貫以大木數經蟄實而後定勢必需以歲月既塞後內外皆澆土餞始得閉氣費倍重於他工尤必得熟諳工程之人從容治事乃克奏功築塞洵不易也康熙十四年河決徐州潘家堂及宿遷蔡家樓俱於本年堵塞復決睢寧之花山壩決水下注漫入清河

縣治南衝運河決江都運河之邵伯上下田禾淹盡
民多流徙

按是時黃河歲有決溢決水祇行於一道先後如
出一轍決於虞蕭者必由蕭縣之山西坡入湖四
漫決於徐州者必由睢邳注宿遷灌清河入運決
運隄而沼下河決徐州之潘家堂蔡家樓無異於
決塘池也決睢寧之花仙壩辛安黃山白山劉莊
董莊青羊木社等處當其下衝則必入於宿遷可
知也而其故總由烟墩旁洩季壩三義分水之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望

下流淤爲平陸水無所歸壅於上而旁決入淮淮
不能守洩於湖而滙黃東下變幻百出愈出而愈
不可治淮揚之厄運也

康熙十五年始塞桃源新莊決口
按新莊自十三年堵塞將完秋水大漲更將舊決
口衝成深潭深潰無底埽不能立水深繩檣俱不
得力輾轉遲延至三年之久上下河身淤墊彌甚
自烟墩決塞後黃家嘴陳家樓七里溝新莊口等
處相繼潰決此塞彼開曾無寧歲至新莊遲久始

壅而新莊以上白洋河于家岡一帶數十里無隄
之地水無擊束新莊以下亦無攔水之隄是以河
流略漲卽漫灘四散水不歸槽南近洪湖濁水西
沂清口遂塞雲梯入海之路亦澀新莊決口雖塞
下流哽咽而不進上流倒灌而日蹙淮不得不出
於東黃不得不躡其後淮揚之患伏於十年以前
待其患成乃視患所在而圖治下流欲求一日之
安而其源不節則其流不治黃家嘴七里溝之決
甚於烟墩新莊之塞決更難於七里溝日壅日甚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望

至于家岡乘高勢而來奪淮之力更大撼高堰更
急河底日墊日高左右橫決不已始於蟻穴之穿
終有滔天之警固自有由然哉

是年河決宿遷之白洋河及于家岡又決清河之張
莊王營安東之邢家二鋪山陽之夏家呂家洪家羅
家寶家諸口黃流倒灌洪澤湖潰決高堰石工及武
墩高澗板工三十四處黃淮合并東下淮揚大困總
河王光裕解任勘問

按是時頻年被水諸隄工皆未竣河淮正道日益

阻塞更因五月久雨遂大潰決前此諸工盡廢水浸揚屬又過往年三之一漕隄不能支隨亦崩潰清水潭西隄再決運河東隄亦決高郵之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四淺竹林寺邵伯山陽之山東廠淨土菴等處決塌三百餘丈殘缺小口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興化水長丈餘舟行市中汪洋六百餘里自隄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初緣菲良不塞下流浮漫填澱繼復新莊塞不以時輾轉漫淤邵宿桃清無歲不決甚至一歲數決日墊日高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器

當時止爲補救目前之計奔走塞決此塞彼決南塞北決黃水卽由決口侵淮而歸仁決口未塞睢湖諸水不隨黃刷沙反隨黃灌湖以致衝決古溝翟壩洩淮入湖又將高澗高堰等處板石工衝潰水盡由決口注運壞隄淹下河州縣黃水卽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岡等處灌入爛泥淺破武家墩板工入故明廢河歷楊家廟會淮水直衝清水潭三淺等處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黃淮兩水涓滴不由正河歸海清口以東淤沙與岸平時築旣不

可爲功疏亦難以驟達惟有先導清水之淮使滌下流淤沙以爲黃流之先路引黃通流入海然工長二百餘里隄堰決口三十餘處頭緒繁多黃淮合注力猛非有大力者於此未易起而集事矣

康熙十六年四月以安徽巡撫靳輔總理河道就近駐劄江南清江浦

按此河道駐清江浦之始治南河也輔至官徧歷河干廣諮碩畫訪求諳練老成下至兵民匠役虛心採擇得有成算先於宿桃清境內開引河以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望

運六月大挑爛泥淺引河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出海河道疏陳淤塞之原並因勢利導之策言治河必審全局合河運爲一體徹首尾而並治之治河者止急漕運不卽堵塞決口水勢分而流緩沙停淤河卽以滯運黃河之水全賴清水併力助刷始能挾沙趨海歸仁隄決後諸水悉由決口侵淮黃水又從小河口白洋河逆灌流沙淤成陸地黃決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于家岡等處水由決口四漫而由雲梯關入海者少淮決古溝翟壩高澗

武墩等處水由高寶直冲運隄下滄七州縣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自海口淤至清江清江石工與地平河淤則運亦淤淮安城堞卑於河底運淤則清口與爛泥淺盡淤洪澤湖底亦漸加墊黃流至徐邳下行不利卽弱緩散漫沙日加增河身日高水無去路勢必冲突內潰東豫兩省並憂淪胥將應行事宜分爲八疏合河運並治河工當敝壞已極之後覆轍頻仍聞者色變文襄毅然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力肩重任總黃淮漕運而權其分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吳

合向背之勢蓄洩疏防之宜相維相濟之道先以濬清口至海口通水去路疏爛泥淺之淤引淮外出又以兼治河運必先束淮向來議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於決口則以爲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治河而不束淮黃必內灌束淮而不塞武墩至周橋三十餘口之決築翟壩成河九道之隄淮必不出而奪於黃黃淮合而衝運水滯於下河而不得洩淤者愈淤塞者更塞河道日壞運道因之因極言黃運相關之故南北決河穿運壞

運之道窮極於理勢所必至又於第八疏內指陳衝決所由罪官民夫役官因闕冗而秦越異視惰修以致潰決民或近隄有仇盜決以淹之已田斥鹵盜洩以肥之奸民避稅盜決以俟之夫役樂於有事利其飄淌或因風縱火撈搶居奇殘壞至此非多設專心河道之人未易圖治是不惟盡力於運道經行之地而握全河之關鍵以計安全固有操之在我者矣

是年七月河決楊家莊二百餘丈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吳

按此奏功伊始專濬清口以下之新淤導其先路爲通工得力之由也時方議急堵楊莊以護漕運輔以下流不治水至無歸若急塞決口三百里久淤之河未經疏通決必移於徐邳睢靈決口移上一里則河身多淤一里於是別開引河濟運暫留決口洩水以便施工而一意專力於濬河時清口以下河身已淤平三年內之新淤易刷五年前之久淤淤與沙結難刷必須挑濬寬深現在河身止寬一二十丈深不過數尺乃於河身兩旁近水之

處離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面濶八丈底濶二丈深一丈二尺黃淮下注衝而爲一則可得四十丈之河每丈掘土六十方卽以挑築兩岸之隄隄底濶七丈面濶三丈高一丈二尺計丈用土六十方適符掘出之土雲梯關至海除近海二十里湖大土濕不挑外其餘八十里河身一體疏浚底寬三丈面寬五丈高六尺亦取挑出之土築隄關外築東水隄一萬八千丈屬之大海各隄俱用鐵杵琢隙盛水不漏自清口至高堰長二十里汪洋巨浸河渠紀聞卷之十四

吳

然淮雖能滌沙而初入新開之河未能遽刷寬深難以抵禦黃流大河北徙清水得乘間東下以專力刷沙留決口瀉黃爲雲梯一路施功之地凡挑河兩岸開溝中留河形水流稍緩土坍入河濬而生堙黃淮力大則無慮此而亦藉以衝寬河身河寬則水力愈大浮沙一掃而空工旣省而河易成此奏功之始事而大勢已得矣康熙十七年大挑山清高寶江五州縣運河按是時治河與治運並急治河先通入海之路治運宜利行漕之渠楊莊口決於北岸水由東北歸海清口以下挑工可施淮水可下而南北隄壩各工未竣不能遽引黃流乃急濬運河旁通周橋時糧艘過淮後閉通濟牖一切商民船并回空漕艘暫由周橋遶出高郵南行關稅亦由周橋驗收運河照估大挑面寬十一丈底寬三丈深一丈二尺挑出之土俱傾於東西隄上更加夯杵將西隄築成坦坡東隄加倍堅厚增築兩岸塞決口三十二以固運隄通緯道蓋其初不塞楊莊以濬由清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吳

達海之河及挑工既得而漕艘經行之地數百萬
天庾空重往來刻不能緩先於宿桃上下別開引
渠濟運復大挑運河使北上之漕安流無恙始得
從容盡力於河淮以善其後事得主易治功漸而
不迫皆有精心運量其間魯莽者不能識也至取
河之土以益隄河愈深隄愈高一工兩得白康敏
萬大司馬皆用此道公變化因心神而明之以善
其用此始事之要功而事得其理矣

是年治高堰一帶各缺塞決口三十餘及翟壩大澗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辛

九道

按高堰諸缺武墩地勢低昂過甚跌溜難治口久
無成績乃先於下流直築攔河大壩一道以平水
勢水平而功成高堰之決也隄內外皆水畚築無
所施檄造土船數百給庸募夫於是集夫壓埽築
隄而雲梯關數百里入海故道沙淤必厚蓄水力
攻沙乃將翟壩至周橋二十五里湖陂從未築隄
者築大隄束之先時潘季馴修高堰自周橋至翟
壩空之弗隄曰此間地形亢天然減水壩也當時

湖底深而能納水常低於岸自黃流倒灌湖底墊
高淮爲河併壅遏四漫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低窪
之區遂成澤國潘宮保束水歸槽而於此不加高
者停河東之障衛淮西之陵也歷年既久遂致成
河九道滯水於淮東諸湖萬頃汪洋無涯際至
是興築塞周橋南徐家口河寬百餘丈古溝東西
二河寬五十餘丈茆家園南河寬二百餘丈夏家
橋河寬三百餘丈谷家橋河寬三百餘丈唐埂南
北二河寬百餘丈翟壩河寬五十餘丈舉千有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壬

百餘丈從來未舉之工一併築塞束水蓄淮又築
武墩高堰高澗翟壩等處大小決口二十五并塞
周橋插座使淮涓滴無所旁洩蓄全力以攻沙通
海淮水始歸故道盡塞黃河兩岸于家岡張家莊
王家營邢家二鋪羅家夏家呂家洪家寶家等處
決口餘諸小口並塞之以防小口刷大之患高堰
諸決既塞并將高堰一帶長隄加幫高寬隄外增
築坦坡水性至柔乘風則剛板石諸工率皆陡峻
怒濤撞激易於崩沖坦坡順勢收分水來平漫水

退順縮而下制水而不抗水雖遇大水乘風隨高
逐低而無怒激之勢爲以柔制剛之道隄高一尺
築坦坡五收分隨隄加增舊存椿木聽其埋入土
內以爲隄骨一律夯杵堅實密布草根草子護土
堅隄高堰一帶石工照築坦坡石工并埋土內益
加堅穩內有隄根水佔之處先於離隄一丈密下
排椿多加板纜以蒲包包土填出水面然後用蘆
柴網一尺高小埽鑲邊內加散土夯杵築成坦坡
一丈俟全淮下注隄外水退再幫修到底并將排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五

椿盡埋土內循例用埽費多而不耐久柳尙延數
年草至一二年悉皆頽塌亦用束土禦水之法除
鑲邊裏頭攔水捲埽合龍及宜用埽者仍照用外
其餘一切工程密下排椿多加板纜用蒲包裹土
菴繩細紮而填之較用埽工省而堅久改下埽爲
包土仍築坦坡制水以歸節省凡此盡塞諸缺東
淮東趨卽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也爛泥淺以下旣
挑河以達於海而自清口迤西歷武墩至高堰迄
周橋一帶各缺及翟壩衝成九道之河若不築塞

堅固則淮水旁分刷沙不力黃必內灌兩河仍淤
此旣疏下流之後必固隄蓄水使淮徑直趨海以
攻沙然後引河可得其用也至坦坡一法禦水而
不與水爭任水往來散蕩而無衝刷怒激之勢法
之善者惟法待人行文襄行之而固工省費他人
行之而誤工糜費其故何也當時經大決之後土
石中間皆汕虛空非坦坡厚土不能閉氣保固而
選土必膠結遠運於數十里外而不恤其勞排椿
必密下入土無尺寸之少減而必及於實加以板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五

纜緊密繩索周遭蒲包裹土而土不外散故能禦
風浪而資保障若土料不如式人工不到洪濤衝
激旋即潰敗不獨糜費反致誤工非法不善也此
堅築高堰堵塞諸口爲施工之繼事而權自我操
矣

是年總河靳輔題請河工夫役仍照按地分派土著
之例

按豫省夫役議派議征議募法經屢更至工繁役
重不得不仍循僉派土著之例非是不能應急也

輔言河工夫役糊口不足往往潛逃貽誤故定有按地僉派土著之例行之已久今臺臣傅廷俊請照豫省題定之例將額征銀兩改解河官僱覓河工關係重大河官微員難以專任恐應募之輩多係貧窮無藉之徒若先役而後給食彼不能枵腹從事勢必先給銀而後用工比至工程嚴緊逃避不前坐誤要工皆由於此不若仍照舊例按地分派土著如數實給工食嚴禁扣剋似爲妥便朱梅麓寒香館河防疏略云黃河自昔稱爲神河局外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焉

視之若歲修若決工若下埽若隄壩似皆可以人意爲之及身在事中黃河千里水勢排山倒海各州縣呼應不靈安危爭在頃刻比及人夫湊集申詳得報事之不測已不可知乃欲奉成法以集夫使絲毫不紊皆未登埽臨河之論非親歷河工安得深悉其甘苦曲折地方膜視河工百姓藉口遷延馴至大敝極壞追咎何及其言皆深切事理黃河當伏秋水漲盈隄拍岸數十里著水之隄在在堪虞獲洞鼠穴穿漏時見塞窒刻不容緩掃灣迎

溜之所非用埽護縱有重障如穿縞葭一里之隄非三萬餘工不成汛官兵夫策應不及地方印官帶領附近民夫上隄晝夜分班防守不過旬日之勞水落工平終歲安吉一有疎失在官則賠處例同廳汛在民則田廬盡遭蕩析向之夷然以爲非我事者至此而受譴負責向之侈然陳佚民之說者至此而誤公殃民悔將何及印官有地方之責獨於河工一節考成不少寬貸蓋深戒秦越異視例意本自嚴重河夫之弊固多端然亦有司奉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焉

不善使豪有力者避役罷累窮民加以里胥書役之滋擾民怨沸騰不得已而有裁夫幫價之議可謂法良意美矣而無行法之人昧立法之意不獨糜費官帑亦恐侵蝕貽誤仍難免於借影滋累梅麓言近如通許尉氏等縣夫不逃而樂趣事細詢之皆印官調理得法所致始知變法不如得人之扼要也夫以愛民之故而變法以利民以奉行不善之故取衆擎易舉之常例悉改而歸於有限之經費於此而猶不加樽節俾公帑盡歸實用反不

如奉法順流之州縣不致誤公害民罪又浮於秦越異視者矣

康熙十八年大修黃河南北兩岸隨河攔水之隄

按此大工善後增培修築之工也時豫省歲修工程責成河南巡撫南河修復事宜專委成於輔請留漕米二十萬石濟工修舉河防輔言黃河底連年墊高沙隨水漫以致灘高隄卑隄內地較隄低丈餘隄外淤灘反止低隄三四尺甚至灘與隄平更有高於內隄者隄內極低之處積水停積一片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委

汪洋浸泡隄根向係岡阜最高之花山張家樓一帶因河底墊高洪流驟至衝成大缺蕭縣遙隄於十七年漫缺十九處十六年漫缺石將軍廟吉門兩河口等處皆由此若不大加修築南岸一決水由邸家白鹿等湖漫歸仁隄入洪湖撼擊高堰高澗一帶隄工各隄勢不能支必至決裂或從隄頂漫過直衝運河之隄由清水潭灌淹下河淮既旁洩不能助黃刷沙黃反奪淮潰漫清口以下黃運兩河仍必淤墊而運道壞北岸一決水由駱馬湖

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并駱馬湖底積漸淤高東省山泉諸流不能暢行一遇汎水漲發濟寧魚臺

嘉祥鉅野滕嶧等州縣田畝必遭淹沒漕隄亦衝潰而運道塞於是通估南北兩岸隄工擇要修築南岸自徐城至河南虞城縣界北岸自徐城至山東單縣計四州縣境創築大格隄四千餘丈高八九尺不等縷隄三萬餘丈加高四五六尺不等以禦黃漲又礪山毛城鋪至徐城舊有遙隄一道地勢高窪不等每伏秋水漲從窪處出槽直灌隄根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委

水退沙停日久淤高近河灘地高於舊隄水至卽減頂乃於礪蕭近河高灘之上築縷隄一萬八千餘丈以固其防築黃河南岸桃源縣烟墩及道人溝縷隄宿遷縣界白洋河鈔關口縷隄清河縣四鋪溝界隄睢寧縣峯山至武官營縷隄共三萬七千餘丈睢寧黃河南岸舊遙隄清口水口一帶低窪外有積水黃河風浪搏擊最爲危險隄成包積水於隄內開遙隄洩之悉成膏田南北兩岸自河道大壞殘缺荒廢之工無不並舉地連山麓崖高及

地勢稍高不致溢決內灌之處暫緩興築河身淤高向所不隄之處悉皆補築築必選土取土十五丈外每覆土一尺夯碾三回錐試不漏爲度臨水之面坡必坦坡面必蓄茸草以草能柔水性坦坡可殺風浪之怒也又取土間用獨輪小車土多而捷量土遠近而增減其值冬時或挑土水中慮夫之寒則體有皮襖皮鞞之具啜有火酒薑漿之助溽暑穢蒸易病廣備靈砂萬應玉樞等丹以濟之萬夫如投醪挾纊齊心用命隄工益堅可永爲師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五

法矣

是年山陽運河戚家橋隄工衝決五十餘丈隨塞之補挑南運河餘工取土加築運隄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場帥家莊引河四道淮水全出清口暢注會黃東下歸海

按揚志稱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始入海開清口兩傍引水河而淮始出河然自黃水灌入爛泥淺浸淫四漫衝決武墩板工下奔山陽運隄不能免於衝決而爛泥淺沙淤日甚爛泥淺一河

引清水出口分流佐運射黃爲咽喉最要之地裴家場帥家莊等四道引河爲淮水出口之門限若不挑濬深通則淮流不能速下高堰一帶隄岸堪虞故復大加疏浚使與清口兩旁引水河深通如一接入清河以東引水河下注又補挑南運河大挑之所不及取土加築河隄斬文襄覆題河道敞壞疏云清江浦至海下流河身挑浚疏通而清口以上爛泥淺一帶不挑引河則淮水不能出高堰一帶及運河隄岸皆可衝漫挑通四道引河而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五

可以補高堰翟壩諸缺使淮水不旁洩而暢流出口并力刷沙此施功之次第條理井如矣

是年創建黃河南岸碭山縣毛城鋪減水石壩一黃河北岸大谷山減水石壩一以殺上流水勢

按此因大修河道而先疏上游之水勢也黃河自河南榮澤之西河道寬十餘里至二三十里不等伏秋水漲直抵兩岸隄根徐州北岸抵山嘴南岸州城中央河道僅寬六十餘丈束千支萬派浩淼無涯之水於一線河流壅而上潰有明二百餘年

間徐城屢有衝決徐州迤上南岸漫溢時見蓋皆由此上游之疏洩不可緩也建毛城鋪滾壩減豫東二省驟來之水所減餘水導歸睢河從姬村禾垌等湖而下使沙停湖內清水由白洋河復入黃河建大谷山滾壩排西來諸道匯注之水所排餘水入微山呂孟等湖由韓莊隔歸運河出駱馬湖復入黃河文襄言黃河之水雖合千支萬派而來然怒漲之時亦皆逐寸加增知水之逐漸加增作一逐漸減洩之法惟建築減水壩之爲得也南岸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卒

減水入洪澤澄濁爲清亦能助淮敵黃北岸今已築隄減水不入微湖由荆山橋至潘家河入運亦能濟運南北減水二壩不獨保護徐城亦湖河之利也文襄治河書云善後利運之策惟有殺黃以濟淮而殺黃濟淮之策無如隔壩善建隔壩之地無如徐州上下鑿山爲隔使所過之水由濰溪口入靈芝等湖達洪澤而助淮如遇淮漲黃消則淮自足敵黃而隔壩亦無可過之水如淮消黃漲則隔壩之水分流兼至卽借黃助淮以禦黃淮之消

者亦漲更遇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略等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爲害上下六百里遞互灌輸回環平準二瀆相須東騫化敵仇爲好合直以黃淮爲秦晉各隔壩爲蹇修以水濟水之道至是神而明之非思議所及閱歷旣久而後知不謬也議者或以瀉入洪澤久必淤湖而不知平漫數百里水已澄清也或以減水入湖高堰著重而不知拆展東清相機啓壩而助黃通海也如是則黃淮爲秦晉矣然必有治人而其用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卒

靈前人之立法妙於無方矣是年靳輔再陳第一疏內未盡事宜按此因徐州以上所在漫水而爲善後計也時江南方告旱荒入秋以後上流之水奔騰沸湧而來曹單豐碭徐蕭間陡長數尺水高於隄平漫而過蕭縣漫缺九處河南虞城縣亦漫三口此文襄所亟籌也疏稱大修河道不專爲濟運兼欲保民今徐州以下雖在大修而上流漫衝以致宿徐等州蕭碭虹靈睢宿等縣處處被災若不亟治數州縣

隄高至數丈逾隄而過隄上神祠屋瓦獸吻半皆
揭去凡工遇險皆能運柴輦土護救惟堰盱遇風
水激如飛瀑兵夫不能站立隄上幸隄工加築高
厚純係礮土不能驟衝成渠風息如故此則幫寬
堰盱隄身之明效大驗永賴平成者也近於隄上
更加築子堰激出之水至子堰卽止平時之修補
不可不詳慎矣

是年四月奉

上諭洪澤湖上承清淮潁泗諸水滙爲巨浸所恃以保障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奎

者惟高堰一隄天然壩乃其尾間伏秋盛漲輒開此
壩洩之而下游諸州縣胥被其患冬月清水勢弱不
能刷黃往往濁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開壩爲懼
而河臣轉藉爲防險秘鑰二者恒相持朕南巡親臨
高堰循隄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牖周覽形勢乃知
天然壩斷不可開夫設隄以衛民也隄設而民仍被
其災設之何用若第爲掣流緩漲自保上游險要各
工而鄰國爲壑田廬淹沒弗復顧惜此豈國家建立
石隄保護生靈本意耶爲河臣者固不當如此存心

也天然壩當立石永禁開放以杜絕妄見近者河督
大學士高斌劄總河巡撫張師載於開天然壩之說
亦深以爲非而請於三滾壩外增建石滾壩以資宣
洩朕親臨閱視謂增三爲五卽以過水一二尺言之
向過三尺者卽爲五尺向過六尺者增而至丈是與
天然壩名異實同人必有議其巧避開壩之名而陰
襲其用者自當爲之限制上年滾壩過水三尺五寸
天然壩仍未開放應卽以是爲準俾五壩石面高下
雜均以仁義禮智信爲之次仁義禮三壩一如其舊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奎

智信二壩則於石壩之上加封浮土必仁義禮三壩
已過水三尺五寸猶不足以減盛漲則啓智壩之土
仍不減乃次及於信斯爲節宜有度較之天然壩之
一往莫禦者懸殊矣再高堰石隄至南滾壩以南舊
用土工石隄有首無尾形勢不稱應自新壩北雁翅
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牖水勢益
平則石基輒斃如此方首尾完固屹如金湯永爲淮
揚利賴至洪湖東水藉以刷黃而上游宿虹鳳潁諸
邑歲被水患議者謂洪湖盛漲諸邑先被其災洩洪

湖仍於上游無補自朕觀之漲減則上游之漫溢者亦減此固封疆大吏於未被水時先事綢繆而司水土者亦未可以閭閻休戚非已職掌所在而專以束水保隄爲得計也河工宿弊不可枚舉而無益之費尤多或明知無用而因循弛廢或陰以爲利而妄事興修高斌張師載於此雖能持正如弗家圩頭二草壩固已廢所當廢而此外無益之費卽以朕巡視高堰一壩之內已不勝屈指數然屬員已議其不發帑不興工矣朕觀河臣管領河漕數千里民命所繫視河渠紀聞卷之十四 奎

督撫綏輯一二省者爲難冒涉風雨守護隄防亦視督撫坐辦案牘者爲勞而督撫職在刑名錢穀事實據是非難掩河臣遵守章程可以福命苟安無事則其任較易歷年河臣不乏表表尸祝之輩而糜帑養患有罪無功其識機宜得關鍵實著功效者幾人哉果使全不興工則置民瘼於不問河臣幾於虛設固無此政體如其糜脂膏以擲虛地則蠹弊之最巨者總之河不可不治而無循其虛名工不可不興而必歸於實用斯爲至要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屢幸南河

躬親指示平成睿畧萬世永賴朕何能仰企一二卽經臨

視有所籌畫亦不敢自信爲必不可易惟愛養黎元揆理度務崇實敦本兢兢業業之衷可共白耳將此詳悉宣諭中外臣民其庀材興工一切應行事宜河臣會同督臣按例確估具題欽此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務使全隄鞏固保護安全總河高斌

欽遵

諭旨將天然壩立石永禁開放三滾壩以外添建智信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奎

壩仁禮二壩舊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新建智信二壩亦寬六十丈其壩基石脊五壩高下一律均齊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林家西改建石工沈家西改建石基磚工清水溝秦家高岡蔣家壩並改建石基磚工及蔣家插鉗口石壩均照估於秋汛水退後尅期興工至壬申秋汛水長以前一律完竣部覆如議自是備防更加周密保障洪湖蓄清濟運南河第一關鍵運道民生之樞要在是矣

是年估建淮安城北石工奉

上諭朕經過淮安見城北一帶內外皆水雖有土隄防禦而人煙彙集之區設經異漲其何以堪甚覺怵然亟應改建石工以資保障着總河高斌會同總督黃廷桂勘估及時建築毋忽欽此欽遵委員確勘詳估核實具奏疏稱淮城逼近運河地勢低窪河踞城巔下視三城如孟西門一帶只有石工長三百六十七丈自北角樓迤上至石馬頭內外俱水湍流隨勢峭隄難資捍禦每年鑲修柴埽伏秋大汛甚屬危險仰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亥

皇上痼疾在抱念切民生為百姓計久長於淮壩瀕水之衝改建石工以垂久遠俾得內外無警常保安泰欽遵確估自漂母祠至北角樓舊石工尾迤上一帶接石馬頭計長四百五十丈迎溜當衝應行建築石工按照漕規估計實需工料銀四萬七千四百餘兩仍照例題估行令江蘇布政司撥款交辦淮城外與隄平目為孟城每遇風湧浪激居民惶遽不寧涉險被困已非一日沿隄衝擊危急之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亥

民生歲遭淹沒實有難堪黃河底日加高水每驟長至長與隄平即漫隄而過立成缺口治法惟有逐漸減洩建築減水壩為得策桃源地方向有減水壩四座每座止寬一丈七尺合計洩水不及七丈擬築減壩東西寬十二丈南北長十八丈中立磯心六座每壩一座共成七洞每洞各寬一丈八尺計洩水之地十有二丈六尺先於礪山南岸建滾壩一座礪山壩內疏洩不及者隨於蕭縣南岸建一壩以減之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并州城東子房山連建二壩以減之州城下疏洩未盡者於花山建一壩以減之如此隨長隨減不特蕭礪豐徐田畝可耕而徐州以下邳睢宿靈新舊河隄俱可不致橫漫至宿桃一帶仍受全河之水亟於宿遷北岸攔馬湖朱家堂温州廟連建三壩以減黃河與駱馬湖會合之水又於桃源北岸之古城黃家嘴亦建二壩以減黃河與白洋河會合之水更於清河北岸王家營張家莊安東邢家莊連建三壩以減黃河與淮河會合之水如此宣洩有途遇

漲無虞加以人力修防自不至壅積傷隄漫衝橫潰通計建壩一十有三皆挑河引入舊口歸各湖以免漫汙田畝此通籌全河而為備防之計也時有為之言者淮南北人民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淤壩之水有明潘季馴設季泰徐昇等四壩今復添設十三壩以殺黃河怒漲之勢夏秋間黃水盛漲從壩上滾入勢如建瓴禾苗在地盡付之汪洋廂壩過多減水經過之處不無瀰漫在當時原有此情形然治河於平成之後與求治於大壞之餘作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亥

用固有不同新開之河急切不能深寬久壞之隄培補最難周遍漲水大至壅而生潰如蕭縣虞城之衝漫成缺難坐視也公蒿目焦心日切切於此不得已多設減壩以洩之使過壩者自洩不及壩者常蓄河內之水無壅積漫隄之虞隄內之流無泛濫奔騰之患此急則治標非不知黃淮之未可多洩也特須以時日俟其稍定而以次節制之其心亦良苦矣治河無定法濟變之策未可律以常理務為久安常治亦必謀其萬全壩不宜過多

則洩水太急轉恐正流平緩平成後即應分別去留今徐州上下惟留毛城鋪大壩及王家山大谷山峯山諸廂王營減壩其餘崔鎮四廂及宿清等廂俱廢不用運河惟留劉老澗及駱馬湖口等廂其餘馬莊古城等廂俱廢不修而水自安流無迫蹙之患今昔之情形不同所用亦異立法本無不善而斟酌去留遷變隨時執一為是繩以常法非達於事者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亥

是年創建周橋高澗武墩唐埂古溝東西減水壩六增置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栢家墩江都鰍魚口減水壩六改建高郵五里鋪車遷港減水壩二及山陽運河鳳陽廠減水壩一對壩開越河凡舊隄處皆更以石

按是時隄堰諸缺既塞又虞漲水過盛新河宣洩不及隄堰著重建周橋以北減水六壩以資分洩又分疏下流增置寶應高郵江都六減壩改建高郵五里車遷及山陽運河鳳陽廠各減壩壩口寬數丈至二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越河以疏其氣

權於湖河大勢苦心調劑多爲之備於無可如何之時爲萬不得已之計而當建南關諸壩時不利於淮揚人之口至今尙有議之者非無說也各壩啓而洩淮衝運沉下河自我塞之豈仍自我開之而不知公所遇之時河道大壞之時也淮屬三十年以前之黃河廣濶各二三百丈水卑於岸者丈餘河身廣大深濶雖遇洪濤猝至足以容納不至泛濫自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黃淮并漲衝潰之歸仁隄古溝翟壩王營二鋪邢家口等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丰

不卽時堵塞黃淮之水由決口四漫不復并力刷沙流緩沙停自海口至清口淤沙日積河身寬深視前已減數倍又自楊莊潰決後清江浦以上歷清口並清河桃源至楊莊百有七十里之內向深丈餘者止深一二尺至五六尺向寬百餘丈者止寬十餘丈至二三十丈填淤更甚於前又不能急堵楊莊而雲梯關一帶草莽蓬蘆叢雜之所未易以人力疏浚下流不暢上流淤沙淘汰不利如徐灣蕭渡決於大工甫成之後其明驗也此公因時

制宜禦變之大用不可以常理律者然亦不得謂人言盡無稽也下河七州縣民命所關安危係於周橋諸壩芒稻入江涇澗入海之路不能盡消西來浩瀚之水南關車邏一啓不入下河而焉往也人言固未達變而濟變之策取效於一時原不可爲常也如高澗古溝皆內通湖心水極深浪極湧武墩高堰高橋次之今俱閉不開惟於唐埂迤南古稱高阜之地建仁義禮智信五壩亦不輕啟每遇盛漲啟二三壩洩入芒稻歸江多啟則漫入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圭

河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歲以爲常不輕議啟重下河也高堰五壩雖與高郵諸壩相應而必慎其防洪水漸消於漲水未至之先騰空地步水至亦不盈溢偶遇盛漲啟一二壩卽足濟事減下之水由芒稻歸江足以有容惟在平時調度有法毋遲至不得已之時爲不得已之計也是年四月清水潭決口塞

按清水潭自十五年復決新舊口相連寬至三百餘丈高郵江都東隄決數十處大水汪洋茫無畔

岸輔初視事時周行閱視曰是未可治也清水潭受高堰東潰黃淮建瓴之水其力甚大必殺其勢而後決可塞也乃先堵高堰諸決令全淮盡出清口塞東隄新決之口至是始議築塞清水潭經楊茂勳羅多王光裕堵塞十有餘年隨築隨圯決塞不已懸流跌溜深不可測乃爲棄深就淺於決口上下退離五六十丈爲堰月形繞過口門改築東西隄兩端均與舊隄相屬用回空漕船便帶梁王城膠結之土入水不散柴土膠結更繞西挑越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圭

一道鳩工至竣事凡七閱月改名永安十餘年大患塞絕斷流凡塞決惟急流難治水性就下又乘高勢建瓴而下其流更急迴漩刷成深潭口門收窄埽不能立未有不先殺其勢平其怒而可施人力者也高寶諸湖受盱泗天六之水洪湖受七十二溪之水高堰東潰數十道之決水奔衝於諸湖決隄而東決口之大且深惟清水潭爲最其湍流之壅於下河者亦惟清水潭出水爲至多決久不塞十餘年間下河沉於水底患深災重文襄知急

流之未可驟合先塞高堰以絕其流而諸湖之水平矣水平則無患衝洶更迴繞於湖水較淺之處水淺則湖底平坦椿埽易施所以不數月而祛數十年之大患識量固有不同者此繼事之要功而大事已定矣

是年移置南運口於三汊河

按漕運至天妃牖入黃河陳瑄所開之道也地在黃淮交會之南形勢過直濁水內灌潘宮保移上二百丈置運口於新莊牖黃水仍復內灌直至高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圭

寶城下令官民商艇俱盤壩至空重往來時仍不能禁黃流不入至是文襄改移運口於爛泥淺之上蓋當時太山墩一帶及七里墩皆森然巨浸舍新莊別無善地自黃河倒灌以來西北自白洋河于家岡直接泗州東北自吳城張福口直至武墩卑窪悉變爲高原清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周圍數十里墊成平陸太山墩上下洪濤盡涸運河地形愈加完固建牖置壩始可以惟我所擇運口既移自新莊牖西南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

自文華寺挑河引流亦接太平壩俱入爛泥淺引
河文襄治河書云大江以南各省漕運自瓜儀而
北四百五十餘里至清江浦天妃廟入黃河萬歷
間潘季馴以天妃廟直黃河不免內灌移運口於
新莊廟以納清避黃後亦以天妃名非其故矣然
所挑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諸河則其咽喉而新
莊廟河岸則其唇吻也夫以黃河之悍烈而運口
出於唇吻之間宜其淺露而無庇徑直而受灌濟
運之清淮反爲濁流所抵而不得入也於是酌議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黃

拜疏移運口於爛泥淺之上自新莊廟之西南挑
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
一道引而南經七里廟復轉而西南亦接太平壩
俱達爛泥淺之引河內則兩渠並行互爲月河以
舒急溜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離黃水交匯之處不
下四五里又有裴家場帥家莊二水乘高迅注以
爲外捍而爛泥淺一河分十之二以佐運仍挾十
之八以射黃運艘之出清口譬若從咽喉直吐即
伏秋暴漲黃水亦不能內灌間遇東北風大作累

日不止濁流乘之而風迴溜駛不旬日停沙一刷
無遺矣是以邇年來重運過淮揚帆直上如歷坦
途然旱潦不常湖水設有時淺涸諸引河勢不能
暢注俱出則寧使裴家場之水斷流而爛泥淺一
道務須挑浚深寬毋或緩此而顧彼此意外之虞
不得不預爲籌及者也文襄移改潘官保故制蓋
以地有變遷法隨時立使官保在今日亦必更易
非有二道也而導引通運之河初於楊莊南挑大
引河一道嗣復於引河南加挑一河以利運行並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黃

于白洋河毛家宅二處各挑一道四河並行直達
清口揚帆直上此南運之樞機也
是年創築減水壩於宿遷北岸朱家堂溫州廟桃源
北岸古城黃家嘴清河王家營安東茆良口各壩有
六併於運河東岸馬莊集連建三壩以資分洩
按文襄言黃河兩岸善建廟而得用者無過徐州
南岸毛城鋪北岸大谷山二減壩分洩異漲皆鑿
山通水有自然之節宣而徐州迤下尙有疏洩未
盡者則於宿遷之北建朱家堂溫州廟二壩減黃

河與駱馬湖會合之水又於桃源之古城黃家嘴
建二壩減黃河與白洋河會合之水更於王營茆
良建二壩減黃河與淮泗會合之水其宿桃清安
地方所建八壩俱在北岸所減之水併宿遷三壩
古城一壩俱引入楊家莊大決口內黃家嘴壩引
歸黃家嘴舊衝口內王家營張家莊二壩俱引入
張家莊大決口內茆良口二壩引歸邢家莊舊決
口內邳州運河東岸馬莊集爲徐兗諸水所注連
建三壩洩入駱馬湖各排入倉基等湖東北由沐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七

陽之沐河海州之漣潮二河入海使水漲宜洩有
路水落仍復歸槽不致停沙淤河以爲通變適宜
之用洩水由宿桃至清江過淮者已平雖經汎濫
之後可無滿溢之憂然止可濟急難語守常今皆
廢不用懼分洩過多而淤下流也
是年創築邳州黃河北岸廟山縷隄又自豐山起經
青羊山塘池羊山寺至董家堂頭壩加築縷隄修築
自馬船幫起經宋家莊五工頭戚家堡至舊遙隄頭
新舊遙縷隄舊遙隄至沈家堂縷隄并青山寺西遙

隄數百丈至數千丈不等以重河防

按文襄言江豫黃河南北兩岸險工董家堂險居
其一蓋以逼近運道防其奪運而淤河也時挑工
已竣堰壩皆閉又增培各隄以固其防施治之序
如此董家堂卽今之七壩其上爲羊山寺又上爲
塘池其下爲宋家莊五工頭再下爲沈家堂皆自
明以來極險之工大河自戴家樓折而南下董家
堂上下各工皆面面受敵非上提卽下坐接生不
已乾隆壬子七壩下大溜臥進接鑲埽三十餘段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七

直至宋工猶下生不已乃於七壩尾接築挑水大
邁埽一段初築時疑其挺入河心不能站立及屢
墊屢鑲根穩勢大挑溜直向西南迤東一帶大灣
直至宋工淤爲平陸去歲異漲水與隄平灘更淤
高幾及隄頂其時壩下之溜挑向西南踰年河勢
復由上灣臥進汕刷隄根迤上卽舊時羊山寺之
險工也乃於七壩上加築挑水大邁埽一段逼溜
仍歸中泓水勢亦定不復上生此爲逆水以順水
性歐陽元所謂因而扼之也

康熙十九年大水壞泗州城高郵水潰入城彌月壞田廬水從高堰漫入衝嘴隄岸隨圯隨葺不成大患按是時夏秋霖雨七十日黃淮並漲有滔天之勢淮水西壅衝泗州城大水從滾壩下堰高郵當衝衝嘴隄岸隨圯隨築不爲患志稱新築工堅所致良有然也高郵屢受水厄高郵人刑部主事孫漢孫言宋元前淮揚無水患其後黃入於淮尙有北流南流二支分洩自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北流遂絕於是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淮揚始皆患水潘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夫

馴東淮刷黃堅築高堰糧船過後運口築壩不使涓滴灌入淮揚猶得安枕嗣因防寇釘椿海口周橋屢開清水大洩不能刷黃海口受病言者屢請塞歸仁隄閉周橋築高堰東淮刷黃疏通海口而不果於行總河靳輔欲分淮水使東注高寶湖於高堰一帶開滾壩六以洩洪湖之水高郵城南開滾壩六以洩高寶諸湖之水淮分力弱黃強遏淮更尾其後灌入天妃橋內運河底日淤日高高寶患無已時此以高郵人受滾壩之水宜有是言非

不可信然文襄當蒞官之始清江石工與地平白洋河以下一片汪洋運隄以東六百餘里浩淼無涯際當此時疏築兩窮而公從容敷治如病深之人不敢驟進參朮先導清水之淮暫留楊莊之口至辦有成模而後徐議分洩河未復舊不敢遽塞其口平成後六壩均不輕開此因時濟變不可執方隅而忘大局是以君子貴論其世也

是年徐州北岸花山決口旋即塞之

按花山一帶地勢窪下土性沙鬆十六年漫水衝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夫

缺掣動大溜淹浸邪宿由駱馬湖仍入黃河幸岡阜蜿蜒不至奪河至是復決下埽堵築加築遙隄爲外障以善其後靳文襄言江南河工自徐州以下險工不可屈指緣自河道大壞之後甫經疏築功竣徐州以下山多河窄未刷寬深漲水從山阜凹曲處旁洩是以有花山之決後復有李道華樓十八屯之漫漉水不能下洩而旁出也然文襄於徐州以上則疏洩之徐州以下則塞治之蓋緣徐州迤上北岸洩入岡頭湖荆山橋南岸洩歸五湖

尙有分洩之路而徐城迤下花山一決則灌邳宿而侵運道滕嶧邳宿漕河俱淤爲平陸故亟築遙隄以障之又自黃山口及華家樓至長山頭凡民修隄築隨時補築狼矢溝加築月隄長樊大壩月縷各隄增培無虛日蓋皆爲運道計久長今各工久閉歇每遇大漲之年水及隄半年遠舊工每至疎虞嘉慶己未大水決黃山口又決子房山土壩堵築彌月始克竣事又漲水漫至狼矢溝舊隄身粉裂如腐皆曩時柴草所化土色不純搶築數日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中

始獲平定蓋此地自明時屢塞屢開潭深無底後有窪塘潘宮保常以水入囊底爲慮數勤相視斬文襄加意作重障誠慮之於遠也今上下險工雖閉而地勢建瓴後塘跌溜外隣漕運一有疎失衝運淤河建瓴之水急切難回漕不能待決不易築艱鉅重大并集一時特揭於此俾後來者驚心前事爲未然之防也

康熙二十年冬始塞楊莊決口

按自十七年興工歷經四載至是始塞者初則用

清口至雲梯外之引河導淮滌沙使淮暢出清口至河旣刷成上下隄岸崩塌工竣始塞斷北流合淮併力刷沙功於是成蓋有序不紊自始迄終成竹在胸不襲前人舊迹不以師心自用皆循時勢所宜因地立制故成功之速而且大如此潘宮保治崔鎮之決固隄導河以濬海當時策事者引治河以疏不以障之說折之而宮保決計在束水攻沙卒致救寧至靳文襄治河淮則先以疏爲主初蒞河于南北決口紛裂楊莊之決尤大河溜盡歸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全

決口北流入海乃不卽塞決先疏清口至雲梯關外海口導淮水從清口暢流以滌下流入海之淤淺俟故道已疏取次施功其得力全在於此文襄心折宮保至形於章奏而其治法各別前後迥不相謀蓋其所遇之時勢各有不同耳崔鎮決時下流尙未壅塞過甚祇憂分洩故一以束水爲急障之卽所以疏之也文襄當十五年橫流之後淮潰於東黃決於北運涸於中積年敝壞已極清口至雲梯一路淤爲平陸宿遷以下東西民田皆成巨

浸使爲補救目前之計急塞決口則河淮并力俱由隄堰各缺奔騰而下橫溢四出淮揚俱不可保矣公審察全勢合河運徹首尾貫以精心大力不畏其難疏之而後障之此所以逾年功成也至築塞周橋二十五里之湖坡而不遵宮保遺言亦其時湖底墊高坡間時有漫流地既異於前時而數百里初濬入海之長河浮沙尙未刷清水行不能驟暢不得不障淮流以助刷海沙卽宮保束水攻沙之意而善用之豈以改制爲嫌宮保移運口於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全

新莊文襄改移於爛泥淺之上緣當時太山墩一帶及七里墩外皆森然巨浸舍新莊插外別無彼善於此之地實限以不得不然之勢自黃河倒灌以來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墩變爲高原裴家場帥家莊周圍五十里墊成平原之處挑引河四道淮水仍出清口是黃流之灌在當時大爲運害今反順受其利使宮保在今日亦必移於爛泥淺上無二道也河工動如聚訟二公易地皆然知河者無事於訟聚訟者實緣不知楊莊之決人以病

漕議塞而塞於疏築俱完之後人謂功大難成而成於河漕並急之時獨任艱鉅疑懼不以亂於中皆有定議定力而發於至誠其治淮也塞二十五里高橋之陂建武墩迤南滾水之壩不更求出海之路惟期助淮以敵黃其治河也疏河委就下之勢修遙縷以捍其奔衝建牯壩以宣其有餘不再尋分黃之道惟使併力合淮以敵海其治運也取河之土以益隄而高者愈堅因隄之堅以束水而湍者自平易新莊以導其原修壩洞以疏其委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全

淮不侵而漕運安自徐以上之牯壩皆依山爲穴而有天然之鎖鑰自淮以南之斗門皆平水爲準而有自然之節宣至其裁冗濫以專職守嚴黜陟以明賞罰築坦坡以節錢糧隄河並舉而兩得新舊辨淤而異用以至夫役之計土受值兵弁之分地程功皆法良意美備書而具錄之以爲後法惟浚船繫鐵箒溯流刷沙後以費重效寡而節之在當時河淤日久爲不得已之計至力役擾於隣境工用籌及贏餘厥後不無疑議而捍大災禦大患

之初心固未暇計及此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四

禽



河渠紀聞卷之十五

康熙二十年始開皂河上接泃河



通北運

按志稱李化龍開泃自夏鎮達直河口後直河口塞改行董口及董口復淤遂取道於駱馬湖由湖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餘里至窰灣口始接泃河駱馬湖本窰田明季黃河漫溢積而成湖夏秋水發舟行無阻冬春水涸淺處不流東楚且水面遼濶繚纜無所施乃因皂河集舊淤河形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一

因而通之上接泃河之委下達於黃卽取水中土築隄南起皂河口北達温溝兩岸築隄四千八百丈凡邳宿舊河內一切漫流旁洩決口盡行築塞又自温溝歷窰灣至貓兒窩計四十里兩岸築隄二萬七千丈貓窩以上地亢土堅空之弗隄貓窩以西至唐宋山三千餘丈乃靈潦暴漲之所從出入者則隄之嗣以黃水大漲淤皂河一千餘丈不能通舟時議拆去窰灣埽臺仍由駱馬湖文襄力辯其非親督官弁兵夫挑淤丈餘黃水稍落清流

隨出仍舊刷成大河黃河由皂河口至駱馬湖口計程不過四十餘里而皂河水較駱馬湖口實高三尺黃水陡長倒灌淤墊運口閉斷皂河口攔黃壩另於皂河迤東歷龍岡岔路口達張家莊口挑支河一道如人字形俾與黃水相比而不相抵由是以皂河地高之水下注於二十餘里較卑之地出口其迅流足以抵黃無淤塞之慮按化龍開加避險而新河規制未備直口董口以次遞淤而駱馬湖遂為漕道咽喉要地然湖底不平土性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二

爛水大則汪洋無垠水小則淺澀時見絳纜無所施銜尾者膠滯不得前逐艘挑挖昇送役兵夫數萬於碧波中撈泥疏淺而所撈之泥風浪蕩散復還故處船至仍須再挑慄慄惟懼滯運不特近地居民苦累騷然而漕艘終虞延誤且自康熙十六年楊莊遙隄潰決大溜北瀉猛利宿遷黃河之底衝刷較深霜降水落水面低河漕六七尺駱馬湖水不能蓄漸有乾涸見底之勢加以築隄建壩河水不外洩日淘日深湖底日就消涸駱馬湖亦淤

糧艘無從北上是開泃之功猶未畢其事也自皂河開而泃河始得順成取水中之土以深水即移出水之土以築隄使貓窩一帶沮泃之區益就其深徐充諸水漫流之地大峻其防束水於槽中而備減水之壩以防異漲為人之所難為任人之所不敢任委曲調劑卒底盡善以迄其功移運口於張莊更得平水之益善作者必待善成泃河之功文襄實成之矣

是年歸仁隄功成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按歸仁隄自羅多王光裕挑河設三壩以資宣洩而黃水高於內地壩雖設而未開至是踵成之開引河築橫隄建七洞滾水大石壩黃漲下板禦黃湖漲啟板洩水刷沙以竟前工歸仁隄之設原以障睢湖諸水使由白洋河入黃刷沙並為高堰外藩而自七里溝新莊口烟墩等處屢決以來河底墊高睢湖諸水不能挽入黃河以為刷沙之助文襄於指陳河道疏內具言睢水盡注洪澤湖不復出白洋口黃流反躡其後淤白洋河口如平陸今

卽加幫歸仁隄止可蓄睢水於隄內伏秋水漲黃
流內灌與睢湖諸水併力下注歸仁隄亦難免復
衝是當時亦祇踵竟前功無關蓄洩之大要河防
雜說云康熙二十二年伏秋水大五堡減壩過水
二尺五寸三教堂便民牖底過水五尺七寸用水
平與黃水較黃水高清水六尺有奇至隆冬黃水
大消內外水始平是盛漲時但虞黃水內灌而不
能引清入黃也迨後黃日益高湖日益平築實黃
河南岸大隄使黃不能內侵湖水任其蕩漾亦無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四

奔衝怒激之勢歸仁一工久不入歲修矣

是年築小店汛縷隄自徐州三山頭至靈璧縣界以
固其防

按三山頭至小店汛五十餘里河勢隨山轉折大
溜掃灣曲注溜到卽生工險急異常築三山以下
九千餘丈之隄備非常也河勢初注長樊大壩闕
灣向西南注潘家馬路及楊橫莊上下隄岸正當
南北之衝溜勢隨灣臥入直掃隄根處處著重蓋
入袖之水剗削倍於常溜也自來失事多出於此

迨後溜勢下移而潘家馬路之工閉再下移而楊
橫莊閉險移於曹家壩及曹壩閉而溜漸趨東楊
家窪韓壩以此漸輕嗣溜復上提而生張全二工
張工上接曹家壩下抵楊家窪工長水壅不能兼
顧遂成大事營汛員弁皆寘於法全工在張工下
卽李家樓也至乾隆四十年以後張全工俱閉溜
走北岸數十餘年忽於乾隆壬子大溜爲北岸山
嘴所挑直衝向南二百餘丈之灘不週時而刷塌
殆盡溜直逼隄根湍流曲注危在旦夕卽今之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五

工也向係無工之處正雜料物不備正當六七月
青黃不接之時溜刷隄身刻不及待乃先就近採
割柳枝設法加價召買舊料及楊柳雜草協濟工
用先建挑水壩以殺其勢復於對岸灘嘴挑挖引
渠疏入大河盡三晝夜之力壩與河皆有規模引
流趨向東北勢旣殺而工始可施然後於上下迎
溜處接鑲埽十餘段乃獲寧定此地卽昔之舊龍
門也逾年溜復下坐掃灣刷隄連及張全舊工卽
楊家窪韓壩故地勢不可遏乃於孟工下壩接築

寬長大遺埽一段挑溜向東北始不下移數年來
得以無患此地爲向來最險最急之工不可不慎
也

是年添設河員增江南河營防守兵置浚船

按此從靳輔之請而增設也時南北黃運隄堰工
漸次竣事設兵住隄按里分守自雲梯關至海口
一百六十里每隄一里設兵六名每兵管隄三十
丈隄根栽柳隄旁蓄草暇則修隄每二里半建一
墩兵十五名給浚船一隻各繫鐵掃帚於船尾繫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六

繩以五丈爲度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等日兩岸
墩兵各乘浚船下鐵掃帚於水底往來上下溯流
淘刷自雲梯至設兵一千二百名浚船七十六隻
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分汛責成自雲梯關至清
口兩岸各長二百里設兵四百二十名浚船八十
隻自清河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設兵一千
二百名浚船八十隻自宿遷至徐州兩岸長三百
里設兵一千二百名浚船六十隻三營各設守備
一千總二把總四均照前法責成自清口至翟壩

南長一萬八千餘丈設兵四百名運河由清口至
邵伯鎮南長三百三十里設兵六百六十名兩營
各設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三里建一墩兵住墩
栽柳坦坡蓄茂草坦坡二十丈外密種芰荷蒲葦
菱芡之屬分汛責成設江南河兵八營凡五千八
百六十名罷淮揚徐靈壁四府州縣隄淺等夫撤
南北中河三分司部員河道工程委地方監司府
佐貳管理更定河工處分照地方盜案之例制益
加備文襄之爲是請因長河海口填淤日久新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七

不能驟暢多設兵船以時隨水淘刷此設於河道
敝壞之後者也至河平則水自能刷濬船費繁效
寡水大則不須浚水小則浚起之沙此蕩彼停浚
亦無益兵夫尤易偷安虛應故事不如其已也每
見南岸有事水盡入洪澤湖平漫六七百里及至
洪湖沙已沉盡黃淮之水皆清合流東下清江至
海口衝深較常時更加二三丈不等合龍後黃水
歸槽漸次淤復舊形蓋浚船之設以人力助水力
者也清水刷沙以水力助人力者也人力不如水

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添設防兵除值浚船外分守墩堡栽柳蓄草填水溝臨時報警皆其職也而惟搜捕獾鼠洞穴慎防盜決爲第一要務向以晝夜風雨爲四防官民交守爲二守大概言之也千里長隄荆莽幽僻人跡不到之處忽潰蟻穴待報警赴救已無及矣分汛專守多爲之備如隄內積水泛黃視有進水之穴卽用綿絮緊塞仍加鐵鍋扣定周圍取土填壓勿用腳踏杵致令洩氣再挖尋至患處層土築實此定法也如洞穴難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八

令人汲水在外坦踰探過水之處抽氣必大急用綿襖綿被填塞切勿亂施草把致難閉氣如洞口寬大使一人赤體將洞口坐住加價買土於所坐之下周圍填土繞築成圈俟外水不入再加高寬填實外用防風如水大如泉湧卽於隄內走漏處接大隄築成月隄勿使伸腰透氣若隄內地低月隄不能速成急運輓草於隄之外坦挨次鋪鑊至出水則漏自斷俟水稍落趕築月隄築至高出大河水面內外水平以水抵水則無患矣然非有佳

守之兵則倉卒不得其用非有先事之備則措置必乖其方至河防盜決多在風雨昏夜或因盛漲隣隄危險盜而洩之以救其急或仇家相傾夫役圖利民人決洩坡水淤浸稊薄皆乘其無備而抵隙逞奸兵夫布列各汛聲氣聯絡自能消奸慝於未萌而成臂指之勢故汛兵不可不備守汛不可不專馭以嚴明卹以慈惠得力皆能濟事馭之或弛其道防守祇應故事堡房密布虛無人焉迫事至告警已無及矣增兵而不得兵之用雖多猶寡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九

置浚船而不得船之用視有若無文襄之處此固必有道矣

康熙二十一年河決宿遷縣徐家灣塞之六月復決宿遷之蕭家渡

按是時黃河兩岸奏辦工程并南北運河隄岸及高寶一帶濱湖各工俱先後報竣楊莊堵閉後淮黃合流滔滔東下通行無阻至入伏汛暴漲排山而來水飽漩搜勢如鼎沸徐灣隄卑遂致漫缺及徐灣堵後水又加長引河雖漸刷寬深然方漲滿

漩搜之際鼎沸如前蕭渡又決方蕭渡之決也候
補藩司崔維雅進所著河防二書疏請盡變前法
而更張之

聖祖召輔至京輔奏河道敝壞惟擇緊工先行疏築蕭渡

歲久民工尙可支吾擬大工竣後估修而諸口溜
勢猛急河身驟難衝刷寬深以致漲決但人事既
盡無不可成之功卽如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
爲避深就淺之計越湖築隄駱馬湖淺澀不通臣
相度地形水勢改挑皂河別開運道彼時人皆以
河渠紀聞卷之十五

十

新創疑懼臣力任必成卒竟奏績此人力可爲之
明驗也因備陳維雅剿襲之謬

聖明洞鑒隱微知人善任故輔得竟前功徐灣蕭渡皆遠

年舊隄土鬆不能當衝河工當敝壞已極之後固
難處處完固而又不能不盡堵爲怒刷之計以滌
沙深河此文裏不言之苦衷也時黃運兩岸及濱
湖各工雖竣而前工地勢稍卑及遠年舊隄尙須
補築悉如所請發帑加修增建貓兒窩欄馬河唐
埂邵伯南減水壩重挑金灣人字河更建通濟廬

廬在馬頭東南七里溝明嘉靖間引淮水通漕後
河水南侵廬底受淤至是改鑿漕河於迤南三里
更建新運口易名惠濟而河運並治矣

是年荊州黃灘江隄復決衝蕩田廬旋卽築塞

按江患惟荊州最劇所屬六縣夾南北兩岸皆護
以隄江陵監利在北隄四萬九千餘丈枝江松滋
公安石首在南隄五萬四千餘丈枝江之百里洲
松滋之朝英口公安之塔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
池諸隄皆當江衝而江陵之黃灘尤極要害衝塌

河渠紀聞卷之十五

十一

深廣最難爲力初江陵周尹店郝穴不時告警至
二十年七月黃灘大決成爲巨浸無異溟渤展轉
修復人自爲築功甫告成至是復決荆守躬親挽
築以至歲事胡在恪江陵隄防議云江出岷山漢
自嶓冢壠萬川以東注荊州正當其衝江水在瞿
塘濫瀆間爲諸山所束吃啐盤礴雷响電激旣出
峽口始展逸勢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經江陵
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往迤
迂曲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

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多臨岸爲隄以禦水勢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之逍遙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黃灘隄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荊門皆爲魚鼈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東至沙石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爲之稍紆抱黃灘之怒差殺其後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黃灘者駭崩浪而相礪矣自漢晉迄唐宋元明荊州大水史不絕書辛酉黃灘之決正當要害至壬戌復潰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七

溜衝激深潭廣澗不可收束敗於垂成築隄防患衛民之大要惟實心胞與者躬自堅築於隄址則寬而大以省後來之加增於隄工則恤而察以杜一時之冒濫蕭愔之擬身塞趙賢之願請命事無不舉又隄志隄甲重土而習水夏秋守禦冬春修補防江之工等於防河開穴疏流之說萬不可行於今日惟有固其隄防土不可禦而隄以石整石激水而易以碎石竹篾裝石貫椿疊爲坦坡禦水而不與水爭綯繆圖全爲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之

計江陵隄防考畧云縣之沙市卽古江陵地陵阜自荊門西北東二百里臨江正扼水衝南有虎渡穴口分流入洞庭北有章卜郝穴二口殺流出漢口潭子湖洪湖水淵三湖等處俱爲湖渚蓄水地故趙宋以前無大水患迄元以來沙市高陵半圯入江章穴口復湮逮明嘉靖間決萬城隄水遠城西決沙市之土隄而南又牽於浮議築塞郝穴口諸湖渚多淤淺後遭巨浸各隄防蕩洗殆盡雖稍修復亦不及古隄之堅矣志稱近年深山窮谷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七

陵沙阜莫不芟闢耕耨每遇霖雨山谷泥沙盡入江流江身之淺澀諸湖之湮平皆由於此故捍民患惟修築隄防修防必審水勢東洗者必西淤下澀者必上湧審水勢爲隄址若直衝之勢退防於內引水入袖更難推之使出虎渡穴之隄愈退愈決至逼江口以遏水衝始得無恙築隄必察土宜凡遇決口掘去泥沙見根土乃可築基土用黃白壤杵築必堅水蓄隄臨傾崖之上預築重隄以護之隄當衝陂非石不能護石外用排椿大木長丈

餘密釘於隄之左右聯以綿繩結以竹葦風浪及排椿隄得不傷他如塞洞穴捲土埽植楊柳均有備無患之道荆江險要殊絕不可不慎其防也

康熙二十二年蕭渡決口塞兩河會歸故道

按治河於已壞復成之後新河必資水刷水力皆自下跌上文襄經營數年而不敢遽塞楊莊之口誠懼新河難恃而上流尙未跌透別出爲患也及楊莊塞而楊莊上之徐灣蕭渡更迭告警蕭渡塞而蕭渡上之寒來等堡長樊大壩屢次漫缺蓋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四

之積淤已久而必由下跌上不能一蹴卽成之功候也然大河已通過漲旁洩補救卽止蕭渡復決新河未跌透舊隄土鬆成患而下有通流之大河土埽應手塞自可必惟自決塞後黃河大溜直下七里溝等處隄逐漸坍塌文襄皇皇於蕭渡前車之鑒而亟請修築就近撥項目擊險工甚多亦不能不畏人言善後之計自有難緩者矣

是年總河靳輔請修河南上流隄岸奉

諭旨河工關係運道民生下流旣已築塞上流自應修築

河南隄工令巡撫料理應行事宜仍移文商確欽此

按治河惟豫河難治輔言楊莊蕭渡皆在河之下流漕河易治若徐州上流入河南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奔馬掣電瞬息數百丈決於上者必淤於下下口受淤勢必以漸而決於上更恐決在上而穿運塞泉自徐以下復受其淤前功盡隳千餘里長河數百萬天庾所繫更大施治愈難故於諸決旣塞之後卽預爲曲突徙薪之計籌及上流之隄岸也治河書云川之善潰莫如黃黃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五

之善潰莫如豫蟻穴之漏不終日而滔天然決分南北爲害亦有大小決之害北岸爲大南亢而北下也開封之境地皆浮沙前代河決之患此地常居六七北岸一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而注張秋由鹽河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而赴溟渤濟寧上下無運道矣開封南岸從汴河可以達淮歸德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隄歸仁其湖靈芝孟山洪澤其去無路久之亦必復故又與運道無係故同一決而小大之勢不

同國初封邱荆隆口大王廟之決前河臣楊方輿塞至六七年始竣費帑以八十萬計近則宿遷楊家莊之塞亦二十二萬若蕭渡止旁決非頂衝然猶費帑十萬兩有奇而徐灣因南岸費僅三萬兩徐州花山之役則以馬陵山之阻駱馬湖之滙費止萬餘故曰決之害北岸爲大而北岸之害莫大於開封及宿桃清一帶曹單次之徐邳又次之此雖就黃言黃而兩河南北之大勢已具於此文裏治河必審全局徹首尾並治此可見其權衡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其

是年黃淮並漲高堰漫水至子隄而止隄完如故按漲水當盛滿之時其力多在於下非遇風激漫衍無波子隄足以當之堰純係礪土子隄厚丈餘高五六尺水至即可抵禦隄內坦坡禦水而不與水爭無虞衝擊石縫灰漿灌足水不能透氣故雖浮漫而不潰決文襄嘗言高堰水長至丈有二尺減壩六道過水隨長隨減歷久無壅積湖水長至八尺蓄以敵黃及至八尺五寸以上始從壩底漸減遞長遞減隄不能漫此減水壩之益也然至六

壩過水浩瀚東下非芒稻等河所能洩之入江勢必從高郵南關等壩洩入下河而興鹽之水患不免此淮揚人所以嘖有煩言而張維雅請盡變前法者也上下六滾壩之設以濟一時之變猶有說也若習爲常道有關民生固不可援古爲例矣是年始定歲搶修事宜

按此分別歲搶修以急要工也河工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算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冒破惟按工定值卽事程功比照事例一估一銷物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七

成規例有定限歲以爲常則頭緒不繁而有準此歲修之則也若變生倉猝呼喚之間形勢險異如不卽時修治險者必潰潰者不可復治是以隨機應變不能定其方圓轉敗爲功不可限以尺寸修不移時日搶重要之工必別於常例歲搶例有不

同功歸實用則一清給料價以備非常優免課程以勤力役則人無廢事而要在實用實銷不惟以援例爲事也

是年復治侯官之西湖開水關引湖水入河以通水

道利益民田

按志稱侯官西湖距府城三里周圍十數里接北關通南港蓄水溉民田萬五千餘畝湖濬於晉湮於五季復於宋之趙忠定朱子作詩美其事自元迄明豪右占據種魚以牟利萬歷中福守江鐸疏復舊制改西門外舊牐爲壩以蓄湖水而開北關引湖水入河以通河道民懷其利八閩東南之所稱靈臯也三山形勝爲諸郡雄其水茹溪受潮紆縈若帶經緯郡治此邦殷繁茂昌甲於南服迨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六

水關漸塞蓄洩不時海潮逆上田廬有巨浸之憂早則一望焦土求勺水不可得旱潦俱困民田受其病至是再議開鑿設法疏通復還舊制葉向高西湖通水關記云西湖水道漸淤北關納潮之故道湮塞溪潮往來僅同行潦邦人咸言閔靈壅澤諸多不便狀請復之福守江鐸以通水關爲得策初以河仰於潮其勢易枯上源不開下將日壅議復西湖之小折入北關以與溪會又以河流難通東高西下勢如建瓴可一瀉而盡也壘石爲牐鍵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七

木爲關扇而蓄之吐納有度俾盈縮之權操之在我又以湖水漲將徙而嚙城委利於河而移患於城也樹牐於北關之外以膺湖衝而固金湯於是定議先隄河次決湖測水之深淺疏其壅者取羨緡爲木石資而治之不傷財不害民功於是成余惟任事之難久矣當事見利害不切於其躬而莫適以身任又內奪於籩廬外搖於築舍而莫能始終力任其事而不移卽不然或有所肩豎亦迫羣議急圖見功非出於惻怛真誠之本心也西湖之役此邦之人數十年來遞議遞休而莫任其責者獨起而以身當其事智以度務勇以決幾非有真誠惻怛孜孜爲民之心固難久而弗衰也古大臣爲天子靖封疆爲生民計久遠必取一方形勢而熟籌之因以興利捍害澤當時而垂後世非徒侈山川林壑之美也昔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疏淤廣溉民愛而父之文翁蒞蜀好教化學者比肩齊魯斯役爲民所愛當如朱子之美忠定也是年重築監利縣吳家隄以塞決

按川志荆襄沔陽爲江漢都會監利介數郡衝又
江漢所環拱激蕩蓄之所也地處下窪隄北深
溝大壑漲水時至則有崩洗頽齧之患辛酉七月
黃灘潰於江陵建旣大下衝北隄垸而出四境
茫無崖際俟水落隄出鳩工營造艱難勞苦迄至
功成劉鴻諸重築吳家隄記云古者有溝洫畎澮
自溝洫制廢疏濬不行民命國賦專恃隄防監利
地窪而民貧邑田之名垸者賦十百千石不等地
有田廬者卽築隄泰馬一垸賦以萬石計邑賦居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辛

半邑之虛實視之土糧周數百里臨江曰南隄近
北曰北隄江陵黃灘一潰怒濤奔湧而至瞬息瀾
滿潰口百餘吳家到左右有峻嶺到北地勢卑下
爲沱潛水故道恃到爲關鎖決水衝蕩入到而南
馮泰馬東注垸之毛家福田數十莊皆沒於水浣
爲海之腹到爲淮之胃矣每歲必溢之水攻隄三
面束以一到其何能支也縣尹程藻揀北隄費繁
者並到爲十上其事得允興工度其廣狹深淺多
寡以次築治隄隆然而起坦然而實閱月垸隄竣

到隄亦竣計土若干井面濶二丈底倍三高六丈
長視高倍二向之噴沫揚濤者至是碧草含煙矣
黃灘之決潛山沔陽荆門與監利皆在下流觀監
邑之洶湧奔潰艱苦萬狀沔陽荆門自不可問修
防可忽乎哉監利隄防考云縣東至沔陽西至江
陵南至華容北至潛江正江湖匯注之地勢甚窪
下鄉民各自築垸以居縣治臨江有一枝河流貫
城中歲苦水患元時開赤剝穴江流以殺後穴湮
塞築大興赤射新興等垸及黃師廟隄祝家墻祝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壬

墻隨築隨決大興垸黃師廟先後俱決至修龍窩
白螺磯城中水患漸消而水自江陵決下入於窪
地每歲必溢之水非垸隄所能禦然凡決隄其故
有三隄堅厚而勢稍低漫水一寸卽流開水道而
決者或隄形峻而橫勢稍薄湧水震撼衝決者又
隄高厚而中不堅浸水漸透穿隙而決者鄰壤決
水橫衝雖不可語此而居當衝之地不可不爲未
雨之謀也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夜大雨颶風漫缺靈壁

縣來字堡隄工四十餘丈衝決徐州長樊大壩月隄
攔截未奪河安東北岸二鋪塌卸隄工六十餘丈水
至月隄而止總河靳輔補還各缺大修徐州南北兩
岸縷隄

按是時大修兩河各隄工地勢稍卑之處槩行增
高遠年舊隄悉加修築而徐州上下尤爲重要秋
汛暴流衝蕩漫缺徐靈一帶隄工幸未奪河得月
隄攔截之力隄爲防河最要之工歲必有事以固
其本惟當迎溜受水一縷之隄上承百川之灌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河流經數百里轉折紆曲輒至潰決徐州山迴石
伏淺溢窄狹難以驟刷寬深時有人力所不能及
者昔人言豫省防河宜隄江省宜埽其理猶有未
盡也因時制宜惟大修縷隄爲得策固隄束水以
攻沙至河道衝刷通暢水由地中隄日高而河益
深而當河流未定人力難施之際當事成算在胸
持以鎮靜平心審察機宜徐理其緒視其滲漏而
補苴之及險難既平乃復爲亡羊補牢之計以圖
久安長治未有不適於事者也若稍有潰漏輒督

亂而思變法終必至無策後已文襄先事預備奔
走南北遠築隄防黃河北岸自單縣界至李道華
樓縷隄萬三千餘丈南岸自虞城界經毛城鋪至
蕭縣界縷隄萬四千餘丈又自碭山界至徐州界
縷隄萬有餘丈自蕭縣界經王家山三山頭至靈
璧縣界縷隄萬六千餘丈自徐州界至睢寧界衛
工縷隄三千餘丈又自武官營至戴家樓縷隄四
千餘丈自韓家莊至古隄頭縷隄六千餘丈一律
修築以資防守古人言治河必身到眼到公至是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無地不到而功彌勤矣
是年七月黃水大漲疊長無消徐州南岸十八里屯
北岸李道華樓高地無隄之處漫灘過水又漫缺碭
山北岸王家堂隄工三十餘丈水落歸槽補築完固
總河靳輔疏陳善後事宜

按李樓以下九十里原未設有隄防使漲水從岡
頭湖荆山口轉入運河洩徐州以上過盛之水其
時內外塘高下相等故可用也迨後黃河底高水
長則平漫而過至漫缺碭山北岸之王家堂隄工

徐州以上之水壅可知此文襄所汲汲於善後也
疏稱徐州迤上南岸歲有漫溢先於大修案內築
毛城鋪大谷山減水石壩各一分洩徐州迤上之
異漲二十一二年賴以宣洩無患至是黃流異
漲兩壩不足宣洩漫李道華樓衝缺王家堂隄岸
爲善後之計須於毛城鋪減壩之上再添建減水
深底石壩一不特分洩異漲使壩水先至壩後可
免建甌傷壩之虞再於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就
山根鑿減水深底石壩三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五

等處添建減水深底石壩二統計徐城以上添建
六壩常時閉壩束流異漲啓壩分洩每壩洩水一
百方殺徐城水勢一尺六壩可殺六尺以爲備防
是時南北隄堰築固水不侵隄又得壩壩分洩不
爲隄患由是得以束水攻沙洩而仍節也近時十
八里屯東西二壩及子房山壩均已淤入地中惟
恃毛城滾壩及大谷王家二山之壩疏洩漲水然
王家山壩底低於水面丈餘毛城之倒勾引河不
足宣洩往往散漫於唐灣兩岸橫溢不止轉至洩

水過多中流緩淤墊初以不能暢洩而生壅繼
以壅潰而生淺扶東倒西迄無一是弊相因而害
踵至不可不防其漸也乾隆辛亥於徐城北岸另
開月河一道繞過徐城北門外六十丈之河以舒
壅積備異漲而氣脈過短上下無鈐束水落填淤
屢費淘洗嘉慶己未掘十八里屯已淤之壩增高
培厚以備分洩緣毛城鋪以上河身淤高滾壩上
下渠道衝刷寬深易致奪河姑以是爲備防近時
毛城鋪屢警洩水過大也人知洩之爲洩而不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五

節之爲洩也知洩之爲洩而一意於洩卒至於不
能洩知節之爲洩而節以其道卒至無待於洩蓋
節能深河而洩易淤河也如文襄之滾壩洩之不
可謂不多當時以及後來率以爲口舌然皆過壩
有餘之水而底溜不動此以洩爲節故能固隄深
河河深而寬裕有容以至水不過壩此無待於洩
之明驗也知洩而不知節以過洩而生淤轉以淤
而更洩至掣溜後已欲少分其勢而不能此卒不
能洩之明驗也然則居今日而欲治徐城以上之

河其不能不洩者勢也其必節以爲洩者亦勢也
循古人分洩之故道而先固其本塞唐灣迤西橫
出之溝漕而無洩其氣則節者自節洩者自洩固
束水之隄以滌新淤之沙積至於日久河身廓其
有容岸高槽深偶遇漫灘水落仍自歸漕此以岸
爲節而無待於洩也河防志言自三十九年後大
河底淘刷極深王家山天然厓底高於大河水面
水不能過厓則水就下而河就深也自後塞九十
里洩水之灘而徐城數十年安然無恙節之久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美

無待於洩以節爲蓄之道不可不講矣

是年大修豫東黃河南北兩岸臨河大隄

按河南南岸祥符迤東向無隄防南河考云隆慶
六年自祥符東至碭山築縷水隄始以隄爲防明
初以來河道分流入淮榮澤祥符蘭儀商虞入淮
之道紛如亂絲非防無以爲守文襄言河南居江
南上流必豫省永安瀾江省斯可無患行水之
法治有餘先下源下源之水安流則必防上源之
洩以固其本此徐邳以下治功既定議修豫東隄

岸桑土之微謀於未雨也河南河道豫撫就近管
理集夫典辦大修南北隄岸大河南岸修築之隄
曰榮澤縣臨河隄自榮澤沈家莊起至鄭州界一
千三百餘丈曰鄭州臨河隄自榮澤縣界至藍家
屯又自任八莊北經石家橋至原武隄界三千五
百餘丈曰中牟縣臨河隄自鄭州界至二郎廟後
二百餘丈曰陽武縣臨河隄自張家莊前月隄起
歷關家寨後至祥符縣隄界四千八百餘丈曰祥
符縣臨河隄自馬家寨白埠口至回回寨西隄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毛

自二十五堡北隄起至馬頭北自四十二堡起至
四十五堡自陳家寨東北起至姜家莊西月隄自
七十二堡東埠口起至埽頭止五千一百餘丈曰
陳留縣臨河隄自楊家莊後起至蘭陽隄界止三
百餘丈曰蘭陽縣臨河隄自陳留隄界起至官家
水口西又自梁家水口東起至耿家水口西自蔡
家樓東起至常家樓西止八百餘丈曰儀封縣臨
河隄自郭家莊西北起至大劉家寨東又自中莊
前西南起至趙家莊東月隄止六千九百餘丈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无

考城縣臨河隄自石家樓後至商邱界八千六百餘丈曰商邱縣臨河隄自高家莊迤東起至河夫營又自河夫營至李家鹽店自邵家莊起至薛家莊後自閻家莊後至崔家樓後自考城界至周家莊三千一百餘丈曰虞城縣臨河隄自商邱界起至土樓止三千餘丈此自西而東豫撫加修南岸之工也大河北岸修築之隄曰滎澤縣臨河隄自武陟界至原武界一千五百餘丈曰原武縣臨河隄自滎澤界起至孟家莊西又自馬家莊前至陽武縣界止六千六百餘丈曰陽武縣臨河隄自張家寨迤東起至雁李家西三千一百餘丈曰封邱縣臨河隄自陽武界起東至三李家門前又自中壘城西埠口至中壘城東自荊隆口正南轉東至祥符李七寨止四千一百餘丈曰祥符縣臨河隄自常家寨西大王廟起至二十四堡二百餘丈曰蘭陽縣臨河隄自管李寨東北起至陳家樓西止又自樊家寨西至張村集東止自吳家廟西起經袁家寨東南至長垣縣隄界止一千七百餘丈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无

儀封縣臨河隄自宋家營西至曲家樓月隄又自曲家樓東南月隄起至袁家樓止三千三百餘丈曰單縣臨河隄自峨帽殿起至鄭家樓前又自董家營至趙家樓前自石家樓西至鄧家林三千餘丈此自豫而東豫撫加修北岸之工也文襄於豫撫加修各工外有昔緩今急應爲未雨之謀者考城儀封陽武三縣創築加幫隄工及封邱縣荊隆工築大月隄併滎澤縣埽工統於汛前辦竣以防異漲萬肅卿言河南水平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下謂以隄治爲非計猶未盡其理治豫省之河難於江境豫省之河患亦大於江境北岸則有衝張秋淤河湖之懼南岸則有空運口城高堰之防土疏而灘平去來隨溜轉移離堤十里之河瞬息可至隄根自滎澤而東勢愈大而土愈鬆流沙逐水浮沉斷流則飛颺趁風入水則板重似鐵治隄守險土不可恃水不可測世謂豫河爲坡河南河爲漕河漕則易東坡則難收也易東者急於固埽難收者務在隆隄故豫省隄工爲尤重而

莫要於荆隆臨黃之隄其東爲古黃池下臨深潭
上有自明以來北決之故道呼吸可通非大峻其
防未可爲恃是以於大工後亟治上游先固荆隆
之防西上爲陽武諸隄外高而內窪五堡之飛沙
蔽日自古爲患防之尤密其地昔平今險昔險今
平之工隨時修防而不能不藉地方之力豫省巡
撫兼理河道呼應旣靈整理尤便南北兩岸土工
同時并建數十年未舉之功一旦振舉適逢異漲
屹然鞏如金墉束泛溢之水於兩岸以駛其流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刷其沙滔滔順軌趨海而不洩也事立於此功見
於彼茲非其明效大驗與故詳紀時事以見人事
之大可爲功具錄工段起止以見地方大吏舉事
之易爲功之大且速更以見文襄之精神貫徹周
通於兩河而上治下治之無不到也是年奏改山
東單縣南岸張家集隄工歸虞城縣就近修防河
南考城縣北岸戴家樓隄工歸曹縣就近修防
是年冬

聖祖仁皇帝南巡十一月初六日吏部尙書伊桑阿等奉

上諭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

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爲軫念訪問其故具悉梗概高
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壅塞
今將入海故道浚治疏流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
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
所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尙書薩穆哈往被水州縣詳
勘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經費在所不惜其體朕意速
行仰惟

聖仁如天軫念民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翠華初臨卽殷殷於下河水患務期挑浚下流使災民得
安隴畝經九卿科道議將會流申場河之車路等河
及白駒丁溪草堰等口挑濬深濶引高郵等州縣蓄
水入海

按是時僉議主疏導引積水入海而靳輔持論在
築先是淮安人在籍翰林張鴻烈言牐壩過多淮
揚州縣被淹高寶七邑受決口之水河北八縣受
滾壩之水必挑支河以宣洩山鹽高寶等七邑溝
洫原多海口遙遠申場河又爲保護鹽場環繞迂

迴疏浚不易黃河兩岸地廣田荒挖河原不足惜
八邑較七邑尤易疏洩請浚汴陽之汴河安東之
潮河以入於海輔以淮徐鳳陽三府十九州縣同
患不止邳宿八縣治法不在挑河在築隄并親往
確勘言高寶七州縣海口高昂內地低海潮五尺
餘潮水內灌前宋臣范仲淹築隄以障之民享其
利若先挑海口引湖內灌與范隄障水之意相悖
而積水亦不能洩其法在束水注海內地築隄高
一丈六尺束高一丈之水則高過海潮五尺隄頂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尙高水面六尺束水之力既堅趨海之水必速查
減水壩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應將高郵
城北並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之零星牯壩俱行
閉塞拆取石料移於高郵城南邵伯鎮南二處收
建深底大石牯二座俾洪澤湖減下諸水並天長
盱眙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大壩五里
八里柏家墩車邏等壩並新議建之大石牯內洩
去十分之八邵伯鎮南所洩之水半由芒稻河並
通州八江半由串場河入海高郵城南所洩之水

應自車邏鎮起築大橫隄一道直抵高郵再自高
郵城東起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縣白駒場至海東
各牯壩洩下之水彙歸一處直達大洋且必使出
水之地寬於進水之地安流下注而無壅刷潰決
之虞若挑而不築水至散漫田間淹浸如前久而
淤成平地無濟民生惟取挑河之土卽以築隄隄
成河亦成則水不旁洩或徑直趨海或就近趨湖
由湖歸河由河入海庶爲兩利估需經費百餘萬
費重難行文襄嘗言築清水潭時深挖河底挑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宋元古錢家常器皿更有甌井石街確係當時民
居自北流全徙而南奪淮入海淮渠窄水壅不得
下遂陡長尋丈淹沒清河縣民居之洪澤村一帶
而爲湖水猶不足滄蓄又東注高寶低田漫滄爲
湖運河地勢卑於高堰一丈有奇兩河議云高堰
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有奇高寶
隄去興化泰州高丈許或八九尺有奇去高堰不
啻卑三丈有奇自明迄今又不啻丈餘矣是下河
形在釜底民苦滄浸而高堰等壩減下之水因以

爲壑斷可知矣而文襄議築一丈六尺之隄束高水一丈以爲高過海潮五尺即可束水入海竊以爲非本心之論夫於至低極窪之地而築五六百里兩岸之長隄無論取土艱難不克奏績卽如築圍埂戽水取土之法用以成隄而水浸隄根丈餘保無漏洩虛陷丈六之隄出水六尺禦水祇有三三尺之頂土遇缺則穿風雨暮夜路遙工險防守無策用柴則數莖之柴不能護千里之隄用土則一抔之土不啻投重淵之深一隙走漏全功俱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況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昂自興鹽以東濱海諸鹽場比內地復昂雖有入江之路不能疏洩全河之水而入海之道祇有石礎廟灣天妃諸口可以下洩舍是別無去路今若開南關車邏等壩則下河必淹故惟有節束五壩導入江之水而不敢大洩依古以來淮不南下而北趨者有由然也文襄知下河卑於沿海之地不得以爲壑開河導水徒增釜底之深不能飛越民田出海而顧欲爲此必不能成之功蓋時方議浚

下河不能獨有異議故於無法中求法也

是年十一月

聖祖回鑾至天妃廟

諭靳輔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爲訓須酌一至妥之策使永不倒灌方好回奏臣再三籌畫惟有分黃助淮一法今年黃水倒灌因黃強淮弱所致擬於徐睢黃河南岸再造減水壩幾座如遇黃淮並強之時啟黃河北岸減水壩開洩若黃強淮弱則南北兩岸減壩並啟以北壩洩黃南壩引黃助淮敵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黃如此可無倒灌上善後事宜疏畧云今年黃河異漲漫灘兩壩不足宣洩善後之計在分黃助淮必須於南岸毛城鋪減壩之上添建減水深底石廂一座又於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北岸大谷山等處就山根開鑿減水深底石廂六座平常則閉廂東流異漲則啟廂分洩又於睢寧縣南岸峯山建造深底石廂四座綠峯山龍虎山兩山夾峙黃出中央河面僅寬百丈底係山脚衝刷不深河流到此又爲一束致有來字堡漫缺應於峯山依山

開鑿天然減壩以爲隨機分洩之計又南岸各壩壩減下之水必由歸仁隄經過五堡便民壩壩不足分洩添建減水石壩二改深便民壩五六尺以資分洩南岸各壩壩既建殺黃河怒漲之勢而黃流當微弱之時南岸各壩開放引黃河之水由歸仁隄下注洪澤湖使助淮流以益盛勢洪澤湖周圍數百餘里所引上流分黃之水或一時不能灌滿仍難免倒灌運河必須再於清河縣西建雙金門大石壩一座壩下挑引河萬餘丈如遇黃河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美

分異漲立啟此壩由引河分洩歸海則黃淮會合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尺而倒灌可息矣治河條議云黃淮交會於清口所借以敵黃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淤黃水倒灌由淮水先洩也五壩不能節則洩於上清口不收束則洩於下洩於上而中虛黃即乘虛而入矣洩於下而旁瀉黃即隨流而進矣是黃流倒灌非黃自奪淮清水之洩招之也不得已而啟放上流之壩引黃助淮敵黃即以瀉黃而變可弭亦濟急之一法試有成

效而要以平時之節蓄得宜爲上也

是年

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浚高寶等下河仍聽總河節制

按是時靳輔總理南河以下河患水議主築隄而下河水厄未息僉議疏通出海之口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于成龍專辦下河意在於疏湖河至高郵以下河低於湖昔人知下河不可受水而立隄隄以西曰上河隄以東曰下河史東河防議云治下河水患必審其來源去路來源則高堰各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美

壩西下之水也嚴閉壩壩使淮水不旁洩得以全力衝出禦黃清口不淤則下河不濁此治其來源也高堰西下之水漕河不能容則開山陽之涇河黃浦寶應之子嬰溝江都之金灣三壩及芒稻之東西兩壩洩水最爲直捷使運河水勢南北分洩亦爲下河疏其去路也至下河各海口若山陽之廟灣鹽城之石礎天妃興化之劉莊青龍橋白駒之鬪龍港草灣之滷河口小海之小海團泰州丁溪之龍開港河梁車兒之潛子口皆洩隄東七邑

之水者年來非不開放而人民田廬難免沉溺蓋由各海口離漕隄三四百里而遙紆迴曲折不能直達亦由下河七邑地窪如釜沿隄減牐之水出范隄各場口地勢反高水由釜出未及海口而與鹽一帶之田廬已入深淵所謂盈科後進也王文通云隄東下河之水既不通江又難到海者誠有見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策也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當準漕隄牐口之水與各場海口之數相等庶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其中行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河路積年淤塞尤不可不亟為深濬者也在涇河黃浦之下則射陽湖一路子嬰溝之下則鹽城舊官河一路清水潭之下則秦廟東河一路以及興化之海溝河白望河車路河邵伯之下則顏家莊楊家莊以達樊汊及泰州西溪河並各場之串場河范隄東達海河路俱開通深濶水有去路而下河無患矣此通盤籌畫治下河之原委也下河非不可治疏鹽興白駒天妃石碓出水最捷之口而又準進水之數與出口之數相應如夷所言而下

河自卽於安斯治下河之道也

是年開歸仁隄官路河水歸湖以助淮

按是時淮水微弱不能禦黃黃高於淮乘勢倒灌清口淤墊引水達漕之通濟牐亦墊於是新整漕河於迤南三里更建牐爲新運口避黃侵也而淮水不能蓄蓄長高黃流內侵如故開歸仁官路隄放水歸湖以助淮瀉黃水之暴壅因以益淮之不足亦無可如何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考揚州府志是年重挑金灣人字河此則預爲導流歸江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三

計也黃流倒灌清口必淤糧艘空重往來淺澀難行開官路河益淮減黃黃不得用其全力而淮反得益其盛勢淮出而糧艘空重安流自然之勢也惟是清口灌淤爲下河受患根由湖水不得出則慮在五壩不能守黃流灌運填淤則慮在東隄受險而南關車邏等壩不能封皆與下河有呼吸相關之故急則治標先開官路河引水助淮以抑其暴而重挑金灣人字河疏通歸江之道以預爲西水東下之出路此文襄救弊防患之苦心也後世

之所難前人已先爲之非別有異能惟能備之於
豫故事至不亂有一定之條理而可爲法守也
是年修五河縣南湖隄壩

按五河南湖濼河入淮之口也五河居諸水下流
無隄以障水則田不可得而治修南湖壩障淮衛
田易土以石作牐而節宣之牧民之實政也韓竹
修五河南湖壩記云凡水之利濬之則內可以溉
疏之則外可以洩獨五河一邑河壩居十八濬則
二分未必得溉而沒則去十之八上水滔滔而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旱

不能疏而去之縣尹鄭瓚相視南湖一帶其上流
雖有玉莊湖暨小河赤龍澗之水然歲旱則田皆
可耕湖尾爲蔣家壩卽入淮之口舊有土隄障淮
數圯且不能啟閉易以石牐而蓄洩之役民趨事
視地之高下多寡均輸齊力功於是成適值霪雨
彌旬淮水大漲內水亦暴至集衆加修培高數尺
接長數千丈水愈漲嘴隄搶護一綫危隄於內外
數十里洪濤巨浪中而又當風雨連朝陰霾夜黑
之時卒以人力勝隄得不圯水至倚隄爲命高下

俱獲有收利澤施於無窮五河南湖之治豈不以
人哉

康熙二十四年總河靳輔條陳下河水利事宜

按此因前議築隄束水開百六十里之河費重難
行而別求變計也疏稱下河自宋元以前原無水
患卽高郵寶應諸湖多屬田畝明初始被大水淹
浸成湖黃河全徙而南奪淮以入於海淮水壅不
得下陡長尋丈將民居洪澤村漫而爲湖復從高
堰翟壩等處旁流東注高寶窪地俱漫爲湖又移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望

禍於下河下河地勢極卑洩下之水皆滙爲澤下
河東卽大海自當以大海爲壑疏洩海口之議似
可濟困而臣必堅主築隄束水井開一百六十丈
大河之說而不敢專言開海口者測量地勢自清
江南行三百里至江都之茱萸灣折而東行百里
至泰州又百里至海安鎮過海安折北卽范公隄
沿隄行歷安豐東臺河梁丁溪白駒劉莊等場計
二百里抵鹽城又北行百里至廟灣復折而西百
里至蘇家嘴又百里至清江浦迴圍統計千里有

奇內止有廟灣天妃石碓三口向係下河洩水入海之道人馬至此必登舟過渡餘皆行馬之陸路下河地濶三百餘里長二百餘里乃卑處於週圍馬路之中雖有廟灣等口之洩而存蓄積水仍一望汪洋釜底之形如此高堰洩下之水不得不爲承受之壑也下河尙卑於沿海之地亦恐海潮有內灌之患但止就水性而言方其奔赴之時雖有排山倒海之狀然自近至遠必隨地形之高卑盡其平滿之量然後遞流而前所謂盈科而後進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壘

高堰洩水洶湧而來勢必盈釜底之科而後漸達於海釜底之禾苗未有不化爲烏有者淮揚土著之人又有謂開浚小河可導水使出者殊不知河之貯水猶器之貯水也有一石之器斯受一石之水若有一石之水而僅設五斗之器則水之入器者止五斗而此多餘之五斗必浮溢於外矣今開之河止增釜底之深究竟盈科遞進之勢不能飛越民田以入海仍不能救禾苗之淹沒也前疏請築隄束水使淮之洩下者盡歸隄內藉隄之高以

助其出海之勢隄外地皆可耕耘開一百六十里之河有源之水涓涓而來寬河足以有容下河水患可弭但費重難行恐錢糧不給再四與陳潢曲加籌畫因思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堰直東爲下河東北爲清口今自翟壩起歷唐埂古溝周橋高澗高堰等處於堰東離隄一百二十丈築大重隄一道束堰隄減下之水使之北出清口設法分洩於新挑之濟運中河渠寬足以容受清口所受分外餘水即可於清口左右分洩而去不致壅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壘

積傷隄黃河北岸清河之仲家莊現建有石牐再於仲家莊并陶家莊王家營各建大石牐一合四牐分洩與從未過水之西王家營大壩同洩入濟運中河徑直歸海又山陽南岸草灣以下向有運料小河拓展寬大并一律添建大石牐由運料河徑直入海又鹽河一道原借中河之水挽運亦於安東縣建大石牐洩水由鹽河徑直入海天長盱眙山澗之水仍引由芒稻入江如此水涓滴不侵下河清口雖有增水洩水之數加多庶幾可保萬

全此亦於至不得已之時而籌萬有一然之計也
今之二隄卽仿此意設置至今久不議修引盛大
之水於清黃交匯之地尤虞頂阻水不得復由其
道高堰後隄純土築成洩水入夾隄內浸泡日久
亦恐潛通水氣損傷大隄河淮運樞機在是固難
遽議施行二隄矮大隄七八尺至一丈不等荒殘
日久加倍高厚亦可爲重門之障保護淮揚內有
運料小河商民往來宜便料船通行尤利於工亦
以功大難興然前人留貽之善政固宜待時而動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罌

也

是年鑿睢寧縣黃河南岸龍虎山天然減水深底石
牖四座

按此因來字堡漫缺而籌分洩之路也河自徐城
下百餘里逾瓦房至睢寧縣鯉魚山山抵北岸南
岸龍虎山兩山夾峙黃流在中河面僅寬百丈底
係山脚不能衝刷河流至此一束建牖於此以宣
洩漲水因勢利導之法也文襄創建徐屬減水牖
壩皆鑿山爲峽壘石山根雖有湍溜駭浪不能蝕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罌

嘴牖之上下兩旁水由中滋滔滔下注分水之勢
而不受水之衝天然鎖鑰發古來未有之奇而昔
人有毛城壩不可開之說懼其淤洪湖也壩寬五
十丈洩盛漲水二分由五湖瀉入洪澤定例徐城
水誌長至九尺始開壩分洩誠慎之也前說似爲
更事近理及數十年閱歷以來始知毛城壩之利
大而害輕也每當異漲之年毛城漫壩過水分溜
至三分有餘而洪湖長水盛大直衝東下挾全力
以敵黃攻沙刷成寬深有容之河槽較多於毛城
壩所減之水方而洪湖大暢不致壅積爲患迅流
入海每見江豫兩省南岸決口水盡入洪湖從無
泛濫之虞數月後海口大通外河以下河槽愈加
寬深比至合龍功成水歸故道深通漸遜於決口
時固知清黃並行清不敵黃而出口之力小變黃
爲清黃不敵清反隨清刷沙而滌海之力大其理
至微其用甚鉅非閱歷既久不能察其運用之妙
也至黃流入湖所以不大淤湖者出壩之水散漫
於湖田原野其流必緩緩則停沙行五六十里而

後至湖邊大半已成清水而湖水力大水不能直抵湖心散流於湖邊卽有不盡之淤亦留於邊地其害較輕若竟不開毛城之壩徐州水不下洩勢必旁決而邳睢淤矣邳睢淤而清口亦淤淮不能出反致高堰不能保而下河危矣此其相因而及之勢與毛城分洩之害孰重孰輕故不開毛城壩之說初聽似爲切實而理有未窮其知尙有不盡也惟毛城壩非遇大漲不輕議洩以刷河保湖斯爲久安長治之道峯山四牖皆石峽鑿山通水制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閏

同王家山水入孟山等湖與毛城鋪減水入湖之道同而瀉龍虎鯉魚兩山東迫之水其得力更過之非文襄之精心妙用曷克致此乾隆丙午運河上源湖水微弱乾涸滯運師文襄之意於峯山逸上南岸毛家隄山根鑿山焚石通渠爲牖引黃河之水瀉入運河得黃之力以濟運而運不受衝分黃之勢以瀉黃而黃不迫東兩利並存嗣有大谷山水線河之水足以濟運峯山四牖並洩足以分黃故毛隄亦不時開而留以備漕河緩急之用師

文襄遺法以濟一時不能出其範圍至河歸正道諸牖分洩而徐昇諸壩可以永封皆在其運量中矣

是年總河靳輔議建宿遷攔馬河深底石牖

按文襄善後事宜疏云宿遷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六座再添建深底石牖一座使河流由牖先進蓄水養壩俾免衝傷攔馬河諸壩減宿遷之水由駱馬湖歸漣沭湖諸河入海以資宣洩時值山東大水蒙沂諸山之水奔騰下注水勢湧起如山攔馬河減水橋壩有六衝損十之六七又外通黃河河身久已淤高濁水倒灌亦恐衝運淤河今昔之形勢不同未可援古而例今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閏

是年六七月間大雨十餘日淮揚徐兗平地水深丈餘漲盛倍於十九年西水下奔海潮上擁民人緣木蟻居濁浪滔天雞犬絕響災患於是極重

按文襄疏言大水驟至民無可避之地或升屋而屋傾於水棲樹而樹拔於風蓋極奇之大漲也而南北黃河各隄尙能支撐旬有餘日無滅頂漫流

之患惟牛市隄衝決二十餘丈而水落掛淤以土塞之自定緣是時河底已刷寬深中流之溜未掣灘水消歸漕內不能爲患此東水攻沙之明驗也時甯北兩岸隄工加修卑薄及遠年舊隄均已補築完竣故得防禦之力未成大事然高寶受滾壩之害已歷有年士民請挑串場河俾六壩之水由范公隄一帶入海孫漢孫言范隄一帶海口所洩者運隄以東射陽緣陽等湖之水並高寶湖由運河歸洞以入隄東之水而洪湖之水非以此爲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癸

路也六壩滔滔東下先淹下河民田而後達於海士民不敢斥言六壩之害而范公隄海口實無能洩西水而保下河斯言非竟無稽尹文端陳文恭之士封三壩卽其意也淮揚之患亟矣而不可以河隄尙能支持遂謂無事由是知公之不理人口下河各事所事怨謗所由興也

康熙二十五年大挑中河

按中河一啓避黃河二百里之險溜漕艘安流北上便民通商爲利甚普初輔以黃河漕內水急重

運糧船自清河運口至宿遷張莊運口計程不過二百里而沂流逆上緯夫蟻行蚊負日不過數里勞費旣多牽輓至兩月有奇方能進口每有漂失先於清河縣西仲家莊地方創建雙金門石牐又改爲三丈深之單金門大牐以洩黃漲乃於攔馬河之西加挑運河二千餘丈兩岸築隄直接張莊運口於遙縷二隄之中開河一道廣九丈至七丈不等深丈餘通運道一百八十里繞過宿遷治北名曰中河由張莊運口並駱馬湖之清水下歷桃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癸

源清河山陽安東以達於海糧船出清口後於黃河內止行數里卽進仲莊牐入中河歷攔馬河直達張莊運口北上昔人謂文襄關中河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口之下蓋二千餘里之運河至是始集大成而其功用尤有不止於此者山東汶泗沂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廬舍歲有災傷內淮沭沂水源長流大雖有禹王臺壩迫沭水由六塘河下海而漫溢時見沂水分支仍出邳宿之河諸水匯入黃河黃

流愈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並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平緩填淤下淤而上益潰此自明時不息之大患文襄始自黃河北岸內另疏一渠爲運料小河起攔馬河至仲莊瀉運河有餘之水後復就運料小河通浚擴充而深廣之遂成中河中河啟而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利孰大於是蓋自吳開邗溝隋開御河歷唐迄宋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以爲灌輸卽自元明南北通運以來浮黃河而達者亦尙五百餘里以舍河別無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辛

所謂漕也水性避高而就下運道避險而就安始於胡世寧之議開新河然至三十餘年後始得成其一隅繼因翁大立之議開泇河亦遲至二十餘年後始克奏績而嗣後直口塞董口淤駱馬湖淺澀不行終不能脫黃河之險逮文襄創開皂河而泇河之尾間始通復大關中河不數年功成所用皆汶泗沂沭之水不更借徑於黃流易無邊之漕駛行有緯之穩程重運省雇夫之費回空無守凍之憂數百萬正供揚帆直上而無沈溺漂失之患

睿哲如神愈久而不能忘也

聖明洞精水理不牽於浮說始得避險就易僉束散漫之

水於一河濟民生而利漕運成振古之殊勲至今兩河士民咸頌

是年大挑高郵州月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壬

按此開月河以利行舟宜民之善政也高郵城南磚石減壩有五伏秋水漲溜趨各壩往來船隻每被溜擊碰橋乃自薛家壩至車邏壩以下挖河超過車邏仍入大河使上流湖水分洩江都之露筋邵伯等湖空重糧船俱由月河挽運則水漲不致漫隄冲汕官民船俱獲安行是時武官營等處決口甫塞方築武官越隄風山子隄以善其後而於民生日用官民往來之道籌畫精詳蓋無畛域之分而隨事得理也

康熙二十六年靳輔大浚鹽河由海州武障河入海
按鹽河爲淮北各場鹽艘運行並葦蕩左營及各
廳運料之要道經由清河縣歷山陽之朱元莊安
東縣之平旺河達袁家河至海州之新安鎮武障
河入潮河歸海所過各邑民田藉以灌溉民間柴
米船隻藉以通行而中河盛漲之水亦於此分洩
臨運口門建造石牐以資啟閉便民利運至是爲
創舉後皆遵守章程啟閉隨時至雍正九年因大
溜下移形勢不順將石牐堵閉改建草牐每年當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壘

冬春中河水小之時則將鹽河草牐堵閉蓄水濟
漕夏秋糧艘過完後啟放草牐運送鹽柴船隻爲
利甚溥惟河身逼窄河道紆曲綿長從前宿遷竹
絡壩口門通引黃流挾泥帶沙與王營減壩洩入
鹽河往往易致淤墊阻碍鹽運而下游入海河道
日久淤淺猶待歲修今竹絡壩久閉王營減壩節
宣有制而鹽河以下武障河項家衝牛墩河六里
河義澤河等處各建滾水石壩水勢蓄洩有度而
又必以時疏淺補治隄岸束水歸壑利益無方矣

是年秋始閉桃源縣徐昇滾壩

按是時上流徐州南北隨地鑿山爲牐分流洩水
之道已多大河安流卽閉壩以節之張鴻烈言明
潘季馴設有徐昇等四壩今復添設十三壩以殺
黃河怒漲之勢壩添設愈多水滾出更大意在疏
河通水病六壩久開然如徐昇壩之閉不後時可
節則節公非獨主洩水而喜建壩也滾壩減黃河
之水潘宮保嘗用之而未如文襄之多且大在當
時咸議其過洩其留存至今亦祇依山鑿成之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壘

然等牐自桃宿以上河隄通黃之牐壩皆廢無存
由今思昔亦有執河不可分之說竊疑其後者然
皆就事論事而未悉事之原委也河身當久淤之
後或限於地不得不立壩以瀉其洶湧怒激而保
隄至河平卽塞之非得已也顧其爲用亦不一或
用以淤窪而化險若宿遷朱家堂壩淤蕭渡楊莊
七里溝新莊之窪變沮洳爲沃壤淤平卽閉不用
或用以擋水而和溜若毛城壩及攔馬河六壩後
各建一牐使牐水先至壩後填滿內塘漲水過壩

有所頂托則不至減基陷底又或爲涵洞於壩上一如其用此神明於法以壩減水仍以壩擋水而非專主於洩也然非知公之意者不能用公之法矣

康熙二十六年大挑下河海口斬輔罷馬齊暫署河道事務

按自疏築之議不協輔不得與下河之事罷去於是以前以白駒岡門等口宜洩不及下河被淹歸咎於上流插壩放水孫在豐等銳意挑濬力排衆論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堯

挑車兒埠河使泰州之水由苦水洋入海挑海陵溪使高郵之水通岡門下海挑車路白塗海溝三河使興化之水由丁溪草堰白駒入海至是先將近口之石礎白駒丁溪等處估計興修堵塞高堰一帶插壩並高郵以北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所有大小插壩全行堵閉尅期興挑此盡反前說爲獨闕海口之計使海口可治以人力應早治矣然下河沉淪宜卹堵閉南關車邏大壩酌留高堰一二壩亦足濟事于成龍立議堵壩亦未可厚議其

非矣

康熙二十七年修徽州漁梁壩瀦水灌田

按徽地多山農田因山爲隘資水灌漑然地峻如建甌水下瀉不能停惟有築壩障水一法徽州漁梁壩之修以此也朱廷梅修漁梁壩記云徽城東倚山西南北三面距新安江立治江合歙縣休寧祁門績溪五邑之水會歙浦入於浙地極斗峻水無停流宋嘉定間郡守宋濟去郡南二里聚石立柵以遏下流後更疊石壩年久圯壞明宏治間卽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堯

故址砌石九層蓄水二三里未三年復圯乃去壩囊砂礫實以方石下流更爲梯級用殺水勢至明末益圯久不議修余至郡邑人言漁梁不修徽俗將日敝乃周覽詢謀得吳子崧汪子士銓吳子瞻泰定議施工倣嚴郡石梁規制縱橫各半中爲鰲背而坦其脊更擇石之色青而理堅者補罅實腹左右蓬卷凡青石二十餘層澗三丈高半之橫亘三十倍上爲三水門郡以西涇濼浩瀚如巨浸壩之力也蓋絕流爲梁於紫陽之麓梁坦脊不闕於

水水門東瀉不怒其流以人役水可爲法矣

康熙二十七年王新命總督江南河道請留中河減
壩議建竹絡碎石滾壩於宿遷縣黃河北岸駱馬湖
口

按自文襄去官後議者爭言靳輔中河不便以河
被靳輔治壞閉塞減壩新命至上言攔馬河三壩
原以宣洩黃河過盛之水若竟閉塞恐反致衝漫
應留存以資節宣俟水勢平緩再行暫閉以是三
壩不塞初張玉書等勘議於駱馬湖口及北隄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美

減水壩新命稱駱馬湖口丈量水深二丈有餘難
以建壩議於湖口建竹絡碎石滾壩長五十五丈
節宣黃河大漲之水其法編竹篾盛石下於臨河
外面旁依草埽密椿夾持壩高出水面二尺小則
逼水入運大則浮而減洩北隄建壩亦如之駱馬
湖口壩用竹絡自是始其意以竹絡籠碎石任其
滾入泥中費省而功鉅然以用於黃河隄口障禦
黃流水大則有搜後之懼水小亦有傾陷之虞平
時既費收拾臨事搶辦不及往往衝缺引黃入運

是時中河告成堵閉支河之後因駱馬湖水直刷

黃河北岸隄工故復請建竹絡石壩以備湖黃漲
溢嗣於康熙三十五年黃水盛漲衝卸石壩堵築
未竣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復請堵築以禦黃流
旋閉旋衝亦未竣事竹絡壩引黃濟運勢盛衝嘴
隄岸溜緩淤墊運河下游鹽河亦受其患黃河勢
漸北徙與運河只隔一隄流沙易淤中法底日墊
高一啟則建甌下注勢猛難禦亦應預爲防範竹
絡不可恃也漢王景塞館陶以竹絡長四丈大九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美

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蓋用以塞決也兩
壩築定中法刷深柴草力弱不能禦衝竹絡裹石
墜下使其沉入泥中急流不能飄淌然後用柴草
填塞後路水不能搜久則空隙灌淤泥滿而水自
窒亦仿漢武帝塞瓠子隄竹林礎石蓄之法然皆
用以塞決力大易沉兩壩收束故能奏功也若用
於黃河大隄破隄爲亂石之壩土石相界未能於
兩端更立兩牆黃溜滾進跌成潭窩石隨之下無
可搶護而運道中梗矣故高文定請閉竹絡壩使

黃水併力刷沙而運河得專受上源之清水非無見也惟是黃水常患其強清水常患其弱又不得不權宜通變補救一時如遇重運經臨適值清水過弱暫啟此壩引黃以助清濟運或值上游有事浸水衝運而下則啟此壩以瀉黃保運皆事理之或然者閉於常以守其經啟於暫以行其權在審臨時之機宜矣

是年建竹籠壩於禹王臺因臺舊基用竹篾裹石堵築以障沫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美

按禹王臺在郟城東遇沫水入海爲郟宿駱馬湖之大障沫水來源盛大由郟城北匯湖河諸水西來奔流不可遏禹王臺障之東水由六塘河歸海近年來沫水西流入駱馬湖愈覺泛溢緣明季毀臺取石修城以致沫水西侵至是恭蒙

聖祖仁皇帝命總河王新命建壩約攔水勢仍用竹絡裹碎石填砌倚臺作壩塞絕後路水不能衝南省下游數十年得以莫安禹王臺相傳爲大禹遺跡既鑿馬陵山以導沫水復築臺以遏其衝俾由江南

沐陽海州注海不使會合蒙沂諸水入駱馬湖以爲民患臺地雖隸山東實關江南利病壩工坐當迎溜頂衝河督陳鵬年齊蘇勒先後增設閘堰嗣以地勢卑窪加築裹石工每歲於汛水將發之時派撥弁兵前往住宿防守按期探報水勢謹守成規防衛王新命竹篾裹石築壩使沫水不得橫流就範東出並用其法於衛水上游掘刀泉及安陽洹水萬金各渠調濟有餘不足於溝澗之中水平不激非若黃流之衝蕩難守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美

是年王新命總理督修下河事務

按是時修治下河雖有專責而遣調持籌必以河督總理其事自文襄而後策下河者紛紛陳說新命主其議總理下河初伊桑阿等議奏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原從車路白塗等處流入運鹽申場河出白駒丁溪草堰劉莊等場十餘口由苦水洋關龍港廟灣入海因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而苦

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導
流再將滙入申場河之車路等河白駒丁溪草堰
場等口俱挑浚深通引高郵等州縣蓄水入海始
永免水患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等疏稱先將近
海口之石礎白駒丁溪等處估計凱音布言申場
河並丁溪草堰白駒石礎及車兒埠下滑子河起
至苦水洋俱應挑浚部議將申場石礎無庸再議
其丁溪草堰白駒等河應如于成龍孫在豐等所
議挑浚自滑子竈至苦水洋計三十二里據于成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卒

龍等稱河堦丁溪均流入苦水洋滑子竈上有馮
家壩小河歸入丁溪相隔止七里應停滑子竈挑
馮家河使河堦之水由丁溪入苦水洋自是如議
督修自冬徂春積水未消新挑一線之河不能消
積久盈科之水亦窮於智計矣

是年正月

聖祖南巡至宿遷召見原任總河靳輔詢問河工善後事
宜三月奉

旨朕南巡閱河聞江淮等處衆民及行船夫役俱稱頌原

任總河靳輔感念不忘且見靳輔疏理河道及修築
上河一帶隄岸於河工似有成效實心任事克著勤
勞前革職屬過著照原品致仕官例復其原有銜級
按靳文襄不理人口軾軻留滯王漁洋論之詳矣
而惠澤在人雖不得安於其位終莫能久闕其光
仰惟

聖主

知人善任博採芻蕘不牽於衆論瀕河之民戴德日

久目擊身受心誌之而不能忘出於口而不覺言
之同聲也於此見三代之直在民文襄以得民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空

君隆遇通於上下亦罕觀之遭逢矣

康熙二十九年議引小丹河入衛蘇門萬金等渠用
竹絡裝石之法堰水濟漕

按靳文襄以衛河水微重運過臨汶流不足濟漕
議定衛河五廂自五月初一日封板放水濟運例
至初十爲期至是王新命議引小丹河之水通流
入衛丹河發源大行山至丹河口分渠九道大丹
一河直歸沁河餘渠引灌農田通衛入運議每歲

三月初用竹絡裝石橫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入衛留涓滴以溉地至五月盡重運過畢則開八河渠用竹絡裝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蘇門萬金二渠亦用竹絡裝石量渠高下堵塞使各渠水常盈所餘之水晝夜常流濟運是時漳水北徙館陶之流不至衛水微弱不能負舟漕運愆期故有是議純嘏初任總河卽力陳攔馬河三壩不可閉以瀉黃於衆謗羣疑之時獨持正論非中有卓見實心任事知事之要領鮮有不隨風俱靡同聲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奎

附和者至用滾壩以節宣黃運修復禹王臺過沫東行條理井然皆權事所宜而不膠於法議引小丹入運亦不得已之思矣

康熙三十年定小丹河放水濟運灌田之期

按山泉開渠灌田本爲民利又開大渠直達運河始有小丹河之名民運均關大計籌畫必周豫撫閻與邦議以重運由中河北上較昔甚早如雨水勻足自可照議倘遇亢旱令每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五月十五日以後聽民便用至拗刀

泉建立五牐蓄水灌田往例於五月初一日封板放水濟運惟五月正民間需水之候亦應照議用竹絡裝石量渠口高下堵塞使各渠之水常盈餘水常流濟運萬金渠如之永以爲例衛水入運濟漕議築議疏屢費經營者運河自臨清以南牐壩重重節蓄雖遇有旱乾之年遞互啟閉猶可以人力濟其窮至衛河則建旣直瀉又無板節蓄非引水接濟不能揚帆直上漕渠重在行運原不必兼權水利衛河流長水緩雖盡封諸泉入運走而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奎

守亦無頂托上源之力有餘之水可以牐壩涵洞蓄洩之不足之水必有藉於天行每當糧艘過臨正梅雨水長之候朝雨而夕漲深廣足以浮送往往不致愆期近歲漳水分流入衛更資暢達無須與民間爭一滴泉流亦無事引沁入衛蹈險求援其爲功用廣大自然之利濟不專藉於人力也

康熙三十一年靳輔復任總河移駐清江浦

按是時九卿會議侍郎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北兩岸所有減水牐壩現無衝損黃河底衝刷寬深數

年以來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俱無庸議
靳輔束水攻沙之明效至是益見其黃河南北兩
岸之楊橫馬邏烟墩等工水壅隄根埽單水深及
朱家莊工之逼近皂河運道安東縣便益南東門
之二工逼近城垣均令建造月隄培埽加修其有
照原議難行應急應緩之處亦令輔酌量緩急修
辦自是信任益專而輔大有可爲之時也

是年總河靳輔詳陳河工治防事宜

按文襄治河貫首尾徹始終不畏艱難不拘一隅
河渠紀聞卷之十五

齋

不圖安目前一以全力赴之必求濟事然後已疏
言臣受命之初淮潰於東黃決於北運涸於中淮
南海口滄桑互易若不將兩河全勢統溯源流疏
塞並施而但爲補苴旦夕之謀勢必潰敗決裂至
不可收拾時值軍興旁午仰賴

睿謀

獨斷不惜帑金數百萬兩河得以復故禹貢紀河之
入海曰同爲逆河入於海海湧而上河注而下兩
相敵而後入故逆也禹播之爲九而又同之不同
則力不一不能逆海而入今之雲梯關外卽古之

逆河而不隄以求其同入海得乎潘季馴近世之
能臣其言曰海無可浚之理惟有導河以歸之海
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有治隄使無旁溢則水由
地中沙隨水去其言當不易也導流自清口至雲
梯關關外築隄一萬八千丈束水不得外溢則沖
沙有力海口之壅積不浚自關矣黃淮二瀆敵也
然黃強時多淮強時少強則易潰而河不兩行可
減而不可分弱則易奪而自泗盱以東淮無他水
交會惟卽以黃濟淮使強者不獨強則二瀆交得

河渠紀聞卷之十五

齋

其平而會同之勢成此減水各牐壩之爲得也黃
河莫窄於徐州一遇伏秋大漲衝突他潰淮水北
出清口每患爲黃流所抵乘虛內注惟有殺黃以
濟淮而莫善於牐壩建牐壩尤莫善於徐州上下
之地黃河南岸礪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
屯睢寧峯山龍虎山等處減水牐壩九座其因山
根岡址鑿爲天然牐者居其七旣以殺黃且使所
過之水各隨地勢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
澤助淮如遇淮漲黃消淮自足以敵黃牐壩亦無

可過之水如遇淮消黃漲則凡牐壩所進之水分
流并至卽借黃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亦漲倘
更遇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略等有中河以洩黃
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爲害更以天然之
岡址鑿天然之牐座雖驚濤動地終不能迸山根
而敗之至引黃入湖過牐壩之水其流必緩緩則
沙停越數百里至洪澤已成清水與宿桃清三邑
南岸潰決逼近洪湖而易墊者不同也卽靈芝諸
湖黃水一過澄淤亦如宿遷之侍郎倉基安東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套

碩項等湖沮洳悉變爲沃壤其利又不特殺黃助
淮也川之善潰莫如黃蟻穴之漏不終日而滔天
故防河最難河無在不當防而決之害北岸爲大
南亢而北下也開封南岸率由汴河達淮久之亦
必復故與運道無係也安東以下雖北岸然與海
近不遠漫徐邳北岸卽決岡阜四合盤紆東下貫
皂河入駱馬而並歸中河曹單決由魚臺上下入
運或滙荆山口彭家河入運皆無奪河之患若宿
桃清北岸一決則運道阻而自海汴以南馬陵迤

左週圍千里渺然巨浸矣開封北岸一決則延津
長垣東明曹州三省各邑胥溺近則注張秋由鹽
河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而赴溟渤濟寧上下
無運道矣且開封地皆浮沙河流迅駛一決則奔
馬掣電瞬息數百丈工必大而下埽更難故前代
河決之患此地寸常七八劉大夏築大行隄西起
黑羊山東至曹州及豐沛北岸之大障也宿桃清
境內無山岡阻滯河流迅駛亦如之故其害略等
國初塞荆隆決日五六年後竣費至八十萬此可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套

北岸之害大也北岸莫大於開封及宿桃清而曹
單次之徐邳又次之若安東以下無憂也然此亦
就黃言黃未嘗統兩河南北之大勢而言河自滎
澤至海口三千餘里所在皆有隄防淮自桐柏至
海隄防止一高堰人知高堰不固淮洩而黃躡其
後大爲淮揚患而不知爲全河之大患也河決於
上者必淤於下下淤而上必決從此而桃宿邳徐
潰曹單開封亦潰奔騰四溢東省諸泉阻塞不待
暢泛溢之勢挾黃水而愈漲運道民生俱不可問

矣故高堰一隄全淮繫之全黃亦係之非特淮揚與運口也惟北固開封之障中慎宿桃清之守加培中河兩岸之隄南謹高堰之防大者無虞則其他可以隨決隨塞雖非旦暮可竟之事而因勢立法導水止水無不相宜此統舉全河之大勢撮其要略言之皆有實際用之俱有實效所以爲後來治河之津梁者幾備矣

是年分陳治紀之要塞決之方防河守險護隄避限砂之法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亥

按防河首重塞決決不易塞塞而不再決尤難止決之道惟在守險護隄尤在專責成治紀之要先嚴官守言自兩河失故十有餘年夙弊相沿廢弛日甚康熙十六年題定黃運隄岸修築各分年限其汎地沖決及催夫不發辦料不前推卸遲悞並不行催查具題之上司嚴定處分沿河之道府州縣正佐等官遇薦舉大計俱將河工一併考成又撤部郎歸之監司郡丞畫疆分理各專其責監司郡丞之於郡邑呼吸一氣吏習民安而事易集設

河兵入營營領以守備有一備卽以一屬員監之守弁督率輿作廳員稽察錢糧文武相資爲理在官之法嚴決可無警不得已而至於決塞決之法先殺其勢莫如引河度土地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引河有分流緩衝預浚迎溜挽險保隄之用而必有吸川之河頭建碓之河身然後河可成而龍易合塞決先小口而後大口先下而後上從事於其所易下流盡消而後以全力施於上之大者或築攔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亥

壩或中流越築審勢制宜制定而下埽下埽全在揪頭繩埽必重而後沉當柳七而草三填土後如埽外忽起翻花大浪急須於隄內下埽填土晝夜壓截翻花起數十丈內猶易若百丈外則危土加埽若懸空則危隄平埽猶可填內外傾畝不可救故河防塞決爲難決塞而後可言守黃河易決莫如中州其地土鬆沙多一埽輒數百丈然其隄相去甚遠寬曠不與水爭地至近者亦三五里河流去隄既遠游波寬緩不能深入勢必引而他去於

灘仍爲平陸故雖險易守江南自徐邳而下大抵皆城郭村鎮黃流在中不得不畫地戒嚴守險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當風抵溜其埽必柳七而草三柳多則重而入底無草則又疎漏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掃灣之處丁頭埽兜溜易衝必用順埽魚鱗櫛比而下之然後可攬溜固隄至上提下坐搜刷隄根埽不能禦急於上流築逼水壩迥其溜而注之若河身迤曲有灣弓之勢徑直開河亦可引溜移去如禦敵然埽固其城

河渠紀聞

卷之一五

半

垣壩則捍於郊外引河援師至近開營延敵者也既修內備而外又捍之或延之敵雖強未有不返者保險之要法也或有上流河身寬深而下流河面窄狹正當城鎮山岡不可開闢則於上下流相度地形建滾水壩壩及礅洞放水逼水之溝渠以測上方之法移而測水務使所洩之水適稱所溢之數天下至柔莫如水不得其平則至剛者不能禦量水減洩而其怒平矣至其下或復寬濶如故仍引所洩之水歸入正河以一其力盈虛消長之

權操之自我而守險必護隄隄太逼則易決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故纒隄之外又築遙隄隄稍瑕卽潰與無隄同築必選淤上土遠人力有限以駟代之驢有芻秣之費喂養之勞倒斃之患又不若車運爲便車之製用獨輪一人挽之一夫可抵二夫之用旣得好土必用夯礮築實每覆土一尺夯礮三套築畢用鐵鎚杵空沃以水水不滲漏爲度亦有純淤土而水漏者其捍水尤有力必龜拆爲驗不一律繩也隄因地勢低昂用水平較量毋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七

以丈尺爲準隄陡則易圯如隄根六尺頂止二尺俾馬可上下隄面及根必多種葺草蓋之草柔水性庇雨淋而坦坡又可殺風浪之怒忌隄根取土致積水成河土有客土主土之異取土有上下方之別用挑有專挑兼挑之分其工值多寡總視遠近難易虛實上下而增減差等之若沿隄俱係積水取土至數十里外則用水中取土之法用船裝土於水中築成圍堰其堰出水二尺用草料防護隨將堰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隄基十五丈外啟

土到隄密加夯礮築成土埂而費亦省隄外必護以柳沿河種柳自明平江伯陳瑄始柳捲掃勝草草入水卽腐爲土柳遇水卽生性宜水而易生然種之不得其法則成活者少劉天和六柳說曲盡其妙計每歲需柳不下一百萬束自二十六年以來所用之柳半取諸此春初每丁計地課種不過三年沿河成林足以護隄卽取供本汛之工力省而可備不虞所益非小也黃河北岸縷隄之內復築遙隄以南亢北下南有湖淮之限不致奪河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圭

北易奪故也然自徐州南岸至清口五百里除諸湖淮水別無分流之河睢河窄不能多受加築遙隄束散漫之水匯湖入黃沮洳涸爲沃壤並禦黃患以作重門南岸統計長八九萬丈自房村至峯山有子縷二隄應將子隄作縷隄以縷隄爲遙隄自峯山至宿遷便民牖舊有遙越隄量加修治再於毛城鋪起築隄至王家山以東徐州以西碭山以東并十八里屯二牖之水使悉由鹽河歸睢溪口入靈芝等湖歷歸仁隄匯於洪澤則自碭山以

及清河縣境七百里可無霍潦之虞至河之有限沙如人之患噎小噎則傷氣大噎則傷食治之不可不豫黃河三砂曹家審砂最巨橫亘一二百丈水落時深不過一二尺河流迅疾遇砂則迴瀾漩洑從底而起舟行甚險砂根深人力不能去惟有避之一法於南岸伏砂斷絕之處另開越河引河流避砂而行所開之河深丈許寬五六丈聽其自刷寬深古城砂不甚崇嶮水涸時尙深丈餘安東之蓮華庵近海河流日漸南刷久則與砂不相屬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圭

然有則避之固無虞也此臚列敷治之節目皆河工切要條理井然可爲後法文襄行水治紀視歐陽元至正河防所記尤爲切近視潘宮保河防一覽明快似之又加詳焉惟幫丁給田當時皆河漢其言時兩河復故淤灘盡出陞科之課輕幫丁之利大每丁募幫役四名或其子弟家屬丁授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納賦不過數千金而以保三千里臨水攔河之隄歲加厚厚運道長通隄近民居風雨可守猝有河患不煩召募而又羣聚

樂業兵無逃荒深耕易耨狐兔絕踪有藁積充盈
之利無寇盜告警之虞使果能行豈非國計民生
之大利然事關改戶易田非一人一家之事非一
時可理之緒尤非公所能自理而得以一意孤行
者時有爲之說者曰增丁至二萬八千八百人河
岸安得如許閒田若查隱佔則良民擾給額田則
正賦虧河臣怨府也督撫爲朝廷養民河臣勞之
督撫爲朝廷理財河臣糜之故從來河臣得謗最
多分地授字於河岸三千里之境一經畫地則怨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志

言滋作兵民並居勢必生釁挑土修隄圍場植柳
闕鬪訐告從此而起地方左民右兵嫌疑內積挑
構外作至不得一日以安爲河隄圖萬全先置其
身於不自全之地何如循常守故用帑歲修之無
譽無毀也而公以兩河歸故民始得以養財始得
以理隄岸不守田廬不保正賦何出卽有民田近
隄者亦可以閒田易之歲修設有帑帑原無難循
常守故惟汎遠隄長險難時見司河者意在借帑
狃於補苴旦夕之計一旦變生意外費金錢數百

萬竭數年民力尙恐不能奏功身肩河道重任必
圖其大毋惜其小必計其久遠毋籌其近必忘私
體國毋沽名市惠以便其私圖否則非疇咨命官
之意矣此公於河防審全勢而以大力爲之不畏
其大且難也於茲見公體國公忠沉勇無前之氣
槩而當年得謗之由亦可想見凡動大衆與大役
禦大患事未集而謗先起勢使然也非常之原黎
民懼焉凡民難與圖始其沉浸之汗澤皆昔之糧
田也一旦涸出豈能斂手授人更有奸民虛糧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志

射丁役借影侵佔紛然百出所利者通河之大局
所苦者向隅之良民難言無一夫不獲矣天下事
吾發之而吾能收之必有調劑之苦衷可徐理其
端緒吾發而人收之執持安民之常法已難免
於怨尤卽如向者屯田之役非不利在工也迄至
葦蕩立營歲運數百萬柴薪利工孰大焉而當起
事伊始章程未定但見侵擾而未見急公也視爲
弊政而不知爲良圖也至於今公之績彰而心益
白幫丁亦猶此意惜公未及成其事也公成之必

有宜民之善法使工鞏而民安過此則誰肯易安
常守故之心而獨任勞怨也然使能得其意而體
公之心以爲心清隄旁之餘地復原設之柳園雖
不如公所爲之大且難亦未必無小補矣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總河靳輔請豁開河築隄廢地
之糧並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按文襄專理河務時以民事爲心如高郵開月河
利濟凡有關民生日用無不并治至是奏請清釐

河隄插壩挖廢填淤地畝與民宜之疏言臣自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庚

六年興舉大工十有餘載淮揚鳳徐四府州各有
開河築隄建造插壩栽柳等項之處俱係民間納
糧田地地理應豁免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
盱眙徐屬之豐縣五州縣工程無多廢地尙少淮
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徐屬之
徐州蕭縣碭山等十州縣近水臨工之處挖廢地
畝甚多至兩河歸故中河告成後涸出黃水漫淤
田地原係河湖低窪沮洳之所變成膏腴者亦復
不少廢地應請豁免腴地亦應陞科使豪強不得

佔無糧之田貧民獲免無田之糧疏上

特命吏部尙書熊賜履往鳳淮揚三府會同督撫清查開

河築隄建插壩栽柳田畝盡豁錢糧并兩河歸故
中河告成後淤成熟地應陞科田糧允靳輔請也
文襄之實心爲民於是亦可見矣

是年十月十九日總督河道兵部尙書靳輔卒

按王貽上撰靳文襄公墓誌銘略云輔由翰林巡

撫安徽加兵部尙書總督河道自二十八年罷歸

家居三載三十一年復起田間會西鳳災截留南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壬

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賑秦民以輔董其役
力疾就道經晝西運自清河歷三門底柱安流無
恙事竣乞病時病已劇猶陳兩河善後之策及河
工守成事宜數萬言遺疏至

上臨軒歎息靈輜旣歸

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未有也

賜祭葬易名諡文襄公治河前後十年兢兢以築隄岸疏

下流塞決口爲事緩急以時黃淮底定至中河一
啟集漕運之大成

聖祖獨出之謨超越千古公實成之隆遇罕有倫比身後

猶蒙

異數可爲人臣實心宣力者勸矣

是年以于成龍總理河道

按于成龍擢任南河以靳輔言也初靳輔開中河成龍以爲非便及開浚下河議又不協而輔特疏保薦謂司臣于成龍訪采輿論審量經營之處頗費苦心至是接任江南盧口發源東省雲蒙諸山各澗滙流入沂河由沂鄉入邳境水從盧口分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庚

出徐塘口入運其正河至隅頭集徑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瀾漫兩岸淹沒田廬成龍請於沂河兩岸築隄一萬八千丈建牐啟閉其由盧口分汛者仍入運河濟運又以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隄議自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鑿六十里以資運行襄勤改易中河下段以利運隄既固而河益順補文襄所未及其事發端於襄勤至張文端始成其美雖當時未得竣功而識固有足多者至築沂河之隄以利民運

改建運河滾壩以時節宣培高堰以重保障閉六壩以慎宣洩因文襄已成之迹而斟酌損益於其間文襄疏稱其審量經營之處頗費苦心遂繼事司河文襄之一言爲重也於斯見文襄惓惓爲公之心無間爾我苟利於公勿卹其他深得古大臣外舉不避之義而襄勤於文襄去後卹其後人爲公之心本無間也

康熙三十二年開桃源崔鎮三義等壩

按是時中河已啟黃運分流恐黃水穿入中河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庚

辛

填淤之患故併塞三壩文襄展寬潘宮保之四減壩以濟新開引河一時之用至閉徐昇壩後復移建季太壩惟存崔鎮三義兩壩博濟等勘視河工覆稱黃河底刷寬深數年以來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自文襄治後已閱四年日淘日深水道寬裕有容河於是平治河於敗壞之時疏洩爲先治河於平成之後塞閉爲要蓋非疏洩無以導河之流非塞閉無以固河之氣此一定之理而不可膠執者知有法而不知有時膠執而聚訟適足

爲患也崔鎮四壩始建於潘宮保在水侵明陵灌
下河之時文襄繼修於下流淤平之日不得不爲
治標之計以分洩之迨平成後水歸深槽容蓄有
地而更洩之以分其力則水不得聚全力以刷河
又以亟塞爲是也後之議塞者非有獨出之智彌
前人之罅漏前之議疏者非無先見之明待後人
之補救潘宮保靳文襄之建壩建於既壞之後者
也襄勤之塞壩塞於平成之後者也其疏之卽其
所以塞之以疏爲塞而後決可塞塞可固也其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平

之卽其所以疏之以塞爲疏而後河可深深可久
也惟其時而已治河時爲大因時以行法而治可
言矣

是年築單縣朱王大壩臨河之攔水壩自壩至黑龍
潭接礪山界一帶河隄一律加修

按此卽跨歷順隄溝槽之攔水壩潘宮保築馬良
千有餘丈橫壩之故制也壩始於朱梅麓鄉民服
梅麓之化祠祀於此稱朱大王因以名壩其壩有
六故又名朱王六壩山東志稱黃河在南北之間

三省之會注射衝擊勢有必至者曹單爲之樞的
也宋元以來曹單決視他州縣十之五至明尤甚
萬歷崇禎間幾於無歲不決

本朝順治康熙年間屢有衝決莫甚於順治七八九
十十一等年之疊決曹單自黃工迤下百二十里
無工隄不臨黃而黃水之透漏注射皆由自明以
來之順隄河溝引溜成河也每盛漲時水輒壅入
連年河岸淤高近隄反低河岸八九尺至丈餘而
又有隄河之深槽下接江南二百餘里氣長力大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全

是以水至則奔衝莫禦于襄勤加築朱王壩自六
壩至黑龍潭直接馬良界壓斷溝槽固北岸以護
運道捍禦之大關鍵也曹境黃工東首民築攔河
小堰三千餘丈截斷順隄河溝迤下土壩十有四
單境至董營莊河岸低窪黃水發先從此出槽順
隄河下流築橫隄於莊東跨歷溝槽挑水南下鄧
董二水口亦猶築六壩之意而推廣用之朱王壩
東黑龍潭前時大決之龍門也隄岸窪下順隄河
至此尤爲湍急嘉慶丙辰六月漲水大發水從順

隄河直衝黑龍潭源左大隄衝決二十一丈水灌
二隄夜間二隄亦潰直至大行隄時江境六堡亦
決水衝大行隄北出而黑龍潭爲六堡上游不能
稍減其勢新衝大溝槽四道溜勢湧急幸灘水見
消卽於河灘水淺處用柴土東西攔築西接大隄
直東跨歷溝槽尾屬之大隄適當青黃不接決口
又在無工之處料物不備就近採伐官柳買民柳
柴草濟用集夫萬餘晝夜搶修越六日而功成卽
古人言水勢消落機有可乘用張仁愿搶築三城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全

之法卽日萬杵齊發是也至溝槽餘溜斷絕然後
補還缺口東境帖然原起事之始隄離大河六七
里至十餘里之遙而水至輒潰皆由順隄河引溜
長趨二百餘里路遠工長人力不能遍及故也近
時曹工決口在瞻龍寺之西青俸之東卽古來最
險之地亦由順隄河爲之導引大工告竣二壩固
歷隄河積年之患庶有瘳乎明時曹單塞決不已
首重攔水之壩隄北雖有二隄爲重門又十里有
大行隄爲外護而河身積久墊高舊隄低矮決水

建瓴下衝漫隄而出不足爲恃築攔水壩加修河
隄爲守險之機要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五

全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康熙三十三年建礪山毛城舖

按河防志云漲水先由小石廂到大壩後平滾壩

水勢所減之水貯礪山南岸小神湖以次流入灘

河由歸仁隄減水壩入洪湖逐漸宜洩與漫決奔

騰之水不同不為高堰患毛城舖為南河第一蓄

洩關鍵自康熙十七年靳文襄築壩後黃流衝出

支河十餘道進水過多下游蕭永諸邑每被偏災

議論紛起今各支河已淤小神湖亦淤為陸地而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由洪溝達五湖至安河併安河上游分流之謝家

溝下達汴河歸洪湖者紆徐曲折六百餘里澄清

入湖不獨不為高堰患亦不為洪湖患小石廂蓄

水平壩貯湖皆廢不用惟每歲加修石滾壩開倒

勾引河使上下皆有節制然邇年河身淤高奔流

下注之水衝刷溝槽寬深形勢過大雖開倒勾引

河而建甌直下每致奪溜亦不輕開也

是年修通州運河隄岸

按通州運河即潞河也北自白河富河至通州城

北石壩處合流四十里至張家灣通惠桑乾諸河

入焉南流至天津出海地皆浮沙隄岸水衝易潰

屢勤修築至是加修循歲事也潘季馴言楊村以

北通惠之水勢若建甌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

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既

難建甌以備節宣惟有濬築之工殊為吃緊楊村

設有通判專司修築每當夏秋水發衝激異常修

防不及漫隄而過暴漲數日役仍即消落補築復

故自通州而東折而南香河武清承其下流漳衛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運河至天津合潞河入海自武清而南歷天津衛

靜海霸州青縣滄州天津河道隄岸錯落於靜海

青縣滄州間均歸天津同知管轄自天津界白洋

橋起至山東德州界歷交河南皮東光吳橋景州

兩岸隄防歸河間府管河通判專司修守漳衛滏

陽滹沱諸水匯流湧盛而消落甚速水過築濬易

施視江豫河道之湍流河旋固不侔矣

康熙三十四年重修臨汾通利渠引汾水溉趙城臨

汾洪洞三縣之田

按通利渠繇趙城西門外截汾河水建壩引入渠
溉趙城洪洞臨汾田又自趙城衛店東分一派歷
洪洞臯陶等村至臨汾韓莊上賈等村沿渠分溉
三縣之田歲久堰傾渠壞水不通流至是重修渠
堰以復其利李東陽記云元中統間有引汾水者
由趙城衛店堰而東流合霍澗二水爲渠以溉趙
城洪洞臨汾三縣田四萬畝後因地震渠壞又浚
汧口五十二小夾口十有九至歲月既久池湮水
壅成化中太守李義方重浚此渠引汾水於洪洞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西北築壩以截其流復取霍澗之合流於羊獬壩
鑿池四區窪而級之以爲登槽停洩斯水又於高
河築壩二丈窪十有四節啟閉以時灌溉沃饒引
其餘水入城中資萬室飲名曰永利傍水地價頃
至十倍後守王公濟遵李之法修平水渠時人頌
德必曰李王臨汾城西平水渠卽平山水也源出
金龍池導流合諸泉東分爲上官中官下官等河
溉劉段等村農田渠已淤復開呂柟記畧云平水
上官河泉出平山之下平山者莊周所云藐姑射

山也平水源爲金龍池西南近條山數泉皆入焉
所謂十二官河溉臨汾襄陵之田者也自是第一
段爲上官河夾河三十六村溉田二萬餘畝其南
支流爲上中河其北則受小石橋之平水席坊澗
之山水水多泥淤沙礫上官河遂不復東行而南
入上中河席坊等村咸受其利而麻冊以東二十
餘里無勺水之潤於是上官中官交訟太守王公
決席坊之壅濬平水上官河之源於是上官河滔
滔東注直抵劉村鎮以復其舊界玉以下諸村皆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四

成陸海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日均沾其澤呂
柟曰王官谷瀑布泉下流爲貽溪水可灌田千畝
唐司空表聖立法谷人以時用之至今不廢曩時
李太守作利澤渠趙城臨汾洪洞賴焉他日兩河
之民亦視平水如貽溪利澤矣嘗云禮讓之興在
閭里桑麻之間繼事者以時修舉毋墜古風其利
益豈止一世已哉

是年董安國由漕督調任南河總督改豫省小灘鎮
漕廠兌運復歸衛輝水次移榮澤縣於榮陽郡舊址

以避水患

按此從豫撫李國亮之請而改設也疏稱豫省漕
廠水次舊設衛輝府北門外監兌部員駐劄大名
小灘鎮始移改水次衛河一帶為行漕故道直抵
通州商賈往來不絕請仍改復衛輝水次兌運蓋
以本省之銀買本省之米就近盤剝簡便易行是
年移滎陽縣治以避水患皆利民而不妨於公者
也董安國初由漕督調任南河建永濟康濟雙金
門等牐及鹽河小牐利漕運通商皆議定隨時辦
理之事而於河事疏築之宜尙未之及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康熙三十五年江海湖河並漲潰安東黃河南岸童
家營大隄決水入射陽湖山陽鹽城大困

按此淮安之一大阨也高寶山鹽之水以射陽為
壑自泰州新河以下為湖五十有奇獨射陽一湖
更深且廣諸水必先注此後放於海湖之尾閘有
沙鬚二溝深通暢達洩射陽積水迅流入海為瀕
滙宜洩之孔道淮安以東俱成膏腴舟楫魚鹽之
利甲於徐海自童營一決水徑趨射陽挾沙而入

湖心淤如盤磔田隴為沙所壓高至丈餘腴產化
為沙磧塞涇澗之河平蝦鬚之溝吸川消水渠道
變為夷庚不獨淮上閉塞而下河歸水之路亦塞
其半矣安東以下河身最狹塞決良不易復北岸
窰灣千有餘丈之引河而水勢始殺因即堵閉然
後加戢隄添築越隄自童營屬之胡莊以為重障
經營稍定而深廣通暢之湖河已失其舊所以汎
濫數年而不息也後雖稍有開鑿不復如故已淤
之射陽不可復關通水而不能盡水之性無如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六

也時南北大水水上天妃壩石工漫王公隄老壩
口車路頂衝徐州護城石岸水與岸平幸獲安全
雖漫缺龍窩張家莊險工數百丈而搶修完固終
不似童營之決為下河通塞之關鍵淮安之一大
阨也

是年十月總河董安國會同江督漕督安撫勘議兩
河情形

按此於異漲後議修防疏築之宜也漲水漫王公
隄天妃壩衝老壩車路等工而南北兩岸衝漫之

工自復不少議築攔黃大壩於清河縣之南河嘴
直接縷隄固黃淮門戶並於甘羅城西創建草壩
收小口門使黃不大進中河水由仲莊廡直注黃
河逼溜南趨每易倒灌移糧艘由陶莊廡進口入
中河北上使清水由陶莊廡出雙金門石廡格隄
移建於陶莊廡下束水行運清口爲黃淮門戶引
清敵黃緣爛泥淺帥家莊裴家場三道引河勢分
力弱每逢倒灌輒淤墊應從大墩接築長隄挑清
裴家場引河逼令全湖之水滙歸出口併力敵黃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桃源至宿遷卓家莊二萬餘丈一線長隄介於中
河黃河之間兩面受敵兼地勢窪下急應加幫其
餘改寬南北兩岸束水之子隄並建廡壩啟閉分
洩加砌茅家園等減水六壩添設磯心安置廡板
加幫翟壩一帶漲漫過水之隄加培武墩抵翟壩
卑矮各工以固淮障宿遷劉老澗減壩建造石壩
磯心置板啟閉挑濬引河導引入海睢寧之戴家
樓徐州之楊家窪楊橫莊建磯挑水大壩並開挑
引河以避危險外如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徐

州之縷月各隄及徐州石岸皂河漫缺工悉估加
培增築蓋以漲後而修禦水之工如此河工嚴鑿
空虛飾之弊矯其弊者株守常法爲盡職拘迂不
達於事以苟且爲報稱日事於築垣居水斤斤尺
計寸計而於黃淮之去來廡壩之蓄洩若無預吾
事至於智盡能索汎濫橫決盡轉而注之東南漲
後修復疏築自不可緩然必籌其受患所由而輕
重布之是時兩河漫工均已築塞童營旋卽堵斷
此修防之常而最要在清水不出黃水易入也如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八

從大墩接築長隄令全湖之水滙歸出口以敵黃
而六壩洩水過甚淮不能蓄其全力雖加築長隄
亦難以逼水助勢加以翟壩過水之河滔滔不息
淮病而河亦病惟先其所急而其餘可以次就理
若徒加培縷隄增修臨河石岸而河湖不相濟變
出於所備之外竟何益矣河自文襄治後安流日
久防守疎而變生及患已成乃不從患所由生之
處而急治之此所以終日修防百無一效也前明
潘官保四任總河當河患方急公來則患自己束

黃淮之水以攻沙而治其本也公去而患復生分
淮黃之勢而本先撥也治河患者不可不先所急
矣

是年總河董安國築攔黃大壩於雲梯關海口挑引
河一千二百餘丈於關外馬家港導黃由南湖河東
注入海而河患日亟

按海口自康熙八九年間黃流擁沙成灘橫直二
十餘里相傳爲攔門灘其時黃河從東北紆迴入
海董安國創築攔黃壩引河由馬家港歸南湖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九

東注於海更易舊制轉致去路不暢上游易潰雲
梯關海口在黃淮正東二瀆合流直下勢順土疏
歷久不易南北潮河爲海沫諸水分流之道與正
河各不相涉南湖河在雲梯海口之東北勢本不
順況以新挑之河而驟受無涯之水斷難容納下
流不達其原在於上流不治而濬海求通別尋一
道以歸於壑棄數百年常行之道鑿以爲智蹈不
學無術之譏所謂舛也張文端拆攔黃壩堵塞各
處決口東水攻沙仍由故道通流入海今之大通

口也黃河自宋神宗時南徙與淮合至今六百餘
年海沙漫淤雲梯關距海口二百餘里康熙年間
海口在黃家港地方潮汐往來壅沙日遠近時河
海交接之處兩岸接生淤灘南岸遂有新淤尖尖
頭洋之名北岸有二泚三泚四泚之名距王家港
又有四十餘里之遙灘勢逾長海口逾遠水勢散
漫口門計有二三三百丈至一千數百丈之寬惟有
清黃併力攻沙湧盛湍急立見深通清水刷滌倍
勝於黃每見南北岸有事時黃水穿湖下注大半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十

變爲清水山安一帶河深二丈者刷至三四丈不
等海口奔騰下注灘勢雖遠滌沙無異若黃流倒
灌旁洩山安一帶水緩沙停海口自塞通塞之關
係於上游此有明以來分黃導淮之所以爲謬而
至今言海口塞者動議疏濬不知海無可濬之理
沙有自關之勢惟當視上游水勢之分合強弱自
得其理不然自拆攔黃壩於今又五十年矣而黃
淮滔滔東下如故全河之局不必問諸海濱矣
是年總河董安國議開盱眙縣聖人山禹王河導淮

入江

按董安國信泗州莫之翰之言以宋元豐時江淮發運使蔣之奇轉運避險鑿龜山左肋至洪澤之新河以爲禹迹而不知其不可行也疏稱盱眙縣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故道孟子大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爲無據之言就現在河形細閱有淤澗成田者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平陸高低不等者可開引入江以殺淮初王新命言盱眙聖人山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歷黑林橋銅城鎮楊村及天長連六合之八百橋各有河形溪澗均導之入江則迤西各汊澗漲發之水可不入高郵邵伯諸湖湖水不致泛濫漫入下河再於古河口建牖水小閉牖濟漕水漲開牖分洩惟減淮湖暴漲之水而節宣以時淮流不致大瀉亦可蓄以敵黃當經九卿科道議駁停修先輩言江高而淮下禹自淮浦入海者正順其就下之性行所無事江之所以不通淮也通淮自隋開皇開山陽瀆大業開邗溝始吳夫差溝通江淮後

以淮水低於溝水立北神堰以防之今之西隄也

古時淮低江高至淮爲黃所奪淤沙日久淮始轉高自隋以前固不能通也今據土俗附會之說欲從瓜埠入江中有謝鍾會三岡分水嶺界斷豈能鑿山通道卽如所言果可通流洪湖水一洩黃流卽躡其後黃水西趨海口必淤久而洪湖填塞淮安所歸豈一線新鑿之河所能消納宋都水以數百萬卒開盱眙河自淮趨高郵功卒不就況可導之入江也居易錄載李翱來南錄言淮泗嘗入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乃禹舊蹟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卽元豐六年所開之龜山運河宋時歲加修浚者也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復至館陶分流入衛濟運按衛河山泉之水微弱不足濟運惟恃漳爲灌輸歷由館陶分流入衛接濟運行明宏治隆慶間出沒不常北運常虞淺涸至萬歷中更徙入滏陽河而館陶之流絕漕舟逾期不至至此忽混混而來分流仍由館陶入運漳衛匯流舟行順利無膠澁之虞

運際泰交翁河效順百餘年罕有之隆遇也漕舟揚帆北

上民運歡騰嗣濟寧道張伯行請引漳自成安縣
栢寺營通漳之新河接山東館陶之沙河古所云
馬頰河者疏其淤塞使漳水暢流入衛衛水盛則
牖河之水不致建瓴直瀉沿河古淺得水不復阻
運此四十五年議也至四十七年入邱之上流盡
塞全漳入於館陶漳衛合力並馳排山倒峽而來
恩德當衝受害此德州之哨馬營恩縣之四女寺
建壩開支所由起也然開支以洩水而沙水易淤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三

支河過水之後溜斷沙停河身及海濬高於內地
非大加深濬水出數十里外卽不能復下不足以
暢達洪流漳水湍悍衝急恩德上下諸隄加倍固
守歲修大費經營則必復分流之舊使無偏注之
患然後可爲永利而無害也

是年六月河決時家馬頭決口久未閉漲水乘高壅
注不洩彌望如湖蕩濱河居民大困

按時家馬頭北決隄北皆係窪地志稱在宿遷十
之三桃源十之五清河十之七沐陽海州尤下各

州縣地形卑窪決水乘高衝激勢如建瓴匯入窪
塘無可洩之地至數年不塞民困於爲魚億亦甚

矣是時海口淤墊去雲梯關二百餘里下流宣洩
不暢上流壅積倒灌漫溢挑河於雲梯關外導水
由南潮河東注入海形勢不順分流下注衝沙無
力西來之水新渠不能容受時家馬頭之決人事
之失常非天行之異變也決後堵築不就遲至五
年之久而依違遷就於其間築攔黃壩而海口淤
開新河而水流不暢衆共見之當局亦心知之矣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十四

下流無所歸而塞口止啼勢必有壅而更潰者明
知事不可已姑隱忍以俸一日之安至橫流四出
乃愈失而愈遠也易曰迷復無歸言失道已遠又
無所歸也失旣遠而爲岐路之徘徊迷復之象也
是年大修南北兩岸隄工

按河工捍災禦患先務爲急糜金錢於不急之地
險者不能保其平隄防之設捍外衛內以固其防
隄後復築月隄使穿山噴石之力激於一往遇坎
而止以爲重障隄有磐石之安法非不善也然當

水橫南北湍流四出之時非累土爲山所得障其狂瀾緩急輕重之權衡不可失也是時黃河北岸加築之隄自邳界至張莊運口宿遷卓家莊至大古城桃源縣界又自宿遷界起經河北鎮七里溝至清河界清河縣界泗浦溝起歷顏家河至安東縣東門自安東縣東門起至顏家灘顏家灘起至雲梯關山陽縣界雲梯關起至六套各縷隄均一律加培此由北而及於海也黃河南岸加築之隄烟墩汛及下河葉家營至陳家社下安東界陳家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社下山清外河交界起至陳家社竈工尾各縷隄一律加築以防漲溢又於臨險當衝之工加築月隄爲重障築青墩營姚家莊三官廟及朱家莊邳州塘池各月隄徐州小店汛河勢下移接築月隄并修小店迤東至靈璧縣界民築臨河子堰又築河南陳留縣耿家寨後長垣縣黃家集東儀封縣稽民隄西各月隄皆以連歲大漲縷月加築如此而時家馬路之決依然未塞也河防說云楊莊未決之前自徐昇壩迤西十里歷崔鎮古城楊莊朱

家堂蕭渡以至宿遷近隄一帶俱係水田遠望皆積水窪塘楊莊決後大溜經行四載有餘朱家堂以下墊高迤上十餘里尙窪迨蕭渡一決宿遷附近俱成高亢水田變爲陸地加以減壩分洩之水連年瀾漫無窪不平內塘日益高隄身日益下一線單隄外有暴漲怒衝之黃流以搜其根內有汪洋浩瀚之漫水以浸其身又加以建甌之勢不獨楊莊蕭渡培修宜慎上下百餘里皆成險要故宜亟塞崔鎮四壩以固隄濟運而保淮顧其受病之由尙有深於此者連年黃淮並漲時家口決久未塞黃流旁洩高堰六壩常開漫堰過水淮連諸湖水入下河者多而由清口會黃刷沙之力微黃橫決以四漫者多而由清口合淮敵海之勢衰河焉得不淤海口焉得不塞日淤日厚淮不得出壩不能閉而下河危矣於此而日事加隄浚海培隄至數萬丈之長欲以築垣居水而水不至隄何益於事浚海至數千丈之遠欲以引水歸潮而水不由道終屬無濟河之治也竭數十萬人之力早夜傍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六

道終屬無濟河之治也竭數十萬人之力早夜傍

復勞精敝體以幸其成既成復圖善後猶必需以時日俟其自刷寬深而後定及其敝也一二人延誤片時遂成大事事後又不卽時塞治以致病日益深至不可救藥時口之不塞不可誘之於天也高堰之不固不能辭咎於人也異漲雖由天時濟變責在人事不塞決而加南北兩岸之隄至於浚海求通不可謂人事既盡矣

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水從六壩旁洩入下河黃流倒灌運河淤與岸平總河董安國疏築不力罷去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按是時漕河輟浚已二十餘年自三十五年黃淮異漲唐埂六壩盡圯黃水倒灌入漕反借黃爲漕而滔滔日下之唐埂未閉淮水大洩不能敵黃而奪於黃濁流日漫沙停水壅至是更加泛濫連年糧艘北上阻塞牽輓盤剝之苦不可勝言高寶本爲孟城董安國日加運隄而不知浚渠水於是益高渠於是益墊至墊與隄平時西下之流方盛運無可浚就運言運舍加隄而別無所事猶病在彼而證見於此病不去而證難醫故河工之成也

相連而及其敗亦相踵而至至文端開清口閉五壩始自惠濟祠歷山清至寶應而南大加疏治浚二十年輟浚之河非董安國所能知也

上諭

是年于成龍復任總河奉

積水欲使水盡通流田皆涸出今興化泰州等州縣尙多田仍淹沒著總漕總河勘議具奏

按是時連年靈潦黃淮大漲運河東岸涵洞三十牖十滾水壩八同洩高郵邵伯之水歸入射陽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洋等湖下流白駒岡門等口宣洩不及下河低窪受水積而爲患總漕桑格等勘議將金灣牖南滾水壩外挑引河五里引高郵湖水入邵伯湖同歸人字河入芒稻河入江使不至泛入下河開通曹家灣湯家絆七節橋淤塞之水使入邵伯湖以分高郵水勢挑車兒埠河使泰州之水由苦水洋入海挑澗河分運河水入澗河使不至高郵挑海陵溪使高郵之水通岡門下海挑車路白塗海溝三河使興化之水由丁溪草堰白駒入海挑蝦鬚二

溝憂梁河并朦隴西首淤塞之射陽湖使高寶興
泰鹽山等處之水皆由廟灣下海等語經九卿詹
事科道會議覆如前情部議下河岡門丁溪草堰
白駒等處康熙二十六年經原任侍郎孫在豐挑
浚二十八年又經原任總河王新命挑濬積水並
未入海徒費錢糧或係海口高阜內河低窪以致
積水不能出海亦未可定應令總漕總河會同江
南督撫確查定議旋經會勘下河各州縣歷被水
災歲無寧土者皆由上源受水處甚多洩水入海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九

處甚少兼之各邑通水故道俱多淤澱以致橫溢
成患今開浚故道多分水勢別無善治之策是以
前議分洩入江入海之道並疏射陽湖下之蝦鬚
二溝憂梁河及朦隴西首淤塞之射陽湖使七邑
之水俱由廟灣下海廟灣海口爲下河最窪最寬
之地洩各處上流之水尤爲宣暢等語經部議覆
奉

旨下河關係民生朕心軫念先令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
王新命等督挑僉稱有益民生工竣題報今並無水

酒田出徒費錢糧桑格等復有此請如果將下河挑
浚卽能涸出田畝有益於民卽令出具保結著九卿
問明挑過之人查檔案議奏九卿議覆奉

旨朕於南巡詳閱黃運兩河形勢凡疏濬修築事宜俱面
爲指示河道總督于成龍令其遵行已有旨了嗣復
奉

諭黃水倒灌清口清水不能敵黃刷沙若引黃水至惠濟
祠後入河運河東流入惠濟祠交漕可無倒灌之虞

如將黃河各險工逢灣開直使迅疾刷沙水由地中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行下河不必挑濬上河修築堅固下河不治而自治
矣伏讀

聖諭上河修築堅固下河不治自治大哉

王言發前人未發之覆蓋上河治而黃淮安流水不至下
河湖河分流之水由芒稻下江平成具於斯矣
是年總河于成龍估挑涇澗二河交會入射陽歸海
加修高堰議堵六端

按山陽運河之水以自涇澗入射陽爲疏洩最要
之道射陽由廟灣入海明時武墩高澗廟下之水

衝開淮安水關入城關閘往來皆以舟關庫錢糧
浸水中水由山子湖下達射陽湖歸海其險如此
不可不慎也

是年彭口改挑引河引山水歸呂壩入微山湖

按此引山河之水入湖以便挑工也彭口歲終挑
濬備極艱難薛河築壩過水盡入沙河水挾沙而
行由彭口入運填積如山歲挑無間每屆大小挑
築壩戽水勞費不貲至是改挑引河一道自柳園
迤西起至種家樓後大壩以上止引水歸呂壩入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微山湖則水有去路而畚插易施矣河防志沛地
低窪近山東諸山一遇水發卽患沖決所賴呂壩
一道時當水涸則蓄水濟漕水溢則洩水便民下
流彭口流沙衝塞每年回空過後例應挑浚則閉
彭開呂工竣則閉呂開彭呂壩冬開春閉歲事修
築秋水暴漲壩仍衝決及埵修方畢又值閉彭開
呂之期民力勞費無已壩口漸刷寬深若山水陡
發急不及治攸關運道民生莫若於呂壩下滿牖
故址立牖彭口與挑則開滿閉彭工竣開彭閉滿

隨時啓閉既免沖決亦省歲修勞費居濟一得云
微山湖口有呂壩滿壩二處伏秋水發開壩收水
入湖備來歲之用蓄而能洩不獨有利挑工矣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

聖祖南巡奉

上諭朕自淮安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
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
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岸修築堅固高郵以下河之
東隄亦應修築堅固有限之處照舊存留有應修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岸仍照舊隄修築堅固至於邵伯地方因無當湖隄
岸而河湖合而爲一矣不必修築隄岸聽其流行高
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留用將湖水河水俱
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處
責令挑深如此條治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
水既不歸下河下河不必挑修又奉

諭引湖水由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朕所見甚真緊急挑挖
欽此欽遵是時淮揚疊罹水患蠲賑頻施

諭令在河諸臣於應挑應築之處酌量修理首通人字芒

稻下江之路使水有歸宿爲保護下河第一義

聖祖勤恤下河州縣謀所以安全之道至再至三初以海

口未暢而求疏通之路於港河渠堰繼以水未見消而知下河之不能受水

天縱神明指示芒稻入江之路使西水不東侵而下河安

由芒稻暢流入江而水有去路發前時未發之覆舉積年未舉之功自是以後下河歲獲有收

貽謀之宏遠澤及於無窮昔人導江入淮江高而淮下自

黃決入淮而淮高於江昔之導江入淮者今轉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導淮入江矣郡伯逸東地高天然限制運河水高

於江面通流順勢清退亦速今灣頭一廂河湖水

出江第一門戶即古之茱萸灣漢吳王濞開以通

海陵倉者又連合瀆渠即隋仁壽四年所開以通

漕者大河故蹟未湮因勢利導下及人字芒稻等

河開濬寬深即導淮之上策也明潘季馴言揚州

灣頭原有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

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淤淺侍郎王恕曾議挑濬

計長三百四十里以道遠費重且議者謂私販船

隻潛渡難防中寢其議殊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

五六月七八月若從壩口密佈椿柵兩利無害今皆

疏濬深通灣頭迤北壁虎鳳凰諸橋之水直由廖

家溝下江東灣西灣諸河由石羊溝下江金灣舊

壩由董家溝下江亦皆由舊鹽河旁通芒稻惟金

灣新壩南北新廂專歸人字芒稻入於江白塔之

外尚有秦塘百汊河揚州城東南舊沙河揚子橋

四港皆分洩入江之道也

是年四月添設河營弁兵採蕩葦撥浚船運工濟用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按葦蕩營之設自于襄勤始裁州縣歲夫設河營

兵弁採運山海等處官蕩柴薪濟兩河歲搶工用

疏稱江南黃運兩河每歲額撥徐屬等處邳睢宿

桃清山安寶各州縣歲夫七千名到工協防每夫

費銀五二十兩豪蠹包折夫到旋逃民累無窮工

無實際盡裁州縣歲夫量徵銀五兩充餉添設戰

守兵三千三十名以遊擊一守備二千總二把總

四管理伏秋分撥搶救查蕩柴歲額一百二十八

萬東即責成該遊擊等管理每歲霜後撥兵開採

照額計日採完運貯水口調浚船交備弁運送到
工收用歲可得柴價銀二萬六千餘兩除湊給官
兵俸餉外尙節省銀一萬五千餘兩於河工民生
均有裨益部覆如議此調濟工用一舉而數善備
者自官屯廢而葦蕩亦荒有收採之名無足額之
實奸豪墨吏飽壑充囊掃除積弊設立營弁督採
監運便益良多不獨有利於工實爲徐屬州縣編
戶迺無疆之福也窮民終年力作俯仰待命按畝
計派苦累繁多在官則有放富遺貧苦樂不均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累在工則有頑戶弊免懦夫久役期約無時之苦
有累於民無益於工襄勤洞悉閭閻疾苦其言皆
深切著明而又不居爲民請命之名轉移通變使
用不費而民不擾歲輸力役之課家無徵調之煩
而官亦得以其資力設營增兵爲久遠計於事有
濟與民相宜斯循良之奏績非水衡之常計也
是年始建清口東西兩壩

按是時清淮已成滿厄清口自桃源屢潰黃流挾
沙而入墊爲平陸者三十里淮本南高北下至是

已有西亢東傾之勢而又牽引於過壩之水固難
拂其就下之性而使之歸故淮之出清口者已微
若再任其散漫黃流倒灌愈急清水涓滴不能出
而高堰危下河沉矣築東西壩以束之扼全河之
關鍵以爲調濟盈虛權衡蓄洩之道禹抑洪水使
黃不爲暴吳堰北神使淮不外洩東西兩壩卽所
以抑黃而蓄淮也自是行之百餘年設置有遠近
上下之不同而時收放以爲節宜者無二襄勤於
此幾費經營立不易之章程以垂後識亦卓矣時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清黃交滙在惠濟祠後湍溜迴旋易石隄以固其
防自清江以下至淮城板橋沿河隄埽工程皆易
以石重漕運也

是年夏秋霖雨大水黃淮交漲高堰失守潰堰東下
高寶迤南潰漕隄數處江都之邵伯更樓高郵之九
里同時並決決口幾及百丈河湖渾合浩若烟海漂
人畜蕩田廬無數

按南河隄堰險要無過高堰高堰失守河淮皆壞
而運危淮揚之災沴大而且遠是以前時潘漸諸

公每兢兢於此建牐壩以節宣之捍災禦患之道不得已而出於此迨後日久患生衝刷漸寬出水無節患移於下河歷十餘年不息於是始議塞牐壩以蘇下河州縣夫使塞之而患可已猶非建壩之意不塞而患終不已更失調劑之宜是時唐埂等處各壩未堵水滔滔南下揚屬之水有長無消酌開兩壩上下隄岸始得保全然開壩則有傷民田閉壩恐有傷隄岸此所以遲久不塞于成龍復有改減壩之議也併言高郵九里岡決口一工先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考

責令該管各官賠修補築其邵伯更樓決口一工隄下係舊時所設涵洞隄內原有河形每歲水發時兩岸一片汪洋今歲漲水衝缺水深四丈難以堵塞且費帑甚多卽堵築完固亦難保守擬將決口下舊引河疏挑寬深築隄束水入江可洩運河暴漲之水較堵決費省而亦無碍運行部覆如議惟揚護道常維紀亦言決口逸東被水衝久河底太深難以越過卽使水內築隄工程亦難驟起新運在卽不急堵塞恐洩水太過有碍運道當卽於

西岸繞挑月河現在決口另議堵築先堵九里決口邵伯更樓修壩挑河糧船通行無阻此權宜一時補偏救弊之法非釜底抽薪之計高堰之決節宣無時而成大患西下之水不節高郵之患未已也

是年運舟阻於更樓決口逸南停四千餘艘不得進自西岸繞挑月河外築攔河壩束水由月河入運以通漕

按是時重運北上高堰決下之水建甌直注決口

河渠紀聞

卷之一六

考

懸水跌溜迅若馬逸運舟行及決口爲奔溜所掣多覆溺或建議於湖中揚帆以渡猝遇暴風碎糧舟以十數計餘人膽落無復問津者京口瓜儀之間銜尾而停滯者四千餘艘過淮之限久逾不得已架木爲梁懸繩數百人共挽一舟日不能過三五艘瞿塘濫瀕不足方其險運道之艱無逾此時不得已開通兩壩保上下隄岸高郵以下河身低於湖面西水衝入滙爲巨浸更樓乃行運要津決口掣跌塘深猝難施治嗣水驟落三尺乃於決口

西岸繞挑月河築欄黃壩東水由月河行決口另議堵築九里以次亦塞又以近口之嵇家厓不塞重運經臨水漲則虞掣溜水小又患稽留改建滾水壩以節宣之糧艘始銜尾而上邵伯居淮湖之下與泰通海之上水潰於此淮揚並海而東人田廬舍遂委諸洪濤其地險而人烟輻輳警戒不時每有疎虞隄始築於謝太傅鎮廣陵蓄洩利民自唐宋以來糧運會於維揚邵伯衝冠諸州故李吉甫薛奎吳遵路柳廷俊向子諲等累加修築潘宮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无

保建補新舊石隄凡以重運也靳文襄於康熙四五年間塞決固隄以通運迨至淮黃反背而運亦壞又不能不急治其標治邵伯而九里嵇厓並治爲運道計者已詳且盡志言邵伯龍門將合若有物徙之而去者此猶黃浦大澗之說事涉元異存而不論然於斯得修舉之要領使天庾無缺於供揚帆直上然後安心盡力於河淮而權其分合之大勢使各順其就下之性而不相妨以爲捍災禦患之計固有操縱在我者待人而行也

是年改高郵減水壩爲滾水壩以資節宣

按是時高郵諸壩盡閉西水大下水無去路以高郵東西之隄爲壑不得不開壩以洩水勢而下河七州縣受淹又不能獨爲隄堰計斟酌於二者之間變通其用以濟一時惟滾壩爲自然之節度洩有餘以防不足兩益之道也于成龍疏言揚屬運河減壩原與高堰唐埂徐壩相爲表裏定例同時啟閉今揚屬各壩盡閉唐埂各壩未堵所以水長不消若高堰小黃莊一帶石工完竣即將唐埂等壩閉塞尙可防守因各工未竣徑閉各壩則高堰堪危是以暫閉四壩開二壩至揚屬東隄雖險尙有金灣等壩爲之宣洩卽邵伯迤南東隄漫水俱歸入江與下河無碍又言六壩減出之水盡由草字河歷高寶諸河水勢浩大河窄難容是以前河臣靳輔在於高郵南北建設大小減水壩六座依期開放隄岸無虞而下河諸邑受患今春大修隄岸堅閉壩壩幸得收穫比遇伏汛水發盈隄拍岸以致高郵九里邵伯更樓閭家涵洞皆被浸缺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開兩壩上下隄岸始得保全欲使隄岸民田兩相保固應將洩水減壩俱改為滾水石壩水長聽其自漫而保隄水小聽其涵蓄以濟運以爲節宜適宜之道高郵運河受高寶諸湖盈溢之水開壩則有害民田閉壩則傷及隄岸惟有洩水入江爲兩利無害而金灣芒稻入江之路不能盡洩無涯之水不得不別議分洩爲保運安民之計運河減壩與唐埂徐壩相爲表裏上啟下應權其盈虛消長之數而節宣之少過則失機而成患然各工未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而閉壩則高堰有岌岌之虞襄勤議改高郵洩水之壩爲滾壩誠有所不得已也嗣後保護下河復於壩下加築一壩挑河引入芒稻歸江之路委曲求全皆調濟下河之苦心也

是秋大水衝缺宿遷縣黃河北岸駱馬湖口竹絡壩黃水由缺口漫進倒灌駱馬湖滙入中河南來運道爲梗

按竹絡壩當駱馬湖口節宣黃河大漲之水至是漫缺黃水溢入湖河伏秋之水水石泥六淤澱甚

速中河淤而運道濫矣是時黃河底已受淤河身高仰水漲卽灌駱馬湖漫入中河竹絡漫缺歸咎於承修弗慎致圯於水而實以亂石作壩不足當黃溜也隄竹健苗之法可施於尋常清水溝槽而不可施於萬里來流臨河迎溜之隄壩黃水乘高倒入必衝深潭竹絡陷而暴流傾跌不可猝治其後修牖引湖入黃至比富平津之河橋河高虞其倒灌掣溜而封之惟適所宜不設成心故謂聖賢無事因時而有事治河之圭臬不出此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是年修駱馬湖尾閘五壩

按自黃水衝竹絡壩倒灌駱馬湖修張莊以下臨黃樓隄接駱馬湖東西裏頭至攔馬河砂礮嘴攔馬河者駱馬湖之尾閘今之五壩也始建減壩洩清黃過盛之水上流礪山之毛城鋪徐州之大谷山邳州運河之馬莊集貓兒窩之減壩不過暫分水勢其下仍歸黃河惟攔馬河直洩入海所洩之水入宿遷侍郎湖由六塘河東北入海壩分五座兩旁高低減水地寬一百八十餘丈中央深河寬

十八丈蕭渡初合龍門用中央深河至後下流河漸次淘刷寬深將中流用土填實另於兩旁添造橋壩備防異漲五壩減水由六塘河入潮河歸海不經雲梯關爲入海直道舊時黃河身低湖水大則用以刷黃小則蓄以濟運若遇黃漲則引以瀉黃爲宣洩清黃最要最捷之路迨後黃河底墊高往往灌湖淤運而瀉黃之道塞蒙沂諸山之水入運衝刷運河底深駱馬湖之水下洩而蓄水之功微故昔時縷隄通黃之隔壩盡行閉塞修守隄岸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駱馬湖底如盤不能蓄聚至糧艘盛行時亦不專資湖水濟運惟用以洩運河伏秋過盛之 waters 發開壩分洩水落堵閉歲以爲常而曩時議蓄議洩之法至今半歸無用今昔形勢不同故爲用亦異也

是年九月總河于成龍議塞唐埂等六壩加挑陶莊引河接長南岸挑壩引黃直趨北岸以免倒灌

按此因張睿條奏而覆議也疏略云科臣言中河水從仲莊牖出口建瓴之勢逼溜直射湖口清水

不能暢出反致黃水易入用分黃導淮之法制中河之水以制黃水黃水勢大力猛難以輕議分洩挖隄挑河或水勢不趨或趨之而溜行不急開放之後立見沙淤董安國挑河於河身中對河又築挑壩尙不能挑引北行奚能強之使入牖下若開縷隄引溜直趨新河則排山之勢難於止遏斷不能使循軌由二十丈之河達草灣又入黃河而不復他溢清口對岸皆淤沙亦難施畚鍤惟將周橋一帶隄工修築堅固盡塞唐埂等減壩湖水涓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不令東洩盡由爛泥淺暢出再將陶莊引河加挑接長挑壩逼溜北趨清口不虞倒灌無待分洩此因睿分黃北去之議而立言如此舊中河地勢窪下逼近黃河大溜縷隄一開黃水跌塘而人不易收束勢固有難行者然睿言非竟無稽也黃不可引而運可移欲制中河之水而變通其用雖未得暢出之形勢已發楊莊之先聲矣

聖明灼見源流不治下流先治上源開陶莊引河接長挑水壩使黃不復南射清水得以暢出此仍以水治

水之法也。若如置筏沉船之說，聚木爲大筏，聯以竹纜，仿賈魯沉船法，排溜趨引河，此以人治水，而水不爲人用，尙不如睿所議制中河之水，以制黃水爲得機而近理也。

是年十月，總河于成龍、陳明兩河修治情形，請遠築高堰，挑爛泥，淺引水，敵黃以濟運行。

按是時堰工五年未竣，事水發湖內不能容蓄，六壩洩出之水，淹沒民田，水勢既分，黃流倒灌，清口淤塞，湖水不出，襄勤催高堰未竟之功，開淮流內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出之道論非不正也。當時廢武墩高澗之牖而改設六壩於唐埂，其意以唐埂地高，易制高澗，武墩水深難防，避難就易，而不謂六壩之常啟不塞也。祇見洩水之有效，未逆賂清水之不出，至水漲沙淤，下流壅塞，淮湖交漲，洪塘盡圯，下河莽爲巨浸。此時惟有急塞漏卮爲亡羊補牢之計，而泄泄者方以修防未竟，不敢遽塞其口。天下事吾發之而人收之，人不能代任其咎，人發之而吾收之，已亦不得獨收其功，襄勤受任於河事，敗壞之餘，知六

壩之宜塞而難以未竟之功，勉強從事，則議疏議築權入江入海之大勢，皆以無可藉手，不能如意。所向以濟一時之急，故同一濟時也，或不及竟事而引咎，或因時起事而成功，所遇有不同論，世而可知也。

是年大修黃河兩岸臨河大隄

按此通修南北兩岸之隄，以防漲水也。黃河南岸修築之隄，自睢寧界經張王廟至白洋河，又自吳城至張福口，縷隄清河縣車路口，至山陽大茭陵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汰黃隄，山陽縣季家淺接三岔，至葉家營，縷隄一律加修。黃河北岸修築之隄，自單縣界起，經吳家寨至李道華下，臨運道內塘低窪爲極險。徐州大谷山至九里山，陡山至子房山，各縷隄。華家樓至長山，頭民修隄。工邳州界至皂河，石礮迤西，縷隄及攔黃壩。西隄清河縣駱家營，迤下中河口，迤東至山陽界，各縷隄。分別加培補築，又於各險工加築月隄。修楊家窪、韓壩、戴家樓、蔡家樓、墩郎廟、曹家莊、陳家道、定國寺各月隄，以爲重門之障。奎山

隄外臨大河內傍支河最爲險要改挑下洪支河
保固大隄又創築河南滎澤縣藍家屯南臨河隄
陽武縣白家莊南月隄蓋以防漲水而加修隄防
如此凡水漲必有時漲去必有路時至而漲水之
常也漲久而不去非水之常塞其所以通流之路
而無所出也治河不外疏築疏以去其淤而水力
不專則其淤不可去築以固其防而水壅生潰則
其防不可恃然水力之不專有所以洩之者而失
其性也水壅而生潰有所以遏之者而反其常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毛

是時海門堅閉六壩洞開淮旣不得蓄黃益恣其
滔天之勢灌運淤漕清水注於下河黃水漫於上
游交相爲患而不得息始築兩岸之隄以濟一時
而事之重且急者不在是古有云善防者水淫之
言防以止水必淫液之隨其脈絡而浸漬乃所以
爲疏也黃淮失其性而淤在於下水之脈絡不通
壅積於上以人治之不如以水治之水治之法在
束淮束淮之道在閉壩隨時而施功者修防之歲
事也不待時而亟治者蓄洩之機宜也知六壩之

宜閉而斟酌於盈虛消息之數使與南關諸壩相
應權入江入海之遠近難易而操縱在人以次圖
治蓋當久廢積壞之餘而欲振起於一時亦有窮
於智計者矣

是年築徐州城外縷月各隄

按徐城西苗家山在十八屯之南前時漲水由十
八屯漫入經苗家山出靈芝湖故於兩山間築隄
千丈以斷其流迤東卽韓家山山南之隄皆屬於
山塞兩山之口收束漫水韓家山隄河溜曲注地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庚

勢卑下加築月隄由韓家山折而東北岸山嘴挑
溜南趨南岸郭家嘴一帶當衝迎溜易埽砌以石
自徐州雞嘴壩迤西至韓家山歷次接築石岸千
有餘丈復接至韓家山迤上保護徐城之道旣堅
且碩而每至大漲時徐城士民挈家遷居雲龍山
麓避之唯恐不速蓋深知溜湧如山樁虛易陷也
石底排椿入地只深一丈四五尺而北岸山根挑
出之溜刷底至三丈有餘椿漂而石亦傾工員於
石外更加埽護之無如石隄陡直繩索不能順下

埽後每有空隙溜水搜進漂淌埽段淘虛椿脚乾隆辛亥春韓工迤下大溜刷去護埽直侵隄根頃刻倒卸石工十餘丈刷上隄甚急隨用碎石填護根脚穩固再加土埽並於土埽外擲填碎石俟填出水面接連土埽純用碎石蓋砌將上埽裹入中心溜水至時淤泥融成一片衝刷不動愈久愈堅因自韓工迤下直至周工皆用碎石裹護每年節次更換土埽皆易爲石壩永無刷底漏椿之患徐城人民相安汎時亦不遷徙所用不過一歲搶修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元

之費而歲省工料不可數計山地採石易便溜勢如遇上提卽以此禦之無不效者又築隄自黃茆岡北至徐州西關土人呼爲蘇隄徐州志蘇文忠禦水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時水衝東南爲搶險計就近堵築然隄屬於城終難久恃或文忠於水退事定後更用常法改築屬之大隄于襄勤因舊跡而築之與

康熙三十九年春于成龍疾卒以張鵬翮總理河道面奉

論旨古人之法與今河勢不同最要在黃河何以使之深

清水何以使之出黃河逢灣取直水流通暢則泥沙不淤宜詳加籌畫鵬翮至官勘視攔黃壩卽令拆去按張文端初受事卽拆攔黃壩劾徐廷璽不諳河務人多糜費清鑽刺之習河弊擴清從此起疏言董安國等創築攔黃壩拂水之性淤塞下流以致上流潰決倒灌清口淮揚屢受其患臣勘攔黃壩橫截海口巍然如山中間一線涓流雖經徐廷璽拆寬三十餘丈比較正河八十三丈尙有三十七丈積土未拆阻遏黃流應盡行拆去亟堵董安國誤開之馬家港使水勢不致旁洩盡由正河而行俟黃水大長時將新挑之河始行開放資其暢達之勢衝刷泥沙則海口不患壅塞如議拆攔黃壩堵馬港口廣關清口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奔騰東注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早

賜名大通自大通口至惠家港八灘入海深通復故河防志言文端視事之始銳意以開海口爲先獨掉小舟出入於洪濤巨颶中指揮吏卒萬夫同力摧堅

出滯兩河之流沛然奮迅而去自此海門深廣自明以來議疏海口者屢矣潘宮保持束水攻沙之說力言海無可濬而文端言攔黃壩拒海之吮淤沙積若邱山不比浮沙易滌非疏孽不去海潮一日兩至不能挖隨流之嫩灘老灘洩出如門限疏而闢之以通其氣拆攔黃壩而水湧矣疏清口之淤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刷沙而通海矣古人治河惟有順水性而引之就下未有拂其性以爲治者徐廷璽拆不如式河壅滯如故是未能了然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望

於清黃出入之大勢而依違從事也至是始盡拆深濬使新挑之河寬深符於八十三丈之正河順勢以達於海斯時馬港尙未合龍而水有去路歸壚之勢已成故拆攔黃壩爲通海之先圖而關海口疏清口又爲深黃出清之樞鑰而要領得矣是年開高堰六壩濬人字芒稻二河改修芒稻廂磯心因時啟閉塞南關柏墩二壩於車邏迤南遷建滾水大壩二壩下各開引河引水歸江

按是時議閉高堰各壩而引湖入江之路尙未疏

通河督張鵬翮親奉引湖河水由芒稻入江之

明訓實力遵行疏陳挑濬下河事宜其畧云欽惟我

皇上洞晰河勢指示周詳人字河由芒稻入江之要道允宜挑濬深濶自金灣廂至孔家渡爲河之派絡河形窄狹疏濬廣濶以便下洩由此至芒稻山河分兩派名芒稻河沿河兩岸亦窄又有土嶺二處應盡行挖去展寬使其暢流芒稻舊廂塌壞磯心頗高宜挖深另修以資啟閉又鳳凰橋引河前時挑未深通橋口至湖家樓河水絕流竟成平地大加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望

疏挑務使深通引水從運鹽河入芒稻至雙橋灣頭二河亦應挑深並修砌灣頭廂塌陷雁翅芒稻會諸河之水西流十八里入江江口面濶底深兩岸居民二麥成熟不慮水患此江都金灣至仙女廟之形勢也惟高郵自擋軍樓起至東西灣止因洪湖水東下注入運河東隄一望汪洋水由城南大壩而出洶湧泛濫恐東隄單薄難以捍禦宜暫時酌開三壩俟水落堅築隄岸再行閉塞等語奉旨依議速行江海形勢各異下河形如釜底水至沉於深

淵高堰減下之水不能滙入人字河仍由南關柏
 家墩二壩流出漫入下河爲興鹽患急籌宜洩之
 道於人字芒稻二河自金灣以下循河之脈絡各
 以次分浚兩河開疏廣濶河岸土嶺去盡西由鳳
 凰橋口至胡家樓加挑深通引水從王家莊入運
 鹽河滙歸芒稻疏通雙橋灣頭河水同入芒稻合
 三河之水交通會流入江建滾水大壩於車邏迤
 南開引河導入於江實堵南關柏墩二壩然後閉
 高堰六壩兩河之關鍵在高堰減水之去路在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望

海江近而海遠江高而海下入海不如入江之便
 而無害故引水入江尤爲保護下河之要道于襄
 勤申塞六壩之請以助淮抑黃議改高郵城南減
 壩爲滾壩未及鳩工繼遵議已堵三壩而水至旋
 委洪流於是人莫敢肩其事文端毅然爲之盡塞
 洪湖漏卮疏人字芒稻河注之江疏鳳凰橋迄王
 莊引河導流以入芒稻而同注於江疏金灣以下
 河道通由芒稻入江之捷徑復申襄勤高郵滾壩
 之請建滾水新壩於車邏迤南壩下開引河導使

由人字達於江塞城南柏墩舊壩不使入海六壩
 不開而多闕入江去路預爲分洩之地下河沮洳
 漸涸保隄岸護民生莫河運安流破因循之積習
 而事可爲矣

是年議開張福口引河

按清口爲黃淮交會糧艘北上最要之地河身淤
 爲平陸清水隔絕不通黃流入運滯運淤河時議
 開通裴家場帥家莊引河引水入運以爲一時權
 宜之計總河張鵬翮議以裴家場引河身高爛泥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器

淺流沙旋挑旋淤裴帥二河相連卽開濬深通夏
 秋黃水大長清水力弱不能相敵不可專恃張福
 口河勢在裴家場引河之上下水勢相濟汎水
 漲發兩處清水會合庶可敵黃應再於張福口挑
 引河一道長千有餘丈濶十丈深一丈或八九尺
 不等引清水於黃河相近處入運時清口淤塞廣
 濶非多挑引河恐不濟事趁水未長時兼工挑竣
 此導引淮流禦黃通運濟變最要之機宜也
 是年議用沙船載糧下江出海由黃河口入中河

按是時清口淤墊邵伯決口未塞糧船阻於邵伯以下不前議用沙船載糧從江下海入黃河口由中河行走總河張鵬翮以現將邵伯更樓口堵築盡塞各決口疏通張福口裴家場引河引清水入運再將運河淤墊之處加疏深通來歲糧艘可以無悞其由江入黃河海口進中河之處潮汐消長水勢不一風濤不測寔屬難行惟將六壩堵塞逼清水暢出運口糧艘通行無須海運遂寢其議當河工潰敝之後幾費籌畫求利運之原於六壩自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以塞壩引清爲根本之計也
是年總河張鵬翮奏調浙江西安縣知縣陳鵬年內閣中書舍人張伯行等十四人留工補用
按文端蒞治首陳三事以一事權寬文法杜鑽刺爲言而重在預養人材人材首重操守有守而後可有爲陳勤恪張清恪其選也得人不易得治河之人尤不易非淡泊無以耐煩勞而實銷用非熟習機宜無以善修防自好之士往往畏難遠害不輕就用靳文襄言賢能赴工離城郭而處於泥淖

之中離家室而日與夫役爲伍離其乘輿張蓋之榮而奔走於荆榛草莽之下旅費無資舟馬自備胼胝辛勤猶懼干譴舍易就難舍利就害非優敘超擢無以鼓勵羣材若不得其人取捍災禦患之脂膏飽其貪壑貽害無窮又或以庸懦悞工至有事而追悼嗟已無及勤恪清恪並以廉明聞於時擢任不疑皆得其實用勤恪治河條議清恪居濟一得條理井井爲世遵法文端知人善任人亦樂爲之用故能灑澹平成出險就安信乎河工在於得人能得其人而使人樂爲之用者仍在於用人之人如文襄之用陳天一得其人而能用之賢者所爲略同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是年疏陳河工積弊核實清釐以重河防
按河工法立弊生生於行法之人不能盡法之意也法立而不行仍當繩之以法疏略云防河築隄土埽宜覈實舊例每埽土六寸爲一坯夯杵三遍行礮一遍始能堅久若惟將頂皮陡坦微礮虛土水汕輒潰每致貽悞各工用料柴草糞麻定有成

規新陳相因用少報多均應覈實石工馬牙梅花等椿向裏丁頭等石鐵錠鐵錫汁米炭柴等料用不足數磚石不能凝結爲一應驗料收工挑河舊例出土遠岸工員墊土作假岸以高爲深或工未過半放水入河掩蓋餘工水洞報稱淤墊應估土方以驗淺深運中河護岸排椿用整木鑲柴用丁頭工員排椿用一木二截浮簽淺土鑲柴一束二截粉飾外觀反將舊隄老土挖鬆一遇水漲椿木欹斜脹折柴草隨水漂淌仍呈報搶修河工竟成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四七

漏卮應實覈料物掘視深淺以絕弊混河工夫役曝於烈日之下風雨畚插不息夜則露處沿隄捲席爲棚雇值止可糊口工成後應驗免雜差是皆積弊相沿而必當清釐者然河工弊亦多端剔弊之法加詳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始於至細而終極於至大惟明者爲能見遠而防微如築隄用夯杵錐試此常法也而工員積弊尤在偷底底不如式壘土至頂外無坦坡隄如壁立水至搜根刷場更甚惟於鋪底時限定收分底足而

坦坡自定草根盤結水至游蕩不迫隄工永固又挑河以挑出之土驗淺深此定法也而稽察未到或估辦不周未能一律坦平惟各工完畢後通開界壩試放清水清水柔緩無力分寸不能掩飾視水之流行驗工之淺深毫釐畢見且通河一線到底更無梗塞之患此透底搜根之法巧力所不得施也至臨水石工根本全在鋪底估價繁重尤在椿木椿入不深徒飾外觀雖純用整石灰漿灌足木虛則傾無可救藥故治石工以鋪底爲七分工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四八

程加意慎重運河用整木整柴亦猶是也河工刁銷弊有百出事非一端剔弊而有益於公斯爲盡善防患而唯求無過患更深於所防必有集事之精心而後可杜浮冒之端必有任事之誠心而後可得銷用之實故不患無善法有人而法斯不弊如優免夫役此善法也良民急公赴役勞其身以免淪胥功在保河自應優恤而包攬朦混之奸民往往逞便行私毒窮民而侵官帑近時汶上有老人一項專事包攬挑工並預包來歲之工承挑各

州縣本地夫役不諳挑淺勢必雇用汶夫因懼悞工先期給價老人中飽及至到工挑未及半錢已用完原夫逃散例限緊迫不得不重價再覓償辦以致賠累廉得其弊立法禁革而要於持久仍在行法之長吏也明會典載河工夫役有老人執事明初里編老人得參議民間利害及政事得失太祖謂之方巾御史每里一人專以教民勸俗如漢三老故事卽今持木鐸宣諭稱搖鐸老人者禮云五十不從力役又云五十不爲甸徒老人不能充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哭

役何得復預工務而相沿既久蠹弊滋深不但魚肉鄉民直侵長官愚民既墮其術官或繩之以法無米爲炊怨毒盈路非盡怨役於河也特以役從河起無所歸怨而無可如何也若體優免之意而嚴別諸弊夫役之受惠更逾於優免矣

是年始改定中河

按靳文襄創開中河避黃河二百里風濤之險法莫善於此于襄勤以南岸逼近黃溜地勢卑窪難以立隄及親總河務棄舊中河不用徙南岸爲北

岸自盛家道口至清河開六十里之新中河至是議以三義壩迤上河身深廣勝新河惟三義壩迤下至仲莊隔二十五里淺窄灣曲且隄距河岸甚近難以避衝乃棄舊中河下段於三義壩築攔河隄一道截舊中河入新中河仍用舊中河上段與新中河下段合爲一河糧艘通行無滯又於中河首尾各建石牯以時啟閉築兩岸河隄萬餘丈中河於是大成文襄創開中河襄勤參酌於後至文端治事兼收其用轉移去就之間適協所宜補文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襄襄勤所未及遂爲漕道永利襄勤自皖初至南河開挑下河與文襄論多不協而文襄疏稱其審量經營之處頗費苦心張文端治河於文襄遺蹟多所師承而於中河必審其去取語云善作者必待善成前人之善法後人贊成之而其美始彰惟無私心求當於理不同而和乃所以爲君子彼徒以聚訟爲事者反是矣

是年大修武墩至小黃莊一帶石工堵閉六壩建祥符五瑞月河二牯於老隄頭建雙金門石牯三於歸

仁隄五堡迤上黃水異漲閉老隄開三廂以洩湖水黃水小閉三廂開老隄廂以刷淤沙爲節宣之道按此欲堵閉六壩而大修小黃莊一帶之工也六壩不閉下河之患不息小黃工不竣唐埂之壩難塞事本相連故急修爲上也六壩洩水過多黃水仍得倒灌深挑裴家場帥家場引河併於張福口挑河引清水於黃河口相近入運勢在裴家場引河之上水力足以相濟會同敵黃以關清口之沙要在閉六壩以蓄其力而後沙可闕也歸仁隄建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廂開河又築祥符五瑞二廂節宣河湖之水以洩暴而刷沙灘河本汴水分支自徐溪歷蕭靈合永壩姬村湖滙於埤子白鹿等湖從白洋河東西兩溝入黃經歸仁隄黃河泥沙得此而汰亦名汰黃隄小河口通則灘湖諸水得以徑入黃河耿隄固則灘水不得漫入埤子等湖而河常通自祠堂湖一帶連決七口盡諸水注之淮始築塞隄壩開河引諸水至桃源老隄頭出以達於黃建廂啟閉歸仁隄仍建廂更相節宣較量湖水比黃水高七寸

六分用以蓄灘刷黃迨後黃河日益填墊高於內地七八尺不等清水涓滴不能外出老隄一啟漲水力大勢猛建甌內灌引溜南趨適足爲高堰之患且搜刷峻利廂牆廂舌時傾潭窩久亦不能保固歸仁建隄本遏灘湖諸水使併由小河口入黃刷董口一帶之沙以濟運并使不得衝入淮流以阻其勢自中河一開運道不資於黃無庸刷董口之沙祥符二廂不能洩灘入黃而歸仁之修祇爲灘湖諸水之障清水南趨洪湖助淮敵黃亦不爲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高堰害今昔情形固有不同矣是年七月黃湖大漲蒙沂諸水瀰漫而來由運河入駱馬湖中河水勢驟漲漫開劉老澗草壩裹頭洩入壩下運隄各保平穩高堰洩下之水由南關栢家墩新壩洩入人字芒稻等河暢達入江高寶江都一帶運隄俱保平穩

按河工當敵壞之後甫經整頓而大浸洩至非慮周防密未易獲保安寧也先是三十八年大水漫嘴滾壩黃流入湖滙入中河運道爲梗文端築中

河頭壩修石牖引駱馬湖水由舊中河逕石牖入黃刷沙黃水大漲閉牖以禦之疏人字芒稻等河通流以注之江浚鳳凰橋迄王莊下引河導流入芒稻凡所擘畫修舉皆至不遺餘力及屆大汛而蒙沂諸山之水由竹絡壩滾出衝劉老澗下六塘高堰減下之水由芒稻諸河暢流入於江此先事備防之明效大驗也聞公至伏秋汛時周歷各工往來清浦魚鱸不啟臨工身先士卒沾塗暑雨中不知其瘁以此防河無不集之事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是年徐州大水大溜直射南岸郭家嘴石岸正當頂衝逼近城垣形勢險急下埽防護無虞衝埽州城東門外石岸一段補修完固

按黃河南岸徐州城北郭家嘴石岸貼近城垣爲自明以來極險之工因北岸蘇家山觸激山根沙嘴挺入河心挑溜折奔南下湍激壅注城守戒嚴明季創修石岸自北門至段莊迤上四大王廟迤下皆易以石至是舊工僅存水至輒傾加修增砌以固其防徐州城東北隅古汴泗交流之地自河

奪汴泗徐城爲水所蕪大河直逼城下衝激生險宋蘇文忠公知徐州河決曹村溢於南清河匯注城下不洩文忠率屬修隄增築故城爲木岸以待水之再至未聞以石木易朽而石堅久剛柔之勢異也乾隆丁丑

宗純皇帝南巡

臨工指示自四大王廟迤東至韓家山埽後一律接修完整至乾隆庚子南巡

臨工復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命添建西門外舊工頭迤上至韓家山空檔一併接築石工自韓家山起至奎山一帶全資衛護再將舊石工分別加高二三層與新工相平至再至三不惜數十萬帑金付之水衡誠不忍委人民於洪濤也至加築後猶勤

顧問更欲將徐州至清口並作石隄爲一勞永逸之計覆查黃河沙土虛鬆難以釘椿止徐州一帶及清河之惠濟祠依山根土岡建築然猶用碎石密護排椿其餘更不得地費重難行若以數百里之河岸

聖謨廣大惓惓爲民之意至無已矣是時徐州南岸自梓潼閣以下至石雞嘴河勢掃灣之處拋填碎石以資攬護北岸吳家莊谷家莊大溜掃灣全黃直射衝坍隄岸乃於吳家莊上壩築迎水壩挑溜使南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五

加築埽臺又於郭家嘴對岸挑挖引河引溜北趨並衝刷河嘴以殺溜勢自楊家樓起至段家莊外築月隄作重障以固徐城而防護益密矣是年十一月始塞時家馬頭決口自三十五年決後已闕五年至是始塞

按治河難於任事緊要得力之工爲之未有不難者因其難而爲之愈力未有不肩重鉅者人莫不避難圖易河工分功嫁禍之習氣難除所以鮮能任事也無任事之心而更與計事皆摸稜兩可因

循觀變而不能相與有成時口決後五年始塞者非決不可塞亦非當事者不能塞祇以憚於任事內怵於城社之逼近外震於沙灘之激溜恐塞後更難爲功姑任其北出而圖其易也董安國請帑十萬未竣事承辦之同知佟世祿遲延觀望其以此也至是始堵合藏功大河自時家馬頭以下河身太曲對岸沙洲逼溜直衝南岸韓家莊而韓莊下又突出沙嘴逼溜直射便益門兩岸相距僅六十丈爲黃河下流最窄最曲之處且隄高於城尤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五

稱劇險穿引河於兩沙洲中分流直下尹韓二莊便益門三險工俱平時有寬免引河追賠之議故人樂施工如此自是徐州之潘家馬路楊橫莊曹莊邳州之戚堡張莊皆以沙灘逼溜側注對岸開挖引河吸溜成河其必至是而後舉事者心知功大費重懼或不成反以爲累而避難圖易之私見至於牢不可解及有免賠之例而功成於頃刻始知前之因循數十年未嘗一試非功之不可爲而人自不能任其事也信乎任事之難其人而未事

以前之計議必當辨其公私破其錮見勉其所難而使人人著肩則不以時勢難圖物力匱細而蹈擇輕辭重之習時家馬頭之遲久不治未能免此矣

是年議覆沂河兩岸築隄東水入運盧口停其建牐按沂河匯雲蒙諸山澗之水由郊入邳水從盧口分流出徐塘口入運正河至隅頭集入駱馬湖出山之水湍悍奔流邳宿每有衝漫于成龍初議於沂河兩岸築隄二萬丈盧口寬八丈建牐啟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三

嗣以盧口水勢急溜河底積沙邳州居民戴題名等環稱自順治十六年沖開此口水發被滄須築隄閉塞而盧口東岸宿遷居民戴天祥等又稱若堵塞盧口則沂河東岸被淹各執一見至是勘定沂河水勢直趨盧口面寬溜急且係沙底不便建牐應於盧口兩旁隄岸殘缺之處修補一律束水入徐塘口既可濟運又使民生得所部覆如議兩得其平矣

是年總河張鵬翮議覆給事陳詵奏修復天妃牐下

板啓閉蓄水濟運

按平江伯陳瑄建通濟新莊福興清江板牐等五牐遞互啟閉防黃河之淤屆伏水將發卽築壩於通濟牐外以遏橫流而後不能繼事者不在牐之有無也給事中陳詵言河不兩行最懼旁洩清水亦然清水不洩則助黃刷沙卽遇漲間有倒灌漲平清水仍出沙隨水去此南北兩岸所以必築隄障湖以敵黃也自歸仁隄潰而胡家溝之口塞矣高堰潰而清口塞矣禹王臺洩水而駱馬湖之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口塞矣其塞者非黃水能塞清而清水自不能出也清不能出則旁分流弱黃水隨清而入淤沙愈積愈老河身反高於湖矣今修歸仁隄牐胡家溝以出灘湖之水幫高堰以出洪湖之水此不易之法而猶必復天妃牐以防淮水入運閉中河減壩以束水入河舊時運口至清江設有五牐重運過後卽下板嚴閉官民船隻俱以車盤是以淮之全力併注於黃自廢天妃牐移七里牐改草壩無復牐板啟閉淮黃相距之中復有運河爲尾間伏秋

兩汛黃障其北堰障其東無所分洩勢必盡趨運
河高堰既築淮水必高運河所在堪危故必復天
妃牐而後淮水可出清口可通也至中河借其通
漕避險若任分洩亦虞倒灌近年黃水灌入淤河
皆復由此今中河已煞頭壩引湖水從石牐出黃
猶宜多建牐座重運來時節節啟閉一應減水壩
盡行堵塞則宿遷以下河流漸就廣深而仲莊牐
出口之水不致逼溜使南矣時天妃福興板牐久
廢新莊牐亦以無用棄之唯存龍汪一牐金門參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癸

差不能下板總河張鵬翮議復天妃牐防黃內灌
拆修龍汪金門以便下板遇水涸遞相啟閉蓄水
濟運又議於中河頭尾各建石牐一以時啟閉節
宜水勢復於新中河孫家集以上修石牐一洩漲
水入鹽河以爲大工告成善後之計而不全復五
牐者非法不可守而事勢有不同也淮黃向背分
合之勢不協未能各還其本來之性至水發時湍
激衝蕩之力大雖欲啟閉而不能蓋黃淮相向則
合而滌沙背則勢分而沙自停平江時河深水低

啟閉自如而猶必防湍急之水築壩以遏其衝迨
後河流旁洩淮流亦分清口停淤日久河身高於
內河內河高於城邑水至擁入勢不可遏不出於
高堰卽出於北神矣尙何暇計及於牐以束之板
以節之也今修高堰塞六壩以蓄湖水浚芒稻改
高郵滾壩修歸仁隄牐使水有去路黃淮不相背
合全力以刷沙而敵海然後防其流失筦其出入
束運河之水勢收中河之漫流迄至旁通四達以
要於成再徐理其緒非不知五牐之法良意美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辛

固有不能取辦於一時者矣
是年奏建九孔石壩於桃源運河北岸劉老澗地方
以備疏洩

按劉老澗宣洩運河之水由六塘河經海州安東
縣之碩項湖串入運鹽河達於海六塘河受蒙沂
之水爲駱馬湖下委遇漲浩瀚無涯加以劉老澗
之水過盛不能容納每致泛溢流行日久六塘以
下隄河時有衝淤至後高文定防其流弊奏請堵
閉以慎修守劉老澗壩脊本高非遇大漲不能過

水必至黃水異漲始行開放牐底水面高於運河水面亦恐過洩運河之水審定自然之節度至黃水入運勢盛每一啟放散漫停淤下及於鹽河康熙四十五年建造王營減壩洩黃河盛漲之水由鹽河入海鹽河地本逼窄河道又紆曲綿長不能多減黃水反令黃水灌入洩少淤多並使六塘河下洩之水流行不暢且自堵閉竹絡壩後黃水不入中河河道日漸刷通暢流下注無藉劉老澗石壩分洩故常閉不輕啟王營減壩雖間有啟放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空

退旋卽閉塞以防淤墊鹽河是時蒙沂水奔流入運邳宿每受其害議疏議築訟言無已設劉老澗九孔石壩以備宣洩非常之漲非竟以此爲常道也下流沿塘隄岸束水東行暢入於海若洩水過大湍流衝損隄岸水不得復由其道橫漫四出爲害更甚近時水利案內疏治六塘下流建滾壩於鹽河以下之武障河項家衝牛墩河六里義澤河等處使水勢蓄洩有度而不虞衝蕩無沙停淤淺之患而水自安流更不須多瀉無節制劉老澗牐

水平時無庸啟放留以爲分洩異漲保護全河之道蒙沂漲水皆挾沙而來暴流入運勢盛散漫停淤久而爲患徐塘盧口之節宜宜有不爽其分者矣

康熙四十年正月總河張鵬翮疏陳河湖節宣之法按自平江伯建清江五牐遞互啟閉猶慮水發湍急築壩以遏水衝蓋緣黃流倒灌自古已慎其防至淮流方出敵黃之力尙微建牐猶需時日伏秋繼至司河者所亟籌也疏略云湖口清水已出宜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空

籌節宣之道應於張福口裴家場中間再開寬深引河會萃三水並力敵黃頻年河身墊高黃水勢大力強淮敵黃力弱故蓄高堰之水以助其勢若黃漲在糧船過完之後堵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兼可刷河若漲在糧船盛行之時閉裴家場引河口門引清水由三汊河至文華寺入運河以濟運行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入射陽湖下海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入射陽湖下海高郵一帶仍由城南栢家墩二大壩洩水由人字河鳳

鳳橋等河入江若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壩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營減壩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若糧船過完黃水不大發將運河頭壩堵閉令清水全入黃河以資衝刷官民船照例盤壩俟回空糧船到日啟壩止留三汊河清水仍由文華寺入運河卽古人設天妃牖於糧船過後閉牖築壩之意也奉

旨這所奏已得河工秘要依議速行

睿慮洞徹河工機要全河節宣之大法已無餘蘊視李垂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壑

形勝諸書尤爲切要也

是年總河張鵬翮始請疏下河積水以蘇民困

按下河之淹久矣民之困於水而望疏消亦亟矣然疏之必以其道尤必以其時至是請疏下河積水疏略云三十八年奉

上諭下河見有積水應將申場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

通引之歸海前河臣于成龍未及興辦今海口已通六壩已閉二瀆合流入海上河漸次就緒下河水勢亦漸消退惟興化形如釜底積水猝難全消

相度形勢博採輿論下河以興化爲壑故水多趨之以運鹽河海溝河爲絡故水多逕之以射陽湖爲歸墟故水多萃之乃分爲南北中三路南路高郵泰州興化高郵之水自南關車邏二壩起攔馬河訖齊家莊各置引河入運鹽河逕一溝二溝三槩至興化之海溝河白駒場入於海興化之水浚海溝河起鮑家莊徑黃莊至白駒場八十餘里通流由白駒場入海其高郵一溝以下見有河形一片汪洋興化白駒牖以下暢流入海俱不須挑又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壑

自興化車路河至丁溪由撈魚港達於海疏撈魚港之淤引水歸壑泰州之水自淤溪至車兒埠潛子河入海開通潛子河商築椿壩去其淤塞引水由苦水洋入海而南路之積水消矣中路寶應之水由子嬰溝老河口入射陽湖達於海開老河口一帶淤沙引水入湖而中路之積水消矣北路山陽鹽城之水由涇澗入射陽湖而射陽以蝦鬚二溝爲尾閘浚涇河自牖下逕大小張橋至留莊入射陽湖凡七千餘丈澗河起牖下逕通濟橋至劉

均溝入射陽湖凡一萬四千餘丈而由射陽出海之蝦鬚二溝因童營漫溢二溝淤爲平地雖有憂梁河出水河身淺狹不足宣洩泛濫於興鹽一帶更加浚深廣如憂梁河之瓦子莊西塘河之老鶴尖東塘河之油葫蘆其役倍艱浚愈深湖頭漸涸浚至與溜相接入滕隴河會爲一逕廟灣入海而北路之積水消矣至串場河自泰州至鹽城逕廟灣入海凡三百里向例鹽商挑浚范公捍海隄俟水消後以次修舉此因六壩已閉水不至下河徐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奎

七

理其緒爲萬全之計至是而下河始可治也下河沉淪已久自前明以來民困於水阨官窮於智計惟限於地形之窪下西水之迭至事會不相值雖勉力爲之而不得其要領所在撈海灘之浮沙旋撈旋淤而廢然返矣或開一線之河力小不能禦潮不數月而淤於潮沙矣開河而不束以隄水漫則流沙壅入矣或洩運鹽之水塞港求通久之而不淤者亦淤矣皆未際可爲之時循必由之道開順水之大港使其勢足敵潮支港匯流以通商利

民也夫興化釜底之窪誠不能與水爭也然自六壩閉而上河諸湖之水由芒稻以入江則下河本有之積水易消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致力於有可致力之地至於實無可消而涸出之田地平土而居之人民已復不少權衡於大要所在而餘可以徐理其緒安之如故也若因病治病不求其本不訊其末惟欲海口之盡開而置雲梯海口於不問知西水之不可驟至而分淮求安淮奪於黃不歸下河而焉歸也前明上下交困之故實由於此文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奎

端旣治上源乃浚下流取次漸進條理井然如此而後下河可治如此治下河而下河亦易治斯爲治下河之寔政也

是年加築童家營月隄自童營屬之胡家莊縷隄添築內殺對岸開引河以殺其勢補歪支套辛家蕩殘缺隄工二千餘丈以束漫流

按此戒心於三十五年之蟻穴而思患豫防也黃河自安東以下河身最狹東黃流於數十丈之渠震撼而下南岸隄防險要自康熙三十五年大水

潰隄黃河南入射陽湖山鹽腴產化為沙積淮安屬內洩水之地填淤窒塞所關尤重加月隄為重障內增後截外開引河以重其防復於至支套辛家蕩補殘缺隄工束漫流於大通口下並以大通口外陳家社之地有伏泉添築月隄蓋以善所守者如此靳文襄之不遽塞楊莊懼安東以下不能容也築關外萬有餘丈之隄慮其散漫而鈴束也先後緩急之機括備以豫也防河莫善於豫備亦莫易於豫備患未至而備之一舉手之勞也患既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六

出為難乃曰此天意非人事也豈不悖哉是年總河張鵬翮題報陶莊引河開放成河黃流北徙按陶莊引河始於于成龍親承接長挑壩論旨未及治事董安國辦理不善開放太早而淤范承勳董訥先後治之清水不能暢出亦未竣事張鵬翮謹遵聖謨指示加挑深濶接長挑壩始得奏功黃淮交會於清口天所設以歸二瀆也而調劑在人淮弱而黃強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充

至而抹之千鈞之力也安東以下河身漸狹滯塞甚易大通口以下散蕩四出漫水噴沙束之良難而惟蓄湖水之清波乘黃河之高勢奔流迅駛狹者衝之愈深漫者掣之歸槽其原在保金隄以東水固高堰而不洩也至六壩既閉清流暢出原治而遞及於委出清以收蕩滌之利又必固黃以免漲溢之患先事而圖之歐文忠之所謂智者也河淮安危之機爭於一線備不豫而淮黃之氣洩水不為人用安東以下之狹河大通口外之流沙迭

聖祖三臨河工指畫精詳而於陶莊引河至每飯不忘河工機要首以此為樞紐嘗臨工謂河臣曰運口太直黃水倒灌湖口淤墊清水不能暢出淮與各河之水何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

祠掃灣由北岸挑引至惠濟祠後入河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滙黃水如何得倒灌又於南岸修挑水壩通水入引河指定其地立椿表識卽御壩也鵬翮默會機宜浚陶莊引河加寬二十丈深丈有四尺長六百二十丈有奇加築隄工至西壩長四百八十丈接長西壩二十五丈頂寬六丈底寬十丈萬夫雲屯親操橐耜爲之先人樂趨事八閱月功成開放之日水流暢沛大溜東趨已而清水大出刷黃益深遂成大河旣成之後迴視未成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辛

之河不若此之寬且深也前築之壩不若此之長且堅也非必有異人之材而一舉成功黃水下流過惠濟祠後始合爲一絕無倒灌仰惟

聖明指示又不惜帑金故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而全河之

大勢握樞於此也

是年復開王營減壩

按王營減壩減異漲之水由鹽河而出也初靳輔以漲水大至大行老隄著重慮有漫溢乃於北岸修減壩壩下開引河引水由鹽河歸海嗣以分洩

過盛堵閉束水至是以大水時至宜洩無路淹沒民居酌開三十丈兩頭下埽裹護壩下引河以減黃漲然此亦急則用之而未可爲常也分洩日久衝刷過大轉恐正河流緩下流鹽河受淤節宣損益之道必以時矣

是年黃流趨北清淮暢出合流東注於海疏陳施功次第之宜

按黃淮至清口滙爲巨浸水散漫不可約束非有山陵阻隔之可爲依恃也非有盈虛消長之可爲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壬

樽節也巧力無所施矯揉無所用惟有順其性而利導之一法水之就下者勢也因其勢而就之者性也失其性則汎濫衝突千鈞之力不能回順其勢如庖丁解牛迎刃自解未有舍其性而鑿以爲智者董安國之廢壞河工爲其鑿也至是功成總河張鵬翮疏稱臣稟遵

聖訓指授方略先疏海口水有去路繼挑芒稻河引湖水

入江高寶一帶水由地中行矣再開清江開張福口等河會入裴家場淮水得暢出矣又加修高堰

堵塞六壩蓄淮全力復歸故道并將湖頭疏浚深
濶以迎洪湖之溜淮水驟長高黃水尺餘迅流合
注順軌而東時清口初闢仍於翟壩留天然滾壩
百餘丈減下之水引之歸江陶莊引河開放後黃
河水北流南岸接長西壩挑黃水流過惠濟祠後
始合爲一河溜全趨北岸清水滔滔暢行桃汛水
長沛然而出面寬百餘丈三汊河裴家場張福口
張家莊四引河滙流衝蕩攔黃壩前淤沙如湯沃
雪自然消化合黃暢流入海清口不治垂十年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河淮失其性而無所歸淹及下河治之者略近騫
遠以病爲醫分黃導淮關黃家嘴開草灣冥冥決
事各相督亂卒未得要領仰惟

聖明天縱直挾本源上河治而下河自治清流出而濁流

自通發從來未啟之蒙啓河工不言之秘更以

御壩一定引河北徒清不外洩反弱爲強會河湖之

源使各得其性而不相背則河不浚而自深淮不

導而自出如燭照而數計也豈不休哉

是年總河張鵬翮題建洪澤湖減水三滾壩

按是時六壩業已堵塞大汛水漲專恃運口爲尾
間全湖滙集之水高堰不能容受於是議設減水
石壩分南北中三壩水至溢漕由此洩出經草字
塘漕等河分流入白馬寶應諸湖歷高郵邵伯入
運以達於江洪澤湖會黃濟運常時儲水禦黃以
防倒灌至伏秋盛漲有餘之水又必早爲分洩高
堰一帶方保無虞定例高堰水誌長至八尺五寸
以外聽其過水其八尺五寸以內水已低於壩脊
常得收蓄會黃濟運既可洩溢漕之漲仍留平槽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之 water 莫善於此其時尙留翟壩天然南北二壩
以備異漲嗣以天然二壩係屬土堰並無石基一
經啟放全湖之水澈底奔注高寶邵伯諸湖勢須
開南關車邏等壩下河各州縣田廬受淹且分洩
太多水退之後湖水受虧不能會黃濟運停其啟
放嗣復請添建二滾壩未卽施行至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親臨指示添建智信二壩既可分減異漲而
於全湖應蓄之水毫無損碍萬世不易之章程也

是年大批淮揚運河

按運河自黃倒灌以來填淤日厚非大加疏治不足以利運自張福口歷清河山陽寶應至高郵界首長三萬一千餘丈而不及高郵迤下者湖河相連六壩減下之清水衝刷而淤未深也取挑出之土築隄攪補排椿改龍尾爲丁埭易椿以柴改築坦坡各因地勢高下增損三百里運道如壩漕艘永利河工復治之時也

是年始開石礮新渠引三汊河之水濟運糧艘通行按淮自大墩分水給漕漕渠由清口迤東羊腸虬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屈分流緩不濟事又在桃汛以前水未加長漕運需水甚亟三汊在漕渠屈曲之下鑿而通之水直接入運糧艘過行至桃汛水發卽行堵閉草壩復以草壩每歲開閉糜費易以石甬以時啟閉不獨於漕運有益而亦省修築兩利之道也

是年開西礮引河挖去對岸突出沙嘴引溜成河

按黃河掃灣大溜對岸必有沙嘴挺出逢灣取直疏挑引河以順其勢則險者可平乃當時因有河淤迫賠之例疑懼不前廉得其情請豁賠修於是

人思從事踴躍圖功西礮得引河之益南岸徐之楊橫莊邵之戚字堡桃之張莊均於對岸掘去沙壩而徐邵桃之險平北岸自時家馬頭引河尾屈處挑直順流至韓莊對岸截河沙洲穿中引黃直刷沙吻而尹韓二莊便益門三險皆平此所謂不勞而理者順水之勢也

是年奉

上諭張鵬翮疏稱黃河自碭山起至海口止湖河自石礮

起至高堰六壩止運河自大墩起至淮關止自寶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七

起至更樓止自古城起至仲莊甬止俱屬第一險要工程自淮安起至涇河止自灣頭起至瓜洲止自支河口起至貓兒窩迤北止中河自劉老澗起至張家莊止俱屬次險等語水性靡常倏爾變遷歲修工程或變爲險要險工淤塞卽變爲歲修督理各官亦有實心効力奉行者然不無隨衆塞責之員豈可照臺灣三年之例一體敘用

按河工平險異勢頻年河身墊高黃漲乘高勢漫入淮力不足禦閉壩以避其鋒而開文華寺運河

濟漕淮運均得所依此移險就平神明於古人天
妃置牖之意而變如其常者也至分黃河險要工
程而次其地則不盡然如高堰遇西風暴發黃浦
至邵伯更樓襟帶三湖水漲湖河相連此險之不
易者而至險如徐屬之郭家嘴楊家窪長樊大壩
狼矢溝谷家莊邵睢之羊山寺戚家堡三官廟戴
家樓宿虹之彭家堡朱家莊桃源之上渡口九里
岡三汶外河之大菱陵柴市山安之鄭時馬頭等
工至今均已淤閉不復歲修水勢遷徙無定不能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專指以爲例北岸南亢北下形勢高危又外臨運
道斯爲大險古人皆慎重於此潘宮保築礪山大
壩豐縣邵家大壩皆長至千有餘丈以約西下之
水使不得北徙而文端數險反未列入北岸亦其
時敷治多在河湖適當北岸無事之秋故從略也

聖謨廣運而於論工較險之常亦

洞燭原委無微不至文端慮事周密於此猶不忘河工鋪

張之習矣

是年議建辛家蕩滾水壩

按辛蕩滾壩舊在山陽縣黃河南岸洩黃河異漲
之水後改爲涵洞三十五年大水漫缺復於壩外
建月隄作重關因近海河槽窄狹束水太急故復
議設古之言治河者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游波
往來寬緩而不迫此常道也而海口則正以束水
攻沙始能敵海安東以下近海之地雖有七八十
丈之河槽然刷之使深出海便利非必假分洩以
舒其氣也文端疏稱辛蕩滾壩疏洩異漲下流暢
而淮水之出清口者亦暢蓋亦其時勢使然自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五

十五年高堰不守六壩盡圯淮失其軌黃乘漲倒
灌運口爲陸地淮不得復北出者數年屢經伏秋
日漫日淤加以潮水之壅沙其能不過塞者幾何
一旦引之歸墟尙難盡復其舊四十一年之大漲
亦由於此故不得不議復辛蕩之滾壩以爲急則
治標之計其謂河自成臬以下流波漫衍土疏水
濶不宜分徐邵以下近海土堅河狹湍悍難制利
用分皆因時勢以立言也昔人慮河淮出海之水
過於散漫則刷沙無力尙思爲壩以束之今卽不

必束亦難分其勢辛蕩之建滾壩亦猶文襄之不
卽塞楊莊需時以觀變俟其寬深有容然後理前
說而更治之盡歸故道不然如辛蕩洩水之滾壩
何以至後忽改涵洞亦其時有待分洩而後立壩
以殺其勢至不待分洩之時卽築隄束水止留涵
洞通氣耳往蹟昭然其理易見未可株守一說而
爲古所愚也

是年開華州方山河直達渭河

按志稱華州構谷河發源南山北流入渭渭水泛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庚

溢從東衝擊成河曰天開合方山河入渭嗣於順
治十四年塞天開河口開渠引水北流柳子等處
低田被淹議就現在北挑之河從方山挑濬而北
使河深廣遂開方山河口由孫莊北上直達渭河
俾構谷方山二河暢流歸渭又恐渭水倒灌建牖
以資蓄洩柳子等處窪地改種稻田開水田三十
二頃四十餘畝屢獲豐收九里水陂俱成腴壤華
州開河記云方山河與華州構谷黃家諸水分流
入渭自萬歷後水道淤塞民鑿東西渠引水由方

山河達渭方山一水兼受二水勢難容洩汎濫湍
激淹沒田畝順治十四年築方山東隄以障之州
民遇水潦欲決東隄使水直灌於縣乃將方山河
淤淺挑濬旋遇積雨連綿諸渠復漲議通構谷河
直北古道考驗前人施治之法因水性洶湧開水
道分洩其勢而患除因卽興工得構河故道而疏
之不日功成溉田千餘頃再將方山河開寬挖深
河濱地畝均獲有收蓋資水之利必先去水之害
方山河通構河而水有所分亦猶黃家河渠得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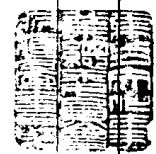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六

庚

家峪故道宣洩而後涸出浸地數百頃也利害之
轉移豈不人哉

河渠紀聞卷之十六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康熙四十年復建三滾壩於唐堰

按是時唐堰六壩皆閉武墩高澗周橋古溝原有

各廂俱塞數百里巨浸約以一綫之隄括而不出

桃花水至颶風鼓浪衝潰高堰月壩直射石隄幾

壞負薪輦土塞之危而復安乃議設三滾壩唐堰

北壩以北為第一壩澗六十丈周橋迤南為第二

壩澗七十丈林家西迤南為第三壩亦澗七十丈

三滾壩下舊有草字河唐漕河開為引河洩入白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馬湖並築順水隄以衛民田翟壩仍留天然滾壩

二各寬六十丈兩端裹護建月壩加椿扞禦改建

古溝至六壩一帶土隄易以石高堰大壩有四曰

高家堰曰高良澗曰龍門曰清水潭清水龍門高

澗淮湖之腹也高堰淮湖之委也明時決口多在

於此高澗清水潭二壩堤面不盈三丈各築月壩

為輔車之勢龍門大壩裹越石工加高五級自徐

壩迤南迄林家西二千餘丈土隄皆易以石徐壩

汎棠梨樹南高堰之首也向因地勢稍亢止築土

隄六壩盡堵湖水驟長蔣壩迤北九百餘丈皆下

埽鑲護武墩至運口高堰之尾也六壩既堵水勢

全奔清口漫流橫溢急須收束自武墩至大墩舊

隄加培高厚又自大墩至裴家場無隄之處築欄

湖壩以禦風浪又加高臨湖柴工自武墩至棠梨

樹萬四千餘丈通身加鑲墊高以七尺為度使風

浪不能撼越蓋以蓄清敵黃固高堰而備防周密

如此于襄勤改六壩為四滾壩其勢有不得不變

通者茲自唐堰以下更建三壩猶是意也古人設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壩原以洩溢槽之水非洩平槽之水固不妨改制

矣

是年冬險劇諸工次第告成運河上下椿石工以次

並舉下河水患悉除

按自此而治河之精神無不到下河不治而自治

矣欲河之不倒灌必出淮水欲淮之全趨清口必

束漫流漫流束而其勢不得不盛亢者轉而為卑

平者易而為險思患預防之道至此更加慎密古

入言救患必於患所易生之時彌其隙淮既出矣

河淮既合而出海矣高堰固而無虞漏卮蓄高清水湧出敵黃合黃併力敵海盡由大港口深通暢出其大港口逸下之城家溝漫水由高門港歸正河入海中河之水由鹽河及劉老澗減壩分洩淮揚運河之水由涇澗人字芒稻等河分洩高寶興秦極窪之區俱得收穫民居晏安大工既定更籌運道宋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間陂湖渺漫葑葑彌滿立隄堰瀦泄隄不固而不能瀦則害運泄不以時則害民知民與運利害所由而隨時補救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以濟其不足易陸漫之石隄修孟城之金塘加高郵東隄清水潭之護埽理金灣三牖之磯心堵邵伯更樓等口以利運條理節目之詳無不置備要工次第就理拯數百萬生靈出昏墊而登樂土巨浸澤國變爲膏腴

聖祖三臨河工手畫平成又不惜數百萬帑金是以克臻

底績超奕世而獨隆也

是年重修閩莆陽之木蘭陂以復舊制

按志稱木蘭陂在興化府城西南木蘭山下溪源

自永春仙遊西南下合澗壑之水三百有六十會流東注於海陂初據溪上流築成輒壞改築下流亦壞侯官李宏易今址規模乃定壘石創陂三十二間間各樹石柱而置牖其中以時縱閉陂深二丈五尺澗三十五丈卽陂之右疏渠導水障東流而南注者三十餘里爲大溝七小溝無數功成水爲人用歲獲有收歲輸軍儲三萬七千斛置正副司事甲頭水工給使令柱傾則支牖圯則易圳壅則疏圍缺則補以要垂久後陂失故道由北岸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四

奔修復之復創斗門於陂之北岸曰萬金鑿渠引水以溉北洋延興孝義仁德三里民田嗣陂之石柱爲風濤所拆遂滅其四間易牖板以石礮石以爲之護各以巨石覆之後因崩損盡撤其舊椽枋入地以固其址然後斃石於底漸殺其上至石梁而止視舊隄廣加尋有二尺久之陂穿漏圯壞者六間南北隄岸亦崩缺乃悉撤舊址先實以灰土而堅築之然後布枋累石盡復其舊康熙六年二十一年屢加修築至是復重修東南多陂因下鍾

水以繁利萬物曰陂卽其故有者更新之缺者補廢者舉瀉有餘濟不足仍復其舊木蘭之南爲南洋木蘭陂功旣成更廣溝洫之利合南洋四五十里潮洫之區隄海爲田設陡門及木石涵泄以章魚港爲咽喉東山爲尾間各涵泄爲孔竅銅東山之則礮巨石鋪之上置牖關鑰以畀守者章魚以石結構低高視洋田上下制如東山量埭田之數爲涵泄視洋田之平爲則核定其數而高其則於是水有所蓄蓄洩由人分溉南洋田萬餘頃昔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五

田旣槁埭田隨之至是早潦有備南洋向爲海潮衝激古有石砌海隄屢崩屢築康熙元年遷界隄復蕩爲海十八年奉

旨展復二十一年設法興修克有成至是漸復古隄南洋之北曰北洋吳興壅沙爲堰遏水入北洋雨大溪溢自推沙注於港水減順溪南下沙自壅滅脰不勞人力人謂李南吳北延壽戲兒與木蘭爭烈矣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河水大漲積二十四日不落黃河兩岸隄工險急高堰湖水加長水盛風湧巨浪

拍擊隄岸搶護平寧大通口下西礮汛漫開隄工三百丈河流不移分支至八灘會正河入海大河刷成馬港口自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六

按河淮不患水漲患漲至平岸平岸猶可爲患漲至數十日不落三十五年之水旋長旋落不爲大患向來水漲不過三日黃淮中運彼盈此落無一時並漲者此則千里同發長經彌月幾至冒隄斯時高堰各壩皆閉蓄高淮水怒激出口敵黃泗沂睢汴之積潦涓滴歸黃資其盪滌黃淮合流直趨大通口水急沙行河底衝深旁流分支俱歸大河馬港口水緩淤停以不治治之而自塞方漲水之大至也文端親駐烟墩驚濤激射烟墩危若累卵搶修獲平又爲曲突徙薪之計補築越隄蓋烟墩陷而洪澤近受其淤故尤加慎復移守高堰正值西風大暴漲水拍岸浪濺衣襟公神色不動振勵士氣搶護平寧此公之以誠格者也修童營吳城洪福西礮之工平尹韓便益三工之險以及車路辛蕩郭家嘴吳家莊之先事預備高堰六壩歸仁

之固守皆慮患未然臨幾適得其用中河之水由鹽河及劉老澗洩入於海淮揚運河之水由涇澗人字芒稻等河洩入江海而隄不害此公之以人事回天者也而獲效之速而且大者莫如西礮一洩西礮即斬文襄之築以束水者曾云河道大壞之時非築隄不能束水至河道寬深則無俟收束海口新闢不能驟洩異漲之水則停蓄於上流周旋不舍冰夷代爲開之以洩其氣而各工皆平此公得天之幸而非人意想所及者也然使隄防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立天如人何故惟盡人事以回天不必侈言天矣是年桃汛初至黃河水驟長至三丈有奇入夏騰湧瀾數百里桃源縣龍窩汛大隄不守漫溢過水煙墩居龍窩上流大溜蓄河隄搶護寧定移治龍窩不數日亦塞之

按河防志云桃源龍窩失守時文端方督搶烟墩烟墩居龍窩上流下瀉而上不爲減驚濤怒湍勢若奔雷溜嘴河隄隨堵隨拆所餘不過尺許夫役一時走散公獨立隄上亟呼員弁曰龍窩雖無及

幸水勢復緩煙墩失守則淮揚一路皆成巨浸今幸尺岸僅存不相援護諸君任去吾爲王尊矣於是員弁感奮丁役稍至鳩匠庀材丁男磨集輦土掏泥簽椿進埽沾塗暑雨中不知其瘁時黃河暴漲挽運維難公親督運得三十餘艘不數日薪木大集朝夕程督繼以獎勵浹旬而河隄成煙墩之患遂寧以次移治龍窩數日亦塞治河必身親其事之緩急輕重工之平險堅瑕時之移步換形人情之甘苦勞逸皆洞悉原委而後可馭事之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八

尤必審勢地之曲折向背水之湍疾漫緩土之新舊堅鬆均得瞭然心目而後可制地之宜若趾不歷地奉守成言縱有才智臨幾終致坐悞煙墩之役文端身冒危險夷平大難蓋心傾

睿聖嘉惠東南臨流

指示經營數十年而後登之衽席一有不戒隄如沃雪濁流漫入洪澤淤沙不去而高堰危淮揚震全河機要在此是以臨危難而不顧也河防志稱公往來策應火日烘於上暑雨蒸於下仰視飛鳶跼蹐

聖訓

水中公神益旺氣益閒蓋荒洲野岸漁村菱舍無不有公之蓬蹠權擡在焉栖宿河干家人罕有見其面者能底奠諸艱功偉而身亦瘁矣伏讀

同公隨地立法兢兢奉行無敢失墜是以委任專而得竟其用也

是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月隄作正隄開談家莊對岸引河加築月隄建宿遷縣黃河北岸河北鎮挑水壩一並汪家莊老隄頭時家馬頭佃湖磯嘴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壩四以備防

按是時漲經彌月大於三十五年之水王家堂大隄先時為水所潰於漫口東西建挑壩各一以殺其勢決口衝深難復築月隄於後以接其氣外有挑壩為護溜不至隄談家壩對岸生灘逼溜射隄外開引河以疏水內築月隄為重門自河北鎮以下險工皆有挑護徐州以上遙縷各隄修築堅固減水各插壩以時啟閉防護周密故雖經大浸而猶得安流南下險者使之平書曰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蓋矜則氣揚於外而慮患不密疎漏於不經意之地頓墮前功不矜則惴惴小心慮成兼慮敗然後可以有終治河而不善其後不可言治也

是年始修復天妃插接浚界首迤下一帶運河加築陶莊引河對岸撐隄接縷隄至護隄以畢諸工

按天妃即通濟之別稱也是時清水衝刷河底尺寸已定乃安插基加修如式以備黃水內灌龍汪寶應二插拆修金門下板節節啟閉補修天妃壩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十

石工接築清口迤東十家汪土隄易以石而不能下板之舊插可蓄以濟運矣界首以下運河前因湖河相連未得挑浚今六壩久閉高寶湖水消落運河水勢平緩上流所刷之沙聚積下流平緩之處河底淤墊恐重運難行自界首泥甸橋至永安南裏頭一律挑挖深通以利運行陶莊引河告成水勢逼近縷隄築撐隄直抵護隄以固防伏秋水至晏然諸工次第加修天妃不虞受衝陶莊不憂北潰運河全功並舉治功初成之時也

是年寧陽汶河南岸石梁口決濟寧南北被水張伯行請築汶河隄岸以衛民田

按石梁口地踞高勢決則奔流下注一往莫禦修堵不力易歲復決連年衝蕩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嶧及江南之徐沛邳州連遭水患汶河隄岸失修石梁尤稱險要各州縣被水皆由於此張伯行詳請興修申稱石梁口連年不守爲害更烈汶河南岸相繼衝潰不止石梁一口桑家口再決渰沒倍甚該處隄工單薄地當頂衝離隄數十丈內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高阜之地可以加築月隄沿隄上下殘缺甚多應於石梁口內添築月隄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加培高厚不惟寧陽不遭水阨濟寧南北州縣及江南之徐沛皆得安眠蓋石梁等口一開先泮寧陽次及濟寧滋汶漸至魚臺滕嶧及於徐沛數十州縣田舍不堪屢遭蕩析加築培補無難奏績而爲利宏大若延至衝決已無及矣此於人所不經意處先事預防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職守切要之修防也

是年築駱馬湖竹絡石牐建中河口南岸石牐及修濟運牐金門下板啟閉築宿遷縣黃河北岸臨黃磯心石牐一外口石牐一束水隄內石牐一以資宣洩按此建牐壩以資節宣也治運蓄水以濟不足倚牐壩爲用治河設牐壩備宣洩以防異漲竹絡牐黃運兼資爲用中河口立牐修濟運金門皆以潴水而益漕黃河北岸之束水隄牐蓄而兼洩也分流殺勢不得已而後用之非棄隄埽不守唯圖分洩也至蓄高湖水暢出刷黃水平仍封以禦黃此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以水濟水不專主分洩及河底墊高則常閉不開安仁祥符竹絡諸牐壩皆用是道也牐壩蓄洩隨時勢爲遷轉知洩而不知蓄病在於運知分而不知節病尤在於黃蓋水聚則勢盛而刷沙有力力分則流緩停沙此必然之理惟在奉行者善守其法勿爲浮議所奪始能永賴平成如四十一年之水較大於三十五年旬餘不落自徐州至海口加長六尺四寸黃河之煙墩車路口韓家莊王家堂及徐州之狼矢溝雞嘴壩等處危險異常洪湖長

水盛大西風大暴巨浪拍擊隄岸而宜洩異漲之天然二壩及鮑家營茆良口清口溝等口俱未開放使淮黃之水併力長趨由大通口暢出刷滌淤沙如湯泡雪數年久淤之河一朝大開年來新濬之口浮沙盡滌河身寬深有容水由地中行而險者皆平此惟不震於一時之急出以鎮靜搶護終日不圖其易而思其艱卒至於難者不難一舉自定事定之後人皆知其利而樂其成特忘其當幾之持守把握政自不易耳情事者怠於修防至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一加長輒思分洩以卸其肩任而浮沙不去漲水更高積至數年遂成大患河工創始難守成良復不易未易爲一二人言也

是年增修車路口至老壩口隄岸以障淮揚接築煙墩護城隄爲月隄對岸挑引河加築埽臺又築韓家莊月隄睢寧縣戴家樓月隄以固防

按此由大水後加修以備防也山陽縣黃河南岸自老壩口至車路口素稱險急三十五年大水老壩口幾危四十一年尤甚前此溜循北岸至是溜

轉而南朝盪暮滌淤灘刷盡自清江浦至運口三十里間北枕洪河南薄漕渠中不過一隄之隔培纓隄以重保障煙墩經漲水衝激危而復安加築埽臺以固本根對岸挑引河以殺其勢埽後加月隄爲重障又築韓莊戴樓之月隄以固其防維持保護之道益加詳慎矣

是年總河張鵬翮請開運料小河自海口直達清江不由黃河輓運部議罷其役

按河工修治料物例於七八月內預發帑備齊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四

水落用船裝運送工蘆葦柴草產於官蕩料船由黃河逆流而上轉運艱難疏浚海口運料小河俾由海口直達清江然道遠難治近河易淤未易言也部議以運料河低於運河且穿汴黃隄不便分洩遂罷其役嗣復議挑高堰隄後小河加修草壩言高堰一帶隄根地形窪下積水浸汕隄根難免坍卸之虞擬將運料小河再挑深通以瀉積水兼運修工料物以爲宜便然小河緊貼堰根前因高堰取土道遠工員挖取近土已成深潭若再加挑

日久相沿地泉通氣非慎重堰工之道運料不專恃此不可不慎也

康熙四十二年移運口於楊家莊避越清口奉

上諭仲莊廂清水出口逼溜使南恐礙運口應於陶莊以

下楊家莊開引河令中河水從此出口遵

旨移改河運兩利

按楊家莊卽大清水之故道也其地去清口稍遠中河由仲莊出口地在清口上游每有助黃灌清之患清水出廂橫衝向設壩以束其勢至重運北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五

上仍須啟廂通流而正當桃伏之交水勢漸旺直射挑壩逼黃南趨倒灌清口爲運道梗改令中河之水穿子隄由雙金門廂入鹽河至花家莊迤東穿黃河縷隄至楊家莊出口南北兩岸築隄束水又於花家莊鹽河撐隄之上建廂洩水並於口門添建草壩三座不使驟洩收蓄得宜漕鹽兩利棄極低之窪塘移於高平而有隄可築去北下之暴衝使黃流順勢歸北而無虞逼溜糧艘由內塘安流前進黃漲不能侵而出口之水與黃流順趨東

下制置悉臻美善嗣挑陶莊引河黃流全趨北岸逼近口門回溜橫衝填淤漕船至李家莊溯流挽運方能入口乾隆戊戌奏移楊莊運口於下游李家莊出口至儀封漫溢全黃由洪湖衝出澄爲清水將楊莊口門淤灘全行刷去楊莊頭二三壩刷寬一二十丈不等青龍岡漫下之水併由李家莊開壩宣洩仍恐分行墊淤旋閉新河使運中河水專由楊莊暢出抵黃通流至今

聖明燭照於事前符驗於事後折衷至當底於成績用能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六

行之久而無弊也是年辛家蕩滾水壩落成以洩異漲按黃河利合不利分之道淮海與中州無異中州地平岸寬漫衍至一二十里水澗則沙易停若別出一支以分其勢中法之流緩而澄淤水無歸宿之路勢必壅遏橫出至不可救治故黃河上流之謹旁洩尤甚於山安以下而辛蕩滾壩之分洩何獨異也蓋自六壩既塞河淮全勢下注河狹則滯悍難治橫溢爲患辛蕩爲山陽北門鎖鑰復設滾

壩以爲有備無患之道而並修辛蕩歪支濱海夾河束水之隄屹如重墉約散漫之水併其力以驅沙使之暢流歸墟故滾壩疏山安過盛之水而固束水隄以合其流猶同爲逆河遺意雖分而猶合矣

是年南巡

臨視河工奉

上諭朕此番南巡徧閱河工約已成功向來黃水高淮水

六尺淮水低六尺不能敵黃常患淤墊今將六壩堵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閉洪澤湖水高力能敵黃則運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所以能告成也河南居黃河上游宋元以來每煩修治將河南黃河工程險要之處併修理完固賜河臣箴以勗之

按是時要工畢舉進河圖總說嘉謨入告之義固如是也文端司河發前人所未發告厥成功而其樞要祇在目前天下有舍近求遠舍易趨難者非務爲遠與難也惟不能誠心實力體驗默會於近與易之所由然是以荒鶩其心至於所爲輒左董

安國舍清口而築攔黃壩舍六壩而關龜山此務爲遠與難也殊不知築攔黃壩而河與海隔舍清口而淮與河隔未有治河淮而反自爲梗者高堰數十年前隄岸外尙有壩地十里許秋冬水落依然耕作今大溜直逼隄根洄漩不舍非築塞六壩不能束通湖之漫流全趨清口非大關清口不能引淮雖汴泗七十二山之水暢出敵黃以刷沙通海文端先拆攔黃壩此爲其易而去潮汝積淤難去之沙繼關清口築六壩此圖其近遠而至於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六

口之疏洩下河之田野無不治蓋惟清口闕而淮與黃合六壩塞而蓄淮敵黃以敵海而河淮與海合此淮揚州邑之所以得安耕稼宿桃徐邳迤西中州濱河之民所以共慶熙恬也黃河自靳文襄治後安瀾日久人情弛懈修守弗勤致有疎失及旣失而妄思更張至於塞海口以求通以致輾轉敝壞糜爛無已不求其致壞之由反謂故道不可復別籌新異之策深諱其債事之原反謂海口不可通更求宣洩之路庸人誤事今古一轍如宋之

回河明之分淮導黃皆不尋故道而妄以河爲邀功逞能之地而不知治河之圭臬無待遠求也惟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生知如神臨工洞見本原隨事悉合機要文端仰承

指授實心經畫其大要尤在用人屏斥隨帶之員而積習已清責成職司之任而事權自一以此馭變臂指相使心手相應所向無不就理而又禁假隄以嚴夯礮驗椿木以善簽釘謹修砌以程物料覈歲捨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尤

以實土埽除挑河之積弊而優恤夫役課工程之實效而勸懲分明故所議應修應創之條皆有實見所任挑疏築塞之役俱見實功不逾年而效立三年而功成蓋自文襄治後雖經廢壞而隄壩皆有規模文端斟酌損益其間出以精心大力奏效速而且久理固然矣河難治而易壞壞久而治更不易乘其未壞即時修補一舉手之勞耳惰事者習慣安逸自謂無患而誤事其害猶輕生事者希圖開銷引水入垣而召災其害較重喜事者妄思

見長別生議論而變法其害更大警惰工而抑躁進務實用而靖浮言河務何患不理至歲捨定有成規河勢雖變幻靡常而權自我操可以先事預防河事雖工用難定而帑不虛糜可以隨事調劑久安長治之道具在於斯豈難知哉

是年

翠華臨煙墩龍窩各工奉

諭煙墩大王廟東建築挑水壩一龍窩張家莊工建挑水壩一壩臺長二十七丈壩身出水長十六丈寬八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辛

發帑交分司齊蘇勒建築並加修王公隄縷隄七百餘丈補築越隄以慎其防

按河工當敵壞之後力圖整頓而適當大漫洩至隄埽猝難保護四十一年之河淮湖海並溢蓋有岌岌乎不終日之勢矣而龍窩烟墩衝蕩尤甚扶危傾於累卵之餘築月隄爲重門險者始平至是駕臨指授方略逼水東注迴瀾障川使民有安枕之樂挑壩之爲力大矣王公隄一線石工內捍運河外抵黃淮二瀆之衝數百萬糧儲咽喉重地斯文襄言

是隄最難保護惟有歲修石工排椿固其隄趾攬溜禦衝回湍聚砂使石工之外長有淤灘無虞衝缺茲修築縷越各隄益固其防以及尹韓二莊之開河分勢清水龍門之加埽葺石鹽河劉老澗之分流殺溢悉稟

廟算爲師承平成之烈具於斯矣

康熙四十三年川督博濟陝撫鄂海晉撫噶禮豫撫徐潮奉

命會勘三門河路情形疏陳水陸之宜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五

按河南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山陝汾渭二河皆與黃河相接惟中隔三門之險漢唐以來屢費經營欽奉

論旨朕巡幸西省閱視汾渭俱屬大河直與黃河相通河南等處米石似可由黃河運送應於河南府儲積米穀山陝偶值歉收運至彼處賑濟殊屬有益

睿謀軫念西疆至爲無已遵卽會勘疏稱三門在陝州東

北四十里兩岸石山鑿分三澗中流謂之神門水勢正溜南岸爲鬼門石崖曲折水更洶湧北岸爲

八門水略舒緩三門下百餘步石橫中流日砥柱再下二里許爲臥虎灘試用陝州船從神門放空顛下又從臥虎灘下挽舟上行船方水溜又無舵篷自辰至申僅拽行半里復用有篷舵空船從臥虎灘下乘風絳挽逆流而上方能從八門經過又以船載糧三十石用夫三十餘名從下挽行而上自己至未亦從八門過去溜急灘多水漲則無絳路今挽空船行十有七日始得二百六十里重載更加濡滯由河南府陸路運至陝州西門外太陽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五

渡上船計程不過三百餘里較河路尤爲省便又據陝撫稱渭河西至鳳翔東至潼關由渭入黃山黃入汾可抵山西之平陽西船皆方頭平底無舵無篷其水手不善操舟須仿南式造船覓熟練水手使本地人演習以備挽運晉撫稱汾河自河津縣至絳州可行百石之船由絳州至平陽府城及洪洞縣可行五六十石之船惟介休縣之義堂橋灘多水急向無絳路自介休至省城又多淤淺必製小船倣照舢舨船麻陽船式移咨楚省酌調船匠

水手修造教演於汾河接運又稱隨預造有桅有
舵有槳之小船三隻一可載糧四十石一可載糧
三十石一可載糧二十石在汾河內演試自省城
至河津縣俱可行走豫撫稱汴河故道一由中牟
縣東經祥符等州縣至禾城出境歷江南宿州達
於淮久已淤成陸地一由中牟縣東南經朱仙鎮
至沈邱縣出境歷江南太和縣入淮係元臣賈魯
修濬今名賈魯河現今通流河南府至陝州太陽
渡水路計程四百五十里中有淺灘數十處澗池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一帶緯路年久間有塌卸澗池以下河流頗緩下
水船可載三百餘石上水半之澗池以上河身漸
高灘水愈迅雖有緯路僅可挽數十石之舟至砥
柱而上河中大石分峙列爲三門神門無緯路鬼
門從未行舟惟入門水稍緩石崖鑿有緯路上排
列方眼約離二尺其上三尺又鑿有石鼻約離丈
餘石鼻可穿鐵索緯夫援手以著力方眼之設石
路滑潤裝木限以助足力皆前代輓運之跡蓋其
艱險如此王漁洋云川督佛倫籌秦疏言湖廣襄

陽府有自襄江進小江口通陝西商州龍駒寨水
路一道自襄陽府至小江口二百四十里襄江大
船載運每船可八九十石至百石自小江口換小
船至河南浙川縣荆子關二百餘里每船可四五
十石又於浙川縣換小船至陝西商南縣徐家店
二百餘里河狹灘多每船可載七八石自徐家店
至商州龍駒已上不通舟楫龍駒寨至西安府相
距四百餘里中間有秦嶺藍關七盤等嶺則係嶺
路有百里許惟小江口至龍駒寨雖係山河亦古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聖主仁育天下原思徧覆無遺況水之爲利甚普轉運數
倍於陸無如限之以地著爲令而工用有所不能
計要諸久而人力有所不得齊三門固不可操舟
秦晉亦難語通津夏秋水發之時聽民自便數百
里內可通有無難施之千里而遙也

康熙四十四年奉

上論山東河道與總河相距甚遠照河南例交該省巡撫就近料理濟寧道張伯行估築汶上南岸一帶河隄豫撫趙宏燮請修韓羅灣一帶河隄

按是時寧陽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連遭水患皆由汶河隄岸不修之故至是濟寧道張伯行言康熙四十一二兩年大水淹沒濟寧南北州縣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各州縣被水皆由此出而南岸桑家等口俱經衝決淹沒更甚擬於石梁口內添築越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隄岸加幫高厚不惟寧陽不受患而汶濟滋魚滕嶧及江南之徐沛邳宿俱蒙寧陽之福因定議估修豫省韓羅隄介祥符陳留蘭陽之交地勢窪下隄卑矮單薄外無重隄可恃不足資防禦題估加修填墊河形增培二千餘丈以謹修守蓋當時東豫兩省皆責成巡撫就近經理責任既專故慎於修防如此
是年濟寧道張伯行請修戴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分

水口三分入南河七分入北河東水濟南北漕運

按此卽潘季馴以智役水之法其法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牖以濟之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以濟之明史宋禮遏汶流至南旺四分入南六分入北靳文襄宋康惠祠記云南旺分水三分濟南漕七分北會臨德合漳衛意亦猶是而伯行尤以運道關鍵在於南旺柳林爲南旺上牖十里爲南旺下牖欲將柳林牖爲界水牖使汶河之水盡濟北運南運則用府泗等河馬場湖之水濟之如北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水小嚴閉柳林牖盡啟十里牖板使水全歸北運若汶河水長兩牖仍舊下板使水俱由斗門入南旺湖蓄以濟運至水勢盛大之時啟十里牖板仍閉柳林牖使水由彭石孫強劉賢等口入南旺湖若水漫過柳林牖板仍嚴閉寺前鋪牖使水由張廂盛進焦鸞等口入南旺湖是以柳林牖爲界水頭牖寺前鋪牖爲界水二牖總使汶河之水專濟北運然其機宜尤在臨幾審定而不能預有成見如彼時五月臨清水小仿此法行之東昌運北運

艘得魚貫而下以重運盡過柳林牖故柳林牖可
久閉也若前運未過驟閉上牖則有跋前疐後之
患糧艘盛行之時節宣必如其分南旺水長盛大
湖不能容蓄洩貴得其平隨時移步換形始能役
水而得水之用安山湖久淤沙深底漏不能蓄水
張秋以南沙河棗林濟運之河亦盡淤塞南旺以
北更無涓滴入運此伯行所欲修何家石壩建牖
王堂口於重運過後嚴封柳林牖使南旺蜀山馬
踏三湖之水由龍王廟北出汶河之水由王堂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暢流入運者也其言十里牖下有關家大牖再下
有五里鋪滾水壩皆洩南旺湖之水以濟北運疏
關家大牖五里滾壩引河使南旺湖水仍向北行
出兼濟牖濟運封十字河使不南洩免濟寧以南
魚沛諸縣之淹開新河頭宏仁橋引馬踏湖之水
亦歸北運使能如其所言豈不盡善南運如馬場
府泗河湖視底磨鍊諸溝蜀山昭陽微山諸湖彭
口大泛口諸山泉之水原足以濟運未嘗乏水惟
南旺湖在運河之西運河底積年淤高河水高於

湖面自新河改道引之高地南旺湖落低東岸設
斗門以備分洩兼蓄運河有餘之水若久閉寺前
等牖俟湖水蓄高而濟運恐湖不能納將有衝突
之患馬踏湖窄狹平淺止蓄府河之水以濟南運
未能分引北上也南運昭陽微山湖水濟夏鎮以
南至江境之運上至濟寧則專資蜀山湖之水府
泗又次之南陽湖水不能濟漕運之急此今昔之
不同也然當北運遲澁之時無他水可藉專恃汶
流過汶濟北固不可少立法以濟法之窮尤在行
法之人變通因時善用其法而隨地節蓄自有調
劑之妙用水爲人役也至空重過後修牖壩蓄水
待運而不假公爲利漕運無不足之水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是年四月

聖祖南巡幸惠濟祠石工奉

諭朕三十八年閱河河干俱屬黃水今清水暢出抵黃歸
北岸河工大成又奉

諭於高堰三壩下挑濬一河兩旁築隄東水入高郵邵伯
諸湖其高郵減水壩下亦挑濬一河兩旁築隄東水

由串場等入白駒丁溪草堰等河各河開浚深通俾
之入海則壩下所出之水不致渙散衝流爲害經督
撫河漕會勘定議發帑修築永賴平成

按高堰壩下減出之水歸高郵諸湖高郵減壩之
水由下河入海下河地勢如釜底水至旁出爲患
待其盈科而後入海民田淹浸已多此下河所以
屢議疏浚而終不易治也靳文襄議築百餘里之
長隄東水歸海以拯下河之淹卒以功大費重不
果於行至是勘議疏洩非築隄不能收束爰於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滾壩下挑河築隄蔣壩添建石牖水大開放循河
歸入高郵諸湖高郵壩下洩出之水兩岸隄束之
歸海不致散漫

聖謨廣運一舉功成自是而下河始可治治下河之機要

無踰此者矣

康熙四十五年建文華寺牖牖下挑引河兩岸築隄
由楊家廟至白馬湖運河水漲洩水入湖水涸堵閉
濬澗河及涇河疏蝦鬚二溝河使澗涇河入射陽湖
由二溝河經廟灣歸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按文華寺開河建牖以助運而非洩水之常道也
洩水惟涇澗二河明時武墩高澗皆有牖高澗之
水自三汊河逕白馬湖穿運河用伏龍達涇河武
墩之水自通濟河逕楊家廟穿運河亦用伏龍達
澗河涇河在淮城南五十里澗河在淮城南一里
皆首接運河尾入射陽湖射陽湖深廣去廟灣海
口爲近下有蝦鬚二溝界山陽鹽城二邑首起馬
家蕩尾入朦隴河洩射陽湖之積水由廟灣入海
不爲山鹽患下河洩水入海之口惟廟灣爲近射
陽湖深廣有容上承山鹽諸縣之水下去壩灣尤
近開涇澗入射陽浚蝦鬚二溝以通海前人往往
取道於此芻穀魚鹽之利貫輸郡城商賈之所輻
輳也蓋其地平下易治故跡可循河成則沮淤化
爲平疇非如興化之形如釜底必待盈科而進也
初治時涇澗二河塵沙山積僅得彷彿蝦鬚亦約
略形似澗由淮城市河會本河又從城西文曲溝
置涵洞引漕流聯市河入本河其入射陽也涇短
而澗長紀載皆詳於澗而略於涇豈涇之湮沒更

命疏

久習近而忘遠與二河濬如前式寬不過四五丈深六七尺而蝦鬚二溝深廣兩倍於涇澗匯流由朦朧河出海寬深暢達復還故道康熙三十八年而治之豈獨疏納三城積潦通各鄉舟楫射陽通而五縣之尾閘已啟亦治下河之要道也

是年黃淮沂汶睢泗諸水同時并漲黃運各工俱險搶護彌月始息開鮑家營引河分疏黃漲展寬王營減壩五十丈黃水由鹽河暢流入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按是時黃淮蒙沂諸水並漲宿遷之蔡家樓桃源之九里岡高家灣山陽之韓家莊安東之便益門南東門佃湖等處溜激生險搶護彌月張鵬翮言黃河會淮與中河之水并流歸海水勢滋大昔於桃源北岸建崔鎮徐昇季泰三義四壩分洩漲水因開中河後患黃水穿運而廢之黃水無從宣洩致有九里岡龍窩前日之決去年伏秋水大清水因黃水過於外而溢於古溝唐堧清溝黃水因清水助其勢而溢於韓家莊今年伏秋漲水更大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工俱險衆水併歸一河宣洩不及開鮑營王營河壩洩入鹽河南北隄工始克保固王營卽營營故地斬文襄因舊基築壩至是更加關也河淮連年水漲或至彌月不消不得已而分水由鹽河下海入海之路既分疏消自速此固權宜之法然河工不難於立法難在能守鹽河道窄狹宣洩無多不能大減黃流而引黃入內反易淤墊妨運固難恃以爲常惟在善守上源備豫防周使險者皆平危者得安守束水攻沙之道下流亦得衝刷以就其深其得力全在於此河防之計所可信以持久者平成後之防守貫徹始終持守之力不堅遇險輒分流疏洩洩之久而正河受淤反至不能守一工不守淮河湖海交受其病至於變法更治盡棄前功非旦夕可竟之事故必能守而其功始不廢也陳天一言一人理之千百人一其心以護之一時定之千百年遵其法以守之此未易言也言守必自不輕洩始或習安忘危喜新厭舊勤惰公私之不同人無恒心河始不恒治斯言信矣故謂治

河創始難守成易猶非深知河工之言也

是年奉

上諭駱馬湖口竹絡壩湖水大漫壩流入黃河河水大溢入壩內今竹絡壩止湖水暢流並無黃水灌入黃河深通可知初次到江南時船在黃河兩岸人烟樹木一一在望三十八年僅見河岸至四十二年河去岸甚低是河身刷深矣自此日深河道大治下河連年大熟從來未有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愈刷愈深水由地中行河工極治之明驗也河水漫竹絡壩分洩衝運淤河不得已而後用之至正河既深無須藉此河運皆得安流下河困於水阨歷有年矣傾六壩無涯之水入下河未盈之科民生塗炭浮家泛宅

聖心痾瘵在抱拯此一方生靈塞六壩疏運口關攔黃移高郵諸壩所留存一二減壩之水開河築隄以束之使順流歸海更不漫及窪田茫茫煙海之區變為樂土是以連年大熟上慰

宸衷煌煌

天語上河治而下河自治

德施普於無窮又奉

諭天妃廟遇黃水長至五六尺清水不長卽下板蓄清水全力敵黃惠濟祠一帶黃運只隔一隄大溜衝刷石工猶不足恃著於上下適中之處建挑水壩三四座逼溜開行王公隄亦修建挑壩以順溜勢高郵迤南湖河水勢相平界首迤南河水高於湖水東西兩隄卑薄應加幫添建石工淮安近城隄岸卑薄之處亦應修建石工加謹防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翠華經臨之地隨時

指授動協機宜至今遵守勿替

嘉惠羣生又不獨下河一方之民矣

是年建築安東縣城外挑水二壩幫寬佃湖月隄並築柳園頭月隄蕭縣徐莊越隄邳州趙莊月隄及三岔三套越隄以為重障

按此因漲後加修以為備防也是時漲水大發洪溜直衝安東縣城隨於縣城瀕河上下搶修挑水

大壩二挑溜開行民居始得晏然又於佃湖迤下
磯嘴壩外加幫月隄以防衝激以及黃河南岸之
徐莊黃河北岸之趙莊皆以溜急而設重門並三
岔三套無不並設修守周密如此思患預防之道
也

是年濟寧道張伯行請引漳水入衛以利漕運

按自丹衛淇洹而北實資漳以濟漕北河建甬之
水一洩無餘非有來水接濟以頂托之遇旱則涸
人力不能施伯行慮及於此初欲引沁入衛不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至是更請引漳言衛水源遠流細北河遇旱糧船
淺阻直隸成安縣栢寺營有通漳河之新河一道
直至山東館陶之沙河卽古所名馬頰河者綿長
一百二十餘里寬自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
不等深至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流至
沙河淤成一片沙坡接新河之水止涓滴入衛因
無河身收束不能暢達檄館陶縣浚通沙河成安
諸縣各疏所管河道令漳水暢流入衛隔河之水
不致建甬直瀉臨清迤北古淺之處亦不浚自通

成安諸邑沿河村莊皆有洩水之地於運道民生
均有裨益此蓋欲資漳以濟漕也引沁入衛衛不
能容分漳濟運漳有可分漳自臨漳分流爲二一
北出大名至武邑入滹沱一東流至館陶出臨清
入衛明末北徙入曲州釜陽河迨後邈不可復矣
至是復出於館陶休徵叶應有下濟之象因以導
引入衛濟衛之不足不言之利孰大焉惟漳河出
山之水力大勢猛一經漲發不獨爲元城館陶之
害衛河兩岸山東直隸之臨清故城德州一帶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隄均虞漫溢兩岸隄防歲修不可弛四女寺甲馬
營之滾壩必當暢其流也責成地方官畫地分守
農隙修培積久堅厚則漳不爲患館陶諸縣於汛
後察視存有淤沙卽勤疏濬而後可以永漳之利
漳之爲利大矣其去來蓋有天焉而人事固不可
廢也

是年豫撫汪灝議疏賈魯舊河設隔壩通水入黃由
黃入洛

按穿隄引黃自周秦漢唐以來常有事於此或疏

渠以殺流或引洫以灌溉然往往利少害重爲其
分水淤河而不能受漲也灑欲爲舟楫之利言賈
魯河由舊河身至黃河岸口南北長十里其緊接
賈魯河之地曰東趙由舊河身行七里至大隄頭
又北三里至黃河岸口其東南爲新莊應於新莊
之黃河涯口築草壩一座疏舊河破隄通水入黃
隄根設石牐一座並於東趙受水之地建石牐一
座引水束之入黃二牐一壩以時啟閉通舟入洛
歐陽公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之輕重擇其害少者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況有
害無利而可輕議舉乎中州土疏溜至頃刻刷深
數丈牐下椿木入土丈餘椿傾而牐自陷黃溜乘
之保固爲難且黃亦可以不入洛洛口之舟楫天
然與黃會也東趙引黃通洛爲利亦少矣而使黃
汎濫於漭蕩之間害孰大焉況水小則流緩而易
澄內河之淤水大則懼掣黃溜淤正河爲中土害
不比寧夏漢唐諸渠之倚山鑿石也言河防者常
以利害相搖或此直有害而無利引黃爲用自古

無善策也

是年川省都江堰人字隄衝決隨即修復

按都江堰分岷江之水灌溉蜀郡田疇蜀用富饒
所過設護岸籠石附岸水不蠹土而渠堅久人字
堰分水當衝石類堰壞水瀉不復入田初冰爲象
鼻數十處以捍水都江口有石馬埋灘下凡穿洶
必以離堆石記爲準其下洶深量水則尺寸灌田
彭州將軍橋馬騎石趾東穴投龍鐵溪徒水各水
口橫縱如式淺深有度過與不足其害立見後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其法堰遂壞象馬並沉十則亦沒沙中元吉當普
復於其地鑄鐵牛二首合尾分如人字狀以其銳
迎水之衝高與堰背等數十萬重之鐵冶而合并
水遇重不勝則洞而支支則力分而弱竹木砂礫
可以當之陳鑿作牛銘云問堰口準牛首問堰底
尋牛趾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須稱
高低修減水後皆遵其法萬歷間水漲堰壞重加
修復康熙丙戌夏五月霖雨彌旬山水泛溢人字
隄三泊洞府河口盡被衝決諸邑沿河之田畝漂

沒乃捐俸協力鳩工自冬至迄明年春仲畢工九
邑復食其利朱載震修建太平隄記云成都府灌
縣之都江堰其水源來自松潘之上流成郫九邑
咸資灌溉例入歲修往往修不如法丙戌之夏五
江水衝蕩人字隄水口被衝沿河水口多有決壞
能撫軍撫卹災黎思爲一勞永逸之計躬行相度
週圍三百里間往復審視議定修築事宜率屬捐
修及用水九邑皆與焉揆日施工自一陽始生至
明年中和節後凡三閱月築人字隄長三十八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禿

高八尺又於府河口三泊洞築新隄長八十三丈
高八尺厚五丈支分條晰水得復循故道灌溉無
遺世食其利云自漢以來或因舊葺治或隨時疏
築龜牛象鼻灘馬屢易其法至關雞水則無考而
地不異其勢以時循古法修治旱則藉以資灌溉
潦則下封其口使無得漫入爲患旱潦由人轉移
水爲人役真陸海也李膺言玉女房鑿山爲穴深
數十丈有廊廡堂室屈曲殆非人力人字堰艱難
勞苦而成分水江心當衝而潰歲修不可疎也蜀

中水利考江水經灌縣西南流者卽禹所導岷江
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北注折
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薄灌城東北注者爲
北江北江自寶瓶口穿三泊洞北注者爲外江自
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東北注者爲內江外江北
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會綿雜諸水出金堂峽
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下過府城北至城東會府
城前江趨彭山界南江經崇慶新津東流至彭與
府江合其出金堂峽者由簡資內江富順會於瀘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旱

州此都江一堰之源流也至於大渡碶雅諸水會
於嘉定馬湖諸水會於敘州嘉陵江經合州納潼
涪諸水會於重慶黔彭諸水會於涪大都高山峻
嶺如川撫佟鳳彩疏稱東南北三道無堰可作者
獨李冰所鑿離堆山立都江堰當岷江中流可爲
民利中原變遷如西門豹引漳鄭當時引渭俱殫
爲河惟都江堰幸存於蜀漢唐以來屢勤修築吉
當普障水用牛者牛屬丑土取土尅水之義鑄牛
用鐵者龍畏鐵取金尅木之義太平堰成循牛趾

而濬之水遇重則力分流分則堰固百世之利也
康熙四十六年奉

上諭朕屢念河防屢行親閱凡自昔河道之源流及歷來
治河之得失按圖考蹟靡不周知粵從明季寇氛決
黃灌汴洪流橫溢歲久不治迄於

本朝在河諸臣皆未能殫心修築以致康熙十四五
年間黃淮交做海口漸淤河事幾至大壞朕乃特命
靳輔爲河道總督靳輔自受事以後斟酌時宜相度
形勢興建隄壩廣疏引河排衆議而不撓竭精勤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望

自效於是淮黃故道次第修復而漕運大通其一切
經理之法具在雖嗣後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
不能易也至於創開中河以避黃河一百八十里湍
悍之險因而漕輓安流商民利濟其有功於運道民
生至遠且大朕每蒞河干徧加諮訪沿淮一路軍民
感頌靳輔治績者衆口如久而不衰夫人臣有大
建樹於國家者獎勵庸宜從優渥雖賜卹易名已
循彝典尙應特予褒敘賁以殊恩靳輔著加贈太子
太保仍給世職拜他喇布勒哈番用彰朝廷追美勞

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

按靳輔歿後垂二十年

恩施稠疊

天語褒嘉以爲矢忠宣力者勸人臣榮遇於斯爲極輔所
處之時黃河極難治之時也自宿遷及雲梯關五
百餘里淤爲平地高堰決壞黃流合并東注湖河
一片下河州縣沉於釜底當是時糧運旣不可稽
鉅工猝難見效大開引河不能遽刷寬深不得不
爲減水之法而無識者引河不可分之說以繩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望

海口不可濬急功者舉上流放水之咎以歸之工
用不能節省忌能者又假冒破錢糧以中傷之公
苦心大力獨任勞怨急則治標先疏引河以濟運
然後通盤籌計疏築並舉役夫至數十萬之多調
集鄰省需費至數百萬之鉅均輸左藏而公慮事
之精隨宜而致用任事之勇百折而不同事勢使
然固不得不爾也以故卒致底績身後

殊榮有加無已王貽上居易錄云聞之公於二十一二年

間與總漕帥相訐告謫公爲安東長樂司巡檢到

官一月復任總河又二十六年與于成龍不合劾
公破冒錢糧成龍被逮公亦赴質隨復任又以開
屯事爲總漕慕天顏所劾天顏罷去公又復任屢
遇坎坷而天卒全之惟其自反而縮也公之心跡
歷久愈見事功闕世彌彰於今益信至今撫公遺
蹟亦有地居險要未可多爲宣通者事涉紛紜難
以施之永久者審察當時形勢設身處地驗其甘
苦曲折始知事後之明難語臨幾之哲余毅中言
排河淮非難排一時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合一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聖

時之人心難

聖明在上羣議頓息模稜畏葸曷與集事哉

是年八月黃水陡長豐汎黃河北岸吳家莊隄漫缺
一百三十丈隨漏夜築塞加築越隄對岸挑挖引河
引溜南趨河歸故道

按此因漲水驟溢入順隄河引溜衝缺也北岸吳
家莊隄根有順隄河形寬深引溜平漫之水跌入
河形則湍悍衝激搜刷隄根危險異常潘宮保築
單礪交界千有餘丈之挑壩跨壓溝槽以蓋護之

自昔已慎重於此漫水自西南來轉向東北又值
西南風鼓浪順隄搜根而下迎溜頂衝吳家莊隄
所以不能守也北岸之決甚於南岸以南亢而北
下而旋決旋塞補救易爲力者其地距正河尙遠
六七里順隄河雖寬深而外灘高於內灘丈餘非
大水不能上灘至上灘一二尺則隄根之水已丈
有四五建瓴直衝往往成事若水落迅速水自歸
槽而決口乾矣趁此時一鼓而前立可堵閉乾隆
甲寅秋吳家莊西曲家樓漲水驟至隄根衝開大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聖

隄二十一丈幸水已消動隄根水深丈餘外灘止
深一二尺平緩歸漕卽於外灘水淺處橫築土隄
攔截自三堡大壩屬之六堡挑壩橫長六里萬夫
畚插日夜並舉閱六晝夜堵合斷流然後分工加
培比至水長隄羣水平獲保安瀾亦緣其時江豫
黃河安流六七餘年河底刷深岸高水面丈餘水
漲則壅出水落自歸漕又當伏秋十日內水不加
長故得於外灘施功以迄於成亦不易得之機會
也吳家莊之得以卽時堵合亦猶是矣河志云王

家山天然石牖自四十年後河底刷深水不過牖
牖依山根鑿底至深河水不能過則是時大河之
極深可知大河安瀾日久隄如崇墉束水攻沙之
力日引日盛河愈深岸愈高是以吳家莊漫後旋
復歸正堵閉易於見功每見平成後河流順軌淘
刷寬深之時三汛漲發水不出槽縱逢異漲上灘
偶遇隄有殘缺漫口而出水落仍自歸槽祇以土
填塞乾口而已故知黃河防守之功與創始並重
善守之則順而易不善守則逆而難順逆之分勤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聖

情所由判也司河者不怠於功成天下莫與爭功
矣

是年奉

上諭河南黃河上游最關緊要黃堦工程更險宜相度形

勢建挑水壩挑溜開行

按是時下流既治更及上流斯爲窮流溯原綱繆
未雨之道蓋欲治下流必防其分洩欲防分洩必
先固上源上源踞建碓之勢河溯之網維在是不
可以不慎也伏讀

聖訓有曰明時治河俱自徐州以上河南地方修築本朝

治河多在徐州以下江南地方修築然治下流須預
防上流若上流潰決下流必至壅滯徐州以上亦當
留意黃水遷徙無定如九河故道原在河間後漸移
南歷代果能相機修防河道何至如此大壞

明燭

無疆誠挈全河之機要通古今之權衡也明時河患

之在河南亦由養灘而成洪武初河屢決開封挾
潁入淮縱橫於陳穎歸亳間決口不塞殆二十年
加以用師梁晉開塌場之口引入豐沛迨後南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聖

漸澁轉而北徙既塞其北又洩於南輾轉橫潰使
河入北不可入南不利迴旋於魚臺豐沛之境河
漕交錯水不下行潘宮保雖守束水攻沙之法而
終不能反新集之故道是以終明之世上流不治
抑自洪武時之決久不塞壞其故道也至

本朝河復歸故道建碓直下雖或有淮黃反背之患
而上流晏然至靳文襄治後至張文端三十年間
上游豫東罕有敗事偶缺卽塞之不爲大患惟其
寬立河隄足以約攔水勢安流久而水自歸槽也

然而上流之患重於下流河之過懷衛而東也其地平衍無山陵岡阜之阻塞挾沙散漫溪谷皆平非固其隄防以約之一瀉千里奔放無垠烏可稍弛其備昔人言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

聖明厯念豫東貫徹於全河之大勢而務爲久安長治豈直爲黃堦一工揀其險難哉

是年添建五里中壩壩下挑引河自中壩至寶應射陽鎮引入射陽湖由廟灣歸海

按是時上河諸湖水大南關車邏二壩不敷宣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罨

添建五里中壩慮壩下之水橫出爲患疏萬有七百餘丈之河直達射陽歸海使下河無沉淪之憂又廣籌濟運之道修大墩分水處西岸草壩加寬二丈分挑水勢使運河東壩不致着重敵黃濟運題修江都東隄腰鋪中腰鋪南越潭及邵伯蕭家涵并黑魚塘諸處石工金灣三廂及東關對河沙壩石廂各工凡以爲運計也

康熙四十八年張鵬翮遷戶部尙書趙世顯總理南河奉

上諭河工關係緊要宿遷以下有清水入黃河得以刷沙

進行宿遷以上至河南一帶無清水入黃必須將兩岸隄工小心修防令水不出槽導水由槽中行始無淤沙之患至黃河發水由寧夏來着行寧夏同知隨時馳報預爲修防六月大雨河漲漫溢蘭陽縣北岸雷家集隄工二十六丈儀封縣北岸洪邵灣隄工二十一丈水驛隄斷口四十三丈張家莊隄斷口二十五丈巡撫汪灝督官搶築逾年皆塞之

按豫東無刷沙之清水慎其防護猶治上源之意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罨

而重巽以申也黃河發水情形由寧夏馳報以謹預防寧夏報水自此始蘭陽儀封諸州縣決缺至五六處之多口寬自二十餘丈至四十餘丈不等而又當北岸就下之勢不逾年而卽塞者時方以巡撫就近專理河務責任旣重呼應亦靈故得以迅速奏功而亦緣河道成平日久河槽衝刷底深水落歸槽雖有漫出之水終無奪溜之勢平時防守不失積漸使然危者復使之安轉敗爲功非臨事之搶修所得尸其功也

是年十二月奉

上諭朕宵旰勤民視如赤子無一時一事不思為閭閻圖經久之計江南浙江生齒殷繁地不加增而仰食者日衆其風土陰晴燥濕及種植所宜迥與西北有異朕屢經巡省察之甚悉大抵民恃田畝為生田資灌溉為急雖東南名稱水鄉而水溢易泄旱熯難支夏秋之間經旬不雨則土坼而苗傷矣濱河低田猶可屏水濟用高仰之地力無所施往往三農坐困朕茲為民生再三籌畫非修治水利建立牐座使蓄水以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兗

灌輸田疇無以為農事緩急之備江南省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浙江省杭州嘉興湖州各府屬州縣或近太湖或通潮汐宜於所有河渠水口度地建牐隨時啟閉水有餘則宣泄之水不足則蓄蓄以備用其有支河港蕩淤淺者宜並加疏濬使引水四達仍行建牐多蓄一二尺之水即田高一二尺者資以灌溉矣多蓄四五尺之水即田高四五尺者資以灌溉矣行之永久可俾高下田畝無憂旱潦實於民生大有裨益欽此仰見

皇上宵旰憂勤凡利益民生之事無一不厪

聖懷欽遵查議錢塘縣西湖有湧金水門引湖水入城周

流曲折歸於海寧地界湖北聖塘牐洩水於濠河流至新河壩其減水石堰二牐之水由桃花港入於餘杭縣界流於大河可資灌溉今桃花港淤淺約長三里應行開濬其餘西湖通水諸處皆有舊牐可考勸率沾利農民勤加保護疏通以資田疇其支河港蕩有淤淺者令及時開浚錢塘縣桃花港及永興圩正隆銀盤豐樂觀音八字等橋共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辛

一千三百九十餘丈開深五尺四尺不等仁和縣登雲柴工杜子石灰五杭太平等橋長一千一百餘丈開深四五尺不等杭嘉湖三府建牐六十有四西湖通水諸處勸諭民間相時開濬等因奉旨察勘河渠水口應行建牐疏濬處着動正項錢糧疏濬支河港蕩造冊詳報欽此欽遵查辦訖事錢塘城外並河之田千頃賴以灌溉白樂天築通石函石函之流細減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及五十頃此又溉田蓄洩之節而利可為常矣

是年水利都司王應龍陳明寧夏漢唐各渠情形及修濬利弊以圖善後

按昔人言黃河爲中國患獨利寧夏寧夏古朔方所屬中左右衛平羅所五十二堡地大半盡屬沙灘必得河水浸灌乃潤沙灘之地必得濁泥漫淤乃沃黃河自南而北其入寧夏之處兩岸俱係石山名曰硤口古人於河之西岸上下依山麓開唐漢兩渠河轉東北出硤其硤盡處開渠於山根之間者唐渠也渠口寬十八丈深七尺距渠二十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至

唐壩建石正牖一牖外建退水牖四正牖入渠之水以五寸爲一分止以十分爲率水小則閉退水牖使入渠水大開退水牖洩其勢正牖六空西四空爲唐渠東兩空爲貼渠每空各寬一丈唐渠自牖以下分上上段上段上中段下中段下段寬六七八丈不等深五六七尺不等合計長三百二十餘里貼渠者唐渠之附庸也因唐渠正牖東岸土高故引此渠雖分兩派實與唐渠同出一口寬三丈五尺深六尺新舊長五十里兩岸隄壩俱曰泮

沿泮居民各於泮上建小木牖以便蓄洩名曰渠口唐渠東西兩岸陡口四百三十六道漢渠向河立渠在唐渠之下距唐渠口三十里地形低窪直迎河流水勢易入渠口寬三十一丈深七尺五寸前時於漢壩堡建四空正牖一牖外建退水石牖三分上中下三段共長二百三十八里渠東西兩岸陡口三百六十九道原灌寧左右三衛所十八堡田地三千八百二十餘頃後因開導西河水勢變遷各開小渠灌田三十餘頃漢渠止灌十七堡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至

田地三千七百九十餘頃每年河凍時閉塞渠口名曰捲埽至清明撥夫大濬河渠分段程功期限一月名曰春工至立夏日掣去所捲之埽放水入渠名曰開水引灌田地其法先委官閉塞上流各陡口逼水至捐其名曰封各陡口仍酌留水一二分其名曰俵及水已至捐乃開上流各陡口任其澆灌既足又逼令至捐封與俵周而復始上流下捐皆得澆灌及時唐渠貼渠原灌寧左右三衛及平羅所三十四堡田地六千二頃有餘衛所各分

段封俵一歲須輸灌數次乃獲豐收漢渠挑挖封
俵與唐渠一例而得水甚易又以捐短田少通利
如故惟唐渠淤塞過甚濱於廢棄雖借助漢渠不
過稍分餘瀝高地屢年荒蕪漢渠亦因以受困細
按唐渠受病有三渠口不能受水也地渠不能通
流也渠身過遠沿路分洩也唐渠口下向有石子
沙灘障水入渠後灘稍沒河流向東直注渠口勢
背入渠旁溢之水回溜停淤唐壩以下盡係淤沙
唐渠經此爲咽喉要道向以風沙旋去旋積名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壅

地渠久不加濬渠底與兩岸齊平較唐壩膈底高
三四尺汎水入渠至此阻梗由是旁灌月牙倒沙
兩湖水勢紆迴水未前行而挾入之濁泥已淤膈
底數尺矣渠水入口無多又苦咽喉不利以有限
之水流三百餘里供數百陡口之分洩其勢自難
逼給再遇河水減落則束手無策又加以歲濬積
弊多端渠夫渠草包納坐免建泮釘椿築墩逼水
膈底鋪紅柳白茨下椿蓋石之處多不如式唐渠
自口至捐照分三工五段漢渠分兩工三段每段

遠至數十里亦無一定程式專其責成渠道灣曲
之處東高西必低歲有衝崩好徒拆去夫役因循
延至一月遂相率而散其未經挑挖者雖十有六
七祇謂工多夫少無可如何渠道淤塞實由於此
古人慎重渠務額設有夫力役有期物料有備分
五工八段使各盡其力趨利之輩作弊環法竟使
利民者反以累民故爲詳列各渠情形及修濬利
弊請飭司水利者每年慎辦春工毋使已效之法
復事更張已通之渠復致淤塞則利與河流俱永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壅

矣節錄於此以爲後鑒
是年復開渠於賀蘭舊渠之上助漢唐渠水勢
按是時唐渠淤塞過甚別開一道以通其氣漢渠
口上有渠曰賀蘭相度形勢於舊渠上三里許直
迎水勢另開一口引入舊渠助漢唐水力之所不
逮水至陳俊漢壩兩堡之交卽棄舊渠而西導引
由高處行達於唐渠渠口上距唐渠口二十五里
下距漢渠口五里在右衛唐壩堡地內口寬八丈
深五尺渠身長七十五里東西陡口一百六十七

道引灌陳俊蔣鼎漢壩林阜瞿靖邵剛玉泉李俊
宋澄九堡田地千有二百餘頃至宋澄堡仍滙入
唐渠建兩空正牖於陳俊堡地方牖外建退水牖
三工成名其渠與牖曰大清清渠既成陳俊等九
堡不須更用唐渠之水省灌溉九渠河流趨入唐
渠實足補唐渠水利之不足唐渠口迎河築迎水
湃一道用石草層疊過水而更用大石襯其根基
湃加築高寬長四百餘丈逆流而上直入硤內中
劈黃河五分之一以爲渠口口寬至二十餘丈高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堯

是年趙世顯題請於黃堦挑壩上再建一壩以助其
勢覆如議行
按張文端會同河撫汪灝築挑壩於黃堦之上加
以護埽入於歲修思患預防之道至是已備下源
治而防上源慮益周密而築壩之議從此起河南
治河檔案云趙世顯至官閱視黃堦挑壩言對岸
沙灘西墊大溜直冲壩上須於上水再建一壩兩
壩相比上下接應勢大而溜自開行並將埽臺加
幫裏戩隄內有舊決河口一道月隄正坐河形內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堯

舊渠口數尺挽河流東注之勢逼令西折入渠其
力能逆水使之高束水使之急吞噬洪流勢若建
瓴不患澄淤口寬能多受水渠內水倍增加再挑
地渠使低於牖底以通水路兩岸立湃束水渠流
至此疾趨迅下沙水不停由是口內洋溢咽喉無
阻灌溉二十五堡無不充裕不須借助於漢渠漢
渠並受其益矣凡治舊渠行水日久下流河身受
淤則移高出水之口此亦如溝引涇水之數易上
口也通流利用之道固不得不出於此哉

應用柳束填墊壓土堅實月隄外遙隄及新建挑
水壩之隄工均加修培補復由慎守黃堦之意推
廣其用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蔣溝挑水壩二各長
十五丈寬五丈談家莊磯嘴壩二各長十丈寬三
丈黃河北岸九里岡磯嘴壩三各長十丈寬三丈
壩上下皆加築雁翅護崖等埽以固河防惟是築
壩不難守壩爲難壩立則溜必壅注防守不固壩
去引溜入內推之不出反有頂衝之患不可不慎
也

康熙四十九年總河趙世顯請於南北兩岸當衝之工添建挑壩以殺溜勢

按建挑壩必先審勢暴流沖射不可禦築上流以遏之殺其洶湧怒激之勢此定法也世顯於蕭之徐莊宿遷之三教堂及北岸之長樊大壩趙莊羊山古城各建挑水壩一皆各長十丈上下雁翅長如之安東縣東門迤西南門迤東各建磯嘴掃壩一均長十二丈以化其險急然設壩以挑掃灣之溜而溜之所以掃灣多由逼於對岸沙嘴不能前進不得不折而向灣若挑壩太近直衝沙嘴溜不能舒展必至出而復返壩下激成回溜倒崖撞隄變態百出是欲去險而更生險爲患尤甚此世顯於黃塌新壩之上必再進一壩迎溜接挑以緩其勢也然尤視隄勢之大小順逆以定緩急如水自西來隄形忽轉而南下氣脈甚短雖當衝而易治若遇順水之隄溜至則上提下坐接生不已使人奔救不暇急須建挑壩以扼之蕭縣之徐家莊今之嚴工也隄形順直大河自西北掃灣而下沿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五

處處受敵接續生工已鑲護十餘段尙刷崖下生乾隆癸丑於嚴工下壩建挑水大邁掃一段長十餘丈挑溜向東北始不下生而迤上各壩亦得輕減數年安穩至丁巳秋黃水異漲大埽失守大溜沿隄直下搶護不及會曹礪大隄南北皆決始得無事此明驗也邳州之趙家莊大溜由西南轉入東北壩下坐灣更有入袖之勢灣頭接生彭工勢甚洶湧乾隆壬子於趙莊壩下建挑水大邁掃一段長十餘丈挑溜開行不但壩下長灣並未接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六

卽已生之彭工亦不當衝六七年安瀾無警羊山迤下卽七壩勢亦相連安東西南兩門屈曲逼射均不能已於挑護今昔之勢相同也康熙五十年豫撫鹿祐言虞城縣馬家道口新建挑壩築成已逾一年固限請入歲修以便治防按河工建設挑壩多在迎溜之地歲時不修勢必乘間衝漫洪溜臥入搜刷難支黃河工程固限定以一年濁水遷變無常隨時更治也至限已久逾修防更不可疎鹿祐言新壩當舊壩上流頂衝之

勢更加緊要請入歲修此知事者也地方大吏兼理河事身任責成防守亦必周備數年以來豫省竟獲宴然地方之力也祐於榮澤縣隄工盡處民築小橫隄加幫高厚以防內灌接築武陟木藥店迤南沁黃交會處隄工三百丈以資攔禦堅築北岸蘭陽大隄加培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杜家樓各隄均捐俸修築皆自願責任實心防患所以爲桑土之計者無不至矣

是年建邳州黃河北岸迎水大壩一桃源縣九里岡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堯

下壩尾扇面壩二宿遷縣黃河南岸朱家莊扇面挑水壩三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其制

按挑溜擗水之法自宋以來皆用之而往往奉行不力者憚於任事也挑壩磯嘴太短則不能引入深水難以逼溜若竟加長接溜太近既恐糜費不貲亦慮水長易壞此所以因噎廢食而不得其用也隄埽坐當大溜建挑壩以抑之使壩迎溜得力則溜開而埽輕如對岸沙嘴過長猶必挑引河以殺其勢頂衝險工始平張鵬翮面奉

聖諭黃河雞嘴壩太短不能逼溜應照永定河修長並令

試做免賠而人始勇於從事於是險工爭立挑壩雁翅護崖諸埽以次如式並進而工穩矣一工穩而各工相視踵成法爲之而瀾安矣治事必先能任事而後事可集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力有不至也鼓勵而振起之在乎司河者矣

康熙五十一年奉

上諭今年清水小於黃水黃水大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

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卒

船行無阻今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着趙世顯勘明妥辦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導流仍由北岸暢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

按是時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疏濬深通清水滔滔東注陶莊引河水仍北流惟黃水過盛則溢出之水洄旋於清口而有倒灌之處卞汪以下創建挑壩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流使回溜遇壩而散則其勢不能上出而清水得壩之力奔流

暢注禦黃東下陶莊引河不濬自通黃流由北岸
順行而瀾安

聖主親臨閱視洞悉原委區畫精詳至今遵守其法永賴

平成矣

是年建睢寧縣墨家莊下壩挑壩二各長十丈雁翅
護崖如前式

按墨家莊今之瓦房工也大河自東北轉西南氣
脈長大直侵瓦房之岸其地隄形順直提坐不定
故建挑水壩以扼之其時埽工不過百餘丈溜亦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空

順勢南趨東西大灘二十有餘里昔人於此築壩
開河成河者屢矣修守無法不數年仍復故道每
當大水之年洪溜順灘直下不復轉向西南水落
歸槽不能久定迨後挑壩皆廢溜向裏臥沿隄退
守隄退一步溜進一步遂成大灣提坐無時連年
生工至千有餘丈此從來所未有也亟思挑河引
溜而迫於大工之役從容需時始知挑壩之爲功
大而爲利普也同時並建者蕭縣之田家樓礪山
之定國寺徐州之張李各莊宿遷之新莊老隄頭

卓家莊桃源之九里岡均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
式以保河隄今皆已淤閉談家壩僅存拖溜惟煙
墩一工水深溜急不異前時而挑壩不似前之長
大得力加以工段綿長防守不易七里溝河溜稍
順於煙墩而漫散難收建挑壩以束其勢則不至
撞東掃灣今並無挑壩可守歲有新生之工糜費
失勢不可不防其流古人惟不惜費始能節費不
畏事始能省事援古證今較若列眉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空

康熙五十二年創築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越
隄加修山陽縣黃河南岸童家營裏餞築審灣越隄
改建天妃牖外越河添置石牖建中河口門頭牖河
運並治
按時家馬頭經漫缺後雖已築塞而衝出之溝槽
引溜近隄大隄着重修千有餘丈之越隄爲重門
童家營亦以新築之隄衝激堪虞加築後餞皆以
慎其防也審灣地本低下爲後障以固之天妃牖
改挑月河建牖避洶湧之勢束中河口門以益運
皆功不可缺而綱繆於未雨者也

康熙五十三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挑水壩連築三壩內加戢隄外創築月隄以重修防

按朱家海卽今之周工也其地水深溜曲河底有流沙自明以來時有築塞河溜掃灣曲注必藉挑壩以殺之灣大溜緊一壩不能攬護必連築三壩上下接應勢力相比而濟用三壩各長三十丈上下樓崖埽長數百丈又加後戢築月隄誠重之也惟是久漫之地近隄數里皆係純沙造隄時不能遠取膠土就近用沙土築成現建之月隄亦皆純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壙

沙故不能保固惟恃上流挑壩得力逼水東注嗣防守不謹大水漫壩而過刷去半截司事者圖省工料歲修止治半截乾隆己酉夏漲水壅注挑壩不得力大隄護埽走失急用船捆鑲集料搶修而大隄純沙之土不能受樞鑲甫及半而隄身膨裂樞不穩固而船亦覆河溜潰隄而出至月隄灌滿水停一晝夜忽於東南地底湧出如泉而月隄亦潰矣初以挑壩水大不及補修加修月隄爲重障取膠土包一層於舊隄之上名曰包淤夫役詭弊

包至東北剩十餘丈未包水卽從此潰出隄決雖曰天行亦由人事朱家海之挑壩蓋可忽乎哉

康熙五十四年六月江流北徙奉

旨

據趙世顯奏稱江流北徙花園港地方被衝坍塌一百

二丈瓜洲息浪菴前石馬頭亦被汕刷坍塌等語倘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事關民生預爲籌畫修隄保護着督撫會同河漕勘議動帑修築當經議定疏築工程設文武汛員弁兵住工防守列入歲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壙

按此江防設官修守之始趙世顯言瓜洲河道自四廂起至江口止計長二百九十餘丈統名花園港渡江船隻賴以屯泊江流北徙將四廂之下運河南岸淤蘆田畝中間倒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聚無多應於四廂之旁運河北岸挑挖月河一道以爲屯船之地瓜洲息浪菴前石馬頭已塌去十分之六應加護城隄埽議定施工建息浪菴前護城隄岸埽工二百餘丈自花園港至四廂下護灘隄百餘丈花園港隄四百丈城河間段開疏并挑瓜

州西門城西月河以畢其事初糧運由瓜州牯行
牯下花園港一帶糧艘停泊漕督施世綸以屯聚
無多恐糧艘遲滯開瓜州繞城河行漕江防各工
爲防江而設江水嘴岸侵及內地不獨漕船失塢
也崩崖北徙漸及城垣建築隄埽開挑月河設員
弁住防籌畫盡善而尤在修守得人江流尋丈之
水溜壅勢大埽不能到底近有拋擲碎石一法估
船論石尺寸較計恐一時不得實用江深水濶猝
難見功惟加意挑護使大水不得湧入慎守於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奎

時則臨事無虞棘手矣

是年修築睢寧縣王家堂挑水大壩時王家堂以月
隄作正隄恐黃溜臥進於舊隄頭築挑壩逼溜開行
迤裏築截隄以固其防

按張文端以王家堂大隄決口衝深棄舊隄增培
月隄以避衝外口加築挑壩至是更加修築論者
以舊隄費巨迎溜退守月隄爲非修守之正蓋黃
溜奔湧而來退守則趁勢臥進衝而生灣有入袖
之勢反不易治必守正壩以遏其衝自來理水常

法多出此而此變通其法樞紐在舊隄頭之迎水
大壩壩長而有力隨灣下注之勢以一壩承之挑
溜別走使不得臥入漫至月隄之水平緩停淤愈
久而愈固河工修守之法遷變不一唯勢所宜有
以進爲退者挑溜開行而迤下之埽可退守也有
以退爲進者退守後越勿攪其鋒雖有穿山墮石
之力遇坎而止溜不得進如強弩之不能穿魯縞
所謂不戰而屈也王家堂河勢自東北順趨而下
河岸寬濶大隄近岸迎溜全黃之力盤辟不進所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奎

以致決若讓而退守河自順下更於舊缺上作挑
壩溜勢衝而自散溢入之水慢慢無力而險自平
今王家堂大工久閉河溜順東而下數十年無事
此其驗也然此亦相度河勢立法若形勢不得寧
循常法固守正隄否則大溜曲注愈退而愈不可
守人力不能與水爭衡難以一格論也

是年夏風潮陡發海水奔湧衝坍海寧塘身數千餘
丈設法修竣

按寧邑海塘地勢高峻踞浙江數郡之上距城不

數武卽濱大海賴捍海一塘砌築木石以禦狂瀾至是颶風大作水湧沙奔衝陷塘身浙撫朱軾設法奏修疏稱寧邑塘工沿塘俱屬浮沙塘脚虛空雖有長椿巨石終難一勞永逸臣屢至工所相度情形再四商確惟用木櫃之法實以碎石以固塘根乃用大石高築塘身另築坦水以護塘脚毋使潮水浸沁再塘內向有河道名備塘河居民築壩遂淤爲陸今應去壩疏河卽以挑河之土培岸是亦有備無患之一法又石塘三十餘里均須防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不時修築東西土塘現在坍塌更宜及時堵禦海寧沿海地多係沙土潮汐往來變遷無定今沿塘一帶漲有微沙乘此時急將石塘砌築將來沙能漸聚便可擁護塘根砌石塘之法用長五尺濶二尺厚一尺之大石一縱一橫合砌每塘一丈砌作二十層共高二十尺於石之縱鋪側立兩相交接處上下鑿成槽筍嵌合聯貫使其互相牽制難於搖動又於每石合縫處用油灰抵灌鐵鐮嵌和以免滲漏散裂塘面之內塘培築土塘計高一丈寬

二丈使潮汐大時不致泛濫塘基根脚密排梅花椿三路加石灰沙土用三和土堅築使之穩固一木一石皆得實用如法修治逾年工竣修過石塘九百五十餘丈坦水三千九十餘丈土塘五千一百餘丈開濬塘河身七千七百餘丈建牖一葢以慎所事而歸於實用者如此寧塘十世之利也康熙五十五年七月連雨江漲衝壞錢塘仁和江塘浙撫朱軾設法修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按江挾海潮爲患梁開平中錢鏐始築捍海塘在於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乃成隄岸後江潮擊西北岸稍通州城仍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倚壘爲岸固以椿木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能爲害後置捍江兵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自明以來隨時修築康熙三十八四十年浙撫張敏張志棟先後題修錢塘縣江塘自望江樓顯應廟及二郎廟銀杏埠中沙井大通港梵村等處一千五百餘丈仁和縣江塘自銀杏埠及大郎港景埠下泥橋迄鎮海庵

四百七十餘丈皆計日工竣至是久雨江漲衝壞錢塘縣徐梵二村至轉堂頭石塘仁和縣中工下節老塘子塘浙撫朱軾委杭守承修錢塘自天字一號至三十八號併海月橋龍王廟及拆修總管廟老塘等工千有餘丈三郎廟前小橋頭子隄百二十餘丈仁和中下二節老塘子塘二百二十餘丈徵夫修治尅日蕝事惟三郎廟前子堰倍加險要縱橫砌築始得堅固段志熙志修三郎廟子隄法云此塘修築三次不成後用一縱一橫每屬將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完

石鑿眼貫以木梢合五六塊爲一塊以重鎮水勢又恐水入縫中每層合縫處用鐵錠橫扣又慮面前水入豎直處用鐵錠一尺一錠上下扣住總合二十丈石爲一塊石其石條交搭處卽于本石扣筍各縫選石固築民戶安居此濟變宜民之實績也

是年開微山湖西引河一道宣洩山東諸湖之水入江境

也

按此因大水之年湖水泛溢開河洩入江境也鑿

玉皇廟至班家山三千四百餘丈之長河引水南下去路不可不審也微山諸湖之水由湖口出者入運濟漕水大之年開伊家河洩入江境之駱馬湖由六塘河下海若於微湖之西開河洩水舍荆山橋別無去路荆山本屬溝河容水不多下游地勢低窪山東諸水下洩銅邳宿桃窪地皆成澤國此寧家山壩所以常封不啟也微湖蓄水濟運下流亦謹漫溢若分流入運運不能受宜導入黃勢必尋疏洩決水之故道破潘屯大隄引黃倒灌關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半

係尤鉅不可爲法也

康熙五十六年增築桃源縣南岸烟墩挑水大壩并築壩臺修遙隄以謹防守

按桃源密邇洪湖一有不戒淤湖更甚據高堰更急而莫險於烟墩其地負河面湖下瞰桃源城如釜底內塘低河面二丈餘隄根有漩窩湍溜洄洑埽不能立康熙六年河決烟墩嗣決新莊數年而後治濁流攔入洪湖沙淤成洲幾三十里疏七引河而淮始出其險可畏也前時築壩以障之至是

非加築挑壩不足以當其衝長逾十五丈寬五丈上下雁翅加長護崖埽長逾數倍埽後築撐隄內修埽臺外築遙隄防護不爲不周矣今之王家莊稍上於烟墩險亦如前文端守烟墩驚濤激射槍修二十四日危而復安然後加幫月隄接築新隄今險不殊於昔而工段綿長氣脈過大上提下坐頃刻異變唯間築寬長大壩逼溜護埽近隄水深漩急非寬四五丈之埽數段越至實地不能站立行壑加鑲刻不停手後月隄寬濶綿長氣脈過大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吸溜難用乃於越隄轉灣處增築格隄一道以爲重門使內地緊密溜入不能作勢頃刻灌滿水平淤停溢出之水又能頂溜開行此防險之善法也知險而慎守之雖遇警急不爲大患矣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迎水領水壩二嗣又於壩上加挑壩一道以助其勢

按徐州北門外郭家嘴石岸因北岸山根挑溜入灣黃河大溜衝刷深至三四丈不等隄根椿木淘虛石工倒卸至爲險急連建二壩各長十丈上下

雁翅護崖埽加長以開溜勢嗣又添建挑壩雁翅護崖如式皆以水勢激湍掃灣溜急建壩以禦之又添壩以蓋之也趙世顯承張文端治後河流順軌安平無事者數年雖由遭逢之盛抑遵行挑壩所致也世顯爲文端汲引之人非有什伯庸衆幹濟之略而每工必立一壩每壩必盡其力及漲水大至挑壩逼溜他去沿隄之埽以一壩蓋之皆足以自立工長者加築一二壩接護臨時止守大壩護崖等埽俱在蓋覆中是以雖遇大水而不蕩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三

安享其成時有大壩之目道其實也黃河下埽測水之深淺辨溜之緩急察溜之變遷如溜急水深須下大埽先藏定後尾埽頭上游層層裏護長短相錯曰魚鱗壩頭盤築尖長辨水曰磯嘴或恐挑溜過急迴溜旋刷埽頭圓結曰扇面或一壩挑溜不遠再接築一二壩以應之中間用撲涯順埽護隄此皆人事之可爲者惟築必得地而後勢可得必得人而後險可乘必得時而後工可施必不惜費而後費可省不疎修守而後工可保歷過伏秋

根脚穩定草泥融結來歲雖有大漲亦衝不動而
迤下各埽水皆平緩省搶鑲之煩不言利而利莫
大趙世顯之請加壩汪灝之請歲修誠有重於此
也同時並建者徐州之黃家莊楊家窪奎山店碭
山之王家莊邳州之董家堂六七兩壩宿遷之柳
園頭洋河灣蔡家道口彭家堡河北鎮桃源之胡
家莊七里溝安東之南門東齊家馬頭單家莊皆
築挑壩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式均能開溜護隄
今南岸如宿遷桃源之張家口鍾灣胡莊徐州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長樊大壩狼矢溝碭山之王莊北岸如宿遷之河
北鎮等工久已淤閉歇工而新生之工隨勢轉移
亦有人力可回者黃水之性至悍而至靈以人治
之而瀉其湍怒無險不平往時朱海不守築塞遲
至四年之久原所自起由挑壩不守也豈惟朱海
爲然各工得壩則平失壩告警屢試不爽此難語
於事前而可驗之事後者也至築齊家馬頭越隄
并小店汛七里溝古城迤裏各月隄安東縣大王
廟前壩後戢隄亦固防之要道也

康熙五十七年加修朱家海埽工建宿遷縣黃河南
岸蔡家樓挑水壩

按朱家海沙底之河隨流衝刷土埽不能堅定伏
秋搶廂不已歲修尤費經畫時黃河自徐州以下
惟蔡家樓工長溜險故建長十丈之挑壩雁翅樓
崖長倍之復加二百餘丈之戢隄以固其防世顯
司河十餘年無治蹟可紀而所專致不釋者惟挑
壩一法如宿遷樊莊蘇莊葉莊之挑壩蕭縣順河
集桃源胡莊顏莊半路劉之挑壩皆同時並建不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遺餘力然能盡得其用無衝激潰敗之慮至今各
險久已淤閉彌望平疇始知

聖謨廣大獨斷於事前符驗於事後使編氓咸安樂土良
有由也

康熙五十九年秋汛水長南下直衝南岸碭山縣定
國寺大隄增築埽臺加築挑水大壩雁翅護崖各如
式以禦之搶修月餘始獲平穩

按是時黃流由西北南下直衝隄根下埽堵禦水
沿隄橫掃所在着重溜壅埽根不得開行乃於上

流建挑壩以殺其勢搶修彌月不息河工理水最忌入袖蓋入袖則水已下注盤曲灣環洄漩汕刷所在生險驟難引之使出黃河南岸大隄自商虞至礪山縣榮家壩皆由西直東至榮家壩直南三十里至毛城鋪復由毛城鋪直北至定國寺又東北至蕭汛之嚴工亦三十里中間一大空缺蓋留毛城鋪洩水之河道而空其地也東西三十里民田數千頃向自榮家壩迤東民築東西順捻一道直接蕭汛大隄保護田廬定國寺隄在民捻南十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七五

餘里曩時河流至此變東西河爲南北頂衝勢已入袖由南復轉而北掃灣盤曲之力皆在定國寺大隄危險至急建挑水壩逼溜開行輔以雁翅復下掃護崖使不得搜後至挑壩得力各埽始定河工遇此等形勢最難措手必及時搶辦稍緩則無濟矣今定國寺工久淤閉河流順軌北趨復還故道餘溜所至民捨當衝保捨卽所以保隄當謹防其南下毋使復有入袖之虞至毛城鋪滾壩分洩大河過盛之水今昔情形亦有不同者近時黃河

底墊高啓壩則建甌直注下流河槽衝刷寬深吸溜南湧每至不可收拾往往掣溜全傾遂成大事堵築必依河岸而下流奔衝有力土埽不能攔截淘刷愈深合龍驟難閉氣前人立壩於此權衡清黃之大勢頗費苦心而時勢變易尤當圖保萬全而不可輕於一洩也

是年建礪山縣黃河南岸王家莊挑壩一徐州南岸熊家窰挑壩一北岸狼矢溝挑壩一桃源縣黃河北岸三岔小壩迤上挑壩一楮桃樹迤上挑壩一各長

河渠紀聞卷之十七

七六

十丈雁翅護崖各如式挑水得力大溜開行各工以次淤閉

按礪山南岸之王家莊徐州北岸之狼矢溝桃源北岸之三岔楮桃樹皆當年極險之工挑壩立而溜開以次淤閉不可謂爲之無其功矣兵家以知彼知己爲戰勝無上之法用之治河適得要妙黃河天河也不可以力爭而有性可順知其性而審時度勢彼退歸不用之時正我進取有爲之時彼退而我進也我先而彼後也進退隨時先爲不可

勝之勢以待之則我之勢常處於先而得蓄有餘
之力彼之勢常處於後而難攻有備之軍蔑不勝
矣黃水之性直則順而曲則逆大溜經行有觸則
曲注而生灣全黃之力皆注於灣土隄不能當埽
以護之水薄於埽上提下坐而灣之勢愈大水之
力愈猛對岸水緩處必生灘嘴以挑之水更迫注
於埽而埽不能安矣安埽視水湧溜急處先邁大
埽以當其衝尋常埽箇皆依隄坡隄有收分埽出
水面寬三丈到底尙不及一丈難以屹立河中中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用寬大之埽使其到底有四五丈之寬則水不能
掀縱有搜刷不過臨水一二丈旋搜旋墊下入淖
泥老底雖有急溜不能衝激溜勢反開入中泓漸
刷對岸之灘而上一帶之埽皆輕化險爲平此
以抑之者順之也然溜勢遷轉不一隨水之大小
而易其方不可不權其變如水小歸灣水大走灘
水之常性也水小則力微不能直走必順歸灣之
渠則其力聚於上灣水大則力猛必跨灘嘴直瀉
而來則其力在下灣而連及中灣若半槽之水則

力稍平緩而聚於中灣治之者不得其法開於時
地水上提則竭全力以護上灣之埽及水長溜移
而下灣之埽危矣水下坐則竭全力以護下灣之
埽及水消上提而上中灣之埽危矣顧此失彼終
歸無策是惟權其緩急輕重審定地勢而治之以
時如水漲必在伏秋此時水力既猛而我之物料
將盡於此時始下大埽不特費重難繼而正當壅
墩之時新土新柴不能融結水力得以乘虛掀揭
而埽不能下卽急用簽釘而前後之埽並墊搶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七

無力水反得攻其無備至大埽圯而護崖各埽隨
之俱淌竟成百餘丈無埽之土隄人力猝不能施
而隄不可保矣此坐困之道也惟有先事預防之
一法爲可常勝凡伏秋漲水直衝之灣至秋末冬
初則變爲淺灘蓋水小提入上灣而下必淤乘其
未淤之先急下寬大之埽此時水綿無力不能衝
激正可惟我所爲得以先據勝勢又料物應手人
夫閒隙從容勻料加土俾十分到底堅穩無瑕再
經冬春至伏前半年之水往來浸灌水與柴土合

融爲一更不再蟄及漲水大至衝刷不動我以逸待而得先事之備彼雖暴怒而無可施之力轉得假其力以刷灘洶河灘日刷而埽愈固河日深而隄益高權自我操而久安長治不難矣其訣總在及時知彼知已而後能及時及時而後能以逸待勞凡有失事皆後時爲之而無及者也

聖明

治清口首用挑壩以後迎刃而解復變通其法用之各險工功成底績趙世顯奉行已效之法兼施并用至再至三其始用料數倍於常埽及其得力數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堯

百餘丈之埽工儘省加鑲各隄缺者補之薄者厚之矮者高之十數年間無鉅工大役安流無事仰惟

聖明

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有請必復不惜數十萬帑金以爲補苴土埽之用而世顯始得以寬舒有餘之物力用於徹土未雨之先當時其樂成平觀世顯之奉法順流歸美大壩大壩立而通工自定逸之道得也後或矜言節用廢壩不修純用護崖浮埽溜至搜根埽不能立瞬息之間忽成大險始以塗飾

耳目卒致進退無據糜費誤工彼徒知節之爲節而不知用大壩以費爲節者也廢大壩以節爲費者也若此者智又出世顯之下矣

是年議開芒稻廂啟董家壩以備分洩

按揚屬一帶湖河交錯衆水滙歸全在宣洩得宜芒稻二廂董家大壩洩水最近惟不能先期開放預爲修治以致宣洩不及潰隄爲患至是淮揚道胡澤潢議詳云揚屬湖河北接淮流西受天長盱泗之水上游水漲天然各壩開放水建甌直下西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卒

風鼓浪運隄在在危險溯查康熙四十年間欽遵修砌芒稻東西二廂董家溝壩因時啟閉水勢隨長隨洩隄無潰決之虞田無滄沒之患糧艘鹽船亦俱運行無悞祇緣修建向係商捐築砌不堅以致廂壞不能下板反於二廂上築壩堵塞並將董家溝壩堵閉不開必遇水長盈隄始行開放往往猝不及洩甚至旋開旋塞汎溢益甚去年伏秋水漲破隄東出下河七邑民生俱遭昏墊實因不預

期分洩所致現在底水較去年高二尺餘桃汛伊
通汎水將至請速放芒稻河董家溝牐壩補修牐
座民鹽兩益此據實陳情補救最上之策也

康熙六十年正月東撫李樹德請開彭口新河

按彭口噴沙歲以爲常疏濬以時無碍運行先是
濟寧道詳稱彭口一帶有利陽微山西湖噴沙積
於三洞橋內屢開屢塞糧艘至此耽延時日請改
挑新河一道躲避噴沙以疏運道據情具奏奉

旨山東運河自西河之水流入此河從前百姓以爲宜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全

具呈亦曾開過後又具呈亦曾堵過開者何意堵者
又何意務悉此等緣故方可定其應開與否不然則
虛耗錢糧矣又奉

上諭朕於河務留心最切經歷最深往年屢次閱河時精

力尙強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凡水泉源委
知之甚悉山東運河全賴衆泉流蓄微山諸湖以濟
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
上流既截湖水自然無所蓄緒安能濟運譬如治病
者或吐或瀉必因其人尙有精神若中無所有又焉

能吐瀉乎地方官未明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放水灌

田以爲愛惜百姓不知漕運實因此而誤也若不許

民間偷截水泉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濟運矣

今不講究本源但見湖水日少湖身日淺徒事開浚

假使湖身日深泉水不繼雖費百萬帑金終何利益

且將古人所置南北諸牐將如之何古人置牐其遠

近疎密皆因地形高下水勢緩急以爲蓄洩或一

二牐或一二十里一牐確有一定丈尺不可更易分

水龍王廟牐座最關緊要當時宋禮用白英老人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全

策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導之出鵝湖口入南旺湖然

後分流南北以分水口爲水脊蓋山東登萊諸山之

脈自關東來結爲泰山是北幹分支之一在黃河之

東而黃河之西山脈自終南太乙南屆淮汝爲中幹

分支之一黃河行乎兩支之中故昔時由天津入海

以後漸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谷山以

下從無黃河入海之跡者山脈限之也分水口之水

脊又爲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心思確

有所見決爲此議宋禮從之因勢均導南得七分北

得三分增修水牐以時啟閉漕運隨通此等膽識後人斷斷不敢實亦不能得水平如是之準也今此二牐最宜斟酌啟閉若洩於南則當閉北牐使分北之水亦歸于南洩于北則當閉南牐使分南之水亦歸于北湖泉並注南北合流雖有旱暵靡不有濟矣豈若從事開浚勞費而無功乎往年山東百姓欲開新河朕恐其下流泛濫禁而弗許今巡撫請開彭口新河此地一面爲微山湖一面爲嶧縣諸山更從何處開鑿耶張鵬翻到山東將朕此旨詳諭巡撫申飭地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全

方令其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悞正易易耳黃河關係最大自元至明歲有衝決未有安瀾二十餘年如今日者然圖治已治保安已安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巡視不可疎忽欽此欽惟

聖祖仁皇帝

仁周澤普涵育休養六十餘年河工一事尤切如傷

鑿與六下江南

臨工區畫指授

天縱聰明動合機宜凡所經歷之處靡不考察精詳引清

刷黃合流東歸安瀾二十餘年超軼前後
諾戒臣下不啻家人父子實足永奠平成開萬世無疆之

休矣

是年總河趙世顯修築高寶江三邑西隄補砌磚石以資防禦

按是時方濬徐塘之淤以利運行修清口小壩三城壩等處隄工以保運道而高寶一帶之隄尤爲河湖關鍵溯自三十九年西水盛下西隄盡淹河湖一片經張文端奏請興修已閱有年唐埂等六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全

壩堵閉高寶江都西岸隄根漸次涸出所有殘缺石工應加修補至是興築三邑一帶急修之工俾水有節束不至漫衍爲患治上河以安下河而漕運亦得安行東省運河隄岸並歸東撫經理移咨修築東撫李樹德以東省西三府雨澤稀少運河水微回空糧艘壅滯難行河道湖隄岸牐率多淤淺傾圯旱暵勢必阻悞估報請修功鉅未舉此未能先事綢繆臨時重費周章南河補偏救弊分別緩急修治補築張家對河至白田鋪下及秤鈞灣

殘缺之隄而於高郵護城隄加埽幫護東西隄補砌磚石以次並治俾可持久不獨以安運行亦保護民社之要務也

是年八月黃沁並漲河決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大溜北瀉直注滑縣長垣東明經開州習家村入山東境分灌濮州范縣壽張隄岸多潰至范之宋明口併入清河又合壽張之沙河漫過大壩與趙王河合出運河潰曹家單薄下大清河入海疏入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金

上諭自古黃河遷徙無常每有衝決隄岸淹沒田廬之害昔黃河會九河從天津入海後漸遷以成今河約計遷徙之處已千餘里矣漢武帝塞瓠子嗣後代有衝決朕留心河務屢行親閱動數千萬帑金指示河臣修築高家堰石隄及凡應修築之處奏安瀾者幾四十年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前巡幸江浙河陝在保德州橫城潼關孟津徐州宿遷邳州桃源清口等處俱曾渡河自橫城順黃河下流歷人所未經行之河套凡舟行二十二日直達數千里所至之處無不詳

視惟孟津渡河時因淤沙不能直渡委折而行彼時朕卽慮及沙淤流滯隄岸必致衝決今據報黃河衝決流入沁河自直隸長垣縣至山東等處若今冬卽行築塞可保無虞倘不能堵築堅固自決處以下黃河勢分沙塞河水陡長則隄岸之危非此則彼矣朕知之最爲明切不可輕視欽此

按是年總河趙世顯方建徐州韓家山山陽縣韓家莊桃源縣顏家莊七里溝安東縣南門迤西時家馬頭之挑壩磯嘴埽而於孟津之沙淤流滯詹店之虛鬆引溜曾未加詳所謂圖近而忘遠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金

聖明厪念中州每以下源旣治必固上源四十一年張鵬

翻面奉

上諭河南黃河係處上游宋元以來每煩修治責令勘修堅築趙世顯但以廣築挑壩爲得策不爲遠慮四十餘年之安瀾至此忽發大難因循廢弛於足跡不經之地豈得謂非人事哉

是年九月巡撫楊宗義塞詹店決口總河趙世顯建壩李先鋒莊都御史牛鈕侍讀齊蘇勒傳奉

聖訓在釘船幫支河口兩岸捲埽堵築於十一月十二日

合龍南壩尾接築子堰李先鋒莊亦於是日合龍馬營口於二十九日合龍補築豐沛曹單太行隄工

按治河於河平既久之後往往安其常而不圖其變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變常起於不疑之地而至為智力所不能及者成平日久而慮患疎也黃水由中滋暢行既久遇漲漫灘而出水落仍自歸槽漫後近岸之灘必淤高數尺隄根反成清水不能掛淤緣水壅上灘淤近而不及遠也故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全

遇有異漲上灘由外達內反成建瓴之勢山湧而來秦廠釘船幫之屢閉復開皆緣內地低窪溜水乘高勢衝入猝難防護其故不在沁黃交會之水勢過盛也惟就當前決口尋其受病之原病去而河自治廣武官莊峪之沙嘴日長挑溜北出也匪伊朝夕矣趙世顯築壩挑河於大溜經行之地而溜所不及者安之而不疑使能為未雨之計開引河以殺其勢築挑壩以待其來一舉手之勞而成平可延於數世及患已成尤當視患所由來疏通

下流阻澁扼其內灌力圖萬全為一勞永逸之計乃苟且就功冀倖一日之安築詹店之新衝塞馬營之暴流卒至潰敗莫收患延數年災流南北使黃運交受其病向之挑河築壩亦祇為其近且易者固難免有識之譏議矣

康熙六十一年陳鵬年署理河道正月河復決馬營口下灌張秋奔注大清河總河陳鵬年開河於廣武山下王家溝建挑水壩於沁口東十二月相繼堵塞六月初四日夜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南北壩臺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全

埽二十餘丈釘船幫大壩蟄陷四十餘丈搶築將成逾日復陷至九月秦家廠南壩甫合又決北壩尾大溜歸馬營口漫開八丈幸底埽未動至十二月塞訖凌汛水積壩尾後隄漫水復開併力搶築至雍正元年正月始得報竣

按陳勤恪於六十年與張文端同閱南北河隄適馬營不守遂以公代理河務受事後奔走河干時凌水驟漲漫缺釘船幫至秦廠子堰塌斷新築月隄水直逼馬營口馬營不守公謂地勢低窪雖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允

引河導流不能暢出惟有分疏上下殺其悍怒乃請於沁黃交會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由東南榮澤舊縣前入正河建挑壩於沁口東以扼之水勢始平於是其次築塞諸決又於馬營口築大月隄一道自決口東榮澤大隄起至詹家店新築隄頭止又築榮澤大隄以爲遙隄復於儀封縣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長七百丈虞城縣黃堦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通暢謂可甞勉戴事矣乃因伏汎沁水暴溢又決於秦家厰釘船幫大壩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七

允

西湖口正引河及東西支河以利運行添修駱馬湖竹絡牖東西裏頭以遏黃水內注淤運所以爲運計者無不至開定國寺胡家樓引河而平徐州碭山積年之險先幾之哲有足多者卽議疏上流以治下流鑿南岸逼水大灘引溜歸入正河成功之胚胎實基於此功未立而身先逝聞者惜之諡曰勤恪良不誣也張清恪言河南歲有河患由沁黃合流水盛議於交會處建牖更加草壩重重關鎖以束其勢使不致泛濫其言大而難行黃河自三門七津奔湧下注至孟津以下水尙湍急加以沁河出山之水洶湧衝蕩非牖壩所能收束河南土性沙鬆溜至搜根刷深至二三丈不等牖下椿木必虛不能保固況以黃沁交至之水內外衝激勢難屹立馬營之役亦以圖近忘遠疎其修守惟當疏通去路堅築隄壩以固南北之防也



河渠紀聞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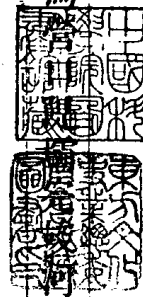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正月秦家廠馬營

復故道

按禦大患而憑新造之工處此亦良不易塞決在未合龍之前非埽無以當其衝決塞在既合龍之後非土無以閉其氣蓋尅水者土埽當其前土擁其後土得埽而水不能潰土以埽為前茅埽得土而水不能漏埽以土為後靠埽堅土厚雖有暴怒之水無力可施而自定定久成淤內外皆土工愈

河渠紀聞卷之十八

堅淤愈厚馬營之不守漫釘船壩尾斷秦廠子埽乘虛而入也其時非長水之時思慮耳目所不到凍土新工人力不能善其後而關官莊之河以疏其氣使水有去路雖復開馬營又陷凌汛而底埽未動水有所洩全溜不歸決口力尙輕而功可繼終能搶築以至竣事此善後之修築所必繼事也齊蘇勒言秦家廠合龍後細水透露尙在搶救察看情形地勢卑窪兩岸無倚孤立巨浸中宜增培舊隄急築後隄多下護埽使前後有恃併力捍禦



遣兵部侍郎稽曾筠會同總河齊蘇勒巡撫石文焯駐工

修堵

按是時河自滎澤以下二百餘里大溜趨正河者僅止四分水力微弱不能攻沙河底墊高全河下

先治其急將秦家廠攔河大壩加鑲高厚接合馬營口斷隄以絕其流馬營一帶舊隄普律加培又以秦廠為捍禦沁黃交會之關鍵於大壩北尾添築護隄南尾築隄接至滎澤大隄復補修遙隄再加大壩餞隄後圈築月隄中建撐隄以為重障加修趙莊詹店等處埽壩併將沁黃交會至詹店十八里無隄之處接築遙隄使全河之水專力刷深不致旁洩北岸太行隄自木欒店起至直隸長垣縣止關係黃沁並衛河運道一律修築選千總

河渠紀聞卷之十八

二員率河兵八十名駐工防守因地之宜適物之用盡人之力多為之防以保護新工為得策矣是年六月十一日夜風雨大作水溢中牟縣十里店大隄漫口十七丈婁家莊前大隄漫口八丈水由劉家莊南入賈魯河

注槽不能容濊出旁溢直至兩岸隄根北岸陽武
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各寬十五丈深六七
尺逼近隄根繞行五十餘里始歸正河南岸由清
佛寺地方刷成支河一道寬百餘丈深丈四五尺
不等沿隄下注至四十里始歸正河分流四出漫
水不能成溜勢緩沙停墊高河底則有出槽旁溢
之患乃於兩岸加築隄堰八段以斷旁流而正河
業已受淤水不能下而上溢矣此十里店婁家莊
所以相繼並決也蓋下流壅積不南奔則北衝非
河渠紀聞卷之十八 三

命大學士張鵬翮會同稽曾筠等協力修築是月卽塞之
按是時黃沁並漲之水漫出梁營二鋪詹店馬營
之隄何以流七十里之遙遇高阜而卽能自止蓋
承平日久水深溜急奔流到海掣曳之勢重也以
河渠紀聞卷之十八 四

是年七月沁黃交漲由懷慶府地方姚其營漫灘而
出水與隄平決梁家營二鋪營土隄及詹家店馬營
月隄接連榮澤之遙隄格隄漫丹八處由原武舊河
身流至七十餘里遇高阜之處而止至二十五日大
溜仍歸正河

是年九月二十二日狂風水湧決鄭州來童寨民隄
於此可得其凡我
朝河事之精嚴超越前世
貽謀之源遠流長平成永賴矣

鄭民挖陽武故隄放水併沖開中牟縣楊橋官隄十餘丈河撫督官分堵

按漲水至而愚民開隄放水擅毀官防以隣爲壑固有應得之咎而大溜頂衝開至十餘丈不復加濶者水落歸漕而溜勢不移也河工至水深工穩驟不能開卽開亦復易合來童寨之漫仍十里店之浮淤未盡漫衍生工已漫復歸槽溜不掣而隨時埽治人力可施陽武決塞於十月楊橋以次塞於十二月併建築月隄靠隄以資捍禦蓋不勞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理矣

是年開放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迤南象山前引河引溜成河創築董家堂越隄接築五堡越隄併黃河南岸胡家莊墩郎廟臧家莊越隄及越隄內格隄以爲重門

按董家堂今之七壩也開渠引溜爲壩以激之刷出大河溜歸中法而河成矣其時引河得力者徐州之胡家樓長樊大壩宿遷之王家營桃源之九里岡均引溜成河今皆淤閉而臨河當衝加築之

越隄倚爲外障有明徵也河工搶護大隄遇掃灣

溜急開引河以解掃前之衝名曰吸川築月隄以固隄後之防謂之重門而義各有取吸之云者順其性而掣溜歸渠水性就下下有建篔之勢一吸成川行其所無事非激而行之也若下游高仰逆水之性吸溜不動雖挖深潭不能挽之使上故必得勢而後引河可開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義於河工有取待之云者預備非常非以無事爲有事也擊柝者警戒無時而疎也若恃有月隄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六

矜言放淤路不測之險或怵於搶險轉以月隄爲孤注皆非待之義也月隄初築必選老土夯礮堅實隨時加培巡視洞穴填墊水溝久而愈固卽擊柝之義而有可待也若初築用近隄沙土礮亦不到平時疎於修補待至有事水到卽潰與無隄同何須待也此修防之大略而審察機宜爲要自興築至臨事有一定之規法內塘寬窄必相視適中過寬則氣長而易掣溜若大溜入塘無堅不摧刷隄立盡適中則水至遇月而止內塘灌滿迴流入

河反能逼遠隄根之溜不得已而開放倒勾以緩其勢盤裏頭以束其流如果隄堅塘深水極小時亦可用進黃出清之法淤墊內塘使大隄後靠寬厚尤爲得力明於待之義而輕重緩急各適所宜明於吸之義而移高就下不違其性無不可守之隄矣

是年濟寧漕水涸重運稽阻至八月初大雨水發始得通行過濟

按張清恪言治河之法水之小者可治之使大其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七

法在蓄水量塘放船若水力不聚未能浮送隨行漕船至八月始得過濟南來河道建甌直瀉分水甚微自春徂秋艱難拮据之狀倍費辛力水小之極者也時議開府河引水入馬場湖復前人濬防遏洩之舊惟是馬場湖形勢淺狹蓄水無多

國初楊方興築楊壩遏泗泲之水濟運然由夏家橋入馬場湖而後入濟河其道反迂若使泗泲之水挾帶泥沙併流入天井廂建甌下注溜急水湧重運逆挽而上稽運靡費猶未盡善乾隆丁丑改壩

爲雙槽石廂以時啟閉急則借以濟運緩則儲以待用伏秋水漲啟板五路宣洩兩利無害在臨時之變通利用也

是年大開府河引泗沂由金口壩入馬場湖蓄水濟運

按兗州城東之府河泗河之分支也由黑風口分流穿府城西流至濟舊由林家橋繞濟寧州城北入馬場湖城東舊有壩曰金口壩之上西偏有廂卽黑風口也堰沂泗二水導入廂口抵府城東門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八

繞城南復折而北經西門會闕黨諸泉西流七十里抵濟寧東與泲合出天井廂蓋元人遺跡也壩初築以土隨築隨毀後易以石年久不復修治山水疾激壩石圯而水瀾原野禾盡淹利於漕者什一貽患民田不啻千百也至是從張伯行之請亟浚治之明時築壩於戴村遏汶水分流汶不入泲濟寧之南河漸衍地漸平分水亦甚微不得不截沂泗以合流居濟一得云沂河之水原合泗水由黑風口入府河濟運數十年來舊制不修有淤至

五六尺及七八尺者河淺不能容水散漫田間失其故道沂河之水不復合泗入黑風口竟由金口壩下直趨魯橋應亟修復大加挑浚卽以挑河之土築兩岸隄埝使水不由金口壩南泄引至長溝入運汝河口移北十里南旺大挑既易牖河無慮淺阻夏鎮一帶亦不至湖河相連矣此法常行民運兼受其益惟通達治體者能兩利而並存也是年浚治泉源通流濟運

按山東漕渠向以五水濟運汝泗爲大源諸泉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九

布於兗泰十七州縣匯流歸河運道地勢中高南北迤邐就下水走而不收易致缺乏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出爲泉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洗沂諸水伐石起埝過注漕渠分流南北非潛泉無以廣其源而濟運也泉在山溝泥穴之中最旺者萊蕪大汶之源也次則新泰爲小汶之源次則泰安蒙陰肥城再次平陰東平汶上萊蕪泉六十有四新泰三十有五泰安六十有九蒙陰五肥城十有六平陰二東平四十有七汶上十有一皆

分流入於大小汶由分水歸運者也泗源出陪尾山其陰有河曰雷澤左右有泉數十互相灌激合而成流經卞城橋橋西南有泉二十一北流入泗橋西有泉十三南流入泗泗水西流與沂水合入金口堰又會洗入於濟泉源泗水距運最遠次則曲阜次則鄒縣滋陽再次則寧陽迄濟寧泗水泉八十有二曲阜二十有九鄒縣十有七滋陽十有四寧陽十有三濟寧六與滕嶧魚三縣之泉分流入運諸泉皆濟之伏流潛則溢出失潛則沙沉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十

道以徐兗牖河爲喉襟牖河以諸泉爲本源泉源修廢係運道之通塞故必慎所事歲修無間也河防一覽云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州縣分爲五派濟運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關係最重爲分水派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其功亦大爲天井派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爲魯橋派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爲新

河派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爲邳州派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脈疏濬通達俾源源而來無或廢事山泉沙積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大雨連朝諸泉俱湧地利亦藉天時氣化宣通血脈流貫有自然之節度然諸泉出自泥穴曲折灌注而成流入事之疏導歲必有事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十一

是年建獨山湖束水土隄留水口十九各築壩以備防

按獨山湖周圍百有餘里受濟寧鄒滕諸縣山泉坡水由隄隄水口入運張純陽記云獨山地勢平衍卑窪自朱宮保奏鑿新河始蓄爲湖資灌注每遇伏水驟發則奔濤傷隄用石護隄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引渠濶不過十餘丈水溢河漲無宣洩之道隄必潰於是有減水牖十四築王家口等壩障薛水使南趨由牙裏出地濱溝以洩之築

皇甫等隄導沙水北流入南陽湖以蓄之牖與隄壩次第畢舉水得湖以爲容湖恃隄以固防水得洩則不暴而運不傷不與水爭尺寸而橫逆之勢自消所謂治之以不治也前人用意深遠至是踵而行之固束水之隄築必高堅多留水口以殺其勢各築壩爲備防春夏開十八水口以濟運伏秋啓昭陽湖單牖滾壩俾獨山湖水穿運入昭陽湖下達微山湖收蓄由韓莊湖口牖壩廣爲宣洩先期騰空各湖可以容納汎水預籌修防事宜蓄洩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十二

有法然後可以收挹注之利而無憂汎濫矣

是年始建清口東水壩於風神廟前東西各一東壩長二十六丈西壩長二十四丈以禦黃蓄清

按洪湖水出清口會黃注海分流入運全河關鍵在東西兩壩黃河乘高力大足以遏淮淮不能禦而內灌卽以病運黃水必使其有抵始可抑黃以助淮淮水必使其有餘始可制黃而利運權衡於盈虛而制其宜西壩慎守抵禦黃流東壩視水勢消長以時修拆爲蓄清禦黃之道然其時清黃交

會猶在惠濟祠後也迨挑陶莊引河黃流下注周莊乾隆丙申移建東西壩於平成臺又以河面寬濶水勢行緩至己亥復移下二百九十餘丈添築堯水壩於風神廟前以爲重門復以黃流下注相距尙遠濁水直灌入運至乾隆乙巳阿文成公桂奉

命臨工往來相度詳晰籌將東西壩復移下三百丈於

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加鑲兜水壩以爲束清如黃水過大收窄禦黃壩口門不使漾入清水過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大束清禦黃一體展拓俾資暢洩接長禦黃東壩以攬回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操縱由人應手得力定議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節宜有制遵行至今二十餘年黃淮各得所宜安流無害矣

雍正二年加修秦家廠善後事宜

按秦廠諸工至凌汛而復蹈覆轍倉卒治功非上源之塞治不至也稽會筠以秦廠頂衝其源在上流廣武山根挑溜直注東北湍激生險因於倉頭

對面橫灘挑引河一道直接中泓水勢順達東南不復激射秦廠工穩十里決口亦塞此探本之治也工竣堅築秦廠大壩靠隄又將月隄內填實加築北壩尾接連遙隄南壩尾接榮澤大隄馬營壩後土隄及詹店前面卑窪加培土埽捍禦沁黃交會之水釘船幫大壩孤立水濱添築上下雁翅挖槽下護崖埽加鑲大壩更於大壩東西建挑水壩以開溜勢又加幫遙隄自沁河頭起至榮澤大隄接修馬營口詹家店後格隄二及大行隄併築堅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四

實於是秦廠各工安如磐石矣

是年始定河工銷料之例

按此河工例銷三十八束之始也河工銷料例有定數江南銷料數目各屬參差不一如鑲墊一項每寬長一丈高一尺有用葦柴九十束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不等多寡懸殊報銷互異難以稽核至是始定爲準則議照桃源廳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束通工一例報銷以期實用實銷工用無虧章程一定有數可稽矣

是年二月欽奉

諭旨工部查議浙江西湖年久並無疏濬行令該督撫確

勘具奏欽遵會同勘議具題疏稱杭城附郭之縣仁

和在東北錢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東則爲海寧

三縣田畝數萬頃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

而兩河水源則皆自西湖流注湖居省城之西聚

南北衆山之水匯七十二泉之源瀦而爲湖周圍

三十餘里水由湧金門入城紆迴環曲而出於錢

塘武林艮山諸門其出艮山門者入上塘河由臨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平而達於海寧出錢塘門者由三廂而至松木場

桃花港與武林之水共注響水牖凡湖墅支河與

古蕩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資其利有餘之水

歸入下塘河而仁和北鄉以及錢塘之下八鄉實

沾蔭焉此西湖水出入之大概也白居易謂每放

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頃

若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頃可無饑歲然西湖之所

以灌溉利溥者由湖界直接山脚沿湖諸山之水

暢流入湖無所壅遏一由山水所來要口俱設小

牐以阻浮沙使之不能淤塞一由上塘五十里外

臨平鎮之西有東湖卽古臨平湖以爲之停蓄故

其來也有源其去也有歸含滋蘊涵而無涸竭之

患無汎濫之憂則西湖與上河東湖實相爲表裏

自明季各牐廢壞沙土多淤繼且并其淤者而聽

佃於民則山與湖隔絕西湖之源不能充裕上河

淤淺東湖淤塞則水無容納而西湖之流不能停

蓄源流既損湖利遂微三縣之田旱不兼旬卽憂

枯槁西湖三十里有先被民人占爲田蕩栽荷蓄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六

魚在直塞湖心者固爲妨礙水道卽去湖較遠者

亦阻遏水源納租僅數十兩民利亦不過數百金

爲利甚微而損三縣民田鉅萬應豁除糧額照西

湖舊址盡行清出現存湖址二十二里計田一萬

一千三百餘畝淤沙硬沙葑灘三千一百二十二

畝開濬芟除以復舊址其挑濬深淺或五六尺三

四尺各就湖面形勢分別施工工成後交鹽驛道

歲時稽察疏淤俾仁錢海三縣民田旱潦有備至

城內中東小河及中西北分支前人設筧鑿溝引

西湖之水曲折出入各門凡三十里然後由桃花港響水廂會流於上下兩塘城河淤塞則湖水無由出入亦當相其淤淺酌量開濬其城外上塘河一帶由省城直達海寧一百二十里沿河民地田蕩數千頃各有廂壩旱則閉以蓄水澇則開以分入下塘實爲河之下流亦多淤塞應疏通引湖水注之仁海責成沿河各縣勸有產沾利之家農隙照業食佃力漸次開濬官董其成不經胥役之手工可速成若東湖爲仁和海寧二縣分轄仁和周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七

圍十里海寧東西八里南北九里旁有四廂古爲瀦蓄灌田之備白居易石函記云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官田須放西湖水入河從河入田西湖不足則決臨平湖添注是東湖實西湖蓄水之地而上塘車戽之源利益相伴但自宋以來無議及開濬者湖址僅存六百畝應俟西湖工竣再議此通湖西湖源流本末極爲詳備如果依議全開爲利甚大而年遠分界執業轉相授受未能輕議更張卽就現有湖蕩禁墾除葑已爲十世之利矣

是年四月以嵇曾筠爲副總河駐武陟專管北河兼管山東河南河務撥弁兵駐隄防守設官分司協理按此東河分治之始也河南居江南上源功要於下源非設官分治有鞭長莫及之勢地方兼理修守至緊要機宜或以未能諳悉致悞馬營諸口之決始於秋水驟至成平日久老隄無工之處防守不到未能燭於幾先水得乘隙以攻其無備東河官兵分設所爲鑒於覆車也是時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千總二馬兵百名南河營調千總二把總四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六

河兵千名聽候差遣分派南北兩岸住隄防守策應糧餉由河南藩庫支給添設開封府上南河上北河黃沁同知各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分司協理規制略備矣是年秋七月河決儀封南岸之大寨蘭陽北岸之板廠決口各十餘丈

命巡撫田文鏡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率屬協力堵築逾月

決口俱塞

按蘭陽儀封之大寨板廠南北相向決亦同時地

下而水漫也河撫田文鏡奏稱七月十三日夜南岸大寨地方大隄漫口十餘丈至酉刻北岸板廠後大隄復漫缺一十二丈會同副總河嵇曾筠前往確查大寨缺口離黃河十有餘里先因民隄漫水復將大隄漫開內外水平尙未掣動大溜決水沿隄往東二十餘里至儀封石家樓地方而止往南十餘里卽儀封城城外有護隄以止水東南地勢高於北繞隄至城南半里而水竭水深二三尺不等板廠大隄離黃河十里隄外舊月隄漫缺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十九

口大隄漫缺十餘丈亦因隄內積有雨水溜勢平緩往東二十餘里至蘭陽之傅家寨而水竭散漫往北約寬八里至洮濱河而水止初水深二三尺並未掣動大溜旋即涸出田地口門淤塞當卽加工堵築大寨決口於本月二十八日先將民隄合龍大隄隨即堵竣板廠缺口以次築塞是時大隄漫缺已逾旬日而口門尙未搜刷寬深固因清水遊蕩亦緣下流坡地本高水未衝出河槽故溜不掣而水不大下而蘭儀之所以同時並決者由地

卑而隄不加高也築隄必測水平岸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悉從水面測至隄頂但以水至隄爲準不以本隄爲準則我有平水之防水無得乘其隙矣地形數里之內卽有隆窪高下不等而隄之丈尺無異平時不加審察水至從低灘漫入遂至滅頂非必盡逢異漲人事固有不齊也蘭陽儀封之同時並決病實坐此昔人言以土測土不若以水測土土有隆窪不一水隨高下皆平故修防必用之南北決逾月卽塞者水旁漫而溜不移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二十

是年會同估修豫省黃河南北兩岸大隄按豫省至徐州一帶臨河大隄年久廢弛亟應修築齊蘇勒恐工費不貲不敢輕舉至是嵇曾筠沿隄周行審視準地形以定崇卑察水勢以分緩急會計確估量取土之遠近別工程之難易覈實程功南北兩岸動帑四十餘萬工竣豫省大隄長虹綿亘屹若金湯語云振裘必挈其領治河之道必條順上游而後下游以次就理故欲疏下流先回上源乃所以疏之也欲遏旁支先防正道乃所以

過之也秦厥諸口之決於上游而患延於下游之
中牟十里蘭儀各隄橫流數年之久而不息者水
旁洩而中流緩河心墊高南北兩岸東衝西突
而其性難馴也用潘宮保束水攻沙之法使刷去
淤沙而後循軌安流非堅築兩岸之隄增培如式
鮮有不潰敗成事者十里店爲秦厥下游徐州以
上又爲十里店下游卑薄之隄豈能久立相因成
患伊於何底此豫省黃河隄爲至急也惟向無額
設修治之需經理乏人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波流之汕刷高者日卑厚者日薄歷年既久工費
浩繁難議興舉稽文敏親見秦厥諸口之漫淤十
里店大寨板廠之橫決移禍師承遺法修補殘缺
拜命之初周行審視毅然爲之不少顧惜誠知淤
沙不可留河溜不可洩而束水以固其本根莫安
中州爲久安長治之計也

是年改造江西湖廣漕運船式以十丈爲率

按江廣糧艘湖湖沿江歷波濤之險身長底深衝
風破浪非比江浙東豫諸船由內河轉運也議定

加長船式十丈爲率其餘五省之船仍如舊式漕
船由江入運必使水力勝船力江廣船樑頭濶至
丈有六七尺深至七八尺空船入水已深每以船
不足數倍載僨運過溜則逐船倒緯至廂則守板
蓄水遇淺則起剝阻壓漕運往往稽滯至是議定
船式加長水必濬深四尺運河水勢惟在蓄洩得
宜難責以定數也豫東宣防錄云准工部咨漕督
補熙奏江廣糧船改造十丈爲率廂河之水務足
四尺行令沿河官弁實力挑挖水勢不足據實查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叅查挑河在乎人力人力不至固難寬貸水勢消
長不常深淺無定東省廂河無源之水從山泉石
罅泥穴中尺寸疏導涓涓細流會於汶河出南旺
分濟南北流經千有餘里歷四十八廂層層灌輸
晝夜不息不能有長而無消加以地勢高下懸殊
南旺分水之處南高臺莊百十六尺北高臨清九
十尺前人設廂蓄水以防傾瀉上廂閉而下廂啓
遞互爲用不能兩廂俱深者勢也至長河雖上下
廂有十餘里至三四十里七八十里者以十餘里

之水輸於最長之河其必不能如十餘里之深者亦勢也河水源本山泉春夏雨澤愆期水有去路而無來源其不能不淺者又時也今夏天旱水少先事圖維嚴下捱牌倒板並依潘季馴偶淺急疏之法多築逼水草壩竭力資送南漕重船並未停撓亦未逐船起剝並無待如數挑深也朱之錫治河書載運船正米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過六捺六捺者三尺也故水力與船力相勝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省船至水力不勝而漕大困不能歸咎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於無源之河也自江廣船式改長以來未聞年年淺阻良以水源無多節宜有制故多不至溢少不至涸惜水正所以利運也若槩以四尺爲度二月頭幫入插至五六月尾幫始出開放四月之久而去後空恐涓滴如金之水消耗於無用之時至江廣重船到時水已告竭反無可接濟是因增水反以耗水而悞運也況運軍以水勢不足借端停泊逗遛沿途貿易鬪鬪生事亦從此起運河歷年大小輪挑者止有汶上之南旺臨清之甌板濟寧之

天井塘河並滕縣彭口四處長不過七八千丈通省運河千有餘丈未嘗並治有不能全疏者二不可過深者一南旺等四處爲運河關鍵淤沙倍積是以定二年大挑一年小挑之例按夫挑土計工限日額夫無多期限又逼不能通行挑挖者一挑河必先築壩厚水全挑則河內之水無處收蓄不能通挖者二汶水挾沙而來汛時水發開東岸常鳴等八斗門將浮沙擊入南旺湖內若河身過於挑深則斗門底高於河底勢不能掣沙入湖河內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積淤更甚此不可過於挑深者也若執水聚則深之說全河之水盡歸河洪兩道俱係乾灘河形壁立如溝漕船亦難掉頭迴尾回空南下江廣北上兩船相值必致頂阻南北往來差民船隻亦無路可通前明蘇惟霖云山泉之脈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深淺相隨水之多寡不係河身深淺朱之錫疏內有云因重運而積水因倍載而起剝皆運河不得不然之勢是從前已有此例江廣糧船載多起剝所費無多酌起剝之費與通挑

增水之費所省實多東省與各省運河不同不必另定水則照例照挖即可濟事此權通河之大勢而條陳詳明如此然不能深挖之形易見不可深挑之說難明蓋運河自高而下勢如建瓴挑不如式一節過深則上下之河必淺法貴能蓄尤貴能留問水集云南旺上源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廣愈淺矣治水者慎毋病其狹而務爲廣大也余濬河至三柳灣迺八里灣孟陽汨二牖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尤病其淺一老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叟進云聞之先輩兩牖之間須留少淺一處余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牖一開上牖之水盡洩牖近者積水猶易牖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十餘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牖即可越之直上舟行願速矣此卽不必過深之說治運之機宜深思而自得也

是年總河齊蘇勒建六里石牖

按自臺莊至韓莊八十餘里地勢建瓴高下懸殊爲牖節之使不至直瀉而張莊至德勝河形更直

兩崖陡峻不能存蓄水勢是以齊勤恪奏定於適中六里建牖收束又恐三牖相去甚近河溜湍急山水暴漲宣洩不及金門較比上下兩牖減矮六尺水小收蓄濟運水大漫牖面順流嗣以牖面太低漕運不便漕督張大有議令加高牖牆恐山河驟漲之時阻礙漕舟用以草代石之法於牖面鑲草六尺水發聽其隨水漂洶水仍得暢流總河白鍾山復議於牖之雙槽下板實土漕船由月河行走水勢迂曲不令直瀉蓋爲蓄水計下板而後可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議節宜鑲草則不便啓閉爲船運計則利由金門徑過而厭月河之迂曲張伯行居濟一得云爲湖水接濟運河之不足八牖常宜閉板蓄水至水不足用則啓板接濟若湖水盛大啓牖不下板開月河放之是八牖以啓閉爲節也而運丁輒爲口實故在漕言漕則有鑲草六尺之議而牖不能啓閉竟爲虛設相時所宜使水大由月河旋轉無碍運行牖仍啓閉如法又得疏洩漲水爲兩得也是年加修陽武中牟鄭州祥符各險工

按工險必因時地地本低窪而又當溜勢轉曲之時非大壩不足以禦之至盤旋不去必開河引溜以殺之而險有明暗不同明險易制暗險難防如陽武北岸五堡此暗險也地勢外高內窪平時水不至隄水長乘高倒灌而入迎溜當衝土性沙鬆每遇大汛危險異常祥符珠水牛趙隄工掃灣迎溜回回寨對岸沙嘴激溜衝射此明險也均關緊要各下大埽堅築大挑引河加築挑壩逼溜開行至鄭州石家橋迤東中牟縣拉牌集一帶之險皆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因來童寨十里店挫失引溜生衝石橋迤東大溜南趨直射隄根於迎溜處下埽簽椿加鑲高厚復於掃灣之處接鑲防風并築礮壩挑溜開行拉牌集黃流逼射水勢浩瀚下護崖順埽鑲墊防風仍建礮壩二以挑之再將斷隄一道加幫高厚接至大隄以資鞏固而又於穆家樓隄工之全黃奔注坐當頂衝下埽簽椿堅實以捍大溜沖射以此治事雖險無警矣

雍正三年豫東南北兩岸增培隄工報竣議修月格

等隄

按豫省月格等隄每不如江省得力江省遇大水溢湧縷隄着重之時開倒勾放水入越隄灌滿隄內迴流漾出頂溜開行內塘漸次填淤平滿名曰放淤豫省雖有越格等隄多不放开以土性沙鬆遇水易潰也然工程緊要之處備防不可不周選膠結老土爲上河南北岸蘭陽雷家新莊耿家寨四門堂堽陽等處水湧溜急隄後灘地低大隄二丈餘空虛無靠應築月隄加幫隄拾高厚以爲外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衛南岸祥符縣一覽臺等處大隄切近省城幫築貼隄以爲內戩又姜家莊程家寨月隄格隄加築高厚考城縣胡家道口石家莊商邱縣蔚家窪虞城縣待賓寺等處各月隄加幫高寬並築子堰以爲重障遠土築實皆能用銅瓦廂古稱極險加築後越隄每歲增培積至五六年高厚倍前乾隆乙卯大溜曲注危險異常開倒溝引入內塘登時灌滿水仍外出頂溜開行此其驗也未有爲之而無其功者視其實不實耳

是年何國宗議開安山湖復設水櫃

按運河分水迤北自南旺下至衛河四百餘里無支河泉源昔時以安山湖爲濟運水櫃自順治七年河決荆隆口湖口淤填聽民墾種康熙十八年墾田起科徵解河庫至是何國宗查勘運河議將安山湖復設水櫃重築臨河圍湖等隄修通湖似蛇溝二廂於八里灣十里鋪兩廢廂之間建廂曰安濟廂下各設支河一道通入湖心其湖南六隄口亦每口建廂挑河以納陂水開柳長湖引魚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无

是年議建松江所屬海塘易土以石

按是時江屬沿海工程尙係土隄颶風衝壞土塘濱海居民屢遭蕩析至是呈請照浙江海寧塘工建築石隄藩司鄂爾泰據情入告疏稱松江府屬之海塘向係土隄自遇颶風將華亭縣所轄金山衛柘林青村三汛一帶土隄衝坍三千六百餘丈上海縣所轄川沙南匯二汛衝潰護塘九百餘丈東西民田全賴海塘捍衛土隄不能堅守請自柘林周公墩起至西金山東天妃宮長七千二百餘丈建築石塘以期永固仍留土隄爲外衛擁護固氣若竟廢而不守一值狂瀾瀾漫仍無以截水勢而安民居此一定之理松屬間易石塘自是始公嘗議去劉河之六渡橋及七浦海口之廂以七浦廂去海爲近潮大則阻於廂而不及進廂外之田受其汎濫潮小則阻於廂而無所入廂內之田無從屏救六渡橋去海已遠潮力微而易淤故均議去然古人建廂必下板以節蓄渾水不得進清水蓄高更借退潮之力以刷沙若徑去廂潮來亦淤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平

漸淤漸淺窄久則成陸矣故二牖至今不廢也是年嵇會筠田文鏡加修南北危險工程增培兩岸隄工加築土埽預爲之防

按防河急險工而緩視無埽之隄此恒情也大溜當前隄埽震動驚心怵目不得不爲思患預防之計人夫料物以時畢集而工安矣至無工之處思慮不及往往蟻穴不戒遂成大事所謂不顛於高山顛於平地也

聖主厪念河防不惜左藏金錢大修南北兩岸纓隄次及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遙月格隄並增歲搶二修綢繆未雨爲徹土之計及秋水泛漲又令預爲之防補前估所未及並前時之未涉險者至是益加周詳增築隄壩加鑲防風以期永固增培南岸鄭州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考城商邱二萬三千餘丈之隄及北岸武陟原武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山東劉家口曹縣萬有七千餘丈之纓越各隄均加培高厚又填實釘船幫大壩後月池南北各隄臨河當衝及隄內地勢窪下之處增修埽壩鄭州之薛家寨來童寨

祥符之陳家寨蘭陽之河渠韓陵儀封之馬家店元家莊周家莊鹿家口考城之王家道口十四堡商邱之楊家營楊家堂虞城之張家潭原武之胡唐莊朱家莊蘭陽之管李寨耿家寨儀封之雷家寺宋家營十九堡各隄均擇險下埽加鑲防風以資鞏固蓋所以大爲之防者如此黃河古稱天河天一所生爲地之紀然隨人事爲轉移禹貢九澤旣陂陂卽隄也神聖如禹不能舍隄防河厥後二十餘年豫省漫決罕聞固由如壩之隄有以防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於未然與

是年議留堡夫並建堡房令堡夫隨河兵學習椿埽官民弁兵栽柳種葦立勸懲法

按堡夫栽柳積土察視獾洞鼠穴傳報水信必以住隄爲準住隄必建堡房此不可易者前以不得用議裁至是豫撫田文鏡言豫省原額堡夫不足防禦撥江南弁兵分派險要嗣因河臣議裁堡夫題請照舊留工併建堡房二里設一堡堡夫練習鑲墊等事於每年南兵將換時試驗得實卽准並

作河兵守巡二道舊兼兵備銜撥到河兵無操演
營務之事與堡夫不相上下應責管河道統攝稽
查并各河同知教督分董使兵夫咸知法度又以
河工埽料柳束爲重耐久堅實尤濟工用議於黃
河兩岸附近空閒官地令官民弁兵於冬末春初
廣爲栽種次年春末夏初查驗成活數目造冊報
部分別議敘仍將官民園地查勘定界以杜侵佔
蓋於隄工既竣而復言守隄之法詳明曲盡在以
實心行之也

河渠紀聞卷之十八

三

是年大濬京口運河

按自練湖涸而徒陽之疏濬歲益加繁京口爲杭
嘉湖蘇松常六郡運道空重糧艘要津歲濬江口
至奔牛牐一百六十里皆役丹徒丹陽兩縣民夫
承挑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艱令諸臣會議動帑興修至是開挑

自京口至丹徒鎮黃泥壩張官渡七里廟尹公橋
七里橋陵口呂城計七十三里皆舊淺阻處也加
工濬深迤下百六十里之河一律疏通修牐三日

江口西牐曰利涉橋小牐曰丹徒鎮橫牐重建牐
四曰張官渡曰陵口曰呂城曰越河江口之西爲
觀音樓東爲水府廟並建草壩以拒江流浚越河
以通江潮修築丹陽四壩以蓄練湖之水浚七里
橋支河四百丈以通金壇糧艘由是運利民安馮
詠指敘事實宣布

皇仁永垂無窮矣

是年始建邳州運河清定成三牐

按此創建邳運三牐之始用張伯行之言也初伯

河渠紀聞卷之十八

三

行言濟寧至臺莊相去四百里中間設牐二十座
臺莊以下至黃淮交匯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
水之牐宜於臺莊以下徐塘以上增建牐座其時
雖言之而未得行也至齊勤恪始用其議創建三
牐一曰河清兩牆各長二十二丈四尺高二丈八
尺八寸金門寬二丈二尺牐旁月河一百二十丈
二曰河定金門兩牆高寬丈尺與河清同牐旁月
河丈尺亦同三曰河成兩牆各長十六丈四尺高
二丈七尺金門寬二丈二尺月河百三十八丈工

竣三廂束下瀉之水月河佐以行運永爲漕利然
自河成至楊莊運口三百餘里並無關束河流直
瀉淺運乾隆乙巳奏建廂貓兒窩迤下之八堡曰
利運宿遷關迤下之王莊曰亨濟嗣奉

諭旨兩廂恐不足資擊蓄乾隆丁未議詳於河成廂下馬
莊地方亨濟廂下坡墩地方各添建一廂奏覆如
議工竣

賜名滙澤潔流自黃林莊以南層層關鎖啟閉由人重運
經臨水勢足資浮送嘉慶癸亥衡工漫口水注張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秋臺莊以下運道水淺賴諸廂擊蓄空重如期往
還仰見

貽謀深遠流澤孔長矣

是年六月江南黃河南岸睢寧縣朱家海大隄決口
總河齊蘇勒率兵夫塞之塞未竣四年四月黃水陡
長衝激東岸壩臺大埽壅塌九段

命廣督孔毓珣前往協辦至十二月決口塞埽土建挑水
壩大壩後加築月隄對岸開疏引河分傾下注功於
是成

按江南黃河工險莫險於朱家口其地本名朱家
海以地極窪下土鬆底虛水聚不洩而稱名也河
勢自東北逆轉東南長灣頂溜埽不能立必開引
河以順其勢建挑壩以開其溜然非長椿大埽則
挑壩不能立非開寬引河則溜不能進非加長壩
頭則不能逼溜歸入新河而正當掃灣急溜河漩
曲注若掃頭挺入河心以攪其怒水愈暴橫而不
馴決不易塞塞亦難守是以經營二三年後始獲
蒞事合龍後溜仍壅注掃根復於上水建挑水壩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挑溜北行大壩前進樓崖埽下水築護崖埽以固
壩壩後加築月隄對岸挖引河五百餘丈分傾水
勢緩壩前之溜下尾接挖子河四千餘丈通流滙
注工自是始成朱家海決後睢寧虹縣泗州桃源
宿遷五州縣近河地方多有淤地奏將涸出沃壤
增輸錢糧然清口上流之七道引河漫淤止餘一
道清水不得暢出固難免衆口之囂矣

是年總河齊蘇勒議稱洪澤湖滾壩三座安砌門檻
太高每遇湖水大漲不能暢出分洩將三壩門檻各

落低二尺五寸以爲宣洩之道

按是時李衛言齊蘇勒因朱家海沖決沙淤洪澤湖底恐高堰難保將天然等壩落下尺寸以致湖水力微不能敵黃連年倒灌清口分溜直趨運道沙塞河淤水發盈溢兩岸水涸僅存河身其言切中事理朱家海貼近洪湖堵築遲以二年下流睢虹桃源州縣多有淤地七道引河漫淤過半湖水不得暢出高堰自必着重落低三壩之檻以洩湖水爲一時救急之計而忘水之愈落而淮愈不得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出也此所謂救湯揚沸而不計釜底之薪也固堰盱臨湖之石隄亟疏引河以通其流清水奔流暢出淤沙自去不追原受病之由力救其弊而輕於一洩塞數百萬正供轉漕之道豈計之得哉

是年曹縣黃河大溜北徙

按此卽潘宮保築長隄跨壓之順隄溝槽引溜成河也北岸向有隄根水溝一道寬深引溜難高水不至隄一遇漲發漫水乘高勢下注爲時旣久卽能移溜此大溜所以北徙也治溜北徙惟用前人

跨壓溝槽築壩挑水之一法齊蘇勒言曹縣大隄迎溜着重之處有四皆切近運道關係緊要曹縣芝蔴莊衛家樓大隄俱迎溜受衝議於芝蔴莊建挑水大壩挑溜開行壩前後加魚鱗護埽後月隄內接築格隄衛家樓臨河舊月隄相隔甚近復於隄後建隔隄選撥江南熟諳河兵二百名遴委千總一把總一帶領駐守此地爲黃河上游隄後灘地低窪虛空難恃下隣諸湖北接張秋衝運淤湖所關甚大故必慎其防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是年改恩縣四女寺減水厓爲滾水壩

按此分洩運河有餘之水易厓爲壩以暢其流也厓建於明嘉靖時洩漲水入老黃河抹山東直隸水患古制之最善者年久厓壞引河淤塞至是修舉以舊厓洩水不暢改建滾壩寬八丈壩身高河底丈有七尺壩南修砌磚工自壩口挑支河五百餘丈嗣經侍郎趙殿最勘議下流尙多淤阻奏請從壩口起至德州九龍廟入老黃河估挑河淤二千三百餘丈又將磚工迤西至三義廟幫築土隄

估辦完竣後朱文端公載復請將壩口河身築落
低二丈口門開寬三十丈引河開寬三十四丈總
河朱藻議以引河寬於運河本小支大恐致奪河
而當時引河半已淤平路遙費鉅工久不舉張清
恪言復牘壩易復引河難此通達之論也數千里
長河僅開數丈之渠民力已懼難支卽勉力竣事
而水長沙壅岸平流緩無急溜淘刷不數年輒淤
難於繼事知其難而待時以動協力助成其事在
當事之調劑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雍正四年總河齊蘇勒議於彭口南岸開月河三里
以濟淺

按彭口噴沙爲害最大齊勤恪改種家渡南之舊
彭口於十字河而彭口沙仍堆積又以下游無關
束復建牘以束之而壅塞如故蓋緣滕邑薛沙匯
諸泉出沛之河口以入運河開泃後築東邵壩於
薛河中遏水使盡入沙河由彭口入運而水挾沙
行歲必挑浚初築大壩於兩頭以攔河水又必逐
段築出壩十餘道以隔兩旁之水又須就岸築龍

溝百餘丈以屏挑浚時流聚之水事竣必去淨始
可通行歲以爲常勞且費如此故河防志有改挑
引河使山水歸呂壩入微湖居濟一得有輪挑三
河口彭口並疏石壩上下河之說然引山水入湖
墊高湖底蓄水愈少濟運愈難輪挑亦費輾轉濬
石壩上下之河仍不免停積不得已而議於彭口
南岸另開運河三里餘如月河形借舊河以囊沙
期運無淺阻部議三里正河囊沙有限數十處泉
河噴沙無窮不一二年卽致盈滿非惟糜費亦恐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早

礙運誠爲道達事理陸朗甫謂開此月河使盛漲
時舟從月河行走仍可搭撈正河之淤并令回空
全走月河正河大挑改於九十月如明代萬恭之
議以爲於事有濟然山河百泉壅至仰珠大勝雙
勝藥珠三山龍灣等泉匯沛滕諸泉分流之水俱
入彭口所至停沙易積惟有歲勤疏濬無一勞永
逸之道也
是年內閣學士何國宗於戴村三壩內增築石壩一
道石工橫亘水涓滴不行

按戴村壩遏絕汶流開河引水至南旺分行濟運水過沙停大挑歲勞民力水漲漫溢南北被淹數十州縣議者謂戴村應建牖如堽城舊制中作斗門視水消長爲啓閉仍建二牖引水由牖至南旺以節宣運河茲於三壩內增築石壩高寬堅實既無尾閘洩水又無罅隙通沙汶河挾沙入運淤積日高雍正辛亥署總河田文鏡拆修舊壩沙壅如故嗣後屢有更制而不能疏伏秋盛漲過壩之水衝塌時有明時萬恭以石爲灘潘季馴以石爲壩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聖

因時異建罔弗合宜陸朗甫運河備覽云戴村三壩通長一百二十六丈八尺北爲瓊瓏壩高七尺長五十五丈七尺中爲亂石壩高六尺二寸長四十九丈一尺南爲滾水壩高五尺長二十二丈二尺汶水伏秋漲發挾沙而來上清下濁水由壩面滾入鹽河沙由瓊瓏亂石洞隙隨水流瀉冬春水弱上下俱清則築土堰匯流濟運所以水大不泛濫沙不填淤前人於此皆幾經斟酌而後出之未可輕議改制矣

雍正四年侍郎通智單疇書會同川督岳鍾琪開惠農渠於查漢托護以益屯守

按黃河自積石入中國經銀川由石背而北繞鄂爾多斯六部落入黃甫川折而南逾潼關會沂泗合淮歸海經行數千里惟朔方導引黃流得資其利查漢托護地方沃野膏壤漢唐二渠餘波不及曠爲牧野至是寧夏設重鎮

欽使會同甘督專理渠務始於丙午孟秋迄已酉仲夏歲事爲文以紀其畧云欽惟我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聖

皇上軫念寧夏爲邊陲重地建城設鎮

特命相度土宜通渠惠農查黃流自青銅峽口而下支分派流至葉昇堡東南滔滔汨汨順流遠引以花家灣爲進水口渠口石子層累底岸堅緻由此歷東北大灘擇地脈崇阜處開大渠三百里口寬十三丈尾收爲四五丈底深丈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高者窪之卑者培之引入西河尾並歸於黃建進水正牖一曰惠農退水牖三曰永護曰恒通曰萬全節宣吐納進退合度置永澆永固暗洞二通上

下交流又設彙暗洞一接漢渠餘水正口加幫石
回頭牖堅造石橋俾無衝決建尾牖以蓄洩之外
累石節以爲固大渠口以東引灌大渠水其地勢
高處剝木鑿石爲槽飛渡漢支渠之水西坂渠尾
以南直抵渠口其西岸不能歸暗洞之小退水留
灌洞放之大渠一帶出水亦無漲漫之患沿渠橋
二十有二西河橋十六枝渠四達長七八里至三
四十里者百餘道均作陡口飛槽民戶沿渠又各
制小陡口小灌洞千餘道以相引灌自此溝墜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聖

錯二萬餘頃良田無不霑足於渠東循大河崖築
長隄三百餘里障黃流溢於渠西疏通西河舊淤
以瀉漢唐諸湖厥水至東北隅一帶地尤廣土尤
沃改六羊河爲渠百有十餘佐大渠所不及建縣
城二一在田州塔南爲新渠縣一在省嵬城西爲
寶豐縣縣令膺民社通判司水利由是遐陬赤子
歡呼趨附翠雲遍野麥浪盈疇盡在

覆幬中矣

是年復建昌潤渠於大渠東北以廣利澤

按是時開渠三百里於查漢托護築長隄引灌易
畜牧爲桑麻矣大渠東北隅灘形廣濶灘外黃河
委流名六羊河者形如列指沂游數里復谷爲一
迤邐而北經大小方墩歷省嵬城仍歸大河沃野
腴壤綿亘百餘里惟自黑龍溝迤西水勢順下無
停蓄不能導引入灘河下流遂淤至是循其故迹
順勢利導泮岸之傾圯者培之河流之淤塞者濬
之俾水由六羊河支分順布渠口建牖以節宣之
功成上其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聖

賜名曰昌潤勒石紀畧云是役導流疏淤循已然之迹因
地制宜建牖於渠口之左正牖曰昌潤牖外設退
水牖曰清安使水有所瀉以備歲修內設退水牖
曰清暢使水有所分以殺湍流分列支渠二十道
其壤高不能盡達者設逼水牖三日永惠永潤永
屏收束水勢使盈科而進仍由故道入於河渠旁
種柳固泮岸自此啟閉以時蓄洩有方大渠以東
無不溉之田長隄蓄水綠雲彌野民有餘力而世
其業曠土爲沃壤萬年之樂利也

是年東河增設管泉通判於寧陽

按汶泗交流入運之水從兗秦十七州縣泉源分
流散布泉在山溝泥穴中或一地數十泉或發一
二泉於百十里外泉夫分地疏濬必有人專司督
率前明設管泉分司於寧陽康熙十四年裁歸濟
寧運河同知兼管至是以學士何國宗言復增設
焉明初開會通河命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
浚泉源以濟漕運後王孜史鑑侯暉等相繼開導
正統中參將湯節大加疏治諸泉盡出山東漕渠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壘

雖名有五水其實濟運則專賴汶泗泉源湧出山
穴互相灌激合而成渠南北交流分派然或沉埋
於沙草之錯雜或湮沒於中道之過流非大加濬
治難以暢利通達非官爲督率尤難尅期奏功責
任不專則推卸易督課無法則收效難昔張純疏
泉於分水幾竭之時旬日間河水加增漕道通行
疏濬之功不可待時泉源初發甚微使其流涓涓
汨汨出於無窮端賴人力泉河設官督率曷可少
哉

是年何國宗會同東撫陳世瑄查辦山東水利河道

按是時大興水利一切河渠溝洫下及田間水道
無不周諮詳籌凡以防患而利民用也至是會勘
東省河道疏稱東昌府城南七里河口下歸徒駭
河城北魏家灣河下歸馬頰河德州南四女寺減
水牖下歸老黃河皆運河東岸洩水入海故道年
久淤塞應行疏濬前奏疏濬大小鹽河大鹽河已
通流小鹽河現在疏濬馬頰徒駭爲洩水大支河
細流各渠皆匯流歸海洩民田有餘之水至趙牛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壘

等七河支港各州縣按工段分辦南旺等湖斗門
牖座業經辦竣安山湖積水周圍三十里中深三
尺餘甚於漕運有濟再查鬲津等七道支河皆以
宣洩坡窪積水沿河州縣上年被水之地春初開
工貧民得以藉工餬口接至麥秋亦可代賑徒駭
河工程十一州縣承辦馬頰河工程七州縣承辦
依限蒞事此興修水利之大畧也各工並舉既可
洩西來十數州縣之水亦能濟運之不足惟河長
沙重難挑易淤民力不能常濟有需設法耳

雍正五年川撫題修都江堰酌派夫價事宜

按是時議興水利蜀中水利之大無如都江堰眉州之驀頤彭山之通濟以及嘉定夾江之楠木龍興等堰利賴皆不及都江堰鑿於秦時導江支流分引郫灌溫江及崇寧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等縣灌溉民田後漸堙廢民人止就隅曲之水分潤濟涸至是議修疏稱蜀省水利川東川南川北皆崇山峻嶺並無應修應築之塘堰惟成都地當平川舊有都江大堰灌十餘縣之田李冰鑿離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聖

堆導江流書深洶灘低作堰六字於石壁爲千古治堰要訣後人因之創爲竹籠作隄之法編竹籠納石於內築人字堰以資捍禦歲事洶築人字堰下又有太平堰三泊洞栢橋堰上下漏確堰羊子堰徐堰河導江堰牛子堰等處分流而郫灌溫江及崇寧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等縣俱引水灌田由來久矣其歲修之費先照用水之戶按田派夫灌溫等出夫折價無定則歲以爲常糜費不支雍正五年人字隄衝決壅塞五六兩年費用更廣

今擬計畝均攤如灌郫崇三邑得水最近獲利最溥溫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去都江大堰百有餘里用水之處不能無遲早多寡之殊出費應量爲區別以出費每畝自二釐至一釐五毫一釐爲差等令各縣照數徵收徑解水利同知收用報銷並備漲水衝塌之費仍將派數刊榜曉示責令該同知深洶堅築使渠水足資灌溉於

國計民生大有裨益部覆如議勻輪齊力而工易舉矣堰志云禹導江正源至石組出汶川而南其北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聖

無水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折而北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又分流爲內外江並南江爲三外江北經崇彭新漢會綿維諸水出金堂峽內江經郫崇過府城北趨彭山南江經崇新東流至彭與府江合三江各分水口以次貫注視水則爲準旱潦有備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以時修治又立法以均其役則事不擾而利普久安常治之道也

是年南河復設葦蕩營採葦官兵

按今之葦蕩營卽靳文襄屯田之遺也屯政以疑
謗廢棄而官荒所在多有叢生蘆葦大適工用于
成龍因之於附近海口設立葦蕩營題定駐兵千
二百三十名統以遊擊設守備二千總二把總四
專管採割海山等處所產葦柴歲交柴一百二十
萬束以佐工用嗣於康熙五十八年經趙世顯以
蕩地淤墊不產葦柴虛糜糧餉將葦兵議裁以歸
節省令裁兵墾種輸租歲租課四千兩以抵購買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兗

額柴之費於是官蕩被民侵墾而河工葦柴缺用
購買價昂租課亦未完解至是齊蘇勒題請復設
並以海口地勢遼濶易于藏奸前設官兵亦非獨
爲採葦應照例復設採葦照向額再加三十萬束
以益工需計值銀三萬三千兩除歲給官兵俸餉
一萬八千兩節省一萬五千兩以爲各兵窩鋪器
具併挑浚運葦河渠公費弁兵聽淮揚淮徐二道
兼轄挑馬兵百名令於扼要處往來巡視葦蕩遊
擊改設叅將以資彈壓議准定制叅將統轄左右

兩營左營歲採柴七十五萬束調撥各河營浚船
二百五幫運柴四十五萬至廠右營如之左營運
至王營大壩廠交廳右營運至洪福廠交廳廳自
僱船運柴三十萬束赴工採運無虧以濟工需初
文襄因兩河奠定灘地漸次涸出乃於安東之野
就涸出之土開屯墾種收息歸公以期積儲漸多
備修防之費節帑益工及闢土漸廣豪強佔利私
墾司事者從而清釐之怨謗遂起奸民布散流言
阻撓屯政以利其私而公亦無以自明人或咎陳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辛

天一生事召謗天一日人臣事君苟有利於國有
益於民者必當竭盡智力爲之若見爲可行而遠
嫌避謗偷安處逸其心實不可問遠引趙營平諸
葛武侯羊叔子諸公屯政及凡爲屯田之無不利
以明文襄之誣而當事會所乘難以大白於天下
至歷久始見其心更得其用是公能開後世之平
成尤能儲守成之工料預定於數十年之前久不
能廢也人患不自立不患一時之招忌也事患爲
之不以公不患日後之難成也公屈於一時伸於

後世功用隆於無窮卽謂葦蕩爲文襄之遺愛可也飲水思源後起者不得謂爲獨創至趙世顯臆裁葦蕩僅存虛名不久更復其舊善政終不可廢如此而世顯亦自違其築壩之初心白莊敏謂世顯因循廢弛致有馬營秦廠連年橫決遷延至四載之久有由然也

是年總河齊蘇勒題定每年撥解河工鹽課銀三十萬爲辦料修防之用兩淮撥解河銀始此

按此撥解兩淮河銀以補額解之不足也河工頃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刻異變需用無時額解之數不敷應用移調猶恐後期奏定撥解鹽課爲有備無患之道向例額解之數多寡不一兩淮兩廣兩浙長蘆福建各運司江寧江蘇安徽三藩司及淮揚二關額解定數併江寧藩司撥解各州縣撥補豫東等省河銀統計爲數三十四萬四千有奇浙江省仁鏡武吉海各州縣江安糧道揚糧廳阜清鹽三縣秦東秦三州縣淮揚徐海各州縣額解銀二萬二百有零通計南河歲收錢糧爲數六十六萬五千有奇此河庫

經收之定額儲備工用者也

是年副總河嵇曾筠奏設守道統轄彰衛懷三府加兵備銜管理河北事務沿河府州縣陞調河工道廳河工廳汎陞調沿河府州縣著爲例

按此河北增設河道之始豫省河務河北尤重隄埽工程廳汎員弁水利河漕及一應錢糧管河道遠駐河南不能兼理彰衛懷地方遼瀾亦須專官坐鎮設守道駐劄武陟地方河務兩得其益此嵇文敏新政之最相宜者至辦理河務地方官熟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情形呼應亦靈印官河員循資陞調分爲兩途不無岐視開地方題補河官之例俾印河各官同心協力益勵寅恭不易之良法也齊蘇勒亦以江南沿河地方官向與河員視同秦越每遇工程險急僉以事非切己袖手旁觀請照豫東例通融調補亦經覆准兩河地方題調河官從此始實心甄拔爲鼓勵人才之道河工不患無起色矣是年議定搶修各工歲料建置堡房募夫住隄種柳積土添設員弁分汎修防並置浚柳船分發各廳以

爲運料救生之用永爲例

按此東河初定規模更新之氣象也河工首重料物定例之初價不甚昂照時估爲則豫辦來年歲修核定足用數目每歲八月動支給發十月照額辦足責令管河道查驗核實報銷至柳束係埽料必須之物豫省沿河州縣現存柳園并從前冊漲新淤地畝查丈立界責令廣爲種植兩岸堡夫住隄修守至伏秋搶險豫撫田文鏡奏定每歲夏至後莊田離大隄一二里者各照佃戶多少認夫數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名遇有急工隄上鳴鑼各帶所認名數無分日夜赴工搶護工完散遣若搶工尙需時日按名給與工食堡房年久塌毀仍行令地方官照舊建造每堡以三兩爲度於節省項下支銷堡夫拔補足額卽將南兵扣除并撥來之千把總發回本汛專設千總二把總四分隸開封南岸河廳管轄並將原設武陟千總二員移調一員撥河兵百名分駐歸德又於祥符南岸添設主簿一下北河地方添設巡檢二一駐祥符陳留適中之地一駐蘭陽儀封

適中之地同廳汛修防禦照江南河工之例設浚船四十柳船二十二分發南北兩岸各廳收管派撥河兵運駕看守水長工緊運料救生隨宜適用蓋當南北分守之始明定章程以爲先事預防之道也

是年築蘭陽南岸管梁蔡耿四水口隄壩下長椿大埽上下接做護崖順埽加高大隄創築魚鱗月隄四道以作重門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按是時河勢南趨管梁蔡耿四水口灣曲生險大溜壅注隄根非邁長椿大埽不足以捍其衝突逼使開行又恐大埽孤立加幫截隄鑲墊堅固再於梁蔡耿三水口迎溜處接築護崖埽以固其勢大隄之低者高之增月隄爲後障防守益密管梁蔡耿四水口古稱大險河勢大而禦之亦力不爲大患時祥陳二縣歐潭蓋莊等處民埵水長漫缺全河之勢湧進不可遏搶護缺口鑲填實固水卽消退民田涸出以至蘭陽之二三堡陳留之八九堡地本低窪溜湧隄前俱能扼其湍悍使之安流是

皆以先定之規模，屬無前之士氣，上下一心，兵將用命，故有守必固。如此河南為黃河上游，治河南之河難於江南，江南土性膠結，河深水聚，名曰槽。河河底堅實，深至三丈以外，即得老土凝結不浮。下流湖河水頂平，緩順流，偶有漫溢，亦易築塞。為其底堅水平而槽深也，故塞決不須挑引河，但斷決口之流水，自循槽而下，浮淤隨之俱去。若河南則不然，土性浮鬆，河濶水散，名曰坡河，河底沙潰，常時中泓水深不過一丈以外，遇溜淘刷則無底。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堯

下流建瓴水勢湧激，遇有漫溢，正河即淤，故稱難治。仰惟

睿慮周詳，慎重河南河務，專設河東總河，畀以重任，添設道廳，分任其職，以至營汛員弁兵夫，隨宜增設。凡所以為河東計者，至詳且備，而又不惜鉅萬帑金，大加修築，建挑壩以殺其流，開引河以疏其氣，固正隄以大其防，修格越以善其後。一切危險之工，無不防之豫，而慮之周，蘭陽陳留祥符之加隄，固埽歲無停息，及河勢南徙，治之裕如而不覺其難。

者慮於幾先而不使及於難也。如前時中牟祥符蘭陽諸隄，雖屢告警，不逾時決塞，如故旋決旋塞，而不覺其難者，未及於難之時也。中牟諸工之易塞，蘭陽諸險之易平，固由人力之齊，抑治河於河工大治之後，其所乘之勢異也。然人力有不齊，失時不治而勢自去矣。漫流不絕而溜即至矣。至於掣溜旁出而正河之道淤，決河之勢大，雖十倍其功不能救止，而日趨於難也。人見其成事之速而忘其思難之由，至及於難而以難治之難者愈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堯

矣。故治河先時為之無難，非易若後其時無易，非難。難易之分，決於幾先知其究竟之難而不及於難，知其急治之易而力圖其易，即以治難治之河而河無不可治之時矣。

是年大修江南黃運兩河土石埽壩工程，加築越隄，按此合上下游為一體而并治也。豫東上游隄壩既修，尤慎下游之防，修徐州城外石工，東至下洪，西接韓家山大隄，南北兩岸險工一體堅修埽壩，尤加意增設重門，黃河南岸創築之越隄，有六靈。

壁之墨家莊宿遷之彭家堡桃源之烟墩及談家莊高家灣各越隄黃河北岸創築之越隄有七河北鎮楊家莊併九里岡三岔半路劉徐昇壩七里溝各越隄更於越隄內加築格隄撐隄又於越隄內築小越隄以固其障越隄者越大隄而環築之仍屬之隄其形似月亦曰月隄河溜逼注之地隄身着重難免沖突築月隄爲外護設有不虞漫水至越卽止或遙縷二隄之間地勢寬衍恐漫水騰波掣溜刷成大河中築格隄橫截收束水勢欲其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隙卽乘反至成事每見修防不慎者平時怠於鑲壓臨事土料不繼假名放淤挺而走險多致不保煙墩七里溝徐昇壩皆極險之工越隄過寬故其建置尤加詳慎豫東土性沙鬆增隄固守雖有月隄不輕議啟江南厥土塗泥膠結者多猶有棄縷守越之時亦宜戒心蠹穴先爲曲突徙薪之計也是年議疏揚州五塘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泛濫兼灌江儀數千田疇匯入城壕氣脈通暢爲利甚溥明季豪強侵爲田淤成平陸廢壤不復疏

入

命督撫會勘定議經江督范時繹河督齊蘇勒蘇撫陳時

夏勘議五塘淤澱日久相傳始自仇鸞設塘爲田

山水由天長六合東下阻遏淮水不得南來逆走

高寶邵伯諸湖爲患下河萬歷中興復小新上下

雷塘然塘民隨修隨決竇穴滋多修復不易後遂

盡變爲綠野青疇難以復還故址五塘築自漢唐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陳公勾城二塘地形高阜水無來源惟藉雨集陳

塘隸儀真勾塘去揚郡三十里水由嚮水隔出江

小新與上下雷公相接去揚郡十餘里受西北高

田所下之水滯蓄成塘水由槐子河入漕河漢唐

以來築以蓄水溉田資運歲久民佃爲田輸價納

糧難盡償復卽築隄修厓費亦不貲五塘內現有

溝汊毋庸議挑各築土壩截留雨水以備旱乾其

塘外葦子溝至陳公塘接連運河足資灌溉惟烏

塔溝接勾城塘口二千八百餘丈槐子河接小新

上下雷塘一千八百餘丈本屬淤淺均挑濬深通

引入河水以資民田灌溉所謂因勢利導者如此

顧寧人引李文定復塘議云治水之法築高堰使

西水不入固漕隄使中水不洩濬海口使東水不

留三者皆治水之要然十四塘不復而所謂三要

者皆不能久也蓋高堰因山陽之高阜爲堰以排

黃淮之水入海水大漲入湖則由堰而南自葉城

而下也葉城者寶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地也

儀真之塘四江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之塘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六

二其中五塘爲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在

儀真者曰勾城陳公舉其大者曰五塘制起於漢

唐明陳平江稽仿古法造爲十四塘壩厓上通漕

運下利民田上游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六合一

帶其地高水注而東之則衆河爲之壑故於界水

之處爲塘厓以防之各塘之東爲甃射珠湖新開

邵伯馬黃寺朱家赤岸等湖其勢中洩而東下則

興鹽爲壑故於河畔之東築酒隄以蓄之若遇水

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厓南浮於江遇旱塘水不

洩山澗俱通西田得熟至於大旱漕輓不通乃東塞茱萸灣閉漕隄牯碓決塘水而灌則水道不阻漕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甃石爲斗門設塘長塘夫以司其事明洪武永樂間軍器商鹽材木資塘之便宏治以來日漸倒塌正嘉之際奸民盜種先有薛釗繼則仇鸞佃官承領時值倭寇之變築造瓜城將各塘之石移運修城而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勢家土豪佃塘爲田官派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復之計以致西山之水無塘可蓄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遇旱則赤地千里水漲則泛濫盈河不得已增隄以防之隄愈高則水愈漲隄高則東空而下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新培客土日洗於河隄岸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潰決上阻運道下沒民田欲爲經久計惟以復塘爲本卽費重難舉姑於塘口做其舊基取土實而築之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槐子河而洩則實槐子之上流句城陳公由烏塔灣帶子溝而洩則實烏塔帶子之上流他如北山水櫃茅家劉塘茅柘白水羨塘東塘柳橫塘鴨塘亦皆

如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塞相其隘阜易於成功俟有力則加石制牯如舊爲費比高寶每年錢糧不及十分之一而利倍之不惟運道輓輸有資湖隄防守亦固湖之沮洳涸出民田益增利莫大於此顧寧人留心水利其所引證切於事理世皆知五塘水無來源潴水爲利然聚西山萬派之水自高而下立牯堰以束之西山之水高不過牯南浮於江此卽保高堰固漕隄濟運舟之根源諸議皆未及此五塘地廣水濶蓄水而不虞汎濫者大江爲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之尾間也當水大之年西水盛下牯洞隨地宣洩不逆走高郵邵伯諸湖而運隄常安洪湖洩下之水騰空湖面足以容納併分洪湖之勢塘水亦得潴蓄洩有餘以濟不足民田灌溉之益沾利無窮是皆行之有效古不我欺也潘季馴言五塘不可卒復年遠故蹟久湮民田佔種轉相授受固有難復之勢然謂古制不宜於今猶未深原古人立法之意窺其分湖濟漕之妙用得顧寧人之說而論定矣

是年修臨清板牖

按汶水分流至臨清板牖西南與衛水會運艘過此爲出牖牖下卽外河更無牖蓄水當此接續之際高下隨宜惟恃牖爲節宜牖之上下每有淤沙定例間年一大挑衛水力大勢猛衝激日久牖易損傷至是拆修金門寬二丈高二丈七尺餘規制之廣狹長短悉如常度問水集云臨清板牖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卽壅入牖或漫牖面以入故牖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牖面旱潦俱須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壺

下板啟閉蓋啟則牖下之淤每日衝洗閉則衛水不入牖河之水積盈及啟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張清恪言板牖啟放時將甌牖之板多下滴水不至空洩俟板牖啟完時卽將甌牖之板酌放一二三塊使足送船出口而止又視糧船可以盡出牖口卽將甌牖板依舊嚴下毋使洩水如此則水不空洩而水多船得出矣此法尤得窳要至牖之歲修宜勤或撤舊板而易新或仍舊牖而易其金門與牖底操縱由人無憂激射之險矣

雍正五年陝督岳鍾琪濬鄭白龍洞等渠以資引灌

按龍洞渠在涇陽西北六十里卽秦之鄭國渠也鑿仲山龍洞泉引水會篩珠瓊珠天澇碧玉噴玉暗流鳴玉調琴諸泉過分水嶺會分水倒流泉經趙家橋至馬道橋始出山就平陸開渠灌田首王屋折而東爲張房雙槐小留甯村斗過石橋鎮爲店西威勝何氏七劫石劫斗東過甘皇廟爲智先聖女駙馬東西成村白公斗又東爲三限牖牖分上中下三限卽三渠口也北限爲北白渠中限爲中白渠下限爲下白渠東南流過漢隄盡入民田袁化中涇渠議云涇渠立石困壅水每行用百餘困凡一百二十行借天生衆石之力以爲堰骨又恃衆石之多以爲堰勢涇流於此不甚激亦不甚濁堰高地下一瀉百里東收洛水達於同州灌田四萬餘頃猶土渠也非穿山也猶順水性也非與水爭也第涇流怒激衝突激滌日下河中石漸吹落故石困無着不能引涇入渠至是奉

命築濬自龍洞以下淤塞盡去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壺

五縣皆饒灌溉普利澤於無窮矣

附徐貞明西北水利議畧

西北之地寄命於天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安土無饑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西北土地平原千里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之險遊惰之民可盡歸農水行於地本以利人然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古昔盛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夢

時列國分布畫井田明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達於川縱橫因其地勢取利於水今西北皆其故鄉也豈古以爲利而今獨害乎古昔明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如京東山泉湧地而出河流等地而平於西北爲尤易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關東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

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

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擅其利文翁以下諸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他未有聞也及漢後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東南利興卽如東南之饒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亥

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時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如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亦聚而利日興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而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

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旱澇可以無憂昔張全義起於羣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民不滿百戶全義力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洛以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亥

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徂於故習而不變者蓋其立議之大畧如此通論西北水利農田洋洋數千言追溯源流本末愷切周摯雖勢殊事異遷變隨時南北土性不同不能以南律北然在三代盛時固嘗行之所以能行之故不可不深思其理考究其事而求通變宜民之道井田雖不易行通溝洫修水利亦井田遺意也節錄於此參觀古今亦可增長識力不可概以井田迂論而忽之也

雍正五年總河齊蘇勒建五孔石牐於王家溝分洩湖水入運以濟運

按駱馬湖承東省蒙沂白馬諸河之水由運河北隄入中河濟運之不足而駱馬湖底不甚深蓄水不富漲盛則滙爲巨浸潦盡則乾涸時形於十字河建竹絡壩爲通黃之口門正對湖水入運之口引以濟運然遇黃水盛漲時直趨灌湖日漸淤墊至是齊蘇勒將通湖口門堵閉另於上游王家溝建五孔石牐一座分洩湖水入運既不受黃之衝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亥

亦得濟漕之涸嗣因牐底較高不能暢流復將石底起深以資宣洩中河重運經臨須藉湖水接濟固當預爲收蓄以濟運行冬春常慮不足每年於霜降後將尾閘正引河寧家河等處一律堵築蓄蓄湖水不使外出春間糧艘盛行啟板分洩以濟漕運至夏間糧船過完二麥收穫後啟放尾閘由六塘下注王家溝牐亦併啟放由中河分洩駱馬湖蓄洩以時冬春水小堵壩蓄蓄夏秋水大相機啟放王家溝立牐更以節宜有度濟運之不足矣

是年河督田文鏡奏疏賈魯河淤沙以洩坡水

按豫省所屬之賈魯河洩西南一帶數百里坡水關係至要自雍正元年楊橋地方河隄漫溢賈魯河被沙淤塞每至大雨時行民田多遭水浸先於雍正三年廣撫楊文乾傳奉

諭旨飭行挑挖至是查明覆奏疏稱檢閱舊案細察賈魯

河形勢自鄭州屬之滎陽縣起至陳州屬之沈邱縣計十一州縣紆回不下千里其間深淺寬窄不一當康熙四十五年開挖之時計費二十餘萬兩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充

至兩年方竣工兩岸浮沙鬆土風振雨淋隨至淤淺費多益少查有中牟縣屬之天麻堡至孔家莊地勢低窪雨多即至淹沒復環繞城邑一時難以就涸亟宜疏浚河身長四千七百餘丈添開新河八百九十餘丈共挖開五千一百餘丈直達祥符縣屬原無阻碍之河河成後再有淤淺士民情愿照畝分濬不致壅塞計所費不及從前二十分之一而使水有所歸民安其利此豫中第一洩水道擇要開疏水得下洩亦可補救一時也

是年大濬汝南一帶溝洫

按汝南百川濬河上達汴洛下航吳越輳數九州四方輻湊豫南一大都會也郡國書云汝水源出舞陽黑龍泉西平棠溪雲莊山澗諸水合流入漳即俗名洪河者也南受仙女池五花澗留堰瞿瀧之水黃西河水注焉汝合黃西上下如玦如環如蛾眉由城西遶北轉東而南形若垂瓠東南受練泥方泉之水英水溱水自西注之逕安城入正陽縣境東南受澆水入息縣境澗頭曲呂西港諸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牟

入焉經新蔡縣官津店北為三岔口南逕固始縣朱臯鎮北入淮水屈曲周流於汝南諸屬之境所在溝引灌溉農田大沾利益自漢以來皆治之至是大加疏濬照業食佃力之例勸民各依田頭開挑初濬汝陽縣北之欄馬常溝十里十二里等溝縣西南之魚陂馬常老官新興除水洪河青龍上官王莊麥北伍屯及古堰界汝黃朱焦秦等溝次及縣東南大小柳魚林六乾及桂魏楊周鳳泥官古各溝並商尹郭楊四大溝又次及縣東北之螞

蝗六里五龍羊蹄上下柳小紫積谷黑漆陶台及
姜田焦張馬楊黃陳于張劉伊熊任葉倪等溝自
五年迄六七兩年分年浚治俱一律深通加修汝
河東岸蒼陵荆河黃邛各隄堰增培高厚以防汝
漲並及上蔡之朱馬石洋柳堰皇莊仙女茅界包
葦直龍草樹蔡汴白水洪枯等河及洋子河源官
橋白馬青龍桃花南北洪各溝以次疏導又加修
六堰以節水勢確山南北關郭店駐龍吳寨桂橋
普濟高黃龐樓索莊等溝正陽南北東西各路大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主

溝同時施工新蔡之青陂葛陂銅陽皆蓄水之地
自漢爲富水分流蘇港古港小岔柳林紅花馬常
龍江化莊七岔樸亭及張趙李馬伍谷各港深濬
修防皆如之至西平二十四陂卽鄧艾築以溉民
田者茲復按保遍治坊郭留冊重渠永豐仙侶安
撫王寨范二郎雲合里仁十保之上下三十六渠
義亭新豐興賢大堰崇教儀封樂業撫治常濟師
靈洪村十一保之上下五十五渠皆按畝計夫均
役齊力並城南城北數十里之官道溝一體浚治

而又疏漲盛之水使有去路遂平之菱角湖周五
十里蓄水以備旱潦境內沙河黃濟猛虎黑龍黃
莊冷溝石洋萬全龍泉秦家老戴龍潭君章岔溝
陽奉劉昌三岔泥河上渠等溝渠分別疏濬寬深
以洩兩崖之水信陽之五里溝土門基屯長臺馬
廠等溝皆濬寬深引水入淮凡此河溝隄堰疏修
以利農通水尺寸皆有法度各工並舉逾年悉治
顧寧人汝南水利論云唐虞首闢水土禹軫溝洫
周濬蓄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水列舍水滄瀉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主

以水殄草以涉楊芟詳矣鄧晨鴻御陂四百里殷
饒他郡鮑昱力梁石洫歲省費三千餘萬金何敞
銅陽舊渠墾田三萬頃召信臣開泉瀆起提闢作
均水約刻石田畔此四君者勲銘漢鼎血食汝水
皆以陂之力唐張紫陂宋高黃陂並爲時利自明
以來歷皆有事翟方進決鴻御陂水而民失利漢
安帝以陂與貧民日就湮廢秦觀言汝南之陂非
特資灌溉實一郡蓄水處也陂廢水無所歸遂釁
漫爲患汝南溝洫同時並治宜民之盛事也

雍正五年江督范時繹河督齊蘇勒等議辦運鹽河道水利修通海各廂事宜

按淮揚二府泰興鹽三州縣西受高寶運河各廂下注之水北通車路梓新白塗海溝由興化漫入場河其自場河出海之道在泰州則有丁溪下海廂爲宜洩要津廂下之水達萬盈墩合小海河出五家港以入海在興化則南白駒北白駒通牛灣河卽鬪龍港丁溪草堰小海皆會流於此在鹽城則有石礎口天妃廟唐家港通流入海此下河諸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圭

水出口之大勢也先緣許承宣穆沅等先後議開揚州五塘並及申場水利奉

旨交總督范時繹總河齊蘇勒巡撫陳時夏定議覆稱五

塘久已淤成平陸居民開墾成田各就地勢築壩蓄水以資灌溉民田廬舍驟難廢棄惟有築截溝洫疏浚淤淺因民所利至申場一河年久失挑廂座多廢挑濬場河增修廂座疏通海口亟宜舉行場河自泰州富安場通遠橋至五祐場徐家港通計三萬四百丈均應酌量地勢分別挑深以資容

蓄利鹽運自東臺場三里灣至興化劉莊場地勢較窪卽以挑河之土加幫近河范隄其離隄寫遠之處增築子堰以束水勢便行舟至場河各廂啟閉尤關緊要除丁溪雙門廂白駒南北中三廂無庸拆辦外小場草堰二廂年久坍塌酌用舊石改建雙門石廂二以裨節宣又如皋之苴河洋興化之青龍橋鹽城之石礎口廖家港草堰口等處均係入海要道增建大小石廂五以利宣防其鹽城之天妃口河寬三十餘丈洩水雖暢不能攔截鹹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圭

潮民田多被滄損估建十洞金門大廂一設板啟閉以爲關鍵又如皋縣之黃沙洋爲洩水入海要道因地係浮沙難以立廂勘估於舊范隄內鄭家廟地方建單金門廂一並築子堰一道直接范隄以資保障至廂下海河除草堰白駒無庸挑濬外惟丁溪場自麻墩起至智家港東口接小海廂河至王家港又青龍橋改建雙金門廂下河至牛灣河俱年久失挑河道淤塞挑浚寬深以裨宣洩又泰州運鹽河自北門新城店至何梁場向無隄岸

收束水勢以致湖河相連舟行多險今應挑河一
道卽以河土加築北岸百二十里之長隄直接海
道口以分湖河以利挽運又興化一縣地勢最窪
諸水下注先匯於此然後分流入海縣屬有梓新
車路白塗海溝界河等五河上受諸湖衆水之奔
注下爲各場海河之門戶除梓新白塗二河地勢
稍平水無阻碍其車路河下接丁溪場海溝河下
接白駒場厝地形較高河身稍淺界河爲大縱等
湖洩水要區河身淤淺亦應疏導他如分洩下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七

諸水之洞穴宣通內水出江之口岸運河北岸高
家老壩徐家渥楊家渡口黃婦橋南岸董家溝白
塔河董家油房潘家堰亦皆酌建壩壑董溝估建
滾水石壩一白塔河估建石涵洞一徐家涵估建
石涵洞三兼築木涵於董家油房潘家堰高家老
壩楊家渡口添砌橫木於黃婦橋以便宣洩利鹽
運大抵串場河經之地率南高北下沿海東高北
下故自丁溪以北可資宣洩而興鹽潴水窪地必
由石礎天妃諸厝宣洩疏浚之功信不可少也

雍正六年議近海諸河設犁船混江龍以疏積沙

按此宗靳文襄設濬船用鐵掃帚之法也初郎中
鄂禮議設犁船混江龍以隨流滌沙不用人力一
切疏濬之功皆可節省文襄前經議行故主是說
治河書云浚河之法非船不行鐵掃帚一項亦必
需之具先造船二百九十餘隻試用每船一隻外
鐵掃帚二枚用之有效再添造三百餘隻置鐵掃
帚二千個以廣洶滌又云鐵掃帚揭沙乘流浚深
河底之法較挑河之費所省實多與其僱船煩瑣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七

不如多造官船兼可爲守隄官兵平時運料之需
此用船浚淺之成法也靳文襄治河於大壞之秋
疏歸故道不能驟刷寬深下流無可施治故設浚
船滌蕩之乘東下之急流刷未盡之浮沙需以歲
月假之便宜以程功然其事費繁而功不易得必
得治事之人水之勢有可乘駛船之夫役齊力管
駕之弁兵用命則易見功若施之平流水不能擁
沙而去旋起旋沉此混彼落甚至船戶舞弊帚不
得力水中無可稽察不久而自停也

是年雲撫鄂爾泰奏開嵩明州之楊林海以洩水成田

按志稱嵩明州龍巨江一名龍濟溪源出尋甸果馬山經流嵩明入嘉利澤卽楊林海也流沙壅塞下流民田多患淹沒至是議開疏稱嵩明州之楊林海自東至西廣二十餘里自北至南廣十五六里一納東西龍巨河水來源一納西南衝河源餘皆山溪小水積聚成塘合流出於河口歸車紅江水口甚低原易洩瀉緣河灣迂迴曲折不能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七

瀉以致四散汪洋又藥靈山下有石子流沙衝入河口壅塞咽喉去水太緩故海邊四十八村已成田畝每年多被淹沒爲害實甚細加採訪此海水原不大深若改疏河道由丁家屯開挖里許直達龍喜村面前再開里許直抵河口使新舊兩河並瀉水勢卽可暢流不惟已成田畝可免水澇而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墾所費無多爲利甚溥前督高其倬曾委官踏看因應開河身之處有成熟田畝該地矜棍阻撓遂爾中止茲卽祀土興工

四十八村里民咸願幫工踴躍從事枷示抗阻不用命者民愈得以併力不數月而報竣水勢直達河口前之迂迴曲折者今則順流而下前之泥沙淤塞者今則通達無滯水得所趨而沿海田地漸涸清出中則下則田一萬零一百六十餘畝仍給本主輸價領給永遠管業陞科納賦舊有田畝得免水患新出之田亦爲民利矣此因民之利也是年議開平定哨南子河以洩漲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七

龍溪諸水匯爲此池滇池瀦諸川之水西惟一河洩之若咽喉然故名海口大河沿海財賦物產歲以萬計利害由於海口之通塞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其爲要津年久沙土淤塞河口至是奏請開濬疏稱昆明之滇池爲呈貢晉寧昆陽等四州縣衆水匯聚之區而海口大河又爲洩瀉池水之要道沿海各州縣田畝每患海水漫溢全賴此河洩瀉稍有淤塞則沿海田畝輒遭淹沒今親歷河干細閱形勢大河南北兩面俱山皆

有箐水入河每至五六月間雨水暴漲沙石併流衝入大河而受水處河身平衍易於壅淤如北面有白塔箐龍箐二水合流洩入大河名耳宗牯壅淤之患猶小若南面則有瓦泥箐邢家園二水屬呈貢縣轄名善安牯一羅武箐一水屬晉寧州轄名清水牯有天自箐芭蕉箐二水屬昆明縣轄明新村大牯皆直洩入河中每年疏濬於農隙之時卽壅塞於雨水之後不窆則淹沒堪虞開窆則人工徒費四邑沿海人民重累難堪茲查大河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堯

流水勢漸陡至石龍壩奔流跌注入安寧州大河南面平定牯係雲箐水歸入大河之道正值水陡流急之處相度地勢諮詢輿情咸稱南面宜開一子河引普安清水新村等處之水同至平定哨牯入河則泥沙石子不能停住一勞可以永逸所有開河乞去地畝給價抵補人夫照例四州縣派用若子河開成則昆明等四州縣可無水患而實獲水利矣此循吏治績古大臣爲國爲民率如此也雍正六年議疏浚文水縣近汾河渠引灌民田

欽差

何國宗馬爾泰會同勘辦覆稱汾河形勢惟文水地原徐溝交城文水之田而文水地勢較低易引

按晉省西北多山水出山谷間者不易築圍激取惟濱河開渠疏引汾水分源自管涔行萬山中出陽曲之烈石口地平土疏水向東流引灌陽曲太原徐溝交城文水之田而文水地勢較低易引形低窪河身淤淺自青高以下全無河道漫流地上應請於明歲春初自青高村至尹家社東西各開引渠一道至三月以後平地水涸開通正河挑出之士卽於兩岸築隄實於居民有益經部准照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卒

議辦理至六月霖雨汾水大溢青高村至尹家社衝出引渠二道初以青高等地河形紆曲中阻乾灘不能順流水漲衝激爲患忽以水發改流引渠正河均出天成前時漫流皆涸爲沃壤原議堵塞東城村之支河河面濶至十餘丈或數十丈河身長二十五里直達歸漕已成大河居民各築隄備防毋庸請帑汾河遷徙無定舊渠永濟烏麻永會廣濟等渠皆以河徙遂淤原不可常恃然以人力不能卽成之功不煩疏濬而自得美利亦盛事也

是年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湖廣各屬隄歷係業戶按糧派出夫土逐年歲修今各業戶感戴皇恩軫念民生至計莫不踴躍歡呼自出夫土照上年水痕加高修築其支河淤淺之處業戶亦照歲修之例自行挑濬等語朕念修築江隄疏濬河道該地方既有歲修之定例今百姓踴躍從事加高修濬甚屬可嘉用沛特恩助其力作查康熙五十五年湖北湖南地方興修隄垸河道工程蒙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全

聖祖仁皇帝特沛賞助米糧人工之費共計銀六萬兩今朕遵照此例將帑銀賞賜六萬兩令邁柱於湖北湖南二省酌量工程多寡分派散給並飭地方有司實心料理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養楚民之至意欽此欽遵分別緩急詳審應疏應築之宜以次修治謹按三江考楚疆接連八省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古諸水俱注之導為三江瀕為七澤即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荆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受害

惟荊州一郡為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受決惟鄖襄辰漢四郡而襄辰為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於湖口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滙於武昌江身至此始濶直注而東故武昌蕪黃之境無大害隄防多在襄陽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荆南留一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全

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淺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故有以開穴口為上策者然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經之道然後上流可以分江瀾而殺其勢楚有三大江惟川江獨據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澧江為所經道以洞庭為所注壑在北者以潛沔為所經道以漢口為所瀉地故川江獨有穴口然古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渚湖渚洩流於枝河枝河瀉入於江海此古

穴所以並開者勢也今日生齒日盛耕牧漸繁湖渚漸平枝河漸涇穴口故道皆為屢舍吠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無復舊跡矣此今穴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郝穴二穴獨存者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壑則水道不壅若穴口之枝流多涇則江水之正流易泛其何能免於浸決之患又以襄承之防水惟修築隄防為上策而勢有遷徙非人力所能為若竹筒一河上接漢流下通漢口如咽喉不可塞治楚南水患必以濬此河為先竹筒水道惟中淤十五里其淤平絕流者祇七里許今已開濬通流然遇漲則沙迴淤停隨淤隨浚始無大梗此楚江之大勢也顧寧人總覽全勢參之禹力溝洫周禮稼人賈讓三策而立論曰余蒿目楚疆為之諮詢迺知時異事異其迹不能盡沿要在觀變度宜善體其法用之堯時中國之水皆陸浮禹治而納之地中其法有五堅則鑿之盛則釀之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則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滙皆禹貢所列為楚

大經者然漢則東為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為沱至於澧過九江至東陵乃迤北而滙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為安流故總謂之導言順其道行之爾平成既久民多濱水而居或填築而業之故潛之間沔所謂滄浪句雍諸澨皆不容刀甚或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凡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緯瀦為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故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其治法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其治法後經而先緯此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寫水雖主治澤田而最得治水緯法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夫障雖起於後世然周之防禹之排實肇端焉顧專事隄岸以捍衝流則必有利有不利惟審勢度宜堅為之隄以禦水之經者而又分注湖漕使有所游蕩股引取之則經緯得其理水不為害賈讓以繕隄為下策

非通論矣至徙民當水衝者歲取治河費以業徙民今議者猶引爲上策楚民多澤居租賦半出其中國家經費有常豈能捐費徙民徙而水不止棄之安窮闔於用矣若取就河隄多穿漕渠張水門殺水怒之策江漢舊時穴口數十道民環居隄上水有洩歲不爲患頃以豪右規利漸塞諸穴口故水患洩至惟沿漢江相其故道擇其最急者爲開濬小河陳洪謝家泗港諸口以洩漢流開濬虎渡郝穴來穴新衝諸口以散江漲使民得隄爲衝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金

不患昏墊矣此通論楚南之大勢而以賈讓中策疏其去路爲急務溯源探本之論也然功大不易舉民力不能自治在上之人有以整率而鼓舞之

聖明在上洞燭民艱

列聖相承不惜左藏巨萬多金流布田間大吏仰承

德意實力宣導分別官垸民垸已築者依限歲修專官督

理堅築若濱湖已無餘地處水水將壅而爲害則

疏渠導引以殺其勢要使功歸實用帑不虛糜雖

有異漲暴流不爲民患矣

是年重修涇陽縣廣惠渠以通泉流

按志稱廣惠渠卽洪武時所修之洪堰也上承涇水中受諸泉由高趨下勢若建瓴秦民衣食之源關中膏腴之最也渠穿大小龍山役者篝燈以入石剛頑火焚水淬功初就灌田無多順治九年重修就谷口上流分涇入渠涇水奔瀉石堰遏之水怒激土石承委不得不崩渠高水低勢不能引鑿渠深入數丈泉始湧出康熙八年王際有復修後以水急壅潰渠日就淤塞至是大加修濬渠始流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金

通灌涇陽醴泉三原高陵田七萬四千餘畝設通判專董歲修王際有修渠記云予經營渠務塞其壅潰最要者則如腰堰非設約截水不能下流也石隔子龍洞非身入其內搜淘積石水將中阻也小退水槽爲上流咽喉必防其泄王御史口尤扼險石隄一圯水將立竭天澇池多礮礮須煨煉以鑿之臥牛石以上隄岸滲漏渠水入河者大半米汁油灰灌其石縫方能久固大退水之補滲亦如之其退水槽宜重截鐵練以資啟閉火燒橋沙石

填積中流巨石盡起水斯能行至旁岡渠趙家橋
土與橋平故道不通下此則爲土渠條析中多淺
溢躬率興作石堅者舉火煨開洞幽者引繩深入
漏者補淤者疏以迄於成沈青崖引際有之記又
爲之說云鄭國開渠之始渠與河平涇水順流而
下又東合冶陵清濁三峪及簿臺石川諸河北注
洛故能溉田四萬餘頃自鄭渠廢而白渠興循涇
而流東南注渭其所灌者才及鄭渠十一耳厥後
河流日下渠身益高宋之豐利元之王御史明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卷

廣惠通濟等渠大抵皆刊山鑿石力爭上流其始
未嘗不灌溉優渥而後率不繼者總由涇水在山
勢甚洶湧木石圍堰旋設旋衝兼之石渠狹隘涇
水泥多一入之後遂至中滿我

皇上軫念民依興復古制

特發庫帑以疏通又設專官以董理其爲秦民謀樂利者
至矣司其事者須酌古準今相時度地勤修渠堰
盡收兩岸泉漸次鑿山再引上流之水則浸灌之
利必有超軼宋元方駕秦漢者茲故備載歷代修

濟之方並前賢利弊之議俾留心溝洫有所考證
焉觀此則涇渠之源流本末奏功之艱難勞費具
列於篇蓋由涇源勢高水急挾泥沙入渠下流壅
與地平難成易壞惟有移口就高隨時補救之一
法然非大力者始終其事未易行之久而不敝
也

是年移富平縣永濟渠口於奧家灘

按志稱邑水灌田最多者漆沮水也在縣西北隅
地名岔口河勢自北而南兩濱皆可導灌田畝其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卷

由東濱而南者起岔口迄紀家灣文昌渠灌田最
盛由通鎮至永濟皆引漆沮水灌民田永濟渠起
韓家溝至檀山寺原口在韓溝因河低渠高不能
引水至是移於奧家灘水始通流溉民田十里又
南永潤渠灌田千畝自南而東陽九渠卽宋徵求
長安志之陽渠也自趙氏河入漆沮開渠灌田千
二百餘畝皆引漆沮之水以濟用者然山水陡急
壅沙刷土渠淤高不能上水則成廢壞不得已而
移低就高以時修治亦因地制宜之一法也

雍正六年大修串場河道

按顧寧人紀下河鹽場河道云鹽場故河東北通海南通江諸鹽場在極東北明時以故河道回遠北鑿河通丁堰爲新河曰串場河串場者串呂四餘東餘西餘中及金沙石港諸場也由串場運鹽出場卽爲揚州諸水入海之徑場竈利潮之入鹽運資水之深法在於疏淮南商曾經挑濬工力未齊至是遵奉

諭旨查明奏辦串場河自泰州富安場至鹽城一百六十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九

餘里橫亘各場爲鹽船濟運西水經由之道場河不患無水患水不能通海陵號爲澤國而河腹甚淺易盈易涸兼以西土之淤因漲而積隨潮之沙日進而高撈淺歲不可已南段水深流急無庸挑浚北段自白駒場至伍佑場水淺之處挑浚深通再自泰州南門高橋起至如臯丁堰止加估挑深并將不估之處一律挑深五尺使無梗全河泰州運鹽河自新城店起至河梁場係由州城直達臨海各河之要道向無隄岸收束湖河相連估挑河

一道卽以挑出之土加築北岸長隄直接海道以

利挽運保護民田鹽城縣天妃牐下丁溪小海青龍橋等入海三河上承鹽運爲各牐尾閘導洩高寶興化各邑之瀦澤最爲緊要估挑河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河分四段自牐下至海口六尺以至一丈逐段漸次加深使順其就下之性興化地勢極窪諸水匯注其屬有車路海溝界河下接丁溪白駒爲湖河洩水入海門戶分別疏濬然疏以去其壅尤必牐以節其流泰州北岸之高家老壩徐家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九

涵楊家渡黃婦橋爲分洩下河諸水之孔道南岸之董溝白塔河董家油房潘家堰爲宣洩運河出江之口岸卽於董溝添建石牐一白塔河建石涵洞一徐家涵建木涵洞三並於董家油房潘家堰高家老壩楊家渡各築木涵黃婦橋添砌橫木以便蓄洩溉田杜私其餘應修應添各牐除了溪場雙門石牐并白駒場南北中三牐止須加高毋庸修建外小海場草堰二牐年久坍塌改雙門石牐二又興化之青龍橋鹽城之石埭口廖家港草堰

口等處增建大小石牐四又鄭家廟建單金門石牐一其如阜縣之苴河洋黃沙二處外沙高仰內河水弱建牐通潮反致內灌改築土壩二道攔禦潮汐蓄水濟運鹽城縣天妃海口沙鬆不能立牐留爲洩水門戶疏河築牐壩以次並舉淮揚道白鍾山督理其事越二年工成世有淮揚三工之議由灣頭達芒稻河通江爲南工此尋常洩水有利無害者由丁溪小海草堰通海爲東工淮南廟灣入海爲北工疏丁溪諸溝河而歸射陽入廟灣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壑

交錯申場河引運漑田爲利甚廣河勢東高西下挑浚過深易掣上流之水反致生淺江下而河高芒稻諸河下江之水建僦直瀉河必涸至涸澀過甚水不能接濟則築壩戽水入塘行運亦時有之今視河之淺深高下隨地浚治尺寸不踰其則上下河底一律坦平牐壩宣洩以時鹽運農田兩得利益經國宜民之善政也惟至西水大下東壩盡開水勢盛大之時歸江河道難以容納不能盡入於江勢必開南關諸壩直衝申場入下河盈科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壑

路既深且廣又爲牐以節之不任鹹水內灌斯策之善者而極難措置之所尤在興鹽其地處極窪諸水匯流下注彌淪布滿然後分流入海若止疏其河道猶虞海潮闖入若竟聽其淤隔難任內水盈科惟因時疏治卽以挑河之土加築隄岸使湖河不至相連海潮普漫來者有隄爲節而草堰白駒丁溪小海青龍橋諸河宣洩上流過盛之水分建牐壩以束其氣則通者自通節者自節非有深心大力未易調劑於其間也江蘇濱江近海河湖

聖心眷顧東南蘇松之太湖吳淞白茅劉河歸海要道專

之渠董家諸溝分流之道儘足疏洩而下河安矣
員督理淮揚之烏塔申場車路海溝等河不惜帑
金分道疏浚淤淺清釐侵佔故道設立涵洞牯座
節宣以時民間灌溉有資糧鹽利運不獨淮揚之
民咸歌樂土矣

是年開皂河攔黃壩通運挑月河一道以資行漕

按自靳文襄開通皂河運道漕船抵皂河口攔黃
壩入運嗣以皂河地形高仰黃流乘高而入倒灌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三

淤運皂河迤南二十里之張莊地卑於皂河二尺
餘內外水高低相準遂開皂河攔黃壩挑河直達
皂河而上運船改由張莊進口自中河開而張莊
亦閉矣惟徐屬漕船向由徐州鎮口牯歷茶城達
夏鎮入運康熙二十八年中河開挑之後鎮口牯
故道淤塞徐淮兩幫漕船於徐州水次受兌卽由
黃河至竹絡壩入運嗣竹絡壩受淤漕船不能進
口勢必由楊莊遠道復開皂河運口以利徐淮之
漕然皂河地勢本高黃河底日漸淤高若建甌直

下徐漕一隅之利兩河安危所係利小而害大奪
溜淤河湖是以不久卽閉仍將黃運兩隄填塘築
實斯經久不易之道也

是年大挑儀封縣雷家寺引河築蘭陽耿家寨挑水
大壩

按治河不患工險而患暗險常年坐定之灣歲有
搶修工雖險而章程一定備防以時故易禦也暗
險者冬春乾涸灘河水長忽溜壅隄根搶護不及
之地往往爲患而莫險於雷家寺順隄之支河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四

勢自青龍岡迤下掃灣直趨北岸刷成支河沿隄
走溜由雷家寺經宋家營刁家樓徐家堂曲家樓
楊家橋直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隄工激流汕
刷勢如奔馬上下搶救不遑乃於雷家寺上首加
幫高寬接築土壩一道跨斷河形內外下掃鑲墊
以固其勢其掃灣之處上灣洶作深兜與下灣順
直相對上有吸川之形下有建甌之勢開挖引河
水長溜擁河頭開壩放水浪湧波騰大溜掣入陡
刷深通舊河淤平如鏡又耿寨河溜坐灣對岸長

出灘嘴逼溜北趨直注隄根刷深三四丈不等洶湧倍常先於上水裏頭外邁沉水大埽簽釘長椿堅築高寬逼溜開行隄內有積水深潭釘椿下埽填實底土加築內戢仍增培大隄用埽摟崖禦回溜汕刷並修月隄以資重障河工搶險惟開引河築挑壩爲善法而河長至五十里之遙漲水坐灣而來逼注隄根順隄行溜流長則勢盛而力益大衝刷迅利搜削隄根河刷深一尺水力大一尺日久不治引溜入垣推之不去治之無術不但爲一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奎

時之害且爲方來無窮之隱憂蓋隄長工鉅用土則一撮之土不能加數萬丈之隄用柴則接鑲之柴不能待數十里之載用人則往來百里不能策應於呼吸危急之時東衝西突顧此失彼是時雖善治不能爲功而惟挑引河得勢吸川建旣引溜分殺爲效速而且大也河水遇灣更曲不得遂其就下之性而愈曲愈急非必與隄爲難也難嘴既當其前溜勢復蹙其後不攻隄而勢有不能引之使直以順其性而力反爲我用矣第非有挑壩以

激之則不能聚全力於新河而支河猶得少分其勢勢分則河不能速成雷寺引河之成成於河頭之得勢實成於跨斷河形之大壩逼溜入河也然非明燭幾先無以神其妙用當繪圖入告之時仰惟

聖哲如神就圖

指示令將灣處取直即可化險爲平誠得以河治河之要訣順而行之自適其道凡人之智能慮已然不能慮未然雷寺之極險未然之險也引河之能成已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癸

然之效也未然者易忽已效者可知知其效而爲先事之慮治河之機要在是荆隆耿寨皆慮於未然者也皆密邇運道得新河之用者也至新河既成舊河首尾仍築壩攔截以善其後又在隨時之補救矣齊勤恪受任於詹店秦厥數決之後河道衝刷未深復漫中牟溢蘭儀至朱海繼決合龍逾年之後復開引河再築挑壩終年搶救無慮日備歷艱險水勢之湍暴隄埽之危急洪湖清口之受淤無不怵於目而驚於心又以濕氣潮蒸寒暑交

侵於遲暮之年力固不能支者然猶力疾視事終以是卒於官公爲治廉明勤慎取事不苟秦厥之役從容奏績中牟祥符蘭陽之決尅期告竣以至築壩挑河增隄固埽孜孜求治創建清定成三牐以利運行復葦蕩歲柴以益工需治事精詳類如此

賜諡勤恪與文襄同祀知遇之隆罕覩矣

是年修泃河屬之韓莊牐以束水勢

按自臺莊至韓莊八牐層層關束韓莊首接微湖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七

水口十二東西坡水入運平山牛山疊路雞心朱家等溝泉皆引坡水入運者也微山湖接濟運河之不足首嚴啓閉自韓莊始迤下德勝六里張莊萬年丁廟頓莊侯遷至臺莊地勢以次遞降雖有湖口及山泉坡水濟運而建甌直瀉必有牐以束水勢水小下板收蓄不輕啓洩爲運計也水大牐不下板仍開月河以放之居濟一得云韓莊以下八牐月河皆宜挑挖寬深使微山湖之水有所洩則濟寧南鄉及魚沛徐邳之田地自不致淹沒八

牐月河皆淤微湖水出荆山洩入彭家河之道亦淤平不能宣洩須將月河挑挖深通以備分洩湖水始無虞泛濫於濟寧魚臺一帶此爲伏秋盛漲言之春月微湖水小自宜蓄以濟運如乾隆乙亥孫集漫口渾水直趨東南入微山諸湖荆山橋等河淤爲平地湖水不能宣洩銅沛皆受淹浸多方疏浚而始通此不可爲常者也

是年修臨清州駟板二牐更番啓閉以爲防沙通運之道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八

按河道自臨清南至徐州千餘里地形高下不啻數丈置牐蓄水而舟始通迨後衛河益深牐益高水勢沖激益險改制深與河等水勢始平舊牐草創輒以堰之名曰駟牐板以牐之名曰板牐繼復改爲石牐名仍其舊運道至是爲會通河盡境卽爲牐河盡境衛河歷館陶至臨清與汶合流而北糧艘過此卽云出牐矣汶清而微衛濁而盛倒灌卽沙壅故衛水漲時必禁擅開板牐與駟牐遞互啓閉以防壅沙二牐爲內外河樞紐修補堅實備

用甌牖寬二丈高二丈四尺板牖寬二丈高二丈七尺六寸上下高寬不相遠東西相協遞爲節宜塘水如金板牖一啓內外一洩無餘外河無牖蓄水每致淺船須於甌牖灌塘板牖放船時甌牖多下板塊滴水不至空洩視船將淺擱之時酌量甌牖之板無不濟事否則塘水建甌直下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船未過盡而水已涸矣居濟一得云灌塘之時必使糧船在民船前以民船吃水小而糧船吃水大也糧船過至淺澀時民船猶易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癸

行若先放民船及至水小糧船不能行矣潘季馴謂宜於甌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甌制將啓板牖先閉活板使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放衛水大發則從拆卸亦權宜之術然在臨時相其所宜或竟以草率從事稽延時日則足以障衛爲患更大不可不慎也

是年改龍灣減水牖爲滾水壩

按龍灣舊牖在運河之東洩汶水並聊城陽穀莘

縣之坡水逕博平高唐荏平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至霑化之久山入海建於明正統中徐有貞作一空二空三空四空五空等橋第五空橋分支入小鹽河歸大清河大鹽河故道已堙餘四橋俱洩入土河卽霑化故溝俗所謂徒駭也今用第一空橋爲滾水壩第二空橋爲減水牖牖壩雖在運河東岸而於西岸東昌曹州一帶州縣最關緊要西受陽穀魯家口之急流並接濮范朝觀等州縣之坡水汛時水勢加長運河頂阻疏洩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百

無路必俟運河水落方能開西岸之牖放入運河由運入大清河歸海若運河消落稍遲則數州縣之淹浸不免嗣濬通聊城至臨邑八州縣淤墊之河坡水俱由減壩洩出張清恪謂壩底高不能暢洩宜易壩爲牖是以復有改鋪石底之議也是年修上河廳屬之周家店李海務通濟橋永通各牖節水平運

按自荆門以下阿城七級上下之牖均上啟下閉更番輪轉以節荆門之洩諸牖在荆門下流猶天

井在城之有趙村石佛也至周店李海務通濟橋
永通各牖節節鈴束相距十四五里至二十里不
等周店受七級下二里之塘水不輕啟放其下爲
李海務啟閉視周店爲準又下爲通濟橋龍灣減
水牖在焉改牖爲滾水壩洩通濟有餘之水再下
爲永通牖聊城西岸白家窪滙諸坡水由呂家灣
入運牖受其衝至是一律拆修周店金門寬丈有
九尺高二丈有一尺李海務金門寬丈有九尺高
二丈有一尺通濟橋金門寬二丈高二丈四尺永
通牖金門寬丈有九尺高二丈一尺皆因舊制而
更新之四牖之下遞至土橋牖三十四里至戴灣
牖居輓板上流運河一大關鍵也權水之大小而
損益其間使大不至漫溢小不至淺阻又爲周店
諸牖之歸流滙入輓板通衛北運之大要在是矣
雍正七年重修靳家牖接修安山牖勻調水勢
按北河自荆隆決後安山湖淤填已平聽民墾種
何國宗議請重濬濟運日久淤益高厚不能蓄水
安山一湖皆爲禾黍之場靳口迤東之關家大牖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五里鋪牖張伯行所謂放水由開河出兼濟牖濟
北運者今皆淤閉不能引水入運靳口東岸之石
頭口分受何家壩水入運安山西岸之通湖牖引
湖水濟運者亦皆淤廢惟特靳口安山諸牖節宣
內塘之水浮艘北上自南旺分水以來水勢自高
而下南旺至開河爲北運來源再下爲袁口牖必
下板以蓄之懼其洩過甚也至靳口牖則地勢過
峻安山牖承其下流兩牖兼權緩急相濟爲用歲
修以時靳口金門寬二丈高二丈四寸安山金門
寬二丈二寸高二丈尺有三寸以符舊制居濟一
得云安山牖板宜多下靳口地勢太高安山少下
板靳口水勢太峻牖上之水一洩無餘袁口開河
上下立致淺阻此理之必然者再下爲戴廟牖四
十里至荆門牖北運水門之一大關鍵與輓板天
井在城諸牖機要略同關南旺以北運河之水又
爲安山靳口諸牖之總束設鎖如天井制嚴筦其
鑰一啟一閉繳上領下使船皆可出而水不大洩
東昌一帶水勢亦有存蓄此以牖節水之常道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至當大汛時沙趙驟長灌安山靳口而東出運河北岸戴村壩受汶河下注之水入於大清河壩內之水分注牐河又當統全局而權疏洩之宜也是年尹繼善管理南河事務奏裁專收睢虹泗桃宿五州縣錢糧之衛守備並減租賦

按齊蘇勒初以五州縣各有淤出腴田聲請增輸錢糧並設立淮安衛守備專收五州縣增輸之賦而當時議者即以睢虹等處增賦爲淤洪湖之證射陽湖涸出田地爲塞海口之證朱家海塞以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年訟言紛起有由然也沿湖近海涸出田地坍塌無時水退則麥秋可穫水長則一望彌漫原難據以爲常至是尹文端撫吳協理河務奏請裁減得事理之正齊勤恪就現在情形因時起事非無其實而有其事也而訾及河工甚矣河工之好訟也射陽有淤田而海口未嘗不可通睢虹有沃壤而清口引河未嘗不可開語云築室道旁三年弗成治河難治訟尤不易非識力堅定未足當大事而不搖也

是年侍郎韓光基疏陳凍水開渠築壩蓄洩杜弊事宜以利民用

按引水灌田利本天成而調劑在人得其道則利遠而惠均不得其道則難成而易爭故建牐築隄必相地勢安設而後水不亂流人不偏枯日久不治蓄洩失宜至是侍郎韓光基議定章程疏稱查凍水一河發源於絳縣歷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臨晉由五姓湖達於黃河自猗及臨沿河居民均資灌溉緣凍水渾濁每當凍河開河之際田畝一經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五

灌溉肥饒倍常故愚民混行私決隄堰橫築土壩擁水漫田以致餘流南注滄及石橋等窪下村莊且上河村莊築壩截流下河村莊竟不能受涓滴之惠前經奏請建牐築隄以防水勢但查所建四牐猗氏地方有二一在耶家營一在南智光南智光一牐水勢稍緩不致衝決窪下田畝尙可藉以灌溉耶家營一牐河高地低正當激流衝射之處修培不繼以致漫滄繼宜堵塞仍加月堰幫護方可無虞其臨晉二牐建於水頭及城東城西村莊

地方河低地高既不能洩水水又不能灌田實爲虛設酌請於郟家營至河西一帶量其遠近於隄外別開河口河身量築土壩擁水入渠使民挨次灌田灌足之後卽開壩下流俾得均沾其惠併將河道淤淺處挑濬遇夏秋瀑漲便可暢流歸湖至應開渠口及築壩之處俱勒石定界責令地方官按時稽查並於村民內設立堰長輪流管約不許私決爭越及壩水專利違者論如法委河東道楊應琚親歷沿河各村諮詢士庶人等俱各踴躍從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夏

事情願於農隙時挑濬河道加築隄堰仍各栽樹以固堰隄如此酌定渠壩有一定之規百姓杜私決之弊石橋等村亦得免於滄浸宜民利用道必出於此沿流疏築引灌日久難免淤決不能持久不變惟在隨時調劑得法漢河東守番係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蒲坂河壩之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租亦調劑之失法也觀於斯可信矣

是年二月奉

上諭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嵇曾筠爲

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尹繼善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計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諉卸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籍隸江南河南山東通曉河務者詳議具奏三月以副總河嵇曾筠爲河東河道總督將山東境內運河一併管轄分河道爲三南河總督駐清江浦東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夏

河總督駐濟寧又設直隸河道總督駐天津

按此三河分治之始也明時以界連四省不相統攝令格不行選風力大臣出鎮仍復紛如至此畫疆分治仍咨詢商確無畛域之分事所以并治也北河事簡於南東二河直督兼理其事統於一矣是年拆修微山湖口石牐定議水深一丈一尺開壩蓄水濟運

按湖口牐宣洩微山湖水及魚臺金鄉滕沛各縣坡水濟嶧縣八牐並江南邳宿運道牐建於萬歷

三十二年久剝損至是拆修寬二丈一尺五寸
高一丈七尺七寸啓牖放水以水深一丈一尺爲
度水長逾誌民田有礙毋庸堵閉仍聽洩放自孫
集漫後廣籌分洩江督尹繼善始於湖口迤上增
築滾水壩又堵截下游邳州境內盧口入運之水
使微湖水自梁山茶城內華經荆山橋洩瀉入運
運河道李清時濬伊家河使自江南之梁王城分
流殺勢濟一時之變然非常道也湖口牖收蓄微
山諸湖之水節宣濟運水小之年湖無來源惟恃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頁

亦不慮淹及民田爲兩得也
雍正七年濬臨桂縣陡河增建石陡二十以利農商
按是時大興西南水利發帑興修陡河與興安靈
渠工役並舉粵西志陡河自臨桂辨塘山流出獅
巖東流至太平陡經蔣家壩至相思江口入灘江
西流至鱧魚陡達蘇橋合永福江至柳州舊時止
建鱧魚一陡奔流激湍壘石多圯仰惟
宸衷軫念西南發帑興修建牖水之陡二十鑿去碍船之
石三百八十餘處開濬河流如石槽形水得容蓄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頁

奉議合南流江至合江鎮與交趾江合者牂牁江也右江出清水江經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懷遠至柳城合龍江者融江也出貴州都勻府合環水經慶遠至柳城合融江者龍江也桂林西北諸水泗慶西南諸水皆匯於潯州合流至梧州與灘江會出肇慶端峽合須江至廣州入海顧寧人謂粵西山多膚立少草木食土之毛者什不得一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夏

得上築堰架車戽注其法量岸高下爲輪軸中輻出柵處繫一竹筒使兩頭活動可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輪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自利枯槁處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皆引江水以爲利率建陸設堰水以漸至周禮遂人之職溝洫畛域獨爲加詳所重固有在矣山民運木出山多層層築堰乘漲浮

江而下亦職方氏藪澤原隰之利也

雍正八年修興安靈渠疏淤截流以利農田通行舟按渠水發興安縣南九十里之海陽山湘灘二水皆出於此山下泉不盈尺深叵測秦史祿始築石爲隄以堵禦湍流鑿山通水一注於北曰湘江一注於南曰灘江有七十二灣三十六陡因名曰陡河溉田萬餘頃漢馬伏波復葺之至唐李渤加修後皆循其故迹洪武初遣官修葺爲陡渠者三十六至其末年復圯命嚴正直燒鑿陡澗之石以通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夏

節道旋卽崩壞成化間增修更置水函十以洩潦靈渠水不復嚙隄本朝康熙二十二年間巡撫陳元龍先後改葺經十有餘年陡座石堰傾圯將半加以水勢衝決不由故道以致舊河淤塞水無涓滴數千百畝糧田之資灌溉者時虞枯槁至是督臣鄂爾泰撫臣金鉉恭奉

命履地

相度酌籌興修事宜鳩工庀材堵截新河之流疏濬舊河之淤堰壩悉皆修固蓄瀉水源商農兩益

惠民之實政也朱李師中重修靈渠記云廣西湖南一嶺中截舊時成阻於嶺弗相聯接至秦史祿導海陽山水逆爲石磯以激水分嶺而下會湘桂二水合爲一石亘數十里不絕迄今千有餘年假民力爲隄爲陡門以役水於石者屢易其制矣後寢堙廢集夫興作煉石以攻旣導旣開以通南北之流繼前事也方輿紀要云水經注湘水自零陵西南謂之靈渠是也唐時安南爲南詔所陷嶺南用兵諸道餽運皆沂湘江入靈渠范成大云秦始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壘

戍嶺時鑿此以通運水發源海陽山在此下融江融江爲牂牁江下流水南下與安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南舟逾嶺其作渠注於湘流砂磧中壘石爲鏃嘴銳其前逆分湘流而激之達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咫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閉一斗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甌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一渠通南北

之氣故必有事於此而善其後也

是年濬河南陳許二州溝渚

按豫志言陳州地勢卑下夏秋霖雨積潦許蔡汝鄧及開封諸河之水下注並由陳州沙蔡同入潁河不能容受境內潴爲陂澤開八丈溝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入淮沙河不能壅遏嗣以新河去淮尙遠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邱入項城達於淮使畝澮陂澤各有所歸水小得以灌田水大不致傷稼年久沙淤故道漸失至是疏古蔡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壘

河故道一入沙河一經沈邱項城縣境內入沙河又疏灌河故道至鹿邑縣境併入沙河由是以次疏濬自陳迄西商項沈許臨襄鄆長葛之境分年並治初疏陳州之柳涉清水枯狼雁橋各溝河南水之青龍青泥護城等溝粉枯二河項城之老萊十字高張閻秦李王孫石等溝及南北新河沈邱之忝洋老萊三里八丈柳皂盧新等溝許州之洗眉斜河黑河白龍草店薛陂官坑洪山孟坡蔣店古溪蓮池等溝臨潁之藕河土路清陽馬江黃龍

連尖青泥黃花等溝襄城之山店洛子房村等溝
郟城之泥河洪渠裴城曹店及城外村莊之田間
溝渠長葛之汪陂長明胡陂寺耳謝柳周楊各溝
此皆五年所濬之溝河也其施功之次第以時遞
及陳州之外河戴留黃道清水河溝濬於六年左
村明河艾坡並州南五溝及西華之柳窪二郎韓
灣柏家各溝濬於七年西華之關清鹽場高郭劉
河各溝濬於八年蓋皆以引灌農田而因民所利
如此陳許窪下之地大雨時行多屬水鄉惟恃溝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聖

洧旁通爲野潦所歸藉以委曲周達放而至於沙
蔡灌粉等河通流溉田昔孫叔敖鑿驛馬溝以洩
潦水賈逵開運渠以通餉道曹魏屯田許下北接
潁水南抵泥河臨潁之棗祇灌河皆資引灌鄧艾
宗其法西華之鄧門陳州之翟王廣漕諸渠故蹟
猶存自唐以來不廢經營而因時宜民之道古今
不必盡同大旨以洩水而役水水爲人役利不棄
於地而又得分洩其勢害去而利無窮隨宜修治
歲必有事裁成輔相之道在是所謂盡力於溝洧

待人而行者也

是年開南陽屬內一帶溝洧

按南陽古稱沃野渠道周通資灌漑漢晉唐宋遺
蹟可考而知南陽召渠馬仁高陂鄧州之六門三
郎鉗盧楚堰皆澤及後世年久失修遂成廢壤至
是勸民疏浚在南陽則浚林水安塚樹窪石橋許
房新店夏响博望等渠或引入白河或引入栗河
或引入潦河分流灌田在鎮平則開縣東柳泉三
塚溫程等營之二十五渠縣南沙河柳莊王黃等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高

營之二十二渠縣西蘇莊曹劉等營十八渠縣北
郭岡土寨趙魏等營十五渠在內鄉則開東路溝
引水入界河西路南路溝引水入刁河小江河北
路溝引水入螺螄長城山溝等河在新野則孟渠
余林馬槽水字小侶紅沙石羊東渠桐柏黃趙諸
渠疏其東趙莊黃渠方楊各渠疏其北龍潭堰子
大小黃官溝吳溝何渠徐馬孟渠疏其南在浙川
則引全灣五龍岫山柳林泰廟白亭高祠孫鋪石
門大溝小渠入丹江福前南路長村李官石渠龍

廟許灣劉梅大小溝渠引入浙水馬蹬紫旗盪堰
 下淤三大溝開峪三渠引入小河在裕州則浚州
 東之惠港朱莊馮莊吳莊陳直五渠州南之孟莊
 譚莊石莊下河口四渠州西之維摩金店袁店三
 渠州西南趙河花莊吳灣賈樓程店官道六渠在
 舞陽則疏夏橋雁張沙女乾柴胡岡馮岡雁李之
 水入唐河疏連寺潘岡馬村姚莊澧北之水入泥
 河疏路莊卸店泥溝棟樹呂店之水引入八里河
 疏梁潭東關楊莊賈灣之水引入三里河疏劉秀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雲

路焦廟吳莊等二十一渠縣西任店閭村大林王
 莊等七渠縣東北焦莊龍窩董湖等十四渠縣西
 南輔君花莊等七渠皆隨地疏導以盡其力可謂
 無遺利矣惟思南陽漢有召渠馬仁陂乘高瀉水
 瀦澤溉田召信臣杜詩相繼經營視他郡為盛鄧
 之六門鉗盧諸陂斷湍水引刁河高下相承灌田
 數萬頃至晉太康中杜預復開廣之民安其利茲
 分引溝洫而於漢晉遺蹟疏濬不及者何也昔人
 之偉績豈盡不宜於今蓋時勢固有不同矣明鄧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雲

州牧張僊勸議云鄧水利之大者鉗盧陂三郎堰
 鉗盧昔引刁河水灌田今河為連歲陰雨澎湃衝
 擊日就低下陂地為九岡八灣之浮土所積日就
 高隆河水不能引入於田惟築隄瀦水盡隄之水
 彌望皆丈量有糧之地開退水渠於上則水為漲
 壅普害於有量之地退水渠開於下則蓄水不多
 無補於大田之稼三郎堰無硬石安隄脚惟截河
 安椿壅築浮土焉能穩固况旁開水渠灌上陽中
 陽下陽之田雖一時壅之使流渠口非硬土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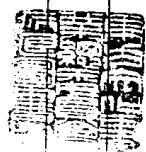
必至衝壞鄧壤夾沙尤易涸易衝無已則仿牯河之制伐石築隄以松板鋪脚松得水耐久以巨石壓板水頭着松而不衝土兩旁用石夾護中平開水門水大任其中流水小則障之入田擇地之高而築隄隨水之及而爲田庶可有濟舍是欲平地築隄防無源之水以土截河與必不可成之功不如聽其種旱田之爲愈也老成立論不喜事圖功諸皆類此召渠乘高勢瀉水類關中鄭渠岸高水低不能過使逆流勞費無已得不償失故以古擬

河渠紀聞

卷之十八

旱

今不達事之變也况大工不易舉舉亦難成成亦不久民田屢易其主水占糧地亦難相安惟因勢利導隨高就下逐節相承既無曠廢亦免爭奪因天地施生之利而蓄洩以盡其用經久不易之法也



河渠紀聞卷之十九

世宗憲皇帝雍正七年大修單縣諸壩

按是時豫東慎重北岸運道防守加嚴設懷豫兩

河營守備曹縣千總駐芝蔴莊單縣把總駐諸望

壩分防額設番夫千三百名分發各汛派工力作

曹單沿河大隄二百三十餘里密邇運道水長沿

隄走溜近隄低窪之處水落積水停蓄經年不乾

風浪衝刷隄身所在堪虞諸望隄當河勢兜灣南

岸淤出大灘嘴逼溜北趨全黃大溜直注邁沉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一

大埽上加套埽鑲墊高寬簽椿堅實逼溜開行再下護崖埽以固大壩並將埽下舊有支河建土壩二道使水不致注入再於壩後圍築小月隄一道以資重障沿隄擇要增培黃奶廟工加鑲防風防守北岸之道亦加密矣東志言曹單密邇運道爲治黃之最要古今不易宋元以來河患非曹則單正嘉之間視他州縣幾十之八至萬曆之決黃壩徙蒙牆崇禎之決曹十四鋪單流河口連決曹家口幾於無歲不決至本朝順治元年決曹流通

口康熙元年決石香爐又決牛市屯及單之礁龍寺復決黑龍潭黃岡等處運道民生大受其害而其故則緣順隄河沿隄走溜積水停蓄河岸高於隄根丈餘內塘矮隄三丈是以漲水大至溜擁隄根上下二百餘里猝難搶護內塘視如井底隄根不固風浪撞擊易至坐蟄治法惟在塞斷順隄溝槽築壩挑溜爲古今不易之道潘官保覆議善後疏稱礪山隄根水埽順隄成河另築月隄以爲保障於礪單接界之所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二

截流護隄捍外衛內伏水止漫至隄根卽順壩歸河不復浸及縷隄今閱二百餘年壩址宛然尙存靳文襄亦嘗亟亟於此稽文敏協理馬營秦厥諸決築壩挑河孜孜數年稔知順隄串溝之引溜成事北岸運道民生之爲患尤烈蒞官伊始卽首事曹單建諸望大壩用大埽以逼溜開行隄前支河建土壩二道使水不致注入而瀾安工穩矣不知者反謂留順隄河爲分洩之路初不計水旁洩則中法必淤全河不能下注南衝北撞非此卽彼順

隄河衝刷寬深隄不能守又或以挑壩遮碍水路而不知挑之使不攻隄而歸中法水與隄遠與河近隄可保而河易成數百年來治河均因此法別無二道況曹單大隄南北寬二十餘里豈百餘丈之壩能遏數十里之河流不待知者而知其謬也觀文敏治曹單制順隄河之法亦可瞭然矣是年秋汎漲水大發三家莊對岸大灘衝出新河一道大溜南移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按大溜刷灘成河必待盛漲之時水大走灘勢猛溜急取直逕下非兩岸隄堅束水不洩則不能逼使順軌三家莊埽本至險之工黃河自南而北直衝埽前歲用長椿大埽晝夜防修長水後南北兩岸沿隄掣溜之河俱爲淤斷對岸大灘內倏汕深渠中流直瀉南趨亦緣蘭陽縣耿家水口挑壩得力自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勢取直東西坍透天然自汕引河一道河流隨灣而行一灣變灣灣皆變南岸蘭陽四水口兜灣之河勢橫亘數十餘里水大自爲開闢上流溜勢先變下流北岸之

三家莊隨之俱變勢使然也然以蘭儀極險之工
灘亘數千丈之長無舉手投足之勞而功成不日
固由河靈之效順亦防守之功密也
是年河道北趨議開荆隆口對岸引河

按荆隆口緊接古黃池內臨舊時決口下有深潭
形同釜底南岸河勢從黑堙口直注而北自南至
北三十餘里大溜頂衝注射衝塌河崖密邇運道
尤須先事預防黃流由古黃池繞灣南向至柳園
口迤東曲折紆迴激流洶湧黑堙迤下大灘埽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四

之處刷成與灣天然自成河頭有吸川之勢下游
柳園口自高而卑刷成陡崖得建瓴噴瀉之勢乘
勢開挖引河一道長三千餘丈取直順下大溜直
注中泓不特荆隆可保無虞卽古黃池一帶均得
久安穩固以此防荆隆之險斯爲得策時又以陳
家寨月隄地勢窪下大溜逼注水勢上提下坐奔
騰壩下節次加鑲仍進邁埽以資抵禦險雖次於
荆隆而逼近省城尤加防護蓋慮患於未然及患
至而人力可施不爲大患也

是年設晉祠四河水田均水溉田

按水利以水程爲樞要顧寧人引褚鐵言水利之
興卽神禹盡力溝洫成周設遂人遺意以代天施
以益地利以供國用以育民生民依水爲命宜定
經制核其田畝公其夫役均其水程仍擇人經理
毋受賂私鬻捻鬪輪灌毋恃強奪利啟閉以時法
制一定爭息訟清以是爲永利之道志稱晉祠南
北中陸四河溉二十八村田畝渠長水甲司水程
北河用水紙房等十二村南河用水晉祠鎮等五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村中河用水長巷村等七村陸堡河用水塔院村
等五村設總散水甲均其利也水由懸窺山乘高
入晉陽城支分股引十分之以溉民田公乘良弼
記晉水出晉祠下浚其源爲十分穴廟垣以出其
七分循石絃而南行一分半折而東入於郭村又
一分湊石橋下入於晉祠村又支半分入於陸堡
河其正東入於賢輔等鄉者特七分之二其三分
循石絃而北通聖母池轉驛廳左入於太原故城
由故城至郭村凡水之所行二鄉五村民悉附水

爲溝激而引之漫然於塍隴間各有先後無不周者已爲皆會於汾河其用水禁例晉水分爲四渠以十分計分日用水二月均出夫役疏濬渠道三月朔同時起程放澆以水甲理其事總甲統其成平分水利張鶴騰言禹治水自冀始經畫視諸州獨勞蓋茲土崇山復阜其水枯土淤帶而雜旱所時有利水若喝飲均程釐弊法至詳盡惟勺水澍霖紛然待命先上渠而後及下流苗則稿矣莫若上下遞爲後先陽年先上渠而沿下陰年先下渠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六

而邇上庶地利人和可兼得之顧寧人亦以爲是然從土俗之宜不可強也朱彝尊記畧云晉祠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汾水與太原平晉水高出汾水之上自高而下直注田塍間不假人力壅激汾河自北而南東西二十五渠溝引入田不及晉水之清利矣

是年奉

上諭黃河隄岸乃運道民生所關工竣後歸汎修防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處及備臨險搶護至隄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剝蝕勢所必有不能盡責諸兵役明潘季馴有每歲派夫加高五寸之請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隄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朕思隄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倘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計之所費恐不止加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七

修之數況河流漲漫不時何若逐年增修爲未雨綢繆之計運河隄岸亦照黃河分別加高至州縣派夫錮弊久革募丁給田亦不可行每歲修費或動用帑項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內就近支給不敷藩庫撥補

按此河工定例歲加五寸之始也河隄工段縣長風雨剝蝕兵夫之力勢有所不及予之歲加五寸以紓其力使其力歲用之於隄隄可數勿良法美意圖慮深遠河督孔毓珣議以隄身去河遠近

高卑不一分別緩急將統加五寸錢糧以次增修部議以輪流加增恐承修各官移舊作新希圖冒銷仍令照例估銷造冊具題歲用銀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潘官保歲加五寸之請至是始行其法緩急不分歲以爲常然其責成仍在任事之人人存而法行矣

是年秋高堰大水堰隄幾決山陽寶應高郵田廬淹沒城郭危險異常人民皆遷高阜幸西風未起獲保平寧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八

按高堰爲淮揚門戶東淮敵黃刷沙歸海衛高寶興鹽七州邑之廬舍田疇黃運之關鍵也河淮並漲堰隄幾決石傾土虛危而後安洪湖風湧浪激非石不能堵禦而當西風鼓浪之時水遇石激浪湧千尺隄石着重往往不畏水而畏風不畏滿槽而畏半槽不畏激而畏掣水無風助雖滿槽之水一子埕足以相抵滿槽水力平漫半槽水力直衝隄身石後有土激則尙可倚土爲靠激而後掣石前無依隨水力傾欹一往一來之力甚重也洪湖

風浪不時易於震撼石工舊制既卑草鑲終非經久非大加修治固其隄防約束狂瀾使盡出清口敵黃東注則無以障淮揚而衛漕隄下河一帶州縣難免胥溺南河險要工程莫急於此所必當有事者矣

是年十月孔毓珣調補江南河道總督奉

朕思治河之道惟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然欲使黃水暢流必須保固高堰使清水力能敵黃助其暢流之勢高堰隄工險要及單薄之所加修石工一律高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九

堅爲久遠計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卽於歲內採買料物備辦

按自大修串場河道開北岸高老壩黃婦橋等渠疏下河入海之路濬南岸董溝白塔諸河導運河出江之口所以爲下河計安全者詳且密矣然下河其流也上河其源也上河治而下河自治上河之扼要在高堰

睿謀宏遠發帑大修先經河督孔毓珣估定幫修截土陸續告竣至是復飭淮揚道白鍾山查勘確估內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十

間段底椿腐朽石塊欹斜原屬順砌卑矮者應建
築越壩折修加高其年久風浪撞激灰縫剝落底
椿腐朽歪斜脹裂傾圮者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磚
石單薄應通身全拆重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椿丁
順間砌始能垂久當起工伊始大水汪洋無從立
腳法先於工外築壩欄水湖面寬濶風浪撞擊一
壩不能抵禦必外加椿埽緇索攔護周密為費更
鉅舊工填滿碎石舊椿難起新椿難下不能施工
惟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為外障以當越壩

聖明軫念淮揚發百萬水衡金錢經營措置以一堰障七

十二山河之水增一尺之高等尋丈之用累丁順
之石比萬仞之牆蓋數十萬生靈托命於一堰當
秋風大起漲水西來浪與風合拍岸飛濤駕簷楹
而過之掣屋瓦揭獸吻人不能住立隄上無從搶

護而綢繆於事先用以防為疏之機宜成一勞永
逸之大計不獨淮揚七邑仰戴生成矣
是年大濬淮安澗河疏修淮郡護城河隄宣洩河漲
利濟田疇

按淮安經大水後求疏洩之道於下流澗河最為
扼要宋時疏納三城積潦首接運河尾入射陽湖
與涇河皆由廟灣入海射陽深廣去廟灣更近澗
河入之流惡導滯為宜洩要道明時屢勤疏濬自
童營不戒黃水漫淤張文端濬淤由通濟橋達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十一

行溝入射陽湖一萬四千餘丈沮洳始去至是年
久涇塞尹文端勤求水利尋源竟委疏興文牘迤
下至葫蘆套一萬五千餘丈創開湖邊新河使其
暢入瀕河沮洳易為平疇濱海芻穀魚鹽之利畢
至循良之奏績也又疏築郡西護城河隄郡西護
城河自運口迤下文華寺牘至白馬湖長八十餘
里分洩運河暴漲之水以保淮郡隄工并由涵洞
利濟西鄉田畝河身淤墊隄埂日漸坍塌一遇開
牘宣洩水無收束漫衍橫流西鄉一帶悉被淹沒

暴漲之水宜洩不暢仍歸運爲患濬通護城河兩岸堰加修寬厚水漲卽起文華牓以六分入運四分歸湖各循軌而去隄工亦固利益民生之大計也

雍正八年三月

命嵇曾筠以吏部尙書管理南河總督印務河東河務交田文鏡署理七月東省蒙沂諸山水同時漲發直注邳州決宿虹之孟城葦朱衣城外河之沈家圩邳宿桃清漫缺數十處漚歸洪澤湖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按山東蒙沂邳費滕嶧之水伏秋盛漲時滙入駱馬湖直衝邳宿而下加以沐水由穆陵西流會碩桑諸湖莒蒙諸山之水洶湧更甚衝運入黃浮隄越岸邳宿桃清經過之地一望汪洋洪湖水盛開天然二壩滾水三壩以洩其流盡啟高實一帶牓壩分流洩入江海山水旋卽陡落漫口掛淤斷流分道堵築彌月竣事禹貢淮沂其乂沐合於沂沂沐巨浸自古患之其關鍵在禹王臺昔人於此壘石爲壩遏沐西出之水俾東由漣河下海明季寇

亂毀臺取石修城禦變沐水之鎖鑰旣開西流之橫暴益甚前時王新命用竹篾裝石堵塞束令仍由故道入海于成龍又於沂河兩岸築隄萬餘丈以束其流其患稍息嗣陳鵬年接築土堰齊蘇勒增修茨防俱有區畫至是霪雨水漲漫壩而下合沂內淫激成過額在山之勢建甌直注不可遏抑暴漲來猛去速又啟高堰天然諸壩洩淮以殺其勢故雖湧而不爲大患及其塞決不待霜後進埽及時繕治宿遷迤下諸口間斷掛淤始得併力堵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築計日竣事至爲曲突徒薪之計則禹王臺攔水大壩爲運河關鍵民生命脈所係竹絡規模具在取材於山壘石增培浚其入海故道而先爲之備善後扼要之急功當有因時而起者時豫省亦以漲發衝漂祥符陳家寨月隄埽段隄工坍塌過半田文鏡督率員弁役夫萬人晝夜加幫裏餞百餘丈搶護至七月底始得竣事蓋勵精圖治之時也是年汶河石梁口決汶上鉅野嘉祥濟寧滋陽寧陽鄒魚滕嶧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皆被水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西

按汶河魯之大川底沙深澗漲濤懸注歷年衝刷寬深赴南旺順而易入鹽河逆而難水不歸海盡趨南旺運河十丈之渠豈能容汶河數百丈泛漲之水一綫漕隄浸決衝潰溢民田勢所必至寧陽汶河南岸石梁口向稱險要一遇衝決先淹寧陽次及汶上濟寧滋陽又次及鄒縣魚臺滕嶧而後至江南沛縣徐州邳州數十州縣歷來被水皆由石梁口至是為患更烈汶河南岸之衝決更不止石梁一口桑家口相連並決淹沒之慘較倍於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是年議修成成都江大堰均攤修費分別輸納事宜按都江大堰灌成都九屬田地各屬用水多寡不一輸費亦應有差等非明定章程不能行之久遠至是川撫奏準規條數目以為定則疏稱都江大堰自秦時蜀守李冰鑿離堆以導江之支流當時大書深洶灘低作堰六字刻於石壁以為千古治堰之要訣後人因之創為竹籠作隄之法以竹編籠納石於內築人字隄以資捍禦每歲洶築遂為成例人字隄之下又有太平堰三泊洞柏橋堰上

下漏灌堰羊子堰徐堰河導江堰牛子堰等處分流而輒灌溫江及崇寧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等九縣俱引水灌田由來久矣其歲修之費向按用水之戶照田派夫灌溫等縣出夫多寡不一通共出夫八百八十三名每夫一名折銀一兩照夫計算雍正元年以來每年修費或五六百兩或七八百兩不等自雍正五年因人字隄衝決壅塞五六兩年用至一千二百餘兩計每年須派銀一千二三百兩方可有備無患但從前照田派夫因川

省田地不知畝數計塊派夫不無大小懸殊之別
今丈量已竣畝數可稽應請計畝均攤以免畸重
畸輕查九邑田畝惟灌鄆崇三處得水最近獲利
最溥其溫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離都江大
堰有百餘里者其用水之處不能無遲早多寡之
殊出費亦宜畧爲區別如鄆灌崇三處每畝銀二
釐溫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華陽每畝派銀一釐
五毫又華陽縣內有用水畧少之田每畝派銀一
釐庶得均平今按九邑丈量清冊實在用水田畝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六

照派定釐數分別輸納九縣共田七十六萬五百
三十餘畝通派銀一千二百八十有零每年令各
縣照數徵收徑解水利同知衙門每歲由該同知
估報數目工完造冊報銷餘剩銀兩仍貯同知衙
門以備夏秋水發衝塌之費務令深淘堅築使各
處田畝俱資灌溉各縣鄉村用水田畝派銀數目
刊刷木榜通行曉諭照依江南河工歲夫折銀之
例官徵官解不經里甲之手以杜支少派多之弊
如是則力均而事舉矣

是年議修寧夏

大清漢唐三渠分別先後緩急以利民用

按寧夏黃河曲注導流灌溉民生衣食之源在於
漢唐

大清三渠每歲自清明至立夏水利同知專司修理
及時疏濬民田得資灌溉歷年失修各甌道洋岸
損壞時有衝決渠身所在淤淺唐渠廢壞尤甚其
口過低其梢過高水不能逆流而上有誤耕作至
是鄂昌建議以次修治疏稱欽惟我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七

皇上軫念寧夏邊土興修水利濬惠農昌潤二渠金城沃
野利用充裕茲又

特命大臣發帑補修三渠以足萬民生計寧郡數世之福
也惟是寧夏邊居西北地氣甚寒歲修三渠必待
清明冰凍初開方可動手立夏工程完畢放水先
澆麥豆次灌稻田務在芒種以前二輪水足禾苗
始能茂盛倘立夏不能放水遂致有悞農期查此
番修理工程浩繁非尋常歲修可比三渠共長五
百餘里甌道十一座若同時並修月內不能告竣

轉恐限於時日辦理草率應將三渠分作兩年修理唐渠久荒請先償工修好再修補

大清渠漢渠則工程得以從容就理亦無悞農期奉旨諭通智史在甲等酌量先後次第修理欽遵分辦逾年

唐渠工竣水勢暢流惠昌二渠之水較前頗爲通暢順利

大清漢渠水亦得澆灌山田遍經布種禾苗茂盛豐收在望甘省惟寧夏富饒甲於諸郡尺土皆屬膏腴惟得水而地脈滋潤也許容疏稱甘省河東西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十六

四府二州慶陽階州等處並無河渠平涼臨洮鞏昌秦州雖山多川少而涇渭洮河之旁間有水田民擅其利其河西四府一州不特寧夏河渠之利甲於天下無虞荒歉卽甘涼西寧肅州各有山水渠流足資灌溉水之爲利大矣更加修寧夏三渠藏富於民使俯仰不缺於用民生饒裕邊陲寧而國本固矣

是年浙江布政使程元章議築海寧石塘

按海寧塘工攸關城社相其形勢緩急草石並用

而水急當衝之處往往草不能禦至是潮大水湧坍埝草塘六十餘丈程元章奏請補修疏稱查勘海寧州坍壞塘工西塘自華家衙至浦兒兜長二千餘丈俱爲草塘用柴加土築成屢坍屢築李衛恐不可恃奏請於草塘內再築石塘一道以備潮汐現在勘驗草塘之東爲五百丈石塘此大學士朱軾爲浙撫時所修其塘底用梅花椿上用大石版層層合縫工程堅固並無坍卸過東經海寧縣至尖山七十餘里俱爲塊石塘用大小石塊參差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十九

錯雜堆砌成牆內用土築不用灰不合縫工料儉而不堅固外用坦水二三四層不等坦水如階級式外釘排椿內填石塊以緩潮勢保護塘根法非不善但昔時塘前有漲沙數里潮不爲患及至沙洗無存坦水塘身多至坍卸就其坍塌段落改築條石塘下寬八尺頂寬五尺資以禦潮但細看舊日塊石塘工俱鬆薄不堅此修彼坍無一段實可站立者今欲將數十里盡行拆修不惟浩費不貲難以動工且潮刷塘根亦不敢遽行拆毀興修籌

商再四尙有陳世侃捐備工料銀四十萬兩堪以
動用如坍卸一段改築條石一段其未坍之處祇
令工員加土培濶卽塊石坍卸外有堅土捍禦可
以搶築此亦補偏救弊之法但使工歸實用積年
累月程功績事亦可並臻鞏固矣

是年三月直督唐執玉議加築密雲縣城外白河隄
岸以固其基

按密雲城外白河卽通濟河也源出塞地經密雲
縣霧靈山爲潮河川而富河晉口七渡桑乾三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等河俱會於此名曰白河流經密雲城外水勢湍
悍春夏之交山水暴至直逼城西沿河一帶築石
子河護城身復築土隄沙隄木壩以爲外護而河
流迅急土木隄壩不能捍禦盡刷去無存石隄孤
立城垣當險至是初議築壩塞流未能一勞永逸
擬於河西另開新河一道由北口直趨而南水勢
得洩可無泛溢之虞復以議挑之李家莊至師家
莊八百餘丈地勢高出河身三丈有餘此處開挑
新河大費人力更須多築隄壩堵塞舊河東口方

可引歸新河否則仍然旁溢而應築隄壩之處又
直當正衝隄壩難以築立糜費無濟卽舊設之沙
土木隄壩俱橫攔急湍山水奔騰直下與壩相激
縱多費物力旋築旋衝究無裨益詳察河形上有
土嘴以逆水性下有隄壩以遏水勢是以汎濫彌

浸驟難洩瀉議請挑去土嘴寬讓河身使水暢流
直趨南下併請貼近河身另築堅厚土隄一道以
幫石隄隄根用榆固載石以固其基石隄完好則
城垣鞏固寬讓河身則水至平流舊存隄壩俱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庸修築此亦順水之性也水順則流逆則衝去其
當衝之隄頭而善用疏濬之法以順其流固其藩
垣以東溜勢則山水不爲患矣

是年直隸奏報大開澧河分洩大陸澤之水洄流暢
入於海

按考石瑤大陸澤記云嘗出寧晉問渡於所謂葫
蘆河者平波漫衍一碧千頃芡蒲菱藕魚鮭之利
民咸取之貢賦土人謂之水五社蓋五社之民沮
如弗田力胥出此古所謂大陸之藪禹貢大陸既

作是也趙謂大陸曰薄洛其水滙流翕聚必有渠以洩之分疏澧河洩大陸之水歸於海是以任民懷其德也農務御史舒喜上其事疏言任縣士民呈稱縣東北有大陸澤爲沙銘馬泰等十七水之滙以澧河爲渠由穆家口至隆平寧晉達天津水有所歸任不受害自澧河塞而大陸之水遂有蓄無洩沒民田千有餘頃歷來雖有開導澧河之議民心不一未能齊力任境四十餘村千百年來瀾漫汪洋公私甚苦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特命怡親王省視河防量度築濬惟王仁慈明敏親詣踏勘察諸流之原委相地勢之高下敷陳請

命發帑二萬餘兩尅日興工自穆家口橋北至寧晉縣界

袤延四十餘里爲民興利迨功成不日不特附近村莊永無被水之虞卽豁免之田可以漸次墾種者且二百六十餘頃竊謂我王盛德方興未艾孰知勤勞成證至仲夏不諱棠陰方茂天問無從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偉績昭影理宜報祀公請建祠春秋祭享以申報本

之誠情詞懇切據實具奏非感人之深曷能如是此所謂利其利而民不能忘也

是年澧河通流並引百泉水分灌民田

按澧河洩大陸之水下流旣通支港畢貫志稱南和有澧水百泉水支流也順德地多磽确少污萊民間辛苦汲鑿始小有穫否則薄入百泉在邢臺縣東南七里下滌南和封內故二縣有沃野而多穫百泉滙澧歸大陸流潤郊野李東陽百泉水利記云順德之百泉河自邢臺東注南和之河頭郭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村舊有石橋水門止二券水洶難於容受歲一奔潰怒氣噴風泛濫有聲且能激沙淤民田多所墊溺於是曳石鳩工增廣其橋爲三水門以殺水勢築隄以捍其外疏六渠灌田用是早備澇攘天時不能爲之災利興害除地靈不能秘其寶事舉而澤流良有司事也南北土性異宜而望澤則一三湘七澤之墟以上地下平者爲勝燕薊則泉流灌注爲沃壤故惜水如金甚於澤國百泉之流與澧河同功矣

是年發帑修湘陰縣隄垸

按隄防考湘陰居洞庭之濱地勢最卑東北一帶水爲巨浸縣治之西曰淮西水勢更大其地生齒日繁土田日廣防遏不可不豫縣南至西十七隄圍日久殘缺民力不能任發帑修築統計大圍十有六受西南迤北之水衝蕩歲不能免湘水蒸水滙流自西入長沙繞東而下至湘陰是南水也南水自外泛入沙田一圍之東實當首險從此擁入楊柳軍民等隄之近東南者三面被激資水沅水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三

是年九月題請預備各工搶修料物
按河工治事先籌料物備料不可後時如料以稽爲首重購稽在登場之時所在皆有價廉用省稽本粗重之物購易運難秋末冬初農工已畢車牛空閒之時取用便宜若遲至春初存稽已少又當農事方興車牛不暇購運價倍於前更恐備不如數至伏汎搶險用缺近地稽料搜括已盡往往採辦在一二百里外運值不啻十倍又不能及時濟用所以料必備備必多而後能應用無虧以費爲省通達河事者必首及此總河嵇曾筠題稱江南河道自碭山至山安海口綿長一千六百餘里險汎鱗集兼邳宿桃中高堰淮揚一帶湖河工程歲費帑數十萬兩用料億千萬束除額運葦蕩營柴一百五十萬外俱於河庫道通融發辦購料不過十分之二三工多料少分貯難周臨期陸續購辦緩不濟急且自海口轉運蕩柴守候風信更延時日請照豫省例每年於九十月內核定各廳用數給發銀兩豫備十分之七分貯各工定限十一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運工一半正月全數到工以資修守再於歲搶料物外酌發銀三萬兩照豫省例每年辦料堆貯上遊遇有新險即可協運濟用如不需入於次年歲搶工程動用均如議行如是緩急有備歲搶無虞矣

是年會同協理河務尹繼善估築山盱束水隄工建清口挑水三壩

按沂沐山水暴漲入洪湖得山盱諸壩宣洩之力而尤宜保護下河築壩下束水隄以範淮南趨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美

清口挑水壩以助淮東出皆河淮之樞要初孔毓珣議將南甸以下王家庵等處另築新隄一道南北兩岸隄尾各築新隄一道舊隄加培高厚俾兩隄夾束水勢湍流不致旁溢蒙沂水漲時啟放山盱各壩壩下一帶新築隄工藉以束水歸湖順流東注已收先事預圖之效至是如式加修完竣又清口對岸長出淤灘逼溜南趨大壩迤下直接清口西壩悉成頂衝孔毓珣曾經相度未及興築乃於大壩鴈翅下接築埽工九十五丈護埽衛隄增

建挑水壩一座長十丈下鴈翅長三十丈又恐河溜倒衝再於所建頭壩下離數十丈建挑水二壩仍恐壩下之溜不能遠去更建挑水三壩至順勢開行而後止三壩中間鴈翅連比挑溜北注陶莊引河尅期竣事皆善政之可紀者也

是年嵇曾筠復奏開十字河攔湖隄壩濬六塘河道以備宣洩異漲

按此亦因漲水衝入邳宿南下爲分洩之計也十字河引湖濟運刷黃本至當不易之法當立法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毛

始河低於湖湖可引以濟運並可藉入運有餘之水用以刷黃迨後黃河底日墊日高遇漲則倒灌湖河之水不惟不能刷黃黃水反得淤湖淺運是以將十字河攔湖壩均築實以杜其衝亦因時權宜之道非當時建置有不善也至是以漲水直衝邳宿入洪湖權疏洩之宜疏言宿遷縣駱馬湖一承東省運湖之水一承蒙沂諸山之水一承荆山口宣洩各湖之水滙爲巨浸與運河僅隔一線孤隄舊有蓄洩口門名十字河引湖濟運兼以刷黃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歷年久遠有利無患湖之尾間有六塘河一道歷宿桃清安沭至海州歸海以資宣洩嗣因湖水微弱恐黃水倒灌將十字河口門堵閉又於西寧橋迤西高阜之地建築攔湖隄壩因此湖水不通專資黃水濟運以致中河之水由劉老澗挾沙而下將舊時入海之路淤墊淺阻今秋東省山水暴漲合流而下遏塞去路漫溢橫出臣等悉心籌畫亟應將十字河口門仍復舊制俾駱馬湖之水流入中河刷深運道兼敵黃流其西寧橋迤西攔湖隄壩酌量開寬俾湖水由六塘河分流入海則上游有餘之水庶有歸宿不致壅積爲患如慮開放後湖水或值微弱則於十字河口門建築草壩一座伏秋水盛開放冬春仍行堵閉其西寧橋迤西亦如式建築草壩視水盈縮以爲瀦洩至六塘河迤下河身在宿桃境內者尙屬流通至清河縣朱家莊河分南北二股北自清河縣朱家莊起歷沭陽至安東之謝家莊入碩項湖由海州龍溝義澤河入潮河歸海南股亦自清河縣朱家莊起歷安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之蘇家蕩至沭陽孟家渡武障河入潮河歸海均間段淤墊宜大加挑濬卽以挑河之土運於兩岸各離河十五丈外築子埝約攔水勢宿桃安清海贛三廳加兼管水利銜以便不時查察如有淤淺卽令地方官督同佐貳率領田頭夫於農隙時隨加疏濬并將挑出之土增培子堰務期永固是皆爲濟變而權所宜也當東水大發之年運高於賚則可借以保運而刷黃更開通沭沂入海之路使湖水由六塘河暢洩斯爲萬全今十字河常年堵閉惟遇決水自北而來則開十字河廣籌入運入河入海之道以殺其勢有定法無定時因時以處中行之萬世而無弊也

是年議停荆山口水道工程

按歐陽公言事有利害輕重懸殊擇其害少者任之此通達之論也東省蓄水其害僅及一隅放入江南害幾及於半壁況黃運之交尤有不可言者山東泉河原有本境歸海之路向以各湖爲水櫃蓄水濟運遇水大之年汶濟以上則有大清河爲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東漢以來黃河出海故道寬深濶大暢達無遺西來諸水馬頰徒駭諸河均能導流歸海魚沛以下雖有由張谷山荆山口入運通湖之路而南陽昭陽微山諸湖勢大儘堪容蓄伊泃湖口諸道亦足分洩且使運行寬裕從未有東省之水開渠由江南荆山口宣洩入海者有之自東撫費金吾奏疏魚臺以下積水始當是時部議令會同河東總督田文鏡北河總督嵇曾筠協理河務尹繼善詳查妥議經兗寧淮徐兩道會勘議詳孔毓珣據詳驛踏未能定議及嵇曾筠調任南河疏稱濟寧各州縣積窪之水全注江南竊恐下游難受况徐州黃河北岸接連蘇家山寬衍數十里不議築隄黃水出槽漫灘從岡頭十字河荆山口輾轉東注而荆山口橋下尙留山麓坡陀勿使鑿闢深廣誠恐黃水入運挾帶泥沙良存深意今議開濬誠如部議不入於運卽入於黃甚有關係此江南水道上截之形勢也又自徐塘口三岔河迤下運河窄狹今再益山東河泉坡窪之衆水奔騰驟湧而來運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西岸以及邳州唐宋山格隄均難保固雖有馬莊萬莊減水石壩增多減少湖水高於黃運患不可言誠如部議諸湖匯流而下或致急不能容且湖河一片繚道安能飛越此江南水道中截之形勢也至駱馬湖既承受諸山各河之水湖之尾間勢必宣洩不及且宿桃清安直至龍溝歸海自應一律加築長隄兩省之水同歸並注安有綿長千里之隄可資抵禦况沐邑有沐水匯流海州有海潮上壅倘遇河海相抵不能順下卽有高大之隄亦恐撞擊散漫六州縣城社民田沉於水底此江南河道下截之形勢也通查確勘權其輕重緩急開渠洩水實未能舉行疏上奉

旨所奏甚爲明晰應停止者該部知道自此由荆山宣洩之道永不開啟嵇文敏履任之初正值蒙沂漲發合微山昭陽諸湖之水奪運入黃奔騰浩瀚東衝西坍此堵彼決不得已開天然三壩患始稍定而下河一帶州縣已遭沉淪不獨邳宿以下六州縣城社也驚心於洪濤之怒發談虎色變故能洞徹

源流本末闢衆論而伸獨是分疏上中下三截條暢分明洵爲經國之論至今嚴閉藺家山壩不輕議啟惟遇北岸有事決水自西北而下必須廣籌分洩斯時黃水涸竭河身騰空正可納入衝沙十字河古城子房山諸處均可暢洩入黃其入運入湖之水河海分道不相侵奪亦無慮阻運橫流至平成後河槽盈滿河底高仰黃水倒灌掣溜未能語此也

是年河督嵇曾筠奏修黃運兩河善後隄工以工代

賑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按是時邳宿河湖異漲自徐以下濱河州縣頻被水淹

皇仁

如天獨賑兼施又於麥未成熟之時行以工代賑之

法總河嵇曾筠奏稱江南黃運兩河隄工與豫省

不同地勢本卑衆流畢集水高而隄愈險黃河上

自虞城界迄安東海口兩岸工程二十四萬一千

七百餘丈運河自臺莊界至瓜洲江口兩岸工程

一十九萬二千一百餘丈從前修理不過十分之

三遽逢秋漲水勢盈溢徐邳以下瀕河居民被水

淹浸雖加賑恤而當麥未成熟之候覓食維艱黃

河隄岸所關甚鉅運隄經山水漲漫後亦當急爲

修築乘此青黃不接之時興舉黃運諸工俾沿河

數十萬無食之民得以就工力作資生亦補助賑

濟之一法當經部覆准行尅日募夫起工先修黃

河隄工緊要之處併將運河殘缺處所次第修築

濱河印官會同河員分段管理以專責成因水衡

必需之帑爲拯卹災黎之用工費僅及二十萬金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活億萬戶待斃之民自八年十一月始至九年四

月迄工濱河災民老幼男女攜筐荷鍤盡擔土負

薪之力爭先趨事積至半歲兩岸隄防屹若金墉

而二麥已盈疇矣閭閻安堵如故一轉移間變霜

雪爲陽春惠而不費浩蕩之

皇恩兼施互濟無有紀極矣

是年開挑瓜州正人洲引河建築夾江大壩

按江工與黃河工程不同黃河頂衝掃灣淘刷壩

根深不過三四丈用寬長大埽重土追壓至蟄入

爛泥卽止不動江水深力大沙岸高濶埽不易到底清水汕刷更猛於濁流不能以長椿大埽敵千尋之巨浪瓜州大江正人洲迴溜沙淤洲尾定業等洲挑激大溜直射瓜州花園港一帶埽工隨下隨蟄江岸日漸坍塌逼近城垣議於正人洲下截頂衝迎溜舊有河形之處挑挖引河引水南行河尾接開生河使上源之水匯流直注夾江減其北趨之勢又於夾江尾間搶築土壩百餘丈兩面下埽簽釘大椿於夾壩中間填土以遏其衝壩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壓土兩頭接築土壩以防漫灘之水又於定業洲迤下挑濬支河俾引河大溜順從支河宣洩直抵南岸仍於上游對岸高資港河頭江心套港口長出磯嘴挑溜之處督率河兵牐夫駕犁船用鐵籠混江龍等其犁爬深通保護瓜城是蓋用以水治水之法築壩束水攻沙開河引溜不得已用犁船鐵籠以梳爬之人力所能至不過如是惟恐長水平漫中流難以立壩開渠引水稀淤流沙旋旋旋長卽用鐵籠爬梳迴溜壅沙卒不能見功古人有

用碎石之法就崖挑護以埽護崖未做埽工以前先用碎石填平其底既做埽工以後復下碎石護其根基碎石不與水爭隨泥滾轉久而自定爲以柔制剛之法然必持之以久爲之以漸積日累功水石沙泥合而爲一則水不能衝溜自開行若疎於修防舊工不守待其刷進而後急治工程浩大力力難施亦猶河工之守埽不力埽去灣生大溜壅進變成入袖之勢而推之不去也

是年秋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庵大隄漫水旋卽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塞加築越隄固其外藩

按孟城庵築塞未久而卽開築未實也已開卽塞者大溜未掣水落勢緩而易塞也大隄不可恃加築月隄其要總在得土潘官保用固隄束水之法必遠取真土車輦駝載於一二十里外勞費弗惜隄後加月率因大工善後而設向來漫口築塞之地大溜經行浮沙填淤近隄取土盡是飛沙用沙築成隄形適足誤事孟城新工後所築之隄卽此其明驗也是時徐州楊家窪睢寧劉家樓皆築月

隄固防若貪取近土率用飛沙卒不能善其後如朱家海大隄衝決水至月隄夜半忽由地中潰沙伏流越出隄南平地如泉湧須臾隄亦坐墊不可救此可援爲戒矣

是年築靈璧縣張家瓦房挑溜大壩併樓崖護埽以保固隄工

按此因坐灣迎溜築大埽以逼溜當衝也瓦房一工坐當掃灣氣脈尤大水勢由茅家山二十里長河掃灣而來大溜直射南岸力大勢猛埽壩迎溜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美

當衝初生工時亦止百餘丈迨後愈灣愈曲埽隨灣跟鑲生工至千有餘丈歲費帑數萬用料數十萬東河工經費有常灣溜橫暴宜避輾轉相度對岸沙灘長十餘里寬三四里中有行水故道若於灘上開寬深引河一道直至下灣再於上流視河勢轉灣處有吸川之勢按定河頭順勢建挑水大壩一道逼溜歸入引河用長壩由大隄生根隨灘向東堅築土隄至水涯始用料築至深水土隄近水處皆鑲防風待其漲發引滿之時開壩放水吸

溜成河則千有餘丈之工皆可閉歇此以費爲省之道然必得時得勢而又得實心任事不避艱險之人始能一舉蕆事附存其說時蕭縣徐莊埽工當衝對岸漲出沙嘴大溜直射南岸搜刷埽根加築樓崖護埽以資抵禦近時徐莊溜移向南直衝埽根沿河東下皆無埽之隄若上壩不守水臥入下壩則沿隄生工不止大溜逼進工長費重一時趕鑲不及難免疎虞今於下壩建挑水大壩長十餘丈挑溜向北衝去對岸沙嘴壩下一帶所生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毛

工盡皆淤閉無庸鑲修此近事之有可徵驗者也雍正九年朱藻督理東河修南旺湖圈隄加浚斗門按南旺湖古之大野也禹貢大野既潞周禮兗州澤曰大野地在鉅野縣北濟水故潰所入也漢決瓠子注鉅野五代以後河南徙滙於鉅澤與梁山濶合爲一連南旺蜀山諸湖方數百里今南旺湖在汶水西南漕河貫其中湖界爲二東湖廣倍西湖南盡蜀山北接馬踏西北接安山西南接馬場以及昭陽諸湖綿亘數百里於五水櫃之中最當

要會禹治水大野鍾洙泗濟水而成泗通於汶沂
通於淮泗之上源又自大野通於濟揚徐兗之貢
道由此達地形與任城太白樓齊南北通運之脊
也西湖環築隄岸萬有五千六百餘丈開大渠與
隄並長湖內隄橫穿小渠二十餘道聯絡引水入
漕東湖以東地形漸高無須防遏植柳豎石封界
南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之處
亦隄而築之視西湖功又加倍迨後湖身日淤占
種盜決彌望民田常居敬於高下相承之地築東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湖小隄隄內永爲水櫃隄外作爲湖田聽民佃種
康熙四十年大加修築至是重修補治殘缺兼復
斗門使汶水收入湖內南運不足開濟運廂放水
使南北運不足開關家大廂五里鋪滾水石壩放
水北注今雖運道改行新河南旺湖落在西岸水
低於運然運河水大則可洩以爲蓄運河水小亦
可引入昭陽等湖協濟遇旱年乾涸蓄水充足水
車亦足濟事圈隄斗門之濬築不可緩也全河備
考云西湖積沙日久高地雖多而低窪之處仍以

蓄洩濟運宜開深通復其原界不可聽民開墾若
輕給耕種必且廢爲平陸一遇旱潦緩急無恃所
關不小非如安山湖無礙運河者比南旺一湖北
運資以利濟卽當南運需水之時亦必俟金口壩
黑風口五里營廂十里鋪廂安居廂並楊家壩盡
皆啟放水仍不足濟運然後開十字河俟重船一
過南旺卽將十字堵閉南旺湖之重若此必如是
而後可以權南北之運也

是年始設黃運兩河守隄堡夫定兵夫積土章程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按此照豫省之例而隨宜置設也黃運兩岸大隄
二千餘里多無工之處人跡罕到遇有洞穴報至
已後時失機無以警戒不虞設堡夫巡守上下相
應遠近互爲聲援法至善也其法每二里設一堡
房每堡設夫二名歸汛員管轄住隄巡守無事搜
尋穰洞鼠穴修補水溝浪窩堆積土牛有警鳴鑼
集衆搶護計造堡房千有一百五十餘間堡夫三
千三百有奇按名月給工食以資防守兵夫按月
積土黃河堡夫除寒暑兩月外月積土十五方運

河堡夫除糧船往返修補犁溝槩眼外月積土十
二方責成汎官查報河兵在埽壩力作霜降後工
務稍閒兩月照堡夫每二名月積土十五方黃運
兩河除椿夫婦手携駕浚船并各該將弁養廉外
力作河兵五千餘名所積之土入於該備冊報立
法詳密然爲堡夫計守堡則憂室家之累離堡則
懼曠役之譴或遣官巡查而始來應名或自顧生
產而時不到汎皆事勢所必有人情所必至有夫
堡之名而無其實與無堡同一夫數口嗷嗷待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單

月食不敷勢難迫之安役惟籌其養贍使得安心
出力而後堡不圯夫可用也近隄淤出官地按名
量給以資耕作黃河日漸淤高隄前臨河高者出
土六七尺隄後黃水不至舊制猶存高者出土二
三丈低者不及二丈歲修止加培隄前隄後工倍
費重例不估修照隄前較量六七尺以下之隄皆
爲空虛無用之地每堡二里得隄坡三千餘丈以
無用之地令堡夫自種梨棗果實數年成活落實
歲可得數十金堡夫自顧生計挈眷看守計棗結

實之時正當伏秋公私兩得其益不待驅迫而自
赴功也隄內外十丈皆屬官地督令勤種柳枝照
六柳之例多方培植空地間種蔬菜禾豆功成爨
食有資誰不樂赴然其責任在員弁修職則效立
見人恒難與圖始或觀望而懼無實獲或不效而
盡棄前功司事者鼓舞善導之不侵其所有不責
其所無而人皆用命矣王道無近功非實心實力
不能持久以至於成而或反厭聞其說也

是年河督嵇曾筠奏改漕標弁兵抽撥葦營兵丁增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單

設守備歸入河營操防

按河道未分南北以前河督駐濟寧州設立中軍
副將左右兩營及城守營統兵防護自雍正七年
河道分任南北濟寧原設官員悉歸河東管轄江
南河道總督駐清江向未設有標營是以議調議
撥初署河督尹繼善奏將漕標之徐州營副將改
爲河標中軍副將宿遷營遊擊蕭營守備俱改歸
河標統制而中營駐徐州右營駐宿遷路遠兵單
營制未備迨後清江浦添設河標中營副將徐州

營改爲左營中左右三營分汛鎮守江南標營從此整飭至是以清江原防汛兵因營制既分撤回暫於宿遷營分撥不敷調遣移商各督撫議將漕標原防汛江裏汛把總一員兵丁七十二名併清江橋上原防兵三十四名歸於宿遷營管轄照舊駐劄再於葦蕩營抽調馬兵二十名守兵二十七名亦歸宿遷營管轄加以原防清江汛兵一百六名並原留濟標馬兵四十七名補足二百名以供操防添設守備一員將新歸漕標之把總令其兼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聖

轄仍聽宿遷營遊擊管轄員缺歸總河題補所有徐州宿遷二營內抽調千把兵丁防守道庫之處槩行停止嗣奉

諭旨增設標兵一千名以六百名留於清江浦隨營操演四百名分撥徐州宿遷左右二營添設副將一員以爲河標中軍副將原設守備改爲都司添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左右營各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營制始備嗣因御史蔣炳條奏請裁額外添募之兵議及河標新兵中左右三營各裁新兵一

百名中營新舊共留六百九十八名左營新舊共留八百四十九名右營新舊共留七百九十一名以爲差操巡防之用清江當南北通衢水陸津要徐州爲江南北道全省門戶白洋河介黃運湖河催漕巡緝均關緊要與河管止管黃運兩河工程者迥別鎮守地方勤訓練以稽察非常責有專屬也

是年河督嵇曾筠議定河隄修築土方漕規分別遠近難易釐爲八則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聖

按此河工土方定價之始也河工築隄選土爲上近地沙土難用不妨涉遠論遠近亦論土色又以食用米糧之平減貴費定役值之高下此須斟酌於臨時者也若論其常則必予以一定之規而後有遵守分爲八則一曰近取乾土二曰遠取乾土三四曰溲地取土分遠近五曰遠越坑塘取乾土六曰遠越坑塘取溲土七曰隔隄隔河乾地取土八曰隔隄隔河溲地取土方價一錢至二錢不等極至二錢五分而止計方以高一尺方一丈日方

按方論價造報嗣以徐屬邳睢宿虹三廳壤地寬廣取土便宜方價再減十分之二桃源外河海防山安運河桃清六廳貼臨河湖一面取土方價亦可再減十分之一奉

殊批朕思所減錢糧不必定爲成例應於奏銷時仍照例造報聲明所減數目存貯河庫以備各項工程之用仰惟

聖謨廣遠

訓諭周詳不定爲成例慎重工程惟恐價值節減或致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閩

率是以每歲修防動帑數十萬而不以爲惜加修高堰發帑至百萬之多而不以爲過誠鞏固河防永慶奠安之大計非羣下所能窺測也

是年移淮徐道改駐宿遷未幾仍還駐徐州

按此因山水奪運淤河而移駐也淮徐河庫二道各有專責分理不相侵越初淮徐道管理黃運湖河隄岸工程分巡徐邳二州兼轄桃源縣及徐州潼安二衛地方事務兼管河庫錢糧駐劄清江雍正七年河督孔毓珣以該道有工程地方事務不

能兼管河庫仍循舊例分任職掌河庫道駐清江淮徐道駐徐州至是復請改駐宿遷蓋新經蒙沂山水漲發匯駱馬湖之水衝入邳宿奪運淤河宿遷界黃運兩河之間適當衝要故移駐於此然徐州爲江南上游門戶豐碭銅沛邳睢之工均關運道尤爲緊要自不以事會偶值易通河之大勢故不逾時仍復舊制也

是年大修黃運兩岸工程

按江南黃河自虞單界起迄安東海口兩岸大隄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閩

二十四萬一千七百餘丈運河自臺莊界起至瓜州江口兩岸縷隄十九萬一千一百餘丈歷年修理兩河隄工不過十分之四至是通盤補修仍擇要築治黃運隄經水漫衝損及剝蝕殘缺之處一併修補餘工以次並治瀕河被水災黎令其就食資生兩得利益需土方銀二十萬三千五百餘兩動支鹽課銀二十萬不敷之數於河庫存銀支給交濱河印官會同河員分段築實抵禦漲水又加修各廂移建天妃石廂於二草壩北岸大隄之內

上下挑通引河兩岸築束水與越河隔互相表裏
重修清江龍王牐及芒稻石牐儀徵縣響水攔水
二牐以資啟閉蓋權通局而大治者如此河東自
稽文敏建官司設兵夫製濬船以及築隄建壩開
河之用錢糧出納稽核之宜靡不犁然具舉規制
加備河南居黃河上游上游治而後下游可理及
調任江南悉如豫省例缺者補之廢者修之不足
者益之如葦蕩之柴兵夫之土任夫之堡隄河兩
岸之柳皆詳審切究俾有實用總制江豫河務十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異

有餘年初未嘗有赫赫可喜之功其所爲亦無異
人之事而所至成治遇險皆安惟不矜才騁異也
夫人之好自矜能者必其實歷猶有未至者也務
爲立異者必於常法先有不能盡者也未經實歷
其事而虛氣乘之不能自盡其常而變法從之以
此施之河工百無一當也公立法隨宜行法以實
馬營之役露坐小船沿流審視自三門七津歷溫
孟以東尋其致患之由挑官莊山嘴而秦廠安於
磐石順水性也其所經畫如順水挑水等壩視溜

之大小緩急深淺以定壩之長短濶狹築磯嘴厚
壩以禦大溜而於壩下更築挑壩以助之埽灣勢
猛挑水過急溜勢不能舒展盤旋濼洞汕刷隄根
築扇面壩以緩之又宣洩漲水兼用減水壩悉依
平準法察土性之堅凝度壩基之長短審水勢之
淺深酌口門之廣狹以量出納之多寡如壩不能
挑溜遠行水不能盡洩則開對岸引河以疏其氣
而吸川建餽首尾必得其地又塞支河以避衝築
壩於河岸高阜之處絕其來源沿隄申溜之水多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畢

置束壩於隄下壓其溝槽又於溝水歸河之所築
壩以斷其去路則流行不迅疾而淤可停至築隄
以求土石之融結塞漏以防頃刻之異變細及簽
椿壓土盤壩進埽具有章程而探埽聽椿之法更
得其微妙埽繩皆繫於椿埽之命脉在是露於形
者必先發於聲下有坑窪過水之處深者椿必顛
聲必大淺者椿雖不動亦必聞水聲傾耳細聽得
之加土重壓務至毫無聲息方已或壓至格格作
哽咽聲亦不致汕跌成患此皆切用之實功深思

之而得其理自無鹵莽之患矣

雍正九年堵閉花莊牐改建草壩大浚鹽河

按鹽河分洩中河盛漲之水經清山安海入湖河歸海轉運場鹽海柴田疇亦資灌溉康熙二十六年靳文襄始建牐於清河縣西之臨運口門迨運口改於楊莊鹽河口門亦移花莊至是大溜下移鹽河口門形勢不順閉牐改建草壩冬春河水小堵閉草壩以蓄水濟漕夏秋糧艘過完啟放草壩運送鹽柴惟河身逼窄容水無多河道紆曲綿長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吳

攻沙力弱若通入黃河之水濁流淤墊更速故王營減壩不輕議啟長河以時疏濬稽文敏於改建草壩後大疏鹽河爲善後計自鹽河牐越河頭壩起至山安界朱元莊迄新安鎮濬河二萬九千六百丈有奇又自平旺河隄尾迤下至新安鎮三十餘里向無隄堰水從此散漫安沐海一帶田窳多有被淹卽以挑出之土築成子堰鹽運民田兩益調劑適得其平近時於下流武障項冲牛墩六里義澤等河各建滾水石壩口門設草壩時其啟閉

水有收束以防橫流亦能制沙不啟之法也

是年修復戴村壩舊制拆低新壩改建磯心五十六中留水實五十五以資宣洩

按汶河下注之水入於大清河大清河一名鹽河卽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東北會於汶者也宋禮於坎河口西築戴村壩截汶南流至分水口南北濟運壩初用土增築高厚植柳培護水無旁洩留坎河口刮沙作壩蓄水歸運水漲聽其連沙衝出坎河口沙壩歲築歲決萬恭疊石爲灘潘季馴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吳

石爲滾壩屢加修治爲壩有三通長一百二十六丈北爲壘壩壩中爲亂石壩南爲滾水壩伏秋漲發挾沙而來上清下濁水由壩滾入鹽河沙由壘壩亂石洞隙隨水滾瀉冬春水弱上下俱清則築土堰滙流濟運水不泛溢沙不停淤後何國宗於三壩內增築石壩一道高寬堅實涓滴不行旣無尾間洩水復無罅隙通沙汶河挾沙入運淤積日高至是總河田文鏡朱藻先後定議改壩爲牐建磯心五十六中留水門五十五安設牐板以資蓄

洩又以不能啟閉另築土隄名春秋壩前人作事
謀慮深遠宋尙書不壩坎河口與馬之貞堽城築
土壩同一作用余毅中以坎河創石爲壩有隙可
以洩水無路可以通沙擬建牖以時蓄洩張文奇
仍議築土壩謂石灘能走水不能走沙均不出宋
公留坎河不壩之意萬公以石爲灘潘公以石爲
壩亦得其意而變通用之不敢輕視坎河誠慎之
也古人幾經閱歷斟酌隨時而後適於用固不可
輕言改制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辛

雍正十年河督嵇曾筠題報堰圩石工告成

按自堅閉六壩建置滾水留南北天然二壩敵黃
有力宣洩得宜而洪湖風浪激石震撼時聞

皇上洞悉形勢機宜以高堰爲南河第一險要

特頒諭旨發帑興修凡工之卑矮殘缺者概修石工一律

高堅以垂永久至是大工告成總河嵇曾筠奏稱

堰圩大隄屏藩民運

聖主軫念運道民生舉數千年未備之大工一夫一料不

動民問寸石寸土均銷正項

簡命卿僚駐工督理度楮木之徑圍較磚石之尺寸驗米

汁灰漿之濃淡稽鈎聯錠錫之重輕往來經理務
使物料精純筍縫胎合漿汁充足隄後土戩堅凝
兩載以來西風不作凡運送水石等料由江入運
由黃入湖素稱險阻者波浪無驚舟航利達料物
應手經始於雍正八年十月至十年六月告竣緻
密高寬逾於曩制蜿蜒綿亘屹若金城由是收束
淮流暢出敵黃而黃治黃水循軌永無倒灌而運
亦治黃運河湖共慶安流會陰陽風雨之協成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壬

土金木之功豈獨淮揚億萬姓額手歡呼南北數
千里河運同仰平成矣

是年建阜寧縣北岸四套月隄併築三套以下月隄
及龔家營徐家莊月隄

按新文襄築雲梯關至海一萬八千餘丈之隄引
同爲逆河之說謂河性合則急而沙行緩則漫而
沙積作隄以束其氣而急之使攻沙也張文端旣
拆攔黃壩而修歪支套辛家蕩之隄不如是則河
水漫流海潮挾鹵以入歸墟向若之塗閉矣四套

三套一帶地方坐當黃河尾間爲諸水滙歸入海門戶雍正八年秋水暴漲將四套埽工衝塌南岸長出沙灘溜勢日漸北徙四套上下危險難保若再搶築埽工臨河地勢虛鬆不特埽難保護且需費浩繁莫如寬築隄防以禦汎水因於三套以下高阜之處建月隄一道上下包護兜灣水勢循軌東注無出槽旁洩之患又山陽縣黃河南岸龔家營地方坐當黃水入海門戶舊有縷隄臨河太近大溜刷塌河岸致成埽灣急溜卽在縷隄南圍築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月隄一道避其激湍之勢阜寧縣黃河南岸徐家莊地方去海更近大溜日漸南徙原築月隄卑薄加幫高厚以固其防蓋當黃河尾間諸水入海之區隄防不固一有旁洩淤沙立至每見清水盛大之年海口深通倍於往時刷沙之力大也而不使併力以刷之大通口以下何以滔滔東注故海無可濬之理而沙有自刷之勢蓄清水而沙自去東海隄而刷沙之水自急此以水治水範圍於同爲逆河一語而百世不能易也

是年開濬成都金水河以利民用

按志稱成都環錦江爲池江之支緯城中曰金水開自宋白敏中至明嘉靖中金水止留一綫蓋水宗於江逕隍以入河其後久堙而江沮止托源於隍壅淤日增居人利其岸以自拓河深廣纔咫尺雨潦無所歸然隍俯金水江俯隍有建甌之勢隍去江不數武而近分江以益隍於事易便於是釀流溯源穿江作渠濬金水之堙斷龍泉之石固水門以節江之入溝堰津梁隨宜施設刊汝山之木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下沃野之竹以爲江障渠成而江入隍汰河之壅廣三丈有奇深三之一又爲石堰一廂一橋一金水之漪洋然流貫闐闐迨後修治不時漸至淤塞至是更議修舉成都守項誠申稱成都金水河一道開自宋時相沿已久近年失於疏濬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立政水利爲先省會爲郡縣之首金水河民命地脈攸關未可任其久廢查金水上流原通灌水從郫縣兩河口引入磨底河逕達成都西水洞入城由三橋玉河沿一帶出華陽城東

水關直達府前河自磨底河起至府河俱應開濬
西門水洞密布鐵窗止令通水不得通船其划小
船由東門進者俱抵滿城東水關爲止如此則沿
河一帶俱爲商賈闐闐輻輳之所民間米蔬柴炭
及客貨至者皆用小船撥運入城三橋爲省會適
中之地往來宜便此河一開兼可備防祝融爲患
城中地泉鹹苦食飲不便昔杭州近海民飲井水
多病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入城作六井至今
賴之開河舒地氣水脈流貫利民生日用查雍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元年議准條奏內開令各省確查大小河道如有
淤塞者卽行設法疏濬相應詳請興工開濬深通
用垂久遠等因奉准施行分段挑濬自西門外磨
底河起由西門滿城一帶三橋青石玉河沿至府
河濬深千有五百二十餘丈工竣詳陳善後事宜
俾有職司分理之人專其責成條議井井要諸永
久昔李冰以導江著烈廉范以貯水興諸皆蜀先
猷是舉似導江而愈於貯水實惠及民也君子之
澤易堙地道之變靡恒又賴繼事以永其庥矣

是年直督劉於義酌議青龍灣壩工毋庸改作事宜
按青龍灣減壩暢洩北運河之水欽奉

諭旨展寬四十丈壩下隄河均受其益試有明效何國宗
議於壩間改添雞心直督恐阻碍水道奏請停止
疏稱青龍灣壩工

皇上親授方畧建減水壩以洩全河之水使河西務險工

可保平穩爲運道民生永奠安瀾筐兒港舊壩寬
二十丈不能洩水直至展寬四十丈共成六十丈
北運河之水宣洩始暢雍正七年大水湧至筐兒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港以下之隄岸俱得保全此壩面寬濶之明驗青
龍灣二十丈壩面不能暢洩明矣今不遵行四十
丈原制又議壩內添建雞心十四座每座寬七尺
共寬九丈八尺則四十丈壩面實止存三十丈二
尺雞心阻抑水勢必不能暢達此時尙未建立乘
此中止仍照原寬四十丈費省工倍河西務等工
程可望平穩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此就已驗之
明效立論平正通達若舍近效而圖改作鑿以爲
智固不能免於譏議也

是年五月署江督尹繼善河督嵇曾筠議奏江南水利事宜

按是時堰圩石工告成江南水利以次興修鄂禮條奏淮揚工程事宜奉

諭尹繼善會同嵇曾筠詳酌定議遵卽公同勘籌議以如

阜之丁堰至豐利掘港場河道百二十餘里爲鹽艘必由之道自丁堰至三岔河深通無礙自岔河北至豐利場又東至掘港場百有餘里深止二尺至四尺餘不等應各就淺深分浚均令蓄水五尺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以利運行又如阜之力乏橋起歷泰州新河至拊茶場鹽河一道乃拊茶角斜兩場運鹽要津數十里民竈糧田均資蓄洩灌溉現在水深二尺至三尺餘不等應請浚深蓄水五尺爲度河旣浚深新壩橋向有土壩一道內蓄河水外攔海潮內水大聽其由滾壩漫出潮大亦必過壩方入出入俱有分寸防禦合宜又泰州之高安場至鹽城縣申場河百六十餘里久經估挑嗣僅將白駒場至伍佑場開浚白駒場南段以水尙深通停修未浚今白

駒場南段三里灣至草堰場三十餘里水深二尺至四尺餘不等鹽運每多淺澀仍需盤剝查草堰白駒劉莊伍佑等場之鹽俱由此載運兩岸民竈田地亦資灌溉應請仍照新浚之河一律疏浚又山陽縣境內向有河二道中夾沙岡其南爲大沙河其北爲界溝河舟楫由此往來田畝賴以蓄洩自康熙三十五年童家營隄工漫淹二河遂淤積水無從宣洩田疇連歲被浸元氣未復亟應疏浚以利民生再揚州府城內城河二道又繞城河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道皆處處委積以致揚城內外積潦莫洩百貨轉運不便應浚深通水口各建石牐以便啟閉此疏運鹽河而旁通洩水之溝兼利民田也明時鑿江都金灣河橫截鹽運河入芒稻水順流徑直易洩胡宗宿謂江習下而河踞高水無節蓄潤可立待爲鹽運梗至是擇要疏導使鹽河常留五尺之水則運行無滯而又浚淮揚南北久淤之渠通揚城內外繞城之河以疏其氣所以爲淮揚計安全者無不至矣

雍正十年江督尹繼善議疏申場河存水五尺爲度
按江南水利揚州一帶河道必兼權運鹽民田開
入字河入芒稻廂則鹽船有廂水過陡上下不便
之說再疏越河築三空廂底高於芒稻三尺以平
其流又以芒稻洩水過大恐掣鹽河之水洩水
淺不能任載議建廂築壩蓄水二條復經會議廂
壩俱不可行惟加挑申場河使蓄水常存五尺爲
度無碍鹽運而議始定至是上疏水利事宜云鹽
河蓄水須以五尺爲準的查如皋之丁堰至豐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弄

掘港場河道計程百二十里爲鹽艘必由之道自
丁堰至三岔河水俱深通岔河迤東至掘港場五
十里深止二尺至四尺餘不等應請分段增浚蓄
足五尺以利運行又如皋之力乏橋至周于溝三
十七里入泰州界之新河口至拚茶場東新橋三
十九里鹽河一道乃拚茶角斜兩場運鹽要津兩
岸數十里民竈糧田均資蓄洩灌溉現在水深二
尺至三尺餘不等應請浚深蓄水五尺河既浚深
新壩橋向有土壩一道內蓄河水外攔海潮河水

大聽其由滾水壩出海潮大亦必過壩方入出入
俱有分寸防禦更爲合宜又泰州之劉莊場至鹽
城縣境申場河一百六十餘里前止估挑白駒至
伍祐七十里尙有白駒南段至草堰場九十餘里
以水尙深停浚今白駒場三里灣至草堰場三十
餘里水深二尺至四尺餘不等鹽運每多淺塞查
草堰北駒劉莊伍祐等場之鹽俱由此運載兩岸
民竈田地亦資灌溉應請仍照新浚之河一律疏
浚如此通河籌計隨其淺深高下蓄足五尺之數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弄

以符定制既無碍鹽運息場商之異議又無需
築壩建廂妨入江之水道而下河窪地之民田均
獲豐收兩有神益再泰州河內舊有秦唐港白塔
河百汊河三路旁趨入江亦甚捷便因防私鹽往
來築壩堵塞古人開渠導河皆有良法美意後人
不能守而水溢下河今若將土壩改建廂門以時
啟閉並挑通河路既可防範私鹽復可多洩漲水
似亦兩利之道此爲運河下流籌分洩入江之路
廣搜博取而疏申場河以利鹽運如此斯文襄公

治河書云淮南運鹽之艱有三一則申場河底高低不一天氣稍旱則河底稍高之處即便淤塞多挽拽之費二則申場河不通運河凡引鹽出場必另用小船由漫灘積水湖內盤壩而過方到運河船上多盤脚僱船之費三則鹽船必經芒稻河每遇水漲之候大溜掣船異常危險非用數百人增添繩纜設法挽拽不能過溜又多僱夫之費計每鹽一引須增費二錢不等若築隄束水之工成則運河大船可以竟至申場河受載自申場河開行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卒

或過高郵廂或過邵伯廂寬河大港一水直達揚州省費既多而鹽船又得安流爲運鹽之大利然其事費鉅難行工長修守不易惟疏申場河存水五尺爲平近易行經久不敝之道今鹽運已改道北上由六廂出口不由芒稻經行更以時疏濬申場使運鹽不憂涸澀民田積水亦得暢洩入江而無掣水誤運之嫌則民運兩得其益否則以洩水之故築壩收蓄不誤鹽運則泆民田前車之鑒具在可考而知也

是年修築禹王臺竹絡石壩

按邳城境內禹王臺原以抵遏沐水俾其東由沐陽海州南行入海不容會合蒙沂白馬諸山河之水入駱馬湖以爲運道民生之患至是東省山水異漲將禹王臺土堵石壩各工全行沖塌僅存竹絡石壩二十七丈並壩之南北殘缺土隄二百餘丈難資抵禦因建壩添築九百四十丈有奇補舊石工三百五十餘丈嗣以壩工坐當迎溜地勢低窪加修裏戩石工以資捍禦臺在邳城縣北傳爲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卒

大禹遺蹟既鑿馬陵山以導沐水復築臺以遏其衝俾沐水由沐陽海州注海不使滙入駱馬湖爲害滋大故俗諺有沂沐不相見見面成一片之語王新命初建竹絡石壩約攔水勢陳鵬年齊蘇勒先後增修隄堰茲復以水衝加修益增鞏固漢王景塞館陶以竹絡盛小石兩船夾載下之禹王臺竹絡壩襲用古法堵禦洪流沐水無南下之患矣是年河督嵇曾筠題請修築宿遷一帶運中河廂壩蓄洩利運

按治運必時節宣疏其來源尤必通其去路運河之水少則易竭多則易盈權其盈虛而蓄洩之其樞在於牐壩嵇河督經大水後亟請修築疏稱宿遷運河分黃水駱馬湖及東省諸泉之水濟運最爲緊要駱馬湖對岸黃運交會之處有東西竹絡石壩年久不修竹絡損壞無存且當湖水頂衝碎石衝淌沙淤又運河西岸黃墩一湖受徐邳睢三州縣唐宋山等處會歸之水岸繞隄環水無去路日積日盈風浪衝擊堪虞應於西岸建小石壩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奎

洩湖內積水又中河北岸舊有劉老澗九孔八磯心減水石壩每遇開放勢若建瓴下口三合土歲受沖激跌塘成坎石壩下鴈翅底石及舊釘椿木悉皆沖損各工均應及時修治此運中河蓄洩之關鍵也駱馬湖口竹絡壩始建於王新命節宣黃河大漲之水嗣黃河身高黃流倒灌穿湖滙入中河妨運張文端塞舊口引駱馬湖水由舊中河逕石牐入黃河黃漲閉牐禦之陳鵬年於宿遷黃運交會處修東西竹絡中留口門十五丈以爲湖河

關鍵張文端建劉老澗九孔八磯心石壩宣洩運河之水由六塘河經安東之碩項湖申入運鹽河達於海東省蒙沂白馬諸水分流入運遇漲奔騰南下由劉老澗宣入六塘修而復之以資分洩西岸黃墩湖蓄之水建牐疏洩入運歸湖而皆由六塘河下海洩湖入黃之數少由湖入海之數多奔流浩瀚易滋泛濫則六塘以下支河之疏浚不可緩也鹽河口草壩亦能洩運河之水新安河尾尤爲吃緊取挑河之土築隄兩工並得今河身愈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奎

高通黃之壩皆塞汎水入運惟恃六塘宣洩六塘去路在潮漣諸河由沐海歸壑之分渠以時鑿治深通暢流東出變澤國爲膏腴運隄之險亦平近時黃水不入中河河道日漸刷深暢流下注無藉劉老澗石壩分洩王營減壩亦不時開俾六塘河下洩之水暢流東注又非特一牐一壩之能爲功也

雍正十一年直督王朝恩奏報伏汎水勢大漲北運減水各壩暢洩無虞

按北河伏汛漲發之水惟漳釜南北運四河水勢甚盛至一日之內陡長丈餘其漳河所長之水挾衛汶兩河之巨流奔湧而下維時南運河東岸樓隄濠開溢出直由南窪入海而北運水勢驟漲雖亦有出槽平隄之處幸賴青龍灣筐兒港等處減壩宜洩得以無事惟修防之功備之於豫也先是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畜

前時壩門加寬四十丈引河亦加寬四十丈拆去舊引河南岸廢隄以順水勢又沿舊隄開挑深槽一道直達塌河淀寬十丈深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並將河口淤高及舊河內淤淺之處俱爲開挑使水流順暢塌河淀下口有陳家溝舊河一道寬八九丈東隄舊河一道寬六七丈賈家沽新河一道寬八丈計三河寬不及三十丈再於賈家新河之旁大開洩水河一道寬三十丈俾暢流歸海並將河西務城北老崖舊隄及要兒渡舊河口大壩

保護堅固如此節節疏導東水歸流自無不固其防者自來漳釜並溢爲患最鉅漳挾衛汶兩河之暴流水勢急湍隄岸逼隘所至奔湧洞漩而減壩適足以殺其勢而洩其怒所益於北運者不少也故南運滄州水溢北運得以無警修防審勢導流曷可不慮之於早哉

雍正十二年川撫鄂昌奏請修復眉州驀頤堰以灌民田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奎

按眉州驀頤堰農民衣食之源也利多而澤溥沾溉已久年久堰圯渠塞利源減息至是議開疏稱眉州地方向有驀頤一堰洄流四十餘里灌田二萬餘畝爲利甚溥邇年以來堰隄圯壞沙水橫流溝渠墊如平陸民力築濬雜艱常以旱涸爲患地方士民呈請動支公項修理委員查勘據稱驀頤一堰若得修築不特可以灌溉水田二萬餘畝即將來凡沿堰渠之旱地皆可改爲水田甚有裨益請於各官養廉截贖銀內動支六百兩委官督修此後每歲修濬責令需水人民按地方遠近計田

畝多寡公估公捐交眉州州判經管辦理工竣據
實造報奉

殊批興修水利原係善舉欽此欽遵備辦募頭堰障蜀江
水溉眉山青神田畝魏了翁取武陽石壘隄其利
尤溥引灌雖不如都江堰之大而資用甚便修還
舊制眉州士民永沾利濟之益矣

是年陝撫史貽直疏陳丹河水道地勢疏濬之難以
舒民力

按是時輓輸楚米接濟關右水陸運道艱難湖督
河渠紀聞卷之十九 亥

邁柱請濬荆子關至龍駒寨一帶河道以通楚運
而未知地勢情形有不可以人力勝者安撫備陳
事理疏稱秦省所屬之龍駒寨至河南之荆子關
中間一水名曰丹河西源秦嶺南匯浙川夾於兩
山之中乘其上流之勢紆回曲折經途有三百七
十里之遙湍激奔騰灘流有一百八十處之險無
旁支以蓄洩無他道以疏通其最險者危巒陡削
巨石星羅飛瀑狂瀾衝沙走礫工匠無駐足之地
斧斤無錘鑿之方次險者水溜稍平而淤沙壅塞

山根稍遠而亂石縱橫欲將淤沙挑挖則河沿一
線無隙地可以容沙欲將亂石搬移則壁立兩崖
無平原可以壘石若聚沙於山脚則怒濤一刷沙
仍壅滯於水中若橫石於河干則高浪千層石復
漂流於灘底况夏秋之間豫陝兩省農民均藉丹
水灌田各處築堰蓄流涓滴不容滲漏惟餘中法
一線輓運實難至若積雨之後山水驟發田間各
堰盡開百谷奔流頃刻水高丈許此時衝斷絳路
人力難施徒步者尙裹足不前操舟者益望洋驚

河渠紀聞卷之十九

亥

阻自古迄今丹河之水聽其自然設有輓運之事
惟當隨時疏濬無永遠通利之方訪之土人叅之
輿論皆曰天定無假人爲何敢罔恤民力糜帑從
事其言確有指據未有能易其說者當萬難之地
爲必不可成之功而勞民以逞老成慮事固不出
於此也

是年江督高斌議浚江浦縣朱家山河道并建東水
二廂

按朱家山河出浦子口舊名黑水河卽汶河迤東

南下浦口入江之水溝也前明嘉靖中王來於近浦官塘試開四井各深四丈餘下皆黑水無石骨故有是名汶河之源由舍山全椒和州而下謂之椒河由滁來安而下謂之滁河至江浦合流爲汶河又名天河東過六合二百餘里達於瓜埠灣環曲折入江上游來水猛迅下源去路紆回常憂水泛上江之滁和椒來舍山下江之江浦六合七州縣窪地築圩禦水成田毘連七十有二圩軍民衣食惟取辦於力田田所倚在圩水漲不洩破圩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六

疾苦萬狀前明屢議開鑿未得通流至是議浚疏汶河入江之水溝溝在兩山之間開鑿成渠寬不逾三丈首尾建厠二今浦口迤北之馬家橋陳家莊北上之陳板橋石塊猶存卽其遺跡也濬後雨霑水衝山土卸入溝內不數年卽塞至乾隆十九年江督鄂容安奏准開鑿疏稱滁州有河曰天河宣洩滁來上游之水由六合出江遠道二百餘里水大時宣洩不及衝漫圩田竟爲巨浸天河迤南有山河一道由張家堡二十里至浦口入江雍正

十二年間曾經開挑中有朱家山嶺脊橫梗浮論謂脊下有石遂止不開委員創視徹底純土無石請動匣費及時辦理始定議開挑工完稍資宣洩迨歷時既久流沙湮遏水道仍前阻塞嘉慶八年士民籲請修復而前時浮論復起仍謂山石難鑿且懼江水倒灌又有謂洩六合之水衝浦口居民廛市者紛紜煽惑工久不舉制軍會稽陳公力闢衆議獨斷舉行江寧藩司駐工督辦開工之初先鑿朱家山深徹到底創至二丈以下純土無石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六

河青沙之底呈露人言始息於是廼畢力於工尅期舉事募者踴躍趨工互相呼助露宿野處不畏其艱婦子往來饋食欣欣有喜色人衆而工倍焉三閱月河成河長四千七百餘丈深廣如其地之宜經始於癸亥之臘逾年三月畢工事詳陳中翰朱家山農田水利河道記中是河始濬於高文成繼事於鄂制軍中阻於市會之浮議其謂水洩無餘江水倒灌而碍於浦口居民之廛市也殊不思天河之水分流由張堡煨灌橋入本有限制非及

丈不能出槽水至出槽而後洩洩六合有餘之水非洩六合有用之水舊河出浦口屢市之東無碍民居展開寬深加築土石隄岸備防倍周山形自高而下江水焉能倒灌皆理之不足信者而耳食者從而和之遂使萬頃膏腴之產衝突漫溢於數十年中遇漲卽連爲巨浸圩不能障而漂廬舍溺丁淹禾望拯於官如望歲矣非大力者倡始而振起之未能成功之速而且大如斯也惟朱家山兩崖壁立河出其中遇霖輒崩入河內歲不可弛工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僉議善後七州縣牧令共襄厥事歲有常規隨時修治庶可以傳久遠而爲永利也

是年江溜南趨刷去京口迤北之談家洲直逼京口拋填碎石下埽固護

按京口東西諸山環繞岡連高阜惟臨江一面地勢平衍民居稠密倚談家洲爲外護江溜刷去洲地直逼京口坍塌崖岸損傷街道民居議用碎石保護江工經河督趙世顯題定於息浪庵前築護城隄埽又於花園港等處修建埽壩歷年歲搶修

防無拋填碎石之例江工用碎石自稽文敏始初因雍正六七年後江溜北趨瓜洲江岸塌卸逼近城垣水面空濶江湖洶湧大風鼓浪冲刷最深崖岸一經坍塌埽埽難以施工沿江拋填碎石增修埽工三百餘丈始得穩實至是京口亦援爲例拋石下埽保護平穩歷年增修埽工至千有餘丈江水清深先用碎石拋擲填平其底然後下埽鑲護復以碎石護其根基雖遇風潮不致輕易掣動保固崖岸以衛城垣江防之要略也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五

是年七月河南大水漫決陳留縣七堡九堡總河朱藻會同總督王士俊協理河務阿蘭泰督率堵築不逾月卽塞之

按是時陳留七九堡漫溢上下並決不數旬卽能築塞至加築大隄通修月隄旬時告竣者由河平日久河槽衝刷已深大溜不移水落掛灘而施功易也大河通流不息水日加深水深則岸高逢異漲始能出岸汎水長落無時暴長暴消決口雖跌深槽灘土未經跌透一至水落灘水仍就下歸槽

決口之流遂絕以柴土塞之自定此在南岸尤易南岸內塘地高未能即時掣溜故隨水消歸槽若北岸河高內塘二三丈不等建甌直下如落井底浪翻溜急濤聲遠聞消落稍遲卽掣動大溜不可救治故北岸之搶修尤急也治河惟在固隄深河隄愈固河愈深而險可爲平如江南邳睢南岸王家堂對岸沙灘挑溜向稱險工是年八月水長溜急忽將灘嘴刷去中法衝開引河一道大溜北趨通工淤閉蓋由上下河道深透長水力大走灘湧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七

入深塘頃刻跌透灘土舍灣就直自然之勢若河道未深雖逢長水亦止平漫無塘可跌跌亦不透故固隄爲上修防不可不慎也

是年東撫岳濬會同直督李衛河督顧琮朱藻勘議於德州哨馬營建築滾壩開挑支河以分衛河汎漲之水由鈞盤河達老黃河入海

按是時東省全漳歸衛自引漳入衛後漳河故道歷久漸淤漳水全歸衛河漳衛合流一線衛河勢難容受東撫岳濬奏稱衛河漲發漫開哨馬營老

虎倉第三店桑園鎮等口灌入直隸之吳橋寧津東光南皮滄州等處前此雍正八年漫開第九屯淹及吳橋等縣雖竭力經營尅期堵塞而不能爲經久計衛河上源積雨橫溢河水陡發丈餘千里洪濤直注排山倒峽而來不但民田廬舍歲遭淹沒正當漕艘經臨之時波撼浪湧衝蕩尤甚雖有四女寺之滾水壩而水勢建甌疏洩不及甌河與濟二壩相隔尙遠又有滹沱橫擁下流不能迅達德州距四女寺三十五里河流至此正當迴溜頂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七

冲兼之東北一帶地漸低窪更引其趨下之性全河側瀉實非尋丈土堤所能抵禦治漲之法分洩爲先因勢利導卽可轉敗爲功德州上游衆流所匯總以老黃河爲要津河在德州城南二十里自西南環於東北經吳橋寧津東光南皮以至海豐大沽口入海河之北岸有陳公隄一道橫障河濱綿亘數縣溢水穿過此隄卽能循渠路以達老黃河若不穿隄而繞隄以行轉爲高阜所阻不得不灌入吳橋東光等縣直至滄州入海揆之地形水

勢德州隄岸斷不能使之不衝不溢若因其漫決之路開挖成渠與老黃河相通俾水至有歸免致橫泛此則人力之當爲而不可不急籌者請於德州各漫口查驗但有可以引過陳公隄導入老黃河之處卽於此建壩開河穿陳公隄由曹家決口放水通鈞盤河故道東北流至吳橋縣之玉泉庄入老黃河歸海爲濟變之道於是相度地勢築壩於哨馬營寬三十丈頂高一丈六寸中建礮心十二座兩岸遙隄相距百丈支河以次並治惟渠道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七

過長路遙功鉅未易集事挑後一綫河流久而停淤然漳衛並行施治之道不可不講也

雍正十二年河督嵇曾筠奏增葺營柴束清釐蕩地畫清官民界址築立烽墩

按清釐蕩地斬文襄以此召謗嵇文敏以此濟工所爲之事同而得用不得用異也蕩地產葦豐茂除原額正柴一百五十萬束外又搜探出盈餘二十萬束遵照原題以產柴地歸營不產柴地歸民委官丈明左右二營蕩地計萬有二千九百八十

頃零除產葦稠密八千頃零剔出民糧竈地一千九百三十六頃外餘出蕩地三千四十二頃零內有產葦茂密海淤灘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交左右二營分汎樵採自雍正十三年爲始增採正柴併原額通計一百七十五萬束按年交工永爲定例增葺蕩管戰守兵額原設戰守兵一千一百零三名馬兵八十名裁減馬兵二十名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七

務遞增柴額可謂殫心經營不遺餘力矣然良法美意在行之得人而始收實用遲遲則有霉爛之虞情催則有盜賣之弊或飾言餘柴而反虧正額或侵蝕柴價而虛報漂洶到工旣無實用柴項經年不繳有增額之名無足額之實是尤在當事實力奉行徒法不足恃也是年七月奉

上諭江蘇布政使白鍾山授爲南河副總河專司河務始定節省八束之例

按自總河齊蘇勒奏定每單長一丈准用柴三十
八束遵行已久至是以黃運湖河水深之處溜勢
湍激墊陷靡常下沉水大埽自應照數動用其水
淺之處用防風擋禦風浪不比頂衝應請每丈節
省八束於冊內聲明經部覆准河東歲修亦照南
河之例節省查報所減之數存貯河庫以備工用
並知照江南直隸畫一辦理防風用料之數與大
埽迥別自應核實也

是年山東黃河廳蔣祈年議將曹縣汎內河形用上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三

填平築實高出灘面以斷其流

按此卽河工歲築之土格築以攔禦漫水而一至
大汎水發卽滅頂而過不足爲恃爲其四面無倚
水從壩尾汕刷而易去也每歲兵夫應名築填汎
後踪跡不存多難濟用蔣祈年因本汎內有支河
數道估做埽壩橫擔河身三面環水無收頭接尾
之處焉能穩固填平加高於平灘之上難資以防
禦也曹縣一帶舊有順隄河形靠隄生根築壩挑
溜南行則外灘北上之支河自淤此治事之本若

祈年所稱沿灘築塞名存實亡之道也時修築宿
遷桃源安東阜寧等縣夏家馬路陳家樓王家馬
頭辛家蕩等處越隄併下埽加鑲築安東縣黃河
北岸王家馬頭險工此修防之實功與徒以土格
浮衍者異矣

雍正十三年大挑東省運河奉

諭革除

山東運河派幫民夫工食銀五萬三千四百餘兩

工用動帑報銷白鍾山補授河東河道總督高斌署
理江南河道總督印務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七

按東省挑河事宜大挑之年各州縣募夫六千二
十四名零請動工價器具並下河廳僱船工價銀
萬有七千二百零小挑之年各州縣募夫一千二
百五十五名價銀二千八百四十兩零此卽遵守
白康敏議定章程通行無異悉動庫項給發東省
派幫貼價全行革除其時惟銅山沛縣協濟之夫
尙照舊力役後亦裁汰統歸州縣募夫承辦州縣
多不諳工務又不能常時在工以致丁役申通汶
上老人侵蝕誤公牽累無已近復洗除積弊另定

章程委員領辦公帑漸歸實用估挑以七尺爲度如水深三尺估挑四尺水深四尺估挑三尺臨清塘河挑與厠底相平漕道通流兩岸束水行運惟插歛與挑正在深冬寒沍之時徒役竭蹶將事陸朗甫言萬恭九月挑河之策允宜籌復而例行已久驟難更易至民無幫貼之擾官免承辦之累夫役公平受募亦可量力赴工矣

是年議定弁目兵夫照南河例按月積土搜治獾鼠洞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壬

按河工有事極微細而竟成大事者莫如老隄之獾鼠洞穴獾洞尤大出水尤猛鼠穴雖小初出甚微及至潰大往往赴救不及此兵堡夫專任搜捕者也莊敏初蒞官河東首重防汛課兵夫積土又飭令廳營召募獾戶督率兵夫搜捕獾鼠其洞穴屈曲穿透之處務令刨挖到底填築堅實所獲獾隻持耳尾呈驗給賞獎勵誠知其重也東省黃河同知所屬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嗣因汎長照應不及照標營外委千把之例添委効用目兵協防

仍照例派定隄河汎地報部查核兵夫住宿隄上挑積土牛以備不時之需照南河例堡夫二名月積土十五方河兵霜後兩月亦照堡夫每二名積土十五方入備弁交代項下查驗不足數將該管廳營汎分別叅處慎重隄防工無遺事人無遺力久安常治之道也

是年秋汎水盛長山東單縣劉家莊前衝開引河大溜全歸新河舊河淤墊單汎諸望大壩化險爲平

按黃河頂衝坐灣之處埽前必衝深潭對岸雞嘴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壬

隨灣加長此定勢也開挑引河以順其勢此常法也然必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飯之勢始可從容奏功若不煩疏鑿天然自成引河罕有之盛事也河督白鍾山疏稱單汎諸望大壩挺立河心迎溜頂衝對岸大灘濶長五六百丈大河圍繞東西不能直達曲折兜灣形勢如環極爲險要伏秋汎水盛長忽開引河一道自灘西南劉家莊前至東劉家莊五百八十餘丈初流尙淺深不一至八月初旬水勢奔流自西至東條貫直注河頭寬一

百餘丈河尾寬五十餘丈大溜全歸新河舊河口門淤墊漸平向來黃河淤出灘嘴灘水必淺水淺則溜必緩力不能蕩刷而引溜衝激成河者黃水之性隨水大小爲趨向水小力緩隨灣轉折至汎水漲盛力大勢猛不能迴旋直抱灘嘴湧出奔流迅下自得吸川建瓴之勢掣溜成河黃河掣溜恒有而由生地掣溜衝寬百餘丈深丈七八尺之大河不恒有是必水漲經時不落日漸加長厯日既久愈衝愈深而河成矣否則水落仍歸舊灣不能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十

持久溜去漫淤如故或上灣溜勢移改一灣變而灣灣皆變得以順勢成河至不煩疏鑿天然自關中滋水流順軌壩工鞏固翕河效順

國家之休徵也

是年停築安山湖圍隄聽民墾種

按運河自南旺至衛河四百餘里別無來源需水接濟宋禮經營漕河既成議設水櫃圍築安山湖隄蓄水助漕爲四大水櫃之一湖廣百里有高而宜田者有卑而宜櫃者卑者止四百六十頃前明

於高下相承處築壩畫分增建二廡於似蛇溝八里灣窪下之地以爲蓄洩順治七年河決荆隆口湖口填淤聽民墾種雍正四年何國宗議將安山湖復設水櫃重築臨河並圍湖等隄修通湖似蛇溝二廡併於八里灣十里鋪兩廢廡之間建一石廡曰安濟廡廡下各設支河一道通入湖心湖南六隄口每處建廡挑河以納陂水又請開柳長湖引魚臺陂宋家窪兩處積水入湖中隔金線嶺不能通復請從金線嶺北魚營陂開河下注柳長河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全

入湖又從金線嶺南宋家窪開河東出兼濟廡入運其後河並淤高不能洩水至是以東撫岳濬言止其役濬言湖水無源不堪復作四櫃停築圍隄湖自荆隆漫淤後形如盤碟平淺不足蓄水兼地燥沙漏存水不久屢議興復不果於成蓋限於不得不停之勢也四百餘里之廡河無水接應本費籌畫張伯行議開沙河棗林二河之水入運濟漕棗林卽趙王河之分支也沙趙工大難舉由運洩入大清未易兩利各廡層層關束上啓下閉之間

節蓄以時亦可無廢事矣

河渠紀聞

卷之十九

全

河渠紀聞卷之十九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史書詳誌河渠經術兼明水利關係國計民生果使

水道疏通脈絡流注陂澤非沮洳之藪隄防有蓄水

之方旱澇有備田廬無虞誠有裨於閭閻我

皇考軫恤黎元興行水利凡直省泉源河湖莫不浚導蘇

松之太湖吳淞白茆劉河歸海要道淮揚之槐子烏

塔泰州如臯之運河申場車邏海溝等河尤不惜帑

金專員督理清查各河故道一一開通建廡築隄按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

時啟閉利賴甚溥自開浚以來已閱數年圩岸不無

毋頽沙泥不無淤積著江南督撫暨河道總督令管

理水利河務各官及濱河州縣各於所屬境內相視

河流淺阻每歲農隙募夫挑挖逐年舉行必令功施

可久惠濟生民毋得玩誤工作絲毫擾累陽奉陰違

欽此

謹按澤國水利為先我

高宗純皇帝勤求治理興修水利停止三汊河商七民三

輸挑之例

天語煌煌

澤流南邦蘇撫邵基奏定一切河道官民分挑疏稱江蘇

各屬濱江近海河湖交錯大小各河向有官民挑
 濬之分官挑動帑募夫民挑業食佃力農隙修濬
 如運道官河為糧艘商船來往及湖海疏洩要道
 自當依舊發帑募挑其支河汊港民間灌田蓄水
 之區向係民力疏浚沿江沿海溝河潮汐往來淤
 沙易積民挑則隨淤隨濬可以不時興工若槩歸
 官浚無論公帑難繼且浚後易淤地方官顧慮賠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二

修挨延不浚民情縱願興挑亦懼稟官滋累反非
 便民之道請將官挑民挑二項分晰查定造冊咨
 部除江甘徒陽等處運河及江河湖海分洩要區
 每年動支藩運二庫公項挑挖外其餘支河汊港
 為灌溉田疇而設者仍聽地方官每歲於農隙時
 查照業食佃力及時興辦報明存案運鹽河道亦
 如舊例均經部覆准行便民之道與民宜之有以
 不派累為便民者亦有以不滋擾為便民者在審
 所宜而已矣

是年濬通州呂四等場河二萬六千八百餘丈以利
 民運

按此浚運鹽河以疏積水利鹽運也運鹽河經泰
 州如臯接西亭河直達呂四場場東舊有東洲乃
 其故道也通州分司轄馬塘掘港石港西亭金沙
 餘西餘東餘中為十場運鹽河旁通各支范公隄
 自海門呂四繞各鹽場之西截外潮使不得入而
 濬呂四一帶場河使內水有所出通流便轉輸以
 保民利運政之善者明凌雲翼築范公隄浚串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支河疏稱自隄坍壞高寶隄亦衝決不守其中大
 小支河所在淤塞於是高寶與泰四州縣為壑
 而洩水無路民竈罷於昏墊矣其治之道有二惟
 疏上流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隄一帶之水
 為上流沿范隄一帶之水為下流如西引邵伯湖
 之水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
 有餘則聽其直瀉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
 如牛灣河姜家堰廟灣為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
 會於串場河北會於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

其意以厚隄通河爲民竈兩利之道方輿紀要云
范公隄起自海門呂四場迄於鹽城之徐瀆遠三
十鹽場之西隄外俱竈戶煎鹽之地淡水出則鹽
課消隄以護之隄內係民戶耕種之田潮水入則
田租損隄以防之中間有洩水入海之路而民竈
每不相值兼利爲難芒稻入江之路捷而西水過
大則不能盡洩入江放入下河水必盈科而民田
盡沉大啟芒稻則一洩無餘而鹽運涸澀率不能
如意所期然此就形勢言之而人事既盡則亦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四

是年河東總河白鍾山奏覆淮揚運河毋庸挑濬疏
通尾閘事宜
按淮揚運河之消長與河湖相爲權衡黃河挾高
勢至清口會淮全賴以清敵黃俾黃水順流東下
而黃每慮其強淮恒恐其弱是以洪湖水七分出
清口敵黃三分歸運復於清口東西建束水大壩
收束淮水以助其勢若淮水入運過多黃卽乘淮
之弱而倒灌此權衡之不爽銖黍者也至是以御
史常祿奏請挑濬淮揚運河河督白鍾山議奏疏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引水歸流之用如李衷純建石礎於江中自得節
宣之宜分疏馬橋通泰暇思等港亦皆順入場河
惟在調劑得宜民運不相妨而相成呂四一帶場
河轉輸宜便亦下河民田宣洩之路也隨地疏導
以謹蓄洩積水可消使糧鹽久淤之河復循故軌
支河之爲利普矣通州東北阻海南通大江大海
過通州海門至呂泗場東南料角嘴始與江合中
有鹹淡二水不相混雜呂四場有白水蕩其通海
處曰新河蓋江海之交而內水吐納之地也

稱自清口東西壩建設以來黃水不倒灌入淮運
道亦無淤阻清強於黃已有明效前時斬輔因河
防大壞黃水內灌運淤漕梗是以緩漕移關大興
工作張鵬翮亦擇淺間段挑濬其時運道尙未一
律深通今河道已深漕艘利運惟以高寶地處窪
下欲將運河大挑如不深於平地仍不免河高地
窪如加深至平地河身太低淮水建甌直瀉歸運
必多出清口者必少力不足以敵黃勢必致黃水
倒灌入湖歸運不但所挑之運河不久仍淤而黃

水倒灌向來敵黃會流歸海之七分淮水不能涓滴出口加以黃河萬里奔流之勢與淮合併南趨汎濫四出恐淮安高寶一帶受害不可勝言此王大臣所議疏浚之後河身既低黃水保無沖入等語爲深思遠慮之大計也卽慮河高地窪之險遇運河水漲淮安以北有文華寺廂開放達白馬諸湖永利廂開放歸漁濱河淮安以南有興文平河涇河黃鋪孫家諸橋廂開放俱歸射陽湖寶應以南有朱馬狼兒永安子嬰界首六漫各廂壩及頭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六

溢民田爲萬全無患之道此權衡於黃淮強弱之大勢而運河以不治治之其理深微而著明沾沾以挑濬爲事無異就病治病見得一邊不見得一邊難語於全河之機宜也是年高斌總督江南河道奏定各廳夫工運料報銷之例

按河工核實報銷爲杜弊之法夫工運腳碎石等項融入庫貯報銷則影射假冒之弊生反難以分晰釐剔流弊至不可言司河者所宜覈實也疏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七

江南河工每年歲搶修銷三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定有章程而現在辦理之處與報銷互異如各廳加鑲柴草工程向係河兵挑運於領辦料內通融請銷今擬定河兵挑十之四夫工十之六核實報銷又葦蕩營轉運蕩柴漕規內向無運腳欸日均入歲搶案內報銷葦營額採新增蕩柴二百二十五萬束需運腳一萬餘兩應照漕規於各廳柴價內扣除各廳自運柴六十萬束亦歸厥運以杜弊竇又江工瓜洲花園港查子港等工需用

石料每年約需銀一萬數千至二萬餘兩不等而報銷冊內無辦石一欸統作椿埽請銷應照京口冊崖江工定例填石護根畫一報銷均如議施行河工以實銷杜弊立法固善而欲節流弊宜先清弊源原本未清而立法以杜之弊常出於所杜之外弊在於法中者以少報多侵冒在錢糧患猶可言也弊在於法外者畏難懼累詭避在工程害乃不可問矣惟正身率屬不辭難趨易而後有實用有實用而後有實銷不實銷之弊可以例繩之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八

實用而詭托於例不能以例制之也是在實心任事者矣

是歲麥黃水長蕭縣近湖田及永城祝家水口一帶窪地散漫爲患奉

諭查詢毛城鋪迤下河道減洩事宜

按蕭永爲毛城鋪下游麥黃水散漫窪田通連湖水泛溢爲患也河督嵇曾筠參酌高斌原議疏稱毛城鋪迤下洪溝河疏導壅滯以通水道又恐洪溝一河不能容納併疏蔣河以洩蕭永一帶窪地

之水而王家山天然牯河及徐州南岸之峯山牯河皆由徐溪口入宿州之灰谷堆燕子口下注沿路疏導至靈虹境內之楊疇林子土山孟山崔家等五湖瀦蓄上游之水使寬緩散蕩不致奔騰而毛城鋪迤下之河道通矣至宿邑小河口爲諸水出口尾間開挑寬廣併估挑烏鴉嶺上之謝家溝引河入汴以分其勢再疏利仁牯至安河一帶俾水由陡門迤下歸湖湖口裴家場張福口等七道引河以時疏浚如遇湖水過大滾水壩任其宣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九

天然壩必須開放應將高竇下河一帶水道預行疏導毛城鋪減洩黃漲伏汎後查視對岸如有淤灘卽時挑浚使大溜仍歸正河以保萬全當經覆覈議准施行毛城鋪迤下河道洩黃河有餘之水助清刷黃爲全河關鍵靳文襄建毛城滾壩減洩黃漲仍以壩節蓄使下游不致過漫正河不致過洩又於王家山建天然三牯及睢寧之峯山四牯以洩有餘而皆由徐溪南下匯入五湖法至善也惟黃水挾沙易淤自朱家海決口墊淤以後南岸

間有漫溢水道漸澀此疏浚之功所不能已者也然疏淤以洩水尤必慎洩以保河開壩於異漲之時上可以保兩岸之隄埽下足以助淮敵黃逼使歸海而又以建瓴之水衝刷溝槽不致平漫若洩不以時黃河中法之流緩河心墊高水不能下分流旁洩不獨徐宿以下之生靈受患也且洩久而下受淤勢必至於不能洩凡用古法必準今時不得時而法反爲害非法之咎也定例徐城立水誌視以爲準水逾誌九尺始啟毛城壩峯山四牖俟

是年議定疏浚淮揚運河添建運口牖壩事宜按治運以避黃納清爲用而納之無節清亦能病運高文定以治運河之水勢先減運口之來源欲減運口之來源在增牖壩之關鎖關鎖嚴而天然

之尾閘可閉二壩閉而下河之淹浸無虞牖壩縱在人全湖蓄以禦黃此卽平江伯福興四牖之遺意至是始踵而行之更擴充其用疏稱運河分清口洪湖之水入天妃牖建瓴而下經淮安寶應高郵揚州達於江計程三百餘里惟恃東西兩岸一綫漕隄以爲防護河底沙淤漸高隄亦加峻淮安城如釜底每當伏秋汎水大發雖有天妃一牖攔束水勢而水湧溜急平槽滿岸隄工城邑勢甚危險向來減洩之法自天妃牖而下則文華寺引河再下則寶應竹絡壩然減洩無多水不能平不得不開山盱南北二壩而洪湖宣洩太過既恐刷黃無力洩出之水由湖入運必須開放高郵東隄三大壩洩入下河而高寶興鹽窪下民田遂至淹浸均未盡善若議浚河而不關攔運口卽浚深河底水面不能減退仍不足保隄護城惟運口關鎖重疊則人力可施洪湖之異漲可禦現在運口內止有草壩三座及天妃越河石牖各一座今於天妃正越兩牖之下相去百餘丈各建草壩三座壩

下再量遠近建正石牖三越河石牖二又於所建
二牖尾各建草壩二如此層層關鎖收蓄湖水不
得大進運河水勢亦減矣運河水勢既減淺處不
足運漕將間斷淤淺之處先行挑浚以水深一丈
五尺爲準一律估挑挑出之土幫築隄岸但令培
厚不必加高再將運口石牖相機啟閉但使分水
足敷濟運而止束全湖之水併出禦黃天然南北
二壩非異漲不開高寶諸河所受之水循軌入江
而下淮揚安如磐石其挑河事宜令將乾隆二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十二

回空趕早一月過完乾隆三年重運展限於三月
進瓜洲江口計有半年之限可以辦理無誤毋庸
暫停漕運疏入報可

聖謨廣大

鑑照不遺河湖之機要先定於此至今守其法則安流失
其道則散漫當時議者如夏之芳常祿孫漢孫輩
知運河之宜疏而不知上流之當束知減壩之宜
閉而不思消納之有道知海口之當濬不思海無
可濬而蓄清滌沙更欲踵南北清河之覆轍開支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十三

河於曹單鄆濟尋故道於黃嘴五港前明分黃之
謬亦猶是矣至孫漢孫引禹廝二渠襲買讓上策
謂濟寧迤北臨清以南止用汶水濟運無藉於黃
欲引黃水由張秋鎮入大清河穿運而東由利津
出海謂安東爲已淤之海口利津爲未淤之海口
其見尤舛無論大工未可輕舉黃流難以力制一
經穿運張秋上下之運河勢必淤爲平陸豈牖壩
所能制防黃水所到之處馬頰徒駭各支河皆淤
西水勢必橫流又無洪湖之清水刷沙敵海海口
亦必淤墊氾濫更不可言其嘗斬文襄開六壩亦
自有說當時河壞已極不得不先治其標河平旋
卽封閉卽張文端之改三壩高牖底因時立事均
未可輕議若不窮源探本但據目前所見囂然立
論皆耳食也至議挑運河白鍾山以洪澤湖水七
分敵黃三分入運每患黃強淮弱齊蘇勒於清口
東西建束水大壩二收束淮水以助其勢斬輔張
鵬翻雖亦疏浚運河而其時河尙未深今河已刷
深見底若將運河大加挑濬恐河身太低淮水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四

既直瀉歸運過多敵黃力微黃流倒灌入湖歸運
 所挑之河不久易淤黃水合淮南趨汎濫四出淮
 安高寶窪下之地受害更深而至謂運河水隨地
 可以宣洩淮安以北有文華寺廂放歸白馬諸湖
 永利廂歸漁濱河淮安以南興文廂平河橋涇河
 黃鋪廂孫家廂放歸射陽湖寶應以南有朱馬廂
 狼兒廂永安廂子嬰廂廂界首六漫廂頭廂二廂
 高郵以南有琵琶廂南關大壩五里中壩車邏壩
 火燒廂昭關滾壩頭二廂金灣三廂金灣壩放入

射陽郭正等湖達運鹽車路等河南入芒稻廂河
 亦可洩水入江是但知洩而不知節未審廂壩之

關鎖也雍正五年議浚運河齊蘇勒奏請停止其
 時未議及廂壩收束唯慮弱淮引黃若添建石廂

四座草壩十二座節節收束則入運之水不致奔
 騰而疏浚運河之淺以利漕運水由地中行以保

隄工兩利無害如任上高下淺而惟恃南關車邏
 等壩宣洩無論阻隔漕艘亦恐淹及下河淮安高

寶大受其害固當兼權熟計於事前驗之事後而

益信也

是年河東總河白鍾山奏請添辦上游料物預撥防
 險銀兩以備緩急

按防河搶護險工呼吸之間異變百出非料物人

夫應手鮮不敗事每當險急之時大埽迭蟄搶鑲

不已料物用盡束手無策惟上游料物順流而下

足以濟急銀錢備貯足用破格加價人夫踴躍土

料及時到工化險為平搶險樞要莫切於此非親

歷河干目擊情形不能洞中窺會若拘牽常法每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至失機仰惟

睿謀廣運先事預備使得盡力河防而莊恪以親嘗之甘

苦從容敷陳疏言豫省向有上游料物一項於酌

辦歲料搶修之外備貯上游如遇新生要工即行

撥運順流而下可濟急用豫省黃河兩岸計長一

千餘里備貯上游料物萬有餘金東省綿長二百

四十餘里並無備貯上游之料請照豫省例撥存

公銀一千兩豫省再撥銀二千兩辦料備貯上游

以待撥運又言黃河水性遷變靡常歲搶向有定

額新生工段例應另行估報當伏秋漲發星夜搶護刻不容緩跑筐買土壓土搬柴尤須按筐計束隨時給發始能踴躍濟急若待咨行撥解到工緩不濟急豫省南岸與東省黃河均屬汎遠工多宜撥貯備用請於河南司庫撥存公銀一萬兩以五千兩分貯南岸鄭州並歸德府庫五千兩分貯武陟封邱縣庫並於山東司庫存公銀內撥銀三千兩分貯曹縣庫非有搶護工程不得擅動設有要工動用按數歸還仍照例另行題估實於河防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六

裨此備河工緩急之需常例所不及惟實力治事始能悉其艱難用戒不虞至今遵守前法行之久而不廢也
是年河東總河白鍾山請堵塞豫東黃河兩岸支河按豫東土性沙鬆兼河岸寬濶坡水平漫向稱坡河不能束歸槽內最易漫灘漲水一發卽由窪地漫入刷成溝槽日刷日深正河日淤日高支河既不能容中法流亦不暢壅高漲水橫衝南北隄工漫決多由於此至是議堵疏稱自古河不兩行最

忌旁流分洩豫東黃河沙灘土本虛鬆一遇汎水漲發漫灘而上刷成支河引溜注射大隄每致成事且河溜旣分正河必淤尤爲隱患應於冬春水落歸槽灘地乾涸之時及早堵築堅實不惟隄工穩固新生埽工亦少宜分勤情議敘議處以示勸懲此固本歸原先事豫防之實功也黃水之性專則壹分則緩大河之勢急則通緩則淤自然之氣化通於人事北岸形勢尤關運道前明潘宮保近時斬文襄皆急急於此單礪之交築壩至千有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七

丈斷壓溝槽以防順隄之河蓋知河不可分北岸重於南岸觀余毅中全河之說可得其義矣
是年奏定豫省南北兩道分管地方河道工程按此南北兩道分管分辦之始也初豫省河道工程錢糧係管河道經管雍正五年添設河北道之初章程未定工程需用錢糧一切案件仍赴管河道衙門支領彙冊會轉至是以管河道駐劄南岸省城河北道駐劄北岸武陟相去三百餘里中隔黃河一切文案支領發辦輾轉稽誤河北道所管

工程管河道亦無從稽核議令河北道所屬應解堡夫工食並生息銀兩就近起解河北道衙門收支一切歲搶工程官兵俸餉藩司徑發河北道收支其估修報銷照南河淮揚淮徐之例各自查造不由管河道彙轉而事歸畫一矣

是年河督高斌加修禹王臺壩工堅築裏戩石工汎前撥兵防守

按禹王臺壩自雍正四年大水衝潰越運漫黃之後嵇文敏奏建竹絡壩工六百餘丈補修埝工三百餘丈下接鄰宿沭河民埝捍衛精密然壩臺坐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六

當迎溜地勢尙有卑窪之處猶宜慎護至是更加裏戩石工誠林於沭水之不可西也世傳禹鑿馬陵山導引沭流與沂水分道歸海築臺於此以遏西流然後蒙沂諸水之入駱馬湖者不爲患故有沂沭不相見之諺丙午大漲沭沂相見而成此泮洞無涯之巨浸也禹王臺之修防曷可不慎哉

是年直督李衛奏築毛城鋪減水滾壩停止開濬引

河

按是時議開洪溝深浚蔣河疏毛城鋪以下歸湖之路分黃由毛城鋪下瀉因衛住居毛城併使入議衛言黃河自入中國以來歷代南遷因天缺西北地陷東南天左旋地右旋本一定之理今若大開毛城以下河道引使直注水踞建甌之勢必奪溜徑趨洪湖而高堰危穿入天然等壩橫衝運道而兩岸塞齊蘇勒恐朱家海決久淤湖病堰落低天然等壩洪湖洩出之水歸湖湖不能容入運運不能受開高郵三壩而下河淹湖水洩多力微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七

能敵黃倒灌清口利害較然可見如慮蕭碭永城民田受水祇須將毛城鋪出水之口圍一減水大石壩酌其分量高低修築堅固水小毋容宣洩水大則由上滾出以減暴漲之勢使黃不分溜仍在故道現據高斌奏明勘議建築如設置得宜可期經久停止開濬引河於河道民生兩有裨益此欲建滾壩以節宣黃流宗文襄之說也毛城鋪分洩之水由滾壩出者足以助淮刷黃若開河直瀉則能淤湖蓋漲水由壩上滾出皆散漫有餘之水中

法溜勢不移漫流至湖漸已澄清反足爲用若開
深引河外無擊束建甌之水萬里奔騰而來順勢
必奪大溜橫衝散淤江豫近河州縣受其淹浸此
毛城鋪分水之必宜滾壩也至洩水之道亦有不
可偏廢者黃河至徐州地勢緊束不能暢流若不
分洩南岸北岸必至受險毛城鋪進水支河原有
十餘道俱屬寬深以致洩水過多停止開濬後支
河漸次淤平僅留倒勾引河三道紆迴曲折流長
勢緩進水無幾南岸日漸淤高北岸日漸刷低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二十

河大溜側注北岸不數年卽有石林漫溢之事又
須疏通倒勾使洩水適得其中不至分洩過甚定
例徐城水誌長至九尺開放唐灣引河霜後卽閉
歷無差訛近年河底墊高水誌長至丈餘始從容
議開誠恐分洩太過正河流緩停淤徐州北岸危
急不獨爲洪湖節束也治河必權首尾隨時變通
方隅之見不可以治萬里之河也

是年奉

上諭江南夏秋天雨連綿淮揚一帶各州縣低田被淹朕

已諭督撫加意賑恤宿桃清安高寶六州縣均有應
浚河道卽令僱募民夫及時挑濬寓賑於工兩有裨
益欽此遵奉淮揚應疏應築之工以代賑

按工以衛民賑以濟困二者皆保護民生之重務
以工代賑一舉兩得欽惟

睿聖軫念民艱多方撫卹河干葺屋成戴

皇仁疏安東舊鹽河及六塘河之舊淺新淤一併加浚移

河內磚木長橋於車路口造九孔磚石橋清口三
引引河加浚寬深使湖水暢出高寶湖內之華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十

灘王家港邵伯湖內之湯家絆尤家窪及金灣滾
壩下導水入江之各引河開疏深通董家溝壩底
落低四尺俾湖水迅直下行俱由人字芒稻董溝
等河歸江一舉而水有歸江之路民無艱食之虞
國計民生俱在運量中矣

乾隆二年河督高斌奏移運口於舊運口迤上與三
汊河相接以避黃納清增建運河廝壩以資節宣

按是時濁流倒灌移上運口七十餘丈其時清黃
交匯猶在惠濟祠後也黃河乘高勢過淮運口適

與相對灌運淤淮爲患甚鉅移近三汊河以避黃之暴使清水滔滔外出全河要領握樞於此而當時議者引宋時南北清水分流前明開黃壩分黃以濬海口東湖水築滾壩爲言而不知河之不可分海之不可濬也又或言禹斷二渠疏九河漢唐屯氏馬頰並行宋有北流東流金有南派北派皆分流入海議疏封邱北岸金龍口下由張秋入大清河歸海故道仍復宋之東流金元之北派而不計由張秋鎮入大清河之穿運淤運也高文定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議大挑運河先移運口以避黃而於運口內建壩建牐以次收束更互啟閉仿平江伯之制上下皆有節度俾水平溜緩兩利並存至今遵守其法不易之章程也

是年議修臺莊以上九牐阿城荆門梁鄉土橋列爲急修束水濟運

按運艘資水浮送水勢賴牐節宣白莊敏初任東河力圖整頓疏稱山東運河綿長一千二百餘里水無來源濟寧迤南開放獨山昭陽微山等湖尙

可接濟濟寧迤北止汶河一水濟運賴石牐四十有八層層關束蓄水浮送各牐上下河路長短不齊相隔太遠之塘放下之水流緩勢微必增草壩以束之地勢過高之處建甌直下一瀉無餘必下倒板以蓄之總以牐座爲關鍵牐座堅整而後破閉蓄洩得其用臺莊丁廟南陽利運邢莊阿城荆門梁鄉土橋等牐設置年遠傷損蟄裂應行拆修如同時並修早則回空未過遲則重運已臨止此數月之期未能完竣自宜分別緩急次第修葺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莊等五牐雖有傷損無碍啟閉濟寧以南湖水足用尙在可緩惟阿城荆門梁鄉土橋四牐損過甚現將裂損之處掛簾貼席設法啟閉資送漕船各牐在濟寧迤北如遇汶水微弱藉牐收束濟運尤關緊要應及時修築以備浮送新漕其臺莊等牐俟交冬水落再行勘辦凡以酌盈劑虛爲以水役水之大用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奏請牐河毋庸另立水則

按東省運河之水隨旱潦爲淺深調劑得宜淺者

可深若限以定則責令深濬則有不能通挑之勢
且有不可過於挑深之理惟習河者知其理而變
通隨時自無阻遏之虞是時漕督補熙奏請廂河
之水以四尺爲度責令河員挑濬不足卽查叅東
河白鍾山據實覆奏疏畧云東省廂河非若江淮
河漢源遠流長全賴山泉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
導引流會於汶河出南旺分濟南北流經千有餘
里歷四十八廂層層灌輸晝夜不息不能有長無
消加以春夏風日乾燥地勢高下懸殊前人設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蓄水上廂閉而下廂啟上廂加深下廂自淺勢不
能兩廂俱深長河距上下廂十餘里至三四十里
七八十里之長亦不能一律加深河水原本山泉
遇雨澤愆期水無來源不能不淺所恃疏濬泉源
關束湖水嚴下推脾倒板依潘季馴偶淺急疏之
法多築逼水草壩資送南漕重船並未停棹亦未
起剝五月二十日已全數過濟是未可以天旱水
微之年與雨多水旺之年較其淺深亦未可偶值
旱乾卽謂河淺大興工役也再查會輿載漕船正

米不得過四百石入水不得過六捺空船以四捺
爲度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前明朱之錫治
河疏內亦有正米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過六捺
之語若不務足船徒以搭運省船水力不能勝而
漕大困矣向來六捺水浮送漕船並未阻誤卽如
雍正二年江廣船改長以來十有餘載未聞年年
淺阻良以水源無多而節宜有制蓄洩得宜以水
送舟以人役水故多不至溢少不至涸惜水正所
以利運也今不問船之輕重槩定以四尺爲度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月頭幫入廂河至五六月尾幫出廂河總須一律
四尺勢必將所蓄湖水早爲開放前去後空江廣
重船到時水已告竭反無可接濟轉致悞運况運
軍驕惰之習執定四尺水則藉稱水勢不足沿途
停泊貿易闕關生事又從此起或謂河員挑河爲
本職查歷年大小輪挑止有汶上之南旺臨清之
甌板濟寧之天井塘河並滕縣彭口四處長不過
四五十里東省運河千有餘里未嘗尺尺而疏寸
寸而導其故有不能挑挖者二不必過於挑深者

一南旺等四處係運河關鍵是以定有二年大挑一年小挑之例歷年於冬間煞壩調集額夫添募鄉夫視受淤之淺深按土計工以去盡淤墊浮沙見河底老土而止其餘河道募夫挑挖止令額夫於挑完四處塘河之後各回本汛擇淺疏浚期於淺深一律不至阻塞而已蓋額夫無多限期緊迫不能通行挑挖者一也即使責令齊挑必先築壩屏水倒塘放水人夫雖多無可着力若一齊築壩河內水無處收蓄不能放水入湖卽設法放入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勢過大決隄而出仍瀉入河內其不能通行挑挖者二也南旺一帶上承汶河之水挾沙而來伏秋水發開放東岸常鳴等八斗門掣浮沙入南旺湖內若河身過於挑深則斗門底高於河底勢不能掣沙入湖河內積淤更甚此不可過於挑深者一也運河雖爲漕船而設南北往來差民船隻亦俱隨漕通行若執水聚則深之說止將河洪挑深僅容漕船前進各船無路可通全河之水盡歸河洪兩邊俱係乾灘亦且泊舟無地況河身愈深愈窄

兩岸壁立漕船亦難掉頭迴尾兩船不能並行前船迎頭而來置之何地東省糧船回空多在四五日間其時江廣糧船正在北上兩船相值必致頂阻此不可過於挑深者二也若就現在河身挑挖水隨地落徒見河身低陷未見河水加增前明直隸巡按蘇惟霖疏云山泉之脈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深淺相隨水之多寡不係河身深淺譬如置一極深土缶注以杯水豈能滿溢與鏡盞何異此不必過於挑深者一也東省運道綿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長若通行挑挖以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深二尺計需銀一二十萬卽挑深尺許亦需銀十餘萬而河洪尙屬淺窄山水發時濁沙居半下止一線河洪上載深廣丈餘之沙水勢必水從上過沙停於下河洪兩旁一受鼓盪衝激又必立至冊郤淤平查雍正元年動帑十萬擇段大挑是年天旱河水僅一二尺仍以束水起剝逐程前進是重運漕船北上全賴設法蓄水加意樽節宣分合借助通融籌算接濟所當竭盡人力者在此不在河道之通

挑與否其明証也至旗丁原宜體恤糧船起剝並
非常有之事亦非近今創行之事前明朱之錫疏
稱因重運而積水因倍載而起剝皆運河不得不
然之勢是前時已有此例江廣糧船載多船重遇
旱水微僱船剝運一年所費無多一船費更有限
因此有限之費歲歲挑河增水以希冀於不可必
之兩澤山泉不若酌給起剝工費所省實多況旂
丁原給有行月漕贈並負重潤耗等銀米又例帶
土宜貨物百二十六石省納幾重關稅費少獲多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不為苦累若更張已效舊法流弊更甚請遵照歲
挑章程不必另定水則如印河各官平時不疏浚
泉源臨時又不住宿河干竭力籌濟即會疏糾叅
押運官弁藉稱水勢不足挾制停泊或額外多帶
貨物以致船重難行又不肯起剝効亦如之此平
情定議斟酌事理之宜又得通變不窮之用漕河
之大勢具於斯矣

是年南督尹會一東河白鍾山奏覆葉縣等五邑水
利事宜

按是時大興水利分別官民修辦水利攸關農功
為地方第一要務唐虞闢水土禹軫溝洫周治井
田率由是道也乾隆二年奉

上諭

朕聞河南之葉縣西平遂平襄城鄆城等縣今年俱

遭水患河南土地平衍河流不能盈尺向來故有渠
道率多淤填一遇山水驟發不能宜洩廬舍田禾遂
遭淹浸著尹會一白鍾山悉心計議如何疏導河流
加增隄岸以防暴水漫溢之處定議辦理欽此欽遵
覆稱南陽府屬之葉縣許州屬之襄城鄆城二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境內有涅河一道俗名沙河發源於汝州屬之魯
山縣沒大嶺經襄城鄆城葉縣東入江南境歸淮
河又有汝河一道發源於河南府屬之嵩縣天息
山至襄城與涅河合流又有澧河一道發源於魯
山縣之賁山經葉縣至舞陽縣入涅河此葉縣襄
城鄆城三縣舊有之河渠也再汝寧府之西平遂
平二縣境內有小汝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螺翅
坑入汝河又有洪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雲莊諸
石等山至新蔡東入汝河又有小沙河一道發源

於南陽府屬之泌陽縣老雅山至遂平入汝河又
有大石洋河發源於遂平縣蒼峰峰亦匯入汝河
此西平遂平二縣舊有之河渠也五縣河渠總由
溼汝達於淮俱發崇山峻嶺自高而下其來甚猛
其去甚速現在河身深至二三丈至七八丈不等
河面寬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冬春涓涓細流
伏秋山水暴漲匯聚傾下湍激洶湧葉縣西平遂
平襄城四縣地居上游水過卽消不爲大害惟郟
城地勢低窪被水成災查明賑恤其應行修築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處郟城縣沙河應幫築隄工四段葉縣沙河應幫
築隄工一段西平縣洪河應幫築隄工一段酌給
飯食銀使力役就食寓賑於工此查辦之事宜濟
民之實政也南汝水利洩水爲上灌田次之召杜
之偉績往往不能行於今時地日高而河下沙壅
積而易衝也河下則不能引之就高沙壅則不能
防其外出固隄以禦水之衝害去而利始可興前
人法良意美歷年久遠形勢異變師其意而不必
泥其法以古擬今非達於事者也顧寧人考究南

汝水源尋繹注牒引前鄧州牧張偃勸議言昔人
遺績今多不能行考求其故徧歷諸陂如鄧水利
之大者無如鉗盧三郎堰二處鉗盧昔引刁河之
水以灌田今河爲漲水澎湃衝擊日就而下地爲
九岡八灣之浮土所積日就而高河既不可引之
於田惟築隄瀦水於有糧之地開退水渠於上則
水爲漲壅普害農田開退水渠於下則蓄水不多
無補禾稼三郎等堰截河安椿壅築浮土豈能鞏
固就使能截正流必卽衝壞渠口土壤夾沙非徒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易涸亦且易衝斯言洞中窾會大水徑行日久浮
沙沉積日深瀦水則漏迎溜卽衝南汝大勢相等
一隅可喻通體捍災禦患先固其藩垣治工兼及
賑撫水利民生兩得其益矣
是年濬衛河東岸減水壩下支河列入歲修
按是時全漳入衛漳衛合力並驅勢大力猛開挑
支河以保護隄岸田廬漳衛自雍正八年後衝激
尤甚支河沙漫歲受其淤至是以趙殿最言會同
河撫查勘支河上下缺壞之處重加疏濬並將滾

壩以下曹村隄口開挑橋梁之阻礙水勢者拆而撤之照例列入歲修疏治無間然支河寬深不及數丈長幾百里之遙漳衛水排山倒峽挾沙帶泥而來支河力小不能推沙洗滌又旁設衛河東岸無迎溜吸川之勢有流緩沙停之病鈎盤河形如丁字洩下之水歸流難以直達各牖河於每年過水之後溜斷水沉不能禁其填墊兼之老黃河身及海澗較牖河高幾及丈水至數十里之外卽不能下下壅上淤徒費經營亦未可以有限之民力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歲疏必淤之溝槽惟有於直東兩省地方就地分功各挑挖子河以洩暴漲加築遙月各隄以固重門原有通漳之故道加修禁其堵塞如直督顧琮所議庶爲有備而易行也

是年東河白鍾山奏明山東運河各工分別緩急辦理事宜

按此因侍郎趙殿最議修牖壩而籌分緩急也運河興辦工程惟回空已過之後重運未至以前中間約僅三月可興工役若各工並舉工多期迫不

能一時告竣有誤運行轉多不便此白莊敏所以有次第辦理之請也疏稱臣於河水消落之時徹底查看橋牖涵洞有無碍啟閉可省功節帑者量加修治外惟戴廟新店棗林等莊四牖損裂較甚應行拆修滿家三空橋邵家單牖馬翅卅卸橋洞傾圯應行修葺均於回空過後興舉至六里石牖照依近年填墊草土以護行船兩旁添做馬翅以便糧艘挨順過牖無庸加高牖石致阻水勢恩縣四女寺德州哨馬營應挑支河築隄壩等工係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洩盛漲之水保護直東一帶地方民田最關緊要其陳公隄缺口九處詢據該處居民僉稱如留缺口鈎盤河內水漲必致倒灌民田塞口建牖啟板可洩坡水入河閉板可免河水倒灌輿情允協均應及時疏築又武城縣逼近運河城垣在運河之南其東北一帶坐當頂衝城根日漸坍塌從前修建磚工因地係流沙根底虛鬆伏秋汛內汶漳衛三水洶湧而來衝激汕刷磚工上實下虛俱已齧裂坐陷查勘北岸形勢便於挑河順勢估挑三百

九十餘丈該處舊河身窄狹不能建壩挑溜勢須另挑河道以避其衝恩德一帶夏秋被旱貧民乏食計日興舉併可寓賑於工又蜀山湖應築圈隄關係蓄水濟運亦應工作以便貧民力役糊口此於工繁役重之時仍寓樽節愛養之意民運兩益之道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力言晏斯盛引沁入衛殺黃之條奏不可行寢其議

按黃河至中州沙鬆土疎防禦爲難自漢以來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衝西決率由溝渠穿引全河奪溜旁趨至不可制漢瓠通河而決酸棗瓠子其明證也導沁入衛之議元明以來屢議屢止沁水穿隄奔注黃必隨之合流汲新濬城社攸關濬邑境內十餘里山根石底勢難疏鑿新淇等縣近依太行諸山水發時滙流歸衛若束沁築隄阻山水歸路勢必橫流引沁入衛斷不可行明嘉靖間沁決入衛至臨清逆流上衝擁運河七十餘里泥沙積板磚二牖淤塞二千餘丈黃河流緩停沙害運洩黃沁黃交病明

萬歷間楊一魁請因沁河決口之便引沁通衛常居敬力言不可遂寢其議張文端亦言沁河西高東窪隄內平地較河崖高一丈迤東地勢愈低全沁建旣直下引黃內灌爲患非淺後復有由小丹河引沁入衛之說河身皆極淺窄勢難容受議不果行張清恪桑梓近地亦嘗持引沁之說而不計以原歸黃河之沁歸衛沁足以奪黃沁合黃同歸於海力足以攻沙入衛反足衝衛元衛輝路總管董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若引之使來牽動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全沁黃躡其後自衛以下大名長蘆俱不可保甚可畏也語云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至利害相懸未可輕爲嘗試矣

乾隆三年奉

上諭據兩江總督那蘇圖奏稱前赴淮揚與河臣撫臣會勘應浚河道署撫臣許容原奏開挑之處與地方水利農田原屬有益惟聞沿海邊地較高興泰高鹽等處地方低窪形如釜底必須測量地勢隨宜辦理大理寺卿汪漑本籍江南於彼地情形自能熟悉曾監

修浙江海塘水利工程諒必諳練著前往江南總辦此工其有應行商確事宜卽會同督撫河臣妥議與舉務期有益民生以副朕愛養黎元至意欽此
按下河水利自昔潘宮保靳文襄皆難言之爲其內窪外高而宣洩不易也

聖明洞悉原委測量地勢隨宜辦理治下河不易之定法

也初許容言上河入江之董家溝沙壩河楊子橋

河下河入海之漁濱河子嬰河通河橋等處均宜

大加疏導更建鹽城天妃壩葺理興化等處小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以捍禦海潮使有洩蓄勸導下河居民修築壩圩疏濬支河小港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嗣大理寺卿汪滄奏稱下河民間生計以水爲利最患者西放高郵三壩東進鹽水嗣經會籌以南關五里車邏及昭關子嬰等壩開放則泰興鹽被淹請將壩基平撤於子嬰五里車邏三壩下各添建洩水石壩河頭疏浚引入下游至鹽水內灌惟天妃口與白駒三壩進水最易請俱建壩關攔范隄一帶有上岡北草堰二壩在申場河內口開壩則鹽水內灌

閉壩則鹽船難行應移建於申場河外口均以時啟閉俾鹽水無東來之患其東流入海之河道惟鹽城之東塘河等處羣流奔注爲分洩要津迤下上岡草堰二壩內外河道并阜寧山陽寶應之清溝蘇嘴涇河市河子嬰等河興化之溪河北官白塗梓辛等河興鹽界河泰州之小紀宗村蚌沿各河俱已淤淺應一律疏浚通泰分司所屬申場河俱加挑浚沿申場河范隄四百餘里逼近海濱修補殘缺分別地勢高下加築高厚內惟拚茶角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二場隄工八千餘丈去海僅三四里潮汐日至隄根應加幫寬厚其南流入江河道揚屬之北有灣頭壩河係運河分流歷江都泰興如臯直抵通州由任家港入江灣頭迤下十里餘有董家港壩河并芒稻壩河俱深通無庸挑浚惟芒稻壩下抵通州河道現在淺澀應一律挑浚揚州城東沙壩壩河淤墊應浚壩底比運河底高八尺洩水無多無庸移動城南楊子橋壩河形勢小類溝渠壩底比運河底高一丈四尺底過高不能通流應將壩底

落低三尺，廂座收小，修葺以資灌溉。又詢下河居民言：三壩不開，縱遇霖雨，河水盛大，出岸亦不過二、三尺。卽將挑河所出之土堆在兩岸，三五丈外築成圩岸，如田內用水，聽其啟圩引灌。漲發亦聽堵閉。九屬地方各於兩岸修築田圩，高四尺，寬八尺，頂寬二尺，以作隄防。每年農隙時挑土晒晾，春初實力修築，有司董率勸導，著有成效。咨部議敘。會議報可。南關等壩謹閉不開，仍存遺趾，防患未然。各工支給銀六十七萬兩，次第辦理。此卽因地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制宜治下河之法也。閉三壩而下河之大患已去。疏東流入海南，流入江之道而興鹽阜陽高寶通泰淤淺之支溝，隨宜並治。兩岸修築田圩，束水卽斬文襄隄，束下河遺意。惟濱海鹽水易進隄外，係竈戶煎鹽之地，淡水一出則鹽課消矣。隄內係民人耕種之田，潮水一灌則田租減矣。東進鹽水惟鹽城之天妃口與白駒三廂爲甚。雖建廂於天妃，加修白駒三廂，移上岡草堰二廂於申場外口，使水有關攔時其啟閉蓄洩操之在我。然民與竈各

利其利，平情尤難。如禾稻資清水而忌鹹潮，則利開廂洩水以宣淫潦，場竈圖鹹鹵而忌澄清，則利閉廂拒清以蓄鹹潮。此不同之情一也。又或衆水匯流之河，開則吸水東行而支港皆得暢洩，閉則蓄水旁通而各場始能遍濟。此不同之情二也。或開則鹽水不免內灌，閉則鹽船不能僂運。此不同之情三也。況豪蠹漁利私梟肆竊，尤不能安心就範。啟閉或不以時，內外水強弱不敵，以及風潮壅入淤沙，漸至停積，有隨時調劑之法，無一勞永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之道至高郵三壩與高堰天然等壩爲呼吸天然等壩不開，卽居民所謂雖有漲水出岸不過二、三尺。三壩自可封閉于成龍挑申場河，由范公隄一帶下海洩運。隄以東射陽、溱陽諸湖並高寶湖由運河廂洞入隄東之水，而洪湖之水非以此爲去路。惟南流入江之灣頭廂沙河壩楊子橋董家溝諸河地既高仰，河亦順利，浚通芒稻一路。楊子從深港入江，沙河從袁橋入江，董溝從李墅入江，皆洩水有利無害之正道。雖江水漲盛時有頂托而

隨湖消納終能引水出垣若開天然等壩則非入江之水道所能盡洩下游諸水大勢俱向東北鹽城地界歸海開鹽城之東塘河至上岡草堰及阜寧山陽興化寶應泰州各屬河道以洩西來之水而高郵南關大壩五里中壩俱由申場至草堰出海車邏大壩亦由申場至丁溪出海下流奔注水聚興鹽窪地必盈科後進而下河沉於釜底矣故欲保下河必堅閉三壩三壩閉而自河以東之水無憂汎濫固高堰以蓄水刷沙無不可通之海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聖

分疏消納之去路又爲牯壩以節宣之上下河無不洩之水而尤在熟諳地形之高下詳察水勢之去來洞悉人情之向背使民田場窳均得所安然後可以著實效而施之久遠也

是年豫省查勘賈魯河道疏消積水

按豫省土地平行宋時四大漕河均已就淤坡水無歸多蓄聚窪地遂成廢壤至是查勘賈魯河故道相機疏消賈魯河發源於開封屬之滎陽縣歷河陰滎澤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寧商

水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綿長五百餘里先於雍正十三年河督王士俊奏賈魯河鄭州一帶淤塞不能循軌達委山水陡發不無汎濫請濬築河身隄堰並於大辛莊河口添建滾壩宣洩異漲幫築子堰束水滙歸經豫撫富德會同白鍾山將鄭州大凌莊起至中牟合河口挑挖三千七百餘丈築堰四千一百三十餘丈嗣鄭州張家橋至乾柴李家莊土堰經伏秋汎水油刷滲水豫撫富德創築圈隄加築土堰鄭州花家莊等處多年積水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聖

區俱經涸出悉成膏腴其高莊劉莊馬家樓一帶數十里民田水不漫及歲得收穫別有賈魯新河在賈魯河北岸自中牟縣十五里鋪分流至祥符紅沙灣入沙河洩開歸迤南陳州迤北之水開封城內積水由東南水門放出穿護城隄亦至紅沙灣歸入沙河下流會溝入淮皆分洩坡水無碍江南賈魯河下通周家口沙河爲南北商賈往來津要洩開封以下一帶瀦水最爲捷便惟遇山水漲發重載往來通利至水涸後不無淺澀之處須小

船盤撥上源鄭州中牟等處專資洩水保護田疇
年久淤淺分別疏治其尉氏以下至陳州一帶亦
加宣導以爲永利中州四達之地宋元以來河道
久湮惟賈魯河下接沙河通南北之氣消滯潦潴
積農田水利攸關民生鄭州中牟以下經管水利
之丞倅牧令加謹防護毋使歲久填淤不可以非
要工而忽之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籌議停改戴村壩磯心石竇拆毀
春秋壩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壑

按戴村壩在東平州境內汶河自東而西至戴村
壩入鹽河歸海舊建滾水亂石玲瓏三壩遏之南
趨以濟漕運于慎行記載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水
高於壩漫而西出蓋汶水之屏障運河關鍵也雍
正四年何國宗於三壩內各增築石壩一道加築
過高水漲不能漫壩而出全勢入運以致沖溢淹
漫雍正九年朱藻將滾水亂石二壩拆與舊壩相
平玲瓏一壩拆改石磯心五十六中留水竇五十
五安置插板以資啟閉而建造磯心於何國宗所

建石壩底樁之上形勢較汶河底低矮各洞亦未
鋪砌底石前後無迎水跌水地本卑窪沙底虛鬆
汶性湍急搜刷逾年卽衝壞二十七洞遂用碎石
泥沙將洞內樁縫填塞插板堅閉至是河督白鍾
山以陳世倌等條奏會同勘辦議改議拆繁費滋
多疏稱戴村建壩本爲遏汶濟運次則宣洩異漲
以衛民田通沙又其次也今洞內有沙石壅塞可
資攔束不致洩水誤漕何國宗原建三壩亦已拆
低伏秋水發由壩面漫入鹽河以殺其勢並未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壑

行阻遏自雍正十二年以來無有宣洩不及淹沒
民田之事戴村壩下有支河二道建立涵洞水漲
則啟板放入支河又可洩其有餘如以不能啟閉
通沙壩底積存浮沙額設淺夫隨時挑挖亦易爲
力毋庸另行改建以歸節省原填之泥沙碎石照
舊存留不必開通以致工不堅固至春秋土壩原
因汶流偏西恐水竇封閉不密滲漏走洩是以春
間堆築以爲重障邇年以來溜漸東趨春水未至
壩根無庸攔截不啻虛設伏秋水漲壩土虛浮隨

水衝去徒令浮沙壅積於石壩之下應悉行拆去此籌辦去溜權時處置之道也古人前定法後人輕議改制往往不得其平舊制滾水亂石玲瓏三壩汶水伏秋漲發挾沙而來上清下濁水由壩面滾入鹽河沙由玲瓏亂石洞隙隨水滾瀉冬春水弱上下俱清則築壩滙流濟運所以水不泛濫沙不停淤舊時章程通行已久一經改拆旋即衝毀至不能復循其舊祇可隨宜措置則變法之過也可不慎與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閘

是年河督白鍾山估辦蜀山馬場二湖圈隄

按蜀山馬場等湖爲瀘水濟運之要區全賴隄岸完固始可資關束而蓄水勢先是部臣趙殿最查勘各湖圈隄殘缺卑矮且有原未全築之處請悉行補築並酌建涵洞於坡水森注之時開放入湖坡水已過下板嚴閉經部議覆行令確估至是勘議疏稱蜀山湖東面並馬場北面向來均未築有圈隄地勢卑窪積水停蓄一片瀾漫若俟水勢消落然後估築未免稽遲時日不惟湖水不能多蓄

無以濟運亦恐水發波及民田如於水內築隄既恐人力難施卽設法築成內外浸泡一線土隄亦恐難資捍禦參酌機宜凡水淺之處自應仍循舊制其水深之所少爲迂迴繞灣避水擇其地勢稍高沿湖邊坡露灘涸地補築新隄與舊隄接連圍繞周匝衆流滙聚濟運有資仍照原議酌建涵洞於坡水森注之時因時啟閉相機節宣民運有裨至蜀山湖臨河一面東臨大湖西臨運河兩水夾攻日被汕刷在在卑薄今圈隄全築蓄水更大風浪撞擊一綫危隄高懸河湖之間形同壁立應及時修築完固延至伏汎大雨時行山泉漲發一有疎虞全湖直瀉漕運無資關係匪細再查蜀山湖東面議估新築圍隄地勢卑窪蜿蜒屈曲坐當迎溜風起浪作勢甚洶湧一帶土埂更屬堪虞應擇險估修防風柴工以資攬護凡所以爲運計者益周密矣補築圈隄展寬湖面滙歸各處坡水俾得廣爲收蓄湖隄就高圈築亦不致內外水泡有塌陷之虞運道民生之永利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閘

是年河督白鍾山估辦蜀山馬場二湖圈隄

是年侍郎趙殿最請於館陶臨清設立水則

按漕河入衛無牖蓄直瀉易洩藉漳分流爲用
視衛源不啻涓滴而貢艘飛輓期迫衛之來源亦
加慎重歷經定議彰衛懷渠堰入衛之水每歲於
三月初用竹絡裝石塞渠使俱歸衛濟運至五月
重運過畢聽民便用至是議立水則擬尺寸符則
卽留漑民田總河白鍾山議以漕船抵臨清正在
三四月其時天晴日燥源微流弱暢流數年不
能一遇若定以尺寸遇來源微弱勢必將分灌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閏

田之渠牖全行久閉如尺寸數足卽閉官渠來源
頓息運水立見消涸漕船必致淺阻往返開放動
需旬日漕船因此守淺坐候轉多稽悞况入衛以
北地屬浮沙加以河流湍悍長落不常使定有尺
寸或淤聚而沙壅或沖流而水深或順風而傾瀉
或逆風而湧注亦難執彼時之尺寸定此日之淺
深水則竟可不立此濟漕一定之常法也而漕之
通塞係於漳漳之運行在於灣百泉等渠之水山
泉之水也館陶分流之漳長河之水也山泉則尺

計寸計爲力已微長河則隨灣就曲其勢始大通
志稱會通一津全以各牖節蓄而臨清口以北河
流環曲而行不復置牖世遂有三灣抵一牖之說
前人用曲之意全爲漳設漳水之濁雖減於黃易
淤亦與黃等治漳之法又與治黃不同黃河來源
甚高建瓴而下徹底翻掀順其所趨沙隨水行絕
無壅阻遇曲則勢逆脈滯水過之處餘沙留存漸
留漸長路愈曲而勢愈逆脈愈滯迫之使怒橫決
隨之故以逢灣取直爲上策漳水濁滓稍輕而來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閏

源平坦無奔激震蕩之力若津道徑直緩緩而行
則水浮沙沉隨路澱積疏不勝疏故多用灣曲使
之左撞右擊自生波瀾鼓動其水不使少寧則沙
亦隨水而去無復停頓是以紆折爲排淪視牖河
之以牖爲節蓄同源異用皆順水之性行所無事
若黃河逢灣取直則求通反滯此兼權通運之大
勢資漳之力而遠漳之害則又在斟酌盈虛隄防
宣洩之得其道規規與衛源計尺寸猶濟運之小
者也

是年修上河之土橋牖蓄水行舟

按上河迤北塘長而水勢就下別無來源接濟牖內之水一洩無餘全賴上啟下閉得資其用土橋牖建於成化年間歲久損壞至是拆修金門寬丈有九尺高如之邱瓊山土橋牖記云會通河通江淮漕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其間猶有壅滯之處河經東昌堂邑縣境地名土橋其上流之牖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三里下流之牖曰戴家灣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吳

至此膠淺不能行舟人叫囂推輓力殫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於此建石爲新牖漕運始得濟此言牖之有益於漕而於所以爲用之法尙未盡也張清恪言土橋距上下塘路長時形淺澀法宜戴灣牖上常存數十餘隻則梁鄉之水可以接濟土橋俟土橋放完然後啟戴灣牖放出前船土橋新放之船仍存塘內俟土橋再放一塘然後啟板放出如此節節流轉水有停蓄而得其用北河通運專在啟閉涸安山水櫃而不滯漕以智役水也

是年估辦聊博等處挑河建牖築隄並修涵洞事宜

按東省西下之坡水自壽東來者歸入大清河自聊博來者歸入馬頰徒駭等河徒駭河由東昌龍灣滾壩洩汶水經博平禹城濱州至霑化之久山入海馬頰河經清平至海豐之直沽口入海自漢以後北流分道四出博清當暴流之衝馬頰徒駭皆黃河衝出支流非禹時九河之徒駭馬頰也然在今日爲減洩坡水之要道聊城縣運河西岸白家窪一帶地勢低窪滙聚上游濮范觀朝莘陽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吳

州縣坡水由十里鋪進水牖及呂家灣涵洞放入運河夏秋水發宣洩不及淹浸民田東撫岳濬議建牖於房家口洩白家窪滙聚之水恐運河不能容納請修復三四空橋洩水入徒駭經河督白鍾山勘議三四空橋在白家窪上游相隔二三十里不能殺白家窪下游水勢惟洩西岸之水先疏東岸之河修白家窪迤下運河東岸博平縣三教堂地方年久廢棄之減壩濬通支河俾水洩入馬頰河則下游之水有所歸白家窪坡水可以歸運西

岸低田得免浸漫至裴家口一帶地多窪下雨水
匯集疏洩無由民田亦受患三空橋適當對岸龍
灣進水牯洞聊陽坡水由此洩入與汶水合流水
勢較大卽因三空橋舊址修建減水牯一座仍挑
通支河使運河之水由牯入支河歸徒駭河以殺
其勢下游白家窪坡水歸運亦無抵聚之患其裴
家口東南一帶坡水就勢添建涵洞使山涵洞歸
入徒駭河房家口建牯之上下隄岸修補殘缺民
運兩利此因勢利導之機宜也水利爲農田要務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疏洩宜亟乾隆丙辰東平迤西積水不消東平東
阿牧令開濬支河五十餘里引入大清河歷久荒
灘涸出此明驗也

乾隆四年清口始設木龍挑溜水勢北趨

按是時初議開引河築挑壩使黃水全勢北趨清
水得以暢出嗣得木龍挑溜法試造安設溜卽北
趨因於壩上下連建木龍五架大溜盡趨北岸清
水暢流木龍用後有料仍可起拆抵用不計數便
用而費省木龍之設始於陳堯佐禦滑州河水壑

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後世遵用其法
木龍護隄岸視埽靈便埽下則引溜曲注而河易
刷深河深則溜愈大引溜生工古人所戒若木龍
則禦水而不與水爭分溜旁出隄不受傷當河水
驟漲汕及隄根之時工料猝不及備亟設木龍以
禦之溜勢坐灣下木龍以緩之然其入水僅六七
尺能挑順下之溜而不能當湍急之深溜溜急洶
底從木龍下翻出細紮之簞木必分散決裂或漂
沒中流或竟墜入深潭沉埋於泥淤中不可收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司事者往往以龍木不能拆還實貯致有虧缺不
肯輕用然亦必審定水勢地形而後用之置之無
用之地或用之而不得其用糜費亦與埽等用得
其宜隨時拆置惟便所適修守之常法也

是年東省籌議運河西岸南陽諸湖用築隄逼水之
法

按山東運河濟運之湖惟東岸蜀山湖濟濟寧上
下之河最爲得力馬踏湖勢小底高不能多蓄爲
利無幾迤南則昭陽微山二湖通流濟夏鎮以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壘

及江境邠宿一帶漕運每年開放湖口牐滔滔南下又有東岸諸泉之水及泗洗等河足資灌輸惟當春夏之交兩少泉微漕船北上滴水如金南陽一湖宋時與梁山泊水滙而爲一週三百餘里明代週九十餘里新河改建後南陽湖出運河西岸河高於湖不能挽之使上此趙殿最等議及於築隄逼水也據稱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諸湖惟蜀山馬踏在漕岸之東蓄水濟運南旺湖在漕岸之西湖低於河湖面廣濶水勢散漫僅洩運河盛漲之水不能濟運擬用築隄逼水之法於寺前牐迤北嘉祥縣汎元帝廟前起至開河牐迤南汶上縣關家牐北止近在河邊地勢較湖心稍高築隄蓄水靠運隄西加築圈隄一道長五千餘丈與隄相接隄內爲內湖隄外爲外湖河高湖三尺築隄八尺隄出河面五尺東平川漫流之水盛漲時收入內湖以濟春運再於圈隄建斗門二如遇水大內湖不能容納開放斗門洩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壘

外湖仍於內湖南首圈隄建斗門二一由十字河口歸河以濟寺前牐迤南之運一由太平莊歸河以濟寺前牐迤北之運十字河太平莊兩處均建牐以便啟閉如此則可使河水放入湖內收蓄亦可使湖水放出河內濟運變壑水爲蓄水以爲兩利之道南陽湖廣濶倍於諸湖使可引以濟運爲利甚溥改河後落出西岸水低不能引灌不得已而籌築隄逼水之法以濟其窮持論可謂曲至矣然當夏秋汶水漲盛西水滙集之時一穢單隄內外臨水蓄高八尺之水風浪湧激勢難屹立湖心工長費重興舉不易此亦靳文襄下河築隄束水之法法雖善而難行嗣復以民力未舒奏緩其功蓋知功大難舉而防守不易也是年議浚小清河歸海之道按僞齊劉豫引歷下諸水導之東行入小清河自歷城逕章邱鄒平東逕長山新城高苑至博興合時水至馬車瀆入海小清河發源於章邱之東嶺山歷鄒長新高博樂七邑由淄河門歸海分上下

兩截上截自東嶺至萬家口滾水壩入泲泊者十之七行正河者僅十之三復由萬家口至軍張廂百餘里中間對門口受沙河之水郭家口受白條珠龍之水均屬頂衝灣頭迤下烏河水橫截下流不能暢注屢浚屢淤故水由軍張廂下注於支脈溝其下截之水自灣頭至淄門河三百餘里受烏河范陽鄭黃孝婦麻大會城漢濛滄沔河諸水伏秋時勢甚浩瀚因下流高昂未能下注若軍張廂一啟下流不得宣洩散漫於高博樂三邑民田被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議將小清河兩截分治自東嶺至萬家口酌加疏浚仍留萬家口滾水壩以洩異漲之水俾由泲山泊之還河口仍歸小清河以緩其勢其對門郭家頂衝之處加高隄岸增築月隄以固守惟張軍廂爲洩水關鍵伏秋水長新邑之民往往私起廂板高邑之民堅閉不開訟爭不息議將軍張廂改爲滾水壩俾小清河正流並泊內不能容納之水俱由軍張壩入支脈溝下游寬澗捐係由淄門歸海之區兩相接處河底相等應以寬澗捐河底爲準

溯流至軍張口其間高亢紆曲之處一律疏通取直俾小清河上截之水可以由支脈溝歸寬澗捐循軌下注至下截河身自灣頭至淄門浚其淤淺分行入海水有歸宿庶免泛濫此亦補救一時而非經久之計凡理河事下游高仰上流縱極浚治終難順下如小清河歸淄門河底下亢上低上流濬深反致倒灌故支脈溝亦不能過濬不得已而分兩截治之先留萬口滾壩使由泲山泊歸小清河堅築對門郭家二口頂衝之隄改軍張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爲滾壩以息爭而量疏其淤淺籌慮雖周沙壅水激不數年而分流異勢限於地也至以運鹽河水勢迂曲上流歧淺鹽舟多梗更有欲引孝婦水西注分洩小清河異漲之水入齊東之鹽河歸於海尤爲非計齊東地處窪下境內麻姑堂藕池諸窪積水由南直洩城東鹽河又自西南貫注逼近城根開通柳塘支河暴流橫出城郭民田受害此無庸議者也蓋因趙殿最條奏小清河上下游均應疏浚而議及於此

乾隆五年始設天妃石礎白駒上岡北草堰各廂官
常川住工專司啟閉

按設天妃等廂蓄洩啟閉以爲民竈兩利之道法
本至善然人各私其利不能循軌就範非官爲經
理事不歸一汪漕之請設專員非無謂也疏稱建
廂利在蓄洩啟閉須設專員下河沿海河道爲鹽
場運鹽之路亦爲民間灌溉之資水溢則鹽艘易
行民田多漫水落則田禾無損鹽運維艱更有潮
汐出入鹹水灌注尤傷稼禾必設廂啟閉始能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機宜洩阻攔鹹水下河各廂實爲國計民生之關
鍵除丁溪小海草堰劉莊四廂附近場員管理外
其新建之天妃白駒及上岡北草堰雖設員兼管
相距寫遠難以遙制究無董理之實請照原題天
妃石礎二廂設廂官一員白駒三廂設廂官一員
上岡北草堰各設廂官一員專司啟閉如是責成
既專啟閉操之在我始可斟酌損益協調劑之宜
矣

是年改山東管河道爲通省運河道專管運河一切

蓄洩疏浚廂壩隄岸事宜仍兼管河庫事務改充沂
曹道爲分巡兗沂曹三府專管黃河事宜議定兩河
効力文員額數停止武職投効

按運河道兼管河庫分巡兗沂道專管黃河分任
專責河運諸務俱歸畫一辦理河工効力人員重
在儲材備用修防要務非學習不能知非歷練不
能辦而熟諳河工者尤難掄才於什百之中收效
於練習之後必須廣儲備用以便遴選會典內開
河工効力人員必須身家殷實熟習工程令該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七

酌量足用人數詳開履歷奏明留工報部查核又
吏部侍郎蔣條奏令河道總督各就所在情形按
員缺多寡工程酌定人數著爲定額其在部發往
及彼處揀選者詳加甄別如有閒冗不堪驅策者
悉行撤回條例昭然自應準定額數隨事考核經
部議定南河照所請一百五十員東河酌定六十
員著爲定額停止武職効力之例以節冗濫河工
廣資羣力必籌及倉卒之工程南北兩河黃運湖
河毗連在在險要需員防範伏秋大汛水漲工險

風雨晝夜不離工所重運北上俱在桃汎前後回
空南行正值秋汎緊要分派專管彼此不能兼顧
寧使人數差委量材驅使明定章程以策羣力始
無遺濫矣

是年豫省裁改浚柳船隻兵夫積土改築子堰酌改
獲兵捕獲固隄

按此皆核實之道也河工浚船糜費無實效豫省
坡河尤難見功汰浚增柳南北分管以爲運料救
民之需得其用矣兵夫積土往往堆貯於無用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地零星不能應急改築子埝隄日高而土可計數
每見大水之年水與隄平一二尺子埝當之不致
滅頂事小而所關極大至酌改獲兵捕獲尤爲防
險之大要疏稱獲鼠潛藏大爲隄患地鼠爲物尙
小行亦不遠兵夫張弓伏弩應手而獲至野獲性
狡善走宵行晝伏一窟藏身一窟貯食灣環深蓬
人莫能知其處惟伺其遊行踪跡尾追先驅獐犬
逐鬪隨用鐵叉擒獲非慣於察捕者不能有本汎
河兵不能捕獲附近居民能捕者名爲獲戶應於

額設河兵內每汎酌改捕獲步兵二名令其專司

捕獲俟有步糧名缺卽令頂補該汎員弁責令在
本汎內常川實力察捕民人有察知踪跡或新舊
獲洞報知廳汎另行優賞務絕根株不使孽生繁
育延及河隄永慶磐石之安獲鼠爲河隄隱患久
矣鼠穴在隄頂二三尺內穴淺易捕且必至漲水
平隄始顯其患卽患旣生而以法治之其穴尙小
猶易爲力至獲洞則伏於隄根寬大難治不待水
長平隄卽足爲患及患成而後塞之水已衝刷成
渠往往補救不及歷來黃河口岸大半皆由於此
防河賴大隄爲屏障如雨淋水溝及支河注汕風
浪衝擊顯露於外者猶知防護惟獲鼠洞穴隱藏
於內草深地僻人跡罕到之處尤易潛伏一遇水
到隄根卽成大患所謂千金之隄潰於蟻穴也每
汎設置獲兵召募獲戶此爲至切最要之事司事
者驚心於成事之後曷若徹土於未雨之前慎毋
惜舉手之勞而坐嘆於不能措手之時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議疏賈魯新河並開乾河崖引城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五

內積水入沙河宣洩

按賈魯新河自中牟縣十里鋪分流經祥符縣淺兒河至紅沙灣東入沙河乾河崖在開封城南門外由東南水門放出城濠南流至乾河頭折而東注穿護城隄至紅沙灣歸入沙河皆洩坡水以利農田也新河由淺兒河北岸創開二道分流賈魯河異漲之水故命名賈魯新河與賈魯河分道異趨乾河崖放省城之水盡出紅沙灣分流入沙亦非以新河為歸宿之地汴梁自明以來黃河屢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卒

漫溢上下出水溝渠皆漫淤高仰不獨開封城內積水城外田間溝洫所在滯塞並妨農務賈魯河瀉西下溝洫之水別開賈魯新河洩開歸南面陳州北面數府之雨水歷經桃河水利溝老黃河洩鹿邑入渦皆因舊有之河通流會淮乾河崖本汴河故道與城濠相通洩瀦蓄之水雖未同出一道然與沙桃等河合軌導流有脈絡貫通之勢汴南水道歲時疏濬使不為潦水所堙農田之大利也是年議覆繡江河酌建滾水壩事宜

殊批着白鍾山碩色詳議具奏遵卽查議疏稱繡江河本

按繡江河源出章邱縣城東麻灣北流至明水鏡合百脈泉匯為一河歷淺井莊至四營莊稍折向東復折而北至金盤莊與縣西南瓜漏河合流河身漸寬由回村鎮歷六七十里入大清河歸海自金盤莊以上至明水鎮河身止寬二三丈不等兩岸並無堤埂沿河俱係稻田約有數十頃河之上下有水磨五六十盤均係跨河安設歷年已久志稱繡江一名清河百脈泉北流而至衝激碾磴涵澤萬畝為利甚溥西營莊西倚黉山視他處少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卒

民人魏大善等欲於東流中間開通北口令水下注與河為鄰引水取利藉稱富豪過水東行轉磨專利堵塞北口以致水不能消田禾被淹赴部控訴奏上奉

非巨派自四營上至明水鎮下至金盤莊計長二十里皆資以轉石磴而灌稻田歷皆有利無害四營莊在河之西北河自明水鎮北流至四營莊乃折而東流越莊北下地不瀕河卽有水患亦可遠

避莊民魏大善等欲開通水口取利非實爲水患也然水患固宜急除水利亦應均沾如堵塞北口全向東流西北西營莊不能享水之利未免向隅如竟將北口開通深濬河道則建甌直下勢必不復東流東北一帶稻田水磨立見乾涸利此害彼亦非均平之道卽設牐啓閉遲早多寡易啓爭端議將北口建一滾水鐵心小壩以備節宣現在舊口砌石高六尺東西中空七尺伏秋水長時尙露出石六七寸舊石口中深五尺四寸卽以此爲準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壑

建壩高五尺四寸南北寬五尺東西長一丈二尺則循軌之水可以分引灌溉設遇異漲亦資宣洩此分有餘以濟不足爲兩得其平之道庶民皇皇求利得尺得寸亦所必較立滾壩以通水使得咸沾餘潤又有限制以節其流使之不爭因利爲利所謂與民宜之也

乾隆六年河督高斌議築臨黃臨運二壩遞互啟閉以通運行

按竹篾壩始於康熙二十八年王新命用竹篾裝

石疊砌成壩於支河內名曰竹篾以束水勢清弱引黃以濟不足黃漲分黃以洩有餘挑河自下而上引入竹篾壩名倒勾河淮徐漕船由黃河至竹絡壩入運至是恐黃水通湖噴隄墊湖遂將竹篾壩支河臨黃臨運之處各築壩一道以保運行漕自張文瑞治河時大水漫溢噴壩黃流倒灌入駱馬湖亟堵缺口引湖水由舊中河逕石牐入黃助黃刷沙其時河身猶未甚高也先時黃河大溜直注於宿遷城西馬陵山腳下分水向東斜注竹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壑

壩河溜距壩甚遠倒引而入亦無衝擊之患迨後黃河底日高洶湧之勢更大懼其侵運而築臨運臨黃之壩以避黃黃不能通則倒勾引河必淤引河淤而黃河愈乘高勢自難以啟壩洩漲卽漕船出入遞互啟閉之法亦托空言如爲行漕計則宜留倒勾之河如爲避黃計則亟籌通運之路迨至築壩淤河黃強湖弱不敢徑行啟通引入黃入運而猶以遞互啟閉曲爲飾辭是自留其間使人議其後也

是年東省增築馬場湖圈隄蓄水濟運

按全河備考濟寧之西湖曰馬場又名任湖在漕渠北岸周圍四十里東岸爲隄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湖之西口爲馮家壩馬場舊承蜀山有餘之水由馮家壩入湖今堵築馮家壩東承泗沂洗之水入運北岸爲減水廂三卽五里營十里鋪安居廂是也至是自田莊起至北運隄增築圈隄二千五百七十餘丈以廣儲蓄居濟一得云十里鋪廂在五里營廂之上界在湖心開放則湖水一洩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壑

餘五里營廂已廢安居廂亦不可輕開皆以洩水太甚守廂以爲之節惟白嘴可開必俟白嘴不能入運安居方可酌開或運河水涸運船淺阻萬不得已然後開放亦必分渠以次漸開蓋馬場形勢不大久經淤淺蓄水無多又乘建甌之勢一瀉無餘故增築圈隄以厚其勢而慎其宣洩因地制宜之道也

是年高斌調任直隸河道總督完顏偉管理江南河道奉

諭會同勘議石林黃村開築之宜

按自靳文襄分洩徐邳水勢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以減異漲減下之水歸微山湖一出湖口廂濟運一出茶城張谷山由荆山橋至貓兒窩濟運乾隆五年黃水盛漲石林黃村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以致微山湖內拍岸盈堤湖河交漲沿湖土石危險堪虞至冬深水尙未消東省運河未能築壩興挑因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鑲做防風以禦水勢至是御史胡定條奏石林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壑

起至婁子黃村兩集向有三道支河近年堵築專由王家山廂歸入雙橋湖吞吐不及請仍開通支河俾水分流旋經會同勘議以開通河溝不但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悞漕運江南瀕臨黃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滄漫之患仍請堅築土壩於水未加長之前以爲節制河工事宜及其時而後知親其事而後見前時之法不行於後時局中之事難謀諸局外如石林黃村二口其始原留以分洩徐邳過盛之水兼

濟邳宿運河之漕而不及見後時之衝運淤黃今昔異宜也卽當時職河文武員弁親見黃水之衝蕩溝槽之愈刷愈大無不切切以爲隱憂而局外者但見分水足以減黃而不及知黃運之變而爲患此胡定所以有言也至水積微湖東省未能築壩興挑阻遏運道亟宜築塞不待知者而知其必出於此矣

是年開通漳河故道增修恩縣聊城民修隄岸浚德州等處支河宣洩漳衛汶入運漲發之水由鈎盤河河渠紀聞卷之二十 套

達老黃河入海。按此因全漳入衛而開復故道也。漕河自臨清以下建甌北注既不能建廂收蓄水勢止恃衛河一水濟運涓涓細流走而不停水微沙淺糧艘至此阻滯經時自前明以來漳水北去溶衛疏泉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力役艱苦不可名狀及引漳入衛而揚帆直上衛無淺澀之憂漳有分流之益至流行既久衝刷通暢正河漸淤漳合衛汶三水會流奔湧而下衛河每有漲溢至是河督白鍾山議復

漳河故道疏稱引漳入衛自康熙四十五年濟寧道張伯行請引濟漕始迨後全漳歸衛漳衛合力並馳排山倒峽而來一線衛河勢難容受由是於德州哨馬營建壩開河以分其流而沙水易淤支河無吸川迎溜之勢有流緩沙停之病引入鈎盤河形勢不順難以直達終不免淤墊惟查直隸威縣有漳水支河一道名清陽江又名黃路河由清河縣歸天津入海西有正河一道由寧晉縣大陸澤歸天津入海擇其易浚者疏復一處使漳有歸海之路再於館陶相度地勢建廂以時節宣爲一勞永逸之道奉

諭旨會同勘議鄂文瑞公爾泰議於邱縣城東老沙河卽古馬頰河河形寬濶至七八十丈不等由此開復故道河身內路爾莊軍營村等處淤段不遠亦易爲力自和爾寨村接下開挑十餘里至漳洞村歸入舊河溜勢稍順工費亦省卽於新河頭東流入衛處建廂啟閉俾漳水盡歸舊河至青縣鮑家嘴入運由天津歸海山東直隸境內運河六百餘里

可避濁水淤墊沿河居民永免淹浸之患爲利甚溥直督孫文定公嘉淦復奏漳河之性洶湧奔湍擁挾沙泥雖有淤田之利實多沖決之虞其現在所宜復者乃漳河之支派也臣歷青縣交河等處親行查勘雖有河形類多淺狹阜城有柳株橋跨河直渡臣量其牖口僅寬十一丈有奇自此以上河身漸堙今欲引全漳之水俱歸於此不能容納必須挑浚所費不貲即使不惜費而濬之濁水善淤將又別徙徒費無益聽其遷徙而不爲之所沿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充

河田廬在在堪虞若欲防護勢必築隄紆迴千里工程難計兩隄束水必致沖決善始圖終不可不慎且運河中不能不需漳也衛水力弱不勝漕舟漳水未入之先山東河北凡有泉流靡不疏引額設淺夫隨處挑挖自引漳入衛然後漕船通行若漳復故道衛水不足濟運更建牖以分之不知濁流洶湧不能由人操縱卽幸能分流運河轉致停淤又煩挑浚數十里之減河猶以爲費乃轉挑六百里之運道是欲省費而費更多也且漳水終不

能不歸運也於邱縣雖能分之使出至青縣不能不引之使入漳衛同流有四減河以洩之若復故道則減河無庸集全力以突入下游焉能保固於是議於青縣以下酌量減牖查青縣下游建牖之處惟有獨流今獨流之牖旣已勘明不可建立全漳之水分洩無方靜海天津之患不僅村莊而兼及城垣是欲除害而害更大也今漳河不歸故道於運河原無害也負舟而走水大則行速刷沙而行水大則不淤自設減河以來大堤從無漫溢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充

挑淤之費在山東者臣不詳知若直隸之減河並未動帑挑淺實無費至萬餘兩之事且現今運河兩岸淤土漸次將滿各處險工皆化爲平設有漫溢又有遙隄以障之自可永保無虞經營甫就乃不觀其有無成效而棄之別圖似非行所無事之義也今復故道之利害尙在未定南運工程今年已有成規明歲可觀成效非久遠難待之事姑緩一二年徐考其實若自明年以後漕艘直達河身不淤旣省挑淺之費又無沖決之虞則事已完善

自可無庸改作如其尚有費帑病民之處然後考
究漳河之故道而歸復之或亦未晚直隸總河顧
琮等議元城縣和爾寨村北原有河溝一道達隄
上村與漳河故道連村民將河身築隄橫截雖有
河渠中多阻塞請將此河口不必堵塞壅水留天
然壩口飭令地方官嚴禁築壩聽其宣洩以分水
勢又自鈞盤河入老黃處至海豐小泊頭潮河令
直東兩省俱挑挖支河以洩暴漲仍令臨清恩縣
夏津武城德州一帶民堰修築整齊以備大汎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七

害開哨馬營新河穿陳公堤由曹家決口放水通
鈞盤河入老黃河歸海兩岸遙隄相距百丈以爲
備防德州四女寺滾壩之水亦由鈞盤入老黃河
下洩既不爲患東境亦不貽害鄰封因舊制落低
壩底開道引河展寬口門與哨馬營減水分流同
歸而宣洩有資矣自是而下滄州之捷地牖青縣
之興濟牖並疏通支河以洩暴漲又築臨清恩縣
夏津武城德州一帶民修隄堰未聯屬者借帑興
修使漲水不能漫入層層防護無憂三河之溢溢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七

漕運得水負舟行速刷沙不淤若引漳歸故建牖
於館陶以司啟閉地利不宜人力難施漳水浩瀚
漫灘而來非一牖所能節制卽固牖以收束束久
而北上之勢大東下之流必緩水緩沙淤大爲漕
患非人所能操縱也引漳復漳皆經國之大計衛
不得漳則病運全漳入衛則病民權於時勢所急
斟酌以持其平皆有調劑之苦心陸朗甫採輯堵
說入於名論之列詳其原委參互稽驗而後知河
之不可易言易行也

卷二
十終

乾隆七年河督高斌議增湖河入江之路以保下河
按高郵湖受寶應湖華家灘五道引河洩下之水
由茅唐港王家港各水口入邵伯湖通運引河分
由灣頭壁虎鳳凰等橋東西灣金灣同歸董家溝
芒稻河廖家溝石羊溝下江地勢建旣宜洩暢順
高郵南關諸壩由下河入海之道則可嚴封不啟
是年總河高斌面奉

聖訓

將邵伯以下入江之路酌量加增遵奉勘議於金灣

滾壩之下東西灣地方添建滾水壩二壩下深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引河復將仙女廟金灣對過之越河及通江之石
羊溝董家溝俱行增挑其原有之金灣壩下併鳳
凰橋引河及通江之廖家溝秦家港白塔河百汶
港各河道均大加疏濬並於各河頭分別建立牖
壩每年視水勢之大小相機啟閉俾高寶湖水足
資宣洩其邵伯運上高郵各壩非遇異常泛漲無
庸輕啟如此分別辦理增廣入江去路高寶運河
東隄以下興鹽秦阜一帶民田俱得豐收而湖水
入江分洩便利矣

是年水決華容縣蔡田安津諸垸巡撫許容築復

按隄防考華容縣北臨川江南接洞庭中有斗子

褚塘蘇池等十有三湖南北水漲殆無遺土環土

爲垸凡四十有八明時江湖水溢諸垸隄盡潰勢

難並築垸大而要害者惟官垸濤湖安津蔡田四

垸各周迴四十餘里縣賦半出其中嗣修蔡田安

津二垸復合二垸爲一康熙雍正年間俱發帑修

築乾隆五年水漲潰伍家垸至是復決蔡安二垸

委員修復陳士元議云楚東諸郡水弗可隄利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三

疏導西諸郡隄斯利焉漢水之泥濁似江河非疏
濬之則散漫矣東諸郡固漢濱也水由澧會赤沙
湖沅出邑南華容當大江九江之衝江水較漢稍
清不異於澧自杜預開漕以瀉江勢而東邑之瀦
悍稍紓邑西之流漸浸巨故江水橫截于邑注之
洞庭范晦叔岳陽風土記謂華民多舟居常產卽
湖地建寧南隄決卽被水患建寧今石首南隄卽
今調絃夏秋必決必溢二邑江患相表裏垸最巨
者安津蔡田官垸一遇漲潦隄卽衝決冬月水退

有司發粟集民修之而於隄之堅脆弗問也宋熙寧初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疏以遣使察農必大繁擾吏卒所過雞犬一空修垸弊同於昔邇來江陵諸隄悉潰江水散流潛沔枝江隄決水奔黃山鹿河漫流邑之西鄙故邑河勢殺不然幾以城爲市也宋史閩越皆有陂湖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爲災然此可行於浙西耳垸民心殊力惰少旱則決隄引水坎穴叢楚甚者以施筌蒙畧今之計莫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圭

督令民於垸中鑿陂嚴禁防謹蓄洩乃安津蔡田諸湖弛稅令民溉田而縣令取水面錢至盈百訖無成功垸民又於垸外水濱墾田植稻謂之湖田湖無稅額三歲一熟熟則倍獲厚利此所謂涸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地者也圩田湖田起於宋政和以來使遇賈讓杜預諸垸尙在興廢之間况垸外乎然有洞庭爲之瀦亦不至大害修內圩明賞罰爲今日要務至調絃開塞之議雖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

而東今開者幾百載卽欲塞之莫能也善爲水者因時補葺無一勞永逸之道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

圭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一

高宗純皇帝乾隆七年查辦江南水利工程

命大學士陳世倌直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學健等會同江

南督撫總河勘議籌辦上下兩江河湖蓄洩水道疏

浚溝河水利事宜

按斬文襄於河道廢壞之後疏復故道二瀆安流

然皆粗舉大綱莫安一時其餘目尙有未盡者如

建天然壩開南關諸壩後人援爲口舌而不諒其

苦心有由然也至是始集河務之大成仰惟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一

睿慮周詳任使得人揆幾扼要適協機宜如目前隄防之

畧在洪湖則增培高堰修補殘缺加築二隄在黃

河則築石林新壩開挑引河修沛縣護城隄以衛

城社皆隨時應變之常至與籌計久遠黃河南北

兩岸分洩水勢之大略運河下游宣導入江之要

道田間溝洫疏消之農功統舉河道水利全局往

復會籌此不恒有者也疏稱連年被淹之故有因

湖河泛漲滄及下流者有因下流淤塞來水壅遏

泛漲田野者有因黃運隄防攔格水路積潦無由

消涸者有因雨潦山水猝至淹及田畝者彌患之

策惟有分洩下流水勢隄防上游漫溢疏通窪田

積潦使田間之水由溝洫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

大川由大川以通二瀆由二瀆以歸江海風泗淮

揚徐海所屬州縣分洩之河道水溝日久漸淤下

流壅遏兩岸隄堰殘缺溢田之水四散奔注淹沒

田廬惟以分洩水勢爲急務黃河乘高而來千支

萬派之水奔流併注南岸毛城鋪壩天然峒峯山

四廂北岸中河之劉老澗外河之王營減壩山安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一

之馬家港口并分瀉黃流毛城鋪下達五湖四百

餘里天然廂三百餘里路遠勢緩淤沙漸停至湖

則澄流一滋藉以助清實屬有益無損自應承遵

舊制毋庸更議天然廂對岸迎溜河頭開倒勾引

河引溜南趨廂底用亂石填高數尺稍減引水之

勢廂河兩旁民堰加高培厚毛城鋪壩底亦用亂

石量爲填高以防進水漸多之病至峯山四廂距

五湖不及百里路近勢直濁流奔注恐致淤入湖

內劉老澗下接六塘河而六塘河上承駱馬湖尾

閭益以劉老澗減下之水勢不能受淹及民田王營減壩去鹽河甚近黃水洩入每至受淤有碍行運馬家港舊留口門寬二十丈以分盛漲後漸次塌寬現在水落掛淤而大通口尙寬二百四十餘丈深通進行無藉旁分應將四處厝壩必俟非常之漲始令開放尋常不必分洩以慎節宣桃源縣近城一帶介在黃河洪湖之間陸家壩毛家集二處各長七八里岡阜中斷地勢窪下湖水從窪處侵入滄汶爲害議於陸家岡接築土壩東抵高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灣越隄毛家集岡地築壩西抵歸仁大隄與岡地相屬以爲河湖保障再於隄內各建涵洞一座以洩積水此預爲隄防之大端也至分洩下游水勢之宜酌於天然南北二壩添建滾水石壩口門各寬六十丈由身量高一尺分洩異漲過水止在壩面以上平壩卽已斷流比山圩舊壩高一尺舊壩過一尺以上新壩方能過水無碍全湖應蓄之水卽遇盛漲旬日無不消退水勢平緩不致爲高寶諸湖之患至諸湖水歸入運河自邵伯以上向從

高郵南關五里車邏及昭關各壩分注下河入海邵伯以下向從金灣二厝及鳳凰壁虎橋灣頭厝各路分注一趨芒稻河一趨泰州河入江惟運河水高於江面入江近捷於海消納亦速從興鹽等縣入海路遙沿海地高於內地通海港汊多被潮湧沙淤若欲疏浚不獨潮汐往來之地難以施工卽令疏浚極深亦恐潮水內灌與鹽一帶形如釜底水至必先滄遍內地然後歸海是入海不如入江之便議於邵伯南金灣滾壩之下東西灣地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四

添建滾水壩二座并挑引河分引湖水入於河復於對岸灣頭厝下董家溝上加挑石羊溝引河一道河頭建滾壩以應東西灣二壩並將鳳凰橋下引河及壁虎橋下游之廖家溝俱挑浚深濶導歸石羊河達江其董家溝原歸芒稻河形勢短促不足宜洩將河尾加長接挑自爲一河直注大江至芒稻河爲邵伯諸河通江之捷路一遇水漲卽應開放鹽船由該處艱於挽拽今復增開通江河道水勢更大恐有掣溜之虞議於芒稻厝以下仙女

廟以上之秦州河挖越河一道接入金灣河於金灣橋之上添建寬大石橋一座并修繕道俾鹽船得以避險就平其秦州河內舊有秦唐港白塔河百汭河三路旁趨因防私販堵塞今將土壩改建石橋以時啟閉並挑通河路既可防私復洩漲水此運河下游分洩入江之路也至上游之高郵南關等壩一經開放則下河受淹自應永閉與天然壩同第恐漲水盛大之年入江之路不敷宜導亦宜分籌入海議除高郵三壩仍照舊永閉外另於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三壩上下添建石橋四座並於昭關橋上添建石橋三座金門止寬一丈二尺逐層安板量水勢開放節制由人不致徹底傾瀉橋下河渠一併挑浚卽將挑河之土添築兩岸子堰東水入艾陵淥洋沙母羊馬諸湖蕩下海如此入江入海分道通行則山圩橋壩減下之水自可暢洩而下河有新建各橋節制分洩有限之水亦無憂滄浸此黃河南岸分洩水勢之大略也黃河北岸微山湖爲上流所聚駱馬湖爲下流所聚中河居二湖之間爲咽

喉六塘河承駱馬湖下傳送泉流爲經絡下歸揚河爲尾閭均應急修六塘至安東分南北二股南股穿場河趨武障歸南潮河入海北股入申場河傍流分趨東岸之義澤六里車軸等支河同注北潮河入海正流直下板浦趨漣河入海場河爲二股河之委板浦至漣河又爲場河之委議將板浦以下普挑面寬十丈深丈餘二股及六里等河淺窄之處悉加浚治加培六塘河兩岸民堰東水并將武障義澤六里河頭各建石橋使場河有餘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六

水得以隨時減洩不致散漫爲患商船及葦蕩柴船亦得通行又場河之上爲平旺河平旺之上爲鹽河鹽河承中河來流口門底深進水稍多薛家莊以下河身窄狹不能容洩議將中河通入鹽河草壩口門底用亂石填高數尺以減進水并於薛莊上老隄頭開通莞瀆河由程家圩東面挖通接頭圖口入潮河下注加幫兩岸子堰俾淥水有歸鹽河亦資分洩則微山湖以下經由各州縣之水皆循軌安流此黃河北岸分洩水勢之大槩也黃

河兩岸水勢既洩兩江七府州之大川安流入於
河湖乃可講求水利黃河南岸之大川上江鳳泗
二屬南有澮河中有沱河北有睢河俱深通順流
惟睢河受毛城鋪天然牐減下之水與濰溪口諸
山之水入五湖南出小河北出潼河俱由安仁牐
入安河通謝家溝分入汴河俱歸洪澤遇漲窪地
受淹議將潼河下游之林子河挑深下接安河並
浚深謝溝下游以通積潦至沱河一帶經宿靈虹
泗久已淤塞浚深則下游五河一縣衆水滙聚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七

以容納議將宿靈鳳等處大道兩旁官溝疏浚寬
深挑出之土培築大道酌添橋梁以通積水宿境
之水導入澮河靈鳳等處之水導入濰河分塗宣
洩不使仍入沱河泛溢爲患此南岸各屬之大川
應行興修者也黃河北岸之大川則沭沂二河沭
河自東省鄒城入宿沭二縣歸海尾間間有淤淺
民堰亦多殘缺沂河由東省入邳州境一支入運
因梅家道口民堰殘缺水從缺口漫入一支入駱
馬湖河身淤塞議將沭沂兩河殘缺民堰築實開

浚淤塞並將桃清二邑道旁官溝疏浚導入包家
河以洩兩河積潦此北岸大川之應行興修者也
大川既已疏導則田間積水與支河溝洫相機宣
洩滙兩江七府州縣約共開疏溝渠一百四十餘
處此支河溝洫應行興修之水利通計兩江緩急
水利并河工善後各工合需銀二百八十萬餘兩
均經覆准給帑興辦仰惟

聖謨廣

大動協機宜知沿海內地之高下而慎開天然之

壩知入江之捷於入海而嚴閉車邏諸壩之門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八

後人皆得師其意亦能守其法天然壩徹底傾瀉
此病河湖及下河而兼病洪湖者也建高底滾壩
以調劑之既不瀉洪湖應蓄之水亦可節下河過
盛之流邵伯以下多開入江之路高郵以上盡易
鉗口之牐而水無不洩洩無不利於毛城壩天然
牐則量其遠近辨其清濁洩上游盛漲之水以益
湖而於峯山馬港則不輕啟也於微山駱馬則滄
六塘及潮連諸河通下流壅塞之水而於平旺鹽
牐則不多洩也變化因心操縱在我由大川以及

支港由支港以及溝洫無不條分縷晰窮其原委本末而亟治之至無患後已古今言治河者但有補偏救弊之法補救得宜卽久安長治策也明時議者如吳桂芳言知急漕而不知急民主治河而不知濟海茲合河淮海運爲一體兼權互濟蓄淮禦黃以滌海乃所以濟海也分流導壅以衛民卽所以急民也況至於溝洫盡力爲民圖慮深遠又不獨在下河之州郡矣

是年七月黃水大漲衝坍石林口土壩漫堰潰成大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九

九

河奪溜東趨衝缺沛縣縷隄河督完顏偉集夫塞之按是時河溜雖奪正河尙有餘溜東下及時堵閉築壩開河幫築裏戩加築月隄逼溜歸故大修沛縣縷隄以畢工乘其勢也靳文襄以河至徐州城垣山根逼束不能暢流南岸於毛城鋪建石壩石牖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減洩漲水其時下流初治上流石林黃村一帶灘地平曠內外高低不甚相懸故爲急則治標之法流行三十餘年黃水淤高近河之岸內地窪下漲水北出建甌直下衝成

深大溝槽勢必奪溜歸東乃築壩以節之然築壩以爲節宣之道而壩仍不可恃伏秋漲水勢猛力大河岸高於內地一洩則排山而入下跌深潭潭深而跌愈甚循舊有河溝衝激下注其不奪溜者幾何此所以卽有石林之潰決不數年又有孫集之變至接築大隄而後已治河以時爲準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是年淮揚大水高堰古溝漫開河督完顏偉督率弁兵搶築完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

按是時北岸石林已開河水北瀉洪湖水有消無長又無黃水頂托漫口水勢流緩故得易於竣事堵竣後補砌殘缺石隄隄身稍低者一律增高加培二隄接築至山盱滾壩下之順水隄以善其後此奏功之最捷者也當倉卒急搶之時料物急等應用不及期待本工存料無多委員竭力購辦只論料之有無不論價之貴賤但計轉運之遲速不計水腳之多寡始能源源接濟石林搶辦亦如此故均如期築塞凡遇搶險之時安危在於呼吸止

爭一線惟破格招徠料物人夫始得擁集濟事費
一而所省不啻什百若兢兢核計漕規銷算較論
有無多寡勢必後時坐誤雖百倍其費事已無及
此搶築一定之理惟明者能見遠而決機督臣尹
繼善洞見原委具疏請銷稱古溝石林漫工河臣
完顏偉督率搶築破格償辦及時竣工所用價值
水腳除照漕規銷算外不敷之數於存貯道庫節
省五分料價項下撥還歸款以辦料之餘存抵搶
辦之不足適得其平亦可爲急公者勸而實用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銷工用歸於一定使惰修者無從藉口正所以嚴
其浮冒也

是年漳河水勢稍分河督白鍾山疏請酌修民埝分
別民修帑築事宜

按自漳水全歸運河與衛汶合流爭趨洶湧浩瀚
館陶以下臨恩夏武德州等七州縣衛每患漲漫
是以議將元城縣之和兒寨村北原有河溝開通
禁民築塞嗣經元城縣拆去攔河土壩開河引水
寬二丈爲率館陶縣報稱漳河水勢已分入衛之

水減少可慶安瀾至是議酌修民埝疏稱修築民
埝防禦漳水請帑施工原以工大稍紓民力今漳
水既得分洩少殺其勢自當因時度地酌量緩急
分別興修凡岸高水平舊有民埝尙未坍塌者俱
應仍循舊例勸諭附近村莊民人冬春逐漸加幫
其本無民埝坍塌過多應行創築及頂衝掃灣形
勢險要民埝單薄應大加增培者酌量估修如此
分別修築即使將來漳水大小難必而下游分洩
有地既不至驟漲民修隄埝漸次加幫完整亦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二

禦有資此因時制宜之道也漳水自館陶縣入衛
會歸運河至德州山東綿長三百餘里兩岸隄埝
一律修築需費不貲當漳水爲患之時自以隄防
爲重民修緩不濟急漳水分流勢緩居民得以從
容加培亦僅舉手之勞自應節帑斟酌損益通變
宜民要以開通和兒河溝分疏水勢得其要領爲
濟運宜民之大計歲時不廢事始爲永利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奏明設法疏浚衛河通融籌辦事
宜

按衛河河身寬濶崖岸陡峻河底均係流沙不能
建廂蓄水水長流不舍亦不能築壩挑挖漳衛之
水挾沙帶泥遇灣卽噴沙生灘名曰古淺若天時
久晴水弱流緩則隨處停淤歷來額設淺夫協挑
臨清塘河工竣始回本汛挑切古淺其餘滾沙隨
時刮刷未能淨盡至是設法疏浚議以衛河照廂
河築壩屏水下斂挖土勢必不能惟有用船撈浚
之法寬其日期測水施工撈起泥沙駕舟遠送得
尺則尺得寸則寸疏舊滌新以利運行其法以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一隻抵募夫一名每船用夫四名持長柄杏葉杓
下屬布兜入水撈沙傾入船內傾滿則駕往河崖
堆積候驗按方計土不令貪圖近便散傾河邊從
前泃河彭口遇微湖水大之年河水不能放歸湖
內難以築壩興挑嘗用此法逐段撈浚淺深一律
相平漕無梗阻衛河淤沙亦照此撈浚下河通判
所屬淺夫二百一十四名募夫九十四名免赴臨
清協挑卽在本汛撈挖先將河內淤沙探明厚薄
估定應撈寬深丈尺各船廝列河中自上而下以

次施工務令河法浚深一律如式下河募夫定限
三十六日若工多難以如期報竣於各廳汛內稟
多益寡通融辦理此於無法中生活法因勢利導
之善術也衛河地勢南高北下傾瀉不停水不能
收束故古人開挑河形多爲灣曲以緩其就下之
勢所謂三灣抵一廂也自臨清板廂以上河形轉
灣處沙易停積是以古淺灘嘴歷年不易其處每
遇天乾水淺糧艘過臨之時竭千夫之力日不能
挖數丈之河平時以協挑塘河工竣視下河爲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工往往隨水撈浚旋撈旋沉虛應故事及至遇淺
尺淤可滯千艘廂河遇淺尙可倒板接遞下河淺
則惟待長水無法可施乾隆丙辰下河水淺如法
用兩船並泊淺處空其中每船用夫四名持長柄
杓下屬布兜入水撈沙勻淺夫工食以其半爲挑
工之用營汛分段承挑不足則以本境州縣補其
缺先爲製辦器具僱覓船隻俟其齊備併舉通力
合作不逾兩月淤沙一律滌盡運行大利十餘年
來並未報淺糧艘揚帆直上是皆行之有效而不

難遵守者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詳陳河東兩省河工情形

按是時刑部侍郎周學健奏請裁撤河東總河並添設之廳汛各官効力人員量留數員餘盡裁汰悉歸南河總理一切修防事宜撫臣會同河臣定議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專司其事廳道監督工程裁減歲搶修各費山東以上運道專責地方官辦理奉

殊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河東總河白鍾山具奏詳陳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省情形疏稱臣委任總河八年於茲河工情形無不身經目覩熟慮深思竊以爲總河可裁也添設之廳汛官與効力人員不可盡裁也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可也裁減歲搶修各費不可也請以今昔情形言之卽如康熙六十年水決武陟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合流直注山東壽張縣沙灣入運河泛濫四出漕運幾梗黃水經過直隸山東皆受其患費帑不下百萬僅能塞之康熙六十年正月又決於釘船幫由李先鋒莊逼馬營口

隄裂二十餘丈六月決秦家廠釘船幫大壩復陷四十五丈乃於廣武山下王家溝官莊峪挑引河二道水勢稍平始得相繼築塞至雍正元年正月報竣而是年武陟縣姚其營梁家營二鋪營及詹家店馬營口又漫坍八處中牟縣十里店婁家莊漫坍二處鄭州亦決來童寨民隄二處鄭民惶恐遽挖官隄洩水沖漫中牟楊橋一帶雍正二年又決蘭陽縣板廠儀封縣大寨旋塞旋決再決再塞綿延至於四載爲費已百萬不止是時尙未分設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六

河臣未添設廳汛也至分設添設以後迄今十餘年未嘗有如從前之連決數處滄注數省綿延數載之事而周學健乃謂沖決未少於前險要已倍於昔殊弗察也從來河決則水分水分則流緩沙停爲患無已故前河臣齊蘇勒奏疏云武陟決口河底淤墊已經二年全河下注兩岸有僅露尺許者有與水平者更有直至兩岸隄根宛若湖淀者據此情形而論爲患不知何所底止而十餘年來安然無恙向之褻裳可涉者今則深不可測矣向

之大隄卑薄殘缺者今數百里一律高厚屹若堅城矣向之兩岸灘地普漫若湖淀者今則非甚盛漲水不出槽漫灘矣十餘年來二瀆安瀾歷年順軌而周學健乃謂河愈治而患未除是於今昔河工之情形全未稔悉也黃河自三門七津而下地平土疏億萬生靈托命於一綫沙隄非隄何以禦水非埽何以衛隄河既偏趨趨南則北淤趨北則南淤非相形勢挑掘引河何以挽溜中行治河惟有補偏救弊之法昔人嘗明言之豈能舍此他圖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周學健乃謂築隄挑引爲私智穿鑿是未知治河之成法也至屬員朦蔽上司河員喜事紛更事誠或有然如周學健所言工尙未險流尙未改預爲張大其詞聳動河臣不得不爲上請言亦太過如果工非險要何忍以有用之國帑費於無用之地況詳題則有該管河道會題則有兩省撫臣豈皆漫無稽察周學健未嘗身履河干乃以數十年前之情事論今日之河工亦已過矣修防必需料物料中秣稽需用最多歷係地方官承辦不論遠近

概行派撥亦不發給現價料戶送於數百里外比至工所人困牛斃猶且露處守候交收無期自設立河帑一莖一束皆先給價而後交料價銀委員賚交各府知府轉發州縣領辦以杜牽混影射等弊而周學健猶以爲擾民視從前不先給值爲何如至於人夫如幫築隄工挑挖引河皆係按方給價瀕河貧民情愿赴工力作賴以糊口並非州縣派撥搶險皆跑筐買土不論時日一夫到工卽按筐給錢視從前不給價值爲何如至東省運河從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前大小挑時俱係遠近州縣派撥民夫赴工協挑今大小挑俱照從前額定募夫於正項內分別動給僱募寬其時日酌其淤沙厚薄令長夫盡行挑浚不煩民力不增募夫運道自南至北一律深通視從前出夫貼錢爲何如今於擾民諸弊悉已革除乃反以爲擾皆言之未得其實也若謂擾官殊不知河防民社原屬一體地方官辦料募夫非有櫛風沐雨之勞履危蹈險之艱周學健旣請將辦料責成地方官專司亦未必不擾也瀕河州縣本

有河道民生之責河隄衝決堵築用項銷六賠四定例府縣與道廳營汛分賠深原例意蓋以瀕河州縣遇搶險運料集夫呼應較靈若令優游事外袖手旁觀勢必貽誤至新收工程例應承修之員保固地方河員各有承修各任保固從未有河員承修令地方官分任追賠之事此必一二膜視河工之有司妄生浮議故其所言皆與實在情事相左河工最忌浮言惑眾今以動帑募夫創為擾累官民之言地方官民勢必借為口實浮議繁興自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九

此觀望遲延不至於因循廢弛不已此周學健所言之失當也河工易起議論當時所議皆河工習氣未必竟無其事白莊敏勵精圖治原不予以間隙所以言之鑿鑿至言河流日久變遷防濬異用有病在上流而應於下流治之者有病在下游而應於上游治之者須通局合算同心辦理彼此意見參商即易滋弊若仍復舊制南北聯為一體河臣總理河道撫臣兼管其事南河熟諳官弁皆得通融調換合兩河之兵亦可酌量調撥裁減裁撤

河東總河以一其權侃侃立議皆有為言之然江豫隔數千里之遙鞭長莫及且與添設之意相違好為議論以求勝固不可行也

乾隆八年完顏偉調任東河白鍾山總理南河籌議湖河節宣之宜

按高寶諸湖上承洪澤湖之水入運分注下河下河之低窪限於地也平時仍須引水灌苗因乎天也限於地者猶不能不因乎天此莊敏所預籌也疏稱洪湖減下之水先將運河西岸港口開放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

湖水宣洩入河騰出湖面以受來流惟是運河上流之水源源而來西岸港口雖開水勢未能大消恐將來洪湖減下之水各湖盈滿下游難受因將天妃正越二牐暫閉兩日河水頓消二尺餘即將港口展寬挖深俾高寶湖水放入運河啟東岸牐洞循序順下由湖蕩分流注海湖面漸次騰空即遇盛漲洪湖減下之水自可容納下河亦無漫淹之虞嗣後遇運河水大即照此辦理若重運經臨河水未充之際即將東岸牐洞悉行堵閉以濟運

行糧船過後仍行開放宜洩湖水上下游通盤籌畫啟閉以時於漕運民田均有裨益凡事圖之於預雖極煩難亦易就理當運河水大之時閉天妃開西岸港口既可騰空湖面而水由東岸牖洞下者田水不足則用之有餘則洩之一遇盛漲而湖面足容減下之水運河亦無驟盈之患不過旬餘水即消退況來源不驟入江之路近即可宣洩餘存無幾分歸湖蕩散入各河而下河安矣若不因天時不豫人事至衆流滙歸而始懼下河之限於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地輒思分黃浚海如治絲而棼益之亂也河工機要只在先事預籌無他謬巧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奏覆御史胡定條奏河防事宜

按昔人言平河不難平議河之衆口爲難自來談河者皆以河高於地請分河勢請疏海口勦襲舊說如出一口至是御史胡定奏河防事宜十條奉

旨交高斌完顏偉白鍾山令其各出所見詳議具奏覆稱

黃河濁沙善淤惟有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法有

明潘季馴我

朝靳輔會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之義師陂障之法而爲隄師以海爲壑之法而不令旁洩非勦論也至下埽之法始於漢武帝塞瓠子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鍵此卽埽埽之肇始也至宋時凡黃河有土之處卽以埽名如天臺埽原武埽廣武埽陽武上埽等是也元至正河防記始有鋪捲壅望之法迄今行之黃河沙水相半水落沙停不能禁其不淤但河之兩岸有隄隄下爲灘灘下爲中法沙止能淤灘而不淤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深溜急之中法水行中法卽所謂由地中行也循其道則治反其道則壞今惟有使溜走中法伏秋水漲漫灘及隄相機修守勿令旁溢其有大溜偏趨掃灣頂衝嘴隄侵崖者則下埽抵禦或建壩挑溜或挑挖引河挽溜中行如夫料應手搶護及時不致岐趨奪河則無大患除慎守河隄之外別無他策潘季馴有言治河無一勞永逸之道惟有補偏救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遵守遺規便是行所無事今胡定以黃

河沙漸湧高海口亦漸就淤恐爲運道民生之患具奏十條謹將見聞所及逐條詳議如稱黃河之沙多出自三門以上及山西條山一帶破澗中請令地方官於澗口築壩堰水發沙滯澗中漸爲平壤可種秋麥等語河流本自渾濁自出九渡河水即渾濁河南土性疎散經行六七百里潘季馴云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豈能築壩築堰而遏之使滯汰沙澄源古未有行之者如奏稱武陟地方向有十八里空餘之地足容黃河汗漫之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自挑沁敵黃以致河身逼窄水勢洶湧自此防其衝決請亟改正以復舊制險工可平查雍正元年前河臣以黃沁交會處至詹家店十八里皆無隄工康熙六十一年水漲北趨滄及數村請接築遙隄河流不致旁溢部議准行其詹店馬營秦廠諸隄皆在未補築以前決後灌注直隸山東州縣穿運潰隄築塞恐後何敢改拆隄壩貽運道民生之患如奏稱自雍正元年虞城界至碭蕭等界疊築小樓水隄二道北自豐縣境疊築小樓水隄二道

層攔重束使上流艱於宣洩逆激水勢屢成橫決宜亟去四隄俾宣洩順利查攔河橫截逆水阻流自宜亟去但云樓水小隄樓水者順河爲隄以束水者也水不束則勢緩停沙而河墊束之即所以導之未可驟改如奏稱石林口至婁子黃村兩集地方向有支河三道分黃河之勢趨入微山諸湖近年堵塞下游到處生險請仍開通俾河水分流查乾隆五年黃水盛漲黃村石林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以致微山湖內拍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四

盈隄湖河交漲沿湖土石隄工危險堪虞河臣高斌將溝槽內加築土壩廂做防風以禦水勢如將水溝開通不特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悞漕運江南瀕臨黃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洧漫之患如奏稱近日河工防其衝突下埽加料苟安旦夕糜費不能省以河身多灣宜漸改直內設圍隄防其漫溢將所省埽料之費以開引河宣洩益易查黃河水性靡常形如穿梭南坍北漲卽成灣曲非千里一曲也河工形

勢非處處可圍越隄處處可挑引河亦不必於圍隄著效之後又挑引河更不能竟棄年久之大隄專事新築之圍隄靳輔言治河守險之方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日引河三者之用各有所宜又云護隄之用莫善於埽萬恭治水筌蹄云隄防稍緩者一年一備可也若險要之區椿草等料宜以一年所備足兩年之用今乃謂埽可不用亦未深考應請仍循成規如奏稱河道不宜兼理巡道黃河險要河道任大責重原無餘暇巡道案牘紛煩顧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此失彼應專其任查河道民生本屬一體毋庸岐視河道所管黃河卽其守巡地方原可就便查辦河道不兼守巡州縣視爲不關緊要之上司呼應不靈設遇工程險急大聲疾呼而夫料不至貽誤河防爲患更大惟遇入關署印等事免其派委伏秋汛內必令住宿河干冬春盤查一切不必再添守巡道致滋糜費如奏稱黃河同知通判應於河員內選補州縣初任河務諸事茫然豈能奏績果有熟習河務能勝任者預行保舉遇有缺出方許

題補查河員專任修防州縣協辦夫料如果同心合力何險不平無如州縣中賢愚不一往往膜視河工是以歷任河臣皆以責成州縣爲請潘季馴奏疏云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奈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妨工債事實因此靳輔奏疏亦云管河同知並列佐雜等官與民絕不相親於街坊里下毫無關涉如撥夫運料等事安能設施府州縣正印官每膜不相關無同舟共濟之情掣肘悞工不一而足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六

副河臣嵇曾筠以印官河員循資陞調分爲兩途卽辦事同城亦不無岐視請將沿河府州縣陞調河工道廳河工廳汛陞調沿河府州縣俾印河各官益勵寅恭協力同心爲地方保障部議准行此東豫兩省題補河官之始江南州縣調補亦照此例如此激勸鼓舞而州縣中有志向上者固踴躍奮勉其好逸苟安者望陞之心猶不勝惡勞畏難之念彼葢以離衙舍而宿河畔辭家室而伍卒徒舍乘輿張葢之榮而奔走於炎風暑雨之中猶且

身踐危隄心駭巨浪稍有疎虞卽罹叅處以視州縣之安榮不肯以彼易此議者猶謂河員獨膺議敘州縣徒受叅處分賠若併此而去之則遷轉無望其岐視推避又不知若何至請預行保舉定例河工缺出先行題署試用一年後經歷三汛果能勝任方出考題授如不勝任立卽掣回與預保無異應請仍照舊例行如奏稱河工効力請照鹽大使之例不必殷實印結凡候補候選及因公呈悞之員科甲貢監人等如有熟悉河務願往効力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七

或本地方官或同鄉官出具印結河臣考核差委驗其果堪任使咨部註明俟三年著有成效分別補用查黃河自西至東運河自南至北各綿長千有餘里凡挑河築隄疏泉防險查工催料等事需員差遣是以歷來願投効者河臣俱酌量收錄惟因公呈悞之員例不准收蓋恐廢員得以藉工混濫也至効力之員必須殷實者則以到工租房攜僕畜馬以候差遣日用薪米草料在所必需奉差則船馬丁僕盤費更繁非殷實之家力不能繼州

縣出具効力河員殷實印結如不確實照例議處請嗣後各省願往河工効力人員照旗員由本旗都統咨送之例領取本籍州縣家道殷實印結徑赴吏部衙門投遞由部咨發河臣收工差委到工後著有勞績酌量人地相宜分別錄用亦無庸概定以三年紛紛咨送如奏稱黃河營汛立定處分請嗣後除全河驟漲一時人力難施設法搶護動用多金仍照定例外倘河水原不十分洶湧備弁平日懈弛失於檢點以致漂淌糜費查照漫溢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八

酌量分賠查黃河同知通判承修工程出入錢糧皆其專責捲埽簽椿壓土以及浚築搶護一切履危蹈險備弁出力佐理已修埽工自應廳員不時檢點豈得委之備弁設有疎忽漂淌糜費惟廳員是問是以定例止有陡遇衝決人力難施者廳按股分賠其平常漂淌料物著落承修廳員賠補即便令備弁分賠啟廳員推諉廢弛之漸如奏稱南河每年霜降後廳官領銀辦料河臣於効力人員內遣十員分發各廳名曰常川查辦廳官一切供

應每月另有餽儀差員安坐寓所料物到工祇令工書開送蓋用鈐記轉報至料物多寡工程利弊概置不問請令道員親身查察停止差委查河工料物定例州縣承辦每年六月發銀料物到工派委不管河工之同知通判協同監收收足之日責成道員親往秤收河臣於閱工時就便抽查並無分遣効力人員常川查料之事至原奏內有云洪澤湖較昔年十墊其三又云運口黃流漸灌漕艘出口艱難海口亦漸淤墊尾閘之病不可不急爲調理等語查洪澤湖內雖有毛城鋪分洩下注之水然所經之地甚遠泥沙隨處停淤及至湖邊已成清水斷無渾水直注入湖淤墊之理運口乃淮黃交匯之所淮常弱濁每強惟有助清以敵黃則黃水再無倒灌之虞濁流既不能倒灌運口卽不憂淤淺漕艘出口亦無艱難之患至海口在雲梯關外尙有百餘里明潘季馴以爲海不可濬惟黃淮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深前河臣靳輔亦師其意於關外接築縷隄八十里其近海二十

里因潮大土濕未經築隄卽所築八十里之縷隄高亦止六尺隄底止寬五丈頂寬三丈原未高厚不過約攔黃淮之水不使漫散併力奔趨入海而已今求治之之方亦惟是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則沙隨水去海口卽不致淤墊前人已試有成效舍此別無良法此疏陳河運淮海之大勢旁及用人治事之程法洋洋灑灑數千言河工機宜已無餘蘊白莊敏盡心河事故其所言皆有根據潘官保靳文襄治河力排衆議各有因時運用之妙而大指不出以水治水一語所謂不鑿也胡定十條多門外人語莊敏剖晰詳明以釋羣疑不嫌辭費矣是年調回葦蕩營浚船疏浚河道按此因石林大工後用浚船刷沙以善後也石林漫口水北決入微山湖正河一線東流水緩沙停卽塞缺回流至伏秋盛漲時河底不能驟刷寬深勢必盈隄拍岸爲患無已河督白鍾山思復浚船刷沙之舊疏稱黃水挾沙而行必隨時疏浚淤沙前河臣靳輔議置浚船按里設兵專令浚沙使船

行沙活沙隨水去以水治水之法也迨後疏浚深
通蕩柴需船撥運柴額加增又請添撥先後撥浚
船五百餘隻存汎無幾所存之船終年泊於河干
雨淋日晒日久朽廢或遣發葦蕩私運柴束官弁
不知督責之任河兵不習疏浚之事幾令良法美
意泯然無存去年石林漫水南流勢緩河道紆回
曲折流沙淤澱須用船疏浚僱用民船梁底深大
淺灘沙嘴不能隨時往來今酌派浚船二隻除原
存在汎船八十二隻外請從葦蕩營調回一百八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隻計每營船十隻照舊制每船撥兵八名給以蓬
纜鐵掃帚等器具一船責成頭目一人一汎責成
該汎干把董率常川疏浚其葦蕩所少運船僱民
船補用所需水腳無多於節省項下動用毋庸另
籌亦不必拘定汎地總以有淤沙處酌量調撥當
卽照議施行文襄浚船之設亦爲當時連年疊決
河淤已滿人力所開之引河不能卽致寬深爲浚
船以刷之需以歲月久而自通迨後奉行不善遂
至虛糜當事知其虛糜而去之初不計及後之有

事而需此也用財於當用之時固不嫌費況力少
功多適當其時也然必嚴其督率考察精密昔王
荆公得浚川鉞謂回河可以力致又疑鉞輕力少
加重鐵齒至不能拽柁水黠者反齒於上而拽之
卒售其欺浚船鐵帚至水淺沙沉之處須用力抽
拽兵夫情於執事船隨水走懸帚不及於地自岸
視之無由知見終日往來徘徊河干迄無實用坐
糜廩給終至廢壞而後已非法不善也惟能師文
襄之意用其法於河身受淤之時而爲之以實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無少補否則督率無人屢興屢廢而不能程效也
是年更定東省下河汎地劃界分管均道里以專責
成

按東省運河自江南臺莊至臨清之板橋名爲橋
河自板橋至桑園鎮直隸交界三百餘里爲衛河
亦名下河爲漕艘經由最要之道岸高水濶河底
皆係流沙中虛不能建橋亦難築壩挑挖每年大
小輪挑衛河從不議挑遇淺則隨時刮濬臨期辦
理未免周章積淤不能淨盡用排船撈浚之法始

得取效責成下河通判遵照辦理衛河一帶河道工程向係德州州同武城縣縣丞夏津縣主簿甲馬營巡檢德州衛南河千總北河千總等六員分管今用船撈浚奏定章程一切察夫計工按法撈運必須專責各該汛員就近查辦而各員所管汛地犬牙相錯河道里數多寡遠近懸殊緣河員各視所隸州邑河道衛弁亦就屯莊管理未按沿河形勢揆次分管是以零星間雜事屬兩岐界址參錯則推諉易生清釐各員專管地界按其遠近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併分割一切濬河償運修守事宜均得就近辦理不致岐悞此蓋權衡於北河挽運之大要而專責成以濟事也自分水至臨清入衛止藉一綫汶流不足浮送漕舟勢必資漳而漳水挾泥帶沙易致停淤數丈之灘可滯千艘之運廂河遇淺尙可倒板接濟下河淺則束手無策用船設法撈挖舉歷來未挑之衛河得有所藉手更於各員應管河道分併汛地均道里而專責成使要工不勞而自理非實心任事未易及此矣

是年補築北岸禦水大堰自李道華樓至黃村壩接築堰工三千五百餘丈以禦橫流

按自石林口漫溢後外灘衝出溝槽黃村石林旁洩之溝形勢更大不得不接築衛護然黃水之性散則普漫聚則洶刷築堰以抵禦漫水而水卽與堰爲敵水大至而土堰不能守不得不用柴埽以護之而埽下則水愈激埽盡則水愈深往往引溜至隄生工故接築大堰後不二三年石林口卽生工數百丈水湧溜急防守不易沿古及今河無定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形治亦無定法此緩則彼急其勢互爲倚伏言疏洩者謂不宜與水爭地初不計妨運道而壞田廬慎修守者謂不宜引溜生工實不知遇變勢而難株守石林工形勢屢變自乾隆六年壩下接築挑壩逼溜南趨工閉徐州以上北岸百餘里無險急之工閉後十餘年復出未幾復閉前後二十餘年至乾隆四十八年復出歲事搶修直至嘉慶五年壩下築挑水壩二百餘丈逼溜南歸引河石林工始閉黃流遷變無常黃村之接築固不可已也

是年東河完顏偉加修禹王臺壩臺接築壩北土隄
三百丈以重防守

按自是修築完備禹王臺更無改造添減之工責
在防守也河防志禹王臺爲減中河之水勢而設
中河之水全藉駱馬湖湖水源出郟城西之沂與
白馬二水會流濟運初不與沐會也沐山東卽馬
陵山山形南北綿亘數百里山口嶄然中畫宛如
斧劈相傳爲大禹所鑿水勢奔騰直抵山口勢如
建瓴以至山口之西沖成深淵旋折而南由沐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海分支西流注沂甚急禹築臺以堰之自明季毀
臺取石沐水西行直搗郟城北關沖白馬湖南流
至澇溝葛溝沂河之水亦分派東行三水會合俱
入駱馬湖而沂郟暨邳宿各州縣均受其害中河
旣開堵塞駱馬諸湖口以利漕艘西水從中河橫
下浩瀚奔騰衝潰不可復制禹王臺爲中河之關
鍵禹旣鑿馬陵山以導沐水復築臺以遏其衝俾
由沐陽海州注海不使會合蒙沂諸水入駱馬湖
以爲民患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命河臣王新命建竹絡石壩約攔水勢下游

得以奠安歷經河臣陳鵬年齊蘇勒稽曾筠先後
增設隄堰補修殘缺屢經大水隨壞隨修竹絡壩
並南北土隄長一千二百九十餘丈壩裏魚鱗石
戩歷皆修築沐河口原築大土壩一道南北加築
小隄以爲重門水長過流歸沐河故道由紅花埠
峒崕沐陽海州一帶歸海以殺駱馬湖黃運兩河
之水此歷來辦理之情形也至是循前人遺蹟以
時修治增培高厚接築壩北土堤三百丈以固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防束水歸沐沐河復故而駱馬湖平治沐卽所以
治駱馬湖並治中河也禹王臺堰沐水使不得會
沂而西而沂水當盛漲時大水歸駱馬湖中河暴
溢嗣是東省亦加修沂河隄堰蘭山郟城地居下
游沂水漲發橫潰南北建壩築隄抵禦漫流并桃
墨河以洩坡水墨河卽宿境皂河發源處其色如
墨治墨以安沂而入湖之水不急也每歲於汎水
將發前南河派兵住臺防守東省酌定善後章程
歲加防護禹貢淮沂其乂蒙羽其藝豈獨中河哉

是年奏復中河竹絡壩啟閉事宜先奉

上諭

河防漕運俱關重大從前中河兼資河湖濟運一分黃水由竹絡壩灌入一引駱馬湖水由董家溝灌入近因黃水灌注日久中河淤沙墊積河流湍悍復經高斌議將竹絡壩築斷截流黃水既不灌入而駱馬湖水又平淺不能引出山東廂河之水春月挑浚後每封閉蓄水以待糧船抵境啟板放行中河上無來源河流微細勢所必然僅於河身中節節築壩束水亦非經久之道應將中河如何不致阻滯糧船之處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七

著完顏偉顧琮會同妥議具奏

按竹絡壩引黃濟運由來已久而時地變遷所用亦異至是復議開放完顏偉調任東河白鍾山會同顧琮定議疏稱十字河分流無節運河水大之年黃湖交並入運不無衝刷淤墊是以前河臣奏明清水過弱時暫開壩引黃濟運清黃水勢相平即行堵閉上年春水未發上源來水本少駱馬湖又蓄水無多以致運河五花橋一帶間段淤澀十餘里其時清黃水相平開壩無益是以設法築壩

東水濟運惟是運河本無來源駱馬湖蓄水有限不能不資黃流接濟應請嗣後如中河水勢微弱黃水盛大仍開放十字河壩俟水勢相平即行堵閉復循舊制此因運水微弱而為不得已之計也前時黃河底深湖水大漲之年往往藉黃洩運即常久通流黃河大溜仍在正河運水亦足相抵安流無事嗣河底日漸淤高黃溜分勢入運沖刷淤墊自不能免至今五十餘年黃河墊底愈高開壩則虞掣溜勢必常封乾隆壬子仰遵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七

聖訓於上游銅山縣之毛家隄依山鑿天然石牖引黃濟運頗得其力嗣於徐州北岸之水線河由大谷山石牖引黃歷荆山橋出潘家河頭濟運封毛隄河復因豐汎六堡漫口黃水直衝由靳家河入運出二牖之上以致黃流倒灌二牖以北淤墊十餘里大加疏浚始得通行今將靳家河築斷疏導黃流仍由潘家河入運潘家河在三牖之下牖門束出之水足以頂托倒灌之迴溜合流南下兩利無害若出二牖之上下有牖門繫束黃水不能暢下停

蓄倒灌王母山一帶勢必受淤潘家河在運上游距十字河二百餘里十字河能濟宿遷以下之運水線河出潘家河頭之水能濟全運下有所益而不生淺上有所托而不直瀉邳宿一帶之運河常得通流又兼運河底北高南下建甌直瀉淤沙不能停留水大河底衝刷加深前時徵湖水小議開潘家屯引黃入湖終恐淤湖吸溜雖議仿毛城鋪做法立碎石滾壩而距湖甚近引溜甚急十字河竹絡壩亦以水高引溜而不敢輕啟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是年始定徐屬豐銅二廳全辦秫稽發州縣承辦有限交工

按豐銅二廳地不產葦而遠運葦蕩之柴勢必虛應故事葦價原貴於稽而用稽抵葦假運葦之名得銷稽之實此弊之相因而至者也河督白鍾山奏稱南河鑲修工程多用葦柴惟徐屬豐碭銅沛二廳界連豫東二省地產秫稽是以向來購料稽多葦少葦柴產自海蕩距徐郡幾及千里由黃河上水轉運甚屬艱難該二廳所辦蕩柴往往不能

備運到工遇工緊料急殊費周章其修防工程歷年原不專藉葦柴與其遠運無多之葦急切不能應手何如就地全辦秫稽俾得速交濟用應照河東例令該管河道確核歲用料若干於七月內酌定銀數詳明發給該府分發各州縣承辦定限十月完半年內全完到工交該廳秤收照式堆梁盤驗備用經部覆准照豫省交地方官承辦初豐銅二廳以稽為政而兼用葦部議葦稽兼用報銷易於朦混令詳加察勘至是始定二廳專用秫稽地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四

方辦料之例兩江總督尹繼善據徐州糧捕通判李紳稟條陳辦料章程分立條規有當堂驗封滾單行催聯票交收花戶扶秤之條而胥吏陽奉陰違擾累不免甚至民有倍收之累工無半到之稽工用民瘼俱不可問當事者亟剔其弊易民辦為官辦民困稍蘇而工程用大庫貯增長數倍於前經費歲有常經工需更難節省蓋緣近歲以來料價昂貴漕規不敷淤閉之工少新生之工多展轉支拙補苴罅漏廳員稍有弊混卽至不可救藥勢

使然也其始也民以有餘之料入官工用不虧而
官民俱受其益其繼也官以賸民之甚民不能安
反無交工之實而工不得用兩無依據不得已而
變法求如向日之民以有餘之料交官帑不糜而
用充裕何可得也

是年議立稽查江工投石之法

按江水清深有力淘刷近岸必下埽護崖水深埽
難屹立向有用竹篾裝石入水攬護并用買魯沉
船法以大舟載石鑿漏沉入水底亦有在對岸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單

挖引河築壩挑溜然用竹篾沉船工費更大而易
有架隔不能隨流填墊開引河築壩則數丈之溝
不能引無涯之水柴土之壩不能抵浩瀚之流惟
有靠岸拋填碎石以實其底爲濟變之法而不可
無法以稽其數河督白鍾山言向來採辦石塊船
運至工卽就船循岸投擲以免上崖搬運而無丈
尺可以數計終非核實之道應將石運至岸上量
明載石之船長短高寬入水深淺卽可計其輕重
核定數目以爲準則此計數之常法尤在先事預

防如法修守下石以固其根腳外加防風以護其
灘岸使不至衝刷進內若疎於防護引溜坍崖以
數十丈寬之急溜深坑卽使多運石塊齊力拋填
而石隨浪淌前石尙未拋足後段又復坍塌不能
不讓地於水難以人力勝矣至以石沉水底不能
計數用少報多以禦患之要功爲飽橐之便計而
立法以抹弊然法無不敝在循法者不敝其法有
任事之實心必善所事而後已方懼水深溜急勞
護不周何暇計及贏餘此所以思艱圖寧而事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單

不舉非法所能圖也惟無心任事則事之利害成
敗漠然無所動於中祇知自利於此而制之以法
則量船定數船之輕重難齊計石程工石之多寡
易混是在有以動其急公之心而後不廢事不廢
事而始能省事否則經費有常坐填無涯之壑無
此治法也

是年重修儀徵江口通濟羅泗等牐以利運行

按揚州之儀徵運口江廣漕船出入經此兩淮鹽
艘亦由是道地居衝要漕河之水由此入江高阜

勢殊易洩易涸立牖以束水勢古與今同牖始建於宋嘉定間至明洪武卽其地築而壩之舟上下必車壩成化宏治以來歷設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牖逐遞灌注節節收束以備相機蓄洩雍正十三年修補響水攔潮二牖其接連之通濟羅泗自康熙五十五年修補後已屆三十年大江潮汐往來衝刷日久多有塌卸拆裂牖底石塊衝跌坑塘難以下板啟閉至是重加修整疊石如壩松椿櫛比琢甃砥平復還舊制江口無牖潴湖上牖啟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聖

不可遏建瓴之水直瀉無餘難以濟運二牖樞紐鹽漕而當議建之始咸謂江濱多浮沙椿虛難立牖至濬見黃壤而論息前人於此興舉不易遵守成法以時修治自得其用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請復毛城鋪舊制併高堰滾壩高郵三壩修復事宜

按自石林漫溢後北岸湖河受險籌分洩之路於毛城鋪滾壩并高堰之天然二壩高郵三壩通盤核計以時節宣此河督白鍾山請復舊制也疏稱

毛城鋪向有十餘道寬深之支河進水過多近年支河淤平僅留倒勾河三道紆回曲折洩水無幾南岸日漸淤高北岸刷低大溜側注石林一帶致有漫溢若再將壩門石底填高則分洩無多誠如廷議不分洩南岸北岸必致受險今石林壩已堅堵水勢由中滋暢達毛城鋪支河分洩漲漫有餘之水並非正流旁趨河身自無墊高之虞減水歸湖路遙澄黃爲清更可助清敵黃請悉由舊制高堰爲淮揚保障廷議以天然南北二壩備防非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聖

不輕啟放添建滾水石壩有自然之節制惟是異漲之水原非常有誠如

聖諭開放天然壩爲無可如何不得已之下計苟非詳審熟計不敢冒昧從事天然壩旣不輕開應仍照原議建滾水石壩以備宣洩高寶諸湖承上游分洩之水衆流匯聚周圍數百里汪洋浩大而歸於僅寬數丈之運河容洩兩岸長隄危如一綫從前設立高郵三壩原與高堰滾壩相應山貯三壩寬一百八十丈添建之七座石牖僅寬一丈二尺合計

止有八丈四尺廷議建滾壩二座共寬一百二十丈連舊三滾壩已共有三百二十丈而尾間石牘不及高堰滾壩十分之一設上游諸水畢聚兩湖不能容納而下河危矣雖入江之路未嘗不可分洩而就近趨下頂沖之高寶先不可支今壩既不便開放擬於三壩之中略爲更改除洩水過多之五里中壩仍堅閉不開外將南關大壩車邏大壩均改爲滾水石壩壩脊較原高八尺至九尺再加高五尺遇湖河異漲七牘不足宣洩之時始從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巽

面過水一二尺平壩卽斷流與舊壩徹底傾瀉者不同且與山盱新建之滾壩來源去路形勢相應合宜其入海之路自官河達興化之梓新白塗等河出范隄由丁溪小海入於海皆有舊時道路惟河身窄狹須疏濬寬廣增培子堰窪地勸民築圩更爲有備無患蓋斟酌於事理之平而因時立議也治河有正論有時宜如毛城鋪洩水過多則淹宿靈而淤五湖南下之勢太盛東趨之流必緩正河反致停淤久而爲患此正論也當石林北決之

後正河迤東受淤水必壅而積高靳文襄所留李道華樓以下九十里洩水之地又已築塞毛城鋪分洩支河半皆淤平若再築高毛城鋪石脊宣洩無多徐城以上隄岸一有疎虞則淤者更淤河事益不可問復毛城鋪舊制此時宜也天然壩徹底洩瀉高郵三壩傾注下河洩洪湖禦黃之水引黃入湖沉九邑釜底之田山海無路封天然南北二壩嚴閉高郵三壩此正論也然其時北岸石林漫決正河受病或黃水南下入湖七十二溪澗同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巽

並漲非開高堰諸壩則淮揚不可保增築高堰滾水壩改建南關車邏滾水壩使稍有節制以備宣洩此時宜也惟際平成之時毛城引河衝刷寬深則增加壩脊使出水不致過多高堰滾壩亦不輕啟放預先騰空湖面開通入江之路分水徐歸湖蕩則洪湖有蓄勢下河無急流此審察時宜而歸於正論者也若執一爲是遇非其時而概用之則失機矣

是年河督白鍾山奏覆運口上游毋庸再建挑壩

按此因洪湖水大入運多而入黃少以致運河水大溜急回空糧艘不能過行過屆漕督顧琮請於運口上游建築挑水壩逼水東趨俾湖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則回空糧船安行春水弱時亦能刷黃濟運欽奉

諭旨會同河臣商酌辦理當查運口左襟洪澤右帶黃河

出口之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誠爲前人良法惟

歷年春間漕運北上湖水未長誠恐清弱黃強有

碍運道經總河高斌相度於運口下游建築蓄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聖

壩一道東水入運濟漕俟湖水盛大時拆去上年

因蓄清壩東岸壩基二十餘丈未經起拆致有兜

溜進口之勢揆彼時情形自應於運口上游建築

挑水壩俾湖水沛然東注嗣將蓄清壩東岸壩基

悉行拆去湖水暢行不致兜溜進口再運河上游

尙有原存新大墩現在逐漸鑿寬挺峙河中直挑

湖水東注敵黃不使入運過多與建築挑壩無異

毋庸再行築壩此亦就當時情形立論運口爲湖

河機樞入運過多壩下必跌深潭吸水入運而清

水弱清弱則黃強倒灌勢不能免用挑壩逼水東行敵黃未嘗非法鑿寬原有大墩以助其勢功用畧同要使三分入運七分敵黃必須收束得法始能適用運口出水不宜過寬逾分卽有掣曳之勢懸水難渡高下緩急之間轉變隨時不可不慎也

乾隆九年河督白鍾山奏復御史都隆額條陳河工

事宜

按東清壩助淮之不足毛城鋪洩黃之有餘導高

堰減下之水入江保運三者皆河工切要機宜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聖

督白鍾山查勘議覆疏稱原奏淮水源遠流長瀦

蓄於洪澤一湖清口爲出水門戶水弱則於西壩

下掃蓄清敵黃水漲則拆寬西壩洩清刷黃此卽

前河臣齊蘇勒建設東西東水二壩相機收拆旣

可蓄清抵黃亦能保護湖隄近時湖水陡漲六尺

展寬東清西壩俾湖水暢出山盱滾壩卽不至大

洩已有明效應如所奏辦理原奏湖河入江之路

尙少議於邵伯以上高郵以下添建滾壩二壩下

挑引河入於鹽河對岸秦塘地方再挑河導水入

江高寶諸湖異漲之水可以暢洩查入江入海之路業已廣爲開通金灣滾壩之下東西添建滾壩壩下浚河由石羊溝達於江疏鳳凰壁虎橋下入江溝河又將芒稻尾加長接挑自爲一河直注於江開通秦塘白塔百汊等河分洩下游之水入江之路已多至入海之路則於高郵三壩上下添建石牖四昭關壩上添建石牖三疏各牖下舊渠束水入艾陵湖蕩以達於海復將南關車邏二壩改爲滾水壩減洩異漲入海之路亦廣毋庸再議添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癸

建牖壩原奏毛城鋪舊制不可輕議增減定國寺等處四道引河出口寬深洪巴蔣三河僅存其一口大腹小不能宣洩議將蔣溝巴河大加挑濬寬深與洪溝三道併入徐溪口壩底亂石仍依舊制堆築以爲節宣之度查洪溝巴河並無淤塞蔣河頭尾微有淤淺已浚通流洪蔣二河足洩毛城鋪減下之水巴河於蕭縣地方有闕未可輕議挑浚應再行酌議此於應疏應束之處條分縷晰旁叅事理之變歸於至當以是求治無不備之法不集

之事矣

是年

命

大學士訥親會同總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查勘江南

河務通籌詳議順道與河東總河完顏偉直督高斌

審定一併具奏

按自議治下河以來至此而河湖之原委通江通海之去路未順始盡得其底裏斯文襄知下河之不易辦亦未有疏剔明晰如會疏之曲盡者疏稱洪湖正溜由老子山前自西南注東北從裴家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辛

等引河達清口當漲發時來水湧盛運口重重關鎖惟清口一路出水宣洩不及高堰在在受險湖水過漫淮滄等河水不及下溢而爲廬鳳六泗境內之患此洪湖減洩不暢上游易致爲害之情形也至減下之水由高寶邵伯等湖歸入運河分注泰州之運鹽河歸江興鹽之串場河歸海其通江之港有八如秦塘百汊白塔等河洩水無多惟芒稻一河最爲寬暢而鹽河水深四五尺僅足浮送商船芒稻開牖卽有碍鹽運既不能預爲容受之

地及至水漲開放不免壅遏其由高郵湖入運者各廂壩洩入官河至蚌蜒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等河入於申場河通海十二廂以白駒天妃爲暢順亦因申場河水僅深二三尺白駒等廂專事閉著資運官河及梓新各河率皆淺狹容納無幾蕩湖停淤不能卽下先已漫溢民田是通江通海之路猶未順也江海去路不順下河各溪湖蕩悉成止水洪湖減水不消貽患下河因而洪湖不敢輕言宣洩然閉塞過甚蓄而爲慮鳳六泗境內之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若驟有漫溢下游爲患更大須亟籌江海去路其歸江之路應浚鹽河以資輸注也鹽河上流水深四五尺如阜以下益淺河底原高於運河應挑深五尺由通州城東至丁堰一律浚通使芒稻等廂壩下常存之底水卽足以資運然後察視水勢酌量開放預爲減洩再將高寶邵伯相連之通運各引河疏浚俾三湖循次灌注由運入鹽爲湖河遞減之法每年重運過後四五月內行之卽遇盛漲亦不致有河湖先滿之患再浚通州唐家倉等廂

下淺塞以便宣導修浚歸白馬湖之文華寺廂河備上游宣洩而水有去路矣其歸海之路應浚申場河以資容受也高郵廂壩下注之水由官河至興化分由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界河以達申場河邵伯頭二等廂水入恒子漾陽等湖亦由蚌蜒達申場河出天妃白駒以及小海丁溪歸海五月水盈時河水僅深二尺卽水長滿岸不過五六尺興化各湖河水無去路稍增四五尺卽淹浸爲患葢興化地窪而申場河淺故也應將鹽城南北申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河一律挑浚寬深使水恒蓄白駒等廂平時相機啟閉盛漲普同開放廂下引河亦疏浚以順其勢其興化以上之高郵官河及東西官河洩水要道均開浚寬深南關車邏二壩可隨時減洩前議將壩脊加高五尺應減高二尺四寸俟運河水深一丈以上卽令過水以資分洩邵伯以上水由運河東岸出廂歸下河者合計口門共寬四十餘丈范隄各廂口門僅共寬三十六丈應照芒稻廂多添金門天然二壩改建滾水石壩此處地亢灘高迥

流水緩且係水長自過土性堅實應卽因土壩之舊磚石等工及二壩停止加修以節糜費並商之完顏偉高斌以開浚鹽場各河及停修高堰二隄意見相同惟土壩過水不若用石堅固洪湖水不宜多洩改低滾壩恐未相宜應令河臣詳加酌度復經議停磚石等工及高堰二隄分別估辦應浚河道用項運庫動支商人分年帶還此以浚鹽河開串場順歸江歸海之路爲釜底抽薪之計而人事亦有不齊者芒稻暢洩卽奪鹽河之流阻碍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舟則前之椿釘董溝非獨爲截私也白駒天妃等廂專事閉蓄以資運而官河以至白塗海溝之淤淺亦不獨在惰挑也鹽運各事所事而海口之淤淤者亦淤矣淤之久而海潮勢大清水力微塘水由內洩出遇潮退回潮頭擁入之沙多隨潮滌出之沙少日積日甚海岸烏得不高海口烏得不塞此不可以口舌爭也惟於所當濬者濬之深運鹽串場而芒稻之底水卽足資運白駒天妃暢達而行運之支港不致掣流民與運始兩得安便然非

勤敏治事隨時調劑要之於恒持之以久法立弊生其能相與有成者幾何矣

是年清理葦營積弊以益工需

按葦營自齊蘇勒稽會筠先後加增額柴輪流運交年清年欸河工得濟積久弊生左右二營延欠滋多習以爲常至是河督白鍾山勒限嚴追陸續補還鑒前愆後明定章程議以蕩地一望平蕪官蕩民地縱橫夾雜無界限專管兵民得以任意混採應將各汛地畝查明立界派兵分管蕩柴自霜降後採起年內採得者質性堅凝工用經久爲上正二月採得者次之至三四月採者卽有青葦夾雜柔嫩不適工用爲最下不肖弁兵將堅柴先採貴價盜賣割青葦充數以致拖欠應責成該管將備督採定限年內採十分之六來年清明以前採完運交逾限卽將該將備叅究蕩地距黃河水次遼遠先由溝渠載柴出筏葦營備弁歲領挑溝銀兩挑不如式水淺不能速運出筏船到無柴守候遲誤應委員督挑取結驗報向例各船裝運額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外艙內尚有餘地夾帶私柴沿路販賣甚將正柴指稱餘柴隱混盜賣又利裝少不能全運留存售賣虛報漂洶霉爛恣其弊混應每幫加裝二百餘束浚柳石三船附帶餘柴以二十三十五十束爲度委員給銀收買資其餘費各船赴廠掛號派兵催償皆有陋規改捆盜賣嚴行禁革照糧船例編號卸尾而行弁兵侵隱盜賣將該管員弁分別叅處併請定採割未完處分該汛千總守備叅將按未完分數以次分別叅賠備弁等官餘柴至五萬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束十萬束以上者分別記功報部請紀以示勸懲此立法意也葦蕩採運海柴積弊多端揀弊不一其法必尋其起弊之端塞其作弊之路清其積弊之源弊何在在盜賣如不分地界而任意混採此以盜採資其盜賣者也逾限夾雜青葦此以延限肆其盜賣者也挑溝不力蝕價之弊小侵柴之弊大此以滯運成其盜賣者也柴不多裝預留有餘空地此以來帶隱行盜賣者也不編幫次任意停泊此賄營汎通同盜賣者也然弊在顯者易防弊

在隱者難治弊在兵民者易治弊在委官者難別立一法而弊卽在於立法之中行一法而弊卽生于行法之時混採稽運誤限裝少脫幫此弊在於顯者猶可治也若假餘柴之名影射盜賣此弊在隱者不易治也影射在兵民猶可治也委員收買分廳抵料歸帑此以察弊之故反爲積弊之源不易治也人之賢不肖相去甚遠時之所遇不同治法亦異固不可以彼擬此亦難由前例後然必清其源而後可尋其起弊之端以塞其作弊之路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

則科條雖多皆具文也是年會議濰河疏築之宜按毛城壩減下之水由洪濰河至濰溪口歷五湖出小河口達安河入洪濰湖紆徐曲折六百餘里加以蕭縣天然陂河由濰溪口入濰睢寧峯山四廂所減之水亦歸五湖沿河夏永宿靈等處不能免於瀾漫此節宜之道所宜急講也初廣撫準奉奏稱上江宿靈等處每年夏秋多有被淹皆因毛城鋪減下黃水淤塞去路以致橫流本年秋季間宿

靈一帶濁流遍野浮舟山麓莫辨遠近村莊禾稼盡在水中緣舊時河身原寬三十餘丈至六七寸丈不等積年毛城鋪減水經過停淤宿州境內僅存河心一二十丈深五六尺靈虹淤灘更大居民佔成湖蕩栽種菱藕黃水長發卽四散漫溢毛城鋪分減黃水保護徐城助淮敵黃法本至善而下游肆決爲患應亟挑濬濬河以通水道先經大學士訥親於乾隆九年勘視洪濬等河議以洪湖規制一定卽次第挑濬至是江督尹繼善估辦勘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毛

毛

洪溝河現在寬深惟自毛城鋪起東至蕭縣之張家灣西至宿州界止應於兩岸離河崖稍遠堅築子堰各一道並修補沈家隄殘缺仍於堰內酌建涵洞牖座使民田積水宣洩入河過此則爲濬河濬發源豫省分爲二一自永城一自夏邑至濬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由符離集灰谷堆入五湖再由小河口達安河入洪澤湖河形轉折紆迴兩岸多有淤灘以致阻隔水勢不能暢注應卽挑切灘嘴以順河流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地愈卑窪兩

岸與水平高者不過一二尺水至卽泛溢擬兩岸各築子堰收束水勢內地通河口門在在皆塞大加疏濬分建涵洞陡門啟閉以時其北則蕭縣之王家山牖河亦由濬溪口入濬前將牖河尾閘改由大山頭南出彭家溝入濬大山頭下地勢礮石難以挑深擬由牖河舊尾向南改挑使水仍由濬溪口會流下行並將天然牖河朱家祠堂上下新淤一律疏通使水得暢行無阻其下則楊疇陵子土山孟山崔家五湖原爲受水之區卽間有淤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毛

亦無煞壩挖河之法應聽其承納來流容蓄衆水又睢寧峯山四牖瀉出之水牖下引河由小朱營至富家窰入孟山湖近年河勢坐灣水從小朱營刷槽直趨崔家湖形勢頗爲捷便卽就刷成溝槽再挖寬深以挑河之土培築兩岸子堰並將舊堰一併修築以資收束至五湖逸下之謝家溝由汴河出臨淮口歸洪澤湖形勢順直再加挑寬深使入汴順利則五湖之水趨洪澤者益暢矣凡以疏通下流籌計周備如此黃河分流之水由毛城鋪

漫壩南行迤徐溪以下平緩散漫所在停淤澄清至洪湖匯出清口以助清刷黃紆患而兼收其利法至善也黃流衝刷日久多成支河此衝被塞灘河之灰谷堆燕子口等處屢患淺阻減水過盛下游永蕭諸邑屢被偏災此人言所由來也南北股二河遞爲通塞又有王家山天然牯減水由蕭縣永堽湖入灘溪口匯流峯山四牯減水由焦管營入孟山湖順下平漫四出壩下民田高平者尙可種麥至大汛開壩時已得刈穫歲有收成低窪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堯

無收此疏築之必以時也今築埝自灰谷堆至霸王城束其散蕩疏濬內地通河口門分建涵洞以時啟閉天然牯河改挑由舊尾向南入灘溪口會流下行峯山四牯減水順勢引入崔家湖均以挑河之土培築兩岸子堰陂障漫流使水有去路而不旁洩得節宣之宜惟法久必變迄今五十餘年河身日淤日高壩下河道衝刷寬深形勢濶大啟壩則有吸川之勢衝壩奪溜每致成事未可輕舉若天然峯山諸牯皆依山鑿穴水有有限制不能爲

害可計久長徐州十八屯石牯亦依山根鑿成下流同歸五湖皆可備用而洪灘疏築之宜所必有事也

是年清查徐揚二府柳園官地

按自嵇文敏清查柳園成熟地三千三百餘頃責令河兵栽柳版荒地八百六十餘頃給堡夫墾種並招民領墾成熟歸營栽柳於雍正十年八月題定後至乾隆八年南北新淤涸出地畝歲有增益於原報之外陸續報涸河督白鍾山會同江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卒

繼善檄委候補道府禮部郎中謝升率同印河各官履畝清丈並令自首免罪丈出徐揚二屬侵隱地一千五百餘頃照官民捐栽柳株之例令願捐之戶報明存案聽其栽柳統俟成活驗明照例請敘餘地召民墾種照例交納籽粒蔴草等項以充工用此清查之實效也前時查明召民領墾茲復查出侵隱千有餘頃是領墾之八百六十餘頃並未歸營黃河水勢遷徙南北涸出新淤之地尙多謝部郎原查並未從刻也今文案有謝部郎底冊

民間亦每援爲據而執冊較對多係民業或自領墾後輾轉價售近隄居民日逐侵佔不肖兵弁通同侵隱奸民報墾虛糧隱射借影侵佔年深日久官弁陞遷事故兵民輾轉更易奸民久已物故現業之戶皆有買契糧單驟難究結清釐昔靳文襄以兩河復故淤灘盡出議幫丁給田每丁授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亦約畧灘地大數思查隱佔歸公也然事經積弊已久非一人一家之事非一時可理之緒持之過急反苦向隅之良民甚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全

至積嫌構釁事端百出雖以文襄之深心大力而不能行之有成也今惟守近隄十丈之議清柳園應有之地隨時查理得尺得寸總期無害於公爲之以漸毋輕擾民動衆斯集事釐奸之大要也

是年豐碭廳梁家莊天開引河刷寬二百餘丈石林埽前停淤又邳睢廳王家堂汛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河流旋繞忽自柘家灣直衝成河刷寬一百餘丈大溜全歸新河對岸三百餘丈埽工淤閉化險爲

平

按自石林堵築後大河坐灣側注北岸先於袁家莊挑引河引水中泓而袁家莊引河迤下老灘橫亘大河向北圍繞刷開梁家莊河溜始歸中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奔騰曲注忽於柏灣塌透成河寬百餘丈舊河漸次淤墊斷流此天成之形勢也黃河之水盛長則力大不能轉灣直走灘而水消力緩仍循舊槽走灣石林漫口初閉下流河淤未刷深透水壅高直出走灘梁莊柏灣之天開引河卽由於此然新開之河究不如舊河之寬深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全

大隨溜刷開水小仍分溜歸灣舊河嫩淤漸次淤去而溜復歸原矣惟在乘勢加工於新河上流再建挑壩逼水直進新河漸刷寬深溜不能移始可常恃梁家莊新河初成石林工卽漸淤閉不數年復開溜走如故聽其自去自來而無人力爲之防護也不然如柏家灣塌開新河閉張工三百餘丈之埽何以旋即歸原不數年卽有張工決口之大變使先時乘勢保守加工挑護止須修防之力至勢變而後爲之防已無及矣惜舉手之勞而迴干

鈞難挽之勢智者不爲然凡人之情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往往如是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三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一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二

高宗純皇帝乾隆十年估辦河湖廂

宜

按此大工估計已竣分別先後緩急以便興作也
江督尹繼善以淮揚一帶河道有關河防鹽運窮
源溯委詳籌蓄洩機宜分別緩急次第辦理疏稱
大工興舉必統計全局預定規模欲治上源之水
先通下游出水之路欲開洩水之港並籌各場運
鹽之計相度情形應將原奏議挑之高郵官河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一

蚌蜒梓新車路白塗海溝興鹽界河東西官河南
北串場河范隄添建廂座金門及廂下歸海引河
擬爲急修其運鹽河通州城河丁堰至任家港各
河擬爲緩修而急修之中如海溝車路等河及廂
下歸海引河並尾閘洩水之處勒限於四月內挑
竣伏秋汛至不至阻遏水勢串場河俟冬末春初
停前日併力償修此下河各工分別先後之次第
也上河各工乃湖河遞減宣洩之處文華寺廂河
分洩運河上游餘水歸入白馬湖下注高寶湖擬



一爲急修餘如華家灘大新河王家港並邵伯通運引河擬爲緩修此上河各工分別先後之次第也再南關車邏二壩照議減去尺寸天然二壩改與南壩相平范隄一帶厠座多開金門廣出水之路凡以多爲之防而籌其大略如此至運鹽串場二河向係商力疏浚各利其利調劑不易陳應芳論鹽場海口云泰州分司所屬之地外而海下內而田下中橫高阜天生之以成湖海內外之限在外者常苦海潮之入故宋時張綸爲捍海堰范文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二

築捍海隄以衛民田不使海水外入在內者欲疏湖水外出而限於釜底之形亦懼鹹潮內灌常與鹽運相違如丁溪之龍開港白駒之牛灣河鹽城之石埭皆通海宜洩之路而或爲竈丁陰壤或信堪輿泥止甚至楊子灣海安一路開渠直通下河自置土壩任意蓄洩奸民勾引商販漏稅走私頻啟壩縱水漁人絕流射利沿河密布竹箔宿水至爲之不流宿水未消新水繼至沉田破圩至不可救藥此自明以來相因成患惟有補偏救弊隨時

疏消之一法然欲捍外洩內必使西下之水不驟而後東出之勢常舒高泰寶興鹽之水足以自溉其田遇淫潦水溢由各溝河出海而瀦於內者有限無傷禾廢耕之虞若不節來路壅於去路則尾閘小而汪洋之勢大非射陽諸湖所能蓄廟灣等口所及宜害併及於場竈故必通盤籌計而後可次第就理也

乾隆十一年顧琮總理南河會同估辦上下江河湖水利工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按澤國水利攸關民生日用水之大而源遠流長者沂沭滙流之山水及肥茨同歸之潁水水之小而彌原漫野者毛城瀉黃之減水所宜盡力於溝洫者是在初江督尹繼善議奏上下江濱湖臨河之鳳潁泗淮徐海等處地勢低下每遇河湖並漲窪田被淹應將河道隄埝及時修築下江水利宜亟修者莫如六塘河上承駱馬湖歷桃清安至沐陽錢家集分爲二南由安東侯家口入鹽河歸海北由沐陽謝家莊龍溝口入鹽河歸海夏秋山水

暴發六塘一河驟難洩駱馬湖浩瀚之水六塘上游有港河一道自桃源河頭集分承六塘河之水入沭陽之前沭河歸海應將港河照舊疏通卽將挑河之土兩岸築成子埝仍於河頭建廂酌減六塘三分之水其六塘河北段自謝家莊至龍溝口補築子埝南段築有子埝補建涵洞隨時啟閉於數邑民田大有裨益淮屬之山鹽阜清桃安等六縣濱臨黃運兩河重隄疊障民田積水不消舊有洩水河溝亦多淤淺山陽之吉家橋河鹽城之九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四

曲河阜寧之橫溝河放生河清河之民便河史家蕩古河安東之尤家河桃源之劉老澗河俱屬淤淺應一律挑通重隄隔碍者酌建廂座涵洞以時啟閉添築子堰以資收束徐屬之邳州沂河上承東省鄰近之水西岸舊堰殘缺單薄應加培高厚海州一屬地居下游境內大川惟沭爲最沭河發源於東省之馬耳等山由沂鄰之馬陵山入沭陽縣龍王廟分爲二前沭河由十字橋出陸家口歸漣河入海後沭河由孫家口溢泥洪歸漣河入海

兩岸俱加築子堰酌建涵洞橋梁再將楊家溝澆溝蕩疏浚則沭之積水可消矣其次則海州之青伊湖上承沭河及西北諸山之水下由薔薇河至洪門口歸海擬將薔薇河大加挑挖寬深仍於洪門口改建三洞廂座以禦海潮並將通湖通河各口一律挑濬自無漫漶之虞至上江水利惟疏穎河潁水出河南花子坡由鹿邑亳州太和蒙城潁上阜陽等州縣導之入淮浚宋湯河分淝水入茨河疏蒙城縣坡水匯流歸於南茨河北淝河卽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五

挑河之土兩岸築成土堰各工分別緩急次及洪濰河疏築事經大學士高斌會同定議由部覆核如原奏毛城鋪迤下之洪溝河一帶堅築子埝修補隄埝殘缺酌建涵洞濰河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兩岸築埝疏通湖窪溝渠各口分建涵洞天然廂河挑浚河身改順河尾並於大山頭築壩不使東注疏通彭家溝以洩積水皆屬亟應挑築原奏自灰谷至霸王城兩岸築埝應自灰谷堆迤上之符離橋一律接築其邳州沂河兩岸加培子埝海州

前後沭河兩岸接築子捨酌建涵洞阜寧之放生
河橫溝河清河之史家蕩民便河安東之尤家蕩
桃源之劉老澗鹽城之積水河一律開通築捨均
列爲急工卽辦原奏五湖迤下之峯山牖河挑直
河身培築子捨挑謝家溝分洩灘入汴與灘河南
北兩岸黃腫橋等處疏河建洞以及肥河宋湯河
茨河北澼河挑淺築埂建橋沭陽迤下之南北六
塘河接築子捨酌建涵洞港河挑浚河身築捨建
牖通青伊湖之高墟口王家溝通薔薇河之王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六

口下防河並鹽城之九曲河山陽之吉家橋河挑
河建洞均列爲緩工俟急工辦竣水涸確估再辦
其灘河至灰谷堆灘嘴無庸挑切河身疏浚淤淺
並入於急工海州之薔薇河已入水利案內挑浚
河尾亦無庸建牖統估需銀八十萬餘兩給帑興
修凡以爲民利也下江水利六塘爲諸水之尾閭
徐之浸沂爲大而沭承之禹王臺遏沭之西流沂
合諸山諸湖之水匯流入駱馬湖由六塘河宣洩
歸海湖南岸有洩水口門瀉湖有餘之水由竹絡

壩入黃運河水小之年湖水不能出轉資黃水入
中河濟運濁流自劉老澗挾沙而下經由邳宿桃
清山海六州縣境六塘河歸海之道所在淤墊淺
阻衝決子捨散漫民田六州縣咸受其病不可不
急治也治法在疏淺築捨束水暢行第內河洩水
之溝小而海潮擁入之勢大數百里長捨之力單
而千里漫流之力厚往往疏而復淤築而復衝自
稽文敏疏修後不數十年仍須復理及今五十餘
年漣河洪門淤淺長捨殘缺需治孔亟無古今一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七

也治河無一勞永逸之道在隨時所宜而不遺其
力浚六塘南北段歸海之路又疏港河以資分洩
築捨建牖以時節宣使順流東注而安其就下之
性疏漣河洪門以暢內水之出建牖壩涵洞以禦
海潮之入遏沭導沂洩山鹽阜清桃安界內積水
同入歸墟之渠採宿靈之淹而疏洪灘減下之水
自符離橋至灰谷迄霸王城築堰浚渠一律並治
下江之水利無不至矣上江水利願爲大明時黃
水屢決入潁謂爲小黃河宋湯柳茨諸渠皆因大

河衝決而成通塞不時分別修治以至毫太蒙阜入淮之水疏其淤塞浚宋湯河及蒙城南北之茨河淝河以引坡水而農田水利無不到鳳潁淮泗徐海濱湖臨河之窪田水涸仍獲有收因民之利詢謀至於再三此所謂盡力於溝洫而師承文命者也

是年議築三河口石滾壩加築沙河鎮至海口子埕疏贛榆圍子河以資宣洩

按六塘河洩水出海之溝與隄堰相輔而行互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八

爲用河深則順溝安流而堰不着重堰固則束水攻沙而水不旁洩二者不可偏廢惟以蓄水濟運之故而塞數百里出海之路海沐贛濱海三州縣窪下之地沉於釜底積年向隅此蘇撫陳宏謨所以亟請開壩而有分疏之議也議以海州境內鹽河分洩運河之水由武障義澤陸里等河入海因蓄水濟運鹽柴俱行築壩以致頻年被災應請改設滾水石壩以高於河底五尺低民田一尺爲度贛榆縣三公河分承小沙河入海年久淤塞應

浚沐水由馬陵山折入沐陽會歸漣河入海中間

佃湖嶺地勢稍平於沙河兩岸開引河三道兩岸

築堰分入贛榆之沙河河北之圍子河深廣大

河經黃家圍大沙河鎮入海兩岸迤下一帶崖低

水泛難免漫溢加築子埕以資捍禦經江督尹繼

善河督白鍾山覆勘鹽河自新安鎮分洩運河水

由板浦洪河歸海西有六塘河南北二股之河穿

過鹽河由武障義澤六里等河歸北潮河入海因

各河築壩蓄水濟運鹽柴每遇伏秋水漲去路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九

塞以致南鄉一帶頻年被災但六塘等河數百丈之水奔騰而來武義六三處草壩寬不逾十丈卽及時開放亦宣洩不及應於三河口各設石滾壩數十丈以高於河五尺低於鹽河西民田一尺爲度水滿滾出水平卽止交海州州同就近管理至贛榆縣之三公河分承小沙河之水由縣城北入海因年久堵塞水無去路以致各鎮時有被災應一律挑濬寬深又查沐河發源莒州之馬耳山由郟城之馬陵山東南流至禹王臺穿過山西河寬

三四百丈由宿遷至沐陽分二支入海州漣河歸海佃湖嶺長一千四百七十丈高平地六七丈高沐河水面約十丈東西橫澗九百丈由嶺東至大興鎮沙河約二十里新河頭係海州之烏龍河在沙河之南與沙河不相聯絡須由沙河鎮黃河回平地開河三十餘里由烏龍河入海其沙河北之圍子河亦與沙河不相連接須本地開河三十餘里至范家口入海就地形斟酌佃湖一嶺開鑿非易且分洩沐水之源俱由贛邑入海該處地本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十

窪有泛濫之慮引沐入贛利沐妨贛應將馬陵山引河無庸開挑惟贛榆之圍子河從范家口入海洩異漲之水下段海口深通上段淤淺之處計長一萬三千餘丈應照估開挑深廣則各鎮積潦可除大沙河發源蒼山寬四五十丈不等自沙河鎮至海口長九千餘丈兩岸低窪之處加築子堰再疏另案請開之薔薇河等處分洩沐水之勢馬陵山引河無庸開挑武障河河身寬澗應建滾壩寬二十丈義澤六里二河河身稍窄各建滾壩寬十

丈河身有五尺水足以濟運酌定準則建立壩脊贛榆之三公河圍子河如議疏淺大河迤下南岸加築子堰皆宜洩潦漲利濟民生之急務也漲水挾沙而來築壩則阻遏不行沙停於中法而河淤河淤則水無所出漫流肆決而埵不能守河之深通者不旬時而變爲平陸民田益不可問然欲開壩宣洩又易妨運立志啟閉緩不濟急且議論難齊動多掣肘惟立滾壩使鹽河上下河身俱有五尺之水足以濟運爲兩利無害之道至議分疏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淤不可不浚而山嶺沙礮勢難開深路遙工鉅卽勉強鑿開而來水不能衝刷終歸填墊且不以利沐妨贛和衷共濟惟求一是使人易於遵行亦可法守靳文襄勤勤於六塘河迤下溝埵誠怵於沐沂之水不可制束而預爲通路去路下淤則上窪漫湖入黃激成過賴在山之勢庚戌之西流可懼也故北潮河爲六塘門戶海州之漣河尤爲諸河脈絡相其緩急以時浚治濱海之窮黎庶其有蘇也

是年議請收窄運口頭二三壩口門以四丈為度節宣水勢

按黃淮交會於清口淮自西來會黃分支入運濟漕清口為轉注之樞機漕運之來源也源頭進水無節不特下游有盈溢之虞而淮流分洩過多則無以禦黃黃得倒持其柄而灌運糧艘反虞阻遏至是收窄運口三壩口門謹蓄洩也蓋淮水必使其有餘不足則漕之矧可過洩東西兩壩所以調劑盈虛權衡蓄洩之宜者西壩謹守毋動抵禦黃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流東壩視水勢之消長酌量盈縮以時拆展冬春湖水未發將壩接長收窄口門預蓄以培其不足夏間湖水盛長拆壩收短放寬口門以瀉其有餘而運口各壩又以權有餘不足之數而量以為出也初於大挑運河案內奏請於運口內建草壩三惠濟正越兩壩之下酌建正石壩二越河石壩二又於二壩各建草壩重重關鎖視水勢之大小輪換啟閉使水平溜緩操縱由人而收窄運口以節其來源法無不備不易之章程也

乾隆十一年秋黃運湖河並漲

命大學士高斌乘驛前往察看運河一帶情形並將防秋事宜會同總河顧琮悉心妥籌應修應築之工以善其後

按是年黃運湖河並漲較大於石林漫工之水外河山海近海之汎水與隄平而卒獲搶護平穩者大通口旁之馬家港分洩大暢也

睿聖洞燭源流安不忘危

遣使加意修防勘驗各工外河山安海防三廳漲水侵隄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有與隄頂平者有水高隄頂僅賴子埝擋護者有僅低隄一二尺者照水痕加高三四尺以備捍禦馬家港分洩盛漲得力隄埝修補完固仍留口門二十丈俾資宣洩洪湖及淮揚運河應修之工以次築治惟南關車邏二壩宣洩最暢壩下西岸束水隄埝應加高寬南關壩下開挑支河引入馬英蕩車邏壩下開挑支河引入綠洋湖使減下之水不致盈溢為患東西灣滾壩中間砂壘阻塞過水不暢應挑寬深迤下石羊溝中間應建石滾壩兩

旁各建單孔石牖其上首廖家溝減水入石羊溝
河亦於河口建石滾壩並資分洩導流入江二滾
壩高低尺寸俱以董家溝尺寸爲度灣頭牖下之
運鹽河次第開挑寶應子嬰舊牖拆修完固減水
洩入下河收窄運口頭二三壩口門以四丈爲度
俾進水有節下游不致盈溢糧船挽運便宜又桃
清中河以上應修之工邳宿一帶運河隄埝修補
殘缺此因大漲爲有備無患之道兼權河運而不
廢疏洩也張文端治河時汎水異漲西礪臧家溝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十四

漫開三百餘丈分洩黃溜各險工得保無虞大通
口下原屬宜洩黃流之處斬文襄築隄於黃淮未
會之時以束水勢而其意亦以水大聽其漫溢茲
留馬家港洩水之道猶是意也至爲善後之計於
黃河則照水痕加築外河山海豐碭桃源之隄於
洪湖則增修異城六安溝之磚工於運河則開南
關車邏壩下之支河引入湖蕩挑東西滾壩下之
砂礮暢其流行建石羊溝廖家溝之牖壩資其節
宣而又添修汜水界首之磚工加築桃清邳宿運

河之殘缺隄埝凡所以爲陂障疏濬之道備極周
詳惟南關車邏二壩宜洩過暢雖收窄運河三壩
口門引高郵壩下之水入湖蕩節其來源而二壩
並啟水勢盛大下河窪地不能免於淹浸當大水
異漲之年高堰危急不得不權其輕重兼顧大勢
難概爲封土之計然每見減水下注湖河不能容
議啟南關諸壩老穉匍匐伏於壩上號呼求救不
忍見聞是當慎其收放節宣於大水未至之前爲
有餘地步使不至盈溢爲患慎勿延至萬不得已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十五

之時而嗟嘆於無如何也
是年江南河督顧琮議建木龍於安東縣西門越隄
大學士高斌勘議於西門大壩下添設一架工尾復
設一架水長溜勢南移自木龍以上皆生淤灘化險
爲平

按木龍之設始於高文定試紮於清口南岸挑溜
北趨並將頭二三壩險工淤閉著有成效自後踵
而行之安東西門溜急埽易蟄陷是以照例復請
安設嗣宿虹之烟墩外河屬之王家營及孟成庵

等處歲有設置定例安設木龍簷纜夫工分年核銷木料工竣彙核惟是木龍功效全在停淤其業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木已沉陷沙中深埋入上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是以題定章程分別銷存管收核實造報然查河工下埽糜費實多埽一入水卽引溜生工至大汛搶護費更不支尙不能保無意外之虞木龍設置得宜淤舊停新安如磐石較築壩幫截節省不可數計然在審度形勢用所常用而節其所不必用則效成而費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六

省否則借端開銷虛糜工費或於所不可用者而竟用之亦能逼水引溜反增無事之擾不如其已也

乾隆十二年周學健總督江南河道會同大學士高

斌酌議修守節宣事宜

按是年湖水盛漲山盱三滾壩過水六尺天然壩亦經開放寶應湖受水既盈一時未能全注高郵湖以致滾壩洩水平緩寶應運河西隄受險而蔣家廂開放下行直注高郵湖溜水建甌湍急衝壞

廂底下塘跌深不能復思至是議定移下五十餘丈於舊廂上建木橋以通行旅外堅築草壩於西偏砌石涵洞以利農田加築山安廳屬密灣月隄及大飛月隄海防廳屬高家莊至唐家堡月隄是皆修守之常也黃淮盛漲事所時有固守隄防不使旁洩藉其盛大之勢刷深河底遞深海口水行地中數十年安瀾可期卽如是年黃水陡長倒漾至清口清水仍自暢行河不爲患緣經異漲溜無旁洩河槽中法刷深此其驗也若遇漲卽多開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七

壩以洩之無論以鄰爲壑而正河先受水緩停沙之累爲他日隱憂不可不慎本年開放山盱三滾壩又開天然壩以致寶應湖受水既盈滾壩洩水平緩則減水之盛大可知又以蔣廂下洩甚暢而開之蔣廂出水峻利前人所戒語云西來切莫放周橋蓋深危之也若但思洩水而不顧下河之沉於水底失調劑之宜以是爲節宣亦非其道矣上下河之安危通於呼吸不可不圖之於豫也至朱家廂貼近運河止隔一隄新文襄建廂以爲節宣

黃運之道後以運逼於黃廢牐不用每至伏秋水到隄根甚爲險要乾隆五年秋汎水大漲黃河坐灣頂衝直刷隄根隨水塌卸下埽二百餘丈搶護無虞又加築月隄格隄以爲重障至乾隆十一年河督顧琮以水勢下徙工段接生不已引水放淤地勢漸高至是河督周學健更開引河下唇築埽逼溜下注引河初分正河十分之六水急洶沙漸至大溜全歸不獨本工程固對岸陳家道口舊工亦化險爲平斯爲以法治水如徒放水以顧眉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六

非計之得者也

是年江督尹繼善定議水利工程分別官修民修責成地方河工專管以爲善後之圖

按此因水利工竣而專責成也官民分修必明定章程俾有遵守各專其責而後不廢事議以各府州屬長隄巨川大橋大牐凡關湖河通洩民力不能任者遇有淤坍應河工廳營汛員管理估帑典修支河小港民堰路溝專資田疇蓄洩者應令各巡道爲總理各府直隸州兼轄淮安府軍捕通判

揚州府東臺同知徐州府糧捕通判海州州同均爲兼轄其專濟鹽運之河運司同巡道爲總管知府爲兼轄並司水利每年於初冬週歷勘驗分別勸懲並將隄河是否深通堅固之處列入計典事實冊內俾各自顧考成用垂永久民間興修水利必官爲經理事始易舉是在留心民事而後有實政也

乾隆十三年籌議駱馬湖蓄洩機要各牐壩改建停建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七

按湖河形勢今昔異宜駱馬湖蓄水濟運水大藉以刷黃迨後黃河底淤高黃高於運湖水不能出黃水反有倒灌之虞每當運河水小滯運之年不得已引黃濟運漸淤湖底昔之湖如釜底者今則爲盤矣蓄水無多不能專恃以濟運惟當沂水大發之時開尾閘以暢洩入海此其用也河督周學健建議駱馬湖東王家溝五空石牐損壞另於柳園頭建三空石牐引湖河水出牐濟運再於王家溝上游添建九空減水石牐伏秋開放入運霜降

下板蓄水馬莊曹店二廂阻遏沂水去路停其修築桃源港頭毋庸建廂分洩經大學士高斌覆勘議以馬莊曹店正當沂水由盧口分出徐塘入運並徵山湖水自荆山橋出彭河入運之處三河會流南下利在直趨馬莊曹店應停建廂至駝車頭地勢湖低河高水不能出自應移建廂於王家溝迤下再移下一百餘丈廂底與通湖引河底平方易濟運至駱馬湖尾間由六塘河入海攔湖一隄乃蓄洩關鍵平常水大之年將攔湖隄各引河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九

第開放循序而下六塘河隄工自無虞衝漫運河宣洩湖漲於王家溝舊廂口門十四丈外又添建柳園通湖三空廂分洩湖漲已爲適均不須再添九空廂王家溝粘補廂牆廂塘底填墊碎石並將舊廂口門亦毋庸仿建濠壩又桃源境內港河頭議建廂分洩今六塘河已浚深兩埵增培高厚不必復藉港河分洩應將議建石廂及設涵洞之處悉行停止此因時制宜之法也駱馬湖蓄水濟運湖底填淤不能多蓄柳園通湖二廂分洩已足即

遇汎水長發尾間各引河次第開放暢流向東亦無需九空石廂且恐過洩妨運車頭廂湖低於河移就柳園頭卑下之處以適所宜六沐兩河之水往往同時並發六塘河疏浚深通隄堰增培下游清安境內有南北兩股分流下注鹽河歸海無庸更從港頭分洩是以議停建廂以歸節省惟當沂河大漲之年港河亦得分洩之力固當留以濟急而與停建曹店馬莊之廂同爲宣洩異漲之用以備不虞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是年河督周學健奏修隄堰臨湖臨運石工按此因漲水衝損隄堰奏辦善後之工也疏稱堰盱臨湖石隄障蓄全湖數百里之水上年秋汎大漲西風鼓浪衝激坍卸之工不能抵禦大汎實難緩待運河西岸石工外臨高郵邵伯大湖汪洋數百里自高郵以下湖高運低水勢趨下全賴一隄間隔工長殘缺甚多擇其當衝最險者先行估修又惠濟一工內運外黃頂衝迎溜僅恃一線縷隄爲障蔽每年黃水漲發較運河水高五尺餘裏河

迤下隄根上下屢次滲水必須將石工接長一百餘丈均於汛前備辦完竣以固隄防此皆修守之常而捍禦於未然所必有事也

是年六月顧琮調任東河大學士高斌管理南河事務奏江南河隄不如豫東高厚節省椿埽加培隄工於歲加五寸之外隨宜增築

按歲加五寸節省椿埽增培隄工隨事所宜使帑不糜而隄自固惟是爲之不以實則收埽削隄隄不加而費益鉅歲加之功緩削隄之弊大節埽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用輕引溜之害重如以歲加之土勻加壩臺使埽有厚靠水不得內潰而埽自穩隄亦倚埽爲護而土不傷河工歲修埽段每以收進爲節省留甃爲杜弊初聽似覺有理及事後驗之鑲做一次留甃一尺數年之間埽面收進丈餘埽後壩臺必須鏟坡順勢卽藉此靠埽之土鏟鑲埽工旣可就近應手又可省取遠土之費不數年間向之隄頂寬五六丈者裹鏟外縮去其大半不得不加幫壩臺向後退收漸加漸退昔時舊埽根基竟有讓出河心

者黃河南坍北長埽收進一丈則對岸必長沙灘一丈灘長挑溜引水入袖掃灣迎溜變成頂衝非水性不常抑由人所自致也埽工之弊非留甃可除河工之費非縮埽可省而剝削老隄引溜生險敗壞於要害之地病反入於膏盲惟將壩臺頂寬尺寸量定註冊隨工驗收不得絲毫鏟傷埽毋留甃遇蟄加鑲以歲加五寸之土幫隄則隄日高厚埽益寬大溜至不能衝動此河工之實用實效惟眼到身到始知之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是年河督高斌議覆運河東岸另建石廂停止建置馬莊等四廂事宜
按邳宿運河建廂蓄水濟運始於乾隆十年總漕顧琮奏建馬莊曹店乾車頭三廂又於十一年奏建桃源港頭石廂涵洞並挑引河以資分洩經河督周學健奏請悉行停止議以駱馬湖東隄王家溝五空石廂損壞不能啟閉移於王家溝迤下之柳園頭另建三空石廂廂內開通湖引河引水出廂濟運又於王家溝上游添建九空減水石廂相

時透開減洩漲水入運其王家溝廢牐仍存舊制
量加修整牐底深塘用碎石填高如滾壩式以爲
節宣之道奉

諭大學士高斌前往會同履勘定議旋經籌議覆稱邳宿
境內馬莊曹店正當沂河分流徐塘並微山湖
水由荆山橋出彭河口入運之處三河會流建牐
攔截有碍宣洩應停修建車頭在駱馬湖上游
湖水入運不順宜建於王家溝迤下之柳園頭再
移下一百餘丈近十字河稍向東南順湖河之勢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牐底與通湖引河底平足資分洩無庸添建九空
石牐王家莊舊牐稍爲粘補塘內酌填碎石亦毋
庸做滾壩又桃源境內港頭議建石牐原係緩
工六塘河兩堰加倍高厚且多地展寬已足容
納無須立牐分洩應與原議之車頭曹店馬莊
等牐河疏築工程悉行停止並將已用工料糜費
銀兩着落議勘草率之各該管上司分賠部覆如
議此權衡於通河之大勢因時定議不專事樽節
也

是年大學士高斌會同東撫阿里衮奏請修築沂河
隄埝以除水患

按是時疏築蘭山郟城河道隄堰開濬郟城柳墨
二河建蘭山江風等口石工各工並舉分水受水
之處無不統治沂河發源遠而水急受諸山之水
滙流南下勢如建瓴所向莫禦蘭山江風口俗名
夾縫口尤爲吃緊之地隄岸坍塌每遇汎水漲溢
洶湧分行兩道南入沂河西入武河實爲全河之
險隘沂河西距武河僅數里武河西距燕子河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西而芙蓉河皆十數里數里不等三河舊無隄堰
當春水涸一淺淺流夏秋暴漲卽與三河溢水相
連至是奏請修築東岸自高莊起至郟城交界觀
音堂止長八千五百餘丈西岸自埠東起至郟縣
交界于家莊止長九千九百四十餘丈蘭郟等縣
各開溝渠四十道上源下委無不貫注經始於十
三年四月至十四年二月畢工東撫準奏奏定善
後章程疏稱沂州府屬之蘭山郟城二邑處沂河
下游每遇沂水泛漲橫潰四溢境內田廬屢受其

患大學士高斌巡撫阿里衮等先後履勘相度機宜請建壩築隄並挑浚柳青墨兩河以除民患不逾年而工竣功成後酌定章程用圖久遠嗣後隄埝殘損河道淺塞責令各縣督率民夫隨時修浚至碎石工程非民間所能辦理應就近交河員兼管沂河土石隄壩並柳青墨等河責令各縣丞查勘二河原係分洩田間坡水每當汎水漲發水過沙停漸至淤塞應令縣丞凡遇大雨後前往查勘一有淤塞集夫疏浚仍於秋後水涸照業食佃力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之例督率挑浚使積水不至淤滯江風口各石工專人巡守以期永固凡以爲民計安全而善後周密如此沂無不治矣柳青河卽小沂水源出郟城茶芽山後雲白湖至老莊匯入沂墨河卽皂河之源色如墨在舊城東北明時土人以此水能毒禾稼用鐵鍋壓塞泉源至是開濬皆所以治沂而疏其旁通之路不特東省有資宣洩鄰境水滂攸關交匯曲注無不安流二百餘里之田舍間井咸有安土之樂矣

是年河督高斌議以戴村璣瓏壩走洩濟運之水於璣瓏壩兩頭各留五丈中間三十九丈落低七寸以爲節宣之道

按陸朗甫運河備覽云戴村三壩通長一百二十六丈餘北爲璣瓏壩高七尺長五十五丈餘中爲亂石壩高六尺二寸長四十九丈餘南爲滾水壩高五尺長二十二丈餘汶水伏秋漲發挾沙而來上清下濁水由壩滾入鹽河沙由璣瓏亂石洞隙隨水滾瀉冬春水弱上下俱清則築土堰匯流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運所以水不泛溢沙不停淤此卽由元人堰城壩六斗門馬之貞築沙堰之法而變通其用也自何國宗於三壩內增築石壩一道高寬堅實涓滴不行無隙通沙田文鏡拆去新建石壩卽以所拆石料改建磯心五十六座中留水竇五十五門安設牖板當時卽不能啟閉另築土隄名春秋壩嗣又於中間迎溜之處用灰石填塞兩頭各留八洞下板攔束春秋壩悉行起除至是以璣瓏壩洩水過多因更定議明時宋尙書築壩於戴村遏汶流而

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其時坎河止用沙壩水漲衝沙而去嗣因松山一帶淤河身移近汶流直灌坎河口萬恭始壘石爲灘潘宮保更築石壩用丈許大石夾砌如甯實細石其中塗以堊上銳下豐水高漫壩西出水卑順流南下漕不溢不涸舒應龍又於兩旁各築石堰以防衝刷因時異建罔弗咸宜余教中以易土壩爲石灘有隙可以洩水無路可以通沙張文奇亦言石灘阻塞不洩旁潰於王堂諸口及草橋上下灘能走水不能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无

走沙沙與河平反足爲障與馬之貞沙與壩平之說相同河勢隨時變易淤河高水更猛厲以土爲壩疏而善潰若壩不能禦全河漫衍而西南旺以北舟膠不行東原膏壤化爲沮洳亦應稍爲變通昔費宏議建八牐與今制約略相同今之戴村立壩猶元人之有事堽城也元分水在濟故遇汶入洗會沂泗以出天井宋禮移分水於南旺則遇汶之功全在戴村今爲瓊壩兩頭洩水走沙落低中間十餘年後伏秋盛漲過水丈有五尺坍塌

壩身八十餘丈不能免於衝蕩變通於古人之法而不沒其意順之入海以披其勢蓄之入湖以納其流使不至汎濫衝壩漕亦無害始爲得之披覽往迹固不可輕議舉廢矣

乾隆十四年河督高斌奏添順黃攔清壩各一道兩壩加幫鴈翅又於木龍下尾接築攔截迴溜草壩一道迤溜趨北

按黃水出口之後必有迴溜旋轉逆流搜刷隄岸視正溜尤急清水迴溜刷南岸之沙視黃水更力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无

黃溜忽南忽北南岸漲灘不能停淤迺於清口西壩外添築攔清壩使清水不刷南岸之沙而抵黃趨北迤上添築順黃壩使黃水不得肆其乘高之勢而會淮歸海又於木龍下接築草壩以攔截迴溜凡以抑黃之強助淮之弱淮得蓄其有餘之力黃自不能爲患黃淮與運相爲表裏黃能灌運以遏淮淮能禦黃以利運相資相制而不相妨惟牐壩爲之攔束文定欽承

御壩機宜推廣其用迴直下之狂瀾分暢出之清波調劑

盈虛權衡蓄洩移運口與三汊河相接一如攔黃
壩之避黃納清也修建三廂三壩收窄頭二三壩
口門一如攔清束清之使有節蓄也黃淮安流歸
海漕運水平利進踵前明五廂遺制而變通之

聖謨廣運清黃交濟之良法美意施於無窮矣

是年江督黃廷桂議覆臨黃臨運二壩無益有損糧
船由楊家莊入運

按臨運臨黃二壩始於乾隆六年高斌調任永定
時奏請將竹絡支河臨黃臨運之處各築壩一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使黃溜不分併力刷沙運河專受清水之益如遇
重運經臨清水過弱暫開壩引黃濟運如黃水過
盛宿遷以下工程危險啟壩分洩黃漲徐淮兩衛
漕船空重俱由此出入又恐徑行啟通黃強清弱
難以堵閉酌籌遞互啟閉之法至是重運難行徐
淮兩幫漕船由楊家莊轉口紆道蘊著奏請於臨
黃壩對面就近開挑支河接引漫水入運奉

諭黃廷桂查議覆奏覆稱竹絡壩支河係於康熙二十八

年前河臣王新命於支河內用竹篾裝石疊砌成

壩名曰竹絡以束水勢清弱引黃以濟不足黃漲
分黃以洩有餘徐屬漕船向由鎮口廂歷茶城達
夏鎮入運康熙二十八年中河開挑之後鎮口廂
故道淤塞徐淮兩幫漕船於徐州水次受兌卽由
黃河至竹絡壩入運數十年來通行無滯竹絡壩
爲黃運兩河之關鍵濟運洩黃兼資爲用徐淮漕
艘商民船隻就近由此出入得免繞道轉口之煩
嗣高斌以黃水常流恐冲嚙隄岸築臨黃臨運二
壩築後水爲壩遏不能通流濁沙停積淤灘日厚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上下閉塞涓滴不流誠如

聖諭自添築二壩竹絡壩轉成無用細加查察訪聞該處
老民咸稱從前黃河大溜自宿遷縣由西向東直
注於城西稍北馬陵山脚之下水被山阻止溜向
東而西引入竹絡壩濟運故名倒勾河距竹絡壩
一千五六百丈勢遠溜緩徐徐內注有益無害是
以水勢常流並無淤積大溜亦不至衝激爲患自
臨黃壩門堵閉壩外淤灘普遍加長不特倒勾河
身踪跡已泯卽馬陵山脚之迴水僅存微形與昔

年迥不相同勢難復舊不得不於臨黃壩對面開挖支河引漫水爲回空糧船行走之路其地去竹絡壩止四百餘丈黃河高運河五尺有餘進口漫水汨汨滾滾乘高而下回空糧船尚可行走水底暗灘仍未挖通初冬以後水落灘現淤滯如故硬灘尙可挑挖嫩灘隨挑加長人力難施春運黃水正弱灘形格碍水難越灘而上重船安能挽運一至伏秋大汎水勢陡漲汎溢於漫灘之上奔騰而入轉有冲掣運河之患支河無益有害斷不可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臨運臨黃二壩之設實屬錯悞今卽任其廢棄竹絡壩支河徒存倒勾河斷不可開誠如

聖諭此時卽追咎其既往亦無補於將來

明鑑無遠不照徐淮兩幫漕船自應遵

旨由楊家莊入運實可永遠行走再中河運道本乏來源

春間駱馬湖乾涸惟藉東省上流河水濟運上流水小則引黃濟運竹絡壩旣已斷流遇清水微弱作何濟運黃水異漲作何防堵統聽河臣臨時就近相機辦理奉

硃批著高斌明白回奏奏稱兩壩遞互啟閉支河灌塘之

水一洩無餘重船出壩不及勢必膠擱從前草率奏請試行辦理錯悞所有建築二壩及歷次堵閉所用工料銀一萬一百餘兩情甘賠補經部覆准此歷來查辦之情形也黃河形勢隨時變易臨運臨黃二壩建設之初亦因黃河底高恐有衝激掣溜之虞故議築壩使黃併力刷沙運河受清水之益視黃運水勢爲節宜又恐黃強淮弱徑啟難閉因爲遞互啟閉之法殊不知黃高運五尺有餘支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河灌塘之水一洩無餘重船出壩不及勢必膠擱是欲飾築壩之由轉益難行之勢臨黃築壩倒勾河必淤者勢也臨黃壩不築引黃入運難以堵禦者亦勢也河已淤高懼黃之衝而以壩扼之河之淤者益甚沙平水緩之地填墊無時引以爲用勢不能久長而遽塞壩以絕倒勾之勢疏支求通固難解免也乾隆戊午山東曹汎漫口黃水經微湖直入運河亟開臨黃臨運及竹絡壩洩入黃河始免泛溢過此則仍堵閉數十年來黃更高於運運

河地勢建甌黃溜一入則奔騰下注易掣大溜臨運以上河道勢必爲迴溜所淤而漕運阻塞不可以猝辦所關尤非細故治河之道以時爲準過時則局變黃河變之尤者也今臨黃壩長閉不開由水線河茅家隄依山鑿石引黃入運有利無害竹絡支河之分洩久不用矣

是年東省大浚運河河督顧琮奏改泗河董家口壩爲滾水壩減洩漫水疏入白馬湖南通貫家灣爲新泗河又開支河自貫家灣達魯橋入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按泗水由陪尾挾山溪溝泉諸水直瀉百里夏秋泛漲潰岸飄沙民田每遭淹浸竟畝設牖二一曰金口卽隋文帝薛胄於沂泗之交積石爲堰決令西注坡澤以溉良田者經泗河適中之所地勢最高每逢水漲下游宜洩爲難沂河亦於此會入泗強沂弱卽致泛溢淹浸民田設牖以箝束暴流牖門五其北一牖曰黑風牖門二至秋冬水涸始閉金口導水入黑風口西流府河至馬場湖收蓄總河顧琮以泗河下流董家口頻年被刷改建滾水

壩減洩漫水卽由新衝河形疏入白馬湖再於白馬湖淺窄之處疏入貫家灣使歸獨山湖復闢支河自貫家灣西達魯橋入運泗河盛漲之水分流入白馬湖則魯橋之下流不壅闕支河由貫家灣入魯橋歸運則白馬湖不溢而魚臺徐沛無泛浸之苦法之善者後復以董家口壩基過高盛漲宜洩不及將壩底展寬落低併浚孟家橋馬坡暢入尾閘水小之年卽於孟家橋築堰攔截使由興隆橋入運寧陽石梁口汶水漫堰入洸至濟寧城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頂阻府河之水亦多旁溢相機堵築使汶不入洸新泗河分道入運又堵截入洸之汶運東濟北無影沙礮石之憂而漕運亦安流矣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縣豆班集北岸大隄漫溢塌寬三十二丈河溜未奪卽由三岔進堵二十日堵竣補還大隄

按是時東省蒙沂山水暴漲水高減頂漫缺豆班集大隄至三十餘丈之寬而不掣溜者內塘不深外灘高寬長大隄不能跌透大溜仍走中泓三岔

一帶平漫順溜易於施工也然非急起從事呼吸之間變生不測若待集議夫料較計錢糧緩不及事矣漫水陡長必有陡落及時施工力少易舉待其加長而後治人力緩於水力缺口衝刷漸寬有吸川之勢外灘必抽深溝引溜直入暴流湍急兩岸不能裹頭雖欲進埽不得有望洋而嘆耳豆班工得機得勢築不待時進三岔順溜之工補豆班已破之甌不旬時告竣溜不變而歸中河不移而復故惟有定識定力始能破常格而成大事非拘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二

三

牽者所能爲也

是年籌辦海沭等處圩岸疆理淮北之宜

按水利農田相爲表裏淮河下流低窪之地築隄捍水圍圍成田以時節省水勢法至善也惟地勢土性不一難以概施因地定制與民宜之而後於事有濟先是御史胡蛟齡奏稱徐州屬之邳宿諸州縣海州屬之贛沭諸縣皆係淮河下流每春夏之交栽植甫畢橫流隨至渺瀰一片不見阡陌土著之民既不可遷徙遠適又不能力與水爭田廬

動遭淹沒明人治河議云宜於濱河之處仿江南圩田法多爲溝洫使足容水並聞徽州人民寄居海州者置田周圍築隄捍水隄內多爲溝洫隄間安設斗門相時蓄洩一如圩田之制無論旱潦歲獲有收成效顯著請

勅下督撫河臣確查定議奉

旨著高斌黃廷桂會議具奏遵卽查明定議疏稱圩田之

制蓄洩有資誠爲良法惟是地勢高下不同海州

沭陽上承東省來源駱馬全湖之水由六塘河與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二

三

沭山兩河分注入海其六塘河自宿遷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以至海州綿長數百餘里圩岸最大而長者莫如六沭二河前時原係民間自築圩堰迨乾隆八年十一十二年歷經奏請增培加築高厚爲費至數十萬查自加築以來惟乾隆十三年水勢本小得以無虞淮徐海各屬均獲有收至十四十五等年東省山水盛漲六沭仍多漫溢民田無論有無圩岸均不免於水患誠以來源甚多下流甚窄容洩不及勢必旁衝橫溢斷不能與水

爭也至圩岸之制如江南蘇常鎮等州縣農田最爲得宜其次則下河高寶興泰山陽鹽城試行亦有成效均以上游無異漲之水故圩岸得以施工至海州八州縣俱在黃河以北一望平衍土性浮沙不宜禾稻民間惟恃春麥豐稔以爲蓋藏歷來有一麥抵三秋之語一交夏秋上游山水泛溢六淤交漲勢非圩岸所能防禦惟審水性地利之宜稍偏救弊人事有必當盡者除清河桃源屢經試勘圩岸無益毋庸辦理外其海州等處舊有圩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如海州南鄉之莞濱等二十四鎮沐陽二十字橋錢家集桑墟苗家寨等鎮安東之西聯東路大飛等鎮宿遷之北河等鎮築圩挑溝俱經工竣阜寧之埕頭丁溪等里贛榆之南鄉等鎮亦經勘明建圩其未修圩岸之處或因地勢稍高沙土虛鬆不通水道或因潮水往來本係斥鹵以及湖蕩滙潏卑窪容水之地不便概行修築其已經動帑修築之埕雖異漲之水不能保護尋常水勢藉以障禦不無裨益仍照例督率民夫歲時修補此海沐八

州縣分別辦理之大略也圩岸良法可行之於南難驟行之於北禹貢揚州厥土塗泥其性膠粘融結盛水不漏而又有天然之尾閘往來周通水平不暴故圩田蘇常一帶最爲相宜淮揚次之自淮以北土性沙鬆入水則漏築圍蓄水底漏則水不能蓄而况濱臨湖河下流衆水歸宿必由之道衝蕩無時圩岸旋修旋圯糜費無益淮徐海沮如下地不宜禾稻祇於舊有河形支河曲港之處隨時挑挖以備霖潦已成之圩岸多挑溝渠以備蓄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三

其湖蕩容水之地轉不必強行修築阻碍水道淮徐海各州縣惟將六塘河大岸歲時修補內地溝洫常通春麥歲獲豐稔民間蓋藏自裕不專藉禾稻亦因地制宜之道也是年河督高斌奏呈河工圖說列修防機要二十則按此因

鑾輅時巡敬呈修守機宜仰祈

聖訓也疏稱民運首重河防南河尤關緊要自

聖祖仁皇帝作則垂謨六次臨工親授方略纂集成書規

畫周詳

世宗憲皇帝深明機要大發帑金堅築高堰我

皇上神明天縱洞悉機宜不惜數百萬帑金興舉善後工

程修建民田水利湖河咸慶安瀾沮洳悉成沃壤

曠千古而獨隆茲逢

翠華臨蒞必有以

昭示章程永垂法守謹將南省黃運湖河事宜及歷年遵

辦之工就目前情形擬修防策畫繪圖貼說仰祈

睿鑒指示規模益知遵守摺呈策略二十條伏查南省地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旱

處下游土沃民稠黃河屈曲奔注會淮達海運河

為天下漕艘要道蓄洩均關至要黃運水勢分合

今昔變易遵循舊規叅稽現在情形如十字河竹

絡壩黃河淤高久閉不開朱家壩九里岡埽工淤

閉瓜州京口江工安流木龍挑溜北趨楊莊運口

得勢王營減壩淤墊鹽河劉老澗頂阻六塘均不

輕開駱馬湖收放隨時禹王臺防守謹嚴芒稻河

歸江各路壩壩完固王家山天然壩峯山四壩以

時啟洩均遵守章程毋庸再計外惟洪澤湖之大

障在堰盱湖水之出納在清口分洩在五壩濟運

在運口海口視黃淮之順逆為通塞高寶下河視

五壩之啟閉為性命前人慎重立法斟酌盈虛調

劑節宣之道不廢講求黃河乘高而來至清口與

黃會黃強淮弱蓄清以助淮敵黃而通海清口束

水不時則不能助淮運口分水濟漕口門以四丈

為率過多則吸水通溜而淮弱矣淮弱則黃尾其

後而倒灌衝運運隄必危清口必塞至清口既塞

淮不能出而加長高堰必危開五壩以洩之淮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旱

弱而中虛黃水即乘虛以入五壩減下之水不能

盡入於江勢必開南關車邏五里中壩而下河危

矣水歸下河出海之流緩海口必塞此相因而至

者間不容髮也至患已成而水不歸中歸咎於海

口之沙淤欲更開新道此所謂迷復無歸也雲梯

關迤下海口黃淮會流入海之路數百年不改黃

水沙居其六合流則沙隨水去衝刷深通分流則

水緩沙停漸次淤淺此以水攻水之法其故不在

海口而在清黃交會合流之順逆束清助淮敵黃

歸海則高堰宴如五壩可不開運口有節制而運亦安安危通塞之機一轉移間耳

聖祖洞悉機宜闢大通口黃河萬里滔滔迅溜歷無停滯總在上游節宣有制勿使旁洩則歸海之勢自專攻沙之力益勁率由舊章黃淮安流矣

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

親臨堰圩奉

諭天然壩永禁開放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土俟仁義禮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聖

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啟智壩如仍不減次及於信又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壩用石基磚甃以期首尾完固

按仁義禮三壩舊制高下一律總以高埵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為度欽遵勘估舊建仁禮二壩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新建二壩寬六十丈壩基石脊高下與舊壩同其舊築土工一律改建磚石工程林家西改建石工沈家西清水溝秦家磚工及建蔣家厝鉗口石壩尅期築竣黃淮清濁異勢

黃濁而易淤淮清而常深自淮奪於黃而淮之清者亦濁洪湖地勢亦稍變異潘宮保議築高堰時周家橋迤南一帶地勢亢於高堰淮水大漲從此漫入白馬湖澗旬不雨仍為陸地故於此地空之而弗築留以洩異常之水曰天然減水壩也迨後黃入於淮挾沙布漫洪湖底亦受淤至今二百餘年向之高者亦平若任其減洩則諸湖不能容淹及下河

聖慈廣覆永禁開放天然壩增智信二壩以節蓄之議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聖

以高郵三壩上應堰圩五壩復益昭關諸壩符足其數實則增智信以為永閉天然之地而五壩仍不常洩也即當南岸漫工全黃俱入洪湖助清制沙自清口以下河道寬深倍於往時大汛水長僅開一二壩即足濟用蓋刷沙之力大而河深也常年水不大漲五壩堅閉不開湖河節宣以時安流順下仁義禮三壩亦皆備而不用不獨智信二壩也有智信二壩而堰圩有長安之勢不開五壩而下河無沉竈之憂職河防者宜常思減水之去路

毋輕於一試也

是年河督高斌議閉王家山天然石牖

按銅山縣王家山天然石牖因山爲牖故名天然牖建於康熙二十三年間靳輔築此以衛徐城由蕭縣永朔湖入濰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達於五湖同歸洪澤奏定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啟放漲一落卽爲堵閉至是以水淹民田請永行封閉疏稱王家山洩水大牖近年以來相度情形伏秋盛漲時南岸既有毛城鋪及時啟放北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四

石林迤東又有無隄卑窪之處得藉漫水減其勢徐州以下新挑青田引河告成順其就下之性上減來流下通去路徐州城得獲奠安之益無須再藉天然牖減黃查下游蕭宿諸邑地勢本下山水滙潄之區再加黃水漫淤滄浸民田愈爲受害先於乾隆十三四年間堵閉天然牖未放附近田禾得免淤漫均獲有收應請將該牖永行堵閉實於民生有裨此亦權時立論而時有不同今石林無工之處接築樓隄青田引河斷流留此爲保障徐

城萬一之圖雖陳義甚高而後不能遵守也

是年二月

高宗純皇帝閱視堰圩隄工奉

上諭高堰山圩土隄幫寬十丈爲率方價照議於堰圩歲搶柴埽內分年節省辦理

按堰圩隄工居淮揚上游障蔽淮南洪湖滙七十二山河之水倚隄爲固水深浪湧汕刷隄後尾土日久剝蝕河督高斌請加築以厚其勢疏稱堰圩隄工爲黃運兩河之關鍵淮水勢分力弱黃水倒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五

灌入湖清口淤塞運道民生均爲可慮歷蒙

聖祖仁皇帝南巡

親臨指示堅築高堰堵閉六壩使黃水暢出清口雍正八年荷蒙

世宗憲皇帝智神天縱洞悉機宜

特降諭旨以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承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所壅滯必保固高家堰使清水力能敵黃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虞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加修堅固爲久遠計修築

後屹若金墉蓄清會黃利漕濟運

聖德神謨功成底定惟查高堰一帶石隄完固土隄尚有

未能一律之處緣湖水汪洋浩瀚兼以西風鼓浪

洶湧搏擊漸次汕刷尾土自武家墩至秦家高岡

有寬十餘丈者有寬七八九丈者且有僅寬五六

丈者雖土隄之外俱有磚石工程原可無虞而萬

全之策必須將尾土並加修築高厚通身幫寬以

十丈為率約需土方銀五萬餘兩即於堰盱二廳

歲撥柴埽工內分年節省妥辦土工則數年之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吳

可一律完整該處土性頗堅足資捍禦淮揚數十

州縣民生咸底安全正以仰體

世宗憲皇帝大修石隄保固高堰之

聖謨昭垂久遠備陳原委奏請

訓示奉

諭照所奏准行從茲大隄益臻鞏固險者皆平堰盱隄工

之險畏水尤畏風水大雖至平堰土隄高厚足以

禦之風狂則半槽之水擁浪激石即有過額在山

之勢每見西風鼓浪越隄高飛甲寅秋間水激石

隄高至數丈逾隄而過隄上神祠屋瓦獸吻半皆

揭去凡工遇險皆能運柴輦土護救惟堰盱遇風

水激如飛瀑兵夫不能站立隄上幸隄工加築高

厚純係爛土不能驟衝成渠風息如故此則幫寬

堰盱隄身之明效大驗永賴平成者也近於隄上

更加築子堰激出之水至子堰即止平時之修補

不可不詳慎矣

是年估建淮安城北石工奉

上諭朕經過淮安見城北一帶內外皆水雖有土隄防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吳

而人煙凌集之區設經異漲其何以堪甚覺悚然亟

應改建石工以資保障着總河高斌會同總督黃廷

桂勘估及時建築

按淮城逼近運河地勢低窪河踞城巔下視三城

如孟西門一帶自北角樓迤上至石馬頭內外俱

水難以捍禦仰惟

高宗純皇帝痾瘵在抱念切民生為百姓計久長改建石

工欽遵確估自漂母祠至北角樓舊石工尾一帶

迎溜當衝歲鑲修柴埽伏秋大汛衝擊危險之處

聖明指授方略一律建築石隄以資鞏固淮揚人士感激
天恩呈請代謝其略云欽惟我

皇上德被堯封

功高禹甸興修水利既濬畝以距川慎固河防亦循源而

達委邇者

翠華南幸九天之雨露頻沾

鸞輅東臨萬姓之恩膏廣被茲以淮南城北隄防尙屬堪

虞高堰隄南蓄洩未能盡善爰定一勞永逸之計

用開萬世不拔之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吳

諭建石工

命增滾壩金錢發自

內帑無煩荷鋪丁男工役領自河員不用畚揀甲戶

白石鑿鑿鎮濁浪於白虹巨堰平平臥清流而似

帶桃花春泛賴

聖德以托生成蘋末秋高荷

皇仁而登祗席臣等恭逢

盛世居近河濱永偕白叟黃童歌舞平成之世長共

青衿紫綬詠游熙皞之天所有感激微忱呈請俯

准詳題等情蓋由中心愛戴非徒珥筆頌揚永垂
保障於東南實出

聖謨之遠大具列原詞存實錄也

是年秋大水河南陽武五堡漫口水經延津漫曹濮

入張秋歸海別由金鄉魚臺濟寧至南陽東流注大

清河入海運道大阻完顏偉赴工堵築至冬合龍工

竣河歸故道漕艘通行

按陽武大隄自明正統三年決後屢有漫溢隄內

外純係飛沙深丈餘皆前時決口隨溜噴出之沙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吳

工竣補還大隄就近取用夾入沙土遇水則陷河

唇高與隄等隄內窪下至一丈有餘平時水不至

隄根大水漫過河唇一二尺隄前之水已深及二

丈遇水長風急往往成事河工有明險暗險之說

明險易治暗險難防明險則近溜頂衝之埽壩是

也暗險則外高內低之沙隄是也陽武五堡之隄

飛沙遍地險之尤者汎水大漲漫過河唇卽奔湧

而下勢如建瓴直衝隄根順隄河洶刷隄坡當此

時若人夫踴集料物應手協力救護尙可支持亦

不能保其萬全水大工多顧此失彼夫料遠不濟
急陽武之五堡成事大端皆由於此是在平時遠
取膠土包淤使水不能刷隄頂隄坡之沙草根盤
結堅實順隄多加挑水土壩壓斷溝槽溝內加鑲
防風積料備用大水一至先搶護挑壩使不得順
隄行溜衝刷隄根水落歸槽自得無事惟明者能
識微見遠力持於未事之先若皇皇於迎溜之埽
終日購料集夫就工鑲壓而忘暗險之工每至猝
不及防所謂不顛於高山而顛於平地也可不慎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五

與五堡隄內後灘下一決則掣溜北趨水陡力大
歷難築塞而堵合於數月之後亦可謂不廢事矣
乾隆十七年豫東河督顧琮改建何家壩為滾水壩
分洩汶河漲水

按何家壩在上游汶河西岸一由開河牖下劉老
口入運一由袁家牖下石頭口入運張清恪議將
石壩改牖以便開放接濟汶河水落亦可分洩蓄
積用與王堂口等其坎河口議云夏秋之間南旺
濟寧一帶通漕啟板水尙漲溢與運河岸平坎河

雖開而迤下王堂王巖何家缺口十餘處且不免
一二衝缺而云分洩蓄積用與王堂口等何也蓋
王堂口距何家壩五里本係土壩雖衝而正可藉
以分洩王堂爲當衝也考泉河史胡伯玉議建三
墩兩空於王堂口略云治泉者治其出固當省其
入如寧陽之柳泉爲洗所隔而不得入漕鄰之白
馬湖永濟橋口沙淤且半而不得通入漕汶水至
王家堂口歲有決嘴而不能保其常通入漕奈何
積之消勺而委之泥沙乎惟於王堂口爲三墩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五

空牖費雖不貲而暫費以建不拔之基何如頻修
以擲無窮之浪及時創舉庶入漕無復漏卮所言
不爲無據陸朗甫備列其說謂王巖李村王堂缺
於纂錄今皆不知其處徵事考言必求掌故而由
王堂分洩汶河漲盛之水設牖啟閉其理易明亦
濟變之一道也

是年河督高斌估修吳城磚工一千二百餘丈以禦
風浪工三年不竣

按是時羅綸承辦吳城磚工三年未竣經桃源同

知張樹玉接辦畢工濱湖禦水工程未有屢經伏
秋迄不竣事之理吳城當內湖外黃險要倍於他
工加砌磚工原以備防大汛慎重修守若屆汛不
完漲水內外衝激保無疎虞新埽應修之舊工已
至九百餘丈汎水衝激危險可知而千有餘丈之
工三年未竣無以備不虞而冒大險改委追賠猶
法外之仁也

乾隆十八年河督高斌補修山盱古溝石工

按山盱古溝東壩石工自乾隆八年堵築漫口施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五

工深塘內塘深土鬆春融凍解倒卸脹裂四十餘
丈補修照舊基退進二丈留舊基爲外護挑槽築
椿砌石二十層上加磚五層以免上重外仰幫寬
後隄十二丈用資鞏固凡大工合龍後龍門下必
有深潭古溝漫工就隄接築漫水自高而下衝激
更深補還石隄之中段卽漫口衝刷之深潭也凡
水衝至極深其下多係活沙泉眼椿不能立過深
亦難下椿必須隄外築壩攔截湖水屏盡內塘之
水始可施工而隄外水深浪湧壩亦不能築固惟

有將舊隄收進爲基下椿鋪底此移步換形之做
法也深潭不獨不可下石卽下土亦不易如合龍
後龍門澆餞深至五六丈外者所下之土衝出二
十丈外俟填滿深潭土不外游至出水後始可計
方估土工費甚大或於壩下水淺處僱築土壩爲
重門以閉其氣工用輕省亦便於防守在臨時審
察機宜補還古溝漫工之石隄下虛上隆築實不
易非老於工者爲之不能經久也

是年秋大水銅沛廳屬張家馬路漫口水由靈睢宿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五

下注出小河口歸洪湖

按是時先以南河工員虧帑悞公

命劉統勳策撈前往南河清查河庫業經先後叅奏適邵
伯二廂疎虞同往救護將銅山兵役撤調二廂協
力搶修不虞張家馬路溜壅漫口疎防之同知李
焯守備張賓併置於法尹繼善署理江南河道總
督劉統勳策撈駐工督辦卽於是年冬月合龍隨
接做土餞圈築月隄加築撐隄幫寬裏餞鑲防風
次第告竣河流遷徙無常無歷久不變之勢因其

變而安之如常變又出於意外甲寅之秋張家馬路對岸橫生大灘河流西來向南旋繞至東東西間隔之灘祇餘一線秋汛大溜掃灣由柏家灣塌開登時刷寬一百二十餘丈大溜全歸新河舊河淤墊斷流張家馬路三百餘丈埽工淤閉時皆以爲天幸而忘其新灘嫩淤河流易變也使於其未來而預備挑溜土壩稍有塌動立即裹護功固不勞卽於其方至而加壩集料先築迎水之埽河雖南徙相距數百丈之遙亦不能一蹴卽至非趕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蓄

不及也今張家馬路之河已北徙數百丈舊工久閉迤上二里餘卽今之孟工初黃流緊貼王家山東行去孟工五百餘丈辛亥夏忽轉向南兩日之內塌至隄根掃灣湍溜衝刷隄坡急於下流灘嘴開引河以舒其勢料物正當新舊不接之時破格重價收買分道採柳鄉民貪圖重價星夜僨運至將舊棚爛庵一併拆運至工一晝夜堆積如山於是柴柳並用先做迎水大埽挑定溜勢挨次鑲修五日之內搶成埽段二百餘丈獲保平穩張工誤

於兵夫調往二廂猝不能備夫料缺少搶護不及而成事實誤於前時河徙工閉未能乘時爲徹土之計也

是年估修高堰衝損磚石各工

按此因張工漫口全黃歸注洪湖衝損石工修補殘缺也漫水下注又加風浪洶湧倒卸隄工自武墩至蔣廂萬有六千餘丈之工倒壞彫裂八千餘丈河督尹繼善等勘估修築其法先於隄外作欄水壩屏水施功水深之處難以築壩退進一二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蓄

於隄身開槽修砌留舊石基爲外護俟新工砌至過半再拆舊石層層添砌至舊磚工倒卸盡改石工石質較重於磚加添椿木其止倒上截根腳虛鬆通拆到底另行加椿修砌根腳尙固者止須加砌上截不必全拆高堰石隄向來止用石二進石後用磚二進卽與隄身素土相連磚石與土不能固結風浪衝刷搜空易致坍卸照京城各工之例於磚石背後再築灰土三尺以禦衝刷更將土隄一律加高培厚隄頂海漫石補修完整五滾壩及

壩下東水土隄均一律補築完固河隄修砌石工
為費甚鉅非當湖河風浪撞擊之所以及蓄水牾
減水壩攸關運道民生者不敢輕舉先審山陵岡
麓土性堅凝始為建築尤重在根基根基不實石
必下陷前人於底樁每用大木方樑橫互其上長
釘關穩上鋪二尺厚板簽釘縫連合而為一板縫
用油蔴如船法船密方砌底石灌以灰汗始融
結如一灰漿不能由樁頂漏去底樁必須到地馬
牙梅花株株實在方能着力一有虛鬆則力難勝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美

重漕規估計樁木雖有二截三截之分而測量地
勢以入地深穩為主而後層層加砌不至傾側倒
墜至裏石之後復觀河磚土石性殊難以聯屬以
磚貼土磚土易於融洽磚石後再築灰土三尺更
加穩固如法施治以費為省萬有餘丈之堰鞏若
金甯矣

是年劉統勳策楞會同河督尹繼善定議侍郎嵇璜
按察使許松信條奏事宜

按張工二牯漫口卽於是年次第堵竣成功迅速

工竣詳求善後開河切灘加培縷月各隄備防不
可謂不周

聖謨廣運興修高堰隄工七千餘丈加添智信二壩時其
節宣定三尺五寸之誌實為適中良法所以為南
河計者至深且遠不待陳請而後興舉也然河工
動如聚訟每於口岸有事後輒為議論以見長先
於軍機處議覆嵇璜條奏河工事宜奉

諭昔人云議禮如聚訟議河亦如聚訟如浮言以開毛城

鋪為高斌之罪不知毛城鋪乃自高斌而閉劉統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美

亦言此高斌數年未白之寃益可見浮言不足信惟
身歷者能知之也今稱黃河減水諸壩應修是又遵
開毛城鋪之說不知溜勢既分無力刷沙亦有議其
後者從來為政不在多言朕因河患宵旰憂勤日召
在廷諸臣詳悉講求正謂蓄洩宜勤牯壩宜固隄堰
宜增海口宜通則惟河員是任徒事撫拾空言甚無
取焉此後仍有以治河奏者必將原奏發還許松信
條奏河工一摺並著抄寄舒赫德劉統勳策楞會同
尹繼善鄂容安等一併議覆覆稱銅山縣河身復故

高堰石工已修上游物料預備均毋庸議如原奏歸仁石工宜修查前明創建之意原以捍禦灘水使不得南射泗州又遏灘水北流使併入黃河自泗州城水沉後灘水不慮南侵且欲其暢流入湖黃河南岸淤高灘水亦不能入黃歸仁已成廢隄無庸議修原奏黃河兩岸牐壩宜修查黃河入江南自徐州以下地形窄狹工程在在受險康熙十七年間於毛城鋪創建滾水石壩宣洩異漲保護城社田廬迨後開放太早宣洩過多致下游民田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癸

被淹並至河身淤墊隄工著重應將原有引河酌量疏浚不使宣洩過度仍照高斌奏定徐城水誌長至七尺爲度始行啟放王家山之天然牐峯山四牐與毛城鋪相去百里非遇異漲不得輕開均無更張舊制原奏下河宜設專員經理查下河一帶爲運河下游各牐壩減洩之水仍歸湖蕩河道隄工緊要設東臺同知管理仍歸淮揚道統轄海口各牐半由場員兼管遇有修浚多係動支運庫銀兩應令兩淮運使協同淮揚道一體兼管凡修

浚事宜淮揚道會同運使通詳定議無庸另設道員原奏堆積土牛宜嚴查南河額設堡夫有每月積土之例河營兵丁亦有霜後兩月積土之例責成文武工員實力辦理該管道員叅遊驗有不足卽行叅處原奏五壩蓄洩須合機宜查高寶運河東隄建築各壩原爲宣洩河湖漲水由下河歸海誠恐宣洩過多下河被淹前河臣張鵬翮將車邏五里南關三壩改爲石滾壩使有節制與高堰三滾壩上下相應今增智信二壩必俟仁義禮三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癸

過水三尺五寸始將智信二壩次第開放運河各壩卽仿定誌以水高壩脊三尺爲準先將車邏壩開放至三尺以外再將南關五里等壩次第開放如不至三尺以上不許輕開柏家墩南關舊壩俱無石底永遠堵閉雖水大之年下河不能保其全熟較川壅而潰爲巨浸者輕重懸殊並將運河東隄加培高厚東西灣壩脊落低次第勘辦至江蘇按察使許松估具奏廳員交代出結咨部應照直隸州之例限三個月內將一應經手錢糧並歲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空

工程統交清楚由該管道員加結詳咨河庫道衙門添設庫大使一員卽以淮安府照磨裁改俸廉役食改歸支食定議施行此河工辦理情形會議遵行之大略也南河工務重大如果實有沉謀集思廣益自足濟事無如聚訟之習往往樂於有事時逞臆見長一事不治至疑其全局併其所不必疑者而亦議之且於所未經身歷者而懸議之襲虛舊之談務求勝而鮮實用者無論已卽力圖濟事而慮必求沉識必求廣多一分鋪張卽少一分

幹濟少一分閱歷卽多一分意見如毛城鋪已定水符七尺開放之誌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啟智信二壩運河東隄三壩止須仿定水誌準三尺之度洩有餘而蓄不足通變其用上下各壩祇以備臨幾濟變之用不用之日多於所用之時籌備於未用之先自不壅鄰於既用之後不然日有事於牘壩較其多寡尺寸專以疏洩爲事微論五壩不可併開卽三壩亦不全洩矣微論昭關不輕洩卽高郵三壩亦不可開矣非身親閱歷難懸

揣而定也當事肩任重鉅須胸有成竹方不爲浮言所擾蓋擾則費精神於無用之地將於所待用者而反忽之矣持異說於決機之時將於所急不待時者而亦緩之矣甚至襲虛譽而不任事模稜取容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也是年協辦總河嵇璜請依古用混江龍之法以資蕩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空

按混江龍自宋時已行之後亦遵用其法或施於運河亦不大效視其取用之人及時地之宜未能執一爲是而時有援古爲言者奉

上諭向來治河有用混江龍之法臣工中屢有以此爲言且謂靳輔亦曾用之朕意前人雖有此法恐亦紙上空談未必實能奏效株守陳編者或見爲新奇可喜耳尙書蔣溥又稱明人亦云混江龍殊不可行前河臣靳輔疏濬河淤之鐵掃帚似較便捷其法每二里半一墩每墩一船船尾各繫鐵掃帚二令河兵往來疏刷等語是二里半之長以河面兩岸相距之廣僅船二隻而一月又僅有三日之期彼弁兵之用力與

否尚難期必豈能望其一律深通看來亦未必大有裨益卽如今日普福摺內以泰州之斗龍王家二港現在淤淺委員攜帶混江龍前往分頭疏導漸獲通流此施之支河小港或易於見功非所論於挾沙奔注之黃河也但亦不妨姑一試之試之而效固爲有益卽行之無效亦非有大損不若開濬黃河北流故道諸說之迂遠難行也且嵇璜亦主此議者傳諭舒赫德等於合龍後諸事告竣會同奉命諸人查其混江龍鐵掃帚之法均不妨試一行之其適用與否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二

空

過一二日卽可立見如不可行亦可釋羣疑而息異論矣欽此欽遵試驗無實效可據亦不常用也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二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三

高宗純皇帝乾隆十九年三月白鍾山

南祥符縣北岸平家寨新闢引渠天然成河大溜直

走中法化險爲平迤下南岸附近各工俱平

按平家寨一帶埽壩工程因河溜偏趨衝激生險秋汛水勢陡長河心逼溜之灘忽闢引河溜歸中滋越十餘日水復加長大溜全歸衝刷兩日舊河普面露灘埽前已長大灘河面寬二三百丈及四五百丈不等舊河淤爲平陸是時河督尹繼善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一

同副總河富勒赫白鍾山議以黃河善後之策莫要於疏浚中法江豫陽武張工漫溢之後河身間段淤淺乘水落灘現之時切去灘嘴以順其勢疏挑引河導流歸中借水刷沙兩岸埽壩獲免衝激此以人力補救爲防守最善之策惟在得時得勢得之人力者逢灣取直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甌之勢因地制宜而功成不日操縱由人也得之天成者黃河水小走灣水大走灘趁其奔湧之勢直走灘而衝刷成河平家寨之改河是也其以

人力補救者如銅山南岸之張王河勢上流坐灣西下直出王家山之南中間由北轉東再由東轉南生一大灘徑直不過數百丈中挑引渠水長開放成河埽工淤閉至今不移得引河之力也平家寨河轉大灣流行本不舒暢中間逼溜之灘東西相距不遠大汛水長乘其過類在山之勢穿灘直行水落後因衝出之形切灘撈淤功未及半河形已具秋汛水更加長直出灘而順河形衝刷寬深引溜全歸而河成矣向之被害最甚者忽化爲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二

壤中州以上土鬆易於淘刷屢有天成之河如雷家寺等工皆類此也挑引河之法於河頭對岸上首作挑水壩逼溜入口河頭下唇築接水壩約攔水勢入裏河頭河尾得吸川建僂之勢人力可以回天然必天時湊合適當盛漲漲水消落稍緩待其衝刷成河全溜皆歸然後一成不變否則消落過速水小仍復走灣歸故暴衝之河不如舊河寬深雖有挑水接水等壩而溜去河淤不得其用故引河之成於人事而必濟以天行也

是年劉統勳策楞清查葦蕩營額柴積欠議定章程按葦蕩一營地屆黃河入海兩岸沙磧沮洳惟產蘆柴向設營採柴濟工經總河嵇曾筠兩次增額二百二十五萬束分濟各工歷年積欠滋多至是清查議以葦營前因採柴稀少題請裁汰雍正年間總河齊蘇勒題請復設副嵇曾筠加增柴額正柴積欠甚多後採有餘柴漸次彌補積至十五年尙有三十餘萬未經交清應自十九年爲始每年辦出餘柴抵補舊欠於正柴報部時附報存案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時查察以次清理寬嚴得中之道也是年河督尹繼善議停官民捐栽柳楊按河工料物柴柳爲上稽次之柴柳入水耐漚而經久柳質尤重壓埽沉著有力柴柳入水經一二十年不腐稽至一二年後卽朽壞無存栽柳儲備工用本善政也雍正三年總河齊蘇勒奏准沿河官地內員弁捐栽柳株分別議敘農民捐栽至二萬株者給與頂戴河兵堡夫每名歲栽一百株嗣經總河完顏偉議以兵夫額栽柳內改楊樹十株

抵柳二十株節年報部冊內止有種數並無開除其中多有缺額至是查實請停官民捐栽議以黃河灘地遷變無常額地坍塌漸少報捐之人出資交弁丁代辦往往以細小嫩枝充數倖邀議敘查驗之後無人照管漸次枯息甚將官樹伐種成株之木反致損傷捐栽徒滋弊竇况額柳爲數已多除員弁及浚柳船兵堡夫免其栽柳外所有數千名兵按年額栽儘可足用無藉官民捐栽南河捐栽議敘之例應請停止再豐銅地濕不宜楊亦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四

停栽仍照舊栽柳以收實用河工用料柴亦不如柳猶勝於稽惟柴船由黃河轉入內河淮揚各廳隨處皆通水路依期可到邳睢桃宿皆沂流而上挽運維艱營弁利其省運中途售賣廳員利其價重易柴爲稽至以柴價抵稽價而弊滋大惟使正柴歲足定額餘柴交官變價邳睢宿桃不得以稽抵柴而弊自除至栽柳捐濟工用緣報捐之人多不諳栽種不得不假手於弁兵爲數旣多捐戶希倖議敘純以細枝充數事過無人看守牛羊踐踏

十不存五反將成株大樹斧斤傷殘小枝未萌大樹已枯得一七十何如營兵自種額柳依期驗收徵實而利用也河工有一利卽生一弊弊去而利自生然弊必清其源而後弊可去利必得實用而後利可永捐栽本不費之利以奉法不善而利無實用不能舍行法之人而移咎於法明於利弊所由然而後不專以文告爲事矣

是年河督白鍾山奏修碇山湖坍塌隄土

按此因江南黃河漫灘之水由蘇家山孫家集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五

灌入湖臨湖土石工程風浪撞激殘缺而議修也疏稱碇山湖自郝山至韓莊內湖外河中界石隄通繚道衛民田收束湖水濟八廂及江南邳宿漕運伏秋雨水連綿加以上游黃水灌入由湖達河湖河並漲臨湖石工間段冲壞後碇尾土亦俱汕刷無存協濟江南石料內尙有餘剩三萬丈卽於內量加選用白莊敏自調任南河之後至是垂十年餘復任河東中間完顏倬循例修防雖無奇功異績而豫東安瀾數年陽武漫口旋卽堵塞河運

情形視莊敏未調之先未甚大變也徵山湖隄爲湖河之關鍵前人於此屢水撈泥界斷湖河隄防蓄洩之宜只爭一線遞年加砌石工以期鞏固年久風浪衝損多一殘缺卽少一制防故必有事也又以黃河歲修錢糧歸兗沂曹道專管黃運兩道職守分明責成專而後事可舉也

是年大修水利河督白鍾山疏運河東岸土河洩汶水並陽穀莘縣積水自聊城至臨邑以下霑化之久山入海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六

按土河卽昔時黃河改流衝出之溝河俗所謂徒駭河也汪份黃河考禹九河中有徒駭與八支分流前騫及禹河旣徙漳河循徒駭北流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海豐之有土河出九河之南志以爲徒駭者妄也河在運河東岸西接東昌曹州上受濮范朝觀之坡水汛時水漲由運入河消落稍遲則數州縣淹浸不免至是大挑淤澗河身自聊城至臨邑凡三萬六百餘丈使由減水牐滾滾水壩暢流入海下流歸墟之路暢達則上流西來之水迅

消此由源及委之實功非祇一牐一壩之補苴蓋當水利大興之時隨地疏通凡有益民生者靡不舉疏壅滯開汙萊斯盡力溝洫之道也

是年修濟寧州天井牐以節上源蓄水利運

按天井牐卽會源牐也牐有上中下天井爲中牐在城爲下牐分水廢牐爲上牐舸船鱗集天井在城二牐不能容穿月河分行縱橫若十字月河有三曰下新中新上新下新卽天井之月河上新卽在城之月河中建一牐曰中新移上下口差遠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七

通河視水盈縮而閉縱之水行不涸牐建於元至治元年歲久損壞加功拆修金門寬二丈九寸高丈有八尺功成堅緻如舊元揭傒斯修會源牐記云濟州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以會其源置牐以分其流西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建於臨清地降九十尺爲牐十六以達於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牐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牐一以節泗水而會源牐制於其中年久改弛牐欹傾折裂水下峻

怒狼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炭不可持乃度工
卽功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導水東行竭
其上下而竭其中撤故牖夷均法貫以長松實以
白灰縱橫皆有尺度爲墉爲門敵水之奔突震蕩
外爲石防敵水之洄洑衝薄爰琢爰斲犬牙相入
直以白麻固以石膠關以勁鐵冠以飛梁自春徂
夏以時訖功蓋天井爲南運之一大關鍵而慎修
如此全河備考云泗沂西下夾流而南出泗水曲
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以入元人所謂會源牖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八

爲天井派濟寧北高南下故水南行易北行難天
井地踞高勢在城牖地下兩牖啟閉須互相照應
居濟一得云天天井牖向用板十五宜令全下使水
常蓄在牖上如天井啟板在城牖須下滿板始足
蓄水若下板或少則水一洩無餘如下流水少量
啟一二足用而止不可過洩天井板不全下上源
必致淺阻牖官牖夫貪逸惟利少下一板若牖上
一帶淺澀必天井板未下足之故權其盈虛節宣
以時而後無廢事此南運通塞所關自元以來皆

重之以智役水而後水爲人用不可不善其防也
乾隆二十年建平水牖於張秋之八里廟後分洩西
岸窪地積水

按東省壽張境內之張秋鎮地勢低窪沙灣迤西
趙王河匯鄆城曹州八州縣坡水由積水牖入運
沙河匯范滎諸邑窪地之水由引河入運源遠流
長水深溜急汛時瀾滿如湖蕩積潦難消農民不
獲及時耕種東撫楊應琚奏請於運河東岸添建
牖座並酌開水口分洩兩岸窪地積水欽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九

諭旨令白鍾山詳悉議奏覆稱張秋運河西岸窪地坡水
由積水牖及道人橋分洩入運運河東岸向有三
空橋五空橋洩入鹽河由大清河歸海近年上游
各州縣疏通民便等河宣導坡流悉行匯注穿運
入橋橋空稀少宣洩不及以致西岸窪地積潦難
消查橋內鹽河東北至大清河六十餘里河身寬
濶愈東愈低下游入海去路並無阻塞宜於三空
迤北五空迤南近對西岸諸河進水之八里廟後
添建減水牖三座相時啟閉每座金門各寬二丈

廂底高運河底一丈高鹽河底五尺亦足容納暴流順達於河至籌水口分洩之道東岸有三空五空橋補完各跌水亦資宣洩又添設廂壩已足消納積水毋庸再開水口以節煩費是時所在興修水利因利爲利與民宜之雖汎水衝蕩無常隨時修補不能一勞永逸而西岸一帶州縣亦可有備無患矣

是年富勒赫署理南河總督伏秋水勢異漲兼風浪衝擊形勢險急幸黃水長於清水落後下游不致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十

阻水退大修兩岸殘缺隄工擇要增培以重河防

按是年黃淮異漲較十八年水大二尺不等處處出槽漫灘兩岸隄工有祇出水數寸及與水相平者隄工坍塌甚多搶護平穩修防之力也大河水勢數年之中必有一番異漲或上游淫雨經時各河湖同時並漲大水奔湧而來漫灘滅頂防守不易惟水漲至平隄時水力在下浮面之水平靜無波一二尺子捻卽足抵禦洪流緣水大則力不在上也要在住工有人不至後時失機獲洞鼠穴填

塞如式沙土坐蟄償幫後餞水漫埽面動料加鑲至水落工平而再長之水有基可守水長至與隄平大隄經水浸泡益加堅實隄之高低堅瑕隨地勢高下平時察看不能確細水落後視水痕所至形勢瞭然在目用以增培修補事半功倍是以治水無異法慎其防而一簣之土亦能禦患失其防而一隙之漏卽可成川搶修於當險之際後時則失機綢繆於未雨之前泄視則債事視其人之勤惰爲安危不得藉口於天時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是年秋汎水大漲曹縣三堡對岸衝開大河一道溜勢歸中化險爲平三堡迤下十二堡之崔家壩河勢坐灣大溜順灘直下衝刷成河險工悉閉

按是時豫東黃沁並漲白露後復長水一丈四尺有餘較前更盛兩岸地勢南高北凹北岸水勢與隄頂相平曹縣三堡尤爲險要先期對岸挑挖引渠導溜開行漲水順灘直下溜勢全趨引河沖刷寬深正河淤長新灘化險爲平迤下十二堡之崔家壩連年溜逼隄根嚙隄侵崖極爲險要就向商

生灣之形借勢開挑引渠一道冀緩北趨甫經挑竣河水加長風順溜急頃刻冲刷寬深大溜全往南徙崔壩二百餘丈埽工四載未平之險一旦得免冲刷實出意外三堡十二堡引河大成得漲水之力爲多也黃河大溜頂衝之處對岸必有沙叻挺出愈出愈長久而成灣挑渠引溜以順其勢險工自平挑後須得大溜衝刷若遇緩水率致淤墊蓋水大則力猛直出不復轉灣於灣處取直開挑引河汛時浩瀚之水直走灘面溜隨之去衝刷成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河或乘上灣之勢順下不復回轉若至水小力弱仍循舊灣則新衝之河必淤視其勢將轉灣或於對岸築迎水壩逼溜入新河或於河口下置攔壩約水歸流疏浚河頭以助其氣勢審機合宜不勞而理治河之道通於禮禮時爲大順次之宜又次之開渠引溜順其勢也引溜旁趨事所宜也而必得異漲之水衝之所謂時也若廢時不治聽其自來自去坐失事機無異天開之而人塞之後雖百倍其功不能挽回三堡十二堡地異功同人力信

足爲用矣

是年河督富勒赫請修芒稻東西二廂以資啟閉按南河志言萬歷間楊一魁主分黃導淮開金灣下芒稻河以疏淮漲金灣通芒稻河爲入江之捷徑芒稻河自芒稻山人字河釀爲二派芒稻東西各有廂大加疏鑿通流以注之江邵伯諸湖洩水第一尾閘鹽漕濟運關鍵皆扼要於此修殘補缺誠不可已若使長年啟放俾諸湖積水暢洩歸江冬春水落時早爲騰空以備伏秋容納之地則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郵南關車邏二壩過水無多併可無須開放下河州縣得免淹浸此實拯治下河至捷最要之道前乎此者張文端修人字鳳凰諸河達於芒稻祇就洩水而言後乎此者尹文端分洩水鹽運爲兩途疏導越河使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不繞芒稻出灣頭又落低北廂底以便挽運此兼爲鹽運而言然使歸江尾閘無所壅遏諸湖積水得以遞相貫輸而鹽艘遭掣之後繆輓又得平水無湍急難行之患斯經國之大計統全局而並治也

是年湖撫陳宏謀飭行築隄利弊以重河防

按濱江臨湖之地水道難疏易淤承平日久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芟闢耕耨地脈既疏沙石易崩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江身淺塞諸湖湮平惟有修築隄垸為捍患之大防陳文恭飭行築隄利弊重修守也作隄之法首在審勢水勢直衝而來退為曲防愈退愈決如築虎渡穴口之隄至直逼江口遏水衝而後定其次則察土宜也堅杵築也挽月隄也塞穴隙也捲土埽以塞決也用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四

堯以當衝也立排椿以禦風浪也以及植楊柳培草鱗力杜其偷減草率之弊而利可興而為水鄉計必留處水之地審去水之路如澧州諸谿崗山水驟長虎渡江流奔入五大河宣洩不及官民隄垸加高障水不得下而為患又當禁其占壅水道也又如益陽上承資沅之水下連洞庭左抵長沙大江漲時南水瀰漫上之來者滯而不去下之積者壅而上行亟應通其去路智者不與水爭地長岳常澧之修防築而兼疏矣

乾隆二十一年秋大水銅山縣黃河北岸孫家集漫口黃水掣溜東趨灌入微山湖湖河相連下及荆山橋河銅邳宿桃海沭諸州縣被淹荆山河身淤為平地運河繹道淹沒糧船回空設法南下

遣刑部

尚書劉統勳查叅不能預防之咎會同富勒赫駐

工督築復調白鍾山來工會辦自閏九月初六日進埽至十月二十九日堵合劉統勳署南河籌辦善後

按孫家集地方向無隄工留以減洩黃流保護徐州城社伏汛大漲漫灘過水經歷夏秋接續增長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五

刷成溝槽遂至奪溜時料物不能濟急白鍾山以豫東代購秫秸緩不及事將曹單曹儀預備歲搶料八百萬觔先行借撥併將儀考商虞歲料亦儘數借撥并南河新舊各料源源到工料足夫齊施功未及兩月竣事孫家集漫溢即踵石林之故轍石林漫後築隄至黃村而黃村以下七十里之地仍留以為宣洩餘水之道保護下游前因出水過多刷成溝槽尹文端飭令截築防護連年夏秋過水冬季掛淤習為常事而不以修治殊不知遞刷

之溝槽歷久寬深必致掣引大溜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非一朝夕之故孫集之疎防泄視溝槽而不虞失事之踵相接也然自石林工竣遲至十五年之久而始有孫集之變者石林當上游灘水首衝溜勢坐灣卽至掣溜更速孫集距河尙遠灘高土膠驟難變勢灘水隨汎往來至於爲日旣久刷出深大溝槽漲水大至始乘勢引溜漫入積漸使然形勢固殊也漫後不逾兩月卽能築塞者由劉文正駐工督辦法令嚴明物力人工並到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六

亦由毛城鋪宣洩有路蔣家營二十六丈之支河分其勢也塞決後填北岸花莊溝槽築作碎石壩復將各處攔截溝槽土壩改填碎石並接築土堰又以黃水灌入微湖沛縣首當其衝魚臺地尤窪下串入金鄉自沛以南汪洋巨浸急不能消夏鎮至韓莊一帶水高隄岸三四尺不等浚江南下游茅村河荆山橋下之彭家河及貓兒窩墊高處所以洩積水又疏茶城三引河小梁山爲中股茶城爲西股花山爲東股皆自北而南匯流荆山橋河

入運以資分洩開伊家河使旁流入運又虞沂水之由盧口入運者過多阻運河宣洩收窄口門壩底填碎石以資節制並先築草壩攔截然後開寬湖口壩使微湖之水得以暢出復定地分管銅沛境內之小梁山茅村迄泉河集歸銅沛同知邳睢境內之王母山一帶歸邳睢同知俾勤浚治以專責成餘存積水由湖達河分道旁洩緯道以次涸出新漕脚尾北上灑澹平成河漕共安樂利危而後安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七

是年十一月東河張師載請緩開汶壩以消下游積水籌辦運河緯道事宜按是時孫集漫口水入微山諸湖濟寧迤南積水未消新漕轉瞬北上緯道尤關緊要河督張師載奏稱向例挑工一竣卽開放汶河大壩現今湖水尙大再加汶水愈難消落應將汶河大壩暫緩開放俟湖水勢漸消再行酌開並移咨江南疏浚下游茅村河荆山橋之彭家河以及貓兒窩墊高處所以通去路再濟寧迤南運河前因江省漫

灘之水倒漾而北以致湖河相連盈隄拍岸淹及
繚道雜時糧船回空載輕水順設法償行南下孫
集合龍後水尙未盡消退自濟寧至魚臺邢莊廬
以上有已經涸出及水尙高八九寸至二尺餘者邢
莊下至魚沛界水仍高一尺八九寸至二尺六七
寸不等夏鎮至韓莊一帶水高隄岸二三尺一望
汪洋不能驟消現在設法疏洩將陸續涸出繚道
先行修墊其間段水佔之處路短則預備板片搭
架浮橋稍長則備撥水船暫作水繚務期糧艘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六

資輓運迅駛北上此籌辦漫口後疏消備運之情
形也孫集近接微山諸湖全河大溜決入湖底不
能免於淤墊幸未及兩月合龍竣事噴沙尙淺然
當湖河運道交通之地固宜慎其防也

是年十一月石林大隄開溝放淤水停淤澄旋因水
大隨卽閉塞

按放淤率因埽深水急內塘低窪積水浸泡不得
已開溝引水冀水平淤滿以化其險其法先用淤
土堅築月隄加防風裹護開倒勾河於下流倒引

而入進黃出清石林內塘氣勢過大不敢並開二
溝止於東首開一小溝引黃清水過大黃不能大
進是以止淤東首一段中間深水如故放淤之法
既能平險亦可取土益工古人往往行之法因甚
便然履危蹈險老成所戒或內塘太寬水不能及
時灌滿以致跌通中泓大溜壅進勢不能當或浸
泡日久暴風蟻穴皆能穿潰成事往年蔡家樓放
淤正當灌滿內塘之時忽起東北大風壅水并注
西南月隄激刷隄身搶救不及危在頃刻副將李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七

永吉急將存壩稽草千夫齊搬拋入塘內隨風飄
至西南隄旁壅護隄根不能衝刷始保平穩若稍
緩須臾則無救矣卽如石林放淤冒大險而無實
用終歸罔濟反不如知險預防早夜勤修暇時積
土待用堅築月隄以防不虞爲有備無患之道治
河疎於修防盛言放淤之利倖功輕試見險不知
止其可爲常法哉

乾隆二十二年春白鍾山由東河調任南河漕督張
師載調任東河查辦孫家集善後籌議疏南築北之

宜

按黃河自石林漫溢張家馬路衝奪沙停河飽下注不暢河勢偏趨竟成南高北窪又兼孫家集漫溢河底淤墊益高白鍾山調任查辦善後疏稱黃河至徐北東山嘴南逼郡城中夾河道僅寬六十餘丈有明二百年間徐城屢有潰溢自我

朝創為南北分洩之法南有毛城鋪天然廂峯山四廂洩水由洪溝河入洪湖北有數十里無隄之處洩水入微山湖一出湖口廂濟八廂之運一出荆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山橋歸彭家河至三岔口入運洩黃濟運近因黃河屢有漫口河心墊高成南高北窪之勢惟有築北疏南築則使支流不致奪溜為害疏則使有餘之水稍分其勢其黃河淤淺之處應切灘挑渠增築隄工以防泛濫北岸支河溝槽應堵築堅實添建土壩以資重障駱馬湖隄工亦應補修完整而黃河南岸應加隄工北岸應堵支河先行發帑償辦完竣再將駱馬隄工次第辦理以為補偏救敝之道黃河大決後下游大溜旁趨正河已進之水

回流停沙舊河頭不即築壩餘波漾入舊河灌淤更厚漫水上灘隄身受淤高者亦矮淤平隄底收分厚者亦薄兼以河身淤淺合龍後水流不暢必至擡高隄之矮者必漫南岸各隄所在受敵支河引水入垣尤須急堵蟻孔不塞至於沉竈矧可引之入室此皆迫不及待之事而應於汛前築竣者也駱馬湖蓄水濟運正當新運北上之時隄工收拾完固以防旁洩下游州縣界內六塘河隄堰亦應早修以備汛時宣洩其餘切灘抽溝皆隨時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辦之事而惟增隄堵支河為禦水之先務治水之法有以治治之者有以不治治之者留數十里無隄之灘以資宣洩此以不治治之者也而自黃流屢漫以來河未復舊必當籌其去路峻其隄防為束水攻沙之計治之唯恐不速未可以不治治之此陳文恭所以切切於接築七十里之長隄而因時議治也

是年河督白鍾山議開沿湖出水港口以資宣洩

按洪湖減下之水由寶應湖入高郵湖遞歸邵伯

湖入運中間俱有出水港口酌開宣洩此奏定章程也至是仍請復故疏稱高寶諸湖上承洪澤湖並天長六合之水滙歸於運河由運河諸壩分趨下注江海向來臨湖西岸設有出水港口二三十座導水入運由港口東趨以資宣洩最爲緊要若俟伏秋大汛洪澤湖水甚漲之時始行開放則五壩齊趨高寶諸湖勢不能容納往往洶湧奔注盈隄溢岸穿運而東與鹽高寶窪下之處難免滄漫臣前任南河時曾經奏明於桃汛時視湖河水勢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細察情形如河水足資濟運毋庸蓄水卽先將西岸瀉高寶湖水之港口預爲酌量開放俾湖水日逐宜洩騰空湖面以待洪湖盛漲五壩減下之水亦可容納循序滙歸江海不但下河地方不致受洧且藉此循序下注之水插秧種稻免使蓄高陡放一時驟長並注爲害等情具奏奉

諭旨允行欽遵仍照前例此預洩湖河治下河之秘要也是年二月議於昭關地方建設滾壩壩下開支河並將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以符量入爲出之道

按是時以高堰爲重慮下游不敷宣洩嵇璜復建昭關設壩之議經江督尹繼善河督白鍾山議以洪湖五壩宣洩湖水旣多下游承受僅高郵之車邏等三壩來多去少復設壩昭關與高堰五壩相應並請將運河臨湖西岸出水二三十港口桃汛時察視情形如河水足資濟運無庸蓄水卽將西岸港口預爲酌放俾湖水漸洩日減騰出湖面以待洪湖盛漲五壩減下之水足以容納循序滙歸江海藉此亦可插秧種稻不使壅高驟漲以爲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利此通上下源來去之路而折衷定議也上源五壩宣洩旣多高郵車邏三壩不足相應增設昭關滾壩改建南關舊壩均水之去來多少以平其衡惟是開放之樞機筭於入江入海之路江海之路不疏不特五壩不可輕開卽高郵三壩亦應土封疏入海之路於三壩旣封之後先瀉其積水而後權其節蓄三壩常閉可也偶開一二亦可也疏入江之路旁通運鹽之河芒稻諸河常行無壅碍五壩閉固得也酌開一二亦得也若未審定去路權

入江入海之孰近孰遠孰易孰難了然於得失之故南關車邏三壩且議常封昭關南關之滾壩亦備而不用矣至酌放臨湖港口先騰空湖面以待減水與使湖河盈滿之水齊趨奔注而不可制孰若以時宣洩防其驟漲而循序下注又得插秧種稻爲兩利無害之道斯先事預籌不勞而理者矣是年二月河督白鍾山會同江督尹繼善安撫高晉堵築毛城鋪進水之蔣家營支河不及一月工竣三月水長潰後復開移基償辦逾月堵合復墊陷過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直至四月下旬始行築竣溜歸正河

按毛城鋪支河洩黃河有餘之水由滾壩下注日久衝刷寬深掣動河溜驟難遏塞支河原寬二十六丈水深九尺一丈不等兩崖鑿做至十餘丈時河底刷深至二丈餘勢甚湍急已塞復決原基塘深沙活難以施功復於兩崖高聳河面稍窄之處定基償辦撥附近徐家莊存料應用並借撥豫東商虞曹單兩廳新舊料物船運到工會同督催進埽層層追壓於四月初九日堵合斷流復因水勢

湍激大埽墊陷過水仍并力搶築並於埽外償做鉗口壩埽後築夾土鐵心壩以防汕刷墊陷直至四月下旬始獲竣事黃河水性峻利無論大河小溝峻利之性無異每遇築塞至收束漸近時湍悍激怒埽不能遠下塞決後龍門閉氣搜刷兩旁每於起首淺水之處搜後潰出蔣家營引河之閉而復開至再至三卽由是也蔣營引河之後閉緣石林堵築未竣藉以分洩水勢使龍門水緩而易合及決口既合後全黃之水皆注於蔣營而欲以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常堵塞溝槽之工力推遠黃流固知其難也洪河以下地勢低窪決水建甌直下掣拽更甚尤難立壩非前用鉗口壩後加夾土鐵心壩不能僥倖萬一然已旋堵旋開延及長夏水旺之時而能始終襄成其事亦由外灘尙未跌透龍門止深二丈餘故得竣功而當時赴功之勤力不以畏難廢事亦可見矣

是年河督白鍾山議堵支河請定勸懲之法

按黃河兩岸灘地寬濶伏秋漲水出槽漫灘衝出

支河引溜傷隄初時若不經意日久遂成大患向例於水落歸槽後查明補築土壩攔截溝水督令兵夫灘民齊力築實驗明結報歲以為常至是請定勸懲之法疏稱秋後堵築支河實為河防第一要務河東灘地既廣土性又復虛鬆易於衝塌與其補救於日後曷若預防於事前不知者視為無害殊不知支河不堵水長乘勢衝刷奪溜成河為患甚鉅即如乾隆十六十八兩年陽武漫溢本年江南孫家集之工皆因灘地支河而起其明鑒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庚

水落後即行堵築河兵堡夫既可抵銷額工灘地有田農民亦可自衛田疇自應樂為但不示以勸懲河官以灘地種麥居民獲利視為無關輕重督修不力諉延貽悞所關匪細應請督率農民兵夫幫築如堵禦堅實每年於九月後河道驗明支河所築土壩經歷伏秋大汛如果堅實完整者具結詳題議敘如有承辦不力以致衝突塌卸奪溜者即詳題請叅會同江督尹繼善蘇撫愛必達合詞恭疏具題奉

上諭黃河兩岸當夏秋水勢盛漲之時往往刷成支河若不於水落時即行堵築一遇水發則就下之勢必衝

突奪溜於河防農田均有關係向時之陽武近日之孫家集皆其明鑒也嗣後該總河等應督率廳汛逐一查勘實力堵築於次年桃汛前完竣其有承辦不力者將該管員弁查叅交部議處欽此欽遵施行江

皇上計萬姓之安居慮大河之旁溢特舉從前失悞之由

以重此後預防之責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壬

王言諄切無微不至遵於每年水落歸槽後一體照辦分別勸懲是時

聖主厯念河防臣下遵奉謹守自二十五年後安流幾二十年至四十三年時和驛告警亦因支河引溜成患支河之為害大而且烈尋常視為無事久練河務者必隱憂於是本為切近最要之工而承辦之實力與否成敗所由分也堵溝槽不難斷絕溝槽為難灘平地濶溝中築壩水至由壩兩頭漫過土壩立時沖去必相地形使壩尾有可交收之處或

支河引溜傷隄初時若不經意日久遂成大患向例於水落歸槽後查明補築土壩攔截溝水督令兵夫灘民齊力築實驗明結報歲以爲常至是請定勸懲之法疏稱秋後堵築支河實爲河防第一要務河東灘地旣廣土性又復虛鬆易於衝刷與其補救於日後曷若預防於事前不知者視爲無害殊不知支河不堵水長乘勢衝刷溜成河爲患甚鉅卽如乾隆十六十八兩年陽武漫溢本年江南孫家集之工皆因灘地支河而起其明鑒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水落後卽行堵築河兵堡夫旣可抵銷額工灘地有田農民亦可自衛田疇自應樂爲但不示以勸懲河官以灘地種麥居民獲利視爲無關輕重督修不力諉延貽悞所關匪細應請督率農民兵夫幫築如堵禦堅實分別獎勵倘有遺漏未堵或堵不如式卽將督催不力之員會同咨參以示勸懲此亦策勵之法河工堵築支河本爲切近最要之事惟灘平地澗溝中築壩水至由壩兩頭漫過土壩立時沖去必相地形使壩尾有可交收之處或

在高灘或依莊基水不能越始可爲用溝形深澗者猶必培厚加高兩面皆鑿防風灘水平漫至此不能掣曳水緩沙停不逾時淤爲平陸潛消隱患於未形無上之良法也若虛應故事祇於溝中填土塞責糜費無益反致悞事要在當事身親其地目擊情形如法估辦始有實效不能安坐而遙治也

積水
是年始開伊家河分洩微湖水自梁王城入運以疏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按此疏洩孫集入湖之漫水洄出民田也湖口二丈口門誠不足宣洩運河道李清時請挑伊家河分水下注復堵截下游邳州境內盧口入運之水使水勢不致頂阻得以暢洩嗣因江省太行隄外順隄耿家二河開通入湖小梁山茶城原挑河頭露出淤灘千有餘丈河頭高仰湖水不得東下湖口插滾水壩伊家河三處仍屬宣洩不及復請大挑小梁山茶城內華山達荆山橋支河南下濟急之道固應如是而未爲常法也督漕楊懋勤公錫

敕嘗以微山湖之水一丈為度不足濟運請於石
 壩添設石槽插板多收水一尺以水深一丈一尺
 為度湖無來源惟恃上游九州縣坡水下注收蓄
 湖中以濟新運若天時稍有旱乾即不能敷一丈
 一尺之水誌江南邳宿一帶運河專仰微山湖貫
 輸黃河北岸有事或經大水之年分洩誠不可緩
 過此則惟有慎守湖口之插封閉石槽及甯家山
 尾閘專以蓄水濟運為事況開茶城一帶支河由
 荆山橋洩東省之水而邳宿一帶低田患水亦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以鄰為壑前時湖水有至四月僅存八尺至六月
 僅存七尺者議以河湖相平不能出水於郝山馬
 蘭二處引水入運用江南厚水之法以資接濟至
 不得已而議開江南之潘家屯引黃入運不及顧
 黃之淤湖吸溜蓋亦已急矣數百萬維正之供所
 係匪輕不可不籌之於豫也
 是年三月河督白鍾山會同江督尹繼善蘇撫愛必
 達議覆黃河兩岸灘地刷成支河立限堵築分別議
 敘議處河東一體定議永著為例

按此因孫家集灘地溝槽掣溜漫工而為亡羊補
 牢之計也黃河兩岸灘地經伏秋盛漲時刷出支
 河引溜汕隄為患甚鉅不及時築實延至次年大
 汛黃水趁勢衝刷寬深遂有奪溜移河之患先於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奉

上諭

黃河兩岸當夏秋盛漲時往往刷成支河若不於水
 落後即行堵築一遇水發則就下之性必衝突奪溜
 於河防農田均有關係向時之陽武近日之孫家集
 皆其驗也嗣後總河等應督率廳汛逐一查勘實力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堵築於桃汛前完竣其承辦不力者將該管員弁查
 叅議處其作何分別勸懲著河道總督會同該督撫
 詳議具奏仰惟

聖主

厘念河防洞中機要江南督撫總河會同查議覆稱
 河工廳營文武員弁專司河務地方州縣亦有協
 防之責每歲水落後廳營各官將汛內衝出支河
 長寬深淺丈尺及應築土壩高矮丈尺親勘確估
 移會地方官覆勘核計土方數目先儘兵夫額積
 土方分派堵築如額土不敷地方官撥民夫堵築

統於霜降後一月造冊定限桃汛前完竣俟經過
伏秋驗無坍卸者照例議敘如廳營不卽勘估地
方官不卽查堵完竣及堵築不堅致有坍塌引溜
者照例分別議處會疏具題東河張師載亦照議
具題併稱黃河兩岸內外民田無論本省隔省知
照地方官一體調撥會同河南山東巡撫具題部
覆如議蓋以慎重隄防如此河工保隄衛民河員
地方無容岐視與使坐困於既事之後何如衆擎
於未事之先明時潘宮保塞崔鎮決後首築豐碭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北岸千有餘丈跨壓溝槽之壩彼時黃村以上尙
未築隄灘面衝出順隄溝槽東西直走形如川字
非築長壩斷截逼溜歸中壩頭之溝水仍可申歸
隄根靳文襄亦於補築李樓大隄後急治北岸之
順隄河築壩堵塞今壩子頭村鄉老猶能言其處
蓋北岸尤關運道民生漫在下則灌微湖而及豐
沛邳宿以下之州縣漫在上則踰曹濮歸沙灣衝
運道另由南陽入大清河東省胥受其溺故灘上
之溝槽積微成鉅沿隄順下刷成順隄河爲患尤

烈防患以築壩堵截爲上顧有謂壩不宜長懼與
水爭地亦謂壩不宜高懼壅溜致急是未悉情形
之大變今昔之異宜如隄距大河十餘里灘寬溝
必多築此遺彼通一線而全局皆動溝多則力亦
大匯流歸一而勢愈急必用長壩以抑其勢使行
溜之溝不能通氣灘上游緩散漫之水用以填淤
曩時河深灘低高於內塘不過二三尺黃水不漫
而入壩高灘面四五尺卽可堵禦今河心日高河
岸倍加淤高水盛則漫壩而過漸至掣溜必須加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築高寬大溝掣溜更速壩外再加防風慎重保護
猶不能必其萬全而顧撫拾陳言爲不知痛癢之
說難矣近時南北連年有事皆坐此病棄壩不守
及水至搶救灘岸內低外高一吸卽成湍溜人力
難施始漸知去壩不守壩之爲非然已無及棄舊
章弗由無異開門揖盜而忘前人立法之苦心故
述往事以告來者

乾隆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奉

上諭河工爲運道民生所繫朕宵旰憂勤時深厯念茲者
翠華南幸於高堰清口及徐州等處工程親臨閱視
並與司河務諸臣詳加籌酌現今伏汛將屆且近河
皆積歉之區貧民甚多以工代賑於窮黎有益而於
工程亦易集事白鍾山身任總河工務自有專責以
目今時勢所有應疏應築事宜同時並舉朕意分任
大臣以專其事當可迅收實效黃河至徐州漸窄北
岸蘇家山一帶又復迫東大溜近城石壩誠爲最要
從前已有者應加幫以培其勢從前所無者應接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以重其防著尙書劉統勳率該道王鴻勳錢度善爲
經理加緊督催務於伏汛前竣工以資防護而購料
集事尹繼善亦不得辭其責其六塘河以下爲沂沭
諸水下游現有餘潦停積桃源宿遷諸縣阻黃臨運
爲隄堰所隔積水無由宣洩窪地多成巨浸農夫失
業堪憫或應添建滾壩或應酌建涵洞或開導溝渠
瀦爲陂澤水減一分則民間受一分之益著侍郎夢
麟率該道吳嗣爵同知李宏等速行確勘次第妥協
辦理至下河高寶諸湖之水入江入海各有分途小

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淺以致水無所歸不特
沿海興鹽七邑被其患而高寶首當其沖城垣廬舍
亦重爲可慮當使近江者入江近海者歸海條理井
然深通暢達不致泛濫田畝則所全實多稽璜前奏
請於昭關設滾水壩一座滾壩之下復開支河南關
舊壩改建滾水石壩此項工程並一應支河卽著稽
璜率同何燭董其事諸臣當仰體朕焦勞至意諸事
公同商酌和衷共濟聯爲一體毋稍分畛域各持意
見蓋治河非他政務可比非卓識遠慮明於全局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不執已見廣咨博採而能應機決策其委用河汎員
弁則一本大公好惡毫無偏徇備此數者庶或有濟
顧安得斯人而授之重任耶且所興建埽壩各工率
以意增益一經准建歲歲加修其以險化平停止者
百不一二此或因河臣沿襲因循漫不省視更或故
留爲河員養贍計所謂帑歸實用者固如是乎卽欲
爲河員計與其留此無用之工何不移之有用之地
亦可資其搶護不致潰決成災此皆不能慮患于事
先惟求苟免于無事一經決裂雖悔何追此司河務

諸臣所當銘刻提撕奉為炯戒也徐城南北各工現今培厚加高者仍令張師載高晉分辦務於四月完竣後交白鍾山收工各回本任現今各工應需一切物料並著會同總督尹繼善巡撫愛必達高晉等酌辦其有需豫東二省協濟者即行知圖爾炳阿鶴年隨時撥用總期迅速鳩工疏濬得宜隄防鞏固於運道生民兩有裨益以副朕慎重河防至意欽此欽遵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美

近城垣北岸蘇家山一帶緊東大溜直趨城下形勢甚險仰蒙

皇上軫念民瘼

親臨閱視以近城石壩最為緊要不惜帑項興舉鉅工臣等深遵

指示機宜詳細查勘東門一帶原無石工之處自四大王

廟迤東拐角樓石磯嘴至人家頭止應接修石工三段計長一千三十丈又西門外奶奶廟迤西至韓家山埽工後止應接修石工長五百三十四丈

共應增建石工一千五百六十五丈河身逼近城牆地勢窄狹溜湧水急須築堅固照乾隆十八年堰圩石工之例加添米汁石灰鐵銷並甌後築打灰土約共估需銀二十六萬餘兩遴選幹員分投採運霜後興工一舉集事仰副

聖主慎重河防至意奉

殊批好如議行欽此欽遵依期興工不日竣事士民感激天恩歡聲動地宋時蘇軾禦徐州水患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其時只用土築不聞有外護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美

又請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亦祇用木為一時權宜之計木易壞而難久持久不壞者護岸之石隄為束水要防明末河大漲潰北城而入民幾為魚北岸蘇家山石叻截河大溜直射舊於郭家嘴建石工五百餘丈至北門迤西而止嗣於康熙四十一年接築舊工迤西至段家莊六百五十一丈以重其防至是統於北門東西原無石工之處一律增築加用米汁石灰周遭固築更無不到之處徐州安如磐石黃河轉曲善變頂衝迎溜

之工溜水搜刷底椿土虛易陷外用碎石挑填以固其根加築子堰以防其漫近年河底墊高漲水往往平岸乾隆己未春加築石工三層至伏汛大漲水仍平隄甚可畏也昔吳防山壅水以灌徐其時只汴泗之水截流壅高猶未如黃水之湍悍而徐已不競惟其岡巒四合河道束狹水易壅積而城當其衝防守之道固護上源俾無漏洩南北隄如崇墉束水攻沙河日深而隄愈固永載

皇仁於無極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是年五月

命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查視州縣積水會同各撫商辦奉

上諭朕此次南巡親蒞河工相度險要指授在工諸臣並特派侍郎夢麟會同總河白鍾山疏荆山橋一帶總河張師載巡撫高晉協辦徐州府黃河兩岸堤工其徐州護城石工則委之副都御史德爾敏下河諸工則委之副總河嵇璜六塘河以下各工復委之侍郎夢麟分任責成各有專屬凡以爲積歲被災羣黎籌

疏洩之方捍禦之策者宵旰靡寧冀收實濟業經屢頒明旨矣近據山東巡撫鶴年奏報山東之金鄉魚臺等州縣未涸地畝尙有一千餘莊因思此地積潦再經伏雨秋霖將益苦汎溢而上江之宿虹靈壁等處河南之永城夏邑等處在在皆有積水計漫滄地界不下數百里此其受病非一朝一夕驟至蔓延葢其始皆由地方官漫不經心偶遇小災不亟爲籌度日復一日因循釀害積水日益增滄地日益廣以致高下田廬盡成巨漫及至受害既深自非大動帑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厚資工力不能奏效而大小臣工又莫能深悉受害之由確得祛患之術惟恐議疏議築虧帑貽累遂爾噤口束手坐視其民爲魚而莫展一籌現今水患已不可勝言若不及時徹底籌辦將來其何所底止耶此亦朕南巡未了之事著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現在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咨詢輿論勿憚再三其在山東者與鶴年會商在河南者與圖爾炳阿會商在上江者與高晉會商其地方有熟悉水道之員聽其酌量差委務在

通盤籌算無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計安全而謀樂利者果歸實用毋惜多費帑金朕痼瘕一體南顧疇咨輾轉憂勤之意皆諸臣所共悉其深體而共勉之以副委任欽此欽遵會同籌辦仰體

聖主

愛養下河黎庶惓惓無已之意隨地講求昔人謂淮

北之水治其決江南之水治其闕治決以防其來源治闕以疏其去路順勢修導平疇爲陸海矣

是年六月協辦河道嵇璜議導淮揚運河水道籌入江入海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單

按是時下河頻年患水議者率以疏濬海口洩西下之水而不知入海入江之遠近難易勢有不同也至是嵇璜奉

命

往勘下河率同淮揚道何焜往來查勘定議疏稱淮揚

運河東隄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

邵伯以南者皆歸江邵伯迤東地脈高阜下河腹

內窪地丁溪小海各廂皆緣外高不能洩水其草

堰劉莊伍祐新興等場漸下洩出之水分注關龍

港新洋港等日歸海惟劉莊大團廂至新興石礎

廂相距五十餘里中間無廂應於伍祐場之沿窪

口蔡家巷地方添建五孔石廂二座開挑上下支

河引歸新洋港入海併將石礎天妃二廂塌缺之

處及廂下支河淤灘勘估挑築射陽湖南北繞一

大灣至數十里灣曲太大竟有東西僅隔里許應

取直挑通俾歸海迅捷其串場河以西如泰州之

孔家涵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應浚深通高寶蓮

河東岸耶兒廂子嬰南廂並邵伯之三廂洩水溉

田甚有利益年久傾圮應請拆修此皆下河歸海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單

之路也惟是下河州縣地形如釜底高郵諸壩過水太多難免泛濫歸海紆迴不如歸江捷便查運河歸江之路芒稻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四處廂牆共寬八十六丈邵伯以南運河東隄舊設有金灣六廂金灣滾壩東西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廂等處共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用以導水入江今東隄僅金灣六廂並灣頭廂過水通計七廂口門止寬十二丈八尺鳳凰橋正南木橋過水微細東西兩灣壩面本高金灣滾壩淤土久積以致運

河水不能洩應將金灣滾壩創低一尺東灣壩改低二尺五寸鳳凰壁虎二木橋淤灘一併挖深比運河底高七尺爲準西灣壩形勢不順應將東灣壩添寬十二丈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頭十二丈添建木橋一座滙入壁虎橋引河以資宣洩又金灣壩底尙高改低一尺各壩壩外支河照所改壩脊一律挑深方得湍流無滯又邵伯西岸諸湖諸港口爲湖水入運咽喉內有葵花港奶奶廟巷陳家巷紅橋巷已經疏通惟邵伯諸湖遞注之引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望

河不能暢流應將黃子湖通連朱家湖之湯家紮引河改向西南疏浚寬深朱家湖通連董家湖之王家莊地方開挑新引河一道引水直注董家湖達孔家橋東首另挑引河入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蕪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河挖深節節引導諸湖積水入運由鳳凰壁虎二橋出廖家溝等壩歸江此皆湖河歸江之路也至宣洩機宜惟在冬春初夏伏秋汛時江潮盛大壅高頂托湖河之水不能大洩歸江壩壩必須長年開放減洩俾

高寶諸湖預留過水之地斯不至壅滯爲患但芒稻壩河爲鹽艘必經之地下板濟運則河工失機啟壩大洩則鹽船淺阻應將運鹽河勘估興挑以芒稻西壩底水深五尺爲度使鹽河長存五尺底水則鹽船可以通行沿河壩壩可以長年啟板河鹽兩利至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照業食佃力之例責成地方官督令疏挑挑出之土堆成圩岸以利田疇所有應修各工歸江者列爲急工歸海者列爲緩工次第分別辦理等情具奏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望

上諭嵇璜奏湖河宜導機宜並應疏應修各工一摺頗中綦要運河減洩之水歸海路遠歸江路近然亦有不歸江之處此皆南巡得之目擊者今分別緩急因勢利導俾田畝資其灌溉水漲不受滄漫所言頗合朕意但向來地方各官州縣局守一隅不能通盤籌畫而大吏又因循草率憚於動帑興工每致臨期竭蹶節節補苴迄無成效今會全局而熟籌之稠繆於先事其中改斜爲直移遠爲近消淺爲深所奏應疏應修各工甚有條理不必更行交議著照所請交與

尹繼善白鍾山普福等會同稽瑣於應動工時次第
興舉所需帑項照例分別動支該督等其董率屬員
悉心妥協辦理俾下河民生永有裨益稽瑣摺並發
欽此仰惟

聖明天縱

洞悉機宜

諭開人字芒稻等河為下河七邑民生

籌計安全分別歸江歸海之路

發帑並治欽遵以次興辦宜洩機宜至是無不周到蓋權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閩

衝於去來之大勢疏洩上源之水必廣籌去路下
游雖有入海之道而紆曲回遠丁溪各廂地勢外
高不能洩水草堰劉莊伍佑新興等場得地勢之
宜添建新廂拆修舊廂開廂下支河使各引歸新
洋諸港入海下河歸海之道無有捷於此者惟是
偶遇湖水過大不能盡洩開高郵三壩則下河
必淹地勢使然於此籌萬全之策惟有廣開芒稻
各溝河使暢洩歸江足濟下河之窮多一分入江
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芒稻洩水至捷而水溜

則鹽船不能推挽洩多則鹽河不免乾涸必使鹽

船利運而後江路可通此尤在通變宜民而不可

以口舌爭也得此道而浚深鹽河使常留五尺之

水芒稻亦可常開而後疏芒稻之四河修金灣之

六廂以及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之橋壩狹者廣

之缺者補之高者下之各引河澀者浚之再將湖

河廂壩常年開放騰空湖面預留過水之地則來

水不憂壅滯如是而高郵三壩封土可也下河無

憂矣然河淤以漸而積人情以漸而懈失時不治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望

淤淺繼至一節失理通河受病有宜民之良法而
加以持久能耐煩勞補救隨時斯久安長治之道
也

是年六月奉

上諭准黃並稱二瀆黃河水勢長發寧夏即馳報河東江

南預為防範立法甚善淮河水報亦應照黃河之例

上江正陽一關為淮水上下關鍵大汛時著白鍾山

委員探報交兩江總督安慶河南巡撫飭所屬州縣

一體遵照隨時報明

按正陽關為諸水滙流江豫交接之地正陽關傳報最為切近委員探報尤不勞而理溯查淮水發源桐柏縣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餘里至淮井始顯寬只丈餘深僅尺許至縣治東北固縣鎮河身漸寬行六十餘里出境入信陽州境東北曲流一百七十里支河汶港山澗溪流俱入於淮水勢滋大從兩河口入羅山縣東流入息縣境又東二百五十里入固始縣境東流入江南霍邱境彙於正陽關立水誌於信陽州之長台關河口填單飛報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巽

游之羅山縣轉報息縣息縣則報駐劄烏龍集之光州州判轉報固始縣之往流集巡檢遞至三河尖汛弁飛報正陽關通判逐程轉報填明日時以備稽察惟豫境水勢長發尺寸不能與下游相符寧夏水誌在大壩地方沿河俱有守汛員弁察探馳報淮河一帶未設驛站責令地保人役巡查多不能如期然自三河以上溪澗初出之水難為定準歷來總以正陽關馳報水勢加長酌視山圩五滾壩高出水面尺寸以次拆展清口東西壩仰遵

聖明指授收釜底抽薪之益著有成效益為周備矣

是年欽奉

諭旨於頭北壩外建築攔黃大壩一道挑清敵黃以順水勢

按運口為漕艘經由要道必使清水常強黃水常弱不致倒灌入運黃水乘高而來勢力強悍正溜足以截准回溜足以倒灌噴淤仰承

睿聖臨工

指授方略令於頭壩北壩外建壩攔截黃水工竣挑水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巽

趨回溜一激自散不能倒轉及遠清水直抵黃水於惠濟祠下無復內灌挑護實為得力不獨運河無淤墊之虞清水會黃歸海之勢益盛海口日益深通迎流一壩真有迴瀾障川之用是時大興水利疎通濰河虞夏高永蕭礪諸水由安河歸入洪湖去路以清口為咽喉議拆東西草壩放寬尺寸以暢其流向來口門止留十八丈收束大緊酌留三十丈俾湖水暢出湖水多出一分來年多受一分之益清水出口暢盛方足以禦黃又有大壩以

挑之既可消上游之水更可得敵黃之力一舉兩益而清黃有相濟之美矣

是年七月蘇撫陳宏謀奏請通盤籌辦疏洩之宜奉
上諭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水災據奏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辦方爲有益等語其言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爲最朕早見及此於閏河時卽已諄切訓諭並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荆山橋上下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哭

餘里及清河爲水而已豫兗之境則被災之地較廣人戶田廬撫卹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爲之惘然傷懷轉瞬秋冬正工作可施之候若不先事而亟圖之徒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張皇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滙於淮徐河南之水達於鳳潁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况此噉噉災黎皆朕赤子人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而忍稍存分別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滄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誠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百里

內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生民之利孰大於是卽多需帑金所不當惜况統屢年賑恤所用計之爲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先受蕩析之苦卽使爲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郡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卹極其周經理極其善而災黎所得日纔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終歲蓋藏稍裕之爲能自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

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治之端藉人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哭

所難者治之當得其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諄切傳諭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熟悉其才力亦非不能辦此特惜費省事之意膠固於胸中而又惟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而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此則未得治之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詎可沾沾爲一身功過計是豈朕委任意耶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晉山東巡撫鶴年河

南巡撫胡寶瑗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彌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詳籌妥辦侍郎裘日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其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陳宏謀著卽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江蘇沿途逐一先行審視與高晉等會奏請咨諸臣膺茲委寄務各以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瘼宵旰憂勞之至意欽此欽遵查議尙書裘日修安撫高晉議以濰河宣洩虞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辛

夏商末之水自徐溪口至符離七十餘里河淤平岸自符離集至靈璧之霸王城一百數十里俱間斷淤塞皆因毛城鋪天然廂峯山等處減水下漫積漸成淤加以毛城鋪至本年四月底始行堵閉黃水漫流經年徐溪口一帶淤爲平陸又自徐溪口南北分爲二股南股自張家溝至猪羊山沖斷驛路下至時村由唐溝歸濰河之下段入於五湖北股自牛家樓至時村迤下由三村歸濰河之下段亦入五湖卽就現在兩路沖出河形因勢利導

分疏至符離集下仍入正河其符離集至霸王城間斷淤淺之處一律加挑深通以暢去路霸王城下卽靈璧之五湖湖中不能浚河楊疇土山陵子崔家孟山等湖田沉水底應蠲免銀糧聽其連成一湖以爲蓄蓄之地至濰河之入五湖者東南一路趨謝家溝經古汴河入洪澤湖東北一路由烏鴉嶺經歸仁廂下安山入洪澤湖應將謝家溝展寬烏鴉嶺下沙礮挖淨以免阻礙餘如宿州之彭家溝濉河相山河靈璧之斗溝拖尾河沱河虹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至

之荀家溝岳家河併一律疏浚以暢分流虹縣潼河受水極大舊有林子河歸入安河之路已淤應從徐家沖開通達董家溝歸安河入湖最爲捷徑至烏鴉嶺董家溝安河間段淤阻金鎮鎮劉李埂田家集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爲入洪澤之咽喉皆須逐段挑挖深通上游濰河一帶之水順流直下施功次第當由此起現在行查江省委員及時辦理此籌辦宿靈虹三州縣積水情形因勢利導之法無不詳盡但河勢分行則衝沙無力水緩沙

停徐州城外六十餘丈之河難容萬里長流又築塞九十里旁洩之路專恃毛城諸河宜導濰河雖治每歲仍須減洩一洩則宿靈受淹勢不能免固無一勞永逸之法疏濬後歲加修治日以爲常至乾隆甲辰大挑廂下河道自蕭縣下至宿靈直抵洪湖陡門六百餘里間段開挖工費至一十七萬五千餘兩之多而不數年後仍未免於填墊緣毛城各壩開洩無已時宿靈以下之淤無止息也國家經費有常焉能歲糜左藏語云愚者有備與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五

同功惟有隨時浚治先事預防使低窪積水由河而消稍高之地霜後閉壩仍可種麥汛前尙得刈獲受淤之地變爲膏腴收成倍於內地黃河兩岸瀕河農民率以此爲利濰河於請帑大挑後田頭農民照業食佃力例歲加淘汰則水有去路害少利多否則任其填淤歲復一歲功大難舉民力不能爲則利輕害重而又不能止上游之宜洩故隨時修治使不至汎濫無歸淤田歲獲麥收亦補偏救敝之一道也

是年

翠華臨幸西湖奉

上諭西湖之水海寧一帶田畝藉以灌溉今聞沿湖多有占墾若將墾熟之田挖廢歸湖小民未免失業如任其占墾將來湖身日漸壅塞海邑田畝有涸竭之虞於水利民田均有未便除已墾熟者免其清出外嗣後不許再行侵占欽此欽遵奉行除久墾成田無碍水道者免其清出外其現存湖面及淤淺沙灘丈量清出豎立標記於湖岸勒石永禁至湖內栽荷蓄魚之蕩止許用竹箔攔隔以通水道不許私築土埂飭令地方官於每年水落時勘丈結報我朝特重水利首及東南農功歷經疏鑿不廢歲修皇上念切民依下及蓄水灌田上勞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五

宸厯使濱海蒼赤咸安利賴唐時白香山判杭首役西湖築隄捍江分殺水道洩湖水溉瀕河之田修鄴侯六井淳儲甘清以變飲食宋南渡後杭郡爲行都衣冠畢會於此蘇端明講求水利至於纖悉備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通漕復造堰廂以資蓄洩爲

長隄以通行者完六井以便食飲而於湖內三十里葑草芟除殆盡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湖乃大治錢塘居浙江上游萬山之水驟發無所容納則奔潰於會城漫衍於鄰郡西浙並受其害故潘湖築隄使上流有所瀦則下流不爲災功德最鉅非徒以六橋三竺爲攬勝地也王暉西湖考言西湖名勝甲天下甚至異域亦有披圖而歆羨者如浙之湖衢嚴寧溫皆以西湖名他如皖之潁州豫之睢州許州鄆陵汝陽湖北之沔陽景陵孝感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五

之侯官漳州長泰蜀之崇慶富順漢川滇之滇池粵東之潮州惠州瓊州粵西之桂林皆有西湖而不及杭之繁盛光華然其引灌則一也西湖源出武林滙南北諸水注於上下兩塘之河分流漑錢塘仁和海寧三縣民田明季各厝廢壞沙土多淤并其淤者聽佃於民則山與湖隔絕而西湖之源不能充裕上河淤淺則水無容納而西湖之流不能停蓄源流既損湖利遂微三縣之田卽憂旱乾

聖明洞燭源流永禁占墾濱海農田咸沾築利於無極矣

是年江南道監察御史吳鵬南奏請興修水利以阜民生

按水利爲農田要務蓄洩爲行水樞機欽惟

皇上軫念民依痼瘼一體因江豫等處積水過多

翠華臨幸江南

親授方畧尅期奏功

特命大臣會同山東河南督撫親履確勘不分畛域通盤

籌畫凡應行疏濬修築工程不惜數千百萬帑金

次第興舉俾得宜洩及時民登衽席其善後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五

一併詳悉籌辦御史吳鵬南仰見

皇上懷保安全永圖久遠至意推廣源流敷陳機要疏稱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又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蓋泰運能持之極盛不外補敝救偏養道常出而

不窮尤在通力合作今河南山東徐淮泗鳳三省

被災固由陰雨連綿宣洩不及亦以數十年來爲

大吏者不詳通省之水道源流旱潦莫計爲牧令

者忽於一邑之水利農田蓄洩無方所以十日不

雨則汲溉無資一月恒雨則沮洳畢致災患累歲告警如河南一省西門豹之渠召信臣之堰雖云古蹟而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廣濟渠南陽府召公渠汝寧桃陂等堰許州棗祗河渠皆前明徐恪所修尙未久遠使深通如故則上流處處有所蓄滯何至六十餘區盡爲水滄况開封地勢平窪原藉蓬陂聚水近在城郭至於日久任其佔塞又如山東沿運諸河八百餘里前明已漸淺淤故方恒有瀕運諸湖仿效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美

水田之議順治年間河臣盧崇俊亦有挑濬之議然亦僅托空談又如鳳陽一帶田荒民徙惟靳輔爲巡撫時曾有溝田之說蓄水深耕旋以他事中止自時厥後未見有希風而起劈畫措置者宋人郊宣之言水利必以治田爲治水之本竊以大修水土爲根本要務然或猶有疑者中原土脈高燥旋濬旋涇徐貞明之所以鮮功也古人廢蹟已久鑿空勢必擾民王安石之所以生事也發帑賑施已多安能又遍州縣而給之大工疏消未竣安能

又取枝節而謀之臣以爲是固不然土性燥濕不同得水決勝于無水愚民偷安日慣人荒因誘之田荒不論河南山東土脈原非盡燥卽直隸山陝至高之所但令田間有井一口此畝田卽增價所收較多數倍况有支港經流厝座蓄洩之所乎至于前人所建宜于古未必宜于今而水源尙存塞于此勢必通于彼全在當机籌畫豈必過泥成言况孫叔敖之芍陂王景復之卽今之鳳陽也召信臣之堰趙尙寬復之卽今之南陽也是古今未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善

異宜也惟是責之民修力恐不給取之庫帑帑不勝糜此言則爲近理然而孔子論政但言惠而不費孟子論治亦曰佚道使民若牧令倡其士紳士紳倡其黎庶貧者出力富者出資值足謀其飽不必過多功但要其成不必過急切實興舉不惟弭患兼可富民仍乞先定規模畧倣周禮小行人以民間利害爲一書及匠人爲溝洫專達於川各載其名之意飭以一年之內先將一省大局逐一核計何地高亢何地低窪高亢者宜陂宜堰低窪者

宜港宜溝何處土脈鬆潤可作水田何處土性疎粗但仍舊貫何處水無所沈須得湖陂何處地頗當衝須加隄岸以及修復古蹟導引新流悉心相度採訪勤爲一冊留存交代然後轉飭司牧以身率下以義勸民鼓士庶之所樂有司勿以抑勒爲能任司牧之自爲上司勿以邀功苛督歲終上其成于督撫將來更有改移政仍接續果實心愛民卓有成效保舉卓異案內概令註明不沒良吏之勞亦收得人之效至于興事之方須令自上而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堯

自源而流不得倒置以鄰爲壑如此辦理雖一時繁雜迂濶匪易見功而數年之後天時之不齊可補十分之三民間之蓋藏可裕五分之一夫由求邑宰之任三年皆期于足民管商伯者之佐百代尤傳其富國當事豈可但以簿書期會爲事而不崇尚根本之實政臣非敢輕用一已迂愚之說也昔宋臣范仲淹最通治體亦曉人情其叅知政事時興修蘇州水利上言臣聞訪詢高年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比八千人專

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淮南慢于農政不復修舉圩田河塘大半隳廢今江浙之米一石至六七百文比之當時其貴數倍民不得不困臣竊揆其相懸如此亦由宋世昇平生齒與五代不同而水利所闕不得不居其半夫以蘇州水鄉之地水利興廢所繫如此則徐兗諸州之地所繫可知今大河經流既大發帑金設法疏洩大局已定其餘猶易爲力去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堯

視也奉
害而收水利機會正在可乘似不可聽其因循坐
殊批此奏似有所見大學士九卿議奏欽遵議覆施行伏
惟水利農田爲民生日用切要之事前人籌濟不
遺餘力雖地有變遷今古異宜或功大難成經費
有常民力不給然苟以民心爲心利民之事隨時
隨地爲之民不擾而利可舉未有爲之而無其功
者吳侍御所奏洋洋灑灑往復陳詞說多可採如
引范文正公言蘇州水利一節尤中窾會昔人言

宋南渡後經費取之半壁通力合作資水給用錢
 氏專據一方隨地調劑高下皆得歸土後分疆自
 治人各守已業非實心化導宣諭格不能行江南
 澤國以水爲命支河大港之淤淺隔壩圩岸之修
 治當隨時體察生齒日繁生息漸少其何以濟疏
 淤濬淺築治圩廂等事所在皆有民不能自舉惟
 視官爲督率豪蠹不得侵擾而後功歸實用雖勞
 不怨一有弊竇則工無實際而不信於民後卽呼
 之不應矣數十年來常以此事爲心用民之力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卒
 民自治歷試昭文太倉松江諸屬大舉則大效小
 舉則小效疏劉河七浦通海之大港濬上南華婁
 金奉青之溝漁潦則水有所洩旱則水有所屏效
 在目前利在日用非遠不可稽勞卒無功之事也
 屢試屢驗從未僨事亦從無抗拒不應工成後不
 得其歡心者具述於此非敢言勞亦以財賦重地
 澤國水鄉百姓衣食之原在是
 國家錢穀所出在是不可不加之意也敢以告後之
 爲司牧者

是年八月

命方觀承前赴山東閱視堵築第三屯決口兼查徒駭馬
 頰河形以備宣洩

按衛河運道北通漳水漳入衛助衛行運汎水過
 盛德州三屯哨馬營四女寺等處運隄先受衝哨
 故有三屯之決此東撫鶴年堵築三屯決口請疏
 哨馬營四女寺洩水之溝也奉

上諭近年山東頻被水患而今年南運河更屬異常泛漲

因思東省境內如徒駭馬頰及老黃河等皆古九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空

故道原爲河水分注之區其遺迹故在特因循日久
 遂至湮塞若將南運河之水從此宣洩想當淌注迅
 速方觀承當往來德州一帶閱視堵築第三屯決口
 或卽乘便前赴山東會同鶴年將徒駭馬頰等舊日
 河身循行履勘核其現在形勢如可由此放運河之
 水似亦一宣洩之法天津一帶凡有可開支河分減
 水勢之處亦卽相度情形妥協籌辦一併具奏八月
 二十四日奉

上諭鶴年所奏堵築三屯決口及挑濬支河一摺內稱四

女寺哨馬營二處皆還河歸海之路現已興工挑濬等語朕前以運河異漲非洩之入海不能消滅是以降旨方觀承鶴年等令於徒駭馬頰等處相度歸海之路設法疏濬原非欲復九河故道總期於洩運河之水使之入海不必存膠柱之見今鶴年所奏四女寺哨馬營等處既為洩運尾閘此即朕論中所及該撫等自當及時開濬以收疏導之益至此外或尚有可資宣洩者亦應留心查勘次第辦理總之多一入海之路即多一洩運之路不必拘泥也欽此欽遵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奎

辦哨馬營四女寺渠道仍歸入徒駭馬頰舊河形內通流入海惟開渠工用均照業食佃力渠長百有餘里溝形窄狹難挑易淤工費繁重歲時疏治節節修補使毋積至壅塞斯能行之久遠而濟實用也

是年九月方觀承鶴年議建張秋運河東岸滾水石壩以資宣洩

按是時山東屢遭水患石林之水漫入微湖沿湖州縣受淹衛河之水決德州隄岸橫流東出亟求

宣洩漲水故有增建滾壩之請奉

上諭據方觀承鶴年奏稱張秋運河兩岸東高西下東岸所設之三空五空橋及減水各牖口門皆高運河一丈至丈二尺水勢不能暢消請於東岸地名八里廟建滾水石壩一座高運河八尺遇八尺以上之水即可減洩等語運河東岸地勢既高舊設之橋牖皆不足資宣洩自應另行酌建滾水壩以減盛漲但該督等所奏有底高八尺以及一丈者尙覺太高運河有七尺之水於糧艘即可浮送所有酌建滾水壩及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奎

舊壩應均令高於運河底七尺再滾水壩既建運河自是減洩然壩以外河身若高則運河所減之水又不免倒漾旁溢為地方害該督等並當設法疏濬深通毋致下游受害欽此欽遵如式建置不獨洩運河漲盛有餘之水亦農田水利所關也

是年協辦河道嵇璜奏報添建昭關石壩工竣

按照關壩洩水由泰州東北下海泰州迤東地勢高阜洩出之水泰州先受之而後及興鹽故自建設後亦不輕啟至是工竣奏報奉

上諭據嵇璜奏高郵運河東隄添建石壩已經完竣並請

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二壩過水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壩若車邏南關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壩視水勢之大小以為啟閉自無壅潰之虞等語此所見深得蓄洩機宜蓋湖河水勢以五壩為來源以江海為去路而歸江之路近於歸海況下河一帶地本卑窪必視歸江諸壩壩實有宜洩不及之勢始可以次啟放今春南巡時親臨指示今將車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俾河水得以隨時減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壺

洩而又早闢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遂得豐收此已試之明效自當酌定水則以時啟閉者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然此特專就下河言之耳若論湖河全局則五壩之水洩自洪湖但使洪湖之水從清口暢流會黃入海則黃水不致有倒灌之虞而五壩之過水自可稍減向以河臣惟恃護隄轉致湖漲遂有一潰難收之勢而清口則收束迫隘託言濟運不知近日運河之水患其多不虞其少前曾降旨白鍾山等以清口東西二壩古人

具有深意惟淮水日弱則資其堵束逆力刷黃淮水

盛漲之時則早為宣洩以減其勢至于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閘也因令於五壩過水二寸則東壩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以期疏洩通暢不致奔溢五壩以為下河之患昨據裘日修夢麟白鍾山高晉奏稱今值各令應照例束壩蓄水向來日門僅留十八丈至二十丈今擬酌留三十丈湖水可以暢出等語是清口之水已不患其不暢流而會黃入海矣至春夏盛漲之期則仍照前旨立為水則視五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壺

過水之分寸以加展拓如此通盤籌辦操縱得宜則湖河全局自可永奏安瀾之績矣但河官積習惟以因循前規為事可將此旨勒石於清口及運河東壩俾治河諸臣永遠遵行焉欽此欽遵泐石壩旁永遠遵守南關車邏等壩恪循定則非萬不得已不輕啟放昭關一壩尤必南關等壩開通後察看情形不遽拆封土故添建昭關以應五壩為有備無患之道而實以清水暢出禦黃為上計至五壩亦不啟而南關諸壩均備而不用矣

是年九月侍郎夢麟江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蘇撫陳宏謀副總河嵇璜等會同籌議宜導江北各州縣湖河水道事宜

按此卽大工善後分疏湖河積水並及田間水道也善疏者必通其去路善治者不遺於民事統湖河民運而並治循良奏績異於常計議以徽山昭陽南陽等湖積水由湖口廂宜洩無多另開伊家河至梁旺城入運下游寬深暢達惟沂河之水至邳境盧口地方正流由駱馬湖入六塘河歸海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癸

流由盧口壩分注入運舊壩口門寬至八十丈又無石底年久刷深以致旁流過多淹沒邳境民田阻碍運河宜洩應將石壩裏頭接長中間祇留口門寬三十丈壩底填碎石使沂水大半歸湖只留二三分濟運若無需接濟將盧口築實俾運河宜洩微山湖之水得以全注速消又荆山河分洩湖水已於小梁山華山茶城開挑引河並疏下游之彭家河使暢流入運至六塘河爲宜導沂水之要道自五道引河迤下匯爲一河形勢窄狹亟宜開

寬併將永濟橋酌添一十二孔俾湖水暢注又六

塘河北岸宿遷凌溝地方向有水口通砂礮河注

於沐陽縣之沐河入漣河歸海盛漲時散漫四出

淹浸民田應於凌溝酌建滾壩俾節宣有制又桃

源縣境內港河一道分洩六塘河會沐入漣歸海

年久淤淺應行挑濬亦於河頭建滾壩併將舊堰

修補六塘河下尾匯鹽河由武障義澤項冲東門

自覘牛墩六里等河歸海濬其淤淺現有之洩水

壩減低二尺并濬義澤河下游之小衝河洩水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癸

直同入北湖河開通東門河下游之五圖河俾下游尾間多一入海之路庶千里長流順軌朝宗此籌六塘河分導沂水入海之情形也再河南夏邑永城等縣之水向由濰河下注江南宿靈虹之楊疇泗山等湖經宿遷之烏鴉嶺桃源之安河抵泗州陡門入洪湖出清口業將淤阻之處奏明挑濬內有烏鴉嶺安河董家溝等工爲濰河五湖水歸入洪澤尾間崗員趕辦歸湖之水出口務須宣暢併拆清口之東水二壩濬裴家場等處引河使湖

日出水得以暢達此籌濰河入湖並湖水入海之情形也其餘州邑坡水匯而成河如礪山之利民溝永定溝豐縣之食城河蕭縣之歐邵河爛石河銅山之奎河房村河睢寧之沈家河白山河邳州之武河燕子河艾山河宿遷北岸民便河蔡家牖引河羅家河桃源之姜家窪河清河縣之包家河民便河郭家河周橋河山陽之十字河太平河烏紗河安東之民便河舊鹽河阜寧之穿里河戴家溝河海州之高墟河王官口丁家溝等河沐陽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六

分水沙河亦應疏通以期積水全消又議疏六塘河中段淤灘四千六百餘丈補還宿遷境內漫水衝缺堰工六處開放宿桃清等縣隄堰間隔民田積水十六區又於格隄撐隄間隔之處酌設涵洞至總匯處所地居運河緯隄之上者擬建牖座桃源縣中河南岸尤家灣蕭家莊孫家莊三義壩等處建洩水石牖四座宿遷縣運河五堡下淤口劉老澗及桃邑中河高工莊十里堡等處建木涵洞五座均及時趕辦又續經查山江北各州縣尚有

宣洩民田積水通支達幹之河渠併有逼近湖蕩支分派別之汊港水落灘現脈絡猶未貫通如礪山縣境內之華家溝河礪蕭二縣之周家莊河減水河係接洩河南永城縣坡水均應估辦蕭縣之龍山河小鹽河洪河銅蕭境內之望州河靈壁境內之房村河睢寧縣之龍家河白馬河宿遷縣之縣東河南岸蔡家河李家莊民便河桃源之九龍潭河大成河清河縣之嚮水河清安二縣境內之澗河山陽縣之溫山河濇河阜寧縣之被澤河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六

溝河窰頭支河楊家河太平河海州之王家溝河蓄薇河沐陽之柴米河贛榆之大沙河關子河統須一律修治應歸民力自辦者查照原定章程次第辦理此皆因地分導通變宜民之善治無不周至也孫家集漫後微山諸湖積水宜疏開伊家河浚荆山橋河假道於寬深之運河爲宣洩湖水之正路而收束盧口又爲騰空運河之先著蓋盧口入水過多則足以頂阻來路水勢必先爲運河留

有餘之地以舒其勢使大水皆入駱馬湖由六塘

河下海水之去路愈大洩出之水更多而又分駱馬湖水引入宿遷之凌溝桃源之港河均由泇河入漣歸海而六塘得有分洩之支消水更無不暢由是疏六塘間斷之淤補宿遷衝缺之堰疏隄堰間隔民田之積水建牖設涵洞以爲永利兼籌漣河去路爲善後之全功蓋堵合孫集漫口必開毛城舖以分洩水勢而洪濘以下不能免於受淤則虞夏商承之水無所出而民有向隅之戚疏漣河淤淺使各得其理無有此疆彼界之分以至田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七

水道必盡其力至再至三條分並治視長水之痕先定其規模察落水之淤詳盡其條理權衡於國計民生之大而輕重布之斯治平之偉畧非水衡之常計也

是年定浚柳石船修造分賠遲延處分之例

按蕩柴需船裝運葦營柴多船少運不足數延欠至四五年陳積纍纍習慣如常每以遭風壞船爲支節至船不足數又未能如期修賠輒以柴多船少不敷償運安心缺額此弊之相因而至者也葦

蕩左右二營原派浚船五百一十柳船二十石船四十四有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八年拆造之例修造有四月三月兩月之限遲延照例議處未屆修期損壞承修督修官及勘驗之道員分賠苦蓋駕駛不慎損壞管船弁目該管守備分賠限以修期申明賠例勒修完竣則船無缺數之憂柴有償運之具即可足額清欸矣而弊非一端必清其源如右營柴束由黃河轉運左營柴束由鹽河轉運而鹽河於四五月漕船過後始行開放浚柳石船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五

赴右營運料必俟右營運完始赴左營裝運左營無船裝運柴束存蕩半年保無偷漏卽勒限四月運清右營以正月起限左營以五月起限逾期不准裝運而托故遲延轉相諉卸葦營柴束不能及早出後船到水口無柴藉口延挨及裝運開船沿途停泊或到廠不卽交卸希圖盜賣卽限以日時嚴其稽察而在途藉稱風水之阻過汛每多通同之弊雖增催護設簿稽察填註程途遠近裝交數目時刻覈實比對皆爲具文乾隆壬午奏定葦蕩

左右船務採運修船事宜改歸河庫道兼管會同該營叅將核對稽考徹底清釐積弊以杜備弁通同隱混嗣又將石船四十四隻於應行排造時酌改中浚船一百四十隻僱夫改募船兵以便饋運立法固爲周密而要在有實心任事之人始無法立弊生之患也

是年尙書裘日修侍郎夢麟河督白鍾山蘇撫陳宏謀安撫高晉會奏辦理安河及挑鮑家河事宜

按自上江諸水開通之後皆歸安河達洪湖長一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圭

百二十餘里歸仁集以下至陡門出口咽喉之地蘆葦叢生深止尺許淤墊更甚上游數百里東下之水至此皆爲門限所格連年受患之由多由於此是以勘驗情形有設法辦理之議也疏稱陡門出口之地蘆根延蔓水行濡滯停淤長二千一百餘丈寬七八百丈不等水面瀾漫無從札壩若概用甬工不獨天寒艱於入水亦且蘆葦膠結甬具難施若坐待水涸又恐交春以後舊水未涸新水復生惟將蘆根先行剷取一併帶出水流泥活便

可疏通沿湖一帶漁船頗多僱募四五百隻可以不須遠覓並打造鐵耙等器人夫站立小船上用鐵耙剷取泥根兼撈淤土俟裝滿一船載往近河土坡之下拋棄仍回船剷取較水中札壩及一切甬工難易大相懸殊現在卽可施工計船給值計日論工專員督理其事工可速竣帑不虛糜尾間一通則上游之水皆有去路安河河尾壅遏之患可減矣至安河河頭出水之地尙屬狹隘灘壑撞栢林子羅家諸河水皆匯入安河來水旣多止浚董家溝一路尙不敷分洩歸仁隄下舊有涵洞穿入鮑家河以入安河開通此河分林子河一支旁洩則安河進水之地亦有所分而河頭壅遏之患亦併可減至此而上江之水利無不到通上下爲一體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圭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會覆陳宏謀條奏河工未盡事宜詳籌江南江北水利章程

按陳文恭以民事爲己事孜孜求治凡有益於民生者雖小必勤謀民之道不厭至再陳奏河工未

盡事宜七條奉

諭交

裘日修夢麟會同尹繼善等詳議速奏覆稱陳宏謀

具奏各條逐條分晰會議如奏稱所挑河道近黃

運者歸河員管理隔遠無河員者令州縣及該同

知佐貳經管秋後水落有淤淺者照業食佃力之

例公挑工大費重者動帑辦理分清界址官民皆

有責成應如所奏令該管道府遍歷稽查督率妥

辦原奏河道挑通後離河稍遠不及洩之水令民

間自行開濬支河小溝以達於所開之幹河路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七

小溝一併疏通卽以所挑之土墊路水由路溝歸

河淮徐海等境內各開溝洫以備旱澇旣利民田

亦便行旅應如奏辦理原奏淮徐海境內地土原

可種植祇因溝道未通一遇霖雨到處瀾漫應令

各開溝洫以備旱潦卽以開溝之土加築圩圍涵

洞隨時蓄洩乾隆九年督臣尹繼善酌定圩圍溝

洫條規其時高寶山陽等縣所築圩田至今皆成

膏腴因河流未盡通暢雖築圩圍水無去路仍被

淹漫今河水通流應仍如前議開溝築圩照乾隆

十一年高斌等奏准借帑資助飯食分三年還官

查田間水道蓄洩攸資如濱河窪地本係水田開

溝疏水卽以開出之土加築圩圍以時節宜旱可

屏而潦則洩如係旱田止應多開溝洫不必概築

圩圍臣尹繼善於前任兩江時會

奏定章程秋冬勸民築其舊有圩圍遭水坍塌者令

及時修補所用工本查明實係無力准計土一方

酌借銀三分以資飯食在於藩庫動辦均作三年

歸欵應令州縣將每歲開溝築圩若干春間造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七

委道府大員查驗核定功過原奏開河之後有地

處窪下外水高於內河形如釜底必不能免於淹

浸者勘明頃畝減除糧賦有可種植蘆葦者改照

蘆課輸納查極窪地畝止能受水難以概令成田

自須讓地於水應如所議減賦改則如不能種蘆

改種菱芡亦可資生更不許築埂設籬阻礙水路

如田沉水中一片汪洋題豁免錢糧不得以被

水低田概請豁免原奏黃河北岸自李家莊至徐

城蘇家山計九十里向無隄岸迨後接築二十里

尙有七十里未會築隄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
渾水直趨微山等湖及荆山橋河淤成平陸年來
湖水不能宣洩銅山沛縣俱受淹漫其患皆由於
此仰蒙

聖明洞鑒

特命侍郎夢麟等竭力開浚湖口之茶城小梁山荆山橋
等河湖水得以暢流田地方始涸出黃河北岸不
可再令無隄利害已明今各河均已疏浚徐城南
岸已築石隄對岸有子房山獅子等山爲岸徐城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三

可以無虞此七十里之河岸亟宜築隄以結通河
全局查黃河自滎澤以下俱寬至四五百丈至徐
州止寬七十餘丈徐州以下河身亦俱窄狹城社
田廬攸關是以向來留此無隄之處聽其漫灘俾
平槽之水悉走中法則河底日漸刷深可以順流
歸海但北岸漫灘之水易於衝刷溝槽若不收拾
恐致奪溜成患會奉

諭旨

另行籌辦臣等至徐詳加察看上年花莊所築之亂
石壩已有間被沙淤者應將所有溝槽俱補築亂

石壩其餘概接築土壩與舊有之民埝一律相聯

至地勢後窪段落加築裏壩使尋常漫灘之水至

此即可停淤設遇水勢過大之年壩上過水有限

不得北趨成溜而下游各工俱不受險上下湖河

均有裨益原奏下河一帶民田以范公隄爲捍衛

日久坍塌單薄愚民於水漲時希冀水由外洩輒

挖破此隄洩水後經補築亦取隄根之土虛鬆填

滿又無夯破現在缺口甚多隄身不過數尺倘遇

海潮盛漲高寶鹽城各縣必受潮災此隄捍衛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七

百年不可廢棄之要王伏祈

勅諭鹽臣勘估動項分段分年如式修築至於內地水漲

勢須穿隄外洩業已層層建廂以時啟閉其鹽城

迤北可以洩水歸海較順者現在開挑引河添建

石廂自此以後永禁挖隄放水其如何責成廂官

分管保護亦聽河臣鹽臣商辦查范公隄保障下

河自應修築現與鹽臣高恒會商酌議動項辦理

至鹽城天妃石礎白駒等廂現在趕修廂下引河

俱經挑竣遇水漲之時儘可由廂河宣洩歸海盜

挖隄工理宜禁止應如所奏永禁挖隄放水仍責成東臺同知督率牘官加謹巡防地方有司協力稽察以保隄工原奏泰興如臯境內有審子龍游老龍等河年久淤塞淺阻地方官每請挑浚因民修無力而止應請自如臯之審子河接泰興之老龍河又開龍游河直達於江則雨水有所宣洩遇旱可資灌溉查如泰二邑境內之審子等河前據該處民人呈請挑挖經委常鎮道蘇凌阿江防同知王培宗勘明龍游河在如臯縣治之南紆迴曲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堯

折俗稱九十九灣河口寬四五丈不等崖高七八九尺不等即大雨時行亦止水深四五尺水長暢洩入江田畝不虞水漫審子河在如臯縣治之西自西門城壕起至泰興縣界止迤下即老龍河在泰興境內河形俱寬三四五丈不等崖高七八尺不等即伏秋大雨亦止水三四五尺從未淹及民田稟覆前來覆查龍游審子老龍等河地勢高亢無虞淹漫宜洩甚易毋庸興挑即使動帑挑深引江水內灌一日兩潮亦易淤墊此條應毋庸議

蓋皆隨事酌理詳明定議如此是時淮揚徐海等屬大興水利既疏通江歸海之路復浚各州縣之支幹各河宣洩積水并及田間通支達幹之河渠逼近湖蕩支分派別之汊港使上下脈絡貫通而陳文恭治益求治恐日久廢弛奏設蒞員分地管理下至隴畝之田溝路旁之道溝圖慮必及而築圩岸以便蓄洩借工本以資飯食減糧賦以甦貧民修范隄以備捍衛凡濟民利物至纖至悉之事無不深計切究無憾而後即安即如黃河北岸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三

堯

十里未築之隄潘宮保之所經營靳文襄之所留遺保護徐州城社人莫不疑而畏之未敢輕爲置議公獨毅然直陳以對岸之子房山獅子等山爲岸徐城南岸已築之石隄爲藩惟其實心爲民能耐煩勞故發無不中適時卒定大謀築隄後徐州安瀾無事汎時視水誌啟牘壩疏洩得宜公遇事詳慎利不什不興害不什不除而於補築之工未有之隄言人之所不敢言蓋以此結局而必要其成所云耐煩勞以集事者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四

高宗純皇帝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奉

上諭據巡漕給事中海明奏稱東省水患由微山湖漲溢

實由黃河內灌請於微山湖南圍築攔黃隄工即以

取土方塘挑成順隄河形導入荆山橋出貓兒窩入

運並於內華山西建築通湖廂座以資宣洩等語黃

河由豫入徐兩岸夾束河身甚狹不潰決為銅山諸

邑害即漫衍入於金鄉魚臺今徐城已增築石工足

資捍衛山東濱湖州縣民舍田廬不免仍成巨浸果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四

使民獲安全即多費不惜是否有裨東省徐郡兩岸

亦不致生險或究不如北岸無隄處接築隄工之為

得計著尙書劉統勳馳驛前往夢麟裘日修尙在河

干併會同尹繼善白鍾山查辦議自黃村壩至大谷

山七十里一律接築土隄以禦衝激

按孫集未漫以前濟寧河道葉方恒嘗言微湖西

南切近黃河慮有漫瀉之患若濁流一入不特勝

嶧為巨浸運道必至梗阻張伯行亦有微山湖南

宜築攔黃壩上接太行隄之說是漫灘為害昔人



聖諭於北岸無隄處所接築隄工之為得計允宜欽遵辦

理其自大谷山至蘇家山逼近河身兩山夾峙地

勢高亢無庸築隄舊有壩基址應行修整俾平常

之水不致上灘遇漲漫壩而過由荆山橋迤下歸

運河該處在微山湖下游相距四十里斷不致涓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四

滴漫入生險專致力於七十里未築之隄自黃村

壩至大谷山接築土隄萬五百餘丈以頂高六尺

底寬八丈為率離河十里為度自是萬有餘丈之

崇防鞏若金墉矣明潘宮保束水攻沙大修徐州

以上南北隄岸而於李莊以下九十里空之弗隄

靳文襄時已有李道華樓漫水之急兩岸多設廂

壩以資分洩保護徐城南岸自毛城鋪大溪壩外

復建王家山十八屯天然三廂北岸蘇家山子房

山並建廂壩而於北岸尙仍其舊不為隄防蓋其

時河岸與內塘高下相等漲水大至任其散蕩寬
緩不通以舒其氣下流徐州一帶得免衝激水退
仍歸河槽灘地罕有深溝是以不致奪溜至其久
而河岸日高漫流日急凡黃水出槽停淤多在近
岸漸遠漸薄以致南高北窪歷經歲月岸高內地
幾及丈餘而黃水翻得建甌之勢湖水更有難出
之憂漫灘水至則跌成大溝溜隨之入不可救治
雖填塞溝槽築以亂石而土石交接之地更湍激
寬深至濁流攔入湖地高仰漲水不洩荒棄沃壤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雖如葉方恒所言仿東南治田法開河築圩車戽
耘耔而汎水時至衝淤不免故非接築大隄無以
當衝禦患地勢迥異前時固難相沿久遠

聖明洞悉機宜永定大謀滕沛魚濟水荒棄地變為膏腴
惠澤流於無窮是惟堅守河隄近湖州縣舊有溝渠以時
疏治則水盡歸槽地皆涸出無俟築圍治圩而自
有可耕之田近時開豐沛之食城河坡水歸槽久
荒不耕之地彌望青葱其明驗也黃河北岸接築
九十里大隄後遇漲視徐城水誌以次啟放牯壩

徐城七十丈之河身淘刷深通石岸鞏固安如泰
山初由陳文恭建議修築至是始結通河之局河
工無久而不敝之法變法而得立法之意法始無
弊故以古準今者不達事之變也

是年五月始定河員公費章程

按河工丞倅向因不敷辦公一切經費入於歲修
案內通融開銷原非政體河工同知通判分管黃
運湖河汎險工長需費較多自不能與地方丞倅
一律支給養廉明定公費章程以爲杜弊核實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四

道經江督尹繼善河督白鍾山安撫高晉會同定
議南河各廳分爲大中小三等大廳酌給經費二
千中廳千有五百小廳千有二百均入於歲修冊
內報銷又經河督白鍾山定議霜後修做工程併
入本年歲搶內年清年欸奉部核減銀兩立限追
繳以清錢糧章程一定公私兩得河工以實用實
銷爲準則固不得惜費誤公亦難假公恤私廳員
領帑辦料通融籌費預留有餘之地將成難滿之
壑惟定有經費使辦公不致竭蹶無可藉口工皆

歸於實用伏讀

聖訓工員因公費而糜帑項從旁挾制者必多河臣覈工料而恤私情高下其手者亦不免煌煌

天語洞燭幽微周知情偽於覈實辦公之中寓釐奸剔弊之用誠足以服其心而策其力凡在工員弁自當激發天良一洗故習而勇於趨事也至每歲搶修有一定之成例違例請銷致有核減分所應得其已經題銷而經部駁減者尙有可緩之例幾經核計而碍難入銷者實無可倖之功權其輕重分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五

追繳不獨慎重帑項亦以杜弊警頑工員職任河防之重固當公而忘私況公費已明定章程有加無已併其私亦恤之而不動其急公之心者必非情矣

是年河督白鍾山奏請酌放高寶湖西岸港口以備宣洩

按郡國志高寶湖受西山衆流爲諸水之滙浩蕩二三百里其河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堰之東者曰南下河北下河水則西河

藉南北河爲之洩旱則南北河藉西河爲之溉而水患頻仍皆由下流紆緩秋水驟至輪瀉不及田地淹沒職此之故而其故亦在不預先騰空湖面以爲容納之地水發盈溢爲患下河不能支也白莊敏於前任南河時奏明桃汛時察視湖河水勢情形如河水足資濟運毋庸蓄水卽先將西岸瀉水港口預爲酌量開放俾湖水日逐宣洩其勢自減騰空湖面以待洪湖盛漲五壩減下之水亦可容納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六

旨允行至是更申前例疏稱高寶諸湖上承洪澤湖並天長六合之水滙歸運河由運河諸壩分趨下注江海向來臨湖西岸設有出水港口二三十道導水入運由港口東趨以資宣洩最爲緊要若俟伏秋大汛洪澤湖水盛漲之時始行開放則五壩齊趨高寶諸湖勢不能容納往往洶湧奔注盈隄溢岸穿運而東勢大波濤微特與鹽高寶窪下之處一望成湖卽地勢少高之所亦難免淹浸與其蓄之於平時使湖河之水盈滿莫若預爲籌畫陸續宣

洩以免驟漲之水一時並注爲害此思患預防移步換形之法也當西水驟下湖面未及騰空寶應湖先受之由寶應入高郵之支河不能暢達患先烈於寶應高郵湖承之以次漫入不歸下河而焉歸也先時豫爲之防使湖河之水循序滙歸江海不但下河不致受淹且藉此舒徐下注之水用以插秧種稻轉害爲利較之壅滯偏高陡然開放一時驟漲迥不相同此雖常法實關大用平時疏西岸臨運之港口勿使淤淺並浚由寶入高之支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七

通流貫注而又隨時酌放港口寬留地步然後五壩相機宣洩下河有安枕之樂矣

是年河督白鍾山奏請修補黃運兩河隄工事宜

按黃河在豫曰坡河在江曰槽河豫省灘地平曠河面濶至十餘里至二十里不等江境兩岸相去不過數百丈民居稠密城郭交錯河岸逼束溜勢險工林立歲事修防仰承

聖明指授方略堅閉毛城鋪天然腠等處支河約束大溜悉走中流水無旁洩惟有謹守兩岸隄工以固其

防至是河督白鍾山奏請修補黃運兩隄疏稱黃河挾沙而行分之則溜緩沙停自不當輕言旁洩以收刷沙之益本年伏秋兩汛水長至一丈七尺餘寸較往年更爲盛大各工多有平水河流束歸槽內出槽漫灘掃灣迎溜之處險急殊常應多備料物加鑲埽壩禦其頂衝至上灘之水壅至隄根亦須幫築高寬以資守護兩岸各工自邳宿以下未經一律加修水至多有滲漏塌卸臨期搶護甚費周章其有被汛水油刷或經大雨淋漓殘損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八

卸或縷隄單薄越隄窄狹尙須補築之工擇要加修統於汛前辦竣且當青黃不接貧民得以備工度日兩有裨益至邳宿等處運河因邇年水勢盛大隄工間有殘缺及穉道塌卸之處已奏明委員估修山寶以南運河灘土甚高河身淺窄一遇水發卽患浮滿隄工亦多卑薄湖河盛漲之時撞激堪虞亟應挑挖灘土幫築兩隄俾河道寬濶多容來水暢其歸江之路此宣導河防之要務也水非隄東則不能攻沙隄非固築則不能束水二者相

輔以行防以止水而水不旁洩河底日漸刷深寬裕有容自得安流皆易知易見之事然能實力行之則兩得不慎所守則兩失故以勤修歲事爲有備無患之道也

是年籌辦江都芒稻廬壩洩水歸江開越河以利鹽運

按治河如醫之治病本病不可治而爲他方以引之治芒稻以治下河之謂也江督尹繼善河督白

鍾山副河嵇璜協辦河務高晉議以湖河水勢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九

海遠而歸江近芒稻廬爲湖河諸水歸江第一尾閘平時疏通積水騰空湖面以備容納漲水下河獲免淹浸實爲治下之要鍵惟是淮南鹽艘必由是路運鹽由灣頭河行走芒稻河自西北直趨東南而灣頭河則自西南至東北橫亘其間運河東岸之金灣東灣鳳凰壁虎灣頭等廬壩減洩之水皆直趨芒稻廬及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各滾壩歸江若將芒稻廬徹底開放則溜勢湍急鹽船難以挽繹有碍行運若因此全行堵閉則湖河水無

去路卽船到下板浮送亦稽疏洩查芒稻廬迤東有越河一道再挑深五六尺令鹽船由越河直走金灣北廬不繞芒稻廬出灣頭惟金灣北廬底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鹽船挽運則洩水運鹽分爲兩途芒稻廬可以長年啟放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皆可不封閉俾湖河之積水暢洩歸江實爲兩利自是依議遵行芒稻洩水通暢經嵇璜奏明情形奉

上諭據嵇璜奏稱芒稻一廬爲諸湖入江之路宜洩通暢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十

下河州縣自可永免水患等語此實經理下河之要鍵朕去春南巡時所諄切指示令早闢歸江之路者正謂此也芒稻一廬乃歸江第一尾閘向因淮南鹽艘皆由灣頭河轉運必須芒稻廬門下板方可蓄水遊行以致不能啟放合宜前據該督等奏東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艘由越河直走金灣北廬是洩水與運鹽已自分爲兩途芒稻廬自可常年啟放矣但恐終狃於蓄水運鹽之習仍不免因循觀望夫蓄水運鹽不過少省繹挽之勞所費在富厚商人而下河數

州縣之民生攸繫此其輕重豈不較然耶嗣後芒稻
廂應永遠不許再下廂板俾得暢洩歸江則諸湖積
水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資容納而下河一
帶得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泐石廂畔俾後
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欽此遵卽泐石廂旁永遠奉
守閉車邏南關諸壩封土三尺非遇異漲不得輕
啟下河七州縣獲免水患安養數十年下河歸海
路紆而窪地先受其累自以歸江爲宜便而歸江
莫捷於芒稻芒稻水急而溜大鹽船不能上當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工急需洩水之時正鹽艘盛行趨掣之候調劑偶
不得宜則河與鹽兩失其利另開越河使運鹽得
有平水先握其要領又挑深運鹽河使長存五尺
之水更無慮鹽河生淺芒稻得以常年啟放俾湖
水源源歸江冬春湖面常空伏秋水發容納有地
則高郵南關車邏諸壩無庸輕啟下河不致受淹
斯爲萬全之道然恐人心不能持久人力或有不
齊鹽河有數丈之淺則芒稻無常開之勢或名存
實亡者有之各河雖分疏通流而江潮往來西水

暴下積久必有淤淺待報聞而疏治已後其時人
存法立通於法之所不及而後能一上下之心行
之久而無弊也

是年豫東河督張師載改鋪龍灣減水壩石底洩異
漲入徒駭河

按徐有貞作放水之廂於東昌之龍灣魏灣爲水
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
山東通志龍灣減水壩明徐有貞作有一空二空
三空四空五空等橋第五空橋分支入小鹽河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十二

大鹽河故道已堙餘四橋俱洩入土河卽俗所謂
徒駭河也今用第一空爲滾水壩第二空橋爲減
水廂又作減水廂於魏灣洩坡水由海豐之沙河
口入海卽俗所謂馬頰河也舊有六廂今用第四
空爲減水廂第五空爲滾水壩龍灣魏灣之水分
道趨海而不入大清者大鹽河已淤而不洩也是
時廂壩故蹟半就堙廢伏秋漲發西水建旣而下
源遠波濶數百里之積水擁聚壩前疏洩不及勤
懲改鋪龍灣減壩之石底以順其流亦因時補救

之一端也

是年五月題定安省水利工程委員分地專管事宜
按此重洪灘之防守也防以備水守以固隄毛城
壩之不能不減洩者勢也洪灘河之不能不受水
者亦勢也豫爲之備則疏渠以待暴流約爲之攔
則築埝以束水勢此定法也安撫高晉議以灘河
宣洩清黃諸水開濬淤墊修復原有廂座併將南
北兩股分疏於滙歸灘河處各設廂座平時啟板
分流清水遇漲上下各廂閉板俾清水各歸南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兩股本河空出灘河正身讓黃水獨行俟黃水斷
流仍啟板放入清水以資衝刷須設專員經管方
可持久議自徐溪口至符離集所有河道及西流
黃疇沙溝三廂交駐劄徐溪口之州同分管自符
離集起至霸王城一切河道及蒿溝桃溝唐溝北
山河四廂交宿州州判分管移駐時村自霸王城
達陵子湖口河道四十餘里交靈璧主簿分管仍
責成宿州知州總理其事并將毛城鋪責成河員
與地方官一體稽察照奏准之案將口門衝深溝

槽填平上建亂石壩其口門以北之鉗口壩并口
門以南之亂石壩令蕭碭廳營加謹守護如遇盛
漲開放該廳營先期知會俾得預爲防範其水利
河道隄堰廂座分別官辦民修些小工程責成地
方官勸諭附近有業居民自行修築洪灘二河按
年疏濬歸官辦理每年預撥江寧藩庫有匣費三
千兩解貯廬鳳道庫如遇黃水漫溢或無黃水經
過每年於清水過後飭令將洪灘二河查明應挑
工段確估妥辦通報候驗永以爲例此所以爲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四

河防守計者無不至矣而黃水漫入洪灘河力猛
勢大溜至則截斷所疏之渠直出灘面而上下之
河皆淤坐灣行溜而灘地之埝難守如河分南北
二股始則專行北股而南股河淤不數年北股河
亦淤所建之廂宛在中央淤入地中矣所築之埝
間斷衝缺水不歸故矣濁水橫流非曠野之單廂
單隄所能範圍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唯有不惜勞
費逐年補救而已大水經過必有衝出之形勢因
勢利導縱不能束使就範亦導之使有路可循則

雖淤漫而不至成陸也修補殘缺之捨則雖復有新衝而前時衝出之溝不能刷深引溜也匣費供遞年修費責成本管官隨時補治積至數年大挑一次久而成河漸不費力惟在無廢事而爲之有恒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是年奏建武家墩一帶磚石隄工

按自武墩迤北至湖口濟運壩正當洪湖下游向係土隄水漲時搶修柴土搪護風浪撞擊易於汕刷議將武墩至濟運壩千有餘丈之隄改建石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五

武墩迤南石工改做磚工卽以存工之石蓋面鋪底全湖大隄一律鞏固此以改做磚石工補其遺缺防禦益加周密而至爲通堰權萬全之策莫如於石工外再加碎石坦坡洪湖石工砌高十九層至二十一層高二丈二尺八寸至二丈五尺二寸不等每當伏秋汛漲風浪撞擊動經塌卸塌後雖就缺處補還究非一氣渾成新舊不能融結石工陡峻易傾惟碎石坦坡足以禦之蓋水至汕刷椿土土漏則椿虛而工危浪拍石牆往來掣曳牆高

則孤危而難立坦坡漸次遞下制水而不與水抗水來平漫而上水退順縮而下水卽洶深搜刷椿土碎石隨水滾入填護雖遇巨風大浪可無撞卸之虞坦坡始於靳文襄其時止用土加椿碎石工費雖鉅而耐久視用土反省高堰高澗侯二門古溝舊大壩諸處水深溜湧先年皆外加埽工今已不用險更甚於前應先擇要加碎石坦坡以爲外護卽如高澗外深潭前經白莊敏奏築碎石坦坡迄今無事已有明效惟工費浩繁未可輕舉待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六

而動建不拔之基無踰此矣是年東河張師載創建張秋八里廟滾水壩宣洩坡水入大清河歸海

按劉忠宣治張秋於舊決之南里許築高隄用近時減水壩制植木爲杙中實甕石上爲衝木著以厚板上漫巨石爲梁五竇梁可引纜竇可洩水卽五空橋也至是以五空橋底高宣洩不暢創建滾壩洩運河有餘之水初東撫楊應琚請於運河東岸添建廂座酌開水口分洩西岸積水經總河白

鍾山以三空五空橋洩水入鹽河橋空稀少宣洩不及議於三空五空中間添建減水牐三由大清河歸海茲復建滾水壩壩寬十二丈上設木橋以通人行嗣復落低五空橋底暢洩入海沙灣自前明徐有貞白昂劉大夏治後復有荆隆工大王廟馬營口諸決奔流泛濫積年衝出河道遞刷寬深西岸濮范等邑窪地坡水俱滙歸趙王河沙河順流東注由積水牐道人橋分洩入運每逢大汛洶湧異常泛濫瀾野三牐五空橋宣洩不及添建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七

壩於八里廟後俾汎水暢出沙灣西來窪地坡水挾帶沙泥過水後溜斷沙停河身時有淤墊以時疏導而後可迅流入海張懋敬初同高文定協理南河以張家馬路黃河漫溢褫職復起為河東總河適當孫家集漫口入湖害運與運河道李清時共宿河干疏築並舉又以豫省河工多暗險幫隄開河不遺餘力此卽其疏築之一端若下流浚治不時雖增添牐壩上淤下壅能出而不能洩終歸無濟固宜不廢歲事也

是年裘日修奏請微山湖口牐上添建牐座之處應行停止

按是時孫集漫水入微湖者業已消盡水泮地畝全行涸出恐添建牐座有碍蓄水濟運之道是以奏請停止奉

上諭據裘日修等奏被水地畝已多涸出所有從前奏請於湖口牐上添建牐座之處應行停止等語從前尹繼善以運河水漲亟應疏濬是以奏請於該處添建牐座以資宣洩今復奏請停止其意蓋以積水已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六

若添建出水牐轉恐於蓄水濟運之法有礙此未免過計現在積水雖退而運河量不慮無水接濟該處牐座雖不必添建或酌量運河蓄水尺寸將牐門壅上之隄留為滾水壩俾蓄洩俱有所資更為有益著傳諭尹繼善等卽妥為查勘辦理再摺內有安山湖已成平陸之語此湖既成平陸民間自必耕種現在曾否已經陞科著傳諭該督等查明具奏欽此欽遵定議建壩如遇微湖水長有餘之水卽可由壩滾出為有備無患之道也

是年侍郎夢麟會同江督尹繼善河督白鍾山籌議
湖河宣導機宜

按是時防守洪湖籌議宣通湖河去路疏稱洪湖
出水之路有三一由清口會黃歸海一由運口入
運達江一由山盱五滾壩過水由高寶諸湖入運
歸江歸海其減洩機宜必須通流順暢方無虞漫
洩查每遇盛漲五壩減洩之時運口入運之水奔
流下注五壩所過之水傾瀉而來河湖交相壅激
以致下河七州縣常受漫漶職是故也今入江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九

路已通運河進水無節勢難容納順流查淮揚運
河向以牖爲關鎖前時每遇重運過後卽將惠濟
等牖下板使來水減少騰空運河西下之水得以
暢達歸江後因牖圯不能下板遂至過水無節仍
循舊例於重運過後將惠濟通濟福興等牖酌下
板數層過水五尺爲度隔數日全啟一次放官民
船隻五壩水小仍照舊開放如此不但疏通湖河
去路而洪湖水分流無多專力敵黃自免倒灌運
河亦不致沙淤此酌盈劑虛隨時制宜之一法也

是年侍郎夢麟會同江督尹繼善河督白鍾山副河
嵇璜蘇撫陳宏謀籌議江北續辦各工事宜

按興修水利必使上下水道脈絡貫注滙湖通江
之幹支各河由溝渠層層導引歸流方爲周備是
時挑工雖竣尙有宣洩民田積水支分派別之沒
港併逼近湖蕩水落顯露之渠道應需疏導者會
同復加相度悉心履勘如礪山縣境內之華家溝
河礪蕭二縣之周家莊河年久淤墊亟應續辦又
礪蕭二境之減水河係接洩河南永城縣坡水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應估辦又蕭縣之龍山河小鹽河洪河銅蕭境內
之望州河靈壁境內房村河睢寧之龍家河白馬
河宿遷之縣東河南岸蔡家河李家莊民便河桃
源之九龍潭河大成河清河之響水河清安境內
之澗河山陽之溫山河潯河阜寧之被澤河曹溝
河審頭支河楊家河太平河海州之王家溝河蕭
蔴河沐陽之柴水河贛榆之大沙河圍子河或通
身淤淺或間段阻塞分析疏浚田間溝洫查照原
定章程歸民力自辦至是江北水利無不到矣

是年河督白鍾山副總河嵇璜奏覆辦理下河歸江歸海各工緩急事宜

按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迴難達歸江徑直易洩是以奏功之次第急於歸江緩於歸海而形勢亦有不可概論者河督白鍾山會同副河嵇璜分別籌辦疏稱下河各工有歸江歸海之別辦理章程歸江者入急工歸海者入緩工今查歸江之路固宜急辦而歸海各工其中亦有應辦不可緩之工如高寶運河東隄郎兒廂子嬰南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邵伯減水三廂水大則藉以洩水歸海水小則藉以灌溉民田各工年久損壞應拆修完固以資啟閉阜寧之射陽湖改紆爲直移遠爲近則歸海捷徑宣洩甚暢不致阻遏水勢泰州之孔家涵河鹽城之皮岔河岡溝河係分導西水之要路亟須疏濬深通以資利導又下河之石礎天妃越廂裏頭尾土俱已塌卸兩牆壁立若不急修恐致傾圮難以再緩是皆列入歸海緩工內應行先辦之工已飭委員分段承修此欲通下河之水道而爲分導

西水之地也運河東隄子嬰等廂減洩之水皆入射陽湖接廟灣歸海鹽城之石礎洩水尤爲得勢顧寧人云西來盱泗壽春諸汊澗泉潦之水注於高寶三十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南入江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爲入海之別徑而淤斥已多水小溢則不能滿其量大溢則不能容不滿量則不能接廟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漲溢議者言射陽葑泥難浚應於射陽旁二十餘里開神臺河自白葫蘆港迤西出滕隴口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走廟灣東入於海又言起興化大宗湖由舊官河歷岡門鎮至石礎五十餘里開寬浚深則釜底盡傾附礎者不苦洩渴可以常俾通流而勘議未行下河歸海之道自昔已難言之康熙三十五年童家營隄工漫溢水入射陽填淤過甚下河不能以湖爲壑石礎形勢建饒一洩無餘亦爲鹽城之憂阜寧之射陽改紆爲直移遠爲近以資宣洩修石礎天妃越廂導之入海開子嬰等溝達廟灣而築邵伯減水三廂使不過洩疏泰州鹽城之孔家涵

皮岔等河分導西水皆刻不容緩之工不能以入海遠而寬其時緩急以工爲衡治下河之先務在是矣

是年總河張師載奏修昭陽湖單牖水口排椿碎石工程以資蓄洩並固穰道

按山東南陽以下運河之東曰獨山湖設有水口十八西曰昭陽湖設有單牖十四滾水壩一地勢東高西下春夏開十八水口以濟運伏秋並啟單牖滾水牖俾獨山湖水串運入昭陽湖下達微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湖此歷來一定之章程也自孫家集黃流內灌微湖受水益多倒漾而北運河兩岸隄工沉沒水底糧船至此非風莫渡稽停守候甚費周章至是湖水日消隄形漸露相度情形分別籌辦議添簽石排椿下填碎石上加頂土其有水深處所簽兩面排椿中填碎石上加頂土發帑興修尅期完竣從此河湖限隔穰挽有資官民船隻得免風濤之險利濟之實政也

乾隆二十四年籌議江南運河蓄洩事宜

按此節宣於平成之後者隨事所宜也運河之來源去委必詳其節候原前人立法之意比類測理然後臨幾決策因利乘便而不窮於用糧艘重運經臨正值冬春水勢微弱之時應須預籌節宣事宜江督尹繼善河督白鍾山議以糧艘南來徒陽運河水無來源惟藉江湖貫注向設有京口老人黃泥呂城四牖層層關鎖運河東岸有橫牖越河牖利涉橋旁通江湖水小時下板收蓄不若按日隨潮啟閉潮長啟板進水潮落卽下板蓄水移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四

城原設牖夫四名改撥利涉橋專司啟閉則潮水進多出少足資行運又揚州運河上承運口來源下有江湖灌注每年水勢夏秋宣洩不及冬春漕運淺阻上游山陽高寶運河東岸向設牖十三座冬春閉板蓄水濟運其邵伯迤下設有金灣六牖鳳凰壁虎灣頭等橋分運河之水由鹽河歸江冬春江潮微弱每處來源不敷應將金灣等牖於重運經臨時只留北牖二座常川啟放以資鹽運照列下板收蓄倘仍不敷再將鳳凰壁虎灣頭等橋

暫行築壩收束以利漕運俟重運過後仍照常開
放暢洩入江又桃源沙礮河係黃河以北運道藉
駱馬湖爲水櫃蓄水濟運應於秋汛後卽堵閉尾
閘如春水微弱將柳園王家溝壩酌放濟運俟重
運過完再將尾閘全行開放以資暢洩鹽河廂亦
於冬春堅閉不致旁洩則清水得以全力抵黃楊
家莊不致倒灌以爲節宣利運之道運道自元開
會通明闢裏河加河兼資黃爲用至我

朝開清口啟皂河大開中河資黃之利避黃之害權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南北運河扞護之宜審黃淮江海湖河之全局治
之有節飛輓應時不復知有載馱重趺之苦矣而
成平日久隨時節宣之道不可不講鎮江漕河水
無來源前朝專藉丹陽練湖之水爲上源練湖幅
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古語云練水寸渠水尺開
放練湖一寸可添河水一尺後置斗門石礎欲復
故迹旋廢不修豪戶專利爲田遂致淤澱此有源
之水日久難回而歲勤疏挑審節宣之宜亦足利
運自是而上則瓜儀運河爲江安等諸府州縣及

湖廣江西通江入運總會之要路歲修響水四廂
浚沙漫等洲而船行常利矣揚州運河東岸十三
廂洩水灌田邵伯迤下金灣六廂鳳凰壁虎灣頭
等廂分水兼資鹽運若不定有章程啟閉無時反
滋貽誤各廂冬春閉板濟運只留北廂二座常川
啟放以資運行俟重運過後照常啟板則鹽漕兩
利矣至河北運河桃源砂礮河最易梗阻向恃駱
馬湖蓄水濟運自明以來黃水入湖墊淤蓄水無
多雖設有柳園王家溝等廂依時啟閉而一洩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美

餘不可常恃先因漕艘淺澀於毛家隄鑿山開石
槽引黃水濟運後復由水線河引黃由荆山橋入
運閉毛家隄歷年糧船行走順利運河地勢建甌
黃河沙泥隨溜衝去不虞停積可爲永利至邳宿
運河至東省夏鎮全資微湖水濟運湖水過小之
年往往窘急必須將江豫上游坡河之水常時疏
通使皆滙入微湖方無虞缺乏如江省之食城河
連年開濬水入微湖漕運不乏水此其驗也自是
而上達臨清汶泗沂沭蜀山南陽馬踏諸湖之水

足以濟運又節節立閘節宣啟閉得宜無憂澀滯
唯北河不能立閘專恃長水濟運往年漳水北去
衛水微弱不能浮送阻滯經時束手河干北河週
年通流不能築壩厚水淺則聽之於天惟思大河
行溜之處深通如故每遇轉灣沙停水淺常年無
異雖未能築壩大挑而水中撈泥亦足濟事嘉慶
丙辰余協辦東省河務籌製器具用長竹爲柄竿
頭鑲鐵如斂後加布兜收泥入兜兩船載夫夾挑
淺灘取泥入船內載滿運送至岸往還傳遞期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七

工竣長河一律通暢雖遇水小不患淺阻此隨時
設法易辦之事若待船至擱淺則非人力所能爲
矣運河行漕全在疏浚得法節宣以時北河撈淺
之道尤切於實用附志以備稽考此通河籌濟之
大略也

是年估築大谷山至蘇家山碎石滾壩

按蘇家山碎石滾壩宣洩盛漲之水由水線河入
荆山橋河下達潘家河入運法至善也河督白鍾
山議以黃河北岸新築大隄六十餘里中間空檔

自大谷山至蘇家山計長五百二十丈地平土鬆
遇漲漫灘過水易刷寬深舊有滾壩淤沉土內應
仍舊修築碎石滾水壩一道黃水盛長徐城水誌
至一丈一尺四寸與蘇家山老崖相平卽作爲準
則平地開槽築高四尺做成壩脊與地面相平較
比舊有滾壩裏頭海漫石高四尺五寸水漲至一
丈一尺四寸始由壩面漫過水小之年不能漫壩
藉以束流攻沙則灘面不致刷有溝槽此以加高
壩脊爲節宣之道惟是壩上淤高則壩下落低可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天

知增高而不增寬溜水浸入勢必跌成深塘碎石
皆落潭內轉有掣溜之虞且於漲水淤高之地再
加四尺五寸亦恐異漲之年宣洩不暢是以乾隆
三十八年水長上游受險將壩底落低加寬十二
丈分洩黃漲邳宿運河春夏水淺引以濟運年來
遵行無誤惟碎石創槽入地不深盛漲力猛跌塘
甚利經夏歷秋塘愈跌深石仍陷入地內大溜擁
進雖下有天齊廟山根石礎足以鉗束不至奪河
而溜急水大既恐運隄著重亦慮分水過多下游

正河受淤時有改建整石滾壩之議長鋪石底準定尺寸如運河制度疏通水線河使去路寬暢今水線河已刷寬深毋庸再浚而整石壩工費較大未易興舉用碎石填砌遇有衝損隨時補修加寬壩下坦坡接長坡下之舌亦可以無患矣

是年創建微山湖滾水石壩寬三十丈中砌石爲柱十四上覆橋梁以通輦挽

按此因孫集漫後水入微湖添建滾壩疏洩積水也初江督尹繼善議建滾壩裴日修以水地涸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奏請停止恐碍蓄水濟運之道至是復以東省運河自濟寧以北有汶府等河並蜀山馬踏諸湖之水濟運濟寧以南有泗洗等河並南陽獨山微山等湖之水濟運今運河一帶凡有通湖斗門及支幹各河俱已疏濬深通不慮無水接濟若遇水大之時湖口牖寬僅二丈不足宣洩議於湖口牖迤北六丈上添建滾水石壩一座口寬三十丈壩脊照湖口牖金門水深一丈二尺五寸爲度水大則漫壩宣洩水小則收蓄濟運壩上覆以橋梁牽挽

便宜以是爲民運兩益之道治運以蓄洩爲機宜

東省夏鎮以南及邳宿運河並資微山湖灌輸韓

莊一帶尙有八牖可以節蓄江省黃林莊以下牖

無可蓄一遇水小撈淺起撥築壩東水勞費更甚

微山湖非遇黃河北岸有事水大漫壩之時少水

小滯運之害大故每當新漕北上江省望水如渴

東省惜水如金照定誌鋪水不能絲毫假借誠以

漕爲重也建滾壩以洩有餘蓄不足而三十餘丈

之壩猶恐洩水過大後復於壩上改設石槽下板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便於啟閉平時封固不洩臨期相機以次節宣立有有限制爲尤善也

是年移建鹽河草壩於舊石牖間以資節宣

按是時鹽河牖已移舊牖以上因舊牖兩邊石牆

基址盤做裏頭水大導引分流水弱仍築壩蓄水

江南邳宿運河水無來源河底建旣洩瀉不停移

建鹽河草壩以謹過洩又盤舊壩裏頭備節宣之

宜凡以重漕運而慎事也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江督尹繼善會同河督白鍾山

議保護下河被水低田詳籌節宣之宜

按高郵南關諸壩與高堰五壩相應原建置之始本以洩上源有餘之水而南關一啟下河所在受淹固不能置窪地生靈於不問然至高堰著重又不能不啟一二以疏其氣斟酌盡善惟有下河之水減其來源上河之水通其去路此尹文端委曲籌計之苦心也議以下河窪地被水或謂歸江之路尚有淤阻今通江各河如東灣西灣金灣六廂鳳凰橋壁虎橋灣頭各河節節疏通芒稻一河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開不閉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處處通流歸江之路不爲不暢是下河受災非因通江無路也議者又謂夏秋之時海潮甚大內外頂阻以致下河之水不能歸海其說若爲可信及親身閱歷細加訪聞高寶一帶去海數百餘里水未到海口之先高寶先已受淹是下河因海水頂阻受淹之說亦不確也惟洪湖之水每當伏秋盛漲卽由五滾壩減洩盡入高寶諸湖南流走江尙遠東流歸海道迂下河各州縣地勢低窪形如釜底湖水由高郵各

壩建甌直下先及高郵次至寶應再次至興化泰州以及阜寧鹽城盈科後進節次被淹皆由南關車邏等壩並無限制故湖水一長不及歸江歸海先從各壩滾入下河其流甚順其勢甚便前任總河高斌曾經奏明堵閉高郵諸壩不使湖水入下河截流并注之江下河各州縣卽得連收數年後因束水太緊運河東隄不能收拾完固致有二廂之潰誤在不能因時變通而所辦未嘗全非也乾隆十八年曾經奏定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嗣於二十二年又經改議封土任其過水因無節制水長卽下流受淹今於前人成法之中考其得失權其輕重惟有節其來水將南關車邏等壩仍封土三尺之水長至三尺外方許啟壩再不能容方啟五里昭關等壩次第宣洩如在三尺以內嚴謹防守不得擅啟俾湖河之水專注歸江查歷年水長至三尺外者十年之內不過三二年如水長在三尺內滾壩水不下注則下河可獲豐收倘過水時日稍遲則早稻先登已有得半之數卽遇異

漲啟壩略早而數年一次小民亦所甘心是壩上封土一策實爲保下河之良法論者謂下河之水過減恐上河未免壅滯爲患不知下河之田數十倍於上河多寡之數應通盤較量况遵例於湖水盛漲時卽將惠濟各牐相機下板減河口之來源使運河騰空以爲宣洩湖水之去路再將低窪湖田查明豁糧以爲儲水之地則上下河俱得保全惟三滾壩封土東隄受險應將東隄土石磚工殘缺卑薄之處及時修理并疏浚河內淤灘使水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所容納其運河西隄先當湖水之衝應將隄身卑薄及磚石舊工場卸之處一併查修以爲重門保障並將西岸各港口相度收拾高寶湖內引河如有淤者酌量疏通此爲補偏救弊之法而其勢亦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土對南關車邏等壩保護下河之策無逾於是至今未能更議水行數百里而後出海數百里之內地下土平下則衆流所歸盈科而後進平則漫水所聚傍頓而不行入海雖有建甌之勢下流終無直瀉之方誠如前議水未到

海口之先高寶先已受淹也下河之訟言久矣濬海求通而海無可濬開河分洩而水不速消議論日紛蕩析時聞不先截其來源至水發而始求洩無異救湯揚沸患無已時舍封土無以爲下河計也有爲上河之計者權衡於多寡以持其平減河口之來源疏通湖之去路固兩岸之隄防又騰空運河預爲宣洩之地分疏各港俾無壅積之憂西北瀉下之水使并力畢注於江芒稻常開金灣以下各河順暢水有去路上河亦可無憂自非殊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之異漲鮮有不保其全者河工動稱機宜防河者不能知而留心民瘼者知之尹文端陳文恭並有循績尹文端之釐定漕規陳文恭之勤恤民事惠澤著於東南未聞以河工名家而其所論議合宜中窾尹文端封三壩於治下河之先早扼其要領陳文恭治下河於封三壩之後務盡其條理雖老於河者知之而不能盡盡知之而不能盡者之盡行之也昔謝太傅鎮廣陵以湖水歲沒民田築隄蓄洩田乃有秋民以爲甘棠之澤下河水利亦文

端文恭之甘棠矣

是年河督白鍾山漕督楊錫綬會議挑濬桃源運河
按運河地形高下不一浚淤疏淺尤須節束水勢
先是巡漕朱續經議挑桃源小關以上運河奉

諭白鍾山楊錫綬會議速奏欽遵會覆江南邳宿運河綿

長二百餘里上承東省諸山泉各湖之水春間山
泉未發來源無多地勢建甌須相機攔束不使下
注過驟方能接濟向來重運經臨偶值天乾水小
將諸湖收蓄之水陸續開放間有淺澀酌做草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收束以資浮送惟江廣船重載米數多喫水較深
來源無從加增不得不添用小船起剝暫時權宜
調劑使漕船仍得速進此歷來相機設法酌辦之
情形也桃源小關以上向有間斷砂礮徐家莊逼
近廂湖各口每年汎水長發廂湖衝出浮沙易致
停積原擬接續疏挑因去秋水勢旺盛毋須挑浚
目下江水長發邳宿運河水勢深一丈四五六尺
不等難以測量估挑應俟霜後回空過竣汎水歸
槽酌核估辦仍請巡漕協同稽查督率辦理循照

東河之例更爲慎重皆隨時調劑之宜也

是年東河張師載奏移金線廂於柳林之北以濟北
運

按此權南北運水勢多寡之情形移金線以利北
運也金線廂出河東岸本在寺前廂之南利於南
而不利於北運河道李清時建議蜀山一湖從前
進水出水止有臨汶三斗門原屬簡便其利運金
線之廂相傳爲運河廳任璣重建使湖水多向南
流以防本境水勢不足利運在寺前之北金線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寺前之南二廂齊開水盡南行南運苦多北運苦
少魚臺窪地并有水溢之患前時濟寧道張伯行
閉寺前開利運使水北走南旺以濟北運歷年行
之有驗而金線廂年年開通濟本汎重運旣遇開
放以洩湖水蜀山湖水北去少而南去多南旺馬
場二湖之水又爲此水頂阻不得暢洩梗運淹浸
民田議將金線廂移上十里餘建在柳林廂之北
重運到時寺前與利運金線與柳林互相啟閉則
水不南下盡爲北用卽以蜀山湖補安山湖之涸

而北運有賴蜀山既不南灌馬場可以出水白嘴一帶得免於淹重運來時騰空馬場湖身秋汛驟漲府沈亦有所容不衝濟寧運隄無慮淹及南鄉寺前柳林上下啟閉水不濡漏一切差民船隻俱可通行一舉而四善備河督張師載如議奏准改建於是北運有資不專濟南運居濟一得云利運廂在寺前廂之北柳林廂之南爲蜀山之門戶多引以濟南運南來濟運之水甚多北運每苦無水用南北兼濟之法南邊水小則閉柳林廂啟寺前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利運廂放水濟南運水勢足用卽下板不使多洩北邊水少則閉寺前廂啟柳林十里開河三廂之板開利運廂放水濟北運水勢足用亦卽下板節其有餘水勢不致妄洩兼得節宣之要移建金線廂卽師其意而變通盡利陸朗甫言自移金線廂於柳林廂上蜀山湖水北流與馬踏湖濟運伏秋若無外來之水防工頗易此則移建之明效大驗也

是年張師載高晉陳宏謀奏疏濬各河水勢通行奉

上諭據張師載高晉陳宏謀等前後摺奏俱稱五月中雨水較多各河水勢疊次加長旋即消退工程甚屬平穩等語今歲各省雨澤應時較前此數年俱爲充裕山東河南江南諸境向有低窪處所每慮水災今幸不致漫溢卽間有被淹之地亦旋即消落可以補種晚禾此皆前年辦理河工水利時經朕特派大臣會同各該督撫悉心相度不惜帑項疏濬得宜是以河道俱極深通雖水勢驟增而消退甚速可見事苟善籌效必旋至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然此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工程創之於一旦甚難而隳之於日久則甚易此時盛漲後各河之淤墊必多若不隨時撈濬將來日復一日勢必漸成淺阻與其修挑於甚淤之後費大而人勞何如修挑於未淤之時事半功倍督河諸臣及地方大吏所當隨時留心辦理以保前功一俟水退卽行查察相機籌辦俾河道長得深通水勢永無泛濫用副朕又安民生至意欽此欽遵查辦自此二十餘年安流無大患通盤籌辦之明效大驗也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協理河務高晉蘇撫陳宏謀議

疏金灣下引河展寬舊壩落低壩底以廣歸江之路
按淮揚河工以籌西水去路爲第一義權歸江歸
海之高窪紆直自以先籌歸江去路爲急務歸江
之路通則水不壅於上河而三壩可以土封卽爲
治下河無上之策惟是土封南關諸壩旣節其歸
海之道釀湖河之漫流併而注於歸江一路則入
江之尾閘必多方開展使之分道下注達其暢流
之勢先經尙書嵇璜奏請金灣壩下開挑引河並
將廖家溝石羊溝黃家溝三壩改低三尺使暢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歸江奉

諭旨交尹繼善等勘議經安撫高晉蘇撫陳宏謀親往查
勘議以金灣壩上承諸湖之水爲歸江要道壩下
引河仍匯入金灣六廂河內宜洩不暢應於金灣
壩下另開新河一道俾減下之水由董家溝直捷
出江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等三壩底高應改低
三尺以芒稻河西廂爲準均如所奏辦理惟金灣
舊壩口門寬四十丈形勢不願應再展寬十丈新
舊共寬五十丈使上下一律通順迤下東西灣滾

壩之水注石羊溝歸江西灣壩下引河短促僅長
二百餘丈卽與東灣河相合水噎不流且遏東灣
之水倒漾出運應將西灣壩下引河取直加挑三
百二十丈至太平橋與東灣水合流長勢順西灣
滾壩方爲有益再迤下鳳凰橋引河洩水由廖家
溝歸江年久未浚水不通暢應浚寬深以資宜洩
金灣壩下旣開河展壩則就下之董家溝壩面并
應展十二丈連舊壩共寬三十丈石羊溝壩拆去
磯心卽以廂牆爲滾壩裏頭展寬五丈四尺連舊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三

壩共寬三十七丈廖家溝壩面原寬十六丈連年
刷寬三十八丈應就現寬丈尺於東牆修建裏頭
共寬四十四丈各廂下引河凡有高仰淤灘積土
酌量水平一律挑切寬深以通歸江之路此善治
之法也昔楊一魁開金灣下芒稻河以疏漲謂金
灣乃通芒稻之捷徑開河建滾壩使水有所洩而
未知歸六廂之宜洩不暢茲於金灣下另疏捷徑
而入江之路益順矣張文瑞以金灣至孔家渡爲
河之腰絡開濬廣濶而未計歸董溝之新河疏鳳

風橋引河濬深雙橋灣頭二河而未展寬董家廖家石羊各溝之舊壩加長西灣之引河茲皆如式修治開新河展舊壩規模大闊歸江之去路益廣則上河無壅遏水不必歸下河而自治芒稻橋常開可也高郵三壩封土可也有奉公體國之實心而後有卹事求詳之功用何云古今人不相及也

是年五月河督高晉蘇撫陳宏謀籌辦下河水利

按河工以工爲重水盛不能不減洩者勢所時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聖

也地方以民事爲重無實政濟民之艱坐嘆於勢有難回非計也陳文恭日以民生利病爲事切切於下河之受淹務求詳其事理議以下河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匯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至鹽城境內之石碓天妃等橋始行歸海道路紆迴驟難消涸亦有西水不至而雨多水積亦足爲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潦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橋下舊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

大近海挑濬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匯集卽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查范公隄綿亘六百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建橋一十有八橋下俱有引河專爲洩水歸海嗣因西水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橋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橋下之引河今南關等壩既已封土金灣復又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善後必規全局現在鹽城境內石碓天妃等橋引河寬深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甚暢又興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聖

橋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經前副總河稽璜奏准挑濬由鬪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碓等橋之通暢而內水現由外趨頗資宣洩其餘遮南之丁溪小海迤北之上岡草堰陳家衝等五橋緣彼時尙可通流列爲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淹沙停有竟成平陸者各橋亦常閉不用查各該處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海二橋引河疏濬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

又將上岡草堰陳家衝三廂各引河疏濬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滙歸深通之口併力趨海不須另疏海口自不致有倒灌之虞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廂引河洩水已有成效再增五廂引河節節疏通源源疏洩小民見水易消洄自必合力各挑河溝加築圩圍蓄洩兼資沮洳漸成沃壤此爲民生籌計深遠疏河溝之水由申場河分道宣洩也申場河在泰州興化鹽城阜寧境

河渠紀開

卷之二十四

壟

內因鹽場俱在河濱故名申場上受淮揚運河及高寶一帶諸廂壩河湖之水東注歸海河東皆海濱沮洳之地沿河卽范公隄綿亘六百里用以抵禦海潮沿隄南北建廂十有八廂下開引河便蓄洩水小閉廂禦鹹潮蓄清水以利農功水大開廂放水以免淹浸鹽城境內之石礎天妃興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迤南之丁溪小海迤北之上岡草堰陳家沖等廂卽申場河范公隄蓄洩之門戶也顧寧人周歷下河謂海口宣洩之道有得

之目擊匪爲虛談者如興化洩水要道第一廟灣次石礎次白駒廟灣地勢迴遠水行甚緩自射陽九里淤淺明時發帑挑濬任用非人無效遂以射陽爲必不可復石礎隸鹽城初議開濬士民譁然謂水涸灌溉無所資海溢風潮無所避然如浚舊官河通岡門鎮俾水通流無虞內涸海溢有時多建廂座以隄防之無虞潮患探本之治宜莫逾此興化境內之白駒廂地勢東高西下形如側釜諸場海口僅能洩浮漫之水欲令釜底盡傾勢必不

河渠紀開

卷之二十四

壟

能此下河實在之情形顧寧人身親目擊實驗其通塞所由說自不易下河水利自明季以來紛如聚訟士庶每言下流之塞當事恒憂濬海之難雖以斯文襄之精力未能慰滿下河士民之望陳文恭勤勤於災地之疏洩以爲多一尺去路卽可消一尺積滯早涸一尺田地覩縷爲之不厭煩數亦其平生之學力以宏濟艱難爲己任也陳應芳言丁溪關龍港白駒牛灣河爲通海宣洩之路修隄建廂陰壞於竈丁鹽城之石礎內地高於海數十

丈爲宜洩最捷之道而泥於鹽城一隅之民惡其害已與顧寧人所言近似至今情形不甚相遠今既土封三壩不得藉口於上游放水而內地如孟之積水豈真不必消疏膈下歸海之河使石礎天妃洩下之水由新洋港歸海白駒青龍八竈等河由鬪龍港歸海開丁溪小海二厝匯入王家港歸海上岡草堰陳家衝三厝匯入射陽湖歸海惟白駒一帶地勢東高西下僅能消浮漫之水近海之地海水力大壅沙易淤內水力弱不能衝刷沙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五

估挑則路遙工鉅不可爲常如草堰等五厝方列入緩工逾年卽有成平陸者淤之甚易也古人近海疏河其形率紆迴灣環不使海水衝沙直入以遏清水之外出亦使內水稍有停頓蓄其攻沙之力以抵海沙內壅如昭文縣白茆港河形原係南北大灣數折而後進前時開挑取直不數年直淤進內三十里此其驗也故膈下歸海之河浚難而淤易無有一勞永逸者國家經費有常豈能歲糜帑藏往往數年而後一治治後時其節宜有業之

命刑部

尚書劉統勳前往堵築未及兩月築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吳

戶各就田頭隨便撈挖以助水力猶不遠塞也而民力勢不能齊至因循日久水日緩而淤日停工費已大力不能舉始謂河不可治惟治不以時而力不勤也故有陳文恭之能耐煩而後可以治下河下河非不可治也雖然豈易言哉

是年秋黃沁並漲河南中牟縣楊橋大隄漫口奪溜入賈魯河由渦河南入於淮河南之開封陳州歸德安徽之潁泗等州縣俱有被淹發帑賑濟

按黃河南岸外灘高於北岸決水下注散漫四出流平後口門溜不甚急無推掣之勢楊橋地土膠結金門收至三四丈水深不及四丈土堅溜緩易於施工故卽堵合然遇大工大役雖覘地勢責在人工人事齊而因地之利乘天之時鮮有不集事者當楊橋初漫之時東西衝寬三百餘丈汪洋瀰漫一望無涯見者色沮及聞劉文正臨工執事人員休惕不寧者累日蓋公之威望足以懾其氣清聲足以服其心未及治事而精神已莫不震動矣

及公至法令嚴明人不敢逾其期料物源源畢集將弁戰兢從事而公於疑難時必以身先每下一埽親立埽頭旁觀莫不震動而公處之夷然是以萬夫勤力兵將用命趨事如將不及進埽慄慄畏懼惟恐或失自開工至竣事未走一埽費省而工鞏逾秋及冬不數月功成雖至在工弁兵始終無一穢責而後知向以爲烈日可畏者正所以保其全也向以爲懦弱易欺者正所以速之死也治河如治軍河之害尤烈於軍任勞任怨蒞以嚴明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哭

恐不及況敢博寬大之名爲地方貽害聞文正之風其可以興矣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公兆惠河督高晉蘇撫陳宏謀遵

旨會同勘議運河歸江之路

按淮揚湖河之水以江海爲去路歸江利於歸海而路尤捷多一分歸江之水卽下河受一分之利

劉文正奉

命會勘疏稱運河自邵伯以下設有金灣牖壁虎橋鳳凰

橋東西灣壩金灣滾壩金灣六牖宣洩湖水由鹽河歸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牖等四河分流下注灣頭牖洩水最暢壁虎橋河僅長一百餘丈卽與灣頭牖河相連鳳凰橋河兩岸陡崖難以展寬該處磚木橋三道河面已寬十餘丈足敷分洩俱不必另行辦理惟查金灣新挑引河緊接六牖地居上游由董家溝下注宣洩湖河最爲便捷壩寬五十丈測量河身寬十五丈河底寬八丈尙未能暢達又金灣六牖舊有鹽河由芒稻歸江最爲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哭

寬深原與金灣壩之水匯歸入江去路甚暢今金灣壩既開新河六牖金門尙存其舊僅寬十丈八尺未免來源過窄又東灣滾壩先於乾隆二十三年落低三尺西灣未經並落宣洩不暢公同酌議應將金灣新挑引河展寬以河底十丈爲率河身下游地勢稍仰亦應一律加濬深通使有建瓴之勢六牖鹽河舊爲歸江水道向設南中北各二牖河頭築隄分爲三路匯歸一處其北牖二門爲運鹽要津南中二牖牖底較高過水尙覺遲滯應將

北二廂仍留以濟鹽運自中廂迤南添建石壩三十丈廂下土隄再行接築加長並酌挑引渠以順水勢下注之水與鹽運既無妨碍盛漲時湖水得以暢達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三尺併于西灣河頭加挑寬深導引水勢此爲下河民生籌湖河歸江之路而暢其宣洩治下河至要之機宜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四

吳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四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五

高宗純皇帝乾隆二十七年大學士劉統勳查勘隄河開寬四女寺減水滾壩加增新舊至二十四丈以暢其流宣洩漳衛

按此因四女寺滾壩洩水不暢加寬以洩衛河之暴漲也初朱文端公載議請將四女寺之壩口河身落低二丈口門開寬三十丈引河開寬三十四丈總河朱藻議以運河日面止寬十九丈五尺若將引河開寬三十四丈本小支大恐有奪河之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一

議遂寢嗣復開四女寺引河自德州老鹽河口開河一千八百七十餘丈自恩縣至德州浚河五百四十餘丈皆引入鈞盤河達老黃河歸海下流淤淺不深通之處經總河白鍾山估挑自石壩口至德州九龍廟入老黃河長二千三百五十餘丈使暢流入海而未及計開寬壩口至是始定議四女寺廂改建滾壩始於何國宗其時壩身高出河底一丈七尺寬止八丈而朱文端公請開寬三十丈壩口河身一槩落低二丈前後懸殊本小支大之

說似爲近理而不知文端之用意深也衛河自洪門東流納釜洪洹漳等水入東省之館陶縣達於臨清歷程九百餘里並無支河旁洩至甌板合汶北流又行二百六十餘里至四女寺始有減牖一座由引河及老黃河歸海河長壩窄不能洩千里來源雖尚有滄州之甌河青縣之興濟牖分洩水勢而相距在二三百里外疏洩不及壅而爲患德州第九屯之漫溢淹及吳橋等縣滋害鄰封不可不急治也朱文端權通河之勢拯一時之急非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二

量尺寸者所能知也計不出此而旋有哨馬營老虎倉第三店桑園鎮之疊次決口孰得孰失也後二十餘年劉文正公臨工展寬四丈再加展十二丈新舊共寬二十四丈與朱文端持議略同賢者所爲固如是至漳衛之水皆挾泥沙而來水過之後引河每易淤墊日久不治蕩爲平陸以至工程浩大動帑則費有常經業食佃力則民力不勝每至觀望貽誤然與其蕩析於水漫之後曷若衆擎於未雨之先是在長民者鼓舞勸化之下有常通

之河則上無不洩之水矣

是年蘇撫陳宏謀勘定六塘河應修各工

按每歲汛水盛漲時南則湖河之水由芒稻諸河導流入江北則黃運之水由六塘河分洩歸海皆一定不易之良法美意入江入海有利無害而六塘河以下連年水湮沙停隄岸殘缺若不歲時加修汛水漫衍四出隄壞而河亦淤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奉

上諭駱馬湖水由永濟橋東注爲六塘河源流既遠所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支河甚多河中淤埂阻滯溜勢一遇暴漲猝難容洩田廬易致漫漄應視兩岸中間窄狹者再加寬展切去河中淤埂俾游波寬緩不致出槽隄身殘缺卑薄者量爲修補以資捍禦其六塘河尾間橫經鹽河由東岸武障等河下洩入海原設條石滾壩爲過水之準其旁並設草壩水急則蓄水運鹽水漲則拆壩消水商利蓄而民利消彼此各爭其便當每年權其緩急利害立定期限以時啟閉庶於渠政有裨其草壩以下各有引河及六塘河北岸之丁家溝南岸之馬

家河飽營河形勢紆曲阻塞者均如諸臣所勘估批
辦理務使通流以達於海第六塘河修防事宜向無
專設之員卽鹽河各壩亦非鹽務徵員所能相機經
理該督撫於通省事簡同知通判缺內議移一員駐
高溝適中地方仍應檢選能勝此任者奏聞補授俾
專司水利及修防啟閉之事地方水利各員聽其調
遣仍歸淮徐海道總轄亦聽總河節制務令宣防無
悞而蓄洩合宜此皆朕目擊深維集衆議而取裁定
例如此地方大吏其善體朕意實力奉行所有應添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四

皇上軫念民生永弭水患至意臣陳宏謀親赴六塘河將
勘定應修之工逐寸丈量封推釘誌會同臣尹繼
善覆加確核估定造冊題報至六塘河展寬隄岸
培修隄工乘上游水未漲發之時上緊備辦就近
於蘇糧道庫內酌撥銀十萬兩解交河庫存貯
給發其六塘河移駐總管人員揀選另題一切事
宜及時興舉如是隄河並治水有塘東而無東

淤分流暢洩直入於海莫宜便於此矣
是年河督張師載落低張秋城南之五空橋底以洩
漲水

按此落低五空橋底由小鹽河通入大清也大清
河流行日久洩水通利五空橋洩下之水分支入
小鹽河東北至大清河六十餘里河身寬濶愈東
愈低下游入海去路並無阻塞故落低橋底五尺
以爲宣洩之道濟東曹兗之水大半入於大清河
歸海其不入大清而由支河歸海者大鹽河淤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五
不洩也五空橋洩西來坡水中隔運河每遇伏秋
大汛運河水盛頂阻疏洩無路必俟運河水落方
能開西岸之牖放之入運由運入河歸海運河消
落稍遲則濮范觀朝莘冠掌陽之窪地已沉水底
若僅改低石底上游長河之淤沙不去進水牖一
帶之單隄不能束流水仍散漫無歸劉忠宣建牖
壩洩水均未大收洩水之益有由然也張伯行言
東昌一帶運河每苦水小開沙河棗林河以濟運
洩曹濮之水入海使不爲數十州邑患引楊方典

疏沙灣西岸湖口南北及湖邊至八里廟奏案以爲

本朝未嘗不疏濬也並引黃承元言曹濮諸州其腹張秋其尾間尾間下壅而腹中滿司河者爲運道慮而不敢量爲疏通殊不知運河東有減水諸牖壩可恃節宣卽使濮鄆水溢由鹽河入海亦無妨運豈可因噎廢食居濟一得云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澶淵等坡入濮者爲魏河自澶滑青龍等坡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自曹州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六

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自曹濮范縣回龍廟來者爲清河自定陶逕曹州新集來者爲天鴛坡之水自鄆城出五岔口來者爲廩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楊家橋至沙灣小牖入運河張秋未決時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隄堰扼其下流渠遂堙廢故曹鄆濮范常苦水患惟開沙河棗林二河不惟諸邑水患可除漕運亦賴以永濟或遇水潦之年運河水

大東岸有五空六空橋減水牖壩足資宣洩落低

五空底二三層使由此暢洩入鹽河下海隄岸自可保固再將大威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洩運河有餘之水併將沙河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將聊城四減壩開通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博平縣境內減水牖五亦併疏通分洩餘水由古澤河入海運河西岸無虞泛溢東省全河之利也不獨落低橋底之爲利矣然其功大難舉伏秋汛水滙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七

歸運亦恐運不能容運河東岸支渠宣洩不及浸溢爲患是以疏下流之河而後可引西來之水時方興修水利大濬聊城至臨邑等八州縣衛洩水河溝卽由是道也

乾隆二十八年蘇撫莊有恭籌議蘇松太屬內三江水利疏濬事宜

按浙西諸郡惟蘇松最居下流以杭嘉湖宣歙諸路之水滯爲太湖溢流灌漑於蘇松常三郡治之利大而溥不治害亦如之莊中丞於撫浙時濬通

湖屬之七十二澗深知水歸太湖之路不暢寶帶橋出水之處受闕下游歸江歸海之路梗阻至是撫吳受事確勸由湖歸江由江歸海窮源竟委由幹達支具得要領議以三江爲分疏太湖之大幹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間開黃浦江寬濶深通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交錯經吳江震澤吳縣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港浦湖蕩縱橫錯雜無在不可通流然百節之通不勝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港之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八

其勢必有所阻不特寶帶橋塞太湖出水之口其他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爲湖水穿運入江之要道亦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滌浦等處民間貪圖小利遍植菱蘆圍築魚蕩亦多侵佔現在河形大非昔比舟楫往來必艤舟待潮崑山外濠爲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河爲江源出運咽喉之地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遇秋霖四水匯集江身淺窄先爲本境之水所佔必俟境

水消退然後湖水得出爲之傳送而上游已多漫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亟宜早治凡運河以西太湖出水之口就其有港可通有橋可洩之處清釐佔塞務使分流通速無阻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除黃浦爲浙西水口現在深通挑溶柳口新漲蘆墩三處足資暢洩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處所相度情形疏濬寬深務與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中段一切植蘆插籐及冒佔水面之區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九

數剷除仍嚴爲之禁則水有停蓄傳送以時並卽以挑河之土俾令加培圩岸再將現有廂座爲之經理其有去海太近建置非宜難於啟閉者酌量改移務令啟閉如法足資蓄洩庶渾潮不入清水盛強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凡此應辦之工段落較長需費浩繁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所出無多此本爲利益田疇起見先行借帑辦理於沾利州縣分年徵歸還欵奉

硃批如所議行遵卽興舉經始於癸未之十二月歲事於

甲申之三月借帑二十三萬有奇三江水利紀略云太湖之水由江震七十三洞之長橋河一百七十三洞之九里石塘及白龍等十七橋穿運河歸龐山湖出數里寬之大斜港接九里湖由元邑之大姚界浦崑新之青陽汪南日嘉青之黃渡至上海皆吳淞江故道也水面原寬七八十丈至百數十丈其自大斜港尾與吳淞合流之瓜涇本支河也今十七橋內之觀瀾仙槎萬頃廟涇惠政等橋以及九里石塘一百三十餘洞西通太湖之各港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十

盡被居民圍佔魚池或僅存丈餘港形或已圍築成田并無港形以致水不通流各橋虛設其西承太湖之大港南無河浪打穿等處寬不及丈東出運河者不過白龍激浦甘泉定海三江諸橋及長橋之上元洞等處至白龍以托諸橋之水止斗姥港萬頃甘草橋數處傳送入龐山湖來水既微去路又止大斜港入吳淞江一處而大斜港之兩岸又爲居民圍佔現止寬七八丈深三四尺長九百餘丈以致河水不能暢洩吳淞一江惟藉大

斜港尾與瓜涇合流之處至大姚汛一帶通流昔以龐山爲大源今反以瓜涇爲正港以支爲幹水勢終覺單弱且寬不過十餘丈至二十丈深不過六七尺兼有馬家蘄阻其流河心河邊淤長蘆灘水益淺狹至大姚汛以東分受寶帶橋來水河始漸寬至四五十丈深自丈餘以至二丈淤灘亦稀至元新交界之界浦一帶河面尙不見窄是今日吳淞江反賴寶帶橋之水冲刷寬暢也然自寶帶橋以下入黃天蕩之雙港獨墅湖等處歸吳淞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之大姚港僅寬九丈十丈至十二三丈不等又分流至青陽江入婁江更有張家橋鎖扼水流致四江口以下淤墊淺窄黃渡鎮街民侵佔水面僅寬九丈下至上海一帶淤灘更多水面益窄是下游之阻淤日生宜洩不暢皆張家橋黃渡鎮之阻遏水路也其界浦以上之病則在民間之圍佔大姚以西之病則在大斜港狗頭頸等處之淺窄及馬家蘄西之鷄心灘龐山湖以上之病則在諸橋港之侵佔淤塞均宜酌量挑挖以去其病分別加浚

展寬凡窄狹不及十丈者俱展寬以水面寬十六
七丈及二三十丈爲率有迴曲者取直市井民居
佔塞如黃渡張家橋木鐸等處皆挑越河以暢水
勢婁江上承太湖之水兼受常郡北來諸水無錫
以南之佳菱蕩望亭洋澄昆城傀儡巴城等各河
蕩以及常熟塘左右崑新以北諸港河之水雖由
福山七了等河分趨歸海而分洩不盡仍由崑新
歸致和塘東下水之劉河寬不逾十丈不足資
暢洩自應同吳淞江大加疏浚寬至二十丈深五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丈餘方足承受轉輸三江之大勢略具於斯祇有
補偏救弊之法勢不能復如其舊今日出水之大
港惟黃浦寬深浩瀚遠勝於淞婁二江昔人謂黃
浦出水之勢橫不及舊東江之勢順東江久湮其
源卽在浪打穿唐家湖諸處水自唐家湖入運河
合浙西諸水歸白蜆江急水港入澱湖經三泖橫
亘百餘里流灌於元和青浦婁縣各蕩漚塘浦之
中散而無統非如淞婁二江有經流可指然自黃
浦出海之處皆歸併於一但疏其源而流已自清

實吳淞所賴以瀉洩之大助不必以今昔之方隅
論也婁江自鮎魚口入繞郡城合胥口銅坑入運
之水經致和塘至劉河入海首尾井然濬新造陵
渡諸橋一帶之淤而已通流矣惟吳淞一江先疏
其源兼須治其腹首尾迂迴治之加倍而效賒泗
江口迤東之江面淤塞過半上游江震之十八港
十七橋等處爲吳淞正口今僅存南仁一河大小
吳家二港寬不及十丈深不逾數尺該處爲全江
入海之源淺狹如此江流安得不微江道安得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塞龐山湖爲江震諸橋港泉水會歸之所自運達
湖僅有狹港二條爲之傳送所受之水大抵南入
澱山東趨白蜆今日之龐山湖已非吳淞正道吳
淞爲太湖消水之正門道本直捷寬逾數里居民
侵佔日久壅遏已甚自宋蘇文忠公已知其難顧
寧人論三江水利列朱元以來諸說獨以歸熙甫
論爲卓越著之篇終熙甫以治吳之水宜專力於
淞江淞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餘水不勞餘力
引郊氏吳淞古道可敵千浦之語謂王浚因吳淞

江滬潰不利從武康紆谿爲渠直達於海穿鑿之
端自此始而明時治水又掣青洋下界等處之水
分入劉河其勢益弱潮水來則洶湧去則遲緩其
泥易淀江面日窄自明以來發帑開浚不下數十
次皆以不數年遂淤上源塞滯之路不能闢河身
兩岸之狹窄不能擴隨地疏治而患如故也然民
生利病所關多治一分民受一分之益今縱不能
盡復於古亦當亟去其病莊中丞經浙中風潮湖
河水漲越二旬不退親赴嘉湖一帶週遭察勘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四

後知太湖之出水不暢歸江歸海之壅闕及調撫
三吳首先從事以次就理實有神於民生非身親
閱歷固難語此治河必身到眼到深居而遙治鮮
有能集事者矣
是年葉存仁由河撫擢任東河會同江督尹繼善勘
議添建湖口新廂事宜
按是時韓莊添設滾壩又以水未大減復於滾壩
以北拆開石隄十丈議增建滾壩以資宣洩經協
辦大學士公兆惠奏稱韓莊滾壩以北拆開石隄

處接築滾壩其過水蓄水均不能如廂座可以隨
時啟閉應將議接滾壩之處改建廂座請

旨令尹繼善會同河臣葉存仁籌辦欽遵公同確勘議以

微山一湖水勢稍大東省兗曹等府以及江南之
沛縣低窪地畝常慮淹浸水勢過小又恐八廂邳
宿等處運道淺滯是以湖口廂水誌向以水深一
丈爲度水長則洩水以保民田水落則蓄水以濟
漕運並設滾壩引渠疏消積水前因湖水仍大滾
壩以北拆開十丈議再添設滾壩但滾壩雖有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五

有限制究不如改建廂座得以隨時啟閉應如兆
惠所議辦理惟滾壩以北拆隄處河身略窄河底
高於湖底建廂不甚相宜查壩南湖河地勢較順
應於滾壩以南湖口以北中間石隄八丈之內緊
靠舊廂添建石廂一座金門寬深丈尺與舊廂一
律卽名爲湖口雙廂仍照舊制以金門水深一丈
爲度水大則雙廂並啟暢洩湖漲水小則兩廂並
閉以資收蓄其所拆石隄水口應照舊補還原隄
奉

旨如議自此湖口章程永定啟閉由人節宜以時漕運民

田兩得宜便矣

利 是年蘇撫莊有恭疏請及時辦理下河丁溪各屆水

按是時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金灣壩下加挑引河俾下游獲免水患惟是來源既堵而本地積潦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莊中丞所亟請也先於乾隆二十六年經江督高晉蘇撫陳宏謀議將泰州丁溪小海二屆引河疏濬深通順勢再開一引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六

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鹽城阜寧三縣境內之上岡草堰陳家沖三屆各引河疏濬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俾積水可以畢消欽奉

俞旨妥協辦理惟因當時挑濬白駒青龍等屆引河前項

河道尙可通流故列入緩工未及挑濬積年水浸沙停已成平陸至是復請及時僱辦據淮揚道會同各司道詳稱此項工程專為開通屆下引河歸海起見自應先將屆下引河挑濬深通再為屆上

引河之計估須銀八萬九千餘兩請於運庫給發其間估辦工程多係逢灣取直順流歸海之道仰體

聖主惠愛瀕海蒼黎之德意早為挑濬及時竣事斯為上

為德為下為民之實政也

是年河督高晉疏陳河工辦料章程

按修防以料物為先稽料用繁而費鉅葦柴經各廳採辦稽料交州縣分辦日久弊生至是更定章程疏稱南河辦料有稽葦二項先期發帑交各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七

採辦發辦有頭關二關五月七八月九十月之別完限有十月十一月次年正月至三月之分欸項名目參差到工期限不齊舊料未清復領新帑料未到齊即已開工那新掩舊最易滋弊嚴定章程河工歲搶修辦料統於夏秋核準各廳用料數目葦柴於四五月間發辦秫稽於七八月間發辦均限於十二月底全數到工概不準展限如逾限不完及有虧那悉照前例分別降罰治罪此為剔弊起見而弊有不出於此者民間領銀運料交廳遂

有浮收折乾之弊大爲民累嗣改民辦爲官辦地方州縣無預料事陋弊悉除責成各屬領銀採辦如期償運到工逾限照例議處民困克蘇而漕規有定則不能額外加增承辦各員自不能如曩時民辦之寬裕每以例價不敷堆不足數用費日繁庫貯日鉅患不在民而轉在於官然事當萬難之時惟有先時預備之法知其難而及時購運猶易爲理稽料粗重之物運值倍於料值惟及新料登場料多車閒償辦到工費省而事治若遲至青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六

不及之候價值必昂轉運於春初農興之時脚力更重先時後時之難易輕重不可以道里計嗣復以邳宿邳南之孟山泗山等湖產有大蘆體質尙堅工用勝於秫稽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運河各廳兼辦大蘆計束按道里給價然所產無多不能接濟工用仍須辦稽而人每觀望遲延不思採運後時先受重價之累經費歲有常經不能爲廢時者貸其責矣

是年河督高晉奏報金灣改建石壩挑河築隄工竣

籌議芒稻蓄洩事宜

按芒稻河爲入江最捷之路疏芒稻卽治下河之樞鑰而糧鹽之運行農田之灌溉可以由人操縱也乾隆二十七年春

聖駕親臨運河奉

上諭高寶一帶應宣導歸江者邵伯以下西灣壩洩水情形至爲便捷將壩底落低四尺河頭亦加挑寬深以資利導金灣滾壩新挑引河應再展寬以河底十大爲準迤下地勢稍仰並一律深通俾成建瓴之勢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九

灣六廂應拆去南二廂添建石壩接築土隄并挑引渠以備盛漲湖水自無壅闕之患遵將金灣河應行展寬挑深六廂改建石壩各工於霜後償辦完竣復稱芒稻河舊設十廂向例冬春閉板夏秋酌定水誌啟板經尙書稽璜奏明鹽船由舊越河直達金灣北廂將芒稻廂常川開放聲明水小之年相機辦理每值冬春下游通秦河流淺涸卽在芒稻廂迤東築壩蓄水以資農田并通糧運直至水長開放今金灣南二廂改建滾壩一律落低壩下引

渠又經加挑寬深與從前形勢不同冬春蓄水應
隨宜定制與其築壩多糜錢糧啟拆壩底未淨轉
於宜洩有礙不若啟閉蓄洩於芒稻之板冬春下
板以利民運夏令汎水將發全行開放以洩盛漲
此移步換形操縱由人之法隨水之大小以役水
水不能壅而轉爲人用行所無事兩利無害矣
乾隆二十九年總河高晉籌辦黃河雲梯關外下游
情形

按雲梯關內外海灘情形不同修守亦異河溜通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近城垣村莊堅築埽壩尺地必爭者關內南岸阜
寧之馬起營北岸安東之佃湖等工是也蘆葦蕩
地離海甚近一望平灘水勢散蕩不應與水爭地
者關外南岸至竈工尾北岸至六套是也山安海
防廳營稟加築北岸五套南岸陳家浦之舊有土
隄皆在近海灘地乾隆十年陳家浦漫溢因海灘
土性浮沙椿埽旋築旋塌不能施工直至水落挂
淤填土補築北岸五套於乾隆十八年及二十五
年經兩次漫灘過水旋即挂淤歷來並無妨碍總

河高晉與淮揚道吳嗣爵往復勘議陳家浦五套
二處若因溜勢坐灣添築越隄勢必加幫卑矮土
隄修做埽工昔年陳家浦前車可鑒不特虛糜錢
糧海灘沙地埽工難立不若讓地與水以順其性
現在黃水距隄尙遠俟伏秋察看情形如溜勢兜
灣向裏舊有卑薄土隄不必加幫亦不必添築魚
鱗越隄另於舊隄上首添做斜長子堰一道俾地
勢展寬約攔漫灘之水使之滙歸正河下游不致
生工而清口東西壩大加拆展湖水滙黃歸海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間寬濶蓋資暢達此所謂以不治治之順其就下
之性行所無事而自治也

是年河督高晉勘議江防迴瀾壩坍江情形及防禦
事宜

按江防與河防異江流清深揚子以北水勢多趨
北岸駭波凌濤之激蕩往往剝蝕傾圮明時疏江
中沙洲以殺其勢而橫決時聞

本朝設江防廳駐工修守建迴瀾壩護崖埽工至是
伏汎長水丈有六尺又兼風湧迴瀾壩後身裂縫

坍陷入江九十餘丈水深四五丈至六七丈不等
與護城河相連逼近瓜州城河河督高晉查勘議
以大江兩岸地勢本高水由地中從前灘勢寬濶
離城數百丈過後漸次塌近歷查成案廣詢從前
辨過成法江水近海潮汐往來簽樁下埽水深莫
測既不可行曩有用木櫃盛石沉入水中者又用
竹篾沉石者並有以大舟載石鑿漏沉水者更有
在對岸開挖引河及築壩挑溜者倍費工力均無
成效惟有緊靠灘邊挑填碎石以實其底修做防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風以護其崖雖不能保其不坍歷年照此辦理尙
屬有益但正當坍江之時以數十丈寬之急溜深
坑卽多用碎石拋填而石隨浪淌江水甚深灘坡
甚遠前石尙未挑足後段又復坍塌需費不貲再
四斟酌須俟江勢坍定始可相機施工現在將兩
頭未塌之灘用埽樓護以禦風浪汕刷護城河亦
築壩堵截以防其通流掣溜並於沿灘接做草壩
以通縹道一面採辦石料俟過秋汛大潮形勢一
定卽先拋石塊得底之後再廂防風以爲保護城

垣之道此隨時補救而不能與水爭也然防之以
豫爲之有漸積累日久有基可恃而奏功不難矣
是年總漕楊錫綬奏改萬年牯加寬金門落底牯底
以利運行建三公祠於東岸

按萬年莊牯泖河適中處也循前人故蹟以時修
治金門加寬二尺牯底落低二尺益加通暢漕艘
安流北上追溯遺烈聿新祀事禮反其所生報本
反始之義也祠成楊勤懋爲文以志其事俾知避
險就安其來有自記略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國家定鼎燕京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抵京師實軍
儲所恃者一糴運河耳運河之成非一手一足之
烈夏鎮以南功莫隆於開泖先時運道由清口入
黃逆泖數百里抵徐城然後由鎮口入微山諸湖
其間風濤之洶湧徐呂二洪伏石之險惡動遭覆
溺兼稽程限甚或河決彭城以上溜勢別趨膠舟
之患更束手而莫可如何自鑿韓莊至梁城百餘
山岡引汶水以通泖於是入黃之艘由直河口入
泖由泖入湖揚帆牽纜如行衽席泖之開也始於

舒公應龍建其議劉公東星繼其事李公化龍畢其功當日言事諸臣好以口舌持短長或忌或阻噴有煩言而三公殫心國事不恤人言盡智竭力前後相繼疏鑿挑濬卒避三百里黃流之險而成此二百六十里安流之運道豈非萬世之利與法施於民則祀之三公不可以無祀祀卽宜於加並爲敘其始末如此楊勤懇司漕十餘年歲輸正供如期畢至無或後時恤丁宜民譽滿東南足爲後來楷模而猶不忘所本賢人君子之用心先後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五

源漕政便民利運惟能行者始能悉其甘苦也

乾隆三十年河東總河李宏調任南河李清時由淮徐道擢授東河

按李蕙圃任運河兵備道時孫家集漫決水入微山湖夏鎮南陽一帶連爲巨浸蕙圃首作東堤界出湖面又於湖口牯北掘地深四五尺長十七丈以宣洩之旋就其處作滾水壩高一丈長三十丈著令湖水減至一丈閉牯以蓄之得以時節宣之道至是由淮徐陞長東河熟習河務著有汎牯約

言治河事宜若干卷濟寧城東楊家壩上承泗流貫兗府而西經此入運明時曾障水爲州城外護後復加堵築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河兩岸民田大受淹浸之害葉方恒議改壩爲牯張伯行謂府河之水當令全入馬場湖收蓄楊壩斷不可開遂歷年堵閉淹浸民田清時遵方恒策重建牯座盛則啟板分洩微則閉板入湖人以爲利皆保護民田之實政也

是年漕督楊錫紱議於微山湖石壩添設石槽牯板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五

以收水

按自孫家集漫後微湖水盛大妨農江督尹文端奏築三十丈滾壩於湖口迤上宣洩漲水至二十四年水由伊家河湖口牯滾水壩分道疏消仍恐宣洩不及運河道李清時挑濬小梁山內華山通荆山橋洩水之路湖水暢下消退漸微有淺運之虞楊漕督立議收蓄以微山湖內水志原定一丈爲度不足濟運復於石壩添設石槽牯板多收水一尺以水深一丈一尺爲度以裕運行奉

上諭前因微山湖蓄水過多遇夏秋漲溢之時瀕湖窪地
每多渰浸經崔應階等奏請宜洩微湖以誌一丈爲
度於韓莊添建新廂以殺其勢並挑荆山橋以暢其
流辦理以來漸著成效今歲南巡回鑿時舟行所經
詢悉該處情形知瀕湖窪地近多涸出農田耕作有
資但湖水暢消既久潴蓄未充亦恐艱於濟運事難
兩利深厯熟籌今據楊錫紱奏稱湖內之水須存一
丈二尺用至五月八廂底水尙可得四尺餘寸足供
挽運若止存一丈則五月八廂底水止存二尺六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寸重運難以進行請交山東河撫二臣將現在各處
出水口門地勢高下水勢深淺尺寸與湖口滾水壩
是否相等及可否量改水誌之處確切定議如水誌
難以議改或將湖口以下至頓莊廂數十里河底一
律挑深五尺以爲調劑等語所奏於漕渠轉輸自有
裨益但水誌改加二尺於低窪地畝有無妨礙及挑
深河底是否可行著崔應階同李宏李清時詳悉確
勘定議具奏期於漕運民田均得利賴可將此傳諭
知之欽此欽遵覆勘無異湖水遇旱卽薄江南運河

水無來源隅頭駱馬等湖積年淤涸無水濟運專
仰微湖灌輸收水不能敷誌消運告涸至欲鑿潘
家屯引黃入湖濟運爲無可如何之計不如先時
收蓄洩湖之有餘濟運之不足爲足恃也時李宏
初任東河宏由州同知歷河庫道疏濬淮揚徐海
鳳潁泗各郡縣支幹河道百有數十餘處熟習微
山湖疏洩機宜韓莊至臺莊地勢建饒高下相懸
計四十二尺餘臺莊以下邳宿運河專積蓄水接
濟乾隆二十七八年以前湖水消至七八尺濟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無多廂廂啟閉倍費周折至是添設石槽廂板多
收水一尺自後湖水長至一丈三尺漕運民田所
無妨碍永爲後法矣

是年七月總漕楊錫紱奏請詳定駱馬湖章程酌開
柳園頭王家溝石廂以利運行

按此審定駱馬湖放水章程通變濟用也駱馬湖
當邳宿之間周圍一百四十三里秋冬蓄水濟運
爲南運吃緊關鍵不獨爲江廣重船存留備用也
總漕楊錫紱奏定駱馬湖章程奉

上諭楊錫紱奏駱馬湖水相傳以爲專濟江廣重運其餘

斷不輕開今歲四月間因江浙幫船淺阻商之河臣
開水濟運江廣船至湖水亦未告竭請嗣後四五月
間江浙船至酌開柳園頭江廣船至再兼開王家溝
二處石牐令該汛守備專司其事並請於乾車頭口
門及一隅頭小湖口門俱設牐啟閉又沂河之水亦
足供邳宿以下運河請於邳境盧口改築草壩截水
歸運等語諸水原因濟運而蓄若漕渠水足敷運自
應遵守章程設遇水小之年亦復拘泥成例則重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天

未得其利餘船阻滯已多未免膠柱鼓瑟且放水濟
運俾湖身騰空或遇上游沂河漲注使之容受有地
於海沐水患亦可少減自爲一舉兩得之道著傳諭
高晉悉心相度妥協辦理具奏遵卽勘議覆稱江南
邳宿運河本無來源全藉山東湖河之水接濟一
係微山湖水由湖口牐出臺莊牐是爲運河之正
流又由伊家河並荆山橋出靳家河潘家河彭家
河等水口入運者是爲運河南岸之旁流一係山
東沂河之水下達駱馬湖由盧口壩出沙門口徐

塘口又由駝車頭一隅頭王家溝柳園頭各水口
入運者是爲運河之旁流惟王家溝柳園頭設有
牐座其餘水口俱係草壩收束每年糧艘經臨酌
量水勢大小次第開放並未有專濟江廣重運之
例祇因江廣船至多在四五月體質較重吃水最
深是以向未辦理柳園頭王家溝兩牐俟江廣船
到始行開放恐放早無水接濟江浙船至多在二
三月如河水足敷行運自應酌留湖水以濟後運
倘運河水小柳園頭一牐尙不敷接濟王家溝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无

可並放毋庸拘泥二牐事務交宿遷縣丞經管住
守啟閉以時至乾車頭在駱馬湖之上湖水入運
不順已將原擬牐工停辦移建於王家溝運下之
柳園頭改設三空石牐毋庸再議一隅頭小湖口
門卽今之竹篋壩亦設有草壩冬閉春開一如乾
車頭之制該湖名曰一隅週圍不足三十里係沂
河支流分注停蓄沂河水發時汪洋一片至冬春
卽乾水祇存尺許一瀉無餘難資濟運該壩原爲
宣洩沂河異漲口門現寬十九丈仍循舊制修做

草壩冬閉春開水大之年全行開放水小相機啟拆亦資蓄洩至沂河諸水發源蒙陰諸山流入江南邳境盧口地方正流直達駱馬湖旁流由盧口壩下分注沙家徐塘二口入運乾隆二十二年籌辦水利該處寬至一百餘丈旁流過多淹及邳境民田沂水來源甚大若遽行堵閉不但全注六塘爲下游之患遇水小之年無憑接濟是以將石壩裏頭接長中間只留口門三十丈壩底填以碎石以免刷深沂水大半歸湖只留二三分濟運本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因運河水小該處壩底稍高不能過水將壩底碎石刨開五丈並於壩南修做草壩攔截使沂河之水悉由徐塘沙家出口濟運此亦因時補救之道沂河之水源遠流長由徐塘二口入運較下游乾車隅頭各水口濟運更遠數十里應將盧口壩內本年所開之五丈就勢落低與河底相平加以關石椿木舊工冊卸補修完固如遇水小之年卽照例於沂河內另築草壩截水歸盧口俟重運過完起除俾沂河仍由正河下達駱馬湖宣洩不致旁

溢爲患此爲調劑運行其法周備無遺而沂河出山之水漲時奔騰下注勢莫能禦尤當謹防其暴昔人言邳宿運河之水常患其少不患其多駱馬湖之水宜於洩不宜於蓄不刊之定論也

是年江督高晉奏明葫蘆灣孫家集放淤工竣

按河工放淤工險而效大河溜頂衝之地廂蟄不已或內塘低窪大隄根脚落空塘後窪地積水取土遠遠放淤以保隄填塘淤出之土就地取用費省而功多此其效也南河土性膠結以放淤爲修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守良法北岸孫家集議定放淤下游何家莊引渠緊靠蘇家山不致有北趨奪溜之患汛時如法開放進淤四次坑塘澄淤平滿南北長九十餘丈東西寬二百一三十丈淤灘高出水面二三尺不等埽工上首裏頭仍暫留二十丈以資挑溜進黃山清溝仍交廳營收拾深通又邳睢廳屬之王家堂舊埽淤閉黃河坐灣形如葫蘆先於上段開挑引河逢灣取直以順其勢伏汛相機啟放始而通流繼則日漸冲刷寬深自伏徂秋正溜全由引河直

達正河形勢順暢與王家堂舊工毫無妨碍葫蘆灣斷流丈量灣內已涸出灘地四十四頃尙有積水涸地九十餘頃冬春即可陸續乾涸現涸之地應歸河營者卽令廣栽柳株以濟工需應歸地方者交地方官同未涸之田一俟涸出招民領墾照例詳報陞科此爲節省工用變斥鹵爲膏腴法莫善於此惟是淤工旣成上下裹頭仍不可廢每見埽工淤閉後卽停修守大水繼至刷新淤如湯泡雪溜隨灣直進有入袖之勢反至淘刷不已欲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反費易平爲險沿灣曲注生工至于有餘丈利在一時害流無底如銅山之瓦房等工是也故放淤不棄工始可防守籌備周至於未放淤之前始可議放否則引溜入內目前之險患在不虞潰淤坐灣淤後之險推之不去不可不慎也

是年江督尹繼善等奏請借帑挑浚常鎮孟瀆德勝九曲三河添建廂座事宜

按水利河道分別官民挑濬前經協辦大學士陳宏謀議奏支河港汊團蕩隄塘坍塌淤滯工費無

多者應督業佃尅期挑濬增培如金壇丹陽兩邑交界之七里橋河各該縣士民按田集費自行興挑是也通江尾閘應大加濬治者民力一時不給借帑分年徵還常鎮府屬之孟瀆德勝九曲三河是也當經委常鎮道陳大紀等勘明常州府屬武進縣之孟瀆德勝兩河南通運道北達大江關係數邑水利蓄洩民田萬頃咸資灌溉緣吐納江湖流沙停積河身淤墊亟須築壩大加挑濬孟瀆河計長一萬五百餘丈德勝河計長六千六百餘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孟瀆河旁小河添建石廂啟閉使潮退全歸正河以免停沙壅滯三工估需工料銀五萬九千餘兩又鎮江府屬丹陽縣之九曲河亦係通潮濟運灌溉田疇年久淤塞應行挑濬計河長九千五百餘丈內有橋座坍塌均需修整估需工料銀一萬三千餘兩士民呈請借項興挑照沾水利田畝驗派分作三年完繳議定章程購料興舉三河均係通江尾閘攸關水利農田一律疏浚深通以資宣洩工竣驗收宣洩迅速於田疇水利大有裨益是皆

民生日用切要之務惟以民心爲心者始能視民事如已事委曲籌計以底於成也

是年江督高晉河督李宏覆奏海口深通詳籌防禁事宜

按海口之淤沙談河事者屢以爲言究其通塞之原視上源來水之緩急以定勢上通則下達清水暢則淤去疏治上源而海自治海無可濬之理自古有定論乾隆三十年九月奉

上諭據高晉奏本年大展清口湖水宜洩甚暢由五套漫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衍過水流入潮河歸海海灘蕩地已斷流挂淤從前漫水新淤地內居民圖利間有種植雜糧等語海灘淤地想卽大學士陳宏謀所指黃河入海停淤漸高以致河流阻塞以現在情形而論不虞遠望歸墟但聽其淤漲不爲經理日久或不能保無梗阻不可不爲先事綢繆之計至今年清水宜洩旣暢足資刷沙之力何以轉致挂淤或淤消納稍遲沙水遂成停淤酌開支河導流亦因勢利導之一法至民間耕種淤地圖利妨碍河渠當亟行禁止卽如浙江西湖葑

田直隸淀河麥地皆因有妨水利嚴禁佔種況海口爲南條歸宿安可任其侵佔輸委要地傳諭高晉李宏熟籌安辦仍具摺奏聞當卽查辦明確覆稱黃河

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海口數百丈之外本有橫沙從不阻碍水勢每當潮長時入海之水不無頂阻潮水一退黃水隨潮下注海口仍屬通暢大學士陳宏謀所指黃河入海停淤漸高以致黃流阻塞之處蓋指海口以外之橫沙而言五套距海口百餘里漫水挂淤之處在黃河北岸伏汛內水長漫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堰旋經斷流挂淤海口通暢如故正河並未停淤五套補修舊堰土格堰內皆係蕩地現在溝渠三道一由殷家溝入潮河歸海一由蔣家溝一由辣樹溝匯入太平河達潮河暢洩入海前奏挂淤在五套外灘如遇盛漲之年黃水漫灘五套地方自應聽其宜洩水落後將子堰仍卽補還堰內產草海灘原照蕩地科則水過並無妨碍惟三道洩水溝渠水退乾涸小民圖利難免耕佔誠如

聖諭有礙水道當力爲防禁現在逐一清丈徹照西湖直

隸之例嚴禁佔種出示曉諭洩水溝三道或有淤塞梗阻隨時查挑遇異漲之水漫灘過水得資宣洩此海口實無壅遏之情形也仰惟

曆聖洞悉全河機宜

籌慮放未然每年大展清口湖水下注助黃刷沙河身日益深通海口不能停淤已有明效大驗暢流歸墟蓋衝刷海口惟藉清淮每見上游南岸有事決水平漫湖蕩行數百里始匯入洪澤湖路遙水緩隨地停淤比至洪澤已成清水合淮黃之力併成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美

水迅流東注山安以下一帶河身平時水深二三丈者衝深至四五丈海口大通可知此屢試不爽信有明徵者故海口之淤非海口自淤上流淤而刷沙無力也海口之通亦由海口本通清水盛而沙不能停也知治上源則知治海口矣執海口以論通塞非知河者也

是年江督高晉蘇撫明德奏請借項興挑澗河及運鹽官河南澄子等河事宜

按此援常鎮三河之例借帑興挑以利農田也各

屬河道攸關水利農田年久淤淺自應隨時疏浚深通以資蓄洩孟瀆德勝九曲三河業經借帑興舉淮安府屬山陽鹽城二縣分轄之澗河爲鹽城阜寧兩邑運漕暨淮郡柴米船隻經由之要路民田數千頃藉資灌溉自乾隆十九年動項開挑以後已歷十載河身逐漸淤淺亟應挑濬河長一萬六千五百餘丈估需工價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山鹽士民呈請循例借帑興挑按田驗派分作三年徵還又揚州屬高郵州之運鹽官河南澄子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毛

二道係屬各壩下通海引河兩岸民田賴以灌溉鄉間漕米便於轉運交倉前因河身淤墊乾隆二十七年估辦各屆歸海案內聲明俟屆外引河挑通再爲籌辦又經數載河身日益淤塞必須挑浚深通運鹽官河計長三千二百餘丈估需工價銀八千餘兩南澄子河計長一千一百餘丈估需工價銀一千九百餘兩該州士民並請循例借帑興挑按田驗派分作二年徵還議定照例興舉各該河淤墊已久士民踴躍趨事不日工竣淮城柴價

每百勛頓減數十文爲利孔多是皆民間應辦之事然非官爲調劑民情難與圖始或以力不齊而坐廢安能因所利而宜民也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河督李宏奏報銅沛廳黃河南岸韓家堂漫口六十丈江督高晉馳往督辦開工於是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堵閉竣事河歸故道

按是時韓家堂漫口水由陵子孟山等湖匯注洪澤湖漫口陸續衝寬至一百四十餘丈大溜尙未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全奪正河仍有三四分水黃水入漫口六七分勢不甚湧當卽估工購料上游銅沛蕭陽豐五縣派令趕辦順流卽至并分咨豫東協濟經河撫阿思哈將存工料物由黃河運送到工東撫崔映階咨覆東省收買五十萬束聲明曹屬料物由黃河直達工所各屬之料運至韓莊交卸口門形勢已定不再刷寬將兩岸築做壩臺裹護穩固正河尙有二三分水勢卽天然引河較新開之渠更爲得濟以次進埽兩壩埽日進正河水日增仍將對岸灘

嘴逐日挑切以順其勢毋須另開引河所下之埽俱平穩得地每一晝夜兩壩備進四埽施工未及五旬堵築竣事南岸土性膠結內塘不甚低窪漫水平流衝刷未深大溜不致全掣以正河爲引河計日程功而亦由漫口後急起治事不踰十日開工備辦裹護兩頭穩固次第就理得先事之益故能減省豫東協濟料物其時之人力更齊也是年侍郎裘日修江督高晉會勘江省水利河道挑濬淤墊分別辦理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三

按江省淮徐等屬並毗連豫東二省河道自乾隆二十二三等年大興水利普加疏濬窪地涸出頃畝咸得佈種轉歉爲豐氣象視前迥不相同

睿謨廣運勤求無已

命侍郎裘日修會同江督高晉查勘官修河隄並毗連豫東河道欽遵前往勘驗疏稱查勘江豫水利先由河南一路至歸德永城縣入宿州境上自洪濰等河及韓家堂迤下經過黃水各河下至歸仁集烏鴉嶺安河陡門一帶沿途察看毛城鋪減洩之黃

水并承接豫省諸水入洪澤湖之尾閘最關緊要
又自宿遷境內之永濟橋經桃源清河安東沐陽
海州六塘河上下並兩岸支河匯歸入海之處周
行察勘除深通完固各河無庸議外惟毛城鋪迤
下洪河尾起至符離集濰河止并南岸之沙礮河
沙溝草壩內外北岸之西流河彭家溝因係本年
經過黃水之處間段淤淺並西流黃壩二廂各有
衝壞廂牆倒卸石塊兩岸子堰亦微有殘缺勘估
需銀四千六百餘兩動支廬鳳道庫歲修銀兩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單

案報銷又韓家堂迤下之房村河牛市河奎河小
洪河望州河拖尾河亦俱爲黃水漫衍間段淤墊
較甚其峯山廂本年黃水異漲時曾經開放過水
下廂河道亦間段淤墊各河委員查估自數百兩
至數千兩不等又徐州府屬邳州沂河兩岸子埝
衝缺六處估需銀一千七百餘兩淮安府屬安東
縣境內民便河一道爲宣洩民田積水歸南潮河
出海之要路亦有間段淤淺估需銀四千餘兩合
計估銀三萬九千餘兩所需銀兩在於上江廬鳳

道下江河庫道水利案內存剩銀兩項下動用無
庸另撥仍責交專管兼轄各員加意經理每值秋
冬水落勘有淤淺卽照業食佃力之例隨時修治
如無淤淺出結報明至大學士陳宏謀奏淮揚徐
海所屬溝洫圩圍間段抽查其有關係蓄洩現在
稍覺淤阻者附近居民業已自行疏導尚無廢弛
自是水利工程次第並舉與農田相爲表裏引源
釀渠時其蓄洩疏之束之下田爲上腴通塞之際
利害相乘昔人謂淮北之水治其決江南之水治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望

其闕闕非一日可竟之功亦非一時可已之事在
繼事者不忘民事隨時修治以爲永利也
是年尙書裘曰修江督高晉蘇撫明德會勘泰鹽等
屬所挑丁溪各廂引河土性河形實用工項
按自陳文恭以串場河東一帶臨海窪地開挑引
河水有約束得免浸淹奏請開浚工竣報銷經部
議以蘇撫明德題銷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冲等
廂下歸海引河全開水淤與原奏情跡不符請
旨交裘曰修高晉就近體察各處土性河形並各河裁灣

取直段落據實覆奏當卽會同查勘泰州興化鹽城阜寧一帶有串場河一道因鹽場俱在河濱故名串場河綿亘數百里上受淮揚運河及高寶一帶諸壩壩河湖之水匯注歸海河東卽係海濱沮洳之地沿河舊有范公隄一道用以抵禦海潮又建壩開引河以資蓄洩水小則閉壩收束以利農功舟楫水大則開壩放水以免淹浸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衝等壩卽串場河范公隄蓄洩之壩座也勘視丁溪小海及萬盈墩以下入海路逕所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壑

挑各河殊爲有益水歸一法無虞淹浸前因引河所在淤墊每至伏秋積水壅遏潮汐轉有倒灌故常閉不開積水難銷實爲民患是以陳請開浚因各引河俱已淤平奏稱竟成平陸並以引河迂迴不暢請裁灣取直以資宣洩查原奏已成平陸又裁灣取直係屬旱地何復報銷水淤詢之地方土人僉云地氣卑濕原屬下下之區現在水已消涸略挖掘寸許卽係淤水等語當卽挖試果如其言並查對當日原估報部底冊原係水土淤土並非

事後虛冒據實奏覆海濱沮洳之區原無旱土與內地土性本自不同也

是年江督高晉奏報歲濬江北各屬河道

按水利農田河道沙隨水流漫衍停積易淤難久就近隨時修治不能不用民力是以於水利大工完竣後責成地方官勘驗督修歲考其成至是奏報歲修工竣疏稱上江之鳳潁泗州下江之淮揚徐海等處濱臨湖河地處窪下歷遭水患仰惟

皇上念切民瘼疏浚水利河道早濬有備屢獲豐收復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壑

章程每歲勘修結報據廬鳳道詳稱鳳潁泗三屬節年動帑興修河道三十餘處內宿州毆河北股河亳州宋湯河俱有淤淺業照業食佃力之例督浚深通其餘新舊各河均屬通暢又據淮揚淮徐二道詳稱淮揚徐海屬興挑河道一百五十餘處內海州之五圖河因潮汐往來間段停淤督率疏通阜寧縣之曹溝河被澤河窰頭支河淤沙存積原議分三年挑浚今已全工浚完阜寧縣太平河淤淺之處亦併疏浚其餘隄工壩座以及溝涵圩

岸均隨時修整無有殘缺先後結報在案仍就便
確查以歸覈實此崇尚實政之明驗也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河督李宏奏報豐碭北岸石林
溜勢趨南引河大成

按豐碭北岸石林一工密邇微湖關係重要河勢
由西北下注至此一曲轉灣向北埽工正當其衝
湍流洄漩歲費搶修至是開河引溜疏稱石林工
於上年六月溜勢上提竭力搶護迨後漸次下移
至八九月間大溜全注石林連下之梁家馬路形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四

勢兜灣甚關緊要細加相度南岸灘嘴挺入河心
河灘相對之處量長二百三十丈應挑挖引河以
分溜勢飭令廳營督率兵夫僱挑工竣令水勢長
至七尺時即行開放續據道廳稟稱河水於四月
初六日長至七尺遵即開放溜漸南趨親往查勘
南岸灘嘴已塌去七百餘丈大溜歸併引河河勢
順直其北岸石林梁家馬路俱長有淤灘埽工可
以淤閉化險爲平此緣上有吸川之勢下有歸流
之河故得一舉成事迨後人事漸疎不數年間溜

勢刷灘漸趨於北石林埽工復出如故嘉慶辛酉
因堵邵壩東西大開引河即於石林工上下築做
土埽大壩二道各長二百餘丈比應相承挑溜南
趨接入引河大溜直向東出石林壩前水緩沉沙
旋即淤閉至今六七年河淤愈刷愈深水由地中
岸高河下徐州一帶歲慶安瀾豈非得勢使然哉
是年八月河督李宏奏湖河水勢盛長暢洩入江南
關三壩封土未啟水落工平

按自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以來數年之間下河州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四

縣歲獲豐登共樂昇平故土封三壩爲治下河最
要之機宜至洪湖疊長堅閉三壩不啟從容坐鎮
以迄平寧由識力之堅定也奏報情形疏略云高
寶邵伯諸湖底水先期騰空歸江各引河一律疏
導通暢上游來水循序漸進隨長隨消嗣因洪湖
疊次加長山旰滾壩過水兩月之久又值本年江
水甚大潮來抵遏湖水下流以致高寶諸湖水勢
未能驟消寶應湖先後加長六尺七寸高郵湖加
長五尺八寸邵伯湖加長四尺七寸高郵南關車

遲等壩封固探量水面已高壩脊三尺八九寸本年水勢較二十六年盛漲時僅小尺餘拆展東西兩壩水由黃河歸海疏金灣等壩導流入江南關三壩得以固守此分流入江爲下河命脈所關芒稻塞而開南關諸壩以下河爲壑豈計之得哉是年河督李宏奏拆清口東清壩及開放柳園頭等處壩壩事宜

按黃淮交會之關鍵在清口而其用在東清河湖濟運之會歸在駱馬而其用在尾閘收拆以時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吳

閉適宜始得其用也洪澤湖水桃汛內高堰誌椿存長水二尺五寸入夏陸續加長一尺七寸共長至四尺二寸五滾壩高出水面四尺三寸至四尺八寸不等清口存留寬二十餘丈核誌雖未屆啟拆先時相機籌辦俾洪湖及早騰空以爲容納之地時交五月將東水東壩先拆六丈刨挖到底口門存寬二十六丈俟再加長以次拆展至駱馬湖尾閘五壩每年於重運過後次第開放使湖水由永濟橋流入六塘河東注歸海如糧船出境兩岸

灘地民田所種二麥尙未收割是間各壩亦不遽啟先將柳園頭王家溝靴車頭各壩壩全行開放俾湖水俱洩入運河以濟重運尾閘並預騰湖面其尾閘各壩俟六塘河兩岸二麥收齊再爲開放於宜洩水勢護惜民田均有裨益全河之關鍵握樞於此收束啟閉應時五滾壩可不過水六塘河以下無淹浸之患矣

是年河東總河李清時奏改戴廟三空橋爲五空橋落低三尺以洩漲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吳

按戴廟三空橋卽明時徐有貞作大堰殺以水門入大清河達於海者運河備覽云三空橋在戴廟東岸明景泰五年建洩運河吳漲之水三十里至東阿縣之鬪雞山又五里至斑鳩店入鹽河歸大清河有貞之言曰水勢大者宜分作大堰立三空者殺水勢也至是仍以宜洩不暢改三空橋爲五空橋落低三尺俾西下諸水得以暢行入海清時講求水利加寬四女寺橋築臨清口門壩移金線橋於柳林之北閉柳林啟金線皆明於節宣之道

施治以時是年七月調任東撫嵇璜協理南河數年至是接任東河俱不久於河事而利澤已在人矣

是年江督高晉河督李宏鹽政普福奏通泰運鹽河築壩蓄水啟閉事宜

按是時芒稻廂常年開放廂上董家溝廖家溝石羊溝歸江之路一律落低疏消最為暢達而下游通泰之河時虞淺涸地方鹽政通盤籌計復有築壩蓄水之請疏稱乾隆二十三年尚書嵇璜奏明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吳

將芒稻廂板常川開放如遇水小之年相機辦理迨後每遇水小即在芒稻廂迤東築壩蓄水俟汛水長發開放嗣以築壩糜費壩底未清仍將芒稻廂酌量下板數塊以資消鹽行運惟冬深春初水勢枯竭之時下游通泰河在在淺涸仍難行運蓋緣運河之水下注鹽河芒稻河雖經閉板而廂上董家廖家石羊等溝俱暢洩入江通泰河綿長四百餘里水無來源即再加挑深無水可蓄不特有碍消鹽且於數州縣農田灌溉均有未便近年以

來仰蒙

聖明指授機宜大展清口山盱五壩並不過水歸江之路又節節疏通伏秋大汛業已暢洩無阻通泰鹽河係鹽漕行運無碍歸江之路冬春水小既有淺澀自當隨時相機辦理嗣後如冬春水足敷用仍照原議不必築壩若遇水勢極小之時下游通泰河枯涸應於芒稻廂迤東照舊暫為築壩蓄水俟汛水將至全行啟拆兩無妨碍奉

諭如議遵行不改此亦通變宜民之法芒稻洩有餘之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吳

大汛時全行啟拆滅洩盛漲冬春蓄水濟漕鹽行運灌溉農田且有董家溝等河源源下注於平時歸江之路亦無阻滯因時制宜得事理之平矣是年江督高晉查勘江防廳迴瀾壩加填碎石事宜按江防廳迴瀾壩工自乾隆二十九年秋汛內江灘塌卸搶護平穩後三十年恭逢

變格臨幸

指授機宜敬謹遵行三十二年三月奉

上諭乾隆二十七年據高晉奏江防廳屬迴瀾壩江灘塌

陷距瓜洲城十二丈及三四丈不等原有之護崖埽
全行塌卸已成坑塘難以施工議將新修埽工簽椿
壓實並築子堰爲靠埽外拋填碎石以資鞏固旋據
奏報工竣三十年朕南巡親臨相度埽工俱已修固
江流頗覺安瀾惟與瓜洲城逼近處所恐岸或續坍
卽不得不籌及避讓溜勢收築城垣爲一勞永逸計
迄今又閱數年埽岸有無汕刷沿江一帶曾否長有
沙灘足資保護傳諭高晉將邇年潮汛隄工現在護
沙長落情形查明覆奏欽遵勘議覆稱迴瀾壩現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辛

情形上段四十五丈離瓜洲城二三十丈埽外九
丈以內水深四五六尺中段二十丈離城四五六
丈埽外五丈以內水深一丈餘尺至二三丈不等
下段長五十五丈離城二三十丈至八九十丈埽
外五丈以內水深一二三丈不等近年所拋碎石
俱護埽根埽外雖未長有淤灘而各段並未續坍
形勢如舊若再加碎石擁護更資穩固上段四十
五丈離城較遠水勢亦淺應將中段離城最近處
長二十丈並下段水深處長五十五丈再加添碎

石如法拋填俾資抵禦仍每年隨時察勘逐漸填
護日久坑塘平滿溜勢開行可期淤灘外護嗣屢
經大汛碎石高出水面擁護埽根未動惟中段水
深稍爲加填然祇濟一時之變難援爲歲修之常
矣！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江督高晉河督李宏會奏整繫
蒜山石磯疏濬揚關及邵宿桃清運中兩河淺阻事
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壬

按糧艘經行之道歲修無間伏秋汛水過後必有
流沙停積冬春水小時相機估挑此常例也緣巡
視南漕御史劉秉恬奏大江南岸京口之蒜山地
方山根石磯糧船風色不順易致損傷應紮埽建
壩攔護揚州鈔關上下里許淺澀運中河一帶久
未大挑所有淤淺段落確行估計於常挑之外大
挑一次使河身深通無阻不惟糧艘利運亦可宣
洩漲水當經查議大江南岸蒜山距京口五十餘
丈出京口六七丈卽有山根石磯水大深沉水底
春間江水較小石磯上水深二尺餘舟楫往來易

致墊傷當經飭令廳營於磯旁插立標記使知趨避惟石磯離江邊四五丈以外潮汐往來靡定石上不能鈎纜牽椿難以建紮埽壩探量石根雖大而尖蠱處約長七八丈寬六七丈石上水深丈餘俟水消石現時卽行設法鑿鑿仍設立標記諭知揚州鈔關上下居民稠密一切瓦礫挑棄河中在關上者爲石岸收束在關下者爲江湖頂阻易致淤墊冬春水小時探量應挑段落丈尺大加濬治俾無阻礙用項歸庫貯彙銷至邳宿挑清運中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壘

河於乾隆二十五年大挑一次用銀四萬六千餘兩一二年後仍復淤淺每年霜後探量分別擇要撈浚又改撈爲挑用項於運中歲搶修庫貯內通融辦理水勢中小之年亦可進行無阻如上游來源水小江廣重船過境臨時酌建草壩束水濟運歷次大挑之年一經伏秋水過仍有流沙停積全在來源旺盛若來源過弱卽運河挑深仍須設法籌濟俟秋汛後水勢消退測量淤淺段落加倍挑挖核其用數分別彙銷籌款另行辦理以此籌濟

既不紛更常例亦不草率貽悞爲因地制宜之道邳宿以下運河地勢建甌止能挖去淤淺過深無益於事每歲勤加浚治遇水小之年築壩束水亦可濟運近時引水線河淤壩之水由潘家河入運自邳以南不患阻滯運河地勢建甌水大泥沙隨溜滾下洗滌殆盡歷久不爲累濟運不易之善法也

是年江督高晉河督李宏奏報徐家莊開放水箴加築外越隄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壘

按豐碭南岸之徐家莊今之閘工也溜勢忽南忽北視汎水大小爲轉徙水漲力大直出灘面淤南刷北水落歸灣仍轉向南此定形也至是溜水歸灣北岸淤出新灘逼溜南趨徐家莊東壩生工河督李宏奏稱豐碭屬南岸之徐家莊前時曾經放淤兩岸築有裹頭嗣河溜南徙上提下坐無定因將下段月隄加培高厚以爲放淤之計入夏以後黃水疊次加長北岸陡長新灘挺入河心逼溜直趨徐工東壩淮徐道吳嗣爵遊擊李永祺相度

形勢挑挖倒勾引河於七月初五日開放水戩中段塌透以水抵水溜勢開行現已加鑲裏頭接做防風保護無虞自放水戩後內塘淤平越隄已成縷隄再加築外越隄一道以爲重門此化險爲平因時制變之機宜也是時唐家灣普面漫灘由倒勾河匯入毛城鋪下注石滾壩過水一丈一尺而黃河水勢並未消滅過壩之水勢尙平緩由洪河達灘河兩岸子埝約攔水勢循軌安流直達五湖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二尺毛城滾壩過水丈餘黃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蓄

河水尙未消滅盛漲如此放水戩以保險卒致平寧防守之力固無不盡也然當黃溜側注形勢危急之時用以水抵水之法易越爲縷水已有入袖之勢防守更加險急如前次已經放淤而此猶不免衝激以致再放水戩溜勢引入內塘推之不去不得已爲走險之計非常法也此惟老於河工實有把握者始能爲之否則未敢輕言學步矣是年九月湖水加長分注運河忽起東北大風裏河南岸王家田頭迤上隄工漫缺十五丈立將河口惠

濟通濟福興等三廂全行下板撥料動工搶築三晝夜堵塞工竣外做防風內澆裏戩以資鞏固啟板通行回空糧艘無阻

按是時節屆霜降洪澤湖水加長高堰誌椿長至九尺五寸通湖之裴家場太平河張福口等處各引河暢出會歸清口敵黃刷沙分入運口濟漕時黃水尙未大消運口跌水衝深黃淮合流奔注入運之水勢甚浩瀚在在盈隄拍岸以致漫缺運隄漫工在板廂迤下淮安迤上烏沙河對岸漫水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蓄

抵護城河歸白馬湖以達寶應等湖水面東西寬六七丈南北長十四五里正當回空南下之時運水旁洩阻碍漕道惟所過之水平衍勢緩易治得法尤在先將三廂下板杜其來源漫口得以施工又工料齊集人夫踴進搶築不踰時立起程功數日竣事河口三廂啟板糧艘民船往來無阻不致釀成大患河工搶辦漫口止爭呼吸之間速治則以勞成逸緩待則捨易就難惟不廢事而後能省事搶修最重其可後時哉

是年衛水倒灌入汶臨清板廂上下淤四十里總河李清時築壩禦之

按板廂為隔河盡境衛汶交會處也汶清而微衛濁而盛倒灌卽沙壅隔河地勢亢衛河地勢窪春夏之交雨少泉濇河形高下陡峻勢若建瓴一啟板水卽耗盡必以廂蓄縮而節用之啟閉偶不如意漲至則水湧沙積疏浚不易至是連年倒灌沙淤四十餘里之長河督李清時隨宜加修以甃板廂外舊有壩為抵衛重障不宜廢乃於廂南汶衛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美

交流處築雞嘴壩一寬其勢以禦之歲加高厚為永例昔潘宮保以水耗滯運謂宜於廂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廂制然將啟廂先閉活廂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卽從拆啣此亦權濟一時之要術而濁沙倒灌必預為之防全河備考云衛漲之時嚴禁開廂放水板廂與甃廂更番啟閉衝刷積沙間年大挑時亦易為力其論平正通達要使殺峻瀉而除膠涸速輸貢之程為至計也

是年四月江督高晉議築山旰仁義禮三壩堰工開駱馬湖尾間宣洩漲水

按河工機要祇在蓄洩得宜時當可蓄謹旁洩以防不足時當可洩留後地以瀉有餘權衡在臨事機宜仁義禮三壩之築堰駱馬湖尾間之開放此因乎時者也疏稱清口黃水漾入東壩洪澤湖水勢雖尙充裕而外河黃水較大其間盈虛消長損益隨時現將東壩拆去十三丈連前口門共寬三十五丈俾資暢洩覆加籌畫山旰智信兩壩向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老

封土仁義禮三壩水至聽其過水現在桃汛甫過水勢長落未定留心稽察不敢拘泥舊制暫將仁義禮三壩加築子堰攔禦湖水不使旁洩俾全由清口下注抵禦黃流再察看水勢酌放又駱馬湖存蓄之水原濟重運漕船本年邳宿運河水大江廣重運經臨充裕有餘無需湖水接濟駱馬湖雨後水長勢甚浩濶隨令將尾間各壩先開一二處使湖水及時宣洩由六塘河歸海騰空湖面以資容納此酌盈劑虛隨宜變通之程法也

是年江督高晉奏報江北各府州河道深通水利功成

按江北水利河道皆濱臨湖河地勢低窪向爲積潦之區潁州鳳陽泗州三十餘處淮揚徐海一百五十餘處當伏秋大雨時行之後不能免於殘缺淤墊昔人言治江南之河治其闕正謂此也至治功既定覆加勘驗據廬鳳道李質穎淮徐道吳嗣爵等詳稱濰河受毛城鋪之水數日後卽斷流開西流黃疇等廂宜洩清水衝刷泥沙隨水漂蕩並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五 堯

無存積惟桃源之六塘河間有淤淺已督業佃疏浚深通並據淮揚道巴靈阿呈稱秋汎湖水雖大南關車邏等壩並未過水下河秋成豐稔申場等河深通暢順丁溪小海等廂啟閉以時沿海隄工完固惟清河縣之包家六塘等河並兩岸隄堰間有淤淺塌卸已督農佃疏築深暢堅整其餘一切官修河道隄岸民修溝洫圩圍凡有停淤悉令附近居民照例修竣此水利深通之程效也治民利物之大端盡在民生日用溝洫之政修官民一體

聖主惠愛黎元永垂利賴之至意俾在官在民咸歸實用

之義也農民自衛田疇每有興作莫不踴躍趨事惟此疆彼界未免各圖利便又在州縣之無分畛域道府之勤加督察實力奉行有舉莫廢仰副

澤國之利源通於上下而益無方矣

是年吳嗣爵由淮徐道擢任東河修濟寧州在城廂及廂下趙村石佛二廂以資節宣

按濟寧地勢北高南下自分水至濟之天井廂水高三丈有奇廂下里餘卽在城廂地愈低水建瓴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五

堯

直注立在城廂以關上源之水使不至下洩視下流水勢之大小以定此廂啟閉之疎密南運之一大關鍵也在城與天井互相照應始可節宣而廂下趙村石佛二廂亦應有節歲時加修殘缺使俱堅實以便啟閉在城金門寬二丈八寸高二丈九寸趙村寬二丈有五石佛寬丈有九高略等以次相接節束水勢而在城尤關緊要惟廂背低矮不能多下板議增高以蓄其勢居濟一得云在城廂舊例下板十八天井廂高此廂最下板少水易走

洩不能多蓄增高牖背五尺則可下板二十二趙
村接高四尺則可下板十六石佛接高三尺則可
下板十四天井牖例下板十五亦勤封閉使水常
蓄在牖上寧使有餘毋或不足南運之通塞使此
爲樞紐不可不慎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五

李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五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六

高宗純皇帝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江督

明歷年湖河水勢情形五壩毋庸加增定議

按此覆查湖河水勢情形聲明山盱五壩之節宜
停加壩上石工以備非常也是年五月奉

上諭據李宏奏洪澤湖水勢日長已將清口東壩拆展至

四十七丈其山盱仁義二壩現矮水面七寸智禮信

三壩矮水面二寸因壩上俱有封土未經過水等語

清水勢旺其力足以敵黃清口壩次第開展節宜原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六

一

不虞其加長惟在隨時相機經理於河務自有裨益
至五壩原以障禦洪湖之水不令溢出所關於下河
者甚大現在水勢較壩頂轉高恃有封土遮攔以土
障水恐不足當風浪朕意與其年年加土不如壩頂
加增石工令高出湖面似亦一勞永逸之計著傳諭
高晉會同李宏悉心籌度如果可行酌量辦理若封
土之制或以防洪湖異漲清口宣洩不及留此備臨
時暫啟以殺壅盛之勢五壩石工不便再行加高又
當詳查歷年水勢策及萬全該督等熟籌妥酌將實

在情形詳悉具奏欽遵查議覆稱淮水自豫皖西來挾七十二山河之水匯歸洪澤一湖汛時水勢浩瀚往往長至一丈四五六尺平隄拍岸全藉高堰一隄爲之屏障故設山盱仁義禮三壩天然南北二壩并蔣家廂以資減洩衛護淮揚後以天然二壩洩水過多永閉不開復添智信二壩分洩餘水水長至八尺五寸以外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智信二壩仍封土三尺再行察視次第起除於疏洩之中復寓節宣之制近年以來仰蒙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二

聖主指授機宜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全由清口暢出山盱之蔣家廂亦併堅閉遇水大之年止此五壩過水洩入寶應高郵邵伯諸湖其高郵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數載以來均未開放下河數州縣民田實受其益本年洪澤湖水桃汛後長至九尺二寸五壩計矮水面七尺二寸不等未封土之仁義禮三壩原應聽其自行過水使之次第宣洩因三十年湖水長發較遲黃強清弱倒灌三月之久各引河不無淤墊是以將仁義禮三壩亦一律加築

子堰暫蓄清水以防禦黃流壩頂土堰水勢若僅高一尺數寸尙可攔護每年霜降水落之時壩頂原高出湖面八尺五寸及九尺不等汛時水勢長發陸續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方與各壩頂相平如再增長卽屬有餘之水應須早爲減洩歷查乾隆七年十一十八二十等年俱長至一丈五六尺近於乾隆三十年三十二年湖水長一丈二尺一丈一尺五寸清口東西壩加展六十七丈七十二丈之寬而五壩過水三尺餘寸下注之水由高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諸湖分洩入江高郵一帶尙可容納南關車邏等壩俱未開放下河屢獲豐收今若將山盱五壩壩頂加增石工令其高出湖面設遇異漲或值黃水同時並長雖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似應留此用備臨時暫啟以殺壅盛之勢其壩頂封土之外臨湖一面酌添柴柳防風以當風浪如水高壩頂一尺數寸則藉以摭禦若再增長則當聽其分洩仍相機斟酌起除旣可資其收蓄亦得備分洩異漲壩頂逐漸過水如在三尺上下則高郵各壩可

以不開下河一帶總無妨碍以是爲有備無患之道五壩宜洩異漲防護高堰車邏諸壩封土不啟保全下河皆慎重宜防永衛下河民生之至計然當無可如何之時猶當權其輕重俾有可分洩壩上不復加增留爲備防老成慮事固宜如是亦惟在平時恪遵

聖訓以時拆展東西兩壩暢其宜洩使黃水不得倒灌停

淤湖水由清口暢出會黃東注歸海不任其輕由

五壩旁洩斯爲久安長治之道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四

是年河督李宏奏添宿虹南岸小三堡越隄

按宿虹南岸小三堡係河勢由東轉南曲折之交

掃灣溜重每致生險至是溜勢南趨隄工著重河

督李宏奏稱宿虹屬南岸小三堡向無埽工之

處外灘原寬二三十丈去秋溜勢南趨外灘漸次

塌去將至隄根甚爲險要當即趕做挑水壩搶護

平穩今查河溜已行南岸該處僅有縷隄一道並

無越隄實不足恃相度情形必需添築越隄爲重

門估長六百六十餘丈歸入加高案內彙銷防守

益資鞏固河工溜至隄根加外越重障修守之常而小三堡形勢重在挑壩壩工堅整得力水向東南順下溜不衝急若將挑壩收進溜必臥入生工不已勢必生至無越隄之處又須接築重門顧此失彼反致棘手近時王家莊生工以此一壩失勢通工著險不可不慎也

乾隆三十五年江督高晉奏明借帑挑濬大江南北

河道

按澤國以水爲命蓄洩機宜視海口通塞爲準蘇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州屬常熟昭文之白茆徐六涇通海洩水之大港

也江南北大興水利此尤利之大者至是借帑興

修白茆輸昆承陽城之水注之海原濶六十丈長

百九十里通潮往來吐洩湖溇張士誠設爬沙之

夫歲加疏濬以爲常迨後潮沙日漲港漸狹小明

夏原吉治水作斜堰障水分流注白茆嗣斜堰決

壞水行不暢無流波衝洗潮沙填淤日甚

本朝屢勤開濬東北湖河之水賴以宣洩其北爲徐

六涇與白茆同宣漲水功用差等亦多淤墊至是

五河並濬三閱月工竣又鎮江府屬丹徒丹陽之
運河徐州府屬之邳州宿遷運河淮安府屬之桃
源沙堰溜均關運道協力共治裴家場引河亦關
宜洩湖水緣三十三年黃水倒灌三月之久清水
微弱不能衝刷淤爲平陸大加疏濬均以次告竣
浚通海之港農田水利有資疏載舟之水糧艘北
上無虞河淮並治南北民運皆宜水道平治之時
也

乾隆三十六年江督高晉河督薩載歲濬江北水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六

興挑海州境內河道兼修江浦縣地方溝洫圩岸
按自二十二年大修水利俾積潦之區盡成沃壤
復議定章程責令道府直隸州率同州縣於秋冬
水落勘有淤淺督民挑浚歷年遵行至是督河奏
報江北水利疏稱上江之鳳陽潁泗下江之淮揚
徐海等府州屬內凡有動帑修過河道隄埝逐一
查明驗實並民修溝洫圩圍淤淺殘缺者均隨時
勸民修築外查有海州境內水利河道據江寧布
政使姚成烈詳稱該州濱臨大海春夏之間海潮

過大由漣河貫注帶泥沙湧入各河又值上游清
河來源微弱衝刷不力水退沙停以致州境葦葦
王宮口下坊口王家溝等四河淤墊較甚上游來
水難資宣洩通計四河應挑工段長一萬二千一
百餘丈各築欄湖柴壩一道通共估需銀二萬六
千九百餘兩工費浩繁民力措辦不及請照三江
孟瀆河之例借帑興挑分年徵還歸欵又江寧府
屬江浦縣地方溝洫圩岸雖不在江北各屬水利
工程之內但體察該縣境內有和尚圩一道濱臨
大河隄身單薄一遇河水稍大卽致漫淹衝缺居
民不諳作法辦不如式多畏縮不前調委諳練河
弁督民興修並調撥河工夯破兵夫備帶器具到
工合力僨築士民始各踴躍從事俱經先後奏明
興辦計日工竣仰副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七

聖主垂念農田勤求水利之至意水利攸關民生宋淮南
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閘堰水入漣河以溉田
民利賴之漣河室塞水無歸海之路六塘河洩下
之水漫衍四出瀕海地勢窪下河流壅沙水皆注

於窪地頻年告災四河既修并江浦圩岸督築竣
事民有平土可耕因利之道也其餘勸民修築如
鳳陽屬宿州境內之南股河並南北運糧溝虹漕
境內之東忭河搜箭溝九里溝淮安府屬山陽境
內之東鄉市河揚州府屬興化境內之白駒廂下
引河徐州府屬銅山境內之韓家樓河宿遷境內
之祠堂湖對岸河道均照業食佃力之例分別估
挑以收實濟併使淮徐鳳陽等屬之民力於農事
靳文襄公生財裕餉疏云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八

北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等府漢唐以
前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
遂爲財賦之藪明初惟盡東南之利不復謀及西
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日擊淮徐鳳陽
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
緣河荒地募幫丁墾種以固河防及將用其荒地
卽有主出認多稱係納糧之田詢知淮徐鳳陽一
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惟望天地之代爲長
養其禾菽菽麥亦不樹藝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

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一畝歲產草千餘觔數
百觔不等刈草千觔運至城市去運價一半可得
銀二錢刈草四百觔值價二錢去運價可得銀一
錢每畝額稅不過徵銀一二分不等有地一畝不
費牛種不事耕耘每歲止輸分許額租得價至一
二錢有奇是以相因成俗惰廢地土至此文襄此
疏申言民情之弊正謂善政在養民也自大興水
利以來凡有興作多在淮徐鳳陽西北諸郡之地
誠恐棄地不耕宣諭開示設法導引務期地無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九

利不使人有遺力民事不可緩西北疏治之事尤
不可緩昔人言江北之河治其決猶有未盡也誦
文襄之疏知水利宜於江北宜民之善政在養民
也

是年七月黃河水勢疊長宿遷支河口無工之處大
隄坐墊三十餘丈旋卽堵塞兼籌清口宣洩事宜
按是時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三尺餘桃源南岸之
煙墩二堡北岸之三岔丁家莊陶莊古城等處隄
頂漫水隄坡坐墊滲水段落不一而足分段搶修

啟放毛城鋪峯山牘蘇家山滾壩宣洩而支河口
水浸隄身鼠穴不戒遂致過水由運中河下注幸
未掣動大溜當卽權其輕重啟放劉老澗王營減
壩分流暢洩奔湧下注下游河道均經出槽漫灘
黃水陡落二尺餘王營減下之水由鹽河入海運
中河之水出楊莊歸大河決口漸次斷流挂於補
築完固黃水自伏汎異漲加以秋汎疊長煙墩上
下南北兩岸各隄皆迎溜頂衝極險之工至漫頂
坐墊滲水危險已極俱能搶築平穩支河無工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十

處距河尙遠而反致成事者人所不經意之處疎
於防守鼠穴一隙水至穿引透氣趁勢衝刷成渠
比至聞救已無及矣所謂不顛於高山而顛於平
地也支河口大隄外灘距黃河五百餘丈隄身坐
墊處與運河相連運河水勢本大內外河面高下
相等決水漫入水勢相頂平緩不致引溜又兼開
放劉老澗王營減壩分流暢洩是以易於奏功是
時清口黃水高於清水湖水仍未暢出開王營減
壩以分黃水之勢而湖水未出全湖之勢浩湍仍

將山野五壩加高培築使湖水不致涓滴旁洩清
口已收至六丈黃水側漾之勢未減將口門再收
二丈留口門四丈以節水勢清水蓄高力足以禦
黃並將淤墊各引河疏挑旬餘通湖引河水深四
五尺太平河頭水深九尺至一丈二尺不等分流
暢出襄河兩岸隄工平水隨將運口頭壩收窄
丈只留口門三丈束水歸東湖水奔騰下注滙黃
歸海湖心尙在飽滿以次拆展東西二壩暫開禮
字壩以資分洩黃淮均得安流皆合自然之機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是以遇險而能平也

是年八月河督李宏病故吳嗣爵調補南河姚立德
受任東河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籌辦運河積沙並
清口水勢情形設法濬治事宜

按是時黃運兩河水勢漸消洪澤湖水抵至運河
頭壩各工搶護平穩據實具奏奉

上諭本日高晉等奏到黃運湖河水勢並各工搶護平穩
情形已降旨將該督等及在工員弁交部議敘矣今
年黃水盛漲幸得減退工鞏惟側漾之勢至今未減

黃水已過淮安數十里之遙自由清水力弱不能抵禦黃流所致若任其浸灌日久沙積淤停於運道河防均有闕碍必待蓄清滌刷亦恐未能尅期奏功所有清黃交滙一帶應量爲濬治稍盡人力著傳諭高晉等卽速熟籌妥辦務使清口以外湖水暢出仍將作何設法濬治情形奏聞覆稱今歲自伏徂秋黃河水勢疊次加長爲十數年未有之盛漲湖水亦併加長長至一丈三尺七寸亟將東西兩壩大爲拆展湖水暢出清口自清水暢出後奔騰下注凡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外新淤沙灘均已衝刷殆盡現在水深一丈二尺以至二丈不等清水以內淤灘俟拆至壩根亦可順水刷去其裏河自惠濟牐迤下至淮城一帶緣前時黃水倒灌日久後清水暢出雖將運河兩牐浮沙刷去而河底不無淤積本年黃水倒灌計期又逾兩月未免復有淤墊一遇清水加長卽致不能容納近日黃水消落清水暢出兩岸隄工多有平水卑矮之處隨將運口頭壩收窄一丈只留口門三丈以節水勢並於上首趕做木筏使湖水

多由清口暢出抵黃少爲入運併將裏河兩岸加築子埝以資搶護再查疏沙器具惟鐵筴子較杏葉肥混江龍爲得力調取各廳舊存又添造多張專委河庫道率同廳營往來督辦俾得河底積淤鬆動沙隨水行自可日漸深通是皆隨時辦理之常法惟有慎守五壩疏通引河以時收束東西二壩爲不易之章程也

是年八月二十二日黃水陡長徐城誌長至一丈三尺水勢浩瀚東北風大作桃源南岸陳家道口無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之處大隄坐墊兩段先後刷寬九十餘丈集夫料價辦自九月初九日開工至十月初七日堵合不及一月竣事

按是時漫口距正河七八里及十餘里不等黃河南岸自煙墩以至白洋河六十里無埽工灘面寬濶去河遙遠向來黃水漫灘抵隄根不過一二尺水落亦卽歸槽至是伏秋盛漲三次水與隄平水湧風狂坐墊隄工兩段漫水分流滙歸洪澤湖大溜仍走北岸上段祥符牐迤北一工隨卽露灘補

築斷流下段水勢彌漫大溜掣進衝寬九十餘丈
先裹護隄頭缺口內嫩灘稀淤難以施工移向仲
莊廂老灘上堵築距正河二百餘丈工料易便但
在外灘堵築恐進埽之後水勢擡高復行串漫必
須開挑引河使水有去路查黃河內現有蔣溝衝
成河形一道開挑引河歸入蔣溝由蔣溝趨歸正
河外灘大小溝槽五道分投堵截斷流引河以次
疏竣九月二十六日開放引溜暢順水由引河分
注歸入正河漫口水勢稍緩施工更易是時壩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四

已做過五十六丈口門現寬四十二丈水勢漸深
兩壩一齊進埽追壓到底自開放引河以後口門
日窄溜勢日分人力並進至十月初七日合龍廂
柴壓土立見斷流黃河大溜暢達東注至煙墩汛
全歸故道凡堵築漫工若得大溜未掣事半功倍
陳家壩向無隄工土性純膠正河尚有餘溜又得
引河歸入舊有河形壩進一丈水增一分順流歸
故不勞而自理然其得手總在施工迅速水不得
逞勢故未閱月而竣事也

是年八月洪湖水長不消江督高晉奏開禮壩洩水

按是時五壩久閉未啟下游各河底水俱小洪澤
湖水勢盛滿議開禮字壩保護堰工疏稱秋汛八
月以後洪湖水有長無消清口東西壩共寬八十
二丈除兩頭留壩根二十丈餘全行拆除水深二
三四丈不等溜勢奔騰下注滙黃歸海洩宜甚暢
而湖心尙在飽滿高堰誌椿存長水一丈四尺一
寸全湖水勢浩瀚風浪堪虞再四籌酌清口東西
壩業已拆足不便再開寬展查山圩五壩封土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爲蓄清抵黃且恐高郵邵伯諸湖不能容納致爲
下河州縣之患今五壩數年未開下游諸河底水
甚小此時若開放一二壩不獨儘可容納且分入
揚屬一帶河道亦足濟運當將禮字壩開放壩上
過水五尺一寸寬六十丈循序下注下游湖水加
長無多容納有地洪湖水日見消耗安流平定蓋
五壩當久閉未開下游湖面皆空又得芒稻歸江
之路暢流下洩故開壩分流仍行所無事亦惟不
輕開而後可開以濟用貴統全局而審所宜也

是年九月河東總河姚立德奏報疏消積水及儀封八堡十三堡一帶河分三股情形加築草壩挑護事宜

按此河道變更之始也豫東自大修河隄以後儀封三堡一帶大溜北趨水不至隄根安瀾數十年汛後漫出溝槽不亟堵塞地勢北高南窪一線漏洩足回全河之勢防守疎忽之咎不能辭也姚河督初至官留意查訪疏稱北岸之曹縣儀封蘭陽陽武南岸之祥符考城等汛大隄以外皆有積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一六

若不設法疏消隄工浸泡日久風浪撞刷易致損傷或有好事喜工之員希冀修做稽草防風藉資撫護轉滋糜費責令河道督率各員弁撥集有業民夫挑溝導引俾其徑趨大河水涵後溝形內多築土壩漫灘水至流滯沙停逐漸淤成平陸以資防守豫東黃河土性與江南不同江南河道窄狹緊束河流每逢一灣必有一工豫東河面寬濶土性虛鬆平時水不上灘祇須修護有埽段落至汛水漫灘一望汪洋兩岸隄身尺寸皆須防護南北

沁洛諸水匯入黃河每遇洛水大則黃溜趨北北岸受險沁水大則黃溜趨南南岸受險溜勢遷變無常前時節省可緩之埽工加幫緊要土隄是以歷經異漲足資抵禦其臨河埽工如楊橋黑棚等處統計不過十數段雖溜勢無常而工程已定可照江南做法相機修防惟儀封八堡至十三堡一帶河分三股前河臣吳嗣爵曾在近隄一股築壩攔截未經閉氣受淤茲當水落之時宜加築草土夾壩俾大溜全歸正河合流東注庶近隄一股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一七

身可期受淤此仍以病爲醫而未測全河之大勢因循至於逾年河勢日見偏趨側注祇事抽溝切嘴爲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計殊不知黃河大勢已移枝枝節節爲之無益於事非如壩根積水可就地宣洩也河溜旣洩之後非一壩所能抵禦河分三股橫流之勢已成中法之河必淤淤甚而壅潰四出不歸南岸低窪之隄根而焉歸也異時儀考汛內之隄半日漫缺九道於此實開其端當事粉飾遷就不啻養癰遲至數年而大變豈得謂天

行之偶愆哉

是年十月河東總河姚立德奏明各湖收水情形宜
浪徵湖水勢事宜

按蜀山徵山諸湖爲濟運之水櫃秋冬貯蓄春夏
灌輸浮送糧艘北上歲以爲常而節宣之道隨時
變易不能執一爲是姚河督受事未久小心調劑
疏稱節屆秋分正各湖收水之時飭令廳員查明
湖水深淺尺寸將一切廂壩涵洞斗門以次堵閉
不使涓滴走洩有妨來歲濟運之用復親往各湖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六

確查測量水誌蜀山湖現已收水七尺七寸馬踏
湖收水七尺南旺湖收水六尺八寸馬場湖收水
五尺四寸獨山湖收水七尺三寸俱較往歲爲大
蜀山馬踏二湖緊靠汶河轉瞬卽屆南旺分水口
煞壩之期尙有汶水灌入約計挑河三月更可多
收水二尺餘寸重運經臨儘足濟用至徵山一湖
地居東省下游本年伏秋汛內汶泗諸水節次漲
發並曹單鉅嘉金魚濟寧各州縣坡水滙注入湖
頗覺浩大現在湖中存水尙逾定誌一丈一尺之

數助東省八廂并江省邳宿一帶數百里運行有

餘而於濱湖坡窪之地不無有碍查徵山洩水尾

閘東省則有韓莊廂壩引渠并伊家河入運江省

則有蘭家山等河達荆山橋入運過應收湖水時

卽將各尾閘概行築塞按目下情形湖水尙大利

漕而不利農宜宜而不宜蓄自不必拘泥舊例築

壩攔截業將湖口廂壩引渠伊家河仍聽暢放洩

水並咨明江省吳嗣爵將蘭家山等河一體宣洩

暫緩堵築俟湖水暢消適符水誌尺寸應行收蓄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七

之期再下湖口板堵築次第辦理此爲調劑適宜
以時蓄洩之道然徵湖盈虛無定異時卽有收不
足數流弱滯運請開江南潘家屯導黃入運涉險
求利者不專事分洩也時當可洩則洩之卹農利
運審所宜而已矣

是年十一月河東總河姚立德議修戴村石壩以資
節宣

按東平州戴村石壩建自前明坐當汶河頂銜接
連三壩北名玲瓏中名亂石南名滾水邊汶水南

趨出分水口濟運乾隆十三年高文定公斌以玲瓏壩走洩濟運之水中間落低七寸自改修後歷二十餘載至是以漲水沖損議修疏稱伏秋汶水盛漲過水一丈五尺沖塌壩身八十餘丈東岸淤沙環繞壅佔河身逼溜西注奔騰洶湧致將石壩衝損先經前撫臣周元理奏請挑挖淤沙俾大溜順勢南流以免搜刷壩根東平汶上二縣撥夫價辦臣到任後正值收水之時汶水未便聽其走洩奏明於石壩之裏圍築土隄一道藉遏汶水南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惟土壩終未能經久殘缺石壩至冬水已斷流根底顯露量驗玲瓏壩面漫坡跌水衝塌三十七丈五尺亂石壩漫坡四十九丈以及磯心裏頭壩臺均有衝損亟應補修估需工料七千七百有零動帑興辦如是淤沙不壅石壩修整完固以時節宜汶水衛田保運補偏救弊之道也

乾隆三十七年河東總河姚立德陳奏東省臺莊至臨清各廂啟閉事宜

按東省運河自韓莊以北上至臨清各廂層層關

束惟視啟閉得宜塘水始足浮送運行遲速之樞機操縱在人河督姚立德疏稱東省四十九廂之中如韓莊至臨清有三十二廂地勢建甌啟板溜急自應按照漕規一律下板糧船抵廂上啟下閉灌塘打放其韓莊以南德勝六里等廂係微山湖水達江南濟運之路若下板過多阻截湖水必致邳宿一帶下游淺澀應令各廂祇下底板數塊稍爲攔蓄船到卽啟以期微山湖水漫板長流江省渡黃幫船可以暢達東境又如夏鎮楊莊珠梅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莊利建十里荆門上阿城上七級上等廂俱係平水可以併塘打放不必嚴密下板俾糧船少守九廂之板行走較爲迅速其臨清廂外運河無廂全賴豫省九道埵之水水下注春月民間插秧尙早不急需水將河岸凡有旁洩之處概行築截使泉源丹水悉達衛河濟運至南旺蜀山馬踏馬場諸湖水櫃前時貯蓄充盈鋪水全用汶流又未動用湖水南漕頭幫經由廂河水勢儘足無庸開放臨湖單廂俟將來察看情形果需湖水接濟再爲次第

宣洩俾濟運諸牐多留一日貯蓄之水則二三進
漕船多得一分灌輸之益此通濟全漕有備無患
之道至先期騰空河道以待南漕脚尾而至尤得
疏導之宜也

是年修南旺柳林牐上接分水節水平運

按柳林牐上承分水水下接寺前通濟二牐地勢自
高而下水建甌直瀉立牐以東之牐建於成化六
年因舊制更新金門寬二丈高二丈有一尺柳林
爲界水第一牐南運水小則放於南北運水不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則蓄以濟北迤下寺前爲界水第二牐通濟爲界
水第三牐灌滿上牐之塘上源水不多洩南旺上
下自無淺阻之虞此柳林牐爲南運綱領亦北運
轉輸之樞紐也居濟一得云重運過後如遇汶河
水發嚴閉柳林及寺前牐使水由各斗門入南旺
湖如水不甚大即將十里牐並開河牐亦嚴閉收
水入南旺湖南旺水滿卽開十里牐及開河迤北
各牐放水北行蓋水由北行入海爲近不百里卽
有戴家廟三空橋洩水入海再北有張秋五空橋

洩水入海再北有聊城之減水牐博平之減水牐
皆可洩水入海嚴閉柳林寺前二牐者以南行之
水入海甚遠直至宿遷始有西寧橋可以洩水入
海南旺至宿遷七八百里一時不能出海中間如
彭口大泛口徐塘口水皆入運獨山南陽昭陽微
山諸湖滙流歸運加以分水南下淹沒田地爲患
也張清恪欲分汶河之水專濟北運泗河諸水專
濟南運水小之時東昌一帶不至膠舟水大之時
南陽夏鎮徐邳不至盡爲澤國其理固然而柳林
爲南運第一牐若南運告涸宜先濟南運又須閉
十里開河二牐放水南行蓄入各湖惟南運不足
之時少北運不足之時多尤當慎之於由北入南
之始柳林牐爲緊要關鍵也
是年二月總河姚立德奏報河湖水勢充裕酌籌蓄
洩啟閉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按此啟放汶河大壩勻鋪水勢而預籌節宣之道
也疏稱運河挑工完竣啟放汶河大壩開壩後汶
水由分水口南北分流牐塘內水勢充盈均有六

尺以上向例鋪水時柳林以北則開關家大牯洩南旺湖水以助北行柳林以南則開安居十里斗門洩馬場湖水以助南行今汶水較大牯塘鋪水已足所有關家大牯及安居十里斗門均無庸開放俾南旺馬場二湖多留儲蓄之水泄注南漕重運其蜀山馬踏二湖汶流分入湖水日增探量水誌蜀山湖深一丈六寸馬踏湖深七尺二寸濟寧以北濟運充裕微山一湖因上年伏秋河坡並漲匯入湖中水勢甚大濱湖低窪之地不無淹浸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放韓莊牯壩咨會江南蘭家山毋庸堵築湖水暢消去二尺餘寸民埵無碍微湖存長水一丈一尺餘寸頭幫甫經入境以每日消水分水計之四月底尾幫到時湖中不過存水九尺餘寸自宜預爲樽節備濟全漕將韓莊以下八牯月河堵築使湖口所出之水悉由八牯正河下達稍爲節束其湖口新牯滾水壩一律下板併咨會江南將蘭家山河照例築壩以免旁洩再向例蜀山湖水收至一丈以外馬踏湖水收至八尺以外有碍圍隄民埵

則開何家壩俾由劉老口入運經袁口靳口安山戴廟各牯出五空橋洩入鹽河此又隨時變通之道也如是則洩所當洩蓄所當蓄既不因漕運而妨民田亦不因民田而誤漕運操縱由人湖河之水皆爲我用矣

是年河督姚立德東撫徐績奏請修築充濟一帶湖隄民埵疏通水道

按濟寧一州爲汶泗府洗牛頭等河匯歸之區每遇伏秋汛時湖河坡水並漲自石佛以下汪洋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漫淹浸逾時必使衆流歸宿有資而後水不爲患至是河撫會議修築疏稱南旺一湖週遭九十餘里坐落汶上嘉祥濟寧三州縣境內地居上游適當汶河之衝每年收蓄汶水入湖濟運湖之圍隄向係民修雍正九年及乾隆十二年曾經動帑幫培已歷二十五載歲撥民夫擇要加修而道里綿長殘缺卑矮處甚多湖波撞激險要堪虞須一律培築高厚以資保衛又運河西之牛頭河上承宋家窪及各州縣坡水下達昭陽湖舊有馬公石橋

係魚臺驛路所經計長五百餘丈橫亘南陽昭陽兩湖之間下設橋洞統計僅寬二十三丈牛頭河入湖之水來源旺盛橋洞束隘往往壅滯難消濟寧西坡及金鄉魚臺均受淹浸應多添橋洞加寬十丈並將廣運莊以下河湖淤淺抽溝導引俾上游之水接趨昭陽湖則三州縣水患可減矣又運河東有泗河一道源出泉林至濟寧之魯橋入運名魯橋派因泗水下游董家口屢被衝缺日刷日深勢難抵禦於乾隆十四年間在該處建一石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減洩漲漫之水由孟家橋達獨山湖旁分一股由貫家灣之西出與隆橋仍會泗水入運緣壩身過高阻水漲發下游宣洩不及壅滯停淤輒於董家壩上泛溢入東坡又寧陽縣之石梁口小腿灣等處汶水浸埵入洸至濟寧城北頂阻汶河之水漲漫難容亦多旁溢東坡民田屢被淹浸運隄亦受其害現將石梁口等處民埵傷縣堵築使汶水不入於洸其董家口石壩原以分洩泗水泗已南趨疏挑舊泗河身需費浩繁不若拆董家口石壩展

寬孟家橋舊石橋疏浚馬坡以下入湖尾閘俾水大直達獨山湖免致旁溢東坡春間水小即於孟家橋以下築一土壩攔截仍由興隆橋濟運事半功倍則泗水歸宿有資濟寧東坡水患可以減除此會勘籌辦之情形也南陽湖低於運河惟在加培隄埵方能收蓄春夏嚴行堵閉各膈使運水不旁洩冬間運河乾塘方行開放使獨山水穿運入湖以資收蓄獨山湖亦低於運河二三尺運水加長湖口能入而不能出是以春夏亦閉蓄洩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七

道也牛頭河西自耐牢坡口東至魚臺之塌場口二十里入舊運河即徐中山所開來源甚大非加成馬公橋洞不足資宣洩不惟漕河藉以吐納而齊寧以南窪地之水由之洩入昭陽湖變下地爲膏腴浚牛頭河通蓄洩之利商輅翁大立皆嘗言陸朗甫云董家口石壩顧河督所建引水歸獨山湖爲新泗河又開支河自貫家西達魯橋入運河督姚公以壩基過高水漲宣洩不及漫及運河東坡寧陽石梁口等處汶水漫堰入洸頂阻府河

之水亦多旁溢東坡民田被淹因將董家口石壩展寬并浚孟家橋馬坡暢入尾閘水小之年卽於孟家橋築堰攔截使由興隆橋入運石梁口飭縣堵築汝自是不入於洗均利民之善政也

是年八月江督高晉奏開唐家灣倒勾引河以緩溜勢

按唐家灣引河爲減洩黃河異漲之緊要關鍵因伏汛內黃河水長逾誌奏開草壩由毛城鋪宣洩不暢復將傅家窪草壩開放傅家窪逼近大河形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天

勢陡直開放之後吸動溜勢已塞復開堵閉數月始獲竣事至是江督高晉籌議另開引渠疏稱唐家灣引河外灘寬廣河唇業已高仰再遇水長開放草壩不能過水傅家窪雖可開放河頭形勢太直恐有吸溜之虞擬於傅家窪迤下開倒勾引渠引入傅家窪二壩匯歸唐家灣引河中段由毛城鋪減洩並於引河頭築做草壩因時啟閉爲引水避衝之一法倒勾引河者由下流引水逆流入河迴環灣曲以避直衝鑒於傅家窪陡直引溜爲倒

勾以紆其勢也引河得倒勾之勢水行稍緩滾壩

足以約束不至旁衝爲患然下流衝出寬深大渠

灘水一入渠內卽能引溜防守不易河勢漸次順

勢南來不能由人操縱卽如傅家窪吸動溜勢閉

而復開者數次自秋至冬末春初黃水枯涸之時

始得勉強堵合彼時已難爲力往事可鑒至今更

歷四十餘年河唇愈高居建僦之勢唐家灣引河愈

衝愈大有吸川之形河頭一啟乘高下注卽至不

可收拾引河不易而引今日唐家灣之黃河更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无

可輕舉以古準今猶未盡事之變也

是年鹽政李質穎奏請借帑挑濬運鹽河道並請孔

家涵建設石廂會同籌議事宜

按河湖分洩入江之路與運鹽河相爲貫通芒稻

暢洩入江易掣鹽河之水鹽船載重需水浮送河

底淺澀勢難運行此鹽政所急籌也疏稱揚州甘

泉境內運鹽河自金灣廂起歷江都至泰壩之天

池綿長九十餘里爲通泰如臯等州縣糧艘經行

大道淮南百餘萬引鹽必由之路年久河底淤壅

每逢春夏水小之時鹽船重載難行多雇小船分撥轉運既遲需費又重甚爲鹽累現在勘議與挑又河身北岸孔家涵洞分洩河內西來之水北入艾陵湖緣口門過大宜洩太甚水小易致淺澀水大又易淹沒涵下民田將涵口兩頭鑲築土壩終非久計僉議建立石廂相機啟閉統估挑河自金灣廂起至泰壩止計長一萬五千餘丈以現在水面挑深九尺爲率口寬六丈六尺底寬三丈至六丈不等孔家涵建單孔石廂金門寬二丈二尺高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六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一丈二尺廂河統需費六萬七千餘兩照二十二年挑河之例借帑興挑各商分年還款經江督高晉查議金灣廂下至泰壩一帶運鹽河道年久未經挑浚河底淤墊春夏水小時鹽艘難行催船撥運應請借帑興挑分作二年歸款至孔家涵議建石廂該處爲鹽河分流下注之水入艾陵湖山高郵之三垛河泰州之蚌蜒河興化之官河匯注申場河出范公隄各廂歸海其上游金灣廂下之水由人字河分流東注來源雖多去路甚廣每遇水

小之時洩水過多鹽河易於淺阻孔家涵河頭原有涵洞年久未修兩崖無關鍵日漸刷寬向做草壩裏護以資收束其實重在蓄水不重宣洩也惟每年春夏水小之時在鹽船利於蓄水濟運而涵外民田又藉此洩下之水灌溉舟楫賴以往來前因鹽河水小暫於口門築壩未幾輒被偷挖是以立議建廂蓄水啟閉由人實爲便利誠如

聖訓

運河設廂原以留不足之水勿使輕洩非防有餘之水也卽遇水大之年上有芒稻廂南有秦疇白塔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百汶等廂均可分洩歸江孔家涵建設廂座鹽河免於過洩以時啟閉於鹽運田疇往來舟楫均有裨益奏覆如議此皆爲鹽運最急之務其利亦不獨在鹽河也孔家涵距芒稻甚近運鹽河常患水小不慮水大入江之路大暢鹽河卽有洩水過多之患故旣疏淤淺又必於孔家涵建廂以爲節蓄之地固有不得不然之勢先事籌備兩利無害否則芒稻一啟掣鹽河淤淺之水阻滯運行勢必仍於河頭築壩下板稽歸江之路鹽河濬深芒稻石

羊董家諸牐壩大開上源之水可以暢洩入江此又通河蓄洩之大計而俾無闕漏者也

是年總河姚立德奏明預籌河湖蓄洩事宜

按山東運河南自黃林莊北達柘園綿長一千二百餘里東有汶泗府洗等河西有沙趙漳衛等河諸水匯入每遇汛時霪雨各河水發卽有漲滿難容之勢先事籌畫於重運過後各牐起除牐板上下通漕併月河一概開放騰空地步以便將來運河水長暢達下注南旺以南兩岸皆湖大汛期內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水勢常恐過盛地勢東高西下將下游之十八水口十四單牐悉行開放俾獨山湖水穿運入昭陽湖下達微山由韓莊湖口牐壩廣爲宣洩又馬場一湖水受府洗泗三河之水重運過後節減湖水來源照例堵築黑風口涵洞泗水全由金口壩達獨山湖涓滴不入馬場湖俾馬場湖專受府洗之水可免泛濫又南旺一湖地居上游每遇汶水長發由常鳴等八斗門灌入湖中開放涵洞宣洩若湖中存水無多對岸蜀山湖有浮餘之水仍暢開

利運牐等單牐使蜀山水洩入南旺湖內衰多益寡汛漲足資容納至南旺以北向有戴廟五空橋張秋滾水壩平水三牐五空橋以及東昌龍灣魏灣滾水壩恩縣四女寺德州哨馬營各減壩汛水分道入海卽可隨長隨消此外尙有臨清板牐以北係汶衛交會之區汶河水清衛河水濁設汶弱不足抵衛每虞倒灌停淤稽阻回空糧船該處建有鷄嘴草壩廂修高厚藉束汶流以敵衛水再將磚板二牐相機遞互啟閉以免渾濁之水灌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牐河此籌河湖蓄洩機宜曲盡役水之道而其法隨時變易如伏秋長水靡定多求分洩之路保隄岸民田若渾流一過卽須設法收蓄濟來年重運週迴往復無一刻之停失時不治後難爲力矣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東河姚立德奏請宋禮後人宋心濟如白氏例世襲奉祀

按山東運河自前明永樂間宋禮用老人白英築壩戴村遏汶水盡出南旺分水口南北分流濟漕得免海陸兼運之勞功業昭崇專祠奉祠白英

配食右廡至是河督姚立德奏請專祀子孫如白氏例給以八品頂帶世襲承祀祭法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宋公之治漕河也因元臣之迹采達人之謀通漕道於海險陸費財耗人溺之時功亦偉矣靳文襄新宋公祠爲文以頌其烈云余自丁巳視河淮揚昏墊孔劇故荒度自淮始歷清口高堰觀陳恭襄諸遺蹟慨然想見其人多其河漕一治而黜海運之糜帑費人也及入濟河遵南旺觀戴村分水奇烈相栩有巨靈夙勗之感則又知康惠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創無前而建非常也元之都燕以海運稱捷及明洪武間河決原武流彌塞而籌海運者彌亟公白奏海運之險歲漂人與糧無算漂舟督補於諸郡暨然費煩耗公私復億萬計於是請相元故渠因革之更鑿袁家口二十餘里元渠始通又慮渠通而渠流之盈涸不可準也納老人白英策於戴村埧壩五里許遏汶水之東者而西之且以其三濟南漕決徐呂以其七北會臨德合漳衛然後故渠無擁塞之患海運之停自此始海運停而帑金以

節民命以全則公分水之烈也嗣以奉公卒於蜀卒之日家無餘貲輿情多悼之而當時論河者未之奇也厥後數十年尚書李燧等窮覈治河諸實政於是率僚屬詣河濱輯公論於遺編證齒碑於故老遂臚公蹟廷諍之而後公之祠祭贈諡得與恭襄埒恭襄戮力於淮南康惠開奇於河北均黜海運之糜帑費人者也然康惠非常之烈微李尚書力白於後則前勲直置冥冥矣耳食者流不深本源往往以塗飾因循之習與福國利民者同類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而並稱之悲夫後之君子覈祀典之不黜綜名實於不消慎勿絢穢之眩而貽醜鷄之誦也文襄於康惠蓋心折之明耶文莊過南旺詩云清江浦上臨清膺簫鼓叢祠飽餒餘幾度會通河上過無人更說宋尚書李東陽詩云文皇建都向幽冀中導汶泗通漕綱尚書宋公富經略世上但識陳恭襄二公詩稱詩史徵信後世文襄之論尤切於事理分水之績偉也漕河以水爲程水病涸則滯艘而梗運公相流泉之宜操獨決之智因民之欲避

民之勞分水行而南北之氣通漕河大成祠祀於其地而蔭子孫宜矣東里志魯隱桓以下九公陵墓俱在關城通於南旺分水靈氣所聚也

是年四月江督高斌河督吳嗣爵奏報山安十堡隄工漫水二十餘丈旬日搶修完固

按山安海防一帶爲黃淮入海尾間地居下游灘水壅集防守不易至是湖水盛漲會黃下注奔騰浩瀚又遇海潮湧阻漫灘之水與隄相平風浪衝激漫隄過水江督高晉等馳往搶護疏稱安東上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美

河汛十堡隄工在安東縣迤下二十五里距雲梯關七十餘里地近海濱本屬窪下該處向無埽工一線縷隄外灘寬二百餘丈灘上水深二三尺不等漫灘之水高與隄平浸泡隄根上游來水勢猛下游海潮頂阻驟難消落四月初三日風狂浪湧以致隄身坐蟄過水陸續塌寬二十餘丈河灘外高內窪刷成溝槽十餘道大溜仍走中法缺口所過均係漫灘之水隨將王營減壩開放以分其勢分投搶堵外灘溝槽大小一十八道次第攔截漫

口自王營減壩開放後河水消落漸次流緩溝槽堵築完竣外灘不復串水口門旋即乾涸即照原隄高寬丈尺如式補還層土層礮償築堅實並於隄外圈築子堰一道計長二百四十丈以資鞏固此依次搶辦之情形也漫口大工自四月初三日啟事至十五日告竣辦理未及半月迅速成功同緣河溜未奪全河大勢仍走中法易於施工亦由立時搶堵溝槽分道截斷漫流使不至串水衝刷口門漸至淺涸一舉而得若稍稽時口汛水再長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毛

循新衝之槽漫入洶刷寬深勢必奪溜雖倍加工料無可下手安危成敗之分止爭遲速搶修先塞溝槽以防再至之水不可後時之機宜也是時上河汛二塘埽工四百八十餘丈亦因水盛搜刷鑲護平穩至伏秋大汛衝刷險急隨鑲隨墊該處工段綿長埽後原有越隄一道先幫築裏戩審定迴溜處所挑挖倒溝進黃出清相機開放進淤不逾時水平漸次淤滿一律穩固此與搶修十堡事異功同一得先事截水之益一得以水抵水之用皆

非熟於修防者不能急起奏功也

是年四月覆奏酌封智義二壩預籌節省之宜

按是時洪湖水勢盛長清口東西兩壩大加拆展
下游奔騰浩瀚所在生險開放山盱智義二壩以
疏其氣奉

上諭據高晉吳嗣爵奏到因湖水盛長將山盱五滾壩內

義智兩壩封土破除聽其過水入高寶諸湖等語洪
湖驟漲於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自應酌啟滾壩
以資分洩但洩下之水歸於高寶諸湖未知尙能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納不致溢及下河否至湖水宜洩過多亦恐勢弱不
足敵黃今天氣已晴連日湖水並未加長又當酌量
情形預爲節省之計將智義兩壩築土封閉方爲合
宜著傳高晉吳嗣爵相機妥辦仍將啟壩時高寶諸
湖形勢若何現在作何辦理之處迅速覆奏覆稱本
年洪湖水漲至一丈四尺八寸較歷來水勢最大
之年伏秋盛漲之日尙大四寸堰盱一帶隄工風
浪堪虞清口暢開後水仍未減隨將智義兩壩封
土破除洩下之水歸於高寶諸湖由邵伯湖至金

灣東灣西灣鳳凰壁虎等河循序以達於江下游

各湖底水本小自開壩後已及二十餘日節據稟
報各湖僅長水尺餘至八九寸不等高寶運河並
未加長南關車邇等壩歷來培築土壩高與隄平
尙出水五六尺不等甚爲穩固下河各州縣安堵
如故二麥仍可豐收旬日以來洪湖水每日消一
二寸不等高堰水誌存長水一丈三尺二寸共落
水一尺六寸智義二壩過水亦只四尺二寸仍有
日消之勢下河更可無虞再查歷來洪湖存水八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三

尺內外其力卽足敵黃尙設五壩水勢在八尺五
寸及九尺以上原係有餘之水聽其減洩水平壩
脊卽行斷流近因湖水微弱黃水易於倒灌是以
一律封土如遇盛漲仍酌開一二壩以資分洩且
下湖水仍存一丈三尺二寸水勢尙大擬俟再消
一二尺卽將智義二壩封築並東西壩酌量收束
以禦黃流伏秋水長再隨時啟拆總期宣洩合宜
不致清弱黃強卽以保全下河此因時制宜之道
也五壩連啟智義二壩而高寶湖水不大長未溢

及下河者固由先期騰空湖面亦前時大修芒稻諸河歸江之路通暢水不停積故運河亦不見長南關車邏等壩固封不啟智義二壩之水尙足容納安流順入於江而無旁溢之患也

是年六月河東總河姚立德奏報各工水勢情形修守事宜

按河工防守隄岸至溜勢逼近之時不得已而用埽撫禦若用非其時埽下則水激溜湧反增險急進埽機宜惟以溜勢爲權早則招溜糜料遲則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旱

勢誤公此司河者所宜審也時議以曹縣六堡溜勢北趨塌崖灘土已被刷去下層卽屬膠泥老灘暫緩下埽迤上百餘丈現在著溜均係膠淤頗耐洶激灘外亦有二層土臺可資抵禦前此工尾兜溜之柳園俱已塌卸河形順直水勢拖溜隨時相機而行又儀考廳儀封汎七堡前年河分三段水逼隄根先後築做埽工六道將順隄河堵截靠北之鹿莊河亦已淤斷止由柴坡一河下注河形逼窄七八九十等堡壩工甚爲吃重伏汎水長河心

灘地衝刷一百餘丈河形開展溜走中法頗爲平穩此就現在之情形定議也而地勢有不可概論者曹汎六堡有定勢之舊工也儀封汎七堡無定勢之新衝也六堡地形本屬膠結溜勢順行不甚著重雖有汕刷尙可徐待其變若儀封七堡以下大河旁洩南趨直走隄根有建餽之勢雖有土壩防護仍由壩頭衝激推之不去且分洩日久大河下流漸淤水無去路全溜湧進非新柴新土所能堵截固不可恃以爲安所以不逾數年卽有時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旱

驛八堡十六堡之變至於此塞彼決患流數載而不息也

是年七月河東總河姚立德奏報山東曹縣汎崔家莊引河天成水歸新河河道大成

按山東曹汎之崔家莊乾隆十八九年間險工久經淤閉因對岸祥符營長有淤灘逼溜北趨旬日之間塌崖幾及百丈全河溜勢已到該工舊埽之前坐灣入袖情形頗爲險急東西兜灣灘而相距五百餘丈上無吸川之形下無建餽之勢無可開

挑引河亦不敢輕易進埽招溜生工忽於入秋後
大河水長兜灣灘面日夜坍塌將祥符營以東灘
面俱行塌透掣動溜勢自西而東奔騰直注衝出
引河一道一日夜塌寬二百餘丈深一丈七八尺
及二丈三四尺不等重載船隻揚帆徑過全黃大
溜俱歸新河隄根舊河已經淤墊斷流不煩畚鍤
不費金錢而五百餘丈之曲直兜灣一旦順直化
險爲平出於意料所不及推原其故舊河灣形過
曲漲水力大勢猛不能隨灣轉折直衝而出刷成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望

大河天然之徒遷非人力所能爲也

是年八月河東總河姚立德奏報各湖水勢情形并
陳蜀山微山二湖挹注事宜

按東省運河來源甚弱全賴各湖水權以資運行
微山蜀山二湖尤關緊要籌蓄之宜通融挹注
議以蜀山一湖在汶河分水口之旁南北兼濟微
山一湖地處下游從韓莊湖口廂宣洩灌輸東省
八廂及江省邳宿河道湖中多貯一分之水運行
多受一分之益應照向日章程設法收蓄查馬踏

湖水深三尺五寸較上屆尺寸相等蜀山湖水深
八尺一寸冬間煞塌挑河尚有汶水分灌入湖貯
水過大於湖隄有碍對岸南旺湖水深四尺七寸
收水尙少俟回空過竣後卽謹閉寺前柳林廂將
蜀山多餘之水洩入南旺湖中挹彼注茲均勻貯
蓄微山一湖西受曹單金鄉濟寧魚臺等州縣坡
水以爲歸宿自伏徂秋並無坡水下注湖中存水
尙未足水誌一丈一尺之數秋冬日有消耗上游
東岸有蜀山一湖水深六尺三寸湖面寬潤存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望

較多現開十八水口十四單廂暢其宣洩使蜀山
湖水下達微山湖均其貯備如此哀多益寡緩急
可恃此籌備南北運源均勻調劑之情形也是時
馬場湖圍民便廂在內不煩白嘴建廂從此入運
則不至一洩無餘亦挹注之善法也

是年東省議疏馬頰河淤沙以消積水

按長河志樂史以篤馬河爲馬頰河名稱相亂後
人穿渠引派因循舊名實漢之篤馬河非馬頰也
河淤淺已久運河橫梗中間每年汎水長發運河

盈滿頂阻西來之水不能洩放以致莘冠堂三邑恒被水患至是議將馬頰河挑挖寬深使各處坡水有容俟運水消落糧艘過完開廂洩放上河通判洪世儀覆勘議稟馬頰河來自直隸開州清豐南樂元城經曹州之觀城朝城綿巨數百里至莘冠堂三邑境內復一百二十里積淤年久有僅存河形者有淤成平陸者每至伏秋積水散溢寬至十餘里深至數尺至霜降後由中廂口及迤南迤北里許二廂通啟洩放尚未得及時乾涸有妨播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種若照議開挑河歸一法水勢全注中廂口出運汎水建甌而下源遠流長波瀾浩瀚彼時運水盈槽涓滴難消兩水夾隄衝激堪虞即運水消耗亦不能以寬丈餘之廂口疏數百里之積水勢必擁嘴廂座汕刷隄岸有妨運道查西岸中廂係馬頰河上游歸運之所該廂底高運河底五尺馬頰河底較運河底高九尺五寸應將中廂口一路舊隄加倍幫築以備禦禦再將馬頰河上游長河通挑深與運河底平口底加倍寬濶挑出之土堆積兩

崖順築隄俾水有歸宿或於廂旁接建兩空或左近添建廂座深開金門板槽照例清明後下板靠板堅築土壩至伏秋時視運河水勢之強弱酌啟閉之多寡以節宜之水潦無虞倒灌積水亦不至久停淹浸逾時至馬頰河下游由東岸魏家灣水壩入口經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等一百六十餘里河身寬窄深淺不等只能洩運河異漲之水若西岸上游開通添廂宜洩運河必加漲滿亦應導其去路添設減廂接挑引渠導入馬頰故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併將博清等馬頰下游疏濬寬深以暢全流至接恩縣界迤下平原禹城陵縣慶雲海豐等地居該河之尾間尤須挑挖深寬俾暢流入海此蓋綜全局而籌經久條理井井使積水承受有門消納有路順流入海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惟路遙工鉅需費不貲請帑則經費有常民挑則力有不給待時而動以計久長其說固不可不存也是年八月河督姚立德議疏豫東隄根積水以除隱患

按河防修守惟隄根積水爲隱患黃水出槽漫灘先淤河唇水落歸槽隄根積水不能涸出汛時灘水內壅反成建瓴之勢引溜生險姚河督思患預防疏稱豫東黃河本年自伏徂秋水勢疊漲漫灘由窪處直至隄根一望汪洋勢甚浩瀚隄工所在險要河水消落後灘面外高內窪隄根積水不能仍歸大河北岸自武陟滎澤原武陽武封邱祥符等汛南岸自蘭陽封儀考城商邱等汛隄根以外窪處刷成溝槽均有積水不特隄泡日久易於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閏

傷卽水占灘地未能乘時播種亦屬可惜當經飭令各道督率屬印汛員查明挑溝導引設法疏通並調兵夫將應築土壩分段層層償築汛前一律完竣汛後查驗分別賞罰以示勸懲此先事預防之善法也伏秋出槽之水非遇有溝槽亦止於浮漫不能引溜成患河唇高仰灘水乘高勢灌入深槽順隄湧下猝時不及備防任其衝蕩分注之力大勢必引動大溜溝槽愈刷愈深單隄汕刷難支河不兩行久則有奪河之懼河工所稱暗險者此

類是也故爲先事之防疏洩有法而後不至束手於臨幾也

乾隆三十八年議疏魏灣馬頰河消水由海豐之沙河入口入海

按馬頰河卽漢時所稱去海最近之篤馬河而亂其名也馬頰居九河之三在滄州廢清池東南古河堙塞後人因循襲舊名稱而實爲消水最捷之徑徐有貞建六牖於魏灣其以此也填淤已久坡水不下洩運河橫梗中間伏秋漲發運水盈滿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閏

能洩放及運水消落又未能通流暢洩以致莘冠堂三邑恒被水災至是議疏通判洪世儀言馬頰河自直隸開州清豐南樂元城經曹州之觀城朝城等縣綿亘數百里至莘冠堂三邑境內積淤年久有僅存河形者有淤成平陸者每至伏秋積水散溢寬至十餘里深數尺至霜降後由中牖口及迤南迤北里許二牖通啟洩放未得及時乾涸有妨播種若照議開挑河歸一泄水勢全注中牖漲水浩瀚而至運水盈漕不能消兩水夾隄衝激堪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吳

虞西岸中牖口係上游歸運之所該牖底高運河隄五尺馬頰河底高運河底九尺應將中牖口一帶舊隄加培幫築高堅并將馬頰河上游長河道挑深與運河底平挑出之土順築隄堰并將該牖兩旁接建兩空左近添設牖座照例清明後通下牖板裏面靠板堅築土壩至伏秋時相機啟閉節宣則遇潦無虞倒灌亦不至積水久停淹浸逾時至馬頰河下游在東岸魏家灣水壩入口經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一百六十餘里河身寬窄淺深不齊只能洩運河異漲之水若西岸上游開通宣洩運河必加漲滿東岸亦添設減牖數座接挑引渠導入馬頰故道併將博清等馬頰下游疏浚深濶恩縣以下平原禹城陵縣慶雲海豐等出海之道加挑一律深寬俾河之尾閘暢達奔流入海所議疏河添牖俱中肯綮雖功大難舉而爲民生日用所關徐有貞沙灣工竣而於此亦必有事知魏灣當諸水之衝去路不可不寬爲之備也今用第四空爲減牖第五空爲減壩更於東西兩岸添

設牖座浚深溝河宣洩通利俾莘冠堂三縣不致久淹坐困均仿前人之意而變通以濟一時也是年鹽政李質隸奏請借帑挑濬運鹽河道並孔家涵設牖事宜

按金灣至泰州天池之運鹽河江湖往來流沙易積孔家涵洩水過多運鹽河船行虞淺此鹽政所以有疏濬設牖之請也疏稱江都至泰州運鹽河爲通泰糧艘經行淮南百餘萬鹽引必由之道年久淤淺春夏水小之時鹽船重載滯澀分撥轉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吳

稽時糜費應行估挑又鹽河北岸孔家涵分洩西來之水北入艾陵湖由高郵之三垛河泰之蚌蜒河興化之官河匯注串場河出范公隄各牖歸海緣口門過大宣洩太甚水小易致鹽河淺隘水大又懼滄沒涵下民田向於涵口兩頭鑲築土壩收小口門設板啟閉查鹽河攸關民生鹽運土壩終非久計應建設石牖相機啟閉勘估需銀六萬七千五百兩照例於鹽課內借支淮南各商分年歸欵經江督高晉覆議分洩鹽河之水去路本廣上

有芒稻廂廂南有秦幢白塔百汊等廂均洩入於江不致潰溢滄及下游民田泰州運鹽河常患水小不患水多孔家涵設廂啟閉既可免洩水過多亦省歲築草壩之繁以時啟閉操縱由人於鹽運田疇往來舟楫均有裨益此皆通變宜民經久不易之常道也

是年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會議封築智義二壩事宜

按是時黃水每有倒灌議蓄淮敵黃土封三壩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辛

以湖水驟長丈有二尺啟智禮二壩封土宣洩漲水奉

諭高晉吳嗣爵奏因湖水盛長酌將山盱五壩內義智

兩壩封土啟除聽其過水入高寶諸湖等語洪湖驟漲於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自應酌啟滾壩以資分洩但洩下之水歸於高寶諸湖未知尙能容納有餘不致溢及下河一帶否甚爲屢念至湖水宣洩過多亦恐勢弱不足敵黃於河務機宜尤關緊要今天氣既已晴定連日湖水並未加長又當酌量情形預

爲節省之計將義智兩壩築土封門勿令宣洩方爲合宜著傳諭高晉吳嗣爵相機妥辦仍將高寶諸湖形勢及現在辦理之處迅速覆奏欽此欽遵會覆疏稱仰見

皇上

洞悉全河機宜無微不燭無遠不照伏念本年洪湖

驟漲至一丈四尺八寸較水勢最大之年尙大四寸堰盱一帶隄工風浪堪虞隨將義智兩壩封土起除洩下之水歸高寶諸湖由邵伯湖至金灣東灣西灣鳳凰壁虎灣頭等河循序漸達於江下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壬

各湖底水本小開壩二十餘日各湖僅長水尺餘至八九寸不等容納有餘高寶運河並未加長南關車邏等壩封土完固高與隄平尙出水五六尺不等下河麥秋一律豐收至籌節省之道查洪湖存水八尺內外其力卽足敵黃向例水勢在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原係有餘之水聽其減洩水平卽斷流近因黃水倒灌一律封土本年黃水既驟且大酌啟分洩俟黃水消一二尺後卽將智信二壩相機封土並將東西壩酌量收束以禦黃流伏

秋水勢復長隨時啟拆如此宜洩合宜湖水俱由清口暢洩既可保全下河亦不致有倒灌之患矣是年彭口兩岸加鑲草工束山河水衝沙入引渠按彭口對岸引河名十字河每遇山水驟發令其直衝引渠以備囊沙惟口門稍斜向西岸沙隨水傾卸尤易填積至是於口門兩岸鑲草護崖水勢取直衝浮沙入引渠餘波屈曲可達微湖居濟一得云彭口之水原從三河口出三河者南石橋合沙薛爲三河也其後改於彭口亦照三河口建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每於冬月挑河時壩上築土壩遏水他流然後將石壩挑浚深廣使足容沙而正河不至淤塞其後止挑正河石壩上下置之不問不知挑石壩上下正河自不淤淺此亦囊沙之一道今彭口止挑正河一遇水漲河身卽爲淤塞糧運梗阻撈挖倍費人力而人情每難更始或謂山水屈曲入微湖衝沙力減不如取直與湖通山水挾沙而來直至湖中彭口上下可免歲歲加挑陸朗甫以微山湖水下灌八牖邳宿必須上源水深乃敷挹注如令

河沙洶至必至墊高湖底蓄水愈少漕運愈難反不如歲挑之費小利便真篤論也

是年九月奏修何家壩石工以資分洩汶水

按何家石壩築於明時在上游汶河西岸一由開河牖下劉老口入運一由袁口牖下石頭口入運分洩汶水爲運道之關鍵至是河督姚立德率同運河道陸燿查勘石壩塌損奏請修築疏稱本年伏秋汛內汶泗府洸沙趙等河水勢疊次長發南入微山湖爲歸宿北由大清河達海故運河之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五

隨長隨消並無騰湧之患惟運河屬南旺分水口以裏向有何家石壩一座分洩汶水由劉老口入運前次水發時該處過水較大衝塌壩身幾奪汶流全勢北注經該管廳員僱修草壩藉資攔截應將石壩拆修堅固使節洩有備居濟一得云何家石壩應改牖一座可以開放接濟汶河水發亦可分洩蓄積其用與王堂口等王堂口距何家壩五里本係土壩胡伯玉議建三墩兩空於王堂俾入漕無復漏卮議略云治泉者治其出固當肖其入

近據所聞如寧陽之柳泉爲洗所隔而不得入漕
鄒之白馬河永濟橋口沙淤且半而不得通入漕
汶水至王堂口歲有決嘴而不能保其常通入漕
奈何積之消勺而委之泥沙計於王堂口爲三墩
兩空俾入漕無復漏卮時皆是其言陸朗甫以王
巖李村王堂今皆不知其處爲缺於纂錄之後前
後相隔數十年而舊迹湮晦不可復識河事記載
本末罔當信今而傳後矣

乾隆三十九年河南巡撫何渭覆奏籌議洹河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書

按籌辦洹河引水入衛先經姚立德奏稱臨清牐
外運河無牐攔束亦無水櫃接濟春夏兩少卽形
淺澀查有安陽縣境善應天禧二泉合流而東至
高平牐分爲二一進高平牐灌萬金渠一由高平
牐分流至合河口經安陽橋入新洹河歸衛上游
西北有珍珠馬蹄二泉亦係洹河發源會合東流
至合河口入新洹河歸衛水源旺盛與河內之九
道堰輝縣之百門泉情形無異奏請濟運經部駁
查至是河撫何渭親勘籌議覆稱洹河發源於善

應天禧二泉由南石橋下達復灌珍珠馬蹄二泉
委折而東趨入衛以濟運石橋乃東西往來大道
昔人截河修砌石路留洞過水名之曰橋其實低
而且平面寬七八尺長三十餘丈洞門各寬五六
尺高三四尺水大則漫橋而過水小則由洞通流
高平牐在石橋下游距橋百四十餘丈牐門寬一
丈二尺高丈餘牐外河中民築竹絡壩一道約長
十餘丈攔水入牐達萬金渠以灌田康熙二十九
年總河王新命巡撫閻興邦議用竹絡壩塞牐濟
運通渠已年遠無稽卽雍正四年何國宗等議橋
東十洞許民引水橋西之十三洞盡歸正河查驗
洞口並未築埝分界東西各洞之水歷來歸併一
河下注無所分別細察通河關鍵全在高平一牐
牐閉則涓滴歸衛牐開則洩水入渠近時衛河淺
澀高平牐下板封閉民間現不需水毫無異說前
時王新命等竹絡壩規制雖無可考而三月初一
日堵牐至五月十五日開放之例勒碑現存自改
議以來東西橋洞分水之後高平牐雖有牐板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書

閉皆隨民便伏思既有牐座即可啟閉節宣不必
另用竹絡壩堵塞橋洞分水亦無界限民築石子
壩至今無存惟就現在情形定議高平牐關全河
水勢若不定例啟閉恐重運道行衛河需水有費
周章通籌運道應於四月初五將高平牐下板堵
閉俾洹河全溜歸衛至五月十五日開放聽從民
便糧船於四月望後抵臨清其時二麥已收早秋
已種民間尙不急需灌資以濟運漕運民生均無
違碍責成彰德府通判督率經理此爲通變宜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美

之道而衛河濟運實不專資豫省南來之水漳河
分流入衛灌輸浮送視高平百泉九道堰諸水不
啻涓滴然至彰流北逝則不得不專藉於此而謂
足以濟運固未可恃矣

是年三月江督高晉奏報歲修江北各屬河道溝洫
隄埝情形並疏濬河水利各工事宜

按江北歲修水利各工上江之鳳潁泗州下江之
淮揚徐海等府州屬濱臨湖河地處低窪頻年屢
被水患自乾隆二十二年

皇上軫念民依大興水利盡力溝洫民困以蘇惟宿州境

內濉河爲毛城鋪減洩黃水必經之道歲有淹浸
兼承夏永蕭礪諸河匯流下達衆水所聚易致淤
淺議定按年加修動支司庫匣費銀三千兩給用
若遇毛城鋪過水較大淤墊過甚歲修不敷酌用
民力此一定之章程也至是以伏秋水漲開放毛
城鋪草壩減洩經五月之久濉河自石澗溝漫缺
分流旁洩下游正河淤塞先於石澗溝築攔河草
壩一道截水歸入正河又南北股兩河亦間段淤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美

淺南岸之沙河承豫東來水加以黃腫牐堰工被
衝黃水串入將巴河尾段及砂礮河淤爲平陸又
沙溝牐外引渠及宿境之沱河均有淤淺奏請一
律疏浚徐溪口以上符離集以下兩岸殘缺子堰
併行補築均借項興修分年徵還歸款其上江潁
州府屬阜陽境內之新河等處八道潁上境內之
濟河霍邱境內之東鄉等河五道亳州境內之急
三等河九道太和境內之茨河等河九道蒙城境
內之東大路等處溝洫四十三道并下江山陽寶

應二縣連界之南溪河高郵境內之南澄河運鹽河均有淤淺照業食佃力之例撥夫挑挖務期一律深通以收水利之益俱經先後奏辦如是則江北之水利無不治以佚道使民良有司之績也是年八月黃水大漲清河縣黃河南岸老壩口隄工漫缺七十餘丈江督高晉總河吳嗣爵駐工搶築自九月初施工進埽未及一月堵合竣事併疏清口淤灘以利運行

按是時雷雨連朝黃水陡長二丈與隄平風狂浪湧陣水直漫隄頂漫缺老壩口隄工漫水由山子湖流入馬家蕩下達射陽湖歸海復由北水關灌入城內官署民舍倉庫均沒水中板廂一帶地勢尤窪淹沒田廬關署內水長至八九尺不等搶護印信晝夜防守庫貯督河具奏情形疏稱外河南岸老壩口隄工漫溢漫水湧急南下水至板廂地當首衝長水八九尺不等下注之水漾至城邊沖開水關浸入城內東西北三門地勢高窪不等水深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惟南門地勢較高大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堯

一帶水深僅四五寸居民皆由南關上城或暫住城頭或借寓舟中或避水運河隄上倉穀澆浸水中搶撈未淹者不及一半監犯押解清河寄監河下湖嘴一帶居民行走不及者陸續用船渡出淹斃者官爲盛殮照例撫卹此初漫水時被水之實在情形也迨水勢平定將被水災民購給蓆片搭棚棲止并設廠煮粥資其口食先將山陽清河二縣倉糧分賑平糶恐有不敷復於附近各州縣撥運以資接濟照例先行撫卹准北監掣事務暫移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堯

於黃河北岸鹽廂上下擇地捆掣裝運以濟岸食淮城巽關內外水勢相平趕築月壩一道多備水車屏城內積水數日內一律乾涸城內民居安集惟城外湖嘴及板廂一帶積水須俟漫口合龍始能涸出尅日堵築夫料雲集九月初進埽備辦兩壩日下三埽船料濟用併將葦蕩管運料之船就便搬運附近各廳存工料物更爲迅速晝夜更番力作五日之內連進十八埽悉得穩固埽後層層柴趕緊追壓到底至九月二十八日合龍閉氣

堅實不漏以奪溜之大工未及一月蕝事成功之速無踰此者蓋由漫口對岸毛家嘴游灘溜水刷去三十餘丈分溜三分北趨下注漫口溜勢稍緩辦理較易亦由夫料應手東豫之船徐州之料由黃運兩河源源而來羣力共奮故能成於不日當老壩口漫溢奪溜時黃水陡落六尺湖唇淤灘墊高二三尺不等通湖引河均致淤墊湖水不能外出是時回空漕船已至宿桃境內清口為運道咽喉南北往來要津湖水斷流梗運所關匪細即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六

卒

現在衝出溝槽分段挑濬其嫩淤不能施功者多紮木後安設鐵籠拖拉疏治因勢利導湖水漸次暢出一股由運口入於襄河一股由清口出東壩抵黃裏外兩河水勢深通回空漕船及往來舟楫南北順流無阻此於施治漫口後兼治清口倒漾之患以通運行無不周至矣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六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七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年江督高晉河

修補堰圩工竣酌籌堰圩石隄無庸加高事宜

按堰圩磚石各工因三十九年八九月間先後屢遇風暴波濤撞擊間段掣卸發帑興辦分段如法補砌至是工竣籌議善後奏請暫留排椿越壩為外護俟新工灰汁老結再行起拆又以洪湖水長九尺以上每遇風浪衝擊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風浪過後石上眉土多致油掣隄面浪拍之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不無停積責成淮揚道飭令廳營嚴督兵夫立即修補疏消不使稍有殘缺以為慎重修守之道奉
上諭高晉等奏堰圩一帶磚石隄工補修完竣暫留外護俟灰石牢固然後起拆所辦甚是至所稱洪湖水長至九尺以上每遇風浪搏擊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石上眉土多致油掣隄面浪拍之水不無停積隨時修補疏消等語高堰隄工為淮揚一帶保障若湖水過長即虞撞擊油掣一稜危隄尤關緊要遇有破油之工立即修補亦不過補苴罅漏未能一勞永逸

且恐修補有名無實設遇湖波增漲隄堰難當不可不先事周防如所稱夏家橋一帶五滾壩之內從前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外各壩任其次第過水減洩是該處湖水原不容長至九尺或可酌定減洩水誌勿使長至九尺抑或洪湖蓄水不宜過弱應存之誌不應過減莫若將高堰隄工加高尺餘雖遇盛漲不虞衝刷永資鞏固朕愛民念切時屢如傷凡有保衛閭閻之事從不稍爲惜費此項隄工加高培築果於瀕水居民有益卽用至數十萬或百餘萬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二

所不惜傳諭高晉吳嗣喬會同悉心籌度通盤計算如何方爲盡善永無後患之處據實覆奏欽遵會議覆稱洪湖滙淮河七十二山泉諸水蕩漾滌洞浩渺無際每遇盛長勢甚洶湧治法惟在蓄洩得宜是以從前建築仁義禮三壩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任其過水又有天然二壩徹底開放以資減洩乾隆十六年

聖駕南巡

親臨閱視

指授機宜以天然三壩洩水過多下河難以容受永行堵閉添建智信二壩洩有餘之水仍於新建石壩上加封浮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再行次第啟放乾隆二十七年復蒙

睿謨廣運

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多由清口暢出五壩仍

循舊制分洩自三十年以後因清弱黃強每致倒灌將仁義禮三壩亦加封土以期蓄清禦黃上年九月間洪湖水誌雖長至一丈一尺四寸乃係黃水倒灌日久引河淤墊湖內停積聚長尙非准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河來水過大冬間陸續消水尺餘尙存九尺二寸今春藉以禦黃濟運又慮洪湖底水過大水長難以容受將水淺之張家莊裴家場二道復加撈浚并將清口東壩展寬創挖到底湖水已消落一尺三寸現存水七尺九寸暢流下注此現在隨時辦理之情形也通盤籌計歷來河工雖不能一勞永逸然補偏救弊總在因地因時相機辦理亦可防護無虞今查洪湖來源甚大上游漲發大小難以懸揣歷年水小則在一丈以內水大則長至一丈

欽定水誌

三四五尺不等勢不能預定水誌勿使長至九尺惟仁義禮滾壩石脊原係洩八尺五寸九尺以上有餘之水水平壩脊而止近年封土本屬一時權宜並未著為定例嗣後仍遵乾隆十六年

義禮三壩毋庸封土俾洪湖有餘之水聽其以漸分洩三壩過水如在三尺以內下流高寶諸湖容納有餘不致為下河之患至高堰大隄已加培高厚足資捍禦夏家橋一帶在五湖以內間有單薄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四

原係可緩之工於庫貯內逐年幫培亦不致疎悞舊工被風浪衝擊塌卸數段歲所常有亦不過百分中之一二大隄寬厚土性堅凝撲護即可平穩即再加高尺餘遇有風浪亦恐不免撞擊似可無庸通體議加惟有將各引河設法疏治撈浚深通俾湖水源源暢出清口並將清口東西壩創挖到底使之奔騰暢注力足抵黃湖水不致有過減之患設遇盛漲清口宣洩不及即循舊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以資宣洩仍將盱眙大隄實力防守

查勘倘有塌卸隨時補修以固隄工以衛民生此保護堰圩隄工實在情形也淮湖蓄洩之機宜至是已無不到黃水倒灌已久不無淤墊湖水容納高下尺寸潛移默易是以於定誌後仍加封土水勢使然也仍循舊例為萬全無患之道惟當水小時遞收束清壩蓄淮敵黃水盛則大加拆展復將各引河隨時加浚深通即以下洩之水助黃刷沙敵海斯不易之定法也

是年江豫河督會籌邵宿運河水勢以利漕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五

按江省邵宿運河一帶水無來源全藉東省湖水挹注本年江省楊家莊一帶水勢尙未充足經督嘉謨具奏承准

廷寄令迅速籌辦江南總河吳嗣爵河東總河姚立德會同勘明情形詳籌議覆疏稱查得湖口隔漫板分洩之水現有二尺六寸下游江省清河桃源宿遷邳州境內水勢深者五六七尺至淺之處已有二尺五六寸足資行走糧船間有起剝亦即通行運河道陸耀會同淮徐道巴靈阿妥協料理惟

是在後之二三進漕船爲日尙長吃水愈重微出一湖存蓄之水至今已消去七寸八廂地勢建甌緊要處所非下板擊蓄不特水勢一洩無餘廂口水溜糧船上廂挽拽艱難再四籌計就現在微湖宜洩之情形爲此後南運接濟之規則湖口廂板常聽過水二尺以上八廂內下板擊蓄之處亦悉留漫板水二尺以上接濟下游源源灌注將來汎水一至毋庸拘定此數庶東省湖水節宜有度江廣重船南來足資浮送至江省邳宿境內亦令多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六

築束水草壩其何家莊馬莊集等至淺之處仍上緊撈浚宿遷境內駱馬湖王家溝柳園頭二廂察看水勢情形相機啟放所築草壩口門量爲收窄俾擊束水勢衝刷流沙再糧船遇淺起剝係歷年常有之事弁丁每於例帶土宜外多裝貨物以致載重難行嚴飭沿途管汛實力查催如果水勢充裕聽其跟幫趕運若河水僅敷行運應將裝貨過多之船督令起剝償行不許脫幫以速漕運此會籌上下水勢濟急之道也湖口八廂留漫板水二

尺餘以濟下游法於是而止水當至淺之時唯束水草壩可濟一時潘官保論廂河淤淺急疏之法如水溜在中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旁築束水長壩以逼之節水之常道也至用排板逼水湧刷排小船用杏葉杓撈濬皆緩不濟急惟多用椿草製活廂節水隨地設法水由壩中湧出其溜自深皆用以濟急而不可爲常也要在平時蓄蓄無虧節宜有度爲以智役水之大用也

乾隆四十年議定蜀山湖收蓄汶河伏秋汎水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七

按東運水無來源惟以水櫃收蓄爲濟運之本蜀山湖兼濟南北漕道又爲諸湖中第一水櫃收水視諸湖尤關緊要收不足數不能敷用尤必收伏秋盛漲之水方能足數又懼收水過多湖隄受險併虞渾水淤湖此所以有收蓄汎水礙湖河全局之議也經大學士高晉東撫楊景素河督姚立德奏准定議疏略云蜀山一湖週圍六十五里坐落汶河之南運河之東素名水櫃助濟南北運行實爲東省諸湖中最關緊要之區臨汶有永定永安

永泰三斗門臨運有金線利運二單牖用資蓄洩
先因秋冬之間湖中蓄水多少不等多則湖隄受
險少則不足濟運乾隆二十八年經前任運河道
李清時酌定水誌以伏秋汛內連底水收至七尺
三寸煞壩至開壩又續收水二尺五寸計蓄湖水
九尺八寸爲度十數年來按照收蓄並無貽悞湖
東北只有馬莊一泉涓涓細水流入此外別無來
源全賴收蓄汶水而汶河冬月煞壩以後至次年
春月開壩計三月挑河期內泉源漸弱汶水歸槽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八

卽雨雪較多之年所收汶河清水僅二尺餘不能
濟來年消運是以重運尾幫過後必須於伏秋汛
內連底水先期收至七尺三寸以外再加冬月收
水二尺餘寸湊足九尺七八寸之數始敷全消應
用此歷年籌辦濟運之章程也稽查前案諮詢諸
習工員每年汶河汛水長發不過三四次每次長
水不過五六日旋長旋消永定永安永泰三斗門
暨金線利運二牖統計口寬八丈餘尺汶河長水
之際爲時既促不得不全行開放使之進水暢利

以資收蓄而伏秋汛水挾泥帶沙土性渾濁不免
停積然由各引渠流入湖中爲清水頂阻蕩漾勢
緩力綿散漫于湖灘渠道尙不淤積湖心週圍履
勘歷年所挑者皆係湖邊引渠並未挖過湖身探
視湖中底土色黑較數十年前卽稍有淤墊亦理
勢之自然於湖河全局則無妨碍蜀山湖本無來
源若必俟十一月煞壩後始行收蓄清水其汶水
歸槽誠如

聖訓不足以資存蓄不得不收於伏秋盛漲之時行之多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九

年雖有停淤祇在湖邊引河渠道之間不致淤及
湖身冬底勘定估挑有利無患應請仍循舊例辦
理收水多多益善不必拘定九尺八寸之例增培
臨湖一帶隄工分別修砌石工并碎石坦坡足禦
風浪多收無虞總以一丈一尺爲度俾儲蓄倍加
充盈此以儲蓄爲濟運之道而坡水洩入湖內兼
利民田蜀山湖圍隄坐落濟寧汶上嘉祥三州縣
境舊有隄六千九百餘丈乾隆四年增築二千五
百餘丈於汶上濟寧境內各添建涵洞二洩民田

坡水入湖又有楊家河洩汶上馬莊泉滿灣泊坡水自此歸湖有裨民田更於隄岸單薄之處鑲砌石工加築高厚設立子堰風浪不能衝激民運兩得其宜矣

乾隆四十年河督吳嗣爵安撫裴宗錫疏陳籌辦濰河各工事宜

按自大興水利後民間溝洫渠道並照業食佃力之例以時疏治官爲督理惟毛城鋪石壩減下之水溜勢湍急下游濰河不能容納時有漫缺地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十

有司協同河員修守安撫裴宗錫到工會議疏築疏稱伏汎水勢徐城誌椿總在一丈二尺以上久未消落毛城鋪引河驟難堵閉黃流下注歷經數月漫缺濰河子捨下游凌子湖尾閘間段停淤又漫入南北股河及西流歐邵等河均有淤墊段落兩岸埝工亦多殘缺亟應挑築復舊以備減洩異漲之路查濰河各工原定章程歲修匪費不敷酌用民力十餘年來士民隨時疏築保護並未請動帑項近因黃水盛漲各河淤澱兩岸子捨刷塌地

方被淹民力不濟借帑興修分作八年帶徵還欵俟徵完前借之項始能再撥茲復議修築除兩岸埝工仍照業食佃力外其挑浚各河仍於節省匪費項下支給事既易集民力亦舒至修築後仍應節束毛城鋪減洩之水水勢稍定即將引河草壩酌量收窄毛城鋪引河連年所開之傅家窪河頭已衝刷寬深斷難再爲開放此外榮家壩蔣家營寶家寨等處亦恐有吸溜之虞惟向年開放之唐家灣形勢倒勾祇因河頭淤高不能進水挑挖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通由此開放可期循軌下注使濰河得以容納當不復有衝漫之患矣此爲委曲調劑之道惟是大河底日墊高下游河道日刷日深近時每經開放建甌直下卽有掣溜之虞是以不輕議啟河勢隨時變遷治法亦須更易毛城鋪河頭復不可用又當別求善地另開引河多加鉗口壩層層收束爲有備無患之道否則溜水大下毛城鋪淺壩不能截流而旁衝四出矣

是年徵山湖水勢復小河督姚立德奏開江南潘家

屯舊河引水濟南運

按是時東省秋雨稀少微湖蓄水無多姚河督思設法多蓄備來春雨泉之不足議以豐碭廳屬黃河北岸潘家屯貼近微山湖向係無隄處所舊有河形一道名耿家河入湖尾間則名榮家溝自乾隆二十三年黃河北岸築隄後河漸淤廢僅有薄形計河崖至湖邊長八千餘丈隄根外灘較高內地三尺河頭高湖邊九尺議以大河水落沙澄徐城誌椿淨存長水六尺使壩面過水二尺助湖水之不足俟大河長水七尺以上即應堵閉定議具奏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諭高晉查奏旋即議覆奉

上諭據高晉覆奏潘家屯引黃助湖照毛城鋪做法量為收小建立碎石滾壩外築東水隄並鉗口草壩以為重門關鍵於屯之東南米家莊開挖進黃引渠避溜為倒勾河不致有吸溜之虞等語此事前因姚立德奏以今年秋雨較少微湖存水未足別無來源因潘家屯舊有河形思欲引黃入湖濟運如該處引河果

可開通目前即能引流分潤挹注微湖於明春漕運

有裨亦不過一時調劑之權宜所謂急則治其標也如必俟桃汛水發始為開放其效甚緩或明春雨水調勻泉源湧盛原可助湖濟漕毋庸復事遠求倘引河一開黃水經流勢順或遇夏秋盛漲湍急暴流吸動大溜難於遏抑濱湖民田廬舍不能無衝突之虞利小患大不可不慎之於始姚立德與高晉詳悉面商若微湖之水明春不至十分匱乏則不宜為冒險之舉或趁冬令挑漕河淤淺之處較引黃流似為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便仍將商辦緣由覆奏大哉

王言訓示詳明河防永久章程一定不易嗣復會同籌議

引黃助湖於漕有裨乘冬令水緩力弱之時導引入湖以收速效工竣開放水勢湍急漸不可制不久即閉至今永閉不開

聖明燭照萬里數十年之機宜近在目前非羣下所能窺

測也南運自臺莊至南旺汶水南流旁有泗沂白馬等河又有蜀山南旺馬場等湖泉水入運無虞不足夏鎮至韓莊沙薛等河夾泥帶沙逢雨則淤

歲事挑濟韓莊至臺莊八廂地勢自高而下河流
瀟激歷皆下板節蓄乾隆二十七八年以前湖
水消至七八尺廂廂啟閉常虞水淺至是水勢復
小不思水不收足之由創議開江南潘家屯引河
以資灌溉引黃則有淤湖之患過多則有奪溜之
虞勢不能行而鑿以求濟非法也陸朗甫言運河
分三段修防此其第一段也潘家屯不可開而金
線廂可移自南旺至甄板廂此其第二段也汶水
北流別無支流入運雖有沙趙等河春夏皆乾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十四

能濟運伏秋水漲反受其害移寺前鋪下之金線
廂於柳林廂上俾蜀山湖水北流與馬踏湖濟運
足以補安山湖之缺亦無潘家屯通黃之險濟北
運之善法也其三則自館陶至德州柘園潭入於
衛水勢過大亦恐倒灌廂河廂外挑水一壩最為
緊要漳衛灌塘淤塘春月水小時長河仍須挑落
挑河移廂濟其不足此由人制束者也開潘家屯
此不易制束者也三段惟南運得水較易而輒引
黃流舍易就難而忘因時節宣之道不可為後法

也

是年八月籌議挹注獨山湖泗河餘水歸入微湖以
廣蓄蓄

按是時微湖水淺不敷資用議開潘家屯引黃入
湖復於湖河通融挹注以濟不足奏稱獨山一湖
在運河東岸向來存水專濟南陽以下沛滕二縣
河道距八廂稍遠現今微湖水小八廂重運行走
難資接濟須將此湖之水預先灌入微山湖臨時
就近宣洩於八廂更為得濟飭令暢開各水單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十五

由昭陽以達微山湖其昭陽微山兩湖相接水勢
稍淺處飭縣集夫疏濬俾暢流直達微湖又泗河
之水向以獨山湖為歸宿獨山湖水現在洩注微
湖若仍聽泗水歸入獨山湖轉致迂迴遲緩亦令
堵閉河之尾間俾泗水徑出魯橋亦由各單廂達
微山湖蓄蓄轉為便捷微山湖面寬濶獨山泗水
之水歸入雖不能大有增益而於湖水蓄蓄不無
少裨此亦濟潤之一道而收蓄有時獨山湖在南
陽之東山下有坡地平衍卑窪舊為滕魚諸泉所

滙自新河成坡始蓄爲湖以資灌注獨山湖水入南陽昭陽等湖必須穿運運河水大時獨山湖水亦低二三尺湖口若開能入不能出亦恐洩運河之水須俟運河乾塘方行開放入昭陽至微山收蓄泗水之出魯橋者亦穿運由單廂入微山湖須待冬春水弱之時始得濟用均當綢繆於事先不能取效於臨時也

是年十月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蘇撫薩載會同議覆酌放五壩以濟下河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六

按是時江省被旱常鎮江寧高寶等處瀕湖臨河之支河小港車戽乾涸蘇撫奏報情形奉

上諭據薩載奏江省被旱情形如高郵寶應等處地均屬瀕湖易資灌溉何至一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地方低窪易致淹漫是以令將五壩堵閉不輕宜洩勿致有碍民田若當夏秋兩缺稍減洪湖之有餘濟下游之不足於事實爲兩便著傳諭高晉會同吳嗣爵薩載留心籌核下河高寶等州縣遇有旱年應如何酌定分寸開放廂壩以資灌溉之處悉心議定章程具

奏欽遵會同籌議覆稱高寶一帶運河東岸設有廂座涵洞西岸設有出水港口每年於四五月間西岸港口雖不輕啟而重運漕船過後東岸廂壩涵洞全行開放資下河民田灌溉卽重運正行之際如河水浮送有餘下河田疇需水亦皆酌量挹注此向來辦理之章程也至洪湖五壩應以石脊爲準如高堰誌椿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壩脊與水面相平石脊以上有餘之水始能挹注高寶諸湖由運河達於江乾隆十六年仰蒙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七

聖慈指授機宜將天然廂永閉不開添建智信二石壩仍以壩脊加封浮土自三十年以後恐旁洩過多力不能抵黃將仁義禮三壩亦照智信二壩加封土攔蓄惟大展清口使之會黃歸海本年五月內因上年秋冬風浪掣損磚石舊工降

旨垂詢欽遵籌議仍照乾隆十六年定誌只將智信二壩封土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由漸分洩此先後酌定過水之限制也從前河工習氣遇水大之年只知宜洩不顧淹沒民田水小則又拘泥蓄清擬

黃不顧禾稼受旱臣等於河工地方斷不敢稍存
岐視祇緣本年夏秋雨少淮水未發白露節前洪
湖水誌尙在九尺以下不但不能過壩亦且不能
抵黃無從分潤下河之高寶一帶運道六七月間
悉係清口倒灌之黃水其時下河農田需水灌溉
亦曾酌開東岸廂洞分注而一經分洩運河重載
船隻卽多淺阻當經飭令各廂洞輪流啟閉無如
涓涓細流不能及遠凡附近廂壩涵洞低田得以
車戽灌溉皆獲有收其被旱成災之東西兩鄉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六

田皆車戽不及之區又如常州鎮江江寧府屬地
方素稱水鄉亦因農民車戽灌溉河道並致淤阻
其離河稍遠高阜之田均不免於被旱此本年被
旱較廣之實在情形也仰惟

皇上

慎重河防勤求水利原以保衛民生自應隨時籌酌
妥辦請嗣後洪湖水勢如高堰誌椿長至九尺以
上仁義禮三壩應聽其過水下注高寶諸湖以爲
儲備遇稍旱之年洪湖水小誌椿在九尺以下石
春不能過水而寶應諸湖之水充裕沿湖兩鄉地

畝足敷灌溉卽先將西岸港口酌開數處灌注入
運其運河東岸除高寶之南關車邏等大壩非遇
異漲之年仍不許輕易開放其餘各廂壩涵洞均
須相機啟放分潤下河總以運河存水五尺爲度
以濟清運多餘之水儘歸下河以利農田如雨水
調勻下河不須水灌溉卽毋庸開放分洩此斟酌
水勢隨時調劑之機宜也運河以清事爲重兼籌
農田水利洩有餘濟不足循自然之節度灌溉有
資濟運亦無憂不足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五

是年江督高晉籌議丁家集漫灘開挑引河事宜
按是時啟放毛城鋪引河河水盛漲引河分洩不
及丁家集一帶普面漫灘刷開民堰匯注引河毛
城鋪滾壩過水一丈有零下游洪灘二河兩岸民
堰均有漫缺江督高晉駐工督辦議以丁家集下
灘形勢兜灣對岸日生新灘恐有吸溜之虞臨河
外灘水勢瀾漫灘寬八百餘丈無可施工欲就毛
城鋪鋪口壩堵塞則漫灘之水勢必擁遏順隄東
注附近之梁家路一帶大隄必致生工搶堵旣難

動手觀望又慮疎虞隨將漫埝迤下東首攔門灘開挑引渠八道引溜歸河凡有阻碍之灘嘴分投挑切以順其就下之性迤上西首灘內紫枕挂柳挨排船隻挑溜歸入正河以節其灘水南趨之勢其下游洪灘二河因水勢復長前堵民埝復有漫開之處而水有去路不致散漫水落歸槽尙易堵閉惟毛城鋪過水年甚一年本年尤爲異漲丁家集形勢日漸南趨北岸生灘挺入河心以致漫灘之水驟難歸槽幸河面寬濶尙未掣動大溜若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預爲勘定冬春次第妥辦至汎水長發難免全河旁注奪溜生工再四勘籌擬俟水落歸槽先將所衝民埝收進里許如式補還再將民埝過水溝槽外加防風內加土餞并多築土格以資停淤仍於對岸挑引河一道水長開放引溜北趨俾全河改由北岸東下南岸不致受險其毛城鋪宣洩機宜惟唐家灣引河在於丁家集迤下形勢倒勾甚爲合宜因連年過水臨黃一帶河唇高仰引河上截淤墊洩水不暢以致上游漫灘之水衝刷民埝亦

應大加挑濬深通以備來年分洩此於丁家集籌辦防護皆因勢利導不得不爲補偏救弊之道也然民埝收進里許黃流漸次南趨勢難引之使北未易守護灘面衝出溝槽皆可引溜漫流下注之水非洪灘之民埝所能抵禦毛城鋪險要自丁家集開其端日衝日甚後雖堵塞舊河而散漫之水屢費經營又兼大河底淤高毛城鋪之分洩未可輕易從事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裏河屬屬平橋汎十五堡運河南岸土隄因連日陰雨風浪撞擊塌寬二十七丈晝夜搶辦數日內一律堵築完竣按平橋隄工坐墊在寶應迤上三十里本不當衝隄裏係白馬湖湖蕩地勢窪下決水歸白馬湖達寶應湖水有歸宿不致漫衍惟水從缺口洩瀉漕艘商民船隻難以通行堵築自不可緩是時先將河口惠濟通濟涵興三廂全行下板節其來源迅集夫加料工價辦三晝夜成事河口各廂次第啟板糧運通行成功可謂速矣然平橋非險要之地

春仲非大漲之時新淤嫩灘由下滲水串入隄身人不知覺一經風浪坐墊塌陷以致潰決若此疎防之咎固有不能免者矣

是年三月薩載署理南河查勘黃河海口沙淤實在情形籌議奏覆

按海口沙淤百餘年來傳說已久而江河會歸滔滔如故其勢力本大隨流吞吐未可以人意測亦從無浚海之理至是河督薩載奉

命前往山安海防一帶查勘直抵海口察勘測量疏稱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河自安東縣雲梯關以下計長三百餘里紆迴曲折中淤水深九尺至一丈四五尺及二丈不等其自二淤起至南北海口約三十餘里水中淤有暗灘與兩岸灘坡相連係屬硬沙潮退水平時自西向東至海水黃水相接處漸次高昂灘勢綿亘即係相傳之攔門沙自南岸新淤尖至北岸四淤灘邊橫量寬二百六十丈水深四五尺又於南尖頭至北尖頭橫量寬一千六百餘丈水深三四尺詢之上人漁戶云從前海口原在王家港地方雍正

年間至今兩岸又接生淤灘長四十餘里南岸遂

有新淤尖尖頭洋之名北岸有二法三法四法之

名四法業經淤墊二法現寬二十餘丈潮退時口

門水深二三尺三法現寬四十餘丈潮退時口門

水深二三四尺就目下海口形勢而論河底既有

高仰河唇又復漸遠即沙淤之明証當與道將等

講求體察俱稱該處流沙滙注潮汐往來淤積日

久人力難施臣思此時未屆大汛黃水尙小而潮

退之時以一千數百丈之口門出水四五尺不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勢尙湍急將來黃水加長出水亦必加多雖不能建旣暢流歸海似亦不致阻滯奉

殊批此海口自然之勢似難以人力勝再詳酌可也欽遵

查議實無可濬之理海口情形了然在目攔門灘

之淤本無定形也

是年江督高晉河督薩載會勘黃運河湖及海口淤

墊事宜

按是時吳嗣爵奏黃河兩腮淤高中間溝槽窄狹

洪湖運河亦因連年黃水倒灌致有淤墊現在清

口挑挖引河係帶水撈泥恐於事無濟欽奉

諭旨令薩載到任後察看情形會同高晉悉心籌畫如何使黃水暢流不致倒灌分晰覆奏覆稱考之書誌康熙八九年間黃河海口積沙成灘橫直二十餘里相傳爲欄門沙其時黃河卽從東北紆迴入海董安國創築欄黃大壩另開馬港口改易舊制轉致去路不暢上游易潰康熙三十八年拆毀欄黃堵塞各港口仍由故道入海今之大通口是也八十年來黃水滔滔東注並無阻遏惟查該處潮汐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往來黃水交接之處淤沙勢所不免日積月累兩岸接生淤灘南岸遂有新淤尖尖頭洋之名北岸有二法三法四法之名現今海口距從前王家莊海口已有四十里之遙灘勢逾長海口逾遠水勢散漫計有二三百丈一千數百丈之寬若來水湧盛湍急海口原可由淺淘深祇以近年來黃水時有倒灌以致通湖引河淤墊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安一帶之運道俱有停沙並清口以外之黃河兩腮亦有墊高上年秋間豐陽南岸丁家集外灘

民埝刷塌溜往南趨黃水從毛城鋪滾壩旁流幾至奪溜徐州以下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黃河未免水緩沙停此海口與黃河運河洪澤引河先後淤墊之實在情形也臣高晉在工二十餘年歷經黃河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流淺阻或淤在下面而流壅盛一年之內通塞靡常數載之中變遷莫定不但海口茫茫萬頃無可施工卽黃河內東塆西長東長西塆欲加疏治亦無良策惟有稟遵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五

聖訓將清口以內之通湖引河沙停淤淺人力可施處所設法挑挖使清水暢出清口與黃水匯流東注逆力刷沙則黃水不滯自深海口不疏自治歷年隨時籌辦雖未能一勞永逸此卽補偏救弊之一法也前時因湖水較大難以煞壩挑挖與吳嗣爵商定凡水深二尺以上者無庸辦理水深四尺以下者接續挑挖查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一丈零八寸五道引河普面漫灘無可施工測探五道引河淺者五六尺深者丈一二尺不等就目下情形而論

清水力足抵黃自可無虞倒灌惟查向年通湖引河俱深至二三丈不等奔騰暢注抵禦黃流是以鮮有倒灌之事湖水亦旋長旋消高堰誌椿每到冬令存底水無多騰空湖面以爲伏秋容納之地今則年終誌椿存水九尺有餘此卽湖水未能暢出之明驗湖水出旣不暢及遇黃水盛漲力不能相抵必有倒灌之虞一經倒灌引河復淤非特不能攻刷淤沙卽黃運兩河之淤墊亦所不免惟有於冬春潮水消落引河灘現時大加挑挖並將清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口東西壩基移下一百六十丈在於平成臺前建築使清水源遠流長出口之勢可期得力再清口之西所建木龍挑溜刷桃莊積土歷年以來積土雖已刷去大半但其根基疑結驟難刷盡擬於陶莊迤上積土之北開挖引河一道使黃水遠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至周家莊而後會黃東注不獨可免倒灌之虞而二瀆並流合力攻刷則黃河兩腮浮淤以及海口積沙均可漸次刷深下游深通暢達則上游流行迅疾並可不致

停淤洪湖無壅遏之病堰貯磚石工程亦得常資穩固惠濟之埽工更可化險爲平如是一舉數善皆備所謂治淮卽以治黃舍此別無良法此通論河淮湖海之大勢明暢透快脫胎於潘宮保奏議而指陳時下情形尤爲親切敷治之機宜無待他求矣

是年勘籌收進瓜州城垣并裹護迴瀾壩工事宜

按是時伏汛水長瓜州城外查子港迤下殷家莊接連迴瀾壩江岸蟄裂入江長百餘丈寬四十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丈西南城牆塌去四十餘丈內地高水面五六尺護城埽壩自康熙五十五年建築後每歲修防雍正五六年間江溜直趨瓜州江灘漸次塌進乾隆二十九年迴瀾壩塌陷入江長九十餘丈逼近城垣靠崖拋填碎石修做防風至是復坍並及城垣高晉薩載奏稱瓜州西南城牆坍陷人力難施三十五年面奉

諭旨將南面城牆稍收向內較水底施無可考較之工自爲省力旋因溜已開行奏明緩辦此時勢不能再

緩議先將查子頭迴瀾壩卸工頭用料裹護凜
遵

聖訓將城量爲收進讓地與江城之西南隅地勢高窪不
平城內尙有隙地自西城根斜至南城根長一百
一十餘丈自外至內寬五六十丈尙可讓進卽在
此處補還城垣擬做土城一道礮築堅實上面仍
加砌女牆雉堞與原城一律相平需費無多卽可
分別內外足資關攔至殷家莊一帶壩工係糧船
渡江進口繹路壩工卅卸城牆壁立無路可通將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天

塆牆兩頭各拆去數丈以順其勢攤平隍土沿江
靠崖一帶築成土壩仍用碎石鋪底以通繹道又
可爲土城外護以爲保固防守之計如此隨時籌
辦雖未能一勞永逸而補偏救弊旣可不與江爭
亦得資其捍衛江工難保不再卅進而築土隄以
待其來力少功多防守之道舍此更無別法矣
是年奏明酌籌開放唐家灣引河更定水誌事宜
按唐家灣倒勾引河減洩黃河盛漲之水由毛城
鋪石壩下注歷洪河達灘河經孟山等五湖匯歸

洪澤湖每年伏秋汛期以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二
尺五寸開放減洩而下游洪灘二河南岸民修土
埝單薄易致浸墊漫及蕭縣宿州靈璧虹縣臨河
窪地歲有衝損至是議定以唐家灣距徐州二百
餘里待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輾轉知會
水已加長逾誌下游不能容受與其酌減於旣漲
之後莫若預定於未漲之先溯考歷年水勢如唐
家灣長至九尺徐城誌椿已至一丈外酌定唐灣
長至九尺五寸開放倒勾引河初放之時過水不
過二三尺迨後逐漸增長堰過水亦只深四五尺
不等循軌安流下注洪灘二河尙未出槽漫灘兩
岸隄工穩固行之已有成效請嗣後水誌尺寸以
唐家灣爲準一俟符誌卽將引河草壩啟放俾盛
漲之水由毛城鋪卽時分洩不獨循序下注洪灘
二河可免驟漲漫灘塌埝之患而黃河水勢亦可
隨長隨減不致盛漲霜降水落照例堵閉此因時
更定章程宜洩得宜然唐灣形勢屢變久而思生
又當相機設法不能株守一說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天

是年江督高晉河督薩載奏挑陶家莊引河對岸建挑水壩逼溜全歸引河

按是時清口東西壩移下百餘丈建于平成臺之東而湖水未能暢出高堰誌椿已長至一丈一尺各引河尚須疏導西壩建設木龍挑溜東行而每遇黃水盛長大溜直趨惠濟祠前迴溜倒灌入清口故復有開挑北岸陶莊引河之請也疏稱西壩一帶逼近黃河自建設木龍以來挑溜東趨淤出灘面一二百丈不等然每遇水漲迴溜濠入清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雖有磨盤埽壩攔禦而黃流勢盛仍屬無濟擬於陶莊迤上積土之北開挑引河一道至周家莊會清東注既可越過惠濟祠遠避清口倒灌之路而周家莊迤下兩岸灘面尙寬離隄較遠相距中河口尙有三百五十丈溜向東趨形勢較順仍於河頭對岸第三架木龍處做一挑水壩逼溜全歸引河既可免黃水倒灌之虞復得清水刷沙之益所謂治淮卽以治黃也查黃河自明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直抵豐沛下徐州經邳宿至桃源三

義鎮入口由毛家嘴繞清河縣舊治後大河口會淮謂之老黃河係在桃莊迤北嘉靖初年三義口淤塞河溜南徙出清河縣舊治前與淮水交會於小清口卽今之清口在陶莊以南開陶莊引河使黃水繞北下注去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出行至周家莊而後會黃並流合力攻沙仰蒙

聖明遠照令將引河挑挖寬深河頭展寬向上欽遵辦理

引河估長一千零六丈河頭寬四十丈深一丈河身寬三十五丈深一丈二尺五寸河尾寬三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丈深一丈五尺工竣開放溜勢奔騰暢掣直至周家莊會清東注至新開引河爲全河關鍵河無兩行併將舊河攔截斷流以爲清黃界壩俾全黃盡歸新河界壩外添築順黃壩一道以東河勢北岸灘岸日見刷塌河面寬七十餘丈至八九十丈不等清口溜勢奔騰暢出抵黃有力直至彭家馬頭迤下會歸東注入海此開新堵舊全河轉樞於此而法無不備黃淮以次就理又治河以治淮之大要也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河督姚立德奏辦湖河水利工
程借帑疏築以垂永久

按運河以湖爲水櫃湖水倚隄爲外防蜀山湖收
水逾誌湖隄單薄必固其防泗水歸獨山湖漲發
時漫入東坡民田受累皆例係民修之工而民力
未齊河督姚立德奏請借帑辦理疏稱蜀山湖圍
隄單薄先於四十年分別首險修砌石戩及碎石
坦坡自孫村至季路口二千三百餘丈照例督勸
民夫用土幫培緣彼時湖口蓄水定誌在一丈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內迨後蜀湖加收水一丈一尺湖中多收一尺民
埝所在著重每逢西風鼓浪撞擊浸泡甚爲險要
雖屢次加培而迎風受敵土隨水卸旋築旋坍不
特歲用民力苦累無已抑且工程難資捍禦隄外
民田廬墓相接距濟寧州城甚近關係尤重今查
自季家路口碎石工段起至傅家路北長一千五
十丈應於坡面加幫高厚湖面接修碎石坦坡以
保萬全又查泗河發源於泗水縣之陪尾山入獨
山湖爲歸宿濟寧州屬有姜家橋建自前明橫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泗河近因橋上下舊河淤積成灘橋洞不能出水
河勢繞橋西由楊家林折而東注以致下游處處
坐灣磊家口一帶民埝均成兜灣頂衝一遇汛漲
卽多漫入東坡及至刈麥種秋又當泗河發水之
時仍由各該處旁溢以致田糧無收悉心籌畫欲
除東坡之水患莫如取直河身因勢利導疏通姜
家橋上下淤灘橋西水道築壩攔截俾泗河之水
仍由橋洞直下并於下游之馬家莊季家營董家
壩河勢兜灣處各挑引河一道取直順勢其河身
窄狹之處稍爲展寬以資吞納將來汛水長發迅
流歸湖不致壅滯旁溢爲患統計蜀山湖加砌碎
石坦坡幫培民埝泗河築壩開渠展寬河身核需
銀一萬四千四百餘兩工段較多民力拮据請借
帑興修分三年歸款奏定施行此於運道民生兩
有裨益濟人利物之善政也
是年七月查勘儀封汛黃河南岸七堡九堡十堡十
一堡溜勢南趨情形以備修防
按儀汛黃河大溜向走南岸自儀封七堡河分三

段後水逼隄根汕刷險急儀封之七堡九堡十堡十一堡各壩埽工每年修防需費不貲至是水長普面漫灘深及五六尺河溜由北岸蘭陽汛之牛家場汕刷溝槽漫灘下注儀汛大隄一帶隄根俱有滙注之水雖河溜去隄尙遠而隄根有水卽爲緊要工程分段防守險要之處或幫築裏戢或加築子埽或用柳枝軟草紮把攔禦嚴密防範秋汛河勢由南趨北儀封之七九十等堡土埽及北岸三家莊埽工漸次填淤至十一月親歷覆勘儀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汛內北至新走之河水勢歸槽溜不過隄南灘舊有之河前此雖經受淤未曾斷流所分之數不及十分之一原欲留爲來歲分洩汛漲茲值水冷沙輕洶刷河底十月初長水尺餘舊河內新淤易刷現在寬數寸丈至百餘丈深自數尺至丈餘溜勢歸舊河者已及六分此河勢南趨歷次之情形也黃河自高而下水長則漫流出灘至潦盡水清洶汕溝槽尤爲峻利數年不治聽其搜刷寬深猶欲留爲分洩之地所以踰年卽成大患至不可治也

是年十月奏堵南旺大壩以備大挑

按汶水爲收蓄要需回空過後早堵一日早得一日之益至是運河屆輪大挑回空南下無須汶水接濟奏堵汶河大壩疏稱江西尾幫於十月二十二日催過南旺北流順下隨將汶河大壩卽於二十四日堵閉攔截汶流分入蜀山馬踏二湖該湖臨汶各斗門引渠俱經浚深暢流入湖可期蓄蓄充盈其逆下之馬塌一湖向係收蓄泗水回空催過彭口無須泗水接濟並將兗州城東之金口壩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照例堵築俾泗水會泲府二河之水均入馬塌湖不使涓滴旁洩蓄至來春爲期有三四月之久各湖收蓄敷裕新漕重運經臨可得源源濟用之效至南北塘長河照淺深段落分別估挑以期功歸實用萬恭治水筌蹄云汶水徵於春夏之交而漕輸方盛湖水溢於夏秋之交而運事以竣要在節宣諸湖秋冬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此漕事不易之章程以時潄水入湖南流北流兩適其用斯爲得之矣

是年江督高晉河督薩載勘議疏浚淮揚運河及屬
壩節宜事宜

按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自乾隆二年大
挑後歷四十載黃水灌運已久流沙停積勢不能
免乾隆三十三及三十九年黃水倒灌淮安上
下河身淤高丈許水深僅三四尺迨後清水旺
盛逐漸刷滌通流而深淺間有不一是年八月奉
上諭淮揚一帶運河久未挑濬河身逐漸淤高不特有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揚運河應濬之處勘估興工不可惜費欽遵通盤籌
計覆稱淮揚運河自寶應以上清水暢出黃水不
復倒灌運河日見刷深寶應以下河身間有淤淺
其故由東岸設有廂壩涵洞遇雨少乾旱之年下
河民田需水不得不通融開放以濟灌溉彼時重
載商船不無淺滯若重運糧艘過此一經啟板則
水勢仍復照舊往來通行無阻此運河一帶大概
之情形也第河身不能一律寬深盛漲既慮平隄
乾旱又患淺船悉心籌畫務求安速測量自河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三

三廂下寶應交界百餘里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
寶應界至高郵一帶百四十餘里深者一丈有餘
淺者五六七八尺兜灣處所兩腮淤有灘嘴邵伯
以下至瓜洲江口百餘里西岸本無隄防水深八
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就目前水勢兩岸尙高
出水面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容納有餘漕船足
資浮送惟至冬春水小之候現深五六尺者又須
消落一二尺似此露淺之處間段設法辦理無須
築壩興挑凡有淤淺及河形灣曲處淤出灘嘴固
堰挑挖將挑起灘土加培兩岸又寶應地方舊有
洪濟石廂門僅寬二尺四寸水行至此爲之一
束阻其暢流之勢以致下游河底積沙未能暢刷
兩腮淤土亦難滌除淨盡今仿照雙金廂六漫廂
拆除之法將兩廂牆拆去河面展寬則水勢可以
暢行長河迅流湍急下游一帶淤墊浮沙均已刷
動收以水刷沙之益如此淺者深之曲者直之阻
碍者起除之庶河身河底可望日漸寬深無虞淺
阻再寶應諸湖低運河水面數尺舊有三里溝滾

環原洩運河盛漲之水年久損壞堵閉不敢輕開
 恐致掣溜今擬於三里溝之上添洩水壩一又三
 里溝之下舊有洩水壩崩將傷損估修如式以備
 水大時分洩入湖則上游暴漲之水可減又運河
 西隄至三溝橋外有通湖港一道湖水滙入運河
 運河水至此未免為其兜阻應將通湖港堵閉使
 湖水由靠裏二河分流入運歸江亦可免運河下
 流壅遏之患此因勢利導之法也湖水歸宿之路
 有二一由高郵以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五

河入則上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此為通變成宜
 因議挑運河而節宣兩岸之水道以水治水隨事
 修守之機宜也
 是年十月江督高晉河督薩載覆奏高寶湖河形勢
 洩運歸江事宜
 按是時清水暢出運口至寶應河底衝刷深通長
 河水勢順流議拆寶應宏濟橋添建洩水壩堵閉
 通湖港口洩運入湖引湖入運以為節宣之道奉
 上諭高晉薩載覆奏勘淮揚運河稱西岸寶應諸湖較低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五

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歸海
 一由西岸三溝橋之通湖港及邵伯鯀魚等港入
 運從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橋等處歸江後因歸
 海路遙下河易淹大展清口使湖水暢出山圩五
 壩一律封土南關車邏等壩久閉西岸通湖各港
 亦俱堵塞湖水止由三溝橋迤下之邵伯通湖港
 入運祇以湖水從裏河鯀魚各港入運距三溝橋
 較遠三溝以上運河水勢為湖水橫衝兜住河至
 此由高而及下湖高於河足以截河之流引從裏

下測量運河水勢高寶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
一二尺河面高湖面一丈二寸汜水汛運河水深
六七尺河面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溝廂至
萬家塘一帶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
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
七尺河面與湖面相平惟露筋廂迤下至三溝廂
通湖港一帶則湖面高於河面自二寸四寸至一
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於湖高郵以下湖高於
河之實在情形也其湖水歸宿之路溯查從前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旱

大之年一洩入下河歸海一由芒稻廂歸江後因
歸海路紆下河民田易淹仰蒙

聖謨廣運大展清口使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滾壩

一律封土酌量啟放因寶應諸湖存水較小高郵
南關等壩久經封閉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
在湖水止由三溝廂迤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
二十年來形勢頗為順利前請將三溝廂迤下通
湖港一道築壩堵塞使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
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廂下注歸江其去路

原無更易祇令湖水從靠裏二河之鯁魚各港入
運距三溝廂較遠俾三溝廂以上運河水勢至此
不為湖水橫衝兇阻則運河上游之水得以流行
迅疾於湖水歸江之路仍無妨碍至寶應西岸修
建廂座之處因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
有水勢盛漲之年一線運河下注不能迅速未免
壅盛不得不預籌分洩查運河東岸廂座涵洞運
河水小時應需蓄水濟運即使下河民田需水亦
只量為挹注以資播種若運河水大時下河民田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旱

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致淹民田是東岸廂
河不過資農民灌溉不能分洩運河盛漲惟有西
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面高於湖面數尺盡可宣洩
從前原有竹絡壩三里溝滾壩及減水壩等處分
洩運河之水以減上游暴漲近因該廂壩年久損
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修建石廂二座以備
減洩入湖儘可容納斷不敢通融遷就致運道河
防稍有遺誤此分晰陳明湖河高低形勢及洩運
歸江之由了如指掌籌計湖河暢洩入江不使淹

及下河仰體

聖心保惠民田之意設法調劑通變以盡利湖河之大勢

具於此矣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江督高晉河督薩載奏請移揚莊運口於李家莊並移鹽河草壩以利運行

按是時黃流全趨北岸河尾逼近運口適當迴溜旋轉之處每易淤淺渡黃漕船行至李家莊溯流挽運方能入揚莊運口鹽廂相近運口及吸溜倒灌是以有移建中河運口之請也疏稱揚莊運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聖

為漕艘往來要津形勢更易應移下於李家莊更置日門地勢必高窪適宜高則不能出水窪則洩水太過舊鹽河以東四十丈挑河一千一百餘丈直至李家莊出口仍築頭二三草壩以為收束中河清水會黃東注形勢較順至東岸鹽河石廂為運葦左營蕩柴及淮北鹽船出入門戶夏秋水長開放鹽廂洩有餘之水濟鹽柴冬春水小下板堵閉以資收蓄亦為最要關鍵擬於新挑河七百八十丈處斜挑倒勾引河長二百一十丈以達鹽河

引河上口築鉗口草壩下口建石廂遠近高下之

勢寬展相宜從此清黃三道滙黃入海與全河形勢更為順利此因時制變之道而不能恃以為常揚莊口門通行已久未易遷變矣

是年二月江督高晉遵

旨查勘東省蜀山各湖水勢情形會同籌議收蓄事宜

按東省運河水櫃蜀山湖兼濟南北尤關緊要蜀山收蓄汶水入湖適當運河水小之年湖中僅存底水八尺收水過小江督高晉面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聖

諭旨順道查勘具奏欽遵會同姚立德勘籌覆稱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收蓄汶水濟運為東省第一水櫃由永定永安永泰三斗門收水入湖從金線利運二單廂出水入運向定收水九尺七八寸乾隆四十年議定收水一丈一尺為準上年雨澤稀少重運過後湖中僅存底水八尺疏浚山泉並將汶上寧陽二縣原由魯溝入汶之濼濬等十二泉設法疏導使由春秋壩南流合馬莊泉同入蜀山加收水一丈零二寸重運經臨次第宜洩亦足敷用惟

蜀山湖止收蓄汶水汎水驟漲消落甚速水小之年不及多收由各斗門過窄之故今量永定斗門現寬一丈八尺進水尙利應仍其舊永安永泰二斗門各止寬一丈石底亦高七寸進水較少應將該二處斗門各添磯心改爲三孔每孔寬一丈八尺落低七寸與永定斗門尺寸相同並將引渠一律挑寬俾汶水隨長隨收暢流入湖伏秋水性渾濁進水既多難免淤墊查三斗門內距湖心尙遠臨汶灘上低窪處甚多儘可納淤金線橋後至徐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四

家莊湖坡之上舊有攔水停淤土埂一道年久塌壞應將土埂培築高厚并於引渠臨湖之處各建斗門一座遇伏秋收蓄汶水之時先將臨湖斗門下板關攔收汶水入灘上低窪處俟澄清再啟臨湖斗門使灌入湖中所澄之淤隨時疏治將挑起淤土或幫培子埵或移放遠地以免淤積有碍入湖水道沿湖石隄一律修整孫村吳坑等處草工四段改砌碎石坦坡均於汛前辦竣再查馬場湖現在水深五尺九寸獨山湖現深六尺八寸西岸

之南陽昭陽二湖水深三尺至五尺不等微山湖水深一丈二尺開放濟運足敷接濟此於雨少水缺時籌備周密水源無多而因地制宜以人役水故雖少而不至於涸蓋惜水以利運也

是年四月江督高晉河督薩載奏覆彭家馬頭淤淺籌辦疏洩事宜

按是時漕督德保暫署河篆黃水倒漾至惠濟祠下清水不能暢出彭家馬頭均有淤淺先後據實具奏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五

上諭據德保奏彭家馬頭清黃交匯處長有嫩沙迤上高家馬頭水亦止有二尺許等語詢問薩載據稱將清口東壩接築三丈使清水出口有力藉以攻沙自應如此辦理高家馬頭一帶疏挑會否深通着薩載將實在情形覆奏並令高晉知之欽遵會同查議奏覆疏稱外河清黃交匯以下高家馬頭淤淺處所自築壩兜蓄水勢並疏挑挑河滋復將清口東壩收束惠濟祠等三廂暫行閉板使清水出口有力藉以攻沙河滋旋即開通漕船陸續渡黃其淤淺處與

清口及新開引河均無妨碍本年春夏以來黃河水勢屢次加長洪湖水並未長發以致黃強清弱而湖水尙存六尺六寸是以惠濟祠以下彭家馬頭一帶黃水雖在蕩漾淤墊尙不致倒灌入運此時惟有減黃助清以水刷沙爲目前要務是以將蘇家山水線河並祥符等廂次第開放以減黃水之勢又將清口收束暫閉三廂以助清水之力漕船通行沙隨水去彭家馬頭與楊莊口門相對每有淤淺是以奏請改移工竣後清黃三道並行滙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巽

黃入海當不致再有頂阻淤墊之事此四月內所奏之情形也六月十八日奉

上諭據鄂寶等奏高家馬頭一帶河水僅有尺許江廣重

船阻滯不能渡黃前此每年清口至夏秋時惟慮黃水倒灌並未聞有河身淤淺之事今歲何以屢次停淤是否因新開引河清黃交滙之處未能經理妥協抑另有別情並着高晉薩載查明實在情形迅速覆奏覆稱查勘高家馬頭一帶淤淺實緣六月以後黃河水勢迭長雖將毛城鋪蘇家山峯山祥符等處

廂壩次第開放減黃而河水尙未大消淮水至六月初九日始據正陽關報長水三尺三寸流入洪澤湖僅長水八寸現存水七尺三寸比上年此日計小四尺餘寸清弱黃強以致高家馬頭一帶黃水蕩漾停淤清水力不能抵黃又兼東風日多未能衝刷深通屢經紫枕築壩挑淺疏築兼施不遺餘力而旋撈旋淤水深不過二尺上下是以重運漕艘艱於渡黃察其停淤之故實由清弱黃強雨澤稀少無以助水之暢注與新挑陶莊引河毫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巽

關涉向年遇此情形清口內外亦有淤淺黃水倒灌直達淮揚運河今年只在清黃交滙處蕩漾停淤未經倒灌入運皆賴

聖明指授機宜開挑陶莊新河離清口較遠之明效惟是

停淤日久重運不能渡黃實深憂懼查該處河面寬濶清水至此散漫無力相度情形惟有於西岸加築束水壩工並用木筏挑溜俾沖出河濠再加挑濬因勢利導自無不深通暢達之理現在駐工設法辦理趕緊加築自新西壩起至新河南岸纜

隄計長六百九十餘丈一律如式築竣清水由西
壩出口得有收束不致散漫暢流直注並攔黃壩
工新河縷隄俱有後靠益資鞏固此設法辦理之
情形也黃淮兼濟爲用偏重則兩受其病黃水例
灌清口必淤淤久而清愈弱是時河南安徽雨澤
稀少湖水力弱清口之淤有自來於無可如何之
時爲不得已之計未嘗非救倣之法而先時收蓄
之機宜固不可少疎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七

吳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七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八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河南祥符南岸時和驛
隄工平漫三十餘丈總河姚立德豫撫鄭大進督同
在工官弁晝夜搶堵進水溝槽漫口斷流築實旬日
報竣

按此卽河分三股開隙之見端也大河勢已南趨
待長水始大洩其氣時和之漫缺不獨起於萬錦
灘丈有餘之長水而起於大河之分洩洩之不已
而衝隄先由外灘刷出溝槽進水至搜刷日久大
溜隨勢奔湧所在破壁矣據報漫日後灘水散漫
並未掣動大溜水由朱仙鎮歸賈魯河下達亳州
之渦河入淮水勢漸落淤灘日大阻遏來水不至
順流直注因卽就淤灘上夯實底盤圍築外越一
道分堵進水溝槽捆埽廂壩追壓到底未及十日
已將外越二百餘丈築竣漫口斷流加培高厚以
資穩實越數日河水加長復漫前工過水十餘丈
搶築之新工不能抵建甌之長溜此未塞而彼已
開爲患正未已也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是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豫省黃河南岸儀封汛十六
堡十七堡二十二堡二十四堡三十六堡漫水六處
考城汛三堡五堡漫水三處每處約寬三十餘丈至
六七十丈不等惟十六堡地居諸口之上逼近大河
掣溜湍急漫缺七十餘丈陸續刷寬至一百五十餘
丈漫水由賈魯河故道自豫省考城睢州寧陵永城
達亳州之渦河入於淮疏上奉

旨令高晉帶領熟諳下埽之副將等官數員赴豫協辦撥

兩淮鹽課銀一百萬兩解工濟用截留漕米三十五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二

萬石備賑派尙書袁守侗前往會同查辦

按河分三股之患至是始大展其勢也河分則中
法之流必緩緩則淤停而下流不暢上游必旁洩
下注隄根順隄衝刷成河者勢也此為極險極要
之時治之不力至將外灘之溝槽盡刷寬深湍溜
奔湧而下所在莫禦此儀考二汛半日之內漫溢
九處所由來也江督高晉尙書袁守侗先後到豫
會同勘議以原擬築做壩臺處所均係嫩灘一經
進埽恐致搜後仍在漫水口門分東西兩壩堵築

因順隄河舊形自十八堡外灘起至翟家莊開引

河之道長千有餘丈連天舊河並將榮華寺以上

舊河內淤沙間段疏濬以暢水勢永落後自儀封

三十二堡至考城五堡七工俱挂淤斷流儀封十

七堡初時稍分河溜嗣亦漸淤先將隄之兩頭圍

築並將該處順隄河築壩攔截加廂防風俾水歸

新開引河惟十六堡漫工大溜直注油刷寬深對

岸生出灘嘴切去一百丈以順其勢復因河沁並

漲溜水衝刷口門寬至二百二十七丈水深二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及三丈五尺不等相機下埽外鑲邊埽內澆土餵

兩壩築成壩臺西長廿六丈東長廿三丈口門向

寬水勢平緩先用船掛纜軟廂隨後跟廂邊埽俟

進深水再撥埽前進晝夜不停及至埽進水深輒

復走失已走復進屢進屢衝自秋徂冬堵築至五

次之多悉遭衝潰未能合龍新莊八堡壩開亦復

與築時和驛前工猶未竣事雖以高制軍之久練

河事直至智窮力索計無復之盡瘁以歿河分三

股之貽患可勝言哉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十六堡漫工未竣江督高晉破
於豫工薩載補授江南總督李奉翰以河庫道署理
南河籌議分洩淮黃水勢事宜

按是時十六堡漫工已閉復開者屢矣時屆夏初
黃水漸長伏秋更加盛滿自應籌其去路奉

上諭

豫省漫工未能速竣伏秋大汛下注清水更盛尤當

實力預籌將清口東西兩壩及早展拓高家灣旁有
涸河不碍田廬儘堪分洩或於其地建設壩壩以資
啟閉歸仁隄左近是否可資宣洩著薩載前往勘估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四

由驛奏聞欽遵查勘覆稱淮河爲衆水所歸由盱眙
泗州等處入洪澤湖出清口會黃歸海淮河之內
本無支河可以分洩歸仁隄在洪湖西北宿桃境
內隄上有利仁安仁歸仁三壩宣洩烏鴉嶺林子
民便等河之水入安河歸洪湖桃源境內有祥符
五瑞兩壩地勢北高南窪只能減黃不能出清均
非分洩淮水之道高家灣在洪湖東北隅距清口
止二十餘里內係洪湖外臨黃河中間止隔一隄
無田廬灘地盛漲時黃水高於湖面上年黃水斷

流後河漸乾涸即涸河也近因清水暢出水勢上

漾高家灣河內已有清水灌入向上十餘丈即高

家灣壩工若由此分洩河湖相連黃水歸故下注

恐難堵閉反致黃水入湖所關匪細惟高家灣迤

下吳城磚工迤上三堡地方隄外有灘離黃河邊

二百九十餘丈湖內灘水高河內積水三尺七寸

由此開隄分洩洪湖自可多一分去路但只爲權

宜之計不便過寬亦毋庸建設壩壩擬將隄工挖

開二十丈兩頭用料裹護中用竹絡鋪底以免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五

塘外挑倒勾引渠達於河內暫資分洩豫工一有
合龍之信即時堵閉惟是洪湖周圍三百餘里汎
水長發勢甚浩瀚其去路總以清口爲咽喉五壩
爲旁洩拆展清口壩工五壩自以不開爲愈豫省
漫工若能於伏汛前堵合自無庸多籌去路倘不
能速竣伏秋大汛湖水盛漲將東西兩壩儘數拆
展後水仍加長不得不籌及山盱五壩開啟分洩
再四講求與其盛漲時全行開放莫若預開一兩
壩使湖水循序下注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四十

一年曾經開敞三壩下游儘可容受今開放一兩壩尚無妨碍如洪湖水定所餘三壩即可無庸再開設湖水有長無消五壩尚須酌量開放一二壩以資宣洩或下游歸江不及運河東岸又必喫緊卽將車邏昭關等壩酌開一二處使之源源歸海下河州縣亦不致漫淹以爲有備無患之道若水未大長亦斷辦不及此再清日大展迤下外河山海等屬水較上年已大六七尺不等再增以高家灣分洩之水清口上下水勢盈隄可虞下游亦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六

預籌去路如雲梯迤下之馬港六套等處旁洩之道早經淤閉不能開放惟王營減壩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歷年頗著成效擬於盛漲時開放以免臨期周章此權其輕重相機辦理之情形也上游漫口未合汛水湧至勢必廣籌去路通權上下形勢爲萬不得已之計所陳分洩之道亦無遺策矣是年六月河督李奉翰奏明雲梯關外六套漫堰情形水落填補事宜

按雲梯關外三四五六套設立隄堰止藉以約攔

水勢至水大則聽其過水不能與海爭也河督李奉翰奏稱先於六月初間三四五六套堰工平漫過水三套舊堰有漫塌坐卸之處經淮揚道荆如棠勘明漫水內外通流深三四五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水歸二套舊河形至南潮河入海該處一帶河水海潮從六套無隄處頂阻上漾普面浸漫有增無減須過大汛方能消退其零星數處之樵採漁戶移就高阜無碍查該處本係海灘地勢低窪乾隆二十八年欽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七

諭旨雲梯關一帶爲黃河入海尾間平沙漫衍原不應設立隄埝與水爭地

命河臣守其定見制防一切毋庸置議欽遵辦理歷年於關外舊埝水小則藉以約攔漫灘水勢水大則聽其自行過水並無制防從前二套五套等處屢經漫塌並刷有溝槽俱係水消後挂淤斷流照舊填補今三套舊埝坐卸處所與前形勢相同應俟秋汛水落後令兵夫填補以免糜費此一定不易之法也瀕海築堰本無善策水大無可防禦轉恐有

堰阻得水落淤澁堰內漸致高仰海口天成之尾
間不可以人力治也

是年河督李奉翰奏海口刷濬寬深山安佃湖加築
挑壩事宜

按此即南岸漫口水入洪澤湖刷深海口之明驗
也是時豫工十六堡未堵水歸洪湖已及二年變

黃為清合併淘刷清江以下直至海口一律深通
河督李奉翰奏稱探量黃河內直洄清口下至海

日久經清水刷濬一律寬深現在申滋深有三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八

二三尺及二丈五六尺不等較往年冬間刷深八
九尺及一丈不等兩腮浮淤消除盡淨兩岸埽工

根底亦被清水搜刷多有平蠶山安佃湖埽壩前
此蠶場工段雖經搶護完整而當迎溜頂衝須添

做挑水大壩挑開溜勢以資保護此因清水搜出
埽根而為挑護之計也清水搜根無堅不入若併

黃淮之大勢合而成清其勢更不可禦不獨佃湖
曾經蠶場之舊埽也每當南岸失守全河俱入洪

湖合流東注清江以下一帶埽段蠶場加鑲殆無

慮且推原其故黃水由南岸入洪澤湖歸洪澤平漫
至湖邊為大水頂阻不能直入湖心所以化黃為
清乘萬里之高勢疏就下之尾間如湯泡雪一掃
而空此屢試屢驗百不爽一者當冬冷水清尤易
徵驗佃湖築壩有自來矣
是年大學士公阿桂奉

旨赴豫督辦十六堡漫工移築十堡未成改建六堡順黃
壩至四十五年二月堵合諸缺以次築塞河歸故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九
按是時堵開時和驟公堡漫工以塞治上游而下
游儀封漫工始可治也然十六堡決裂已久潭深

難以施工至移築十堡又以北壩屢被衝塌形勢
不顧不得已而移於上游六堡之順黃壩施工相

度形勢於王家莊一帶挑挖引河接入舊河又建
挑水壩斜向東北緊對引河上層長幾百丈甚為

得力南北兩岸正壩之外接做邊埽土截鑲與正
壩相齊以次進埽追壓堅實至口門僅寬八丈北

壩更進一門埽蓄高水勢於二月初六日開放引

河正值順風大溜奔騰擊入引河日見暢達兩岸
塌崖不止溜勢擊入已在八分以上即於十一日
趁機堵合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入新
河加工併力廂壓直追到底竭數晝夜之力金門
一帶俱已閉氣填壓堅實無腰漏挂簾之病益見
穩固並將塌身加高外加邊埽防風又於貼近截
壩後加裏戩一道增高挑水壩自南壩接至圍隄
十堡十六堡一併補築完好十堡口門寬五十六
丈用土填實加鑲防風十六堡口門寬二百六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十

五丈層土層礮堅築仍加防風並補遺隄工復於
順黃壩之東百餘丈外加築二壩一道南接老隄
北接圍隄以爲重門長四百丈底寬十六丈頂寬
四丈以資保固是役也阿文成公主其事避順隄
河二百里之險成於不日仰慰

聖懷自祥符儀封漫口堵築以來時和已堵復決繼以新

莊八堡之衝潰十六堡屢築屢塌決裂至五次之
多閱日至十餘月之久官窮於智計民困於轉輸
高文定亦以驚怖憂鬱歿於王事嗣改築十堡猶

未奏續復移建順黃壩加挑寬深引河接長挑水
壩使全河循軌東下數年未竟之功阿文成公臨
工嚴事不獨調度有法亦由德威及遠坐鎮之力
居多也自是河分三股之貽患以除黃流復滙歸
故道功亦偉矣

是年四月尙書稽瓚江督薩載奉

旨會勘徐城石工估辦添建加高事宜

按黃河至徐城北門外僅寬七十餘丈大隄臨河
當衝自前明時東北一帶建有石岸抵禦洪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聖駕臨幸徐州

指示增建千有餘丈於舊工迤上屹若金甍至是復

命稽瓚等查勘再行添建欽遵勘估疏稱徐州居江南黃

河上游北岸居民稠密南岸緊靠府城黃河至此

一東大汛時甚關緊要乾隆二十二年

親臨徐州

指示增建石工與舊工相連徐州一帶深資保障唯石工

迤上至韓家山尙有空檔四百五十丈地勢外高

內窪水長漫至隄根無石工擋護油刷可虞一律

接築石工上自韓家莊下訖奎山咸資衛禦舊工
矮新工二三層不等分別加高與新工一律相平
更可無虞再石工尾段自梓潼閣以下溜勢掃灣
石工外本有柳草壩數座挑溜併有石磯嘴一段
每年拋填碎石今碎石漸向外游亦應加添鞏固
此次添建石工照舊制以十七層爲度韓家山地
勢較高祇須砌十二層卽與舊制相平如此治益
求治安益求安永建不拔之基有備無患濱河黎
庶戴有加無已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皇仁於億萬斯年矣

是年江督薩載奏請動項疏泗州境內謝家溝及汴
河淤淺以資宣洩以利農田

按毛城鋪峯山脈減下之水下游離河承受及楊
疇等五湖之水均由汴河尾出臨淮口入洪澤湖
分洩之路直捷無碍年久水過沙停不無淤積兼
睢寧境內黃河先後漫溢由此分股入湖經過之
謝家溝汴河積淤成窒此亟應疏治者江督薩載
會同安撫農起委員勘估詳報據稱謝家溝因上

年雨水過多兼黃水漫溢由該處一路入湖噴淤
停沙壅積較甚者一千八百餘丈又汴河尾淤淺
四百五十丈聲明籌款發辦當查前項河道爲宣
洩河湖要路攸關民生既經淤墊原應照業食佃
方之例督民挑濬惟該州疊被災傷民力拮据卽
以社倉餘息變價發給息價原留爲民間農田水
利圩壩河渠等工之用以民間之積餘爲農田之
工用事不勞而自理此因利之道也
乾隆四十五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鑿與臨視海塘海寧州柴塘改建魚鱗石塘

按海寧古鹽官瀕海立治縣北岸倚石塘爲固防
海水內灌江海二流交衝塘北民田廬舍攸關若
不加築石塘堵禦土塘隨流坍入鹹潮直進爲甚
鉅至是

翠華南幸

親臨閱視奉

上諭海寧州石塘工程保衛沿海城郭田廬民生攸繫從
前四次親臨指授機宜築塘保護連年潮汛安瀾各

皇上

工穩固今朕巡幸江浙入疆伊始即親往閱視石塘工程尙多完好惟繞海寧城之魚鱗石塘內有塘工八十餘丈外係石條作牆內填石塊歷年久遠至湖沙衝刷底樁霉朽甚有裂縫蹲筴之處又城東八里之將字號至陳文港密字號止有石塘工七段約共長二百五十六丈地當險要塘身單薄亦微有裂縫此塘爲全城保護塘下坦水所以捍護塘工皆不可不預爲籌辦者將兩處塘工均改建魚鱗石工俾一律堅穩並添建坦水以垂永久該督撫卽派委員確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古

勘估計具奏又石壩迤上前經築有土塘四千二百餘丈究不如石塘鞏固內有可以改建石塘之處一并派員據實勘估奏聞辦理欽此仰見

皇上軫念濱海黎庶綱繆未雨至意伏查海塘距海寧城僅百武東抵海鹽西抵浙江延袤百里塘西有赭山南與龕山對峙夾爲海門是爲海潮入江之口潮至此束不得肆輒怒而東迴又有石墩山障之則益怒於是東西盪激將外護之沙場草場盡盪入於海僅恃衣帶新造之石塘爲命歲久則有側

聖謨炳煥

裂傾倚之患更不可不慎重其防以保萬全至擇要加修事半功倍塘下坦水捍護塘身更爲得力功成益加周密欽惟

指示詳明拆裂者修之欹斜者正之先事防備爲徹土計

使濱海蒼黎咸安隴畝雖赭山之渾復出沙塗之塞再去而土石聯爲一氣塘岸鞏若堅城亦可以慶安瀾而無後慮也

是年李奉翰調任河東河道總督陳輝祖署理江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古

河道六月伏汛水漲睢寧縣郭家渡隄工漫口塌寬九十七丈水分三股下注洪湖薩載陳輝祖籌辦堵築事宜

按是時儀封漫口甫經合龍下游復有決溢薩載陳輝祖會奏情形疏稱黃河自六月以來汛水疊長與四十三年最大時相等溜勢上提下移變遷莫定大溜湧注郭家渡隄根塌開九十七丈漫水三股分流下注統歸洪澤湖是時運河及高寶諸湖水勢俱小洪澤底水亦小高堰誌椿存水八尺

尚可容納拆展清口東西壩開放高寶進下歸江
之金灣等廂分道疏洩奏報籌辦情形奉

上諭薩載等奏睢寧縣郭家渡漫口開放高寶進下之金

灣等廂洩水歸江拆展清口束清壩使湖水暢出如

湖水加長量開五壩一二亦不得不如此辦理但下

河關係民田設遇盛漲慎之又慎不得已始放歸下

河少放一分多受一分之益薩載等當慎重妥辦再

查圖內有峯山四廂可以洩水歸孟山等湖將次合

龍以前或將毛城鋪開放以期金門水勢稍緩易於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六

合龍之處並著薩載等臨期酌辦欽遵會同備辦惟

料未登場不能即時濟用備工未幾上游有事七

月十八日考城五堡漫口大溜南郭家渡漫口

旋即斷流隨用土埽築塞加築防風補遺舊隄南

河之患移於東河矣

是年七月十八日河沁並漲考城汛五堡隄工漫缺

四十餘丈曹縣安陵汛六七兩堡蔡家莊一帶隄工

漫溢二處各二十餘丈溜向未掣總河李奉翰督率

員弁分投堵築

按自儀封汛大壩告竣未及數月南北兩岸又復

漫溢者河未刷深也儀工堵築數年已閉復開者

屢矣下流湧出之水仍復回流淤停於河槽合龍

未久不能驟刷如故積而漫流南北橫潰不止奉

上諭李奉翰奏曹縣安陵汛地方因連日晝夜大雨蔡

家莊一帶隄工漫缺二口各二十餘丈同時考城汛

五堡亦平漫四十餘丈均離大河尚遠未致掣動大

溜等語黃河上游發水以致平漫過隄亦屬無可如

何幸不掣動大溜堵築自當較易傳諭李奉翰楊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七

購集料物董率員弁上緊堵合具奏當查安陵汛漫

水由曹縣清水白花二河經城武金鄉單縣各坡

河下注南陽湖東撫國泰駐工督辦先將灘上進

水溝槽次第堵築堅實口門業已斷流補還原隄

化險為平至考城五堡漫工據總河李奉翰稱五

堡西首溝槽一道水勢稍深業經堵閉穩實撫臣

楊魁催州縣趕辦料物用料裝在大隄兩頭東首

與大河接連之溝口地名芝蔴莊大河東注之水

倒漾入溝自北而南十堡東西分注東一股由商

邱歸大河西一股由側溝出五堡漫口芝蔴莊溝口寬六十餘丈並未掣動河身大溜先從溝口築挑水壩趕進二十丈東西盤起壩臺加緊進壩堵築俾河水不能入溝五堡漫口之處水無來源補還舊隄易於蕪事連日施工口門漸次收窄水深至四丈以下不能軟廂捲下壩箇每壩高一丈五尺入水後廂至十六七坯始得穩實口門收至十四丈兩壩更番進壩水深至五丈每下一壩追壓兩晝夜始得到底直追至口門剩三丈五尺始於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六

二十九日辰時挂纜合龍堵閉穩實更添築二壩俾資鞏固此工一舉漫流之水仍循窪地竄進張家油房新刷之溝槽又爲泉流所歸矣

是年九月初一二等日漲水不消兩晝夜西北大風溜隨風湧考城張家油房新刷溝槽二道河分兩股進口塌隄百四十餘丈掣大溜七分未幾全河俱奪東河李奉翰河撫楊魁東撫國泰會同盤築壩頭集料進壩堵築

按五堡各缺之過水由溝槽引溜溝槽之吸溜由

順隄河通氣其病尙自河分三股來也芝蔴莊壩工合龍時汎水漲盛張家油房灘形最窪刷出溝槽二道吸溜已有三分西首一道分兩股進口溝外有嫩灘四十餘丈先做挑水壩挑禦嗣河由西北坐灣斜向東南刷去嫩灘迴溜兜入溝內水歸順隄河仍由考城五堡下注不能築壩挑水新刷河槽寬濶掣動大溜水勢大半歸入新河於是兩崖盤頭集料興工相度形勢於溝口迤裏土性堅實之處償築壩臺對岸灘嘴逼溜趨向東南建設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九

挑水壩數十丈使溜勢未到口門之先卽挑禦開行趨往東北歸入正河復佑引河一道由西南斜向東北長二百七十丈派州縣分段承辦西岸新築柴土壩一道接築壩臺軟廂前進至深水下壩趕緊廂墊至九月十八日壩門存寬十六丈兩壩水勢湍急大河水勢蓄高二丈餘水面高於引河底六尺隨卽開放水湍湧下注由引河直達正河引河掣大溜五分連日晝夜償進大壩口門止剩四丈壩上水勢蓄高七尺五寸溜勢從東壩上角

射注西壩下角異常湧激跌成深塘西壩下首旋
即遊蟄隨廂隨整壩頭陡墊入水塌去大壩長十
四丈探量西壩外水深僅三丈二尺壩底未經全
走恐壩底不平趕緊出占軟廂底平後再進壩追
壓是時壩上冰凌擁結口門溜勢稍緩兩壩軟廂
進壩晝夜償辦至十一月二十日日門剩寬三丈
六尺兩壩廂壓堅實即於次日挂纜合龍併力搶
堵追壓兩晝夜堵閉堅穩水勢漸次蓄高八尺引
河溜湧下注滙入正河循軌順流直達江境數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挫折而後底於成富嚴冬寒淫水勢乾涸之時人
力可施故得乘便成事然下流淤沙未去河底墊
高遇漲不能容納未幾即有青龍圖之變南岸之
患又移於北岸矣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南河邗睢汎魏家莊天隄浸水
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奏革疎防之遊擊廳營留工
堵築

按魏家莊隄工溜勢往來不常隄南有天灘嘴向
北坐灣溜掃隄根上灣亦有南北大灣若上灣坐

進漲水漫灘直走隄前即生大灘遇上灣順轉至
魏莊坐灣漲水直擁至隄根隄前嫩灘隨水自化
防守不及然魏工隄壩即在郭工之上外有越隄
郭魏同工連次漫口難言人力之齊薩載李奉翰
奏廳營防守不力疏稱魏家莊漫溢隄工處所前
時隄外向有灘寬六七丈至十餘丈不等灘邊俱
係拖溜其時黃河大溜直趨郭工正壩形勢如常
數日之間黃水加長溜勢上提隄外灘塌去順長
七十餘丈直通縷隄漫灘過水後越隄隨亦塌去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殊出意想之外前此陳家莊溜勢下移塌隄即係
該廳營遊擊在彼搶護平穩魏家莊何以不能保
守雖詢之該處民人咸稱河溜洶湧非常隨搶隨
塌勢在危急措手不及但魏家莊緊接要工之上
並在越隄之內竟致失手非尋常疎防可比應請
將准徐遊擊韓勝邵睢同知葉雯署睢靈營守備
包宗堯革職留於該工堵築漫口以觀後效六月
二十二日奉

上諭魏家莊漫口塌寬至一百一十六丈越隄亦被衝坍

該督等現在工所當督率趕運料物以期集事再陶莊引河自開放以來每年俱有漫溢之事朕心實不能無疑會降旨詢問該督等務將實在情形據實覆奏遵將籌辦情形會奏疏稱河工修防料物俱於新料登場後發辦運工至五六月間民間已無存料即該廳存工舊料亦祇敷伏秋搶險之需此時甫交秋汛黃河水勢疊長各工在在險要新生之工存料不敷搶辦必得新料登場方能應手上年七月內臣薩載在工搶護宋家灣埽工目睹情形舊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料用完採割青料應急雖按畝給銀五錢在民以穗未結實不舍刈穫在官以料尙青嫩不適工用事屬無可如何隄工逼近大河堵築較易口門寬一百一十六丈兩壩頭業經裹護鑲填迫壓趕緊加築壩臺七月望後新料成熟即可晝夜儻辦早爲歲事至陶莊引河情形實在順暢無碍通河業經據實覆奏斷不敢稍存迴護以貽河患此籌辦之實在情形也至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青龍岡全河奪溜南河魏家莊漫工自易堵築令李

奉翰來豫幫辦魏工交薩載辦理兼署南河是時江南黃河水勢日消連日鑲做已成一百餘丈口門僅寬二十丈以次進埽一面將漫口對岸並下首正河內新長淤灘抽挑引渠以備豫省合龍水歸故道後大溜至此循軌下注以免兜溜搜刷新工至八月十一日兩壩相距只二丈口門水勢平定正河內所挑引渠已竣兩壩各進一埽堵築合龍鑲柴填土立見斷流漫工告竣魏工之西不數武即郭工郭工以張油房奪溜而易堵魏工以青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岡掣溜而易堵適出一時亦天幸也

是年李奉翰仍回南河韓鏞以淮徐道陞任東河七月初五日萬錦灘報長水一丈八尺沁河長水四尺五寸黃沁並漲既驟且大南岸祥符汛八堡迤東焦橋隄頂漫水二十餘丈刷寬三十餘丈是夜北岸曲家樓漫塌隄工二十餘丈關家莊朱家廠牛家場青龍岡大李家灘俱漫塌三四十丈不等孔家莊塌寬一百餘丈至二十一日夜西風大作浪隨風湧青龍岡正當迎溜衝寬七十餘丈全溜歸注水併入青龍

岡孔家莊以下溝槽悉皆斷流焦橋漫口挂淤總河
韓錄河撫富勒渾集料堵築

按是時西水異漲幾及懷山陝豫山麓居民房舍
材木盡行衝散漂浮水面壅注而下塞斷三門水
半日不流過水高過三門始衝開堆積柴木浩瀚
東奔南北岸大隄所在漫溢非常之異變也南岸
焦橋漫水大隄蟄陷三處圈隄漫塌五處各寬十
餘丈至六十丈不等新莊大壩亦有漫塌均以全
溜併歸青龍岡次第挂淤用土築塞北岸初漫曲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五

家樓過水口門四處寬三四十丈及七十餘丈刷
出溝槽七道榮華寺關家莊朱家場牛家場均順
隄下注青龍岡大李家莊漸刷寬深惟孔家莊側
勾成河方議盤壩堵築忽以風湧水急大溜側注
全歸青龍岡諸缺先後挂淤陸續補築漫水奔流
下注急籌分洩河督韓錄奏報疏稱漫口下注之
水分流入運入湖先將伊家河蘭家山疏通宣洩
飛咨江南起除邳州河清三廂廂板並開宿遷之
劉老澗以便分洩漫水東西分流東流入南陽昭

陽湖者由西岸各單廂入運由昭陽遞達微山湖
經蘭家山伊家河入江南運河并由劉老澗入六
塘河分道洩瀉西流由趙王河沙河入運者穿運
出東岸五空橋滾水壩平水三廂入大清河并挖
通戴村民埝截入運之汶水同由大清歸海其分
洩不及者由運河下至東昌之魏灣龍灣各廂壩
減入徒駭馬頰河歸海其餘下達臨清入衛河歸
海此黃水入運南北分洩大概歸注之情形也至
戴村壩挖開民埝使汶水全入大清恐南陽至張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五

秋三百餘里清水既已騰空黃流爭趨入運清不
敵黃分水口南至南陽北至張秋一帶勢必倒漾
易致淤墊更應籌畫查分水口南北各湖存水較
定誌尙多數尺汶水既不使入運應將分水口之
蜀山馬踏馬場南旺各湖廂座斗門酌量盈虛宜
放入運以頂南北黃流俾免倒漾停淤俟湖水將
次消減勢不敵黃仍將戴村民埝堵合使汶水下
達以抵黃水此又酌放湖水抵敵黃流倒漾之一
法也湖水抵敵黃流不但可減各湖有餘之水並

免黃流倒漾停淤爲無上。要着黃水乘虛而入。數百里之河填淤。反壞挑工。既難速成。新漕不能久待。機要莫急於此。於所急者治之。先事備防。得節宣之宜。自是水勢一定。而後工可舉也。

旨會籌運河來源去路分洩事宜

按是時豫省漫水下注濱臨。微山湖之沛豐等處。被淹尤重。泛入邵宿運河。督河遵

旨查辦疏稱豫省黃河北岸漫溢水由南北兩股分注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美

下達江南境者。大都匯注於微山湖。而微山湖洩水出路。一由湖口。一由伊家河。一由蔞家山草壩。出荆山橋河。三河皆分洩。微湖水入運。洩下之水。一入於邵宿運河。以爲歸總去路。其邵宿運河之水。一出楊家莊口門。仍入黃河故道。一出鹽河。一由鹽河之莞濱武障等河。歸海。是邵宿運河爲洩水緊要關鍵。該河北岸有劉老澗九孔石牖一座。係分洩運河異漲之路。夏間曾經開放。過水四尺九寸。迤上之盧口壩。馬莊。蔞竹。篋壩。駝車頭。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美

家溝柳園頭等。牖壩七處。內馬莊萬莊二牖。早經淤閉。其餘或分洩沂河之水。或分洩駱馬湖之水。均歸運河。今豫省北岸漫水下注。無需再藉湖水。濟運當將北岸通湖河各牖壩。分別下板堵築。不使沂河與駱馬湖之水。涓滴入運。均由六塘河歸海。俾騰空運河。以備漫水暢行。俟駱馬湖水稍低。於運河水。而卽將各牖壩。啟放。使河水分洩入湖。又運河南岸宿遷縣迤上有竹絡壩。一處南岸通黃北岸通湖形如十字。名爲十字河。原備湖河出。入節宣。近年因黃河灘高。於運河水。面久未啟放。今黃流已經斷流。無虞分掣。若運河水。面高於黃河。亦可開放。減洩入黃。至韓鑠國泰所奏籌辦南路河湖分洩水道。查邵宿運河內之盧口壩。及王柳二牖。已飭令堵築。其劉老澗石牖。旁酌開水口。分洩之處。原係洩運河盛漲之水。下注六塘河。經安東之碩項湖。入運鹽河。以達於海。但該處運河高於牖內地。面勢若建甌。從前建有石牖。牖外設草土壩。攔禦每遇盛漲。閉壩聽其由牖門分洩。原

爲節宜有制今若於廂旁另開一水口分洩下無石底日漸冲刷寬深全河水勢盡由此直瀉下游六塘河既受駱馬湖之水再加入全河恐難容納卽宿遷迤下運河亦必漸致淺阻有碍運道轉不若由長河口門並鹽河廂暢達歸海之爲直捷自豫省漫溢以來邳境僅長水一尺餘寸宿遷長水僅數寸運河水勢不大察其流行迅駛緣楊莊口門以外黃河現無來源洪湖水亦日漸消落運河之水得以暢行東注來水易消是其明驗湖口廂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天

迤下河成三廂雖有越河分流亦覺層層兜住所
有湖口入運下注之水不見盛長運河水既不大
所擬劉老澗廂旁酌開水口之處更可毋庸辦理
至沛縣濱臨微湖猝被水淹亟籌疏洩上游來水
除匯歸微山湖外別無宜洩之路微山湖除湖口
廂伊家河蘭家山三處分洩之外亦別無去路前
擬將潘家屯壩工開放導引入黃祇緣該處本係
預備微湖水小之年不敷濟運酌分黃水以助微
湖定有限制俟霜後徐城黃河諸誌椿消存六尺

時始行開放以防孽溜之虞地勢本屬內低外高今測量黃河外灘高於微湖水面八尺五寸此時湖水雖在盛漲不能漫至隄根相距尚有十餘里地勢高仰可知無從分洩惟有將蘭家山草壩展寬創深以期暢注此於運河來源去路分洩事宜條貫詳明無可再籌至籌辦北路河湖水道疏通隄堰使暢入大清河歸海宜洩順利惟由沛入湖之水形勢頗大南路疏消尤爲至急籌辦至此無遺策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天

是年秋江督薩載奏報豫省漫水汕刷沛縣護城隄水決入城被淹情形及查辦事宜
按豫省漫水下注濱臨微山湖之豐沛銅山三縣被淹惟沛縣尤逼近微湖該縣護城隄外四面皆水時爲風浪汕刷隨時修護加廂至九月初五日風暴狂驟異常浪高隄頂勢甚洶湧城北一帶護城隄坐墊五十餘丈城垣四門久已填閉因水勢甚大更加撞擊傾卸一處進水該縣進城查取印信及錢糧卷籍等項城內水深丈餘在城居民俱

已遷至城上其遷避不及者間有淹斃陳令亦沒於水疏稱沛縣被水圍繞日久城內居民先已遷移湖西一帶高阜處所搭棚棲止未經搬移者備船二百隻往來濟渡該縣印信委員貯徐州府庫監犯七名寄收豐監多備乾糧帶往散給俾資存活一切妥為撫綏安頓守令之責也東豫水患連年至此更爲酷烈矣

是年七月河督李奉翰遵

旨赴豫會同韓鑠富勒渾勘辦青龍岡堵築大壩開挑引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字

河各工

按是時黃河北岸孔家莊漫口挂淤大溜全歸青龍岡

命李奉翰來豫與韓鑠富勒渾督率各屬迅速趕築欽遵

赴工協辦奏稱臣到工後會同籌議將儀封北岸

十堡河灘漫缺各溝槽周歷勘視王家莊榮華寺

孔家莊等處溝槽俱經斷流挂口分段堵築其青

龍岡溝槽全河趨注溜勢洶湧該處係屬沙土臨

黃外口寬二百四十餘丈現擬建壩之處距大河

五六十丈並於壩上建挑水壩一道挑溜使歸正

河形勢頗爲順利現已盤築壩臺惟青龍岡土性

沙鬆宜慎重料理將大壩後加築二壩同時並舉

彼此相依內外相制更爲得力所有應挑引河自

孔家莊至榮華寺三千六百餘丈口寬五十丈及

十八丈不等深一丈五六尺其自青龍岡起至孔

家莊止二千八百丈河身尙未淤墊止須挑深五

六尺下游榮華寺至楊家堂止一千五百三十丈

口寬十八丈深一丈六尺統計估工一百六十八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字

萬六千餘方分四段委官價挑壩分東西挑槽築實大壩二壩各作長二三十丈不等一律堅築以次進占上首加築挑水壩逼溜東趨其青龍岡孔家莊引河兩頭遵

旨一律展寬青龍岡口門寬二百四十餘丈軟廂前進廂

至深處始下埽筒兩壩日進一埽趕挑引河使水

有去路併俟大壩二壩口門築存三四十丈引河

挑至八九分將至啟放時併力趕辦挑水壩欽遵

諭旨接築加長逼溜南趨直注正河暢行通達俾大壩二

旨來

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奉
源為捍禦之大計矣
同空漕船引導前行水勢大定惟有堵截黃水來
暢湖口屆伊家河荆山橋河下注之冰流行順利
江南邳宿運河長水已消楊莊鹽廂等處去路甚
龍岡大壩二壩一時並進兩壩已築成九十餘丈
壩口門成迴溜之勢不致着重合龍亦易是時青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八

三

此即埽未生根不能穩固之由何文成到工已開
工四十餘日嚴督價築晝夜不停疏稱此次堵築
漫工至十月初十日東西兩壩共做長二百二十
餘丈口門存寬四十餘丈西壩水深不及二丈東
壩深止丈餘河底並未刷深口門漸窄溜勢湍急
相廂船隻不能存住難以進占增長壩臺一律穩
固即於初十日進埽每下一埽層土層柴追歷到
底然後再進一埽挑水壩接做長七八十丈大溜
漸埽至引河頭口門寬五十餘丈水勢漸急將二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八

三

壩下全河刷成陡坎初距口門尚遠數日以來愈
近愈猛初一日跌過二壩十一日卯刻跌至大壩
口門轉向口門兩旁沿壩根跌深三丈湧激異常
壩根立見行蟄西壩上水埽壩刷深懸空晝夜趕
緊廂壓隨廂隨蟄至十二日巳刻西壩頭上水陡
陷長三十丈口門仍寬七十餘丈下水深至三丈
四五尺趕緊裹護並於上首衝去邊埽之處搶下
護埽又邁一埽以抵溜勢至埽經蟄塌壩底高低
不平下埽難以穩貼仍軟廂進占為無可如何之
計凡堵築下埽必先得深水工力雖多而有基金
恃回溜不能衝刷步步穩實若水未衝深埽浮寄
沙上水大即衝去不足恃也西壩蟄陷後補做邊
埽壩底收拾淨盡仍於原處軟廂前進東壩又進
數占長一百三十餘丈壩前上水止深一丈下水
深至三丈四五尺後於壩外幫做戲壩一層以資
保護挑水壩連前做長八十餘丈挑溜甚為得力
自十月十九日進占起至十一月初五日口門止
存九丈五尺兩壩各進一埽追歷倒底又各進一

埽口門止剩寬四丈追壓到底增長壩臺初八日
丑時大河水勢陡長三尺餘大溜直撞口門湧激
異常壩工立見行營趕緊廂壓隨廂隨墊搶至卯
刻東壩頭陡墊丈餘搗去埽上埽廂十餘丈入水
壩根尙存水底西壩亦隨平墊丈餘口門存寬十
四丈趕緊搶廂平穩仍裹護壩身收東壩底加長
壩臺以圖再進此次挫失仍由壩前水深一丈溜
水搜刷到根沙隨水去而工傾又未先放引河以
疏其氣事後之智難語先幾之哲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是年十一月大學士公阿桂等修埽進堵開放引河
青龍岡已閉復開

按青龍岡壩工屢次挫失河底未淨勢難彌縫滯
漏以閉其氣惟有開放引河使壩前不致着重爲
因勢利導之法是時口門僅寬十四丈加壓廂填
兩壩連進二埽至十六日口門存寬九丈隨時奏
聞疏稱堵築漫工必先開放引河使水有去路方
易堵合此次所挑引河形勢本屬就下無如前次
數層跌坎之後將河底刷成溝槽大河水面轉低

於引河數尺灘面縱橫東流西折距引河已遠雖
接長挑水壩不能爲力萬有餘丈之引河不能再
行加挑惟希冀口門收窄蓄高水勢乃至初六七
等日日門止存四丈水仍未長不能開放以致上
游水至復有沖失之事連日察看水勢長多消少
溜勢直到引河頭堰外原無水處皆有水現將兩
埽追壓到底水勢蓄高測量可進水三四尺先行
相機開放掣溜再進埽價堵惟引河掣溜俟河水
蓄高有奔放之勢方可暢達若上游客水驟長一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三

經開放陡落難繼則引河必至受淤一時斷難加
挑仍於壩工無益然必待至水勢蓄高又恐壩工
着重其功用固屬相需而事機又若相反大要全
在機宜奏合間不容髮漫工最難籌辦者卽在於
此前次口門雖僅存四丈而溝槽太深未能蓄起
水勢未敢卽時開放數日以來河頭蓄水總有二
尺挑水壩又接做十餘丈大溜逼近至十九日引
河頭已有水三尺隨於午時開放初開時奔騰下
注流行尤覺暢順隨於二十二日東壩下門埽一

箇次日復下西壩門埽口門愈窄壩前水勢頓高
數尺湍激異常兩壩門埽追壓到底卽於二十六
日辰刻挂纜合龍層土層柴晝夜追壓二十七日
午刻追壓到底金門下業已斷流大溜全歸引河
奔流下注塌岸淘底冲刷寬深測量中淤已有一
丈四五尺流行迅駛直達江境至二十七日亥刻
金門一帶陡墊數十丈搶至寅時保護不住塌去
五十餘丈水勢奔騰湍湧引河遂卽倒流大溜仍
從漫口下注推原其故總因數層跌坎之後將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美

底刷成深塘自跌坎以上水深不過六七尺至一
丈不等迤下至壩前水深八丈水性就下至此已
成入袖之勢引河流行雖暢究因太長全河之水
一時宣洩不及金門以上長至二丈餘以致壩工
鼓裂復有蟄塌之事至堵築漫工原藉引河吸溜
兩壩口門收窄河底流沙日刷日深開放引河必
俟水勢蓄高而蓄水過高又恐壩工着重不能久
待且萬餘丈之引河深者挑至一丈六尺較壩前
河底總高五六尺未合龍以前實難望其全掣大

溜既合以後雖能暢達而全河之水業已趨瀉深
塘宣洩不及終至衝塌壩埽此歷次辦理先後奏
明之情形雖無可如何之事然不敢謂人力既盡
猶圖後舉矣

是年十二月初二日大學士公阿桂等會奏籌辦展
寬引河加築壩工事宜

按青龍岡大壩已合復開孔家莊以下河勢逼束
水不能暢流仍聚壩前力重推跌成患至此逐段
察視議展寬引河疏稱青龍岡壩工復開惟有疏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七

通引河爲保壩之根原連日親至引河一帶細察
情形自青龍岡至孔家莊十餘里水已漫灘河面
刷寬至二百餘丈至孔家莊田家寨七八里黃流
止於新挑數十丈河內行走並未塌崖河形僅寬
二十餘丈水勢至此一束過此至榮華寺楊家堂
十餘里沙土鬆浮易刷而阻於上段滯流不能十
分迅駛以致水積壩前衝塌埽工受病之原實在
於此伏思此次開挑引河正河淤與灘平卽在河
身挑挖必須開至舊有河形處方可接溜是以長

至七千餘丈查治河書內引河最忌太長長則水被束住不能迅疾宣暢治長之病惟有加寬一法將青龍岡起至孔家莊榮華寺楊家堂七千餘丈引河按灘之高下土性之鬆堅加寬自三十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其應挑深者亦併加深估土一百二十餘萬分段派員償挑計至正月初十以前即可竣事兩壩塌去埽工東壩頭一帶俱有埽底已將壩陷處補廂齊全進做兩占西壩亦進一占儘力追壓口門存寬三十餘丈須俟引河挑成以次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壬

進占併力追壓漸做過金門水深處至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日門寬存十九丈引河於正月初十以前陸續報竣三十六兩日兩壩又各進一占剩存口門不過七丈水勢漸次蓄高挑水壩復接做數丈大河正溜逼近引河頭衝刷崖岸勢不可遏隨於十九日將引河開放水頭高四尺奔騰下注勢甚迅駛河頭一帶即時衝深趨瀉暢達掣溜已及三分兩壩各進一門埽追壓到底加鑲土坯增長壩臺擬於二十二日挂纜合龍至二十一日

丑時挂纜合龍忽於二十一日丑刻東壩中間裂縫立即陡壘救搶不及塌去三十餘丈敗於垂成變生意外查視金門一帶水深三四丈者現已深至六丈餘推原其故壩前刷深搜空壩根以致陡壘而塌去之壩工三十餘丈乾草膠泥礫成一片跌在下水深塘之內往復籌商不得不稍為變計此次壩臺屢經挫失不無搖動若但原處生攪恐不能得力因思上水南首有膠泥灘一處甚為結實即於此處外作邊埽內用膠泥夯碾堅實自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壬

釘椿生攪向北進占每占寬十丈長二丈進至七八占與西壩下水相對仍向西進做兩占以為捲下門埽之地其各占於舊壩身仍自東釘椿生攪多一層牽擊加一倍備防如此丁順做法較為穩固是時河撫富勒渾派員乘時償辦曲家樓一帶隄工該處地勢窪下若仍於舊隄修築隄頂視高隄北地面二丈餘尺形勢兜灣逼近順隄河身難於防範移就外灘地勢高處建築外越一道將舊隄漫口圍護在內既可攔截順隄河形又可跨

灘內溝槽高與大隄相平先從兩頭圍築俟青龍
岡漫口堵合將過水處趕緊補接即可一律完竣
南河薩載籌辦潘家屯分洩之道大隄及鉗口壩
口門各展寬十丈外灘引渠加展口寬十丈底寬
五丈以備開放宜洩俟豫工有合龍信息卽行償
堵東撫國泰督辦運河繚道青龍岡壩工仍用乾
草膠泥鑲墊口門漸窄水勢尙未刷深歷過桃汛
至四月十一日復塌三十餘丈時已入夏料物稀
少大汛將臨屢次墊塌之深坎土性鬆浮不宜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旱

龍只可另覓善地此歷次奏辦之情形也自辛丑
八月開工迄壬寅四月九閱月而功弗成當時議
者謂壩裂於合龍三日之後疑廂壓疎懈不終所
事實不知仍受河分三股之病也自河分三股以
來中法大河已淤壅不能下由時和驛而八堡十
七堡二十堡二十四堡三十六堡所在漫缺橫流
至十六堡而全河俱奪又移於十堡改築六堡功
成而考城安陵南北告警至張家油房掣溜南去
築塞於冬盡水窮之日及汛水大至南岸焦橋漫

頂北岸曲家樓關家莊朱家厥牛家場李家灘漫
水分道四出孔家莊漫缺一百餘丈至青龍岡奪
溜而已漫之水噴淤反壤於數十里之內下游
冰碎瓦裂橫漫直衝水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壅聚
於壩前力大推壩前去淌至中流埽仍整齊副將
李永吉尙立埽上流至十里而後解散其非埽壩
不堅可知下流無去路水壅而潰人功之庸歷不
能勝水力之擁擠無如何也引河過長河工所忌
至數十里外下游均已淤成高岡無建儀之勢固
有不能不擇善地者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旱

是年四月青龍壩工停築疏黃水去路以保河運
按是時青龍岡之水入大清河者甚微全黃畢注
於南陽昭陽微山諸湖由運河直下不能容納急
等宜洩之法分流殺勢本月十七日奉

上諭據阿桂等奏青龍岡壩工於十一日復塌三十餘丈
目下料物漸短大汛將臨看來此處土性鬆浮似不
宜合龍只可另覓善地與其漫在北岸受害大而辦
理較難毋寧漫在南岸受害小而施工較易現在水

勢仍由漫口下注湖河連爲一片急須多籌去路如
潘家屯內外引河及劉老澗六塘河等處凡有可以
宣洩歸海暢利之處均須逐加籌畫加挑寬廣俾資
暢注傳諭薩載韓錄悉心經理各諭知之欽遵查奏
疏稱青龍岡壩工屢敗垂成毫無把握誠如

聖諭該處土性鬆浮不宜合龍只可另覓善地仰蒙

睿謨廣運指示詳明權南北之輕重衡被害之大小酌施

工之難易誠因地因時權宜至當之舉現在東省

湖河水勢無可復加江省運河非淺即溜糧船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聖

由均費周章時近伏汛東省諸河長發每與黃河

同時並漲青龍岡漫下之水急應別籌去路前因

豫工復墊卽防下游水勢加增知會督臣薩載速

開潘家屯以資分洩並將劉老澗六塘河駱馬湖

尾閘五壩酌議展寬疏浚至東省分洩之處濟寧

以北如五空橋徒駭馬頰各支河及何家壩戴村

等工分別修治濟寧以南伊家河洩水入運加工

挑浚後再行展寬俾資暢注黃水入微山湖有遠

近遲速之分青龍岡距微山數百里之遙地勢平

衍迤運入南陽昭陽至微山湖去路迂緩水漸澄
清湖水由蘭家山壩下達江境湖內黃水不能直
注浮沙自少入運之水由楊莊鹽廬等處暢洩流
行迅疾湖口隔伊家河荆山橋下注之水足資容
納無虞盈滿凡此皆籌消盛下之水已無不至黃
水分洩有路然後可以堵截來源而籌萬全無弊
之策也

是年大學士嵇璜奏令黃河仍歸山東故道

按山東故道卽東漢王景所治引河入干乘之道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聖

也時青龍岡漫水滔滔東下不得已爲因勢利導

之策奉

諭交阿桂李奉翰韓鏞據實覆奏稱治水之道原貴順

勢利導難以激使逆行查青龍岡始漫之時勢甚

洶湧是以倒漾北行分入沙趙二河其穿運歸海

者不過二分北行不久旋即斷流全行南注南北

地勢高下懸殊已屬顯然若南行極窪之處建隄

堵截欲迴狂瀾於北注誠如

聖諭必不能行且黃河大勢河底雖漸淤高而自豫省達

江南入海終屬就下之勢未便輕議更張等情具奏奉

上諭本日據阿桂李奉翰韓錄覆奏稽璜前奏谷黃河北流仍歸山東故道其事必不可行各摺已批交該部知道矣此事前據稽璜在熱河面奏朕揣形勢以為其事勢難行是以遲徊久之更翻治河諸書及博訪衆論皆稱黃河南徙自北宋以來至今已閱數百年未可輕舉更張即以現在青龍岡漫口情形而論其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夫清河入海者止有三分其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四

由南陽昭陽等湖匯流南下歸入正河者仍有八分豈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勢之顯而易見者從前孫嘉淦亦曾有此議究以形勢隔難行其說遂寢今因漫口復決是以降旨詢問阿桂等各就所見據實覆奏茲據阿桂等覆奏俱稱揣時度勢斷不能行其詞各合一轍且稱始而南流八分今則全歸南注地形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惟應補偏救弊以復其安流順軌之常山東地高於江南若導河北注接之地形之高下水性之順逆斷無是理等語或

阿桂等摺合朕意故為此奏而稽璜前奏悉河務之入其前奏使河流仍歸山東故道之議亦必中有所見即使其事難行而其言為要亦應見究屬因公且沿河之策本應集思廣益正不妨博採周諮以期詢謀僉同折衷至當着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協會議具奏欽遵覆議如前

聖明

照徹無違永遠遵守宋人回河之悞挽河東流歸橫

隴及京東故道皆由天清河入海即今所議由山東歸海之故道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而卒不能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五

者勢有不順也王景河汴分流引河出千乘而行之甚久者其時運道不歸於北河運自分也黃河不能遽行生地今欲返故道於冰碎瓦裂之餘穿運於河不獨格於事勢抑尚有進於是者濁河東流入海必資清水助黃刷沙北則藉漳衛滹沱桑乾湖淀之水奔流同歸南則賴七前山河歸淮之水匯流滌沙若歸大清河由利溝入海如帶之河豈能禦隨潮之沙春冬水弱力難衝蕩夏秋漲發壅泥灌入水退自停宋時之通而復塞者大端

亦由於此况以久未經行之故道而輕議開闢尤有窒碍難行者未可勉強從事矣

是年五月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籌辦潘家屯張家莊顧家莊內外引河及六塘河劉老澗等處宣洩歸海各路並飭鳳嶺毫蒙州縣預備事宜

按是時青龍岡壩工停築伏秋大汛屆臨湖河漲水將至應廣籌分洩之路欽奉

諭旨令於江南下游廣爲宣洩如潘家屯六塘河等處凡

有可以暢達歸海之處悉心相度籌辦江督薩載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吳

同東河李奉翰往來查勘疏稱潘家屯在微湖西南地處上游灘勢綿遠外高內窪外灘挑河長至二千三百餘丈探深一丈三四尺與大河北相平引河過水三尺不能大暢加展口寬十丈底寬五丈大隄及鉗口壩凡不及十丈者一體挑挖以十丈爲率暢其宣洩迤東張家莊地形較窪外灘距黃僅一千二百七十餘丈形勢適宜先將臨湖內灘開渠順導外灘接挑引河一道通身口寬二十丈底寬十丈挑竣開放與潘家屯兩股分流足減

盛漲泛溢之勢又運中河南岸之顧家莊在桃源

地方距楊莊口門七十里分洩運中河水入黃極

爲得力若聽其口門刷寬黃水由該處下達一經

掣動全河則顧家莊至楊家莊七十里運道卽不

能通行舟楫非特下游漕船擱淺卽附近楊莊之

鹽河內亦無水濟鹽柴運行裹護兩頭使不刷進

口門收至十六丈洩水仍然暢利與楊家莊李家

莊分洩入黃減運中河盛漲之勢又疏治蘭家山

河下注荆山橋旁抵天齊廟通流入運洩水入黃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吳

之路上游則有潘家屯柳家窪張家莊蘇家山水線河三處引渠下游則有十字河臨運壩桃源之顧家莊兩處引河分洩入黃其邵宿一帶運河既有十字河臨運壩並顧家莊分洩入黃又有劉老澗洩入六塘而楊李二莊入黃更爲暢注駱馬湖尾間五道過水口面寬一百四十餘丈再展寬三十丈洩水更暢下注之水由六塘河宣洩凌溝口爲六塘水洩入沙疆河之要道疏浚口門展寬三十餘丈再加寬十二丈則六塘旁洩之路更暢海

州境內之蓄薇河及武障頂沖六里東門白蜆牛墩車軸等河均係歸海要道河身疏濬挑切併將草壩除淨凌溝口之下卽漣河也上接凌溝口永受六塘河來源下至新壩由怡風渡歸海爲海州境內水利幹河該河原寬七八十丈長七十餘里年久淤墊上游展寬凌溝口下注之水較大海洑地方間被淹浸估挑自凌溝口起至下營口止工長二千三百丈水深一二尺築壩水壩一道自下營口起至何家莊止工長六千丈估挑引渠口寬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吳

十丈底寬四丈深八尺下段自何家莊起至蒲灣莊止舊有溝形相機撈淤引水歸槽宜洩入海諸工告竣不獨駱馬湖下注六塘河之水由此直瀉歸海可期暢達卽海州沐陽一帶民田積水亦得藉以分消再查賈魯河迤下接連安省之渦河由淮河匯歸洪澤湖下達入海飛飭鳳穎蒙亳各州縣境內河道逐一勘辦預爲防範凡皆以分疏黃流兼治水利廣爲預備南北無不通之氣矣是年四月大學士九卿會議青龍岡漫口改河築隄

浚渠事宜

按是時青龍岡迤下至考城一帶二百餘里經屢次漫溢下游淤塞形勢敗壞無可措手張油房甫經堵合下仍不免衝決不得已進改河之議奉

硃批此係無可如何之計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大學士

三寶等欽遵會同議奏疏稱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奏籌辦添築南隄導河歸入故道稱豫省自乾隆四十三年以來祥符八堡十六堡張家油房曲家樓等處屢次漫溢將灘面淤高較之隄頂僅低數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吳

尺舊河身內挑挖引河深至一丈五六尺尙不能與河面相平此次口門收窄至七八丈蓄高水三四尺引河始可進水總由漫口日益刷深河底日漸淤高萬餘丈之引河挑至一丈數尺斷不能再加挑深現在灘地旣一律淤高實無可以另行籌度別開引河之處且曲家樓一帶經上年異漲後衝成溝槽坑坎縱橫無數縱此時工竣竭力補偏救弊終不能保一二年無虞臣等爲先事預防設法變通之計惟南隄外尙可更改遷移公同履勘

測量青龍岡迤上南岸隄內自蘭陽三堡起至商邱七堡向東地勢就下較之隄外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比河唇灘面低至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自此至考城商邱等汛一百七十餘里大率相同擬於距南隄千丈外建築大隄一道又前次南岸漫水所過本有沿隄舊河形再間段挑深數尺引渠一道實有就下之勢查此項工程計長一百六十餘里工大費繁非四五月不能竣事俟渠已挑成隄築數尺後卽於蘭陽三堡創挖寬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辛

缺口導水進內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隄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東向下歸故道入海其曲家樓漫口自可堵閉此事一成可望數年無恙至隄內民田廬舍原不能無礙考城一縣亦需遷移避水臣等先期出示曉諭妥爲籌辦保護安全居民自必樂從等語查河水順流下注必使暢行無阻足資容納然後順軌安瀾永無潰決之患豫省自乾隆四十三年以來祥符八堡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及現辦之青龍岡等處俱有堵築漫口工

程其正身河內因水緩沙停灘面日漸淤高其所開引河挑深至一丈五六尺尙不能照河面相平以致合龍開放時終不能掣歸大溜迅奏成功阿桂等所奏自屬實在情形不得不設法變通爲改茲更張之計現在阿桂等測量青龍岡迤下南岸隄內自蘭陽三堡起至高邱七堡百七十餘里地勢向東就下較隄外大河水面低至三四尺不等比河唇灘面低至一丈五六尺不等擬於該處建築大隄一道再就沿隄舊河形間段挑深數尺引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至

渠一道俟挑築就後卽於蘭陽三堡挖隄導水進內由引渠下注從商邱七堡出仍歸入正河大溜勢必全掣漫口自可堵閉臣等悉心酌議詳閱阿桂等奏到原圖自應卽照所奏辦理至考城一縣前經河水淹漫城郭今又議開引渠由該縣城南經過外無蔽障不得不籌遷移再臣嵇璜更有請者蘭陽三堡建隄開渠通盤籌畫實於事勢恰當惟大汛將屆設其時大溜南趨或歸中法情形又有變更則青龍岡漫口堵築尤可不費人力或俟

白露過後秋汛水退時再行趕辦於隄渠一切工
程辦理益昭慎重奉

硃批是知道了欽遵辦理改河之局定矣

是年七月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奏覆楊家莊口門
水勢暢達仍閉李家莊新河口門

按運中河之水由楊莊口門暢出抵黃有自然之
機宜分流入李家莊則勢弱而禦黃之力減新河
因時制宜可暫而不可常也至是奉

上諭高晉奏辦之李家莊新河原為避黃橫衝抵溜起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五

薩載奏楊家莊口門溜勢暢達舟行利便朕親臨履
勘楊莊口門應仍其舊惟遇夏秋盛漲則由李家莊
新河分流因諭薩載置壩以資啟閉至青龍岡黃水
漫溢下注微山湖匯入運中河水勢盛漲命薩載開
放李莊口門藉資分洩運中河盛漲之水甚為暢順
現在河流已復故道微山湖水勢消落新河口門應
否堵閉之處著薩載李奉翰詳細繪圖具奏覆稱楊
莊運中河口門因乾隆四十三年開桃莊引河後
黃流全趨北岸河尾逼近楊莊口適當迴溜橫衝

口門外長出沙灘渡黃漕船須行至李家莊湖溜
挽運方能進口是以奏請移楊莊運口於李家莊
俾清黃三道匯流入海改定後豫省儀工漫溢全
黃由淮入洪澤湖出清口歸海水勢甚暢將楊莊
口門淤灘全行刷去新政李家莊口門遂未開放
至四十五年二月

聖駕親臨閱視

諭令留為運中河異漲分洩之路四十六年青龍岡漫水

下注微山湖匯入運中河水勢盛漲楊莊口門分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五

洩不及將李家莊口門一併開放分洩暢達年來
實得減消之利糧艘商民船隻仍從楊莊出入未
由新河行走上年至今中河水勢大消本年黃流
已復故道伏汛內黃水大長李家莊口門外黃水
漸次增高恐致漾入淤墊新河中河水勢漸消南
路分流亦恐力難相抵因將李家莊新河口門復
行堵閉使運中河之水專由楊莊暢出抵黃楊莊
口門業已刷深水勢暢達入黃下注無須再藉李
家莊新河分其溜勢將來視中河水勢情形再相

機酌辦此通變咸宜之道也南北往來船運由楊莊渡黃入運本爲近便不得已而後出李家莊湖流挽運固不可爲常久而必變仍循故道楊莊口門原設有頭二三草壩橫入河中每年冬春水小接築收蓄以濟運行夏秋水大啟拆展寬以洩盛漲自青龍岡漫口後來水壅盛衝刷漸寬嗣復以運河水勢異漲兩旁岸工更制寬深頭壩口門原寬十丈刷寬至三十二丈水深三丈三尺二壩口門原寬一十二丈寬至三十九丈水深一丈九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書

三壩口門原寬一十六丈寬至三十四丈水深二丈楊莊口門之淤灘掃除盡淨河勢較前時更爲通順久安常治之道也

是年八月何裕成署理河東總河會同尙書袁守制東撫明興會同估辦伊家河挑工以利分洩

按伊家河在運河八牖之西南自微山湖口至江南之梁旺城入運分洩微湖盛漲之水最爲利使年久失濬未得疏通之益至是大學士公阿桂遵

旨查勘奏請挑濬奉

上諭據阿桂奏東省積水伊家河可以分洩自二十二年

辦理後歷時已久從前開挑時緣山根沙壅未能如式必須大加疏挑著袁守制卽由原籍前往會同何裕成勘估議定章程欽遵會同履勘定議具奏疏稱伊家河於二十二年間開挑成河宣洩微山湖水勢現在河之頭尾水勢均深八九尺至丈餘無庸估辦惟中段因有侯孟龍王二泉自西而東橫穿入河每年大汛發水停積沙泥日久愈多雖屢經疏浚終未能大加挑治以致過水無多若湖水再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書

落必致斷流該河爲分洩湖水要路且距八牖一帶甚近形勢相同必得挑展寬深方有實效中段淤阻截流河尾水雖積深爲下游運河之水頂托平緩不溜而河頭暢下之水復因中段淺滯大半竟從南岸缺口而出旁流散漫以致河身形同魚脊不能由首達尾一路通順今查中段自善莊橋工頭至花山橋迤南王家橋工尾長七千二百四十餘丈中間王家河口及萬年橋一帶河底本係砂礫每遇山水漲發淤積泥沙甚厚過水僅一尺

數寸遞及兩邊水勢自二尺至五六七尺不等河面亦甚窄狹有祇寬三四丈之處萬年花山橋底俱高阻礙水勢擬將此段普律挑挖就過水之淺深定挑工之厚薄照現在水勢以八尺為度其兩崖過窄處亦一律切寬以展至六尺為率砂礮工力較多照每年八屆挑挖砂礮之例估計辦理應挑工段內開深後或有山石隔礙臨時設法妥辦再查該河內共木石橋有八河頭伊家橋及月河鹽石橋下過水甚深惟橋空太窄應於裏頭之外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渠

開挑月溝一道以暢水勢專委運河道沈啟震任工督辦至正月初五日工完放水通暢下注大學士公阿桂自商廈一帶查工順赴伊家河查勘疏稱伊家河自放水後分洩湖水勢頗湍急直達江境該河原為宣洩微湖盛漲上年十月查看時湖水深二丈二尺就彼時水勢估深八尺為度今已照估挑深下游萬年花山橋底均已落低伊家河及鹽石橋旁開月溝過水亦極寬暢採量微山湖水勢現深一丈九尺八寸較七月間共消五尺八

寸自伊家河放水十日之內已消湖水六寸較前時消落更速統計東西兩岸洞出土隄五千餘丈露出土隄一千六百餘丈大石工一千七百餘丈濟寧以南洞出正屆十四座水勢日消無悞挑汛後估辦之期此皆得之目擊而有明效大驗者籌備至此無虞漫淹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八

渠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八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高宗純皇帝四十七年五月大學士公

河督韓錄河撫富勒渾會同議奏改河築隄

上諭昨阿桂等奏南岸築隄改渠一摺已批交大學士九

卿議奏今日復召見大學士尙書與軍機大臣等而

降諭旨詢問現辦河工除築隄改渠之外是否別有

長策僉稱青龍岡隄工屢築未就自應於南岸改辦

即目前形勢而論不得不如阿桂等所奏辦理等語

又據嵇璜奏稱南岸蘭陽三堡建隄開渠經阿桂等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相機度地通盤籌畫實於事勢恰當惟是大汛將屆

將來伏秋盛漲上游險工頗多設其時大溜南趨情

形又必變更則青龍岡漫口堵築更易為力況時值

大雨時行之際築隄挑工均未能迅速或俟白露過

後秋汛水退時再行施工亦無趕辦不及之處等語

河工乃國家大事關係民生不獨朕日夜焦勞凡在

廷大臣均應盡心畫慮以期有裨國家嵇璜此奏亦

有所見其是是否可以待至八月後施工不致趕辦不

及之處着傳諭阿桂等再行通盤熟籌據實具奏至

青龍岡壩工現在既不能堵合其所存口門三十餘

丈務須保護完固不得稍有塌失方為妥善總之此

事朕毫無成見惟期於民生實有裨益阿桂等昨所

奏蘭陽三堡建隄改河即係朕前旨所指之迤南一

帶另籌去路惟前旨係通諭大勢未嘗身親履勘目

擊情形今覽所奏圖說阿桂等既經親勘等酌得宜

飭下廷議衆謀僉同自應照所奏辦理至嵇璜所奏

緩至秋間開工之處亦為斟酌查辦慎重要工起見

阿桂等身親其事見聞真確果否可行俟阿桂等奏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到再降諭旨欽此欽遵會同悉心籌議估辦一切應

行事宜大學士公阿桂等奏稱儀考一帶河身受

病已深公議於隄內迤南築隄挑河導水東歸正

河仰蒙

皇上鑒空衡平廣詢博採以期折衷至當交大學士九卿

議奏覆奉

旨允行遵照

聖訓指示迤南一帶另籌去路於蘭陽三堡疏築隄河由

商邱七堡歸入故道為設法變通之計合此實無

良策查蘭陽迤南舊有沈隄一道係明神宗時商邱大學士沈鯉建築以衛鄉里者由蘭陽起斜向東南接至商邱長二百餘里自儀封以西距大隄五六里至十餘里不等雖已殘缺基址猶存自儀封以東則距大隄遙遠且經數次漫水舊基衝失無存今擬自蘭陽三堡起至儀封數十里就沈隄加築自儀封至商邱十一堡另行盤築根基計信築大隄一道底寬十七丈頂寬五丈平地以高二丈爲準長二萬六千八百餘丈工分三百零二段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估土五百七十餘萬方派定各員分股承辦取土在隄南三十丈外每坯一尺五寸築實一尺一寸如式夯破坯土不得過厚用礮夯築堅實錐試不漏至蘭陽引水入隄之李六口大隄高於隄外灘面八尺灘高水面一丈七尺五寸大隄高隄內二丈七尺五寸水面較高隄內地面二尺估挑引渠於李六口隄內挑深五尺迤下地勢高低不一挑深自七八九尺及丈餘不等寬至三十丈至四十五丈其河頭尾灘地內挑深二丈餘尺均寬五六

十丈俾進水外灘成吸川之形出水外灘有建甌之勢計自蘭陽汛李六口起商邱七堡東老河崖止計共長二萬四千五百餘丈分工一百五十六段估土六百六十餘萬方工長路遙高下不能十分準確令工員於應挖渠身內靠北先挖子溝一道以水爲平因其就下之勢可以一律條順時行雨水亦有所歸插定灰印出土以三十丈爲定界築隄挑渠工程將竣卽於蘭陽汛李六口進水處相度地勢築壩一道以爲逼溜南趨之計隄內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四

深五尺較大河水面已低七尺若八九月汛水未甚消落水面自高四五尺較隄面必高至丈餘因勢利導開放後不患不建甌就下大溜自必全掣但河面既寬尙有餘溜未能全掣北岸建築壩基逐漸收進挑溜南趨以期開放後截溜全歸新河於計慮更爲周密適協機宜隄內築隄開放段落丈量標記其有碍民田廬舍查明應遷廬舍酌給廬舍之費應用民田若干將舊河身灘地撥給更換其情愿仍於新隄外居住者卽將其地照河灘

減則務期籌畫安全不使稍有擾累失所如此通
變成宜北岸漕運湖河要地得免衝墊而儀考一
帶受病之所概可避去誠如

聖諭北岸受害大而辦理難南岸受害小而施工易為不
易之定衡也

是年五月江督薩載奏覆豫省蘭陽三堡築隄開河
不經由賈魯河安省毫蒙境內無庸籌辦

按自時和驛十六等堡屢經挫失分流入賈魯河
歸渦河入淮安省受患已久尙不知蘭陽三堡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五

儀汛下流也奉

上諭譚尙忠奏親查賈魯河渦河情形預籌妥辦一摺此
事現據阿桂等奏明於蘭陽三堡隄內開渠築長隄
引河由商邱七堡歸正河曲家樓漫口不堵自合已
降旨依議妥辦賈魯河渦河一帶黃水並不經由白
可無庸辦理傳諭譚尙忠使閭閻安堵無事方爲妥
善將此並諭李奉翰韓鏞富勒渾等一體留心慎重
毋得稍涉張皇並阿桂薩載等知之欽遵覆稱豫工
改由蘭陽三堡開渠築隄引溜由商邱七堡歸正

河入海賈魯河渦河在蘭陽迤南百有餘里黃水
不經之地安省蒙毫境內自無庸備辦前已札會
據稱看過各河回皖密札所屬不使張皇民情照
常安堵並當欽遵

諭旨

一體留心慎重以安民集事凡舉大事當更動之始

必以靜鎮爲上靜鎮而民安然後可徐理其緒不
動聲色漸底安全未有不持重而能理大事者也

是年七月何裕成由淮徐道陞任東河大學士公阿
桂籌辦商虞曹單一帶河道疏淺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六

按是時改河由南岸下行尤當廣籌去路大學士
公阿桂奏稱豫省南岸新工導河由蘭陽汛進舊
隄入引渠下達從商邱汛出舊隄歸入正河此事
一成所有儀考受病地方概可避去至江南清口
迤東歸海之路連歲清水下注久已衝刷深通徐
州以下近又開潘家屯張家莊各引渠流行暢順
亦可藉資清水刷沙之力惟河南商邱以東江南
徐州以西河身間有淤高處臣李奉翰前回江省
時業經沿途察看量估復公同籌酌現距桃汛尙

早自當乘大河見底之時一律疏浚深通俾黃水
 歸入故道得以流行汎暢因派委道將往勘據稱
 商虞曹單一帶大河俱存有清水深三四五尺不
 等其淤高之處間段露出灘面須加抽挑又有數
 處土性膠結河形兜灣應開寬取順估土三十餘
 萬方自應卽行辦理其在商虞境內者令商邱虞
 城承辦在曹單境內者令曹單三縣承挑均責令
 於未凍以前挑竣至江南徐州以西銅山蕭場大
 河札知新任河臣何裕成囑其來工時順道再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七
 履勘如有應加挑切者估定交督臣薩載派員照
 辦如此通盤籌畫庶將來啟放引河時不特新河
 可一瀉奔騰卽大河亦可一律暢順此權通河並
 治籌慮在數百里外益加詳慎至所稱清口迤東
 歸海之路連歲清水下注冲刷深通卽南岸漫水
 入湖變濁爲清刷深海口之明驗也
 是年七月江督薩載奏覆顧家莊引河分洩運中河
 水勢收束壩頭事宜
 按顧家莊坐落地勢河水高於引渠五尺冲刷過

上諭薩載奏開放顧家莊引渠分洩運中河水暢達入黃
 寬將虞掣溜梗運籌計所必及也奉
 情形一摺內稱顧家莊引河於六月十八日開放原
 挖口門十丈開放後復刷寬十餘丈口門水深一丈
 三尺餘寸分洩入黃約有三四分不特上游來水易
 消下游運中河數日之內消水三尺餘寸溜勢平緩
 江廣糧船渡黃入口挽運甚易該處引河分洩得力
 已著成效第口門過寬日久恐致掣動全河將兩壩
 頭裹護相機進占等語看來該處引渠分洩上游漫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八
 口之水甚爲得力若將壩頭裹護進占收窄口門轉
 恐分洩不能通暢有碍水路傳諭阿桂令其通盤酌
 量情形具奏知照辦理當經江督薩載先行繪圖覆
 奏疏稱運中河南岸之顧家莊在桃源縣地方距
 楊莊口門七十里該處引河分洩運中河之水入
 黃實爲得力若聽其口門刷寬使運中河之水全
 由該處入黃下達歸海自較楊莊李莊口門入黃
 爲捷速但一經掣動全河則顧莊至楊莊口門此
 七十里運道卽不能通行舟楫矧目下江西尾幫

漕船全數渡黃進楊莊口門入運正在此一帶行走因有顧家莊分洩之路楊莊口門溜勢不致湍急挽運較易若全河之勢盡由顧家莊入黃非特目前下游漕船擱淺即附近楊莊之鹽河內亦無本濟鹽柴運行往來舟楫必須經由黃河七十里始行入運亦屬不便是以臣將口門兩頭裹護進占收至十六丈洩水仍然暢利增此一路分洩只能使運中河水不致驟漲駱馬湖六塘河內得有容納其豫省漫日之水源浩瀚由東省湖河下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九

注江南運河道遙遠漫水寬廣不能盡由顧家莊引河入黃歸海惟多此一路與楊莊等處分洩入黃於尾間可稱通暢且來水易消重運北上挽洩亦易為力惟將顧家莊口門毋庸再為收窄聽其與楊莊等處分洩入黃以減運中河盛漲之勢除札知大學士公阿桂通盤籌酌外先行具奏奉
上諭前據薩載奏開放顧家莊引渠分洩運中河水暢達入黃情形一摺朕以該處引渠分洩上游漫日之水既能得力俾使掣動全河由此歸入舊黃河直注入

海似無不可因降旨詢問該處情形是否可以如此辦理此朕屢念河防設為或然之想今據薩載覆奏顧家莊所開引河分洩運中河之水入黃實為得力若一經掣動全河則顧家莊至楊家莊口門七十里運道即不能通行舟楫必須經由黃河七十里始行入運等語此等情節朕實未知薩載熟悉彼處情形據實入告所辦甚是自應照所議行朕辦理庶務從不肯絲毫稍執已見況河工應導必須親履其地目擊情形方能洞悉無遺此次堵築漫口久未完工朕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十

宵旰勤求不得不曲為籌畫如果該處情形未便原應據實直陳不必稍涉迴護方合大臣任事之道即如豫工需用鄰省助夫一節經朕降旨寬予限期至明春桃汛開放引河其直隸山東僱募人夫俱停止前往亦因伊等辦理此事見識實有未到朕自當為之通籌全局伊等在工言工朕亦不怪也薩載等各摺俱交大學士九卿閱看通諭中外知之欽此仰見
皇上虛懷若谷隨事適宜以為程法也

乾隆四十八年漕督毓奇奏會勘運隄繹道事宜

按是時漫工堵築尙需時日轉瞬新漕北上入運之水河湖一片上游來源未截自應先籌通運修理繕道安設水站以備漕艘經行濟變之急務也漕督遵

旨會同河臣勘議籌辦疏稱運河辦理章程仍照上年所

定分作五段第一段自濟寧在城廂下至棗林廂六十里東岸隄埝大半出水地勢較高卽照舊修墊分別估用椿埽子埝以通繕挽第二段自棗林廂至珠梅八十二里該處湖河相連並無隄岸上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七

年安設水站七處用船引繚並令漕船由獨山湖行走至新挑河水口入運尙無遲滯惟自出新挑河至正河之處現今口門水勢祇深四尺以外將來若再消落重運必形淺澀且湖面寬廣該處又係繞灣而行或值湖中陡遇風暴究屬冒險上年八月江西贛州幫船在新開河一帶因風沉溺自應另爲設法方期穩速查該處正河兩岸雖尙在水中淺處已微露隄影究可隔別湖河得有把握自棗林至南陽十二里修做排椿埽由墊出繚路

可減水站十餘里繚挽直至濟寧既避新河入口之險並免重運風波之虞其自南陽至珠梅七十里仍於正河安設水站兩岸隄頂插標以便記認又自珠梅至黃埠六十六里惟彭口夏鎮一帶地形高阜餘皆窪下過水甚寬仍就一岸分修繚道橋梁以利行繚又自黃埠莊至韓莊廂四十一里該處正河界微山湖水勢洶激沿河一帶石工冊卸河心重運經行恐有觸碍仍於東坡酌設水站插標記認由韓莊至望湖亭下轉入東坡行走至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七

朱姬莊郝山一帶入運較爲穩便自韓莊至黃林九十里現有望湖亭下鷄嘴壩及八廂內水口橋梁數十處稍爲粘補通繚無庸動項辦理原設水站十二撥減去四撥其每站小繚船仍酌量修用員弁駐守巡船改僱民船俟水勢消落一併減撤以歸節省此爲漕船疏導繚路酌高下之宜通水陸之程防周備密無不適事矣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開放蘭陽十二堡新河大溜暢行下注乘勢堵築

按是時改河由南岸出商邱五堡歸大河路遙工
鉅初開工時秋汛甫逾半月距挑汛尚遠乘霜降
水落大河見底之時加功償辦先抽子溝開放清
水較準水平分段以次開寬加深百有七十里之
長河齊力共奮計日可成其自商邱七堡河尾以
下河身淤高露灘及土性膠結應行加挑開寬取
順之處隨地施治至四十八年二月挑工告竣因
桃汛尚未漲發相機進築壩工築出十餘丈水勢
漸見湍激三月初一日啟放新河是日寅刻大河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水誌陡長八寸辰刻鑿開土壩立即塌寬建低下
注水頭高至八尺有餘一瀉奔騰洶底刷崖勢莫
能禦自辰刻開放後至晚河頭一帶已深一丈八
尺壩前水立消尺許復轉東北風入夜風力益猛
吹溜南趨水頭於初二日寅刻即出商邱七堡河
尾未及一晝夜水行一百七十餘里從此歸入正
河河面更寬溜行必倍加暢利初三日入江南楊
山縣境大河溜既已分掣壩工不致着重乘機向
前鋪鑲兩壩並進口門存寬不滿三十丈溜勢掣

動十分之六七土埽從容就理視水勢之緩急定
進占之遲速步步穩實期於必成有操之在我者
矣

是年三月大學士公阿桂河東總河李奉翰河撫何
裕成奏報本月十三日辰刻挂纜合龍酉刻金門斷
流追歷一晝夜閉氣穩固大工告成

按是時經青龍岡屢次挫折之後益加慎重步步
小心相機辦理初以蘭陽十二堡放水之處形本
坐灣頂衝着重展寬十一堡河頭向東斜挑二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餘丈新隄頂上加築四尺子埽灘水漾入隄根之
處掘埽廂護凡有溝槽河形與隄根相近處添築
埽壩加廂防風隄後幫築裏截至河尾出水之處
挑開舊隄一百二十丈並於南面挑川字溝一道
以備伏秋大汛分道宣洩使尾閘益加通暢大學
士公阿桂臨工欽遵

諭旨加展河尾舊南隄於原估一百二十丈之外再展寬
二十丈又以河面高寬一百餘丈放河後始興築
壩恐不能應手尅期若趕緊收窄口門必至刷深

河身於放河無益議於北岸水淺處先行進做俾溜勢益向南趨俟將近水深處暫行停止增長壩臺追壓堅實再行前進至口門約寬四五十丈底未刷深時開放引河使溜勢歸入新河壩工不至著重然後兩壩並進口門存寬不滿三十丈仍照水湧溜急小心廂墊逐步進做口門收至四丈追壓堅實增長高厚於十三日辰刻挂纜兩壩併力追填到底至酉刻金門斷流尚有挂簾透氣之處用厚土加壓將土水邊埽趕緊廂做湊合至十四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丙

日辰刻閉氣穩固壩前旋即澄淤壩下行人往來徒步可涉水頭於初九日戌時已到清黃交滙處所從此黃流歸故壩工益加鞏固而北岸二百餘里臨湖臨運之險工盡得避去所謂移險就平雖有改制之名仍得利用之實非有大力者堅任不疑未易輕舉而集事矣

是年四月大學士公阿桂奏覆戴村壩進上酌建廂座事宜

按張清恪以戴村築壩而不建廂爲未禮未成之

功未禮因埕城築戴村壩埕城立廂啟閉蓄洩得宜戴村壩能通水而不能通沙故至沙淤河高底與壩平如馬之貞淤壩之言河督何裕成宗其說奏稱前明於戴村壩截汶入運復由南旺分水口兩岸斗門收入蜀山馬踏二湖蓄濟運汶水漲發時挾泥帶沙由分水口奔注入運泥沙澄聚南旺一帶積淤極厚挑挖倍費人力戴村壩高於汶河五尺汶水大發雖可漫壩洩入大清河祇能洩泛漲之水不能減重濁之沙至盛漲時竟有一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五

長至丈餘一線運河不能容納勢必有潰隄泛溢之虞乾隆四十五年秋戴村民埕漫溢由大清河歸海旋即堵合四十六年秋濟寧以南水勢甚大開埕宜洩至冬令後即築塞上年秋亦照此辦理嗣以南旺煞壩後汶水旺盛恐各湖收蓄過多仍將民埕開挖現在二月初屆鋪水之期應照舊堵閉數年以來頗得洩漲之益而屢開屢築未能一勞永逸相度該處情形戴村壩長一百二十六丈未可輕議更張戴村進上舊開民埕處所地當坐

灣連年於該處開放洩水形勢已極通順而埝口以外皆係山根並無民間田舍將原有河形略加開展即可暢注大清河擬於該埝口建廂三座設法啟閉水小閉廂收水入運水大啟板暢洩歸海南旺一帶運河可免淤墊永資蓄洩預防洩流之泛漲疏通河底之淤沙實於民運有益奉

旨俟豫省河工告成後阿桂順道前往會同查議具奏欽

遵工竣會勘覆稱查勘戴村情形並留心訪問土人僉稱向年大雨時行汶水陡漲委多漫溢戴村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六

迤上建立廂座隨時啟閉既省開埝堵築之勞並防集夫遲延泛溢傷隄之患似為有裨泥沙由隄廂分洩或可漸減但運河全賴汶水接濟既不能使汶不入運即不能使沙不隨水俱入南旺歲挑未可竟停歷年以來民埝屢次開築久已習為固然漲水由廂口宜洩必由鹽河歸大清河入海若年年開放鹽河是否能以容納東平各處民田是否不致被淹均應逐一查明俾無妨碍河臣何裕成抵東未久應俟東省大工告竣經歷汎水一兩

次後上下察看如果必需添建廂座另行請

旨辦理奉

硃批是姑待之可也欽遵

聖訓永為法守矣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大學士公阿桂會同東河何裕成東撫明興奏勘河湖水勢及運河工程估辦事宜按自豫工合龍後東省各處坡水以次就消湖水亦漸消動藩司陸燿運河道沈啟震分道查勘運河隄岸江南蘭家山湖水分洩之道流行甚暢大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七

學士公阿桂奉

命自豫來東查辦疏稱沿途察看曹濟一帶漫水已湖江南蘭家山為疏消湖水最捷之路派軍機章京舒濂至荆山查勘水勢據稟該橋一百九十餘孔孔過水中溢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流行甚駛運河水落尺餘微湖止消水三尺綠各湖地勢本屬低窪微湖又為各湖之歸宿水勢從西北向東南收束是以湖面日覺收窄湖口誌椿仍未見速消現在各路坡水漸涸荆山橋仍前暢達其由伊

家河湖口牖分消入運歸路馬湖注六塘河者自開漣河後水勢亦已消動江境運河之水又可由臨湖王柳各牖分洩微湖水勢自不難早符定誌至運河隄岸自乾隆四十六年豫省曲家樓漫水下注濟寧以南湖河相連汪洋一片其下則直注八牖其上則倒漾至趙村石佛一帶東西兩岸上石隄工淹漫二百餘里正單各牖橋壩俱沉水底歷奉

諭旨廣籌宜洩始得陸續消退茲查自濟寧至江境黃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六

莊統計兩岸土石隄工通長五萬三千餘丈出水者二萬八千餘丈未出水者二萬四千餘丈民埵通長五萬五千餘丈除已出水不計外未出者五千一百餘丈正牖二十三已出者二十二惟六單石牖舊制本低現與單牖橋壩涵洞等工俱漫水中查出水之隄現有高至四尺者照此勘估概以高出水而四尺爲度一律整齊隄底水洞者用土堅築隄根尙存積水土方難立者添估碎石坦坡各缺口水勢較深者用排椿鑲埽魚臺汛東隄加

高土頂二尺以備絳道西岸排莊工及韓莊一帶古石工仍照舊估辦再運河正牖牖底石板已損之處方行折修現漫水中之單牖橋壩涵洞均應拆估舊牖之下跌有深塘者酌爲移建隄內最窪之處坡水難以立消者酌添單牖以洩之各牖壩應於水中簽椿鋪底先築圍隄以便施工其韓莊大石工西臨大湖亦宜照舊先築圍隄將根盤堅築至兩岸民埵統歸官辦照官隄酌量加幫與上下隄埵一律相平通估需銀六十四萬九千七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七

餘兩分派興修於明歲春令以前一律完竣概復舊制此因豫工告成爲善後之計也上游來源既截下游分消之路多牖壩隄堰橋洞土木各工以次並舉於大工告成之後至此始無不竟之工矣是年河督李奉翰奏挑武墩運下太平引河以暢其流

按太平引河在武墩石岸之旁爲湖水入運第一門戶貼近運口尤關緊要至是議修疏稱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太平河爲入運要道不但洪湖

藉資分洩上江風泗等處漕艘鹽船由此往來出入每年經臨大汛各處山水挾沙而來滙注洪湖流行迅疾尾閘一帶普面漫灘水行至此下有灘土刷動上有浮沙蕩漾是以河內不無停滯因水勢佔碍不能大加濬治現今洪湖誌椿止存水二尺五寸爲湖水極小之時張家莊天然河二處水勢稍淺張福口裴家場二處水勢較深將來水長自能暢流無滯惟太平引河一道河形淺窄積淤顯露乾隆四十五年欽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諭旨挑浚寬深其時洪湖誌椿存水六尺一寸中段河身酌量展寬未估加深及今水小灘現必須一律估挑寬深俾湖水暢達下注計河長三千三百八十五丈就現在河形之高下定挑挖之淺深自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需土方價二萬八千餘兩武墩一帶隄工外係太平河內係二河兩面臨水取土艱難是以隄頂尙未寬厚此次興挑太平引河卽以河身挑出之土幫陪臨湖隄頂倍加寬厚併岸上餘土不使存積灘面復致淋入河內停淤一舉

兩得此淮流入運轉樞之關鍵以時疏淤河工切要之實用也

是年改築杭州老鹽倉柴塘添建石塘各工告竣

按海寧志鹽倉北岸石塘防海水內灌當江海二流之交甚爲衝要舊用柴塘護岸下接土塘柴塘不足當衝土塘隨浪坍頽先于庚子四月

鑾輿南巡至老鹽倉一帶奉

上諭朕巡幸浙江由海寧關視塘工至老鹽倉有柴工四千二百餘丈雖因其處不可下椿爲石塘然柴塘究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不如石塘之堅固業經降旨將可以建築石塘之處一律改建石塘以資永久但恐沿塘居民見改建石塘視柴塘爲可廢之工不但不加防護甚或任聽居民拆毀竊用致有損壞則石塘未葺工之前於該處城郭田廬甚有關係且改建石塘原爲保護地方之計若留此柴塘以爲重關保障俾石塘愈資鞏固豈不更爲有益况當石工未竣以前設使潮水大至而柴塘損壞無可抵禦不幾爲開門揖盜乎著該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官將現有柴塘仍照前加意保護勿

任居民拆損竊用倘遲之數年柴工或有損壞惟該督撫是問仰見

睿慮

周詳無微不至伏查老鹽塘工先於康熙五十七年

浙撫朱軾議築該塘一帶石塘疏稱老鹽倉正當

江海二流衝激之所土塘隨浪坍塌一日不止數

尺衝開徐家壩口與內河支河港相通已築石壩

堵塞老鹽倉北岸皆係民田廬舍支河汶港甚多

俱與上河通聯東卽長安鎮與下河官塘僅隔一

壩若不於此處急築石塘堵禦萬一土岸坍塌決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入上下運河則鹹潮直灌嘉湖蘇松列郡關係甚

鉅自老鹽倉北岸加築石塘起浦見兜至姚家堰

一千三百四十丈以次補砌方可保護杭嘉湖三

府民田水利當經部覆准行至是更於前時不能

下椿之處再加審量視其地勢純土椿能深入地

中無架棚之患添造石工四千二百餘丈留原有

柴塘以爲重障卽以柴塘爲坦水並省興築坦水

之費仍留生息銀六萬兩以爲老鹽倉迤西新舊

柴塘歲修公費則柴工可永資外護而帑項亦不

致格外多費準古宜今迄於盡善豈特一世之利已哉

是年四月何裕成調任河撫蘭第錫以永定道陞任

東河奏請酌定黃河大隄種柳地界嚴禁近隄取土

以重河防

按河防恃大隄爲保障隄旁留出餘地種柳護隄

近隄不得取土以防損隄引溜此定例也日久漸

至廢弛河督蘭第錫請酌定界址申嚴禁例疏稱

河工定例隄旁餘地種柳以益工需保護隄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豫東兩岸隄旁柳地有離隄十丈許者有僅止二

三丈者緣未劃定界限民人藉口糧地每於柳株

空隙之處卽行侵耕以致參差稀疎柳株爲河工

要料栽植宜廣隄根翻犁虛鬆衝刷更易檢查沿

河州縣誌乘百餘年來豁免隄河壓挖地糧減除

沙地鹽礫等頃額賦每處均有數十頃至數百頃

以及千餘頃不等我

皇上乾隆元年查免河南鄭州武陟等十四州縣山東曹

單二縣隄壓柳占地糧卽本年新隄告成豁免

州寧陵等六州縣歷佔地五百七十二頃除糧銀三千餘兩並將河灘地照灘糧例分別減額銀八千六百餘兩是新舊歷佔地畝俱已先後除糧何得在柳地內侵種但積習已久須立定丈尺界限明白曉諭使官民各知遵守臣前在永定河時隄旁十丈內皆係種柳官地黃河要工自應尤加慎重請將黃河大隄兩岸自隄脚以下均各留出十丈餘地其月格魚鱗等隄係屬重門保障亦各留出五丈爲界內令兵夫遍栽長柳俾柳俾柳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詩

草叢盤結實此外除糧柳地或有不止十丈五丈之處並額設楊柳官園地畝一併清查普律歸工種柳至河工隱患最忌順隄窪形豫東黃河灘而甚寬南岸至北岸遠者三四十里近亦十餘里自河崖至隄根均有數里及一二十里不等每年伏秋大汛挾泥帶沙之水一經出槽隨處停淤迨至隄根漸已澄清是以灘面積淤常厚隄根受淤恒薄溝槽窪形多由此起漫水至此掣跌生險更有近隄取土之弊始則間段坑塘久則大成河形其

害滋甚查築隄取土定例在離隄數十丈之外近因隄旁數丈以外卽係民人耕種熟地每逢取土多方撓阻工員庸懦畏事遂爾就近挖取且圖省費黃河內外除糧之灘地日久踞佔自應申明定例嗣後加培隄工在臨河一面內灘取土者務在十丈以外如此酌定界限既不致順隄成河亦不致民藉遠增價似屬易於遵守此皆尋常奉行之事日久不治至於廢壞清界保隄工鞏而用亦饒不爲十年之計偷一日之安無治人而徒法不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五

也

是年十一月河督蘭第錫勛明史村鋪應挑引河並裁北灘兜灣事宜

按是時大河自蘭陽十二堡出口後漸向東南生灣至蘭陽十五堡岡頭莊基橫亘逗溜東注白儀封三堡至八堡新隄離舊隄僅寬五六里河灘逼窄水力湍悍毛寨埽工當衝是以於隄南圍築月隄將毛家寨包絡在內以固河防自是而下睢州下汛九堡至十堡灘土純沙議於隄後加築後戩

欽奉

上諭據蘭第錫等奏酌議新河圍築月隄並加幫子埝情形自應如此辦理至睢州汛九堡至十堡土性純沙隄前拖溜該督等擬於隄後加築後戩三百五十丈以備大汛經臨迎溜受險固爲思患預防但閱圖內河形南趨直逼隄根頗爲着重朕意於史村鋪地方挑開引河一道引溜歸北暢順東注或相度形勢放淤俾隄根不致衝刷圖內硃筆標記發交蘭第錫閱看是否如此辦理於新河更有裨益之處熟商妥議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據實覆奏欽遵勘議覆稱史村鋪迤北灘面最爲寬濶河水自村之西北胡家樓迤西分爲工股北股漸行漸遠南股分注七堡埝前對面有村基橫亘現雖河溜平緩大汛恐致喫重自應於村北設法籌辦以冀化險爲平詢之老兵土民咸以向北抽挑引河於工有益查挑挖引河必得上口有吸川之勢下口有就下之形方可開放成河胡家樓西河流分岔之路溜勢向東生灣由此安設河頭至睢州下汛十堡對面量長一千五百五十丈其下

卽接舊河形順流下達現在灘面高水面一尺五六寸水深七八尺不等若將引河挑深七八尺卽可引溜東注七堡至九堡埝前可冀倒漾停淤不致着溜受險惟查胡家樓一帶全係新淤嫩灘人夫尙難站立必須土凍後再加細估明春與挑方得實際再胡家樓迤北李家樓村南河勢向南坐灣應將對灣挑切取直自李家樓迤西至段家衝衝長千有餘丈順勢抽挑俾大汛長水得以順直北趨南行一股自可就淤墊此爲保護新工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設也開河掣溜北趨俾無南下之憂莫定新工然水之長落無時形勢隨水變易無所以固其防者水落歸灣而不能持久也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啟放徐州北岸茅家山引河引黃濟運

按是時邳宿運河水小漕船挽運維艱傍湖汊港盡涸惟有引黃濟運一法又值黃河水小蘇家山分流濟運之水線河不能過水是以有啟放茅家山之議疏稱勘得徐州北岸茅家山地形灘上堅

凝河勢至此轉北溜不南向隄內舊有河形接入房亭河下達彭家河入運可引以濟運核計微山湖水止存八尺四寸八廂內層層關束流入江境者來源甚小漕船難資浮送蘇家山水線河長水開放數日旋即斷流迤下之茅家山開倒勾引河引水下行至彭家河九十里河身寬深勢若建瓴疏通河內土埂外做鉗口壩節制裹護隄頭於五月十六日開放過水寬一丈五尺深三尺三寸流至運河長水一尺一寸重運銜尾進行至五十一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五

年五月江廣重運經臨水勢仍未充裕黃林莊至河清廂爲江境咽喉別無來源滙入即啟放茅家山引河分流入運頂托上游來源不使東省宣放之水易於消落而下游邪宿一帶亦得藉以接濟此因時調濟之善法也惟是黃流湍悍雖有鉗口壩收束猶虞衝漫丙午冬相視山根以西土石漸平可鑿石槽石堅不可琢用陳醋潑石上壘炭燃火四圍焚之逾時火熄石裂如龜拆揭去上層石面醋火潑焚如前如是者二十餘次鑿成寬一丈

深七尺之石槽因槽立廂廂底及牆皆天然石基用大石靠石根加鑲兩牆高丈餘東西接築護隄直至山根永無衝漫之患助水線河所不及惟水線河由潘家河入運濟邪宿以下之全運茅家山河入彭家河止濟宿運故水線河過水充盛則茅家山可以不啟而遇水小之年茅家山爲殿後之軍有備無患之要津也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河東總河蘭第錫河撫何裕成奏報睢州下汛二堡隄工漫水前後刷塌二百五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五

餘丈開河堵築至十一月合龍功竣

按南岸睢州下汛二堡在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之東連年漫口下游填墊已久河底未刷寬深水長壅而爲患也是時河沁並漲伊洛渾澗同時報長兼東北風大作上游之楊橋大壩中牟九堡十堡下南之黑堽下北之銅瓦廂睢州之下汛四堡均報墊塌尙未過水惟睢州下汛二堡河形坐灣溜逼隄根新淤嫩灘水到即成深坎加以昏夜大風船隻捆攔不定極拔船漂平漫過水自亥至寅

場寬八十餘丈疏上

命大學士公阿桂前往豫省督辦堵築疏稱抵工後與薩

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成等籌辦機宜據蘭第錫等擬於大隄頭堡四堡兜灣處接築土壩創槽廂埽東西共長九百餘丈復於東壩加長五百餘丈西壩加長一百餘丈斜對引河頭藉以挑溜東壩原估開挑引河一千七百餘丈復增估開挑加深加長直接河形深處又陸續增估共長六千餘丈以原估工段俱在河身內該處河形地勢北高南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窪引河距南隄尙近恐水長引溜直逼隄根是以加估自中段適下改移向北增估取直接至舊河深水既可免向南偏趨之患河尾亦爲得勢並史村鋪舊有埽工亦可避過再查前南堤自二堡漫口東壩起至二十堡止計長三十餘里因漫水出灘緊靠隄南東注以致刷塌隄身若修復舊隄內係河槽外係順隄河形難以防守酌於外灘順隄河形之北地勢高阜處所另築新隄一道長五千二百六十餘丈新隄距引河二三里至四五里不

等河形內添築截壩並於截壩加廂防風俾大汛

長水易於防守至堵築壩工審度形勢應從西壩

進占層土層破追壓到底前占穩實接進後占並

跟廂邊埽趕澆餞土以期鞏固東壩係迎溜頂衝

盤廂壩台穩實以次進占做至數十丈卽暫緩前

進以溜勢俱走東崖若東壩進占太長不惟壩身

着重引河亦易受淤是以先從西壩進占俟將近

合龍始兩壩並進自八月二十五日興工至十月

底東壩築成三十八丈西壩築成二百五十三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查量口門尙寬三十餘丈引河抽子溝已竣試放清水通順至十一月初引河一律工竣兩壩加築口門止剩十餘丈啟壩開放引河水頭高至九尺建甌直瀉奔騰浩瀚自辰至酉金門消水一尺八寸引河頭水深一丈三尺大溜流行迅駛本日西刻已出河尾入商邱正河暢達下注連夜趕進大壩並內外邊埽跟廂接築併力儻辦至十四日日門刺寬三丈五尺方擬合龍東壩向西遊墊直抵西壩底埽對門湊合察視甚屬堅實上口過水尙

急兩壩後身俱有齟裂因卽挂纜償堵分手填墊
並於金門上首加廂邊埽下首趕澆土俄搶護三
晝夜至十七日閉氣穩固壩前原水深五丈五尺
合龍後已停淤一丈五尺引河暢行蓋以人事齊
心併力故得奏功迅速如此凡堵築必謀萬全開
河築隄至數千丈使隄與河相隔在四五里之遙
不惟遠避衝刷亦可善後無虞老成慮事深遠不
獨爲咫尺計安全也合龍之難難在收口至四五
丈後水湍急刷底日深數尺兩壩不加壓堅實則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恐合龍難穩若埽面墊壓稍時口底刷深埽不能
待兩牆必傾安危在呼吸之間至遊藝而復能搶
堵如式羣力共奮人心順而天心亦順矣

是年八月大學士公阿桂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東
河蘭第錫河撫何裕成會議豫省河道形勢漫工受
病所由據實奏覆

按此因改河後屢有漫溢議善後之策也是年八
月奉

上諭豫工全河形勢究在何處受病詳細講求據實覆奏

大學士公阿桂會同河撫臣議覆疏稱江豫兩省
河底較康熙年間淤高每遇大汛水長南北兩岸
漫灘刷成順隄河形水勢分流下注以致生險加
以四十三年祥符八堡儀封十六堡張家油房曲
家樓等處疊次漫溢蘭陽以下正河淤墊更高兩
岸衝刷溝槽如冰碎瓦裂河形幾不復辦受病已
深前歲因青龍岡不能堵合設法變通於蘭陽三
堡迤下開挑引河南隄改作北隄距引河千餘丈
外建築南隄大溜經行後漸刷寬深儘可容納上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年伏秋兩汛水長溜勢又向南趨將儀封護城土
隄衝開城中地形窪下大溜灌入空城由城東張
家林折向高家寨一帶隄工着重秋初水長風猛
致有睢州下汛二堡漫溢之事溜勢變遷無常上
提下坐迎溜頂衝處所遇異常風暴亦不能保其
無事前歲所挑引河間段雖有停淤至河尾達入
舊河之處河內仍存清水是引河至此出水甚暢
迤下商邱虞城境內河道亦復深通江南黃河如
桃源境內之臨河集陶莊新河迤上之沈家窩高

仰之處已如挑寬深迨四十六年青龍河漫溢後水由徽山湖入運下達江南邳宿運河徐屬與豫省黃河內凡有兕灣生灘之處又經逐加挑切並於江南下游廣籌疏洩之路豐碭之潘家屯張家莊銅沛之蘇家山宿虹之十字河臨黃臨運各壩並桃源之顧家莊等處均開挑引河分洩入黃悉皆清水陶莊迤下又有洪澤湖之清口楊家莊之運口兩處清水滙歸東注其時黃水爲清水經由汕刷者幾及兩年上下倍加深通今年大汛時屢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次陡長陡消上下呼吸相應昨豫工漫溢後南河各屬水勢同時消落此卽上下河道深通之明驗是豫省受病之由並非下壅上潰總緣來水驟湧蘭陽一帶河勢復有變遷土性純沙溜水所到頃刻刷深濬洞搜掣復致潰決此大河通塞實在之情形也河工束水攻沙清水之力尤大連年下流皆清水貫注無不刷深之河每見南岸有事水入洪澤湖清江下至海口洶深數丈歷有明徵豫工之屢決病在上而不在下虛者實之壅者疏之却

病之善法無有踰此者矣

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江督薩載南河李奉翰東河蘭第錫河撫何裕成會勘豫省黃河加挑高家壩官亭一帶正河事宜

按豫省黃河上自榮澤下至虞城計程五百餘里向無分洩之路土性沙鬆不堪立屆開渠引河轉易掣溜惟有疏通正河爲善後之策是年八月奉

上諭豫工自南岸改辦之後連年漫溢上年始獲安瀾甫隔一載睢州復有漫口之事下游民田廬舍屢被淹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浸朕思治河隄防與疏宣並重南河如蘇家山毛城鋪峯山隔沿河皆有備防宣洩之地豫省隄防而外無地可以分洩水漲往往潰決如賈魯河通渦河灘河皆從前黃河所經若照南河於該處建設滾水壩使大汛時有所分洩以殺其橫決之勢此事關係民生甚鉅應會同詳悉履勘虛心商酌添設減壩是否有益抑另有善策據實具奏當經勘議會奏疏稱臣

阿桂自陝赴豫卽從榮澤鄭州開封一帶順道查勘臣薩載復自睢州漫口循隄而上勘至榮澤與

河撫臣公同審度建立廂壩如南河之毛城鋪蘇家山天然峯山等處或藉山根爲址或倚土性堅凝外灘寬廣臨黃用例勾引渠距隄甚遠可以分洩王營減壩距河雖近內有鹽河橫亘其中過壩之水洩入鹽河以水禦水無虞掣溜豫省隄工榮澤鄭州境內土性尙堅距廣武山甚近隄頭至山脚千四百餘丈無隄處所遇黃河水長至一丈以外卽由山脚漫灘漫水歸賈魯河下注無庸再設減壩其自鄭州以下中牟祥符蘭陽境內沙土夾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美

雜蘭儀以下儀封考城睢州寧陵商邱等處歷次漫口沙多土少並有純沙之處建壩不能保固其隄南洩水各河灘河久經淤塞惟賈魯河一道係洩水要路該河發源於滎澤縣之大周山由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自沙河經商河入江南太和縣境至正陽關淮河歸洪澤湖又惠濟河一道卽賈魯河之分支該河歷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江南亳州境內之渦河下達淮河亦歸洪澤湖此二河

離黃河自數十里數百里至千里不等現俱窄狹間有淤墊如須減黃必應大加挑浚兩岸須築埝攔禦一經築埝坡水無路分洩又須於河之兩旁酌建廂座增挑洩港以資啟閉而洩坡水需費浩繁非一時所能集事臨黃隄工土性浮鬆不能建壩就外灘稍堅處添建恐引水不暢若於大汛分洩得力處建設又恐壩基不固易致傾圮誠如

聖諭欲減水而轉致掣溜斷不可行豫省全河形勢未宜建築減壩早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三

聖明燭照之中再四熟商蘭儀汎高家寨一工河勢生灣由儀封舊城折轉東出河道莊基樹根頗多一時難以衝刷寬深溜勢至此奔騰湍激壅注高家寨甚爲險要本年伏秋汎內經臣蘭第錫於正河淤平處繪圖具奏奉

硃批指示仍開此河爲是現在加挑寬深若再將上游儀封境內高家寨官亭一帶正河重加挑濬取直引溜北注則上下河道可以暢行新隄不致着重因勢利導舍此別無善策此通計豫省全河形勢而

知其無可分洩也宋陳敏議云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穎蔡是也賈魯河入沙歸蔡合類分支挾汴入渦皆達於淮明初大河南入於淮數十年未經堵塞所在噴淤散漫四出至填淤日久直至不能南趨漫溢於開歸境內數十年不治河工分洩過多正河必淤尤不宜於中州沙土虛鬆之地也

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江督薩載南河李奉翰東河蘭第錫會籌微湖運河情形及蓄水接濟之宜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按漕河之病在淤治病之法在疏亦在蓄疏則鑿之使通蓄則束之使留一定之常法而好為議論猶未達於事也奉

王諭據毓奇奏江境運中河內淤淺阻運俟回空過後勘估疏浚等語豫省曲家樓堵閉後今歲無河決之患何致漕運遲悞其病究在何處又據奏江南邵宿一帶挑挖極深上游八廂地勢高仰亦恐微湖放出水直瀉無餘等語是濬與不濬兩皆違碍將何適從前歲黃河漫口據阿桂等奏黃水於金鄉魚臺以上

沿途澄淤入湖河者皆係清水是以並未淤墊入運既係清水河道自當衝刷益深何以轉有淺阻微湖為濟運水櫃並未聞湖水一瀉無餘何致一加挑挖即難攔蓄恐豫工北岸漫溢究不免黃水灌入以致墊高河底漕運為天庾攸關若如毓奇所奏均無善策豈有坐視不辦之理令阿桂等公同商論集思廣益如何設法辦理湖河均無妨礙重運得以適行之處據實覆奏欽遵查議覆稱湖河形勢及江南山東運道通盤籌商并調運河道沈啟震來工面詢據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稱東省微山湖承受曹單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州縣坡水及東岸獨山湖穿運之水濬洞滙注號為水櫃每年定誌收水一丈一尺由湖口雙廂出水下濟邵宿運河無壩後即可收符定誌湖底並未淤高等語查濟寧以南運河因東岸各山泉水噴沙下注歷年停積兼四十六七兩年漫水入運未能及時疏治兩岸隄工復塌卸入河是以處處淤墊原擬自韓莊迄濟寧一帶大加疏浚因微湖水勢尚深一丈三尺正當宣洩之時祇疏八廂

門灘通流本年漕艘經行順利卽江廣重船亦並未起剝入廂及江境邳宿一帶斟酌盈縮因時蓄洩湖水有節宜之制運河得轉輸之宜向來俱如此辦理四十六年秋間浸水初至時正當各湖清水漲盛之時頂托來流黃水自曲家樓至南陽湖邊相距三四百里來源既遠水勢散漫沿路停淤澄清之水乃歸於湖則惟南陽湖西李家橋蘇家橋一帶水間有微黃其南陽湖心並昭陽湖以下則徹底澄清並無淤積詢問沈敬震所稱情形亦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旱

復如是並稱微山湖水自終年暢放濟漕後現尙深一丈五分核之往年過濟過臨行走日期較定限更趕早數日並無淺阻惟八廂內大泛口等處向遇伏秋水發卽有沙淤趕緊撈挖重運不逾統限推漕船遲悞之故實由江南邳宿一帶運中河內水無來源向藉東省湖河存蓄之水啟放濟運大汛時東省各山泉同時長發挾沙下注填淤宿遷上下亦多砂礫自二十五年大挑後迄今二十餘年每歲擇要疏濬不能一律通暢兼以冬春雨

少駱馬湖存水及上游來水無多以致間段淺阻不能進行惟有加濬邳宿一帶爲濟運之實功至韓莊抵江境地勢建瓴而上有湖口雙廂以爲鍵東八廂內節節關欄不虞直瀉祇須樽節宜放挑深邳宿一帶河道兩不相碍再查邳宿桃境內每遇早乾之年水易消落曾經間段添築草壩蓄水濟運該處自河成廂下至運口三百餘里並無關東河流易致洩瀉擬於邳境貓窩以下及宿遷十字河二處添築石廂二座並將楊莊運口舊有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旱

壩量爲收束更足以資攔蓄此通盤籌計雖無常通不濇之時而有隨時補救之法運行不患阻滯至慮及河深一瀉無餘猶未明古人層層立廂之意而膠隅見以爲是未可爲定論矣是年十月東撫明興奏明查勘曹單等處河渠水利並疏八廂事宜按東省河渠水利西下之水原無來源祇由伏秋汛時坡水匯流下注順其歸湖之路濬於微山諸湖東撫奉

命查勘疏稱乾隆四十六七年間豫省曲家樓黃水下注

由大行隄衝開缺口直注東境曹草城武首受其衝其下游之金鄉魚臺被淹最甚至荷澤濮州定陶等處祇緣旁流漫及濶寧在魚臺之北為漫水倒漾所經其郟城汶上鉅野等處黃水雖未曾到而各該縣境內洩水溝槽均與上下游接連臣率同運河道沈啟震兗沂曹道高璐等窮流竟委沿河逐一挨查所有各州縣境內河渠並無來源亦無崇山峻嶺均係伏秋霖潦坡水滙注由此達彼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聖

滙歸於湖冬春卽已乾涸僅存河形上下支幹各河數十道綿長五百餘里自漫水經過後大半已淤成平陸若欲將舊河盡行挑浚工費浩繁曹單城武等處舊河之旁現在各有新衝河身迤下卽接入舊河均可因勢利導作為幹河該境民人情愿自行疏浚毋庸勅帑惟各河下游之在金鄉魚臺濟寧等州縣境內者因逼近南陽等湖從前漫水至此卽為湖流頂托以致散漫停淤各河渠盡行淤墊亦並無新衝之河必須將

挑挖並量歸湖之路俾自曹單以下各州縣坡水

由支及幹一路通順暢達於南陽昭陽二湖下注微湖庶濟運倍得充裕民田亦有裨益查州縣河渠內如曹縣之白花夏月定陶之北渠南渠中渠各河經城單金魚鉅嘉濟寧各州縣境內同河異名統由魚臺之新舊二河及迤南之馬連河歸入南陽等湖均屬有名幹河急應疏治至趙王河自曹縣紙房集至張秋沙灣入運由東岸各廂壩洩入大清河歸海尙在濟寧以北距南陽等湖甚遠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聖

惟該河中段濶澤鉅野交界處迤南又分一支出郟城汶上至嘉祥宋家窪支河之水至濟寧為牛頭河會澹臺河出魚臺之廣運舊廂歸入南陽湖此一路因下游漫水倒漾致河身間段受淤必須與曹單以下支河一併疏浚俾上下源流同條共貫水勢悉行暢流入湖以爲濟運之用運河至韓莊廂內水深三四五六尺不等須將淺處一律估挑以水深六尺為度至大泛口等處為山泉入運之地尤易停淤須於六尺以外再加挑深一二尺

庶山水湧發挾帶泥沙有所容納不致動形淺阻
謹將所查情形記清段落俟毓奇來東再加覆勘
具奏奉

旨所見已是一切竭力爲之欽遵次第妥辦微湖之淤蓄
無憂不厚矣

是年十一月漕督毓奇查勘濟寧以西河道遵
旨專辦東省水利工程

按是時毓清帥查疏微湖水源務求儲蓄充裕通
流利運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四

命專辦東省水利工程同空過臨後馳往查辦疏稱臣自
臨清由張秋赴運河迤西各州縣將應行疏浚支
幹各河逐一詳加履勘其中有間段淤墊略爲疏
挑即可深通者有上游深通下游應行疏浚者有
舊河現已淤平卽就附近衝出河身因勢利導挑
入原河可省工力者至由河入湖合流暢洩之處
尤宜倍加估挑並量添歸湖之路以上各情形與
明興查過處所意見俱屬相同惟查定陶境內之
南渠中渠河城武鉅野之萬福河同河異名均歸

新鄉之柳林河與新挑河匯入魚臺之新開河合
牛頭河之水下注舊運河歸湖濟運臣前在巡漕
任內卽知此河每年入湖濟運較別河尤爲有益
今查南渠中渠尚有河形不過稍爲挑挖惟城武
鉅野之萬福河金鄉之柳林河自西北至東南已
淤平十之七八所有各處橋洞均已淤塞大半河
之兩岸舊有樹木俱經淤下一二尺不等詢問附
近老民僉稱該縣沿河一帶地勢低窪農田全賴
諸河宣洩坡水麥秋得以收穫民間小船往來利
便自前歲漫水後將河身與近河田畝一律淤平
以致兩水過大之時宣洩不及田禾多被淹沒若
大加疏浚俱得普種豐收感戴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望

皇恩等語該河既可利運又可使民必須一律挑浚復舊
至趙王河一股原自大行隄東北入張秋運河近
年亦已斷溜且與南陽等湖相距甚遠其適南
股由鄆城分支之處並無積水地勢亦高並無宣
洩不及淹沒田禾之患距牛頭河道里綿長中段
久已淤平且有嘉祥所屬之趙王河尾閘合汶上

之宋家窪坡水滙牛頭河入舊運河歸湖亦足以資儲蓄趙王河中段無庸挑浚以歸節省其餘各支河淤淺無多用民力疏治即可通順所有勘酌情形會同明興再為詳細籌商與八廂挑工一併分別確估另行具奏於明春查辦水利河工時上下往來親查督催不敢稍存遺力以期功歸實在帑不虛糜此議疏水櫃之原以治其本也上源坡水導引入湖邵宿運河成沾挹注之利又通伊家河荆山橋以備分洩亦不慮盈滿為患斯久安長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巽

治之道也

是年十一月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遵

旨奏挑邵宿運河添建亨濟利運二廂以束水勢

按徽山湖水不充裕時議湖底受淤不能多蓄濟運殊不知病不在徽山之淤淺在上源水不歸湖下流治不以時也至是遵

旨籌辦挑河建廂疏稱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據阿桂等覆奏徽山等湖實無淤墊其上游各州縣坡水徑行之路未免受淤已令明興分別疏浚推原

漕船遲悞之故實由江南邳州宿遷桃源運中河內自二十五年大挑後迄今二十餘年未經大挑不能一律深暢以致淺阻薩載回江即由邵宿境內應行挑浚之處先行勘辦欽遵籌計奏稱江南邳宿運中河上承東省各山泉及蒙沂諸水挾沙下注本易淤淺遇雨多水大之年重運尙資浮送若上游山泉不旺微湖蓄水無多下游更易淺阻該河於乾隆八年大挑一次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始行大挑只餘邵宿運河內間段撈浚中河內未曾施工已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巽

歷二十餘年難免淤墊查該河水勢深淺不一淺處僅一尺九寸及二尺餘寸委員設法撈挖趕築草壩擊蓄水勢將下游楊莊口門頭二三草壩及雙金廂口門收窄並閉中河旁之鹽河廂上下兜束使水無旁洩回空漕船隨到隨行即於回空過時驗其淺深插立標記分別估計俟空運過竣築壩與挑並與東省接壤之處彼此關會若江南河底挑挖過深則東省下注之水直洩無餘如河底較東省高仰則來水流行不暢下游仍不免淺滯

斟酌妥善便上下河底一律相平江境自黃林莊起至積桃交界河長四萬二千七百餘丈除水深無庸估挑外實應挑工一萬一千餘丈估口寬八丈底寬六丈深自三尺至五尺不等築大小攔水壩十五道照估價辦惟邵宿運河自河成廂以下至楊莊並無關束河流易致洩瀉前經大學士公阿桂會同具奏擬於邵境貓兒窩迤下添建石廂二座勘得宿遷縣境內八堡地方堪建廂座距河成廂六十餘里源遠流長灘面寬濶土性堅凝建廂於此上游數十里均有塘蓄迤下六里卽係皂河石礮本有收束自石勘至宿遷關計長五十餘里河勢較直流行迅速應於關下王家莊地方建廂一座該處地勢較寬更可收蓄水勢該二處均以正河作爲越河另於河旁開挑新河建廂不惟形勢較順且新廂完工後須俟灰漿老棄方可啟放明春重運經臨仍可由舊河內行走估定工料至空運過後趕辦於來年重運未到以前竣事工成奏報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吳

賜名亨濟利運如此長河疏其淤淺來水亦有擊束以時

修置遵守一定章程期無廢事不在多言矣

是年十二月江督薩載東撫明興會勘臨清廂外雞嘴壩及鉗口壩應行改修事宜

按是時巡漕佛保奏臨清板廂南岸鉗口壩一道正迎衛河大溜盛漲必致衝卸請復雞嘴壩舊制並挑去西岸淤灘於南水關下築挑水壩以資挑溜奉

諭旨薩載熟諳河務傳諭該督於來京之便順道前赴臨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吳

清會同明興佛保履勘鉗口壩是否有倒灌衝刷之虞應作何辦理詳議具奏欽遵勘議奏覆疏稱臨清廂爲汶河尾間設有磚板廂二皆砌以石廂外卽屬衛河衛水渾而力強汶水清而力弱盛漲時或漫口門徑過或向廂內倒灌卽將廂板暫行貼席封閉蓄高汶水俟衛水消落啟板放出汶水衝刷淤沙此向來辦理之機宜於乾隆二十五年在板廂南岸下首順崖築砌雞嘴壩挑溜北趨使汶水暢出抵衛歷年廂修挑護衛河卽漸向西北生變

不復直灌口門並於廂外兩岸長有淤灘舊有之
雞嘴壩已淤入灘內數尺河臣蘭第錫因該壩外
灘漸廣挑溜不能得力復於口門外汶衛交會處
兩崖築做鉗口壩留口門三丈以爲收束汶水攻
衛刷沙本年伏汛水長力足抵衛祇因鉗口僅寬
三丈未免束溜過急兩壩頭築做過長挺入河心
致被汶水衝墊壩頭露出椿木有碍運行是以有
仍復雞嘴壩之議公同相度雞嘴壩本未廢棄惟
壩頭接築鉗口壩過長口門亦窄汶水盛漲致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辛

衝刷坍卸之事此時只須收短壩工展寬口門則
束汶攻衛刷沙同一得力現在衛河溜向西北坐
灣離口門漸遠東岸雞嘴壩外長有淤灘更可保
護汶河尾閘衛水不致逼近口門灌入廂河自不
必過挑河溜轉致逼近口門有倒灌停淤之患今
惟將接築鉗口壩收短二丈口門展寬六丈兩壩
頭做磨盤埽以順水性壩工只須用撥木繩纜勾
紫騎馬即可穩固毋庸簽椿所有壩下舊存椿木
悉拔除盡淨免致漕船出入有碍北岸淤灘切去

以順其就下之性西岸挑水壩毋庸辦理以免逼
衛入汶之虞如此則衛漲有鉗口壩護汶漲亦可
暢出口門遇衛強汶弱下板蓄水攻沙亦無慮水
緩沙停此平心至當之論也河工機宜必兼權去
來知束汶以攻衛而不計束汶之不可過急如清
口東西壩束清敵黃有收有拆則兩利無害三丈
之鉗口有收而無拆壩頭必受衝卸椿木露而碍
運行矣立法不可不審也

乾隆五十年八月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遵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壬

旨勅籌江南運道先將辦理情形奏覆

按是時運道屢有淺澀漕督管幹珍奏請各地方
疏浚舊有支河分別官民設法籌辦奉

上諭據管幹珍奏查催漕船往來河干諸湖隄堰廂座涵
洞具有或湖深而支河不通或湖中存水不多亦有
竟至乾涸者若不及時經理脈絡漸不疏通恐支河
不能達湖以致不能入運萬一明年雨少則更無濟
運之方雨多則無容水之地所患又非止漕運一事
請令各該管地方將舊有支河隨時疏導無使堵塞

於高據實勘估分別官民設法疏通務令諸水滙流
由幹達支互相聯絡等語所奏甚爲近理黃河以南
之運河恃洪澤湖滙淮抵黃以濟運而射陽汜光甃
社邵伯諸湖之水滙之黃河以北之運河恃駱馬湖
以爲蓄蓄而臺莊廂內諸泉及河成三廂上下之蒙
沂汶尾諸水滙之向來俱藉以利運至於大江以南
運河則恃江湖往來吐納及太湖以爲蓄蓄而練河
東西汎洩滬諸水爭流分注滙爲長渠故南北運河
數千里漕艘商船均資浮送今諸湖隄堰廂座俱存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壘

而支河往往不通湖水竟有淤涸雖因本年淮徐兗
沂等屬雨澤稀少但此各處淤淺尙非一年雨少所
致日久因循任其年復一年脈絡漸不疏通是雨少
之年旣不能由支達湖以濟運雨多之年又以湖底
淤高支河閉塞而難免泛濫於漕運民田大有關碍
現在南漕之趨入東境者可適挽抵通其江西尾後
各幫亦已令該督等截留沿途水次明年新運踵至
不可不預爲籌備着薩載李奉翰蘭第錫明與各就
所屬地方派委大員分投履勘及早設法疏通導若至

重運北上復有貽誤則伊等籌辦不力咎無可辭將
此傳諭薩載李奉翰蘭第錫明與着將如何勘估籌
辦之處據實覆奏欽遵具覆疏稱江南運河自黃林
莊至蘇州千有餘里中隔黃河大江上下運河分
爲三道由支達幹由湖入河情形不同節宜各異
如黃河以北之邵宿運河綿長三百八十餘里雖
恃駱馬湖爲蓄蓄而該河在宿遷西北承受東省
蒙沂白馬諸河之水由皂河迤下之王柳二廂入
運祇能濟運河之下截其自宿遷以上總以東省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壘

微山湖來源爲正支臺莊至河成三廂一帶水小
不足運行始將銅山縣蘇家山水線河開放引黃
由靳家河等處濟運誠如

聖訓實屬一時權宜之計已飭道廳乘回空未到趕緊疏
浚淤淺並將蒙沂諸水之在駱馬湖以上由盧口
壩徐塘口沙家河入運諸處卽爲堵閉使來源由
隅頭湖歸駱馬湖並將尾間五壩堅閉不開以爲
蓄蓄濟運之資該湖儘有容水之地支河亦屬通
暢惟患來源減少無虞脈絡不通此黃河以北運

河之情形也其黃河以南之淮揚運河自運口起至瓜州三百四十餘里地形北高南下專藉洪澤湖爲來源向慮水大不慮水小如洪澤湖今歲未曾發水實爲多年未有之事運河西岸之寶應光高郵邵伯諸湖皆承受本地雨水並洪澤盛漲山盱五壩分洩之水滙歸於湖遇水大之年西岸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路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湖蕩歸海仰蒙

睿謨廣運遇洪湖盛漲悉由清口東注山盱五壩節宣有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書

制東岸南關諸壩堅閉不開下河民田得無水患西岸通湖各港因河高於湖俱經堵閉亦不使運河之水分洩入湖惟邵伯迤下湖高於河湖水由西岸通湖之鰍魚各港入運分注金灣六廂等處歸江東岸則下河一帶形如釜底常藉運河之水由各廂洞分注下灌民田兩岸廂座涵洞外高內窪皆以備運河之分洩並不藉支港入運總因雨澤稀少處處湖河不能藉長河之水分潤非湖深而支河不通亦非湖淺而容納無多此淮揚一帶

運河祇有分洩之路並不藉傍湖支港濟運之實在情形也至大江以南運河恃江湖爲吐納以太湖爲來源自鎮江至蘇州兩岸支河汊港本多而深淺率與運道相平高下不甚懸殊惟本年太湖來源不旺江湖亦小夏秋之間兩岸民田車水灌漑晝夜不停以致運河水淺無錫伍洛社一帶地勢稍高水落露淺撫臣閔鶚元督令地方官尅期興工趕緊挑濬一律深通此外如練湖沈洮諸水凡有幹支故港復行疏治可導引入運者俱勘籌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書

辦理此通舉江省南北運河之源流而言其形勢也運河之大勢易見而支流派分之條理未詳如微湖迤東之泉源微湖迤西之坡水以及練湖沈洮之水無不當由原及委以時浚導若使節節疏通脈絡聯貫則運無不足之水漕有安流之樂惟在當事能耐煩勞俾無廢事也

是年河東總河蘭第錫奏覆湖河情形疏導事宜按東河運道視湖水充絀爲遲速湖水視支河通塞爲多寡坡水地遠流長非疏治不能自達於湖

至是遵

旨覆奏

疏稱伏查山東各湖在濟寧以北者為蜀山馬踏馬場南旺四湖以泰安兗州二府屬各州縣山泉及汶泗各河之水為其來源在濟寧以南者東岸獨山湖以濟寧魚臺兗州鄒滕各縣山泉之水為之匯聚西岸南陽昭陽微山三湖以濟寧德西曹州迄南各州縣坡地雨水為之挹注東山各泉專設通判並分管汛員協同州縣督率民夫不時疏浚不致淤阻為患西岸坡水本年春間甫經分別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奏

官民動項挑挖由支達幹均已通流其南北各湖因歷年久遠風雨之際隨地泥沙不能免於微淤而大勢尚屬窪下足資容納其進水出水溝渠督飭道廳隨時酌動錢糧挑挖開通現復遵

旨行

令該道逐一履勘乘此秋令將應疏應築之處核實辦理惟微山湖為山東江南緊要水櫃今年宜洩日久存水較少必須竭力籌蓄七八月間連得透雨各坡河之水源源下注微湖長水一尺三分共深七尺二分此微地氣潤澤有長無消且重運尾

幫已過八屆東岸獨山湖及各泉渠之水穿運抱

注自當日有增益其上游各坡河當此雨後高下情形更易勘查臣知會明興委丞倅幹員逐細清理以冀毫無淤阻至江境駱馬湖以兗州嶧縣及沂州各縣之水為其上源如該湖有水濟運則微湖亦可樽節通計上源下流必須東省江境地方大員無分畛域互相知會分別辦理以期脈絡貫通兩有裨益是時東省正在查辦支河故言之親切如此如果實力奉行民運兼資利濟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奏

是年八月江督薩載河督李奉翰籌辦清口淤阻明白回奏

按是時清口淤阻經時漕船至七月江西尾幫尚滯清口圍堰戽水推拉實不能濟事不得已奏請分撥截留奉

上諭

據毓奇等奏分派截留漕船事宜一摺所辦甚是即照所請分撥截留俾漕船及早歸次受兌以免長途牽輓之勞至稱淺滯在清口之饒州永建等幫現在圍埧戽水設法推拉將米船全數起空推活得水每

將米石復載原船挽回三牖守候齊幫南下等語看來現在清口糧艘淺攔來往俱不能行動殊屬不成事體淮水微弱停沙清口淤淺乃偶然之事自六月二十八九至今已逾一月何以尙形淺滯該督等專司河務目擊情形豈竟一籌莫展薩載李奉翰不早建牖座貽誤於前若再不設法辦理致誤新漕恐該督等不能當其咎也仍將清口緣何淤阻如此之久如何籌辦之處迅速明白回奏覆稱清口一帶前於六月下旬黃水陡落停淤江西幫船渡黃濡滯西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庚

省漕船一十三幫計二百六十八隻內饒州永建等幫船一百二十七隻因六月內挽出運口俱於東西壩內外及太平河內停泊守候渡黃不慮水勢陡長陡落兩腮水緩沙淤各船淺攔灘上中流水勢尙深大小船隻仍屬通行是以後來各幫仍出運口陸續渡黃嗣奉到

諭旨江西漕船不能全行償入東境令卽截留黃河以南其時江西船內已經渡黃者二百三十六隻未經渡黃者三百九十二隻內二百六十五隻原在水

深處停泊者令先挽進運口順流南下於沿途各水次交卸回空其淤滯饒州等幫船一百二十七隻多募人夫在兩岸灘上圍埧屏水推拉刨挖溝槽推至深水處加夫挽拽已挽運進口南下船七十九隻僅存江西幫船四十八隻此外尙存杭州四幫船二十隻因米石截留安省以爲賑糶之用現於裴家場引河內停泊交卸亦有淤淺仍設法辦理不使久爲停滯其清口淤淺緣自伏徂秋淮河僅於七月初旬以後長水四尺二寸迨後有消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庚

無長惟藉上游啟放毛城鋪天然峯山等牖洩黃助清漕注洪湖近日高堰誌椿始陸續加長至二尺八寸較上年此時湖水尙小七尺餘是以不能於五道引河暢出刷沙伏思臣等前於邪宿運河內未能早建牖座業已貽誤於前若再不設法籌辦將來致誤新漕獲咎更深惟先將所剩淤淺之船全行推拉入於中法開行南下俾得早回水次此時清口一帶水勢尙深來往舟楫如常敷送惟兩岸淤沙較厚督令兵夫相機挑切並將通湖引

河須築壩再加挑浚深通以備湖水蓄高增長卽行啟放引河接濟回空兩腮淤沙亦可滌刷淨盡此歷陳淤滯之由設法籌辦而未能速效也連年雨澤稀少河水未能充足致有淺澀固事理之常而遲至數月之久亦有不能辭咎者矣

河渠紀聞

卷之二十九

辛

河渠紀聞卷之二十九



河渠紀聞卷之三十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年八月黃水倒

祥符五瑞二牘以濟空運

按是時清口淤滯漕艘梗阻淺擱至數月之久不得已啟放祥符五瑞二牘以濟回空薩載李春翰奏稱清口自開挑陶莊後已無倒漾之事今因春夏淮水未發洪湖清水有消無長黃水又復盛漲迴溜得以挾沙而入水勢陡落即致沙停湖查從前遇有倒漾停沙一經清水暢出力能相抵即沙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隨水去毫無阻碍現在新漕驛屆關係緊要清水別無增益之法酌放祥符五瑞二牘引黃入湖以爲將來濟運地步又奏稱引黃助湖原屬一時不得已之舉查行水金鑑內載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廟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開放支河通連湖內張福口引河等語清河舊縣卽今之玉皇閣工南岸腰鋪卽今之黃河南岸高家灣迤下亦係引黃助清再查乾隆二十六年黃河



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下注洪澤湖由清口而出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牘本在一處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湖水浩瀚即可刷盡不致淤湖此爲濟漕而爲急治之法原非善策然當漕事孔殷舍此別無可增益湖水亦有不得已者矣是年八月大學士公阿桂奉

命前往江南查勘清口一帶黃水倒漾情形熟籌妥辦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二

按是時清口黃水倒漾日久淤泥填墊江西糧艘阻攔不進本月十六日欽奉

諭旨據薩載李奉翰覆奏清口淤淺稱六月以前止於彭家碼頭清黃交會之處停沙淤阻黃水未經漾入清口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漾清口兩腮皆有停淤江西幫船竟至淺擱裏河內亦經黃水漾注等語是清口淤淺竟係黃水倒漾又據稱現在酌放祥符五瑞二牘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等語黃水挾沙而行引之入湖豈能使停沙別處獨流清水將來未

必能收濟運之益湖底先受淤墊之害今歲漕運遲滯若不力爲籌辦明歲新漕又將貽悞阿桂不必俟秋審事竣即前往江南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欽遵前往勘辦疏稱本年淮水微弱黃水又復盛漲然亦何至倒漾清口淤沙梗阻來往漕艘俱不能行動况黃強淮弱亦從前所有之事該督等何妨據實陳奏何以直至連接

嚴旨訓飭始將倒灌緣由奏明恐清口受病之故不止如

該督等所奏其中或另有迴護掩飾別情但河工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利病非久駐工所不能深悉其原委往往有目前見以爲利而行之數年又有受其病者此事關係明春漕運若不籌辦妥協又至貽悞新漕清口因何淤淺至此薩載等久在河防親身督辦豈得諉爲不知若該督等此時尙不陳明臣初到工所一時不能得厥要指仍恐未能周妥仰懇

皇上先行飭諭令該督等將清口因何受病之處盡行指

出臣得其關鍵即可從此講求設法熟籌妥辦以資利濟此爲窮源探本曲求濟事之道也

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自京到工籌辦清口淤墊事宜

按是時黃水倒灌已久不能敵黃濟運開放祥符五瑞二廂引黃入湖洩黃助清雖空船稍資接濟究非濟變之正道阿文成到江後查勘籌議奏稱清口因黃水倒漾日久東西兩岸淤沙澗十數丈至數十丈不等中淤止存數丈河溝一道水深三尺僅容輕舟往來黃水較湖水高五尺餘寸此黃水倒灌清口淤墊實在情形也本年春夏以來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四

南安徽兩澤稀少灘河並未發水正陽關存長水一尺六寸高埧存水二尺八寸六月以後竟至湖水涓滴無出清口湖水之小為從來未有以致黃水倒灌入運直達淮揚現在湖內來源不旺所存之水祇有此數急切難望其暢出轉瞬回空南下新運經臨必須設法籌辦而清口停沙日積若與工挑浚則旋挑旋淤徒費無益如薩載等所籌引黃入湖以為濟運地步乃急則治標止可取便一時不能行之久遠誠如

聖諭未收濟運之益先受墊湖之害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所能挑挖關係甚大現在薩載等所開祥符五

瑞二廂過水寬不滿五丈深止四尺不能大有裨益自引河入至湖邊相距四十里之遙且任權時開放一俟黃水消落即時堵閉惟有急圖收蓄以利新漕稍有實際此外或尚有應隨時設法調劑之處再行集思廣益安酌具奏此籌辦之大略也時以急於運行姑為通變而由祥符廂達洪湖不滿四十里水由清口橫出湖邊難免受淤張福諸口出水之門填淤更甚此所謂以病為醫偶為濟急之策非常法也至急圖收蓄已得其要領矣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遵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五

旨覆奏清口淤淺情形通盤籌辦事宜

按是時清口淤阻未開引黃灌湖不可為常接奉論旨據薩載等覆奏清口淤淺緣由一摺內稱從前黃河南岸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由經歷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廂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

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等語所奏殊屬自相矛盾從前陳家道口浸水下注洪湖既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是以漸次澄清湖中不致淤積今祥符五瑞二牘離洪湖不過四十里相距甚近所挾之沙焉能卽行澄清不致淤墊湖底是引黃入湖未必能助黃濟運而停沙淤滯轉足爲洪湖之害薩載李奉翰不過因此特別無善策爲此無聊之思恐致洪湖重受淤墊所關匪細着傳諭阿桂前抵清口將伊等所奏情形細心籌酌主持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六

定議方爲妥善欽遵確勘實核疏稱臣抵清口後察看淤淺情形及現在築壩攔截緣由恭摺具奏茲復詢商督河二臣及河工員弁多有主引黃灌漑之說者查行水金鑑內稱康熙十年清口沙淤糧船不能進口因於清河南岸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浚通舟考其時並未言清水來源微弱故略資挹注卽可利濟至乾隆三十六年陳家道口浸溢漫水下注洪澤直出清口湖中未嘗積淤其故由南岸漫溢黃水俱歸洪澤湖大溜下注

挾沙而行不能停積况當夏秋淮水漲發二潰並行浩瀚有力沙隨水去是以不致淤湖爲今之計惟有借已灌之黃水浮送回空蓄積弱之清水接濟重運空船吃水無多設法調劑亦可啣尾遊行俟空船過後將黃水築壩煞住不使入運積數月之久蓄高湖水明春重運來時起壩下注清水刷沙如湯沃雪不難盪滌盡淨概復舊規惟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通湖引河多派人夫挑挖一律深通明春重運北上彼時湖水自必存積稍多啟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七

壩下注引河暢出清口刷沙敵黃以資利濟庶爲有益此亦爲治標計引黃浮送空船南下然後築壩蓄水以策萬全也向來南岸漫口水行五六百里始至洪湖所經涉之地皆平灘湖地水散漫數里至數十里不等流行紆緩沿路停沙比至湖邊已成清水散漫之水平淺不能直入湖心非僅恃大溜衝蕩也至祥符五瑞腰鋪洩下之水皆沿湖邊入張福等口湖中水深力大亦不能侵及內湖惟急則用之不可行之久遠而恃以爲常也

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籌辦清口築壩攔清挑濬陶莊事宜

按是時清口倒灌已久停沙日積疏浚難施不得已而為蓄清敵黃之計奉

上諭節次據阿桂奏到籌辦清口情形借黃水以送回空蓄清水以濟重運並於清口築壩陶莊河尾另開口門各節已降旨令其相機妥辦繪圖貼說呈覽矣從來治河之道惟有導清攔黃不使倒灌今轉引黃水入清口以資浮送自屬下策但該處既經淤沙梗塞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八

舍此別無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然其事究屬可暫不可久必須設法疏治俾清水日漸旺盛以期暢出刷沙於事方有裨益又無錫一帶河路竟至乾涸所係尤為緊要應如何酌籌辦理之處更當及早施工俾漕船得以通行無滯將此由六百里諭知之仍將現在洪湖清口情形及無錫一帶作何籌辦之處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欽遵奏覆疏稱查無錫一帶河路現在通行俟回空過完再行築壩挑挖至引黃入運以資浮送不但原屬下策竟係無策但

當浮沙梗阻清水弱小之時即費力疏浚隨挑隨淤徒費無益即如三十三三十六四十三等年清口等處均經浮沙梗阻連廂背淤平較今尤甚彼時施工挑浚隨挑隨淤終俟湖水漲發暢出敵黃浮沙即冲刷無存相度機宜稽考舊法惟應將湖水蓄高俟明春重運將臨啟壩下注所謂清水刷沙如湯沃雪不難盪滌盡淨概復舊規是以擬定於湖水出路築壩攔蓄以冀清水日漸旺盛將太平引河裴家場張福口通湖引河多派人夫上緊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九

挑挖已挑有八分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三尺亦可引清濟運仍俟蓄至重運到時再行啟放以目下至桃汛以前皆非淮水加長之時計至明年夏間尚有數月恐臨時或形短絀不得不慎重辦理而疏治之處除通湖引河外惟於通湖河尾起至淮黃一路抽挑子溝令其易於汕刷不至大煩工作至陶莊新河水勢較高於下流擬於順黃壩尾稍上另開口門挑倒勾引渠一道引黃入運較高家馬頭口門可多過水四五尺即冬令水落總可過

二三尺現在回空船隻仍由原口門行走新做口門工竣未敢以備臨時濟用此亦調劑補救之一法不得已而爲此非常道也然當積淤已久勢必先爲運計而仍以蓄清刷黃爲濟變之上策矣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會勘洪澤湖暨盱眙淮河情形議奏

按是時豫省連年漫溢黃水悉由淮入湖議者有湖身淤高之疑盱眙淮河爲淮水入湖門戶鳳潁各屬漕艘由此經行均關至要阿文成到清口後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十

會同督河履勘疏稱洪澤湖爲黃河以南濟運水櫃湖面自西南斜向東北週圍四百餘里由清口至高埡以北二十餘里湖灘本高又因六月內黃水倒灌五道引河普律受淤不見湖面由高埡以南直抵蔣家壩一百餘里一望汪洋莫辨涯際前河臣李宏奏定高埡誌椿維時湖內底水存有二丈椿底與湖心水面相平椿高一丈八尺八寸與埡工尺寸相等爲湖水消長之驗上年所有長水已消落淨盡湖內之水高深一二三丈不等並非

湖身墊高不能蓄水猶正陽關誌椿長水無存河內水尙深有丈餘自七月後淮水稍長近復將湖水築壩備蓄高埡誌椿已長水三尺一寸再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到即可起壩開放下注清口濟運至盱眙縣境自金家岡以至大王廟二十餘里因上年七月後上游未得大雨今歲春夏久晴該處河水止深一尺一二寸水底均係沙淤茲測量金家岡迤西至打石山河俱深有丈餘大王廟迤東至龜山水深竟至三丈以外惟自金家岡至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大王廟中間現在水深仍止四五尺水底稀淤深至六七尺不等緣金家岡一帶本係淮河舊身河面寬至十餘里久成湖汊又值安省連年雨澤稀少今夏更加早曠該處河水僅深尺餘致重運經臨必需起剝現在該處河內水深已有四五尺普面皆過重運足資浮送從前薩載委員估挑引河灘上現亦水深二三尺不等無從挑挖詢之士人僉稱淮水盛漲時往往漫過岡頂此時水勢高下相懸二丈今年五月間淮水之小實爲從來所

罕見彼時金家岡一帶河水深尙只餘空船仍可
行走是淮水斷不至因此阻遏其河底稀淤用篙
探視係青灰色並不膠粘豫省沙土多係金黃色
稀淤柔粘簃探不能到底金家岡一帶稀淤深至
七八尺一竿直可到底隨手拔起淤卽淌卸竿上
僅存青色其非黃流淤墊可知金家岡前估引河
自可毋庸挑辦日後遇水落灘露時再行估挑並
詢前時估報之廬風道王懿德亦稱當時履勘正
值淮水極小河水偶露一二淺灘之處或中間稍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淤兩旁仍可行船或此岸微淺彼岸仍屬深通現
在臨淮關河內水深丈餘卽前露淺灘各處已水
深四五尺實可無庸大興工作此洪湖淮河水勢
實在之情形也甲辰乙巳間中州二年無雨赤地
千里淮湖淺涸實由于此非常之災未可以常視
也

是年九月大學士公阿桂會同江督薩載河督李奉
翰籌議移建東西壩工及口門節宣之宜

按是時以淮水過弱借黃水浮送回空蓄清水以

濟重運並於陶莊新河壩尾另開倒勾引渠過水
預爲接濟地步而東西壩東水之地過遠黃水倒
灌之勢未衰大學士公阿桂來工相視與督河籌
議具奏疏稱洪澤湖水自築壩攔截後高堰誌椿
現存水三尺通湖引河次第開挑俟蓄高湖水重
運將臨卽可開放濟運惟是舊設清口東西壩工
蓄清抵黃爲全河緊要關鍵該壩原建於風神廟
前距通湖引河尾長四百餘丈又乾隆四十一年
開挑陶莊新河後黃流直至周莊一帶下注清水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出口路長將東西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
建築至四十四年因湖水盛漲東西兩壩全行展
拓連下一帶河面寬濶水勢紆緩又移下二百九
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以逼清抵黃迨四十六年
冬間洪湖存水較小清口口門收窄後湖水仍見
消落又於風神廟迤上添築兜水壩工以爲重門
關束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四十七八九年將
兩層壩工一體拆築尙屬得力但黃強淮弱由來
已久自不得不因時制宜於黃水未經入袖之先

設法抵禦查從前黃淮交匯在惠濟祠前今黃流北趨處長一千三百餘丈東西兩壩雖較前移下四百五十丈距交會處尙遠五百餘丈應量爲改移現有之兜水壩在通湖引河以下運口以外於東清相宜卽以此爲東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如過黃水過大之年卽將口門收窄不使濊入遇清水過大之年兜水壩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攔黃水迴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東清隨時相機收拆均可應手得力其收拆機宜照高堰誌椿如潮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節宜有制更可常資利賴蓋以禦倒灌而多爲之防者如此要使五壩不輕啟東西壩以時收束運口收存如式入運之水勿使過大引溜則湖水暢出有方黃水無隙可乘倒灌阻運之事庶乎其漸息矣

是年九月鹽政全德奏明籌辦鹽河濟運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十四

按鹽場資河水轉運與河工宜洩民田灌溉之事每不相值設法儲蓄以收挹注之益方能利運安民時以場河水淺滯運鹽政設法籌濟奏稱泰州以西河道用江水濟運由六廂至泰州百二十里內旁有白塔河三道與江相通前經奏明先將支港堵閉以防分洩專引江潮入河濟運自築壩後河水已深每船可裝六七十引將來如江水低落不能灌入擬將通江之口及六廂通運之所一齊堵閉僱民戽江水灌河計費無多而儲蓄常滿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十五

州以西北二十里河道無慮淺阻其泰州以東至草埕百五十里河道多有淺澀查東臺海邊護隄舊有廂座可引海水灌入曾經奏明開放察看海潮來時高河面一二尺不等開廂後海潮灌入河水日增各場鹽直抵泰州泰州以東河道通行無礙惟此二河兩旁洩水支港甚多中秋以後民田不用戽水始將各支港堵閉而小民圖便往往私行開挖通小船出入所蓄之水仍復散洩已咨明督撫轉飭申禁至通州各場地勢益高場鹽一時

難運惟呂四餘東二場地近江海交匯之處陸運數里入江即可徑達儀徵灶戶既易售賣商運又

可多得鹽筋但事關改制伏懇

恩准暫行此路俟鹽河水通即行停止其海州各場河自

鹽廂開放後今已暢行惟運至淮安過掣後向由

運河出三廂入洪澤湖行走今因洪澤湖出口之

處築壩蓄水以備明春刷黃濟運之用鹽船不能

由清口入湖查淮城南七里楊家廟地方運河之

外另有河一道俗名二河可抵高埕一帶再由高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七

埕過壩入湖運至上江河南各口岸現將此河挑

挖以供運送此因清口倒灌日久築壩停蓄為無

可如何之計鹽運通變權宜濟一時之用設法轉

輸其引江引海之處事由創設惟期無妨於民有

益於運兩得其宜而後可計久長也

是年十月大學士公阿桂遵

旨查勘豫省新河隄壩情形定議覆奏

按黃河水大走灘水小走灣水勢之常也新河抽

溝引溜歸北走灘之水也高家寨之不能免於分

溜歸灣之水也走灘之時暫歸灣之日長慎守其常而河勢自定阿公相奉

命查勘疏稱臣前奉

諭旨令至睢州工次將高家寨北灘抽溝引溜之處及從

前修做挑水攔水各壩與蘭第錫畢沅悉心講求

設法辦理務使大溜日漸北趨新壩益加鞏固又

接奉

上諭蘭第錫等覆奏高家寨抽溝情形摺內稱八月初旬

後該處溜分兩股一股仍北趨一股由儀封十六堡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七

至睢州頭堡將新淤嫩灘刷去高家寨十埽上下現

有拖溜等語大河溜勢經行固無一定但現在水落

後該處既有分溜逼近隄根自不若預為防護令其

歸併一股較為妥善朕意於該處築一挑水壩適令

歸入正溜似於埽工更資保固是否可行俟阿桂到

工時酌籌議覆臣於十月十七日抵商邱連日自七

堡河尾起直至蘭陽李六口詳細察核緣新河經

本年伏秋異漲普律漫灘高舉以下河勢多向北

趨河面寬至二三百丈流行極為順暢形勢已歷

大定河內中法溜勢湍駛向後冬水淘底河槽可
更刷深再經一兩次大汛灘崖逐漸淤高新堤益
增鞏固河尾川字溝積土一併除去灘上凡有溝
槽悉行堵斷使河無旁洩漸次停淤其高家寨一
帶上年冬間該處河面寬不過六七十丈維時對
岸迤北河形現有兜灣隨與蘭第錫等商酌於灘
隄四百餘丈順勢抽溝一道備用今歲汛水長發
時衝刷成河與大河連成一片河面已寬至四百
餘丈高家壩工停淤四百餘丈迨八月初旬大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六

水落走灣溜勢分由睢州頭堡南趨仍將新淤嫩
灘刷去致高家寨十埽上下復有拖溜經行因思
黃流性必坐灣新河綿長一百七十餘里勢不能
竟無坐灣之處若高家險工全閉或於該工上下
又復兜灣生險反覺猝不及時臣連歲在工留心
詢問知大河溜勢經行固無一定而行走既熟亦
易防範高寨一帶為大溜所經業已兩年該處河
面現寬至四百餘丈又係水落險工較大汛時新
生之工轉覺易於防守惟該處埽工現有八百餘

丈段落未免太長既有分溜逼近誠如

聖諭自不若預為防護令其歸併一段較為妥善對岸北
灘另挑引河斷不能如現在河形之寬深仍難望
掣動大溜今年所開陳福莊引河即其明驗是此
時防護之法無出於

聖明指示添建挑河壩逼溜北趨之為得要惟有遵

殊筆標識於埽工之上斜向東北建築最為得勢築長一

百八十餘丈迤西埽前可冀澄沙倘緣埽工太長
溜勢不能盡向北挑彼時察看情形或於迤下再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九

建挑水壩一二道以漸進逼使埽前拖溜悉向北
趨大溜歸併一股東注於埽工更資保固奉

殊批如所議行此一定不易章程也河工定法捨新不如

守舊新河初成任其分流別出修守反無把握

審謀宏遠燭照於千里之外如在目前

殊標建壩處所確當不易當時在工臣民無不傾心誠服

額手稱慶一切矜言機宜者未能望其崖岸矣

是年十一月大學士公阿桂奏請清河縣玉皇閣以

下開挑引河以順溜勢

按桃莊新河既開黃流北趨更建順黃壩以遏其南出之勢而桃莊迤上順黃壩西北生淤灘一道復逼溜向南阿文成公擬挑引河以順其勢疏稱江省桃源境內河形從前出高家灣折至玉皇閣隄前即向東南直至惠濟祠下會清東注近年以來順黃壩北生有淤灘大河溜勢至玉皇閣隄前即逼向南崖抵順黃壩向北折至陶莊新河始自西而東會清歸海水勢紆折流行不能暢利大河至玉皇閣下有向東坐灣之處擬於該處迎溜挑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引河一道俾黃流從此直注歸入陶莊新河形勢較爲徑捷上年伏秋黃水長發惟桃源境內存水較高今年亦復如此未必不因玉皇閣一帶河勢紆迴所致該處估挑引河俟大汛時開放河溜全掣東注順黃壩埽工盡可淤閉即一時未能全掣而伏秋盛漲有此分洩之路桃源以上河水可免存積壅高之病估河長七百六十餘尺口寬六丈河身河尾寬四十丈分段委辦以爲有備無患之道是時玉皇閣迤上之水停積日高水聚於司

莊談壩高灣下行不疾未幾卽有司莊漫溢之事此其言之信而有徵者也引河開成後啟壩放水溜勢北趨暢流東下不獨平順黃壩之險並舒陶莊引河之氣行之年餘引河頭純係年遠膠泥衝刷不開漸至停沙進口紆曲無吸川之勢復於五十四年查勘河湖工程摺內聲明順黃壩對岸之玉皇閣引河上年大汛時開放分洩溜勢順黃壩迤上險工均獲平穩查引河頭微有淤墊形勢不順量爲疏治汛時開放自必暢順得力尅期興工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於汛前疏竣黃流進口更順不數年間數十丈寬之河身向北刷寬二百餘丈滔滔東下汪洋浩瀚更無逼束桃源上下水無存蓄老成圖慮深遠不動聲色漸消無窮之患固非矜言機宜者所能躡武矣

是年十一月大學士公阿桂奏明微山湖查勘情形疏通泉河支河事宜

按微山湖蓄衆水惟在山泉通流坡水下達爲不涸之原公相查勘清口倒漾由水路至韓莊查

辦東省湖河疏稱運河水勢充裕回空漕船已挽
 入江境之黃林莊南下足敷浮送惟大泛口間有
 噴沙淤淺已派員隨時撈挖東省湖河水勢滯蓄
 泉源俱已疏浚深通惟運河東岸有墨河一道發
 源於郟城東北墨泉長六十餘里至江境入沂河
 歸駱馬湖該河於乾隆十二年開浚現在不免淤
 塞泉源未旺此河雖係小支應併疏治俾泉源增
 長入幹歸湖於下游運河有裨又嶧縣有礮石河
 發源於廟山洶溝河發源於平山兩河之水匯歸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論旨現在清口既已淤墊祇可借已灌之黃水資送回空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俟回空過完即當築壩令黃水不復倒灌入湖庶湖
 水日漸停蓄濟明年重運阿桂即當相度機宜迅速
 妥辦俾明歲新漕有益欽此欽遵覆奏情形疏稱臣
 阿桂自到此間即與薩載等公同商酌主持定議
 將通湖太平各河築壩攔截不令黃水倒灌入湖
 俾湖水日漸停蓄專藉黃水浮送回空船隻俟空
 船過完若可築攔黃壩不使黃水入運亦即酌量
 辦理相度機宜稽考舊法惟應藉水刷沙以省人
 力卽有疏治之處亦不致大費工作一俟湖水漸

高重運經行之時先行啓壩下注刷沙敵黃以資利濟庶爲有益此亦無可如何不得不爲濟急之舉旋因清口淤墊該督等辦理不善遵

旨查明據實參奏薩載李奉翰降爲三品頂帶仍議賠用費以贖前愆五十二年正月奉

上諭清口東西壩朕從前南巡親臨閱視所定水誌原爲平時湖水滿足而設至蓄洩機宜理應隨時通變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分數如遇湖水盛漲則應應拆展以資宣洩湖水消落則口門收束一丈湖水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即得一丈之益操縱在人節宜有制最爲良法前年九月以後湖水日漸消落薩載李奉翰即應將清口兩壩酌量倍加收束預爲蓄水地步乃意存惜費且不攔截收蓄以致清水益弱黃水倒灌停沙梗阻運道竟成淤淺不得已將湖水築壩閉注借黃濟運乃係一時權宜可一不可再之舉此皆薩載李奉翰因循貽誤屢降諭旨甚明今清口東西壩既經酌量移建並將口門按照高堰誌椿酌定收束尺寸現在洪湖清水已據該督等具奏蓄至四尺二寸日來是否

旨勅明清不敵黃酌籌辦理情形奏覆

續有增長所蓄清水較黃水高有若干重運經臨啟壩放水時能否足以衝刷淤沙敵黃濟運著傳諭薩載等即將現在情形據實詳悉覆奏至將來湖水長落該督等務須隨時察看一遇清水漸消即應將口門收窄以資蓄蓄毋再惜費貽誤欽此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河督李奉翰遵

按是時清口築壩蓄清照議重運入境後啟放洪湖水高黃水二尺五寸清水暢出刷沙漕艘次第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渡黃至三月望間桃汛水發徐城誌長至六尺八寸外河老壩口長至丈有五尺四寸黃水高清水四尺餘寸外高內低以致黃水復行倒漾河督李奉翰將攔湖壩照舊復堵閉具奏奉

上諭據李奉翰奏桃汛長發黃水高於清水四尺餘寸又復倒漾入口將攔清壩仍舊堵築此事甚屬憂慮已遣阿桂前往會同籌辦詢據阿桂奏稱現在黃水例漾恐浮沙漾入引河口是以復將攔清堵住俟黃水長發再行啟放等語引以水濟運出於無奈下策淮揚

一帶運河日久必致淤墊實屬不成事體但目前權宜之計不得不藉以浮送重運朕思毛城鋪王營減壩俱爲伏秋大汛宜洩黃河盛漲之用若將該二處壩壩啟放黃水自見消落清水即可暢出於漕運或較有益是否可行此時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也着傳諭李奉翰先行詳悉履勘具奏並着阿桂酌量情形據實奏聞欽遵先行奏覆疏稱清口一帶前因黃水盛長倒漾進口誠恐浮沙漾入湖內是以將攔清壩浚行堵閉嗣於四月初間西南大風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湧送清水暢注引河測量清水又高於黃水一尺二寸臣復將太平引河開放俾清水暢出敵黃日來黃水長消無定清水仍由太平引河分流入運油刷淤沙尙屬有力察看情形如遇西南風大則清強於黃若遇東北風大則黃強於清易於倒漾職是之故今蒙

指授機宜

酌開毛城鋪王營減壩期滿黃助清於漕運洵爲有益查毛城鋪減水壩在徐州以上每遇伏秋大汛宜洩黃河盛漲由洪灘二河達五湖匯歸洪

澤出清口歸海既可減黃又可助清此外如天然廂峯山四廂祥符五瑞二廂並桃源境內高家灣之三堡均在黃河南岸與洪澤湖毗連各廂壩以下引河遠近不一若洩黃水進運入湖水色當已澄清不致淤及湖身皆可爲助清之路其王營減壩在黃河北岸僅能減黃不能助清此時清水力弱未能會黃東注下游山海一帶河底恐未能刷深若再分洩其勢不得助清之益轉恐黃河下游水緩沙停尾閘高仰是以未敢輕放欽奉敬釋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諭旨若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不必啟放全河要領已在

聖明洞鑒

之中臣先行詳悉履勘察看黃水長落之大小將應行商辦之處俟阿桂到時再行會同熟籌妥酌辦理另行具奏此因時形變求濟亦有不能執一者矣

是年四月大學士公阿桂具奏察勘湖河水勢情形酌籌清口二套事宜

按是時黃水歷次倒灌或疑海口紆曲出水不暢

所致河督李奉翰蘇撫閔鶚元咸以雲梯關下二套隄外爲北潮河歸海之路議開二套引河阿文成至工博採履勘疏稱察視高堰誌椿存長水五尺一寸清水由太平引河放出分流入運頗爲迅疾糧艘陸續渡黃核計五月內可全數過竣不致復有阻滯惟今年三月高堰誌椿陸續加長共存水五尺一寸何以桃汛黃水甫長卽行漾出此時黃水已消而清水仍不足資禦推求其故緣上年七月黃水異漲倒灌入湖維時慮湖心淤墊兼山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海各工在在報險啟放王營及各處減壩救護隄工無如去年夏秋湖水竟未長發是以黃水陡落而清水無出老壩工適處王營減壩之下開放抽掣大河溜勢未免稍緩流行不能迅駛以致河底稍墊河水既高清水益低水爭高下遂致易淤倒漾但欲治清水之病必先去老壩以下河身之淤墊欲去河身之淤墊必先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不勞人力而自治現在清水尙未十分旺足不足資衝刷太平引河儘數浮送重運所

有遼西之張福口等處四道引河遵照

硃批

暫行堵閉以蓄高清水之勢再將通湖引河加挑寬深俟淮水大高趁誌椿長至七尺以上再將王營減壩開放使河水暢洩掣低黃水隨將通湖引河盡行啟放清水全力出口逼黃全注老壩工一帶河身可以大資滌刷從前三十九年黃水倒灌卽如此辦理惟是開王營壩減老壩工以上之黃水而老壩工以下河底墊高亦屬黃河之病須使順流歸海溜勢適行迅駛自可刷沙淘底無慮頂阻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查從前雲梯關外卽係海口百十年來關外漲成沙地海口距雲梯關已有三百餘里之遙黃水至此再無關束勢不能如前迅速消納此數百里浮沙亦難築隄束水枉費功力臣李奉翰臣閔鶚元向知雲梯關下二套地方爲北潮河歸海之路乾隆四十一年二套隄工衝開四十一二兩年曾由北潮河尾歸海與現在海口並行二年彼時上游各工頗屬穩順現在海口亦並未稍淤因馬港隄工未築恐淹及安東民田至四十三年仍行堵閉

臣阿桂於四十五年奉

命查勘海口時會親履其地亦知該處入海形勢徑捷現

在馬港已建隄工無慮民田淹沒此時浚治下游莫若疏通二套迤下引河大汛時開放使多一分洩之路上游自更暢達下注若慮河不雙行新河或至奪溜舊口恐致淤墊但奪溜必在河形衝刷寬深之後若果黃水全掣由茲東注該處較現在海口近二百餘里且並無淤沙改作海口更可得久遠之利臣再四籌商復考已試成法外此實無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別策是欲疏清口之淤而由源及委權其去路如此海口潮水一日兩至隨來水之大小以為轉移海沙可刷而不可浚萬夫之齊力不敵一潮之驟壅開渠引水水大則順渠直達水落力弱仍循故道餘流平緩停淤必至之勢古人云海無可濬之理正謂是也二套工竣後開放未能得勢不能與海爭也然調劑之苦心已曲至矣

是年六月江督李世傑等奏報洪湖驟長一丈五寸拆展束清壩五十餘丈禦黃壩二十餘丈以暢其流

按清江河口初以水勢陡耗力弱黃流倒灌水緩

沙停隨挖隨淤船不能前進開張福口引河並

將五道引河酌量開放一二以暢其流嗣於六月

十三四等日湖水陡長至八尺二寸至是又加長

一丈五寸先後具奏奉

上諭據李世傑等奏二十二三等日大雨如注洪澤湖內

雨後復長水一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水勢浩

瀚山圩五壩封土現仍實力堅守其運口以外束清

壩已展寬五十餘丈新建之禦黃東西兩壩共展寬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二十餘丈俾清水暢達刷沙敵黃漕船尅日可以渡

竣等語前因黃水盛漲清水弱小朕洞悉盈虛消長

之理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令李奉翰等於高

家堰一帶隄防工段先事熟籌慎之又慎今湖內現

已陸續增長高堰誌椿椿長有丈餘果不出朕所料該

督等更宜時刻留心應將禦黃東西壩再加展寬十

餘丈俾清水暢流有力既可刷滌浮沙而又不致壅

遏生患方為妥善不可膠柱鼓瑟第拘泥束清之說

也至山圩五壩雖應堅守但上年亢旱日久高寶諸

湖俱經乾涸足資容納朕意若將智信二壩開放俾清水宣洩入湖預備將來水少時濟運足資儲蓄似更有益着傳諭該督等相度機宜酌量辦理不可固執亦不必遷就也再阿桂在浙諒必因河口水淺籌慮著將李奉翰等節次奏到清水長發各摺及現降諭旨抄寄閱看欽此欽遵加展禦黃壩熟籌慎辦復於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二日陸續加長至一丈三尺餘寸奔流下注運河水亦驟湧復加展禦黃壩五十餘丈開義智兩壩封土將辦理情形據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實具奏欽奉

諭旨謹守仁禮等壩將清口東西壩再行拆展俾清水暢出刷滌泥沙其運河東岸之車邏等壩亦加土謹守不可令其過水滄及下河民田

天語煌煌

軫念民瘼保護下河七邑百姓之生計至再至三有加無已矣

是年七月江督李世傑等奏稱湖河大漲漫缺黃河北岸李家莊湯家莊大隄及北岸二井南岸周家莊

上諭據李世傑等奏初三四等日大雨旁沱異常傾注清水黃水並中河之水同時並漲山安黃河北岸李家莊工尾及湯家莊二處先後漫塌隄工五十餘丈及八十餘丈不等清江迤上北岸二井樓隄淮關迤下南岸之周家莊樓隄均於初四日已刻漫溢過水各塌寬十六七丈又將清江南岸千根旗桿迤下之五孔橋隄工漫缺水從玉帶河旁溢以致清江一帶被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渰等語此事朕於春間早經慮及蓋盈虛消長理有固然連年黃水盛漲清水弱極即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令李奉翰等於高家堰一帶隄工加意修防熟籌妥辦毋致臨事周章今果有此數處漫溢朕更事已多於盈虛消長之理隨事體察先事訓諭該督等謹守高堰隄工敢放智信二壩折展東西壩口門以資宣洩尙能凜遵朕訓逐一妥辦先事預防現在雖有漫溢處所而高堰隄工得保平穩漫水所過人口不致損傷此實先事預防之效此次漫溢究因

清水陡長又值疾風暴雨人力難施以致搶護不及朕實不忍治伊等之罪所有李奉翰奏請交部治罪李世傑書麟奏請交部嚴加議處之處均着加恩寬免卽疎防各員弁亦着一體寬免上年李奉翰於運中河內不早建牐座以致水無擊蓄又不將清口東西壩口門收小清水宣洩無度節節貽悞是以降旨將該督等降爲三品頂帶以示懲儆今歲該督於防守宣洩各事宜尙能遵朕指示妥協料理雖有現在漫工究非去歲貽悞可比是以免其治罪此時該督河渠紀聞卷之三十

旨

皇上恩周無外
燭炳幾先高堰獲保安全功過不掩官民無不感奮欽遵
理外所有四月內朕早慮及清水恐有增長預令留心諭旨著交留京王大臣大學士九卿閱看並着抄發通諭知之欽此仰惟
以次堵築蓋由黃流壅沙墊底老壩工以下填淤日久汎水不能暢下壅而爲患漫隄四出李家莊漫出之水下注鹽河由堯瀆河入北潮河歸海湯家莊漫出之水由舊鹽河民便河匯歸北潮河入海二井東首漫水後靠汰黃越隄中係空塘水勢灌滿卽止淮關遮下南岸周家莊漫水由護城河歸白馬湖達高寶諸湖五空橋漫下之水歸入玉帶河因水湧溜急復從玉帶河旁溢清河南岸普漫數十里清江一帶官民廬署倉庫俱沒水中總河署全陷於水河庫道署尤窪水淹較深庫中錢糧柴棧看守各漫口懸水下注不能驟堵分別緩急施功是年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六尺二寸較乾隆七年水勢最大之時尙大六寸汪澤浩瀚爲數

旨

十年未有之異漲堰肝大隄出水僅二尺餘五滾
壩封土次第起除水不大減黃河南岸上自惠濟
祠下至海防等處隄工率多平水搶築子埝二套
工竣開放黃湖水見消先堵周家莊漫口以通運
道二井五孔橋盤頭裹護口門搭浮橋接繆挽之
路黃河大隄由李家莊湯家莊等處漫缺漫口寬
而且長下流之浮沙未去河已淤而水復大至欲
以人事回萬里之暴流固有所不及也

是年七月初七八等日桃源廳屬之司家莊及外河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廳屬北岸之煙墩又復漫溢江督李世傑河督李奉
翰安撫書麟會奏分別堵築

按是時山盱五壩全開南關車邏等壩併啟掣洩
分消之路已多彌漫汪洋之勢未減湯李莊漫溢
後河湖仍在加長司莊煙墩又有續漫之事漫口
俱寬至一百一二十丈及一百八十九丈不等奉

上諭據李世傑等奏河湖水勢續長初八九兩日桃源廳
屬南岸之司家莊及外河廳屬北岸之煙墩兩處又
復漫溢煙墩隄內逼近鹽河漫水為鹽河頂阻分流

無多桃源之司家莊與洪湖僅隔一隄隄內湖水已
漲滿隄工雖漫開測量黃水尚高尺許溜勢平穩仍
走中法迅行東注等語閱圖內司家莊漫口雖止四
十餘丈而河湖連成一片勢甚浩瀚應速行堵閉該
處接連張福口引河今春甫經疏濬深通經黃水平
漫又不免淤墊漫工閉後即將浮沙疏濬方不至前
功盡棄淮關對岸之周家莊分溜阻運尤關緊要應
首先堵閉俾河水充裕江西各幫得以次進行方為
妥善至黃河北岸李家莊湯家莊王營減壩迤下之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煙墩漫口數處距海不遠且有鹽河頂阻分溜無多
口門水勢平緩自易堵閉不妨次第辦理再萬錦灘
於六月底又長水五尺昨據蘭第錫等奏報豫省新
隄各工在在危險竭力搶護而下游老壩工誌椿長
至二丈三尺洪湖誌椿亦長至一丈六尺三寸河湖
同時異漲實為數十年所未有今李家莊數處漫溢
以殺其勢上游不致潰決為患尙小高埝隄工得以
保護無虞未始非不幸中之幸該督等惟當益矢虔
恭協力共治以副朕意將此由六百里諭知之欽遵

分別堵築安撫書麟會同駐工督理大學士公阿桂奉

命來工相視疏稱江省黃河漫口四處內煙墩口門雖寬

二百二十餘丈而水勢極緩需料無多數日內即可堵合斷流李家莊口門雖寬三百六十餘丈水勢亦緩逐漸挂淤口門下深處不過七八尺較湯司二莊易辦止須於有水處用料堵合無水處與煙墩漫口均於補還原隄之外再鑲邊埽並築挑壩足資保護其湯家莊漫口寬二百五十餘丈水

河渠紀聞

卷之三

三

深二三丈不等而口門下水深止八九尺迤下正河深至二三丈不等斷無虞奪溜至司家莊漫口寬二百七十餘丈水深二丈五六尺該處溜勢流入口門者較多大河水勢距口門相近處稍淺以下正河水深仍有六七尺至一丈不等先於對岸顧家灘上抽挑引河引溜北趨並於西壩先行進占挑溜歸入正河水勢自見增長壩工亦不着重湖水現仍駐盛彼此相抵黃流祇能循張福引河與湖水相並挾沙而行亦不致淤湖所有湯家

莊李家莊司家莊口門均已盤鑲裹住亦無虞塌寬惟司家莊與洪湖毘連恐湖水漸消亦難免濁流滲入自應首先償堵現在碧霞宮周家莊已經堵合五孔橋二井等處亦即分別堵閉補還原隄司莊料已陸續運送到工可資接濟先將司家莊漫口開工興築俟料物稍充分築李家莊至料物敷用再趕堵湯家莊水深處先用船捆紮軟鑲至口門以漸收窄水勢湍急再相機下埽各漫口堵合後於補還大隄外並添築月隄以為重門此查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辦之大略也司家莊開工後晝夜償辦至九月二十八日日門存寬四十二丈即相機開放引河水頭高於引河五尺六寸引溜入河湍激直趨漫口水勢已緩兩壩並進每進一埽跟廂邊埽步步穩實晝夜加緊堵築口門收至四丈外挂纜合龍柴工迫壓到底逾日閉氣其湯家莊在黃河下游安撫書麟專駐該工督辦司莊合龍後料物寬裕連夜償辦亦於十月十六日合龍竣事煙墩李家莊先已次第堵合南河旬日之內漫工有七未及三

月以次堵竣迄功雖由人事齊力亦由豫省協濟之船葦蕩營浚船往回轉運助成其事得襄贊之力爲多也

是年十一月江督李世傑河督李奉翰奏請添建馬莊坡墩廂座擊蓄水勢以利運行

按是時微山湖存水未能充裕邳宿以下水無來源輒形淺涸惟有擊蓄一法濟漕運之不足先奉

諭旨邳宿運河貓兒窩以下添建石廂收蓄水勢上年因建廂遲緩以致水無擊托不能浮送重運今二廂已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單

成是否於東水有益若因運中河路長水急兩廂不足擊蓄不妨將實在情形奏明於兩廂之外再行酌量添建兩廂以資收蓄欽遵籌議疏稱本年重運漕船經過邳宿運河雖無阻滯而明年重運亟宜妥爲籌備今歲微湖存蓄之水比往年較少八廂層層關閉江境自河成廂下至楊莊運河三百餘里地勢建饒河流易於洩瀉上年所建亨濟利運二廂本年空重往還相機啟閉甚爲得濟而河道綿長水行迅駛兩廂尚不足資擊蓄臣與淮徐道悉

心籌度運中河情形稍異中河地本平衍水有停

蓄運河地勢高下懸殊洩瀉甚易且上段浮沙流

注下段沙礫古淺挑撈多不濟事查河成廂至利

運廂計程七十里擬於中間馬莊集地方添設石

廂一座又亨濟廂至宿汛坡墩地方計程二十五

里添設石廂一座更於建廂地方趕挑越河一道

俾新漕到時先由越河行走二廂加緊建造使灰

漿乾老結實回空南下准可接濟工竣

賜名滙澤濼流自是節宜有度上下節節關束操縱山人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單

可資擊蓄矣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江督李世傑等奏覆清日暢洩

固守仁義二壩加車運諸壩封土以護下河

按是時智禮信三壩已啟湖水下注足資容納初

於六月間山水暴發開放智壩高堰誌椿長至一

丈二尺七寸再開禮壩以疏其勢嗣因風暴復掣

通信壩過水仍搶護仁義二壩據實具奏六月二

十九日奉

上諭李世傑等奏河南睢州下汛十三堡隄工漫水洪湖

水日加長並於本月十五日西北風暴雨湧掣通信
壩過水惟仁義二壩尙未刷通現在加緊補築等語
湖水驟長下游高寶諸湖雖尙可容納但山圩封土
原不可輕易拆動今既將智禮信三壩先後開放仁
義二壩及車邏等壩須敬慎保護尙湖水盛長宜洩
不及實有不能不啟放之勢該督等又不可泥於遵
旨隨時酌量相機啟放下游一帶民田廬舍預爲籌
及於必須啟動之前曉諭民人早爲遷避將秋禾及
時收割以免淹浸該督等務實力妥辦以副朕軫念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聖

民依之至意將此由六百里諭知之欽遵慎守仁義
二壩加築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封土嗣因豫省睢
州漫口大溜全注口門衝刷寬大全河南下山淮
河達洪湖勢甚浩濬埝圩一帶石工已有掣卸段
落正當西風司令之時風浪堪虞仁義二壩實有
不得不開之勢奏請一併開放並稱開放後下游
諸湖之水較上年盛長時水勢尙小二尺餘寸俱
由三溝屈以下金灣東灣西灣鳳凰壁虎以及灣
頭芒稻等處暢達歸江其運河東隄之南關車邏

五里中壩新壩並昭關等壩俱加培高厚臣書麟
親往察勘各壩封土俱高出水面尙有三尺餘寸
壩下分洩之水猶可容納下河各州縣早稻現在
紛紛刈獲登場惟晚稻雜糧尙未成熟督率廳營
員弁分段防守南關車邏等壩不使輕易啟放仍
遍諭農民一俟晚稻雜糧成熟一併趕緊收割其
安徽鳳潁等處量加撫恤不使失所此因豫工漫
水而慎其所守如此五壩洩下之水歸江歸海分
道疏消歸江則得建瓴之勢歸海必有盈科之慶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聖

聖心屢念下河民田壬午年

親臨山圩立定水誌五滾壩非遇盛漲之年不可啟放乾
隆五十年湖水盛漲各處隄工漫溢不得已將五
壩全行啟放水退卽時封閉至是豫省漫水下注
全黃歸湖勢不得不開然據奏五壩並開而南關
車邏等壩封土未動洩下之水盡足容納則惟善
治之力得於先事備防者多也各壩歲修完固壩
底平整未衝刷寬深石面過水有節又當水未至
時分流疏洩騰空湖面芒稻上下各河疏浚深通

高寶諸湖既足以容納金灣以下又可暢洩是以五壩並啟而不爲害也否則疎於修防臨幾猝不及備開一二壩卽不能容納啟南關車邏以灌下河顧此失彼觀前人已往之跡知河事必圖之於豫也

乾隆五十二年江督李世傑河督李奉翰奏報八月初一二等日暴風驟雨河湖水長漫塌邵伯東岸仲家莊隄工及四堡營房周家溝三工各寬五六十丈不等迤下黑魚塘漫水四十餘丈西岸自高郵以下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四

三十里壘起直至三溝橋西隄石工俱有漫塌河湖相連其三溝橋至邵伯迤下六橋西岸本無隄工湖水直抵東岸大隄分段派修價集夫料次第興築均於九月內陸續搶堵一律竣工

按高郵邵伯下游地勢低於高寶以上水長每多衝漫乾隆辛巳秋暴風疾雨半日之間漫塌東隄高郵據軍樓等七處湖水壅高三四尺西隄通身漫水此次漫水不減於前而施工甚速初漫隄過水時卽將各缺裹護穩固仲家莊漫工五十餘丈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五

在各工上游水深丈六七尺至二丈八九尺不等各工同時並舉而仲家莊必首先堵竣迤下四堡營房始可并力備辦隨督率員弁晝夜兼進至八月下旬挂纜堵合廂壓堅實立見斷流其四堡營房水勢稍深溜勢亦繁已做成二十四丈尙存寬三十六丈晝夜搶築亦於九月初堵合完固周家溝存寬三十二丈黑魚塘存寬二十九丈調撥仲家莊兵夫協力償修兩工水深三丈八九尺及四丈四五尺不等溜勢湍急督飭下埽層層追壓到底周家溝於十七日先行堵竣黑魚塘亦於二十三日堵合厚土加壓閉氣不踰兩月各工一律告竣蓋不緩所事如此當水至盈堤拍岸時急於疏洩有迫不暇擇之勢而南關車邏五里等壩堅閉不開漫下之水均入淶漾荇絲湖由海洋湖達官河並得勝河從申場河出范隄丁溪小海草埕白駒等橋歸海所經之處係甘泉之西北隅及泰州興化二州縣境內高寶迤上皆漫水不到之地受災只在東南一隅實賴南關諸壩固守不開之力

使下河農田早中二稻得以全行收穫上下浸水之處旬時旋即堵斷不爲大害此捍災禦患之大端惟留心民瘼者重所事而不緩也

是年河東總河蘭第錫河撫畢沅奏報黃河南岸睢州下汛十三堡隄工漫水籌辦堵築事宜

按豫省自改河後新河淘刷未深溜勢南北坐灣去來不定兼新築大隄尙未經伏秋歷實老靠土性沙鬆水漬輒潰是以復有睢州十三堡之漫決

河督蘭第錫奏稱豫省黃河自六月初三日以後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渠

逐日增長萬錦灘陡長水七尺五寸洛河陡長水

三尺三寸沁河節次長水八尺下游各工據報自

初三至初八九日積長水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李

六口以下新隄北岸至南岸拍岸盈隄一望汪洋

南岸睢寧廳屬睢州下汛十三堡原無埽工至初

八日夜間漫灘水勢忽加增長直平隄頂該廳營

竭力搶護奈土性沙鬆水勢浩大適值月暗之時

疾風猛雨竟夜滂沱至初九日寅時水頭湧高大

隄平漫過水人力不能施漫開兩處塌寬各二十

餘丈漫水仍由乾隆四十五年及四十九年黃水

經行故道下注安省之渦河入淮經由歸德府境

內睢州寧陵商邱鹿邑四縣鹿邑從棗子河利民

溝兩處分流出境岸高河濶並未出槽睢州只經

東北鄉一路寧陵商邱黃水入境縣城俱有護隄

水未入城所過村莊早晚秋禾及民居田舍多有

漫淹幸未損傷人口照例賑撫續經具奏連日督

率搶築將灘內進水溝槽逐一圈築堵截兩處隄

口盤壩進占西首一處已搶護斷流東首一處水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壩

勢甚大大河分流之處跌塘湍猛直注隄頭河旋

洶湧隨裹隨蝥又將東壩退讓數丈創槽下埽並

於大河分溜之處在上水一邊酌做鷄嘴挑壩以

期逼溜歸河無如地勢北高南下土沙水急汎水

正當盛壯之時爲日尙長現在分水河溝已塌寬

八九十丈深一丈一二尺漫口分溜已有四五分

勢同入袖不便徑就隄頭進占辦理議於東西灘

面圍築斜隄以爲壩基卽於隄頭盤壩進埽堵合

測量地勢高於隄南尙在一丈以內正河身水勢

尚深一丈餘尺差查下游直至商邱河南去路亦屬通暢已派員於十三日興工趕築圈隄集辦夫料務期迅速集事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派大學士公阿桂來豫督辦安撫書麟赴工協理時基田任江蘇按察使奏派赴豫隨同堵築自是尅日趕築東西圈隄加築挑壩逼溜歸河償催進婦以期蒞事矣

是年七月十五日大學士公阿桂遵

旨赴睢州下汛十三堡督辦堵築事宜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隄

按是時睢工盤築圈隄於新淤嫩灘之上創槽慎辦廂築挑壩及盤頭裹護等工及時搶修至疏挑引河去路一切堵築事宜尙待商辦阿公相到工會勘定議疏稱臣奉

命赴豫督辦堵築睢州十三堡漫口事宜本月十五日行抵工次會同蘭第錫畢沉逐加履勘該處西首業已挂淤斷流現在大溜全由東首漫口下注口門刷寬二百餘丈黃水至此勢成入袖不便仍就隄頭進占自應往外就崖岸築隄進占堵合蘭第錫

等所定壩基形勢尙順且漫口以內卽係四十九

年二堡漫水時黃流故道自堵閉以後曾經受淤隄外地勢高於隄內不過數尺此次漫水仍從故道而出流行不甚湧急形勢既定辦理尙易蒞功其東西圈隄已分段委辦兩岸壩基盤定東首最爲着重現在溜勢側重東岸應先於東壩進占不使灘面再有塌寬西壩亦酌進數占至水深處再行察看情形以次進做料物源源運送不致遲悞至此次引河係在河身內順勢抽挑雖不至如四十九年估土之多但該處究係新河恐一時未能衝刷寬深必須正河去路暢順隄工始不着重估挑引河除河頭長二十餘丈俟水勢稍落續行估辦外計自河頭新築土壩以來直至商邱河尾長九千七百六十丈估土一百八十餘萬方覆加確核面詢據稱開放時可過水七尺實屬應辦酌委州縣分段承挑先令挑出十丈子溝一道擊放水平地勢以次就下俾啟放可掣大溜大河溜勢緊靠引河頭生灣仰蒙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隄

皇上指示於西壩進占斜向東北接築挑水挑溜通歸正

河引河必更得力撫臣書麟于七月二十九日抵工會同等商此次睢州下汛十三堡進東在大河內估挑引河形勢總屬向直東北歸入商邱舊河再將挑水壩接長不惟得資保障下游寧陵商邱一帶南隄均不着重連日兩壩分移進占層土層柴步步追壓堅實並於上下鑲做邊埽俾資保護大河溜勢仍由引河頭坐灣下注河崖日見刷塌測量內外已有就下之勢東壩着溜較重必須追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五

歷到底西壩過溜亦太並須盤壓堅實不使稍留罅隙連日兩壩又做出三十餘丈口門存寬六十餘丈仍相機進做候霜降後水力稍稀引河將成即分投趕進埽箇晝夜加工不使日門收窄時衝刷過深於價辦之中倍持慎重以期一舉集事此施工之次第而樞要已得矣

是年九月十六日大學士公阿桂東河蘭第錫安撫書麟河撫畢沅奏報睢州十三堡開放引河水勢暢順進埽堵築至十月初十日合龍竣事河歸故道

按開放引河必使壩內蓄水高出下流水面數尺有吸川之勢方可一瀉直達水不壅壩前是時口門收窄挑水壩逼溜北趨日漸加緊阿公相會同河撫商定啟放暢流下注疏稱睢州十三堡引河於九月初十以前一律疏浚連日東西兩壩做出四十餘丈口門逼近止寬二十丈溜勢日漸加緊挑水壩挑溜北趨甚資捍衛之力惟全河大溜俱側注東壩未免著重公同商酌從前壩工合龍多在冬末春初維時水力綿弱是以引河必待口門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五

收窄至十丈俾水勢蓄高始行開放目下霜降甫過水力尚未大稀現在口門做至二十餘丈溜勢已覺湍悍若不為變計恐口門衝刷過深頗足為虞此次所挖引河勢既就下開放自宜略早俾分掣溜勢庶引河既得藉以塌寬口門亦不致別有變故隨於十五日將引河啟放察看水頭約高四尺餘流行甚為暢順至十六日已出豫境引河南岸亦俱見塌卸分溜約有五分壩前水勢較前平緩口門水深三丈餘尺每進一埽必得一晝夜始

能追壓到底督率趕緊進做仍倍加慎重鑲盤堅
實金門已在十丈以內形勢甚屬順遂至二十七
日口門僅寬三丈餘尺加高壩臺即日挂纜合龍
詎金門收窄兼連日北風水力猛悍壩前水深原
止三丈餘尺至二十八日即深至五丈西壩下首
迴溜尤大督率工員分投鑲壓料土雲集無如隨
廂隨墊至二十八日寅刻西壩壩臺陡墊搶廂不
及沖失兩壩並往後掣去坯廂數層口門沖寬十
餘丈引河溜勢東注尙無淤墊即將壩頭裹住鑲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五

做完整探量壩前水勢尙無高下懸殊及河底不
清之處引河於二十八日塌壩時溜勢驟掣未免
平緩二十九日金門水勢稍定引河即暢順東注
至三十日引河下游除底水九尺外復長水二尺
流行迅駛掣溜約有五分初二三日兩壩進壩多
進一壩即添一分之溜初四日兩壩復各進一壩
金門收窄水勢湍急異常兩壩上首邊壩先後陡
墊幾與水平西壩壩身亦屢經墊陷立時搶廂幸
未走失初六日亥刻又忽平墊十餘丈壩頭出水

原高一丈八尺者出水僅有四尺連夜搶廂至初
九日始定金門存寬三丈餘尺引河自初六日後
連日長水又值南風吹送大溜全行掣入流行如
駛隨于初十日挂纜合龍漸次閉氣十一日金門
業經停淤伏查此次堵築漫口荷蒙

聖明指示

於西壩迤上建築挑壩長一百六十餘丈挑溜

北趨極爲得力是以九月二十八日西壩走壩後
引河並未淤墊嗣金門收窄大溜仍行掣入雖兩
壩連次陡墊金門水深七丈以外幾經危險而竭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五

力搶廂卒保無虞得以合龍竣事慶幸之餘倍深
欽佩至籌備善後止須壩後趕澆土截壩內跌塘
以下由東西灘圍築二壩以爲重門此治事之大
略也蓋幾經挫折卒成大功奏績不踰三月信人
事之足恃也

是年七月發山湖上游坡水河渠疏通下注漕運大
利

按後山湖本無上源惟恃雨水調勻上游州縣坡
水下注收蓄濟運江南運河如隅頭駱馬等湖積

年淤涸專仰微山湖灌注四百里之遠遂長流
不能符一丈一尺之例卽如三十八年湖水僅收
一丈自三十九年二月開壩用至四月下旬湖水
僅存八尺餘寸並用江南厚水之法以資接濟迨
至五六月間湖水止存七尺慮水不敷用不得已
遂有潘家屯引黃之議至是

特發帑金令明興等會同疏浚微山湖上游坡水河渠九

屬坡水水源而來儲蓄充盈奉

上諭據明興奏微山湖自五月至七月長水五尺七寸誌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語

椿現深一丈一尺已符定誌俟重運過完將上游南
陽昭陽獨山諸湖水口單牖悉行開放下達加以新
挑各陂河內流通無阻層遞灌輸微山湖誌尙可多
收一尺等語所辦好已於摺內批示矣微山湖爲東
省水櫃收蓄最關緊要前因東省支幹淤墊來源不
能下注陂水微弱以致湖水不得增長特發帑金令
明興等會同將該湖等上游陂水河渠通行開浚俾
支幹各河之水下注歸湖以符定誌現在儲蓄充盈
本年全漕重運北上回空南下可無虞匱乏但此等

欽此仰惟

睿謨廣運周徹無遺九州縣坡水大下濟運河之不足此

利漕根源治運至此永無涸澀之憂矣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語

是年東省開挑趙王沙河等渠以洩坡水

按此疏洩張秋西來坡水以利田疇也東撫長麟

奏稱此次山東境內趙王等河新挑工程俱祇遵

聖訓隨時疏濬倘不實力奉行致有淤墊卽將該州縣參

處照河工隄岸預先不行修築例承辦之州縣鑄

級兼轄官奪俸捏報挑浚者革職定例基嚴所以

重民事也查趙王河自積水牖入運沙河自道人

橋入運皆會於沙灣趙王河上通鄆城曹州等八

州縣坡水起曹縣紙房集迄積水牖長三百七十

餘里沙河起沙灣大壩至東明李連莊通范濩等
五州縣諸窪水滙流入運長三百五里至是興挑
引坡水入渠就範使不泛濫漫溢民田理民之實
政也山東通志自儀封祥符曹縣荷澤分流由鉅
野嘉祥入牛頭河至鄆城爲古離河又爲棗林河
由濮州鄆城汶上入壽張爲趙王河居濟一得云
此河自張秋南沙灣小牖起歷東阿東平陽穀壽
張汶上鄆城濮州各地方直至雙河集兩岔分流
一入小黃河至南旺入牛頭河一卽爲棗林河由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善

沙灣小牖入運趙王河通沙河於壽張分道並行
沙河大壩明之廣濟渠口也徐有貞爲疏水之渠
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明於沙河口築壩引
由道人橋入運今就兩河故道準高下開渠爲宣
洩之道或恐引水西下爲諸州邑患並衝運道不
知自黃陵岡一築河水不南來運河之水又設有
龍魏灣諸牖壩可恃節宣卽使鄆濮諸水溢而東
出由鹽河入海亦不致有妨於運若開通二河諸
邑沮洳得土可藝旱則過流股引資其灌溉潦則

特發帑項修辦以次報竣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善

疏溼導滯任其東趨下不病民上不妨運亦兩利
之道乾隆元年改補龍灣石底洩異漲入徒駭河
卽是道也徒駭在運河之東由聊城東岸龍灣減
水牖壩分支入小鹽河經大清河入土河卽所謂
徒駭也徐有貞作減水牖於魏灣卽疏二河之水
也實力行之東昌一帶無坡水之患矣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荊州大水衝決郡城護城隄沿
江隄漫缺二十餘日

按是時荆南江水泛漲隄勝潰決決水灌入城內
郡城及滿城均被淹浸先於四十四六兩年兩次
被衝淹及城市城垣亦不堅固漲水一至立見潰
決衝開西北兩門直入城內水深一丈餘較四十
四六等年被淹更重志稱江水發岷山抵巴東入
荆襄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者惟荊州一
郡爲甚自明正德嘉靖萬歷荆江告警無虛日康
熙癸巳決於萬城莽爲巨浸癸卯決於周尹店丙
辰潰郝穴隄辛酉壬戌黃灘叠決展轉數年乾隆

已亥辛丑均經被水請項重修至是護城隄決決水入城淹沒民居屢市先經圖桑阿奏報情形並稱城垣基址鬆動門控須另修建

特派大學士阿桂並德成前往勘辦奉

上諭據舒常奏馳抵荆州查明被水情形並繪圖呈覽詳閱圖內沿江隄工漫溢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此次荆州被淹較重皆由隄墜不固所致該處隄工於四十四四十六兩年被水後均曾借項興修如果工程堅固何至屢被潰決著阿桂會同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庚

舒常等查明嚴叅嗣後並著定限保固十年此次應修各工竟著動項興修官為辦理該處城垣自以不移為是至城廂內外淹斃大小男婦一千二百餘名皆當賑恤其餘各灾戶現在城上搭棚居住者尙有一萬餘人着舒常先行查明加意撫卹似此重灾祇當期於無遺不必復言無益荆州現有修建隄陸城壩各工及撫卹兵民之用再發戶部銀二百萬兩派員迅速解往並着阿桂通盤酌算如尙不敷用卽據實奏聞以便再行撥解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灾黎有加無已之至意伏查川江當江陵公安

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轉北向東回南勢多迂曲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州縣沿岸為隄咫尺不堅千里為壑決口至二十餘處下流州縣自不能免於淹浸至決口四通湖泊賊匪竄伏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監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俱為賊藪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賊盜分道四出

特遣重臣前往督辦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壬

發內帑二百萬兩官為承修更不絲毫派及閭閻集夫典事尅日功成所以為瀕江灾民計者無微不至矣明時公安竹林港石首陳公瓦遞決集夫修築終無成績但為開穴口之計通志江陵舊有九穴十三口可開者赤剝郝穴楊林然至今日生齒日盛耕牧殷繁湖渚漸平枝河漸涸穴口故道皆為塵舍畎畝卽章卜等穴故道無復舊跡此開穴口之所以不可行於今日也惟有隨時堅築補偏救敝為保衛民生至計

天語煌煌

訓示周詳恪謹遵守民生永賴至荆南以開古穴為得策

亦自有故虎渡流注澧江則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壑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江北之溪水俱注之眾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河則水道不壅二穴所以至今獨存荆南人猶幸有虎渡郝穴可分大江南北之勢必將二穴枝河淤塞開通使不至湮如舊穴枝隄修築就緒然後開水門以受江流分洩水勢所在通流無東西泛濫之患然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辛

不可專恃開穴疎其修守終以慎重隄防為第一義也

是年八月奉

上諭據舒常奏漢陽武昌兩城俱因江水過高城中積水無從流瀉低窪之處間段淹溢省城貢院尤為低下湖水潰入號舍等語現屆賓興大典所有淹浸號舍該撫卽行上緊設法疏通其被淹各處雖輕重不等但係災民皆當一例撫卹不可因荆州府城被災較重而於被水之別州縣心存岐視致有失所向隅之

處該撫一體加意妥協副朕災黎一視同仁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仰見

照臨無私不使一夫失所同歸

覆幬伏查郡乘江漢九江三水總會於武昌出峽之水奔流至此江身始濶直注而東故武昌蕪黃之境無大水害然逼繞會城金沙洲已徙水泛江岸城內明月湖水盛漲長隄郭公萬金三隄衛之不致橫潰漢陽郡城與武昌對峙大江環抱東南漢江合潏水沔水洩水與大江會於郡北漲則瀾漫於諸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辛

湖漢川縣當漢江下流舊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蓄水又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湖西岡水洪等垸禦水漢江亦至此分流水勢漸平漢口為漢水瀉流之地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漫入太白新灘等湖而外有大別一山障禦故歷來未設防武昌城內之明月湖漢陽之太白諸湖祇為江水過高截流內水不能外出而瀾漫非別有衝潰也

聖主愛養黎元於被水稍輕之州縣一視同仁

恩施益隆矣

是年九月奉

上諭阿桂等奏查勘荆州被水情形一摺內稱荆州水患
 詢之該處官員兵民人等咸以管金洲侵占江面漲
 沙逼溜為言且言不自今日始經阿桂等親往履勘
 屬實并查有本地民人蕭姓於雍正年間至乾隆二
 十七年陸續契買洲地種植蘆葦每年納課貪得利
 息逐漸培植每遇洲沙漲出蘆葦即環洲而出阻遏
 江流洲面漸闊江面愈就窄狹是以上流壅塞所在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潰決等語管金洲漲沙逐年增長侵占江面逼溜北
 趨以致郡城屢有潰決之事其受病之由定由於此
 該處官員兵民人等眾口一詞且其說相傳已久該
 督撫等經四十四四十六年兩次被水之後仍不留
 心查察置若罔聞所司何事又蕭姓置買洲地種植
 蘆葦牟利肥家已非一日此項洲地原因漲沙而成
 何得謂之祖業必係賄求地方官薄認輕租所致現
 在荆州被水數萬生靈咸受其害情節甚屬可惡現
 飭令阿桂等將蕭姓家產查抄並交刑部按例治罪

欽此仰見

睿鑑昭徹在遠不遺伏查濱江臨海之地近地奸民貪得

租利侵占謀買事所常有定例昭然律有明禁凡
 江河淤灘漲出或在河移水涸查非阻塞河道亦
 令執業管金洲橫出中流日增月長形勢寬大勢
 必逼溜北趨洲地慢水填淤遇漲更甚洗在東崖
 則沙迴而西淤在南陸則波旋而北隄岸灣環受
 敵當衝波之激蕩加以風浪震撼掣曳未有不隨
 之俱潰者也沙洲挑溜之害其勢必出於此圖一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時之安享誤數萬生靈之命窮究始末絕其根株
 寘之於理一家哭不能償一路哭也

聖明在上拯救災黎不惜數百萬帑金維持安全而又拔
 本尋源為濱江災民永除大害

惠澤流於無疆矣

是年河督李奉翰奏鑿銅沛屬茅家隄隔口鑿石開
 河以濟運行

按是時微湖存水不旺江境別無來源匯入黃林
 莊至河清屆時形淺涸開放茅家山引河使流入

運河頂托上游來源既不使東省宣放之水易於
消落下游邳宿一帶亦資接濟惟該處大河距隄
甚近湍溜湧激土埽難資防禦開渠引至山根鑿
山通道天然成槽水不能衝河督李奉翰奏稱邳
宿運河年來水勢微弱銅山境內黃河北岸大壩
汎茅家隄地方於乾隆五十年奏明籌開引黃入
運過水三尺四五寸流入運河長水一尺二寸漕
船甚爲得濟乾隆五十一年徵湖存水較小新漕
重運應行籌備委淮徐道督率廳營疏浚河身並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齊

經勘明該處逼近大河應將外灘引渠改向山根
就山開鑿石槽深六尺卽就石底作成石牖仍用
碎石加砌裹頭引渠既有石底關束以免掣溜之
虞迤下再鑿做鉗口壩工大隄不致喫重隄內引
渠兩岸並築子埝以束散漫之水於運道民生永
資利益自茅隄改築通水後邳宿以下運河無憂
淺阻並於乾隆五十四年奏報淮徐工程水勢情
形摺內聲明該牖上下臥石尙有高窪不平之處
再行鑿去二三尺引水通暢重船更資接濟伏秋

汎出槽漫灘之水分流下注石幫石底無虞冲刷
徐城上下南北兩岸汎時得此分洩自可減暴漲
之勢此與天然峯山諸牖皆依山鑿石有利無害
可行之久遠而無廢墜者也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李奉翰調任東河基田奉

命以江寧布政使署理南河奏疏玉皇閣引河督理陳家

莊老壩工馬起營各埽壩事宜

按是時承李河督後三月初八日接印視事查勘

河湖工程水勢情形恭摺奏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室

聞疏稱臣視事之初正值春工興舉隨赴高堰山盱裏河
外河山安海防各廳挨工嚴查督飭屬營照估如
式修做務期處處堅實以備大汎防守臣查河工
機宜清口爲最要關鍵察看高堰誌椿現存湖水
四尺二寸與上年此時水勢相等清口東清壩口
門已收十二丈禦黃壩口門已收存十八丈東清
抵黃甚爲合宜此時黃水微有加長會清東注形
勢甚順測量外河山海一帶河道中法水勢現深
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暢達歸海上年

外河屬屬之南岸陳家莊新生工段並舊有之老
壩工逼近淮城關係要緊又海防屬屬之馬起營
壩工均作常迎溜頂沖大汛時形勢着重各該處
窄狹撐越隄身卑矮單薄或應加培高厚或應幫
築裏後經督臣書麟與前河臣李奉翰於今春商
定確估委令山陽阜寧二縣承辦今臣到彼查勘
人夫雲集現督上緊辦理汛前可期一律完竣足
資捍禦又順黃壩對岸之玉皇閣引河上年大汛
時開放分洩溜勢順黃壩迤上險工均獲平穩今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聞奉
殊批欣慰覽之旁奉
殊批告之蘭第錫大汛時汝原應來工也欽此
是年三月二十三日奏請挑浚唐家灣引河並茅家
隄鑿鑿臥石駱家營償辦月隄事宜
按是時勘過淮揚下流黃河工程前赴淮徐查驗
各廳春工將勘過情形具奏疏稱臣查驗淮徐春
工嚴飭屬營照估廂築堅實凡迎溜頂沖之大壩
簽釘長椿務令到底大壩穩固堪資抵禦則迤下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 三

歲伏秋水長仍須開放查引河頭微有淤墊現在
量爲疏治將來開放更必暢順得力以上各均屬
險要皆汛前應急趕緊之工臣不敢因暫時署篆
稍有遲悞惟督令迅速償辦以備汛防臣勘過黃
河下游各屬事畢現赴上游淮徐等處查勘督辦
至重運漕船截至十四日已渡黃一千三百二十
五隻頭幫船於三月初八日已出黃林莊入山東
境上下運河水勢深通各幫糧船均啣尾前進迤
行無阻理合一併恭摺奏

各段自可無虞搜刷其堤工內有必不可緩者如
桃源屬北岸之駱家營一工河勢坐灣形同入袖
正溜直射下壩伏秋大汛單堤着重今督臣書麟
調任河臣李奉翰估築越堤以爲重障委員承辦
臣督令照估上緊償築堅實務於伏汛前辦完至
徐屬黃河緊接豫省每至汛水長發來勢甚驟向
例視徐城誌椿長水逾誌先放唐家灣引河由毛
城鋪分洩如分洩不及再以次開放天然峯山等
廂以減其勢查唐家灣倒溝引河上年過水後不

無淤墊應行量爲疏濬深通將來毛城鋪過水可
期暢洩又北岸之茅家堤一帶石礮前年臣於淮
徐道任內相度形勢鑿深六尺就其石底做成石
舖並於下游挑挖引渠引水濟運甚得其力且運
河勢本建甌清水源長溜急隨溜淘刷並無停淤
已有成效今勘該舖上下臥石尙有高凹不平之
處再行鑿去二三尺不等引水通暢重船更資接
濟而伏秋汛時出槽漫灘之水分流下注石幫石
底無虞冲刷溜徐城迤上南北兩岸伏秋大汛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亥

有此兩處分洩自可以減暴漲之勢其天然舖非
過十分異漲即可無需開放似於河工清務地方
均資利賴臣現在督令各員分投趕辦所有臣現
在勘過淮徐一帶工程水勢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奉

硃批覽奏欽此

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蘭第錫接任南河六月奏報唯
粵南岸周家樓隄工於初九日夜漫水陸續塌寬二
百三十餘丈水歸洪澤湖開放智壩宣洩江督書麟

駐工會同堵築至十月堵合竣事

按是時黃水異漲毛城鋪以下洩水各舖次第開
放復將下游陶莊新河北岸之玉皇閣引河及王
營減壩並曾經開放得力之李家莊陸續啟壩宣
洩而水加長不消周家樓具報漫溢疏稱六月初
九日夜狂風驟雨陣水擁溜高起數尺漫過隄頂
搶護不及致將隄身刷開塌寬一百餘丈大河溜
勢已有一半分趨入口該處在睢寧縣之東南漫
水下注由舊河形入沈家湖從歸仁隄出安河之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亥

陡門歸洪澤湖先將五壩內智壩開放宣洩趕緊
裹護缺口兩頭口門刷寬二百三十餘丈河形掃
灣溜勢側趨議於上游對岸酌挑引渠長六百五
十餘丈並於西壩上首修築挑水壩壩逼溜歸河
口門溢出之水由睢寧東南鄉宿遷南鄉會歸桃
源之歸仁隄各舖遞達入湖口門至湖邊百五十
里黃水爲洪湖頂托不致穿入湖中循張福口引
河而出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尺三寸清口束清
禦黃兩壩全行拆展運中河內水勢盛長開放略

馬湖尾間並將雙金牖草壩及頭二三壩全行起
除使由六塘河並楊莊口門分洩漫口兩頭裏護
已定遵奉

聖諭在淤漫口迤西往東北再築鷄嘴壩挑溜多入正河

時大河溜勢尚未全掣口門分溜止有五分自郭
家渡魏家莊漫溢後水勢由歸仁隄出洪澤湖一
帶隄內地勢早已淤高此次漫水即由其道平緩
無力未能掣動全河漫水入湖日久並開信壩智
信二壩過水二尺八寸下游高寶諸湖尙足容納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七

南關車邏等壩慎守勿開白露已過灘面漸次涸
出卽開挑引河兩壩相機進占層土層柴追壓刊
底自十六日開占至二十七日兩壩做成三十七
丈至九月初口門存八十餘丈溜漸湍急每進
埽加廂追壓必須一晝夜方能到底邊埽屢墊屢
廂土俄爲迴溜油刷廂壓堅實口門水勢擡高分
歸正河東注日益加增兩壩連夜並進口門日近
日開放引河引水東行適河水加長二尺餘寸
挑壩得力挑溜全歸正河至十月初口門水深四

丈者止深丈餘挂纜合龍廂歷一晝夜閉氣蓋以
溜歸正河迴溜噴於墊口故易成事如此周家樓
漫出之水由陡門至洪湖相距僅百有餘里當湖
水盛長之時以水頂水平其怒湧之勢而水自平
流內地業已淤高下行不疾可知如平江之水湖
海爲之頂托也水平則埽下不復動搖大溜由引
河歸入正河到口之水變成迴溜填淤反壤立見
功成故行水惟在得勢不專藉乎人力也

是年六月十三日江督書麟河督蘭第錫會奏睢南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七

魏家莊各段埽壩墊塌搶護挑溜大埽危而得安獲
保平寧

按是時周家樓業已漫口睢寧魏家莊隄工在漫
日上游十五六里若魏工不守睢寧縣城正當頂
衝基田奉

命協理河務駐工專守危而得安江督書麟河督蘭第錫

奏稱周家樓漫口後上游魏家莊各段埽壩墊塌
現在搶護其第十七段係挑溜大埽尤爲通埽關
鍵必須加慎防護十一日晚溜水湧激墊陷藩司

康基田帶同睢南營守備卓采及兵役人等上埽
鏖壓搶護忽大溜直射將埽衝翻倒塌時該司與
守備卓采及兵役人等俱站立埽邊隨埽翻入水
底康基田爲埽所壓因大溜迴旋埽復衝起該司
亦隨埽上浮旋經多人撈救得生現在照舊辦事
其餘兵役人等跪搶上岸惟守備卓采兵丁胡錦
二人及該司家丁李全任瑞隨埽浮蕩當將李全
任瑞隨時撈起並用小船趕於數里外將兵丁胡
錦救獲守備卓采趕救不獲打撈無踪奉

河渠紀聞

卷之三十一

三

旨守備卓采因塌埽落水淹斃殊可憐憫著該督等咨部
照陣亡例議卹康基田翻入水底爲埽所壓幸復沖
起撈救得生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
獎勵書麟蘭第錫康基田奶餅共一匣隨報發在其
落水救獲兵丁家人等著加獎賞欽奉

頒發奶餅荷包前來臣等隨率同藩司康基田叩頭祇領
另摺恭謝

天恩仰賴

皇上洪福仍將魏工搶修完固危而得安亦天